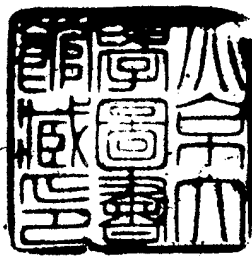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三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三三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二）

〔明〕釋無盡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幽溪講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提要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一

金湯考第十三

嘗謂聖人之設化於世間也其猶醫師之處方藥乎蓋人之病也有淺深之分藥之品也有貴賤之異故醫之師也有僊凡之別淺病者四百四病也深病者死生大患也賤藥者金石草木也貴藥者九轉還丹也世之凡醫惟知用凡藥以醫淺病若僊醫者以僊丹治之非惟愈病延年又得長生不死但世人嗜利欲者多尚清虛

者少見張仲景王叔和或見禮以過勤逢韋老師孫思邈或詬辱而至極者亦有之也苟非有力大人爲之左右將使逐其師坑其徒而焚其書矣不忠不孝非禮非義非淺病之謂乎三綱五常非凡藥之謂乎死生哀慽非深病之謂乎常樂我淨非僊丹之謂乎僊醫者非如來之謂乎清淨法行經云我遣三聖化彼眞丹月光菩薩彼稱顏囘光淨菩薩彼稱仲尼迦葉菩薩彼稱老子先以世法而誘導之則孔老皆僊醫也

第對淺病者言之爲凡醫耳何獨人乎卽綱常之法在有道者觀之未嘗異乎佛法故法華經說得法華三昧者一切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第對治世間病且云世間法也故世間法只治世間病若出世間法者能治衆生之大患又能治世間之淺病也如儒者之化俗五戒仁者不殺義者不盜禮者不婬智者不飲信者不妄五常行而三綱正豈謂佛法不兼儒法乎惟其出世間之法將以昇濟

神明復還大覺非夫積以歲月工夫疑心禪定專其慧照則衆生根本不能遏絕故如來嘗嚴之以戒律於不殺也豈獨遠庖廚離聞見卽殺機亦所當斷也於不盜也豈惟不與取一針草雖盜心亦所當滅也於不婬也豈惟遠邪正男女色雖婬機亦所當寂也於不妄也豈惟言有信離綺飾雖妄機亦所當盡也如此之戒必出家者之能事有家累者非其分矣蓋出家之戒必使輕重俱斷皎若冰霜禪定智慧自然發現

經云戒能生定定能生慧此之謂也是以辭父母捐棄妻子剃除鬚髮不事飾好非背恩也將以昇濟二親於道德也非絕後也將以紹隆法王之覺胤也非毀父母之遺體也將以杜絕其漏緣也非甘其麤糲也將以斷多欲多求之心也今說者必以是而歸罪于釋子又何異以毀形歸罪于泰伯絕嗣歸罪于夷齊衣冠歸罪于神農乎且如來之所說道者大公至正之道也卽含生本有之眞心雖在聖不加在凡不損

良爲私惑所覆物欲所昏生滅不停使蔽其眞常往來無住使病其圓滿昏動待謝使覆其明靜苟非捨俗出家則戒何由而淨定慧何由而生譬如精金非假百鍊古鏡不借重磨何以爲良器鑑姸醜哉今論者又每以自私少於釋氏不知佛學之自私者乃自覺也公天下之大本也蓋必自覺然後覺人亦猶伊尹天民先覺以斯道覺斯民之謂也亦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謂也第佛學之新民者非止於使民人正三綱

五五常而已將使天人共導凡聖同超彼我無殊寃親平等皆躋正覺之場共遊解脫之海所謂不令一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故須先以神通駭動次以智辯宣敭應以佛身得度者卽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菩薩支佛羅漢天龍八部國王宰官居士長者男女等身得度者皆示現之而爲說法如是覺他新民者其用大故自覺明德也其體淺苟非然者何異以未完不固之舟濟多人於惡海自他俱溺其

理必然是故吾見世之稱聖者人道而已矣在此而未必在彼能人而未必能天於其生也譬若懸疣於其身也同歸朽壞矣若釋迦之光明寂照遍於恒沙金相莊嚴神通妙用示生示滅掩肉眼之睹常不去不來契那伽之妙定然如來之悟也悟凡夫之迷凡夫之迷也迷如來之悟而人者不貴己靈埋沒佛性反乃罪其貌異恒人言殊常典遂欲民其人而火其書非得有力大人爲之金湯將使其輩無噍類矣是以魏

武滅佛法未三四年而文成大興之周武滅佛法不五六年隋文帝大興之唐武滅佛法不一年而宣宗大興之宋徽宗欲滅佛法後爲宰臣懇諫而意爲之少回後復大興之以佛道慈忍雖有神通威權而不爲之故佛昔於靈山會上以法囑累國王大臣爲之匡護非有私於子孫也使佛法得行於世間含生同躋於壽域耳惟爲吾徒者益當堅其道力以清淨自居庶紹隆三寶陰翊

皇化以副金湯之德可也其或竊佛形服內蠹教法又非金城湯池所能固矣

釋

陳宣帝第四子諱頊字紹世智者大師初至金陵儀同沈君理請住瓦官寺開法華經題帝勅一日停朝事公卿畢集後智者大師欲往天台帝有璽勅復於大建九年台山失稔帝有割始豐縣調勅見文章志

永陽王諱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八子至德初爲東陽刺史請大師出須開講致書者三師遂往王與子湛家人同稟菩薩戒執弟子禮晝聆講說夜習坐禪講事將竟立法名曰靜智製願文設大會度人出家鑄大士像師謂門人智越曰吾欲勸王修福禳禍越曰府

然嘗必稱塞斆師曰息世談嬢亦復爲書
後王出遊墜馬將絕師爲率衆行觀音懺法
遂覺微醒凭几而坐見一梵僧手攜
香爐遶王一匝香氣徘徊痛惱頓釋

少王 諱叔寶字元秀大建十四年宣帝崩即位
改元至德顧問羣臣曰釋門誰爲名勝徐
陵對曰瓦官禪師帝遂使三使更勅永陽王
敦請延上東堂四事供養禮遇殷勤亦禪衆
於靈曜開釋論於太極又講仁王般若百座
居左伍等居右帝於廣德殿謝曰非但佛法
仰委亦願示所
不及具文章志

皇太子 諱淵後主子也至德四年正月十五日
於崇政殿設千僧齋請大師授菩薩戒
大師傳香在手臉下垂淚爲立名曰善萌及
後爲隋所破方悟垂淚者懺自傷也善萌者
不成材幹也禎明三年正月隋破陳兵士叩
閣而入時太子年方十五安坐勞之曰戎士

在路不致傷乎三月隨
後王入隋不知其終

徐僕射 徐陵字孝穆東剡人母臧氏夢五色雲
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年數歲家人攜
以候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
宅雲法師見而歎曰顏回之信也八歲善屬
文少仕於梁陳大建中官至尚書左僕射嘗
夢其先人曰智顗禪師是吾夙世宗範汝宜
一志事之陵奉其訓資敬盡節終不失時拜
不避濕每掌書疏則洗手焚香冠戴三禮屏
氣啓封對文伏讀儀同沈君理請開法華陵
預聽席謂餘年得逢妙說致書自慶後對大
師立疏發五願云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
既善根微弱冀願力莊嚴云云憑此善心以策
西暮陵後身果爲法華弟六祖嗣章安之位
陳後王在東宮召陵講大品義學名僧自遠
雲集陳既破嘗隨智者研精法要晉王求淨
名義疏大師續爲撰成二十八卷陵與栴顧

書金應奉文
義見文章考

陳參軍 陳鍼智者之兄爲梁晉安王中兵參軍
年四十倦人張果相之曰汝枉春月卿
令行方等懺鍼見大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
十五年當生此處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
藥答曰但修懺耳果曰若弃道力安能延永
竟延十五年而終智者嘗爲撰小止觀答受
修習夙
夜不怠

蔣大中大夫 名添致

吳儀同公 吳明徹二公皆陳朝貴重同稟息法
久習不懈神明凝寂雖舊苦脚疾亦
爲之
愈矣

沈儀同公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尚陳武帝女
會稽長公主位儀同受大師菩薩戒

製疏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宣帝勅停朝一
日令羣臣往聽仍請一夏剖釋玄義道俗俱
一會聞悟
爲多

王侍中 王固字子堅陳光大初爲侍中進金紫
光祿大夫終身不茹葷夜則坐禪晝誦
佛典嘗聘魏因宴饗請停殺一羊羊至固前
跪拜著謝又娶見明池魏以南人嗜魚大設
網罟固以佛法禁之一餅不漁大師講法
華於瓦官固預法會即坐聞啓悟究同宿學

徐祭酒 徐克孝官至國子祭酒撰天
台放生碑文人傳爲墮淚碑

孔侍中 孔煥字休文好學善屬文大建六年爲
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大師於瓦官開
法華經題煥預聽席
俱服戒香同飡妙法

毛尚書 毛喜字伯武滎陽人少好學長草隸陳
宣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御史

中丞五兵尚書至後主至德元年受菩戒內
史貞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領軍驃騎將軍
尭官法會獲預聽衆懇求禪要躬執弟子禮
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旦夜外尋不因
事廢大師往石像行道欲往天台營道場喜
致書勸回謂鍾嶺攝山亦足棲心見文章志

隋高皇帝 有存問大師勅有云師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僧伍固守禁戒云云具文章志

秦孝王 文帝第三子名俊有二書請大師任安州方等見文章志

煬帝 文帝第二子名廣爲晉王開皇十八年改爲仁壽元年以晉王受皇太子仁壽四年踐皇帝位事見盛典文章二考

柳儀同公 柳顧言法名正含河東人晉王初受菩薩遣柳顧言從智者施物及獻奉

王敎往迎智者頻聞法要法有省發智者回
自江陵晉王重乞稟受禪法師爲著淨名義
疏初卷顧言與徐陵奉酬又義後智者續成
玄義十卷顧言敘曰持往仁壽宮服讀八徧
粗擬略盡細關難除云云見文章志大業元年
煬帝勅顧言爲智者大師建碑於天台山國
清王文尚理
人服其工

皇甫邑侯 覆姓皇甫名毗荊州當陽縣今攷玉泉寺碑見文章考

王司馬 名弘官司馬煬帝勅令建國清寺

唐太宗皇帝 諱世民高祖第二子帝念隋氏以來幽魂滯魄詔曰有隋失道九服
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剛罰恐九泉之下尚
淪渴釁八難之間永纏水炭所以樹立福田
濟其魂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爲義士
凶徒殞身滅陣者各建寺剎招延勝侶法
鼓所震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
甘露所司量定處所並立寺宇具爲事條以
聞稱朕矜愍之意建國清寺法華尊者名德
升聞帝於正觀二十年召補朝散大夫封四
大師又勅建寺
四寺具盛典考

高宗皇帝 諱治字爲善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大宗爲玄奘法師作三藏聖教序帝
在東宮時亦作述聖教序辭理俱工帝於
永徽元年召國清慧威禪師同補四大師朝
散大夫
天

德宗皇帝 諱适代宗長子初封魯郡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廣德二年立爲皇太子貞元中勅文學法師爲國清大德

宣宗皇帝 諱忱憲宗第十三子封光王爲人嚴重寡言宮中咸以爲不慧武宗不諫

中尉馬元贄立之爲皇太叔即帝位大中元
年閏三月詔曰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日異
方之教有資爲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
釐革過當事體乖謬其靈山聖境應會昌五
年所廢寺宇諸宿舊僧可仍舊修復任持有
司毋得禁止嬗帝嘗御賜國清大中二字詔
常侍柳公
權書額

梁翰林 梁肅字敬之安定人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惟肅最稱淵奧柳子厚託先
友亦稱其最善爲文嘗學天台之道於荊溪
深得心要執弟子禮甚恭以止觀文學弘博
覺者費日乃刪定六卷又述統例以繫于後
謂止觀是救世明道之書又爲大師傳論備
敘傳教之大統謂論其文則推深雅健語其
理則明白洞達御史崔恭論之曰知法要識
權實作天台修禪寺碑述教源用境智作荊
溪大師碑又曰朝廷尚德故以公爲太子侍

國尚實錄故以公爲史館修撰發號令盡
王猷故以公爲翰林學士三職齊者則公之
官於朝不爲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宗其
夫顏子黃叔達不爲不壽矣彼碌碌者老於
郎署白首人
世又何補哉

虞學士 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大業中累官
至秘書郎太宗時爲弘文館學士後以
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圖形凌霄閣諡文懿棲
心佛理嘗手書華嚴經留修禪寺後爲秦檜
取
去

李司封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
辭科天寶十一年從右補闕安祿山亂
屏居江南李峴表置幕府擢吏部尚書嘗從
荆溪受止觀爲述大意一篇包括大部時同
學散騎常侍崔恭
諫議大夫田敦也

張刺史 張成綺嘗稱
左溪行狀

陸刺史 陸淳知台州日本最澄沙門遠來求法
於佛隴[illegible]詣邃大師傳止觀之道盡寫
一宗論疏以歸將行詣郡庭白太守求一言
爲據公嘉其誠即署之曰最澄闍黎身雖異
域性實同源特稟之質道俗所敬既觀光於
上國復傳教于名賢遂公法師總萬法於一
心了殊途於三觀而最澄現承秘密不外筌
蹄猶慮他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所請印記
安可不
從云云

顏右丞 真卿字清臣傳學工辭章開元中舉進
士累官尚書右丞封魯郡公嘗受戒於
湖州慧明又問道於江西嚴峻嘗撰天下放
生碑文見佛法金湯又撰天台九祖贊其辭
甚工今亡矣
天台志目錄

柳常侍

柳刺史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精敏絕倫爲文章
[illegible]精製第進士博學宏辭科貞元中拜
監察御史元和中爲柳州刺史有無性和尚
碑淨土院記等諸文有云佛法逾遠異端競
起唯天台大師爲
得其傳 文章志

鄭中書 名絪得法荊溪

崔常侍 名恭得法荊溪

田諫議 名敦禀法荊溪

孟刺史 名簡得法荊溪

常刺史 名沂素重教門識至行寶尊者入
郡堂講止觀謝於郎寧溪有省發

閭丘太守 寂姓閭丘名胤刺史冊丘得遇寒山
拾得錄二人歌詩三百首輯之成編
爲作序并讚行
于世見聖僧志

五代吳越錢忠懿王 弘俶字文明世爲杭之臨
安人天性誠厚夙知敬佛
慕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金銅精鋼冶鑄
工中藏寶篋印心呪綵亦及八萬四千數命
散部內以爲塡寶錢塘諸邑西湖南北山諸
刹相望皆忠懿王之創立也遣事沙門若干
台韶國師永明壽禪師皆待以師禮又嘗召
螺溪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以興篇
不全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
於是一家卷帙復見全盛螺溪得以授之寶
雲寶雲得以傳之四明而法智遂專中興之
名推原其自忠懿護教之功爲多也王嘗造

金字法華二十部散施名山國清
亦得其一又請於朝謚天台諸祖
錢太師 名惟治為四明郡守請寶雲大師授菩薩戒咨問心要師欲返高麗公固留之
詳祖師考
顧曹使 名承徽舍宅為傳教寺請寶雲大師居之
宋太宗皇帝 諱炅太祖母弟封晉王開寶九年太祖崩即帝位嘗勅建平田寺祥
臺典考
真宗皇帝 諱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咸平六年詔隋智者禪師科教類文入藏凡
百十四部賜名天台總錄譯館請槧開元東
土集傳制日可天禧元年七月詔賜台州東
掖山智者教文印四千六百二十卷任山本
州郡人建教藏閣以奉之五年詔遣內侍

金源清住四明延慶請法智法師領衆修法
華懺為國祈福師為述修懺要旨上之四明
法智大師修法華三昧十人同行三載誓欲
効藥王焚軀楊文公留之不允時樞密使馬
知節請文公撰父神道碑酬以潤筆一切不
受止求奏薦四明師號知節因奏真宗曰臣
請楊億為先父造神道碑不受潤筆況詞臣
受所賜世之常規乞降旨以受上召大年問
之億即奏以四明遺身事上聞深嘉歎之重
論大年曰但傳朕意請留住世若師號朕當
賜之潤筆無所宜讓於是特賜法智大師號
師由此住世數年方入滅又嘗賜中金萬兩
重建國
清寺
仁宗皇帝 諱禎真宗第六子帝常頂玉冠冠上琢觀音像左右以玉重請易之帝曰
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下英賢豈朕所敢
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爾朕冠此冠游閒經

於大士也天聖二年詔賜天台教文入藏帝
閱慈雲大師光明護國懺儀至聖帝仁王慈
臨無際撫几歎曰朕得此人足以致治亟令
宣召則已入寂矣嘗供施五百應真有勅文
見文章盛典三考
宗皇帝 帝闕丑宗法師名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旨師語簡理明上大敬悅錫賚甚
渥賜號慧行法師
楊文公 名億字大年建州蒲城人真宗召拜直言遷知制誥謚文公嘗奏請法智大師
號并請留住世凡數啓又設三問於法
智大師師具答綽有餘裕具文章志
趙清獻公 名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自號知非子爲侍御彈劾不避貴勢京師號爲
鐵面御史官至參政謚清獻撰法智大師行
業碑有云智者才籌窮化原時爲演說開迷

昏八萬總持河沙塵俱入天台止觀門法智
遠出揚清芬游戲三昧真軼羣公師適元
旱大疫久禱不應時神智昇法師法智之裔
住興福公請師迎觀音像入府治懇禱一夕
雨如霆疫亦息公奏于朝賜
師所住日圓通賜號明智
夏英公 名竦字子喬進士第中拜樞密副史封鄭國公謚英公爲[illegible]禁林時同三藏惟靜遊
新譯經音義七十卷嘗答上蓋溥譯師偈云
休認鳳前第一峯太虛何處着思惟山僧
要還消息萬里無雲月
上時嘗著台山三銘
楊主客 名傑字次公無為人也號無為子官尚書主客郎中提點兩浙刑獄事傑狀淨
土之道為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
壽終之時感佛來迎端坐而逝嘗撰天台十
疑論序有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
生極樂云云其於淨土圓頓之旨可謂至矣

胡翰林名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仁宗朝在翰林十五年位至樞密副諡文恭鎮杭州頻謁淨覺岳法師諮詢妙道執弟子禮嘗撰靈山天竺寺記有曰曹溪傳於一心天台宗於三觀

太史邑侯名章天台縣令嘗撰石橋羅漢聖蹟記今亡又撰廣嚴寺禁羅漢長歌石刻猶存

石太常名待問官將仕郎太常博士通判軍州兼同監市舶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嘗撰明州法智大師保恩院記有曰師從寶雲通法師受天台智者大師教是教也廣大悉備微妙甚深全兼六度之功盡得五時之味義無幽而不顯理無隱而不彰修三止而念念不差斷之謂定力成矣然後煩惱可斷也習三觀而空空不滯斷之謂慧解發矣然後菩

提可證焉

胡秘書名昉官溫州軍事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嘗撰法智大師塔銘其序有曰天欲久其道世必生其人若帝德去微姬公孔子則無以垂百世常行之典佛道衰非思師智者則無以嗣五時所說之文孔子後爲儒席宗匠者曷嘗無人智者沒作法門師表者故必生德云云

史太師名浩爾遠之父封會稽郡王諡文惠稱真隱居士佚老于鄉嘗撰法智大師贊并保安院記每過南湖從覺雲連大師問法要真隱日師於禪律亦貫通邪師曰水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爲簡易也真隱肅然心服嘗撰師真讚曰瞻彼連師色粹而溫禮義是習詩書是敦雖精止觀實祖儒門鵷飛棨廊蟬蛻泥

氛消令孫者去縛解紛五任大剎藉衍有開號居延慶其道爾尊伊惟台教番裕後昆前有法智後有覺雲意此幻影與法常存乾道九年春親製疏請元菴法師爲月波第一祖屢親講說手書讚之曰師教門義龍也既爲吾家師又作此山主願奉此地長講天台宗教既而奏于朝賜師智海之號焉

沈丞相守四明日屈覺大師居僧職師以老病辭公手札勸之曰師行業清修力荷宗教是宜表正一方紀綱諸剎幸勿固辭師卽領命諸方服其清整

皇子魏王王牧四明尊本空法師之道製疏請主資教寺

劉殿撰公問圓智法師教中一句如何舉揚師曰卽事而真公領其旨自撰疏請主鴻祐

李叅政公帥越日請佛空法師主圓通親爲疏云佛菩薩本自無心有緣卽應士大夫何嫌異教惟道是從人皆喜誦其語

豬進士名彥肅字子敬嚴陵人登慶元龍飛第洛陽之翹楚也來謁壯峯法師論佛法大意嘗問師曰如來出世先說何法師曰示生同居先苦諦也又問諸大乘經多奇說駭人來至法華何其平易師曰群機未熟必先動盪機熟會入衍駭何爲自是疑識時發大旨每稱師爲南山肉身大士從受删定止觀數曰回天下外見復於實際者此書也矜彥肅好詆佛道嘗與僧抗議理左語屈及僧沒爲行衰服門人惟惆之答曰法恩逾於父母非小子所知也

曾魯公名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嘉祐中拜相以太傅致謚憲靖封魯公高祖楚公

爲四明守眷公號德侍下人未之知皆欲入
延慶寺一夕法智大師夢神告之曰明日相
國來師因語其夢歸聞公母因同謁見法智
乃約曰果應此夢當爲檀信送供公後登相
位買置莊田於明
州鄞縣清道鄉

駱侍御 有明州法智大師贊

王文穆公 名欽若相眞宗皇帝出撫杭日首率僚屬訪慈雲大師於靈隱山中請講法華及心佛衆生三法妙義才辯清發衣冠爲之屬目公對衆歎賞曰此道未始聞此人未始見也師以天台宗教本末具陳於公公爲奏賜天竺舊名復其寺爲教而觀爲之書額又奏賜慈雲大師之號復與秦國夫人施財六百萬以建大殿公嘗致書問天台立教及解經義旨與今古孰爲優劣師爲答之公覽文識義益加信喜師又爲著十法界觀心圖天台教得入大藏皆公之力也

馬侍御 名亮天禧元年出守錢塘雅尚淨業造天竺慈雲大師問道師爲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略傳

胡諫議 名則守杭州日屢入山問道於慈雲大師欣領法要爲施金造山門廊宇

崔郎中 名育才職方司郎中問施食之道於慈雲師爲述觀想一篇見金園集

李文和公 名遵勗字用和尚太宗女魏國公主諡文和四明法智大師誓願燃身公致書勸請住世復爲薦法智師號有賀啓見文章志

許刺史 名端江州太守嘗撰慈雲詩序謂文貫於道言切於理見高僧志

晁侍制 名說之字以道濟北人自號景迂監鹽場日常往南湖訪明智法師聞三千緣然之說欣然願學通其旨晚年日誦法華自號天台教僧嘗撰仁王般若經序明智法師碑論見文章志

陳忠肅公 名瓘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南劍州沙縣人嘗爲司諫諡忠肅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因上疏論宰相張惇謫四明日與明智會因問天台宗旨明智舉止觀不思議示以性脩成無作行之義公曰乃知此宗性本圓成又問現前色身如何觀察明智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公曰世人言其死如歸不知如歸乃失家者自是深達境智之妙作三千有門頌以示明智智可之晚年刻意宗教歸爲明智作觀堂淨土院記發明寂光淨土之言宗門韙其說紀、

俞著作郎 名克嘗撰本誠法師法昌院記謂師有得於畢竟空中巋然建立之義云

魏丞相 名杞出鎮姑蘇請可觀法師主北禪入門適當九日指座云九月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步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公復與月堂法師爲契嘗問世間相常住之旨師曰得非以四時代謝爲疑乎公曰然師曰窮過去未來雖有代謝而此理常存公曰屢以問人未若今日之可曉

晁侍郎 名武時思梵法師退處西山歸雲菴杜門著書嘗以經疏語錄商確禪教之旨名曰會宗公一見契心爲之序曰予聞世父景迂先生之言浙江東西有天台之學通其說者無禪教之病可以爲人天眼目小子識之自予聞此三紀餘矣今見會宗之所述其有合於世父之言乎

林和靖先生 名逋字君復諡和靖嘗作詩送慈雲法師謁金陵王安石曰高才能

軾隱鈐齋崇樹陰濃長綠苔丞相望尊賓謁
少淸言應待道人來天竺房顛暨掩扉講杏
浮穗上行衣白猿聲裡生公石莫遣移文怨
晩歸又酬慈雲詩曰林表飛來色稍斷久卜
鄰沿回一水隔夢想五天人謝絕空園草沉
冥滿几塵暮雲如有待常謝寄聲頻本集

李刺史名庭芝將守台夢神人曰公典天台五
祖臺下有龍頭九九和上宜就見之到
郡咨問莫知其說閩士陳自悟曰天台五祖
昔居赤城今處咸法師住此生於丙辰九月
九日其龍頭九九之謂乎庭芝大愕即往謁
見師謂談出世道深有契悟以寺宇隘陋謀
遷之庭芝首捐金帛乃卜就東南
開基之日獲銅磬于土中 續稿

李少師名端慤聞處咸法師之道甚尊敬之
請主白蓮奏賜法眞之號 遺編

北海郡王 李少師請處咸法師主東掖白蓮
王欽其德爲請神悟之號 續稿

蘇文忠公名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初除翰林
遷內翰諡文忠公之子迨四歲不能
行及來杭請辯才法師爲迨落髮摩頂數日
即能行公賦詩爲謝有云師來爲摩頂起走
趁奔鹿又嘗與可久法師及惠勤淸順爲詩
友可久居西湖祥符蕭然一室淸介守貧未
嘗有憂色公當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師
室了無燈火但聞簷蔔餘香公仰歎留詩有
不把琉璃閑照佛世
知無盡本非燈之句

蒲刺史名宗守杭州公以上竺虗席問人於辯
才法師師曰靈感勝迹非從諫法師不
足當公用其說復
爲奏賜慈辯之號

盧刺史名革守金華溫其法師居景雲日夏大
旱師演金光明經虔卿諸天已而甘澤
徧洽公爲奏其地永爲天台
演敎之所賜師法雲之號

吳居士 名克已字復之自號鎧庵建安節使之後曾大父遊學四方因居婺之浦江幼
頴悟為學無所不通嘗讀周官以為封建井
田為可復淳熙中四魁待補數回射目中眉
事與時違乃去隱於左溪忽苦目疾或勉禱
圓通嘅云臨危不憂真大丈夫有告以米太
醫荅杜祈公未讀佛經何以知其未及孔孟
試持大士號曰疾良已於是遂深信讀楞嚴
至空生心內猶片雲點太清銘妙發嘗觀山
谷詩贊美宗鏡有從永明書一百卷自公退
貧一燃香因閱及兩亟實積實師云此書無
規矩不若看止觀今悟鏡觀二字以為几杖
服味既而果有悟入因曰至哉規矩之說所
謂至方以方天下之不方至圓以圓天下之
不圓識者取二書以究之則規矩有無自有
可見曾為妙經作註自言脗與象栢埓謂後弘
魚粗之典我釋獨妙之經嘉定七年冬終于
賓山遺言以皆禮茶罷壽七十五所註法華

梱鍵楞嚴集解科四教儀止觀大科既編釋
門正統未就而亡良渚宗鑑為續成之始家
人夢湛假名求寄宿洄學教議論
多暗合又喜其人以為後身云

盛典考第十四

夫物有本末事有先後而賢者不以末而先乎本不以本而後乎末古先哲人惟道是重視身命輕於鴻毛觀財物賤于糞屣或捨全身以求半偈或罄家業以事如來或析骨以書經或刺血以為墨非以先所重而後所輕乎天台智者大師相具四王德嚴二備為天人師作如來使震旦僧寶一人而已上至王臣以及士庶為道為法以財以心凡有䞋施委如山積然於大師雖受不着惟用歸之耳露苑中均俵衆僧而已故四十餘年惟披一納冬夏不釋體彼以無施而施可謂檀波我以不受而受無乖般若可謂於法等者於財亦等者也今具録其施品以為法門盛典云

釋

陳宣帝割始豐縣調 智者大師居佛隴修禪寺行道以年既失稔僧衆隨緣散共慧綽種苣拾橡安貧無戚俄陳宣帝詔云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

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

宣帝放生池 智者大師自捨身衣并諸勸助幷贖簄一所永為放生之池後遣人捨惡從善綿亘三百餘里江溪簄梁合三十六所同時永捨俱成法池大師遣人表聞金陵欲求此處永為放生 宣帝勅云此江若無烏賊珍味宜以所請永為福池陳東宮謂徐陵曰天台功德請為製碑陵荅曰願神筆玉著會宣帝崩不復得就勅國子祭酒徐孝克以樹高碑

少主施物 陳少主顧問羣臣曰釋門誰為名勝徐陵對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鑑淵海昔遠遊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藹永陽王㽵面親承願陛下詔之還都陳主遂伐三使更勅州敦請延上東堂四事供養禮遇殷勤在靈曜寺王書羅闍宣口勅送眞金像一軀菩薩論一部闍寶樓於案一面山伞髯塵尾一柄師虎面香鑪一面論東田口二羅闍又宣口勅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從勿勞翰送又羅闍口勅送扶月供夏服一通細蕉五端絹布各十疋綿十斤黃屑二千扶月白米五石錢三千文果菜付陳由扶月送學士三人弟子三十人各給夏服扶月供依舊式又羅闍宣口勅不許讓扶月供云扶月薄少無所致讓受已捨施福會功德之心又羅闍口勅不許讓衆衣服法施無盡財物有竭所送不多忘懷納受九月二十四日又羅闍宣口勅施檳榔二千子即子一百枚荊席一領

少主沈后施物 沈后書云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族積菩提眷屬謹和南大師荅云今名海慧菩薩送扶月供奠陸沉檀各十斤

黃屑一斗細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𣹢米
五石錢一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百錄〕

後主施物 後主書云謹遣主書劉璿畧仲誠敎
殊未宣悉弟子深和南正月十三日
扶月供熏陸香一合檀香三十斤中藤紙一
隨乳酥一斗錢二千文右牒月月供光宅寺

隋秦孝王施物 隋文帝第三子名俊爲秦孝王
事見金湯文章志嘗請大師住
安州方等寺開皇十年二月十九日奉施沉
香等如別至願檢領沉香十斤牋香十斤熏
陸少許右牒薄
伸供養〔百錄〕

晉王施物 即煬帝也當時猶爲晉王代秦王爲
揚州總管奉智者爲菩薩戒師書具
文章志國淸百錄載王嚫戒師衣物有聖種
納袈裟一緑黃紋舍勒一腰綿三十屯鬱泥
南布袈裟一緑黃絲布綫一具絹四十疋鬱
泥南絲布福祖一領黃紬臥褥一領布三十

端鬱泥絲布坐褥一具烏紗紋幘一張紙二
百張鬱泥絲布方裙一腰紫綖靴一量錢五
千貫鬱泥雲龍綾被一緑龍鬚席一領蠟燭
十挺鬱泥羅頭帽一領滿氈一領銅硯一
面高麗青坐褥一具烏皮靴一量黑挺黃
絲布背襠一領南榴枕一枚和香一盒鐵鉢
杖一柄象牙管一管麈尾一柄烏油鐵鉢一
口斑竹筆二管銅七筯一具犀角如意一
柄白檀曲几一枚銅重盆三口鍮石香鑪
奩一具山水繩牀一張銅搔勞一口銅香火
七筯一具白檀支頰一枚銅深灌一口南榴
夾膝枕一枚竹蠅拂一柄鐵剪刀一口蒲衫
文木案并香犀莊匣刀一口鐵剃刀一口黃
絲布隱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鐵鑷子一具
白瓷唾壺一口懺栴心筆格一枚銅燭擎一
具鍮石裝栴心經格一具犀裝書刀一口白
團扇一柄師嚴敎曾〔右四字〕喜捨供養〔右四字〕習惱翁
氣〔右四字〕緑覺侵斷〔右四字〕咸登常樂〔右四字〕豈

菩薩〔右四字〕能施所受〔右四字〕聲聞是證〔右四字〕戒定
慧滿〔右四字〕苦集滅道〔右四字〕蓋皮屛風一具〔右〕
〔四字〕淨人善心年十一右牒開皇十一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所施衣物大師但留應
用法器數種餘者並以迴施仍傾言回以報
大王王即用法諱遣書謝云弟子總持和南
仰願言還奉旨甚示六種捨施及留受用弟
子一日恭覽倍以悲薄不稱宿心來旨旣以
轉施功德彌爲增上悲敬福田深是平等固
非敎識所能周見事事仰依其所留者旣以
不多願恒留受用
旨遣報諸謹和南

晉王施物至匡廬 大師於揚州授戒已即往匡
廬度夏晉王遣使送物書尾
云今遣王簿王澄指往祗承并貢別牒用忘
存著敢畧繁辭謹和南七月一日法衣六件
鹽一百斛米一百斛右件其鹽米
悉出江州正倉王灌賚合魚開送

晉王施物至荊州玉泉山 大師於廬山夏竟即往荊州玉泉山建寺
以報地恩晉王有致物啓云弟子總持和南
奉施別牒五彩幡錦香爐檀等十種示表微
誠薄伸法眖敬陋追悚謹和南五彩四十九
尺幡二張五色班羅經巾二枚絹五十疋錦
香鑪檀十張熏陸香二斤剃刀十口鷄納袈
裟一領油鐵鉢十口橙黃七斤須彌氈五領
右牒

晉王施物至天台山 納袈裟十領龍鬚席二領
須彌氈二領貓牛酥三瓶
熏陸香一盒

晉王於大師滅後造國淸寺并施物 百錄王答大師遺書
末云今奉施瓷瓦香爐供養龕室遺旨以天
台山下遇得一處非常之好爲造寺今貴

德宗皇帝勅文舉法師為國清寺大德 師於貞元三年
奉勅得度尋勅為
國清大德 [illegible]

宣宗皇帝加賜國清寺額 宣宗皇帝加賜大中
二字部常侍郎柳公
權書額
[illegible]

吳越王建金光明道場 先是智者大師每年於
國清建金光明道場邪
鎮侯伯遂供黑白二衆無遠不屆後因鉄食
清觀法師置莊田十二頃贍之會昌之後其
事遂寢於是杭州瑞應紵璨禪師請吳越王
每年於天台重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
會金帛而散 [illegible]
[illegible]

宋太宗皇帝重勅建壽昌寺 太平興國三年太
宗於滋福殿宣問

兩浙都僧正贊寧石橋長廣度一皆實奏
帝歎嘆久之至八年因福出寺道者自詢誓
斷腕然鍊乞重建此寺乃宣內殿頭高品衛
紹欽張承貴章敬規制若化出天宮 [illegible]

太宗皇帝賜天下寺額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
興國曰乾
明 [illegible]志

太宗皇帝勅造羅漢像 雍熙元年勅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奉安壽昌
[illegible]

真宗皇帝改賜國清寺額 真宗皇帝賜中金萬兩重建寺改賜景德
國清之寺
[illegible]

真宗皇帝賜萬年寺物 太平[illegible]禧中累賜袈衣寶蓋又御袍曳履請寺
死甚衆故有親到堂以仁宗賜衣
特有如朕親到之語故名 [illegible]

仁宗皇帝供施五百應眞 景祐四年遣內侍張履信賫沉香山子一
座龍茶二百銙銀五百
兩御衣一襲 [illegible]

英宗皇帝賜天下寺額 治平四年勅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間並賜壽
聖之寺
[illegible]

高宗皇帝勅差住持國清 建炎四年恭奉高宗皇帝勅差慧[illegible]律
任持許令每遇聖節
進奏香疏 [illegible]

高宗皇帝蠲免差借夫脚 紹興十七年八月二十三年正月兩蒙朝
廷特降指揮依明州天童例除納正稅一應
科敷差借夫脚官員拘占並行蠲免 [illegible]

元朝勅施 元朝帝王甚重三寶故台山諸寺免
佔碑例不存每於荊蓁
中得片石猶可想見

大明慈聖昭文明肅皇太后賜萬年寺藏經 萬曆十五年太后賜經一藏裝以龍鬚花錦昃帛每函裹以錦袱甚莊復賜守藏住持紫方袍
之類

今上皇帝賜國清寺藏經 萬曆二十年今上差御馬監太監党禮賫賜經一藏飯僧內金千兩建藏閣內金四百兩有特旨

靈異考第十五

夫靈莫靈於吾心之明覺異莫異於吾明覺之神通即明覺以爲神通異元不異即神通而是明覺靈此眞靈良以聖人心珠圓淨隨所願而雨神通智鑑精明對能臨以彰妍醜大而蓋天蓋地小而入芥入塵本不動于寂常又何移于當處此如來之神通吾心之靈覺者也至于後世有道諸祖雖不以神通自衒洩佛密因然於臨終不無顯示矧寒山戒公文殊度世拾得周媪

晉賢示生欲令末俗以知歸亦現殊常而駭俗聿梁濁世厥功居多靈異傳聞人誰不信第昧者不反求於明覺乃持疑于見聞或不遂指爲妖人或妄言稱爲幻術此何異匡人指孔子爲陽虎田巴斥三王爲罪人乎今之所錄有稽僧史事確理實請無惑焉

釋

五百應眞　石橋山去縣五十里即五百應眞之境方廣寺隱于此中晉白道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師心悵然留宿橋所聞西胸磬聲且復欲前一人龐眉皓髮問師所之師具答意老人曰君生身何當得去吾是山神故來告爾師乃退然每恩不得度石橋晨夕惋恨乃結草爲菴彌年禪觀後試造石橋乃見橫石洞開衆道平正因得度橋少頃覩精舍宏壯圖塔瓌異神僧敘接宛同素識因共燒香中食食畢將陳任意神僧曰師毋予師時嘗經此難有醒厭氣怪聖所不得近若欲來此必潔淨身意十年後方得來也相送度橋於是返顧橫石還合師遂赤城封腹出腸胃以洗滌之今赤城山有洗腸井窈[illegible]生靑韭他處即無是其驗也[illegible]

天台大師於陳太建七年秋九月初入天台未議十居常宿於石橋見有三人皂纈絳衣有一老僧引而進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用以仰給因而問曰此如今日草菴猶自難得當於何時能辦此寺老僧答曰今非其時三國成一大勢力人能起此寺

寺若成國即淸當呼[illegible]

國淸寺

陳郡袁子雄新野庾崇兩人登山値智者大師於修禪寺講淨名經雄見堂前有山瑠璃映徹山陰曲澗琳琅布底跨以虹橋塡以寶飾梵僧數十皆手擎香爐從山而出登橋入堂威儀詳目香煙氤氳鼻惟以告崇崇稱不見[illegible]

智者大師受晉王請出山十三年修禪寺人蹤久斷竹樹成林迺裕半山忽見沙門眉髮皓然秉錫當路一衆咸覩行次漸近遂巡韜秘[illegible]

妙說尊者國淸寺講經升座衆集或少有異僧十人自外而入威儀可觀致敬已坐行香請散復問訊即出遣侍者邀之皆變空舉手唉謝而去[illegible]

費鐖希邏禪師遊天台山路逢一僧與之言唉如舊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偶溜水

相并拄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
目渡彼即牽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
及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
脛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永嘉丞德長史書半千羅漢形每一迎請必
於石橋宿設焚香具羅鉢幢蓋引導入于殿
香風遠至幢幡之勢而入門即止其方廣寺
齋罷禮梵唄方作香霧始飄先有金色烏
飛翔於林杪不時見梵僧或行或坐或招
手之狀或臥空之形瞬息之間千變萬化
漢南國王錢氏頻年施供發又造五百銅羅
漢安壽昌寺祥瑞極繁[illegible]
宗定中賀丞相似道命僧妙弘建曇華亭既
設供五百聖僧茶茶甌中一一現異花中有
四字篆文曰大士應供
梁靈恭辨之[illegible]

凡往茶汎供茶乳花効應或寶炬金雀靈鳥
靈異接於見聞不錯有木瓜尤異華時清香
鑒舒枝幹至實落供大士乃
去人目為護聖瓜[illegible]

曇猷尊者
見赤城山神咒龍品飛錫收蟒
肉身不畏擧體皆綠[illegible]

定光禪師
迹晦道明易神難識有所
縣記多告顯驗[illegible]

智者大師
寺北別峯呼為華頂登眺不見羣山
暗凉水異餘處大師捨眾獨往頭陀
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震動山魑魅千羣一
形百狀或頭戴龍虺或口出星火形如黑雲
聲如霹靂倏忽轉變不可稱計圖畫所寫降
魔變等蓋少小耳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作枕
作抱悲咽流涕大師安心空寂湛念實相強
輭二緣所不能動明星出時神僧讚曰制敵
勝怨乃可為勇能過斯難無如汝者既安慰
已後為說法問曰大聖是何法門當云何學

云何弘宣答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
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若自兼人吾皆影響
台州刺史臣海黎氏淥捐私貲為梁者斷溪
為范者藩海大師愍傷自捨身衣并諸勸助
先曉喻一所為放生池于時刺史計詡臨郡
請講金光明經見者歡喜漁人改業亘三百
餘里江溪簄梁合三十六所同時永捨俱成
法池詡後還都別坐餘事因繫廷尉臨當伏
法遙想大師仰一救其夜夢羣魚巨億皆
吐沫濡詡明旦降赦特原詡罪當於午時忽
見瑞雲黃紫赤白狀如月蓋凝於虛空遙蓋
修禪寺頂有黃雀羣飛翻動嘈嘈棲集簷宇
半日方去大師云江魚化為黃雀來謝恩耳
師遣慧拔金陵表聞陳宣帝勅云嚴禁採捕
永為放生之[illegible]
池[illegible]
陳文王太子永陽王出撫甌越累信殷勤仍
赴海越躬行方等懺悔同禀淨戒盡飡講說

夜習坐禪師謂智越云吾欲勸王修福禳禍
可乎越對曰俯傾無舊必稱塞災師曰息世
譏嫌亦復為善後出遊墮馬將絕越乃感悔
憂懼若傷師躬自領眾作觀音懺法整心專
志王覺小醒見凡而坐王見一梵僧擎香爐
直進問王曰疾勢如何王流汗無對僧乃遶
王一匝香氣徘徊不復郎
覺然痛惱都釋[illegible]
大師將滅度時一夜皎月映床獨坐說法如
大聞難智顗問曰未審非夜見何因緣答曰
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梵僧謂我云
緣扐如薪照用如火傍助如風三種備矣化
猶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助亦
欲來相告耳又見南嶽共喜禪師令吾
說竟謂我云他方華整相望
緣盡應往吾等相送[illegible]
又滅於石城當唱稱時自言張逵等五
人石佛像大光明滿山直入房內諸僧

或得戒夢或見有似師
便異處而同此時

大師滅後有朱方天鄉寺沙門慧延欲十二名
遂請迹光宅皐紫法渭忽聞起化感咽蒲辰
奉其身靈為生何處因寫法華經以斯冥示
淮忠衆向夢見觀音高七層塔光照赫奕過
經所栖智者身從觀音自西而至延夢中作
禮乃請延日疑心遣不復見灌頂始知歸終
觀音引導欣
陰無巳

士人馬紹宗居貧好施刈稻百束以供寺僧
貧笑疲勞身如有疾心作是念我由施故而
感斯患未測幽冥當有報否因極寢臥夢見
智者翀跌一牀燒香如務安慰紹宗家貧好
施何疑無福多方慰喻爾夜宗兄妻母
共得是夢香氣為家經日不歇

開皇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土人張造年邁脚
疾登龕拜日早蒙香火顯來世度脫即

聞於內應聲又開彈指造再請曰若
是智力重陽神異即復如初

又於開皇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佛隴泉僧方
坐禪師現常形進堂按行上坐道修良久
奉其年十月十八日又海州連水縣人丘彪
書於龕前發誓夜見梵尸彪即起禮師云勿
拜安隱無慮也遂寺一匣彪隨後出門奄然
便失當其月十二日有海州沭陽縣人房他
玉於智者舊室見其
形狀事相如在

仁壽元年正月十九日永嘉縣僧法曉生聞
勝德沒傳妙瑞悔不早覲追恨疚心故來增
所旋千匝禮千拜於香夕間龕門自開光明
流出覆諸樹木合寺奔馳來供瞻禮

大業元年二月二十日土人張子逢母俞氏
年登九十患脚短凡十八年自悲巳老到
奉別設齋專至即覺短脚還
伸行步平正宛如少時

別院弟子法僧於江都造智者像送至江洲
像身流汗把巳更出道俗瞻禮如平生齊
尚在

大師忌辰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每歲至期煬
帝遣人設齋致禮仁壽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右庶子張衡宣令僧使灌頂智璪進內齋令
音自問先師亡後有異灌頂師對巳令吉云
弟子欲開龕墳有法不須汝師對曰伏
聞法華經說釋迦如來自以右手開多寶塔
戶今亦欲開龕答曰經教門人離違既久
若蒙開顯重拜當今吉云可與使人還山
設齋以開龕路既開見大師坐於石室
容範如生大年今應收力至山所開遂不見
靈體後荊州玉泉藏殿一日推輪開王附人
語人曰我師肉身在此不得動推輪其上自
是知關王神力自天台
移歲於玉泉也

章安尊者 諱居樂安嶺南曰安洲溪流湍急處常溺人師誓之曰若此溪坦平當於
此講經旬決之間白沙遍涌平如玉鏡乃講
光明法華以答靈惠嘗於稱靜寺講涅槃經
舉盜突至見寺門旌旗耀日神兵執仗皆長
丈餘賊衆大驚奔走潰散俗因稱為山兵寺
每誦經宴坐常有天
花飄墜其側

普明禪師 師欲造國清講堂章安勸諫在赤城忽見師身長十餘丈高出林表山神
隱形而至勢若
宸震

智晞禪師 師於修禪寺架構香臺當香爐峯多偉柏木師欲代川衆疑神所憑夜夢
神從跡遂遣伐之智者勸沿江居民合箇梁
為放生池歷年未久復行漁捕師與章安禮
智者塔焚香呪願有漁人見從空箇上意謂
墮水者乘舟往收忽不見居人覩驗遂停漁

掛時羣獸悲鳴衆鳥翔集晝日不止常科[illegible]
有王寶塔禮八萬四千拜感紫文印手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法華尊者 唐上元元年欲卜勝地說法度人執錫而誓曰錫止之處即吾住所其錫自國清飛至蒼嶺普通山可五百里以臨伏不容鹿衆凌空再擲至軒轅煉丹山師既戾至剪棘刈茅班荊爲坐聚石爲徒每登座則有紫雲覆頂狀如寶蓋鳥雀旁止有狗家畜名其居曰法華法華至僊居上阪約八十里師每日往反齋粥嚼講未嘗少違咸謂師有神足通

[illegible]

等觀禪師 餘杭法忍寺請師演法有王服者至稱皋亭神來謁曰禪師昨過廟庭適弟子巡遊不及奉迎今故遠來專求戒法師即索爐然香爲授吾戒大戒禮謝而退 具[illegible]

[illegible]

慧睒禪師 常入溪定一坐旬日所居三寶神光夜現 具[illegible]

慧普禪師 常行法華三昧感普賢大士乘大白象放光現身 具高僧考

法智禪師 一生念佛求生西方臨終有金色光明來迎炎數百里 具高僧考

大義禪師 臨終之日衆聞弦管之聲識者謂天帝迎請誦經之相 具高僧考

行滿禪師 棲止華頂峯智者院充茶頭所居溢外大松上有寄生小樹遇師止坐忽嫋嫋低俯時謂此樹爲茶頭作禮師於十四年間未嘗設溺 具聖僧考

清觀法師 居國清溪南有請供者夜雨水漲人不能度師頃刻即度身衣無濕人知有神足通 具[illegible]

聖者頭陀 事見聖僧考志

靈默尊者 山神震雷而不能害飲食中毒而不能傷叱龍施雨令境霑足 具[illegible]

明淨禪師 乞食餒虎有如家畜結齋祈雨高下滂注 具聖僧考

師簡尊者 以杖叩龍潭雨即霶霈 具聖僧考

豐干禪師 任國清常騎虎出入 具聖僧考

寒山拾得 自閭丘一見之後即趨出門閭丘追衣藥供後寒山見使者至喝曰賊賊退入巖穴云報汝諸人各自努力忽不見後見梵僧於巖所仗錫尋覓蹟問其故僧曰我從西域來此拾文殊普薩舍利齎衆見委地皆鎖子骨作黃金色今巖畔有小磚塔是其遺蹟 具聖僧考

代病尊者 見聖僧考

道育尊者 裸身飼蚊以食餒虎凡諸羅漢言則不食 具聖僧考

全宰禪師 居明巖二十餘年[illegible]爲草衣山精護窟其出入經行鬼神非從 具高僧考

從禮禪師 道德高隆山君冥應凡諸祈禱無感不通 具高僧考

清心寺 周顯德初縣溪居民張彥安請淨光大師曰東南里所陰晦之夕必有鬼神吟嘯鼓鐘擊鼓之聲又嘗夢龍遊其地非愚民所居願以奉師師往視之見山水秀異衆日此伽藍地也遂納之以爲弘教之新 具[illegible]

冥道齋 宋乾德中錢忠懿王在國時歲會天台山設冥道齋是時命判官陳用文往山監護夜將曉聞木杪有人聲其形黑色衆愕然用文叩之云其姓陳生杭州[illegible]

被惡風飄墮鬼國因娶其女爲妻昨日元府有牒召赴台州冥會妻與某偕來今坐[illegible]大木上某曾持念大悲陀羅尼聞僧誦此因記念之某妻捨去用文歸杭州見忠懿召家屬親皆懼而不識陳遂述其舊事始末乃知其祖也抱之而泣忠懿歎異賜錢百餘却復人身十餘年 遺𢌿雜記

慈雲大師於大慈寺行消伏呪法親見觀音於口中引出數蟲復注其露於口由是獲高頂寸餘手悉過膝肌如白雪聲若洪鐘居台之東掖授白蓮神戒法啟祭爲齋醮之與民莫不聽命 [illegible]

道榮尊者生前靈異頗多滅後肉身不壞至今祈禱俯多昉驗 [illegible]

惟靜尊者經行出入虎豹常隨小就儲粟經久恒滿 [illegible]

戒闍黎淳熙七年太守汪平父謂夫人曰嘗聞兜率有僧名戒闍黎能食豬頭三箇酒五斗我欲請之夫人遂營辦邀師師至太守未測聖凡不敢慢禮遂行俎豆侍人奉物獻師師即食酒物一空太守大喜師辭去夫人問曰君見此僧有何靈異答曰我無所見夫人曰妾見此僧出入隨室而鬼神崇擁酒食非僧食但擲諸左右鬼神接去太守大駭次日復營饌驗其實果如夫人言 [illegible]

周七娘一日與闍黎共買蝦食蝦主索錢師曰我無錢蝦主曰還我蝦來師與七娘遂開口一嘔蝦皆活衆人曰風僧幻術何足信哉至今此地凡遇雨即有蝦出

濟顛禪師見聖僧志

聖僧見聖僧志

道[illegible]

茅盈哀帝元壽間乘雲駕龍至[illegible]人權赤城玉洞之府 [illegible]

劉晨阮肇因山中採藥悞入桃源有二女方笑笑迎以歸留半載辭去至家子孫已七世矣 [illegible]

葛玄入赤城山學道後尸解而去

袁根柏碩因獵至度赤城遇二女爲室家後亦羽化 [illegible]

班孟能飛行或坐空中或入地內飲酒餌丹四百餘歲 [illegible]

玉京觀在赤城山每歲設昇僊會邀道士一人冠服劍佩儀宇甚都迫暮送登山頂候天鶴來迎衆至夜分果遥見天中二燈煒然有光簫鼓儀樂齊鳴須臾不見衆眞以爲僊

去不知爲白蟒害也曇猷類[illegible]中巖宴坐神化爲猛虎數十咆哮向師師既不能言又見白蟒眞形呀然開口將噬師師即以錫飛入蟒目柱其齦齶不得合曰且借老僧坐地三年神始知懼皆來降伏悔罪願從他處自此昇僊之會息矣後人於穴中見白骨成堆蓋即白蟒所吸昇僊骨也 張性中遊赤城錄

徐則剡於江都或見徐行歸山令弟子掃室延客迎柩語訖跨石梁而去 [illegible]

司馬承禎爲青童君所召蟬蛻而化 [illegible]

謝自然白日僊去

寒山子毘陵道士李褐性偏急好陵侮人忽有貧士相詣即勿顧數日有乘白馬來者禮接之曰頗相記乎視其貌乃前之貧士謂褐曰子知有寒山子乎曰知曰即吾是也[illegible]

謂子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去
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
以無過也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
善推於人不善歸之於身所以積德也功不
在大立之無怠惡不在小去之不貳所以積
功也三毒未剪冠裳爲飾可謂虎豹之鞟而
犬羊之質也出門乘馬
而去竟不復見續僊傳

葉法善 修黃籙于天台顯迹甚多

李元 騎白鹿遊天台

王旻 年七百歲貌如嬰孩

吳善經 年八十三羽化

應夷節 年八十五卒及窆惟空棺而已

閭丘方遠 端坐而逝舉棺但空衣後人於僊都盧山見之

左玄澤 常與虎坐不食五穀後尸解

王可交 蘇州人一旦棹舟入江行數里忽見一綵畫舫漾於中流有道
士七人皆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
一髻角雲鬟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呼可交姓
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人令髻角
引可交上舫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
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十餘
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之末徧拜七人
共視可交一人云好骨相合有僊分生於凡
賤間已灸破矣一與酒喫侍者瀉酒於樽中
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之
靈物必若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
命也一人與栗喫餓有一人於筵中取二栗
侍者送與可交令喫視之其栗青赤光如棗
長二寸許嚙之有皮非人間栗方脫[illegible]
之食方盡一人曰可變已見之矣可命去令
一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覓所乘漁舟不見
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
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泊開眼已失黃衣所在
但見峯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路中不上見
有問樵多人出入俄頃採樵者弁僧十餘人
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
離家可交曰今日早又問今日是何日是三
月三日樵者與僧驚曰今日是九月九日已
半年餘可交問此是何地僧曰此是天台瀑
布寺前眾皆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興縣送
台州聞於廉史王渢渢具以奏聞詔稱其異
後可交絜妻子入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
州賣藥後三十年却入四明山不復出續僊傳

夏侯隱 每登山渡水則閉目而睡比至則覺有人呼爲睡僊

丹光童子 居高山石孔中有宮闕光明照耀在天台[illegible]

爲歸眞 於中條山飛昇

呂洞賓 嘗遊天台賦詩於福聖觀又嘗負巨瓢爲丐行乞於市但云只洞口後都聚於地跨之昇空而去

婁僊翁 幾能招雲旱則呼雨多著神異後坐化以眞骨塑像今禱響應

沈僊翁 歲旱致雨亦多效靈已上具神僊考

瀑布山 餘姚人虞洪入瀑布山採茗遇一道士引三青羊至此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
善具飲今以茗奉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
相遺也後常與家人入山獲大茗焉神異記

丹霞洞 咸通中有客自金庭路將抵明州日莫
遇道士托宿山谷冲寂烹野蔬藥苗款

相待俄有叩門者童子報曰隱雲觀諸來[illegible]
齋道士去客問童子答曰觀去此五百里客
隱雲中故名客驚曰尊師何日當還曰往來
頃刻耳道士歸留客久住辭焉乃遣童子示
其舊路行未遠失所在問歲月已三年矣唐
裴通記曰金庭洞天卽道門所謂赤城丹霞
第六洞天
也

禹鐘 咸通中瀾天宮有禹鐘高二尺重百餘斤
形如鐸上有三十六鼓有文隱起相傳夏
禹所鑄或云越王樂器嘗空中夜鳴隨入禹
廟時浙東李紳之爲鐘銘具以歲月刻其上
以惠玉宵道士葉藏質禹跡寺僧頻求不得
因令僧與不逞輩入玉宵伏於閣下取鐘康
之挈呼而走約行三十里始明猶在閣側視
之背鐘者僵矣餘黨癡情鐘失復歸藏質呪
水酒之
卽活

桐柏觀 大觀中詔道小黃門持御香詣桐柏觀
有所禱事畢登閣縱觀時方盛夏見
飛瀑如練留住不忍去命侍史取酒道士曰
此地神僊窟宅天龍守護自來無敢飲酒食
肉者黃門不聽既飲數巡又覓雞烹之未及
下咽青天白日中迅雷風雨暴作震撼皆若
欲作移時開霽則黃門已斃觀遂報縣吾以
郡奏聞徽宗卽日別命使降祝詞觀謝石存
其大合圍龍爪跡入數寸火燒跡
爲痕透徹于外至今猶存夷堅志
紹興中方士李季至越之樗浦石關千聽道
傍遇異人自石關千餘季曰君來何爲季曰
秦太師遣往桐柏設醮請福其人太息曰秦
已病矣張浚劉錡皆當起爲將相秦豈得存
耶季大駭亟去天台山 夷堅志
秦之計至矣

曹洽師 見神僊考

石橋 國清寺僧陳惠虛嘗與同侶遊石橋衆
股慄惠虛獨超然而度至石壁外微有小
徑稍平闊遂見宮闕樓閣連亘十里許其門
榜曰會眞府左曰金庭宮右曰桐栢宮三門
[illegible]時入石門之西見一高樓榜曰右弼宮又
到一處忽見一老叟訶曰汝俗人何得來此
惠虛曰嘗聞過石橋卽有羅漢時聞鐘鼓聲
故來相訪叟曰此眞僊之福庭天帝之下府
爲小都會太上一年三降此宮校定天下學
道之人功行品第非羅漢所居也引之使行
十餘里已見國
清矣 高道傳
傳燈議曰石橋爲方廣此所從來舊矣今高
道傳乃云眞僊福庭天帝下府然耶否耶余
謂羅漢境界雖不可以凡情而度至於或隱
或顯亦不由見者識召而然故聖者見之聖
僊者見之僊陳惠虛雖復爲僧事佛而陰念
當情故因境以見也不則乃道士虛構此說

以諷神僊羨道家多有不根之說除老子莊
列諸書外其餘皆後世道士僞造若王存之
類是也唐杜光庭其僞述猶多今人指無根
之說爲杜撰言始於此況僧者捨家從釋
不言姓今云陳
惠虛其謬可知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三

塔廟考第十六 附坟墓

梵語塔婆今略云塔此翻方墳亦翻圓塚亦翻高顯義翻靈廟（翻者譯西天梵語爲東土華言）卽供佛菩薩及辟支羅漢等舍利之所隨尊卑層級不同佛菩薩者高十三層辟支塔應十一層阿羅漢塔成以四層餘隨品級減之此八種塔上並有露盤佛塔八重菩薩七重辟支六重四果五重三果四二果三初果二輪王一凡僧但蕉葉火珠而已後世建塔不原佛制聖凡相濫僭侈至多矣台山塔凡若干處赤城巔者最古次國淸紫凝護國諸寺今次第以錄緣起後附諸祖墓塔及錢王等墓以備遡考

塔類

赤城塔 在赤城山巔七級高二十丈梁岳陽王妃建舊有二所今惟餘一中藏佛舍利四十九顆五代韶國師重修存二十八顆餘散安東都府內分應天寺國淸護國寺處 事見般若新寺磚塔記

國淸寺前大塔 是隋煬帝遣司馬王弘爲智者大師建

寺內二磚塔 是韶國師建分安赤城塔舍利二顆

寺前七塔 供過去七佛

寺前二小塔 表解脫門

萬松徑二塔 三處俱煬帝建

護國寺二塔 韶國師建各安舍利三顆

白巖塔 在白巖寺後山上七級高十五丈嘗羅禪師建

萬年寺塔 自詢禪師建

寶華寺塔 七級高二十丈唐乾符間建

降魔塔 在華頂智者大師降魔之處後人建塔久廢明王中丞恒叔重建

眞覺寺前雙塔 智者大師將終命門人曰殁後可於峯南龕居吾身累石周屍龕前立二石塔使見者發菩提心今廢

寒山塔 在寒山寺石洞側寒山子入滅後有梵僧杖錫拾黃金鎖子骨或問所以對曰吾拾文殊菩薩舍利歸西天耳後人於此建塔

諸祖龕塔

曇猷尊者全身龕塔 在赤城山室晉隱士褚世標登山見尊者顏貌如生平而滌髑綠色他欲觀者輒爲雲霧所蔽

智者大師全身龕塔 大師以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於石城入滅弟子昇歸龕全身於眞覺寺隋煬帝仁壽元年於大師忌辰設齋開龕顏貌如生至太

業元年更闢
推空龕而已

章安大師全身塔師以唐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于國清九日安全身于國清之南山

淡華禪師塔師以唐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八日終于東陽之淡華山塔于寺右

左溪禪師塔師以唐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終于左溪門人分舍利爲二分一塔左溪之西原遵像法之遺制一塔東陽之東原慰邑人之後思

荊溪禪師全身塔師以唐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終于佛隴全身之塔去智者大師塋兆百步後爲天人取去事見神明考

至行尊者塔師以唐會昌三年二月十六日終於禪林寺葬全身于金地道場後

二十三年門人長潤發文發塔火育之得舍利千餘粒大如菽即于舊地建塔藏之

正定尊者塔師以唐中和五年三月十五日終于國清葬于智者塔院之側

普岸禪師塔師終于唐代道塔存平田寺

韶國師塔師於宋太祖開寶五年示寂於蓮華峯全身塔于本院

紫凝山普聞智勤禪師塔師於宋太宗淳化初不疾而逝塔於本山

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視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螺溪尊者塔師以宋雍熙四年十一月初四日終于螺溪傳教寺門人累小塔瘞于方丈後繼啟龕遷塔見貌若生人髮長數寸遂遷葬于國清東南隅

此庵景元禪師塔師于護國寺握拳而逝茶毘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劉阮洞前

元坦禪師塔在太平[illegible]南隅白[illegible]

無見覩禪師塔師終于大元元統甲戌五月一日塔於善興寺之西偏[illegible]

靈夢堂禪師塔在國清有塔銘今亡

文大德禪師塔在高明寺踪跡埋沒漫不可尋適於疾土中得小石一片鐫文大德舍利五字別知亦有道高僧也

窄庵備禪師塔

愚傑英禪師塔

寂菴光禪師塔

空叟聞禪師塔

壯源濟禪師塔已上五塔俱在華頂

妙峯覺法師塔在高明寺西偏馮太史有塔銘

象先清法師塔在慈雲寺前嶺東袁[illegible]憲有塔銘

易菴通法師塔在國清寺陸太宰有塔銘

蘊空熙禪師塔在萬年寺

古蹟考第十七

夫宇宙之內人物之盛品彙之多自古迄今何可勝數卒皆泯滅無聞棄置不錄間有獲貽名于終古得傳美於當年或物因人顯人以物名孰不由精神所召盛德所感而然耶若手裙傷逝而覩山萬古天台賦勝而孫綽千秋剏佛祖之精神湛然復性聖人之盛德至矣及人一行一坐皆足啓後世之遐思一石一泉誰不仰斯人之勝蹟嗚呼物之傳美固亦有由人之流芳又豈容易哉作古蹟考

古蹟類

降魔塔 在華頂峯頭智者大師降魔之處許祖師志古有靜室許高僧志余友僧如慧字大觀萬曆十五年結茆其間趺坐三載忩弟傳統字無餘次踵其跡是後住者不得其人 拜經石 在華頂相傳謂智者大師向西天竺拜拐巖處然準瑩公清話但云西望一十八載未嘗言拜也 煉丹井 有二一在華頂峯傍一在桐柏觀鍾樓之下舊傳葛玄煉丹之所 太白堂 在華頂峯李白嘗遊天台後人爲建書堂 伏虎壇 伏虎禪師遺蹟 鬼疊石 智者大師降魔遺跡 墨池 相傳爲王右軍洗筆池 黃經洞 藏右軍爲白雲先生所書黃庭經處 丹泉先生君 茶園 相傳爲葛玄種茶之圃已上在華頂 靈墟石 [illegible]大師入山見一老父告云師卜菴遇盤石可止果如所告師於此晏坐其後成寺因號靈墟云 桯峯 永明禪師九旬入定斥鵝巢衣祴處 智者嶺 智者大師嘗於此註涅槃經 察嶺 漢高察隱居于此後人名其嶺下有讀書堂址 卓錫泉 在智者嶺大師遺蹟 宴坐石 石牀 看經臺 皆在太平寺白雲峯下智者大師經行處也 淨名堂 在大慈寺智者大師會講是經故名 智者泉 在大慈寺側今蕪沒 石經幢 在高明寺建座蓋高四尺許幢鐫八方上刻傳勝呪末題云晉天福二年捨入幽溪禪院 翻經堂 在高明寺智者大師佛隴翻經之遺蹟也今行道菴 招手石 在定光菴之東峯三石列峙高丈許色同赤城一云

在華頂非見聖僧志 金地嶺 銀地嶺 在大慈寺之左右見聖僧志 錫杖泉 昔寺僧取水甚遠智顗禪師以錫杖卯之泉水湧出 清音亭 更好亭 一雨花亭 御書閣 萬工池 萬松徑 曹源 已上皆在國清寺 放生池 有二俱大師放生遺蹟一自縣溪至海際綿亘三百餘里一在崇善寺前 洗腸井 金錢井 偃人井 結集巖 磬巖 已上皆在赤城山具見形勝志 螺溪 在清心寺前智者大師放螺之處有石泓如釜 應真閣 妙音亭 先覺亭 在石橋寺俱廢 曇花亭 賀丞相似道建萬曆甲辰尼性慧募錢塘葛居士重建 列秀亭 右軍墨池 在白巖寺今廢

巖鐫

普賢境界右四字楷在修禪寺前石壁上智者大師書　幽溪右二字楷在高明寺幽溪之上大師書　結集　釋籤右四字俱小篆在赤城巖唐清觀法師書　玉京右二字在赤城山不知何人書　蓋竹洞天右四字大篆在石橋傍題云大宋嘉泰壬戌奉議郎知天台縣事晉陵丁大榮書　曹源右二字楷在國清寺宋譙國曹勳書　潛眞洞右三字行在寒石山宋米芾書　科斗篆右字在常宅山　佛隴　天台山右五字楷在修禪寺前宋國清寺僧志南字指堂書傍有指堂字　天台僊界右四字在桃源邑令鄭至道書　萬松徑右三字楷在萬松徑北志南書　瞻風右二字八分在石橋瞻風亭側不知何人

書　石梁右二字行在石梁晉江莊一俊書　星橋勝槩右四字行在石橋本縣王簿壷壁王樹書　飛梁懸瀑右四字八分在石橋潭上廬陵井成書　敎源右二字八分在修禪寺前明邑貢元許光宇書雖無題名余嘗見其鐫石　華頂峯右三字只窩尖窩台書

碑刻考第十八

文章乃載道之器器在則道存器亡則道歸之元始是以古人之於道與器也其用心不謂之不動矣以道傳之於竹帛弗久則傳之於嘉木弗久則傳之於良石石之或弗久久之或弗傳是必道有弗尊也文有弗古也書有弗神也三者苟有獲一而必傳矧其全者乎即如唐長安弘福寺聖教序碑既得太宗之曆藻復有奘師之道德兼集右軍之妙書今人獲片言隻字猶寶之如珙夫道傳之假豈細故哉天台僻居荒

左上古碑刻無聞焉隋唐以來嘉刻非少不災於火則灾於水惟修禪寺梁敬之碑屹然草莽間字畫猶可辨豈智師道德之所鍾肅公精神之所及而山靈故爲之寄祐耶外此皆弗傳傳之或弗古今存廢古今並錄兼附嚴石書刻于後好古者不無探奇之一助云

碑類

智者大師放生碑陳宣帝勅國子祭酒東海徐克孝撰不知何人書在

縣前五顯廟前碑亡文入本志金庭館碑梁沈約撰碑亡文入本志天台
館徐則法師碑陳僕射徐陵撰不知何人書碑亡文入本志國清
寺智者禪師碑隋煬帝勅開府儀同柳顧言撰不知何人書碑亡文入本
志舍利亭記唐轉州防禦使翰術撰碑文俱亡修禪道場碑
唐翰林學士梁肅撰徐放書在寺前章秀中字顯道勤修桐柏觀記唐元
稹劉處靜撰碑文俱亡佛隴禪林碑唐台州司馬陳諫撰刺史徐放書碑
文俱亡新桐柏觀碑頌唐崔尚撰韓擇木八分書玄宗題額在妙仙碑
北三截中截猶存文入本志王霄宮記唐御史陸淆撰碑文俱亡褚伯
玉碑唐孔稚圭撰碑文俱亡佛窟禪師塔銘唐台州守鄭仁新撰碑

文俱亡桐柏上清閣記唐學士鄭仁規撰碑文俱亡長生福
田記唐天台守顏顒撰何歸儒書沙門宗設篆額碑文俱亡白郎巖記唐王
展撰碑亡文入本志福聖院記吳越王錢弘俶撰碑文俱亡護國寺
碑宋中書平章錢惟演撰工部尚書李端懿學聖教序筆法檢校司空鄭州刺史錢惟
濟篆額文已殘缺傳教寺碑五代特進判和州錢弘俶撰碑文俱亡重
修桐柏觀記宋曹勛撰碑亡文入本志重修桐柏道藏記
宋夏竦撰碑文俱亡重修老君殿記宋天台居士鮑昱撰松陽陳誡書碑
文俱亡桐柏金籙齋記宋郡守曾會撰又有設醮銘靈寶齋投龍記皆
會撰碑文俱亡重建三真人殿碑宋句曲山道士王簡竹撰范子詮書

薛如務篆額碑文俱亡天台觀碑宋隱君徐觀撰尚祉有廷書碑文俱亡
習養瀑泉記宋陳襄撰碑文俱亡秦魯國賢穆大長公
主墓碑宋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愿撰兵部侍郎宋友仁書碑文俱亡重
國清寺碑銘宋福建安撫司參議謝伋撰提舉玉隆觀曹勛書王管崇觀實
允中篆額碑文俱亡訶羅神碑記宋苾芻慧遠撰釋穉常書碑文俱亡佛
隴記宋龍圖閣直學士葉清臣撰碑文俱亡國清三隱堂記宋禹
穴沙門志南撰碑文俱亡石梁羅漢聖跡記宋縣令太史章撰碑文俱
亡送金錢還潭記宋守俞建撰碑亡文入本志竹直亭
記宋之瑞撰碑亡文入本志導元院記宋秘書校書郎張仁願撰偃都山道士

葉瑀秀書碑文俱亡曇華亭記僧法照撰碑亡文入本志石橋寺碑
宋嚴首座撰碑文俱亡記人說生前事宋王十朋撰舊碑亡明都御史
吳時來重刻在寺基亭文入本志應心泉記宋賀允中撰亡文入本志
萬年覽衆亭記宋羅是轉運副使賀允中撰碑文俱亡萬年寺
塗田記宋大理少卿宋之瑞撰提舉浙東常平倉黃唐書碑文俱亡金文
藏院記宋邑令鄭至道撰縣尉鄭儀書碑文俱亡國清千門塗田
記宋劉翱撰文入本志碑近圮斷劉阮洞記宋鄭至道撰碑亡文入本志
飛泉田記宋余亨記集米南宮書碑在慈聖寺文入本志廣嚴寺記
宋苾芻有嚴撰則休書縣令吳師正篆額碑文俱亡無相院記宋禮部員外郎

撝僕撰禮部郎中博陵崔度書主客郎中河南劉承之篆額碑文俱亡**大智寺記**宋僧洪殊撰碑存文入本志**淨慧寺記**并轉輪藏記碧俱宋承議郎孫仕韓韶撰胡書金部員外郎韓琚書碑文俱亡**福田莊記**宋丁可撰碑亡文入本志**智者塔鉢盂記**通判台州貢廷佐撰碑文俱亡**重建法輪眞一宮記**元學士虞集撰碑文俱亡**娑羅軒記**元僧梵琦撰碑亡文入本志**無見禪師塔銘**元曇噩撰在華頂文存本志**九天僕射祠記**郡守李宗撰姑蘇門諸書碑文俱亡**祀夷齊碑記**郡守張廷臣撰碑文俱亡**夷齊碑頌**在桐柏宮**重建桐柏山門記**國朝道士吳彥欽撰碑文俱亡**鴻蒙先生草菴銘**

三眞人香火記　**寒石山二僊示現記**

明刻峯覺法師塔銘在高明寺側翰林院編修馮夢禎撰文禮科都給事中王士性書丹禮部儀制司主事屠隆篆額文入本志**象先清法師塔銘**在慈雲寺側袁兵憲黃撰文入本志**易菴通法師塔銘**吏部尚書陸光祖撰文禮科給事中王士昌題額刑部清吏司員外郎劉啓元書丹**重建國清禪寺記**邑侯王孫熙撰文河南左布政王士奇題額禮科給事中王士昌書丹刑部清吏司員外郎劉啓元立石

異產考第十九

夫五方之土各異其性五土之產各殊其物歷之所本民之所天禹貢之所以詳考宜矣天台土地沙磧民庶魯朴所產無嘉物所出無奇貨上國之所不取貴人之所不錄或有一二適足標奇佛界樹異僊鄉若茯苓白朮肥蕨黃精等物此又儉歲之膏粱山林之府庫也然以之贍家則日富而歲貧以之養生則神王而氣固天台異產如此而已餘物雖夥又烏足書

食類

黃精按本草云黃精君味甘氣平無毒主補中益氣安五臟益脾胃潤心肺除風濕補五勞七傷久服輕身延年不饑耐寒暑稽康曰聞道人遺言餌朮黃精能令人久壽博物志云藥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即殺人一曰鉤吻盧氏註曰陰精黃精不相連根苗獨生者是也又曰鉤吻草與荇華相似採者宜辯之

青精飯陶隱居登真訣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䭀飯法云以南燭草木煮汁漬米爲之眞誥云有道士鄧伯元者受青精石飯之法上元寶經云子服草木王氣與神通子食青燭之津命不復須

五芝許邁云天台臨海山多有僊人芝草耳目記亦云赤城山頂有青芝二根天台賦云

五芝含秀而晨敷庭云赤芝黃芝白芝黑芝紫芝也又有六芝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

术草 吳氏本草曰术一名山連一名山介一名天蘇一名山薑有蒼白兩種合山皆有之白术有家潛然不及野术爲佳抱朴子內篇曰南陽文氏其先祖漢末大亂逃華山中饑困欲死有二人教之食术遂不饑數十年乃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轉勝故术一名山精神農經曰必欲長生當服山精異術記曰术草者山之精也結陰陽之精氣服之令人長生絕穀致神僊余謂蒼白二术皆可服餌蒼术味苦而效速白术味甘而效遲

菖蒲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菖蒲孝經援神記云菖蒲益聰吳氏本草曰菖蒲一名元韭一名昌陽神僊傳曰漢武帝上嵩山忽見有僊人長二丈耳出頭下垂肩帝禮而問

之僊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帝封侍臣曰彼非欲服食者以此諭朕耳羅浮山記曰羅浮山中菖蒲一寸十二節余居幽溪每採菖蒲入藥一寸九節十二節者至多其他谿谷類皆有之抱朴子曰韓終服菖蒲三十年身生綠毛

茯苓 抱朴子云任子季食茯苓十八年玉女從之能隱能見

薯蕷 本草經曰薯蕷一名山芋益氣力長肌肉除邪氣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不饑延年洞中記曰永和初有採藥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巖下見一老公四五年少相對執書告之以饑與其食物如薯蕷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復饑台山處處有之藤葉如家植薯藥而小土人多不知採食異苑曰薯蕷入藥又可服食野人謂之土諸若欲掘之嘿然而獲之唱名者便不可得有移植者隨所種之物而像之

黃獨 俗稱毛團根子皆可餐年愈多而根實愈大不費耕鋤道人清供也

蹲鴟 即芋也昔高僧居山惟種芋三百六十本日餐其一不遊人間因之得道

蕨粉 土名蕨雞以初生狀如雞拳故名苗可煮食根可爲粉山中之民每於秋冬間漫山開掘渟漉爲粉或切素作麵或蒸炙爲餅皆甘美可口萬曆己亥天台失稔鄉人攜妻子入山採蕨度荒者萬餘人不填溝壑蕨之功也

苣勝子 即胡麻也可作飯昔劉阮悞入桃源僊女飯以胡麻飯此物也今山中無此種者別傳云師共慧綽種苣拾橡安貧無戚故知必由種植而得

橡斗子 即橡樹子莊子狙公養猿朝三暮四即此物也實可爲粉秋末山間人採之水

漬一月曬乾去其殼復漬月餘然後磨濾去滓水澄成粉山中有此足稱佳品或云可愈痢疾

山栗 山中人稱羅漢果樹不高四五尺遍山皆是枝葉花果同於家栗但大小爲異耳然香脆有勝於大栗也秋間舍採者日可手許或以之易米或曬作乾糧亦山居之佳品也

孟菜 處處有之華頂最多有油菜孟火棍孟梨頭孟藤孟山中僧俗每於二三月間競採爲乾清涼無毒可愈痢疾多食不傷胃苦行沙門每賴此以當煮石之供

茶 陸羽茶經稱生赤城山者與歙同桑莊茹芝續譜云天台茶有三品紫凝魏嶺小溪是也今諸處並無出產而土人所需多來自西坑東陽黃坑等處石橋諸山近亦種茶味甚清甘不讓他郡蓋出自名山雲霧中宜其多液而全厚也但山中多寒萌發較遲衆之做[illegible]

不甚以此不得取勝然所
產不多足供山居而已

泉 陸鴻漸茶經以天台瀑布泉爲天下第十三
水余嘗試飲此余幽溪蒙泉殊劣余疑鴻漸
但得至瀑布泉耳苟遍歷台
山當不取金山爲第一也

木類

菩提樹 舊惟東岬有之相傳謂西天梵僧遊化
於此人得飯之乃遺數此種今山寺頗
皆接得樹如柿花亦大同未結葉先乃別抽
一帶長指半許闊兩指色白而光閏乃結蘂
於葉下日則覆子以蔽夜則捧子以承露
秋社後取子爲珠十百中必有一二如羅漢
者謂之佛頭他處所產則無之若西天佛菩
提樹智藥三藏移植於廣州光孝寺者其樹
不花不實經冬不凋葉之筋脈細緻如絹
人每用此爲燈爲花爲蟬蟲之翼則與此大

不相類余謂樹無定名以實建名菩提梵語
此稱爲覺佛於樹下得成正覺故稱樹爲菩
提今以此珠令人念佛佛爲覺所念既覺
念者亦覺成不二覺即大菩提樹稱菩提宜
矣又校量數珠功德經佛明言菩提子比
諸子蓮子等功德最多則菩提有子明矣

瓊樹 李紳詩云石橋峯上棲玄鶴碧澗巖邊駐
羽人水葉萬條垂碧實玉珠千日保青春
月中泣露應同色澗底侵雲尚有塵徒使
根成琥珀不知松老化龍鱗自在云垂條如
瑪瑙結子如碧珠三年乃一熟每歲生者
相續一年者綠二年者碧三年者紅綴條上
璀錯相間孫興公賦所謂琪樹璀璨而垂珠
是也則李善注謂已都所產正指桐柏石橋
等處
也

金松 按唐李德裕賦序云於顏太師猶子舊宅
覩奇木枝似檉松葉如瞿麥訪其名曰金
松得於合嶺故爲之賦其畧云嵐入葉
韻露垂柯而流液含春藹而葱蒨映々
的皪凝翠羽之翠翹笑金罍之旁射
亦猶處子在于隱淪奇材遺于山澤

羅漢松 蒼翠可愛葉如剪刻狀如
綠上結實如羅漢故名

怪松 在資福寺大數圍高不四五尺枝葉翱翔
於水面狀如舞鳳根株盤屈於巖畔形類
盤龍樓子以盤龍舞鳳頌之陸龜蒙怪松
圖贊即此也余於萬曆壬辰特往觀之癸巳
七月即爲溪水摧衆然台山宜松佳者致多
今眞覺寺後智者大師塔坎者不下數百
年偃蹇如虬龍亦可愛也又石橋舊多古松
故風景愈佳近爲俗品所殺唐人詩云畫松
一似眞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到天
台山上過石梁橋畔第三株可想見也

杖類

萬歲藤 土名飼卅刺可作杖近
年須索者多難得佳者

方竹 生南山上
山無此種

佛面竹 生山間有佳者可作杖
不堪他用故植之者寡

花類

娑羅樹花 一名鶴翎出華頂峯以多經風霜
不高大樹數百餘枝十餘頭頂[illegible]
葉經冬不凋花如芍藥香如茉莉按蜀[illegible]
雅州瓦屋山產娑羅花有五色與此山[illegible]
此類
花

杜鵑 台山致多山澗邊有高一二丈者惟
紫色者極高有四五色白者甚寡

山礬 一名鄭花台山處處有之黄山谷云江南
山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

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荆公嘗欲作詩而陋其名乎請名曰山礬野人採鄭[illegible]以染黄不借礬而成色故名曰山礬又名[illegible]花又名玉蘂花高齋詩話云唐人王建題[illegible]昌觀玉蘂花詩云一樹籠鬆玉刻成飄[illegible]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階前碎[illegible]明今瑒花即玉蘂花蓋瑒玉名取其白耳

蘭蕙 一幹一花正月開者蘭香[illegible]而雅一幹五七花三四月開者蕙香濃[illegible]又有葉闊如建蘭者一幹而五七花開於秋間故知建蘭亦蕙也黄山谷以蘭比君子蕙比士大夫然山林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

玉蘭 台山處處有之其樹有合抱者土人謂之望春花開特香滿山谷

山海棠 土人謂之紅棠梨有如梨樹大者花開如紅梅紅杏

草屬

觀音草 生山巖中以盆栽清水沙石植之則青蒼泥則萎夏赤城詩云西來小草異嵩蓬天地生特別有工怪見着根泥土上只須水石養青蒼

長生草 即僊人指甲蘭素花多香生山巖及古樹中取而空懸曝之以日經年不槁王石丞詩云若根那復古春色能任虛空自發生

生卷栢 生石上土人謂之萬年松曝之葉卷得水葉舒雖藏於箱篋經年猶有生意

僊掌 生石壁上如人掌

獸屬

僊鹿 高五尺逐則跽而請命

青羊 虞洪嘗見於紫凝山

岐尾獸 傳…紫…

天台有人獵得一物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惟傳識之曰雖非怪天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見蓀光志

僊鼠 即服翼在山孔中食諸乳石其大如鵝鸛者僊經所謂肉芝是也

麋鹿 相依道人有同家畜

虎 **豹** **豺** **猿** 此為惡獸獨台山有之而不惡非以坐僊異境而異物別化邪

猿 台山有猿而無猴猴性性蹤喜花苗猿山居無此物亦萬安之福也天台游考云金絲猿隱石梁洞見者必大貴

松鼠 **果鼠** 松鼠尾小果鼠尾大余魚漢果木豐饒是物生彩長午飼以生飯皆不失期而至

猩猩 雖有不常見人隆慶間有僧結茅於華頂峰四壁往王雪夜勁狀擁爐是物來附大僧故恰然不屑而是物亦相忘於海翁向燒乃去後不復至

禽屬

念佛鳥 聲念阿弥陀佛

搗藥鳥 以其音丁當似之

金雀 石梁方廣梵唄方作先有金色烏飛翔林石

飛生鳥 即五枝鳳狀類鴨大於鶯素毛夜飛人多以爲怯義其皮臨產者持之則易娩腊致列之土貢

天鷄 產桃都李翰德詩空中闌天鳥是也

畫眉 **黄頭** **黄鶯** **竹鷄** **布穀**

杜鵑 **百舌** **百勞**

鵜鶘 山中鳥屬無慮百種惟是數鳥奇聲頗佳空谷無人之境足當一部鼓吹

藥屬

昔劉阮因採藥誤入桃源則台山產藥其來舊矣然所產藥品寔不齊此今取反耳目者列之亦后者養生之一助也

百藥祖 **黄寮郎** **崔風使** **石南藤** **含藤**

清風藤　耆婆藤　天壽藤　百棱藤　紫葛
千里急　烏藥右十二品按本草皆出天台先朝朝廷嘗取清風藤無有識者後於臨海山中得之蓋天台乃六邑之總名　天南星　枳殼　玄參
天門冬　何首烏　蛇牀子　無名異　牽牛
五味子　五倍子　覆盆子　龍膽草　瞿麥
香附子　骨碎補　山茨菰　桑白皮　枳實
麥門冬　桑寄生　山查子　五加皮　蓖麻
威靈僊　金銀花　車前子　草決明　桔梗
瓜蔞子　天花粉　僊遺糧　薏苡仁　茵陳

馬蘭馬　柴胡　薄荷　大黃　常山　台芎
百合　貝母　芫花　巴戟　連翹　杏仁
續斷　黃連　茯苓　芍藥　茱萸　地黃
萆薢　苦參　沙參　細辛　草烏　僊茅
欅　枸杞　白芷　卷柏　半夏　陳皮
蒼耳　蒼蒲　葶藶　豨薟　黃精　白朮
花椒　前胡　獨活　良姜　金線重樓

石類

石連理木產消山皮日休送從勉游天台詩行過石樹凍無煙是也

圖書石　硯石臨海志云石之別者如霞青者如[illegible]然求其實者不可得惟寶花溪所出者可為圖書瀎水山所出僅可為硯而已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四

文章考第二十

文章載道之器也道有世間出世間文亦因之今之所志既因山以明道故凡台之文獻有繫於佛道必取之然達人大觀山亦道也道亦山也即台之文獻有繫於名山亦必取之上自帝王下至士庶始于勑命終于詩頌以類而聚共若干篇雖殘編斷簡亦事搜輯不欲遺前人述作之美也

勑

陳宣帝留智者大師勑 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禪官濟深用慰懷宜停訓物豈還獨善一二曹義達以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臣景歷

宣帝割始豐縣調勑 智顗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眾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王者施行大建九年二月六日臣景歷

宣帝給寺名勑 具左僕射徐陵啓智顗禪師創立天台宴坐名嶽宜號修禪寺也大建十年五月一日臣景歷

少主迎智者大師勑 春寒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勞郡下淡事恒興希相助弘闡今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遲能即出也至德三年正月十一日臣徵神筆一二君卿口具便望相見在促

少主第二勑 得使人趙君卿啓弁省來苔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願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巖壑高深乃幽人之節佛法示現未必如此且京師甚有醫藥在疾猶是所宜故遣前王書朱宙迎接想便隨出都唯邊法流不滯會言在近二月八日臣徵神筆朱宙口述一二

少主第三勑 前雖遣使殊未委悉意存三寶敦有相迎今復遣龍宮寺道昇重令面陳一二也二月二十八日臣徵

少主命東陽州刺史永陽王敦諭勑 聞王在州迎頭禪師大弘法事甚會朕心今迎出都王宜敦諭申朕意也正月十日臣徵

少主迎候智者大師路次迎陵勑 近得永陽王啓知禪師遂能屈德隨使出都甚有欣遲當稍文近路涉險道殊足為勞今遣勑左右黃吉賓迎候但未知欲安止何寺想示使人仍令前還即勅所由料理房舍也遲近會書此未委悉三月二十四日臣徵

智者大師至閶陽門舍人陳建宗宣口勑 禪師舟渚已久困勞道德今遣主書陳建宗齎輿往必希上至敬寺三月二十六日

在至敬寺宣口勑 仰延署成勞動但禪靜必依空閑今葺靈耀寺推充宴坐勑主書羅闡相送匹尺

在靈耀寺請講經口勑 護國之力莫過般若仰屈於太極殿開大智度

論題還寺就講今道舍人施文饒往論相開法施也

在靈耀寺施物王書羅闍宣口勑 物勅不許讓扶月供云扶

月導少無所致讓受已捨施彌會功德之心

又不許讓覲衣服云法施無盡財物有竭所

送不多忘懷納受

九月二十四日

請講仁王經羅闍宣口勑 國家一年舊有仁王兩集仰屈於太極殿

開講法式處分一據指

偽今遣王書羅闍取意

請於光宅寺講仁王經口勑 今欲於寺捨身僧得大施敬屈講仁

王經日自欲聽聞今遣後閤

舍人李善慶往還知一二

治光宅寺勑 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勑移置隨宜改功一二畢宣取

來意

隋高祖文皇帝勑 敬問光宅寺智顗禪師朕於佛法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

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

天仍即興復仰憑神力法輪重轉十方衆生

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殘暴東南百姓勞

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爲民除害吳越之

地今得廓清道俗又安寧稱朕意朕尊崇正

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既

已離世網修己化人必希獎進僧伍固守禁

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喜方副大道之心是

爲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含

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讟

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春

日漸暄道體如宜也

文皇帝給荊州玉泉寺額勑 皇帝敬問修禪寺智顗禪師省書具

至意孟秋餘熱道體何如冀修禪悅有以治

慰所須寺名額今依來請智越師還指宣往

意開皇十三年

七月二十三日

隋煬帝與天台寺沙門智越法師等勑 皇帝敬問括州

臨海縣天台寺沙門智越法師等餘寒道體

如宜也僧使智璪至得書具意大業元年正

月十三日在闕內史令莒國公臣未上都督

兼內史侍郎虞世基兼內史舍人臣封德彝

又舍人封德彝宣勑語僧使智璪云師能如此

遠來在道寒苦好去還寺宣朕意向大衆好

行道勿損先師風望又右僕射蘇威宣勑賜

天台寺物五百段至揚州齊參軍向德元送

物到

寺

煬帝問天台僧使智璪法師口勑 九月十九日僧使智璪於

楚州華林園通起居表遣事舍人李大方宣

勑云師能如昨遠來在路辛苦至揚州與師

相見九月二十六日共諸州僧使引對大

牙殿華邪國公蘇威宣　勑云和南師等漸

冷師等各去行道遂操舊任師等故能

來稱覓節等對去十一月二十日舍人李

大方引入　勑云師上座坐訖黃門侍

郎張衡宣　勑云師等是先師之寺僧衆和

合不相諍競是非不璪欲起對　勑云師坐

師坐勿起璪對云門人一衆歸灌先師之寺

上下和如水乳盡此一生奉國行道不蕭酒

競是非常以寒心戰懼　勑云好張衡又宣

勑云師等既是先師之寺行道與諸處同爲

當有異對云先師之法與諸寺有異六時行

道四時坐禪處別行道場常以行法奉爲至

尊　勑旨云大好大好張衡又宣　勑云師等

既是行道之衆勿容受壯僧及外客僧乃至

私度出家自或相替頻多假偽並不容受對

云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履寺立常規不敢
滏外邑客僧乃至私度以生代死　勅云作
張衡又宣　勅云弟子爲先師度四十九人
出家停寺受業紹繼於後師可檢校有道之
者必須係籍人非私度者對云爾張衡又宣
勅云爾茇更歸先師龕不對云仁壽元年奉
勅開竟爲後更不敢開勅旨云知張衡又宣
勅云師遂寺不更開先師龕必當大異對云
爾　勅旨云弟子欲爲先師造碑先師有若
爲行　狀對云先師從生以來訖至無常其間
靈異非止一條並是弟子灌頂記錄爲行狀
一卷由在山內未敢啓　勅云大好大好弟
子正欲爲先師造碑師等可即將隨使人出
對云爾張衡又宣　勅云問灌頂師何在對
云灌頂師在寺本應出來參見爲患痢四十
餘日不堪在道　勅云好張衡又宣　勅云師
等僧悉在寺不勿使名係在寺身任於外對
云先師在世有十條制約名係於寺身居別

處則不同止勅云大好大好張衡又宣　勅
云師等房舍有穿漏歉邪不對云當起寺時
既是春初竹木並非時節至今已有穿漏亦
得臨海鎮官人佢檢校修理　勅云好若未
整須弟子即勅校對云爾張衡又宣
勅云施師物充資勿作餘用欲作功
德亦得須得常看師與餘有異供
給羅連必須不僧在外多求損先
師之後封云　勅云弟子遣使
送師等還寺云德度人出家竟可
開師龕必當大功德竟師等即隨
使人出對云爾辭　勅云弟子已答
大衆書竟對
云爾辭去

煬帝與國清寺沙門師等勅

皇帝敬問台州國清寺沙門智越丞使智璪至得書具至懷天台福地寶所以敬爲習者建立

師臨決緣既滅
而佛歷菩薩淨
學從陵者規求
他戒律此乃揩
爲必求無上道
訓未學修淨行
佛禁戒畢竟道
理田冥感自號
冬序長寒道體
瞻望山川感仲
乃性揩此
不多具

事欲伸宗旨甚
襧新然則去聖久之
則於緣然味且股遠
旦謂福用師等難有
爲鑑且推懷猶須獎
門等俗咸歸和合諸
寺嘉應事表先覺既
并有施物用伸隨喜
巡省風俗爰届江都
敬遣兼通事舍人盧政

答百司上表稱賀台勅

勅語諸公云智者是我
菩薩戒師先多靈異恒
語我言必若得道等這之後擁護國土利益
菴生入於涅槃此於爲全容範不變我於仁
壽元年遣張乾威往看儼然如舊昨更令盧
政方往視開龕門閉塞無有聞這遂不見靈

體既以變化得道非虛擁護利益之言必應
無爽今有行狀一卷諸公等共觀之諸州考
使各寫一通還所部流布
已上諸勅具載國清百錄

唐肅宗賜司馬承禎置觀勅

勅台州始豐縣界天台山廢桐柏宮
基一所自吳赤烏二年葛僊翁已來至于國
朝學道壇宇連接者十餘所如聞始豐縣人
毀壞壇場斫伐松竹耕種及作墳墓於此綱
犯家日亦亡不敢居住於是出賣宜令州縣
住地畝數酬價仍留一小觀還其舊額更於
當州取道士三五人選擇精進行業者并聽
將侍者供養仍令州縣與司馬煉師相知於
天台山中辟封內四十里爲禽獸草木長生
之福庭禁斷採捕者景雲
二年十月七日　縣志

宋仁宗皇帝供施石梁橋五百應真勅

詔曰朕荷祖宗

之化不承洪業未嘗不虛懷逸士髣席幽□
栖閑天台之石橋近接四明之雪竇智覺之
遺風良在顯真之靈迹儼存慨想名山載形
夢寐今遣內使張履信賚沉香山子一座龍
茶二百觔銀五百兩御衣一襲表朕
崇重之意景佑四年　佛法金湯

理宗皇帝封靈澤孚濟侯勅 台州天台縣廣豪山靈澤侯蒼山之
下聚而[illegible]鼓膚寸之雲而能濟一方者爾
神龍之[illegible]特爲人有禱必應祭具靈蹟以
聞宜加[illegible]侈爵既可特封靈澤孚濟侯
奉勅如[illegible]到奉行景定四年七月二十七
日　　縣
志

大明今上賜天台萬年寺藏經勅 皇帝勅諭天台萬年寺住
持及僧衆人等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
以化導善類覺悟羣迷于護國佑民不爲無

助茲者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
刊印續入藏經四十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
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爾等務須莊嚴持
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　行褻玩致有
遺失損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　欽
哉故諭　萬曆十四年九月　日

今上賜天台國清寺藏經勅 勅諭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國
清寺住持及僧衆人等朕發誠心印造佛大
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
護勅諭其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潔
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宮壼肅清懺
已往愆尤祈無疆福壽民安國泰天下太平
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己無爲
之治道焉今特差漢經廠闍黎御馬監太監
党禮齎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悉欽
哉故諭　萬曆二十
八年三月十七日

書

陳左僕射徐陵啓智者大師書 國清百錄云陳左僕射徐陵上
大師書最多門人親將去追尋止得三紙其
一日陵和南昨蒙沈儀同法席餐奉耳露無
畏之氣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
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諸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其二日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數具拔公至
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歲頒心麥冷體中
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惱耳遲復
存旨弟子一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闇心
氣昏塞故非復在人錄去歲第六見天喪痛
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
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
接係仰何言敬重琛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

徐陵和南其三日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
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誌唯遲拔公
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筭數無
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誌又五願上智者大師
云弟子徐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
既善根微弱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
二願不更地獄三途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
下處託生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
隨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
慕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吏部尚書毛喜上智者大師書 其一日累年仰係不易可言承
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羨無極又聞欲於天台
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
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冉四十
二字門令附難留多時讀竟不解無附誌訪
爲恨轉積南嶽亦時有信聞禪師在嶽嶺徒
衆不異大師在時普公於川講發論彼亦邑

定寺遠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披
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道場希勿忘京師道
地之人豈知回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談循
色東望欽滿敬德信人今返白書不具弟子
毛喜和南弟子諸弟及兒等悉蒙平安弟二
任鄱陽郡第二爲豫章王司馬第四人延卿
第五入閣度支郎大兒山在東宮爲中書舍
人仰蒙垂顧大會知識大同學數復遠詠其
二日報已尚勢道體何如禪禮無乃損德弟
子老病相仍湯藥無効兼不得自閑轉有困
耳仰承移往佛隴永恐不復接顏色悲慨具
深仰惟本以勝濟爲業兩守空巖更恐遠害
薩會被之旨近與徐丹陽諸會知識共許豈
等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
思不滯於彼我京師獨可師一二因被師戶
具其間顧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其二曰適
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夜恭具疏甲乙後
信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戒香二片熏陸香

勅賓梆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弗責也
陰喜子毛喜和南其四慶講書日今御衆數說
訓往釋然道俗嗟味般若毀明豈
尹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

智者大師遺台州鎮將書

台州沿海居民捨放
生處大師遣人表此
金陵欲求此處永爲放生之池宣帝勅云此
江若無烏賊踪跡宜依所請永爲福地後大
隋有國揔使江南收捕海族臨海鎮將解拔
國不論其旨歸大師沿溪山水放生之處亦
在其例欲悉復民之舊業衆欲毀國清所樹
之碑故大師以書遺之爲云貧道少懷靜志願
屏囂塵微惱苦空得從閑曠是以去西陝之
舊里將領門徒遊憩天台十有二載但此山之
溪接江源連亘海際魚捕筆業交橫塞水殺
戮既多貴殺無限非但大傷物命有足悲者
亦是公私去來頻遭沒溺以此必亡不可稱
數貧道不惟虛薄願言拯濟仍率瀕山

衣資什物就上民孔玄達等買簄梁永作
放生之池變化魚鱉彌成洪流之水故爲海
內史計尚兒敬洽心重仍請講說金光明經
至流水品檀越等公資等聞斯妙句咸捨扈
梁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陸沾濡人蟲荷澤盡
聞雨華滿室杏長者之恩明珠報夜家隋侯
之德斯固植妙行於前修播芳風於末代福
不唐捐善無虛棄仍以此事表白前陳故云
此江若無烏賊踪跡宜依所請永爲福池國
子監祭酒徐孝克爲植德本才地兼美簡斯
積善請樹高碑異亢洪基奕葉同固扇茲勝
業將日月俱全芳陳氏江漢競不過數千里
猶若此慕善忘疲仰惟
皇帝陛下秉金輪而御八表寶鏡以臨萬
民風雨順時牛馬內向信以道高堯舜德邁
軒羲迦復躬行十善等赤子於羣分自遲四
弘捨于生而誓齊且不麑不卵而看自外書救
鑊救魚聞之內典豈宥罾罛于而餓惜一江

源恩洽宇內而蜀隴數百里簄蓮華之池興
燒貴之業使軍民悉冥攜殺永陸婁其之讒
身背分離骨肉肇濟以貧道意度皇帝之心
豈其然乎但晉王殿下道貫今古允文允武
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藝兩獻無以齊其
德茂積振於山西英聲馳於江左會進海之
地化吳會之民不以貧道不肯曲番禮接騁
非世範諱荷人師且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
泰承莫要違越假令別有嚴使的奉勅符毀
所樹之碑復民舊黨者貧道即振錫被衣擔
登躡履遠遊京違語闕上嘗殞背碎身以全
物命冗令上與邀使江蕩收捕海族而江溪
山水不出海魚款者符文事不相涉特由在
斯苟欲是非毀業放生興殘舍業嘗令太平
之世路不捨還若悉軍民收羅採捕則是奪
人現財公行剴法若以至尊欲令軍民豐沃
不許放生者去貧道西遊路經嶽州刺史王
宜武仍結香火惠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農

嚴整經云四事供養一不可缺已勅有
司修葺願念懷受施也弟子楊廣和南

晉王請留智者大師書

初書云弟子總持和南
爰逮來謝須往荆楚辭

致屈尼仰其高懷但秖崇淨戒事成甫爾宿
昔凝滯匪遑諮决開黎和尚經稱勝田種子
雖役嘉苗未値方用心形永俾供養庶憑會
誘日灑塵勞九敷共緣依止有地斯亦舟航
兼運利益弘多如來化道何必止還天竺菩
薩亦變本無定方深願坦然以慮受物遲延
展禮面當諮遜謹和南○又聞府僚顧言宣
卫敎云智者爲當長去更有還期弟子意不
欲相去遠說旋廻不敢停留鎮下近山
隨樂住止又欲奉留待二月十八日同度延
陵鎮仍共至栖霞行於彼送別○王重留
書云弟子總持和南逮旨須取明二日番別
修復未周便深傾款弟子前所書夜熟更惟
忖智者至止以來未經一夏秉荆潭路遠安
居將促江波浩蕩行程難期既去此處一夏不
至前所半途結夏拔止亦難又紊經律一夏
供養僧福田無量况乎師道及大衆力凡夫
淺薄本資勝緣菩薩大慈須受應供暮春行
謝晉夏向臻九旬忽遠四事虛棄修心與理
於情匪安今欲仰留度夏發遣冀不半途飄
露脫疑邑下咄歎須依林壑安居棲山亦高
爲便若法歲將滿預勅蔣州裝船南出石頭
西浮彌易既來爽節因得一順風去留之宜事
理咸會此間彼處仰聽擇一意不可盡辭豈
多宣謹和南

三月一日

晉王許智者大師行書

弟子總持和南復逮今
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緣

豈敢違忤謹遵宿願即命所司發遣發日誼
長仰聽許擇庶解夏非遠秋水乘流賜答不
期必高無與用茲歡
喜以爾悲欲謹和南

晉王謝智者大師法門書

弟子總持和南奉書
今月齋竟即事登舟

驟阻方遲彌以傾欲悲示法相雖文旨淵曠
源本難尋而教門方便開悟易入恭承善誘
永以受持庶藉津梁得無退轉自朕膺至道
每沾弘護將事遵途復降良藥沐浴慈被伏
用棲荷
謹和南

晉王遣使往匡山參智者大師書

弟子總持和
南親信傳仲

詵還逮去月新告用慰延結甚符願道體
休和仰承經過匡山鍾岫寺塔安善徒衆和
穆仍留二十餘權停開善進至匡嶽結夏安
居東林禪閣還爲一寺峯頂精舍復皆隨喜
敬緣勸發獲此囊修用厚身田方流法雨金
光明福喜荷彌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朱
方風土異宜流金在節攝衛多不調適每有
劣然二十九日來石頭稍已乎復自江涌達
心馳情彭蠡以日爲歲無時暫忘願未解夏
前預整裝束法藏若滿即事西浮彼間願
務令在從非但弟子蔽識希護周爰深恐禪
慧學徒咸思鑽仰宣尼在陳致歎自衛復歸
屈道紆情事非爲已今遣主
簿王灌指往祗承謹和南

智者大師述匡山寺與晉王求外護書

江州匡
山東林

寺者東晉雁門慧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彌
天釋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圖澄之弟
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眞佛法棟皆不可
思議人也而遠內閑半滿外善三玄德布遐
方聲高胥漢初詣山足依止一林共耶舍禪
師頭陀其下若說若默修西方觀末於林右
建立伽藍因以爲名東林之寺遠自創般若
佛影二臺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
造重閣莊嚴寺宇即日宛然峯頂寺者是齊
隱景禪師感山人延請因便其峯次梁慧歸

在後登躡方建伽藍峯有水泉忽然枯涸即燒香呪願清流盈滿天降甘露於泥洹日是以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大化江右資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遊峯頂以歲爲日美訖怠勞然山下伽藍偏近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爲兩寺檀越庶藉影響衆得安心禮誦虔誠用酬洪澤弁乞勤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沙門某敬白

晉王荅智者大師書 弟子揔持和南垂誨遠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峯頂寺須令衆子僉爲檀越王山嶺盤秀下屬江湖香鑪層峯上麗雲日隱人之所庶止隱淪於焉不歸況乎慧遠法師勝依結搆謝客梁元穿池重閣景所息心神應峯頂智者懇歷踵武前賢師嚴道尊實深隨喜所恨寡薄無益將來庶藉熏修方證常樂兼陳二寺偏近

驛道行人往來頗成混雜須勤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即付所司依事須下謹和南三月

一日

晉王與匡山三寺書 極暄法師道體何如衆內咸且也雁門遠法師四依菩薩翻飛朝野捷息南山自斯以後名德相繼智者見今爲寺檀越願修寡薄非敢克當獎導既多良深隨喜敬德指此承問楊廣和南

晉王與匡山禪閣寺書 春序將謝道體何如僧衆清善匡山佛寺興自慧遠法師法師於彌天道安安師於佛圖澄妙德相承莫之爲最江東龍藏悉本雁門雁門上人創迹廬阜自梁及晉止有東林陳晚虎溪別生禪閣僧徒好異豈稱至和智者爰居還須合一想均願海更無異味行人將送過指此相聞楊廣和南

晉王與匡山峯頂寺書 春暄和寺衆清勝悅法喜歡足恬懷鑪香氣煙霞共遠智者經託勝地爲拄揔內令爲檀越誠深隨喜更追厚愧普當敬勖楊廣和南三月

二十一日

晉王謝荅智者大師造玉泉寺書 弟子揔持和南奉旨於荊州當陽縣境玉泉山隱爲建伽藍招提行道圖寫地形具以賜示伏以布金徧地買園建立奉置　三尊永流萬代唱誦所不能讚筭數所不能量孰意輕微頓蒙剏造循復來旨爽然失措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無答還拒苟作形迹即具聞奏嘉號乃鄣名符天冠道場聲滿洹沙世界福報

仰歸遜辭難涉謹和南

文皇帝敬問智者大師書 皇帝敬問智顗禪師省書具至意孫欽餘熱道體何如夏修禪悅有以怡慰所須寺名額今依來請智遂師還指宣往意

晉王遣往荊襄參問智者大師書 弟子揔持和南東林山寺使至遠八月八日誨用慰馳結仰承已往衡山至當稍久法緣若竟願即沿流冀在歲陰必期展覲弟子渡江還去月務移新任多有造次未善安立來旨以法事實用慚愧始於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眾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以遠至於內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已下即建淨舍輒以諮知仰承相次爲營功德深荷扶助雖用遠陳而發此至江州遂下請僧抖云何能得相資前施鹽米其未迴入東林鹽以上路盈長之外乃可別營功德今山僧返路行用所酬尋別遣使迎延顒顏幨歸計江山遼夐豈盡誠由謹和南十月十日○次遣書往潭州迎云弟子揔持和南歲聿云暮寒氣殊重禪悅

總行[illegible]帝安樂弟子頃來亦多勞疾但際今幽
秋久[illegible]用頗結仰度所營功德已當究竟今
遣左親信伏逢奉迎願便出公流延遲誌具
謹和南十一月十五日○次遣荊州迎書云
弟子總持和南晴和道遊勝念仰茨衡嶽法
事久當圓滿江陵功德後應成就隨喜之至
難用勝言弟子今入朝覲行次陝州馳仰之
誠與時而積故遣使人迎候希便進道來月
下旬整逢祇使路首懇促豈復委言謹和南
二月二十二日○次於長安遣書云弟子總
持和南節遠移歲馳誠[illegible]勞恭事入朝蕭增
延臺武關難門剎近於[illegible]是以暫停陝州遣
使承諮行人返命具奉[illegible]續非唯年尊疾動
又以結夏安居理事相[illegible]因循停止弟子還
鎮非久便願公流仰[illegible]應且夕將聖
德果亦復差携因緣[illegible]請[illegible]不勞處謹和南
九月十日○又書云[illegible]子捻持和南信使
達家奉五月二日[illegible]懸結仰承衡嶽功

德圓滿便致荊[illegible]涉歷利深以傾[illegible]弟子
於江都入朝至[illegible]齊傳數揚虔內又不
謂適去月末[illegible]相承猶自齋未
即祇觀望雲延[illegible]行人今返辭宣具
謹和南○又書云弟子總持和南垂旨令撰
衡嶽禪師碑文郭南道之無愧辭高德逾此
陸士衡之披文想質弟子多慚既蒙獎成不
無寬勵邪鄙絕妙深恐難工還鎮病瘳或勉
強循覽行狀用難思議佛澄道安寧復過是
和南○又謝袈裟啟云弟子捻持和南垂賜
萬春樹皮袈裟一緣述是梁武帝時外國雖
獻四須今餘一而是建初烏瓊法師所披謹
尋菩薩戒稱所著袈裟皆染使壞色況復自
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外假萬春
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譬之辭永服周旋恒
充布薩常事半月豈惟元日着如來衣深荷
慈獎謹和南○又致物啟云弟子捻持和南
寧旋別[illegible]五彩幡錦香爐檀等十種示表微

誠濟仲法既尠陋追悚謹和南○右在京
書云弟子捻持和南仰遠已久馳係實深繫
歲非遲頃遲虔禮暮春届節常遣奉候謹和
南九月二十四日○又重遣云弟子捻持和
南適逮近旨用慰馳情春暄願道體康勝王
泉創立道場嚴整禪衆歸集靜慧日新隨喜
之深難以辭論弟子始服三石散覓調息勞
心秋仲歸番請夏訖公下在於拜覲差當匪
奢其間珍德今遣統軍彖子譽往祗承謹和
南○又從駕東岱於路書云弟子捻持和南
仲秋轉冷仰惟道體康念弟子即日祖可行
未由虔禮但增延結願珍德敬遣修承謹和
南○又云捻持和南[illegible]漸嚴仰惟康豫動
寂怡神興居安悅弟子陪奉鑾駕旅次長奉
遠憑勝力行往安隱[illegible]言祇覲匪或匪遲願
弥重此不宣具謹和南十月十九日○又還
蕃遣迎書云弟子捻持和南獻歲春明仰惟
道體勝豫禪悅於春衆咸集業功歸有在悉

由明導敬憶江都暫欲西上先致衡嶽用賽
師恩次往渚宮以蔡生處虔誠此旨衛送大
江陽子臨流具申來請即蒙開許還至觀濤
年來歲往寒暑屢變恭聞功德圓滿遠難讚
述弟子多幸生在佛家過庭所聞匪直詩禮
轉輪斯奉實惟旦暮今者陪扈鑾輪載發自
京歸言停洛陽又止歷下[illegible]柴望之禮本自
虞書巡會之聲盛於烜典至尊憲章先古允
叶人神相風指南奉朝東岱以今月十一日
吉辰宗事云畢于時天地載廓日月增華徒
氣神光燭近被遠靈芝競吐山谷連木並秀
宮壇瘖聾曖覺之徒無醫而自愈扶老携幼
之侶不謀而同到臣子縛見事非虛飾一物
得所萬里斯應師資至重敢不稍聞弟子贊
發蕃即辭行所次鍾將末必届揚州今遣奉
近使願公下餘春未盡必希拜覲其間珍德
續復祇承
謹和南

晉王謝智者大師天冠仍請淨名義疏書

揔持和南

前奘菩薩天冠率爾式之樣淺陋不工即用呈簡爰逮今製思出神衿圖比月連妙逾郢匠開士五明此居其一金剛揮智茲焉標寫是知因地化物不可思議接引隨方多能盡達冠尊於身端嚴稱首跪承頂戴覽鏡徘徊有歸隨容增華改觀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觸仰勝緣度脫舟航何慮不果但戒為基址信實行先保解毗尼昔年虔受身雖踈漏心護明珠而定品禪枝昇散歸靜很以凡薄荷國鎮蕃為子為臣雖戲難息豈籍四緣能入三昧此非臆斷實荷誠說經稱非禪不智非智不禪定解相資能證無漏又電光斷結其例甚多慧解脫人厭朔不少即日欽服膺智斷率先名教永凡法流兼同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

機可逗特不若未堪敷化且暫息緣如可津梁便開秘藏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歸釋典而不從師令之撫言備歷素教成就事重請棄歸辭謹和南六月二十一日

智者大師辭謝書

爰逮紫綸殷勤至於匹夫行害止度一身仁王行道含生荷賴蓋登地菩薩應生太家所以發心興隆大道曷可量也孰匪此哉貧道山僧本懷夙志於天台舊居言念無捨疾因世境安樂便得寄跡幽林仰為行道非唯城邑近識謬承入況擬跡師資願此蹤微以非時許況聖澤日隆復垂今命省諸庸鄙際匪克堪貧道稟承師教禪慧頗持耳去眼流如華上水採聽經論其功既淺賴荷禪門憑定修習比於專學數論區分理乃弗逮業乘至熟自非如來明達種智高圓檀林殊能誰肯鑽揖況乎去聖滋遠曉皆甚微從欲承恩懼乖爽寄有招幽謐兼虧聖德特願更遣神慮別俟聖賢

抄米芳因使無斷絕經耕一句染神歷劫不朽大智慧海信爲能入固知淺解大乘佛法久任功德易滿智慧最高守質抱愚仰希聽覽徒伸肅但終不自宣沙門某白

晉王重請淨名義疏書

弟子揔持和南仰逮還旨猶乘謙循復久之悅如自失其功以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緣唇心有在若習毘曇則滯有情著若修三論又入空過甚成實雖復兼舉猶帶小乘攀論地持但通一經之旨如使次第編修倫家尚難盡備況居俗而欲無崖當今數論法師無過此地但恨不因禪發多起諍心違者無還來那明偶仰惟厚習善根非一生得務乃遊學俄逢聖覺南嶽禪師親所記莂說法弟一無以仰過賢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喜已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式死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璦羅軌栽囊交殺忍師讚嘆唯唱希有弟子仰

延之始便事勝集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聽聞衆咸瞻仰適承前往荊楚講法華經舊學名僧莫不歸服故知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此間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盡有階差譬若尋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弟子即日而不依請譬彼彌勒今當問諱唯願未得令將未度令度樂說無窮法施無盡復使柳顧言稽首虔拜謹和南

晉王謝淨名義疏書

弟子揔持和南逮旨送初卷義疏跪承法實相覽綱宗悉窮內外耳未曾聞故知龍樹代佛不可思議今所著述肉眼未覩明暗謹復研尋進比觀接謹和南○又柳顧言啓云弟子柳正舍具成就稽首和南賠和不審尊體起居何如伏願禪法喜悅去歲經蒙一旨至今保持奉齋十卷玄義往仁壽宮伏讀八編粗疑略盡細開難除新治六卷弁入文八軸為莊桒未竟少日鑽研大王今遣使人蕭通國恭承

書意自當仰簡顏被顧問悉答必來伏願
竟便待舟機眞出殘生盡心聽受順俯從道
寂情昏沉啓討此應是大
弟再入天台參問之書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六

書

晉王答智者大師辭歸天台弁論荊州二寺書

弟子總持和南荊州玉泉十住兩寺所賜
令檢校今須書及江陵總管當勒所出經義
使者促弟子仰家淨戒宿世因緣預希
智波羅蜜受降開許始制義疏方慧沃答
向人慧門昔年仰請棲霞特往觀行政為密
通朝暑到應可諮決不異邑居行道本責
安心年勞過往天台之路卑願發情岳已為
人菩薩有賜於專契弟遥遠前都不知淨入
善心已臨於僧數濟度無隔唯
用遣喜謹和南七月二十七日

智者大師與晉王重述天台書

前所諮天台山事本聽後期爰

國溪講堂 四天台山志卷之十

逮報示不然風志棲霞乃言恐尺非關本誓
之心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所以恒思果遂每
囑弟子恐命不待期一旦無常身充禽鳥焚
燒餘骨送往天台願得大生還棲山谷修業
成辦乃可利人促仰赴義門多慚務淺發心
既重輒課庸微去聽慈恩庶無恐促致言天
台營理本擬十方安立僧徒非專為己昔年
修葺願創伽藍形可隨緣杳登難絕故欲遣
修葺冥憑方便同途校具淨人得家勝舉弁
斯一旨事並前諸方乞寺名為作檀越擢多
煩杳未敢同時處處結緣功德稱大王泉十
住許惡愚為唯待教旨即遣僧使冥藉光威
三寺遥荷伽藍未整功德已圓
仰聞頻頻言何能謝沙門某白

晉王重答智者大師述天台荊州諸寺書

總持和南

復惡訪旨兪見仁慈開士位懷隨感必應本
誓願力何患不果政言服道日淺未堪遠達

淡憑護念所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卿
由勝功能得建立方須影響永至金剛江陵
書及會僧教下並勒所司以時
發遣謹和南七月二十九日

晉王與上柱國蘄郡公荊州總管達奚儒書 智者

禪師德尊望重近年於道受授淨戒今修治
荊州十住寺造立西但玉泉寺並見請爲檀
越復聞公等多結勝緣大乘運通良深隨喜
師今遣信使十志果法才二人還就玉泉寺法
桑道慧法師十住寺道璩法師經理想加心
影響獎成玅業公私羣福幽顯同賴法事遠
白不復暄凉也揚
廣呈八月二日

晉王遣使天台參迎智者大師書 總持和南參序氣清道體

和適禪慧莊嚴興時高勝弟子至來未久祖
復可行近頻降兩書爰垂示功德玄義斷創

文句入勅其舊經新從廬至沙會須擬撰方
路煙雲春律以謝夏坐方緒畢遣經救涉暑
出迎白露宵闌秋風葉下必須毋識迎近江
陽然仵勞者述已泌數歲般若多障近顆成
功日就月將庶方啓沃卒貢別牒示表虔誠
在敬無文仰揆弘亮其間珍德續事音語禮
和南納衆袈十領龍鬚席二領須霸氍二領
猶牛酥三瓶薰陸香一合又遣使入天台迎
書云捻持和南霜氣已緊暖久法方恐淵
牙預取調適今遣奉迎祇禮非奢謹和南九
月一廿
四巳

智者大師荅述度人出家書 切以今月佳辰菩薩應世奉爲至尊

皇后恭恩幽懷路寫靈像度人出家現在因
緣福業無量使孔沙彌爲弟子照當恭旨作
說戒師年歲既小別須和尚必選名德爲作
依止並陽法衣即於衆前歡喜頂戴沙門敬

自七月
十九日

荅述放流徒書 開府學士柳顧言宣敕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月清淨圓滿

累放流徒矜勉覩罰上開府湍惠達儀同喪
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賜令尉酌謹即依事仰
許切以一人出世多人利益淳會御俗仰屬
輪王按此經云若犯王法繫縛枷鎖諸苦惱
等念令度脫乃灌頂經云王當放赦屈厄之
人徒鎖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
人民安樂赦旨符應經文宣非宿植德本慈
會振力諺以多幸忝此大緣率勵僧徒清齋
洗浣龍三延雨甘澤竝周爰開獄門杻械解
說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殿庭齋恩感戴加復
送頌勝幡仍懸寶蓋登高散花燒香朗燭竝
留供設飲法開示咸令向善其僧法運等雖
會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國憲取癡道流忍乃
上來戰淡下恥白大衆留七日晨夜訓賚暫

依復然使懇誠獎耳沙
門其敬白十月十六日

荅施燭書 開府柳顧言宣敕以法歲圓滿爰降勞問并施金色新製香爐奩一具法

衣一通綿絹百段燭三十挺紙二千張上廚
果食等刹那不任節序相推老至易悲觀心
難諦辛愚弘建正法省無戒慧寧捷難銷香
爐起峯蓮華奪豔恐辱讒塵安行發醼經解
受用無作恒生燭在夜燎紙疑淨名宮樂要
施法事忘謝果食兼綺道蕩同沐歸福有在
辭畧言外沙門某
敬白七月十五日

王迎入城避雨移日書 總持和南雨乃妥仰延暫阻明間若晴別當遣

信謹和南七
月二十六日

次迎入城書 總持和南霜寒道體康勝弟子還來甫爾未暇迎延馳誠已深今遣

儀接真近祗覲
仰旬九月十六日

後梁王蕭琮書

遠欽高風未獲展侍憮然西顧以日易年承遊止玉泉創搆伽宇名僧雲會問道遠集山林佳勝有助禪悅即事倏然風雲永歎涼暑珍重續附承修神足今還敬申訊謁信驛有會方顧祇承蕭琮和南

陳領軍蔡徵與智者大師書

自江東披破弟子前預送京不發慶禮于茲五載丹誠懇結宣筆札所宣山川永遠無因謁遠遂師奉命爰到闕廷天子降情君王殊遇新故崇待南北傾心可謂乎使乎仲尼是以興歎仰陳勝託有慰延欽天高氣清願道體康愈捷真千仞寂慮四禪梁德連雲餐悅法喜訶非世俗之徒所能稱讚徵年衰事迫可以意求弟侄兒孫隨時過日撫塵擊壤用畢餘齡既逢於竊通之數亦

不常以貧賤自恥但覲奉儀然實增戀欲伏願珍重維復下承脫值行人賜訪存沒開皇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前陳侍中安右將軍中書令領軍將軍南雍州大中正新豐縣開國侯弟子濟陽蔡徵稽首和南

智者大師乞晉王修治三處尊像書

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修復鄮縣阿育王塔寺頹毀願更修治剡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嚴右三處功德乞施沙門某敬白

晉王遣使參病書

總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薩之疾在疾亦愈但於趣誠交川悚灼今遣醫子屑往處治小得康損願徐進路遲禮覲總持謹和南

智者大師臨終遺晉王書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淨三業殷勤一生望獲不謂宿罪殃深致請留難內無實德外虛名譽學徒經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依違順彼自招惱亂道退行彫應得不得憂懷何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聖法既善自審非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啟留滯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戒易悟而早正或隨分而自益無棄他之才空延教化路成斷種自行前潤利物次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而少恆惜妙道思值明時領達外發和家四事既勵朽年師以學徒罕十餘僧三百許口於江都行道亦復問懷待未問者倫達易悟用吾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祥求慧與物無緣賴至於此評害信施化道無功此三恨也久作是念此慶無緣餘方或有先因判淨之願願扶地恩大王弘慈沛

然長許於湘潭功德粗展微心雖結緣者衆執堪妻業和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推想既埒比四恨也於判州法集聽衆一千餘僧子禪三百州司惶處請乘國式豈可敎衆用惱官人致朝同重會慕如而敬設有善萌不覆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踏和得所五恨也既身遊江都聖心重法令著淨名疏不橫謝識瓶述偏懷玄義始竟應蓋入謁復許未歸而矣會之僧成欣聽學山問庭丢不可聚衆東心待出訪求法門慕年衆弱許當間化令出期既斷法緣示絕此六恨也在山而夏寺治玄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為三十一春將身不慎逐動熱渴一百餘日競疾治改際此夏末處有進呼未裝侍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苗一宿進此瑩光早布進路行過剝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損本出偏自治當未抹簡經輪併埒為多不堪流布既為王造寧義其拙囑弟

子抄寫以本仰簡前所送玄義及入文有請付弟子契之天提眷智顧一偏湖讀覺其大意餘無可現貧通厌懷難謝願留心佛法鈎訪勝德使義门無應深窮佛教治通益明偏行偏字是菩薩行如來滅度法赴國王貧道何人慧门恐委欣並就尽設有餘榮但者感廷感文義不同恨並自斷生來所以同章者晉爲佛法爲國王爲衆生今得法门仰齋三爲具足六根耕兵命尽之以若有神力誓當影覆王之土使使願法流衍以各王思以副本志若薩誓願誠而不歎香大義深安知仰謝頼現施幻有如爲法一切以常會而不雖終不可得唯害勤戒施忠以無四山早求出安豈須偈法頃勞望懷逆花柜爐摩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香遠長保如意也而藏大師滅度之以未有選頌前崇教許自判頼不忘此旨而藏師於碑州主大明寺你天遺安於荆州主上明寺前荆教影夜顧光飾光德爲作檀越主貧道在世六十年未雷作有爲功德年暮力錫多脩用心又齋大施重近於荆州仰爲造玉泉山修治十住寺垂蒙教隔彼總晉新郡公達吳儒儒齋教書主夏口而新公亡書未及赴慈思已足頓爲玉泉寺作檀越主今天台項寺茅庵植整山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爲主一伽藍始剪木住基命弟子營主不見寺成璞目爲恨天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右移荆州玉泉寺貫十僧任天台守乞擁寺田爲天台基業寺圖开石像發願疏悉面仰簡恭平望世呈風登肅菩薩淨土不可思張切見諸州送送祖未卑脚晉三五倍於公敢不多私貴爲重典章庶分別有深規貧通不闡急言國式航謂典未之州運送宜尔有未之州當地輸送別無此私貴晉寵未見理若於式有防請不須論於事有益頼爲懿奏使蒼生慶賴並國是王國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撫育黎庶犬爲哉養人

宜忘恩乎昔聞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樂去齊王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捨房獨宿膛觀四壁自處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曠大賦斂寬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減前貫帳時或遺緣聽學或山林修道不及帳名雖復用心常懷憂懼此例不多悉有行業願許其貫首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衆興然佛法得何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借人今太平一執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又末忝衆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欲人意況扶經律王秉國忝乘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發之冤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諮不逢機會奄成遺囑亦是爲佛法爲國土爲衆生若能畱心功德卿養歸命卩投言盡力窮期追懸多卿復分說大善卿識菩提爲期

沙門開皇十

七年十一月

晉王答智者大師遺旨書

菩薩戒弟子總持稽
首和南先師天台智

者內衆于灌頂晉期至奉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遺書七紙手迹四十六字并淨名義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蓮花香爐等躬對修讀推振于心今利儼然言音具狀迦葉很跡身證建追曇光天台安禪近讖誠復如來雙林四部號慟而涅槃遺教未更證重況乎五百歲後四依拯溺溪願佛旨冥世同凡將欲涅槃況希有事五品十信已自啟然彌陀觀音親來接引去德茲永乃增悲戀追語今生還處夙稟所根淨名經疏不重親承由奧尋所用補咎悔追惟障惱現搆未發遊聽前聞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淺深抑又時或早晚佛滅度後得聖巨多道耀他方冥來曉示在思即世忽奉大師良由夙緣積會親近愛單來命必憑影響不捨本誓筆迹具存是用歸誠憑靈戒戀跪受經疏如意香爐虔禮西面

心口相誓手探卷軸最後殷勤節於今月十
八日仍感瑞夢足知濟度已降舟航唯願節
日在寶池遊開蓮華今居淨域近游濁世
世生生仰資不闕華凢登聖給侍無虧但㦲
府鈞展遺文淵博雖加策勵終畏面墻特希
流以暇闡如此香乳嬰以暗井即顯眞金然
後仰藉神通俯厲荒劣訓勵僧奉揚法味
會共舍生作大利益斯則弟謀提獎同登彼
岸最勝上就此為劍准頂所詮最後淨名
義疏三十一卷至佛道品謹即裝治舍書習
讀速旨爾前玄義入文解釋付弟子焚之即
付還使遣對燒蕩犀角如意蓮花香爐遠以
垂別報嚫之無數永充法事今奉施一堯死
香爐供養龕室還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處
非常之好吾爲造寺始得開蕪林木位置基
階今遣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遵指畫寺須
公額亦立嘉名亦不違旨佛隴頭陀金各仍
舊使移割州王衆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內見

前之衆多是諸宮之人已皆約勒不使展散
豈直十僧而已所求貴寺永固以充基業亦
勤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擁護當年別貴給
行送經一藏依法爲先師別供養具經帷香
等又施錢直且充日費鄉境靈塔爰乃石像
剡縣彌勒尊儀斷疾之處並使裝飾亦不仰
界荊州王泉寺既是爲造理當異餘道場其
潭州大明寺荊州十住上明寺等先以敬許
爲檀越無容復乖今爲使製南嶽師碑即命
開府學士柳顧言爲序自撰銘頌所竭請有
罪治無罪平等一切以涅槃羯磨經有誠文正
論治國金光明品住持三寶弗敢隆失又令
加修慈心撫育民庶犬馬識養入豈忘恩蓋
聞外書慈爲教仁尚恕物內典居宗大慈爲首
狂文雖異詣理實同不有君子其能爲國不
有落霹豈濟含生又以僧未貫籍許其出首
適奉詔書具符來及見機而作所謂後天而
奉天時猶運轉輸深關軍國前已表聞所司

未果終當方便必期諧果及承寄囑斯[illegible][illegible]
聖他心前來仰咨無遺意旨雅藉實修[illegible][illegible]
國家灌頂會朋面引詢訪具述遙形宴堅絶
若平生轉恨失時不重餐養一味仰撥定力如
須彌時法顯云竟功願與迎一到江陽還入
韓衆道俗接足人神頂禮即當奉送復彼山
會庶藉瞻仰能開心目深願道力不孤所請
雖厚恩申報具在願文而實匡加獸實須斷
仰二僧今反輕奉報書遠弃隻獲心鳴
載咽謹印南闊皇十八年正月二十日

晉王弔山衆書

正月二十九日惣持和南白諸
行無常是生滅法諸佛及緣覺
尙捨無常身大師智者遺應遷神哀摧抽傷
不能自勝念當遵墓追慟難忍永失崇向當
復奈何侍者灌頂會朋二人齋送別書親心
論淨名疏犀角如意蓮花香鑪并智越法師
一衆咨見對增哽德音若存即遣條流移神
靈迹許瑞炳著自述分明舍利全身手今安

堅非證聲聞小果定入菩薩太位寔聞擇法
尋三蘇方驗不退法輪而觀臨花寶音大攝
至以宿命智及要四部弟子宣不務力自擴
寡濟無以申報唯當敬依付囑不敢彌忘應
建伽藍指畫區域須達引絕天宮即應至金
開際既有要道當建締造一遵本意者宜足
去況弟子守墓三年子貢之悲乃至六載況
予方遣精舍永封福基敘視前僧慎勿遜散
但使謂道何忘無食期取來生西方非遠必
若懶退實逃疑逢今遣使人於佛龕峯頂安
誠懺禮修福建齋具如願文署伸部意二
僧令返指此尉書揚廣白十一月五日

山衆謝晉王書

天台沙門智越一衆啓司馬王
弘至僧使灌頂僧朋還奉正月
二十九日發賜垂慰問并宣口敕優訪殷勤
護對龕門焚香跪讀言理哀切痛絕魂心遺
囑累從亡存戴荷師在之日常有誨云今得
寺基爲王創造非關小僧所辦別有大力勢

人後當成就依吾不見寺成爾時莫惻所以令蒙繕造方醒前記冥相符合不可思議經藏法寶出世舟航諸佛所師衆生津導永鎮佛殿依止受持鍾𣝣香等施安供養法鼓晉悟於會入衹千僧法會功德圓滿伏想幽靈慈悲遠鑒謹於齋日披讀願文法席陳心求入願海蒙齎恩給田地基業無盡施命無窮有待多煩陸恩難報敎旨是現前詒不令張散伏惟弘護事重荷合將圖同學門人方憑依止僧寶儼然何心違離况悉嚴敎金體丹誠謹當克厲倍加心力但一衆失蔭永遠慈顔追慶夙緣還蒙覆護欣悲交至稽首涕零謹啓開皇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晉王遣使入山設周忌書

歲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遷化已將一周追深悲纏情不能已念表慕感動衿懷自居今遣典籤吳景賢往彼設齋以為千僧追福遲知一二楊廣和南開皇十八年

山衆謝晉王周忌書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典籤吳景賢至奉敎爲先師下日設齋僧衆五百一時雲集冥途難隔感應道通越等不能灰滅毫沒誦晨追慕慈容悲哽諮首故聊餐不勝荷戴謹啓謝聞謹啓

皇太子令書與山衆

僧使灌頂智璪至覽十一月三日書并陳靈龕應迹現形放光彈指流音應念傳響斯實不思議力變化多方感悟有緣示希有事慎終追遠感歎相深在昔雙林示滅非滅多寶獨塔佚時涌現爰往狼跡迦葉分身乃至靈山迦文留影眉毫散彩指端震室豈非像敎能度無邊是大因緣聞會知識永惟宿昔獲承師範德音盈耳神光在目方憑靈瑞保護菩提蕭承靈誥宣慰南服山衆法徒同志為友會成等侶方共舟航歲暮凝寒念皆道勝天台名嶽海岸所稚修建大林多漸重閣三時設供四事不周想甚禪悅以同法喜其間敬德信次相聞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僧使還山於舊所設供庶同其舊能變鹿苑亦憑香積證道融鈉書不盡言反此無悉楊廣和南

山衆謝皇太子書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使人兼通事舍人張乾威至謹領前件物等金皆完淨仍即陳羅先師舍利龕前具宜來令弁皆施物又千僧法齋伏惟弘覆殷勤慈澤周至香爐微妙天匠莊嚴洪鍾和雅震集凡聖勝旛舒旆凝懸梵宮酥燈挑請同香積法衣淨飾無著離塵衆物豐多驚眩視聽千僧靈集布滿山庭爰降王人光顯林谷奉對靈龕必神通攝受擐擐衆聖冥願海若嚴越等凡微誠當恩

沐慈潤重沓難可克勝合衆喜慶如履冰水不任戴荷之至謹啓謝聞仁壽二年正月六日

皇太子重令書與山衆

灌頂智璪等至枉寺衆來書則施爲輕法門標重檀波羅密般若尊成不具兩緣寧俱解脫施者咸共忘言理至迹指寧復辭費楊廣和南

山衆賀皇太子啓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伏惟殿下膺德自天恭膺儲副生民慶賴萬國歡寧凡在道俗莫不舞抃越等早蒙覆護曲奉慈恩不任悅豫之至謹遣僧使灌頂智璪等奉啓以聞謹啓

國清寺成山衆謝皇太子啓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

啓伏聞龍興遊化天竺爲立伽藍寶誌云云
梁國盛修閒善良出善薩本誓互相影發凡
是聲聞但知稱讚伏惟二故和尚具難思之
德作天人之師安禪涅槃示希有事披按經
律千載一聞妙德與彰興於聖世伏惟尊師
重道爰搆伽藍建立之所甚得山相先師嘗
言其地必待良緣追尋此記稱會今日即寺
居五峯之內夾兩澗之派堂殿華嚴房宇
秘方之淨土用集神僊成就已久先師恒垂
影迹聖境難逢有感斯應既興塔廟故顯靈
奇爰示諸佛咸同攝受越等庸薄謬齒門徒
仰斯棟宇俯勵心力常於寺內別修齋懺恒
專禪禮庶藉裹修奉酬聖澤不任喜荷
謹遣僧使灌頂智璪奉啓謝聞謹啓

皇太子登極山衆賀啓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衆啓竊聞金輪纘寶奕世
相傳重離少陽時垂御寓伏惟皇帝菩薩聖
業平成纂臨洪祚四海無邪道俗舞抃越等

不任喜踴之至謹遣僧使智璪奉啓以聞謹
啓仁壽十四年十一月三日括州臨海縣天
台寺僧智
越等啓

山衆謝煬帝賜物啓 天台寺沙門智越等啓使智璪還奉宣正月十三日
勑旨弁施物五百段謹即集衆佛前謹對使
人如法咒願越等有幸昔逢聖世伏蒙慈物
喜懼已隆復領厚賚恩賜稠重竊惟輪王地
水已覺難消天府珍物寧受用匪賴慈
又承佛力護竭心膂導師遺訓專修禮誦上
答天澤不任悚荷之至謹附揚州使奉謝以
聞謹啓大業元
年三月十七日

啓左溪朗禪師與永嘉玄覺禪師書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
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巖龕拂乎宴坐青
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
香果猿鳥銜將長吟遠近皆聽鉏頭當
枕細草爲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得
方乃如斯儻有
寸陰願垂相訪

永嘉玄覺禪師答左溪朗禪師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遥心
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
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玄覺粗
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
幽棲泯迹人間潜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
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閑然
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繁餐道誠合如之
尺牘清
識節文

宋陸放翁與明老敢正寒山子詩書 有人兮山陘雲卷兮
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
疑蹇獨立兮忠貞此寒山子所作楚辭也今
亦在集中妄人竄改附茲至不可讀放
翁書寄天封明公或以刻之山中也

宋晦菴與南老索寒山子詩書 熹啓上清泉老每往見華附
黄婿得之聞久時得書也出師表未暇寫
催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幸早
寄有便只附至臨安趙節推廳託其尋訪必
無不達渠黃巖人也熹啓上國清南公禪師
方丈

天台山方外志卷之十六終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七

書

明檇李馮太史爲妙峯灋師護灋致王都諫書

丈人都尉弟聞先人之變倉卒歸不得一通聞問忽忽至今弟且彝衰麻矣丈在諫省大有氣色弟每讀丈疏未嘗不欲膺嘆服吾黨中有人哉聞足下亦在觀何艱也又不知足下何時過此不及相物色一遂把握長話如何天台鴈宕久在足遊亦不及足下在家一歇一衲了此一段勝緣敢邀足下寵通一語於山靈也清凉菴靜光上人欲因不佞延妙峯法師建楞嚴法會妙峯不佞方外至契其說法如師子吼而光上人戒行粹白肅如秋霜固吾輩所宜庇護者但不佞遠在千里外惟足下勿辭作功德主幸甚因附不謹專啓

弁展所懷孟春猶寒惟亦愛是祝除前九日夢禎叩首上

臨海王都諫復馮太史書

不肖弟奔走風塵遂遠發睽經娃于屠長卿所得聞足下以菩薩一身攝現世界獨挈空宗善護持諸法恒思得一當足下者未有其緣年來栖一鑿世味索寞非心觀思退處青山白雲一壑一衲尋方外遺籌而先慈奄棄情緒荒迷既奔已來踰歲鄉郡即城市閱月不一入盡冀氣之鴈屬饜也久矣今之不肖于心性大事即未能有所悟入而生來七情煩殺雖亦齒縉紳大夫後然未嘗以一旦機關嘗好之便輕彼丹元即僅僅不大墮落于鬼窟畜道然亦祝寸並而絕百併之淵危矣足下倘便度不棄入鴈宕不肖當持鉢相隨笑一開語至取也辱諭光上人者以妙峯法王相托幸爲轉致嘉幣之致榮施存歿弁用百消須于下執事者畏況之叢是輪轉種子大可咲附以助足下覆瓿也士性稽顙

馮太史復王都諫書

弟爲營先人一丘走碧雲朋甫後偶眺郭外青山而光上人者以足下報書至若從五色雲中墮下展讀之口齒俱香兩腋欲舉快哉如佐輝塵於天台亦城間矣足下方負時望何得遽言餐霞文夫處世一龍一蛇不必有意若弟者自目墜甑無當于時即家王恩放之長林豐草間以遂野鹿之性故其宜也足下自當以拯人慈物之爲心策大人之業何作厭世語哉弟年來好釋氏書於心性之旨畧窺一二須是實悟實證始得欲進其道大都從世念不自欺始而以古尊宿機緣話句爲緣世間說玄說妙之徒如渴鹿逐陽焰終無益也今寄足下大慧語錄一部足下幸一觀之自有入處如有疑情不妨相見時共爲商畧也承寄惠佳集銘以二幣抵領妙峯座主具大

辯才得安法席固衆之幸足下幸善護持之光上人還布此漸報亦重孟夏十日夢禎頓首

王都諫請妙峯法師書

似此五濁世界之民又生長海濱習氣相矜昏迷大道名爲可憐憫者非一旦夕矣尊師多聞大慧獨了空宗此間一二善信男子洗心皈依如火宅追亡良非好偽而傳光爲之倡欲不肖儻爲之先容倘尊師遂發菩提心卓錫於天台鴈宕之間令儒首沮溺之徒得聞鈞天廣奏一躍彼岸何啻以七寶布施不肖頓首以俟伏祈台慈士性稽顙拜

馮太史請妙峯灋師解有門頌書

武林一別闊問杳然不審比日道體何似震旦國中天台一種子惟師一人不可不自愛倘藥餌之暇望一思有門頌註惠教爲感即日秋序凉風動物序生過客閃眼無常我輩幸受法衰倘一蹉過與庸人

何異斷鉢珍重作我單禪然會恙良已更祈
振錫以慰渴想風便馳既不多七月一日弟
于夢禎
和南

諸明公致幽溪書○臨海王都諫書 久別法座注想爲勞

午日登天台山中擬造蘭若一聽玄譚
以清俗慮而猶雨如注坐困小樓者十日已
乃遣人問道履知上人方登壇揮麈說法于
紫雲壘水之間徒有翹然下山焉已不佞兩
贋乞骸未蒙允覆只得勉向春暮一行佚明
春再作歸計方在懷念每手輸瓊然空谷重
以宗鏡之賜至讀楞嚴玄義上人傳佛心印
以救迷情幢旛著不可思議功德亦不可思議
何幸也羨羨不能成禮聊
道遠忱并附謝名具正幅

又謝書

篝上大登壇說法開悟迷途衆生功德無
不佞猥爲山海帶横擾幸乃抵家百

冗矚集無能遣一一介握一脫粟半拉麵香積廚
中作供具至爲佳品之賜則何當焉然不敢
不拜容少間當致忱也言下解縛會
中有人否有則幸以相示名正具

又謝書

向走天台山中不獲一晤茲聞且聞
失僕又沽沽升斗促裝西行未上再會
何日也蒙賜謝謝令師亦安定于
何特小衙象頒并附上名別具

四明屠儀部書

前會寺破肩中秋佳節敎請太
法師登蓮華寶座演說首楞嚴
經一眞破妄明了義于覺皇七處徵心現尼
珠于大衆攬長河爲酥而變大地爲黄金有
情無情人非人等均沾法旨並證眞如舉
情不任懇切佩依之至而弟子屠隆頓首

又致偈書

法師講經甘露洒心金鎞抉眼道俗
同敬人天來聽不慧得入蓮華座傾
無上妙義三生致幸矣頃乃以小女分娩往
一看之因內體受穢恐忍爲常敬所訶不敢
瀰入法壇凡夫無緣良可歎息故知愛河
苦海矣敢撰得谿偈四章聊寫欽挹臨風神
往屠隆
和南白

四明聞隱鱗書 不沾法乳又八閱朔況淪苦海何啻盲龜雖達一切本空其奈

六根擾亂髮日白而事日繁誠未知所稅駕
耳造化笑人可歎可歎乃者育公悶衆生苦
發大道心假鉢飯於衆香迦法王於靈鷲演
首楞嚴了義顯常住眞心豈惟有識衆恩亦
使無情發悉振露若龍歎喜無量乞發慈悲
枉臨救我四衆不任翹勤渴仰之至弟子聞
龍　和
南

又書

正我兄來拜師手教知檄期已滿法體
安三昧現前不言可上再讀思歸偈語語
醍醐言言實筏手書曰誦不能自已因根遇
此良師不能少窮餘蘊徒汨沒於紅塵苦海

中未知止泊眞可痛心仰視上剎巳若腐去
焉憶佛土矣河況極樂國邪承委決疑行願
二門及五百問經龍書實不堪登梓平生所
最歎者非敢方命惟吾師有以亮之我兄還
肅此附候愁居思歸偈先得二首詞理鉄繆
不足辱法眼幸一目之弟子聞龍和南

屠儀部致平湖陸太宰爲幽溪薦書 久不奉大敎神馳可

言隆比刻心學道苦志參宗繙閱藏敎叩請
明師大乘宗旨頗有小悟入遠天台無盡法
師者嗣智者大師法衣傳天台四儀敎觀無
理不詮無義不了叩之如弘鐘探之如巨海
蓋夙慧既朗藏敎復熟眞燭昏之寶炬抉翳
之金錍也東浙遠邇屢登講席靈蠢咸獲利
益龍象無不皈依獸於吳中似未有緣法隆
念明公人倫師模道門宗匠豈可不知當世
有此明德沙門哉今幸其以緣事出遊將來
度心推轂門下惟立進而與之語倘道法

精斷言不妄可作興都講開示有情廣利人
天同除垢陰明公之功德不淺矣師居天台
佛隴即智師傳法道場名山儼然靈蹟猶在
向無大殿崇奉聖師今欲募化人緣創此勝
事明公爲法幸作檀波勸化一言其
誰不信王臣王臣山民盛再頓首

平湖陸太宰請講經書 往年僕與敎門沈公赤水居公等其募建舍利
殿今將落成任持無爲上人擬講楞嚴妙經
以報答諸檀越伏聞師道行純備內典精通
敢請飛錫肯王發壇講演緇俗不勝仰
望居士陸光祖和南四月十一日具

四明楊太史與黃邑林侍御爲幽溪護法書 興丈
不相聞問且十餘年於此矣吾兄弟中如丈
知復能得幾人邇今踈闊至此豈情非不念
之實苦纏縛擾擾度日耳日者道兄何假想
山中靜攝神王天全丈是桑幾弟身中經濟

百不聽一恐更須了償舊孽中業債耳不肯
向以老母故家居五年已已歲爲薦書逐出
變命之六行與禍會昨春即遭先慈之感扶
服奔歸今已屆小祥矣究轉草土中初不欲
生倘從是遣先朝靈即期與丈握手再敘生
平其何日之有言之哽塞茲因天台無盡禪
師歸附此爲依其人戒律精嚴經義了貫此
行原以講經而來茲歸將復闢講於太平梆
纂庵恐庸俗凡夫不知皈向或致陵勝來丈
破格一護將之此大功德事故知丈之不斷
也衰中不能作莊啟統祈亮原不
盡午日制年弟楊德政再稽額

黃邑林侍御請講經書 日承清供經籍之惠感仰大慈未可云喻思議
矣緬惟大龍道場將告成事皆大歡喜此之
功德其誰比隆師之力也弟敎門宏演契寡
孔多茲敝邑雙雲塔峰之側瑞相禪寺法足
性超等竊閩古剎重興梵修唯謹願念覺悉
尚迷諸天玄遠敢會大衆飯僧大師幻此
爲吾嚴弟一法界迴者杖錫會飛雖非常住
郡有夙緣固知師不我靳而超等猶懼奢信
未孚福力淺鮮更託不慧代置宰官爲洛喻
衆慈允肯來開席不慧當爲護持則紫阜雙
雲之浮屠數級將板地柱天即瑞相一古佛
堂未必不與祇園太子爭勝也若近世所著
稱彌陀諸名境豈不隘視之哉幸惟戒從
領法音臨楮曷勝懸
在不慧生名具端幅

屠儀部致黃少府爲幽溪護灋書 隆竊伏享春雅聞老公祖
方今人倫標的吏治冠冕私心向往欽挹之有
年敝同年王太初數遊書招不佞爲台蕩之
遊擧結名山樂觀德化神飛可知乃以尚平
昏嫁事羈人而王澹叟亦驅車南去遂數晨
糧嘗結念寒拾應化智頭梵修道場天台佛
國乎至今不之名德沙門矣隆從佛隴幽溪

法師無盡燈遊此沙門精通三藏力修教觀
嗣智師之法衣弘台宗之絕響屢登講席開
示眷信利益人天不佞隆之從事佛門賴此
倫提誨多矣茲赴黃巖方山序名講法所
在時有魔事闡提無賴或有烟燒非得宰官
弘護講席不安敢乞老公祖轉致下情於署
黃巖事老公祖發一紙鎮靜此山了此善緣
法事幸甚感甚手勒此牒台亮萬萬隆再頓

屠儀部致劉司理爲幽溪護法書 山民頃入武林南山與歐
道友虞德園居士禪棲兩月方修出世大事
而東西過報時入山中教夷跳梁廟堂失策
野人雖結蹴蒲團乎未免漆室之憂因相與
抵掌海內眞正大英雄異日足負乾坤擔子
者虞君首推敝台州理劉使君使君氣桂喬
天匈苞三界且盛延攬豪俊究心時務今天
下必有事矣匡扶整頓數必有歸如謝太傅
之於晉李鄴侯之於唐皆玄宰主張弄緣人

力民采近代士大夫之論往往以此事屬語
公卿公務力民以離蠹盜虛聲海內然生口
抱負實有不止於此者幸不爲人知叢棲公
欽可得終老矣民有方外法師無盡沙門請
通內典嚴持戒行爲方今佛法龍象山民委
請有年會信依皈甚衆近赴黃巖道場開講
貽書不佞求明公爲法門弘護仍望轉屬黃
巖視篆□公同作大功德王幸甚山民仰觀
公千秋豪傑故敢輕瀆
此訊□□□□□□□頓首

屠儀部與□□府爲幽溪護法書

不佞隆家句甬距天台只尺想望明公風采聲欬私心欽注之日久
矣友人善王鴻臚太初王太僕擇叢諸道
民爲寒明石梁之遊瑤託未往山靈要人爭
伯爵公登同年同事司馬署中一□貴須管一
一札侯之且與訂天台之約寫書者爲一多
門想尚未達也侯恐伯嚭書至便欲嚴啓旨

矣子晉治桐栢宮到阮入桃源石梁長亭庭
豐干寒拾應化靈巖智顗大師演台教佛隴
隱禪勝蹟此土爲最多道民神往可言佛
近有高僧無盡傳燈者精遍教觀力紹台宗
性地開明德行醇白法門領袖也含信皈往
不佞隆亦師事焉頃赴黃巖方山弄名講席
恐有魔阻法席不安求老公祖爲山三資作大
功德王須一禁諭鎭靜此山終此勝事幸甚
幸甚惟公祖人倫準的大道宗盟故不敢以
未同自外輕瀆尊嚴不任皇悚隆再頓首

楊太史書

春抄得侍坐末與聞義迷途之人
幸藉津梁爲幸已大又辱惆念哀憫
王持法事使家人之寬歸於故鄉沉瘵之
發彼樂土則所實有大益於不孝寧可爲報
哉卽師固以曾度示慈悲不以屑意乃不孝
凡夫之心何能已已則來又復三月餘念仰
法從已歸山中白雲紅葉滿溪紫煙遲想
心更增翹曠不孝樓樓塵中日復一日雖欲
往常切而罪過日叢近接翰札敬剖指示不
勝慙愧何時得更親慈容披領聆教是儞愚
之至幸也上足去附此爲候統惟鑒亮
不具秀八月朔日不孝楊德政稽顙

永嘉何無咎書

阿師比來四大安和否唯有皈
基弟子鹿鹿塵坌苦無會狀未皈
知何所說不識吾師何以開示四明故來
多佳士師法旨玄義如須彌山王逖雲法雨
何所不被弟子輩皆凡愚諸佛所最憐愍師
獨無意耶異日當肩數過赤城三市遠座幸
不惜一轉法輪也已足來拜同歸浮丘二書
亦獲年兄寶珠弟不得吾師片言恐不爲
有道所齒豈勝殷栗頃有白門之遊欲行
古長句奉懷録不成語藤鉢一函幸祈往臨曆
明初上人爲道相億八月
十三日弟子何白和南

緇雲鄭中丞書

日望括旋爲寫僊羅之勝不知
入腹也衆緣既集勝事可峯矣

心人人本有弟以法喜神化率未有不恭心
者助緣護法須得本處宰官信士已作五書
遍付其出力此可如願勝于他伏熟討爲便
故行之爾道場不宜婦女混入似宜嚴禁雖
加之意更珍道體爲慰翹鳳庵得老成任持
以一遍經宗者侶之二能作務者堪之爲妙
可一一相訂期畢而至今不別招無虛
此願望之秋前一日具名正楷存

又書

秋具尺牘專力訊講席起居至則師已還
天台矣會東嘉人士道法誕之歲甚慰了
心上人來得手劄更悉劄音一鳴六種震動
弟不知東爾獨象有餘法者否此正中此丘
至又欲屈上堂了玄義此自義舉但恐維摩
示嘿斷此葛藤耳然爲百松未究之緒了此
途爲壁觀亦無不可今授自知他人無能喻
也思裏書在冊中不審師謂何不佞再奉新
命有如登場戲劇心已厭之卽當整辭謝厭
隱都門莫與諸善知識作期同出生死耳此

丘旋草草不既己卯十一月
二門谷潭逸客投璧和南白

屠儀部書 法師久住名山弘開法席導引善信
廣利人天寶花繽紛香供絡繹偉矣
盛矣不慧久慕樂邦尚沉苦海雖熏修之念
不忘而攀緣之塵未斷追憶與師周旋時于
今未免退循所以鞭想巾瓶皈依更切耳舍
利理公上來參便布此爲訊理公佛法通利
高足白眉耳訪名德皆大透語
美之美之因風契結達存頓首

林侍御書 項會知駐錫幽棲茲聞又浮杯瑞龍
之河指蓬萊矣公彼此去住莫非緣
法廼不敏俗士寒山幽左初緣則甚悵惘也
聖高明勝迹實窗萬八千丈上識雖是靈花
藏紛之惠則香積妙蓮莊嚴一切世味坐忘
矣即習靜小樓跬步不出皆公賜也謝謝外
舊作書扇一柄奉寄矣慈慧一覽遂爾東諸
名公爲道材也當專修以討謝小樓夫作造

丈不敢率爾附廣八月
望前日材生再頓首

四明沈尚寶書 大師倒念斯世隨分律梁闍
大闡宗旨弘宣妙諦鴻恩切照
窮非復可解遠去年飛錫下臨猥以凡夫荷
蒙汲引而先太君冥福庚叨普度西方當必
立證但慧心未朗猶帶無知竟不審作何歸
地宗藏之中首身莫顯輙又念道力與作功
德斷歲如恒河沙實數譬喻所不能及矣鴻
從解年世味已擔凡八闕富貴福澤名譽是
非差可不關其靈明只此生死未了近頗能
持蔬奉律先遵五戒之首未度先期度人拙
集慈向聞已達于尊聽謹奉呈覽教頗不謬
于如來否獨辱委作講堂大書自知醜惡闕
筆許久秘藏來云正虎顏以待則鴻之適負
甚矣借二聯塗染以塞諾責恐不可用以
累萬方觀瞻耳鴻方買舟北征定省家尊以
詰旦發冗次草率具唐法從待候指教啟我

愚癡杓勝禮
仰鴻再拜和南

林侍御復書 歲前接雲廣令徒書廼聞杖錫還
山將今正樂開遠訪踐石梁之約
又緣職念倦于展穀亘山靈厭我凡夫而尼
之耶茲承翰惠幸獲瀕禪爲識良多誌章把
成梓完希以副本寄
教河如賤名正具

介山如法師書 師王南乳機子并遊萬里相應
未外編吉尊者一毛孔耳況塵
下方奉眉間白毫光明四花六振即無明爲
真朗三變千漏以永嘉爲嘉會若是當不慧
宋弟與座下時相見胄而半坐風月未許他
人分那並頃在京師會逢觀老人談緣甚遇
此老孜孜以開戒爲念適人三獨於沙門一
宗有意作大檀越諸當道中一時聆耋豪道
者不下數十輩故生戒發偏行官莊聞但嘉
解粗師名未免孤落吳江之講耳得座下飄

然而壯末弟願以弘誓佐之俾吾祖九旬之
玄不闊南壯一何快哉此座下於是必宿願
願毋俟餘人之喋喋也仰雲爲法門之誼不
遠千里遺弟且有永嘉之行故附入行爲訊
臨楮莫罄欲語七月初四
日寓歸義寺弟傳如頓首

馮太史請修法華三昧書 去秋一別怨焉至今
伏想法履勝常爲慰
去冬曾付一廣梓上人爲今歲懺期迎主法
席屬將事有所避不果投明歲懺期圓滿
惟霽然臨兄至會請法華懺爲諸懺中王我輩
誓舉生修習而勝果三期爲之弄何嗣當釋
勝地隨修五門旗鼓非師兄誰屬首事仲春
先期布此致居來退惟爲法門珍護謹啟七
月二十一
日夢禎具

戒林虞司勳請修法華三昧書 象駕載諧瑯秀
鬼窟會與塵豕

同心寧忍半提令類珠不全現乎行際庶
未得師侍肅箋勅請惟師終之潘拌公之
也貸上草草○給得優人神人事畧二紙俱
懸下錄亦能措為又不敢草匆匆不成字煩
史譯耳大抵師志中已有之矣桐柏一派
正一教與智者分途而晉皆天台之派所藏
也欲得其詳當發求傳錄之地日書簡欲積
大不易檢逸早病便發付史侯寒山子事應
附釋門推尊意則兼力疾草草○欲進藤一
談款逆無邪不作遂與駕之都城十笏居箭
問人苦矣幸道駕尚在僑與良語也病中
錄得羅人神人二紙想多亦出至于同馮子
徽一派隱得極詳而書志寥寥眼昏手顫無
史可屬筆者不能盡錄也而侯專見識崖詠
史詩已錄得一二日事覽矣王金兩孝廉欲
通八行報病不得爾奈何候閱之○介公
傳慈旨令取圖帅像為繪像并寄不意出擅
府久新物致不知聞而參遊必丁凱陳海未

歸無可當介紹者乞二手札屬不豈尊致金
中丞可藉手屬中丞致劉御史渠易矣聞宙
日海門之譽不一自非杯渡不易乘槎也謹
候○須三關中遇公祕書云亡亦老成之見
也古有銷金人而為劍戟者被用借寇兵況
吾行何詞以對幸少須史帙總收至如中丞
指可也十七吉朝且移置座上是日中宮為
報擬書撰爲攝提妻籍東南之行亦未全吉
他日總戎或許鑑利載難無順風彼岸可
登矣午日訊歸度朱說也出舟日昏草各不
多及○不慧喉舌俱廢肆此欲掣無緣追隨
八部久矣說法今第幾卷想不待勸而終翻
四衆之望也鐵佛行不此時中丞左遷海防
加肅當與梓公歸日總戎夏至旋卿似應取
符而往乃無各耳蘇二百亥飯僧人乞入之
少間且待也○涉移江幡不且莫謝榜人總
戎之歸符可致餘艎未可必致也幸酌之署
未小而敝大荷片幾系存人僕僕職當稍爲

乎鄴院詐言涅槃今定何如弁一凱强執之
恭筍患狀況二器庫供餘不多及○火令大
不宜於火疾人無論是非藏客如祝融發或
飾寸孫尺鐵亦抵去真成牛馬走矣翻得展
算卧檢書又檢出隱人及隱論士繼進求益
隱人何必王喬洪神仙隱與隱經亦當列于
方外若呂巖之黃鶴樓廣福寺何嘗久停鶴
馭乎至今吳楚之耒不能遺也不慧所以求
金矣若隱士宗閣僑流厚頗欲從總傳分之
徐諸伯王徐則張伯雨諸君尊稱東方洪崖
之隱彼亦並之矣惟師總裁焉錫何時飛有
二是求業六塚上致兩檀越既入法界詎是
未同之言也一字四悅雙發三詩且洪且儀
十既卡鐘供十得友苑我精汗猶之清涼耳
奉慈指入之詰朝得露花雨霏或能待承未
盡之論也隱史四帙錄過求歸贇肆其佰侯
焉見作書草草○弁京檢得優待四鼎奉書
史分錄之二書多帙無檢爲不全之物也正

一派是田虛應至潤仁方遠爲一家塞出于
似志中已有當另立一名稱入與傳將道士
之失可也三洞尚有名珠據城其泉七籤等
書未盡檢師猶可參之異教一二書後遠能
一面盡所欲
言詠上草草

四明周太史請講經書

嘗聞西方教主獨稱無量壽尊安養邦聿顯
蓮花勝會金臺光品不外一心正願往生無
勞彈指葉凡夫爲於塵擁春戀娑婆慧性淪
於昏波雖逃輪轉是以釋迦文佛廣示一十
六觀之門彌陀如來弘開四十八願之法使
賢愚同臻彼岸普晉共出迷途修行捷徑莫
逾於此茲者阿育判賓殿住持理公
欲啟法筵闡揚淨土若非老宿之尊嚴曷遂
人天之瞻仰敬用奉迎先此馳報盡闡慈範
圓融妙觀常運無緣之慈拔濟群生定
知有待之請勝不勝惓惓名具正幅

闍司成請講經書

恭惟大法師宗說二通行解兩足接天台已墜之正傳爽
法華殊勝之三昧浙之東西人無緇素咸法
慨法味稱其露門獨禹穴故墟密邇壽室衆
生薄福未被圓音茲以屯菴上人推讓之誠
洎闔郡僧俗懇勤之願與香虔請白麓嶺臨
生鳳親道韶仰贊勝緣豈勝欣忭敬附短函
奉迓巾錫惟惠然特發以慰四衆幸甚幸甚
又法席宏啟海衆駢集宜求靜域以安衆棲
非闤闠之間惠生得失大善白塔惟法師實
命之俯請臺
貽再頌芸

陳王政請講經書

恭聞大師妙悟三乘勤行萬善冥探宗極廣闢度門囑難
未獲參承而高慕德音風飯依恒切矣茲者淨
衍此丘信心檀越僉欲傾聆玄旨聽仰慈顏
啟大善之戒壇演法華之妙義仰祈大師俯
念衆生特垂矜允法駕光臨于彼土慈航普
度夫迷拜感戴何涯功
德無量清和前四日具

劉春元兄弟請講經書

竊今擁紫法座者皆是求高讀眼孔隱踏鄉根
者爲誰維是大師芳名耳食久矣昨一識荊
拈花妙義滿盤應現莫遠在語言文字之外
大師真人天眼目哉人天眼目哉數里大善
古刹新建藏閣向承冲菴禪師提示一方愚
昧頗知信向今渠仰服大師特甚欲鑒法駕
王盟心更切於生輩竊意人生會聚自有定
因冲菴師能推讓無盡師無盡師能使冲菴
師推讓如此必越國衆生有緣矣況剡中三
年閱藏之約大師已俯允三年中隨緣任錫
致周陶二先生隨順大師初心而又況其桑
梓地乎賤兄弟荒陋敢當檀越然而歷歷此
中不敢自隔於如來亦既有年仰惟慈悲憐
憫慨然辱臨越人氏幸甚諸
人天幸甚塢巆合卜和南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八

疏

陳少主皇太子請智者大師菩薩戒疏

竊和南仰惟化
道無方隨機濟物故設因立緣引天人昭彰
光輝託迹朋友比丘梦入符契之像久彰和
上來儀高座之德斯渴是以虔心七淨渴仰
四依度三自歸之何以加戒之法永固寫尋
內外兩教大小二乘竟道尊師出來尚矣伏
希俯從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
今月十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菩
薩戒師謹遣王書劉潛等申誠敬殊未宣悉
弟子潤和南
正月十三日

晉陽王解講疏

菩薩戒弟子陳靜著稽首和南
十方常住三寶虛空現前

凡聖伏惟法王法力慨三界之羈愚無爲無
爲闢一乘之與典溪宗絕稱御蓮花設立名
賢智難思借實珠而喻理殷勤弘匿始則大
事因緣指掌言提終令小乘解悟接須彌
世界未足爲難開秘密導蒼生斯爲勿易天
合頭闍黎大師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
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仰州來儀聞得極發
高軒暫殿廣闢齊竹聖衆雲集奄景委興
奉傳燈之暇共抱慧河之流法侶欣復神感
踊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受水雖蒙法喜蒞
袪蒙蔽之心徒仰暉於終慎後動之處但日
輪馳驚懷和之響不留月輪迴轉經賤之影
難駐適序余兩傍收寶軸於論慢軫鶯嶺之
說何明清梵停音息山之門方息有離有會
數自奚言發法敬法辯湊無已謹於今月十
三日解講功德仰設法會令度人出家又奉讀
音菩薩法身大士採危援難利益人天奉造
靈儀即日營繕用斯福善上資清廟聖靈以

奉爲自日至尊願御膳勝常安德宮大后甚
隆寢興納豫皇太子起居萬福諸王咸
保嘉慶末及弟子自身并息諸等內外眷屬
一切因緣壽命長遠身心扶樂唯願顯揚三
寶遍逢五乘戒與秋月俱明禪與春池共潔
生生世世與闍黎及講衆黑白見聞覺知恒
結善友恒將濟度返同智德奉智勝如來復
以梵王魂雷音薩覺或見生安樂世界或處
兜率天宮俱蕩三乘行俱向一乘道恒沙菩
薩爲伴侶恒沙國土爲佛事得法自在得心
自在同修七覺分同趣三菩提虛空有盡此
願無窮仰希幽顯證明法界怨親同入願海
迴向薩雲若
爲無所得故

沈儀同請智者大師開法華經題疏 儀同公菩薩戒弟子

吳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乘者大士之所乘
也蕩廣遙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

仰惟德厚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開法華
題一夏內仍就剖釋道俗咸蒙延佇甘露道
悲利益不遠本
誓耳謹和南

隋晉王請智者大師授菩薩戒疏 使持節上柱國

太尉公揚州總管諸軍事揚州刺史晉王弟
子楊廣稽首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
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
心已上金剛已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
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
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
天大王天龍神鬼飛鷹隱顯任持世界作大
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
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
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前興即如
來性無明俯臨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
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謂御世雖備歷生

[illegible]不爲善不可勝計[illegible]
況染塵勞方能厭離於王路運本化菩薩爲
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爲方便如彼
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於皇家庭
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仰鍾妙機須悟耻崎
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途戾止息於化城誓
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爲先菩薩十
受專持最上譬造宮室必因基址徒架虛空
終不成立弗揆庸懷抑又聞之孔老釋門咸
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
本爲和尚文殊師利冥作闍梨而必藉人師
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陀波崙詣
寵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
敢爲虛說深信佛語肆遵明導天台智顗禪
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戒珠圓淨年將耳順
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
挹成風名稱普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
遙注命駕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

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謹以今開
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
僧齋飯敬屈禪師授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
制止方便智度歸依親奉極以此勝福奉資至
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
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即日種羅睺業生生世
世還生佛家如日月明之八王子俱出大
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或等侶俱出有
流到無爲趣平均六度恬和四等衆生無盡
度脫不窮結習邪於始心終於大悲於盡
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
成就皆滿願海揚廣和南

智者大師石城莊嚴彌勒像發願疏 稽首和南三世諸佛

伏惟法身無像隨機顯現淨土不毀人衆見
燒淺瀆將來靈塔地涌劍山大樂誦蒙嘆咸
三處尊儀表式三世慈善根力利益斯土但
年淡歲暴聖跡淩湮諸佛影象若淪衆生善

僧使獲來龕崇重疊多寶妙塔如意分身遍
毫金光分宵破暗應念彈指自室空聲有一
於此已稱靈瑞四者難并豈非希有自曇光
坐滅之後道猷身證已來與公飛錫所不能
稱靈運山居未有斯事盛矣哉是我大師證
道之基趾也至矣哉是我良田之報歲也詩
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經稱知恩報恩諸佛
皆爾近歲雖遵誠約修構祇桓多慚布金止
因由宇庇同心淨域勝七莊嚴幸僧衆無廚
裏修不缺冥力濟拔人功多愧今遣員外散
騎侍郎兼通事舍人張乾威送僧使灌頂等
還山於寺設會瞻省捧足十方三世一切三
寶無量幽顯現前大衆以此功德仰資先師
智者早證正覺具如臨終證現以生安養順
來晉瑞久現彌陀躡武觀音遠衛大勢回眸
東覩不捨娑婆轉輪南閻浮濟震旦滄溟巨
海尚不滯於滑流高峯峻極安苟拼於微塵
敢陳薄供願滋靈覺常使無邊法身盡承甘

露無量化影咸進醍醐涅槃之不可窮服
若味之不可竭盡我念力道我師之道消我頑
情滿我誓願現在未來長慧提拔家國春爲
供入大乘密往潛來恒垂影響歷劫障累消
除隱塞究竟等虛空圓滿如法界斯則大師
勝力諸佛菩薩弟子含慈出如來藏無離文
字似求解脫文字之性即解脫也不着世間
如遵華嚴常入於空寂行遵諸法相無罣礙
猶首如空
不可依

皇太子於天台設齋願疏

菩薩戒弟子皇太子
總持和南十方三世
法佛報佛應佛法身應身化身諸佛所師所
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丘
僧常世間皆空而空不空諸佛妙有而實不
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妙名至樂
凡情莫報皆生極苦迷之者則生盲蹈首得
之者則兩像玄來弟子幸憑勝緣微因宿種

方便智度生在佛家至尊皇后慈仁胎教耆
八王子日月燈明之恩十六沙彌大通智勝
之易加以昔莅淮海欽尚釋門先師天台智
者顗禪師膺請江都授菩薩戒由是開悟歸
憑有在而夢檝託諷於木先願合掌安禪端
坐示滅于今數載儼然若思適現儀形續放
光豪彈指之聲震于龕室僧使報諱遐邇聳
聽皆由佛法倫力感應相關汲引合靈故現
斯瑞肅奉明詔皆欽臨國巡慰淮楊衡嶺取
衆思報佛恩少酬師道以今大隋仁壽元年
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謹遣員外散騎侍
郎通事舍人張乾威列天台山寺設齋飯
暇讀八水多慚百味庶同純陀之末供有如
淨名之遙請色香湔歡徧滿十方歡喜甘餐
寧唯百億天龍神並希雲布任持世界盡
望星羅以智者之分身納師資之攝受經稱
信爲能入智爲能度願消苦露咸濟苦海恩
覺穢土遍同淨國天殿地載長轉金輪七廟

太宗永安玉座本支百世紹隆萬紀男女齒
素皆桑大乘水陸空行咸知佛性須彌入於
芥子未昇成難食須猶如巨封曷以爲惟井
蛙不識江海故褻安知鵬翼以我今識金乞
氷消以我今識皆入願海發菩提心徧在諸
物嘗提心者即是佛心下度衆生上求佛果
不可以身得不可忍得以無所得得菩提心
無所得即是得無所得稽首歸命十方三寶

荊州道俗請智者大師講法華經疏 道因寺僧慧威

弟子陳子秀等稽首和南竊以法門不二理
絕言忘應病隨機假名相說雖復常居寂滅
而廣示威儀不起道場船界自在誘度
迹現淺深音是有識津梁含生拯汲論其
引真不方便爲先諳其提携無非譬喻爲本
宅中童稚識三車而競出傭賃窮子知糞穢
之可除仰惟禪師居不測之位懷善治之心
道實三空智階百法暇欲奉伯宣揚法華一

部辰僉邠伯衞無小功微尚復布政策臨宜
析下況復觀滋三點高修六度必圓術就所
誠留心鑽仰漢皇白水由昌大風桑井可嘉
無容默已庶令貴賤上下咸識一乘大業小
枝等蒙慈潤幸使高源鑿井速見泉脉悟
昏迷還仰普賢觀迹衆情罔仰陳艱謹請開
皇十三藏
八月十日

蔣山棲霞寺請疏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
聽慕剛德仄菅屢遷展觀以
來炎凉甫隔洑淪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澹而
無涯論峯嶷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
樹馬鳴之文莫不窮其理窟究其津妙恭雖
不窮少遊講席窺說南壯經論三十餘年求
其奥旨不倦觀諸法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蠡
循波龍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稱壯回惠
永之逢遠上首即剎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
安勝地者也恭雖陳薄竊欽往彦但所居棲

霞寺乃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鑄
山現像顯巖敞殿似若飛來無漸踊出若其
林泉爽麗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亭晝歇自
昔高行是用遊寓故寺衆齊誠請延藏德推
顯傍觀曇摇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盡納處
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府生神顯
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域與鷲嶺而長存法
寶斯傳等鶴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
月六日 保
恭等疏

吉藏法師請智者大師講法華經疏 吳縣會稽 嘉祥寺

吉藏稽首和南伏聞山號崩苑道安登而說
法峯名匡岫慧遠棲以安禪未若玄嶺法灑
接漢迹霞齊堅飛流州天台日赤城丹水侵
宅陳匡佛隴香爐聖果福地寂經檀美孫賦
稱奇智者棲憑二十餘載禪慧門徒化流遐
邇昔同嵩英彦總解通經法淨俊神正傳藏

累若非道參綜學德侔補處豈能紛論法
定慧兼深至如周旦沒後孔丘命世馬鳴
終龍樹繼後如內外不墜信在人弘光顯大
乘開發秘教千年之興五百實復在於今日
南嶽叡聖天台明哲昔三業住持今二尊紹
係豈止灑甘露於震旦亦當振法鼓於天竺
生知妙悟魏晉已來典籍風謠實無連類釋
迦教王章英發疑盧舍法王普財訪道敢緣
前迹諦想崇誠謹共一禪衆一百餘僧奉請
智者大師演暢法華一部此一典象聖之標際
諸經之關鍵伏願開佛知見耀此重昏示真
實道朗茲玄夜庶以三千國土來稟未聞百
劫後生奉遵大義菜場戒節拼木將歸摇落
山莊玄黃均野桂巖玉藥菊岸花榮彌劫年
聞之心顚傷緣覺之抱吉藏仰謝前蓮俯懼
詢求既憚推沒但增戰悚謹請開皇十七年
八月二
十一日

宋元通法師續經發願疏 昔陳隋二國師智者大菩薩嘗說書方等

經唯一卷存耳四明沙門元通謹習真蹟續
書三卷以全之又慮真蹟歲久紙潰仍書弟
四卷預備其闕復集智者所說方等行法共
成十卷新故計六卷永鎮于天台之大慈焉
功已發法智者湖南道林
寺造塔願辭聽伸大誓云

沙門元通稽首和南
十方三寶伏惟先覺佛猒至言匪響冥真絕
思濟一物安寄稽首寂境靡得極惡忘知萬化
任紛一如彌湛稽首滎詮大道諸旨玄章肉
骨神丹昧岐真月稽首拯危殞質酬素混流
悠運佛謀偏情被澤竊惟鬼昏夢作冥冥沸
視於朝陽目眚花紛眩眩不逢於神藥長歎
四生之出沒修夜未明寤思萬有之浮沉太
虛數驅欲證無身無生須崇厄誓良由故迹
香供細和頂血繼智者之真蹟全方等之要

紆集此殊功莫嚴勝報元逼伏願餘生若[illegible]
惡趣永辭歸神明於寶坊謝恩累於塵界然
躬大覺問道至人盡真域以咸游是法王而
嘗供耳歷玄旨心旋本源一相不存萬境俱
與四重願海常自沐神十種度門常當踏足
高位階於極證大慧等於徧知恒沙之音
聲宣塵點之經卷爲調御者作天人師然後
却入諸剎嘗應羣倫化九界之衆生洗三種
之大障游無間獄代以長然生邪見家誘之
速離隨靄飛之需欲令應念以俱圓咸鎖幻
化之邪永盡空花之界元逼又念綴以餘緣
尚流諸趣或因大罪忽墜苦城從發長辟百
骸亦願即逢諸佛塵塵處處每與追隨劫劫
身身常爲給侍聞正法而大悟蕩細惑以
源仰惟至聖以冥賚使衆願言而成足浴
輪之遊運樹一志而弗發會躋寂默之
居衆伏之
頂謹願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九

序類

唐梁翰林天台止觀統例序 肅

夫止觀何謂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立大中以御正乘大事而總持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以體神靜其迹則一毫之舍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窮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

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得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大爲小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秘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蓋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舉假則無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

門大教陵夷若是蓋由未辯文字之性離迷
循物持之功展惟昔智者大師降生示世於
數玄德大拯頹流咨覆簣於大思振絕維以
龍猛命家作古以中觀爲師宗立極建言以
上乘爲歸觀行灌頂頂公引而伸之故若
弘持廣有記述教門戶牖自此重明繼之以
法華威威公宿植不欲于素復炙天宮威
公教承如水傳器授之於左谿玄朗天宮公卓
絶天機獨斷相沿說釋遣値我文載敢於毘
壇湛然公間生總角穎悟左谿演相器之異
誓以傳燈尊言止觀二門乃統萬行圓頓之新
說一以貫之歷續承四世年將二百魚魯外
訛不熱同異方將繹思津導玄流遂廣序記
疑旁薄今古質而不野博而不繁著輔行三
凡十卷備前聖廣略之旨允今人勝劣之
豈唯錯綜所聞將以隱括所治所治郎行之
多之妙運遮階所開唯解一眞之玄覺斯
夫行有岐路則始終天隔解無方隅亦退

隨類建言輔行以舉其全故自遠方來謂
請僉聲家發覆孜孜日夕孜孜幽贊欲書
弘道之將行不孫運矣杳乎末學輕
議止乘其猶爝火增輝二曜前矣

崔尚桐栢觀頌序

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一八
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
有洞天號金庭宮即右弼王喬子晉之所處中
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眞之靈境故之
有初強名桐栢焉耳古觀荒廢則有道之士
往往因之壇址五六趺迹猶在泊乎我唐有
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
桐栢觀蓋以光昭我元元之丕烈保綏我湖
家之洪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瞰于
仍之餘抱陰濤陽審山回勢東西數百步南
北步如之樓山嵬峩四野皆碧茂木鬱蓊四
時僉青大壇之前橫嶺之上雙峰如闕中天
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垂
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不杀翠屏可倚也其

木珠條可攀也倚花壓草春秋競發幽鳥啼
猿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
剡川北通岫岑相接東亞入滄海不遠蓬萊
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拯括輿秘書爲秀
絕苞元氣混成鎮臣地而安靜非夫神輿
偃宅偃得神書其孰能致斯哉故初營天尊
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覆其上三井投龍之
所時有異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詳也
然后爲虛室以鑿戶砌層臺而累土經之爐
之城之翼之殺日月以爲光籠雲霞以爲絶
花散金地秀遙元極貞侶好道
是遊斯急斯我諫師孰能興之

宋晁待制仁玉般若經疏序

陳隋間天台智者大師遠稟龍樹立著
一大教九傳而至荊溪荊溪之世有新羅來
者曰法融理應純英數此教播於海外諸
國與中原金極矣唐室喪亂典籍蕩盡雖此
我不可亡若亦幾乎其存者然果得出而

既覆先升堂入應運而來朝自見我有宋之
初此敎復尚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
缺是也然有臣而不至與夫至而非眞著
右王經疏亦至有二本泉處其爲昔法師
燓納且本傳者師所訂頌支偈其其所問
二十義乃未其所謂仁王經既信即授諸海
無何中流大鳳驚嘉數人會無以息龍神
之意遽投斯願以慰安之法智乃求遺記者
二僧皆信受論文以歸既而二僧喪乎日本
至元豐初年賣乃持今疏二卷來四明有沙
門如詢因謁得之云云智者慈雲法性爲
止觀而原滅譯迦之道今方處於越中異日
會當周於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大抵
吾宗所以家異它家不容同世俗語者其雖
三千乎其
唯觀具足

吳鑑菴居士重刊刪定止觀序

前哉救世明道之書不圖復行

以心見性以成佛者從拈之傳[illegible]
大慧杲公皆卓然竪立教道於時宋南渡之
初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而經之傳
爲應菴華公密菴傑公破菴先公及無準範
公凡四世範公之傳有斷橋倫公雪巖欽公
當宋之季年宗門耆宿相繼淪謝而二公獨
唱道東南以振揚宗風爲己任可謂禪門之
柱石矣倫公之傳爲方山寶公而禪師則得
法於寶公故其門戶嚴峻鐵關聱捷無忝於
乃祖其居華頂四十寒暑若行堅守足迹未
嘗下山不起于座而道價之重與動退遜此
其爲道豈非有光於臨濟之正傳者乎初欽
公之傳爲高峯妙公山峯本公而妙公宴坐
天目山上設死關以待學者終其身亦不下
山其與師所實冷門宗任行故其爲道若出
一揆入國朝以來論使歸濟之法復大振於
東南者本公及禪師而已可謂盛哉禪師沒
既久弟子道昌等裒其語錄將刊梓以行來請

予爲序予於禪門之道其淵微與高遠者誠非
所能知輒述其源流之所自書于首簡庶使
覽者因是道序則思過半矣至正十七年歲
在丁酉六月甲子中奉大夫前翰林侍講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同[illegible]經筵事黃溍序

曇噩無見語錄序

默說而當則或默或說而盡
道默說而不當則或默或說
而盡物且默與說拄此而迷於物拄彼拄此
者有以予之在彼者亦以受之則知予者以
其所當而默其所不當受者以其所不當而
求其所當默夫將欲以不當而求其當則世
尊之拈華迦葉之面壁臨齊喝德山棒擎叉
打地作舞輥毬從上祖師機用之別其擎
石火閃電光箭鋒直而函蓋合默說一致道
物兩冥予者受者俱成蹉過又何有於當不
當哉無見覩和尚既佩方山寶公貞子之印
大坐天台之華頂峯上爲法[illegible]度四十年其
標指之際發蒸之頃此吾而彼受因悉錄之
以貽將來其弟子寂庵止人光師一日出以
示余余讀而歎曰此集永嘉所謂默而說說
而默大施門開無壅塞者耶誰佛果以默說
之要傳般若之道於虎丘自虎丘一傳而得
應菴再傳而得密菴三傳而得破菴一是皆能
以默說開般若旅門而無壅塞者至於無準
斷橋則默說一致道物兩冥般若之施逮華
頂而此錄出矣然而議者以爲存此錄於施
門則般若之妙偏於說廢此錄則於般
若之妙偏於默審若是則此錄之於施門存
可也廢可也具眼者試定當看徑正於戊戌冬
住國清其
丘曇噩序

曹君煥題行天台山序後

序故宋天台尉章公
所作章由科第進身
與余祖霞寓翁托斯文之好序未及傳而以
代公故以稾畱延祐改元己尹修公復訪赤

城過余崇節堂問以山川之勝因徙是稾曰
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踏其故轍以遊之
乎及代乃長擢載爲蜀車藤萊命余同往焉
所至皆荒寂無遺跡降鑒桓既月乃周歸謂
余曰是序也會圖經之不存也蓋覽諸石以
傳承遠後來者循而知之無遁寵索登之難
往往者或舉似人而有指掌之易固不常數余
遂録諸梓然其文無所損益者蓋欲有證古
今發興
存亡也

明徐一夔何憲副集天台山賦爲詩序

天台山在越之
所名雖不齊於三嶽而神秀所鍾有雄麗絕
特之觀焉晉孫興公爲章安令嘗慕其勝著
爲天台山賦其賦既成以示友人范榮期曰
此賦擲地必作金石聲茲山之勝古未有發
其祕者自興公始發之其後名公鉅人若唐
翰林供奉李白元余文忠公闕皆有作以詞

其學塲李翰林有至天台曉望詩余文忠公
有劉農匪桐柏詩其詩妙麗擒多人口而未
有集括孫賦而類爲篇什者也僉憲宜城何
公行部至天台觀其雄麗絶特之狀左顧右
盼有不欲捨去之意然職在巡訪勢不能窮
幽極邃甚懸嬉焉方外士有以趙文敏公所
書天台山賦刻本獻者披而讀之目之所造
與賦之所及意欲而神會遂集賦內所指景
物如東坡先生槩括陶淵明歸去來辭爲樂
府故事以䕶詠焉得近體詩若干首其還司
也且以示凡能言之士悉集其句爲之曰誠
不用其語非工弗采且屬予以言弁其首余
也世居天台凡勝地之見于篇什者少時侍
先人杖屨嘗遊焉竊歎赤城之霞氣泰布之
飛流莓苔之屏石橋若莫若瓊臺雙闕之爲
奇特峭峙嵘峰懸磴萬丈比至其頂地平如
砥九嶺環拱雙闕夾立瓊臺中據五芝含秀
八桂森出樓閣縹緲欲形雲影霧之中彷彿
如在天上故與公之賦昌爲賡歌而述其槩

詩加詩焉今余流落之餘且老而爲之勝洙
嘗不往來于懷若興公之賦專嘗習之當夫
懷生之心生羞嘗臨風一之詠以去悲其何
熟見聞之久終不能往也今見公所纂動於
之字爲詩之總纂緣摸寫圖熟迎素飛單部
層巒疊嶂之詞政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部
伍雖舊號令一出風彩蕭新矣不其奇哉是詩
也使他方之士見之天台之勝如在目前
如予之舊所遊者讀之不爲之欣快因不辭
而序于公詩之次凡承公
命而作者劉靖以次書焉

范理天台要覽序

世固有同稱而異歸者天台
之名著自古昔其著于古者
若孫興公之賦隋唐以降神僊老佛
之說前後迭出蓋方其時長才秀民之生其
間不欲與世相聞往往托而逝焉謂爲神僊
窟宅者此也其稱于後者率皆發爲道學之
用世文章事業之顯如潘時舉之淸得如
程氏之傳徐大受之與聞乎朱氏之旨他如
曾鰲公賀黍政黃秘監頁節制之流各以所
長自見者後先相望至趙宋以來文教誕又
數渡江之後京邑密邇中原避地之賢則
參迹錯處其鴻生碩儒之興一變而轉爲佐
時之具固其宜矣我朝其聖聖相承礪儒既
久其用于世如徐文肅公以下諸賢又皆卓
卓流聲著實嗣是而起森然蔚然足膺當守
之付任以發聞光昭于時者比比有之於是
又台之儒藪摩之稱向之所謂繼風流之盡
泯泯也是其出處隱顯之跡下能無異要之
神秀孕靈今昔同一轍矣舊志頗泛無統氏
因於宦遊方曉然故邑令見曹餘其詩賦得
古今人所作如千首并手纂舊覽名勝大畧
分爲山水人物詞翰三志名之曰天台要覽
藏之篋笥用備政餘之閱以慰他鄉之思因
遠梗槩篇端俾覽者知天台之者難同而

所以取稱則異如此其他公署題詠廢闕
賦故實與夫長邑名賢出處古蹟碑刻雜識
大章之壹臺者則固有不
能盡縣者爲邑人范理撰

范吉天台縣志序

志書之重尚矣自國有省而
郡而邑莫不有志所以周紀
載備考稽嚴稱述昭監非尋常文籍比不
亦重乎吾台自有封邑以來不知歷幾代更
幾令矣而此書未之有作豈非一大缺典與
然在邑令欲作焉亦非易事必也學優而有
史才政成而有餘力斯可言作也否則難矣
泰和劉公領鄉薦掌教縉雲陞令吾台觀篆
之初欲知一邑風土之槩無所於考心甚歉
焉甫朞月而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念斯典之
缺所宜作也乃搜拾耆舊之殘編參以衆人
之公論擇諸生中熟于史學者三人曰陳穀
陳壽嵩陳木俾創造之而凡裁斷則出之于
已三生者恪共乃事克副公意不半載而書

告成繇立所目分文簡而事核紀載以問[illegible]
遠以徵考證舊成於是乎備且昭矣凡在[illegible]
文莫不散體於是武尹裴君士俊掌教何君
暁諸士夫咸謂宜序不容以不能辭也夫
志作之成信乎不易斯志也幸劉公爲之主
學識傳矣而又長于史政循良矣而又力有
餘三長之才識又足以襄贊之是以振昔所
未有之缺典得以倏成于今日豈偶然哉公
可謂知所重矣公名偉字應爵廉仁得民政
蹟卓異與論也合并書之以與此志並傳云
前寧國知府
邑人范吉撰

劉偉縣志後序

天台邑志成或有譽偉者曰矚
古之缺典于一朝成之其永有
賴哉嗚呼其然豈其然乎昔孔子作春秋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
志之成知偉者或一二而罪偉者或千百偉
惟此之懼而何泳辭之有哉或曰不然揚雄

作太玄或言張竦於不肯一觀劉歆之誕
爲瘦物雄之文至終漢世而後顯退之凡三
黜於禮部而自訟曰爲文而爲舉世之所不
好至宋歐陽永叔始特推退之之作是知退
之之文尚晦于當時而有俟于後來然則予
所成之志雖自謂有罪之者夫豈知公論之
在人心自有不可泯滅豈終罪之哉人皆以
或言爲然偉懼亦或釋其二三因筆其說于
志末以俟夫知偉者嘉靖
改元七月泰和劉偉謹書

馮太史有門頌畧解序

宋時天台之教盛行無論僧徒即號爲士大夫
者類能言之今觀陳瑩中先生所謂有門頌
抑何言約義辯也今相去僅四五百年而海
內緇流無能舉天台一字一言者況士大夫
乎妙峯覺公師奮然爲鳴陽孤鳳幾二十年
講者或竊哄斥爲異物而公師益精其說不
動今則稍習矣海內賢士夫或有聞而助

[illegible]因請公爲山志
頌畧解行於世以舉其動今之士大夫台教中
興在此一舉余日望之萬曆甲申長至
日翰林院編修教觀弟子馮夢禎謹撰

[illegible]天台勝紀序

予家居時見逢人遊士聞所
叙列名山宂多至譚靈異則
東南諸勝必首天台山如孫公一賦眾妙悉
矣遐思夢遊不知凡幾恨耳之而未目之也
迨己丑歲叨承命分牧茲土維時同志
者率相慶曰君斯往也行將涉桃源跨石梁
登華頂奇觀在目至人可招誠希遘已問守
[illegible]跡鄭宰芳鄭君其踵之乎予笑而荅曰斷
并吾所期賦以酬夙願且他日得持以報諸
君耳既而策蹇之台則邑瘠荒歉者累歲兼
以郡當孔道案牘旁午即自公有暇食不暇
遑敢爲登臨計乎時率而追隨于從遊公車
者之後僕僕然爲吏皂之忙供應之辨心勞
[illegible]歉亦竟弗得以從容目遂觀甚者屏息闘從

忘其處所矣竊昔耳之而未目之爲恨今且
之而身又未能徧歷其詳即客有問台山之
勝者予將胡辭以應爰是搜天台舊錄諸
廣文陳君輒用己意商訂而則定之列於圖
附以諸名公之吟咏山川時流指掌可覩
匯佛窟觚目可知天台靈異諸跡不惟籍是
而益彰設有問奚者予亦得以次第陳之而
不負爲此地道主人矣且使履斯境者見之
而快心於既往未至於斯者見之而慨慕於
將來卽遐陬僻壤不可得至者亦旋是而得
臥遊焉斯於寰宇遊士尚亦有助也已雖然
台之境稱奇絕矣而台民則疲困之甚也遊
[illegible]斯者誠念餼廩我者皆民之脂膏奔役我
者民之膂力少存一節省心以保全吾民
之精神命脈俾得以寧土幹而君則山川景
物將依人而益勝矣不然饑弗食勞弗息又
不然將使人聞車馬之音翊蓋之美舉疾首
[illegible]見卽[illegible]何裨於閭閻哉

文河漢于有此景爲也訛風者非謂人尚詩成從併發序其端因命之曰天台勝紀云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季秋望古杭天台派學靈湯學素撰

□□□續修天台縣志序

嘗論古今天下疆域廣狹之辨則古曠今爲儉而今于古不啻倍之以古之倫猶云建萬國觀諸侯以今倍之而我
皇祖御宇部分郡邑自府州而外爲縣僅一千一百二十有奇則今之小邑足方古之大國明矣古國有史今縣亦有志皆以掌記載廣聞見凡境內與衰沿革之跡咸取稽焉古列國之史何限宰武既無聞而惟魯春秋以仲尼筆削列爲經大義炳然與日星雲漢共示不朽則所貴於紀載者又不獨爲聞見稽考之資凡以神勸懲昭鑑戒表已然之故而發於將來也古謂作史有三難有四蔽而竊取其三長詳哉而言之矣余所東天台邑以

上應台宿故名赤城霞標桐柏仙籠石梁飛源華頂天姥藏日玉宵誠洞天福地仙都靈窟而騷客墨卿所欲冥搜而起探者也邑故有志修于正德辛巳年久弗輯而闕遺字蹟魚豕不可以句邑令張視事四年爲二三廣文蒐集而重訂之爲十二卷彭子以備兵蒞台受而讀之色喜已緝纂既竣也蓋天台在寓內較著迺其里井之形勝而索之蕭條闤闠生計之瘠苦公輸形維而征調日迫稱不聊生甚矣以其地多崇山峻嶺不足爲耕稼賴而又當紹台二郡孔道驛遞使客公私驛騷一應取辦于予邊帶膺之我刺近日海內多故諸無名之賦日剝諸另設遣予天台尚可以爲會閭乎令茲土者覽是編而繹思之昔何以紓今何以蹙昔何以給今何以乏昔何以父今何以勞雖其故有非距心所得爲者而隨時調劑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是不得諉于不可如何而遂秦越人視之者也日邇上世以來官斯土者夥矣而其惠心政猶有遺思爲邑所尸祝者凡幾其鸞宮如茶猶有遺臭爲邑所嫉視者凡幾又嘖素荷仕靡所短長如飄風一過而不能舉其姓氏者凡幾然則君子何居焉若其境以內鴻公偉人德業炳炳者邑子弟能究竟之思乎而式其廬吊其遺墟亦良有司高山仰止之一助也然則斯篇之所裨大矣張令名弘氏靈壁人繇鄉而慈下余因以爲令勗而且以告方來者萬曆庚子仲春既望全椒彭夢祖應壽甫撰

張邑侯重修天台縣志序

夫邑之有志邑之實錄也亦猶家之有乘國之有史也凡修志宜精鑒無令踳駁宜考信無令疑似故前人有志今之操觚家挾策以議其是非使覈是成編者仍駁而精覈而不信恐後之議今即今之議昔也其事

詎不重且大哉余令台凡有關於台之民事者靡不巨細綜理斯夕拮据其少有裨無貽曠瘝誚因思台之有志自正德辛巳距今八十餘年則台志之修固余事也余責也迺學博魏君子上趙君子祿余君有恒二三諸生姜潘學孔楊士遇董本之舊志益以新得凡人材風俗戶賦物產諸凡屬於台者率詳加考覈補缺輯遺次第彙帙帙成因謀之趙君曰是不可不印正于大方傅雅君子也於是具藁呈之兵憲彭公幸公爲之披閱捐俸助鋟復序諸首炳焉足爲台邑光余竊謂是誌也庶幾哉可稱台之實錄矣遂書之以爲序萬曆庚子秋吉知天台縣事靈璧張弘代書

天台勝蹟錄序　黄司訟

天台之名聞於世自漢劉阮而已然矣雖其勝於荒唐難以盡信而山水之勝不可誣也厥後剡臣畏客流寓寄傲於其間者盛而述作之富不可勝紀孫梅壑氏産于茲土懼其久而散逸乃博考羣籍旁搜石刻選粹正訛彙次成帙命曰天台勝蹟錄不佞修阻諸予請序予作曰勤矣哉梅壑之用心也其有功於天台多乎竊嘗聞之山川顯晦皆繫乎人然而遇與不遇則有幸不幸存焉滁之山以歐陽氏之記顯赤壁以蘇氏之賦顯自今觀之滁山猶夫山也赤壁猶夫水也而遇於文章鉅公豈非幸與廬山天下之奇勝也在漢居固無聞焉由是推之則今之名山秀水不幸托非其地泯滅而無聞者豈其微者乃若天台之勝得附能言之士以聞於世則名非過情然視夫托非其地泯滅而無聞者亦不爲非幸矣嗟乎豈直山川然哉士生斯世幸

而襲遇若伊尹之於湯呂望之於文王諸葛之於昭烈古今數人而已矣何世遲之風日漸以微巖穴之下豈無抱經濟之才流落不偶而與遺珠之數者乎揚于王庭者一時之選然其間豈無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卒貽覆餗之羞者乎則其幸與不幸又見大焉者矣予於此切有所感故備及之梅壑名賦字汝良嘗著山川且垂百詠重修天台詩選蓋亦不幸而不遇者歟賜進士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兵部右侍郎致仕黄巖南渠王廣撰

爲太史天台教源流圖序　夫學佛法者稟智者大師而日天台教以

石別乎賢首慈恩諸家也其爲教也有教焉有觀焉教則以五時八教爲經以五章七釋爲緯觀則以二十五法爲方便以十乘爲正修乃至修性不二之談色心互具之旨以例諸家如衆流之望巨海爝火之躋日月庶可同日而語矣然則始於智者大師乎曰非然也蓋大師得之南嶽南嶽得之北齊北齊得之龍樹而龍樹得之釋迦或當機印可或懸契心宗此台教之源也故龍樹而下皆稱祖焉然則章安而下曷爲稱祖曰叙得統也叙功德也大師說法惟繼靈辯不由筆授時惟章安夙擅多聞復由妙悟集爲論疏以啟後人說者謂其總持之功同符慶喜四傳而至荆溪教網將甩金錍義闡闢邪輔正說者謂其弘贊之勲比隆章安唐末喪亂吾宗典籍流散海東螺溪寳雲之際遂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出見尚悕我四明尊者扶迷雲以揮性日充類支而清教海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結萇理毒性惡十不二門之旨要十乘三法之觀心三發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判權判實說性說修凡章安荆溪未暇結顯諸疑悉門莫不表而出之無遺蘊矣說

者謂九世二伯年間當爲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登正統者惟法智一師信然哉自龍樹迄法智是爲十七祖法智下得傳者最夥而廣智神照南屏尤而爲三宗其學徒盡紛紛閔盛矣宋景定間東湖磐公作佛祖統紀有世系表載傳授源流頗具而法智十一世以後竟泯無傳焉嗟乎常住教典爲闕弗提方袍之徒多於竹葦而天台教脈竟無有起而紹之者遂使時教不行斯道不明此何異於佛法已滅可慨已然則今之君子有能不或不亂奮然稟天台之學若揭日月而行者乎以今觀我妙峯覺法師之爲是役也即所謂之繼法智而興夫誰曰不可語云在則人亡則書即此存之繼龍樹亦有然矣然草堂以失緒被斥奈何是不然草堂如周室尚在而吳楚僭王今則亡矣而有天下雖得而議之有志者勉之矣於是取磐公世系表圖而校諸澣人名曰天台教源流圖庶後之興於斯

介山傳如法師楞嚴玄義序 夫契經文不易
標指也聞智者入
師發旋陀羅尼起蓮法華具載十妙結是數
網無不炳者斯焉稱玄義云然而止觀大部
全體法華十妙是知教觀殊塗理無二觀也
乃大覺世尊於佛頂又揭總持所示境觀有
懸契焉但是典後入真丹未經判釋時味偏
圓莫知適從我百松和尚撰百問啟重玄之
斬終慨洞庭鈎天環而聽之之無幾也參究
燈公不慮世作作楞嚴玄義四卷豈助擬持
要宜顧見之意邪抑竟先師密詰沉疑之意
邪從兄借不慧行三昧懺法於卷荷根得入
既而地故於玄義三觀十乘教理行證無不究
竟而委示之即靈山大蘇相與首肯不慧篇
端附言亦華屋一不間庠序之謂乎然當是時
多聞流亞既昧一真撥無萬行掛藏心為世
智旃登伽為樂境對目教觀多般聲走如來
說爲可憐愍者即尋詩聖詰無奈之何哥言
獨柰之何

傳如撰

聞居士法華玄義輯畧序 夫玄者詮道之蘊
文則可既而道實無
窮以可既詮無窮自非思入重玄忘超象表
淡證實相妙悟六心烏能懸契佛懷釋茲玄
義哉別法華經典諸經中王統御三乘撫字
八教海墨書而不盡塵刼演以難量苟以單
詞隻義弘斯上乘何異蚊足蛇肩撐彼樓櫓
耶唯天台智者大師靈山見聞大蘇妙悟降
天魔於華頂讚聖者於空中夜契明星毋論
蹟同往聖時談妙法可稱辯類懸河明本迹
具談十妙野色合彼秋空迴境觀備廣十乘
醍味投於海水教觀二途目足兼暢能令行
者疾詣京池法華之道至是殆無餘蘊矣茲
玄義輯畧者蓋亞玄十妙之大綱耳乃吾師
有門和尚遍令學人心力不易於茲教海多
事望洋乃就玄文撮其大畧可謂是綱挈領

指要明宗雖短脈亦貫法流即齊于俱發其
露流通台教自是師餘普利羣生實爲吾李
云四明
聞龍撰

聞居士送幽溪解講歸天台序 昔乾竺古皇先
生以一大事因
緣出興於世說法四十九年半滿兼陳權實
互顯求其總攝化機直指心體使人萬物洞
如來彈指超無學無尚首楞嚴經誠有味乎
天如師之言也此經譯來震旦自唐迄今諸
家箋釋咸有異同龍披尋研數奄踰數載非
量凡情靈苦辦篤已聆我有門和尚所謂玄
義霍然有省稍究谿徑畧舉其要則有八焉
所謂教理智斷行位因果是也蓋教者七之
詮七者教之旨故教有大乘小乘了義不了
義之殊而七者之類漸偏圓亦因以異矣請
以八者諦審楞嚴是為大乘中之大乘了義
中之了義也語其教則曰宜勝義中真勝義

性語其理則曰常住妙明不動周圓語其智
則曰妙奢摩他三摩禪那語其斷則曰理雖
頓悟乘悟併銷語其行則曰首楞嚴王具足
萬行語其位則曰毘婆舍那清淨修證語其
因則曰得圓明覺爲因地心語其果則曰圓
滿菩提歸無所得故聞斯教而了義之說可
明矣悟斯理而如來藏性可復矣契斯智而
楞嚴大定可獲矣斷斯惑而性具法門可顯
矣行斯行而普賢之門可入矣歷斯位而化
城之設可超矣修斯因而菩提之路可踐矣
證斯果而妙莊嚴海可必矣故知八者乃楞
嚴一經之大旨十乘觀法之樞機六度四等
之權衡八萬法門之關鍵苟非功齊二智洞
比三明惡能釋茲深義抉彼疑網耶或曰八
者之目創始於有門法師乎曰非也法師得
於天台智者而智者又得於乾竺古皇先生
也當漢明時佛法始入中國譯教雖弘自昇
尚與業譯者來譜證之漢弘教者有笑沙之

言[illegible]以西來不立文字後指標如以[illegible]
得非治此膏肓之疾乎而我智者大師[illegible]
再來大權應世悟禪則歸證乎中論發慧則
妙悟於法華由是而演之以爲教教即禪也
述之以爲觀觀即教也教觀一兼弘定慧俱暢
楞嚴止觀同出而異名矣故一聞梵僧之言
朝夕西望既而入滅弗獲寓目乃頂禮譯人
懸記釋者昔產宰官既驗往昔肉身比丘奚
惑今茲況我和尚祇嗣妙峯遠宗智者克明
師匠無忝徹音悟楞嚴則佛心可印聞玄義
則文獻足徵詎謂非受智者大師之記吾不信
也吾鄉教觀自法智中興雲仍不替迄乎近
代寥寥罕聞乃今風氣稍回人心慕道故海
會寺育公徵惠于屠儀部遺書勸請師昔大
慈儼然至止遂開筵精舍捉麈華座冠蓋如
雨若赴華陰之墟縣笠如雲宛謁靈山之會
莫不傾耳屏氣躅所未聞豈彼洪鐘有扣斯
應同夫明鏡屢照不疲法席方殷于首眞金

策復響於空山攀留弗克翹佇徒勤四衆固
聲命龍譔述龍學慙入室辯愧寫瓶聊拾玄
義之山斤少抒見聞之海滴借爲結集用告
將來吾師讀之得無哂其饒舌乎萬曆乙未
四月八日受優婆塞戒門
人聞龍合什和南撰并書

申太師送覲西上人歸錫天台序

昔人有云客此身於寰中
如樊籠鷄既客矣何樊籠爲挂搭雞園朝
也暮則飛錫鹿苑矣松直棘曲鵠白烏玄出
諸六凡證諸二智劫波羅中知其解者旦暮
遇之亦何山不可歸何山是歸何地不可往
何地常住故執問覲西以天台如是我聞方
廣法運諸院今安在曇門鷄犬聲相聞否風
响笙响子晋去後誰聞之劉郎歸而花香有
無也元明洞天則又奚若宮存乎廢也覲西
一一爲述此吾得指樊籠如六結現前求覲
西脫也覲西避乎來納須彌于芥子矣其歷
[illegible]海普陀五臺嵩嶽參水月吹煙霞將歸
吳玉蓮結子鐵樹開花其泉翠石高寮白沙
只此衣鉢行之覲西歸休矣於是聯人墨士
希李白天台之什賡張籍天台之篇歌興公
玉賸天台之賦旅目送意急投杖挑顔瞻
間天台者覲西脚矣休休居士時行書

王方伯贈葛居士修曇花亭序

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只
是敎人去貪着一念遍觀法界性種種生滅
都無實義乃至於愛河慾海戰疊慢山俱是
貪業所染因貪生吝無量劫來翻身跳出者
能得幾人即不住一法而有絲毫貪法之心
藤蛇蔭鼠辯窟横軼不自覺知何况世間最
重恩愛競諸利益覓食得食覓衣得衣遍大
地作黃金不能滿諸衆生願欲孰肯割已月
藏投之空壑捐茲見在證彼來生乎是以釋
迦趺坐于雪山但求解脫維摩高卧於方丈
力排苦空悠悠世人孰知辯此我天台山自

智者大師演法以來金碧切雲鐘磬接谷惟
茲石梁絶壁爲應眞五百羅漢之所棲止曇
猷一瞑跡今皆問之煙蘿石蹈中止存賀相曇
花一亭歲久崩圮遊者惜之近有武林居士
南陽葛君乃捐貲三百獨力葺此諸苾蒭高
其事乞余一言獎之余惟葛君既已[illegible]槖中
貲如敝屣安取余言不覺於眼中着眉[illegible]
[illegible]財重爲如來所呵罵耶雖取捨兩端兩無
[illegible]以財並用始結勝因葛君以無所取爲
[illegible]以無所捨爲佛捨故以無取無捨盡
[illegible]大其心以能取能捨忍以堅其行豈非給
孤布地龍女獻珠遂令釋迦微笑維摩[illegible]
矣此一段大事因緣能無爲葛君記[illegible]乎哉
[illegible]
覺知者具識眼人無笑余言尚未聞方廣鐘
聲狂萬曆壬寅陽月赤城無傻居士王士琦

楊少京贈天台邑侯東[illegible]洲公龍淵獻瑞序 [illegible]

帝王修心昔賢所不道然福之將至有開必
先先之兆一若未有端倪後之應竟乃符同
影響其事甚可異其故非偶然也天之生聖
賢不數其示禎祥亦不數庭生屈軼戶懸箑
肺山出器車河洛出圖書皆聖帝明王載在
惇史昔猶耳聞今且目覩矣大台名勝金庭
玉笥古稱福地神仙所托居石梁橋瀑布量
奇絕直下有潭深昧不測龍神棲焉地方雩
禱必有事于潭宰官誠致者禱無不應宋太
宗時賜金鑄錢永鎮此潭嘉泰間丁令君禱
雨盡誠錢忽出現令君不敢留仍投入潭縣
志載還錢記修為美談迄今五百餘年矣胡
侯蒞邑之明年歲在丁卯時值大旱侯焦心
苦思蔬食步禱為民請命靈澍果大應至立
秋日辛酉土人報得金錢二於潭傍沙土中
其為丁侯所還歟抑非所不可知知為國家
禎祥之應仁侯德政所致也余以季秋東游
雁宕取道天台見士民誦侯豈弟君子學道
愛人堂巷一日咨侯仁心為質其急民事甚
於其家蓋素嘗奉不染民一錢杜少陵有云
不貪夜識金銀氣豈詎神早鑒侯德特用異
物示瑞耶聞昔性愛寶獨此渦不有其寶一
出於嘉泰再出於天啟必欲致之人間遂其
初意而止斯謂亦甚廉矣人歸德胡侯侯復
不居歸美朝廷洪福請其公移有云普官之
一物可以祭回祿可以辟不祥故水帛靈犀能
邪敵暑斯其驗也今逢三殿鼎建若土三錢
而鎮之其為休徵不問可知人臣舉念不忘
君此嗜非食芹美畢區區忠愛之所發耶方
是時人怪異物不於淵而於砂意陵谷亦有
變遷所喜太平二字世運方亨復覩唐虞三
代之盛其於新主踐祚又若顯示其兆焉太
平興國宋太宗年號也今上聖聖相承豈藝
祖太宗所可比倫而弟受兄禪濟宇昇平事
若數定非人所能為者中庸美前知著重休
改物贊如神其理不爽龍神得氣之先明侯

篤誠適際其盛有以也世之謂兩岐稱三
方此何如義侯江西廬陵人諱捘輝號東井
金錢周圓六寸面鑄太平通寶背選華佛像
見貯郡庫中 武林泌生居士楊廷筠撰

記類

唐王展白郎巖記

白郎巖因神姓名也在天台山西東抵唐興縣三十里至

慶四年秋風雨不應候土產之物焦乾幾七八農人愁毒相視不聊生自浙東數郡咸然縣令白鉛曰某竊長斯邑邑人愁毒鉛吾懸毒也[illegible]于名山頗其遼遠其始至時經于白巖異狀深黒巍峭疑有神宅焉因訪其端得寺記知白郎神事因詣忞師會羅所憩巖側度[illegible]請未及竟有異物自穴出黒首高脛素鱗錦春其頷視昂昂之勢若龍若蛇然不驚不搖受祝而退其夕降甚雨居數日物反秀綠自寶歷元年更復旱縣令求去年之辭召邑居客與同往祝請其年六月十八日是物復自穴而出一如去年狀加四足焉

足呈掌跂若欲挐須臾夕復降甚雨異哉其神明歟神必依山川山川之蘊神不保焉矣祝推神意不精誠神不欲哉天與神通神其真正天不應焉縣令負丞非尊官也能一請專於下頭通天降神其應如射豈細事耶是以誨天下之慢易者[illegible]適在山野後同龍焉因記其年月於是巖之側寶曆元年八月日記

宋天台般若新寺甎塔記

按越郡圖經并吉祥云梁朝岳陽王者是

昭明太子第三子即梁蕭詧是第二生梁王是也於赤城山頂造甎塔三所中有如來舍利四十九顆其塔至唐會昌五年乙丑歲十月勅廢至咸通六年乙酉歲僧宗立弁居上悅求徐師約與衆信七同修一所至八年丁亥歲七月功畢是爲緜遠其塔一甎石隳墜發至顯德七年庚申赦般若寺沙門德韶重建院啓舊甎石感舍利靈風雨驚衆現如[illegible]身項佩毫光光中又現阿育王寶塔塔中亦爲五色舒光遂獲舍利四十九粒迎歸紫凝山香花品饍弁衆僧各然頂臂種種供養逮累甎而僧俗雲萃逾一祀圓就再安舍利二十八顆前後可三十餘瑞現光與前無異留舍利二十一顆散安東都府內弁應天寺甎塔中吳武丘寺甎塔國清寺甎塔東塲中興寺甎塔各一顆當寺二塔盡是德韶特捨衣鉢資金新造各安舍利三顆上贊皇王帝業文資軍庶樂康云耳辛酉歲大宋建隆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題記

宋至道劉阮洞記

此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於此訪於故老往往不知其所

在此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介豐乃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于榛莽間人跡罕及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

阮所見此水源之洞府也元祐二年春迺鑿山開道立亭於其上環亭夾道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迹續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十日丑寺僧報桃花盛開弁以其景物之盛求名焉余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征開封曹衆得之來遊而黃巖縣主簿西安王丙之彥楚與其弟宣德郎知金華縣事漢之彥昭繼至乃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澗而上觀緑波之漣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韻清遠飄飄然猶鏘佩環而朝玉闕也遂名之曰鳴玉澗澗之東有塢植桃數畝花光射目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紅縹緲隨水而下此吉人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曰桃花塢自塢以北行數百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閑流隨山曲折而遊人之道從之及水窮而道盡則有潭清澈淵澄可鑒毛髮翠山倒影於碧粧蕩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深不測雖淺潦暴注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涸此[illegible][illegible]見

金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橋潭潭之南流大
茂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水者數寸可坐可
飲自上流盃盤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間俯
而掇之如在几案此羣儀會飲之地也遂名
之曰會儀石有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峯鼎峙
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映危崖蕩花紅
雨散亂其東峯則孤危峭拔儀狀奇偉上有
雙石如縮髮髻遂名之曰雙女峯其兩峯則
壁立千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輝遂
名之曰迎陽峯其中峯則居中處高以雙女
迎陽爲之輔翼羣山之翠合而有之遂名之
曰合翠峯三峯之間林麓蔽虧草石奇異空
達環臺蟠鬱之山右接石橋合澗之水採芝
茹朮樵翠佩芳杖屨輕而白雲隨侍詩高而
山谷應務然而往直欲跨兩鳥御清風逍遙
乎不夾之鄉而不知塵境之卑瞰世之有
累也遂名之曰迷儒塢自塢以出至于迎陽
峯之下有石偃于山腹廣袤數丈昔翰因石

址結亭於其上書榜曰聯翬飛鳥草前臨清
泚影浮動魚跳圓波光弄漪粗浮盃之跡
窺稽莊日遂名之曰浮盃亭是日也天氣清
明東風和暢巖端過雨踈雲苗日余與諸君
携茵席挈壺觴上登崔嵬下弄清淺流觴之蓋
草推與所適山殺野蔬具於臨時饋靈溪之
餚茹金庭之蔬無備具之勞也其衣長松之
陰幽石帶傭則披衣履倦則洗足解衣濯纓
王一山自願無衣冠之束也意所欲飲命樽在
之一引而盡嘼窮則止無鍾鼓之節也酒闌
浩歌聲振林木音無宮商唯意所發樵夫牧
豎爲之潤高崖嚴危石荷柯倚策而觀之彼
烏知其非劉氏之子阮氏之孫窺洞之未
廣而復爲山間之遊乎既而夕陽西傾暮煙
四塞洞天之景恍若失之於是尋歸路騁歸
驂松月要人金影破碎遠聞雞犬乃怡人間
諸君皆憮然而驚相顧而語旋夫陵谷之更
變而子孫之遷易也時郎彥文立馬謂余言

曰數千百年湮沒之跡自公發之今日勝
之樂可無文以紀之乎余病夫山水清而
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窮不能盡洞中之幽趣
固辭而不獲免乃書其所見之實以塞來命
若夫寫難名之景發不盡之意則有蘭
亭之新辭雅詠在焉非余所能道也

孝宗諭元應善利廣濟真人祠記

雨暘晦明之候豊穰荒歉
之數皆繫於陰陽司於人物非乘天地之正
御六氣之辯者孰能與於變動宰制役使之
耶歲己未夏六月天台郡大旱禾稼將稿
是澤望不應民以怨咨郡請通事郎事李景
諳禱于山宗道迎元應善利真人像入城
斯禱至山雲氣四合風雷倏起左右駭視
及境雨澤沾足逮秋成郡考最自政和間
始廟之四食而後累有靈效上之朝命褒崇
善利郡人戢舒願書其事按載籍真人周靈
王之子晉也或其字也靈王有子曰晉入

晉太子也嘗以諫阻川壅之說後受飛舄
之道去入緱氏山遺言將賓帝所圖經云爲
右弼真人登侍帝宸司天台水旱故一方之
人敬事且有朗應也陶隱居稱桐柏山在會
稽東海內有金庭誠不死之福鄉方圓四十
里常有黃雲覆之木則蔡琳碧泉則石髓
金漿其山盡五色金也孫興公賦云天台
山嶽之神秀玄聖之所游化靈僊之所窟宅
也陶隱居又稱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
陵養真之福境成僊之靈墟其詩云三宿棲
天台二金標地真誥真人往來吳越棲
宴兩金其說甚詳惟真人生能以陰陽事物
之理利害休戚之說告於王厥世上賓遊遨
千載猶能以雨暘惠澤及於民輕舉遠遊逍遙
雲氣跨飛龍出乎六合之外而靈通妙應盼
蠁之報一皆曲應人寰真人之道亦傳矣乎
所以考詳而並載非特寵之上既爲一方之
崇蓋欲夫爲道者務神光德業久而不替可

不斷而喜捨踴躍贊嘆佛語豈虛也哉先君旂纛在維揚揮錢以萬計者三寺弘道大佛殿巍巍雄特甲於浙間斯可謂大施矣於戲天台神秀之氣鍾於我公修文偃武天下既定異時從赤松子則曇華之作若有所待然公既歸老山中觸觀感事爲之記而書之石

維四年二

月乙丑也

曹勛重修桐栢觀記

天台山之右曰桐栢自地距洞門幾十里始至其上重復奥區別爲宇所西山如城郭不假除治雲聳壁立天造地設中則葛僊翁煉丹之居至唐司馬子微大營宮宇設虛皇像以安羽流王霄峯直其東瓊臺峙其西靈府方瀛負其北中有瀑水飛流噴沫勢若萬馬奔而南下四時巖壑若天神居人行客禰望不極故真誥謂越之桐栢實金庭洞天養真之福境上真王領以會羣僊固非尋常山川雖靈

地所處是以高接上漢深隱九霄控引天地錯綜今古包括形勢不與外塵相關苟非棲神養素之士則不能少留煙霞間僕比丐閑稅駕踰月都忘俗鶩因見屋宇闕五代至今無不損弊而象設蒙漏往往淪剝欲力爲營緣營建時觀門都監石慶端道副芷厲永年勸石蔡華皆捧手相勉誠山門不世之幸獨蔡華願竭力任土木之役罔敢懈怠於是六七年中專以觀事求在位者得太師和王楊公弁其子數文閣待制傑洎僕忝出俸錢嬪殿廊基各增闊丈餘創爲高廣顯閣修廊又募古石本繪畫人經象於壁改造三清正殿及命工粧彩像宇俾之命與其象失天人之容者則易塑睟穆增舊金翠以至立三官殿移齋堂爲鉅覽可容千衆弁啟東西兩客館以待過賓　撤去外戶如中都上清之制宏啓三門塑龍虎君率極雄梟展立靈星門以拱睨睨之勢覺青遲丹壁松竹幽積隱

居道師悉藉和氣道士唐知章以錢氏手寫金銀字道經出私錢建藏弁殿由是內外堂宇皆備良材堅甓文石五金之用自重山而下扛木累土於上及諸綵繪等約費千萬崇廈一炭業翹鶠相直如出於浮空紫翠之中桀然一新眞九淸僊聖之攸居其靈威神之所御嚴巖翼翼飛宏耀化成中天來游者皆道念超勝殆若靈僊飛化無不懷凌虛一之志遂可日與道衆歷殿香火仰祝　天子萬壽爲閱世無窮之道場豈不休哉故山斉友觀感而化以勝增善乎曰精廬食之徒皆磨礪淬厲期合於眞遊詠道德卒修煉得慈儉三寶之益間其教則精勤持誦皆不踰矩入於堂則戚臧有序無相奪倫之語則氣貌清潔漸入僊宗其於荷負至要隨時樂道可以副紫陽新宮之文而山鄉有不無辭以言其詳也僕覩暮景得相與成茲勝事因爲原本椽始敘得人任職比舊修

創增易之難刻于堅珉以示將來蔡華常日劄心歷瞻每無忘於興造有日矣然未遇知音果上眞垂憐肯助此功也或者以桐栢在浙東最號名觀扶晨暉霄綠山降丸龍之駕碑非素景陽策三公之銜至朝廷副錐公輿人每爲均逸提領之所又闕廣潮相多取便道車馬遊訪項背相屬賓從棲止視餘處爲尤須証可隘陋徒示虛無且復吾教惟言清淨淡泊非有成生禍福爲警世資取之方僞有際遇賢智心規亮清始方求建易與作實接續眞境弗墜厥績所以陪難以時也噫不避衆人之謗不虛一日之供躬役土木載新靜域能畢力而不憚者蔡華是已豈不賢於坐觀以待其廢隳哉後之繼者倘不忘前人之功俾道衆晨夕瞻禮安於寢息而保希夷之樂亦始事者之幸必不獲譴於洞天福地矣尚監於茲僕停歎方外野鶴閑雲蘿月松風放意身世寄言無類且勸方來爾其諸使

時之需凡鼎康樂之最者爲首登國壽然後
衣布橋而訪萬年日不虛緣其於供頓之需
■■之勞色色取辨於此衆皆病之乾消四
年長老道進納請學海縣干田金欲碑其用
度■經畫問而進有辭符之命幸妙諦
繼之傾衣資爲倡請僧中訥可延法兆義師
若卿劉清雅師揆師默居士王公度募緣以
董其役自七年秋始得上下岸七百餘丈建
十門凡三未幾師又有別峯之行淳熙戊戌
夏住持璇林復往寧海即檀施合港方就遠
爲風濤所蕩前功俱廢執事靡矣有僧師退
於欲夜夢神人曰此大緣事汝等但毋退轉
吾其助汝退以夢諗於衆衆以費不貲爲拒
惟清雅曰神夢豈偶乃買餘勇率衆而前蕃
築兩岸一日而就若有神護焉因以神運名
其庄俄有邑之水月庵思正實華行人守宗
逸陽僧寶林相與戮力乃娶乃闢約畝幾萬
可耕耨者幾三之一紹熙改元住山志南即
其地建莊屋三十餘間規模雄偉儲蓄贏餘
欲記其事遂白於邑令劉潮曰自長官之宰
是邑也僅兩朞而志南亦歸源是山也適
若年屢豐莊落成事若有待誘潮志其顛末
潮謂天下事易於經始難其圖終海日淪渺
識閱久而不竟入歷多而益困師能通儒釋
之倫類無體空析色之跡而■乎真源解假
有借無之名而歸於實用境與智合緣與時
遭宜乎慨然任責而不辭難潮亦何新於說
嚴之文況今之爲山古號佛國天下聞其名
終身不一日者不知其幾自有此山如師與
潮見者多矣津沒無聞者又不知其幾庄是
利不約而相循但師月又開拓前人未既之
功與潮大有間矣自茲以往發有餘人積有
餘力飽滿具足咒時各法了不二義瑧茀一
寧云所自來若徒以口腹是計又非師之與
潮所敢望也是歲八月望日邑令
福清劉潮記并書監寺可文立石

慈聖寺耆舊捨飛泉田記

慈聖寺在天台萬山中去余家五十里而
近一日任持僧道■謁余而請曰初吾山僻
寺也■始於天聖之七年當嘉定之十六年告
始敗律寺主者而脊單地僻而施絕歲久屋
老頹圮弗治寺殿矣寺之僧習通精密堅苦
常出力經紀弗避淡漏寒暑遂以得疾則曰
吾身病後心固未病也爲之益力自淳祐之
又年衰章角新棟宇蒐金合土育諸鬼神像
苟全矣則與弟子端楷者曰吾寺■立寺之
力未裕且肆且復廢矣於是悉取索中之餘
假其裕之姓負本都飛泉田旋積歲租償還
丘畝以入寺寺著其約日歲別儲其所入以
待屋之弊而寺葺之外皆不得妄移一錢家以
求者之知本末也願得君記余慨然曰若道
與楷者賢於其徒矣異時余開人有能言諸
聖之事者曰某日某任持入寺本以資易薪
利其餘席卷去矣曰某僧以儀貸某家數詩頃
償之室垂壁矣舍非他有■巧而能扶植於
垂壞去宿弊而新是圖實也佛之徒固非崇
宮室務靡麗然有弗給則必四出齊民■取
壽之與足不爲戶限惟規其衣食之贏否學
能有成又賢也夫人之情苟計旦暮今能計
其久使有特而弗墜又賢也抑余又有感焉
禪寺被天下列職而■委者相望其家而不
能葺葺而不成成而不能久善處而自力以
私其儔类人苟有其人矣不忌其成而靳其
爲者幾人嗟夫可嘆哉世之儒者多■■■■
之學歸退之欲廬其居及從觀之營浮■■
又賦詩夸示之蓋其學者之才類有不可推
者而退之亦有不能不爲之喜然余於智通
之事不得而略也遂與爲記且使讀吾文者
皆知所警焉若田之頃畝若干則列碑陰云
咸淳甲戌十月朔旦迪功郎新實應軍學
教授石余淳記朝奉大夫兼戶部尚書兼詳
定勅令官浙西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府曾

淵子篆蓋當寺僧端
楷集元章米芾書

元僧梵琦婆羅軒記

抱道懷德者宜居山間有助於道德若夫雜花生樹數其態也象緣香蔭適其定也繁霜棲泉圖其符也積雪連嶺養其證也雲之英英泉之泠泠百鳥晝啼孤猿夜鳴滿眼非色滿耳非聲此山居四時無窮之樂也何獨人間為然彼忉利夜摩化生人天尚入山林隱居學道華有頂天宇稟之人弗居喜嚴美殊勝之弗食手盜妙寶嚴之勿御時時行乞轉化諸天衣取藏殿食饒接氣而已豈非以身為決患生亥不停欲宛竟涅槃必離憤鬧者乎至元至正八年歲次戊子妙明真覺禪師無是和尚隱于天台華頂峯智者禪師之故地夫寂國師又中興焉月居月諸韜為茂草及和尚戾至禮旋填門未逾數年追復舊觀蔵請非大寂再來不能也按天台華頂山應三台

華蓋其山秀出入雲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最高頂則望海尖草木叢鬱先有入世緣釋所賦湧降信宿盆乎婆都寺自窮興言興善類也方丈軒婆羅婆羅之宜其所梵語婆羅唐言高出蓋此峯特起於眾峯之將而得是名因以名軒和尚每居其中開導學者順緣歸寂禰處得人千里遠來托余為記嘗試論之釋迦降瑞於中天達磨標奇於東國悟而無得者傳而無盡者心也道高出三界號為獨尊故師性乎生佛慕佛而可記也且東南山水之勝婆羅峯為冠眾峯之勝華頂為冠華頂之勝善與為冠善與之勝婆羅軒為冠得名高出不亦宜乎況師言之行純道德兼備醒在霄漢下視塵凡高出之名尤非幸也既為其嗣而居此軒思所以名忘所以忘則不朗高自然超出矣夫如是為師者真衆負於余弟子為弟子者亦不愧於先師文相應而互相益也雖老天地可涯也哉余嘗方廣石橋相去不遠五百聖者時相往來或游乎此軒為道問訊今方何時乃安坐邪嘗生入間扶持末運可也龍集己丑
至正九年四明沙門梵琦撰并書

丁世傑函溪廟記

浙之右七州惟嘉臺最盛莫盛于台邦更漢及今集二千載矣王之得隸于祀典者非淫祠比王生能以神道設教以異法濟其民嘗動禍福民咸神之歿又能洋洋乎如在其上復血食于茲土民又神之況能忠于時國陰又捍禦大寇摧破強敵殄滅群妖翊巳之功寨旗樹幟以彰其神與宋諸將相為犄角故破金人于蔡州城下得蒙宋氏極爵之封自侯王兩轉于帝其盛矣乎嗚呼平其能以捍大患制大侮其功德及民與國者若是之卓卓君子謂是祠也法應得祀而王之祠宇星羅棊列于台者寸居八九焉凡民之出入吉凶水旱皆禱王以平日英氣降格于人賜福為諸祠

之表者惟此廟焉是廟也去函溪上游靈氣擁止故王之副將能降神于巫覡之身年歲美惡人民災福暴風疾雨之害指告時日靡不應驗其有災眚則驗而至絕域故斯民不敢忘其德春秋所報士女婆娑于市舞雩詠歌于庭犧牲雞卜登于俎豆來盛酒醴陳于筵簫鼓鷩喧民慕敬之不暇正所謂窮天地齊日月而不朽者也遂致毀闢一新輦來四起星室廟熙然罕丹漆增飾壇壇俱以制度拔禋神取廟上渦陽殿材孔良各用其當落成六祭其神降靈乞文于山陰丁世傑不敢固辭因即其標祭鑄之豐石以示于象曰王姓趙諱炳衢州人後漢時以方技著少時與東海徐登能招蛇流于桐人中飢狎所伏夏月禁蚊蚋不咀嚙人服屬履水不濡入火不燔驅雷駕電役使鬼神如費長房壺公之流史民例書焉不載其終乃史逸之而元廟在浙布臨海郡之令水源諸祠皆其行宮也故老

相傳王廟食之由以王在日能駕清風乘白鶴御氣溟涬神遊八表得不死之樂于此覺偃人服而延齡顏色如童傲睨天壤一日于冷水源剖別其臟腑完宿滯不滌于淵中被浣婦所觸不復能納諸其所比覺聞而歿之遺蛻駕鶴偃乘空而至共擁而扶之葬以神膏經宿乃甦仍用鳥雞饌飲食之而愈羣偃日子以煙火之故今不昇天矣王含恨而卒始立廟于冷水之源古碑爲詳焉是事幾于涉誕故史氏不書因其後民有請始記録之大德三年三月記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一

記類

明夏鍭遊石橋記

遊石橋必自國清始山[illegible]題是佛隴常止宿焉余願之久矣是日與潘堯卿王子春同宿佛隴明日既十數里山水漸益幽佳結束會聚竊爲異觀以日中至寺僧德茂遡灾後掃燼礫覆草屋八九間客來覓裝裝要客入坐具茗菓導客去沿澗絕流有屋負巖而出曰曇花之亭倚檻先得之橫亘兩山平臥飛泉狀若梁麗既憤所窺去由亭右下接其端而坐噴雪之滔驚雷之音水石後忽耳目不暇其下絕壑延頸見之實然深色踐履危峭逡巡偃伏之水自西北嶽上飛出適會在此合流轉勢而來趨下橋腹而藏其間可三四十步止者泓澄動者峻激分布石面有所未於則皆滑脣

可坐困余既而樂之既樂而去復攀亭右登橋下循綫路披木葉透迤既微仰視石梁已在半天其下懸流數百尺貯以石潭湥處黝黑出其盈流兩山間未究其極始入研鞫幽寂稟神震魄不暇爲狀徐窺梁下見之瞭耶疏明呀豁澎湃傾崖嶔鏊鶩珠蹴玉追霏杳蕩與遊者接潤悽眉睫自歸有而無宜其久而不欲去也明日將行復詣一觀既下而上意可謂雄瓌絕特不常設者矣余始疑其不爲之於中州大國而於此若有以列而藏之使人不得見焉而以慕造物者之設是亦詭矣然又惜其名天下更古今而實不傳於外是吾儕邦人之責也於是始爲辭以遺聞而未見者

夏鍭始得隱巖記

余既得楊家丘望其北始指問之王子春潘堯卿曰是崖然者俗云開戶巖古之人未有至焉今之人其有先吾二人者邪乃道北郭至神蹟石祠

壑宏敞傍葺新檻翕受風嵐悉備會盡亦能
地哉余殷勤舉借問宗甫偈餘偕永頤宗廣
宗逸復携酒饌即卧所款譚宗甫乃舊識茲
夕特與叙寒暄者也明日下御嶺至歙縣信
宿周氏宅古傳有顧先生書堂即其地也山
之高廣寺之公革弁名公偃釋之題詠則郡
志與一統志在謹按宋名臣晏公殊有云齊
州靈巖荆州玉泉潤州棲霞台州國淸世稱
四絕余謂雁宕武夷四明與台石橋當不在
四絕之外余在 先帝時會使山東直隸得
歷覽靈巖棲霞諸處迄今夢寐如覩顧石橋
在父母桑里之傍念屢舉而屢輟者積幾載
矣索于外而遺于內窮其遠而忽其近豈特
游觀之病邪幸今偸門之可聚米几案故鄙
句有云父母此邦眞了債自慶也又幸而筋
力尚健歲月尚優則雁宕武夷四明期取次
以盡人而懸山水豈若功名利祿有朝秦暮
楚得隴望蜀之議哉抑古者歸聞不如見信

而後言亦不特於游
觀而已姑爲之記

廬滑歷寒明諸寺記

正德元年春王正月予以
事詣茶尖山下訪僧永彪
于護國寺延莫止予宿以覽焉寺後羣峰環
踞前横阜如嘯左錢氏大墓南梁代碑并二
塔僧永彝永高永壽與彪皆會飲十數輩不
略訂予與從者謀曰茲去明巖諸地近蓋乘
興一往以償我夙願可乎從者曰諾明早發
遊過白巖離護國二里許而風景亦勝中途
雪和雨陰瘦袍滿袖下馬九入昴菴老媼爲
淪枝頭滿僂寒從者以米飼馬且曰若肩輿
二僕所費當不止此矣予領其言循董家廟
小田鋪凡涉八九溪溪夾梅花淸香疎影潛
披逕映殆相得也晚抵寧國寺僧圓球圓覺
廣稱出迓寺坐崇崗前田沃衍東松陰可敵
赤暑是夜宿圓球所明日蔣敝之近自京師
還偕其姪尚循尚禹來覩遂至其家款酌古

名其地曰泉井白湖湖璺男而井涵淸蓋佳
所也又明日始就寒明道三君子偕焉閱無
字崖狀類小碣其傍傳爲張駙馬遺跡過泗
洲巖巖牘蹲道左可酌可棲徐至孟湖嶺下
馬躍人科居何姓者酌茗中渴甚快何留宿
甚勤堅辭之踰嶺尚循策蹇少躑躅之厲聲
曰莫走險地其尚愼之哉予笑是献之之老
成而更事如此也時山扉盡掩暝色路歧不
辨一人呼曰寒巖尚遠盍止明巖可乎遂從
之昏黑乃抵明巖其寺門兩崖偏仄正所謂
八寸關者僧德威卧病其徒圓資圖受明序
責白粥爲餉其戒明統明乾皆諳對句達旦
啓戶則天日朗然連陰重崖之地而際此不
啻覆盆之覩物類欣榮矣二僧導至寺迤西
鬼巖壁削飛瀑懸注廷玉床珠春夏不涸巖
面隱顯有唐悄乘馬痕傳爲閭丘公像漫無
可考旁石筍拔起如大將軍特立上有樹二
本鬱鬱然寺後一洞虛虛茫茫可大旅會鼓

然眞極造化之妙而斧鑿丹靑莫可施者東
兩巨崖奇如合掌其上竅漏日滴露巖畔修
藤鉸拂可攀援上下者寺南亦有洞中蓄一
穴纖碧凝苔可染襟滌胃者揖別衆僧攬轡
悠悠沿途皆奇巖靜潤晴光煙影摩盪區寰
間午抵寒巖僧房梵棟亘阻山腹正寒山子
所居軒窗開闔於紫翠者後洞似明巖而邃
深可藏百騎僧德遠老病明日予與之別語
之曰我與汝此生無再見期矣其徒圓明圓
覺皆相顧泫然策馬至廣嚴午餐寺有體名
貧委語甚佳誕有融羅漢像謂當時一老僧
幻軀僧宗英宗明理然始歸一戒朱姓者故
冢予讀儒書手筆硯索題予辭焉是日還宿
寧國僧德破慧鏡迭爲觴具蓋前度未覩而
今中發焉者也嗟夫吾台古稱佛國如明巖
諸地之幽奇淸勝豈無至人如智顗曇猷輩
藏修於其間哉予生長是邦豈徒款竭其地
亦將物色其人而與語焉今所歷寺凡幾所

發僧徒几幾皆餐飯葷酒并其教如弁髦則其他可知矣信夫盍人之不易得也然而勤詩書服耕鑿敎天𥙷安日用以不辟乎先王之道則賴吾道之存耳幸生

昭代者其尚愼所從哉遂次會語同游者咸不以予言爲泳是既歸爲是月二十有八日詳書此爲記

僧佛樹重粧羅漢記

夫境隨心變地假人興古今一也是以聖賢應跡必有靈瑞絕於入間淸淨蘭若是其居止致使三洲開道終顯賓頭之功久萬遐齡敎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呈祥山海之間香氣鐘聲相顯幽明之際列于覩聽良史詮而不窮備諸古老口實仰而不絕天台山者乃震旦之奇境五百應眞駐錫之地天然石橋雙澗合流下有龍湫幽溪窈窕晉時曇猷親入聖寺五代錢王數感禎祥非妄誕也余先于京國

大洪福寺安定伯張公容請閱藏敎讀高僧傳數識靈跡無由得往正德丁丑同衣明輝同禮寶陀育王時來參謁及抵石梁遍覽勝境歎喜踴躍止曇華亭夜誦大乘聞鐘磬聲覩山水圓通應眞之像神異化現三昧難測天匠工巧奇妙絕倫　仁孝太后書云是光菩薩手製經歷年久顏色脫落山水傾頹弘治丁巳黃邑淸信士率衆修葺殿宇重新并粧觀音等聖像三尊唯五百應眞未及營理余同明輝發立志願重新修補回京感　御用監太監張公永給施顏料工資復蒙給素相助得遂先心去歲己卯季冬復轉石梁本山住持招一公一見欣接孟春正月十有六日剏工四月一日工訖以此良因上祝

皇圖永固帝道遐昌金枝挺秀玉葉相承光被四海涼蔭蒼生耳因記之正德十五年歲在庚辰孟夏四月初八日勅

賜雲惠寺三藏沙門佛樹撰

葉良佩天台山記

天台山以高大之故稱台又上應天之三台星故自昔以靈異聞予每遇其地輒欲往遊人曰游非踰月不足以盡其奇予顧難之會予免官歸得故人新城黃尹速予游至則館于國淸嬰梅墪潘子與俱而五峯雙澗之勝已得之行任坐卧間時嘉靖壬寅四月望日也潘子曰游天台必自赤城始此山之南門也自是而北則循佛隴訪石橋東行則爲天封華頂西行則爲萬年探源兩巖則爲洞天桐栢於是遂結束自赤城始赤城山石純霞色望之壁立如城具雉堞絕頂有浮屠七級西北有玉京洞金錢池寺廢無僧已復由故道尋九里松月色在地人行松影中翌日遂北行踰金地嶺與祭嶺相連其下爲漢隱士高察讀書堂又五里踰銀地嶺至大慈寺前覩佛隴二大字寺僧曰此智顗師之初修地也又北則山水漸益幽往只圖抵石橋先止曇華亭倚

纔觀之見兩崖門立而石橋橫亘其上廣不盈咫號上人掉臂行之無怖山址左右有雙泉飛出合流而來至橋乃伏出其下爲瀑瀑可百餘丈掛巖石間氣恆所聞復由亭有巃下至新亭披其端而坐則見石橋已在半天而噴雪之霧自空中下擊潭水作疾雷聲震動林谷於是乃大詫以爲奇觀是夜宿珠上人海會菴天明復往觀之兩日乃從山西行尋萬年寺由鐵船峽度羅漢嶺山縈水迴每數里輒一曲又至上方地則砥平如仰盂登妙蓮閣四眺則八峯迴抱而直南諸阜纍纍如列戟排衙兩澗水至寺門乃合流縈迴南出前林松杉成列東澗古松數株皆大十圍有五六鶴鴿巢其上每休坐樹陰則聞鶴鼓牙及唳鶴之音與風泉相雜倏然非復人世留信宿乃去抵護國寺出訪錢太師墓從者曰由此東北行至劉阮洞頗近會祭舉人中甫陳監元敏之適至遂合策尋劉阮洞洞

久廢荊榛迷道惜不能往寓目其悟道有幼云過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至今僧俗猶能傳誦之施遲再踰雙溪嶺始至天封渡澗橋登殿瞻像鍾樓方丈皆存昔智者大師夢五思修地也初大師入山見一父老告曰渡澗遇盤石可止師如其言遂結廬焉前對瑞雲峯故號靈墟其註涅槃經號智者嶺中有卓錫泉呼世降敎哀叢林已銷歇獨寺前澗水潺湲東注猶疑大師談妙未綵巳一而大悲緒公由新國膺寫止此墟修習向素一見論舊知遂借榻焉實是月戊戌日也

張存遊華頂峯記

次二日庚子余拉緒公由天封寺轉西北行逶迤山叢穿竹徑歷數十折盤崗涉整約廿餘里始至華頂峯所謂華頂者以其涉峯頂直上華蓋是也自峯南去約百步有一際地勞坦夷廣袤可三十畝四山合抱形如蓮叢林木葱蒨幽花異

草不知其名每夜半見海日初出光射巖巒如金芙蓉競秀朝暮雲氣翻縕盤結如樓蓋如車輪覆其上疑天造地設而然非入世有也由隋智者大師開山刱寺因舍興前對峯名代有名衍之寺前截澗疊石爲三級之其名曰滿月池南有圓潭曰鉢盂峯文入山門有石方池池永澄瑩池之上爲大雄寶殿莊嚴絕麗殿傍有說法堂東則爲丈室名妙蓮西則爲延賓之軒名曰簷覽其寺僧數人孺公皆引見既借榻宿西廡下明興約向志一二衲伴遊覽幽勝於是西去約二三里有庵一翼然實爲無見覩窄庵僊懸極莫三陀塔之所據峯列整遠近圖遮若護特於窣堵大者再行二三里有庵曰淚雲則爲寂庵光空更間壯源濟三塔在焉蓋華頂在天台爲極高而此又在華頂爲尤高地極僻人跡稀到唯終日與白雲爲侶而已過庵三四里凌其絕頂有浮屠即大師降魔之處下頭羣峯不異培塿其支隴高低猶濱渤澥壽層湧層出誠奇觀也其東有巖曰望海潛指顧海水僅一杯小自巖轉北有泉一泓色正黑曰羲之墨池至于李白書堂舊址定光招手石當時有伏虎壇鬼疊石葛懸翁煉丹井茶圃皆在別峯榛莽塞路不能往觀乃回寺中混衆一二日然後知自任持介然莊公而下若首座南宗顯藏室獨峯高等皆清齋苦行之士倒飽林技焚修禮誦叢林軌則尚有可觀及余入方丈讀及歷代老舊志得東有甘泉先生居又有司馬子徵自號白雲先生至此造室餐霞與白及西天控峯承明壽九旬習定處歲久皆蕪翳不知所在惟大師止觀於門及後智國師諸祖倡明禪宗其風流餘韻猶可想見於煙霞泉石間至今皆未泯焉承介然出示靈芝雙律師十詠屬余和因勉續貂遂成篇什已寄在前詩編中

張存遊佛隴大慈寺記

至六月十九日乙未余出國清廻澗橋循澗轉東行百餘步當取路東嶺下有巨石昂首俯入澗若渴龜飲泉形首上可容坐一二人番筍度澗遶西山麓再行一二里有石橫截澗流高二三尺中闢戶水直瀉下如瀑布入石下潭澄不可測或謂有龍蟄焉此亦山水奇處踰再度澗迤邐登金地嶺一盤一折路若羊腸漸至嶺坳訪古定光庵址久已榛沒近址農民數家其絕頂有古神祠半間時暑雨驟作急入祠暫避俄頃雲氣晦冥雷轟電掣風雨雜樹聲撼地震動疑山麓忽變爲大洋海波濤洶湧之狀可怖可駭須臾有耕樵一夫數人亦奔來避雨詢大慈所在云隔山僅一二十里不能去比候雨歇已迫暮于是余僕輿在祠迴避雨耕樵夫家借蓑笠冒雨出行至寺衣衫盡濕目前境暗已不辨人物轉入別澗退居借宿明旦起盥漱整冠服謁祖堂觀

佛殿山門欲倒未倒方丈雖存亦已上漏旁穿可嘅也次讀唐梁肅碑宋楊傑贊始知大慈寺背負大雷嶺兩龍合抱形如燕巢由隋智者大師開山定光招記銀地之所是爲佛隴傳有曾賢閣淨名堂大師手書陀羅尼經皆廢失惟高麗銅鈴杵順湯實副太師宴坐巖淡甚不放眾溪皆避摩所在至今猶存已而披草尋徑到祖塔所近爲民火延嬰坊灰瓦礫滿目慘然徒對空堵處展三禮欲獻而去方假筆硯新遊錄惜本寺僧靡有孑遺雖有別凋猶爲宦轍拘繫不在其誰可與語者故畧言于錄曰大儒釋道分爲三教余黍入儒固無預二氏竊聞自佛法流入中國至今天下言教宗者必歸天台言禪宗必歸曹溪是何耶蓋教至天台大明禪至曹溪而大傳譬水木之有本源也今禪之傳不傳固未暇論且如大師開示止觀之法門因言顯道而道在忘言由漸證果而果成離漸行位彖圓體用互融此趣然若者有徵入涅槃者有筌此其能有益于化度如此

張存遊桐栢宮記

晨出石橋菴度妙音亭屈曲緣山磴時夾磴皆大篛石箭竹涵露滴石上苔极齒滑不敢急步或旁睨他物失顧視磴道石因蹉跌仆地傷足趾苔綠汙衣袖遂邐迤經鶯黃潭一泓淡無涯底相傳舊有龜在潭中年久已成精徙居石橋下龍湫每春夏夜則回潭乳卵近因山農娟居上流渥濊布被辦汙久不回潮登察嶺嶺有高察舊居故名行白沙道中險寒峯欹窮嶺古龍祠指龍潭水飲漱止道上渴然後下峻嶺白公界歷鳥道數十盤攀蘿吊蔓始敢下前步急以杖拄定又復移後步道上更多磥石卯抵脈底皮肉痛皆生胝蠶疑從天上半墜下爲伽塹乃喚二僕左右扶挾約行十餘里經洞天宮山下有兩石對峙狀如門扉取道入宮舊傳唐咸通中道士葉藏質創道齋號石門山居後遇懿宗敗名主齊宮地產香茅宮久廢荊榛塞道不能往再行過元明宮舊址問故家父老言長慶中有道士徐靈府居此號方瀛山形如橐駝卸寶前對華蓋三圓峯凋境宮前流過真隹境也無廢矣因借山家小憩進午炊留連久之日將晚出門勉行一二里始至桐柏偃境不覺心目豁然挹山容聽水聲而塵心頓清矣於是整衣冠升殿瞻像未暇周覽文轉東行度澗橋橋上有亭扁曰溪山勝處入迎僊坊見道會常靜吳公留坐茶罷直西茂青房訪提點師呂陳公辭回迎僊借偏焉明興乃觀中峯形如飛鳳展翼鳳身垂下至尾則三清正殿在焉殿前有黃籙醮壇皆石甃從壇南出山門皆石徑登會僊亭亭下溪流曲如牧形西女梭溪福地二橋洞達大流西繞下傍水南匯擁一石形方如甲曰甲山東對劍嶺從甲山轉南木口爲三井一瀑二在其溪不可測下與海通

故名海眼有龍蟄焉旱禱輒響應昔太宗遊上不敢高聲語笑故吳英公竦銘云蕭蕭一鳴雷雨大作其靈驗如此境內周觀此皆猶哇諸水下溪會於二井井溢出爲巖下則爲瀑布由井東行至祠門山危兩重舊有亭廢即前察桐栢嶺嶺下有靈泉曰透雲遇春夏時用銅錫瓶盛泉自然涌出瓶外如牙流者故名次登亭址回首北望靈勝灼然呈露其九峯曰華琳香林卧龍紫霄翠微玉泉蓮花玉霄華頂四圍還繞隱如城郭而觀當九峯之心翠霧白雲絪縕擁覆朝暮萬狀石林滿翠澗泉漱玉由觀西北望取道儼人蹟經龍潭至瓊臺轉南至雙闕皆翠壁萬仞森倚相向其玉泉華琳二峯當中峯後分東西對峙中闕如關闕後層巒疊巘如排屏列幛又如大將屯軍百萬扶犁環立擁衛於中軍旗鼓整然雲煙遮護真奇觀哉按道家書言桐栢爲金庭洞天木有珠琊琳碧泉有石髓金漿

人得食之後大不老又言災有句曲之金
越有桐柏之金庭三災不至洪波不興實不
死之福鄉養眞之靈境可不信然昔吳赤烏
元年有大極左僊翁葛玄始開山卓菴修煉
大丹感大乙三眞人降授眞一勸戒法輪妙
經於是構降眞院奉經臺後改爲崇道觀久
廢唐景雲中詔爲司馬煉師名承禎字子微
自號白雲子復置觀始名桐柏方建堂有雲
五色見于上唐史以爲祥禁封內四十里毋
得樵採又按徐靈府小錄云煉師所居黃雲
常覆其上故自頌云堂名黃雲俯蔭眞氣壇
名元晨仰窺清景其東爲煉形室南爲鳳軫
臺西爲朝眞之壇北爲龍章之閣閣後象妙
臺臺下醴泉井其泉極甘可以愈疾皆已蕪
廢王南渡乾道中曹開府勳重建三清殿殿
前經鍾二樓殿後上清閣崇門修廡政和六
年建嵩宗元命殿分院有六曰藏經三元延
眞清虛白雲浴院靡不崇飾煥麗元旣暐朱

或廢或存至元中道士王足菴際遇世祖宣
授純素仁靖眞人遂即左崎舊白雲觀基建
宮曰純素石菴曹開府神壽菴故址建宮曰
仁靖厥後存經兵燹皆化爲丘墟今都紀止
靜鉋公新正殿山門漸圖興復亦當今觀門
之柱石者周遊歷覽不覺抵夕復回迎僊昔
楊明月偕道會吳公出洞門觀僊翁朝斗壇
壇西南下二步有石如龜背舊刻云諸使給
公應壇過妙樂觀故基舊有王子晉吹笙臺
吳公指臺前巨石名儀鳳至今飛鳥皆不敢
歷九曲徑于至扁聖觀廢址亦吳赤烏年中
葛僊翁建初名天台觀東北達丹霞洞洞有
僊人拍手巖西北桃翠屏其上即三井水爲
爲瀑布者觀東百步有柳泌故宅名紫霄山
居久榛蔽不可往觀大經王京觀煙草淒迷
無復人跡惟門前石柱僅存余觀自古名山
福地宛然如昨而人事興廢則如水上漚乍
起乍滅雖有定止是亦有數存焉惟能修煉

到神庵長生不老之鄉既無生滅何有興廢
則不復爲氣數之所囿矣是月二十四日戊
申到山二十六日庚戌下
山修錄則廿七日辛亥也

張存未遊次勝境記

天台山最勝之處大率皆已遊遍惟寒明二巖萬年
無相二寺共四處爲次勝者或以甚遠或以
久廢故皆不曾遊而亦不必遊也即其山水
之有名者問諸老僧言悉已瞭然于胸中矣
若寒巖者在天台縣西七十里高九百丈周
迴三十里因寒山子得名又名寒石山前有
鑑石曰宴坐峯上方有石室舊名附石洞宋
蒂扁曰潛眞四山環峙如郛郭上聳霄漢其
下嵌空絕類獅子呀然張口日中置佛屋不
用苑覆由宴坐峯西有石如筍羅蔓縈纏再
去筍西隔兩崖有石梁約數尺架其上險峻
不可度南有泉一如屋霤寺僧廉竹續引之汲
用取足前距山一里有洞轉西二三里亂泉疊

流巖竇間散若龍鬚因號龍鬚洞其石室前
有立石參差如侍衞狀崖皆五色故名綴帶
山內出石髓石脂人得食之長生不老其絕
頂有隱人石棺貌骨尚存昔有僧就覩脛骨
數尺然鳥道人跡罕到此一勝也若明巖
者在縣西南與寒巖里數同舊名暗巖巖前
有石壁屹立號幽石其下竅穴日光穿漏中
有僧全宰舊棲禪處轉東數步怪石森然上
有兩峯相並名合掌巖西有泉落崖而下與
若磬落寺僧用竹續引從高下墜號水索由
此捫蘿而下至重巖磐石嵒列即三隱嘯詠
處昔有光如月故名石月寺東有響巖扣之
有聲此二勝也是二巖者皆以路險遠甚不
曾遊若萬年寺者在縣西北差近白沙僧初
曇猷憩此西顧八峯回抱雙澗合流其曰八
峯者明月梯雲香火大舍銅魚藏象煙霞應
潭皆秀色可挹故卓錫焉曰此眞福田也東
南有嶺曰羅漢巨杉偃蹇絜之百圍凡供五

百大士必[illegible]天太師菴昔
生身尙存今[illegible]寂然此三勝也
若無相寺者亦在縣西南廿近身巖路之半
唐建通二年建舊名瑞龍其廿巖曰戲龍昔
有僧師簡居之時遇大旱以杖抑龍起霈雨
故名境內有瀑布潭石門徑鹹水澗峯五曰
瑞龍天柱香爐紫凝應孝巖二曰寶陀羅漢
共十景惜名存而寺廢此四勝也是二寺者
皆以僧絕廢久不會遊則四勝[illegible]
皆所不暇遊是固不必遊矣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二

記類

李淩遊天台紀 宋

太史公□識立言者所會稽謂漫爾寄傲無當哉余少躭物象往往會意處輒命巾車天台爲全浙西南陬區茲行役苦勞郎捐羅不復顧興說淼乎歎矣屑春孟廿一日癸景戒徒御單車往崇陰布護閒雨欲滿山嵐海靄猝爾蝕剝偶旅游濱脈脈不自適無何泉日東旭屏翳盡斂蒼翠夾陌芳藹一裘人襟裾前眺嵐左浮圖哀出插空而橫東一嶺宛帶芙蓉中含洪腸井絕爲名勝詢之土者云赤城山也引策而前可十里許爲國淸寺梵門鉅麗略目暨入即剎棘叢交瓦棐墳委翳爲圯址最後委藏處石泉名錫杖泉傳爲寒山拾得卜麓卓錫場熟視淺瀨不

聯地脈或釋象所攢拄者偪東有丹竈儼存兩巖壯邃迤數里爲眞覺寺東望爲天台雙峯特起望入雲表誌載瑤宮瓊宇諸蹟卒無可問津者西北爲桐柏洞歲久湮謝晨肇無據夫山誌野誌奚抱靈異而避逅偓佺輒緣鳳吉且半載七世何滲悠而畔經也偓人有無何渺茫杳源之說誕荒唐有味乎其言也哉壯向圓山壁立亂草叢茸山際巖曲徑縈迴麗餘一綫夾道澗沚亂石嵯岈上下羣流當其中者搏激跳躍澎湃怒號細急縈紆險舟淙遲其大有不得其平者乎循崖數轉溪忽分兩流碧躍雙瀑直下洸小狀然指示肆吏應曰跌瀨再遭遘而北嵷嵲山巓者石梁寺西望巨崇如暗虹下澗數騶□源濟緣浩淼鉦瀾倒重巒而墮落忽低透石梁峽阪拄爲飛練噴洒石砑衝石梁後天橋片拱左右夾獅象兩峯即崇伯子之鑿龍門未有是巧出天冶者攝對移晷盼歷流咄咄語曰浪泡

焉于古英雄人物有之乎安得脩若洸養攏
欸于旁其樂且壽固無極也兩力挾持俯仰
危巔暨没階山麓股郄閒盤辟儳塌矣入朔
寺少休庖者具鷄黍悠然酌數行月已傍午
粹登輿出寺僧自蔡植中跽請曰此中萬年
藤也斵之可杖即命取數枚來著熟斜結不
知經幾何風霜當是瓌奇物它日罷芒鞵見
長孫閒倚此瘦笻以徜徉蘭皋禾隴之上豈
而諦視有不愕譚爲天台赤城靈植耶發之
萬陂在之王女毌直買胡能辨之益壯浹入
即氐萬年寺嵬峩雄勝天台中上刹福地也
益壯浹入盤磴不可步亘抜旁峙曰鈞山崿
底瀑流者曰鈞雞逡巡過嶺角巨壑內石狀
堆疊卬者如立俛者如倚斜者睨卧者蹲嘵
側列劒攢戟云盡侸人驅石也夫蠢石何知
驅使轉變可血衄龍竭精殫膏窮終年罣遙
兼不可卒致又何能宰制羣侸而備汩汩此
役齊諸志怪有由哉迫暮窺天姥峯巖想太

白夢遊一吟橫肆跌宕可爲天姥萬古增色
尋所題雄絕佳麗處至磨滅未可一睹余謂
議侸天材難以雄羈摧眉折腰所自不屑故
抗之乎夢親攢拊之耶縱觀天台管叠所覽
測者夫鄭若此僂指夙遊盛矣美矣標壯遊
矣面倚或海吾思也天台險亥崎嶇甲寰宇
兹迂塗蹇淶道迴於欹側鳥道中顛躓而太
敢豐目跬步失戒將阽于危即所得亦附贅
矣浙釋香堂騎衡之旨緬懷怙亢習險恬不
爬損者斤斤有餘思焉謹聊記其一斑濟書
于東剡之舟中

王士性入天台山志

志稱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山有八重如張大帆以
其上應台星故名天台天台山以華頂爲絕
頂如桐栢赤城瀑布佛隴東蒼皆其別號神
邕以赤城爲天台南門徐靈府又以剡縣
金庭觀爲壯門天台山山脉起大盤而委爲

四明其過天姥發頂落地爲五支其入山四
漫而非一途自余爲尭源王人結廬洞口不
啻數十至矣其始也從國清入蓋內戍秋觀
海會陀與天刑生拯禹宍而歸時也坻縣出
壯門過神蹟石咫尺國清矣然西觀霞標在
望意不能捨遂先趨焉道書玉京洞十大洞
天之一也巖皆赤色望之如雉堞因名赤城
絕頂浮屠七級飛泉噴沫落于中巖中巖寺
嵌巖中曇猷洗腸井井邊青韭今尚生也下
山東十里入國清浮屠比赤城倍之然不見
九里松矣惟餘萬松徑三字圍八尺鑿石山
門寺負五峯如戾石坎泉盈尺會明師卓錫
而成左廊三石鎔立則寒拾舊龕石也智顗
建台山十八刹茲爲定光投記第一道場出
門于橋綮崖公澗度盤迴嶺以入澗水自高
山落與石齒囓喧豗吽號如幾如練如翔鳶
鳳倏忽萬狀別澗而上金地嶺坐定光招手
石指銀山稱佛隴焉寺號眞覺則知大師所

從貌骨雙石塔存其未至塔頭也路側有大
慈寺倚大雷峯傍智者泉寺煅而唐梁肅石
碑一坐尚樹于盼㽵間東望灌莽中寺在其
下反顧其領曰高明路旁巨石僧指堂書天
台山弁隷教源二字近白雲峯下又有太平
寺址蓋三寺相掎角焉東壯爲司馬悔山道
書第十六福地又壯爲靈墟則白雲先生所
棲息焉亦七十二福地之一也或者以天封
當之咸從金地別一岐而東行既踰嶺折而
西壯數里兩崖如闕鉅石豚其表豐風逢逢
起驅石如舞人行不成步即六月披裘而慄
名寒風闕過闕數里爲龍王堂西岐乃去石
梁東則上華頂東上華頂經察嶺亂石飛纛
在所成趣石有峽焉爲書留雲庵僧君高察
隱居也又數里下雙溪上天柱峯磴道偪亥
下與拾級而上十里至竹院佛弟子眞清興
教源叢林精舍經聲喃喃足稱娑婆淨土轉
峯左側路三里許上下二溪池綰谷口淪漪

公□□□三十六洞天之一志稱赤方廣寺□□應真示現處隱于石中樵人牧子時聞鐘聲之聲然皆不可覩矣是多寶海會應到日從間路上山不經天柱而登華頂大雨憂一無所見然余所攜堂成矣其又至也則從楢溪入楢溪者余歎溪也爲處士顧歎而名孫興公所謂濟楢溪而直進是也時崑崙山人王子羽訪余于丹丘余取道石資寺送之過陸龜蒙所銘怪松循蒼逕而西三十里至慧明寺寺林始入歎慕公溪入十里抵天封寺寺亦有石有果僧以木屑一篇程常寂東爲智者嶺中有亭錫泉過天封一滴從華頂東流下亦循澗上十里而至二池入寺子羽已先候于太白堂矣山高風寒甚草木不生惟一太白一堂前三娑羅樹四月花開如芍藥寺前一彬搶泉成陰耳餘則咸蓮壽酒爲戶非中秋左右無鎮日晴又雪甚早時方霜降山頂已三四月雪封山矣余供二竹筒酒驗

剡百枚持錫度火衢虎跡而至顛池中有巨石河凍蘸墨池六爲書崑崙二字昔王右軍之來以許玄度李謫仙之來以司馬子微余何敢望二子且從後人識崑崙二子生于石上耳信宿買舟而別子羽曰右軍晋逝惡溪樂其奇書突星頭于石君舟行謫觀其在否余唯唯竟不容勞而荘而歸其從從護國寺從天姥嶺咸寓足焉而荡而未從山北上天姥者天台之來山也故游埒焉天台山北水二石梁水流入剡叢溪水流入明天封水東流過寧海入海萬年沭西流出王渡入剡餘皆會清流而下[illegible]頭天台山志蓋自苕爲偃寵宅[illegible]之說儒者謂誕不經然宇宙大[illegible]人有而不論然哉及余行山中見其川□盤護氣象自不類人世則又疑信半焉久之見上有靈芝醴泉又木有羅漢菩提草有觀音長生花有娑羅藥有茯苓黃精則非獨人有之于物亦然

屠長卿新建天台祖庭記

說者云西教東流始自漢明之世余獻謂不然如來之教廣周沙界何限東西徧歷僧祇詎始東漢東漢以前佛法寄持世道東漢以後佛法顯被羣機凡情見有顯密聖教原無晦明漢明以前若非佛理主持則世道曷繇建立哉自世尊倡教諸祖傳心西土之尼珠獨朗自摩騰竺經羅什譯義東方之清甫昇魏晉六朝之間法席如雲蓋頂成陰生言若露入口皆共然而未明列聖之心宗尚昧如來一代化意于是篤生天台智者大師大蘇妙悟靈山親承約界五時開張八教以五義釋經題以四釋消文句宏而三止慧而三觀曰具曰即曰一念三千總攝六度融會一萬行金諱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歸宗法華判一代時教况佛法司南眞可謂抗折百家翔翼千聖者矣焉太史云大師得之南嶽南嶽得之北齊北齊得之龍樹龍樹得之釋迦

大闡於智師而非始于智師也傳至章安結集文言功同慶喜荊溪弘贊義例力金章安自是而後台教浸衰四明法智師以羅雲之後身續佛隴之慧命立陰觀妄別理隨緣性惡修惡獄闡幽宗惟色推心舉揚奧義明三觀單複之旨闡十境互發之論闢異端而扶正脩象體而集成台教中興則四明尊者是也自是而後法復衰微於是妙峯百松師以上智之質悟入于妙宗一鈔紹天台之宗振起其如綫一脈而于其徒無盡燈師又以宿慧種智闡揚而光大之近世台教中興則妙峯百松是也余謂百松之展直踵智者燈公之勛庶幾章安世必以余爲知言余又謂無盡燈公嗣台教大行于佛隴介山如公衍台教盛傳于武林無礙芳公衍台教盛傳于四明亦猶法智之專席于鏡水慈雲之旁出于西湖也無盡師近于佛隴建天台祖庭中供釋迦教主東侍文殊西侍彌勒蓋以台教宗于

間興草創迄無完美推方伯嚴三德臆
巡撫吳公司理劉公原衡方伯司諫王公
又多方衍於上諸惟施然協于下無何
特賜原如新考成有日龍錫自天龍藏[illegible]書
交輝金碧天人之際良可知已爰具肩引古
今壽聽紀舉庸以志感若迺顛頂闢荒金貝
天造三信協力登果宜均皈依尊宿揮營道
場推芳之勞績於瞳晃則以俟後之志僧寶
傳高僧者邑
侯王孫燮撰

王士昌立雪齋記

自佛法入中國時黃面瞿曇四十九年不曾說出一字且
道一番山上得箇何等消息衣鉢直傳至今如
第二月以指作觀乃能使天梵雨花鳥銜瑞
受所謂自利利他一莖化爲丈六安欲冷淑
淑地向鬼窟安身九年壁間面孔未夢見如
來耳神光不自信心行若集道自斷其臂不
過尋覓于古鏡之前覓珠於貧衣之內於雪

山遺言了不干涉一花五葉雪色未消曹溪
此滴東流不返觀水於瀾千濤萬壑不失滴
水之味固不在色相間也余家先司寇嗜好
深探於此緣不淺結廬天台萬年山中時慕
上人以一衲供四方行脚苦集圓滿忽夜見
寶光如燃千佛盛說爲雨花法瑞且曰鐵
走征天贍部示餘山夜動爲空中發海
潮音者旬日斯亦前上人程楽後雪堂即
嗣法傳燈衣鉢[illegible]其
頭日立雪問序於余余笑曰神光見法皆爲
月自斷其臂衣鉢以得雪上人欲收曹溪滴
耶雪山千尺冰請問天雨六出時得迦在座
當演何法上人曰唯唯不爲癡人與說不爲
佛子密說遍大千恆河沙各各歸佛已吾衣
鉢乃傳耳余笑
而述其語如此

陳仁錫天台祠記

李供奉夢遊天姥山好事者
賀山之遺向恨其夢曰一日
過之笑問供奉不夢天姥誰夢夢天台耶白
也遜其精有夢無容耶白也謝其玄怪夢會
稽耶白也讓其間鮑夫自鶴馬疾飛千萬
仞之濤於數百里滙爲巨湖浸天姥山腹背
差可安供奉一夢耳辛酉九月天台高明書
法師持狀來謁不乞三天祠記祀興利除害
兵憲夢澤張公及捧檄斷行別駕南昌趙公
予過客也爲張公年友以齒賴勞與焉予謝
不敏而張公憲持嗣夫古人作夢亦不容易
況文乎非愛其文也不遇其人與其事向者
供奉之所不夢也高明故智者翻經臺招手
定光處石梁羅漢舊者皆浩清夜自鐘自鼓
萬年寺之九里溪奇峯秀嶺品在雁宕上是
宜置公教笑慮徵山靈安予一篇文字作供
奉往夢可矣天台廢興曉春垂白老僧常倚
雲而動開採令下台無鎮有司中胥諸易存
寺爲廢寺徵田數千訟租入訟二石輸累千
金各充礦稅實利羨餘而杖殺訟冤者數人

又役以收解催租吏日蒲方丈僧積威所劫
聯望僧民兩充先後賢者二守黃公兵使金
沙于公太守華亭王公邑侯湘山胡公偕融
通計畝量派官田未繇什之七開林既息旋
編僧兵著爲令二十餘年予初遊圓覺坐寒
拾龕下聽二三衲子語夜半風急雨鳴濤聲
如咽將就臥一僧牽予衣燃燈照予至日此
二老僧爲鞭箠所加放聲大哭予洒淚久之
徹曉不寐屬遠飼茗加帶雨春耕號呼顛仆
遂入幽溪爰集二三上人商可予日以存作
廢胥讚固也山不有真廢出耶存者充稅廢
者充橐誰詰之耶始廉察桐栢寶華貧廢几
三千畝役胥吏有年予大喜挈領雁宕歸小
憩天寧寺公宴予巾子山移席對靈江乍聞
髮指曰始作者無後乎
朝廷不言利而刈殺其人民司憲謂何盟曰三
日檄十日罷渝此盟如江水趣命署印趙公
援方畧趙令靖江著廉幹激于公言檢桐栢

諸峻用悉抵太之果不渝盟公自爲文誓台
山絕頂并哉公處此一事勁而决不煩論報
不遺根株於是山斂愁容水流悅響百歲老
偕願緩須臾無死初公赴任飲于書舍檢案
上錫文褒集賊聞兵變拂衣起衆程視事解
兇黨結逋糧悉繫其魁台人言公少遲屨劍
必無台州金調發驛然譁於省會於處州於
金華於鄞江台兵一枝悲受戎索憚公威感
公信也延年離席社稷遂安趙喜横指尊卑
乃定公有焉公孝友篤學節儉正直精吏事
别人材自擬一人不妄交一介不取與既與
予面相約使者絡繹于路爲分贈軒于幽人
也老親在堂愛子在抱琴書在几席勉爲公
一割非予意直不能致公三遣之使非公精
誠不能勤予百日之轍所至不獲一軒晃不
溷一私牘及抵舍權闢潛確公手函六七至
氣誼有足多者公虛懷能受盡言記月下渡
靈江葛仙井淪爲蔡茅言於公遽撤臨海亭

之在紹興禹廟祀新蘭亭不稱舊觀其山勾
踐種蘭地也蘭似君子而越君子亭而聿修
崇山峻嶺之舊三江關湯侯功在萬世不宜
並祀戰殁吳張二將子幼母老懇寬萬里之
外王右軍硫坐戒珠門遷蕺山亭便公皆許
可對菲博採誰不樂告蓋
朝廷腹心也郡國手足也
神祖獨攬耳目之旨盡而手足能捍則以監司
代耳目今寇在門庭腹心之救殷而徵調日
煩則又以監司代腹心夫郡國之職業愈重
監司愈急而浙東沿海一帶更急果得人如
公授節鉞筦樞要以昭布
明天子尊顯外藩飭詰海壖至意無謂今甲獨
行之於邊吏也公壯猷日新何有台山一事
亦有千春流水共淙淙不絕而已雖謂公與
天台山作一夢可也雖謂予補供奉之夢爲
夢澤作一
紀夢可也

程詮重建天封禪寺碑記

蓋聞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
成焉世之興廢興廢互相成寒暑之遷流
也日月之代明也顧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天
之所興誰能廢之天所興者方其未廢之時
興者已出時節因緣則有待耳家國天下皆
然梵刹亦然天封禪寺古號靈墟道場智者
大師第五修思處也於此說涅槃經疏有塔
禪布智者嶺卓錫泉結廬於陳大建七年賜
額於隋開皇五年是爲靈墟道場崇乾祐中
改智者院宋大中祥符時名壽昌寺天封之
寺號始於治平三年陳晴以來興廢幾更而
迄我大明萬曆中衰而不振僧廣■宇大悲
者重修飭之三寶興隆遊天台者後知有天
封焉然古殿穹窿佛像精麗羅漢奇古鬚眉
皆活崇禎丁丑冬祝融氏一夕收之佛入火
光三昧而升而遊惟留道場一片地以待比
丘尼性恒同其徒靈照如立如願如安■

等苦行廣募與越不三六年而梵剎一新全
容莊然寶殿巋然藏閣迥然僧寮煥然齋廚
茶室種種畢具後建水陸大齋明一大戒以落
成之初尼之至天封也一杖一鉢一蒲團徧
參知識於是發大誓願遂請大藏敎典復建
經閣以度之緣當大造倏自有而之無復自
無而之有眞空妙有本自常然肉眼見成住
壞空天眼觀之空劫火洞然此土不壞新舊推
遷四時之氣序成功者去耳然非生鐵心腸擔
荷乾坤之力量而不能成非宿德厚福眞實
苦行而不能感一雖衆信之善心同志之勠力
而主持其事固比丘尼也其功有足多者
天下事皆得若而人不求名不求利拮勞忍
苦不惜身命盡心竭力以圖報效如此比丘
尼之事乾竺古皇先生則天下何事不可爲
所謂女中丈夫尼中英傑非耶以此心力而
事君必忠事父必孝治民必慈待友必信不
忍一牛之心足王天下不欺一人之心豈不

可以興梵剎乎余就養台郡歷覽諸名勝幸
其寺者再詣其顛末寺僧眞禧大興者乞余
記之時余養靜山中乃與方外友文心教公
聚藏幽溪之不瞬堂談及靈墟碑事再詢之
尤詳尼金陵人俗姓張氏世胄名家子中年
入道多修苦行常受水齋一麻一粟或百日
文三年又常立釘閞崇修敬田徧禮五臺峩
眉九華普陀衆道場燃頂香以奉佛募諸
來緣率其徒衆苦志實行從於戊寅春結茅
智者嶺建樓為大悲懺壇莊嚴殊麗名智嶺
菴別置山田為永遠計遂幽棲以終老焉諸
山咸祖勝因而天封禪其誠力兼斯事者見
如大理同斯事者[illegible]贊勤助緣者本
寺僧瑞峯眞宋錫梅眞岳等法得附書
賜進士第南京工部尚書前北京戶部總督倉
場左侍郎太常寺正卿大理寺少卿吏科都
給事中翰林院提督四夷館
經筵官楚濬呂程註撰文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邑人張文郁書丹

餠岡再入天台山幽溪一宿記

吾友楊參知然先生以戊辰
臘之廿有六日涖括蒼監司任獻歲人日郎
走使邀余遊台宕余欣然從之而遊先宕時
春方盛與遊宜樂清林令給僕夫苞廩且兵
遊甚暢已過台取道郡城為郡守黎石洲先
生尼余轍云當有大事相托而備兵使者鄒
靜長臨海令萬體彥相繼止余時已著而石
洲一病經秋遂不可起嗣子未至署中虛無
人余不得不為襄大事而公之言竟驗事竣
余始入台冬已仲矣首尋幽溪時有門大師
已西歸而孫文心又赴講不值山中雪積寒
其余性最苦寒所至惟萬年石梁天封華頂
而已故余行任健六閱日草草出山出山[illegible]

逡遯耳目所接草草作記殊愧其言之[illegible]
今年夏五從東甌歸甬東迂百里道繞台山
遊楚孝昌程月窻先生為台邑侯令太翁必
可從苕閣先生辭宗而饒勝情余且屬知得
賢橋梓為佳地主不難向萬八千丈峯前窮
昔持所匿勿導者司徒公以月之廿有四日
先入山余期以次日往而是夕大雨傾注經
旬不收雨稍收暑氣漸盛而遊不相宜余從者
有患瘥者而病且亟遊山高與不覺遂沮然
必無不一至幽溪禮有門大師塔而問訊心
公之理越月六日以童子彩一人從而入幽
溪出郭里許赤城霞建標道左時隱時見嶂
頹不能已再數里經國清寺寺推以巢拾灶
石稱余故嘗窺見舍之去輿人步從此漸漸
高行十數里度崇山巔之步忽漸低而達幽
溪帶高明寺門四山宮之隔絕塵俗名之日
幽宜爾也文心肅余入餉午悉指示先大師
所復高明所經營大佛殿及禪堂齋堂廊廡

廚庫之處不勝宏廣蒸積甲于山寺而至於
殿後樓閣一增不獨此山所無蓋天下梵宮
所未曾見而為大師獨悟獨叛者也壇中布
置方法種釋精奇余皆不能聽第得見眞貝
葉經文然亦死字不可讀壇左數楹為不騎
堂大師存日居處心公為余設臥榻余不敢
以凡濁形骸穢褻清淨之地以臥具後青螺
閣余嗜粥心公特作粥粥已公燒燭焚香煮
山中新茗與余話大師西[illegible]師後十數年來事
如一睇為之慨嘆就寢明發飯罷心公出大
師生容數幅示余乞讚余以數語讚五十字
殊抱佛頭著糞之媿心公自號看雲僧繪以
笵為四方士大夫題詠示[illegible]屬余題為題二絕
勺而心公復語余還通洞有雲石子足出寺
門東南行茂林脩竹之間[illegible]元得洞洞為大師
生前所嘗跏趺禪定旁小[illegible]竹閣可數人坐去
問不遠有石如砥陷廻溪[illegible]派流數尺聲澗
卧石前源源不合而趨溪[illegible]至中時有白雲起

大師嘗看雲石上而心公則以共祖之看
而因以號焉還寺已卓午山中一味筍蔬耳
鮮足飽而心公復爲余盛列異蔬大非伊蒲
之供胡然而有此詢師塔所在心公導余西
行里許而塔登而作禮余不習形家所見孤
寄卓立師塔據其前而左右環抱虎踞龍奔
近案几若遠案屏若效靈獻秀爭向塔來形
勢不小而爲高僧藏金骨其法嗣賢哲踵師
而興起若當無盡藏也心公就余出山便道
借余號佛號及智大師西开之所而别余生
平寡與請衲子交非有戒行文章者不樂見
心敬信者惟有門大師雲棲蓮老此沓雜一
宿台山得益發大師著述眉至數百卷郎前
代祖師所少良足鼓吹三藏之文山斗一代
之釋亡論碌碌喚喚持林喝而偏伏愚夫愚
歸者所不敢望郎蓮老溪延恐亦令十而遜
師左席矣文心年未半伯岂作遺範能守勿
失且也據玄光大衍業林赫赫之觀不爲大

師辱而無讀書能詩書溢精妙吾將目之日
弟門龍象師門能孫心公何忝焉嗟乎假令
士大夫身後子姓若此何至朝割暮削日況
月廢卒至於舉辛苦其業拱手而奉他人也
與哉先年見休遠復公指貫修祖閱朧塔余
不覺有激于中而持此論今於心公復云得
非於　山中遇豐干而得此饒
吉耶　甬東天爵翁薛岡撰

平湖陸會魁請觀音記

大士有繪者塑者雕且鑄者貿易非古也記
有之命服不鬻于市況金容乎雖然佛滅度
後謂末法末世道未可一槩論顧所以處此
何如耳里中一某姓自大父裝大士像供于
家三厥傳家剝落無顏妄意斯像紫檀爲
本具有肺腸竅大士幾尼矣於此正色告之
日出佛身血獄阿鼻毋論來之我信信矣與
無烟矣竅衆生尼矣衆生尼勢不至尼大

士不止急大士急苦衆生苦以粟易之便丈
言之故曰請也當是時如來雪山像張仙像
俱來應供請一得三事出意表簽得吉奉二
像歸幽澗阿練若別途大士以金送供台之
楞嚴壇以楞嚴變相大士最多故且我寒月
老人一代僧寶也弘大法竟扶涵真師血書
報恩經借歸于山二寶具以佛寶莊嚴之亦
令千百載下普信感發遐想當年有如此盛
事云歸行宅人語我爾何願予應之予無願
唯願裝是像加裝是像相續供養授受禮拜
見聞未見聞是像一時同生衆國親承撫摩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請以天雨寶華
地空無聞　宗天台教觀弟子陸衆登撰
爲務爲

資粮萩匪慕分圭歸心梁服辭欣緣慮言旋幽谷志託松筠形隨畜木七覺爲誘五禪清肅無遠而屈無恩不服將軍邦宰扇印錫罷淑女更大民業吟賄扉宏十明宰追西悟不見所欲忘懷無待各指貨泉同成佛海決溝異業曦眺唯空屏師送南列子揺風鯤鱗以北極外之東遠水衍日書波質蓮地上之北山下之賞澄清渭濁朝宗會同天台維節林泉搔屬頂列三辰峯危九折潔布高霧神神狀妹深嚮君棄雷蛟兆素雷時陸冬而不凝岌炎早而無獨石橋杳邀晨暉映徹仰止青霄倚臨丹穴鳥路雲通人途徑絶渤澥難邊含情沂治收嗽岌岌萬爲十十歆總揮尾相望自然齡綱無桂仕釣不爭歌艇靜攜響紐停種行滿業大弘生爲最斷樹誠規翳棋斯詠嗜參靈鶴敬康神恭隨感明珠于斯封嵩嘉會信微消騰是頓遊英廣淵淡潤易遠高崖深谷蓮海桑四石錄錢拂芥害何年大地特

此深諱全　天台山全集文之二十三　三

隨須彌洞然風傾金際火及初禪猶欲水淹報轉常圓陳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東海

徐孝克撰

徐陵天台山館徐則法師碑

夫海水揚塵幾千年而何見天衣拂石戔爲歲而應平至人者譽彼晨昏方乎器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至如不死之草猶稍南斎長生之樹尚挺而崑而紀逝龜宙登蓮葉千齡壽鶴武彝松枝假以生民何其夭朓璧被風電同諸池沫琢火之歎聞諸往賢逝水之悲嗟乎前聖熙人看博信未始乎海留仙容彈琴国不異於儀頂然而子孫留其數世鄉叢成爲草米是以志士在賢飄然長驚滕壇禁刹懨棋風壁服晃來軒其猶柱桔朱庭紫閣事甚籠樊隆淪巖渭凌餌芝髓忽矣身輕儀然羽化全壇玉敢受謁帝之符龍駕霓裳處懷宮之蘇法師

肅然道氣卑矣仙才千仞孤標萬頃無度所以伊川控鶴紫縣乘鳥靈化無方去遠斯在銘曰來去三鳥賓遊二童然香雨上挚髮雲中玉粒　敕全膏　啓裳

隋柳顧言天台國清寺智者大師碑

臣聞在天成象窮蒼之法存焉在地成形區方之均做矣二儀既爾三才同然上聖之姿為王所以啟救光覺授適與會方乃界像是故命駕崆州於光善奉錄圖宣業赤誦弘風妹質九府之聞騰度六合之內斯並權宜沒引暫保適遠終遠歳於苦空卒遠迴於生死未臻大不生不滅無去無來胝窗匪虛非如非共常樂我淨凝寂恬愉不可思議之辭脫此粵若我大隋皇帝法諱揔持載融佛日病發滄言利見法王應閻浮主以封唐入絡葉繼高辛立聖與能祚隆姬發自天彼縱包大德而翼小心希世眞期內文明而外柔順知徵知彰鑿窮玄覺迎

此深諱全　天台山全集文之二十四

武廻文能事斯畢自永嘉失馭海內分崩將險撞強各樹君長禮樂淪於非所龜玉毀於殊方書軌競分殆三十紀天將悟稱整惡有辰皇上道謁汾陽迹光代邸地陸分秩神功潛著于時高廟善靈深思統壹專征杖鉞帝四斯我惟君惟覩知臣知子乃揚於萬里間羅九伐一舉而定江古再駕而潛銓燿浮天爭貢海外有截歸高尚之備五且周四之君十亂本枝咸贖疇昔玄哲磐石究勲契莫不於是三能宗鉉九命惟揚本之以仁慈旋之以聲教行之乃要道體之以無為姑射香然尚想淵隨滄波壯災思濟冉航以為能仁種覺隆慈忍上信相入適淨戒居先梵綱明文深傳薩壇國師僧育而藥禪甚有會儔天台山大禪師者生而神光照室兩回重疃禪師法韓智斷穎川陳族太丘道遠季伯風延典午表亂播還華客父趙祖梁使持節敬騎常侍封益陽縣開國候禪師風彩韶悟齡蚍希

拭地淨域鷲苑金布賀苑天宮巖行剏[illegible]福胡可勝原輪煥洞徹莊嚴修設波斯融治殿嶺劍闕金容月滿玉毫霜潔象譯翻度龍宮披閱法侶說然端心障滅泰階既平正道現清殊途同致無慮何營皇思賡續遂逢忘情有本空淨空常有分壇戒度重定慧真精乾臨朗鑒遠供憑誠大象香躔拜闕龕樞全身處間嚴扃綢縈迎葉佛龍賢刹齊聲飯僧數益瑞我壁平身田雨潤心樹華果現在同植將來共成有如懸鏡反照今生有如圭具曾不盡盈神力自在遊戲香城菩提具足藏禁明明

衆祕書監道內史省開府儀同三司臣[illegible]顏言奉勅撰

唐梁肅天台山修禪道場碑

天台山自國清上登十里曰佛隴

蓋智者大師現身得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建國清額

修禪之號號爲道場自大師殁一百九十餘載夫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落以後學門人比丘法智麗歸大師之舊君以義實所門人安定梁肅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顗字德安姓陳氏穎川人也其釋智者感應崇跡載在別傳觀夫治世之產非仲尼則主三四代之訓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渾而不明昔[illegible]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會門示現自擧[illegible]摩甚至靈鷲向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illegible]龍樹大士病之用道種智制諸外道括十二部經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文禪師得之於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要及大師受之於是開心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智說而詮解假演會權以流苑爲初明一實門法乘爲宗合十如十界之妙契三觀三智之極自發心至于上聖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冰釋心路不惑規其教者藏焉修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施張體用開闔語默高步海內爲兩朝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江雨旁施萬物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爲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滅涅槃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屬其賓闡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任法界現爲此立等覺數妙覺數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其心者三十有二人集其言施行於後世者曰章安大師諱灌頂灌頂傳縉雲威禪師禪師傳東陽東陽與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小威傳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及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大師道高識遠超悟辯達

凡祖師所施之教於章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者不可勝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猶魯之洙泗妙法之歟先先師之遺塵愛集于茲自上元寶應之際此邦冠攝緇素敬歎而比丘法智實嘗守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斯入是類波吾徒也盍紀於文言刻諸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謹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任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意赫赫大師顯示真祕載弘道要安任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城無生而生生化兩異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之後惆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推彼法子護持淨域此山有塚此教不極

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撰

崔尚桐柏觀碑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

同契乎元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illegible]即非桐栢即因斯而談則無是是無[illegible]而稽古者言之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即右弼王喬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强名桐栢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僊公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殿迹猶在泪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栢觀畫以以奉我元元之丕烈保綏我國家之福祉者也夫其高居八壺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簷陽審出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址亦如之連山巖巖四面皆碧茂木蔚蔚四時金青大巖之前攢巖之七鼓峯如闕中天路開長澗南寫諸泉合巖一岧嶤布百丈瀑流望之雪飛室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珙木珠條可攀也僊花靈草春秋蔚發谿鴻清猿長嘯令響

信足賞也始豐南禿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總括與秘書為秀絕苞元氣以混成鎮垕地而安靜非大神與僊宅僊得神管其孰能致斯哉故初營天尊之堂畫刱有雲玉色浮靄其上三井投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許也然后為虛室以鑿戶扆府臺而象土經之植之成之翼之綴日月以為光籠雲霞以為色花散金地香遍元極貞僊好道是遊斯息徵我鍊師孰能興之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溫人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祖晟任隋為親侍太都督父仁取唐興為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廢璽之拋生此僊才以為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擊鍾鼐鼎者味爽人日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僊之事拜籙教戒傳綜無所遺紛冥夷希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為不飲不食仰之彌峻

藐乎貝若山抱之彌漫旅乎其若海大其冥才鍊識瞻學多聞論纂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鍊師蘊廣成之德膺宗繼黃軒之明齋虛而求將利國致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叶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閑鍊師之名者足以激勵風俗睹鍊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為實以舍數物神以知來智以致往光所謂系登僚格迹在人褒負不可測已矣道生乎無名行乎有精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為天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為天下真況絕學無憂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為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含是含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元門既一不名厥功朝請大夫使持節合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illegible]國賈公[illegible]長源有道化人有[illegible]物嘗謂別駕蔡欽宗等曰由道以

含德[illegible]美而不須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維須以[illegible]至道之光其辭曰邈彼天合蜷峨崔巍下臨[illegible]海遥望蓬萊漫若天合好如地開煙雲路通真僊時來願我鍊師于彼瓊臺鍊師鍊師道入[illegible]微驂日安坐凌霄欲飛興廢靈觀鍊師攸贊道無不為美哉輪奐窈窈芒芒通天降祥保我
皇唐如山是常崔尚撰

明韓敬重興高明寺碑

幽溪道場者智師三生之勝在焉為千萬年龍象之窟迨台日西頹義天復曜篤生喆秀揚闡妙風今日無嵩一宗獨具智者隻眼借今揆昔有五似復有五雖為智師十入投跡湘州語默之間便思林擇嘉師十九即禮海潮閉關辭親遍參名宿其發願似也定光引手起屋相期百松說法挈衣密付其師承似也北擇佛隴南愛螺溪地乎泉清彿何至止結構臺山故蹤宛然其棲息似也淨名小講茫

詣降於實階淨土再宜天樂鳴於千室其神
異似也五時教觀四種絕聞三昧薰修耳根
光獲其證怡似也然當時建造動借力人也
謂皇大業之間信施彌釋玉泉十住功德樂
聞君閣大林慨旃更速今月一椽一瓦皆如
海燕卿況是日締構之鄰昔吉祥感夢力請
戴揚寶項過賢孫身讓路至於慈業變放生
之逾徒旅藉持經之力今日野于遍地御絃
不鳴道俗紛紛誰爲傾意是日起信之羽昔
義疏初著徐陵答閣玄義纘實樹昔服諦往
來不彦俱極風華今日司成司勳先已修文
地下穀斤絕紘能無私感是日外讓之難況
乎游輪驛客安折山花酒會肉傭誤逢樵路
此其難在應接樹判未復全身之氣黯然拈
索賴搜青精之飲不出此其難在物力而總
不足難我大師之紺殿琳宮彌若難具碧流貴
栖次第俱開飲奠廊廡則廊無莫欲安齋廚
則齋扁安凡厥壯麗構山宏深穴巖爲鑑立
號萬斤塗金爲像準軀丈六高閣皮五千之
軸圭壇開十地之香其他亂龕房翼衞外
森庶務總於庫司精衆敷於堂院修造如法
相好莊嚴復依蓮社之規盡蹈樂邦之衆默
務花觀界接金園者雨不施慈雲普覆成就
法器廣攝異根方便應機均得飽滿却望形
勝衆峯森朝青翠迴環超俯舞蹈入山織素
望竿飯心清風徐鳴朗月不落凝師以神力
搏取梵釋龍天之宮賓於人境而遐想在
卑脚床前折足鐺上興修福皆故業也師其
嘗頤余卷中諸次及隱一山老僧事物再標名
詩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名
自得其蹤之不早者余進日方山不有慧
遠禪師于廬所登臨輒思措造見有功寺碑
宇金木土石隨手剖成廬嶽黃備至從窮淵
躍出乃具人所新泥伏貝默形服蟲壞者也
智者歐年亦有弘誓與縣衛迎葉二像願
更聚合鄧縣阿育王塔願更修治剩將十尺

原缺

彌勒像願更增飾彼豈不能早丁作山把茅
覆頂乃若是汲汲哉佛故日不住無爲不盡
有爲而金剛般若以修福信心爲開空法道
知是義者可以悟以鼓而升高明之堂矣師固
顗師應身其弟任持傳衣其徒法師正持其
孫法師受教皆達五門通六妙所謂靈山一
會儼然未散者也法得附書天啓丙寅八月
之吉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宗天台教觀
菩薩戒弟子吳興韓敬謹
撰住山沙門受教立石

虞淳熙楞嚴海印三昧壇儀碑

首楞嚴經者梵僧懸識智者
者西瞻梵王金臆秘嚴於印土密帝剖膊潛
來於廣州不啻經王之尊矣如來全口命曰
灌頂章句所謂灌頂部也此五部者並有儀
軌淨覺岳公是以有懺儀云諸來藏主如慈
沈璿月圓觀允大弟凡數十家宰尊王之法
臣逮玄義圖通疏闡於無盡燈師而臣燕立
雪謗行李無敢訐謗者局二環而參二威向
台宗之台彌矣履儀雖設師流山外調節
音尚謳絕遺響華二淨儀供多遺品自師以
餌代乳而悅茅穗一果香之思成以聲帶心而
類螺蘇蛄蜣之一顧化時出表法一卷世法之一
卷戒法禪法各一卷飾仲秋之露待仲春之
日十僧屏散明滿功圓開受十八祖之聯而
中與者非若人耶天菩薩會於支提羅漢會
於方廣據天然之勝成自然之壇山形八
八方定矣華頂飛錫露鉢現矣嶺峯周環音
光發矣峨霞煥爛勝花飾矣普賢之騎乳
蘇粉可嗅可餐供養具矣上有山上牛女之垣下
有牛女之埜天上有二台下有三台之榯
上有高明之天下有高明之階寺上合則同慈
方下合則同悲仰究如神鏡光影交寫究證
殊勝生佛遞通聞總持門北虎帝網是皆人
哉天造地設齋攝神輸內合新增重重撝識
空敞假敞抑而中敷甃檀散花恒於斯焉

師至常爲聽衆所仰雲菴道元師果首座
拔之爲言亭録置下坐師以故終身師事元
能講之明歲即演法華於杭之鍋子山莫參
赴天台請至會稽得寒疾夢緋衣神人持大
刃而前告曰師緣未至宜速返從之明年台
僧復堅請師以前夢不欲行復夢前神人告
曰師緣至矣我當護師行時嘉靖甲子歲也
台之道俗爲習那教爭奮妙辯一歸空之旨
如念佛求生西方其臨終往生有明驗者甚
衆自甲子至己丑二十六年歲無虛席遠近
緇素學者尊之曰妙峯法師所講楞嚴若干
座法華若干座妙宗鈔若干座惟法華玄一
座而已所得檀施俱鏤經板行世間有未遂
之志不免付之一嘆臨終作刹那三省卯師
正念如城不可動亂也師辭世歲己丑夏五
月初九日享年五十有三僧臘三十二師宗
天台之教化緣又在天台其全身舍利舍天
台何從哉弟子傳燈略師於高明寺之傍真

實居士爲夢觀題曰嗣天台教明妙峯覺法
師之塔而繫之銘嗚呼師嗣天台宜瘞天台
以塔爲吾其奮如雷師與天台是一是二惟
明眼人離是非是輸淋挽縕妙夾蘇離秀求
爲夢觀撰萬曆辛卯仲夏
成道日弟子傳衣立石

易菴通法師塔銘

法師示寂於天台國清寺其
弟子性省等即寺之東隅建
塔以瘞師骨持佛交學雲鳳所爲狀乞銘於
予予衰倦不能文然予昔時與季弟光宅延
師於平湖華亭之間開講席也先司寇胥峯
府君年望七矣長師二十歲重師貞率特扶
杖稽首爲忘年交蓋予父子兄弟與遊者數
十年故頗悉其平生是不可以倦辭乃受狀
詮次按師諱如通號易菴末年復自號蘆江
老叟享年七十三僧臘五十九本會稽陳留
鄉杭氏子母潘夢梵僧借宿覺而舉師豐頤
廣額骸貌魁梧竟與夢合強褓間毋恒指之
曰若其僧乎年十五家七人俱以疫亡師迸
立無倚乃憫毋言往諸暨杭烏山三德寺披
髮焉託大海爲度師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久之有省海戒之曰正可勤心求進勿生慶
快遂詣徑山萬松和尚決擇心要侍講之暇
即擔負采薪崎嶇山麓不辭勝眠時月亭得
法師亞與同學自謂勞苦弗如也久之能契萬
松意旨一日松問曰如何是白雲不繫青山
任師應聲曰明月常懸古澗心事萬松十二
年學益精乃繼臨濟正宗二十七世後復遊
京師抵少室參叡宗乘緒有見解師爲人樸
素坦夷無矯行無餙語望之知其爲碩德也
無論賢愚貴賤皆喜近之居恒言不出口及
登壇講演則振音朗朗口如懸河雖村夫婦
稚莫不竦動讚嘆以故學徒雲集檀越騈闐
瓶錫所至營辦所須往往不呼而集不速而
成始除慶閣因大中丞鄭亭陳公請任杭之
南山慧音寺講法營建已竟偶師于登得古

碑則鐫有易菴二大字上額御書旁小篆刻
師不可考人大奇之由此名震會城淩及闔
適無不向慕嗣後吳越諸名山大刹頹圯頹
以飭墟廢頹以復者甚衆其最著者則杭之靈
隱爲西山第一叢林師爲重建費四萬金萬
曆甲午至吾郡東塔寺東塔爲清涼國師道
場師準清涼遺意說法度生緇素咸服殿宇
像設爲之改觀不踰年而就復爲精嚴寺重
構鐘樓吾成歸延國清之請北至國清先尋
石成輿梁以便行旅然後鳩工繕殿業有端
緒師忽不豫方以良晨立棟樑而即於是刻
結跏趺坐說偈言而逝而色無異生時時萬
曆乙未臘之三日也昔時杭之靈隱台之國
清與留都報恩寺以同日燬於火今靈隱國
清皆師所創而師之化去又與國清暨殿同
在一刻豈非冥數耶所說偈記者不錄中有
出台又入台及箇中無去來之句方師托吾
郡時有終老天台之意每形諸言今逝於國

力無後買無底新尸池上詔曰汝出[illegible]
濟吾爺是真神力羣鬼號役以尾礫詰朝作
為平址因建塔鎮之論高二十尺石色溫潤非
淵中所有製度工巧疑神力鬼工所辦周遭
刻以千佛飾以黃金佛身金色年久蘚蝕師
慕檀信重事莊嚴往來式瞻無不踊躍赤山
三聖像者彌陀觀音勢至也赤山居海濱民
多憶業漁人每見塔影臨荷上慈雲大師異
之建大支提於山麓化居民攻業乃製三像
高丈六尺為道俗之所瞻依師往覲禮亦加
術飾臨海大佛嶺者去府治西乙舍地嶺石
晚屹立高僧鑒以釋迦文殊普賢三像舉高六十
尺見半身於重岩之下舊惟繪以五色師則
易以黃金百尺彌勒者古稱三生佛像也以
僧護僧淑僧佑一人而更三世始竟厥工故
名百尺亭亭居石室中前象以重殿嘉靖間
羅兵燹像金剝落燈風有莊嚴之志力所未
逮以是白師師竟裘其事以成予志感佛城

光夜明如日然重殿既不發風雨自勝以
下不數年猶然故態師□謀構無梁石殿洞
高百尺餘殿亦稱是日以百工計凡三年而
告成其費可知矣告成之日命燈講小本彌
陀經用酬施心或有請易彌勒上生經者師
曰不然吾聞彌陀與彌勒一身一智慧办無
畏亦然余將俾務眾同悟本性彌陀即本性彌
勤先遊蓮華清淨土然後覆護于尊勝會也講串華師
重命伸以文外之旨燈以所撰淨土生無生
論十門而玄判之眾數閏所未聞師亦擊節
不已實萬曆甲辰秋也是會聽眾以萬指計
遊觀不與焉每歷座樹義頃闔眾聞石室中
奏天樂類絲竹音節族和叶似非人間世有
僧俗奔集儒流驚詫始以為妄誕及攝念諦
聽猶發方釋然衆以感嘆功德歸師師曰不
不未講何有講已亦止應歸講者燈曰不不
佛不以一人一因緣故出興於世像教感應
亦然昔人不頓功德也漸莊嚴成就也衆萬

也一如也契經理事圓融也雖然師因也參
緣也因緣和合感以至誠若予一人又何敢
當矧昔人觀茲瑞而剎始今事圓成而顯瑞
昭格于古不約而符此豈一人之細故哉明
年春會稽陶大史以戒珠久圯請師經營師
辭不赴又明年春往樵李皂林立飯僧田券
東塔僧因包命玉三春元請脩千佛閣堅致吾
三師拒以峻辭乃往東禪靜居數月至仲冬
忽問弟子日今日是何日對以甲子師曰良
辰也古人符到奉行吾今蓮開聿逝不亦可
乎尋沐浴更衣命衆稚鍾誦經跏趺合掌而
稱佛名而化弟子舁全身歸石城道俗齊
赴如喪考妣師未滅前此數日大佛泥洹像
龕中生靈芝一本大于拳色白間淡紅狀類
雞冠柔軟可愛觀者駭閩頌聲萬道夫象以
堅石滌以重瀰去厚地遠矣仲冬之月卉木
枯落生機蟄藏去陽和遠矣乃鍾斯嘉瑞致
亦芬芳非有回天地奪造化之功何能臻此

識者以為師往生淨土之前徵理固有之師
造有為功德至多若黃邑明因佛像越桐山
佛像台聖水普福二轉輪藏經臨海天寧大
佛殿仙居邑南石塔吳興之弁山佛殿禪室
皂林平望飯僧道場嵊縣接眾望台菴凡所
經營措置師惟至誠無欺因果毫髮不昧以
故四方清信士女嚮師之名輸粟觀施不遺
餘力而落成焉師天性朴素既不以華靡誇
人亦不以粗糲矯眾或有勸置衲衣則曰余
不能如善嶽終身一衲用是奚為或有勸畜
長衣則曰余不能如玄景每夕更衣用是奚
為衣一吉布貲被四十餘年未嘗更治特過
午不食齋終身不改其節近代高座法師惟
授人以菩薩戒比丘律儀幾至失傳或好為
入師則不懼罪福孟浪授受燈常以是白於
妙峯先師先師謂曰吾老矣汝曹無怠斯志
方今之世精於持犯惟守菴一人汝宜剛之
燈信奉教物併二三淨侶北面受業然師終

不以弟子喬我生平謙光類皆如此俗臘七
十有三僧臘四十有八子一人亦山家孝事
母尼戒律精嚴頗有丈風所度弟子海倜爲
長助營齋事厥功居多惟海乳侍師日久師
之香火維伊人是賴海[illegible]海[illegible]皆其弟子厥
孫道舟興建福田可續貂
裘餘紛紛不能以縷數也
贊曰夫士足徵譽於文人無足取信於匹夫
非以至誠之不可欺耶何獨士然僧固有之
微至誠無足以脩戒得定發慧應無以感徵
祥無以致無以信人無以與像教矣師土木
形骸了不異人生平自行兼人事事取足一
惟推以至誠無欺孔氏曰唯天下至誠爲能
化信然
皇明萬曆歲在強圉協洽圍旦月下浣之吉
天台山幽溪弟子傳燈熏沐和南謹譔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五

贊

晉陸機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颻紫微

梁江淹王子喬贊

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鶴上窈窕學鳳對巑岏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

又白雲贊

紫煙世不覿赤鱗豈所指白雲亦滄海外蓋遐三山瀟瑟玉池上容裔瑤臺前欲知清都裏乘此乃登天

唐陸龜蒙怪松圖贊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蓋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偪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礧砢然蹙縮然鱗然不暇枝枝葉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不是何奇怪之如是乎予曰噫木之生受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況松柏乎不幸出於巖穴之內雖正性不辱而力與石鬭卒不勝其壓擁勇暫遇忿激許然後大鬭彰於形質天下指之以爲怪木吁豈異乎人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虎號豺噉拏發憤狂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指之爲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能圖其真人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爲我讚之讚曰松生陰巖巖穴械病乎不伏卒以爲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咨嗟筆傳其奇或怪于形或奇于辭吾爲怪鬼是以讚之

宋遵式智者大師功德贊十二首

大蘇山悟法華三昧贊 遊心法界諸心寂妙月依空不住空三千寶相
頻圓明八萬塵勞等真淨靈山妙會依依見
寶塔全身了了親不是親逢南嶽師人誰識此深禪相

華頂峯降伏天魔贊 寂禪片石心彌淨寒擁深雲夜未央忽震千雷動地
來潛窺百怪掀天若覺兆神幾散滅遂爲
父母更綢繆強撐攀摩寂涅功神僧出現親
稱讃

瓦官寺說法華玄義贊 鷲峯極唱經稱妙四十餘年秘不談家業須逢
嫡子傳譬珠不是隨勲得儲貸攏巍唯佛了
本迹涯涯誦讀讀智者當時親得聞瓦官堂
更分明說

玉泉山說摩訶止觀贊 九句慈雲開圓行寸融談立妙乘寶車高廣
具莊嚴白牛肥壯行乎正安御四緣遊通道
能過十境到涼池乘壞驅車滿世間稽首天
台智依怙

太極殿講仁王經贊 百座似星環北極四依如月出東溟八獅洋洋萬國
安寧空蕩蕩于叟讚王指競鳴金殿響牛香
重發獻爐煙稽首聽疑五忍身心消萬乘殷
勤禮

陳隋兩國授戒贊 王璣鏘鏘圜法座金爐靄靄對人師拜手咸求服戒纓傾
許不捨瞻慈相五德精明如滿月二嚴深廣
類滄溟人中師子法中龍隋主從茲稱智者

佛隴解淨名經贊 行道霜林香徑滑冥心月樹石房寒明淨功夫只自知幽
深境界何人到秉筆或因隋帝命刪繁
梵僧來我等當時恨不逢歸命天台稱名海

靈石寺開涅槃萬句解脫贊 海山一點秋光裏金閣危層擊擊問
萬句圓開解脫門千徒競擁慈悲室經枝夜
分江聖月講鐘寒徹水村家三德彌資三觀
明無人共飽醍醐味

放生池上講流水品贊 方舟泛泛淸江上法語勞勞碧浪心兩岸香風
野老隨中流帑發金鱗羅計謝歡中曾赴難
修禪堂上解嘲恩而今依舊滄溟多慈眼他
方應憫見

石城金剎現會寂贊 化緣火滅機薪盡端坐冥冥石像前諸子號眺竟不
還舉生盲瞑誰開導星河慘淡金波缺雲谷
颼颼鶴樹低石金妙藥寄亭安猶恨無人付

尋嘗

帝封靈塔全身贊 加趺究似安禪貌閉塔龕同擯定房初夜流光徹遠林有
一時彈指開深院年年紫詔離金闕歲歲星華
一路石門曾後開封失舊身不知全性何方去

普生佛剎贊 慈修天眼應遙見六十餘州舊結緣既將種子播良田須爲補芽作
耳雨父去謗蚕身後業親離空繫醉中
珠神州佛隴頤重遊速使羣生開佛慧

志磐天台諸祖贊 十首

高祖龍樹尊者贊 章安有言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
師也輔行釋之曰智者應稱龍樹為曾祖師
者以尊上為高時如漢齊諸君並指始祖為
高所謂功德無上謚為高耳今家亦以龍樹
為始祖故智者指爲高祖也夫傳佛心宗繼

以致寘訓也本紀言措紳榮業者歟亡人
聖時儒宗君子學此道者吾是之盛今斯
梁李三四
人耳惜哉

十七祖四明尊者贊 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海東當是時爲
其學者至有彙講華嚴以資說飾暨我宋龍
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
演稍嗣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故思齊彙業
於前昭圖異議於後齊潤以它黨而外務逞
覺以吾子所肉財皆足以洞亂法門塞壓祖
道四明法智以生聖之才當中興之運東征
西伐再清教海功業之盛可得而思是以立
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蛣蜣理毒性惡唯色
唯心之旨觀心觀佛之談三觀之論佛身所
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之旨要十種三法之
觀心判實判權說終論性允章安荊溪未暇
結顯諸家法門悉表而出之以爲萬御葬難

之策付託諸子之說自荊溪而來九世二百
年矣弘法傳道何世無之備衆體而集大成
闢異端而隆正統者唯法智一師耳是宜配
位列祖獨爲中興用見後學編宗之尊今剃
河東西號爲教實者莫不一遵四明之道回
視山外諸師固已無唯類矣然則法運無替
之繫其有
在於是乎

會江法智尊者贊 堂堂我師法苑英才子生皇宋獨步天台荊溪往及鄞都擅
重來教門久塞我師洞開義雷迅發迷蟄春
迴繪儀閎及奮藻離栽煥然盹容覯不欽哉
門弟子僧
江贊首

駱偃法智大師真贊 道以功振化以行施識賑所導解所所規信者匪仰
學者與隨遠則聽鉋邇則觀儀影贊相契閣
見交馳德兮斯茂教兮斯滋示順世兮存乎
所表涵鑑奇兮存乎所飾節度判官朝奉一
郎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雲騎尉駱偃

史浩法智大師像贊 予昔與覺雲連公游因叙其語爲法智大師贊歲久
不能記今爲延慶詢師得之乾道壬辰中元
東湖眞隱齋史浩曰靈山一席儼在天台後
十三葉復生奇才唱道四明講肆宏開傳海
聲聞欲慈雲雷章聖在御中使鼎來得法大
旨皇心悅服錫號法智宸章昭回抵今後學
成仰崔嵬蘭馨菊芳本一根荄嗚呼是爲法
宇之柱石教鼎之鹽梅宜茲列影歷于
古而無塵矣宋會稽郡王文惠公史浩

希顏晉歷法智大師贊 四明延慶道場教主法智大師皇宋四葉天聖
六年示滅殆今紹興甲戌一百二十有九年
矣月溪真絕道人希顏頓首爲之贊曰 行
天台所繫行而爲二浙師記厥陵所未記而
爲百世法智者教門由此而光明孔顏與夔

道場因之而聲聞維揚矯矯乎摩雲之擬堂
堂乎不世之器考之而讀大聲小贊之
仰之而彌堅彌高於嶽天台之有師也鬱如
泰山之有把梓豫章巨海之有珠璣岌岌東
春仲尼之門而有顏子閔子西晉中季之室
而有法師遠師尚非積世願力慈心豈能二
翊開物成務稽首
四明中興之祖

元通方等陀羅尼經贊 斯經乃大聖之至言救佛世利物殊不可量哉
後修之見諸傳記故南嶽修之階乎不退智
者修之遇乎勝相照禪師修之見乎督皆害
禪師修之郡乎宿怨梁朝晉安王中兵參軍
陳鍼修之延壽至乎長年其餘修者宜不淺
利不可勝相是知此經功德廣大辯論篇弗
不得其涯元通偽數孫自念以迦文已滅將
氏未與盼然一身備背衆苦何緣微善得續
眞乘復以鄙詞捻斂聖示願我與彼法界等

蔡弗經百餘有期五濟長旋咸彼蹕飛[illegible]
妙蓮事無對光諸苦承獨稽首三寶威神[illegible]
遑衛我與彼遂斯徽扃高竊可隆崇嶽可遷
巔此厥素殊無易評之時宋咸淳庚戌仲秋
望日沙門
元通謹題

般若微遠禪師自述眞贊 與今寥廓郢人圖腹 嶽聳雲空登覃[illegible]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六

賦類

晉孫興公天台山賦 并序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峰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涉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峰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崢嶸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七

詩類　賦志、詩類

天台山

梁李巨仁登天台篇 台山稱地鎮千仞上凌霄雲開金闕迥霧暗石梁遙翠微橫鳥道珠澗入星橋風急清溪晚霞延赤城朝寓目幽棲地駕言追綺季避世桃源士忘情漆園吏拙暫做九辭脫屣輕千駟沈冥負俗心蕭洒凌雲意蒼蒼聳極天伏跳盡山川疊峯如積浪分崖若斷煙潺湲聞瀑度輕重聽飛泉探藥逢三島尋真值九仙[illegible]凡幾代看傳已經年逝將追羽客千載一來旋

唐許渾思天台山 赤城雲雪深山客負歸心早昨夜西齋宿月明琪樹林

發天台 來往天台天姥間欲求真訣駐衰顏星河半落巖前寺雲霧初開嶺上關丹壑樹多風浩浩碧溪苔淺水潺潺可知劉阮逢人處行盡深山又是山

劉禹錫憶天台山 常記遊靈境道人情不任巖房容息天路許相攜霞散睹峯外虹生涼瀑西何當謝塵役重去聽猿啼

孟浩然舟中曉望台山 掛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任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曉疑是赤城標

尋天台山 吾愛太一子餐霞臥赤城欲尋華頂去不憚惡溪名歇馬憑雲宿揚帆截海行高高翠微裏遙見石梁橫

方干入天台山 路入天台氣象清雲巖樹石罅中行霧昏不見西陵岸風急先聞瀑布聲

貫休春日行天台山 重重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峯行不盡流水語相隨黑壤生紅朮黃猿領白兒因思石橋路會與道人期

徐凝天台獨夜 銀地秋月色石梁夜溪聲誰知屐齒盡為破蒼苔行

李郢重遊天台 南國天台山水奇石橋危險古來知龍潭直下一百丈誰見生公獨坐時

張祐遊天台 崔嵬海西鎮靈跡傳萬古群峯日來朝纍纍孫侍祖三茅即拳石二室猶塊土傍有窟神仙中崖宅龍虎名從乾取象位與坤作輔鸞鶴自相群前人空若瞽嶢巖到秋碧嬋娟女徒巧稍視聽出塵埃處高心漸苦幾度登招手石肘底笑天姥仰看華蓋尖赤日雲上午奔雷撼深谷下見山脚面回首望四明矗若城堵峻晨遊千態恐動非自主控鶴大夢中坐覺身翻翻東溟子時月郭孕元化母彭蠡不盈盃浙江微辨縷石梁屹橫架萬仞千壁竪卻瞰赤城巔勢來如刀斧懸松國清道九里天莫覩窮崇上攢三峽帆榜聳五空崖絕凡路痴立麋與麈

極天門闕海窮地戶金庭路非遠徙倚欲將舉身樂道家流數儒者一矩行尋白雲更禮象登崄竿佛窟了杉樹徑壇半榛莽懸崖與飛瀑險噴難足俯海眼三井通羽門雙闕柱瑤臺下昏側手足前採乳但造不從鄉前勞何足數

司馬承禎山居洗心 不踐名利道始覺塵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覺神骨清羅浮奔走外日月無晦明山瘦松亦勁鶴老飛更輕逍遙此中客翠髮皆長青草木多古色雞犬無新聲若有出俗志不貪英雄名傲然脫冠綬改換人間情去矣丹霄上向曉雲冥冥

宋姚寬天台夜雨 瘴海遠括天山城入暝煙春潮生鈴岸夜雨長溪邊燈几花時落風纜客未眠平生懷此地今夕意茫然

高似孫天台渡 一江清渾回首青村涯餘雲拖薄潤遠靄罪輕素船輕順流下石狹奔湍怒蒼陰布偃蹄野恭生

[illegible]麵山色各有舊春情宛如訴徘徊良自舞少屏又將暮遐瞻金碧庭可入丹泉路今夜宿桃花塢莫匆匆去

趙湘天台思古

遊人行盡天台路僊家杳杳知何處惟有山前一派溪落花依舊留春暮

左綿天台道中

亂山深處是僊家海變桑田日未斜爲有慈親倚門望却愁溪上見桃花

洪适天台道中

離聲因雨急山勢向雲斜橋綠誰能畫楓丹近似花春歸懷淺水郭索上寒沙漸聽鳴榔近林中三數家

曾幾初至天台

疇昔所欣慕天台冠坤靈異公紗摹寫藥若披圖經自憐纓世網仰愧徒冥冥夙契諒非淺平生支金庭成此一段奇得按東吳行又分臨海竹想像山圖[illegible]向鈴閣行行叩禪扃一丘與一壑所[illegible]跨石架卧觔戟布水驛雷霆五百人[illegible]光闘淋搁於我定不薄是事初無影[illegible]三隐者在眼誰能青

庶幾聞丘守賀[illegible]迳向來耳聞耳闔訟終朝聽淨洗[illegible]狀數上參雲亭

樓鑰天台道中口占

路上人家短竹籬鐵叢刈麥自爨可憐日對千尋瀑不解閒吟半字詩

夏竦天台道中

驛馬天台路悠悠漸向晨雲開忽見寺山盡偶逢人細雨蹊草長微煙古木春行行逢驛道落吹起輕塵

王十朋望天台山

神僊境界無戰爭奚用秦此鬼嵬城吾聞秦皇曾多慾冨貴已極貪長生逢萊方丈欲親到車轍馬跡無時停萬騎南巡適吳越天台咫尺行將登僊山不容俗眼見天爲設險藏神靈川中採藥使未返鮑魚已向沙丘腥秦爲防胡築紫塞連年不恤生靈害天亦防秦甚防胡赤城高峙煙霞外神僊要非求可得祖龍可笑徒勞力當時劉阮本無心花笑水迎山自關我向丹丘數往來尋僊沈錫未容陪御竜欲續興公賦愧非鄰地金

[illegible]目蒼蒼千萬丈世無僊皆浮[illegible]上須待內外兩丹成駕鶴驂鸞如指掌目逆神僊路丹城未暇躋雪汲封佛[illegible]台暗銷桃溪流水無還有亂山高復佐欲尋劉阮洞歸路恐成迷

陳知柔遊天台山

煙蘿穿幾重紫車僊驅駕忽聞鐘磬音山腰得僧舍主僧聞我來曳杖出相迓揖我入虎堂重臨欠臺榭老屋數椽餘風物自閒暇古木出雲杪逕今來竹鋪下臨一泓水涵光冷相射但能了此生未遽慚大廈我本山中人偶失學嗣稼爲未聊夜留同僧且過夏得丹家可存遇竹宅便借是處皆南山何必東籬下悠悠去忘歸寧惟長官罵松月可留客徘徊度清夜明朝過桃源溪翁莫相詫

劉宰天台道中

花重朝[illegible]散鳥啼春意深風光自流轉行役須登臨澗水流晴綠山雲捲夕陰病容兼白髮凛泊此時心

又天台道中

蒼翠真疑

接上台輕風八月[illegible]來東潰直下千尋壑芷斗平臨數仞臺[illegible]煙微茫迷遠望古今俯仰起滄溟桃花石洞依然在不覩僊鬟跨鶴回

王廷褒遊天台山

尋常愛看山勝奇常不足今日萬山中不覺駭心目清興良在茲何以步芳躅把酒酹山靈抱琴共來宿

汪藻天台道中

渺渺孤程逐雁飛茫茫平野見人稀水紋縈石作疊篆麥隴掛峯如神[illegible]日月尚留滄海影山川益護翠華歸春風自滿江南岸不管人間萬事非

陳剛中天台懷古

台岳名高海上山尋幽不憚遠躋攀上方鐘鼓煙霞裡僊境樓臺霄漢間巖石有泉流玉液石橋無路覓金丹劉郎已去經千載洞口無人再啓關

明虞謙用韻

赤城自古號名山萬丈華峯尚可攀雲逆雨來歸洞口水流花出劍

天台吟梓

臨別無盡大師 我昔夢遊天台山天風吹我上天臨茲來

倏策學幽絕回首夢中光景別芙蓉欲削下
尚掛虬蟠鳥道青冥端杳嶂岩峭鏽煙碧留
岧嶢帰天風寒爭頂峯高高不厭舉頭刺天
天姥尺咫前越嶺拔地青心底曦輪升海赤
瓊臺珠閣何孤聳赤城霞色朝朝鮮銀河倒
翻下落上雪瀑噴落亂采前堪林變樹花飛
寺藥殿琳宮磬敲月紫檜丹皴猿雀巢碧泉
土敷蛟龍窟桃源洞寒明巖煙封嵐鎖青曉
蟾仙翁帝釋招不得麟車象駕徒詩龐行過
幽溪入深谷歛然唄韵飄林麓中有盡公大
導師心若死灰形槁木髡毯舞分真作家趙
州喫粥雲門茶蕉蘆縣果來飛錫須臾天中
去散花我來頂禮叩眞詮一棒直教一掌血
自憐塵網太纏生終似蒸魚還作籠相逢一
霎歸去來臨岐洗手笑咍咍風塵 **許如蘭**

天台道中寄幽溪文心法師 幾番理遊屐來往天台路去山不盈

肘仙源遲難度年椽饒勝情何平留餘慕夙
負丘壑婆早讀金石賦祇爲車馬塵奪我烟
霞曙行行山之何皮相何足數氣骨亦偶窺
精神未全布山中多白雲雲老千峯暮石棟
卧幽溪玉床飛清護碧落掛珠林霞纓掩軽
霧恍忽悠周覽緣慳遇轉忤眷彼翯飛羽倦
矣愜吾懷却恨界頭甘可即不可喃出山成
小草塞棠亥自汚仲足入市塵色枯神欲吐
玄心抱一往壯色吞那駐
二語寄深公再來買山住 **薛三省**

自天台至赤城

出郭俯淸溪遠覓天台嶠望中赤城秀
餐來饒可療層層紫疊玉墀頂方壽肖
晴日相輝映朝華夕朗照浮圖入雲平空洞
窺玄竅主人借地勝遲客共登眺幽然會予
心聽虛發高嘯 **潘師道**

出次天台胡令尹招遊石梁

諸勝因偶病未果悵然賦此 見說仙源路不晚何緣乞得少

胡麻杖頭珠吐靈根藥古本香生窗樹花枝
欸載年悠宿霧山洞中偶領袈裟登天勝有
雙息在可奈
維摩滯漢槎

張爾嘉 游天台諸咏 [有序]

游天台不游高明則不成游也游高明不受教於無盡師則
亦不成游也夜棲樓頭師示以諸刻種種妙
義歸到山陰負兄暮富矣他日當鳩枝一至
同作會中人先子天台道中用東坡韻呈無
盡老師教政○未攬赤城霞先看古岫竹秋
樹紅予花寒陰淡堪拘采芝人不來度崩予
行獨若滑畏險巇夜報桐巖酒劉阮不可格
晴陰尚須卜逢神懷好明脩途唴往復山心
眼前緣雨雲手中良撲
倒石梁橋坑指黃梁熟

自金池至幽溪道中

小雨 莫說出溪路尚賒楓林先棲赤城霞如何細雨和雲濕部吾添泉入義衣○

予少言與公天台賦日駭心搖新其臥游非
是及壯令東陽五年東之大盤與台連脉舉
頭見我邦嵩問路作負心人在萬栖嘗數年
而始承之越落赤城龍湫是我字下岩得復
為卧游游客青蓮庵芷成失約獨於頤使者
迎方之役抒以周懷第以三日糧尋諸勝境
豈非草草而赤城以晴勝國清以曠勝高明
以幽勝萬年以蒼翠勝獨石梁則衆奇異華
離賦入夢夢亦狂叶贊失之者也歸懷前游
謝蓮公共敲韻為詞得詩十餘章命庵初書
寄無畫老師一詳訂附刪之其係各山門者
之文心詞師各寫一紙刻板懸署雖不能品
題十勝之一聊
以紀游云爾

將往天台有懷青蓮庵芷 白露

南然署禾香一片雲秋江蟹成陣寒嶺雁為
暈野衲湖光吟高齋酒色醺龍湫真負約游
映幾
時閒

登赤城

遙看十里障晴霞急倚山城石
谷斜實闌峙空光漏碧楓林映

晴爛如花天留赤土封南鎮地聳丹梯散俞
夕葩纔入台塔驚覽勝恍疑跳鷲帶秋華

咨龍登赤城　赤城之巔雲與齊風隱月角丹
為梯夜傍銀河宿牛女朝連貝
闕聞天雞聳身直上烟霞起趂此扶搖九
萬里下視黃埃滿世人循墻跬步徒爾爾　何

鳴鳳天台道中　曳杖叩名山舉足奮躋攀潜
目攬雲壑宿翠涼塵腑萬入
千丈中神明多奧宅丹霞嶺上橫幽瀑橋邊
瀉可以駐吾顏可以濯吾鬼有眼不看山豈
聽如絃隔有肯不棲禪七尺終成白九品誰
三生五岳搏六翮光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

宿國清寺　古寺幽深遠世塵浮圖空兀棲青
旻綠深方外逢高衲酒熟山中對
故人水觸石棲聲淵響月敲松頂一痕　諸葛
新寒山灶下能容客貴托錢盂度此身

義登赤城　紫崖列雉嚴居城雲氣蒸霞海日
生竹徑陰分鳥恰與松風涼迴道

衣輕嶺紆佛隴開銀池洞啟仙家近王　國清
京方外幽期無吏隱巾林猿寉漫相驚

寺　石門十里繞平皐一徑松風吼翠濤寶刹
舊臨雙澗合香臺爽擁五峯高風微清籟
流金鐸夜寂靈光現玉毫萬國　片
清夷符祀記試將遺事問前朝　寒山竈石　石
留遺竈寒山歸不歸火　天台中峰秀
傳薪可續慧焰亦重輝

登華頂　華頂飛磴千
盤若懸絙短節單蹊躡層雲欲上參天凌倒
景呼吸真疑帝座通軒軒乃睹生長風平吞日
吳越了可辨下見一氣青空濛曾看夜半日
初吐金輪湧出珊瑚宮赤光倒射蕩青壁萬
壑嵐翠流烟虹稽首開山智者尊一枝妙法
標南宗首楞嚴未入東七獨契懸解參玄同
法源近洄龍象泣日落山鬼吟悲風太白書
堂已陳迹右軍池水今猶黑寶坊斷礎沿荊
榛尚記降魔一拳石文心慧業迥千秋獨有
烟霞借顏色我亦前身許遠游更惜蕭散宜

滄洲重來欲借九節一枝瓔臺雙闕窮冥搜更
呼寒拾招閭丘共七萬八千之上頭下看
人世　如

太白書堂　太白已千載書堂今在茲
野游　丹青銷盡跡苔蘚沒殘碑
山暝涼生早天長鳥去遲

王右軍墨池　逸少
屋梁新月色彷彿見鬚眉　曾遊
處方池一水渾斑文厂有尾古迹鳥留痕墨
妙還誰繼流風尚有存微吟澹將夕隨意坐
雲根

高明憶無盡法師時師已順寂　幽溪慧業
契南能台
岳宗風此代興再向祖庭開寶刹更於覺路
施金繩香林法藏探無盡人世津梁信有憑
欲識阿師真面目

佛隴　雙崖疑是五丁開石
一規滿月正中庭　湧青蓮說法臺天半
飛泉如雪舞真

尋桃源　一徑入溪口仙源窅
如神女散花來　雜窮疊匡削千仞芳
樾菱菁葱昔聞採芝人忽與仙姝逢桑彼
姝子翩翩水雪容春言托真契乘鸞戲烟空

靈境一以閟山花猶自紅步屧訪遺事

石梁
澗香吹藥叢流憩至日夕禾慷塵外蹤

曇花亭　昔年曾讀興公賦彷彿空中飛瀑
布再讀青蓮天姥吟夢游已識天
台路上下肩輿歷翠微孤亭高出雲邊樹石
梁天矯橫紫烟中有噴薄飛來泉六龍挾雨
出銀漢雷聲下擣千尺淵冷風吹雪散花舞
珠林瑤艸相新鮮方廣精藍久靈閟應真五
百何茫昧但聞石鐸金磬聲隱隱長空流梵
唄仙家幻跡窅莫窮顯現神通寄遊戲日落
空山片月孤恍然羅漢在水壺葛巾箕踞雲
根石欲倩長康寫作圖

王明汲遊天台四首

幾年曾慕赤城霞此日登臨興更賒出郭已
知無俗事捫蘿觸覺近仙家玉京烟靄丹崖
迴石洞雲封古徑斜借問桃
源路何處一溪流水泛胡麻

張文郁遊台山諸勝兼桃源詩用前韻

一峯撐漢映朝霞靈透丹心胸次賒禪房翠
微敷石窟人梯寶塔綵仙家松篁錦織青天
半藤蔓帷寨紫徑斜勝奪五
城十二桃溪何事泛胡麻　右和赤城

松陰十里蔚蒼烟樓閣崚嶒接九天塔影干
霄驚落雁濤聲夾澗聞鳴蟬灶竈尚挺三方
石錫化惟餘一勺泉三隱堂
前峯萬疊天花時雨五雲邊　右和國清

青冥高掖一虹幽霖雨空懸日夜流鉄壁直
飛清響起銀河倒桂白雲浮玉龍穩臥曇華
蹺黃鍾踊鑠松露秋天集帆
然驟隔水冷々亭上好風颺　右和[illegible]

振衣絕頂御風輕來看秋山秋色明雙闕遙
分雲片下瓔臺懸待月華生采薇煮石遊仙
夢食栢餐霞暢我情味得夷
齊清到骨声々山鳥似吹笙　右和桐栢

翠鎖仙蹤別樹新霞天無路如紅塵玉馬自
令溪長舌洞合宰知石化身嶂滿空濛雲帶
雨樹凝幽靄暗生春忘年友遇忘機處痕惹
桃花笑俗人　右和劉阮入天台遇仙子

問郎何事別天台山外嵯峨幾復來風攬滄
桑歷已漲烟迷日月巡誰開萬峯環繞留人
去七世懸蒼失路迴桐送桃花霏洞口一山
紅淚灑蒼苔　右和仙子送劉阮出洞

桃花歲々柰新業解語無人思正長雲鎖樓
臺天外靜月籠鎗幌樹中秋花溪空咽調絃
韻石遲微飄煉藥香寂寞春光容易老倩教
谷鳥喚劉郎　右和仙子洞中有懷劉阮

轉訪仙緣真未真玉顏相對隔纖塵飛霞落
面羞行客啼鳥驚心嘆舊隣洞織蘿薜煦暖
丹山迷烟雨閉晴春分明妹子依花笑可許
當年來了人　右和劉阮再到天台不見仙子

張元心屬和用前韻

山吐沐光建曉霞冷然御寇真偏跦嘯鷲虎
谷閣清痴韻叶新聲說大家杖出丹臺秋鐿
杳步隨花遥火雲斜不煩松
下問童子仙藥今朝種一蘇　右和赤城

筍輿清曉發雲烟遥指五峯空處天松影月
飄九里梵潤聲猶咽四時蟬屏開秋色呈霜
樹袖褁龍團試冷泉心日都
清細窮詩好山付在筆花邊　右和國清

快遊蹤遍萬峯幽舉眼先看入夢流片石全
驚虹影跨匹練半竹竹光浮詞傾銀浦瀉寒
玉葉下瀕楓報早秋敢是前
身嚴首塵隔巖鐘磬濺雷殿　右和石梁

路入仙山步々輕宮前三非凌秋明現臺月
好今初麗雙闕雲奇始見生真訣仙翁示玄
吉高風子寸音寄幽情更垂雪
瀑鳴天籟疑是空中鸞鶴生　右和桐栢

千崖萬壑翠夯新瑤州金芝隔世塵一畝源
頓神潰木頓嚴兜內慧生身晴開烟樹崇巖

秀艷吐鶯花冷谷春到此恍疑仙界近遇知
尚作未知人　右和劉阮入天台遇仙子

有所思兮復出台仙郎此去訂重來試聽谷
口山猿嘯遥指洞前雲霧開行襯落花紛襍
杳意隨流水自潆迴碧峯夜月清光過虛席
輿懷露濕台　右和仙子送劉阮出洞

臨風拂整紫霞裳物外仙都日月長人世百
年成栩々兒孫七葉豈茫々鳴空天樂笙歌
沸洞閟珠宮姓字香嘉瓶李卿王子晉頻將
片語寄劉郎　右和仙子洞中有懷劉阮

穿蘿問水再尋真雲磯水拼幼燒塵藥有靈
苗灑蘭雪雀無仙蹤絕若隣殷々蕉鹿饒清
夢寂々空山惜去台聞恨不娜漫相憶丹哉
安得步瀛人　[illegible]

此夜休饒舌靜聽雨花片片飛　柯夏卿國清偶成　長說僧饒舌今來白
佛言峯松何處火礀水尚爲飛砌道旅囊
古雲凌虎豹尊豈千知不答一笑已多馬
程註同張司空夜飲桃源　空巖寂歷絕人行崎石崩雲聽瀑聲引我
今從流水外羨君蚤已薨裘成言尋藥草將
怡老不見桃花亦有情風雨夜來仙夢杳山
樓惆悵酒尊膺　拜經臺　智者[illegible]法[illegible]石[illegible]同遊
鼓躋躡磴攀林興不窮更勞名衲指西東霄然直上譚經石衆壑幽奇夕夢同　陳函
煇題寒拾舊竈　謾撥寒山火星星大地灰一燈傳不盡片石夢初回殘滿
諸香飯孤僧般若臺間丘空馬蹟卅續肯重開　上金地嶺　鷲嶺疑天上誰於此
布金溪聲長帶雨野猴作拔林共挈龍陂杖來躋鳥道岑石梁吾舊識拔棘好招尋　周
昂新尋桃源　捫石幾移步覓流不記勞短彩香露濺晴鳥弄花開底事尋幽
勝仙風屬兩鬢秪今桃口笑歲歲憶人間　程正巽桃源遇雪　推尋曲徑
步躡懸瀑重飛不樂安古幹宿雲懷舊令蒼巖添霰怯新寒泉流百折尋溪戶洞口單
荒招虎關誰郡桃花種六尋當年迷失想同看　楊之旭遊赤城　寺中佛像
巖作龕層樓高起興入參水流石頂無睛聽設標四圍山色酬上岸更有洗腸井墨像子
此猛修省井邊生悲五濁禪祖師好潔剖雲卅泉髓滴滴落巖隙僧以茶茶時款客飲之
不覺雉堞高登陟清風生兩腋　遊桃源　出門山色好履道供初爽行行近仙界草
木多芳姿境幽消煩熱松風客面吹逸興翩然遠身輕步不進芒軒至洞口攢峯秀且奇
路迷無去處頼有老僧隨一一能指點名蹤頻朋知偶悵溪邊立令人憶別離遇仙亭時

過轉懷歡會時彼美二仙子今豈不在茲大何深洞隔遠望獨神馳揭衣涉水去捫石詠
新詩寄語雙鬟道今我復來思爲劉或爲阮當年還是誰有緣應識得洞門丹洛之　惆
悵溪　浪花急濺如奔騎引得離人雙眼淚從此溪邊歸去分魚書杳杳何時至　玉
屏峯　山高壁雲飛不去峭壁如屏山上踞翠栢蒼松環遠之疑是玉人在此處　金
雞嶺　二郎如夢遇仙邪忽却人間世已遐可奈一聲催別駕曙眠絳帳遂思家　和
曹唐桃源詩四首　劉晨阮肇遊天台　從到名區景漸新崔嵬峯岑遠
離塵借遊已奮天衢翼此會方疑佛國身草躡苾鞋穿曲逕花開瓊樹綴長春蕪青得度
山窮處雲水仙鄉遇玉人　仙子送劉阮出洞　遊人儘欲訪天台難得仙郎洞口來蕙帳
臨行勸破吟霓裳送別玳筵開昔時桃實因饑採今日胡麻須飽回不住春風催客駕石
門重路鸞苔石　仙子洞中有懷劉阮　纖腰懶待薜蘿笑寂伴孤悵別恨長洞裏相思空黯
黯人間歸計已茫茫仙凡路隔魚鴻杳書夜春驗草木香可惜良辰無意賞紫懷專在溥
情郎　劉阮再到天台不見仙子　前因似夢假和真悔欲思歸意染塵峯頂高攀依舊處洞
門深鎖絕芳菲凡間轉去非初景仙界重來又改春從此紫雲難再續雙姝不度往時人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二十八

國清寺

唐皮日休 十里松門國清路飯猨石上菩提樹
惟來烟雨落晴天元是海風吹瀑布
陸龜蒙 峰帶樓臺天外立明河色近罘罳濕
松間石上定僧寒夜半檜溪水聲急
宋夏竦 穿松渡雙澗空殿五峯圍小院分寒水
虛樓半落暉葉從金地下雲向玉京飛
欲問西來意紺殿今方盛明知國已清
誰傳智者衣 洪适 萬松九里影雙澗四時聲
杖策將窮覽巾車不計程物外千年寺
登山堂更好入去聽猿驚道泪人間四絕名
兩廊諸嶽色九里亂松聲海氣標僧院
秋鐘徹縣城夜來蹤斷月影過樓清 史蘊
十里松間路門開對洞天山神曾獻地海衆
此安禪鐘磬闕巖谷樓臺跨石泉高峯智者

塔長與 高似孫 崖壓溜清水素光遙玉宇其
赤城連陰秀碧海有石如砥柱深知
老龍都直入蓬萊府仙雲蕩良潤積雪明深
暑卷湯若茲乎吸多成雨承花樓暗芳度木
千雲古娟娟綠蟾蜍曾一識廣寒女深凝珠宮
杪內敬不敢侮山僧借一茶自研仍自煑担
從有覺意兩悟無九語欲分蘚花屏稍勝
盖松風瘦銅餅取明月洗此文字首滌
三賢堂 豐干 從來清淨土門足聖賢聚騎虎
歸故鄉世人猶未悟 寒山 家住天台
寺雲岩萬丈潭本來人不識饒舌是豐干
拾得 拾得元無姓山前拾得來潸携一歲第
不是掃
塵埃
明僧慎謙 涼向天台訪元峯簇節扶入翠重重
溪風滿寺散花雨秋色一簾横古松
童子倚門長鶴老禪談法解降龍
媽進倚日更相遇雲邊水流無定蹤 鄭善夫

咄咄長廊下唱歌誰與問世人皆夢寐之子
獨風露上淨菩提路天垂星斗文猶存頂神
咒竺語 錫杖挑雲下翠微深深禪榻
未曾分 僧木庵 續斜暉石鉢日色水流出山翠
啼鳥聲風送歸縷縷篆烟騰石門雲嵐飛
溪人衣六塵頓覺無根蒂長嘯一聲頭飛
僧明紋 絳色繽紛塵海隔支提千尺中天
晴唐人去遺碑在寒拾基荒迹尚遠
客樹一聲通紅日下飛泉上有白龍眠 僧德宗
細櫟行當年事雙澗何曾見逆泉
竹院深深近翠微短籬時墜斜暉香穴尾
晃僧初定月上松巢鶴未歸落澗祗為煎茗
水飛雲難作坐禪衣客遊正 魯穆 陪梁泰憲
值春將半風落桃花片片飛
游國清
稚節寄士林流光競宛轉歸來無幾
何又復經飲餞避近曾同襟按部車
轡轡覽響日多暇風度肅宏遠約我以遊娛
登臨歷陵緬谿夾萬松陰森布密平坂雙澗

鷹鳴琴五峯奪層巘寒山有遺蹤茫茫誰能
辨定僧談玄微官客相纏綣仰止思靡馳智
險情還展棲志托幽深濯纓俯清淺金素滋
斛園光風蕩蘭既良龍獸晏如妙契覺原闡
飄然物外趣緩步歸處歎逍遙極良辰 范理
煩襟足取遣願續與公篇騎辭悅連褰
借杜內翰遊國清 飄颻隨薄宦茲游久已踐
幾從松徑入便覺心境舒
稍稍郎幽秘荒宇凌空墟五峯森羅列晴嵐
滴襟陬寒泉落幽澗左右相縈紆鷄犬發寥
寥麋鹿馴庭除翛然人世外不覺輕名譽況
偕金閨彥清論飛瓊琚許身既王事瞻眺徒
躊躇相期在歲 盧濬 三首 此五峯聯兩澗萬古
晏上築來此居 此奇山自咲風塵
客偷來半日閒○昨醉山頭酒今登門外山
鳥從黃葉度人共白雲閒○落照催歸鳥寒
松伴舊山青雲南 看山隨所
北路誰似老僧閒 洪珠 宿國清寺 適蒼嶺又

全地嶺度幽溪
肺藏碑雨窯通
翠濤中平分僧
聽水穿雲路不同冷然双湖
臥秋風山腰出寺松杉寂地
全鷲影翻青鏡外玉蜿寒浴
楣留空色落盡天花几樹紅

佛龍諸寺

宋 葉清臣 遊大慈寺

別秋靜山
王十朋
高海月朋
眼刪笑陳
蘇轍禮
情事已非
黃金靈肯今尚在
指示世人人不識

佛朧光沈茂草千樹林猶
作誦經声一心三觀休公
嵬嶺追追入翠微梵宮佛
殿鎖烟霏断碑古寺會經
身去寒寒無朕球
智者塔此時誰會真清息

幽溪高明寺

宋 洪适 遊幽溪高明寺

振策快秋晴伽藍倚翠
屏看雲不留瞬对你已

忘形銀地声千載虹橋拱百
靈至今鐘磬響如講淨名經

明 潘瑊 幽溪道中

饒起登銀地騎驢上半天
只悉榛子雨几日坐青蓮夏
鏃
深山小路鄉帶鳴泉澗收磴起雲斷石聯
碧落過與地底吹烟陰中集勝里或補偏
計程量蓼
眺下青蓮

陳宏

高明宮殿鎖烟霞水繞山迴
自一家石鶩有泉流玉泳璣
臺無路覓丹砂黃猶夜端千村月白鹿春眠
一洞花最喜道人能愛客几回留我飯胡麻

葉良佩

吟悰生愛盤陀石酒湯行寬卑錫泉
間說幽溪日月悠休與隨意弄雲烟
法鼓半空天路迥霞光滿徑赤城建
老僧相送重巖外我有柴桑舊日緣

龐櫟

春
日
幽溪上崖花照眼紅路盤深谷裏寺隱萬山
中雲外閒重峰橋頭陰古松我來新雨霽溪
上外
陽春

鄔迪光

宿高明寺訪無盡大師不遇從其徒孫文心法師借榻二首

支策日漸暝未
公四大床楓丹
猩血染檜老風翎翮負泉山客肩拖紗水脈
長園默何所適深錫錫公房
其二
擁廖一榻
覺清磬落松端諸佛三分侍周廬潤曲盤雲
烟香可卧霞片薄堪鬢為是彌天釋門人盡
道
安

范汝梓 宿高明呈無盡大師

路繞盤蛇遍
松圍鷲嶺房
濕聲清咽韻霞色燦燈光纓路諸天相
梅壇偏地香圍蕉一夜宿夢境亦清涼

韓敬

宿高明寺留贈無盡大師

路從全地迴水向
青蓮花抱鬚萼十香遠点幽溪落鐘鼓發空
言三絕前此地惟叢鋒飛閣八界遊還拓為
祴鶴手栽嬰竹枝今已客錫破攬羅鷲起栖
雁門行旅泊鵑絃奏乃容城幄滿山出虎驅
木法中漢宮儀似昨轉音馬蹄跨南岳誰謂
恴昔人言傳家滋味箏

姚揆

自全地道中下幽溪訪無盡大師

一山經百轉澗與嶺迭追
世遠陰崖隔泉幽怪石為
無非靈異跡不盡畫圖思
快我進心同青峯禮尊師

范汝梓 再游幽溪

雁蕩携節興未闌出
溪雨度禮梅壇白猿

禮楞嚴壇訪無盡大師

梵放常依座紺馬燈懸慶到壇華須翻經丹
旭曙石梁洗鉢玉深寒悔余痴鈍頻鏈劉却
怪塵心
未可安

何白

同臨海王伯無從全地嶺過幽溪高明寺訪有門大師寺在嶺下

晚依全地
雲東行起
修禪深探窗英窮澗嚮林迴靜米勝謝神夜
坑芳忘路永下瞰廊烟渺峯蓮吐露境樹底
見朱覺深深如墑州遠迨轉百盤從落窮懸
纓璇榜署高明此滄続清泗大師太朱秀神
鉢戢銛韻輝談績然燈負荷雄扛鼎肅客蔭
崇卷山椒斂錚景通契日擊餘冥心緬沉省

華頂

唐 賈島

遠夢歸華頂扁舟背岳陽寒蔬留淨食夜浪動禪牀雁過孤嶺曉猿啼一樹霜以身無別念餘習在文章

僧靈徹

天台眾峯外華頂當其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

李紳

欲向仙峯煉九丹獨瞻華頂禮僊壇石標琪樹淩空碧水掛銀河映月寒天外鶴聲隨絳節洞中雲氣隱琅玕浮生未有從師地空誦玄經想羽翰

華頂杖

皮日休

華頂杖

金庭僊樹枝道客自攜持探洞求丹粟挑雲覓白芝量泉將濯足闌鶴把支頤以此將為贈唯君盡得知

陸龜蒙 華頂杖

萬古陰崖雪靈根不為枯瘦於霜鶴脛奇是墨龍鬚拄訪玄談客持看潑畫圖湖雲如有路兼可到仙都

明 范理

台嶽信舟杖絕頂復在茲眼看東滄溪手攀南尾箕赤城抹丹霞玉簡橫翠眉追追鯨音來拂拂香飈次想說惱深迴沿流灌迸淵鶴叙相翻翔松蕭亦參差風物多異態長生國其宜清輿了在回浩浩興遐思已叅篇方寄難忘國士知去去舉世用重興浮立期

周應顯

華頂崖庵峻石梯遊人不僊此登躋高參霄漢三台邁勝壓東南五嶽低池上浮居空宰塔雲中梵宇湧拾提病大年光無觥事華座簡圖喜共樓

潘慎 用韻

侍節攀碓若天登此是名山弟一層幽澗墮林聲欲咽高峯摩漢勢疑崩僊翁煉藥空遺巖老衲烹茶旋煮冰五百應真何處去斷碑無字鎖寒藤

賀詩

太白千載豪神遊渺湖海漢漢此中山兩有書堂在凝斷綠蘿深澗寂寒泉瀉撫景一悲儀行佛曉雲采

題王右軍墨池

墨池千古襄青冥內史嘗年寫道經換却白鶴今不見空遺寒岩照山僧

胡融 望海石

空藤拄岩碓長咲凌秋風天空內露下碧

落唐青銅夜丰見海日震報秋桑紅葉支典流水出沒白淚中久吟坎井見始知天壞空梧于唉海量寄書遂萊宮我欲歸此石杈竿慕任公巨鬱偈可得持厥江之來

鍊丹井

荒巔有野井古悲路宴撻蘇石已權剎雲羅澗清幽憶黃花朴翁燥液樓高丘朝飲井中泉暮灌井下流丹成巳蜉蜿巖花幾春秋但見虎豹踪印踪碧鶯頭峯撫酌寒求一歎清可愛日暮洞忱惚攀桂聊海留

黃經洞

平生山水簪遐住心独喜株芳凌丹丘忽遇白雲子勝創蒼龍活野訣青霞赴遨我石洞行共坐諧石髓袈有黃庭經枕是求晉紙登若雉屯沙其字大如指尺傳郝老術長既興進靡吾心在衢澗鳥浮拾新水

葛僊茶圃

絕撇匡精塵叄煙路孤迪草秀僊翁園春風蕉幽若野傳四五人膛紺睦子炯攜桂汲飛添呼我京石鼎風濤瀉江洲天藐赵林扇七碗臺郝涼一水門双井我雖冠屨傳心樂祇園靜濯足臥禪局夢墮豪山頂

葛僊宅

僊翁臥雲日種松藥炉來千戴麟鬚古哭凡成老龍蛻背入霄淡橫身欽長風上有玄鶴粲下有白蛾宮先生昔羽化鵝犬盡液空如何刀圭妙失此十八公

王宗沐 登華頂

入山未厥深絕頂太華杖飛足度清畫一望千里杖犀峯紀女列色郭草樹稠三界法晉際灝氣長由浮慶身忌大高視下得無愁三寸廟人世海淨當一匯朝華取力競玄覺非所謀雲鶴鼓奇冀難處枌榆投洞戶嶽不閑烟寶赤能留胡不跨長風八極逸行遊

王士性 華頂太白堂觴別王承父時朗陵劉孟玉在坐

天台十月行久絕萬八峯頭早飛雪寒江水落木葉波煙樹山山互明滅雪花忽散晴峯迴倉海蓬萊掌上開方平柱杖正絕倒岌嵬先生騎鶴來來時正與劉郎值雙娥洞口遙

山從月朧烟岑朝暮迎坤圩珠樹春冬青峯
晴翔立不散語晝間閒闔摩僊鶯須臾梵咽
觀獅座天風颯颯聲相和事墻吹前鸞鶴飛
兜羅綿袁旌幢過我昔來遊岱嶽巔五十餘
盤有刹天天門雲闕識神府玉蘭全絕秘寶
篇又留西疇峨眉上花花銀色雞名狀五彩
元中現普賢雪山忽嶺如排仗台山不滅二
山奇蓮花蓮葉紛華擁十巖萬登真幻出鬼
劉神苑絕可疑我欲呼興公逐卻天台賦蹤
然擲地作全聲叫山那得窮其起我嶽呼太
白林殺天姥吟雪霓明滅信可覩奇蹤依境
終難尋安得降魔塔畔銘茅屋直抱智昔與
師来同宿騎龍振錫路齒萬八
十丈之青蓮福地洞天香始足

蘇三省 登華頂

天台華頂高揮手摩層霄縹緲提扶嗶滄
海倚一瓶煙霞不敢棲雨雪時瀌瀌衲子
為余言雪積晚不清凍判兕石裂重茅納峯
照余欲觀初旭登涉期來朝倏忽集霞飛芬
力攀岩光極目四騁望目竭空次深樓首倍
十里萬登省會朝雲迷雁山嶠月上海門潮
夕陰散寒廊壺嶠仙可掐青蓮昔好道服食
希松喬羽翰不可借惆悵逢闞違我來復何
慕縱使盜適搖卿把
浮丘袂於焉永今宵

萬年寺

陳知柔 [illegible]白雲巖第幾層有詩堪供佛無事且依緇小閣氷喧枕傍廊雨暗燈好峯看未足幽夢幾回登

楊傑 妙蓮閣

天台有新閣勝地近[illegible]影浸明碧琉璃沿洄去山嶠蓮生淤泥中白日[illegible]霰花實相表裏光色互炳曜處空不染太[illegible]火豈其燎實蕊諸如來端坐演法要青目付上士不待舉花笑芬香祕洞逢病已能瘳淨土記珠色機感願力召三時有開發一本常寂照不讀智者書豈知此蓮妙

羅適

華頂西邊天姥東妙蓮開閣對羣峯青含銀漢三千界香透金庭第八重盡棟有聲啼海葵澄波無影驕蛟龍夜演讖罷何人見雲裡青天月裡松

明何守愚

生平寤寐想天台千里尋真到此來修竹虛堂臨水構妙蓮傑閣倚雲開峯頭石髓涓涓滴木杪蕤蕤細細哀茲山勝境分明是蓬島此中誰道有纖埃

程資

茲山有佳譽遊子多情率時節況清淑登臨由有緣慷慨躡壯巘愉悅此中軒丹霞宿磨端玉夜流寒泉巖花開碧蘚洗凝洞口偃薄暮瞑色敗萬壑生紫煙游覩崗八極浩歌驚大千歌竟更延佇

方暐

茲地溯推晉名山冠自台鸞鶴翔中天池涵三界淨塔擁萬峯開御履藏珠室金蓮湧梵臺舊遊時日未無勞望儼駕紫氣便何來

蔡湖

能忘似有良緣到上方花梵鼓聲經雨暗竹爐茶氣煮雲香高僧愛客先投轄老客眠遊欲借牀閒引軀驢偃井近水厨石壁滌天光

錢德洪 臥病萬年寺二首

病夫高臥得天台落木雲深是再來三十峯頭借禪榻月明飛錫下瓊臺〇一入天台便是僊可憐塵世苦殘緣三更月山夢初覺真與人間隔歲年

裴良佩 由石梯

石橋

唐皇甫曾 石梁人不到獨往更迢迢乞食山家
少尋鍾野寺遲松門風自掃瀑布雪
難消秋夜聞清
梵餘音逐海潮
宋羅適 題石橋檀像 傳得栴檀相甚奇稍容
光澈淡須彌橋頭尊者
來蹤禮應憶 石梁 飛瀑斷巖路天然石似梁
靈山蹤跡時 始知融結日便作聖賢鄉
水靜魚龍樂山靈草木香重重翠嶂聳
茶花本餘事留跡示諸方 曾穀 雲端玉殿金
樓縹緲洞聖境不容凡 洪适 懸磴跨幽崖奔
俗到故將飛瀑隔塵寰 流激溪壑宛然
卧若龍天巧謝[?]鑿萬木斬前山笙竿[?]嶺
作長虹斤猩猱高巢布烏鵲海苔助危梁[?]
敢膽欲落横前阻翠屏崎立旁如削於此別
塵凡只尺遂綿邈飛錫凌空處雙臺夜林滋

寶輝觀華鐙金輸過神雀二年佐銅虎銀
解壓絡來烹紫雲漱寒泉散茹薦奇事訂前
聞詩成 陳知柔 巨石横空豈偶然萬雷奔壑
謝曾闕 有飛泉好山雄壓三千界幽
處長栖五百僊雲際樓臺深夜見雨中鍾鼓
隔溪傳我來不作聲聞想聊試茶甌一味禪
賀允中 敢祈方廣現危梁千古燈燈共此光
聊試茶花便歸去杖頭挑得曉風涼
石郊 行破白雲山幾重僧來接宿卑相容
泉聲到枕夜無寐時聽隔林方廣鐘
史章 荷底輕雷噴玉泉石橋僧度是何年壹
峯陛隔人間世真境潛分洞裏天施食
曾聞龍虎掌談禪應有虎當筵道 魏宗 聞入
欲盤跡非無證誰見潮陽掛木巔 招提
泉鬱翠積翠雲晴光朝更合嵐氣晚來分梵
語欲沈韻鐘聲杳靄聞無由問禪法坐對拍
爐 夏竦 斷橺横幽石蒼苔古木陰欹危接山
裊 腹迢遞過雲心時璧旁千仞飛流下

[?]介\若夢 金枝玉樹爛熳[?]上
寺遙高路非溪 僧見公 百僧伽花境逼變見
有身分剎土去來無跡任虛空塵剎花繞文
殊經龍戲珠迎海伯宮曾見石橋行道處白
蓮香散 覺雄示入滅尊者俱受
吉祥風 葉清臣二首 記琛彼聲聞身護茲獨
是鬼他方自感通此處真靈祕一路指橋西
誰明尊師意〇一徑涼飈響萬松青霞紫霧
祕爐峯生別洞前溪雨聲到諸天午夜鍾
隱境月高猶駕鶴陰潭雲起舊降龍出塵境
界無多地已上 王十朋二首 石橋未到已先
金庭第七重 知入眼端如入
夢時僧與我爲嚴首座前身曾寫石橋碑〇
路隔凡信已通溪公容我踏長虹情知方
廣神遊久不 年 賈似道 古竹修絡日僧房出
登臨杖屨中 翠激瀑爲煎茗水雲
作坐禪衣尊者難相遇逆人又 王亞夫 天巧
獨歸一痕橋外急須是不忘機 何年

路千峯亂入雲瀑飛雙澗合崖斷一橋分樹
色春猶凍猿聲夜或聞靈蹤如可見煮茗共
攜 陳長卿 扶筇撥寒煙經度羅漢嶺扳援出
蔓 藤蘿石梯遶天頂翼然忽見曇華
亭人言此是僊人境五百應真今在否圓光
夜杜如敬陪一聲金策振林抄松月驚墮下
山秋忽然澎湃瀑聲急石橋架壑蒼虹懸我
生矯健金骨輕飛步直上峯頭立兩三客子
俱膽驚下視縞惡不敢行絕憐老斂織水底
鮮屋夜湧還頹傾上有玉女流清露山靈龐
呵常守護紺宇杳何處忽聞疏鐘聲出林珠
樹輝相映寶地交錯黃金繩欲訪瞿曇談至
道回首白日巖峯峭横橋一徑斷無
見慈雲遠 趙湘 年無客到向晚有雲歸水巷
苔生髮天寒樹着衣如 趙清源 何處覓靈蹤
何方廣寺千古去人稀 天台第一峯
雲深惟見寺夜靜忽聞鍾卓錫隨飛鶴 僧
談玄起蟄龍石橋如有約跨月坐從容 詠

齋疊嶂層巒護石橋橋西樓閣後神霄
龍見作雲雨或聽梵音同海潮翠木蒼
分掩暎丹崖白壁聳岹嶢我來一石
登覽絶塵事啼鳥一聲山路遥 高似孫 上召
崑崙極一水西奔牛女渚玉幹鐵鱗萬古松
夜夜神光干帝宇石滑苔危水一縷四海長
沽開闔雨月落未落步 宋之瑞 二首 石梁橫
行矩張足敲泉龍龐舞 巨不知
春尉畫幢幢幾許人亚使更無蒸餅碍可能
前路絶荆蓁〇應緑心在巳心空方廣那知
只此中金雀茗花時現
滅不妨遊戯小神通
元 鮮于樞 石橋再題 旁通日月上星辰有路遥
應接玉京僊變未終人物
換泰鞭不到海波平當時混沌知誰鑿他日
崆峒强自名枯樹重榮事尤異欲從樵者問
長
生

明 曾棨 勝境依然在人間歲月遥誰知三十載
重上石梁橋古路行應熟前僧跡漸消
斯遊如可再雨後山碧擁雲到石
溪處覓王喬 嚴光治 橋水聲鳴不盡人跡去
還遅落日浮虹影中斗射十 夏昺 遊石橋次
約飛鳧向處覓綢繆憶王喬
宗成姓韻 多年聞勝槩此日一登山梵宇煙
霞裏鍾聲香靄間橋危過客少花
落定僧閒撫景清 陰馬鎔
吟久乘懽帶月還 鄭善夫 石梁行 氣溟濛山
木慘切悲迴風石梁駕天蟠彩虹飛流下擣
龍光宮上隱之蹤弱水東彼岸可度天之功
十年尋僊志未巳台岳欣逢羨門子願君啟
我元命秘荷鏡拾芽吾不耻桃源洞天春色
多顧時劉 范理 萬疊雲山紫翠重微微一帶
恍今如何 路迢遥忽聞鍾磬穿雲出漸
見樓臺隱霧中瀑向石前飛玉雪人於天上
踏銀虹此身即是登方廣變幻何須更遠窮

王曠 石梁高架入雲霓橋下飛泉濺翠微
雪作疑銀漢瀉橫空驚見玉龍飛匡廬
莫漫論兄弟烏鵲從來有非唉我
平生愛奇勝臨深傍險夜忘歸 王士性 宿
石梁 蜀躋幽崖劃兒工何來峙物蜿嶇轉
疑白日塡烏鵲忽散青天駕彩虹飛展
倒垂雙澗合驚濤怒起萬山空西 蓋竹歌 君不
棲月色終宵在風雨無端滿梵宮
見宇內洞天三十六玄都僊伯紛相逐乾坤
澒濘初判時巨靈擘破私南服玉京委羽不
足奇亦有蓋竹台南歸香爐峯高玄鶴舞天
門路狹罡風吹洞天日月無終始誰其治者
商丘子忽從大壑飛刼灰謫向人間作僊史
乞得天孫雲錦章來時挾之下大荒寶光不
滅俗緣淺一入長安鬢已蒼黃金臺下春風
改滄桑幾變僊長在五十何煩役世塵扁舟
刼自還東海鄉里小兒誇錦衣誰爲我貴知
者稀胡蘇可飲水可飡白雲洞裏遲君歸我
聞此洞多素書葛洪謂是神僊居他

年茅返雲中駕七夕相招幸待余 陳繼疇
宿石橋寺 上方臺殿與雲浮飄笠蕭然暝自
投一壑松風凉入枕四更山月正
當樓飛泉觸石擲傳漏亂葉敲窗不待秋莫
道仙源無處覓曇花亭外是滄洲 [illegible] 溪
路縈紆到上方萬山圍合樹蒼蒼雙流出峽
風雷吼片石橫空日月長謝絲無象周居
然度世有津梁欲參四果
超無漏亭上曇花正吐芳 王立程 同休遠文
心上人度石梁 平生慨幽賞山水有餘癖躋
攀陟空溪扶憑迷晰夕還爰
萬峯擯悠然暮雲白一徑轉松蘿縈迴盤蹬
窄怪石駕飛梁橫空巨靈劈瀑布自天來波
濤翻四壁噴沫建瓴下懸崖幾千尺足底走
轟雷崩騰疑地拆中有一線通莓苔覆其脊
艮趾若進原生死不容隙猿鳥不敢窺枝飛
猶辟易傳聞方廣寺咫尺烟霞隔吾徇問冬

注出泉竅吞萬石橋橫架如瓶虹林際穿空濛
一線通繩衣欲渡不可渡傳聞鐘磬飄虛空
道場云是羣仙窟應真五百居其中今下沙
際勝寶氣全鋒示現出龍宮何思移節後他
去使思兩旅生天風飛坐華
巔看不了千層雲嶺烟濛濛

自益竹洞躡石

直下至銅塔大樹下與石梁對觀雪濤更湧

逝者如斯夫入山觀止矣僧止下方寺萬人
龍湫裏銅佛峙其眼曲松斜清水雲石瀉飛
濤寒水泓渦龍六月向搖裏變溪畫瀑琮琤
熱盾洗湯深座復洗丹芳後竟何為劍龍琴鶯
鶴楊廷筠題石橋山勢鬱崔嵬悲虛架石橋
樓閣飛空翠華雲華作寂寥創明吹雲鬱似隱開
何由登彼岸真妄一待清 徐忠孔悍石梁
之勝勝何似岸石讀空去天尺欲向從縈上
月明玉雪花花散飛水下激寒澤奔巨雷上
出清詩雲 天台山志天之二八 十六
花銀河挽中灣欲開欲從三十年杖衡寒雨
千峯前誰鑿飛梁置銅殿使人疑是恆看天
扨至不壞而可壞
寺留瀑布是天然

玉霄峯

唐皮日休

青冥向上玉霄峯元始先生戴紫蓉
曉案瓊文光洞壑夜壇香氣惹杉松
閒迎仙客來為鶴靜喚靈符去是龍
仔細捫心無偃骨欲從師去肯相容

陸龜蒙

天台四萬八千丈師在雲關啟竹扉永夜祇
如星斗近深秋猶見海山微玉壇曾聽青花
節雪輕長披白羽衣閒說靈
壇富芝華何須重問菌陽蔽

陳寡言 玉霄山居

醉臥茅簷不閉關覺來閒眼見青山
松花落處宿猿在麋鹿羣：林際遠

宋陸務觀 玉霄閣

竹樹銜雨到天台綠樹陰中
小閣閒榜作玉霄君曾否要
知小吏
案行來

明胡融

青冥玉霄頂靜夜無纖埃手攜赤松子
拂石坐蒼苔舉瓢呼白長虹貫長長虛
掛劍桂樹枝洗手天河洄我欲鍾崖峰湧海
登蓬萊安觀中洲碑鼓採雪濤堆風波難可
起長鯨
玉崖鬼

桐柏觀

唐李白

天台隣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
樓棲蒼島月憑危一登覽直下見溟渤
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鰲沒風濤常洶湧神怖
何喻忽怡情觀斯境好道心不歇攀條摘珠
實服藥煉真骨安得
生羽毛千秋臥蓬闕

僧皎然

古觀秋來秀冷
然屬優飈瓊花
被修蔓栖寶滿寒條影殿山寂：寥天月昭
將幽期寄仙侶習定至中宵清佩閒步虛真
宮方

李嶠

蓬閣桃源兩處分人閒海上不見
宿朝
閒一朝琴裹悲黃鶴何日山頭望
白

任翻

飄雲外客鸛宿聚仙堂半夜人無
雲謫中：宵月送涼鶴歸高樹靜螢過小

神仙巖靈聽通四天地氣摩挲太古石
吾生豈無見神仙彼何人亦肯於我開

王度

遊石門

石門深鎖氣何雄那得羣僊探藥蹤
列峰時時有遍鳥懸崖歷歷長遊蹤
一書未學嵇中散十月聊陪邱曼容
擬向錦屏題雅字蕭台端的是元功

徐思孔

雨中游百丈巖

生平泉石多幽僻冒雨探奇
更入懷竹杖漫分寒澗冰芒
鞋輕踏碧山苔雲橫路圖畫開雙闕天削瓊瑤
卓一台乘興不愁歸滑回頭遙聽瀑聲來

桃源洞

唐元稹二首

僊洞千年一度開等閒偷入又偷回桃花飛盡秋風起何處消沉去不來

又

芙蓉脂肉綠雲鬟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

僧靈一

桃源山房

桃溪開月引相過帶雪松枝掛薜蘿無限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

曹唐

擬劉晨阮肇遊天台

樹入天台石路新雲和草色迥無塵煙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夢後身往往雞鳴巖下月時時犬吠洞中春不知此地居何處須就桃源問主人

僊子送劉阮出洞

殷勤相送出天台僊境那能得再來雲液既歸須強飲玉書無事莫頻開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向人間去不回惆悵溪頭從此別碧山明月鎖蒼苔

僊子洞中有懷劉阮

不將清瑟理霓裳塵夢那知鶴夢長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沙瑤草連溪碧流水桃花滿澗香曉露風燈零落盡此生無處訪劉郎

劉阮再到天台不復見僊子

再到天台訪玉真青苔白石已成塵笙歌寂寞閒深洞雲鶴蕭條絕舊鄰草樹總非前度色煙霞不似往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人

宋林仰

溪樹溟溟一徑風溪流應與小溪通僊家日日無人識只愛桃花二月紅

蘇軾

詠天台

醉旅輕舟信流行到花溪處塵綠相溪無計花間任但煙水茫茫回杳斜陽春山無數亂

洪适

桃花當日未成蹊紅和雨飛記來時路只有幽禽語翠微楚峽行雲入夢來臺鳴鳳要回飛僊家長若三春好人境何知萬事非訪問遇園遠曾

淺寺前流蕭梁賜額名猶在石塔藏碑字
尚留千載廢興眞夢幻淸燈雨夜思悠：
張

耕白巖寺

老龍飛宮九天來怒翻巖前不骨
間留得江郭遁跡在至今平地起
風雷

陸寶接待寺

山程無驛史誰吠春達儒貌
古特爲肅身輕不杖藤煮茶
供茗碗拂石坐松棚興
刳成瓢詠來遊記我曾

蔡宗堯廣巖寺

廣巖
遊十
里凝望夕陽開松偎前朝蓋師留入定顔棲
空模翠濕僧共白雲閒晚吹聞人語猶疑別
有
山

寒巖

唐寒山子七首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跡庭際
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
年屢見春冬易寄語鍾鼎家虛名定何益○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溪長石磊：澗闊
草濛：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
累共坐白雲中○可愛寒山道而無車馬蹤
聯溪難記曲疊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
一樣松此時幽經處形問影何從○欲得安
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
下有斑白人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卻
來時道○獨卧重巖下蒸雲晝不消室中雖
暡靄心裏絕喧囂夢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
拋除鬧我者歷：樹間瓢○寒山多幽奇登
者皆恒懾月照水澄：風吹草獵：凋梅雪
作花杌木雲充葉觸雨轉鮮靈非晴不可涉
○自樂平生道煙蘿石洞閒野情多放曠長
伴白雲閒有路不通世無心孰
可攀石牀孤夜坐圓月出寒山

宋郭遊三

道人棲碧山雲歸在空曲十年海潮
音外物緣已熟時攜貝葉書步入深
林讀宵眠護神虎晝引穿花鹿庵中三昧
語樂我貪癡毒何當脫雙屣藜杖追高躅
洪

适

載驅塔月路信宿暮雲端衣襪松風涼樓
台石氣寒道心長慕遠山勢似歸盤樹對
無宮兵青
灯惜夜闌

太史章題晏坐石

白雲曾罩定中
身石上歸雲不
見人應有山神長守
護松風時為掃埃塵

元曹一介晚過寒巖

草樹含秋淨寒山看晚遇
日光留半壁泉響落深蘿
野路門前改僧房雲裏多
十年無廢事塵叔更如何

別羅沙宿寒巖

翔
鋊
赤城山暮抵寒巖宿飛深酒長松清風動修
竹人行古徑苔僧任戀崖屋寒拾在何許白
雲滿

許廣大宿寒巖

出尋入藤蘿石轉樵徑
少夕陽度遠岑鍾聲出
林楓陰風吹空翠拾捷極深窗中有菸芝人
冥搜事幽討揮手謝時人高踏犀峯表不林
思舊遊春林忽啼鳥夜
來山雨多岩荒落清暝

明黃綰

長憶寒山隱今朝爾登白雲猶抱石
青壁白蘚藤洞闊苔痕上天垂雨氣騰
即看塵世遠
彷彿我來曾

許具瞻

入藤蘿吞轉樵徑
陽度遠岑鍾聲出
林楠陰風吹空翠拾提極深窗中有菸芝人
冥搜事幽討揮手謝時人高踏犀峯表石林
思舊遊春林忽啼
來山雨多岩荒落

陳憲章寄題巖

人在寒
未覺
尊至今傳者漫消魂可憐駐馬乘前客驚見
當年石鑄痕元亮藏修難東里武陵信息想
桃源江邊忽送天台
便一曲棹歌煙水渾

明巖

宋洪适

路轉標霞外雲間縷帶前幾層山裏屋
一線竹中泉洞口石孤聳巖頭峰倒懸
故塵風雨際
行子搖回鞭

太史章題幽石

慶疑神所鑿不
興眾巖俱鎮地

中

夾樹依沙岸柴門上下隣斷橋歸郭路細雨過溪人白鷺雙飛去黃花數點新措無遺世客醉白坐苔茵

明曾丹普聞寺

上人方外侶身似白雲閒坐石依松蔭觀泉敲竹閒久來無相寺長憶普門山吃日歸歸飛錫林端一鶴遠

僧無可禪林寺

付山朝佛隨勝地絶埃氣冷色石橋月情光華頂雲遠泉和雪溜出磬弟松間終斷遊方參爐香巡此焚

雷燁曉山

曉山遠見赤山霞近遠人烟四五家昨夜不知何處雨滿溪流出碧桃花

元曹文晦賦八景○赤城棲霞

赤城霞起建高標萬丈紅光映碧寥美人不卷錦繡段傍翁瀉下丹沙瓢氣連海嶼黃旭日光入溪氤生春潮我欲結為五色珮碧桃花下呼周喬

雙澗觀瀾

桂峯堂下翠紛紛俯鑑澄瀾氣白芬雨澗合流元有結八風吹水白成文雲注想在川上混混終當放海瀉欲衆源頭間泉拾出亭畫日對松雲

石橋雪瀑

山北北南畫白雲雲中有水梅天津雨龍爭壑那知夜一石橫空不渡人淨底怒當生雨電松頭飛霧混衣中墨華亭上茶初試一滴會溪恐赤真

桃源春曉

殷點殘里掛綠蘿春桃行人舊山阿洞門衣霧紅成陣沙叢巖前翠作滴天外曙光鷲鶴夢水返啼鳥和漁歌劉郎去後無人到唸倚東風草色多

瓊臺夜月

萬仞臺端接絳宵秋風催夢度金橋素娥獨倚向雲闌羽客覺吹白玉肅清氣逼人凡骨換孤光入酒醉魂濟綉襦甲悵今何在韓謂文生見一抱

寒巖夕照

巖戶陰森隔萬松暮雲捲畫寺林空天違漸餘十峯祟木杪猶餘一綫紅雨菌歸僧

形何直赤天勢白孤鶴栖喬木隱猿攬古藤崖欲得丹青手和雲畫作圖

望飛泉

既晴安得雨霏：百道流泉落翠微惆倜悵試看縄引處破煙十點濕人衣

元許嗣

昔人巳去今幾年空留遺跡青山傳巖前出石巖下屋飛雲百丈流玉泉泉聲滿：瀉滄雨雖有白日無青天試登絶壑窮遠討石門天柱柯句連空壁玲瓏隱虛類懸崖一擊雷轟然昔常愛慕如鐵瀟我今偶客留橫川春風啼鳥二三月白孤翠竹争新鮮杖雲廣石走不息濕羅無路難披緣八寸閒前一長跳黃猿啼落青松煙

明黃綰

重巖足此勝地靜白雲長繡壁留冠冕青天下細璘蓮島望中近琪花生處香不見寒山子悲歎落日巒

謝少南

來宿寒巖寺吾生非也緣氣涼天欲近山遠地應倚咫尺飛傳洞續紛潭澗泉香林不須擇隨處可栖禪

唐許渾宿東橫山

孤舟路漸賒時見碧桃花溪雨灘聲急巖花樹勢斜獼猿垂弱蔓鸛鶴宿橫槎讓向優林宿無入識沉家

發靈溪館

山多水不窮一葉似漁翁鳥茂寒潭雨猿吟暮嶺風雜莪黃錦倚衆類合終桐塵有當溪路千巖萬崙中

鄭巢靈溪館

孤吟風雨外荒館亂峯前曉鷺樓危石秋年嶋敗船溜從華頂高樹與赤城建已有求閒意來期在暮年

宋洪适寧國寺

幾日山南北將期汗漫遊水痕秋雨過竹色曉煙收宦海何時了僧房為小留卻尋歸去路銓興漫凝眸

元潘和道大覺寺

避暑入禪林蕭然清客心半窗修竹滿一徑落花深把酒看山色移林就竹陰晚來欲歸去風雨伐斜吟

曹文晦九月清溪道

懷送道士歸天台 道高猶不住別去更何云 舉世皆趨世如君始愛君
徑侵銀地滑藤到石城開
他日如相憶金桃一爲分 羅隱送程尊師遊
天台 華蓋峯前擬上耕王人無奈又閑行且 遲鶴駕尋滄海必恐雁軒過赤城絳簡
便應朝右弼紫旂兼合見東卿勸
君莫忘歸時節芝似螢光處處生 項斯寄石
橋僧 逢師入山日道在石橋邊別後何人見 秋來幾處禪溪中雲隔寺夜半雪添泉
生有天台約 知無邦世緣 病中懷王展先輩在天台 枕上 用心
靜唯應改舊時強行休去早暫臥起還遲因 說來歸處却愁初病時亦嫌山下寺無計得
相 隨 賈島送僧歸天台 辭秦經越國歸寺海西 峰石瀾髮流冰山門九
里松會聞清禁漏却憶赤城 鍾妙字研磨講應齊智者蹤 崔湜寄天台司

馬先生 聞有三元客祈儔九轉成人間白雲 返天上赤龍迎尚惜金芝晚仍攀琪
樹榮何年紫嶺 上一謝洛陽城 張九齡送楊道士往天台 異 谷
還成道天台去學陀行處松子化留與世人
傳此地邊波遠何時劉鳥旋當須一把秋城
郭共 依然 范德機憶遊天台寄道流 昨天台到 赤城幾朝偃
巔耳邊生雲龍出水風聲急海鶴鳴皐日色
清不爭半山移步險桂花當澗拂衣輕今來
盡是人間夢劉 阮茫茫何處行
宋蘇軾贈杜介遊赤城 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 小松風吹茵露翠濕香
嫋嫋碾真飛錫過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
翛然已松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
如隱空耿耿窓戶曉羣生陷迷網獨逸從古
少杜曳子何人長嘆萬物表數子空四壁振

念輕橋遂爲赤城遊飛步凌綠紗問舜石
歸舍屢爲鄒壺繞何八識此志佛眼自照餘
我夢君見之卓爾莊魔嶷憊蓮發若蛇剪刻
分葵夢從今更不出閉戶閑聽晏時從佛頂
巖驗下
雙蓮沼

明 諸翊公贈錢塘葛居士重修曇華亭四首

王士琦 天台舊名賑艮萬八千尺鸞嶺既紆 盤雁堂亦空寂澇開姿竭宮直據應
真宅張亭抗嶺表故相留遺摩軒檻俯龍湫
簷甍凝鳥翼歲展棟宇摧苦厚丹青飫不聞
天雨花祇見雲移石葛生信開士舍根自夙
昔欲令佛日輝忍見人天阨施此布地緣直
埒開山力乃知一笠功奚啻千緡德浩劫今
復祛勝因豈終極欲海勇慈航早占蓮臺籍
何湛之 道人成勝事山水作良緣 符檻臨鷲洞風雷匹練懸 王立程 嶺 雋

開神踪龍宮隱梵天建標霞五色散石乳千
年飛瀑橋常在聞鐘寺不傳未能騎鶴駕何
處禮金繩壁古摩青蘚巖歌宿紫煙尋源如
捕影得逕每忘筌自有高人賞欣逢長者緣
買山推舊疑布地有金錢轉覺浮生幻深知
道念堅旃檀施未足舍利果將圓願以優曇
鉢慶爲桂樹蕊應真知五百化劫已三千大
白峯頭月曇猷井下泉與君深結侶搔首意
茫 然 金以謙 世人惟願美田宅不識真心生業 白銅山金谷有逐時百歲無多身
是客我公錢塘葛居士參禪往往得其旨探
奇爲作赤城遊買地揮金輕脫屣遠觀石梁
青截天懸崖急水如飛煙不染紅塵真覺路
布成黃土凝孤園遂令荒蕪宮縹緲暉金碧
左臨絕巘構旋題右向飛流甃錦石楯檀香
散滿天台青獅白象時徘徊巖前鐘韻今方
續鉢上曇花好再開憶昔葛翁隱華頂熙壇
鶴去茶爐冥今來重結梵王緣到頭一悟三

生性方廣可望亦可尋騷客往往成高
吟入門曾識布施法讚爾能銷慳格心

諸明公贈會燈詩

吳中禮石佛還天台王穉登贈白雲流水伴
閒身挂衲栖
遲鳥雀馴古佛浮來知異代空門到處悟前
因坐回芳草過殘臘聽盡鳴禽已暮春行度
石梁人境隔青
鞋細踏落花塵紫阜山講經還天台蔡宗明
贈擁錫西來日繙經北去時高天流雲影落
日朔風吹路斷霞標見山空木葉遲浮生
吾已覺汗
漫遠相期

四明講經還天台諸明公贈

屠隆鑑公結室任幽溪水遶天台佛隴西松
下石淋談般若齋前寶地種菩提義標

二月金錍翻香繞諸天繡蓋低說蔡學用浮
罷楞嚴歸去早海門花雨落伽黎雲
無定在人身豈常任師居天台南飄然乃東
顧手把楊柳枝灑灑徧甘露渴十思遙源不
滅欽龍樹慧日曜流筵果見寶花雨口風吹
雪山逝川極弱具四衆聞詮利者立解悟
一媿我交喪俁八正苦莫喻徒從白社遊贊眉
如故惆悵送我師目望九峯路緬惟支遁
蹤因仰右軍步勝覽自昔奇千載共情素倘
過惱溪行兼懷孫綽賦雙闕比瓊臺丹霞赤
城互有時閑禪屠本畯吾師無任相金策又
關石梁誰與度從東歸去天台路梓
雲貫不窮談經花雨積度世流李德學杖錫
輪空莫咲辭官晚猶龍送遠公春來
別翠微蕙風還向故山歸滄江月送張帆影
赤微猿迎老衲衣石室低回雲自滿松枝談
對伴應稀邦懸野客跡沈明臣名師說法幸
任甚願乞蒲團聽指揮陀天嚴浮香

華散法筵白足僧疑福祖問青霄士辯折支
前講時猿傍翻經石聽後龍潜洗鉢泉我欠
遠投黃葉寺從楊德政一聞三藏理勝義詎
師身到石橋過能標電露窺生滅雲
霞伴寂寥書題瑲島近夢繞赤城遙問法龍
常護興慈象可調錫飛華頂月杯渡海門潮
忍草行邊茁天花講處飄張邦伊一杯東渡
頭資功德水一爲滌凡囂指迷津到
處慈悲普利人花覆香臺留講席鹿迎幢蓋
引清輪不污蓮葉成千品無任山雲作四隣
遙聽石梁煙霧杳張邦侗昔日來滄海飫師
顧隨飛錫渡芳塵甘露今日歸赤
城遠望丹霞紛良遘誠不易宿德難具陳佩
之如意珠永斷千月輪吹萬覺羣迷證踏洪
鐘聞既廣長舌相復引贊眉人所以白社客
握手不能分闡師考禪室名山極嶙峋一萬
八千丈芙蓉高秋旻瀑流飛積雪香谷散長
春幽溪碧雲合清泰足怡神巳解身爲寄寧

超劫是塵寰餘[illegible]同向空寶禮覺華轉
芴地景之霄相覩[illegible]悲窮予滯天涯青蓮
巳悟開龍藏白法契闡除鹿車海岡常生華
頂月江門雲列赤城霞何年乙與西林社日
繞覗然張憲松開說天台上千峯挂一帆去
叩結跏天元只尺絕地且境嚴古洞
餘飛雪嚴迹鎖石嵐有遠聽罷一坊嚴一別
時還入定山月映空函張邦岱公一聲一
笠任西東定時衲挂藤花老歸去杯浮水月
空霞起赤城凝紺殿雲連華頂護珠宮何時
杖錫重過此大聞龍步出城南郊送騎千里
地弘揚智者風目大江何滿滂渠山亦
岸律嶽天人師頭陀來海國桑下宿不三
言邁返空谷矯矯野鶴鶱濯濯水壺潔瀑布
濕方袍霞標絢金策山猿拾果迎林鳥鳴相
懸和光不自炫實證詩能測少室避機鋒匡
廬懸理窟道本絕去來心豈存李[illegible]流[illegible]居
乖隔請從石室覯孰謂異驪成人台而

贈幽溪法師講經還天台（大師琅琊王智光 泚家驂又如般若）

船人海岳而秋陽青振金策至止譚玄義澄
來講楞嚴見聞感受記請龍還天台孤雲不
留滯天台故與四明遊天姥金庭指顧前大
師巖巖往復還代佛金口宣青蓮嗟予不悟
大乘禪安得三昧忘歸登我師慈悲雖可憐
譬此頑石那可鐫送師還山心黯然師但默
視無一言明張維目照

金錫敦贈幽溪至永嘉刻香像并山志成還山

青天子亦抗手別蒼烟
天台信靈巖峰翠盤蜒與吾師托幽
想結趺偃平夙寐舟向永嘉欲朗群生目瞶
木鏤香象製作何大樸刻畫摹吳生精微聽
顧陸妙與優填儔千秋祈信宿遺蹤寄逸翰
惠休驚足遂苞拜將山商品纂綴實錄與公
其典刑前修聊以勗靈境起顧領搜剔無滲
漏作述淹至理世人真碌碌徂節變豐暄湊

琼敗初服施塗被露霜瓊臺中
天庸踐跡騎玄蹤詎能挹清寂

邵建章贈幽溪刻栴檀像

錯金鑄范蠡貫絲繡平原人生各有慕目擊斯道存
阿師秉慧業夙善若耶門舌底蓮華吐指下
貝葉翻四座聆妙音漸漸破愚昏潦潦覺泉
列縣場窺日瞰更念沉迷者風幡無定論欲
令法輪轉政賴象教尊取材栴檀林摹跡給
孤園莊嚴金粟影光輝寶月痕俯攝衆生趣
仰瞻如來恩豈云有漏因用斷無明根我生
苦纏縛譬彼羊觸藩衣色頗思壞鬚毛長欲
髡願乞甘露水一洗此塵煩頂禮依佛足相
對而忘言

汪其俊贈幽溪法師三吳解講歸天台

由來去住總空華到處雲山是故家振錫渺
飛滄海月翻經花散赤城霞即看講座迎雲
渺還對玄栖寶樹斜卿悟賓
知起劫為儕難漫沸天涯

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釋無盡撰案錢希言獪園釋異篇曰有門法師名傳燈一號無盡太末人也出家天台之高明寺少精鍊戒行學識高出道流嘗撰天台山志甚有禪藻云云則無盡者乃其號也天台山自孫綽作賦以來登臨題咏翰墨流傳已多見於地志此書成於萬歷癸卯出自釋家之手述梵蹟者爲多與專志山川者體例稍殊故別題曰方外志焉

幽溪別志十六卷（卷六至卷十六配清刻本）

〔明〕釋無盡撰

臨海市博物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幽溪別志十六卷》提要

天台山幽溪別志序

東南開士無盡大師纂天台方外志虞司勳氏序之既紙高雒市望嵐鷄林海內顒然稱爲山史不敢以志盖也自後行縢說法卓錫明心破倚草附木之詖淫詮矻水雲天之絕學所刻楞嚴玄義圓通諸疏小彌陀圓中鈔法華珠影融心論性諸篇所較洼維摩無我疏永嘉諸集及成道二瀑諸記事之文與幽溪草山居十友諸有韻之語月可成帙歲有成書玄珠獨照鄴架

猶貧富矣侈矣難舉述矣一旦賈其餘勇沉默而志幽溪幽溪者師晏坐經行處也甲子初秋予訪師溪上一蠡之水無不旋紺走碧淙泓作佛響一拳之石無不含烟欲霧晶瑩放佛光一草一木一鳥一獸一蠉飛蠕動無不點頭會意含佛性師於其間仰觀俯察格物致知於諸佛爲嫡派於叢林爲金湯於聖賢爲直諒之友於波旬爲摧鋒陷陣之元戎而後發諸著述煥乎文章修短穠纖各他其職謝華啟秀各得其情

變化錯綜各極其韻莊嚴微妙各治其官此志旣成流傳中外於秘苑爲偏方小記於闤城爲繡譜金鍼於天台爲彷彿支分於高明爲開山老祖偉矣大矣難名狀矣師之定爲十六品也經之形勢緯之室居血脉貫串之人文絶不雕繪玄虛土苴世法一似俯順有爲之業微逗其引躍之機俟人之沿流而討源采華而摭實者此故非拋擲其有用之才收無窮景趣於筆花墨霧間與鈎章棘句之儒爭千秋之業備故實俟勾稽而已也

朝廷有事於
神廟實録命天下學臣彙集郡邑志書名人文集兼車傳食上之玉府師之此志如宋明教大師上
仁宗書故事獻當宁經
睿覽當必有
賜書入藏之特
詔且使中書韓魏公内翰歐陽公倒屣延接焉今不可謂無其人豈第永鎭山門藏諸寬博發光恠層崖複壁也耶以系方外故仍稱志志幽溪本所自始也以志餘故稱別焉猶未離乎天台也故稱天台幽溪別志焉詳具師自序中

天啟甲子嘉平蘭陵友人張師繹克雋撰

天台山幽溪別志序

夫充塞于覆載之間者道然有經常焉權變焉君不覩之天乎以日月星辰言之則其道常以風雨雷霆言之則其道變故紀常者宜質諸周髀氏紀變者宜質諸雷霆氏則不失其詳又不覩之地乎以山川岳瀆言之則其道常以花卉草木言之則其道變故紀常者宜質諸山海氏紀變者宜質諸花史氏則不失其詳又不覩之人乎以綱常言之則其道常以人事文章言之

則其道變故紀常者宜質諸仲尼氏紀變者宜質諸董狐氏則不失其詳余嘗觀之織矣求五色眩目必花樣百出縱横組織而錦繡爛熟然而經常不妨乎綉變綉變不失乎經常以是而求乎道則雖歷萬古而不移經四時而不易更百王而不變者矣吾佛之大道亦然仰而有義天可覩焉俯而有法地可察焉中而有大眞人參之焉言經常則本乎一道言權變則施之三乘始則爲實以施權終則會權而歸實是以得三才形聲之正者亦惟佛而已矣余業已撰天台方外志紀一山之常變矣先此辛丑或亦驫偹自爾之後或陵谷之變遷宮室之興廢人事之推移文章之新出以余耄耋之年而濟勝之具不能勝不借矣莵羅之具不能勝秋泉池矣墨兵之具不能勝不律矣續修之職緊余駑鈍則烏乎當第幽溪居東南之一偏以當時觀之形勝則居然乎混沌宮室則居然乎卓昧人事則居然乎顓蒙文章則居然乎曾朴乃今則鑿

之新之開之文之似宜別有一志猶家之譜乘然責在歟躬不遑我恤故復有是述焉志之爲品若十有六而形勝居其三若形勝若泉石若古蹟皆其事也宮室居其四若開山若沿革若重典若規置皆其事也人事居其六若宗乘若人物若金湯若檀度若福田若塔墓皆其事也文章居其三若著述若贈遺若學餘皆其事也至於章章之內莫不具事實而偹藝文此又人事文章之血脈而無所不周以之偹檢聊復爾

爾質諸大方以爲奚如若夫晝天文之常變括
地理之權衡羅人事之膚實覈文章之文質則
又各有司存而是志所不得專也
時
皇明天啟四年歲星在閼逢困敦極壯月天王
在壽星天駟房哉生魄天台山幽溪老僧無
盡傳燈著于楞嚴壇之東方不瞬堂

增補幽溪別志序

天有陰陽之異地有國界之殊山有陵谷之遷
海有滄桑之變歲有寒暑日有朝昏樹有榮枯
花有開謝物既有新而有舊事豈無昔而無今
何況一山乃至一寺祖大師之始著方外志也
歷年多矣如來之接歸清泰家也爲日久矣採
花吞苑朝朝而採採不盡之名花掃葉秋林時
時而掃掃不完之落葉按圖索馬馬或去而或
來空群而復蒲廐載酒問奇奇或無而或有電

掣而復雲興寺寺而增固不勝其增也祖大師
且增諸本寺別志添古錦之花章章而補亦不
勝其補也不慧先補以手澤新增籍武庫之寶
見道忘山者皆爲眼中之金屑悟山惟色者靡
匪心内之真玄線索在手而法法絲吾維見諸
根動要以一機抽動寂非他而塵塵三昧息機
歸寂然諸刃成無性即文字爲解脫盡在當人
指空有爲寂場還之覺者然非勝緣曷奏美績
茲者　雲間岑雪朱公司馬台郡仙吏主仙都

幽溪別志序

天之幽爲雲嵐地之幽爲丘壑人之幽爲緇羽往往相遇莫逆相待以闡發其光華非各詣至極各證無上義則不傳所以傳者天地有必洩之秘鬼神有必剖之英而總托文字爲千秋之鑑慨夫進取帖括之文擔誤人一生不靈則伊唔老死於牖下靈則馬牛忙勩於案牘風塵雖老不死終無閒日則世之討幽味者幾人世之幽奇堪賞埋沒於駒隙光陰蜉蝣俄頃者凡幾

有畸人焉骨帶煙霞性耽丘壑薙髮爲僧面壁台山深處而且掃淨應世文蹊而且證入心性微妙默坐幽溪看水流無聲雲起無迹劃然心開目明能了生死說法度衆著作開來者爲無盡大師無盡幽人也終年不語山花自開落筆萬言白雲來去纂方外志又爲台山功臣若楞嚴玄義圓通維摩無我法華珠影諸刻數十餘種至今藏名山傳其人不啻遺教經之供奉茲又有幽溪別志若天文若地理若人事若文章

指顧長煙霞之氣法龍游法苑笑談開日月之心仁如天和如春山山覩欣欣之草木明如月清如水在在垂煥煥之文章聞斯志也慨然歎然而壽諸嘉木閱斯文也詳矣允矣而命之筆花祖大師未了之緣進緣便了耆闍崛真應之法如法而應緣因了因咸成正因之佛性法身應身圓滿報身之如來大千經收之一塵亦纖塵而不立一微塵轉乎大法雖萬法而非多志之有別拈空藏之鄰虛別之新增出妙有之佛

性公諸同好託之後賢述增補

崇禎歲在甲申春王正月法孫受教和南撰

考覈精詳朗如揭日混沌之不得不文明也昧谷之不得不曉曙也故宗風之不得不教門也山川面目一朝洗出矣造物蓋以幽人闡幽境乎余題幽溪有云經年幾遇一樵牧日月不到冷松楸又云詩幽偈幽鐫石上百年苔蝕無人唱形容幽致頗盡恨未逢師羅入志中也師歸寂法孫文心者敬承衣鉢精進辦道了師未竟之緒較讎剞劂余亦得與參閱自後塵污熱鬧人冠蓋煩頻人一展卷何人不作天台遊何時

不向幽溪過也台丞爲幽署余來佐理爲幽吏因讀幽溪別志而作幽序焉

旹甲申春三月雲間朱軫題於台署之款仙齋

盡公太末人錢希言稱其精鍊戒行學識高明甚看禅藻著天台山方外志及此書並入四庫去冬于揚州得方外志要乃息園宗作所删録今得此于都門潄肆則原刻也卷內載鄉先哲吳陳諸公詩珠可珍貴非塵爲台宗生色壬午秋日記

幽溪別志卷之一

任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軫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形勝考第一

㝃自妙明作眚圓影五色呈祥大地爲依世界三千顯瑞類千花生於珍沼蜂蝶遊戲何知二曜運於晴空烏兎往來罔覺則天台幽溪道場者其覺海千花之一藍鬚幢乎抑性天二曜之

一兎毛塵乎昔者東土如來嘗於是一毛端中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當是時覩是變者既忘正以忘依聞是法者亦泯情而泯解不知身在華藏莊嚴海與華藏莊嚴海之在身與自滅度後有大智人仍收是經納微塵內擲置金銀地上相不言多塵埋佛隴山前歲聿云久惜遊轍所經而了無聞見唯天眼所覩而寧無感傷今則將剖塵而出經乃鑿空而出土顯示五色不異燈明刮彼目眚無離見見作幽溪道

事實

本寺古稱幽溪道塲從土著以受稱也又名唐溪釋籤云智者赴陳宣帝請入京弘定慧法門謝遣徒衆歸隱華頂佛隴唐溪郎此地也字體偏傍或從水或從谷一以溪流幽清得名一以山谷幽深受稱據大師手書鐫石從谷爲正水自大雷峯發源山亦從此發脉二支從南過峽折東起龍背爲大師墖院墖前昂然起龍首爲

羅漢峰次爲香爐峯再折而南去廿里爲縣治作來龍也若從香爐峯折而北爲象王峯此則爲幽溪道塲作案也若大雷峯從東曲折如游龍如馬鬣高起一峯謂之白雲峯堪輿家喝爲犀牛望月有分有合開小洋爲太平寺由是從龍手抽一支東去回南爲師子峯龍盡處抽脉結局是爲幽溪道塲此則背師峯而象峯師子峯開帳落脉而帳下有貴人峯者五中峯起處則高多長松修竹蓊欝拂天衞護刹表餘峯列處則矮〻三〻揖拱如聚講狀各居帳下青山一色則若無循目可數則似有故雖結爲陽址而龍虎夾從亦自分明以有中峯及左右峯爲之分界也脉落龍盡處則界以象山爲之前托形如手又虎山以故幽溪居其前宛如腰帶水從申坤方來繞未丁丙巳巽轉至辰乙卯方而去故大台道塲惟幽溪最得水法之妙第昔人罔諳地利宮殿僧寮皆脫脉近溪落限以位平田前後坐對太高而陰氣太重今則以舊日殿基

爲明堂法堂爲大殿更鑿高卑處餘土爲藏閣法堂及楞嚴壇豈不山愈鑿而居愈深基愈高而地愈壯古人云損有餘以補不足亦其理也前以象山作案自頂觀之正對象鞍爲展誥峯西連二峯爲象尻東連一峯爲象頭謂之貴人牵誥誥下則累累矮案又謂之赦書案上有叠石爲田又謂之御街水又謂之倉板水此皆堪輿家之言雖無足盡信聽其娓娓之言殊亦甘人之耳也自溪頭觀之則有九峯環列皆歷然

可辨若尋其大都形勢從大雷分支雙夾而至結爲師象二二峯謂之雙股金釵可也若兩峯齊至於水口交牙縮結師峯落脈如陛一舌溪流濆於舌底謂之神龍噀雨可也又於水口立二捍門一於象王峯左伸一足在道場望之其勢兜抱以遊幽溪之水則謂之內羅星在水碓坑望之一峯凌霄如支提石笋則謂之右捍門一於師子峯右伸一足亂石嶮岈累累上聳如芙蓉瓣在道場望之謂之外羅星在水碓坑望之則謂之左捍門二捍門之外則界以螺溪之水以繫船岩大山橫鎮於東山頭隻隻回顧如栲栳圈椅手此爲幽溪之大關闌道場外護愈遠而愈大愈有力者蓋得乎此若在道場總觀形勢四圍蒼峯矗矗環列宛然如一朶青蓮故揚大叅霞標公顔爲青蓮世界者以此然而既名幽溪矣而寺又稱爲高明不知者爲法門隱語反說如之者實名正而理順正以幽溪居於萬八千丈山之半周遭青蓮花峯頂銳而足瀾道

場王之若處範金陽爐之中而日月二曜常照臨於其下聚而不散故高而大明以故幽溪雖居於萬山之中而絕無纖毫陰氣者以此寺稱高明信高明也

藝文

宋洪适遊佛隴下高明 振策快秋晴伽藍依翠屏看雲不留瞬對竹已忘形銀地聲千載虹橋拱百靈至今鐃磬響如講淨名經

明夏鍭自金地至高明 深山小路鄰帶鳴泉潤收蹬𥨋雲斷石懸碧落過輿地底炊煙險中集勝埋或補偏計程量跳下青蓮

陳宏遊高明寺 天中宮殿鎮烟霞水繞山迴自一家石甃有泉流玉液瓊臺無路覓丹砂黃犢夜嚙千村月白鹿春眠一洞花最喜道人能愛客幾回留我飯胡麻

何白同臨海王伯無從金地嶺過幽溪高明講寺過訪僧燈 寺在嶺下 瞻彼金地雲東行越脩嶺采探賞莫窮澗響林逾靜禾勝謝神疲玩芳慈路永下矚廊廻坳峯蓮吐靈境樹底見朱甍深深如塌井逶迤轉百盤磴落窮懸緪璇榜署高明幽深繞清澗大師太來秀神鋒戢銘頌輝蔚積然燈負荷雄扛鼎肅客蔭茅菴山椒斂斜景道契目擊餘冥心緬沉省玄對兩無言齋鍾送微暝

何白登華頂僧燈前導送至百松嶺共探佛隴遺跡而別 鶴鳴廣林蒼雲葉明新霽仙嶠限日橫烏路緣匪細瑤泉瑩靈襟一上一流憩開士

嶠前登憑風自髮厲層巖月杖聲笠影在天
際鏡機入纖毫稍窮騷幽豁斑生澹忘歸流
雲出衣袂一嘯各
分岐愔愔獨含意 王思任宿高明寺次日同
僧教步幽溪梯雲觀圓通洞諸勝有畧記自銀
地嶺至塔頭寺觀智者大師化身而樹封竹
暗宿鳥催呼前林無路矣則從綠隙中聽下
方鍾聲隱隱盤折尋去一逕羊腸樓樓盡而
茶松出方田綠稻芋眼覺香所稱高明講
寺者寺是大師講維摩經風翻至此所建而
寺主人無盡大師詩無生論南明天樂谷響
半月乃東南無畏光明幢偶出法將文心高
足詩禪自是第一流人延入禮佛鐘像鵠立
而予則披於津梁橫身即樂土矣話朝同一心
公由竹廚下看幽溪生殿若石隱瀑蠢削
亙逕取圓通洞三大石堆成坳有天來雲龍
呼入泉喉亂放蝴咽鶴清或直或下如獅子

作舞又或奏鼉笙或擊萬鼓轟霆上松風閣
顛聽左壁骨攜毛錐大師十丈青蓮舌無膚
導師便便然靈文玄對不可謂單直蒲團上
來也去此五里許一石跳地搏天云是螺溪
石筍欲往從之茂草蹊邑莫能前也留此以
爲未了身慿匹馬力盡鼓萬山歸投宿鐘
公案 【詩】將寡穿風路轉晝不梯雲繞下阿
巷寺因依躊小滕花冷方田羅繁肥僧寮獅
讓座佛地虎司扉夜課殿雄鼓厨香割乳糜
不敢攢眉去實恐社蓮譏人夢仍飛瀑驚還
欲返曝朝來爽氣盛茶罷野烟微採壑天如
辟捫蘿人學飛石春餘力役山卉典芳菲作
洞盧胡戲蜜堆榻帝威松風摧鴿閣泉潤射
漁磯片坐銷清福何年忽見機空青真遁骨
可得五鉢衣、 韓敬宿幽溪不睬堂贈僧燈、路從金地
廻水向幽溪落鐘敲發空青遍華抱鬟尊十
香遠亦聞八界超還孤爲言三絕前此地惟

叢篲飛錫破鬼羅驚起棲鶻手栽雙作枝
今已密成幄瀉山衆虎驅馴門行旅消貼茲
奏西音馬蹄跨南嶽誰諳末法中漢
官儀似昨轉憶昔人言儒家滋味薄 鄒廸光
秋暮見訪不遇從法孫受教宿松風閣支策日嵩
順來分四大床楓丹裎血染槍老鳳翔負
扆山容肅葩紳水脈長圖鄙何所遠深鎖贅
公房典維摩一榻寬清磬落松端諸佛山
分侍周廬糲曲盤雲襯香可卧霞片薄堪餐
爲是彌天釋
門人盡道安 祁承㸁禮楞嚴壇留贈精藍乘半映標
霞海印光生墜雨華供曇有天皆寶樹翻經
無地不金沙香幢篆結青猊座玉鏡雲籠白
象車梵響每從松際
出萬山靈籟和僧伽 松風閣上夜歸衍行入鄉溪寄
我松風閣好山入樓青飛泉巖畔落無住在
生心妙語發良藥轉參融師禪剪月照房角

欲體了無生
獨慚一宿覺 李繼佑訪僧燈敎孫不遇留贈
重癇宗源夙著勳石幢遺勝咒淹聞獅王其
余馳三界上足無從壘一軍佛龍流雲隨反
甫齋厨芝草雜薪焚詞成卒
卒難鏡石異日期逢思不羣 徐波自螺溪十
八盤嶺數十折奇嶮第一爲余手開賦此一幅
青溪色新披水石奇巖端會流沫寺下分一
支既挾冥捜意能惜行步遲沿洄數十涉轉
盻非來時光景歸變滅所處已復離偪側懸
渡險目視足不隨伺便快騰躍先陟以爲師
山風颯而至蹲伏但須之遠寺岈然對兩僧
隨杖欷尚自阻煙塗無繇前致辭百里半九
十衆力不敢哀陰陰廣殿敞拂拂
長旛吹周旋鬱險盡乃復見威儀 雨後松風
閣下響泉小閣泉聲裏軒窻容一人天陰不
出久雨退獨看頻鳴苦如無隱聽

深如更新谷風輕拂去儈得上松筠

范如梓　游八台山再過幽溪留別僧燈　我昔夢遊天目山天風吹我上天關玆來振策躋幽絕回

道夢中光景別芙蓉削玉千萬攢蛇盤鳥道青冥端杳嶂嵋嶙繡煙碧層崗鬱拂罡風寒華頂峯高高不極舉頭刺天天只尺眼前越嶠拔地青脚底曦輪升海赤瓊臺珠闕何孤騫赤城霞色朝朝鮮銀河倒翻牛渚上雪瀑賁落罨梁前琪林瑣樹花飛雪蘂殿琳宮磬敲月紫檜丹菽猿鶴巢碧泉玉漱蛟龍窟桃源洞寒明巖煙封嵐鎖青巉巉仙翁帝釋招不得麟車象駕徒詁誦行過幽溪入深谷欲然唄韻翳林麓中有畫公大導師心若死灰形槁木靚毯舞芴真作家趙州喫粥雲門茶蕉蘆城裏來飛錫須蓮天中去散花我復頂禮叩真訣一棚直敎一掌血自憐癡綑太纏生終似蹬蹭還作驢相逢一雲歸去來臨岐

執手笑哈哈風塵如許天地萍踪何日還天台

蕭阮之田　過贈　勝地鬱遂重雲封罡風劃衣支短筇三台隱躍向何陟我從金地穿深松出谷流泉三駛奔馬彷彿銀河星漢瀉峻嶺徐廻聞春潮身立天中河落下行盡諸峯百折低寒泉咽咽來幽溪雁成白遶門前玉注供芬陀冷淡齊虹橋昔向幽溪跨輪王頂上珠無價說示解脫智大師葛藤截斷離閑話適過幽溪舊竹房天花拂拂來衆香我師身是智者後山色溪聲舌廣長得借繩床一宿覺向前學問俱翻却參盡諸方五味禪宜將止觀從修學

康時阻　雨信宿上松風閣偶成兼謝邑主胡慄　自杖頭不掛一錢游誤入天台似阮劉密雨連朝迷路返導師儘日費供留看山三上松風閣聽水添來瀑響滬屬厭敢忘安邑賜雲邊何以謝浮丘

許如蘭　春日游高明寺持贈僧敎　偶到法王城僧開竹徑迎會心惟一笑把臂有三生洞口桃花水松梟古鶴聲幽溪煙雨散香砌法雲平逭是黃金橤峯多削玉成老猿時近錫孤石靜叅盟骨相憐予薄詞華羨爾清論文稱白社飯客有貞清瓢笠終吾願何年一鮮纓

增補

諸明公送僧敎請藏還幽溪詩

聞龍、欲別不勝情連宵夢亦驚寶花天女散法藏海龍迎淑氣霜前露雲程雪裏行
幾時塗毒鼓重震荊江城
僧傳慧、寶藏經年得雲林撿閱便只期功行蒲亭畏懸
魔經智轂能常轉天恩定遠宣頒令諸法眼直下了真詮
周應賓、爲法忘辛苦辭
山隔歲寒瀑流不雨自槲葉未霜班馴鴿重添水閒雲即護關六時講懺罷開把舊詩刪
顧起元、廿載勤修學水心絕世緣經從天帝賜衣自聖師傳卓錫聞泉响翻經起
石眠講臺幽澗上山月照孤禪
僧如濬、金地有精舍丘壑幽且芳種花蕭森谷裁
松偏層岡縱以隱自樂無謂世難忘白下既飛錫吳水旋聞航金函列整整法鎭時卿卿

作見越峯秀相思刻曲長巖阿茅屋在斜逈盖竹傍林園亦荒蕪蹤跡久流浪師至幽溪
寺天香飄草堂

諸明公遊幽溪寄贈僧敎

潘志省、芒鞋着至在幾時去年良月栁番絲白鳥當頭雛當尾志省丹山僧未起
溪流決決洗濯腸石膚寸寸蒸浮煮若個擔柴報知客知客蕭然發清語一邀講堂擊磬
坐三邀精舍論禪住松風閣裏冷殺人石拜巖前幽且真藤鬚潰鉞刺刺多鳥舌稱貧聒
聒何聲粗聲細似山樂輕去輕來若水校此時千萬竹馬都已矣仰天惟唱浩然鹿鳴歸
夜歎
文震孟、影息華峯下溪幽鳴好鶴孤吟白雲寂高步碧山深伴或支公侶友
林中散林何時逐淸想烟壑許相尋
黃道周、追復祝鳥禮燹臺鬼窟羼憚顛倒回

不是懸崖能拔足何從斲壑得飛來其三麗足看雲下坐時水符蓮約半分持往還千里
同雲水何日尋幽溪[illegible]頭知爲[illegible]山再問師其二人不及話敘二絕附文師[illegible]
[illegible]白氈汗衫竹杖頭台雲宕水共高秋蜀[illegible]僧不憶蘇和仲支遁何知許遠遊其二
亦是似人人喜來道傍草次失棗個一聲鴻鴈過秋水不憶幔亭還磬衣其三
項煜、[illegible]兩崖秀石對崢嶸絕壁空天[illegible]一水鳴記得夢遊曾到此月
明松嶺[illegible]羣動了未作孤鐘叩清聽吹笙[illegible]機高樓磨無夢山氣寒
人衣天籟湧松末空泉與雲坐般萬壑一堅飛吾師定巾意眞道在翠微若宕裏水石聲
相生徒石既寂爾單水亦不[illegible]老僧坐鳴非水非石間請君聽無聲[illegible]巖扁乃
在幽絕處簷雨無朝氏流雲自來去閑山眞曉人選勝絕塵慮借我一片石歸來未宜遽

朱軫、[illegible]不宿禪房亦枉遊須敎淸夢遠岑頭龕前燈火堂中磬纔欲描題景
巴[illegible]籜冠竟巳攙天門忽落平央結流[illegible]祇園翠竹丹楓列天嶂縈瑣貝
梵山根屯幽溪曲曲抱花雨竒石趺嵌如鬼蹲寶函傑閣呼虎守書然中裂廠巖軒我欲
於此監鐵脊廿年嗽藥同老俵文心早早了文債鑿氷澗底還共吞且看看雲石突兀千
年雲臥[illegible]當年大師日坐石手題看雲不留痕[illegible]宇三尺石竒多半雲化成怪
道澗雲不敢生我思嘗在雲未起雲意嘗依僧夢底石名今日奪取僧大師必定生歡喜
其一石號移僧石莫嗔氷心鐵質共嶙峋[illegible]朝來臥看雲如纏就是當年銘石人其二[illegible]
似姤赤城天半立倩僧剔出撐霞笁[illegible]從今崍峙友圓逅往往雲中招寒拾[illegible]
入門揖見老僧鬍便是寒山拾得無[illegible]寺五十年來心似水一人眞足愧三吳[illegible]旁

徑過仄移步躡僧影僧影亂松陰巨劈忽如
屏拔地更倚天一石橫岩嶺儼坐天門中飽
野雲千頃昶朗開塵襟瞿然發深省得非三
生石毛骨俱飛冷萬象歸太空圓通茲獨領
幽溪 此間絕嶮半遮雲半翳深松人不見只有
三時無夏天嶔崎孤特皆生面何峯不可
盡題幽況此涓涓水晴流經一年不遇一樵牧
日月不到冷松楸風一剪天一鈎山花自滾
無人知是春黃葉自流無人知是秋桃源猶
有漁郎入此溪未必蛟龍蟄流從寺後墮聲
聞磬聲隱隱木魚急流向寺前墮香味僧敲
石火木樓汲汲烹七碗醉遊人心骨澄清浣
宿塵詩幽偈幽題石上百年苔蝕無人 惡 一
唱天幽地幽等洪濛誰道還有蓬萊宮 溪 泒
澄泓是好溪何年輕薄漫標題請 讀文心 與
看日日經溪者未必人心與水齊 孤吟 僧
別後讀僧詩竹泉松吟香細時大雅翛然方
外韻圓通石上好鐫題 其一 淨業何妨文字

禪水清煙緩自生畫孤吟不與 幽溪 環橋水
猩猿看木落空山獨抱眠 其二 山行 響四山
冥百尺青松一草亭瘦老攜筇橋上過依稀
曾見此冊青 其一 山阿竹裏有人家水碓當
門獨樹斜臨水招呼問山
徑兒童指引過三叉 其二
溪 **陳函輝秋夜宿幽**
自時侍楊霞翁老師入高明寺龍友社兄至
括蒼復有石梁之遊夜坐文心上人禪
房賦詩五衰海爭傳事事奇芝蘭籍內夢
童志喜 詩 先之尺書屢寄皆舒瘖秋夜相
逢見宇眉山水到台稱獨秀友朋推于話相
知看雲亭上酬明月轉憶長安命駕時 其一
一掃燈前兩快人萬山孤月子精神藍輿到
後欣良晤筍极參時得素臣頂卜名山多畫
意久推吾友足詩身詰朝方廣無他事叫破
青天入翠茵 其二 西湖久矣貯蘭芬友半江
南共憶君快到則梁稱獨步清惟譚子許平
分長卿賦已逢揚意大令書應似右軍此地

千秋欣雅集名山名士與名支 其三 相逢便
嗔錦囊開自也何人賀又來雕刻定知心獨
苦麤疎應愧我非才乾坤負擔推前輩水月
催詩到酒杯且喜山僧參此意夜深還上孀
雲臺 其四 每接書緘即訂遊到來翻不共山
酬石梁與爾那容並倦容茲晨豈自謀子職
通家權代署秋光獨往許仝收惟將
庭訓臨岐囑纔踏危橋步且留 其五
程詮幽溪六絕贈僧敎 般若臺 只道幽溪幽不
信幽溪樂試坐
般若臺更萬籟靜無譁泉流響亦寂 [illegible]
上松風閣 圓通洞 耳根自圓通非關一片石
突兀躡危巒咄咄石稱怪 清音 從來名勝地山
老衲坐忘機米顛來下拜水有清音長嘯
最高亭流 看雲 一巖復一岫捫磴更攀蘿 響巖 一
泉洗道心坐對松篁寂片片白雲過呼
一應聲一拍一合掌從
此悟禪機拍應靈如響 **柯夏卿步幽溪清音**

閣扶節支曲磵竹閣倚天開鶴爲遲雲出人
從看瀑來笙簧王子吹圖畫米家堆指點
前溪路那 **胡維霖宿幽溪約過黃蘗山** 幽溪
知長展若 一曲
寺東流說法吟詩僧更幽今夜
月明漫相訂蘗山黃蘗許同遊 **劉岏過幽溪**
見贈 小朗從師久蓮華誦不停句裁空月印
坐愛雪溪聽趁悟傳龍鉢聞宗解虎鈴
已知具五眼 **梁雲構坐看雲石答贈僧敎** 卸
寧獨爲垂青 屩
高明寺乃御雙蠟屐喜逢看雲僧同上看雲
不石上雲根冷山外蒼黃隱羨爾定雲心愧
我奔雲客極目看 **王範** 偶來穿竹徑遲叩
西山鄉雲一縷白 山名怪石堆成洞幽
泉噴作聲看雲僧入定月雨客
偕行一夜曇華發靈根何處生 同成環洲年 宿幽溪各
僧敎 賦 曳杖天台路未遥靈山強把姓名標月
來鷲頂懸金鏡風到松梢弄玉簫採藥

仙郎蘭氣馥投詩講衲雨花飄分明巧奏三生約幾段煙雲鎖石橋
成仲龍 非闕
山欲險石亦解逃名竹影搖寒色溪流帶雨聲暮雲低不度々曛留行一枕珠林夢六
塵無[illegible]勝日尋幽未惜遙况自生幽溪谷僧[illegible]逢雙樹挿天標高峯
忽下真人鳥亂唄如聞仙子簫光浜摩珠瓈舍燦香隨貝葉法筵飄行行爲愛楞嚴偈不
覺春風兩度橋
馮垣登
晴光澹蕩已宜人喜逐山遊境自親萬壑松雲凝紫氣千
巖花雨欲芳春遠從樹杪尋幽徑探入泉源絕俗塵極目碧峯何處盡高僧遙指示前津
楊廷筠
佛龍遙遙一徑斜下方鐘鼓雨天華西來別指分龍樹東土單傳抗百家
洗鉢一來嘗香積供新詩氣帶赤城霞山樓一宿餘清在空假於中卽熠遮
張爾嘉
坐圓通洞
夜隨木魚醒早叩文公話飽嘗巖芋蔬幽覽洞天界巨石如虎蹲急
飄似氷挂畫師靜入龕著書復餐齏了義示圓通大刼眞不壞閉關足跡稀洞門鎖幽怪

別去尚徘徊願示維摩戒入夢尋幽棲寒泉流一泒
何鳴鳳
覽勝近巖阿裴裏事
幽討放步出風蕉苔花紛不掃纏綿百丈藤爭與松篁老峽來溪舌長短莎蒙石腦語嘿
共僧英鍼芥相傾倒倚樹嗅遊雲歸岫胡不蚤無煩指艾業笑摘金光草
再過幽溪與僧
敘討浩茅
迢遞千盤轉筍輿日移松影翳襟裾藤横鳥道千驪松鼠竄靜禪林響木魚古洞
生雲能變化空山流水自清虛幽溪委婉斜通閣欲就叢陰小結廬
陸寶
佛龍棲禪
久于峯閉草堂不污蓮葉品無隱木樨香簞冷眠雲榻鐘銷響竹廊詩情秋更遠煙水隔
林蒼 其二 竹寺尋應遠芙蓉萬疊窺草資芒巖滑雲逐瘦瓢欵法證彌天後心空見月時
卷經知有伴徐赴石梁期 廿一
袁仲錫
同楊覲阜幽溪夜集分得文字贈僧教

空山盡鶴羣隱隱聚星文白社逢支遁南笨佳右軍欵從珠裹吐詩向鉢中分遠媿無二
詔清吉竟夕曛
王立轂
住幽溪夜夢石梁
爲愛幽溪師達公分
身通夢石橋東曉堂龍挾飛花雨秋樹蟬吟落葉風若婉細浮香了了藤床支坐病空空
緣知洗耳溪頭共遙遞鐘聲杳靄中
吳執御
圓通洞寫生
雲根突兀
五丁斫石花片片粲冰夢趺坐其中六月寒謖謖松風墮巖壑龍眠爲我寫生面頻上三
毛殊不惡生來心骨冷如冰枕流漱石正相似山僧汲暴烹龍舌列列清芬滲牙齒安得
高士寫黃庭相與共證無生理
鄒嘉生
高明結幽境吾愛是幽溪一曲杳然去千
峯翠欲迷舊石留雲坐新篁媚鳥啼圓通信無礙禪響隔林西 其二 幽溪溪自好吾更愛
幽林初月嬌新綠流鶯繫遠陰欝烟竟竹舞堅雨帶龍吟緩步高僧共悠然此靜心 其三

閃繼廸
龍從壁削萬木欹樓殿半被慈蒨蘿潤泉瀉白雙耳轟飽飯尋行無不可
錄絲玉練聲喧豗障岐懸空紛礀磵崖崩逕窄猛蔚怒苔鬟欲下愁未妥側身偷步穿巉
巖老藤半挈當雲墮智者天台老講師證道却在此中果示鉢從來有別傳談騷演律高
流頴文公文公工接引幽溪觀瀑今添我
閃仲侗
層巒列闕天咫尺北馬迴翔逝
南鄙雙騎空中惟綠霞寒霜晝趺幽溪水王龍飲壑怪煙霧硌研徼列豐隆怒白日欲下
雪山春蒼崖忽挂吳門布苔堆古碧滑不得渡猿麋導人屢廻顧石破龕藏天竺生雲移
影落三珠樹我聞智者說幽溪之高標懸蘿蔓作黃金橋鐵鳶餓虎絕壑下那音法鼓
磬嗽嘀朝翔吾天翼夜宿金丹諸携手若木枝星辰親見招雨時桂樹夜秋濤架裳混露
芙蓉梢蘇門獨嘯山谷搖厲聲月影風蕭蕭麗挈鉢儂擎瓢桃花流水邈然至舊日胡蘇

我音

馬如蛟

裴回欲住赤城霞乍見鶯爲火裏花試卬霞中梵王子洞天深處是誰家[illegible]秋風秋雨訪高明飽聽幽溪一泒清始覺塵心無可覓忽于言下悟無生[illegible]

僧得心

舟趣頗無限山筇還自携俯龕求日晷驚雀下花溪見水每留坐得橋先誌迷却憐劉子躓未勉訪幽棲[其二]雲盡路方深幽人別有岑以詩爲且宅抱月作秋心猿坐變邊石鳥飛几上琴隔源聞洗鉢更入小橋陰[其三]

劉餘祐

千峯蒙翠絡亂壑富清漣斷壁疑無路回頭又一天松風時在耳石丈自忘年竹閣多幽意棲雲不忍還

柯夏卿

扶筇支曲磵竹閣倚天開鶴爲遲雲出人從看瀑來笙簧王子吹圖畫米家堆指點前溪路那知長展苔

應可傳

我行天台山高明逼霞起像致蕭秋霜香光燦花紫碧澗且須彌蓮峯矗飛峙古栢秀參天新篁都且美問誰掛瓢衲心公營隱此有時對月禪有時看雲喜招我木石人同究般若肯無生許共學從茲徹無始明靜卽昏動悟迷豈爾爾翳雲不在天慧日涵千水

劉漢向

溪深苔滿翠石險雪飛流盤谷瞻天際曳裾踰嶺頭雲壓肸底落象斗掌中浮咫尺三台上徘徊未肯休

僧枯澤

梯石山徑窄懸蘿陟桂叢致身孤島外歷趣冷雲中詩骨惟添瘦禪心不受空見闍領未歇幽韻開其胸

余槩、

樵逕花深洞口桃松風何處送蒲宰香雲寺轄金爲谷法乳堂餘玉是毫得道綠來須慧叢靈人徊自有殘膏清言佛偈交相馨餘閣蓮花漏滴高

史官

所經自云遠列嶂望來高泉灑磬前雨松翻展底濤平陂拾麥芡絕嶺樹禾苗茲上堪棲遁幽尋敢憚勞

洪天賦

一徑森森夏木陰幽溪却向隱深尋蓮花刭出紅爐火貝葉翻成大地金覺性圓明鉼月朗詩禪玄寂鉢能吟此中巳得無生

眼看取虔空不任心

陳函煇

[illegible]

天台數萬尋幽溪信幽絕六月秋氣深籬邊積雪千澼飛到門翠巒環萬壑孤雲戀懶臺古嵐初衣顔忽聞寒磬音冷冷發沉穴中有靜者緇梵字坐翻閱空山無一人至道不可說[其二]古衲皆靜淵文人獨颱藻先師慧光寂結集無人討阿難奉遺經多聞亦聞道密印秘不傳字書跡如掃游戲三十秋儔以朝華考吾友王伯無草蔓未淪槁穀然携一瓢面壁向空法始知上根宿明鏡弗煩澼[其三]孤雲自成峯幽人獨窟久憶我出山時巢絲拜馬首居潛賢者龍喪家聖亦狗山中同志衲鹿以殷若酒此酒乃獨醒而余戀紅友狂藥巳腐腸十年醉有九長歌歸去來先生名五柳[其四]八十四日宰卽賦歸來辭元亮非俗吏督郵亦成之碑文如一止解組寄離追到家旗梟磬乞食何煩驅蓮社獨開酒遠公眞相知齋心豈茹茱棄官非採芝高坐修苦行鬭鍾灰攢眉[其四]

[illegible]

幽溪大士尺書來對佛梵香手自開盡寫素心貽白社如移孤影印蒼苔峯高萬八燈王座乘行人天實誌臺玉版寧刪三逕竹宮袍恒贈九英侯吹黍谷絲慈日寒蘿蕭齋有法雷龍樹慧深非強記鹿崇吟好許追陪深山石壁無人語故友吳門寄信回鐘定獨參遲月觀錫閒同步嬾雲隈蘖如草屋重添瓦栖水香光再渡杯欲選傍嚴誰舉主竟妻法喜是詩媒祖庭栢喻西來意方廣松涵水鏡才羣瀑爲家綵衲寓亂峯作紙墨莊裁縱胖法藏傾文海彈指梵天報劫灰悟到木樨安用隱橫拖卿歷不須催三車衍處優曇鉢百丈參時黃葉推繞聽覲經

家索米偶斷僧本案成煤何郎析理難辭力
陶令談禪不禁酷中尺書堂卿晴咏九旬妙
字肯徘徊此時榻畔封蓮子何日爐邊探
芋暨馬上埠敲粗倚韻隨風遠寄入天台

余

[illegible]律二十韻奉懷[illegible]及新詩見寄因用前韻[illegible]

一官偶學賦歸
來三徑蓬蒿尚未開青意不除簾外草綠痕
偏戀上階苔孝先歷詔原無屋靈運翻經別
有臺辭亂抵因參白社傳衣何處問黃梅禪
心夜聽詩壇月帝窗宵追易總雷天運一陽
若予長逸民七作小臣陪曾隨講幄聽三乘
欲向宗門拜萬回寶藏久升彌勒閣茆柴新
攜尸公隈蓮花法遠莊嚴座竹葉光分般若
杯高足僑陳先鹿苑慧牙摩詰比龍媒研珠
每受陶居土把斋能容趙秀才芒屩穿隨青
箬瘦榭衣破借白雲裁金絕早布三千界玉
管今吹十二灰謝客園公扉自閉懶吟租吏
微顱作陰移碑影青鏜榻夢逐鐘聲翠被堆

寂寞古幢須竹冊推敲良友倩松煤挑燈自
芹芙容鍔判袂交傾雛鷄酷此際幽溪誰立
雪三江翅首望三台

楊汝遷

茅堂朝爽接西清記得雲山是赤城遙憶支郎心賞
處萬峯飛影月空明

薛三省

卓拔諸峯面面新新山猶是舊山因溪橋路繞環溪
碧石笋波縈湧石輪世界三千法界轉梵鐘
八百律鐘勻已開今地還初地應悟前身即
後身

汪禮約

華頂幽溪洞壑遙上方臺殿落標胥繙經不厭雲林僻寫寄亭花伴
寂寥

管瓏

一叐寓君室僧寮稱弟兄奇書讀未半身老竟何成青山笑白髮獨坐心
褱鷺多君寓我厚晤對深情生玄義恣搜索
端居供使令遙指亦城霞耀我雙眼睛我生
抱肝膽有懷難自鳴卡年探秘典瘠瘵忘不
平道人果相識不羨人間名和尚春秋高踞
坐羅羣英誰能荷此事濁世多聰明衣鉢既
肯爲君身無自輕今日遠分手遠山慰遠征

古道拾明月恍疑君共行新詩應更好惠我蕩凡情

徐詡

仙嶠尋盟余不懶幽溪蔭
隱爾多聞從來法乳三生契喜得僚九一總
問闍畔松聲和梵語潤邊尊宿凝清顏自歸
未了名山僻濟勝重登再掃關

李桐

吾師鍊靈秀皎然水玉姿落鬟天台山修證恆
於斯既闢三乘法復攻七字詩臨池龍蛇走
發墨丘壑奇偶憑雲水踪振錫來海涯遂令
神交客得慰饑渴私妙諦接咳唾道氣欣追
隨惠顧衝門下驢頻如故知籬菊燦繁英長
松嶠高枝盤桓仳須間莫菹良在茲何時重
卷留林廚薦危葵蓮社共徜徉永言謝攢眉

蔣薰

振衣下木杪同磴勢層折鐘聲渡溪水歸雲圖飛雪寺門人跡稀饑飈出松稅
愛此躊躇臣間關愁行徹齋厨薦壇鼓香抗
飽王府空樂天際落清梵聞不絕譫然陶俗
累朝來郡云別

張中發

薜蘿蕭瑟回舟壑中有琳城之高閣松行冉冉垂蒼髯迎

我寒山上根髒白象畫臥青峯讚鳴谿尾玉
深林開天姥綠英味瓔遮金沙紫芥根如杯
山僧懶解人間事鐘磬清喤谿塵致百丈煙
霞嶽外迷千年法座空中夢夜寒燈色是磨
積歷代歌行共此丘倦臥不知山色異胡蘇莫起間關愁

程正巽

幽溪蕭脩竹使
得白雲肥枝踈分日渡寒深濃綠飛石闢水
花不能整曉風未至空成冷茂林梭鳥翠難
鈿潤渡忙怯濕竹影

僧性珠

秋到千峯着意藍獨懷華頂未能探知師已得三無
濯避世休題七不堪道行許隨南岳固詩名
久與淚仙參何緣崖畔雙踟蹰正觀提綱對
我諦

張師繹

地選無人境蕭然暢慧風如何一羽翰寄我兩郵筒塵落親聞解才
推妙辯雄尚期來卜葉語嘿谿心胸

馬士英

長堤臨水寒如玉雲樹煙巒望欲迷
草亭西畔危橋路笑指高僧過虎溪其一年
年屑夢走天台親到崖頭眼自開不比尋常

山與水數千里馬騰山水務深喜快游平生
外引人來其二時愛幽溪幽况同物外
看雲衲枕石張元心一入幽溪境言尋上乘
松間復漱流禪祇園開十地鷲嶺近
三天寶障搖青漢金猊霽曉戴唐獻三月台
煙西來千古意衣鉢得真傳山路板
轟訪道安寺依流水出峯枕白雲寒一錫依
霞挂千松遠澗盤檀林空鎖月趺坐到更殘
唐夢賜石龍噴沫吐珠光中有曇華長法堂
澹泊不殊窮衲子誰敲應駕古平章
樓開靜對停雲母洞闢圓通返夕陽陳命新
恍惚溪邊吟咏處幾回清夢越錢塘
貝葉來東土風流說遠公經從無始得法借
宰官通能虎窺禪寂人天轉慧空香壇清梵
永會見徐申乾遠傳古刹海雲開乞法空王
散花紅盡日閒戲罷未忘吟絲雨定
餘猶喜寫青山爽看石壁霞城瞑靜聽松聲
吼壑還萃頂石粲勞夢寐何緣杖策挹慈顏

其二講席遙臨日侍師相看湖寺歲寒時喜
君自昔稱支遁愧我於今說項斯漫道去來
終易就也知聚散總難期幽溪僧馮元仲一
切幽人念好寄新栽白雪詩其三鍾
驕聯百疊峯呼兒出脚共扶筇水爭鼎沸蟬
都咽山與溪廻路不窮人到幽居青壁蔭樹
藏古寺白雲封板橋横礀同趺坐剝啄因參
智者宗其一薄暮披襟謁遠公到來月話喜
襟同攜眉問問真成癖接勝談談不墮空淨
業時飄天帝樂論詩定許古人風所欽支亮
僧中鳳塵外交范汝梓路向明霞進松圓鷲
留結嬾馮其二嶺房瀑聲散花雨竹
色亂雲光空籟鳴天樂楠櫝塗胡來甫偶逐
地香團蕉一夜宿夢境亦清涼閒雲
入遙投祇樹林溪深難記曲山老自容一今一
徑野花濕千峯春色深此情誰解得一付
幽白雪詩聲到處香昔遭嚼過齒邊
吟僧行周凉直從今日覩幽几不負當年繫

隱勝涯影每欺石骨清詞欲使壓雲高弼
元松風閣外花成積知是吾師演法場
支郎肥遁處靜對百花林清磬和松籟高齋
愛竹陰定光元刃火慧月即禪心法喻青蓮
句他年訂再尋其四歷路層層入招提夾兩
山樹侵陰殿綠苔繡古牆斑細雨蛩聲碎微
風蝶影閒五更偃梵徐光胤白社苦無同調
發清夢亦回還其二侶幽溪喜有洸
飄僧何時共生松風俞浴龍萬法都皈不二
閣問我登來第幾層門在闐倒盡見
靈源清涵寶藏空雙樹冷焰心花淨六根慧
遠祉谷陶靖入杜陵詩與吳公論我來未了
圓通意漫說僧祖繹萬八峯頭音信遙中宵
無言道即存無夢不霞標幾從古道
經携杖披讀新詩瀟貯飄顛怪龕前鬪鶴暎
惺來峽下有風飄海南秋入波濤湧清響何
如在陸寶智者翻經地新燈起梵林屋蹲山
石橋立障石界溜分琴衲影懶雲挂鐘

聲齋鳥尋撈嚴依佛則花露供壇心其四草
宿近初更僧床八指横軒郡依梵轉夢亦繞
壇行燭滅心光現溪喧定力平和盡大師松
不期雲到枕恐有佛來迎其二風閣四絕
横虬草閣中闕過自生風不待師摩頂枝枝
偃向東松風在山亦在水流出百音喧靜聽
知無着冷然到耳根清音昔人曾拜石拜不
到山窟何處金剛力飛來建法幢米拜屹立
似降魔層霄捧欲過無言時歷撥君臺手開
兩相商商得九年多開聯聞通洞諸勝香積
厨步入蘿門賞石灰窑脾懸沿溪徑逾枉百
卯累作梯寸趺隔霄壤銀虬穴地穿噀沫過
人額稍登般若臺柱缺光蛩隙看雲看看雲
對岸欹仙掌積塞逐成城復幸欲安往欵見
洞門開張顧怒如蟒示我以圓通耳根應心
響神僧眼獨精披鑿窮非想坐冷一空壺吟
高却還題驚峯宛周昌晋入嶺巳窺雲外寺
不殊况挾爾天雨到山仍看礀中雲

幽溪雪瀑天邊落禪室名香定裏聞古沸應
機時覓剎高僧闡教有遺文遠公道範將招
隱涼納松風靜夜分 方道植 幾盤危磴幾重岑瑤草琪
花仙路深梅浸碧池寒耐
月煙拖微雨淡句沐久懷解脫塵寰意頻起
皈依名衲心智者宗風應大振霞標高傍法
幢 孫國楠 縹緲覓禪家登登步曉霞迢遙下
陰幽犢髣髴散天花投宿緣非偶論
文意更遐幾年猜 陳明瑾 客詣松關聽塵揮
夢豁到此日初剎 兩峰獅象護禪扉
山頭斷岫邀雲蒲彌底殘流放瀑飛拈出瓶
花蘚貝葉坐看鐫石濕荷衣晚來磬發僧初
定還得黃
蘿蓆下機

幽溪別志　卷之一　三十五

幽溪別志卷之二

住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東隱雲間朱幹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開山考第二

法界圓融混沌雖無七竅真如不變支離何礙六塵以骨人居肉山神力摶須彌入芥用善權拓刻有寶手點鐵圓成金方廣八百里名山塵塵皆爲淨土智者千餘年遺跡處處無非道場矧此名區伊邇佛隴金陵歸隱溪山更溪緊華頂尚爾杜多洵幽溪夙爲練若作幽溪道場開山考

事實

幽溪道場始祖乃法空寶覺智者大禪師考其緣由則大師未出家時嘗懇切禮誦冀獲解脫當拜佛時恍然如夢見極高山臨於大海山頂有僧招手喚上以臂接引登山而語之曰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後獲出家至陳大建七年辭陳

宣帝至天台山宿定光菴光謂曰還憶夢中招手事否此峯金地我已居之非峯銀地汝當居之以是而言則幽溪道場面金地而坐銀地實兼二者之勝厥後大師居於佛隴建修禪道場一日因講淨名經忽經爲風飄翩翩不下乃杖錫披荆尋經所詣行五里許而經憩焉師見此地峯巒秀拔洞壑幽清可以建阿練若修頭陀行卽誅茅爲茨編荆爲戶後人建寺又名淨名者蓋本乎此計是時當在宣帝朝大建年中又

大師在脩禪講堂講淨名經是時聽衆見幽溪澗底駕七寶虹橋方廣聖僧或執手爐或持旛蓋虹橋逕希直至講堂此則幽溪之地皆爲方廣令人獨卯方廣在石橋者不過凡夫肉眼偶然緣合則信有之若以聖境言之則以國淸爲南門以石城爲西門金庭觀爲北門王愛山爲東門方爲畫理而幽溪道場適當方廣之南軒也

明馮司成幽溪護伽藍記

萬曆十四年丙戌天台無盡法師將住幽溪來告余余助之喜余初受法于百松師盡公其上足也因語次述幽溪之護伽藍神威靈赫奕君爲之兆者然蓋自智者大師講淨名時風翻經至幽溪而道場爰始唐宋以來代爲興廢迄我大明嘉靖中廢而僅存者百無二三秖有法堂數宇亦爲前僧抵枉權矣法堂基後爲佃戶葉賞葬地賞之子祺夜夢父受譴于伽藍神謂此地當有菩薩比丘大興之爲大道場諸天善神悉來擁護汝父何得葬之不速遷者禍汝一家祺固頑鄙雖聞是語猶故不信所謂不威不懲也逮七日猶死其三人死其二乃大恐而亟徙焉護伽藍之威靈若此豈眞有所待耶抑道場之當興智者大師之默庥耶客有疑其浮夸者古婁一生從旁讚之曰余親見其士夫奪寺基以葬而子孫世世禿其頂其毀佛像而據其址

用力者五人皆暴亡其直指或堪輿家言而廢勝道場以葬其親後嗣無噍類鄉有王通判者鳩工搆架欲毀海寧寺之大佛像寺建于梁天監中佛相妙好江南第一而敢奪之毀之亦太甚矣衆之畏出力者陳洵沙也從空投下若飛鳥然骨爲粉肉爲泥此皆鑿鑿有據非訛傳者然有事同報異不能無疑意者上帝憐其植福之艱難必先消其福而後降之罰耳否則庸人之産猶不可欺況地屬三寶而可欺乎地屬三寶則天且護之況人而可奪乎蔽芾甘棠猶勿剪伐而謂其遺澤可思也況佛覆蔭三界利濟羣有而弗恭敬其柔悴乎佛是衆生之良福田而利令智昏則理事俱棄自貽伊戚矣事理了然者而不可信有何事可信耶遂筆之以作幽溪護伽藍記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馮夢禎撰

幽溪別志卷之三

任山沙門 無盡傳燈 著

天台 吏隱雲間朱軿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沿革考第三

夫人因地著地逐人弘雖法運之有盛衰實化理之無偏黨若花開若花落而樹木之根本不移或揞往或揞來而道脉之淵流罔替始則陳隋智者應運而創始後則唐宋諸宿繼躅而守成沿及元明迄乎昭代曰禪院曰教苑總屬幽溪若高明若淨名俱鄰佛隴諒刼波成住壞空而此土不毀實大師經行坐卧而常在其中作幽溪道場沿革考

事實

本寺在陳隋之世號幽溪道場者正以智者嘗於此頭陀行道後代扁額加智者二字示不忘其本也今人多將寺院與道場作優劣論蓋迷名而失義也不知道場名含二義一爲行道之

場一爲得道之場大師於是行道亦復得道即摩竭菩提道場何以異此唐天祐七年改爲高明五代唐清泰三年復名幽溪道場晋天福間更名幽溪禪院石經幢可驗也宋祥符元年改爲淨名者亦示不忘其本也沿入聖朝復名高明今不慧重典欲三名而俱存之山門之額則扁以智者幽溪道場大殿之前則扁以高明楞嚴講寺以余所宗所講者首楞嚴經故也復以講堂爲淨名蓋亦不忘其本也

藝文

明林侍御高明寺觀世音靈應記

明鏡無色而有色現空谷無聲而有聲生音門大士非有身非無身而有種種身非有說非無說而有種種說乃不知者聞大士女身則信告之以具丈夫相則弗信也復告之以非男非女亦男亦女則恍焉惚焉以爲誕而愈弗信焉夫台主簿某夢一女儼居綽約如上眞莊嚴如天女而瓔珞離披眉眼愁感初不解其何晨起而受命于令拆高明寺法堂以抵逋糧者入其堂見大士像即夢中女子而相好泥塗感然動中而不忍拆其寺僧反不欲日無以抵逋糧也歸以告令令亦悔之而法堂竟爲明倫堂矣邑之范生某誠信人也謂余曰明倫堂有物夜或見類獼猴者或復似人而無髮市皆鬨之以爲即法堂抵糧者其信與否不可知而謨

答一字墮野狐身錯行一事輒生爲猪是猪
也贖一罷放生菴矣而不免一殺于盜則其信否
不可知然而范生弃誶余也後二十餘年余
之從孫文心者住其寺寺與於無盡法師余
之孫隨侍聽久傳其衣寄過國清寺而見法
堂之舊像如見父母不忍暫捨而奉歸高明
初焉寺廢而從既焉寺復而歸理固然也菩
薩現夢糧餉而不救其毀所以伏高明重興
之案也遊化他剎而終還本土所以啓道場
大興之兆也而應以女人身則現女人身應
以菩薩身則現菩薩身矣瓔珞莊嚴相好如
故從孫文心歎喜無量而慶讚焉乃爲之記
讚曰菩薩種種身遊化十方土一身在幽溪
幽溪身無數剎壞而不壞像去而不去相好
極莊嚴八部常擁護願住無央刼不離于此
處賜進士第山西道監察御史宗天台教觀
菩薩戒弟子黃巖林國材撰

潘志省觀蔗嶺詩 俗名黃坦嶺甲寅年

吾師盡公披荆斬棘更險絕而出平直何以
字㘅言從此嶺而看山漸入佳境也偶同文
心慹嶺畔童子𨚮泉煑茶羣然採■歡喜無
蘭倚杖閒眺各賦七言五言焉 心力七
閒端然攝見小蓬萊平翻高鳳埋輪窟歷倒
絲登嘯青臺碧落章章攖而起白虹偃偃與
襟來如何不發販依嶺打得凡夫絕點埃■
■山椒無野馬惡鳥豈得鳴春泉曉日麗掃
石奇松清榔檁橫挑坐而我渾無情何愁敉
來撞幽意還戰心的火竹籃熾杯水旗槍生
旗槍傷師脾狂且獨容之渴揪卜碗少煩解
一勺宜仰瓹不忍去央背無白絲師將安敎
我好歌休遠思我將安報師卓錫還拯時亂
曰難獨非雲迷老戳衣不如豁深惑箇箇紛
蘭歸■

程大司空殺羊戒 癸未春余習靜高明之不瞬堂時已茹素斷殺矣

張司空太素忽移尊相訪余以爲小酌也未
及辭已而肆筵設席鼓吹娼優且特殺一羊
羊作小兒悲啼聲余坐不知也僧二輒戒行
精嚴密謂余曰少時余席間愼勿食羊余卬之
以羊羊悲鳴對余惻然曰楞嚴經有云以人食
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互來相噉惡業俱生
窮未來際世人頗知戒食牛然牛羊何擇焉
而獨殺之不問也倘亦菩薩顯化示余以戒
殺乎因書之以爲同志過幽溪道場者勸
賜進士第南京工部尚書楚孝昌程註撰

留竹詩、高明寺中千株竹風神裊裊如綠玉
何來車塵馬騣間無端強把雲煙劚
老僧終日愁鎖眉儘力留之苦不足無心道
人閒住山與君相對開咲顔爲歌一曲留此
竹空去空來空往
還楚孝昌程註題

程邑侯留竹詩、 賀當山谷靜堪對竟朝昏偶護筠常綠僧憐穉亦存分將

青玉去劚斷白雲根頻語謝君子
爲吾留竹孫天台主人程良符著

談徵君留竹記

碧玉停雲遽心獨往琅玕棲鶴閒性栩
安故一日何可無此君子猷自爲知已
言千畝不肯分與人人長公能得意中享翃高
僧手植于初地名人寄韻於香林者乎高明
寺備竹千竿茂林一壁托身幽谿上如有道
之考槃與祕看雲一叉亦同心於邁軸三秋風
雨若聞䜿谷遂音一夜月明似見篁川詞客
香分貝葉綠上袈裟一鈎滴瓔枝粉兮拂面余
偶來林下正仰高寒誦篔如之詩笭解遺音
揚清謌之曲翠憐薄袖誰氏之子倏來乞竹
之書山中之僧難下殺青之事余曰何妨理
遣師云不可情求竹如有知弗能忘怨雖無
情而有恨非壓露以籠烟隱隱含聲白日作
瀟湘之淚悠悠驚瑟黃昏來巫峽之魂僧盡
徇他人之情必至滅君子之族吾乃爲留竹
詩記存聽松風閣十俾孤雲野鶴不失好於

艮朋而籜龍茉鳳終獲保其孫子寧負譽于斯世不遺憾於此君如叅竹范前來又遣捧喝歸去何與頭兜機下竊恐

柯觀察留竹詩

雜轉身還京口談允謙撰

何地堪人覓斧斤況從高閣把餘芬亭亭早發雲光逈霜靄曽落露氣醺幾許蟋蠍成獨往漫言筠籜解離群溪僧不諗青譜汗爲亭殿勤只此君册崖柯夏鄉著

奉和前韻

住山不可居無竹種之千百寶如玉叢苞深見不欲刪幾遺自眼人相劚憂風曳露清韻來拂月涼生吟不足平生愛竹住深山長公鑒賞開心顔爲我留詩誠貪取廉者與往而與還住山此丘受教者

天台山幽溪別志卷之四

住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軺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重興典考第四

此身附贅把茅足蓋頭瘖半世旅亭隻葺堪乘行厠何必雲構栢梁之厦損施傷生庸須星羅梓棟之堂來譏招毀第以常住三寶所在當隆還思汨沒四生逢緣須汲以刄修刄不妨摘空果以種空花將心了心是宜即慧鏡以銷業鏡堂有三十二經業載乎芬陀衆俱萬二千事亦傳乎耆崛慨性具之光將爐非地胡以傳弘苟智者之烈得揚獲罪余何辭免作幽溪道場重典考

事實

高明寺在嘉靖初年猶爲盛刹佛殿法堂甲於鄰封而住持累葉攝於僧篆因國淸寺僧回禮之後乃夾篆而歸本寺僧行既無精進之風復

之泉石之好且難於金地嶺登陟由是而身寄
國清田擁本寺在當時門戶名雖不移而田產
之實皆移入國清矣始則遣一二近事男侍奉
香火末則近事男亦變爲庄客大殿損而不修
法堂毀而不理日就月將漸致崩圮而化爲烏
有相傳住持逋粮三十金欲以法堂抵之令公
命糧官拆移以爲縣學明倫堂初夜糧廳夢一
少婦借屋住居曉起不省何兆及至高明見法
堂中坐觀音大士一如夢中所見糧官意欲存

之而寺僧反有難色以爲否則無以抵逋糧也
後糧官以其事告於令公公曰何不早言之以
存香火由是言之則大士欲不廢當年香火者
正在伏今日重興之案也然而大士之殿雖毀
而護伽藍神玄應眞君之像與小殿巋然獨存
計三寶之香火不祀者六十年所余於萬曆八
年歲在庚辰隨百松先師講童蒙止觀於定慧
眞身塔院暇日曾一經行此地觀其萬山聳秀
泉壑幽奇便有買山之志柰衣鉢無長蓄何至

十四年丙戌謀之檇李馮具區檀越公即欣然
爲之創緣而樂邑趙海南居士亦喜而樂從乃
邀無脫師弟至國清初問下房蘭屏僧會買山
田及基址未及一半而囊篋已罄如次後則歲
歲續置葢當時之山與田非獨散屬各房亦且
民間得其大半以故高明之業卽寸土寸石皆
用價贖券疏之多盈溢箱篋然而雖復得之未
暇言乎興造延至二十六年丙申方剏造大殿
陞續建立僧房禪堂楞嚴壇山門兩廊鐘樓藏

閣並以深山窮谷艱于檀施多是不慧講經䞋
施之資得寸做寸得尺做尺是以遷延至今凡
歷三十二年所此皆余橫身殫力之所主持者
若夫輔翼舉其先後之人先則無脫傳衣午亭
正時繼則文心受敎論其功德雖無優降然皆
從事日久俱得預書焉

藝文

屠儀部建高明寺天台祖庭募緣疏 夫佛門之宗敎何繇而立也自釋迦拈花迦葉微笑超五十人而傳心印而宗於是乎立自靈山說法阿難總

持詮十二部以攀羣昏而教於是乎行于聖
心傳託之藏與宗而未始不教三藏妙理總
只明心教而未始不宗第一再傳後法久敝
生聖人各以其意見而補救之於是宗教二
端各立門戶譬之大海分爲江河六海一耳
而分派則二分派雖二而其源本同何以故
教之衰也學者有鑽研故紙不悟本心腹笥
萬卷舌墜天花而無救閻君之公案於是達
摩面壁慧可傳衣單提一心而掃萬法彼將
祖不自以爲宗而人名之曰宗宗之敝也學
者有橫加棒喝妄騁機鋒牙慧雖明心地自
稽而徒誤後學以倡狂於是智者傳經章安
結集盡究萬法以明一心彼時祖不自以爲
教而人名之曰教是故舉一心爲宗照萬法
如鏡者壽公也風柯月楮並可傳心煙鳥雲
林咸提妙旨豈非宗門龍象哉然而獨不云
欲堅信力須假證明廣引佛祖之誠言密契
圓常之人道是宗而何嘗非教剖判三世教
乘服膺國清百錄者法智也巨儒高釋往返
言詮服味杖几不離教觀豈非教門領袖哉
然而獨不云法既圓融何有次第紘水一夢
言下即了圓頓上堂一喝廣智立撰經毛是
教而何嘗非宗教而非宗者鑽研故紙之流
而非智者法智之所謂教也宗而非教者盲
喝瞎棒之徒而非初祖壽公之所謂宗也天
台高明寺無盡法師深明教觀圓悟一宗心函
經廣說善逗羣機講席累登妙發宗旨真可
謂金口木舌振瞶啓聾眼目人天指南沙界
者也台教諸祖自摩訶迦葉以至四明法智
或結集經典或講明教觀並台宗之正印咸
佛祖之元功盡師近欲於本寺建造祖師堂
裝臺諸祖聖像庋六時香火垂萬劫之師
模俾教觀流通而不窮大法永久而無敝甚
盛心也匪假檀波曷襄奏績伏惟諸仁者各
隨願力樂助善緣上機者仗祖德冥加結現
生之道果下中者積福田今日亦植來世之

沸因謹疏萬曆戊戌孟冬禮部儀制司郎中
宗天台教觀菩薩戒弟子四明屠隆頓顙和
南書於娑羅幽溪
園天中天室道場

韓會狀重興高明寺碑記

者智師三生之夢在焉爲千萬年龍象之窟
迨台日西頹義天復曙篤生喆秀揚闡妙風
今日無盡一宗獨具智者隻眼借今揆昔有
五似復有五難焉智師十八投跡湘州語默
之間便思林澤盡師十九即禮海潮問關辭
親遍叅名宿其登願似也定光引手起屋相
期百松說法挈衣窩付其師承似也北擇佛
壠南愛螺溪地平泉清徘徊至止經幢臺址
故蹟宛然其棲息似也淨名甫講梵僧降於
賞借淨土再宣天樂鳴於石室其神異似也
五時教觀四種絕聞三昧薰修耳根先獲其
證悟似也然當時建造動借力人主開皇大
業之間信施絡繹王泉十任功德纔圓重閣
大林檀施更速今日一椽一尾皆如海燕喞
泥是日締構之難昔吉藏感夢力請數楊寶
瓊遇賢終身讓路至於窟業變放生之池徒
流藉持經之力今日野干遍地獅絃不鳴道
俗紛紛誰爲傾意是日起信之難昔義疏初
著徐陵答酬玄義繼披榔誓服誦往來才彥
俱極風華今日司成司勳先巳修文地下轂
斤絕紘能無私感是日外護之難況乎游輪
驛客妄折山花酒倉肉傭誤逢樵路此其難
在應接推剝未復金銀之氣黯然括索類樓
青精之飯不出此其難在物力而總不足難
我大師紺殿琳宮彈指畢具碧池寶楯次第
俱周欲奠廊廡則廊廡奠欲安齋扃則齋扃
安凡厥壯麗稱山宏深穴巖爲爐立號萬斤
全金爲像準軀丈六高閣庋五千之軸圭壇
聞十地之香其他祖龕傍翼神衛外森庶務
總於庫司淸衆牧於堂院修造如法相好莊
嚴復依蓮社之規盡贍樂邦之衆趺叅花觀
界接金園智雨丕施慈雲晉覆成就法器賡

攝異根方便應機均得飽滿郄望形勝衆峯來朝青翠廻環趨俯舞蹈入山緇素望竿皈心淸風徐鳴明月不落疑師以神力搏取梵釋龍天之宮寘於人境而師意常在毕脚床前折足鐺上典修嘗福皆游戲也師嘗顧余茗中語次及隱山老僧事爲再詠其詩曰三間茅屋從來任一道神光萬境開若自憬其鏟跡之不早者余進曰台山不有慧遠禪師乎每所登臨輒思措造見有坊寺禪宇金木土石隨手即成廬嶽黃楠至從窮澗躍出乃其人所稱沈伏冥獸形服麤弊者也智者曉年亦有弘誓吳縣雍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鄮縣阿育王塔願更修治剡縣十丈彌勒像乃願吏增飾彼豈不能單丁任山把茅覆頂乃若是汲汲哉佛故曰不任無爲不盡有爲而金剛般若以修福信心爲開空法道知是義者可以撾鼓而升高明之堂矣師固顗法師應身其余任持傳衣其徒法師正時其孫法師

受敎皆達五門通六妙所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者也法得附書天啓丙寅八月之吉賜進士及第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前翰林院修撰宗天台敎觀菩薩戒弟子吳典韓敬謹撰

任山沙門
受敎立石

重建佛殿疏

高明寺乃往古智者大師佛隴翻經之遺躋也先此唯喬木參天薛蘿翳坎磨鬳是居樵牧罕至大師時居佛隴講淨名經忽經爲風飄翩翻不下乃杖錫披荊尋經所詣行五里許風息而經慧焉大師覩斯靈異復愛茲山峯巒秀發淸溪鑒心乃即其地以營淨居討是時初顯跡其未預寺稱迨於盛唐始隆廣建故而後或寺稱淨名堂名翻經皆不志大師之遺意也嘉靖問居僧失守寺隨田廢跡之不可泯者唯石經幢神之不可歟者唯玄應君耳萬曆丙戌春余因訪大師遺蹤一覩茲山即有終焉之志乃乞於樵李太史具區馮公爲樞越主黃巖侍御澄洲林公共臨

海都諫太初王公爲功德主三公菩薩宰官不忘佛嚮共捐俸金贖而施主與余恢復前跡鼓揚大敎惜余非人至今寢如一旦唱而歎曰不于世緣固爲雅尚像敎不振其如我何乃今謀欲建大雄實殿及以僧房中奉釋尊傍列諸祖始於迦葉迄於法智共三十　世彙而顏曰天台祖庭蓋天台之爲敎也因山而得名茲寺也復因智者而創始把流尋源不忘其本矣然栢梁雲構固非一木能成嵩高峻天可因賞七而積是以敬募十方善信以爲茲舉樞越惟冀慨然其不我吝捐囊輸麾是爲勝緣乃復拜手而述偈曰天台之山高出類萬八千丈羅歷翠赤城桐栢鍾仙靈瀑布曇花呈祥瑞秖爲山神僧亦神於穆智者生隋陳二王奇相福慧足兩帝門師道德眞高世匪容物擬議遺棨眞若既弊疑覽勝晨征弔遁林淸心又沐石梁冰既登佛隴即詠茆梳流漱石思由巢種苣拾橡當美飯採芹摘蕨元嘉看有時頭陀登華頂降伏衆魔於咳聲有時翻講淨名經梵僧子來光燗燗倏忽經爲風所飄翩翻不下騰雲霄杖錫追尋當何止褰裳濡足隨山樵須吏經下平原地萬岸圍繞鼂深邃幽溪流水聲潺湲爽坦每爲犢鹿寄大師於茲愜素心秖陀無假布黃金位基席草跏趺地遺芳千載成叢林我亦忝爲智者裔酷愛天台風深契躬復茲林幽且奇寒眞頻與他山異不畏深公笑買山秖圖羸得與山開尋常衣鉢夫何有泒泉片石棲林問第慚際此昇平世三寶福田未時値欲汲人天小善根究竟成歸第一義試問人誰是給孤肯將金藏施潛夫眼前阿堵財通法了達三空筍韡髗任山比丘導[illegible]巽

重脩高明講寺大殿并脩楞嚴壇殿疏

高明寺在天台之第三重萬山幽絕處屦其域而或疑其名蓋言敎也敎始隋智者大師開山近更

無盡大師鼎創不有關聖帝於赫之靈肉身
菩薩應運而起則山魈木客聲驕夜登之波
而碧水丹山影斷幽溪之月矣惟其巍然煥
然樹赤城之標續智燈之焰耶跡寥世邈魔
熾法微水泐而石乃穿霜摧而木斯腐稍見
散林頹落乍驚世代凄清鷄樹生乾署非舊
時金碧中興之緒端在人存有文心法師者
盡師入室高足也與余締方外詩禪之契久
矣不遠千里走徒丐鼎新之疏意以余昔備
兵台海悉台敎顛末又嘗排狂生之誕論殖
盡師之遺塔或於此中楞嚴三昧稍分半解
而不知余之毓根雖投之患難兵火中顛乎
其未能振醒也抑余在患難兵火中百念都
罷而台山台水台僧獨繞余懷每戍角夢迴
猶似傍幽溪楞嚴壇三匝攢衣驚起則太行
雲影當頭爾時身世茫茫不覺淚點與佛聲
俱墮矣嗟乎嗟乎此際生死性命關頭雖欲
不皈依投禮何可復得而尋常沾戀淋漓淫

溺酒肉時偏有仁義道德之談爲人間妻子
護法慳吝愛溺是其膏肓之錮而藉口異端
皮囊委之蛾焰豈不悲哉且夫天地靈人傑
合道隆台水台山豈是人間帝王師相兒女
眷屬所可蹂踐之域而有瞿曇正覺振鐸于
前龍象宗支紹隆于後然而僂啼庰肅亦傷
遊客之蒐巖臥水飡遂遁精修之跡則夫琳
宮碧宇綺餙巍峩用以筏渡末流燈輝漆室
人天覺路生死分場凡諸有情誰曰可齊余
嘗謂佛敎止一逼字輪迴逼生淨土逼死究
竟貪癡二種亦是慈航今舉筆作疏乃集台
山台水台僧于胷中併不能置患難兵火于
度外余心自逼豈待文心還逼人心功德無
量　宗天台敎觀菩薩戒弟子台兵使者靜
長鄒嘉
生撰

幽溪別志卷之五

住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幹　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規制考第五

規矩方圓巧匠不能踰先王之制法門廣大弟
子豈可越古佛之儀既曰法有主而宗亦有師
豈不禪宜與而敎亦宜盛此幽溪者寺在天台
人弘止觀非惟地著乃亦法親智者既妙悟於

法華像設安同於他刹北齊乃遙宗於龍樹祖
位宜異於諸宗別有楞嚴壇法度精嚴可敬蓮
花會規模清淨堪觀將此弘範以遺後昆庶爾
淑人弗湮先哲作幽溪道場規制考

事實

幽溪道場宮室制度以大殿爲中宮坐子向午
兼壬丙三分前後左右各得其一四維皆空合
爲五數前則山門環以幽溪中間大殿高四丈
六尺八寸柱爲五間而深五丈廣七丈周圍則

砌以齊簷石墻厚五尺圖堅久也初然殿式欲倣漢制力所不能故倣唐制然於深山窮谷之中得此亦可謂之足矣但殿之材料閩杉者十居其九餘則佐以栗木即椽木亦用東陽小杉耗則法孫受教募之永嘉其精緻細膩可以堅固永久視本山所造十一勝之其經水陸之費與本山者百一倍之殿外兩傍仰觀楞嚴壇在頂額上高一丈九尺東西磴直上壁畫而壇前之翻軒見入軒則壇在隔欄楯內矣壇屋三間

高二丈三尺廣五丈四方廣一丈八尺容所築壇方圓丈六上則覆以杵棋可懸上之八鏡壇前翻軒亦三間與壇屋稱軒前則護以明窻壇前則護以欄楯以別內外壇屋兩頭則各建倒軒東倒軒則以爲不慧東方丈不瞬堂西倒軒則以爲入壇十僧之坐禪室翻軒左右則護以夾箱平地樓大殿東則建門樓七間中三間上下俱以待客東爲庫房西爲常住房樓前廳屋爲客廳樓之左爲齋堂齋堂之外則爲厨房齋

厨之外更護以重樓共若干間樓之右則爲廊房以爲職事人任止廊盡則爲臺門臺門之右則爲護伽藍神堂以中宮觀之則爲左護翼以東禪堂觀之則爲右護翼大殿之西則爲禪堂五間周遭皆安禪床禪坐時可容五十三單聽講時可容百二十單堂前及左右皆爲廊房西則安小禪堂前及於東皆構爲小房以安耆宿西廊之外則茶房浴室禪堂臺門之左則爲本山祖師堂以中宮觀之則爲右護翼以禪堂觀

之則爲左護翼也東西廊廡之前則兩邊又各建平地樓三間二樓之下皆通以階磴設以重門磴則可以遶廊上下門則可以通晝夜開關本寺制式不間前後左右皆設以圍廊所以取便於雨濕往來暮夜行道故也然幽溪興建有三便三不便一檀越遠阻二木植遙隔三米糧缺乏此三不便也一雖無大木而本山爲椽爲桁者前後左右之山旋砟旋生二柴水易得柴則數十里內　本寺樣山水則從後山用竹筧

布來三土石易得土則本山有餘石則雖無美者而亂石極多必有一面平者中匠石甃砌以故本寺開山既高下三級皆高丈餘遠望如城垣用石極多不煩價買取用晁易此三便也東廊外前之左翼建以鐘樓高七丈三尺鑄一大鏞重一萬斤晨昏擊之以濟幽冥則叢林規模亦可得其大略矣

楞嚴壇

楞嚴壇載之於經西天東土未聞有建即使有

之如燕京鷲峯至今猶有遺蹟莫非師心杜撰不本諸經本山建壇因緣始於萬曆庚戌建大禪堂因隨衆坐禪習耳根圓通於蒲團上發弘誓願若我於此一生能與法門相應則戮力募化建楞嚴壇集衆熏修果於此時有步分得處乃於壬子年同法孫受教往蘇州募化爐鏡幢幡聖像等類山中壇殿則先於正月初七日監造至甲寅夏蘇州北禪寺請余講法華經一夏至秋而羣施畢就至乙卯年仲春望日壇完而進修焉壇之爲法於壇屋中間取高原五尺以下黃土築起壇場舉高三尺方圓丈六爲八角形上取大雷峯五尺以下黃土色中上者復擣篩爲末入水澄渟取其極緻膩者和以栴檀沉水蘇合熏陸零陵甘松白膠鬱金青木雞舌香十香爲泥用建壇場及以塲地中安一大蓮花花中安鉢鉢盛八月露水水安隨時所有花葉蓮花之外繞以八大鏡鏡外安十六香爐花爐之外則羅列種種供養壇置枰棋爲大白傘葢

懸以八大鏡與其壇鏡重重相對中則加懸一大圓鏡枰上懸以五色花幡壇屋三方懸掛聖像壇屋之前翻軒之內則爲十僧禮懺之處惟預修人及直香者許入其中餘之附修者皆在壇外一切不許溷入

聖像

大佛殿像　大宗堂像　楞嚴壇像
山門聖像　東西護法像　護伽藍神像
小宗堂牌位　不瞬堂像　大小寮堂像

大殿

本寺所祖者智者所宗者法華以釋迦入定彌勒騰疑文殊決答故殿中尊像中之釋迦如來入定文殊菩薩居其左彌勒菩薩居其右以爲當時問答之狀與他寺不同者在乎此也佛身坐高一丈二尺連跏趺準之則爲靈山會上丈六金身也二菩薩則讓佛略減二尺像以鐵鑄重一萬七千斤自杭州航海出鼈子門入海門關沿江至台州易溪船至天台登陸與傴人力

每尊不減百人從龍潭嶺登金地嶺下百松嶺艱關阻險經二十里之遙苟非幽冥神助人力所不能也相好圓滿浙直鐵像此稱爲最勝剏居天台而能辦此莫大功德也佛之左右東則塑以梵王尊天西則塑以金剛力士緣出藏經當時有轉輪聖王有二夫人正后生千子庶出二子千王各發菩提心願於賢劫成佛次第捉籌釋迦適當其四二弟卽發誓願未來千兄成佛我等二人一願作梵王請佛轉大法輪一願作金剛力士護法降魔故當紀之於此庶幾人不昧因緣之所從來也殿後湧壁則塑觀音大士及十八應眞并大師玉泉關公受命因緣也

大宗堂

本殿既崇佛與菩薩矣而兩傍又塑三十代傳法祖師者明今宗遠禀西天始於迦葉中於龍樹爲北齊之遙宗終於百松爲遙宗四明之弟子明授受有憑以別一家之源流也若基址空闊應別立祖堂以供事之今附於大殿兩傍者

正以今宗從法華悟入則迦葉的於靈山受記其於信解品以明信解之不謬而如來於藥草喩品述成與記則師資授受不惟有合修多羅亦乃祖承於金口也三十祖者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五祖提迦多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佛陀難提尊者　八祖佛馱密多尊者
九祖脇比丘尊者　十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一祖馬鳴尊者　十二祖迦毘摩羅尊者
十三祖龍樹尊者、十四祖北齊尊者、
十五祖南嶽尊者　十六祖智者大師
十七祖章安尊者　十八祖法華尊者、
十九祖天宫尊者　二十祖左溪尊者
二十一祖荆溪尊者　二十二祖興道尊者
二十三祖至行尊者　二十四祖正定尊者
二十五祖妙說尊者　二十六祖高論尊者
二十七祖淨光尊者　二十八祖寶雲尊者

二十九祖法智尊者　三十祖百松尊者

楞嚴壇像

壇中聖像先年於永嘉做優塡王造旃檀立像三尊高八尺四寸募八萬四千人緣之所成就又於金陵畫像共十三幀今則又於廣陵募以毘沙佛像五尊中盧舍那佛東釋迦佛西彌勒佛又東阿閦鞞佛又西阿彌陀佛又東側文殊菩薩西側觀世音菩薩兩傍則大勢至彌勒虛空藏月光童子火頭金剛觀音變相金剛藏王藥王藥上香嚴童子跋陀婆羅普賢持地琉璃光憍陳那優波尼沙陀摩訶迦葉阿那律陀周利槃特迦憍梵鉢提畢陵伽婆蹉須菩提舍利弗孫陀羅難陀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優波離大目犍連烏芻瑟摩藍地迦軍荼利毘俱胝頻那夜迦梵王帝釋持國增長廣目多聞四大天王阿難本性二尊者如來肉髻中湧出百寶光明光中出生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頂放十道百寶無畏光明皆遍示現金剛密跡擎山

持杵徧虛空界悉準經所爲雖不能盡滿其數亦稱具體矣翻軒則供韋馱尊天像

山門

山門中尊造智者大師像以本宗台教法當如烏傷雙林寺大殿中尊竟塑傳大士像以表當來一佛但本山大殿旣宗法華塑以靈山一會而基址不寬不能立別殿以崇事之故權以山門塑彌勒者以崇大師像前仍塑布袋和尚像此則襲以邇來安製不違時習也兩傍則塑以

四天王像山門東偏殿則尊祀漢壽亭侯關公西偏殿則尊祀宋忠武王岳公高與東埒此爲楞嚴壇護法之像關公則當時玉泉山曾皈命大師者也而岳公則以之配享關公者也崇祀之意具在下藝文募緣疏中山門向上則塑以韋陀尊天立像西祠後背左爲檀越祠以奉弘護本欽與一　山金湯諸公牌位右爲蓮宗九祖祠詳見藝文

護伽藍像

東廊護伽藍殿聖像三尊中則本山土地玄應眞君左尊則關眞君右尊則石橋惠澤龍君

小宗祠

小宗祠者祀本山傳法之人并百松先師歷代有功之僧也中列大木牌刻以西天東土傳法源流之圖中祀百松先師并傳宗行遞牌位兩傍則列一家法派行遊先亡後化之僧事見藝文

上下禪堂

一禪堂安入壇清衆衆惟十八故規模小以天台大師爲聖僧依三觀以修故下禪堂安衆者多故規模大以賓頭盧尊者爲聖僧遵佛勅命令隨衆僧受供養故此以禪堂爲鉢位故也若如禪宗以此爲坐禪之堂則宜供陳如尊者也

不瞬堂

此堂供西方三聖以修淨土者也像係脫沙佛像三尊一依唐製

東樓

中供觀音大士像原係四明光菩薩所造製極古雅得之於鄰封廢剎爲凡夫肉眼所棄久矣廉見而歸去其灰頭垢面則相好光明煥然出現今之工匠極其巧思所不能也

藝文

楞嚴壇表法

夫理因事濟雖一道而不礙千差事得理融縱萬殊而無離一性萬殊爲理中之事千差非事外之心事理圓融一多無礙因超果海果徹因源余於楞嚴壇法有以見焉何則益微萬殊無以明感應微一理無以成道交一理卽萬殊斗室含無邊佛事萬殊卽一理衆器量不礙虛空生佛而時時冥合感應而念念圓彰則一期施設

不外乎感應因得以上下八鏡爲之主而表釋焉夫上入鏡所依傘蓋表諸佛第一義天也下八鏡所依壇場表衆生常住心地也壇場影臨上鏡衆生心地即諸佛之義天傘蓋影入下鏡諸佛義天即衆生之心地此爲表報根本向下種種莊嚴之攸託者也始取雪山大力白牛茹退以塗其地者涅槃經云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者即得醍醐醍醐喻佛性草爲醍醐之根本則所有茹退純佛覺之根源此岸栴檀價直大千藝乎六銖則香聞法界用此和合茹退以泥其地示上根利智純以佛覺用爲已心則自性淸淨戒根本無汚染者也苟無上根則不得不取乎中性別於乎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黄土夫土爲行之中五爲數之中而黄又爲色之中此爲中性之根革去博地凡情即以此心中中流入也而和以十香者依中道具足受持乎不穿不漏等十戒以爲入道之根本也

然特言若非雪山其牛臭穢不堪塗地者正爲末世無戒比丘自謂已得上人法者誠今之言大乘者一以狂慧爲自恃謂戒不足持而行不必立其臭穢有甚於野牛穀道之遺餘世尊遙記永無成佛之理故甚言穢惡不堪塗地也如此方圓丈六爲八角壇者蓋以角言之設不得不方以八言之又不得不圓以像圓頻鎡基外方而内圓外方是以威儀而矩物内圓是以妙理而融心此又示大乘行人雖悟一性圓融而不失三學庠序也言丈六者不過謂直用八不足以容供養具故累其八爲十六徑終不忘其本也壇中置一金銀銅木所造蓮花者亦以隨檀波豐約而爲之無定體也華中安鉢鉢中安木者如來憑平等大慧以應物雖無記化化化復作化是皆不起法性而現諸威儀不動寂場而遊於法界又雖曰從慧以發定莫非即慧而即定故於水中隨安花葉以彰顯之取八圓鏡

各安其方云云者壇中圓鏡之數與蓮花香爐欄上懸八鏡諸佛應之道也下安八八鏡行人感之之道也隨方各施其一者依八正道也花與爐亦十六數者生佛感應之道無他一以戒香慧花定鏡爲之本也特以鏡可懸而花與爐法不可懸故且寄常住心地以安之至於鏡光重重互入則三者初無間乎上下也爐中純燒沉水無令見火者舍香薰火而氣始竄惟沉水雖假火實不用火而氣始淸明餘乘之戒必假身尸運爲而後持若圓頻佛乘無作妙戒雖寄相而實不住於相則戒香馥郁遍周法界也取白牛乳置十六器等者白牛乳以雪山忍草爲之本要知乳即醍醐必得白牛者斯可以享佛無則準上其乳臭穢不堪入供矣余家瓊製別以世間美味代乳及糜即純白米麪荳粉蕨粉之爲以爲煎餅或當時以此告佛亦諒垂許可也正八味者用八正以爲萬行之本兼八月露

水及後炭火合爲首楞三昧正助雙修即題稱客因萬行是也蓋八月露水爲陰之精紅爐烈燄爲陽之精陽能生物而陰能育物世間萬物積日以生夜以育者以此象圓修定慧定以復性慧以發悟故天台大師云止乃愛養心識之善資觀爲策發神解之妙術旨乎其言之也食時陽之中中夜陰之中此示定慧不離乎中道也香水製火猛熾煙盡肓定慧爍皆散而無所不盡也令其四外遍懸繙花此又助行無所而不盡也應於當陽張扈舍那等者舍那報像也釋迦應像也不言毘盧法身者法身則十行人同阿難尊者不歷僧祇巳頻獲者此巳同之者法性身也所未同者報應爾故冋難尊者不歷僧祇獲法身已即發願云願今得果成寶王此願成報智如來也還度如是恒沙衆此願成應身如來也未同者所當成故供以成之已同者正不必供且以法身無像必欲像之終何描摸

[illegible][illegible]慈隆即世悲臻後劫爲將來主者彌勒
也無緣慈悲吾故所當盡心所當承事者也
阿閦爲東方不動尊彌陀爲西土無量壽吾
心妙湛總持不動尊與之同體既爲當下眞
依復是往生勝託此五佛如來圓修行人所
當皈命故特事之諸大變化觀音形像者閻
過成就時應變無窮者也金剛藏王者圓通
未成就時冥冥發我神識者也其餘諸像或
護持正法或降伏波旬此又吾心善付囑善
護念全城湯池之不可缺也又取八鏡覆懸
虛空與壇場中所安之鏡方面相對使其形
影重重相涉者此爲一壇之正意感應之所
取像者也蓋壇設以十六鏡爲之主其餘所
設重重交互惟鏡所能攝持此表圓通妙性
大陀羅尼門能總持一切爲生佛感應道交
之大本即一經所詮不思議境也初七日禮
佛誦咒行道一時常行一百八遍者初觀不
思議境破百八煩惱也二七日專心發願者

第二眞正發菩提心上求下化也三七日一
向持咒者重以不思議心觀不思議境使純
一無雜以爲善巧安心止觀之先容也下云
從三七後端坐安居經一百日善巧安心蓋
安乎此經云至第三七日十方如來一時出
現鏡光交處承佛摩頂自非始本一合而解
入相應至誠所及而感應不忒安能懸契佛
心若此哉又因得以觀音所證二種殊勝合
而明之則感應之道如指諸掌彼云忽然超
越世出世間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
木妙覺心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六道衆生同
一悲仰此約觀音居於道中故以一已而有
上合下合之說若夫今之初心行者居於道
始則惟以悲仰而上合諸佛之道終諸佛亦
惟以慈力而下合行人之道始上合故求其
垂應而與樂下合故求其運悲而拔苦機應
相冥鏡光交處摩頂授記而吾一期修證能
事畢矣故得又以一經理行明感應之道則

三七壇法與百日禪期與不外乎上下八鏡
之身設與一經所明之理行也一經理行即
能觀三止與所觀三諦而兩難妙悟說偈讚
佛云妙湛總持不動尊妙湛讚眞諦般若德
總持讚俗諦解脫德不動讚中諦法身德性
德具此謂之三諦修德雖此是爲三止諸佛
證此是爲三德修性雖分二門法體元無殊
致今壇鏡設象義實具三鏡體瑩然內外明
徹表眞諦體眞止在佛爲妙湛般若德鏡用
照像山毫靡間表俗諦隨緣止在佛爲總持
解脫德然即瑩然而不礙乎鑒物即鑒物而
不動乎瑩然表中諦息二邊止在佛爲不動
法身德豈非表一期修證行人以三止爲能
感諸佛以三德爲能應感應道交惟是一理
乎況楞嚴神咒以大白傘蓋爲名名而量廓沙
界體絕妄染用覆一切又當顧名而思義也
然則壇之上下及以四圍佛菩薩羅漢四聖
也護法諸天四衆行道六凡也影入鏡光上

下交發表諸佛心內衆生塵塵解脫衆生心
內諸佛念念證眞上合十方諸佛同一慈力
乃合衆生心內之諸佛下合六道衆生同一
悲仰乃合諸佛心內之衆生是則生佛未合
而理無不具生佛既合而事乃圓彰無緣慈
悲而時時與拔無作感應而念念相關至於
幢幡交錯表萬行以分拔供具周羅表萬德
以圓具法身周遍不妨取象於一室之虛空
般若大明正可借觀於壇中之八鏡舉步而
塵塵解脫即事而法法圓融又在乎行者樹
八正以摧八邪朗三止以照
三諦也任山比丘傳燈撰

范比部楞嚴壇

表法讚

象教久陵夷峰臺寢寂莫羣昏墜貪
圖聖諦隱玄鑰三點記明伊五心寧
認樂攀枝歎癡猿緣木悲尺蠖憶昔世尊慈
曾示阿難略八角斥道場十香和丹堊蕆縡
蓮吐芳爛朗鏡交燴華鉢蒸蜜薑金爐爇聯
酪螺吹貝葉飄幡動天花落二六轉空輪三

沙界何限東西徧歷僧祇詎始東漢東漢以
前佛法密持世道東漢以後佛法顯被羣機
凡情見有顯密聖教原無廝明漢明以前若
非佛理主持則世道易辭建立哉自世尊倡
教諸祖傳心西土之尼珍獨朗自摩騰馱經
羅什譯義東方之漸旭南昇魏晉六朝之間
汰席如雲蓋頂成蔭佳言若露入口皆甘然
而未明列聖之心宗尚昧如來一代之化意
於是為生天台智者大師大蘇妙悟靈山親
承約聚五時開張八教以五義釋經題以四
釋消文句定而三止慧而三觀日具日即日
一念三千總持六度融會萬行並譚華嚴阿
含方等般若歸宗法華判一代時教為佛法
司南真可謂抗折百家羽翼千聖者矣焉太
史云大師得之南嶽南嶽得之北齊北齊得
之龍樹龍樹得之釋迦大闡於智師而非始
于智師也傳至章安結集文言功同慶喜荊
溪弘贊義例力並章安自是而後台教浸衰

四明法智師以羅雲之後身續佛隴之慧命
立陰觀妄別理隨緣性惡修惡獨闡幽宗惟
色惟心舉揚奧義明三觀單複之旨闡十境
互發之論闢異端而扶正備衆體而集成台
教中興則四明尊者是也自是而後法復衰
微於是妙峯百松師以上智之資悟入于妙
宗一鈔紹天台之宗振起其如綫一脈而其
徒無盡燈師又以宿慧種智闡揚而光大之
近世台教中興則妙峯百松是也余謂百松
之風真踵智者燈公之勳庶幾章安世必以
余為知言余又謂無盡燈公嗣台教大行於
佛隴介山如公行台教盛傳于武林無窮芳
公行台教盛傳于四明亦猶法智之專席於
鎮水慈雲之傍出於西湖也無盡師近於佛
隴建天台祖庭中供釋迦教主東侍文殊西
侍彌勒蓋以台教宗于法華即采經首如來
入定彌勒騰疑質于文殊之意與他寺位置
不同座下東侍梵王西侍金剛力士蓋取庶

母二身發願一願為梵王啓請一願為方丈
護法助嫡母千兒賢劫成佛轉法輪之意兩
旁設二十九祖始于迦葉終于法智而末設
百松先師像陪位焉則將來者燈師之位又
何可不增益有待耳嗚呼台教者論時節為
時教總佛印為心宗通諸門為一門合衆派
為一派如來復起不能易也而昧者謂台宗
為支離不知諸門而一門登堂無二衆派而
一派會海則同詮事則周遍而周遺詮理則
圓融而無礙一心隨緣而有萬法萬法緣泯
而歸一心開權顯實因迹會本此教之所以
為妙也若以台教為支離則八士一卷華嚴
其支離亦甚矣凡天台一脈稟教世尊豈容
輕詆是地為佛隴之故墟枕幽溪之深秀人
煙僻絕山水鬱盤乃智師結廬說法之場人
天環遶弘護之處無盡師即高明故基剏祖
庭新宇上弘祖法下燦羣蒙登蓮華之寶座
則嶽瀆趍蹌龍天圍遶若抉翳而震聾宜貝

葉之妙音則香雲馥郁花雨繽紛咸潤枯而
甦稿以應時之宿德任振古之名藍道德既
極其崇高山川復當其秀朗若無盡師者安
知非天台應化四明再來也茲地也始為檀
越者宰官秀水馮太史夢禎臨海王中丞士
性繼董役者比丘傳衣法得附書萬曆辛丑
十月朔賜進士第禮部儀制清
吏司主事明州屠隆和南撰

濤司成天台

教源流圖說

夫學佛法者稟智者大師而曰
天台教以自別乎賢首慈恩諸
家也其為教也有教焉有觀焉教則以五時
八教為經五章七釋為緯觀則以二十五法
為方便以十章為正修乃至色心不二之談
修性互具之旨以例諸家如衆流之望巨海
爝火之隣日月爝可同日而語矣然則始于
智者大師乎日非然也蓋大師得之南嶽南
嶽得之北齊北齊得之龍樹而龍樹得之釋
迦或當機印可或懸契心宗此則台教之源

也故龍樹而下皆稱祖焉然則章安而下曷爲稱祖曰叙得統也叙功德也大師說法惟縱靈辨而不由筆授時惟章安夙擅多聞復由妙悟集爲論疏以啓後人說者謂其總持之功同符慶喜四傳而至荊溪敎網稍夷金錍義例闢邪輔正說者謂其弘賛之勳北隆章安唐末喪亂吾宗典籍流散海東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尚熾我四明尊者扶迷雲以輝性日挽頹波而清敎海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蛣蜣理毒性惡十不二門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判權判實說性說修凡章安荊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莫不表而出之無遺憾矣說者謂九世二百年間備一衆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隆正統者法智一師信而然哉自龍樹迄法智是爲十七祖法智下得傳者最夥而廣智神照南屏亢爲三宗其學徒紛紛鼎盛矣宋景定間南湖

磐公作佛祖統紀有世系表載傳授源流頗具而法智十數世以後竟泯泯無傳焉嗟乎常任敎興滿閣浮提方袍之徒多於竹葦而天台敎脉竟無有起而續之者遂使時敎不行觀道不明此何異佛法已滅可慨已然則今之君子能不惑不沮奮然稟天台之學若揭日月而行者乎以今觀我妙峯法師之爲是役也即謂之繼法智而興夫誰曰不可語云在則人亡則書即北齊之宗龍樹亦有然矣然草菴以失緒被斥奈何是不然草菴如周室尚在而吳楚僭王今則匹夫而有天下誰得而議之有志者勉之矣於是取磐公世系圖而授諸梓入名曰天台敎源流圖噫後之興起斯文者益忘所以行其流毋令泯泯無傳而絕佛慧命也哉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宗天台敎觀菩薩戒弟子檇李馮夢禎撰

天台祖堂小宗題名記

祖堂小宗題名者錄賢能尊入大宗由大宗以尊入祖位也天台名家傳跡以敎傳本以心本跡兼揚斯繼祖以傳燈否則無聞僧史不錄迄乎近世此道懸絕問敎觀莫知誰何言本跡將爲影響葢傳心者無敎可憑一齊於瞎證傳敎者無本可據一流於孟浪刻出此入彼如多岐亡羊離淳合漓若喪家窮子落身草莽孤露可言結首叢林悲悽何已我大導師百松尊者妙悟天縱兼以博學一覽性具有若夙聞以法智爲宗師迹類慧文以妙宗爲心印事同中論偃起講肆之中十餘年間東征西討召募後學意念勤矣屬而和之者常是時有象先清師晦谷其師紹覺其師應募而從事法座者益三十二人燈時預末席不二三年而退席者居半苗而不秀者又居半與夫秀而不實者又居半焉自先師示寂起而弘法者三人燈與介山傳如于如傳芳如居昭慶芳居南湖似有鼎足之勢數十年後同門者漸以興起繼後者亦漸以

興起天台講香殆遍海內修數四種三昧者亦藉藉有人即興隆敎院輔弼敷化有功於法門者亦復不少苟不爲其記錄將使後世無聞何以紀前人之勞勗後進之勸乎第方今草創宜不能人人大賢凡稍有功於敎門能始終其事者亦復錄之立爲八科曰師座傳弘曰解行兼暢曰力行三昧曰戒行無虧曰單精圖解曰輔弼揚化曰樹立敎院曰助營齋事乃先列其名於小宗之側注賢能於名下否則已之俟其後有景慕而努力於所事者即續書之又俟圓寂後而編入大宗由大宗以擇入祖位不亦敎門之盛典哉捐財而創小宗之堂者松門半山弟子正靜也募造偉其有功因得附吉住山比丘傳燈撰

鐵佛疏

夫天台山高明寺者地臨瀛海山應三台樓臺薄霄漢依然霧棟雲窗景物自天成宛爾霞城雪瀑僧居寂寞佛界清涼了無三伏之炎頻雨六花之瑞是以莊嚴

儼像須異他山栴檀易水斛空勞做像優塡
非望快況洹豈可邀功匠石遍禮求門淸信
士何當惠我金剛軀人心似生鐵遇爐冶都
成不壞之身誰面不黃金事指磨便■現潚
月之相休分生佛與論自他最宜直下
承當莫敎當面錯過傳燈撰徒正迹

募鑄鐘

募緣疏

原夫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釋迦
文佛立言敎成筌蹄人人有個生緣
阿誰不當作佛家家有莖燈草一時也會放
光觸境惟心豈假登堂說法逢原是道何須
監拂傳宗惟斯鐘也法門廣大利益弘深晨
昏百八下敲破解舞骷髏驀地兩三聲喚醒
長迷春夢祇園會上曾將驗慶喜之常心地
獄界中還伏息幽因之苦具衆生雖即佛須
知佛藉緣修銅居可爲鐘要顯鐘因冶鑄只
求施主肯發心不問瓶盆釵釧一任將來惟
圖是類堪成器何妨鍮石赤銅都歸鎔鍛智
爐燦燦慧燄騰騰須臾時齊放寶光頃刻間

便成法器試聽東廊下無情說法大千沙界
普皈依直敎虎丘山頑石點頭草木叢林皆
合掌至此時維衛佛海底搖鈴都成剩語迦
葉波須彌擺鐸亦是閒辭此事希有功德無
邊最宜直下承當莫敎當面
錯過謹疏住山比丘傳燈撰

募造栴檀香佛疏

天台山高明寺比丘某言念生居末法幸
得爲僧不覩如來相好光明良爲宿世善
根微淺恭聞造像功德經云若有人能於我
未法中造佛像者於彌勒初會皆得解脫當
知此爲三十二相之因能令成佛又優塡王
經云王白佛言作佛像當得何福佛言此人
生生世世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受福快樂身
體金色面貌端正八所愛敬若生人中常生
帝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豪尊富貴若在帝
王王中特尊若作天主天中最勝過無數劫
當得成佛但今世間造像者多不如法我今
發心做優塡王造阿彌陀佛栴檀像一軀高
八尺四寸表如來具足八萬四千相好光明
從募八萬四千人隨緣布施多至一分少至
一釐或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釐務在情願不
敢强勉普勸善男信女同發歡喜之心共作
如意之福謹錄尊右同入佛藏求生淨土得
不退轉龍華三會文記成佛謹疏住山比丘
傳燈撰

募造禪堂疏

夫爲僧以進修爲本入道
以坐禪爲要一心湛寂萬
慮消鎔個是無心道人便稱出塵羅漢高明
寺者中興在近創造有年金剛上師已躋跌
乎千葉蓮臺淸淨苾芻欲箕踞於數椽禪室
由是恭特短疏募化高門堂有三十二法華
亦許經營衆列萬二千善逝曾垂汲引旣非
五味禪持此一心福祝願給孤長者竟生切
利天宮謹疏住
山比丘傳燈撰

募造栴檀香佛成發願文疏

娑婆世界南閻浮提大明國浙江台州府天
台縣高明講寺比丘某甲盥沐焚香一心皈

命本師釋迦牟尼世尊西方極樂世界阿彌
陀世尊當來下生彌勒世尊十方三世一切
諸佛世尊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大行普賢菩
薩大悲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淸淨大海
衆菩薩一切菩薩摩訶薩護法諸天菩薩他
心道眼無礙見聞某言念生居末世幸得爲
僧不覩如來相好光明良爲宿世善根微薄
故致此身雖値佛法多遭障緣徒深旨於圓
乘未頓餐于王鐥曾于萬曆二十六年八月
內於大悲三昧道場對三寶前發菩薩願募
八萬四千人緣裝造栴檀香阿彌陀佛一軀
觀音勢至二菩薩像高八尺四寸表八萬四
千相好光明至萬曆三十四年始發緣薄於
今三十五年詣溫州府永嘉縣天寧寺四月
初八日就工鏤刻至九月初旬始獲畢工神
人協贊無諸障難覩希有事發踴躍心而白
佛言我聞眞心無相眞佛無形惟無形而無
所不形惟無相而無所不相是以普門示現

而萬應全彰華藏莊嚴而十身頭足斯皆體忘衆累妙絶纖塵剎物現形了同陳跡況夫應佛界機現佛界相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現小身丈六八尺圓非淸塵之可擬色相之可求悉類色裏之膠青水中之鹹味應持不見其頂目遠莫究之與聲斯有由矣佛身旣爾佛像亦然悉爲八識之所現何非四智之所指遣境惟心宜卽心而卽佛知心具境乃卽佛而卽心三身宛然四德無滅一草一木而長放光明一色一香而恆成妙用某宿生幸忝頂僧倫觀勝像以興心悟眞乘而創志卽穢趨淨依像求眞募八萬四千人緣造八尺四寸香像此繫小緣而人人樂施頻成大事而各各欣觀所願化八萬四千煩惱之儔成八萬四千菩提之衆卽八萬四千毛竅放八萬四千光明摩頂至足而分分皆香自爐及精而塵塵卽佛或讚或毀均爲解脫之因若順若違同獲常樂之果生階圓信觀佛三昧見前當證無生相好光明頓顯回身忍土普利羣生化此娑婆成安養國復顯所造尊像至末法時乞大龍王請入海藏待彌勒佛當來下生湧現其前施作佛事爲宣說造佛像本因我於是時現身作證大衆合掌讚歎希有蒙佛授記當來成佛八萬四千施財善信各各發心次第成佛如阿彌陀如釋迦文如慈氏尊如文殊師利如觀世音如普賢王如大勢至所有誓願所有智行所有身量所有國上所有淸淨莊嚴等無有異謹疏任山比丘傳燈撰

募造藏經疏

余於天台山重興高明寺鑄造鐵像鏤刻栴檀香像佛寶圓矣復建禪堂禪坐三載僧寶圓矣議者謂法寶未圓於是復有藏經之舉余竊怪邇世造藏不得其所多委諸蠹魚之窩深可痛惜欲倣古制無愈宋版第無宋人之資復無宋人之方爲當今計不若印以竹紙裹以蘇綾染以黃蘗後以法擬護以緞殼書

及夥火竹紙取其柔滑[illegible][illegible]取其不裂黃存求苦不來蠹魚法經謬圖不易脫落欵殼輕直得宜段火表試不燒出打表古制叅以已意者也乞施之法不計多少富者全乞否則半之又否則三分之一十分之一又否則乞以隨喜每卷計直五分總謂之乞歡喜緣入無遮會請註芳名書請經尾共成功德叢林同預龍華勝會謹疏任山比丘傳燈撰

募化大殿磚瓦疏

夫屋之須瓦猶身之須衣理固然也然有屋不須瓦如北人之穴居又有屋不堪瓦如五臺峨嵋之銅殿鐵瓦被屋唯今天台處乎可不可之間雖位東南山頗高峻土兼砂石性不堅牢爲是役者功難百倍利不二三經霜雪與波漸而闘堅遇春風隨陽和而解體任持惟艱每與太息若謀之實地必姑蘇之官瓦永嘉之貝窯厥賦如粉厥堅若石施之大雄氏是稱金剛城也敝山高明寺自丙申年初殿洎造山門僧房與楞嚴壇屋種種莊嚴與人間得獨磚瓦不稱成而壞壞而成凡經其幾志億力竭欲罷不能欲求之姑蘇奈何途路阻脩故命法孫受敎敬持短疏敢告永嘉善信刹寒山佛事來之永嘉已蒙布金爲磚豈吝施金作瓦伏乞仁人念佛相堂堂在座金色瑩歷可觀護一日像獲一刼福生生常得爲王相好光明具足益功德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也謹疏任山比丘傳燈撰

倪翰林募造楞嚴壇佛像疏

天台山頂應三辰佐理南嶽爲東南一大勝境自智師降魔於華頂壽公入定於天柱脈後宗傳歷歷可鎮兩海內之崇禮法王者始必以台敎爲司南四明禪師入寂以後遜有百松師宜妙偈建法幢大闡宗旨以開後學津梁而無盡燈公屬百松高足益發宏願期爲山靈重鎮道場與天壤不朽此楞嚴壇之所由初也壇旣具卽依楞嚴法造功德則十

人尊爲滿壇供養第虞屋宇傾深巖邃谷間巖陰霧氣侵射無間伏臘恐圖繪絹帛所就者逾年必致汜爛師延聚族而謀更以脫沙爲之其外護以丹漆飾以黃金上在千里之外亦可輕擧旬月之餘亦可竣事甚盛役也其徒正識不憚跋涉勇猛承當而一段眞實心眞實行元可繼述師志余更欽讚之敢代宣告於十方宰官檀越以期共助勝緣我固知名山有靈當雲集而響酬矣焉用余贅之辭此第爲燈公師弟表其願力云爾廣陵芬陀居士倪啓祚和南謹述

不瞬堂記

堂名不瞬者不以一義題也吾堂洞開東方日輪升天則有明耀中夜晦冥則有明月日月二明有所不繼則又有燈明古佛因之而立號吾今以此而名堂觀象得意有會吾心晝夜常然古今不易吾堂取義於斯者一也像設三聖左輔觀音考之往因名不瞬太子昔爲因人眼尚不瞬至今成佛常在那伽

正以人之六根主之者心心中動則瞬子瞬焉心中不動則其不瞬焉大集無言童子在禪稱而目恒不瞬諸天之目亦能不瞬非以常在於定令目不瞬乎此又因像設而名吾堂之不瞬也由是因境因人以會歸吾心吾所宗者首楞嚴觀音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當爾之時吾心既寂寂然不動則目不瞬焉別復更有眼根圓通屈指飛光驗見不動照其不動則目不瞬焉觀河之見童耄無遷照其無遷則目不瞬焉八還辨見八皆可還而吾見不還照其無還則目不瞬焉以至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見見之所則目不瞬焉吾堂又取義於是而命名也慮吾子孫登是堂迷名而不知義者因于天啓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下浣天將四鼓出堂經行而明月照于此堂之前軒其明如畫因書此以爲之記云幽溪老人無盡燈撰

韓會狀幽

溪講堂蓮社疏

文殊大士體示圓明其言念一佛卽念諸佛見色身卽見法身此淨土蓮胎所由現也棲賢肇祖凡聖同歸雖道翔東方而神飯西極以至導照臺巖願等無思光吐無兩迄乎永明之攝萬善中峯之讚百章咸以應身之來證成寄部之樂資糧具而適遠舟檝具而通津矣幽溪大師內融三觀外總羣塗提唱無所不先行律無所不備而痛抑狂象獨汲德瓶以直截爲性宗以持名爲反念全地恍超法界高明久峙香臺乃迴思巢祇之初惟見翻經之址星灰燹而吐餤草路啓而罥林遂使羣王攢山三珠列樹狀穹窿於百拱扶巖業於千櫨璇甍周圓圭壇環伏總持門垂甘露梵天網結珊瑚大徵選佛之場共入傳衣之室而謂一綵半縷盡等浮幢尺土寸椽擧歸王剎普雨無分涓滴妙音遍滿知聞師子窟詎戀堅牟大雄峯點來角虎所謂伐木先伐其本淨

先淨其心既掃塵界之癡貪用須清衆之規約六時隨漏水以不息三乘同法輪之長轉使祥金出冶俱製莊嚴熟菓驅林頻蔡色味望清泰如拾級慕樂邦爲家舍又豈特阿伽爲療病之劑如意雜寶之華哉但恐芋田耕而未稔鹿女獻而無多毘耶有假乞之時祇桓仍分衛之舊常俾伊蒲無缺因令不廢更調則應眞乳花猶疑石上竹林鍾鼓不落空中卽吾輩頂禮大師證西方公據者可無攢眉入社之苦矣西吳恰恰菴道人韓敬拜手疏

王居士幽溪講堂蓮社序

世人知有廬山念佛而不知有天台念佛以故擧世皆指念佛爲齋公齋婆伎倆而不知此是了義中了義也三昧詩中此旨含而未發妙宗鈔後此義朗而復湮高明大師心悟絕學大闡圓宗大勢至品有疏生無生有論阿彌陀佛經有鈔茲後倣六時蓮漏之遺啓建蓮社蓋欲普爲衆生聽毒鼓

緣令無邊剎土中皆三心圓明同登上品耳茲社之開緇白響臻應不下延慶侯大不負響時當從師問佛說魔說也

幽溪道場鐵佛功德紀

香光居士弟子王立轂撰

夫菩提大道具二種莊嚴一智慧莊嚴所以軌法身以成大道者也一福德莊嚴所以資法身以成相好者也智慧莊嚴且未暇舉福德莊嚴今當舉之恆思古人於是莊嚴有不加勉強而易爲力者若天台大師於天台剏諸處造寺三十六所又造大藏十五處造栴檀金銅畫像八十萬軀非不加勉強易爲力乎若新昌石城十丈彌勒石像乃以一人經三生而始就非勉強難爲力乎剏有雖加勉強而竟無功者又有敗事而不保首領者嗚呼莊嚴之爲力亦難矣哉余於幽溪佛法功德有始勉強而後易爲力若有始易爲力而後反加勉強者今聊紀鐵像則餘不能一一而枚舉也余已建本寺大殿思得鐵像永爲山門不朽計弟子衆中當時無有人應爲化主者久之獨有一人法名正迹字本妙蘇州人視其身則孱弱不力觀其色則黃瘦無用乃高聲唱言弟子某能殫其力願充斯役余初亦不以爲然第任緣而遣之行曾不索一錢以爲路費唯杖懸一疏身拔一衲腰掛一瓢而竟往至武林投仙林寺鐘樓下三乘師爲主人師常接納往來高衲觀其蹤跡亦以可不可而任之遇雨雪則供以朝中若晴明則任其乞食以行募化初年得爲募緣施主二三百人生鐵亦二三千斤至次年則領緣者散亡無幾向所領疏將化爲烏有正迹則精之心愈力有日者爲卜其數謂爾緣當在北方秋末冬初間必得成就由此晝夜緋往其方以聲募不十日內遇老年一居士沈姓名某字某者問口師奚早粥未對曰未也士曰且進吾家進其早粥粥畢乃曰師募何緣來自何處對曰天台山

高明寺化鑄鐵佛三尊未有大施主與我開疏彼日看雨因緣吾家老妻有首飾數十兩每欲作福若勸發心餘則吾當助成既問其妻則欣然樂從居士出笑曰中尊事已諧矣第二尊文殊菩薩吾同汝至小婿張太學處化之不知緣法何如及至其家亦欣然樂成嗚呼先之二載欲成一尊猶不可得後之二尊一旦即成難易之理固罔測也然非先難而莫成後易必後易而始合先難此必爲化主者志誠無欺以感施之者傾囊無吝第鑄像之難在於模範舊用京匠要須剝蠟多臃腫無堪錢塘新法乃易爲剝土如鑄鼎鑊然是以今之所鑄乃用易家新法鑄成一出土模則相好劃然雖土塑木刻亦未有勝其妙者合省男女競來瞻拜莫不歡喜讚善像畢高一丈重逾萬斤人雖隨喜相好猶慮恐非天台山高明寺之功德也余當時聞亦惟任之成不成天也然鐵像雖然完就路費無從乞之適余修懺講經於聖果寺哀其所積信施數十金雇錢塘淺船以七月中旬解纜凡經三大難方登彼岸一舟至鱉子門繫船待潮舟窄倉淺像之下截俱閣船緣錢塘潮信一來巨浪猶如山勢淺船一側像爲輥木所移像身半出船外勢如研石而作高作下榜人驚惶慮舟因像覆遽欲棄像而救舟否則人與像俱溺化主則放聲哭冉寧覆舟之與人而像不忍棄言竟潮平風息略用數人力以竹篙行像又憑輥木而像還本所安處舟人莫不感佛像之感神天龍之默祐此一難也來至定海去淺船而易深舟方達臨海此去天台猶隔百里正值久旱灘高水淺雖更易溪船而卒莫能上停像於靈江南岸者月餘土人禱雨無效競相歸過於像謂龍神異鐵刎像高且大龍尤畏之不若沉像於江救民爲急呈之府主府生仁明謂百姓曰祈像能致雨像豈華雨若輩既疑吾不如撥民船

木注育泰清臺珍臺紫金□摩尼寶珠綴
信行越情域落日標迷想一念志照功利那
生安養○**傾道公懿**九疊峯巒巍峩孤峻聳天
絶背負香爐峯瀑濺蛾眉霄師結蓮花盟地
叩流泉冽常幸十八賢與修淨土業悠悠世
表人漢地大乘列併疾黜極玄五篇柄高節
流光如可追慧鍔自堪裂仰彼已生者祈托
今生決○**勅大師諡**五濁惡世中白非久居
者快哉有故鄉極樂縱瀟灑昔賢剖出塵取
澄匡山下今喜我大師幽溪開白社淨土斷
惟心寂光高豁開性水明湛然直下澄覺焉
一念了眞空西方呈妙假撤手歸去來便托
蓮池也法孫受教撰

徐居士賦紀楞嚴壇所製承露木蓮華

一花星碎集八月露寒修或有空香任宜隨像法留死生稱淨供開合亦清秋的的圓須走層層濶欲流細微傳石鉢斟一酌娓亹既永夜晴方幸將朝雨却羨斜飛開

注高臥囑頻收爲座趺疑在如盤捧不休難是供養師意可深求吳郡弟子徐波撰 款

敎比丘賦和承露木蓮華

青蓮不易見佛出始知因甘露從茲降無生自爾申諸天詎芬雨靈鷲此芳新不爲雲光下非從漢武陳敷承八月露供作仰春珍湛湛凝如玉涓涓溜若津形隨應量滿聲入卷荷頻徹夜看雲淨奕晨慮雨洒益尊善逝勅敢曰比丘辛度廣衆生願淸深覲座神塵塵皆法雨充洽覺王臣法孫受敎撰

劉居士喜天台高明寺栴檀像成有賦

末法日夷衆生迷習見苦無宿昔因不覩如來面開士愍沉淪慨然思拯援乃崇象敎源欲使玄風扇栴林搆珍木鏤像依崇殿神力健連供奇踪忉利現金容滿月輝螺髻青珠炫彈指仰慈顏人天同歡羨始知安養國居然在震旦彌陀本性中生佛原無間余亦方外人偶

爾希憂患壯志厭歸依塵情薄婚宦焚香掃
虛室長作西方觀已知刼是塵寧味身爲幻
循名畢微誠挨足希明鑑幸資殷
若舟今予薺彼岸永嘉劉康祉撰

住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軫較閲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宗乘考第六

夫山有來脉水有來源知其脉拳石具多寶之色達其源酌水備百花之香是以梵僧懸靈隱知鷲山小嶺之飛來亦如智藥飲曹溪識肉身大士之當出物既若是理有固然幽溪一脉水

蓮邇法性海之真源佛隴萬疊峯逕接真如山之正脉聿從者闡幽敷演妙蓮華華開蓮現而百界齊彰華落蓮成而千如併現故曰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欲令一切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我智者靈山夙聞大蘇妙悟死棺宜演玉泉弘通修之以為觀相待妙絶待妙圓行無殊宜之以爲教全意珠半意珠摩尼不二魚兎非遥請即筌蹄成般若故鄉不遠無離煩惱證菩提作幽溪道場宗乘考

事實

天台一家所以遥宗龍樹遠禀釋迦者正以本迹兼美教觀俱善故也曷以言之盖釋迦如來出典於世爲大事因緣所謂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第以教緣時進化以機典四十餘年多方調度嘉會靈山始臻其妙大事因緣斯稱了竟是以三周與記成佛當來師弟法身本地既開照世明燈傳傳何盡此則靈山會上傳佛心印始於鷲子不始飲光明矣然而千日並

照豈分後先自燭燭人何[illegible]約本而言之也是則迦葉傳燈的[illegible]其四人設窮子喻以領其信解如來說藥草喻而述成與記其師弟授受之際亦可謂詳且盡矣若以迹言之傳燈代遞約豎而不約横化道流行在緣而亦在道苟即横而豎惟慶喜一人法華會上既同受記於如來不妨雖足山中又傳衣於飲光如八王子之流轉次而受决亦無定在也然亦事在隔生非一時論耳言在緣而亦在道者正

以西天二十四祖皆金口祖承莫非皆入阿羅漢階位故云在道但傳化之迹要在有緣緣者所化之機緣也如釋迦之所化機薪既盡則應火亦滅而迦葉之應火當然而所化之機薪又熾是故於涅槃會上又將佛法燈傳於飲光此則飲光尊者本與迹而兼美道與緣而俱善苟不推原本迹道緣而獨曰惟飲光一人契佛心宗餘皆不得未之可也矧如來自云吾於成道夜至泥洹夜常說涅槃夫涅槃者三德秘密藏

也與法華實相同體異名故知飲光於法華悟者悟此三德也涅槃付囑者付此三德也即禪人唱爲拈花微笑教外別傳而曰涅槃妙心亦此三德也佛既以是而付之飲光飲光以是而付之於慶喜慶喜以是而付之於商那和修乃至二十四付之師子比丘此皆金口祖承傳法之迹也至於二十八傳付之於菩提達摩此之四祖雖皆本迹相齊俱未蒙金口所記故今家但據付法傳列二十四耳今家所祖始於慧文禪師爲北齊時人因閱龍樹智度論四諦品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以是授之於南嶽南嶽以是授之於天台於是章安法華天宮左溪荊溪與道至行正定妙說高論淨光寶雲至于與教觀四明尊者莫不皆以涅槃妙心三諦三觀爲所傳心印而我百松先師妙峯尊者生知天挺不由師授而獨契四明心宗於妙宗鈔所謂在則人亡則書亦猶北齊之祖龍樹諸師則見而知之北

齊與吾師則聞而知之吾心本具名爲不傳心心相授名之爲傳是爲傳與不傳之妙今則錄其歷代相傳宗乘之迹俾後學讀是書者有所祖述憲章云

本師釋迦牟尼佛

大方廣佛華嚴經　妙法蓮華經

大般涅槃經　本業纓絡經

大品般若經　大佛頂首楞嚴經

護國仁王般若經　淨名經

論如來五時施化四十九年所說諸經無非爲一大事因緣而獨標此八經爲宗乘者明今家傳佛心印之所自也華嚴則如來以之爲先暢本懷天台則以之爲性具的旨法華則如來以之爲開權顯實南嶽以之爲性具心宗天台以之修行證入涅槃則如來以之自入秘藏迦葉以之受佛付屬列祖以之爲授受無窮今家以之爲傳傳不盡瓔珞則如來以之爲三觀證入今家以之爲全性起修

大品則如來以之宣明三種般若龍樹則以之弘智度大論北齊則以之遙宗一心三智智者則以之創立一心三觀楞嚴則如來以之明楞嚴大定智者則以之懸契佛乘仁王則如來以之爲發明三諦今家以之爲照性成修淨名則如來以之明不思議境界今家則以之證性具法門舉此八經以爲綱領則如來一代施化皆在是矣

西天十一祖馬鳴尊者

起信論

此論全是天台一部宗旨言之所暗合者不能枚舉略如三大二覺五覺止觀法門等皆其義也

初祖龍樹尊者（在西天爲十三祖在東土爲初祖）

大智度論（百卷釋大品般若經）

二祖北齊尊者夙禀圓乘天眞獨悟因閱大智度論（第三十卷）引大品云欲以道智具足道種智當學般若欲以道種智具足一切智當學

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當學般若論自問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爲令人信般若波羅蜜故次第差別說欲令衆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緣住住因緣滅又如心心數法

不相應諸行及身業口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亦如是師依此文以修心觀論中三智實在一心中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獲故此觀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亡雙照即入初住無生法忍位師又因讀中論大智度論中觀一品至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

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為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

二祖北齊尊者

北齊尊者既從大智度論悟明一心三觀復以口訣授南嶽大師

三祖南嶽大師

大乘止觀

大師年甫二十因讀妙勝定經見讚美禪定乃徧親禪德學摩訶衍常居林野經行修禪後謁文師咨受口訣授以觀心之法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三七日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復勇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發根本禪重輕冷熱澁滑軟麤是為八觸因見三生行道之迹夏竟受歲將欲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愧深矣將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華

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疑自解

贊者曰南嶽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之道傳之天台其為功業盛大無以尚矣故章安有曰思禪師名高嵩嶺行深伊洛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師之自行亦自勤矣至於悟法華三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荊溪亦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可不信哉

四祖天台智者大師

法華玄義 十卷　法華文句 十卷
摩訶止觀 十卷　禪波羅蜜 十卷
修禪六妙門 一卷　光明玄義 一卷
光明文句 二卷　菩薩戒疏 二卷
觀音玄義 二卷　觀音別行義疏 二卷
請觀音經疏 一卷　觀無量壽佛經疏 一卷
觀心論 一卷　金剛般若經疏 一卷
四念處 四卷　彌陀經義疏 一卷
禪門口訣 一卷　覺意三昧 一卷

方等三昧儀 一卷　法華三昧儀 一卷
法界次第 三卷　維摩玄疏 六卷
四教義 四卷 已上入藏　維摩文疏 二十八卷
淨土十疑論　觀心食法
觀心誦經法　觀心十二部經義
小止觀 已上未入藏　智度論疏 二十卷
彌勒成佛經疏 一卷　觀心釋一切經義 一卷
彌勒上生經疏 一卷　釋一切經玄義 一卷
坐禪止觀 一卷　仁王般若經疏 二卷

禪門章　般舟行法
雜觀行　入道大旨
五方便門　七方便義
七學人義　一二三四身義
法門儀　禪門要略 已上各一卷俱闕本

師於陳文帝天嘉元年時思禪師止光州大蘇山卽往頂拜思師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卽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昏曉苦倒如教研心切栢代香栢盡

繼之以栗卷簾進月月沒燎之以松經二七日誦經至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照了法華若高暉之臨幽谷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將證白師南嶽更爲開演凡自心所悟及從師咨受四夜加進功逾百年南嶽歎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羣萬衆尋汝之辨不可窮矣當於說法人中

顯爲第一
義神智曰吾佛出世雖說諸經而本懷得暢唯在法華自阿難結習之後天親作論雖曰通經然但約文申義舉其大略而已至於斯經大事教化始終則晦而未明曁羅什翻譯東傳此土造疏消文者異論非一唯我智者靈山親承大蘇證入發揮妙旨幽賛上乘以五義釋經題四釋消文句而又能以十章宣演明淨法門於是解行具陳義觀兼舉可謂

行人之心鏡巨夜之明燈雖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豈震旦人師所能跂及云云又設問曰輔行引九師相承謂北齊已前非今所承且北齊既用覺心重觀三昧今此何故斥於覺意但是一轍耳將非智者斥於北齊邪答妙玄開演法華十妙尚云莫以中論相比又云天竺大論尚非其類益智者用如來之意明法華之妙故龍樹北齊亦所不及若無[illegible]宗旨三觀行門其實祖龍樹宗北齊稟南嶽師資相承宛如宿契云云又曰天台所談三諦三觀出乎仁王及瓔珞經三智三德本乎涅槃大品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爲指南云云

賛曰舍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吾未足與議也故自夫聖教東度經論偏弘唯任己心莫知正意齊梁之際挺出諸賢盛演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之談衆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當時猶夫衆

散小王妄自尊大而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威德之盛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備諸功德以爲纉承祖父三觀之緒未遂光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紀爲萬世法至於盛破光宅則餘者望風偏難四宗則他皆失據宜布至化坐致太平非夫間生聖人其孰能爲此大業者哉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惟天台之學乎

五祖章安尊者

涅槃玄義 二卷　涅槃經疏 十卷
觀心論疏 二卷　智者別傳 一卷
國清百錄 五卷　八教大意 一卷
南嶽記 一卷　眞觀法師傳 一卷
師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拯日記萬言年二十受具戒天縱慧解一聞不忘陳至德初謁智者於修禪寺稟受觀法研繹既久頗蒙印可因爲侍者隨所住處所說法門悉能領解
贊曰昔在智者爲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

之旨惠我震旦及開八教明三觀縱辯宣說以被當機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右以一徧記之才筆爲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絕聞於今日矣

九祖荊溪尊者

玄義釋籤 十卷　文句記 十卷
止觀輔行 十卷　止觀義例 一卷
止觀大意 一卷　維摩略疏 十卷
維摩廣疏 六卷　金剛錍論 一卷 已上入藏
始終心要　十不二門
止觀搜要記 十卷　涅槃後分疏 一卷
觀心誦經記 一卷　三觀義
授菩薩戒文　止觀文句 一卷
華嚴骨目 二卷　法華補助儀
方等補闕儀
師年十七訪道浙右遇金華方巖授以止觀之法開元十八年始從學左溪溪與之語知

爲道器嘗謂師曰汝曾何夢答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中溪曰噫豈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之淵乎遂以處士服受教觀之道天寶七載始解縫掖着僧伽黎尋詣會稽一律師博究律部久之演止觀於吳門開元左溪既沒挈密藏獨運東南謂門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

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予誰歸於是大啓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著爲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圓頓之教悉歸於正每以智者破斥南北之後百餘年間學佛之士莫不自謂雙弘定慧圓照一乘初無單輪隻翼之弊而自唐以來傳衣鉢者起於庾嶺談法界闡名相者盛於長安是三者皆以道行卓犖名播九重爲帝王師範故得侈大其學

自名一家然而宗經弘論判釋無歸講華嚴者唯尊我佛讀唯識者不許他經至於教外別傳但任胸臆而已師追援其失辨而論之曰金錍曰義例皆孟子尊孔道闢楊墨之辭識者謂荊溪不生則圓義將永沉矣

贊曰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天然故旨意始歸于至當而後人得以守其正說大哉釋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疇不曰厥功茂焉不有荊溪則慈恩南山之徒橫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而惑衆矣師之言曰將欲取正舍予誰歸誠然哉實訓也本記言縉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宗君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梁李三四人耳惜哉

十六祖寶雲尊者

觀經疏記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師高麗國人天福時來遊中國至天台雲居忽有契悟及謁螺溪聞一心三觀之旨乃歎

曰圓頓之學畢茲轍矣遂留受業久之具體之聲浹於四遠一日別同學曰吾欲以此道導諸未聞必從父母之邦始乃括囊東下假道四明將登海舶郡守太師錢惟治聞師之來加禮延屆咨問心要復請爲菩薩戒師親行授受之禮道俗趨敬同仰師模錢公固留之曰或尼之或使之非弟子之力也如曰利生何必雞林乎師曰緣既汝合辭不我郤因止其行

十七祖法智尊者

觀音別行玄義記二卷 觀音別行疏記二卷

光明玄續遺記三卷 光明文句記六卷

觀經疏妙宗鈔三卷 十不二門指要鈔二卷

扶宗記二卷 十義書三卷

觀心二百問一卷 解謗書三卷

修懺要旨一卷 光明懺儀一卷

大悲懺儀一卷

師初登寶雲之門其父夢師跪于寶雲之前

雲以瓶水注於口自是圓頓之旨一受即了

賛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海東當是時爲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資說飾曁我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幽見之士氣習未移故恩清兼業於前昭圓異議於後爲潤以他黨而外侮淨覺以吾子而内岸皆人以溷亂法門壅塞祖道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東征西討再清教海功業之盛可[illegible]而思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蛣蜣理毒性惡唯色唯心之旨觀心觀佛之談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說性凡章安荊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表而出之以爲駕御羣雄之策付託諸子之術自荊溪而來九世二百年矣弘法傳道何世無之備衆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隆正統者唯法智一師耳是宜陪位列祖稱爲中興用見後學歸

宗之意今淛河東西號爲教黌者莫不一遵四明之道回視山外諸師固已無噍類矣然則法運無窮之繫其有在於是乎

十八祖百松尊者

法華披荊鈸一卷用闢溫陵要解

三千有門頌註一卷馮開之司成請註

楞嚴百問難荊山法師 夢譚記一卷專談淨土

師初受學千松法師之門松講不專門多有出入師後因閱大藏得四明尊者妙宗[illegible]

目之間宛如夙契因歎曰此義未嘗聞此旨未易了乃潛心天台一家教觀深悟心觀之旨而遙宗四明嗣是講貫一依性具宗乘學者始知有專宗云

天台山幽溪祖堂三十祖諡號

始祖靈山受記雙樹傳心迦葉尊者

二祖具大總持結集法藏阿難尊者

三祖以大三昧注乳如泉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度人無量稱無相佛優波毱多尊者

五祖受三羯磨成阿羅漢提迦多尊者

六祖同學值遇獲證聖果彌遮迦尊者

七祖懸受佛記聞法得果佛陀難提尊者

八祖具大論議降伏算者佛陀密多尊者

九祖精進苦行脇不至席脇比丘尊者

十祖具大方便化度衆生富那夜奢尊者

十一祖以妙技樂宣說法音馬鳴尊者

十二祖造無我論摧折魔外道毘摩羅尊者

十三祖一相無相無畏論主龍樹尊者

十四祖圓悟智論建立中觀北齊尊者

十五祖圓悟法華授受止觀南嶽尊者

十六祖天台智者法空寶覺靈慧尊者

十七祖結集宗教具大總持章安尊者

十八祖圓達實相傳持教觀法華尊者

十九祖道悟全眞傳持教觀天宮尊者

二十祖明覺大道傳持教觀左溪尊者

二十一祖圓通無礙天台記主荊溪尊者

二十二祖深悟幽玄傳持教觀興道尊者

二十三祖力行三昧傳持教觀至行尊者

二十四祖常入禪定傳持教觀正定尊者

二十五祖感聖聽法傳持教觀妙說尊者

二十六祖長日臨座傳持教觀高論尊者

二十七祖綱羅台教遺文復還淨光尊者

二十八祖深悟圓頓傳持教觀寶雲尊者

二十九祖中興教觀力行三昧法智尊者

三十祖深悟妙宗嗣宗法智百松尊者

吾宗自智者大師而下至荊溪大師昔吳越王嘗請諡徽號矣而龍樹北齊南嶽三祖未

及諡而四明志磐法師倣漢末朱穆門人及歷代門人私諡先生之號自龍樹已下迄于四明皆私諡之然但諡龍樹而下九祖典道而下八祖共十七代而已西天自龍樹之上一十二代未有諡號今天台幽溪祖堂像設既自西天迦葉已下迄百松先師共三十代是宜俱尊諡號第磐公所諡九祖則字眼增多所諡八祖則字眼減少用書位辭而參差不齊別西天十三祖準書以書字眼猶少今則採摭付法傳并十七祖紀傳中事實例諡八字微號復採百松先師宗教功德亦諡立之共三十世併錄統紀諸文及天台教源流圖說以見祖堂集紀之實

錄云住山比丘傳燈撰

西天十三世祖師紀 本紀載佛祖統紀

西天祖師金口所記共二十四世據禪宗所尊則二十八今從所諡惟十三世者正以北

齊從智論得悟遙宗龍樹以為初祖則自龍樹北齊南嶽而下以為正傳反覷西天十四世而下以為傍出十四世而下亦反覷天台而為傍出各論宗承稱謂無在也前人

東土九祖紀序 本紀載佛祖統紀

佛祖之道以心傳心尚何俟於言說至於當機印可則必資授受以為傳道之儀是以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親承口訣用顯心傳之妙默則通古今簡邪正明境智辨宗用其可有遺於言說者也自夫經論東度教滿真丹此土諸師罔世之不能領乃專業講說用通此宗而得其小者亡其大執其偏者遺其圓以故傳心之妙終未有以數暢道之將行篤生聖哲北齊尊者宿稟自然不俟親承冥悟龍樹即空即假即中之旨立為心觀以授南嶽南嶽修之以浮六根復以授之智智者之以證法華乃復開拓鴻業以名一家嘗作而言曰傳道在行亦在於說於是紛略[illegible]時開張八教總括羣籍歸宗法華貫五章以解首題分四釋以消文句教理之說既顯觀行之旨須明乃復述以止觀一論說已心中所行先之六章開解次之以依解立行二十五法為方便十乘觀法為正修三千事理即具之談抗折百家慶越今古遂為天下明教之本時有章安大禪師夙擅多聞復由妙悟因其講授執筆載言集為論疏以淑惠於後學而世之好為異論者若五教三時專門偏尚雜發機之際各有所中終未足以知一化之始終詣法華之宗極富知常住教徠滿[illegible]弄提方袍之徒多於竹華使天台不生時教不行觀道不明吾必謂之佛法已滅章安[illegible]續承大統乃復傳之法華法華之世講徒[illegible]百而天官實繼其業天宮之門求道無數而左溪獨嗣其後左溪盛席學徒更繁遠域隣封墳門擁室自法華三世皆繼體守文專事

講說而已至荊溪之世遭羅多數呼八寫發則金錍義例不得不為之致討學者異言門諸部記述不得不為之指南申明正宗以[illegible]後世弘贊之勛殆比隆於章安者矣尊祖重道述德記功撰東土九祖紀前人

典道下八祖紀序 本紀載佛祖統紀

傳聖人之道者其要在乎明教觀而已上尊龍樹下逮荊溪九世而祖之宜矣至於遂修二師相繼講演不墜素業會昌之厄教卷散物外琇竦三師唯傳止觀之道螺溪之世賴吳越王求遺書於海東而諦觀自高麗持教卷用還於我於是祖道復大振四明中興寶有以資之也是諸師者或顯或晦述而不作稱之曰祖蓋傳授有所繼正統有所繫也撰

典道下八祖紀 統紀

百松尊者紀 本紀載天台方外志并人物考

天台教源流圖說 文見規制考

藝文

唐梁翰林天台止觀統例序

夫止觀何謂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因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以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窺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之[illegible]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也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合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大為小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秘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

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目假則無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劫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號自在莫大乎凝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詳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假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十截流之津也十境發動之機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也所修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關其餘者非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截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乘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蹊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偏者破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執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介也如通川不可過也義家多門非評論也案經諸義非虛設也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疏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蟲之議層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闇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闇遂復與凡境天絕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

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辯同異而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則順理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乎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蹈墮落可勝紀意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谷識而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穽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莽浪不任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寂號而稱慧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者有放心而爲廣者有罕言而爲者者有舌習備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爲家反經非聖聆者不覺伸巴有言道之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臍開畢十年大師去世皇朝庭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祖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天其次曰東陽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荊溪然公頃公於同門中慧辯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爲本故也或夫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荊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綱雖遺法勤矣備矣刪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如之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文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能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則業文爲之屬枝梏足也務句爲之歎糠眛目也以不能驗之師教不知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咸厎於是整其宏綱提其機要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紆其辭之鄙或蕪除之或潤色之凡序疏之患十愈其九廣畧之宜三存其一是

祛鄙滯導蒙童始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耳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撰

智者大師傳論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餘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焉昔法了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蓋異說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暨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條攄所據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或四依出見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匪有匪空之譚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益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非彼未得者謂證慧符之道流以忘返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慧文慧思或躍相繼洪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象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之休相賛龍樹之遺論從南嶽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物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於是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久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爲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於如來所使階位境智益無德而稱焉於戲應迹雖往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宗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進進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

正信者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illegible]善之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illegible]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illegible]廢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堤之落空谷殊不知生致焉爛而不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大衆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敎之旁濟其於天下為不倖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與其道為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於篇一名天台法門議前人之

普門子法

華玄義釋籤緣起序

四敎成列開合之旨蘊乎其中十子既往幽贊之功在人方絕惟三轉遂周一乘載導經文顯而約玄記博而深後進難窺蒙求尚華不遠而復存乎其時我哲匠湛然公嘗之矣公孫挺秀孫志學名成淵解得於自心博聽振於斧達無適不可以虛受人既昆崖以至於國清其從如雲矣問者島夷作難海山不寧

徇法之多亥身嚴宇或謂身庄法表[illegible]如奉法全身餛俛遂行暴露原野是身法者請益悅隨且法實無邊身則有待弘放未[illegible]鑒訪有憑因籤以釋思逸功倍美義洋洋予登門者昔察未嘗塋涯者恥躬不遠乘是以訓文其可廢耶先德旣辭雖大科不皋諸生未達在小疑必疏凡十卷不忘於本以天台命家善纔其宗以釋籤願學信所謂親象得意俾皆作明永代不朽者也普早歲在塵後時從道從欲擊其大節獨不懼於心乎天王越在陝邪之明年甲辰歲紀月貞於相君餘除饑男普門子撰

止觀輔行傳弘決序

宗虛無者名教之道廢遺文字者述作之義垂古先皇王乘時利見聖賢道契德音莫違尚假言詮寄諸結集況時淹像季學鮮知幾領會之賓十無一二至有窮年默坐甘節於昬憒白首論心遲回於半満人之多辭其若是乎未階捫象各陳乳色或謂人即心是佛悟入之門色不異空本末誰迹將冥絕待章句何施鳴呼大教陵夷若是蓋由未辯文字之性離孰盼總持之功深惟昔智者大師降生示世誕敷玄德大拯横流否覆簣於大恩振絕維於龍猛命家作古以中觀為師宗立極建言以上乘為歸趣爰付灌頂頂公引而伸之欽若弘持廣有記述敎門戶牖自此重明繼之以法華威威公宿植不愆于素復次天宮威威公敬承如水傳器授之於左溪玄朗朗公卓絕天機獨斷相沿說釋遑恤我文載敎於毘壇湛然然公間生總角穎悟左溪深相器異誓以傳燈嘗言止觀二門乃統萬行圓頓之說一以貫之噫纘承四世年將二百魚魯斯訛不無同異方將釋思津導玄流遂廣斥邪疑旁薄今古質而不野博而不繁著輔行記凡十卷備前聖廣略之旨允令人勝劣之機豈惟錯綜所聞將以隱括所治所治卽行三多之妙運遽階所聞唯解

一眞之玄覽斯胥夫行有陂路則始終天隔解無方隅亦淺深隨類建言輔行以舉其全故自遠方來詢疑請益擊蒙發覆孜孜日夕庶幾幽贊欽若傳弘道之將行不孤運矣否予末學輕議上乘其猶爝火增輝二曜前人

宋慈雲大師南嶽止觀後序

止觀用也本乎明靜明靜德也本乎一性性體本覺謂之明覺體本寂謂之靜明靜不二謂之體體無所分則明靜安寄體無不備則明靜斯在語體則非一而常一語德乃不二而常二祇分而不分而一而常一耳體德無改強名為萬法之性體德無任強名為萬法之本萬法者復何謂也[illegible]擧體明靜之所為也何其然乎良由無始本覺之明強照照生而自惑謂之昏無始無住之本隨緣緣起而自亂謂之動界動旣作萬法生焉捏目空華豈是他物故云不變隨緣名之為心

隨緣不變名之爲性心昏動也性明靜也若知無始卽明而爲昏故可了今卽動而爲靜於是聖人見其昏動可卽也明靜可復也故因靜以訓止止其動也因明以致觀觀其昏也使其究一念卽動而靜卽昏而明昏動旣息萬法自亡但存乎明靜之體矣是爲圓頓是爲無作是如來行是照性成修修成而用廢詳論止觀體顯而性冥亦無明靜豁然誰寄無所名焉爲示物指歸止成謂之解脫觀成謂之般若體顯謂之法身是三卽一是一卽三如伊三點如天三目非縱橫也非一異也是謂不思議三德是謂大般涅槃也嗚呼此法自鶴林韜光授大迦葉迦葉授之阿難阿難而下燈燈相屬至第十一馬鳴鳴授龍樹樹以此法寄言于中觀論論度東夏獨准河慧文禪師解之授南嶽大師南嶽從而照心卽復于性獲六根清淨位鄰乎聖斯止觀之用驗矣我大師借之無間後代從大悲心

出此數萬言目爲大乘止觀亦名一乘亦名曲示心要分爲二卷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解行備矣猶目足焉俾我安安不遷而運到淸涼之池噫斯文也歲月遐遠因韜晦于海外道將復行也果於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泛諸夏旣登鄮嶺解篋出卷天台沙門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頻冠首序出奉錢模板而廣行焉大矣哉斯文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升素影圓暉終環回於我土也因序大略以紀顯晦耳天竺沙門遵式撰

王平章十法界圖序

修觀之道曰從行曰附法曰託事唯三而已今觀心圖者從行之正軌也準夫止觀二十五法爲方便十乘十境爲正修者固非於此能備若其日用之際以十界總過升沉鑑我心曲雖絲髮不能自逃其遷善改過之要乎慈雲大師示我以觀心之圖研味法言心乎不忘置諸座隅足以自警而未見兼人之益乃復命工形諸象刻用廣流行庶幾乎仰承於師志也皇宋天聖元年
九月旣望太原王欽若撰

明馮太史有門頌略解序

宋時天台之敎盛行無論僧徒卽號爲上大夫者類能言之今觀陳瑩中先生所撰有門頌抑何言約義弘也今相去僅四五百年而海內緇流無能舉天台一字一言者況士夫乎妙峯覺法師奮然爲鳴陽孤鳳幾二十年講者或竊笑斥爲異物而法師益精其說不爲動今則稍習矣海內賢士夫或有起而勤法師者矣借余非其人也因請法師出有門頌略解行於世以聳動今之士大夫台敎中興在此一舉余日望之[illegible]居[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翰林院編修天台敎[illegible][illegible]子馮夢禎[illegible]

幽溪別志卷之七

佺山老僧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幹　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泉石考第七

夫龍髮染衣已與僧寶之數遠塵離垢宜遵佛祖之規箄總絕於不見不聞若苦空之太甚乃牀宮乎一泉一石爲常樂之斯須此幽溪者考槃餘八畝之宮景物擅十分之勝四十年與之作友豈不謂老我青山二六時結[illegible]亦可稱富乎丘壑矧一片石一[illegible]衣鉢即千株松萬竿竹久成物外人家寧可不錄之以貽同志良朋是所當記之以歸無私別志

事實

幽溪源自大雷峯經寺前出水口洩而爲瀑布下至螺溪合而爲一行長六七里皆號幽溪則幽溪者泉景之總名也

幽溪八景

獅峯松吼即本寺坐山形如獅子山饒松木風來幽谷發爲松濤故名

象茶花紅即本寺對山厥形如象山多杂木春日芬芳煒燁若錦故名

幽溪雪瀑幽溪自上至下高二三里溪流跌蕩起而又伏者數十段皆可入圖畫遠觀如雪故名

香谷雲坪香谷巖在寺左巖下有坪朝雲未起常眠其下故名

金臺遠眺在象頭上厥高如臺峯連金地可以遠眺故名

丹闕清修在獅子峯傍兩崖高峙揷於天半中有行道菴故名

日窗曉色在寺東繫船巖上古老相傳台山當邇大海峯頂繫船處厥竅如窗故又謂之日窗山中人每詰旦於是占乎陰晴謂日窗明天大晴日窗暗晴不半日窗有晴可守日窗無雨可呼

月嶺秋明在寺東高山之巔每月出時自下而上猶如陟嶺至秋愈明故名

幽溪十六景

圓通洞在芙蓉峯頂下三石鼎峙上片石橫覆中空如菴洞下溪聲琵琶洞側松韻[illegible]幽於是跡跌耳根圓通時時現前因名有記

般若臺幽溪上游有石如臺小羅星也屹然水中上可捉塵談玄松陰結蓋以覆其上藤蘿織幔以周其遺有天然磴級以便登陟余於是會說法焉因名

補衲窩在寺後大巖之下藏風和煖老僧常於此補衲

翻經堂在寺後古有翻經堂乃大師翻淨名處今爲楞嚴壇

行道菴註見前

照我潭在般若臺之下

空心泉在照我潭下

石斛井在跨鼇橋

龍尾流在石斛潭下

靈響谷在圓通洞對面

巾子巖在行道菴背後

西天竺在寺後

金銀嶺在幽溪前後山南峯謂金地嶺北峯謂銀地嶺

白花菴在壇西北高埠上余初捻關處

圓伊室在石門之上

跨鼇橋在照我潭前、

幽溪諸景

石門在銀地嶺半
松巖在石門之下
百松嶺在寺西南去金地嶺大路
幽溪嶺在寺東南可以登金臺遠眺由之下黃潭
松風閣上圓通洞後石磚中四窓軒豁各其名東曰松風南曰清音西曰來岸北曰爾瞻
看雲石在圓通洞下由洞後門下三折小嶺轉東經石關過芙蓉峯石梯歷石中龕轉折下盤陀石一石橫倚刻八分看雲二字初曠天白雲皆從谿壑上騰經石前而去先此石謝多蒙茸密蓊幽溪之瀑皆爲所蔽惟於樹隙聊爾遠窺因惜蓊木蔭樣風水不忍斧向嘗欲於前峯鑿石引泉以成其瀑忽一旦四悟入之佛性與美景同斷却無明則本來面目豁然現前由是喚諸傭人各持斧柯須史之間頓成大觀當時與休遠文心元吉歸一水空各賦伐木得瀑七言律詩以志其興亦山林

之一快觀也仍於高巖鍋補觀瀑二大字
合掌巖在芙蓉峯石磚中由石隥可登圓通洞兩石竝起如合掌狀
松下頭陀處在爾瞻巖上一石如猿面向高巖石磚中有孤松一本枝幹婆娑下可安禪須有濟勝具并有脊力者斯可懸巖盤旋而上置一草龕於松樹下即天目山高峯死關何以敵此
片雲石在樹龍峯後石背如雲名片雲更上片石名重雲又有石如榆隥可陟名榆雲又有一巨石石傍多松名松雲又有一石徑傍如牀可臥名臥雲
休休洞在赤峯巖外
天馬巖在赤峯巖西
紅巖洞在赤巖下
石屋在水碓坑畝畝之上二處昔可禪居
伊字巖在樹龍峯後形如西天竺字又如三台星可名三台巖
石广在伊字巖右方之後有手書石广二字
無還臺在不瞬堂左有記
福泉在無還臺下有新
飛來石相傳[illegible]來之[illegible]即圓通洞之頂石也
小化城往太平寺路將半一石如洞可坐數人濟勝告疲小憩於此故名
唱蔗嶺在寺前東南由金沙園下九曲嶺逶迤而去出黃潭與螺溪三十六盤澗通
初平由唱蔗嶺上其地初平故名
都嘉嶺幽溪之勝於此一覽俱在月前故名
小小洞天在唱蔗嶺上朝東叢石間開一小洞可憩坐數人中有石泉登泓可飲因甚小故名
石筍去寺八九里龍潭抽一石如筍
滄潭巖在黃坦坦前

藝文

無還臺記

不瞬堂前之左依山有石壁方如圭高一丈許徑亦稱之東北二方依山而立西南二方空無所依其上稍不平處則砌以亂石如冰裂紋石紋中則塞以膠灰防生草也四遭護以朱欄石之東南古有栗木一本圍四五尺高十餘丈婆娑覆石蔭人可

愛且生佳果秋熟甘美夏木春初厥葉密幄可以駐飛飈可以避炎燠至秋冬葉落而獨存枝杪疎布其巔日月過于其上則疎影橫斜晃若韓幌余常置羅床于其上或朝暘以縫破衲或對月以了殘經或聚泉以談玄或跏趺而入定石之下有甘泉足供煮茗鬧之福泉深山窮谷之中茂林修竹之下去堂不遠時時登陟山居有此信可樂也偶于秋夜月明如晝與法孫受敎玄孫靈法輩跏趺其上二子請命其名余名之曰無還復請問其義因爲之闡曰昔如來於楞嚴會上祇陀林中爲慶喜尊者八還辨見謂講堂之中所見色像不出明暗通塞緣空清濁吾今若還本所因處明因日有是故還日暗因黑月故還黑月通因戶牖故還戶牖壅因墻宇故還墻宇緣因分別故還分別頑虛因空故還虛空鬱勃因塵是故還塵清明因霽是故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入種見精

明性當欲誰還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如來於是直捷開示者如此吾之與汝登此高臺誠宜得魚忘筌以復見性此臺命名取義于斯者一也又不惟是也登是臺而聞種種音聲遝遝動靜通塞生滅諸塵雖然可還而吾之與汝聞性無還此臺命名其取義于斯者二也鼻聞種種香氣香鼻通塞淨諸塵雖然可還而吾之與汝嗅性無還此臺命名取義于斯者三也舌嘗種種滋味甘苦鹹淡諸塵雖然可還而吾之與汝嘗性無還此臺命名取義於斯者四也身覺種種諸觸離合違順諸塵雖然可還而吾之與汝覺性無還此臺命名取義于斯者五也意知種種諸法寤寐生滅諸塵雖然可還而吾之與汝知性無還此臺命名取義于斯者六也雖然吾與汝方今之時獨眼之與耳所得者居多六塵之中惟色之與聲取義者又復居多而於色之中當此月明清秋之夜則月

色山色煙色水聲風聲蛩聲六者又復居多然而如是清景莫不過于人間能取斯樂者能幾人乎即使有之不免牽于榮辱溺于聲色雖復有此歡樂非清惟吾與汝方挺塵以談玄對月而啜茗雖淨土之樂不過是也二子曰臺之取義于斯者深矣固不可以無記即此清樂猶不可以無記請記之乃就月下援筆以為之記天啓五年歲次乙丑季秋下浣無盡老人書

不瞬堂前長松記

唐人詩云僧臘上階前樹禪心江上山非以階前之樹日有所長可以記僧臘歲有所進江上之山巍然在水可以比僧定寂然不動乎以山紀禪姑不暇論以樹紀臘復以臘紀樹因得以言之余於皇明萬曆十四年歲次丙戌買山於天台之幽溪寺之周遭有喬木悉為前僧所廢雖有數本不過後人十餘年來為蔽護屆大所樣世稱星衣樹是也叢灌之中有松一本凌霄挺幹余甚愛之由是刪其傍妬疎其枝柯松因得此而生意日長比余不瞬堂成則喬然森然現余堂前遊堂戶牖洞開東方恒坐前軒日與之對復築土臺于松之右方甃以溪之卵石雜植花卉於其下復植凌霄花一本於松傍今且與之凌霄矣置一藤龕於松陰之下夏秋之間取東北莽蒼之陰坐其下以觀清旦之氣冬春之間取西南開厰之陽坐其下以享曝背之樂或對佳客煑茗吟詩或聚徒泉捉麈談玄或跏趺藤龕冥心禪觀山中有此信可樂也若夫以松而祀余之臘余未來而先有此十年以長則松為兄而余為弟若以余之俗臘而紀其松余年今七十有三矣廿年以長則父事之則松翁當為余之弟子也鳴呼余任此山四十餘年矣與此松之有緣也如此後之子孫當禮松如視余視余如視松聽其天年不剪不伐是為孝子順孫其不然者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皇明天啓六

年歲在丙寅老僧無盡燈記于不瞬堂長松之下

圓通洞記

天壤之內鍾神秀者山川漸多名區惟天台稱為峻極所歷既其冥奧允為神聖所居一千天冠隱居赤城五百應真藏於方廣子晉君現臺夜月葛稚川仙竈丹砂洵玄聖之所遊化神仙之所窟宅也余幽溪山水特出東南一隅可謂禺驪馮夷之尤物也一壑一泉蹊徑邃蔚森爽奪日自是可人若嶺之敢蕉水之幽溪巖之香谷橋之跨臺潭之黝我答之靈響洞之圓通闊之松風臺之後脫乃自然之勝隱而不名吾祖大師主持此山則一一品藻如開闢此洞於亂石榛蕪之中洞成而昉名之曰圓通蓋圓通言象亦言義也觀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嗜琴嗜書嗜酒嗜石均一嗜也今大師之嗜幽溪則所謂煙霞痼疾泉石膏肓雖無色聲香味觸之味而味獨深之豈非有勝妙之色聲香味觸乎然則適意者無非實相悅

性者盡是妙明故一洞僅容膝差當[illegible][illegible]十手板背倚絕壁白雲封之下俯深澗頭[illegible][illegible]和奔瀧怒濤晝夜鼓徹大師于是頓悟耳門入流亡所然則流爲法性所屬音塵性風員空性空眞水莫不於此宣明固入乃觀智之功能忘乃工夫之效驗流也者法身之體也圓頓之三諦也根性之圓通常也入也者般若之宗也不次之三止也初心之方便也忘也者解說之大用也十方圓明緣心得自在也斯則無流可入無所可忘者了音聲本寂體根性元通即耳即聲惟聲惟耳徧空虛界是我耳門所尚匪留擬于何處覓聞聞豈窮三際橫亘十虛是我圓通流亦匪得却向奚方求入入可謂不落義路直入照明邇異長途出塵異路蓋以是而悟圓通本根亦以是而著圓通大疏故以是而名圓通洞焉偶因熱際溽暑侵人納涼宴坐閣圓通疏因筌得魚益喜無任直紀其義與將來坐斯洞閣斯

疏者了然知吾祖大師命名之所自也時

天啓四年六月晦日法孫受敎爲之記

福泉銘（有序）

余於楞嚴壇東偏營靜居甃牆之尺長鑱所及白水涔涔命治以井深廣幾盈咫水治而清厥色藍厥味殆兼金山惠山之美雖冬不冰久旱不竭足供齋居者十人福浴佛與焉工畢匠石請題名命之曰福泉或問立名之所自對曰世人目酒爲福水余則目茶爲福水然茶無美惡莫不以水爲勝此泉之甘爲佳茗之助多矣且去吾竹爐遠不逾丈無負汲之勞水之福我又多矣名曰福泉亦可乎因繫之銘酒爲福水效在於忘形神都捐杳杳茫茫茶爲福水功在於記清清靜靜生我智慧我心忘世家在名山目洗巖巢耳洗滌淺洗心之餘益以洗舌任清涼界五內俱雪老僧無盡燈述

觀空壁觀二石偈（有小序）

辛亥一陽日偶經行於樹龍崗得景二其一背負紅巖面臨巨壑惟餘五尺許正平可作跏趺題之曰觀空其二去數丈許惟石攢薄萬仞餘望之壁立可壁觀題曰壁壁乃矢口而諾偶言空處使實實處使空二景相近二義相通取之不近用之不窮誰能悟此水月松風老僧燈述

啖蔗嶺賦（有序）

余家幽溪去縣廿里出門由百松嶺以上金地還家由金地嶺以下百松跋涉之勞老步艱之爾乃相其便捷鑿其險巖用十夫力不十日而告成嶺則減高三倍崇則增勝十分自螺溪以入黃潭由黃潭以入幽溪初登小嶺妙處已呈及臻其奧諸佳畢具若顧長康之啗蔗然因以命名而爲之賦僤金地之嗟哦兮老步不前闢茲嶺之遠遊兮陟降多便狩人力之奪人巧兮事弘兼濟以修途之代絕巘兮理或循偏矧山陰之多美蔭兮可避炎燠崖側之繞甘泉兮可敵煩煎去花封之廿里兮戴辰星而卽至歸蕭寺之一舍兮披夕靄而登還經

都溪而望霞城兮愛丹山之映乎赤水出雙塔之仰巧尖兮森文筆之補乎青天弔吾祗傳敎之有巨刹兮空餘基礎慨高僧清心之有古寺兮獨剩荒阡招螺溪之釣艇兮達遙不至涉溪繫之危石兮款款而先吾知夫深之則厲兮而淺之則揭敢辭夫足之弗濡兮而棠之弗寨正熱滑之過四谿兮問田夫而假茗方疲倦之經黃潭兮進化城而息肩絲是登啗蔗之小嶺兮仰睇半空之飛瀑履半山之初平兮暫憩小小之洞天從此厥道夷夷兮俯瞰千尋石泓之沉碧厥境曠曠兮遙瞻百仞石筍之末纖對觀音峯而槃談兮巖大士踞青蓮而度海覩巾子巖而逍遙兮饒家子御罡風而昇仙旣而漸入佳境兮使人應接之不暇忽然已至都嘉兮夫誰見之而勿留連肆谷風欲濕榭葉之衣兮近由幽溪而至乃水聲將洗卷荷之根兮遠自龍井而喧目宗厓兩兩之聳青漢兮畫可入王維之

筆詫石壘疊壘之摩蒼穹兮拜可起赤帝之
頹蓮華峯之片石之横亘兮雖鑿乎圓通之洞
天冠巖之隙地高敞兮可棲乎法行之禪龕
萬樹松聲之謖謖兮韻入松風之閣觀百道
流泉之潺潺兮摽入山水之絃過年陽之百
折兮進而復進兮抑處柴之三鼓兮前而復前
隔竹塢聞鐘聲兮再登九曲之嶺經松與聽
梵唄兮巴過金沙之圖夫秀色諶餐清泉可
漱兮亭名餐漱又清可濯纓而明可鏡心兮
沼稍澄圓門環腰帶之水兮石回抱乎一擔
澄若寺對別宿之峯兮而端峙乎九曜星纏
衆宜麗門逆于予兮歸歸乎吾之寶所諸勃
陀照怡于予兮依依乎吾之敬田彼伊蒲宗
滁我頃渴兮茶烹福泉之木而除饑男濟我
詷儀兮泉煮雪山之饘夏納輕涼于我兮居
亭竹之百本冬護巖寒于我兮餘土墶之三
椽入我于三昧兮萬年之藤床可跏趺而坐
息我于寂勞兮覓康之木几可曲肱而瞑出

則可周行兮而入則可處辰則可遨遊兮而
息則可旋彼蒼蒼之不我遺兮既假靡勝之
具抑茲山之不我棄兮獨賦泉石之緣人之
所獨棄兮幽深一壑我之所獨取兮東南一
卷未開茲嶺兮每告勞于定光金地之嶺既
開茲嶺兮竟長揖於個清南寤之横沿幽溪
老僧傳燈撰○輿公之賦羅天台以誇勝作
擲地之金聲易無盡之賦指一嶺以建標爲
耀日之寶珠難既華美而稱閟錦復精鍊而
同還丹不特神彩奪目抑亦秀色可餐淘蘭
若之法寶羌莊林之務擅永當藏之于石室
是宜勤之于名山平等居士方外友人邢承
樸評○天台之山佛仙窟宅輿公之賦聲擲
金石嗣有作者緊白玉蟾搜奇繪幽亦自泠
然唯師唱蕉龍舉今古傳火降龍鴻飛縞虎
不立文字別有商量詐啞佯聾輕裘之塢甬
東甌夢居七
范汝梓評

幽溪八景詩

獅峯松吼 寺倚危峯勝景

抱山形石勢儼踞蹲一天嶽色衣毛舊萬樹
松濤威武神風起嘶呻驚衆獸雲來奮迅越
諸塵法王智者當年
跡大敎於今四海臣

象案花紅 玉案當軒類象形數峯回
顧亦多情六牙音彔泉中奏四足蓮花信步
輕大雨濯枝頻洗垢雄風獵蕙却疏纓不傾
偏古金剛杵柱
地撐天自在行

幽溪雪瀑 仙機誰架白雲陂玄錦霓裳歷亂披
泉發雪濤奔萬騎半天玉練掛千絲反聞頻
覺根塵寂送目眞令應接疲爲問源頭來遠
近崑崙猶
自邈天池

香谷雲坪 朝來寒氣伏嵐煙萬頃夷夷布玉田世界鑿平
渾似掌山林隱蔽正如綿風從越國觀龍像
日暎瓊臺卜瑞年縹緲不須榮五色方今誰
復舉
名賢

金臺遠眺 山連金地湧金臺策杖登登眼倍開十里寒溪紆萬曲百
重青嶂繞千迴採薪樵子擔雲出看瀑詩僧
帶雪來身在王維圖畫裏不知人世有塵埃

丹闕清修 珠崖兩兩插雲霄中有芙蓉倚斷橋長嘯白堪成鼓吹一枝才復寄
鷦鷯霞扃月戶家何厚竹棧藤梯路未
遙招手便當生羽翼不須懷古問王喬

日窻曉色 峯頂相聞曾繫舩至今有篆燭成天萬山尚自留殘月一鑒先來破曉煙飛鳥
度空驚玉彈游人擡首詫金圓上
方咫尺通霄漢戶牖惟應日月懸

月嶺秋明

瑤蟾將欲上天台銀地先敷白玉臺月面聖
尊趺坐至廣寒仙子步虛迎驅炎豈意吳牛
喘命世何妨魏鵲來一派涼
光濯塵界幾人消得佳輸才

幽溪十六景詩

圓通洞 一穴才容膝居然景自幽溪聲長在耳山色只盈眸契我圓通性甘茲物
外遊倦來枕石
臥身世復何求

般若臺 經年持般若石上自跏趺濁世隨榮辱存
名任有無苔痕依水綠松蓋出
巖孤麋鹿忻同性恒來伴獨夫

補衲窩 景幽名亦

勝安隱一龕同盡日無人到誰知有路通從衣黃葉下趺坐白雲中不埋寶頭怪常欽慧永凰

翻經堂

翻經人久逝贍望信咨嗟何幸逢遺教眞令抗百家不才憐授受綿力荷袈裟永藉天神護相傳未有涯

行道菴

昔人眞好隱飄笠寄山楹大道元離迹何妨日夜行頻依律作杖更以智兼程寶所無能到無勞設化城

照我潭

玉液潺湲下澄潭百尺深聲餘絲竹韻綠醾薜蘿陰有照明如鏡無私淨似心吾將常對此相契碧沉沉

空心泉

塵紛久絕緣何此日陶然自是心能寂還因境更玄影含金地樹色浸碧霄天不獨稱清淨流聲最可憐

石斛井

沿流尋異蹟巖竇見冰壺下瞰如因鑿中虛不假刻芳香隨物有塵滓到根無六月頻來慰清涼欲透膚

龍尾流

源清流自潔曲折故多奇竹杖何年化玄龍此日窺蜿蜒歸渤海騰躍出天池試看爲霖

日乾坤任委蛇

靈響谷

經行時止息倚樹聽鳥歌送曲歸空谷還聲度綠蘿依稀若有待縹緲入無何即此觀塵世因知萬事訛

巾子巖

惜石[illegible]巖立修然若子容疑來陶靖節憶對郭林宗雪凜寒多少春山翠幾重頻將雙短鬢[illegible]亂白雲封

西天竺

何處西天竺翻令似北邙窟深容狡兔草綠臥羣羊四大元如幻三身本自常不須觀白骨久矣厭皮囊

金銀嶺

誰將南北嶺郤[illegible]作金銀界以幽溪水[illegible]朧春樹依峯崒嵂雲傍石嶙峋智者經行處猶存呵護神

白花菴

借得圓通性歸依師普門白華新得種紫竹近成孫此即潮音洞誰爲補處尊松蓋吼萬壑日擊道常存

圓伊室

由來眞實性觸處盡圓融但了居恒寂何妨應不窮青山夙有約俗慮近成空我有蝸牛殼嘉名偶亦同

跨壑橋

碧澗流穿石長虹跨有年壑深藤作底蘿集樹

爲天下度人間世還拓閬苑仙一從劉阮後消息倩誰傳老僧傳燈擬

敎比丘和八景詩

獅峯松吼

蹲獅毛編萬松吾雄心剛骨碑羣睨彈[illegible]其形勢欲奔怒吼撼天飛霹靂狐兔蹤潛不敢[illegible]松堂鎮日法雲靄寒[illegible]入耳聲新靜毅是春江帶兩朝

象案花紅

象王回顧伏爲案春花處處明淸旦谷風時送暗香來芒桂着至過春半蹤蘇指按踏如起成任劫夢同羈旅減舟於壑山藏澤夜半有力負不去

幽溪雪瀑

千派萬沫雲林襄定練垂垂吹不起瀑濺巖崩咽石龍半作[illegible]絲牽駛水窸空風軟聲潺潺山染溪光溪染山洗淨雙晴慧鏡頭詎邪看到余同聞

香谷雲坪

流尖觸石石吐氣兜羅不是人間世霞蒸映掩溪光新雨過峯前自來去山空不礙斷仍連嘉處是中別有天朝罷片石斷無事相看責茗栽新篇

金臺遠眺

諸峯列列白雲渺迥挿金臺出天表幾度登臨待澄夕百萬山河天眼小除闢叢嶺髻珠紅落葉淅淅鳴天風坐來晁愛秋光麗頻覺身遺塵界空

丹闕清修

智者當年此行道雙巖壁立人不到鳥路盤空樓一枝覓從天半支雲龕斜棧蹤橫足力危懸崖梯影心死灰我思直上寄身樹悟明止觀師天台

日窓曉色

巖岌突兀諸天迴誰弄一丸青螺頂海波吹浪變成石老滄鰲臥繫孤艇月上驚看不夜珠旭生海底金烏飛清鐘數聲曙煙散晴光萬里山流輝

月嶺秋明

上方銀地砂如雪節屆高秋迴明月僧閣峯外荷杖歸雪嶺遙遙人境絕谷口酸風雲豕隙倪在須彌峯際爭俯瞰星辰帝座通隻影翛然出天漢

敎比丘和十六景詩

圓通洞

石獅梯雲上崖空別有天片雲飛鷲嶺千葉涌青蓮谷邃無人境溪喧吼瀑泉侍從秋夜坐山

月印前川

般若臺

清淺分香水花臺湧潤前居然無染國恍以淨居天鶴影翻晴晝蘿陰漾碧泉時來聽小品䣢印古苔錢

補衲窩

只畏山寒早勤將雖片分金風歃瘦骨樹葉閒秋雲靜以很爲侍閒呼鶴作羣樂貪時補綴每自到針縷

翻經堂

道不因人闢昭昭似可從只因一家致却很世人封白雪流珍瀾虹橋跨碧峯吾生居此地應繼起圖宗

行道菴

智師行道處萬丈絕巖巔直以無生旨常行出世禪於茲趨幽寂亦以悟重玄自到渾忘寐星光林鉾穿

照我潭

遐想山源遠棻流到此平鳥飛潭底過僧向鏡中行兩霽泉花噴松高日影明心空萬境閒上書此堪清

空心泉

定水涵虛寂禪心相對空不妨童子激因作水天融冷浸花枝瘦晴分返照紅舐應常憩此善我一生中

石斛井

涓涓石竇水澄碧漾清暉一歃知寒冽人間味總非氷壺玉棒映仙掌露霏微侵曉磋朧擲冷光何所歸

龍尾流

娟婉冰綵細冷冷不洞長因之下林壑不盡泛滄浪嵐軟繞分影風微更覺涼偏隨雲出岫花雨偏空蒼

靈響谷

總不知誰答傳聞可自呼磬涂因谷曠聲遠逆風蘇秋水寒溪咽霜林清咏孤谷神元不死藏性豈空無

巾子巖

不將來漉酒誰置此青山萬瀑添霜鬢孤峯過碧鬟年深苔蘚蝕雨過煙雲斑曠望麥千仞餘餘不可拳

西天竺

死亦同生任謾言不着屍顧持大地骨痿向名山時圓拔六根淨何煩九想持秋林偏野燒離幻覺於斯

金銀嶺

層疊綠崖細霞侵擬布金峯高餘落照松窗下晴陰遙控雙峦色中分一永音短節山半出鳥路自深深

白花菴

流入無塵滓純音以眼觀衆緣頓消歌諸妄寧辭繁因識白花淨析逢紫竹寒入林才把臂不復葵沉檀

圓伊室

休㴱入斯

世青峯結靜居合將性珠朗㒵得世塵跡禪思秋山曉鐘聲寒雨初前林棲巒者亦共此情孤

跨巒橋

龍從跨入漢碕礅勢忝天起是流霞破非因瀑水穿高捫尋異蹟將度謝諸緣長揖此三界身心已灑然

法孫受教著

幽溪三關記

余弱冠屐塵世間而遊棲於禪復厭闤闠叢林禪而遁於名山天台之幽溪將爲幽溪無有勝其幽矣奈之何亦有慕幽溪之幽而過于余者不知人采余之幽而余則喪其幽矣由是捨幽溪叢林之少幽獨居幽溪之上松風關然而擒患尋幽之容陡然闔入妨余之幽因設三關以杜之一松竹關在松風關後大石之傍其石五尺許有松一本可以當關之右一柱仍植猫頭竹一本以配關之左一柱竹松上下去七八尺許各鑿一竅上橫安栗木以當門楣下橫安栗木以當戶限楣上安二栗披水板以當門之小广路遮雨露以護柴門門

則竟以柴編或竹編不加斧鑿以示草野此第一關也二斷橋關在水碓下原累三石爲橋以通圓通洞形如品字故名品橋過爲山上放石石梘下溪爲觀石所擊竟斷其中第二關石因以木板以度行者往來行者事平則仍機去其板此第二關也三梯石關在溪之中可至看看雲處以幽溪多積怪石阻人登陟若疊石爲磴又乏天然之趣因設一木板梯以通往來若抽去其梯遊人但可茎而不可卽此第三關也余則恒居於松風關雅客來訪則上啓松竹關以迎之下啓斷橋關以送之中啓梯石關以延之否則閉三關以避之必欲强入余則棄三關以遣之他來我去他去我來亦常理也關内之幽致十一松風閣二圓通洞三看雲四紫芙蓉峯五青芙蓉峯六枕石漱流七跏趺聽泉八看看雲九中觀瀑十下觀瀑此第擧其大都耳若夫轉步換形晨昏變幻四時更易又不能以筆舌

也然此三關已有三閉又有三啓一雲居
石關是也二水啓斷橋閉是也三雅客啓
松竹關是也二則不啓自啓一則因啓而啓
因啓而啓通於雅客不啓自啓惟雅無俗苦
大大雲彌空而經旬迷漫大浸稽天而拔百
崩洪此又雖啓而恒閉似俗而實雅也幽溪
老僧傳燈記

題石丈人居四顏

[印]圓通洞後石鰐聞新構小閣厥
下顏之曰石丈人居厥上四窗豁如各有幽
致隨景命名詠之以詩聊寄興趣○[印]
幽溪松萬本草閣借餘陰清風如有意時泛
海潮音○[印]米拜我亦拜我則異乎是
以我圓通心師爾堅固志○[印]山水有
清音昔人之所賞洗耳亦洗心怡焉寂諸想
○[印]峭壁凌千仞虛爾坐可發嘯慮
和爾看還遥白雲高幽溪老僧傳燈撰　戴

銓部屬和松風閣四顏用舊題

[印]虛閣長松下潮音天

上來滚滚紅塵客聞之心亦開○[印]心自
本來清入聽復有此眞與聞性宜泠泠無滅
起○[印]米拜緣何事問余余不知試聽師
說法應有點頭時○[印]奇峭凌虛空仰之
知欲塵師賞捫其巔閒藉
白雲坐東海髮僧戴澳撰

范比部屬和

無盡[印]
導師秘圖龍象莊壇班馬久住天台余過訪
之登後山閣出匹景韻相示幸爾奉答且皆
下一轉語雖懷效顰之慚實切斷臂之懇幸
勿笑丈夫門外漢也○[印]人在松風居似
得松風趣風似爲松來松不隨風去○[印]
清音在山水何必非絲竹所以混沌子只譜
無聲曲○[印]米曾聞拜丈丈未聞拜米個
中眞消息千古誰知已○[印]爾若瞻此巖
應不作巖想天上更有天此巖
高一享八還居士范汝梓撰

康春元屬和

次范八還先生韻

[松風]赤峯赤松公亦會圓
通趣時並天風游響共天

妙○[清音]此中不斷音非絲亦非竹似懷
知己人永奏高山曲○[米顛]認得石丈人千
古一顛米今有丈人居非顛亦知己○[印]
曾受師法偈逢山作道想爾聽此巖巖示斯
如指掌閩中易
所居士康時撰

郭居士屬和

[松風]天風吹長
松落落清聲響
不與世人知只有與公賞○[清音]泉流音自
流百尺瀉巖下泠泠足賞心春山幽棲者○
是[米拜]一片丈人石聞說米顛拜拜者知爲誰
是愛不是愛○[印]巖巖千仞石蒼翠逼虛
檐中有跏趺者應知
是爾聽京口郭憲撰

張居士屬和

[印]長松
性常寂時
忽作濤聲所以爲風動虛空若有情○[清音]
一道螺溪水泠泠作梵音自能清俗耳仍復
會禪心○[米拜]近巖一片石非工下亦客何
以[印]無乃有幽癖○[印]磨徙南山崖
時時見今色對此足賞心　倫
然任高沙京口張希顧撰

祁駕部屬和

[松風]

習習谷風來颼颼松韻奏爲我掃塵囂聞根
證無漏○[清音]溪樂響空山萬本[illegible]幽寂冷
然天籟聞可聽不可即○[米拜]石[illegible]異米顛
拜石師堅固我復異燈師喜[illegible]目露○[印]
[印]山中有師尹釋子共頂禮[illegible]大夫
心獨立乾坤裏平等居士祁彥[illegible]撰

陳侍御屬和

[松風]謖謖起林間泠泠[illegible]衣袂所以
天際人臥聽良有會○[illegible]天樂響
雲中何必山水適聞性已圓通耳根復銷寂
○[米拜]人愛米家山我愛生公石佛性屬無
情明窗點空碧○[印]縱爾自[illegible]嶙峋瞻之成
小築雲氣護庭臺鐘[illegible]出[illegible]寶蓊居士陳
朝韓撰

潘別駕屬和

[印]牛耳一[illegible]十年無葉可
醫泠困頭一吹轉死者亦
不死○[清音]英雄心難收因刃都不思只有
此箇音響得無名利○[米拜]見金即便攫見
石誰肯拜拜者誰知誰忘言在此堤○[印]
龍華鬪不見須爾却無顏聽爾在寸光遶[印]擺

竹看山門人鄔居士屬和松風哌哌振巖巨
潘志省撰 吹此長松樹動止
自幽然一任常來去○清音澗底寫清音泠
然心自慧到此世緣空林泉有眞味○米芾
片石倚雲根雲去石猶在無染空不空南宮
拜不拜○聽瀑茲山何巍巍崒嵂瞻南向秀
色不可攀高出青雲 文心
上南徐鄔仲聲撰 劉居士屬和上[illegible]人自天
台山來持有門大師所爲幽溪十六景并石
丈人居四首索和法師師以名理詮韻自是餘
事所謂師子捉兎何取於俗子號叫哉然法
師慈旨不敢辭也方上人過我時我苦于塵
土作勞不能成禮於其去乃先和四章以答
其意上人共無謂我以邪辟之音混迦陵之
奏耳十六詩俟另和上○[illegible]清風颯然至
[illegible]我長松鳴曾是聞天樂笙簧半部聲○米
儼然不動尊誰蛻跏趺影閑士郎生公丈
人示機警○清音何處聞清音不在山與水

試聽廣長舌所說多羅是○聽瀑巖巖何所
瞻瞻彼天人師三千具淨行八萬表威儀東
厩劉康 聽瀑白雲瀟巖所松塵
社撰 林侍御屬和 亂飛瀑中有餐霞人愁
然絕塵俗○米芾危疑欲墮石苔然日米拜
吁嗟千古情石在米亦在○[illegible]涓涓聽流
水耿耿自成憐漁磯人不到斜日弄潺湲○
[illegible]應接渾不暇復請看石上巍然天削成
翠屏列千丈 王居士屬和 [illegible]日薦松風凉
冊崖林國材 夜就松根宿夢裏
渡錢唐春霽滿空谷○清音莫謂山僧貧日
享鈞天樂欲洗世間耳請君暫登閣○米芾
片石鬱古意一丗三婆娑青山余忍別奈此
丈人何○聽瀑峩峩萬仞山寃山多怪石擬
取石作供可 再和四偈 松風風來松聲鳴風
望不可餌 歇松影靜動靜總前
塵那伽常在定○清音山水有清音絲管誰
云濁心聞洞十方恒沙皆妓樂○米芾誰作

有情疑拜此無情物莫道果無情一時齊作
佛○聽瀑閣裏看山人閣外山與石大地一一
隻眼何處更開自香 楊徵君屬和 松風松影
光居士王立穀撰 傍巖孤風
聲徹天應恍恍奏雲璈高納[illegible]方定○清音
叅羅能太冲詩耳根便蔬越徵歌還使人向時
能解脫○米芾芾也丈人呼給衍足奇態慚
予非次公一見有同愛○聽瀑巖巖當北窓
雨過清於洗羨爾大導師 無 吳莆田屬和 松風
情亦聽禮爾上楊世榮撰
風來起寒濤風去掛孤月所聞非去來謖謖
滿林樾○清音既非絲與竹寧必水與山耳
根清淨時何處不聞聞○米芾有時抱石眠
有時對石拜石丈都無言任爾自作怪○聽瀑
聽瀑須彌自須彌芥子自芥子只作平
等觀前峯日如是新安吳彥芳撰 劉居士
屬和 松風師是僧中龍颿然無定踪說法原
集法是松還是松○清音只此冷然聲

分明獅子音問誰能聽者尚有一山陰○米
拜未闖下拜者而拜此塊石洵哉米老癡要
癡不得○聽瀑面壁一重案吁嗟久寂
寞看山不是山獨坐雲中閣山陰劉僑撰 宗
比丘和 松風松風吹不盡清遠似琴箏彼因
師說法天樂暗傳聲○米芾米拜呼
爲丈師拜亦何奇欲知師肯處長記點頭時
○清音聽聲清似曲疑是管絃音逝聽音聞
謂匣中流水琴○聽瀑片石層霄外孤危壁
立斫予來索爾瞻相視頓忘機江陵廻宗撰
徹比丘和 松風屋角松千章小窗風一院時
有困眠人吹落殘書卷○米芾南
宮有研山得自李後主輕易蘇氏宅殷勤肯
拜此○清音絲竹有清音猶賴妙指撥何似
一溪流笙簧奏不歇○聽瀑誰將一拳閣點
在重巖下我來開北窗應接殊不暇漁南讀
徹撰 敎侍者和 松風萬松蔭斷壑長風響四時
物之不肯去恃此貸與誰○清

山溜發幽澗純音無塵滓彈指碎虛空佛
法無多子○米拜怪石列西宦曾下至人拜
古人無常師此意誰能解○蕭蟾崇巖冠泆
雲雲去巖不動所以爲爾雅古今皆寶須法
孫受
敎撰

賦兩芙蓉峯 有小序 幽溪之上有兩芙
蓉峯北紫芙蓉峯半可以
看雲又可觀瀑石上鐫觀瀑字南芙蓉
峯半可以看看雲石上鐫看雲字因漫與
賦之○青紫芙蓉峯下客開收雲瀑兩平分
我於峯畔看飛瀑隔岸有人看看雲雲在瀑
流聲裏度瀑從雲腳石邊活看雲觀瀑二俱
勝泉石優游事可欣 棕團建寧來者
幽溪老僧傳燈撰

松茵吟 佳穿來三十三
道連針花一道高索一分價棕長圓赤眞堪
誇何如幽溪松高大初冬落緜黃與亞臺基
徑方一丈餘縱橫羅織蒲其下昔人常喜席
花茵花茵須待來年春松茵堆積半尺厚不
煩待者來鋪陳結跏趺坐多厚處山中受用

無拘管如來常坐吉祥草此比吉祥猶綖統
分付兒童弗掃却春冬任使其敷着直待松
花零落時黃金滿地花堪
嚼幽溪老僧無盡燈撰 同法孫受敎受籌

靈法遊看看雲煮茗觀瀑有感志懷 百歲光陰七巳
非剛餘泉石著勞思夢鄉猶自在林巒性分
何當乏勝奇瀑布巖前秋水小芙蓉峯下曉
雲遲峴山傷迹非無謂此意還須識者知○
青紫芙蓉兩面山看雲看看隔瀑溪去年猶
自有神足今歲來非異大觀殘雪壓枝春不
老朔風吹鬢髮堪剛第將佛示觀河見對境
時時侍八還幽溪無盡傳燈撰

陳邑侯過幽溪憩松風閣留題

閣爲松風敞溪緣山石幽造泉聞水落空
谷見雲流飛鳥時窺洞遊人午倚樓到來
心不繫端爲老僧
留驢蘭陳令新撰

和陳邑侯登松風閣韻 爲閣

詩名重因之景倍幽松將風遞和雲與水同
流謝客初辭眺王生一倚樓還伴白玉帶鈴
爲了元留幽
溪無盡燈撰

敎比丘奉和 清暇乘興出來尋半壑幽碧峯遙遠
思白雪映寒流枕簟聽山雨吟詩坐竹樓
霽光明曉照五色爲君留僧受敎撰

賦得伐木見瀑 客篠蒙茸蔽巨湍屏林每作有無看洪濛一鑿成圖畫法眼初
開荅大觀巖下藏機絲細細樹頭噴沫雪漫
漫路風濕盤陀石游客沾濡滲骨寒幽溪
老僧傳燈撰

復比丘和伐木見瀑 瀑泉隱隱濕苺苔誰謂荊榛鎖
不開伐木穿雲通澗遠引泉噴雪過巖來飛
空莫辨三千丈轉壑難窮數百迴看到綠陰
紛滿座共疑身在九蓮
臺四明弟子圖復撰

敎侍者和伐木見瀑

看雲乘曉印蒼苔劉盡雲根濯木開招手奔
崩銀浪湧送睛倒決雪光來清音踏奏陳松

遠寒影高翻絕澗迴坐此悠然身世
隔悅疑夜月在瓊臺法孫受敎撰

賦得山居十友 有序 夫友道人所不能無亦取其心
朋心友而巳若夫面朋面友又何足
交余於山居擇其斷金如蘭者十君子以爲
之友月雲風雪則與其往來莫逆者也梅竹
松梧則與其居鄰朝朝暮暮相友善者也泉
石則以爲吾生平衣鉢之所受用者也至於
一花一草一香一茶爲吾尋常之侍史又何
必一錄第以十爲友爰志之詩與佳山者共月
友虛堂夜無塵明月來相照萬籟亦以寂良
朋投所好相見同話心吾汝兩克肖依依詹
志言共得道樞要雲友無心無朋不乏安得常
來往惟彼出岫雲非約亦非爽有時乏我在雲
有時雲在掌忽爲風吹去猶綴衣袂上風友
豈惟解炎蒸四時像疏咢刻以動即來兼之
寂即往動寂了無對虛空誰周象第坦腹北
窅遠迴義皇上雪友林泉佳時多所之冬林

去所以令鵓鴿或令而或居禪床密握塵柄
暑心無慮誰云適勞困倚據情自恕[illegible]
潤有流水澄湛鑒冠纓穿石噴甜雪洗沃甘
露清激徹秋泉池寂示言外清友善得知士
響順和其聲[illegible]落落適高同如雲起離[illegible]
堅固真可師米顛先下拜限[illegible]無須[illegible]下[illegible]
黃頭怪說默俱點頭應
是生公派法孫受教撰

幽溪別志卷之八

住山老僧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幹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人物考第八

草木皆文章非人靈而莫著名區多神異非高僧而不開秪合僧住名山豈名山僧占亦猶水因龍聖實水引龍來天台智者大師入守大龍法中香象曾於幽溪一派水直截度而散作甘

霖嘗於師子千丈巖最高登而震爲師吼一燈滅而一燈續照照何窮長夜生而新月朗明明不盡作幽溪道場人物考

事實

智者大師 時居佛隴講淨名經忽經爲風飄颺里許風息而經墮此大師觀斯靈異復愛茲山峯巒秀發清溪鑒心喬木參天薜蘿翳坎舉擲是居推敦箏至乃即其地以營淨居手書幽溪二字鐫石上智者十二刹此其一也而後或寺稱淨名堂名翻經復號智者幽溪道場皆不忘大師之遺意也故記人物考者當以大師爲開山第一祖其餘諸師或同住此山或往來此地者皆得備錄云

東安尊者 陳至德初謁智者於修禪寺稟受觀法研繹既久頓蒙印可因爲侍者隨所住處所說法門悉能領解夫爲侍者而隨所住處則隨大師居此地矣故當尊之爲幽溪人物第二人

智越禪師 出家遊方至金陵遇智者北面受業曉歸台嶺什以四衆二十年間循循善誘此地與修禪皆其道場也自晉王造國清寺遂居於彼稱國清智越禪師

智璪禪師 後師尋常行道見鬼不懼食毒不傷前後八入參覲貞觀十二年正坐入滅壽八十三雖居國清而住山既久此地皆行道處也

智晞禪師 智者親自剃度研心禪訣自智者入滅受命居佛隴時嘗往來此地趺坐

法彥禪師 侍智者大師授禪那之旨寂坐林間不居房舍常入定七日方起專修禪

法三十餘年常坐不臥後坐化于國清寺

等觀禪師 受智者大師心觀訣常誦法華貞觀九年冬餘杭法忍寺請師講演明年正旦有王服者至稱皐亭廟神來謁師曰禪師昨過廟庭適弟子巡遊不及奉迎今故遠來專求戒法師即爲授菩薩戒禮謝而退明日夜半面西趺坐稱三聖尊號及智者號各百餘聲復爲惠法師說三觀法門且云此吾親承大師口說言畢而終

慧辯禪師 稟姿聰悟聞智者開演觀道默識無遺如水傳瓶一滴不漏後於佛隴會別大衆架木成樓舉火焚軀用報佛恩煙籠林木舍利交凝

慧餤禪師 聞智者說法即入深定一坐旬日率以爲常所居三寶神光夜照

慧普禪師 早親智者聞深禪法常行法華三昧感普賢菩薩乘大白象放光照身忽然悟入

慧綽禪師 時年失稔種秬拾橡安貧無戚

大志禪師 發蒙出家師事智者智者見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寺行頭陀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餐粃若盡惟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曉往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身着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日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與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七衆通集師絕糧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燃之光照巖岫見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爲衆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卒

法智禪師 師一心念佛常感觀音勢至來下光燭其身謂所親曰吾生淨土有日矣誰能具食餞我衆爲具之食訖無他異衆疑其侮宿鄰房以候之夜未央忽安坐床上念佛而化有金光自西來江上漁人誤謂天曉

智通法師 師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招手巖因陳大願念阿彌陀佛誦四十八願已投身巖下若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整心登巖日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海衆菩薩同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蒙茸草上久之復蘇寺衆舁歸身心無損後遊越至法華山一夕見白鶴孔雀行列西下蓮華開合光明現前乃起禮佛趺坐而化

明曠禪師 師事章安稟教觀廣化四衆專誦法華章安撰八教大意師首於三童寺錄受平時著述甚多今所存心經疏耳

大義禪師 師七歲授經傳日誦數千言年十二入道于山陰靈隱寺中宗登位覃恩度人試誦法華中選第一開元中因喪親入佛隴閱大藏以益冥報遂謁左溪稟受止觀大悟玄旨常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爲正業臨終之日衆聞弦管之聲議者謂天帝迎請誦經之相

智度禪師 無傳

良諝禪師 師至行 無傳

敬文法師 師至行 無傳

光韶法師 師至行 無傳

維蠲法師 師至行 無傳

道暹法師 大歷中入京傳敎盛有著述能於虛空中遊行往來時謂有神足之證

敬休法師 師正定 無傳

慧凝法師 師正定 無傳

處原法師 師慧凝 無傳

玄廣法師 無傳

荆溪尊者 師開元十八年始從學左溪左溪既沒師挈密藏獨運東南謂門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住乃蹈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余誰歸於是大啓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著爲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圓頓之敎悉歸於正曰金錍曰義例皆孟子尊孔道闢楊墨之辭識者謂荆溪不生則圓義永沉矣一日與名僧同禮五臺清涼觀師飾徒千指迎送時人歎其尊師之有禮有不空三藏門人含光白師曰頃從不空遊天竺見梵僧云聞大唐有天台敎迹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可能譯之至此土耶師聞之歎曰可謂中國失法求之四維曉請台嶺大布而示一床而居以身誨人者年不倦大兵大饑之際學徒愈繁瞻望堂室以爲依怙建中二年二月五日示疾於佛隴語門人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等談道而決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爇炷則初後相同涉海則淺深異流自爲利利人如此而已汝其志之

言訖隱几而化

行滿禪師 師首造石霜學禪法詣天台聽荆溪說止觀頓悟妙旨因棲止華頂峯下智者院充茶頭夜坐土床燒糞掃以煖其下解衣就床蚤虱羣安伺其飽足又復整衣而坐所居檻外大松上有寄生小樹遇師出坐必婀娜低俯時謂此樹爲茶頭作禮師於四十年間未嘗便溺或謂大上現身受食而實不食故致此也開寶中預告門人曰我且行矣即請衆誦文殊號泊然而化年八十八嘗著涅槃疏

道興尊者 唐大歷中來依荆溪於佛隴洞悟幽玄無所疑滯荆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興吾道矣遂授以止觀輔行師爲衆演說發明深旨聽者無不領悟同門元皓一見師大敬服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最澄遠來求法聽講受誨晝夜不息盡寫一宗論疏以歸既泛舸東還指一山爲天台創一剎爲傳敎化風盛播學者日蕃遂遙尊邃師爲始祖日

本傳敎寘起於此

宋寶織法師
無傳師嗣神照

擇卿法師
師入資聰敏博學强記受學于上竺慈雲嘗曰四明之意吾已得之唯起敎觀信之不及然不敢不信也生平未嘗屈節豪貴聚徒三百施者自來平時喜茶臨終之頃謂門人曰晨鐘即來報至時啜茶一甌書偈而化

法麟法師

應通法師
二師皆嗣有嚴法師

淨倫法師
師嗣白蓮卿法師

元幽溪和尚
一日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如何師起遶禪床一匝而坐僧擬

進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恁麼僧再擬進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語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天台燈禪師
有僧問古佛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問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不覩天冠塔於寺西嶺

文大德禪師
元末人住持高明遷住國淸歸老本寺塔于西天竺墓領鐫文大德舍利可諭也

明九攸和尚
國初人住持本寺後遷寧海興敎寺能詩文與方正學爲方外友與敎寺碁簿台之士大夫多爲作文正學先生序其事甚詳

妙峯法師
蘇之崑山人俗姓王氏居徑山傳衣菴初出月亭法師之門亭無專宗與師志別由是深究性具之旨而遂宗四明猶北齊之悟明中論以龍樹爲師入門有自世人無足以派別議之也師梵相奇古言論風采如大火輪聚不可攖觸眞東南無畏光明幢也自嘉靖甲子歲以道化台南至巳丑二十六年間歲無虛席而台人之佛性種子種而與熟熟而與脫者師之功居多宜其配位祖堂爲百世之宗師焉所著述有淨土夢譚記有門頌解法華披剃鍼楞嚴百問書如干卷法華玄義玄義記法華文句文句記摩訶止觀止觀記共百餘卷各庋函部師皆會集成帙以圖剞劂獨法華玄記得遂厥志耳師常修隨自意三昧每遇病境止觀之功逾勵臨終作三自省喚醒主人翁則正念如城不

可動亂也三自省一曰唯某甲一念三千剎那九世汝知之乎即促而延既如此即一而多又如彼胡不體取無生了無死乎二曰唯某甲實心繫實境實緣次第生實死實迭相注自然見實理此吾宗之心訣也汝知之乎平日解行王在今日懸巖撒手甚弗放遺三日唯某甲汝不聞仙潭垂終偈乎自是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即仙潭夢斷是妙峯夢斷無歸而歸汝宜無忘夙願也具見馮太史所撰塔銘

增補

無脫傳衣任持
台之臨海人俗姓婁壯年從武峯遂往聽即求剃度日則執役粗務夜則禮誦不缺萬曆十四年高明重興同與戮力開

定晉理常住功最居多侍兄如師二十年中
春米𣪍柴不憚風雪每日半夜禮佛持咒誦
忤不廢多容行乙巳四月初一登山負柴毒
刺傷足不延醫知入滅時至稱聲正坐念佛
至初四日而逝誓不授一徒恐此道場爭
立房舍年六十僧臘三十塔于百松嶺

麗庵傳家首座 台之黃巖人年二十披徑山禮
峯大師隨侍講席數載居黃邑
聖水寺十餘載專修大羅陀懺居常念佛凡
祖大師應講俱爲座元輔揚教觀威儀濟濟
萬曆壬寅祖庭講三大部長期即入山居
二十餘載丁巳春年七十三微疾而化

浩然正氣法師 於越人弱冠來幽溪薙染讀止
觀性具宗旨了如夙契後居既
之平陽闡揚教觀年七十一遷
化于永嘉之西竺庵塔于庵側

幻由正路法師 閩人年十八投幽溪服勞薪水
曉夜不輟於玄義文句止觀三

大部冥心精討每於講期爲座元曉課時忽
有省遂赴永嘉能仁楞嚴之請住後山講院
弘三大部所化僧俗千餘人年七十赴講法
花三日預知時至遂告衆歸後山趺化塔于
院之
後山

午亭正時法師 四明鄞縣人俗姓陳氏少警敏
弱冠聞幽溪講妙玄于黃巖聖
水寺即棄家求剃落受具律行精嚴每日聽
講之餘課大悲呪早晚二時修大悲懺軌範
威儀力事馬勝優波離之行年三十登獅子
座于永嘉四明赤城利化緇白懺講不替所
有賑施瑯營祖庭佛殿四十一謝講歸隱幽
溪之白花庵仍六時修大悲懺每時課呪百
遍萬曆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中夜懺畢云彌
陀生日正是某甲去時上榻趺坐而逝年四
十七塔于百
松大師左

實明正言法師 台之太邑人少時出家禮晉間
天台教即來幽溪從學有年仍
還故土開講以報地恩所有贓施悉入祖庭
俱鏤經板年四十九示疾端坐念佛而化

璧如正鍋法師 台之臨海人俗姓王氏名立載
字伯無別號紫芝中丞太初公
長子公宦河南時母趙夫人夢僧入衙而孕
五六歲好趺坐誦經年二十長齋萬曆丙午
鄉試第六往參雲棲大師受皈依壬子北上
至嘉禾二菴遇幽溪和尚求受菩薩戒更名
正鍋課大悲呪八萬四千癸丑八月入幽溪
邀十比丘同修大悲懺法七七日遂學天台
教觀究楞嚴宗旨礁推相叩有教義楞嚴二
十六問答梓行結茅寺西圓伊菴往來棲止
十載一日祈爲祝髮和尚日出家乃大丈夫
事非將相之所能爲然須遂塵離俗不宜近
桑梓脫身所着千針衲付之遂往傳山從無
異師剃落母夫人望之歸和尚寄示四偈諷

之三年後還和尚已化先來天台掃塔畢謁
母夫人別居郊外未百日知入滅時至即辭
去武林之蓮居菴示疾而化年五十僧臘六
載長子庠生宦受隨侍亦遵遺命塔于
杭之佛日師雖不歸猊提塵所化四衆宰官
居士莫不景從心服於性具法門深有功馬

祇園正印法師 吳人弱冠投幽溪學教三年後
居長壽寺六載吳中緇素延講
妙宗鈔遂叔祇園菴于南濠街立
方等懺堂姚太史希孟爲疏文

意山正樂靜主 三衢龍丘人俗姓葉幽溪和尚
族叔少業儒年五十嚮慕道法
遂從聽講大師命修淨土法門居寺側白花
菴禮維衛迦葉釋迦舍利石城彌勒俱八萬
四千復禮彌陀相好八萬四千每日六時修
小彌陀懺四威儀中佛聲不輟萬曆辛亥年
七十六二月微疾即沐浴取手板書偈云一
切西方同一淨土我今直入妙莊嚴路端坐

而化塔于
百松嶺

照宗正寂法師 三衢人始從鹿田寺住靜閱法
華玄義與摩訶止觀疑難不決
入幽溪參學十載不離座側弘法永嘉
有生無生論註圓覺楞嚴稱要行世

洞虛性融法師 江右進賢人弱冠從蓮池大師
剃染嘗以三觀之旨請問師命
入幽溪聽學六
載弘法吳中

虛我正力首座 台之臨海人俗姓戴氏年二十
投幽溪落髮受具三衣一鉢常
隨其身每於講席爲第二座音如洪鐘律行
端嚴威儀濟濟輔揚教觀年三十二病弱猶
持誦不闕一日沐浴更衣面
西吉祥而逝塔于百松嶺

古予正我法師 婺州烏傷人年二十投幽溪隨
從講筵爲書記任六載出永嘉

弘法華楞嚴數座年五
十僧臘三十無疾而化

休遠正復法師 四明鄞縣人俗姓袁氏少業儒
郡試不錄遂投延慶寺剃度寺
多詩僧師與西來引空波灝有三支集與屠
緯真沈蛟門余君房聞隱鱗諸公遊聞公知
師根器不群指往天台幽溪遂[illegible]止觀之學
水邊林下不廢謳吟以文字禪[illegible]法席闕
揚教觀修延慶佛殿羅雲堂請幽溪大師講
妙宗鈔崇禎己巳秋微疾而化世壽六十僧
臘四十五塔于
法智大師之左

大安正靜懺主 台之太邑人俗姓莫氏少習武
授欽總從張總戎出征廣中見
賊因殺者甚傷之即投幽溪剃落住六載
往松門之半山菴有季潘任三都閫函師挂
錫二十載後聞楞嚴壇成求進年已七十大
師恐其色力不佳或三七日未能隨衆不[illegible]
有違佛制師痛哭跪伏不起大師笑而許入
師於衆中益加精進頗有瑞相進修三載仍
歸舊隱年七十九無
疾而化塔于菴側

以玄正謐法師 台之臨海人俗姓葉年二十餘
侍講席學三大部與法華楞嚴
維摩圓覺等經大師有心得妙義等記俱屬
抄録曉夜辛勤師秘惜未及傳後弘法永嘉
年四十九
趺化[illegible]哉

影若正端懺主 東甌樂清人俗姓林弱冠投幽
溪薙染隨侍講席佐禮三世相
好生平篤行萬曆乙卯往永嘉自募西方三
聖像逐名油溪菴冥心淨土年四十九微疾
而
化

慧心正與殿主 台之太邑余氏子中年出家居
本寺三十餘載足不踰閫晨昏

鐘鼓司不失時六時香花供[illegible]餘暇以淨業
專誦彌陀經往生咒佛號不輟世壽八十
四臨終面西
吉祥而逝

本妙正迹化主 姑蘇人年三十入[illegible]朝禮天
台意求神仙[illegible]幽溪大
師令剃落行若行高明照建佛[illegible]領簿募
鐵佛三尊高一丈二尺惟一鉢一衲往杭城
夜宿佃林寺鐘樓下日搖鈴粘[illegible]九年像成
航海入山多歷艱辛一以志誠傳於大師紀
事中佛至蓮禮五臺十餘載崇禎己巳仍還
山至辛巳臘八日無疾中夜吉祥而逝年八
十六僧臘四十
四塔于太平嶺

振宗正勝懺主 徽州人年三十先從祇園師聞
幽溪講楞嚴毅然投禮大師知
是信心法行人遂令禮三世佛俱八萬四千
修法華大悲彌陀消伏毒害等懺凡若干期

大師建楞嚴壇不憚辛勤往廣州募十香以塗壇地壇成進修三載弘戴法于吳中年七十三微疾而化

藝文

隋柳顧言智者大師碑

臣聞在天成象經緯之法存焉在地成形區方之均傚矣二儀既爾三才冏然上聖之姿爲王所以敷教先覺授道契會方乃昇仙是故命駕崆峒紆光善卷錄圖宣業赤誦弘風練質九府之間騰虛六合之內斯並權宜汲引暫保逍遙終覆蔽於苦空卒邅迴於生死未臻夫不生不滅無去無來匪實匪虛非如非異常樂我淨凝寂恬愉不可思議之解脫也粤若我大隋皇帝法諱總持載融佛日瑞發淨宮利見法王應閒浮主以封唐入紹纂繼高辛立聖與能祚隆姬發自天攸縱包大德而翼小心布世膺期內文明而外柔順知微知彰鑑窮玄覽迺武迺文能事斯畢自永嘉失馭海內分崩恃險擅强各樹君長禮樂淪於非所甌玉毀於殊方書軌競分殆三十紀

天將悔禍稔惡有辰皇上道藹汾陽迹光代邸地隆分陝神功潛著於時高廟靈蓍深思統壹專征杖鉞帝曰斯哉惟君惟親知臣知子乃揚威萬里問罪九伐一舉而定江左再駕而潛餘燼浮天貢海外有截雖咎禹之備五臣周旦之君十亂本枝盛續疇昔多慚磐石究動 莫不傚是三能宗鉉九命惟揚本之以仁慈施之以聲教行之以要道體之以無爲姑射杳然尚想淵臏滄波壯矣思濟舟航以爲能仁種覺降茲忍土信相入道淨戒居先梵網明文深傳薩埵國師僧寶必兼禪慧有會稽天台山大禪師者生而神光照室兩目重瞳禪師法諱智顗穎川陳族太丘道遠季伯風延典午表亂播遷華容爻趣祖梁使持節散騎常侍封益陽縣開國侯禪師風彩超悟齠齔希有年過少學便誦法華爻爲求婚方便所止儒門史館多所著明柱下濠上彌所深得渚宮覆沒便郎蔬菲及啓弱

冠於長沙之果願寺出一家護戒如明珠安心若止水歷聽經論但使一聞得之於心傳之於口以湘潭局狹未發大機捲跡衡陽爻步墳汝往大蘇山請業慧思禪師禪師見便數曰憶昔靈鷲同聽法華令進我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停二七日誦藥王品至諸佛同讚之句寂然入定明慧便發起而白師師曰非爾勿感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之前方便及聞持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羣億品尋汝辯所不能窮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常約仁王纓絡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師本宗以爲大乘樞鍵得下御內頒學流通智以往徵育王之初建正教神以知來鑑周武之滅大法乃高蹈豫土翔集天台歷游名山言造廬嶽秦孝王作鎮淮海遣信迎屈對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郎累旬大風妖賊競起水陸俱阻安坐匡岫既而龍舟龕難仍代孝王爰屆邦域潔誠延請順流

背風數日遄到亦既覲止便定師斉等善意之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傳說再三固辭無可與讓以開皇十一年歲次辛亥月旅黃鍾二十三日辛丑於揚州大聽寺設無礙大齋黃受菩薩戒法降牧伯之尊由宗師之典釋龍袞而披忍服去桓珪而傳戒香圓發初心致禮諸佛於時天地交泰日月載華庭轉和風空浮休氣林明七覺之華池激八淨之水化覃內外事等阿輸之城教轉法輪理符寶冥之窟文武寮寀俱蔭慈雲欣欣焉濟濟焉肅肅焉靡靡焉經所謂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顯發三願眞王十受如一切色悉入空界者其斯之謂歟法事云畢七珍備捨出居于城外禪泉之精林四事供養睿情猶疑未滿以爲師氏禮極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呂望之稱尚父撿地持經智者師目謹依金口虔表玉裕便克良辰躬出頂禮雖有熊之登具茨漢文之適河上方之蔑如也智

者以內行外獎諸佛之深誓實惠方便大士之兼通帝釋樞邪既包信辭仁王攝受遠能博益遠巡告退言歸舊山殷勤請留重違高意猶四皓之餌术南山二疏之散金東海振錫離塵始稱出世瞻言儒者未足爲榮竊以四明天台剡東之玉岫兩謠雲岬鄞南之金庭峻極于天仰挹白日盤鎮于地俯鏡滄海雲霞沆瀣霏拂輕襟虹霓鸞鷟勝承飛鳥華果競發常迷四時藥草森羅莊分億品道猷往而證果與公賦不能中寺基本屬始豐峯名佛隴元有定光禪師屡顯變現先居此峯常謂弟子云不久當有勝善知識將領徒衆俱集此山俄而智者越江渡河翩然來萃忽聞鍾聲聲振山谷郎問光師聲之所以答云此是揵椎集僧得住之相頗憶曾經舉手相引時不智者郎悟年至十五稽顙禮佛恍焉如夢見極高山臨大海曲有僧如今光師舉手接上云汝當居此處汝當終此焉拜言悲

喜滂沱涕泗仍於佛隴之南尋行寺域便見五峯圍遶等耆闍之山兩溪洊瀉若縉雲之獨拔榛開途葺用茅茨功德叢林常熏薝蔔忍辱墻院無勞關楗猨嘯蚿吟泉籟響雜飛走聽法馴伏軒墀西南有永豐江派與浙源分嶺東會于海潮波往還數百里閒村人常以漁捕爲業瀾漸迴向焚罟廢梁墾田種果翻成富實深信解者多作沙門慈化所覃皆此連類及光師無常已後欲大修立忽覩一僧如光師年素語智者云若欲造寺今未是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能爲起寺寺若成國即清當呼爲國清寺此言杳漫孰當信者豈其符應冥契在茲逮於我君臨遐歲久孝性淳至入京省謁旋邁江都登命舟檝迎來鎮所使乎至彼便事裝束謂大衆曰在上意重弗敢致辭然往而不反[illegible]長別語弟子云當成就隴南下寺其堂殿[illegible]一依我圖侍者答云若無師在豈能成辦重謂之曰當

有皇太子為我建造汝等見之否不見也行
百餘里到剡東之石城寺寺有百尺金黃石
像梁太宰南平元襄王鐫創自有靈迹因此
現疾右脇而臥忽然風雲變色松桂森聳宛
如天樂來入房戶起坐合掌神色熙怡顧侍
者云觀音來迎不久應去弟子智朗請曰佛
許聖賢臨終說位行得乞垂曉示方思景慕
答云我只是五品弟子位耳察五品即是法
華三昧前方便之位宛與思師昔語冥一仍
命筆作偈口授遺書辭理切詣深陳勝緣潛
來答往誓當影護爲撰淨名義疏一部俱時
送來仍索僧伽黎大衣手自披搭迴身西向
端坐遷神春秋六十旬日建齋跏趺流汗珠
圖髮黍露法背罰欸示諸法本自不在自則
無滅[illegible]床輿還傳[illegible]輕舉有若浮空爾時開
香龕都不異昔歌使初訃震動于宸心爰捨
淨財隨串功德[illegible]詩相望剡起塔廟寺雖本
地其舊維新項宇結堂憑國靈而模切利鷲

頭須跡因寂默而為道場班倕名匠競逞鈞
綸庶民子來成之不日神明扶持欻同踊現
背高就下因層嶽而基殿堂仰眩俯臨信玲
瓏而勝萬績多寶分座俱受纓絡天冠表剎
如遵梵懷金面玉牒常赴講肆譯誦律儀無
違師法斯可謂頭陀之極地靈陀之淨方與
阿耨而常盈同須彌之永固豈乎重光纂歷
天成地平以今大業元年九月登輿幸巡游
海眺矚江南惆悵台嶽集揚州名僧咸問之
日智者立寺權因山名宜各述所懷朕當詳
擇累日未奏會寺僧智璪銜狀而來具條昔
年光師國清之稱太史案此語特代乃周建
德之初八表未同三方鼎峙今四十餘年聖
證縣符明時徵應詔付著作書之左史仍勅
皆籀篆題寺門即遣舍人送璪并施基業赴
十一月二十四日先師忌齋使乎集僧晚開
石室唯見空床虛帳蘇若蛛網法侶號眺等
初滅度公私扼擘若無聽依又法會于僧各

[illegible]淨籍造齋點定忽盈一人有可再巡還満
[illegible]勃及臨齋受覬復成千一執事驚愕出沒
蘋拚豈并先師化身來受國供王臣戻命具
秦一條當晨晬容深洞靈跡百司拜賀四海
馳聲至矣哉像法未滿佛種常續廼聖幾感
大師應變妙力難思神圖方永祥基端國雜
沓蒇耕與乎斯之盛者也昔金龍尊王讚佛
功德實積長者獻蓋稱揚范武子聲由在民
緘文仲言垂不朽剡乎道樹勝田師門福地
而建崇雲碣表際金剛俾命絲綸織載辭理
若夫記言記事史官之成則蔵華貫華法藏
之鴻演敢重述宣乃作頌日龍圖畫卦栽萌
五典金輪極溺止弘十善豈若我皇樹功宏
緬還源本淨歸途今顯鏡鑒先喆筌蹄何茂
天造草昧日月斯昇高山巨海或影或澄虎
嘯風起龍羅雲與至人幾漸養正遵承謙尊
本裕師範推膺隻誰允矣具瞻克勝熏禪觀
寂如冬精凝精義泉湧如春泮冰我有匠石

正直從羅我有津濟舟楫斯憑虔臨拳拳悅
受競競能資萬行混成一乘六反震動十方
數稱同聲相應信而有徵至誠感神道合符
契淵乎智者波瀾靡際帝師既沃天台還憩
于山之阿于川之瀧滄溟浩瀚峯巖迢遞日
浴扶桑月穿叢桂上踵婺釆滂通禹計素湍
風激赤城霞曳仁智肥遯山林蔚蔽無言不
酬既符聲響無德不報有均景象初卜菴蘿
歸誠戀仰顯允光師久要長往非暇若林境
形如曩寺號國清靈扉潛敞乾意我師遽緣
安養能樓夙訊鶴馴無爽宸居在昔哀構祗
圓令終如始師嚴道尊探日方畫覘星正昏
置欒崇趾削屢成垣巖分蓮蔓泉蒞桃源仙
息夏冷禪室冬溫玉階剘豹金剎隻鴻風和
寶鐸空轉珠旛百穀時秀甚果林笭靈芝禪
悅甘露天鐏玉趾接地淨域驚魂金布貿苑
天宮儼存刱造之福封可勝[illegible]輪煥[illegible]徽莊
[illegible]修設波斯融治優填剞劂金容月滿玉毫

薩象譯翻度龍宮按閱法侶說然端心障
波泰階既平王道既清殊塗同致無慮何營
皇思睿曠遼遠志情有本壇淨空常有并壇
戒度重定慧眞精乾臨朗鑒遠供憑誠大泉
香灑拜闕龕襁全身座間嚴局網紫迦葉佛
隴賢封齋聲飯僧數溢瑞我隆平身田雨潤
心樹華榮現在同道將來共成有如懸鏡反
照今生有如圭具曾不虧盈禪力自在遊戲
香城菩提具足赫赫明隋兼秘書監直內
史省開府儀同三司臣柳顧言奉勅謹撰

唐梁肅修禪寺碑

天台山自國清上登十數里
曰佛隴蓋智者大師現身得
道之所前佛大敎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
曰修禪及隋建國清廢修禪之號號爲道場
自大師歿一百九十餘載大比丘然公光昭
大師之遺訓啓以後學門人比丘法智灑掃
大師之舊居以護寶所門人安定梁肅銘勒
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顗字德

安姓陳氏潁川人也尊稱智者感應緣迹載
在別傳觀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
之訓殺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
敎之旨廢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
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基至靈鷲高會無
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
既下衰敎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用道種
智制諸外道括十二部經發明宗極微言東
流我慧文禪師得之於文字中入不二法門
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敎尚簡密不能廣被
而空有諸宗易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
心觀法門其敎大略卽身心而指定慧卽言
說而詮解脫演善權以鹿苑爲初明一實用
法華爲宗合十如十界之妙趣三觀三智之
極自發心至于上聖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
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渙然冰釋心路不惑
窮其敎者藏焉修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
師之設敎也如此若夫施張體用開闔語默

高步海內爲雨朝宗師大弘在天光被四表
大雲注雨滂施萬物緣是言佛法者以天台
爲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滅涅槃
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
敎者道之門大師國其實闢其門自言位
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應之之事可得而知
也若安住法界現爲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
可得而知也當是時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
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施行於後世者
曰章安大師諱灌頂灌頂傳縉雲威禪師禪
師傳東陽東陽與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小威
傳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及玄珠相付
向晦宴息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大
師道高識遠超悟辨達凡祖師所施之敎形
於章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
惑者不可悉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
鄒魯之洙泗也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
于茲自上元寶應之際此邦寇擾緇素駭散

而比丘法智實營守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
徒有所依歸緊斯人是賴汝吾徒也盍紀於
文言刻諸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
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敎門之繼
明後裔之任持皆見乎辭其文曰諸佛出世
惟一大事天台敎源與佛同意赫赫大師開
示奧秘載弘道要安住圓位自日麗天天下
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城無生而生生化兩
冥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之後間生上德
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惟彼法子護持淨域此
山有壞此敎不極右補
闕翰林學士梁肅撰

住山老僧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𨍏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金湯考第九

佛可尊法可師爲人天之眼目金爲城湯爲池作覺道之藩籬是以金輪世子常侍衛於百萬諸天卽我南嶽法臣亦傾誠乎兩朝盛帝正以膏益增而光益熾豈不室愈密而燈愈明至於

剬調以裨其修損役以益其行皆仁人念蒼生之緒餘乃君子重道德之盛意也作幽溪道場金湯考

事實

本寺金湯實始於檇李馮司成開之捐金贖田爲大檀越主次則臨海王中丞恒叔又次則四明屠儀部長卿又次則黃巖林侍御澄洲此四人者皆是同年莫逆之友高明護法互相表裏又其次則吳興韓會狀求仲本縣張司空太素

等餘諸大護法各都講一方致書延請或金城千里捍衛山門專存藝文皆實錄也

藝文

明王都諫致天台幽溪護法書　久別法座注想爲殷午日養痾入天台山中擬造蘭若一聽玄談以清俗慮而雨如注坐臥小樓者十日已乃遣人問道履知大師方登壇揮麈說法于紫雲聖水之間徒有黯然下山焉已不佞兩疏乞骸未蒙允覆只得勉向齊魯一行俟明春再作歸計方在懷念辱手翰登然空谷重以宗鏡之賜至讀楞嚴玄義大師傳佛心印以救迷情譬諸不可思議功德亦不可思議何幸也戔戔不能成禮聊道遠忱弁附謝　臨海王士性頓首

又致謝幽溪書　大師

登壇說法開悟迷途衆生功德無算不佞深爲山寺諸檀慶幸乃抵家百冗蝟集無能遣一介握脫粟半粒趨香積廚中作供具至辱佳品之賜則何當焉然不敢不拜容少間耑致忱也言下解縛會中有人否有則幸以相示　王士性頓首

又謝幽溪書

向走天台山不獲一晤茲聞且閉關矣僕又沾沾升斗促裝西行未卜再會何日也蒙賜謝謝令宦定於何時小銜篆額弁上　王士性頓首

屠儀部爲四明海會寺請講楞嚴經護法書　海會寺敬涓中秋佳節敦

請大法師登蓮華寶座演說首楞嚴經一眞破妄明了義于覺皇七處徵心現尼珠於大衆攢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有情無情人非人等均沾法旨並證眞如羣情不任懇切皈依之至四明佛弟子屠隆頓首

又致偈書　法師講經甘露灑心金鎞抉眼

道俗同皈人天來聽不慧得入蓮華座領一無上妙義三生之幸奚填乃以小女分娩往一番之臥內體受殺意忍為韋馱所訶不敢涵人法筵凡夫無緣良可歎息故知愛河即苦海矣敬撰偈得四章聊寄欽抱臨風神往屠隆和南

閣居士請講楞嚴經書

不佞生乳又八關消沉淪苦海何啻盲聾雖達一切本空其奈六根擾亂髮日白而事日繁誠未知所稅駕耳造化弄人可歎可歎乃者有公同衆生若發大道心假鉢飯於衆香迎法王於靈鷲演首楞嚴了義顯常住眞心豈唯有識蒙恩亦使無情獲益不佞若龍歡喜無量乞發慈悲枉臨敝邑四衆不任翹勤渴仰之至弟子開龍和南

屠儀部致平湖陸太宰為幽溪護法薦書

久不奉大教神馳可言隆比刹心學道苦志參宗諸聞豪教所請明師大乘宗旨頗有小悟入

於天台無盡法師者嗣智者大師法衣傳天台四儀教觀無理不詮無義不了即之如弘鍾探之如巨海藴風慧既明藏教復熟眞燭昏之實炬抉翳之金錍也東浙遠邇屢登講席靈義咸獲利益龍象無不皈依獨於吳中似未有緣法隆念明公人倫師模道門宗匠豈可不知當世有此明德沙門哉今幸其以緣事出遊特秉虔心推轂門下惟立進而與之語倫道法果精鄙言不妄可作興都講開示有情廣利人天同除垢陰明公之功德不淺矣師居天台佛隴即智師傳法道場名山儼然靈蹟猶在向無大殿崇奉聖師今欲募化人緣創此勝事明公爲法幸作檀波勸化一言其誰不信主臣主臣山民屠隆頓首

平湖陸太宰請講楞嚴經書

往年僕與岐門沈公赤水居公等共募建舍利殿今將落成住持無漏上人擬講楞嚴妙經以報答諸檀越伏聞師道

統備內典精通敢請飛錫有王登壇演緇俗不勝仰望之至菩薩戒居士陸光祖和南

楊太史與黃邑林侍御為幽溪護法書

與文不相聞問且十餘年於此矣吾兄弟中如文知愛能得幾人適令疏闊至此衷情非不念之實苦纏轉擾擾度日耳日者道況何似想山中靜攝神王天全大是樂境第胸中經濟百不攖一恐更須了債緣中業債耳不肯何以老母故家居五年己巳歲為簡書趣出蹇命之人行與禍會非春即遭先慈之感扶服奔歸今已届小祥矣宛轉草土中如不欲生倚從是遽先朝露即期與文握手再敘生平其何日之有言之哽塞茲因無盡師解講歸附此為候其人戒律精嚴經義了貫光行原以講經而來亟請精復渴講於太平鄉菴慕恐唐俗凡夫不知皈向或致陵懺求文陵格一護持之此大功德事故知文之不斷也衷中

不能作莊嚴鏡在亮原不盡午日制年弟楊德政稽首

林侍御請講經書

日承清供經籍之惠感仰大慈未可云喻思議矣緬惟大龍道場將告成事皆大歡喜此之功德其誰比隆師之力也第教門宏演契慕孔多茲敝邑雙雲塔峯之側瑞相靄寺法足性超等竊聞古刹重興焚修唯謹顧念覺路尚迷諸天玄遠敢會大衆皈依大師別此地爲吾嚴第一法果題者杖錫曾飛雖并常住都有夙緣因知師不我靳而超等猶懼善信未孚福力淺鮮更託不慧代履宰官為客倫蒙慧允肯來開席不慧當為護持則紫阜雙雲之浮圖數級將拔地柱天即瑞相一古佛堂來必不與祇園太子爭勝也若近世所著稱補陀諸名境豈不臨視之哉幸惟戒從竹領法音臨格昌勝縣注不慧佛弟子林國材頓首

屠儀部致黃少府為幽溪道場護[illegible]

書

隆竊伏草莽雅聞老公祖方今人倫標的吏治冠冕私心向往欽挹有年敝同年王太初數貽書招不佞爲台蕩之遊擎結名山樂觀德化神飛可知乃以尚平昏嫁事羈人而王鴻臚亦驅車南去遂輟裹糧嘗結念寒拾應化智顗梵修道場天台佛國乎至今不之名德沙門矣隆從佛隴幽溪法師無盡燈遊此沙門精通三藏力修教觀嗣智師之法衣弘台宗之絕響屢登講席開示善信利益人天不佞隆之從事佛門賴此僧提誨多矣茲赴黃巖方山淨名講佛法所在時有魔事闍提無賴或有淈嬈非得宰官弘護講席不安敢乞老公祖轉致下情於署黃巖事老公祖發一紙鎮靜此山了此善緣法事幸甚感甚手勒此牋台亮萬萬屠隆頓首

屠儀部致劉司理爲幽溪道場護法書

山民項入武林南山與敝道友虞德園居士禪棲兩月方修出世大事而東西邊報時入山中狡夷跳梁廟堂失策野人雖結跏蒲團乎未免漆室之憂因相與抵掌海內眞正大英雄異日足負乾坤擔子者虞君首推轂台州司理劉使君使君氣雄萬夫胸苞三略且盛延攬豪傑究心時務今天下必有事矣匡扶整頓數必有歸如謝大傅之於晉李鄴侯之於唐皆玄宰主張非繇人力民釆近代士大夫之論往往以此事爲明公明公努力民以雕蟲盜虛聲海內然生平抱負實有不止於此者幸不爲人知巖棲谷飲可得終老矣民有方外法師無盡沙門精通內典嚴持戒行爲方今佛法龍象山民參請有年善信依皈甚衆近赴黃巖道場開講貽書不佞求明公爲法門弘護仍望轉屬黃巖視篆郡公同作大功德主幸甚山民仰明公千秋豪傑意氣故敢輕通此訊主臣主臣隆再頓首

屠儀部致周判府爲幽溪道場護法書

不佞隆蹤伏勾甬距天台只尺想望明公風采聲猶私心欽注之日久矣友人若王鴻臚太初王太僕樓峯數招道民爲客明石梁之遊蹉跎未往山靈笑人郡伯簡公隆同年同事司馬署中一歲頃嘗以一札候之且與訂天台之約寓書者爲一沙門想尚未達也佞郡伯報書至便杖履南行矣子晉治桐栢宮劉阮入桃源石梁最深處豐干寒拾應化靈巖智顗大師演台教佛隴仙釋勝蹟此土爲最多道民神往可言佛隴近有高僧無盡法師者精通教觀力紹台宗性地開明德行醇白法門領袖也善信皈往不佞隆亦師事焉頃赴黃巖方山淨名講席恐有魔阻法席不安求老公祖爲三寶作大功德主須一禁諭鎭靜此山終此勝事幸甚幸甚惟公祖人倫準的大道宗盟故不敢以未同自外輕瀆尊嚴不任皇悚隆再頓首

楊太史書

春杪得侍座末與聞與義迷途之人幸藉津梁爲幸已大又辱惆念哀憫士持法事使客死之魂歸於故鄉沉滯之魂登彼樂土則師實有大造於不孝寧可爲報哉即師固以普度示慈悲不以屑意乃不孝凡夫之心何能已已別來又復三月餘諗知法從已歸山中白雲紅葉清溪紫煙遙想禪心更增超曠不孝擾擾塵中日復一日雖衞往常切而罪過日叢近接翰札殷勤指示不勝慚愧何時得更覲慈容披領砭欬是廓愚之至幸也上足去附此爲候統惟鑒亮不具九月朔日不孝楊德政稽顙

何居士書

阿師比來四大安和否唯有跂慕弟子鹿鹿塵坌苦無善狀未知何所說駕不識吾師何以開示四明故來多佳上師法有玄義如須彌山王慈雲法雨何所不被弟子聾瞽凡愚諸佛所最憐愍師獨無意耶異日當肩瓢過赤城三市蓮座幸不惜一轉法輪也上足來拜同歸浮幻二書如獲牟尼寶珠第不得

吾師片言內思不爲有所齒豈勝殷泉項有自門之遊微行口占長句奉懐殊不成語[illegible]新一事并往儁晤朗初上人爲道崩憶八月十三日弟子何白和南

鄭中丞書

日望桔旋爲窮仙都之勝不知入匯也泉[illegible]既集勝事可舉美心人人本有第入以法喜[illegible]化率未有不格心者勸緣護法須得本處宰官信士未已作五書遍仗其出力此可如願勝于他仗熟計爲便故行之爾道場不宜婦女泉人似宜戒嚴惟加之意更珍道體爲慰翔庶菴得老成住持以一通經宗者倡之二能作務者供之爲妙可一相訂期畢而至今不別招氣虛此願望之秋前一日具名正楮存

又書

秋具尺牘專力訊講席起居至則師巳還天台矣會東嘉人士道法筵之盛其慰了心上人來得手劄更悉潮音一鳴六種震動第不知東廓闇黎有倫法者否比正中比丘至又欲屈上堂了玄義此自美舉但

恐維摩示嘿斷此葛藤耳然爲百松未究之緒了此遂爲壁觀亦無不可冷煖自知他人無能喻也愚衷書在冊中不審師謂何不佞再奉新命有如登場戲劇心已厭之即當控辭翔鳳仙都間冀與諸善知識作期同出生死耳比丘旋草草不既巳亥十一月二日谷譚遶客汝壁抑南白

屠儀部書

法師久任名山弘闊法席導引善信廣利人天寶花繽紛香供絡繹偉矣盛矣不慧久慕樂邦尚沉苦海誰薰修之念不忘而攀緣之塵未斷追憶與師周旋時于今未免退情所以轉想巾瓶皈依更切耳舍利理公上來黎便布此爲訊理公佛法通利高足白眉再訪名德當大透悟羨之羨之因風契結隆再頓首

林侍御書

項會知駐錫幽溪茲聞又浮杯瑞龍之河指蓮英矣公依此去住莫非緣法迺不敏係士寒山盟在初緣則甚崇惆也望高明勝地奚啻萬八千丈上哉惟是宣花嚴粉之惠則香積妙遠在按一切世味生忘矣即習靜小樓跬步不出皆公教也謝斷外舊作書扇一柄奉寄幸慧照一笑逐爾東諸名公爲道材也當專修尺寸謝小樓大作造次不敢率爾附牘八月望前日材生再頓首

沈尚寶書

大師憫念濁世隨分津梁側聞大闡宗旨弘宣妙諦鴻思切靡寐幷復可解憶去年飛錫下臨猥以凡夫荷蒙汲引而先太君冥福庚叨普度西方當必立證恨慧心未朗懵懵無知竟不審作何品地哀感之中百身莫贖輒又念道力與作功德衔感如恒河沙算數譬喻所不能及矣鴻從齠年世味巳淡凡人間富貴福澤名譽是非差可不關其靈明只此生死未了近頗能持蔬奉律先遵五戒之首未度先期度人据集慈向聞巳達于尊聽謹奉呈覽教頗不謬于如來否觸辱委作講堂大書自知醜惡附筆許久秘藏來云正虛額以待則鴻之遄

負甚矣借二聯並塗染以塞諾責恐不可用以累萬方觀瞻耳鴻方買舟北征定省家尊以詰旦發冗次草率具詹法從佇候指教啓我愚蒙曷勝翹仰鴻再和南

林侍御復書

歲前接雲漢令徒書迺聞杖錫還山擬今正乘間走訪踐石梁之約又緣感恙倦于展履登山靈厭我凡夫而尼之耶茲承翰惠幸微清福爲感良多志草已成梓完希以副本寄教何如國材再頓首

馮太史請修法華三昧書

去秋一別忽焉至今伏想法履勝常爲慰去冬曾付一牘梓上人爲令歲懺期迎主法席屬時事有所沮遂不果投明歲懺期圓滿惟慨然臨況至禱法華懺爲諸懺中王我輩誓畢生修習而勝果三期爲之弁引開當擇勝地蹕修法門旗鼓非師兄誰屬首事仲春先期布此秋暑未退惟爲法門珍護謹疏七月二十一日夢禎頓首

虞司勳請修

法華三昧書

象駕載諸珍秀兎窟會與鹿豕遊且向狐丘未能迎侍殊惆惆
今日將力疾赴期一聞敎中止此間魔佛同宮
八部散處他方即一馮幸宮復入新都矣獨
藉烏龍君爲之呵護病居士安所逞支離一
節哉德威懷威願不有處○被花三十八趺
似陏宮剪絲之餘散之每鮮好不萎當是所
需也沉速香各一擗發鵲尾爐中導六牙香
象駕或可如願願付典者比正發清衆幸好
安隱少間便操杵來充八部矣慣慣言不多
及○雨決日堂中如待漏院不成灌頂師耶
甚念之遡香四兩比前似多夜致充月朔之
供梅漿一饗飲郭公泉用之京屬一承千輻
輪不借九承諸白足六日旋繞願步步生蓮
花也貧里人不嘫供養一笑開之先生解纖
來侍不慧同之[illegible]頂白○祝融挾炎威以當
大雄用雪山覃霹敵之便退三舍正爾不煩
崇寧君偃月刀也不慧令梓公從事矣君家

治病法門助以水觀七軍不盡沒乎諸師力
戡定無堅壘第揮汗成兩難以滅火不若理
懺爲強一實境界何事不擧而必偏袒敷衽
使火攻者一得其便也幸轉論之毋煩居士勞
示弱于魔○日者河魚腹疾無由藥塵談見
淨侶得通得慧之狀想自恣日不自恣後月
月圓果乃圓耳蓋所三請者如此台志若紺
螺髻不容尸作花冠疾間當施竹皮肉頂終
佛去矣聞欲入諸方外人侯剃刷助滑埃
也聞有斗母書思一證所授即痾未闢他日
以書來以序往何如委頓極草草○鄰山新
粟奉供諸尊者不慧苦滯下復以頭痰故嘔
血作沉香色未敢更勞丹元與師期兩日不
能成序當先歸志于天台侯台星偕斗母同
降命筆未曉也委頓草草○嘔血是口業報
向以斗易台之語正口業也血中無珠璣嘔
出隸批爲師前導因藉以遣盡耳師志縱橫
奔瀉如石梁懸瀑飛流千丈西京咸陽乃有

此體不慧不敢步趨其間直作徐陵以後人
語隋宮女子剪青繒作牽牛花不堪天人散
佛頭上也罪似難懺矣主臣主臣大悲千手
眼援師而止能侯不慧強起搖手否宛轉一
床徒有馳想○女歸寧不能似麗家靈照作
無生話直以振緒三盆足手縈紛繞我如蛾
木由飛出看片帆還帆山殊快快耳師異晨
肇二女安得桁山年脯感淨行沙門春期當
不留帶洞口也望之維斗有毋不慧嚴事久
矣所許書訣幸無志道貴食毋非女或也○
不佞受書後善病即人天果不能修無諭足
下家出且時事有所不可輒來敗人意釋門
桓文與尸矣獨遊夏以綺語全令人短氣未
若本色道人處幽溪而愈高明也兒床在在
可數何必黃金臺畔竟使波旬扼獅子宂禁
不得吼禁又厲則此曹之爲矣乃懺主獨在
禁外足下無意乎不慧雖病猶堪花時舞手
散花也因梓公呈司成疏遙三請焉如法師

冬日定歸易所謂用脫桎梏以往內自訟而
懺始占無咎與師輔車詎患衝飈什獨輪哉
梓公行率爾奉請從火雲中望赤城徒有內
熱○閩病波旬退舍大師領衆入室矣兹陳
少供惟攝受幸甚新茗初尊雀舌衣吐雉尾
欲張益見初心道人意耳白粲五斗以飯十
大比丘併祈比致少間當趨侍也○夏日襲
行冬夏二令大師暨清衆少病少惱不不慧
不勝凝冰焦火病惱特甚未能操杵隨人部
通懺爲難矣雨中花一盤供當雨花幸勅鳥
龍君速欽鱗甲春花證果則花供養不絕耳
○火疾得凉稍解而水樹蒸水氣足又且不
仁所謂陰陽之[illegible]也師居早濕久便思高明
予故當候天晴漲落去也陶家代有鳳毛不
慧之疾且不見龍象況復感鳳爲題字得練
裙乃堪縱筆從蚊雷中展雀目鬼腕作蠅頭
書應何間耳台志中一神求入神名周凱幸
識之○午餘乘人表兄未渡江持箑反命度

而尚齋開之所今日納上其使西渡耶開之
先生定勸請終法華之講與不慧同心寧末之
半提令額珠不全現乎行潦阻虞未得即尚
肅箋勸請惟師終之蒲梓公之願也質上草
草○檢得仙人神人事畧二紙俱燈下錄不
能楷而又不敢草匆匆不成字頃史譯耳大
抵師志中已有之獨桐柏一派爲正一教與
智者分途而髣皆天台之靈所護也欲得其
許當覓本傳錄之比日書簡縱横大不易檢
途早京便檢付史矣寒山子事應附釋門雖
尊意斷裁力疾草草○欲造膝一談欸逆無
時不作遂與開之都成十笏居待問人昔矣
幸道駕尚盤桓猶與良晤也病中錄得仙人
神人二紙想多重出至于司馬子微一派仙
傳極詳而舊志寥寥眼昏手懶無史可屬筆
者不能盡錄也岳侯事見鍾崖詠史詩已錄
得一二日奉覽矣王金兩孝廉欲適入行恨
病不得閒奈何俟閒圖之○介公傳慈旨令
取圖帥符爲鑄像津梁不慧出樞府久新帥
故不相聞而參遊以下諷東海未歸無可當
介紹者乞一手札屬不慧轉致金中丞可藉
手屬中丞致閩帥津梁易矣閩前日海門之
警不一自非杯渡不易乘槎也謹復○項三
關中丞公復書云云亦老成之見也古有銷
金人而爲劍戟者彼用借寇兵渡吾行何詞
以對李少須史矣總戎至如中丞指可也十
七吉朔且移置江上是日中宮爲招搖震巽
爲攝提軒轅東南之行亦未全吉他日總戎
或許朦朧利載雖無順風彼岸可登矣○午日
諷歸度未晚也出浴日昏草答不多及○不
慧喉舌俱麋胼胝欲攣無緣追隨八部久矣
訴法今第幾卷想不待勸而終副四衆之望
也鐵佛行不此時中丞左遷海防加肅當異
梓公歸日總戎夏至旋師似應取符而往乃
無答耳蒸二百亥飯淨人乞入之少間且侍
也○像移江壖不且莫謝榜人總戎之歸符

可致餘糧未可必致也幸酌之暑未小雨報
大節序幾寒淨人僕僕或當猶節乎都意首
言涅槃今定何如并一諷强載之狀苟急此
把二器奉供餘不多及○火令大不宜於火
疾人無論畏礙客如覛融焚惑即寸絲尺
縷亦抵去眞成牛馬走矣翻得展筆卧檢書
又檢出仙人及懸沴士繼進求益仙人何以
王霄降神即璣車侯經亦當列於方外若且
巖之黄鶴樓偏福寺何嘗久停鶴馭乎至今
吳楚之乘不能遺也不慧所以求益矣若晉
上參閩儒流厚顏欲從仙傳分之彼褚伯玉
徐則張伯雨諸君韓稱東方洪厓之隱彼亦
甘之矣惟師總裁焉錫何時飛有二楚求擊
六環上致兩檀越既入法界詎是未同之旨
也一笋四皖雙襲三詩具供且餓十皖十箕
供十淨友拭我慚汗措之清凉耳幸慈指入
之詰朝斜露花雨葉或能侍承未盡之論也
仙史四帙錄過求歸蠹肆其侶候爲卧作書
草草○早京檢得仙傳四冊奉書史分錄之
二書多帙無使爲不全之物也正一派是因
虛應至閩丘方遠爲一家寒山子似志中已
有當另立一名稱入紀傳料道士之失可也
三洞尚有編珠牖城甘泉七籤等書未盡錄
師猶可委之異敎一二日後或能一面盡所
欲言狀上草
草序燕頫首

周太史請講經書

嘗聞西方教主獨稱無量
壽尊安養淨邦聿顯蓮池勝會金臺九品不
外一心正願往生無勞彈指第凡夫溺於塵
障春夢婆娑慧世濁於昏夜難逃輪轉是以
釋迦文佛廣示一十六觀之門彌陀如來弘
開四十八願之法使賢愚同臻彼岸善惡共
出迷途修行捷徑莫逾於此茲者阿育王寺
舍利寶殿住持理公欲啓法筵闡揚爭土若
非老宿之尊嚴易逐人天之瞻仰敬用奉迎
先此馳報蓋聞法師圓融妙觀常遲無緣之
慈拔濟羣生定納有待之請臨楷不勝惓惓

恩南賓陶司成請講經書

恭惟大法師宗說二通行解兩足接天台已墜之正傳復法華殊勝之三昧新之東西人無緇素咸沾溉法味猶甘露門獨禺穴故墟容膝蓬室衆生薄福未設圓音茲川中菴上人往蕭之祇自閟郡僧俗超勤之留瓣香虔請自麓將臨生夙覯道韻仰贊勝緣豈勝欣忭敬附短函奉迓巾錫惟惠然肯發以慰四衆幸甚幸甚又法席宏啟海衆駢集宜求靜域以安衆杜非闤市之閒庶生得矣大善台塔惟法師實之併請字啟再頎有命

陳主政請講經書

恭惟大師妙悟一乘勤行萬善冥探宗極廣闢度門時雖末穀參承而慕德嚮風敢依恒切矣茲者淨行比丘信心檀越僉欲傾聆謦咳瞻仰慈顏啓大善之戒壇演法華之妙義仰祈大師憫念衆生垂矜允法駕光臨于穢土慈航普度夫迷津感戴何深功德無量清和前四日陳繼疇和南

劉春元兄弟請講經書

當今擁紫法座者皆是求高臺眼孔穩踏脚根者為誰維是大師芳名耳食久矣非一識荊拈花妙義滿盤應現莫逆在語言文字之外大師真人天眼目哉人天眼目哉敝里大善古刹新建藏閣向承冲菴禪師提示一方愚昧頗知信向今渠仰服大師特甚欲攀法駕主盟心更切於生輩竊意人生會聚自有定因冲菴師能推讓無盡師無盡師能使冲菴師推讓如此必越國泉生有緣矣況剡中三年閱藏之約大師已俯允三年中隨緣任錫孜周陶二先生隨順大師初心而又況其桑梓地平賤兄弟荒陋敢當榆起然而歷濫此中不敢自隔於如來亦既有年仰惟慈悲憫覺然辱臨越人氏素甚渴人天幸甚瑞拎合十和南

袁疏理與台州陸郡伯爲幽溪護法書

憶昔維談婺畧

翁臺揮麈便若圓珠之傾於盤也語語令人會心而不佞弟亦竊附臭味之末仰蒙翁臺引為投分弟所願為執鞭有日矣別來不覺五飄桐葉仰止之思寤寐為勞弟入棘林日深一日了無解脫之期翁臺種何夙因乃得天台善郡夫天台人之所弗善也而弟獨以為善蓋其中孕秀苞靈聖賢輩出有智者大師我東土之釋迦文佛而台宗之始祖也止觀妙法眼目人天嗣後代傳尊宿為世宗見在有無盡禪師者本宗龍象規矩高曾所著有楞嚴圓通疏法華珠影金剛大意心經梗槩修行捷徑法門會要幽溪文集及楞嚴玄義前茅海印數百卷一行於世皆台教關啓鑰之書而楞嚴義疏一部則尤以佛口所宜與大師所說心地法門脗合為一不但本宗之功臣抑亦如來之信史弟心師之久矣嚮者薄遊實婺曾叩玄室茲至維揚載弘圓觀恨不相隨入山共修楞嚴壇法而業繫不容遽斷則不得不以佛法金湯仰望翁臺之加念焉蓋楞嚴壇法繫無盡師依經創立令精修行人尅期取證而不佞弟之所助緣而成者也伏懇慈悲密垂護佑俾來盡入圓通而功德則歸檀越矣又佛隴處乃智者大師發迹之所其山門地近被俗僧租佃弟備原價取贖稍加修葺欲使靈山勝蹟不致終湮弟之願也而非翁臺弗愉快也統為垂照波格留神弟臨楮曷既瞻邇寅弟袁世振頓首

袁疏理與浙江驛傳道張公爲幽溪護法書

不通問者又許時矣親翁夙夜之服時時以虎跑龍井作湯沐泉亦大不減招涼之犀覩弟藺室自縈蝸涎漸老不知相隔幾重也天台山乃浙中名勝其中孕秀苞靈聖賢輩出有智者大師我東土之釋迦文佛而台宗之始祖也止觀妙法眼目人天嗣後代傳尊宿為世宗仰見在有無盡大師者本宗龍象

規矩高曾所著有楞嚴圓通疏法華珠影金剛大意無生論心經梗槩修行捷徑法門般若融心論會要志幽溪文集及楞嚴玄義前茅海印三昧菩薩戒儀淨土圖說數百卷行於世皆台教開關啓鑰之書而圓通一疏則尤以佛口所宣與大師所說心地法門脗合爲一不但本宗之功臣抑亦如來之信史弟心師之久矣頃者依經創立楞嚴壇法令修行人尅期取證而又於維揚作應眞膠漆像數十尊以圓大果道經貴治欲得一舟入剡知親翁精深佛法欽奉慈嚴必能結無生緣作不住施令其早登法窟不致羈留其爲功德良非淺尠弟臨楮曷任拳拳年眷弟袁世振頓首

袁疏理寄浙江溫處守道華公爲幽溪護法書

記在版曹勤攀緒論倦驚神嶽渴飲情瀾屈指於今遂數年往矣翁臺負金璞之偉望開山水之旗槍旣以經濟救時復

從名理觀化覗弟擾擾墮埃塩中不啻赤城天姥之俯於闤闠也貴治天台山蕩摩煙雲吞飲風月乃白樂天所謂東南眉目而陳隋智者大師肇開台教于此者葢東土如來之法窟而南海緇白之道林也耆宿彫零其統幾絕時有僧無盡師者玉立精嚴爲本宗龍象所著諸書直指心印不啻數百餘卷而且依楞嚴經剏立壇法令道俗知趨尅期取證而弟投針水之契亦助蘋藻之緣顧自古叢社中與必借王臣外護竊聞翁臺袥金浴鐵久爲佛法大防願得少加護持免其侵壞以無漏智爲有作心其爲功德洵非淺尠肅此布悃臨楮曷任瞻依年弟袁世振頓首

袁疏理與溫州李太守爲幽溪護法書

版曹接武曾荷玄音極目雲山情深襟履仰惟翁臺道環天拚訟鉏晝清靜事雄堂履和嘉月白塵塩中覗之不啻赤城天姥之俯闤闠也貴治天台山蕩摩煙雲吞飲風月乃白樂天所謂東南眉目而隋智者大師肇開台教於茲者蓊東土如來之法窟南海緇白之道林也耆宿彫零其統幾絕時有僧無盡師者玉立精嚴爲本宗龍象所著諸書直指心印不啻數百餘卷而且依楞嚴經剏立壇法令道俗知趨尅斯取證而弟投針水之契亦助蘋藻之緣顧自古叢社中與必借王臣外護竊聞翁臺袥金浴鐵久爲佛法大防以茲役也採木於溫恐下嚴禁顯得少加護持俾圓勝果以無漏智爲有作心其爲功德洵非淺尠肅此布悃臨楮曷勝瞻依寅弟袁世振頓首

袁疏理與浙江台紹道張公爲幽溪護法書

湖山閒闊音驛窅然仰惟老公祖報晁龔黃名高憲節塵容擾擾展賀爲疎台慈蓮步匡時藕絲析義風花鄴鄂鷗鷺旗槍覗弟蝸殼長沾眞不翅青冥之俯蓬蘚也貴治天台山蕩摩

煙雲吞飲風月乃白樂天所謂東南眉目而隋智者大師肇開台教於此者葢東土如來之法窟而南海緇白之道林也耆宿凋零其統幾絕時有僧無盡師者玉立精嚴依經剏立壇法令道俗知趨尅期取證而弟投針水之契亦助蘋藻之緣顧自古叢社中與必借王臣外護竊聞翁臺袥金浴鐵久爲佛法大防願得少加護持免其侵壞以無漏智爲有作心其爲功德洵非淺尠肅此佈悃臨楮曷任瞻依年弟袁世振頓首

本道張兵憲與幽溪書

天台爲震旦第一蓮邦大師爲佛門第一龍象不佞承乏之未得承緒風而請指月得大師所示諸書時提性靈贊揚宗教而巳受事拮据日力苦不足無能一通姓名大師坐萬八千華頂普覗衆生種種帶角披毛披枷帶鎖作何解脫亦有頭出頭沒苦海浪中無休無歇者作何拯援不佞其一人也不腆聊供伊蒲惟痛賜針

剳是望是禱有間當乞函丈片席疏衆草陳
菂不莊不備唯師鑒在友弟張師繹頓首

春元爲免充餉與本道張兵憲書 老年丈不遠千里召

弟不遠千里赴召並奇絕事倘有半點俗
陽一句間話玷知已辱山靈義所不出適屆
掄材求言如纖皆浮白塵之獨遊高明無盡
師以台僧二十載礦餉偏累之茶發憤一言
聽然莫逆拜明賜矣夫礦止則止旣違憲詳
恩旨悉停又乗明詔年丈五日之内准其兩
詞弟乗間頌德非敢貪天功項霞城兵訌年
丈單騎慰撫整垂敗之局一舉而士飽且奮
溫如纊禀如霜心服膺堂知人不減王伯安
在江右倉卒間分于布奕無失着無忙着使
毫髮猶豫海寇乗亂兵倭奴乗海寇患將焉
極蓋數十年來腹心潰於閭部猶賴手足繫
於臬藩漢家每一徵調輒減所在郡國糧至
四百萬石今反以加賦爲奇計光宗嗣位悉

罷無名闒臣部臣不力疏爭得失於毫
釐拄此一擧機會謀國者之不忠已見於前
事矣而況以一夫之飢賤千餘僧之血瘠一
夕之虐釀數十載之瘡宜年丈聞之心痛髮
指料其嗣之不長世概然申詳願與更始弟
雨中再遊高明與無盡大師宣𢇁仁風如捨
洪濤弟吐舌底之蓮空花奚裨年丈現毫端
之刹證果不難自金沙于先生仁心爲質止
斷其半豈盡長吏不愛民有私爲度田蟊蜮
者即長吏亦不使閭夫蟊蜮于民何愛乎是
以一番振刷便一番支吾一番調停便一番詭
匿況重輕上下逢彼之怒長吏豈能悉盡而
刱立充餉收頭不啻倍納今雖革矣備嘗之
矣曩又杖殺首事之僧以箝其口矣吁嗟台
山是產育賢聖滋長神明之地也虎尚不食
人有猛於虎者乎每讀徐給諫疏云針灸者
尋亦痛重亦痛與其護痛而數擧不若忍痛
而除根又況所忍者虎狠蟊蜮之痛也則所

不忍者必台山賢聖神明之痛矣只令僧人
司查祠栖淨慧寶花三寺處田若干畝授簿
數語大者碑小者榜暫行抵補徐圖豁免則
三寺不入查盤之田仍可留該縣緩急之用
公義私情未嘗不兩全也至上司行查飄云
以抵糧兵六十兩無論二千畝產除礦餉八
十兩抵糧兵六十兩尚可浮剩六百餘兩抵見
累貪僧一百二十兩充然有餘且無祠栖三
處廢田將不立天台縣乎故知非長吏意也
饒然行之即民管官田派銀六十兩盡與郡
除而前後所派二百四十兩悉暫抵於三寺
廢田之内一日之斷萬世之功也無盡大師
亟爲衆僧已申此請弟亦爲盡師又闡貲口
不負一來乃年丈自發此弊初不因弟一語
始終不敢貪爲已力但願推廣此意凡一切
可查可汰者悉與更新聞臨海亦有七庵僧
民共富渡邑侯因賢者可與一商而天台署
縣越別駕風有廉聲猛加釐剔受事之日即

是除弊之日而年丈璧尤萬仞鎮綏海甸傳
名臣者自有人若伐石紀德弟壓霞外史
事也亦不敢逸巡多讓矣無盡大師旣有謝
啓弟幷附其函渠秋間赴溫州士大夫講經
之約昨面懇年丈轉致弟在雁山中適接錢
年伯手札即爲致書師方外志幷道其品矣
昨因計程巡行雁謝未面當於新昌大佛過
端午初十間紹興候駕陪巡握手一笑而別
語不及私冀蒙慈亮若夫借之齒牙錫之車
騎授之文獻虛往實歸豈舌可罄惟有巾子
山頭所瞻一席永矢勿諼耳
臨緘馳戀年弟陳仁錫頓首

李愚公節推爲講摩訶止觀於東甌魚潭寺與張夢澤兵憲

護法書 久疏問聞無日不神馳茲啓無盡大師隱於天台爲天台重不待爲天台

重且爲兩浙重不特爲兩浙重即上自宮禁
下至幽巖無不想聞其珠霧之唾咳者今以

右善知識開立講壇敷講唱導自度度人人天眼目東南海邦定生青蓮花聞台丈篤志熏修欲□謁掌固且不佞之意欲乞台丈爲佛金湯嘉與護持不特法寶不致麥夷而人天永有瞻仰亦一快事也不知可否台丈手握文衡品題奇雋同門硃卷能令小史抄初場七義見示否因兒輩讀書欲沾台丈化雨稱私淑故不得不請冗冗草草不宣侍生張鼐纆頓首

張兵憲與金衢道米公爲幽溪道場護法書

弟久思挹台翁芳塵至形夢寐而前者盟臺榮莅弟奔命稍遲遂限良覿未知台翁名山大業留齋其全懸之國門未乎頃者吳幅生黃貞父大集皆已殺青虞長孺瑯琊秘笈且不脛而走金閶矣台翁名垂地維氣歛天標吳徵楚離齊莅晉翳紛披而奏明光之錦奈何久貯奚囊靳青藜老人一吹杖頭光照耀海澨使弟竊餘爐自耽哉正欲韻役上請而無盡大師自台飛錫入衢弟叩其首參則慕台翁彌天之蓋願從門者熟領潮音此老連綺雲席情智傲岸著述如林久不出山茲謁台翁便省梓里弟因其便羽一候興起知台翁一晤此師乳水相投針芥自合另有一番唱酬弟拭目洗耳以俟矣相知咫尺邈若河漢不勝於邑風雅道尊幸台翁主持無讓侍教弟張師繹頓首

劉玉受兵憲與紹台道劉崑海爲天台幽溪護法書

不肖以賊刃餘年倖還子舍非幽巖不居非淡薺不食人世遂成隔世雖稔托肺腑如老年臺亦空屋梁之想無緣一展積愫蔬節何以自解頃復以罪業深重先君見背飲血迴腸五內摧磔覺向者烽煙金革之場皆極樂國也先君以高明無盡大師爲良導天台宗旨爲家教不肖即在圍城時以其間側弁而哦人謂是韜鈐者言不知于我法中

差有得力昔人云藉有此耳迄今寢食苦土惟最一蒲于花龕佛火之傍亦歌讚唄與淚相續近爲先君冥福延高明座下文心歸一諸名僧禮懺四十九日彼中無盡師精修慧悟海內無雙即諸上足俱皈依獨絶坐是現生福報得隸台臺部下惠風照日享二天之庇慶幸何可言老年丈風神骨氣其來處定從樂天院靈芝宮不止作裴休楊大年禪悅色相即皴門嚴重無瑕與盡公結方外交誼世外語而以宰官爲金湯外護功德直與日月齊光錫玄諄諄饒舌不敢自修調大噓浮上天也哀寧吁辭蕪冗惟台臺爲道始察別請教黔中拙刻五種內日錄域方軍政三種則世法開罪之孫而警策雜錄二種則世外迂談與盡公荚合之辭也惟我年兄一笑而付之瓿上盡公著述不下數百種講索其間通疏楞嚴玄義方外志懺心論四種轉置案頭此不肖所傾心者也幸垂台炤年弟劉錫玄頓首

林侍御與天台縣張邑侯書

生也竊不自揣首者以舊館人吳紀之急賣肩威尊即蒙原宥感感無量茲有薦闍貴治高明寺此三台山中古刹也其廢久矣近緣敝同年馮具區大興復之又訪戒行高僧無盡師者立焚修之約付之而贖回田土僅差則任持僧傳衣領累近被國清寺僧扳累據開手本則十九二十等年俱以完納若有欠數則在圖清而不在高明必難逃尊臺鏡明也第憑大遠莫爲理生以年耤曾與知其由謹肅此弁原付手卷及本僧所開情節伏賜裁察而審豁焉庶方外道人俱沾王澤頂福星功德可思議乎幸荷隣治生林國材頓首

張邑侯復林侍御書

臺下玉韞珠藏蒼生繫望知竑碩必不久淹也弘代濫竽鄰壤時切斗山之仰第以道里懸隔弗獲奉覩光儀鄙中用爲悒快耳高明無盡大師固是□

門龍象第未及一晤其充餉事已如命茲[illegible]
辱手書一惟諭是尊謹此以復敬藉使奉[illegible]
統祈崇炤不宣　知
縣張弘代頓首

馮太史與王都諫書　門下　釋青

鎖闔而玩赤城霞標棨則樂矣其如蒼生何
如禎不才自宜藏拙西湖耳妙峯法師宏法
天台一振智者宗風禎之師也實賴昆仲
作給孤韋馱而高明廢址并田八十畝地三
十畝山百畝則禎贖得之施爲塔院梵修之
供者屬友無盡法師主之今開鑛事起當事
者查廢寺田產膳費欲割高明田產三之二
則僧不能安而歸然一塔終當撥爲茂草任
持僧來告急禎遠人何能爲仰惟門下不替
舊願出一手扶而存之仍批帖護持使無盡
禪講有依是門下之賜也至懇諸
容專候不盡侍教弟馮夢禎頓首

馮太史與王方伯書

門下宜勞西土醜夷未靖而不免
于中山之篋足爲短氣然天下且

多事禎雖朽拙以西湖一曲仰附赤城霞標
可乎妙峯法師宏法天台一振智者宗風禎
之師也實賢昆仲作給孤韋馱而高明廢址
并田八十畝地三十畝山百畝則禎贖得之
施爲塔院梵修之供者屬友無盡師主之今
開鑛事起當事者查廢寺田產膳費欲割高
明田產三之二則僧不能安而歸然一塔終
當撥爲茂草任持僧來告急禎遠人何能爲
仰惟門下不替舊願出一手扶而存之仍批
帖護持使無盡禪講有依是門下之賜也至
懇諸容專候不盡　侍
教弟馮夢禎頓首

馮太史與王伯無春元書

江干握別時尊翁病已深不謂遂不起未
一月又聞陸葵老之訃尊公有足下書香
攸寄旦暮風翻此又不幸中之幸也天台護
法實賴尊公今塔院有難無盡大師遣僧告
援僕遠人何能爲今以書達二王先生乞爲
扶護惟足下不泯先公之意一爲指引卽祇
在近惟勉旃進取以光大
孝王禱道末馮夢禎頓首

王方伯王都諫昆仲與天台張邑侯書

謹啓天台諸寺產充餉
稅者或屬寒家檀越卹
必蒙老父母曲庇惟高明寺無盡大師以太
史具區馮公因緣卓錫誅茅于此數年矣有
田不及一頃僅足供旅鉢聞亦在充餉中焉
公藉年家誼千里走東屬愚兄弟爲介郵尺
一千典籤者萬惟垂念查明是法門厚幸卽
地主榮施也瑣瑣輒瀆侍在炤原不一鄰治
生王士琦王
士昌頓首

吳司理爲明眞講期與龍游令姚公書

武林夜話少暢闊思第儆台車速邁
不獲留連清旨耳羨親家郎識宏才
秉時建監行覩掀天耀日之績媿不佞療倒
謭劣猥隨流俗無足自見所仰藉者惟我親
家之留念葭莩而遠相照拂便風教之則徼
提翼者重九鼎矣附致者爲天台名衲無

盡大師聞思修皆叅上乘尤富著述天台志
其一班也交游多賢豪道府亦頂禮皈依焉
貴治其天竺目其明眞道場延講楞嚴歸謁
地主借作郵筒致布耿耿蘇印韓顛至臺下
三之矣統惟玄炤不
宣春末吳善謙頓首

王伯無居士與邵叔獻進士何叔堅春元爲幽溪護法書

弟少爲儒
贅老作佛
奴似與二兄夙緣偏重有門大師演化貴邑
弟渴仰佛法與夢想故人兩念蓋交切也無
奈二監初損神氣未復三徑方就瓶粟欲空
甚憚酬應甚苦促裝貧病兼之坐失良會向
與有門大師咄咄自歎惟有恨其緣淺障深
而已文師兄過齋頭袖中出來札見示荷二
兄之惓惓不忘而弟甘自外益深愧感竊謂
出世之道與世間異世間有親疎有遠近在
佛法中無邊刹海不隔毫端惟二兄勉爲佛
法棟梁使有門大師性具一宗廣宣流布是

身之在台猶在既而既之無弟猶有弟也夏
數年後倘習以一瓢一笠作雲水頭陀者嘗
歲歲往來二鴈間與二兄處談此諦今
段臨書惟有神往敎弟王立叡頓首永嘉

兩庠請黃巖林侍御往魚潭同聽楞嚴經護
法書

如來囑累付佛法於大臣象季弘揚藉
金湯於元老惟天下之父內護三尊斯
宇內之民共皈兩足斗山在望仰止維勤恭
惟臺下歷刼修行現宰官身於朝宁千生種
福樹水蘗範於婆娑苦身以勞社稷屹矣四
海具瞻蒿目以軫民艱卓哉千秋名世天下
瞻台嶠與西山而競爽緇流瞻斧耀共毫相
而齊揮夙重捴宸張膽何如寇老今承蓮社
攅眉不似淵明法等同在台宗久懷道範近
參摩之室屢耳玄音登善慧之堂時深妙法
今當幽溪開演之日正大士闡唱之時四衆
雲籠十方輻輳莫不望古聖之塔爲作證明

更思得大老之身益彰標表引衆生歸極樂
正菩提之所以綱紀乎四方指世界出愛河
乃大權之所以變化夫三有乞垂王趾暫降
金園山嶽動搖到處破無窮之暗星槎指
顧來時增慧談之光霜威與佛日而俱行頓
落魔王之膽繡口挾金經而代演愈高稷下
之聲法流無疆利生何盡臨楮惶怖待命惟
爲法殷重不宜

何華海馬僧摩姜寶甫請林侍御往魚潭同
聽楞嚴經護法書

赤城霞起法星與慧月而
俱明烏府天開甘露藉淸
霜以成飈茲龍象爰肆法筵匪藉金湯曷
堅義壘恭唯閣下靈鍾委羽望重批鱗白簡
曾持矢丹心於寅亮黑頭遠引解朱紱以冥
棲天衢謝皐稷之班淨土結宗雷之侶蓮花
入社無事攅眉貝葉詮疑另標別吻是益前
身菩薩偶示跡於宰官間代英雄更賛心於
名理者也其生居薄地根狂[illegible]夫既迷[illegible]
之珍罔聽金毛之吼茲幸人天共願遂得繙[illegible]
素同心將弓法運於幽溪貫香光而暨義門
玄津於覺海假寶筏以登迷第恐五濁多魔
泉生福劣修羅調達間操狎侮之心梵志闡
提動作皈依之礙仰惟明公既爲觸邪之神
多必作護法之天龍淸望夙已彈壓夫朝綱
大力何難維持乎佛乘林間淸磬敢希自業
同參杜後惠文耶向紺園暫借是詎不爲祗
林之盛事大衆之夙心耶况且宮如唇吐謝
公之屐跡未寒山以鳥名詎邪之道場尚在
固足以送登臨之目供杖屨之歡更徵縑筆
烟煌重爲兩山吐氣幸借靑驄顧盼頓令二
月添輝鼎此佈衷不勝悁㥜晚敘下何正法
馬一騰姜
國頑頓首

永嘉兩庠請講楞嚴經書

如來應
世靈山
印一實之傳天台立宗智者會三車之義深
窮妙法醍醐獨出於四時大暢覺懷精髓默

符乎七喻禀承有自囑累長新恭惟應運挺
生續慧命於垂殘之際開權顯化總圓道於
中興之時演唱無生究爾法華正受極談玄
義卓哉首楞司南使圓頓大明於一時將具
宗由茲以不墮繼智勝之家業負荷無餘修
普賢之行門廢墜悉舉白牛獨駕追風橫軼
於四衢賓渚共遊導險直超乎三乘法門能
象雲蒸霞湧以皈依敎海波瀾日麗月臨而
照耀良由弘誓深重有同湧出之心故此妙
辯幽玄屢感尋香之奏偶茲機叩誰不萌生
其等歷刼瀿淪千生孤露窮子展轉未登長
者之堂小草葳蕤敢望大雲之霔然而夙緣
有在或同大通之塵誰能弱喪不歸長作在
迷之侶誓棄先學畢志大乘伏乞不舍慈悲
應十方而普現有同良導合百界以均沾化
雨過時焦芽得潤象王到處佛種緣生示性
相示因緣再見鷲峯授受開佛心開祖印大
明法界圓通變大地作黃金池沼樹林皆演

頻伽之韻指娑婆成極樂荆棘瓦礫頓彰逾學之形萬類感忻十方引頸惟垂靈錫以慰渴心共等不勝踴躍待命之至臨啓惶悚不宣弟子勝國英馬一騰和南 黃巖林

侍御答永嘉雨庠諸友護法書 伏以三教續紛須復淵源性善萬緣糾結必歸海會心靈鼎立則開泰交斯闓父生君治師教事本同情乃過去見在未來身非異類唯是溫故知新而師爲可若非講學修德而憂不忘時習悅生朋來樂至肆英賢之業聚眞出世之達覩顧樗櫟之散材豈旃檀之淸品遙傳藻翰責及茅齋且以文心族孫肅將雅命中以有門法主訂約經期與作金湯相傳衣鉢第以漸揄景寧涵蓮臺筋力之旣衰時仔肩之難佛果能碑先首座文漬龜齡予果能玉洞經生金門羽客乎果能經行鴈宕宴坐龍湫予皆未能也亦奚取焉雖諺謂有髮頭陀無官御史更式間滿

堂不厭添俗爲多乎非微不能抑又不敢業已奉復師壇因遂遺陳譚侶過承寵召謹謝榮施統祈慈諒臨楮豈 勝跂予侍生林國材頓首 馬僧摩居士請魚潭講經書 大師遠跡東甌幾遇一紀數矣旣人士遙挹高風日輿殷慕會師印輩欲尊法幢願爲衛從者若而人餘慮大師未卽隨順仍爲重爲道誠騰適在縣試方寸撞憧未能委悉乞師姑唯其請機緣違順騰自當斟酌𨶒上也不具門弟子馬一騰正眼和南 劉仲宜居士請魚潭講經書 東甌棍土廿年不耳師王之聲亦等寡昧十載亦曠滿月之面勞馳鬱結想㕍饑非一日矣玆幸凌空一錫將隨紫炁以東來伴鶴六環且望青山於南戒郡論舊游契濶并明大事因緣豈非末學盛逢素交厚幸哉林侍御以熙朝神豸作法門天龍甚盛甚盛益赦地如侯如蔡皆膏車秣馬

勁行已矣諸孝廉亦將偕計者外是諸公恐亦未有着力法門者須大師再啓林公發命東來之駕乃可耳況郡尊何公甚有雅意必及其未覲之先一爲緩頰此公決首肯爲樂助則廳縣諸公無不奉指矣如舊約必緩不及事也遙望山川不勝馳遡晤期在邇佇候巾旆小友 劉 康社和南

何山人請魚潭講經書 不覩慈容忽歷年所每驤首西嚮霞標不啻瞻禮摩羅頂耳玆聞敷座魚潭大地震動種種瑞相又得侍御公爲晨夕何異淨名善逝同在法會慧渾甘露徧灑人天毛道凡夫若春蠶吐絲自縛未知得三繞猊座否也尚圖嘉平月走候乞香海一滴以洗從前塵垢也會首去先通此請小友 何 白頓首

林侍御請五峙講經書 五峙任持靈達捧雲翰至知壇法精進遐邇向風此之雄力出世豈惟台山增重而所稱峨嵋五臺補陀爲寰

宇中三大道場共增盛矣靈達虛往實回益發鴻願入新纔將兩月山門就緒衆緣相投各會首業已蒸蒸樂從來翰諭所慮未洽施心不論何人從中閘阻乎喜老法師不被眩惑訂期冬仲信邪魔之不能爲正法入也彼之攙權鼓衆規避退心徒自墮阿鼻耳道場中必不可容此人也玆生也願竭筋力以從事振策大衆以皈依至期率靈達等預掃紫阜之雲恭候杖錫儼臨豈勝瞻禮友人林國材頓首 金春元元玉與周

揚州龍符爲高明護法書 燕門辱仁兄骨肉知己之愛感深五內非言說可罄謝也長途藉庇龘安抵淮揚遂染河魚之疾孟夏至家倦悴極矣弛擔後得聞榮轉之報不勝喜躍維揚花錦之區使君麾蓋五馬行春其間眞不啻神仙中人行見鳳集麟游膺主眷而晉台鼎使弟亦有榮施矣玆因幽溪上人之便率此附賀并致懇

私上人者乃無盡大師之高足徒也大師建一楞嚴壇極其宏敞壯麗令使其徒募佛繼揚因緣頗衆敢以金湯之護仰干鉅公大人倘不吝一接引俞揚則山門之戴大德當不啻裴晉公蘇長公也弟與紫芝丈覩無盡大師俱稱方外莫逆故敢爲之曹丘望仁兄炤晉諸不盡言統容嗣布教弟金以謙頓首

徐通政爲北禪寺請講法華經書

伏以慧日啓中天遍蠉動蚑行以咸照兩花淋六宇合山河大地以皆香曙慈衆生迷淪苦海匪借法力孰作慈航恭惟無盡老師解契玄宗修登正覺孰擊法鼓振法雷醒大地之聾瞶布慈雲灑甘露培含識之靈根冥頑之石點頭須彌之山起舞是誠菩薩之慈悲聽之六道因現覺照之法相混身五濁者也申等博地凡夫昏庸種智無價寶珠既迷衣裓之藏一乘香象罔覩不甬之義慈幸人天共願遂得緇素同心丐法

乳於幽溪轉法華而露權實問玄津於覺海借潮音以作廣長滑議結社名山領玄諦於潤水松風還逕法幢臨座翹禪體於碧潭明月秋清誠懇曉夜虔執掌屈膝始終虔仰臨楮不勝屏營斬拜之至謹啓吳門友人徐申頓首

劉仲宜居士請講經書

恭惟釋迦說法祇樹一朝地闢天開智者起教台山千古風清月朗自鶴林之寂滅覺佛隴之妻京孰知覺路之歸罔識真心之趣有茲上德爲發微言恭唯天台教主幽溪大師圓宗木鐸教觀師模大明止觀之淵源深悟一家之旨遂探衣珠而自照闡幽奧以傍輝況茲道場實係東巖名勝久虛遵席思振潮音光我家風還他作者社悉在提撕憂蒙法施未明大事恐墮虛生敬合衆議同矢誠心仰逞巾瓶惠臨海國沛法雨於焦枯讖衆生之慈父傳心宗於頂缽仰此土之金仙社不勝激切瞻望懇跂待命之至謹啓

小友劉庠而和南

永嘉兩序請講止觀書

伏以法海弘深淺智不能測其底觀門幽遠小乘豈易窺其藩引有大力之人孰荷丹勝之業恭惟有門大師座下慧窮實相行滋化城擇楞嚴之前茅已破浮空之侶馭莊挍之大乘旁招弱喪之儔境智俱入重玄行坐莫非三昧惟是十乘九境自孰因以孰人况大百界千如契機還以契理獨總圓頓過彼單傳專施醍醐豈同賢首此誠法華之功臣靈山之付囑者也英等衣珠窮子繫井凡夫未入名字即中敢希觀行位裏然而摩訶止觀千聖所歸普現色身衆生共稟豈云屈步隨彼移山慣自法界義徹絕待旨遠離不思議境昭昭現前而如來藏心浸浸已失或守癡定而指爲寂場或觀偏空而藤爲極則圓融三諦分張已多正定四門旨趣安在非假禪塵孰定宗傳敬於三冬之時共集四部之衆再聆一念達彼三千

使大通之舊法重新將髻珠之殊恩遍錫共入法華三昧頓見毘盧遮那唯心等彼玄猷無情亦能作佛伏惟悲憫無任翹勤瞻楮不勝悚懼之至謹啓弟子滕國英馬一鶚頓首

永嘉會首請講止觀書

伏以從聞思修入道自有次第由教行證階位豈無後先自名字之理既彰則觀行之功可繼有目無足孰蒞寂場隨解隨行方登寶所恭惟大師臺下主持性具宗風直接天台命脈四種三昧常得現前十乘觀門已諳極則惟求法輪之轉示以普現之因謹肅微儀用布愚悃仰期直指大覺之路令衆蹐入一乘之宗始法之旨常轉大通之業不墜幸慨然惠錫慰我濁饑謹啓弟子何正法和南

張兵憲與幽溪書

郵符如老師命填去省城有院主裁有道專轄自能倒疑無庸多喙也募鹽緣墾荒無邊功德當即印行但二事皆守海道所屬守道將此齋

此時不須即行少俟之於延慶書俱可發
也時節因緣自是老師法語俗吏尤一步爭
先不得可笑如此張子韶張無盡二先生皆
以儒修證佛有著述幸老師一一撿出爲暗
室炬處德圓交稿在老師處者希令掌記者
用貝葉錄示虞集將印此時尚可補入成全
書也草草布復不一
友弟張師繹頓首

劉霸州兵憲請修大悲懺書

千生緣會幸接慈容兩載睽違仍然墮
落雖復時從乾三居士竊聞三止三觀
無上妙法而根頑器劣承受無基年來惟有
堅持大悲一呪及時時奉乾三禮懺法而夙
業深重株纏兩種徒見正不知妙切泥犂中
何劫得蒙大師濟度也每從乾三伏審大師
道履安隱度生弘廣良慰下悰今年九月初
十日爲老母七十初度欲啓大悲道場三七
日合滿七日共二十八日期爲始正欲專信
叩台山恰遇令孫因禮石像留吳中復至新

昌體佛承便附候起居即以小東六匣求請
善知識六位倘蒙矜許幸於八月中旬東鉢
過舍以便預起壇期萬所不損慶感何如錫
玄臨蔬易任翹誠之至外老母香儀少許輶
褁乃規乞鑒誠物外叱付主事幸甚所請善
知識先付程儀併祈鑒存弟子劉錫玄和南

張兵憲與幽溪書

大師何日自歷返天台乎
杖屨所經不知救度多少
苦厄根繹未參法席耳所委別志序久脫稿
今方繕寫呈上不能闡揚宗旨塞白潦草奈
何塵世波波急急無一是處乞大師下一轉
語以爲鉗錘不贖充伊蒲一日供耳勿哂其
京幸甚友弟
張師繹頓首

韓會狀與幽溪書

不肖生塵中
無辭解脫自
承法音開示真如灌頂醍醐雖根鈍緣慳未
能踵十八賢高風移坊挨宅鶴與他日鍾與
入社不遺謝客之斥耳憶去冬卓錫遠臨如
阿閦佛忽現曾幾何時凝年又涉冬春光陰
大似燭見火涉學問有如船逆風更可歎也
令歲攢遭羣吠更幻更壽一切銷歸宿業祟
口不敢自明且飛天夜叉氣燄亦有盡時除
一忍外無別法耳吾師何以發吾覆乎法施
拜入別志序容春和具稿呈郢無論胷中迷
悶未能窮過祖師鼻孔歲晏冗集弱息又病
尚不進搦管耳寸芹引忱
昌勝翹企友弟韓敬頓首

衆弟子請講圓通疏書

溫州府永嘉縣兩庠弟子張國禎馬一
騰滕國英項國藩陳所見婁汝禎等啓
上人天敎主天台大師有門和尚猊座下伏
以五時設敎如來獨注於圓乘三德縱橫秘
密惟摧夫徧誦非有總持上乘即流通別之
歸縱使熟學山家猶多次第之見惟真師子
乃紹嫡傳恭遇圓通疏主大師猊座下學滄
三藏才擅入區辯注懸河致綱已流于寰宇
觀冥諦境禪那獨造於淵源知撈嚴合止觀
之文識佛頂作妙宗之印憫彼古昔僅得藩

籬再疏圓通方彰奥窔覃思三十載直接智
者之宗餅瀉千萬言盡發如來之智鑄金初
就宴人天歡慶之時揮塵未聞正緇素翹勤
之日爰敷師座願竪法幢舉十家之舊文仍
存膚解出一乘之新義初唱圓音一洗往昔
之習間重定容因之宗趣使知數千年之奥
旨有待而興還評幾百代之謬悠不勞而破
從此斬新日月創獲見聞作而聖述而賢傳
之有永匠之心印之衆被於無垠伏惟樂育
不斬益闡幽玄飛錫俄臨俾偏小之宗徒頓
解渡杯忽至使邪外之願俾咸歸即撈嚴同
大事之因緣將化佛同毘盧之法界共於方
等頓入醍醐不待法華已開知見禎等
不勝踴躍之至門弟子張國禎等頓首

張兵憲與幽溪書

不佞數年於台海得老師金篦
之導海有安瀾戎無伏莽民間
始享緩帶垂紳生人之樂而不佞亦泚巧芳
閒善後以行江右濫竽雖行藏未定而較之

居處須調兵料餉寢食不遑面目黧瘠有閒矣又得徘徊子舍省侍衰慈少展烏私暫安鵬息此固上賴佛恩而老師再頒再覲廟力深重造就不佞弘矣修矣老師筆能扛鼎禾可蒸霞今日天人領袖岱華東南不得有二賢江督袂逐不得一望威儀不佞行矣丹誠依戀局維其已送役自蘭陵返附八行陳謝餘俟少完俗冗再披瀝也山川并遙時望指致臨緘不盡　友弟張師繹頓首

友韓會狀與幽溪書

慈雲一履清茗至今著生於林芝長於戶況負有情識懷戀可知不肖多生曾墮修羅窟中殘拄之餘猶受世人疑謗雖大善知識權以慧鏡濟以慈航而塵緊業浪相吹不停遙睇五界八萃真在天上何時側立忍草之陰大汲德瓶之水以消吾師悲願耳向諾高明碑記緣未見事蹟不便拈管媿無王巾李邕之才不欲爲名山點穢既蒙法論懇懃敢辭其醜至性論閱融使台衡之日重開離照覺荀孟所得皆殊羨古藤矣亦欲中言讚歎適在湖上困於應酬故且令高足空返稍俟還茗洗心下鍵當了此清緣候友人陳木叔歸台之便附函請政必不敢作訛語相向也濤餉倒施飽德無極惟玉佛鄭重仍留供松風閣中他日一龕燈下異出白光微照耳聽望赤霞但有凝結　友弟韓敬頓首

劉鴛部爲魚潭請講楞嚴經書

祉等常讀楞嚴會解以爲古來諸師亦大奇矣偏所謂超佛越祖之談非耶及讀吾師新疏則又見彼如寒蟬師如獅吼何智量之相越矣如此也眞能提大地於毫端普一塵於法界又奚待法華極唱最後微言而後直見佛性之全哉蓋昔菩薩於方等毒發者皆具此見地者矣祉等合集同志於秋杪敦請吾師監大法幢一權偏小倘垂哀憫使祉等於吾師一毛孔中頓入花藏游戲則亦千載之一時也

[illegible][illegible]已久乞慰渴塵不一　社小友劉康祉頓首

張方伯請校讐幽溪文傳書

數載霞城仗老師佛力得莫危殭而成樂土慰駭波爲安瀾僕幸甚且以其間沐浴文心闡揚宗台使僕學得死心之法所謂心如墻壁可以學道去夏抵豫章衣冠大嶽層見狎至流言訛語如炎如冰僕曾不少震動第恐此是碩定非眞定也譏賊作子更費驅除耳老師何以敎之師東南人天眼目近益精研勞久有義疏傳通中外乎大子都留家艷僕子居空署景仰高風無繇親覿犬子去秋曾云師有大睨下及寒門老母益堅道念不勝皇愧山中靜侶如文心者必多解語師生平著述此時正可收拾叢殘雖困於簿領尚可承當較讐之役江右一片土爲理學藪館中淹殺間有一二標竊一漢拾我牙慧文其固陋耳於眞正法門千里可數也睽違年許始通一訊大是踈節一芹附供齋厨希師炤入　友弟張師繹頓首

何總戎答幽溪書

不佞麤鄙武人廿載以來日從事於長矛巨鏃間障業多魔尺寸弗立每想回頭向上畢竟未獲機緣靜言思之怖畏欲死緬仰老師以龍象眞身立宗門正印逢人布種到處開蓮名山卓錫慧遠讓其當鋒幻海渡航法護願爲監拂不佞聞需有素炙日未能昔在吳門夙承令高足指示甚切皈依頃者馬走甬城欣傳寶座弘開金範普刮愧在役効待命之時莫遂就席點頭之願區區匍匐展獻深歉不足以佐伊蒲詎荷大慈垂注特宣高孫俯責棘門踈振刻疊貽詩篇留別啓矇振瞶受益爲多感激之餘惟有五體投地已耳占風附謝不旣欲言聊布微劉伏冀優涵遙望慈雲可勝神越　敎下弟子何斌臣頓首

徐春元請瑞光寺講經書

憶癸丑秋風時吾師北禪登座演說摩訶衍法梵音微妙耳根

一歷甘恍難忘因循以來忽逾十載觀河之見幸無損益髮白齒落亦云暮矣大和尚分身沙界津梁末學東西援引得無疲勞知圓明妙性神采無虧而居諸屢換遇無故物能不興懷玆敝郡瑞光竺璠上人啓請弘經爲期春末微風拂荅新水牽舟暫勤授手之勞惠此橫目之輩飛花入座聊見庶物之忻忻布髮掩泥未盡一心之誠款因其近發附此遥緘翹首貞車以日爲歲

謹啓友人徐元正頓首

文殿元請瑞光寺講經書

瑞光爲吳中古剎七佛寶殿莊嚴妙好皆自任持淨公以苦行成實爲梵林標剎雪嶺重光玆秉弘誓特求敦請大師主盟法席饒益有情仰祈慨然飛錫不惟令一寺衆僧踴躍歡喜凡在緇白無不翹勤刹斯時法座淪落惟大德巍然靈光濟生無量當悲愍衆情不虛所請也多病杜口不盡欲談統俟面悉友人文震孟頓首

姚翰林請瑞光寺講經書

祇園菴中側聆高論彈指數年矣十丈軟紅塵幾抹撥本來面目昊天降割奪我孀慈復爲世所棄欒欒棘人屏伏草土因於墓田之側纍土誅茅結廬數椽朝夕宴坐其中雖未能沉酣敎典餐稟宗風而於古先生一字半句如饑得食寒得裘暍得蔭愁城可崩苦海欲竭猶恨無真正導師撥之於棘叢菁林而指以轉身之路方今龍象非大師其誰每思裹糧躡屩相從於幽溪法席之下又以迷陽載塗趦趄未敢而瑞光僧竺璠者因七佛閣落成欲奉迓瓶鉢開示人天大師其能許之乎應真無着之踪明月扶筇白雲此駛即吳中山林樹木之神共爲延佇不特四衆之渴仰而已附便聊布區區縷懷未悉友人姚希孟頓首

范學憲請瑞光寺講經書

曩法駕自維揚還曾接慈容每一思惟常勤夢寐吳中多士或遥禮雙趺或觀承妙論雖成就不同俱希重器大冶之功復不可思議也瞻望台峯殊切仰止玆爲瑞光任持淨公愍末俗之聾瞶將於春初啓建講經道場延請獅王一登寶座縉紳士庶翹首慄息驚風無定可堪民動如煙暗海多迷寔賴星中之月不勝拳懇之至友人范允臨頓首

張春元請瑞光寺講經書

數年前聞大師任錫敝郡屬以公車之役弗得躬領至教深以門外漢自愧屬者瑞光寺七佛閣落成主僧淨上人特詣名山敦請象馭於此邦弘闡玄音悲救深誨僧俗可勝瞻企不肖敬從諸長者後特修一緘非敢以爲重也座下學人有俗號宛雲居士者與不肖善問訊時應當達之弟子張世偉頓首

周翰林請瑞光寺講經書

鳳欽老師名德東南人天眼目切欲皈依心儀久矣瑞光爲吳中古剎有竺璠師搆成七佛閣大是勝因仰祈

老師首振法筵開示奧義實衆情所共瞻仰者也臨書惓切友人周順昌頓首

林司理請講止觀書

數年沉病骨於苦海中茫無彼岸幸承老師玄誨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恨世法未了若克追隨於泉石間耳賤恙近日復作依修止觀之法然止乃伏結之初門觀是斷惑之正要止則愛養心識之善資觀是策發神解之妙術止爲禪定之勝因觀爲智慧之由藉雖日以用之未諳藥病惟師指示敢屆象駕來臨開示未學先掃永愛禪堂以敷具顒望之至友人林文熊頓首

喬臨海與陳太平護講法書

前者盧臺行部竟以多冗不獲向臺下專致款曲罪歉可知也高明盡大師禪宗戒行法門龍象玆貴治有邀之說法者乞臺下不吝片紙爲彼作大全湯此之功德真不可思議矣草草附瀆可勝主臣友弟喬時英頓首

陳太平與

幽溪書

久仰大師法席白象來空儼然臨於敝邑高埠堂執麈尾談玄度泉是種菩提果而弘般若緣矣不佞以十馬俗吏終日馳逐于車塵馬跡之前而未遑聽雪嶺雲山之玅數也何如茲復承駕過冗奪未前薄具芹私少申寸念俟異日重遊高明石梁面領禪宗不盡喬老先生另專致意友人陳龍光頓首

沈進士為請藏與晏禮部書

恭惟台臺弘贊廟謨獨持風敦人倫莫不翹首瞻企師表矜辱被屋烏之愛者忻仰當何如耶客歲家兄歸竊聞台履嘉暢喜躍無已乃至高誼所被上薄雲天匪獨一人感戢愚兄弟子因聚族而祝報不淺矣久懷契闊未遑申候茲有大師盡公嘗與先父游甚善其人博通內典深解大乘居天台山中將繙全藏以報檀波而先父與受報焉不肖因捐寢丘之餘助之亦竊附人子同愛之義也敬令趨侍臺端幸煩使者命

之印局冗於稽留時月之苦拜賜厚矣北行在邇愧不能簡練揣摩徒聽之造物耳倘得稟奉大教而行寔為至幸抗目河山可勝神往肅此附候伏祈台炤不宣通家弟沈鳳超頓首

虞司勳答幽溪書

久別四大增損至今而髮白面皴非復昔八矣而精明亦異往時豈如來之不如語耶入社聞師嚴飾楞嚴道場須思頂禮乃忽兜身於此分壇上所以侑香膳者令生香七日且用西線引其色絲還錦以來了不與針神鬬巧負師囑累柰何比日俗諦憧憧軟塵戀戀而二豎子者與病波旬借來無緣頻拾塵毛佞少間舉扶一卯圓音耳琴川有沈居士幸官之乘願者也欲修懺儀瞻望巘主翁周野大柰為之輔行周野向護勝果當知其人曾相見否薄供比於貧女柔情雌伏無丈夫氣可知也更通此巘友人虞淳熙頓首

又書

八行答謝由發而錫能矣思病且日痼乘未瘉之露和墨作記久之拜第二書因索記籠中數日始得於黯光中增數語托能樹結龍華緣顧語拙緣慳災木猶小災石奈何無望點頭俄且吼裂師自製生金之詞救災可也雙履幅布充行道之需儒人第知一綿戀戀不覺其不腆耳全口誠音願終踐之申啓友人虞淳熙再頓首

王居士與幽溪書

任幽溪遂幾兩月種種玅法熏心如拔人火宅中引置清涼地雖下劣鈍根了無所得然此實相毒入心會須有殺人時他日雖墮落三塗或可備華嚴會上一種也此恩此德何時可忘第具縛白衣叨常住四事供給異日有打算飯錢者恐無辭以對耳歸家後促裝糧惡態百出都不及遣人致謝茲專伻代叩并致戔戔酸措大物極知不足供養與大菩薩等視一切此些須物與大千七寶無異手法駕何時當發東嘉之緣遂短於四明可恨可恨所望潮音遠聞當作一人身

蟲於他國土中遙屬耳也山中諸海眾想俱隨侍聽法冗次不及一一寄書乞總此名和南春寒未退惟為佛法為眾生自愛草草不恭統希尊亮弟子香光居士王立轂和南

徐大恭與楊太府為幽溪護法書

北行戒途敬遣小力代叩亮已達台覽矣茲啓不佞顧頃歲天台之遊曾訪無盡大師于高明寺見其所建楞嚴壇莊淨整肅真名山一佛地每當結壇禮佛之期必淨五體而息百念者方可許人茲正值其期誠恐有無籍之徒妄自闖入以褻污淨域而擾戒規非借師臺寵靈禁約之不可今其僧具呈奉懇葛乞師臺特賜允行固不可以尋常感戴論矣翰借寵靈以結名山之緣者非一乃不自揣復而屢屢知師臺亮我而不深罪也統祈覽原不一門人徐如翰頓首

李山人為幽溪請藏與吳文學書

久不[illegible]面聚首

倚刻別復承遺既更難為懷謝言不盡入台山中無壹大師與弟鼎善承教務多宵造生深生論於新昌大佛像前敦演威天樂鳴空半月又重建高明寺續大佛道俗堂安禪說法成大叢林所少者獨藏經今法師親至金陵印造乞吾兄作大金湯感不盡教弟李麟頓首

潘山人為幽溪請藏與顧司成書

端午前追隨湯司成公入淛已徧徑山雨天目便從吳本如方伯竟刻華嚴三論適遇天台無盡大師入秣陵印造南藏此師今時龍象欲就正仁公敬為紹介且借重得速完經事惟仁公為料理之不肖皈依無盡師不獨一志其言下了義足暢玄風仁公招之三臺閣當有印證妙悟處計七夕後得栢隨塵下耳亘史大潘山序惟日引領不盡友弟潘之恒頓首

人為幽溪請藏與焦太史書

春末有專啓奉候想達記室矣病中陪湯司成游黃山遂同入武林惟載李長三論從吳本如方伯竟梓便携入秣陵以告成事適與天台無盡大師栢遇淛上有印造南藏之舉欲依託宗主令速印完自行裝兆惟指示其便此師大善知識今時龍象所攜天台山志亦震旦名山第一部老宗主一見自了之且願與無念禪師叅究不知仍在經房否未曾有因緣經已屬余常告見校梓并致此聲草率不盡便書方伯幸為從湧三論教下潘之恒頓首

答幽溪書　何山人寄

文心儼然過山中手捧吾師牋函及疏論二種覽悉勞溢六種震動白歡喜無量既而發讀尊教語語法要字字摩尼信如吾師所謂手作無利益書口說無義味語波波汲汲浪過一生大可憐笑然非吾師慈願功德海同一子想禁能輕於發藥審痛札雖邪敢不頂禮奉以書紳至若壇碑之委未致詞令何則竊謂台嶽道場以吾師

因力行之即切火洞然當不與世界銷貫既甚猊傍嚴寶壇如法建立自大佛頂流入東土卽有能行之者未若今日之盛十方菩薩同一擁護八部鬼神同一摧訶必得智慧道行足稱不朽者為之贊歎庶可垂之永久白何人斯而當斯舉雖然重以嚴命敢不勉圖議擬其草上答尊慈接引至意卽無所可用固知愛惜無二也自發願當於夏月躬繞猊座并就石書表法第惡劉深恨不能為法寶莊嚴耳友弟何白頓首

與幽溪書　管居士

去秋大慈俯臨時獲一頂禮知和尚心光照徹十方世界一切衆生正見何幸得逢山教又何幸得托門墻如圓通疏一書直示領珠掀翻寶藏立意既圓文筆更乃大可補古人所不逮欲仿大定修行舍此將安倣耶入春因母病手忙腳亂未得精討茲後細閱以為質問之地正見心神冥昧意識馳散承和尚屬望惓惓心非木石能無感激亦嘗清夜自思每謂若不剃染終非淨行戒定慧業無由得立止以老母年高生身愛重反之內心實有難割至于兒女子情一作不淨觀便能破除終不為魔所縛稽此一身於火宅也然壯齡一去不可復得稍遲三載年遂三十常見老年出家者於白法中一無所堪故欲於數年內淸理家累必為舍家之計斗膽先白大師幸於楞嚴壇中許之但正見為人根鈍口吃講說研究俱遜人一籌欲殫今生之力於四三昧中行一二種持呪觀心夙根稍近恃此不為法海廢人則今生之願慰矣若夫度生弘誓三年前亦曾觸發此後心障遽與輒多退失今後修持縱有微少善根亦嘗迴施法界此非虛語和尚必心鑒之聞秋期在溫州說何經論幸示一信定來側耳座下文心師是轉法輪將有善宜善課攝身中疑端頗多總俟而陳以敎意煩指示不但以消文讀聽草草奉達乞恕不恭弟

子正兄瑞和南

管

馮文學與幽溪書

先大父眞實居士往年與百松大師有因緣遂時以天台爲念齡曩日於客室中得天台志細讀之皆吾師一段勝事并覩此山中峯巒川泉道院禪室以及古今人題咏令稚子遊覡未臻幽溪講堂先坐臥於桐栢觀中也齡髫年遂與吳門管乾三道兄游生死之義可貫金石齡心垢根愚懶傲成疾乾三大乘根器斷却世法滅諸煩惱法門之大擔荷天下之大雄傑邪與齡有何宿緣莫逆至此乾三敬座下凜凜焉不稍放下誦台教僅以大師爲宗齡故未拜道容心服久矣去歲於武林一覩大善知識言未竟遂別去去後令人依依無已齡俗業太深不知何日得到高明寺中開我魔障破我邪恚愧甚愧甚今春喜乾三來杭州南山靜室同坐時念大師偶因便羽寄此一言不贅弟子馮延齡和南

祁駕部與幽溪書

頃歲幽溪之扣關客春密園之奉道履曾幾何時而已三易寒暑矣電光石火能不悚然向者相期於初夏再過小園得以留連旬日備聆慈誨乃竟返剡溪之棹何耶至冬仲之初方渡武林於江干見種種佛像好莊嚴私心方歎羡何人作如許功德及至淨慈詢吾師行踪于玄津始知前之迎諸像而東渡正吾師也交臂失之可勝悵恨貴徒至得奉手諭備知道體佳勝楞嚴壇之修持精進更倍於前可勝瞻仰所委碑記不敢有辭但須乞曇師一勺水滌此穢腸方敢執筆以報嚴命外天台半遊記強半皆爲吾師讚歎語致以請政或採入於方外志中以見吾兩人針芥之意何如何如七政臺曆一冊寄奉台覽正以踐客歲之諾耳貴徒歸促不及少將片芹尚容尊候外游記一冊附至令孫文心師并祈呪名臨楮神往麥秋初過友人祁承㸁頓首

王居士與幽溪書

[illegible]衙點者皆不在舍適傻師見枉顧人訊其姓字以告既覺而遣人追尋則莫可踪跡已再三偵之乃知吾師同辱臨也溽暑中含鬻峯而降王舍師爲紅塵堆裏衆生良苦弟子足久不踏台城會緣至寓項[illegible]明午薄饌伊蒲奉候飛錫惟和尚慨然賁臨何幸如之弟子王立穀和南

陳太史與幽溪書

天打羅漢大奇華頂四抗亦不減劍注天漢也孰望其癡肥哉當事信充餉之苦而取決於法座之一訪此機急乘不可失大同行童隨同來上人至山前拙東可倂附去爲言生已紹興相候曩者學道按臨府案且出故引嫌不欲面見亦徑徑之愚也一字寄郡中天寧清所僧官亦爲七厘充餉事做得一件是一件不但爲地方亦爲朋友耳褸劇附謝友人陳仁錫頓首

聞居士與幽溪書

本師和尚蓮座下近晤充菴法師極慕妙宗鈔且云必得高明大師敷演始快平生向曾啓請業蒙慨許但期塲欲在仗錫雪竇間衆頗不便龍謂山中幽靜固佳法師自爲得矣大心之謂何此鈔乃四明尊者造曷不卽於延慶舉揚令大衆咸得與聞尊者常寂光中必喜而默相其威較諸山中獨善不啻逕庭時休遠輩同聲慫慂冲師亦以爲然今則確定觀堂矣聞圓通疏五月中完欲趁此時暑熱未甚奉迎象駕專使請命伏乞大慈俯從衆心得賜許可使龍待斃之年復聞往生奧義庶不至虛生浪死眞千載一時也從佛口生從法化生豈虛語哉臨褚無任激切悲仰之至弟子聞龍和南

沈居士與幽溪書

青山不暮卒卒戒裝紅塵自翻芊芊過眼知師行脚意是我會心時損米非千斛談空但一詩襟情寄於物外讚歎盡而何之自今不作區中累羈指相看笑別離敢訂眞詮無相失也友人沈泰淳頓首

徐居士與幽溪

書誠兄遠來得書爲慰弟子去秋自錢塘渡
江即肩輿至長明問訊吾師近信見山裝
皆東縛兩邊禪床上問寺僧皆不知無可尋
思只得出門不意纔離此菽兄即到片磬衾
錯遂不獲與師一把袂而別悵恨可言來教
云致書與吳本知甚易恐弟子立心不堅何
師之過於慎哉抑似未深知弟子者夫子嗣
人所至急弟子雖貧賤豈宜令先人無嗣續
祇因捨宅堅決恐一旦見懷把中物稍[illegible][illegible]
息便致蹉跎故今逾一年三十而不畜一妾媵滲
心如此豈可忽哉但弟子今日已將一貝貫
盧托付吾師日今須少兩項一則要尋當世
題人不顧毀譽者轉致撫按一則要一大善
知識收伏衆心轉盼之間便成一大叢林心
滿意足弟子雖斷臂焚身不足稱報萬一稍
可虞者有兩老母年各望六然亦顧不得一俟
一發端便覓善處安置之不然只得以死事
之矣弟子作書時諸佛菩薩臨之在上何必

向佛前設誓兄弟子向佛祈禱亦願心專早
畢即便迴首不耐久戀婆婆目今生子之道
既絕朝露電火之身一死先人不得血食故捨房
子又爲一族人占夫方爲天地間罪人也故容
宅不得不及也有便先付吳公書來容弟
子往與之商議事有吾師亦爲我多方書策
爲感外長詩一篇奉寄文心師兄粘之屋壁
文心體素單弱病後比復何似此吾師左右
手也渠去年追隨在遠客中無主便覺紛紛
渠肩更尋一精勤不在嫉妬者分憂方爲善後
之策弟子蒙師厚愛體悉如家人父子故敢
效其區區莫謂婺不恤其緯也慈顏在遠瞻
望無從拜首不勝悲
渰弟子徐波和南

管居士與幽溪書

前者寄居
淨慈有六行倩無生師奉達閩已入覽六月
十一日捞雲石兄知有尊札下頒但未得見
想爲魚鳥浮沉此亦寄書常事也雲石述妙
宗講期將起復止九月初和尚爲溫州之行

誠說止觀此希有法事人天顒異需慈乳
正見福輕鴻毛障重山岳春初在錢塘月餘
歸值老母寢疾一病五月至今猶未全愈自
痛生當亂世欲力起台宗又遇障緣不獲久
親餘論秋間若老母體健便當負笈南遊閩
歷閩山始爾爲法但不知因緣可奏集否重
蔽可轉移否望和尚默加護持斯則法化所
生子今掌聽仰待也正見近日習大悲懺法
亦欲親近和尚以正規儀讀圓通疏尚多迷
滯兼所作觀法多未得力俱宜面請繼明師
行急坐索制剳故亦不能縷陳東華嚴寺青
嶂師堅屈法駕過吳鍜鍊後生聞和尚來春
有天封之約正見謂天台諸處乃久化之地
吳中後輩未必無英傑之士聞名嚮慕者未
易更僕或種或熟或脫緣當在茲但使法幢
一監則景附雲從之衆非天眼不能測也況
邊陲之警主少國疑弄性具一宗豈堪此時
救世自智者已降諸師宏法恒值搶攘和尚

大慈豈無意苦惱衆生必欲捨都會而棲巖
壑耶愚情如此俟和尚裁而訓之正見此世
立誓爲僧秉護山教投身粉骨意靡有他雖
或隱居他山亦終期剃髮爲高明最後得度
之人曾中光景此際隱躍難言惟和尚思攝
威折或作微小淸淨雍盛持少許佛法耳故
日夜翹仰望和尚應跡華嚴蘿公聽幸勿
却之融心論因繼明師即行亦不及[illegible]送吝
即補上閩文心師兄爲法勤劬色力轉健采
麗之任應在茲人不勝喜躍今亦不另柬草
草希恕不恭弟子
管瓏正見和南

趙別駕與幽溪除合山充偷書

禱雨之迎爲天台庶民欲徼大法力可
以回天之不謂四明之有大師天台之無
甘露也若之傷之已而彼蒼惠此一方連日
降雨庶其有瘳乎然亦餘依[illegible]謝謝充餉
一事甚擾祇林雖諸開士不得[illegible]生竭澤甚
矣不肖攝篆無能亟爲芟除致煩本道屬繫

不一而足然幸人天作合縣閭之公費可以抵扣者方得議蠲不然即不肖亦不爲之掣肘也豈非佛法有緣果可以開方便之門耶顧此陳孝廉仰之張兵尊責成之老師慈蔭之不肖不過奉行仰守本道治意已耳必欲與兩賢者並志不朽自覺形穢萬祈勿爾然佳章自是千古瑤篇不肖無能贅一詞也別示碑亭果宜共舉石梁瓢笠趙生更有意焉

友人趙應旗頓首

王居士請講止觀書

伏以天人聚會正當機和之時啄啄同時況值鉞錚之合渴欲思乳悲窮子之無依富而能仁仰輪王之有待乞解髻寶以印衣珠恭惟人天師範有門大師座下棄偏權而獨宗圓實舍酥酪而純用醍醐誠靈鶩之正傳爲如來之震子海內共推佛眼褱中獨步師王出穴一鳴野狐絶響據座一示頑鐵成珍盲目刮以金錍令見無情佛性凡心指以寶藏頓開有種菩提是以昔於

玗嶼弘宣巳聞五畧更乞今於魚潭再演遂竟十科況清泉既無退席之流而龍象背是眞實之士聞而思思而證不隆眞宗傳而習習而成共弘家業不亦甚暢出世之意安得不爲大事之緣三陳無辭三勤敦請玗看靈錫以慰深心松等不勝欣躍之至弟予王瑞松頓首

林春元請講楞嚴書

增志菩水久湮慈峯日聳隱願雖飯安養幻形未徹柴柵茲遇大師伽耶先覺智者後身誓願弘深化雨夙滋夫鹿郡機緣奏合法輪再轉於魚潭增志向企宗夙巳欲縮天台之地近瞻道貌益思縮蓮社之盟願宿業之多纏更先心之可都是以交一臂而頓失何異入寶山而空回且也走俗抗塵苦同驛馬毙鉛習槧蠢過蠹魚時鬪鏈鼓之聲猶意向蓮花座下每望山林之色恍疑在祗樹閩中脫火有心耶授牛阜之審尋珠無路詮提窮子之衣況乎五箭難降六塵易染三生

未了四大無堅欲求出世之津梁孰是入門之徑路伏望大師起慈愍心出廣長舌或傳半偈使破賊而擒王或舉一隅使因指以見月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於那處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還問是爲何心願剖迷關俾窺玄義庶融心言表奉爲西觀之前茅而得解幾先權作南征之寶鑑趙裴逾逼稽首弗遑倘完鐵硯之緣請設石梁之搨

弟子林增志頓首

本府郭太尊爲幽溪講經魚潭與溫州施太尊書

弟與年丈連雲相屬而不獲一會晤之緣盈盈衣帶引時神飛按臺行部未遠離臺又將至矣終日竹苦中生活如何如何年丈榮轉之期想在日慕乎前者積懷[illegible][illegible]而倉卒過去見無盡大法師赤城石梁之間至今修爲盛事第主人疎略既不能階奉屐履又不知倌人以候說事此天下之罪人也年丈猶能宥之乎無盡

大師名德辯才不減蓮池雪浪所著方外志圓通疏玄義前茅融心論無生論性善惡論圓中鈔諸書更出孤山長水谷響廷陵等註鈔之上此所以海內名公無不頂禮皈依以爲當今龍象無惑也今以貴游士夫相邀頂笠而來弟爲附八行以謝前罪盡師圓是戒德高僧說法度世須大護法主爲之金城湯池庶闔提無患可以究竟因緣年臺用情給示嚴加護持功德何啻恒河之沙倘不以弟爲唐突不勝幸甚臨楮主臣年弟郭忠宁頓首

本府郭太尊爲幽溪護法與陳參戎書

弟與台翁連雲相屬而不獲一會晤之緣盈盈衣帶引睇神飛側聞元戎上略威揚海外台屆藉保障焉不肖弟寔式憑之可勝感幸弟不自揣其綿力再試鉛刀罪愈滋戾愈叢矣台臺素辱親愛能無有所提命乎適無盡大師赴東嘉士夫夫之約說法度世頂笠而來[illegible]

其便附八行奉候書併名德辯才不滅□雪源而所著方外志圖通疏諸作則又□孤山長水谷響溫陵等鈔之上然非得大護法而爲之金城湯池恐有闡提之患不能究竟因緣特以爲懇倘垂情相護借蓮華舌出廣長於道府諸公功德何啻河沙不端唐突主臣王臣侍教弟郭忠宁頓首

張兵憲爲魚潭楞嚴講席與溫州李司理書

無盡大師東南尊宿開講東甌以妙音海潮之法音展神天龍神之秘變化者如雨趨者如鼠第恐佛高一尺魔高一丈台丈現宰官而篤精楚典知必能護萬閒大廈爲護法金湯也久缺問訊因循有一肩之便附此起居台丈過紹必得一晤臨晤盡胷懷種種也此候不一侍生張師繹頓首

陳泰戎爲魚潭楞嚴講席與李別駕書

久未領玄誨不覺心徑茅塞聽

今可知矣茲有天台名衲無盡大師深得象教三昧之妙海內士紳無不景仰適舍親郭親老邵尊有東爲爲託今欲在貴治瑞安說法度世願借台臺爲之護持懇給示嚴加曉諭俾市棍不致溷擾功德不啻恒河之沙矣勒此佈言統祈台炤侍生陳希范頓首

余春元爲金華講席與楊別駕書

福羅生輝麟封窩照餘光

久矣恨未得親入照臨之下耳茲緣天台無盡大師開化東南而敝邑實其故里衛婆之閒善男子結爲勝會邀講楞嚴唱提未幾而羅刹數輩輒思逞其兇鋒燃臂立誓刺血書盟陰結死黨至以通天立號嗟乎此豈緇流釋子本色耶且其意將何爲耶幸天誘其衷同事者先事舉發餘黨驚散此亦神靈呵護而不使一方罹其毒手也然言之尚爲寒心釋氏雖慈邪魔必擯司牧雖仁敗羣必斥此固法所不宥者即謂事未敗露或可寬其蔽

第然幸勿緩其嚮銜倘今籍銜而奔則造禍將有不可言者伏惟照察而維繫之俾不得逞其狠心不特爲佛門成就善緣且爲撫方默消陰禍則制變微權護生妙用仁臺之施及不小矣臨楮之際實恥未同第以名廁首緣之末遂不禁其喋喋統惟照原教弟余日新具

張主政檀越爲魚潭楞嚴講席與永嘉戴邑侯書

恭惟老年臺老父母福星出照而東海已慶有活佛餘光四射霞城不借輝多乎弟伏堀苦無緣登賀適敝邑無盡大師往其舊壇說法幸依貴治敢肅空函附甲聽候然畫師名德沙門台山古佛素爲道府諸公所皈依焉伏乞年臺垂盼加與護持其感德又何涯餘悰不宣統祈台亮通家年弟張文郁頓首

張主政檀越爲魚潭楞嚴講席與邵金門進士書

弟自長安會別孟冬

抵家不幸立春連遭椿萱之變伏處苫塊一切交際俱疎俱不及尋鴻一候台祉想老年臺淸高儲望造化生心當即日起東山慰蒼生渴仰也且聞東山放生會上大發慈悲殆以四海生靈姑試之一池養活乎弟方外所最識無如無盡大師適來說法大地肅附空面布候乞老年臺出廣長舌慫慂府縣諸公給示護持庶究竟因緣耳餘悰縷縷不盡欲言陳咸池年兄不及另啓乞名萬福年弟張文郁頓首

幽溪別志卷之十

住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幹　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　增補

幽溪道場檀度考第十

夫比丘持戒易不免有待之爲煩居家行施先未越塵勞之爲累必有無而互易不妨外護以貿清修或前後以相須自可内弘而攝羣彙若夫大心長者博濟通人廣開六無極之度門普

展三無住之檀施則彌施彌戒即慧即禪維摩方丈室容廣座於三萬二千設利鉢羅餐飽大衆於百千億兆如德瓶之出生不盡似末尼之博施無窮其可以難易論而先後限哉作幽溪道場檀度考

事實

高明檀度始則檇李馮司成具區公捐金贖田樂清趙海南居士置產然亦未出五十金之外嗣後則皆余講經香信得寸置寸得尺置尺實非杖屨山場田地梵宇宫室等日累月積不減萬金乾非檀度之資財清信之割施若紀大都則袁大叅之捐四百楊嵯臺之捐三十常熟之陳母捐金二百錢母之捐金一百永嘉陳母之捐金六百象山之史居士捐金五十云云譬散金之總鎔大冶經百煉而精赤瑩如衆水之共滙滄溟統一味而和調自若佛法之神化無方叢林之融通不二其玅有若此也然而金剛既自有云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而爲主持者豈不得云不住色受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受施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爲化主者又豈不得如是而云云今則合三無而爲一併九輪而俱忘爲甘露苑爲涅槃城非此之故歟否則爲蒺藜園爲生死窟可不慎諸可不慎諸

藝文

明姜翰林建山門功德記　觀夫易道以乾爲父坤爲母而亭毒蒼生豈不以乾道健有資始之功坤道柔有承順之德也哉然則乾道健宜有所與坤道柔宜

有所取此固然之理也今觀行佛氏之道以爲檀度者則不然優婆塞之爲善男子稟性於乾道修齋戒則拳拳而服膺一言檀度則似中心有恪然而不釋者優婆夷之爲善女人稟性於坤道於齋戒固所唯唯而奉行言檀度則似千金二可擲余家姚江鄰普陀目擊其事不知其所以然每欲以是而質諸知法相者未暇求其人也適予台文心上人至乃以永嘉陳門胡母行施之事問記於余余反以是而質之上人曰此甚易解夫乾坤生生之道雖復不偏而男女更相爲性者而初無一定正以樂施不樂施以爲之因雖然終非真樂施也果真樂施則爲天人壽延萬紀爲賢聖人壽命無量安有隔生相倍之理哉余深然其言乃爲之記所以記陳母桑梓族姓并所施品目亦寓意誠警無爲行任相施云母錢塘人祖諱時勉以葩經魁甲戌任揚州刺史居楊父諱應辰爲縣廩生育二女一

適黃巖林侍御公一適永嘉陳荆山公相夫克成素封之業而晚年奉佛樂施嘗捐二百金以梵砌官街三百金以建湖心寺捐六百金於高明寺若楞嚴壇及大殿磚瓦并建山門與鐘鼓樓然而施之於本邑或識之爲見相今施之於天台目所不及見固不以任相爲福田矣是則陳母將行無相檀作當來出世因爲天人賢聖之等儔豈區區行施勉然者之足較哉皇明萬曆歲次巳未佛降生日翰林院簡討姚江姜逢元撰

高明講寺剏建鐘樓記

揚春元

釋氏每言因緣予初未之信今於天台遊殆罔疑巳夫天台距我金馬碧雞奚翅萬里遲眞風馬牛不相及也每披輿圖常神往霞城石梁華頂間恨不獲縱覽勝槩私意宦游或可及焉未幾筮仕得蜀圖誌之觀自分終付夢上卧游巳耳今年以服闋上長安會兩浙道梗問津江南因得扶笻入天台因緣固奇巳廹入山距縣治二十餘里秀巘翊漢淸流鑿心喬木蔽天薜蘿翳坎招提鎭日天籟了塵幾不復知有人世問之曰高明古刹也殿宇宏麗可容千僧爲名山最大叢林左有閣閣高七丈有三上懸鐘鐘可萬斤聲聞可百餘里晨昏聆者莫不醉夢醒又爲叢林最大功德問寺肇自何時曰始諸隋智者大師幽溪道場十二刹之一今殿前石經幢其故蹟也嘉靖間寺因田廢萬曆丙戌秋仲無盡大師名傳燈者傳弘教觀來居此山講械不絕繼智者之統式廓前址四十餘年今之壯麗其所遺也問鐘閣剏自何時曰寺向無鐘併無閣有之自法師文心名受教者始問鐘閣功程實浩且繁一衲子何克崇新若此曰天所受之前臨海令晉庚萬公捐俸剏建未落成旋擢司馬尚書郎行爾時淸飈兩袖安所遺貲以究功德秖今赤城棠樹在在成陰矣甲戌夏敎伯李公來理台郡陽春有脚肺

石無究二年間百廢具興後攝始豐邑篆不吐不茹如父如母損廉吏薪水拮据經歲甫竣厥功今巋然傑閣矣閣凡三層其二供地藏能仁其傍則奉李公生像在焉盒輿情尸祝之意者也問何以萬李二公前後欽仰文心如一日而今茲閣崇新如是也曰文心爲盡大師高弟有大戒行大願力智慧辯才能恢其教且博學工文章當路靡不推重二公之信心勿異也可異者萬公固滇人李公亦滇人予復與二公進同籍居同里巷萬公始焉李公成焉余適記焉或後或先不券而符斯眞古今之一大因緣也儻嗣是觀者舉各信心各發大願力永護三寶俾佛日常明鐘聲普覺則功德且與天壤不朽寧直兩公剏垂之盛也哉萬公諱永康晉庚其字也別號體涔登天啓之丑進士李公諱天秩孜伯其字也別號止菴登辛酉鄉進士皆滇之歸安[illegible]郡建水州人 贊勷勸助者台之孝廉張若

幽溪別志卷之十一

住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幹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福田考第十一

夫田殊肥瘠福異敬悲若人田與王田並耕則心地與大地同墾豈不王田豐而人田熟均作福田大地收而心地獲等爲法地是以給孤精舍當時巳茂乎祇陀桓林卽此修禪道場盛國

亦剏於始豐縣調剏山林久昧豈能一鉢遍千家惟鹿柴初局自可意庚供萬指用紀砧基之疏以資楗椎之聲咨爾後人毋遺先澤作幽溪道場福田考

事實

本寺據府縣舊志田六項三十畝爲寺僧挾帶住國清寺毫無所存余於萬曆十四年丙戌始以講經䞋施命師弟無胱用價問國清蘭屏僧[illegible]贖二十畝是後陸續贖回德清德芳各房共

四十餘畝皆寺前及左右者而已後於甲寅復
命文心贖回半山壩頭上求等處凡衣服二壩
皆高明業也嗣後又陸續或新置或贖舊共官
田二頃八十畝民田九十七畝紀之砧基以貽福田
吾之子孫其善守之

一本寺前山田

一紫蘿坑田

一沙坭園田

一水碓坑田已上田俱嘉興檀越陸五臺馮具區包遂溪楊覺斯諸公捐俸贖回

一外張田弟子正庠募贖永爲諸祖齋忌辦供之費

一半山田

一外潭孔田

一裏潭孔田

一第西溪田贖周文靜周朝民田三畝零周士良官田十二畝零

一黃壇坵田官田五十三畝零又大坵田六畝山三畝地三畝滑[illegible]分柏子柹木
具是命孫受教變文遺產共銀百廿兩將八十
兩贖回本寺原田餘銀將置房屋三十間永充
常住齋僧伊父林居士母祝氏合葬於寺
之西偏凡住持者春秋節屆應爲祭掃

一大雷峯大樹樣田生土大慈後山趙海南居士輩用價贖回永供[illegible]庭

一太平寺田官田四十九畝四分七厘民田五畝崇嘉興檀越陸五臺馮具區包
學憲楊覺斯諸公用價八十四兩贖捨本寺
囑書告示後蒙　三院給帖給示　本府
本縣給帖給示永
與高明寺齋僧[illegible]

一上球埧頭田萬曆己卯年史紹虞居士捨銀三十兩贖姜汝謙田十畝二分
天啓壬戌用價二百二十餘兩贖回陳揚增
田二十二畝官田八畝四分又葉恩廣田五
畝五分官田[illegible]
一畝五分

一蓮嶺田用價廿四兩贖得周浩田[illegible]陳春田八分又價贖周雪田八分

一蝦蟆巖田贖後洋張氏民[illegible]田十七畝零

一大慈嶺下田萬曆年間用價三十六兩贖周洋浩官田二十六畝五分又周

滔濟三畝四分又贖西令永亭田二
畝五分又贖劉印官田四畝一分[illegible]

一寶興田庠生齊文玆齊王春王範[illegible]等共捨田三十畝永遠齋僧[illegible]

一桐栢嶺下田范瑞豈捨田[illegible]畝零

本寺民田九十七畝蒙
奉上臺按臨俞僧具揭恩免差役
天台縣十一都高明講寺護藏住持受教
呈爲恩豁徭役永樹香火事切教師祖無盡
法師重建本寺蒙嘉興檀越陸五臺尚書公
馮具區祭酒公包遂溪學憲公楊司理覺斯

公等捐俸贖田刹置立民田連丁九十七畝
戶　寺　甲下柰因本寺坐臨名勝
上臺經臨駐宿中火供應夯冗費用浩繁兼蒙
禮部正堂朱奏請
龍牌龍藏着令護持恭領衆僧祝讚
國恩晨昏難缺僧役既已不遑差徭實難分應此
乃因役免役非類因人優免正額錢糧照例
輸納叩乞　憲恩恤豁永祝上呈蒙
巡按察院李爺批仰紹台道原情豁免永樹香

火繳復蒙　海道方爺　首道張爺
兵道張爺同日按寺恩允轉批本縣陳爺批云
寺為名山之中上官經臨鮮不登覽僧人
夯冗果煩仰縣永為豁免勒石遵守繳
本縣陳爺詳據高明寺住持受教呈稱民田
九十七畝錢糧照例輸納差田徭役乞恩
豁免蒙　院道府允賜等因看得高明寺
果係名山孔道寺僧供應費繁夯役實苦
因役免役非為分外其萬年寺僧真秀田
畝具呈道司業奉詳允恩賜優免則受[illegible]
此舉理應一體通融甦豁益在真秀之免
尚為特恩在受教則為恩例矣即蒙
兵道張爺覆批寺僧充役無論僧俗不相當
而於教外別傳亦覺刺謬矣准如議優免
仍大書告示張掛山門此繳又蒙
提學道孫爺批本寺僻居深山修持清苦且
以供役煩難仰縣原情查免仍給與告示
此繳　本縣陳爺免田告示

台州府天台縣為懇恩免役以遂清修護
藏祝
國事蒙
欽差兵巡道副使張批發本縣申詳高明寺護
藏任持受教揭帖免役緣由蒙批寺僧充
役無論僧俗不相當而於教外別傳亦覺
刺繆矣准如議優免仍大書告示張掛山
門此繳蒙此案照先蒙
本道批發本寺受教揭帖呈免田役到縣該
本縣正堂陳看得寺田優免非僅以充迎
送供給之費益亦清修僧行齋心說偈不
逐外營故免其徭役令得閉門習靜崇奉
香火耳查萬年寺僧真秀曾以經閣田畝
具呈道司業奉詳允恩賜優免則受教此
舉理應一體通融甦豁益在真秀之免尚
為特恩在受教則為恩例矣已經具由申
詳去後蒙此前因合就給示曉諭為此除
外示仰本寺僧行知悉即便遵照批詳然

在寺田九十七畝焚修接衆凡正額錢糧
照例輸納外其差徭等役理應優免遵照
施行毋得故違未便須至示者
天啓二年七月初六日給
右布政張爺批高明寺爲軒車往來奔於供
役而又責以官差佛法世法俱所不忍合
照前道永與優免准照又蒙
按察司胡爺批寺爲名勝福地仕客往來供
費倍苦於編垠徭役應免以廣
皇仁亦以護佛法彼扳扯者豈獨無菩提心耶
屢經該縣永免准照又蒙

本縣胡爺批寺產固有差徭游展常多億
騷見役之免合准所求葢即免矛而亦未
盡享其逸也自來上官優恤應無扳扯此
照又蒙
本府黎爺批看得寺當名勝游展費繁
五位賜經既爲祝聖之刹十方檀越當施飯僧
之田况可以徭役累其焚修耶其舊置民
田九十七畝屢奉上臺批示優免即二十
二畝未經開割者准一體照例永遠免差
如再扳扯定行戀究仍與給示刻碑此
又蒙
本府理刑吳爺批天台游袞如雲僧人供應
良苦况蒙院道批免誰得仍行扳役仰將
諸批勒石給此特照永豁差徭又蒙
本府黎爺重批上臺各批俱宜勒石又蒙
本府大爺傳批山僧焚修不應紛擾便習净
業若責之雜差僧亦俗矣况勝地多軒冕
之遊比之郵舍已不勝苦宰官不爲護法

佛道替矣准依前任 各上官批炤一槩
優免永爲遵守勿得故違右給執炤又蒙
山大刹時有登臨供應之繁
目况蒙 各上臺歷批恩免
准炤前例免其雜差不許扳扯此照又蒙
署府刑臺李爺批古刹屢有遊展供應委屬
繁苦况經 各上官批炤纍纍雜差相應
豁免仍准勒石永久遵守七甲排年弁寺
僧等不得扳累也准炤又蒙

分守温處道楊爺批本寺僧既爲名山住持豈得又夯馳俗務仰遵炤免役毋違又蒙

兵道成爺批高明古刹原爲淨土若加以承應雜差佛地爲之俗地矣一切借用什物與夯役碌碌委係繁苦既經歷免毋容混扳勒石永守此炤又蒙

署府太府朱爺批名山古刹供應繁苦歷經各臺優免准勒石永遵寺僧同叨佛蔭亦不得賠役相扯也炤又蒙

本縣程爺批名山首剎往來登臨冠蓋絡繹供應煩苦又復擾以雜差僧舍幾無寧宇矣相應民田丁差役俱免況　憲批鑿鑿自永爲定例也此炤

藝文

祖庭義田記 夫法門稠衆以義而聚一聞一解一衣一食泉石之樂同靈禱之苦共莫非義之所在也第山林遠於朝市闤若關於闤闠高明之爲寺居萬山之中去邑治者廿里去郡治者百里苟扶律以捐入職一摧邪以尊正命香積一謀將朝不及夕所謂一餐客費萬里之程十旬九飯屆雲霄之志道義之設亦日殆哉故索食於鉢未若索食於廩索食於農未若索食於田回耶命以資正命耘穫以淨福田六十二見爲如來種或淨名之所許正吾輩今日事也舊有義田之舉但與事於耆宿未獎進於後生况法門日盛生齒日繁食有不繼衆或星散何以爲講討之資修進之助哉共議每歲人捐淨資一金或極貧於衣盋者則半之富於囊橐者爲樹福田則不拘此限是田生則永爲食用

兼供雲水之僧及則永爲忌祀俾益將來之衆勒諸塔銘之陰以垂不朽云萬曆歲次癸丑春日本寺傳法住持受教撰

張方伯爲幽溪常住田免役答僧教書

少修焚香之功又承令師厚貺凡謝不盡言來呈俱已批府又力托之矣道易中事以法眼處之不必大急小人自敗也尊委俱如命此復侍生

張爾嘉頓首

陶給諫爲幽溪常住田免役答僧教書

讀敝府許公祖詩郎知法座嘗延頸跂趾望赤城而標識者有日矣何意撲邀郎覲靑煇吾師以栴檀作體蘭芷爲牙衣秋水而飡雲霞無意着眼塵世上人乃塵世上人見之正如海中覩市空裏聞籥誰能不疑譆不領耳哉星霜易轉巷忽更年惟此良晤日在胷臆昨者鹵莽游天台而瓊臺雙闕竟爲異人隱匿况高賢之

與正腴名勝之區未悉會當再走塵容以濟
宿志耳佳惠種種置之案頭青霓夜吐謝謝
別論寺田里役已經各道批免案墨具在無
俟轉達遇當事者乘便從慂亦易易緣也鼎
布二端引意滉愧深山易作寒惟
爲道珍重不旣友人陶崇道頓首　邑父母胡

公爲幽溪常住田免役與僧敎書　盥臺郎日游山憲節
嚴重諸寺不得不先爲檢點惟貴剎夙稱精
藍固可不煩代慮但一院二道皆駐宿於此
非同他寺過眼者比尚期法座加意打點凡
閣屏几帳一切供張皆令現甲完備鮮潔者
前次青螺閣上似近香積喧聒今番必得雅
靜禪房方妙此艮煩費固是爲地主分憂而
應接獨苦編氓里役豈有甚於是耶他日同
甲僧行誰敢朋扳差之口惟首座留神焉凡
山中諸作至日幸多方呈送領惠當
有在也此懇天台主人胡接輝頓首　邑父母

胡公再與僧敎書　曩辱佳篇已慚非據復承令師賜跋奬借何重勤高
誼也自當發價命鐫敢損淸人之惠乎刻金
完上疊拜雅貺何以克當重違勉領書刻詩
箋外厚賜多珍附使璧謝各臺免差諸批各
揭告示自宜印識并發該房抄九一案仍抄
一本印信存寺庶爲永久一段淸緣也別儀
不腆惟鑒入是幸天台主人胡接輝頓首　不覩令師

吳司李爲幽溪常住田免役答僧敎書
金容幾易春秋矣懸念之懷與日俱積喜聞
法座彌崇四衆欣仰堪使華頂增㚒乃蒙猶
鹿鹿塵紛未卜何時離此苦海耳尚惟上人
亟授慈航焉山中太古何處得有魔鬼出與
大慈作難且游展如雲供應艮苦因役免役
自非逸享此當持降魔寶杵擊之直驅入無
間獄也堂翁久傾心于名德當無俟豐干饒
舌然亦不容不效曹丘也匆匆肅復不盡嗣

悰仰惟亮炤不盡　侍
敎生吳善謙頓首

楊少京爲幽溪常住田
免役與邑父母胡公書　別之三日游高明棲所謂無盡老師與文
心上人談淘法門之龍象藝壇之班馬淸夜
語次因及寺中里役事先奉本道張本府張
本縣陳給示優免批照重重案墨尚且未乾
而大同禪林兩寺僧行誅欲襃之論諸寺之
幽僻應相耐貼若石梁華頂萬年國淸雖俱
供應繁浩惟高明爲駐宿之區蓋其僧衆眞
修毘尼嚴淨使客絡繹合寺奔冗從茲山而
游者無不爲之動念況差徭之免乎知老父
母素屬護持非俟鄙言之喋喋也餘期
歸途晤對另悉鄰治生楊廷筠頓首

幽溪別志卷之十二

住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䡇　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塔墓考第十二

夫法身寂滅盡大地罔匪佳城報體隨方寄名山而爲圖塚衣之薪衣之木反我元辰葬諸土葬諸火復吾本質代乾坤而掩醜何須苦爲螻蟻裁衣還父母以藏骸不用巧代狐狸作窟但

得天台沾寸土便可永保千年況於方廣寄遺塵已得韜光百世作幽溪道場塔墓考

事實

文大德禪師舍利塔

師元時高僧也塔在本寺虎手其地舊稱爲西天竺蓋素爲衆僧葬地故名中一大塔其前有頑石一片上鐫文大德舍利塔六字古人所作草畧如此

百松大師塔

先師自嘉靖甲子年開化台南自茲而後歲歲建講迄萬曆辛卯無有虛席每欲常住天台緣不師偶欣戀而已常爲衆弟子曰吾生平專學台教而化導又在天台即不能如大師生居此山而死後骸骨葬此山豈不幸哉爾曹他日能滿吾願以之報我訓導之恩亦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之一事也諸弟子曹聞之惟瞪目瞻視以未有把茆蓋頭故也而我傳燈雖同其列獨領師言而銘諸五內

洎先師鶴林之歲爾時已買山得幽溪之勝尋往荼毘歸葬今地蓋與師弟傳衣同戮力焉其地坐庚向甲坤龍發脉宛轉而下師子峯居其左象王峯居其右以青芙蓉爲閣脚案以蝠翼翔空峯爲齊眉案以繫船巖日窻爲照山下砂衆山隻隻回轉如栲栳椅手乾方有白雲峯爲木星爲貴人堪輿家皆言吉兆馮司成有塔銘言師行狀頗詳舊營三穴左擬余與師弟傳衣同厝不意衣與弟子正

時溢先朝露爲二人先去者得之余則別管白雲峯下塔右則爲法屬昔同今巳充滿封固不開別營本寺右外潭孔矣

白雲峯下生塔

白雲峯者太平寺之坐山也峯自大雷山開帳抽支宛轉而來如遊龍如馬鬣支盡起頂如犀牛角白雲常護其頂故名峯手自生左右翼以爲龍虎拱抱其前殊有力有情峯抽三支左支有落脚平淺可爲寺基者稍劣於

右右支博換爲太陰星形如半月爲寺坐山基頗豁大平夷以香爐峯爲案山左右彎抱勝左多矣中支落脉爲魚脊累石崚岈比寺基高四五尺雖爲中支鑿之不勝碪鑁惟宋高僧元坦禪師之瘞塔存焉昔者宋堪輿氏自稱謝道人者嘗識天台東陽諸處地鉗卽今白雲峯之下亦預其讖謂犀牛望月脣口前連案森羅穴在肩文筆貴星當面立有人葬此出高賢鄉人常利其地肯償百金舊僧了義者無因果人也每欲利其金弃寺而廢之因余力阻始免然鄉人垂涎者猶側目窺覦終不能已也因命任持受敎重新元坦禪師之塔以當其讖第猶餘地恐爲後人所竊復命受敎以營余之生壙客有從傍以二不可難之一曰昔有俗人占僧寺爲墓者死墮泥犁受苦無量師今仍蹈故轍一不可也二曰塔占其中寺居其傍於師安乎二不可也余對之曰僧之爲塔錢唐以北殊有其例無

論其諸郎寶志公與梁武帝相期先死者當葬鍾山竟爲志公得之而塔在寺中後爲我明太祖以力借去勅塔居於靈谷寺中余雖非聖然而得預僧寶末流借而葬之猶勝俗人因而滅寺余之子孫必因塔在而時新其寺其可一也太平山中元是石隴鑿之不下開之不平古人以右支太陰星下坦平之地以爲寺基則世人以爲中支者實寺之左腋護龍今多植松杉有庇其寺者殊啻有益無

損況余今地在前而不在中元坦禪師適當其中千年之塔未嘗有礙於寺其可二也今日天台名勝諸刹多爲有力者負之而去爾殊不覺雖或知之爾無能伸一言爲三寶金湯徒能觀覺法門非有智也或者不言而退

無脫師弟併弟子午亭同瘞塔（在祖塔之左）

先是曾先師塔時擬留東邊一穴余與脫弟同曆不幸脫弟與午亭先後相繼而亡二人皆有功於本寺之者況脫弟無弟子以繼其

後今與午亭同葬即以吾子以爲猶子常侍左右亦表余心不忘當年戮力之勞也脫弟法名傳衣午亭法名正時

新普同塔

在銀地嶺傍土名太平嶺坐子向午自師子峯尾開帳起頂而下穴前界水分明左右龍虎拱抱穴前案向有情嶺路環繞其前因百松塔右舊普同塔歷多年所充實其中天啓六年改今地故名新普同塔

住持林僧考妣墓

林僧考妣即本寺住持南京僧錄司左講經兼高明寺護藏住持受敎之考妣也俗姓係太邑河頭林氏先是余之生母產家長兄才周歲次年八月又生於余實難乳哺由是先君與林翁友繼陳母養之凡七周星則余之繼母猶瞿曇氏之姨母也陳母有六男一女一爲僧五皆各娶多後惟敎之父北河居七兄居其末娶祝氏生一子即今受敎是也余

之考妣既先捐館遠鄉別土無以爲養惟繼母爲養聊代孝思則敎在襁褓而余待之不啻猶子敎之視余亦猶父也年甫髫齔陳母命其父襁負入山從余學儒業實兼授以道業後伊祖母既亡二親數年後亦亡由是終身事余薙染入道今能傳敎業講菴夙因也以故伊之桑梓既遠則春秋之祭掃何依迎葬台山以爲永思非獨勢之必然亦乃理所當然也墓在寺右坐艮向坤非日卜之宅兆

所謂藏風納氣而已

藝文

明馮司成百松祖師塔銘

余之信台宗也妙峯師實啓之時盛夏掩關拙園從淨侶課西資之業師扁舟見訪深談一心三觀之旨灑然契合不自知其膝之前矣師梵相奇古身不踰中人而言論風采如大火輪不可攖鍔於時江南有二法師師與東禪月亭得師師出東禪之門東禪不專賢首而師獨精天台遂有同異然其妙辯縱横凌厲千泉俱東南無畏光明幢也相繼即世傷哉師之高足弟子曰傳燈傳如俱與余善以師不朽之事相屬余安敢辭師諱眞覺別號妙峯蘇之崑山人俗姓王父君錫母鄒鄒夢天衣覆體遂娠娠時父夢道者寄一鉢久之復夢取鉢而師始生寔嘉靖丁酉十一月

十七日也師少不樂俗已畜妻矣偶隨方僧遊杭州遂投錫于山僧某薙髮受沙彌戒時年二十一居月餘往蘇州依竹堂寺虛白禪師受具戒是年掩關讀楞嚴於崇明壽安寺北再至竹堂與白論議其鋒已不可當矣白知非常器指往吳興謁月亭法師聽講時演法華且半而師至苦爲聽衆所抑雲棲道元師時首衆憐之爲言亭錄置下坐師以故終身師事元罷講之明歲即演法華於杭之鍋子山其冬赴天台請至會稽得疾疾夢緋衣神人持大刀而前告曰師緣未至宜速返從夢之明年台僧復堅請師以前夢不欲行復夢前神人告曰師緣至矣我當護師行時嘉靖甲子歲也台之道俗初習邪教師奮妙辯一掃空之皆知念佛求生西方其臨終往生有明驗者甚衆自甲子至己丑二十六年歲無虛席遠近嚮風學者尊之曰妙峯法師所講楞嚴若干座法華若干座妙宗鈔若干座惟法華玄一座而已所得檀施俱鏤經板行世尚有未遂之志不免付之一嘆臨終作剎那三省知師正念如城不可動亂也師辭世以己丑夏五月初九日享年五十有三僧臘三十二師宗天台之教化緣又在天台其全身舍利舍天台何從哉余弟子傳燈塔師於高明寺之傍眞實居士馮夢禎題曰嗣天台敎明妙峯覺法師之塔而繫之銘嗚呼師嗣天台宜乎天台以塔爲舌其聲如雷師與天台是一是二惟明眼人離是非是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秀水馮夢禎撰萬曆辛卯佛成道日弟子傳衣立石

生壙墓田行

白雲

峯下白石墓無盡燈公藏其故蝦鬚馬鬣翳蒼苔墓田時倩白雲護上足衛牛馬下足掩黃泉受諸天者還諸天不汝還者理綿綿居泥不染若青蓮父耶母耶遺其傳我耶汝耶忘其緣毘富羅山此卷石大海水乳此一滴骨肉人今何適千金弊帚一旦薦老僧燈

自作無生龕銘 有序

今之言愼終者爲之函曰壽函爲之藏曰壽藏其於諱死亦已甚矣余既不能免俗亦不能偕俗因命其龕曰無生夫生世人之所共尚者也於吾教所未必尚無生世之所共諱者也於吾教所不必諱吾將寄俗以談眞因以無生而命名爰著之銘

左銘

於龕無明之依乎法性久矣一衣之以爲識再衣之以爲行三衣之以爲想四衣之以爲受五衣之以爲色夫四固未舍受者也色固恒舍受者也余其舍色耶色其舍余耶相與之莫逆者六七十年所爾既衣余而來矣余恐不爲爾衣之而去乎爾之衣余者以地以水以火以風余之衣爾者獨以之本非報之薄也生無生異寂不寂殊也

右銘

夫法性無明之函也無明宇宙之函也宇宙形骸之函也形骸又幽室見之函也今復爲此計者無乃爲形骸而掩惡代宇宙以爲功以是質諸庸庶人可質諸賢聖人可

獨質之古皇先生而莫之可億余其爲古皇
先生之罪人耶而今而後余又將質諸於子
孫可耶非可耶可與非可百年之後余又孰
知之余已委之矣亦惟任之而已矣老僧燈
自譔

增補

明蔣■■有門大師塔銘等智測智等身量身非身之所能等則等

身非身非智之所能等則等智非智況絜若
菴希有之智度般若無量之身而欲鏡與鏡
圓光與光入惡乎敢信其然故余之銘
有門大師辭五年而不得請則敬沐以次其
從交心之所爲乎狀盛台以敎盛台敎以止
觀盛止觀以智者大師盛懸繩合契中間隱
顯不同標判則其流及下而榛蕪斷圯則
以有筆無舌有舌無心筆舌心具足而德臘

不高講期不數又或判敎與敎三敎與辭三
如來禪與祖師禪二以故講與修三修與禪
二止觀與楞嚴二楞嚴壇儀實作相與楞嚴
又二非道果有二二待者之無其入莪塵五蘊
而僅得一
有門大師肇迹於幽溪也按師譜傳燈字無
盡別號有門高明寺古爲幽溪道場學者稱
幽溪和尚俗姓葉氏三衢姑蔑人父橘泉公
以醫世其術於台之五龍母張氏尚佛脩齋
師因讀龍舒淨土文心動弱冠父卒番禺于
里扶櫬歸矢志出塵禮補怛洛伽而母恩不
可割年二十六病劇母慮師病不起乃命出
家竟投映庵師薙髮受永嘉集曰苟能一門
深入則門門具足書其語集後永嘉從台敎
悟入印證曹溪禪與敎融者也師繇是習天
台止觀定中見一老僧曰於四儀中不遠則
達聽講楞嚴楞伽即徧參禮臺山往見徧融
古清諸善知識遊大千宣理祗園月亭之門
得旨於百松法師聽法華即代講再聽獲受
摩訶止觀付僧伽黎請問楞嚴大定松歷臣
周覩師即契眼根圓通著楞嚴四書智者證
法華三昧妙辯宣揚爲三大部一家敎觀萬
禩朝宗梵僧請摩訶止觀大類首楞嚴智者
懸記後有肉身比丘以台敎判釋歸於中道
師以玄義釋題圓通釋文海印修觀前茅闕
妄談藏性符性具之宗說止觀合大定之旨
又以佛所知見常住眞心爲體佛能知見
於佛性爲宗一塵不立便名破妄知見極至
等覺見性昭然便名顯眞知見直齊妙覺一
切名言靡不殫契智者懸記舍師而誰閱藏
萬年見天台四種三昧即有建楞嚴壇與衆
精修之意聽妙宗於瓶窯之天台敎院歸至
石城受增益具戒於同參之守庵師時請
誦法華持過午齋長坐不臥而成忝師七具
陸五臺弟子超海南等建幽溪道場居之師
初意一瓶一鉢或隨緣掛搭或把茅蓋頭終

其身石隱以遂清風而遺法弘通嶽多重席
因緣輻輳遂成叢林先是智者講淨名時經
飄至此地古爲翻經院至師入山寺惟草舍
三楹觀音與護伽藍神無恙後開山得石經
幢石晉天福年間物也俗有葬親寺後者勞
親以玄辭與君語責之云聖道場地當有內
身菩薩大與之速遷免禍住山四閱夏應講
者五聽講者三不以踞獅子座遂廢參請師
之好學如此百松在[illegible]嵗必一省候訃至
師講妙宗於四明即輟講冐暑奔訃擔闕三
載塔靈骨於天台之百松嶺師之篤誼如此
生平一意精修十餘年始庀大殿中供釋迦
文殊彌勒如靈山說法華時梵王啓請密跡
衛護列供台敎諸祖屠赤水有天台祖庭記
馮具區有台敎源流圖記韓求仲有重興高
明寺記師即以是冬還姑蔑葬親隨禮吳中
維衛迦葉二古佛放光交涉石城講生無生
論衆聞天樂隨論寂響有天樂頌育王講妙

示正明十六妙覩適有醐嘗者巖座蝍啞後三載過師普陀寺師憫之爲懺悔遂能言山中選佛場啓圓覺期三載即講即修師習耳根圓通誓獲三昧壬子建楞嚴壇自昔聞士如林名衲繼踵一搆櫃雖有馥馬能逆風未有傳佛心印成此第一希有之道場者懺法重興貢自大師始寓內至今宗之即子做遠公匡卜社率衆禪誦六時乙丑冬講妙宗於延慶時年七十二矣歸即謝講曰吾不復出矣丙寅春吳中請講圓通疏師有意而卒不赴山中註維摩經十三卷智者妙疏似得無恙設龕於不瞬堂外一無遺臺一長松下六香谷巖隨時趺坐以修禪定嘗云盡大地是一部楞嚴經蓋根塵識三以至七大皆圓通妙門處處入首楞嚴定然而期心淨土妙觀寂光一處生志願惟在教觀台教中有傳佛心印是教非禪之人我未忘者不無情見遂相非不已師爲詮註發明性具宗旨而和會其

問遂爲最後之筆冬即別松風閣看看雲諸處戊辰春告弟子以期七日前命書觀經起信論要語以示西歸又云法身自已親悟此法身即是諸佛法身時時現前無勞動念令衆念佛云順化之日手書妙法蓮華經五字復高唱云妙法蓮華經侍者粥進忽斂手足如入禪定至入龕時如兜羅綿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一日申時也師生於嘉靖甲寅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住山四十有三載登師子座者七十期講楞嚴十六期圓通疏玄義各一法華玄義摩訶止觀各六期法華妙宗皆七共餘詳行狀中講暇則修三昧法華懺應期者四大悲行法五期餘三昧皆行之楞嚴壇十期領衆行道石城吳中有王皆禮八萬四千三世佛也壇中構櫃像禮亦如之七食外六時小彌陀懺兼講述疏經則圓通無我圓中梗概承嘉心印等論則融心性善惡生無生有生無生緣起等懺則楞嚴持名著

薩戒等志則天台方外青王延慶幽溪別志等禮佛浴佛元旦祖忌皆有禮文文集三十卷道俗問法答問二卷法身二十六問餘著作數十部幾十萬言師以戒律爲務要行講期中必開戒攝化道俗師之往生發起于龍舒悟入于妙宗事理兼修顯密並運臨去時或問生處師厲聲曰豈不我知耶何用問爲示寂次夜侍者夢師坐青蓮花冉冉西去師既應化無窮異跡頗著每誡其徒勿言一日行化台州浮橋小兒正橋上墮水迅流師急呼觀世音菩薩私念能救此兒異日能弘台教遂大悲心見首湧起後沒者三乘流百丈猶手招至靖越門獲拯又于奉化見網鳥者田間有鷺鷥數百私誓能與幽溪道場必救此鳥默念觀音網及鳥悉飛去置一空乙卯初起壇期廣陵衆信遊幽溪嶺見山上皆白蓮花矚者甚衆丙辰秋修法華三昧於臨海精進寺鄰翁有子週歲妻織巾三丈供

僧祈福一日坐闥上乳兒虎以爪捺其肩左向吼則遮一見右腋下右吼則遮左腋下衆丞之虎遂去夜夢亡親告之曰兒當虎厄以供聖僧獲免次日夫婦抱兒設齋述其事續講香者二十餘人多散四方弘法在山惟法孫受教多聞結集助流乳塔全身於太平寺左宋元坦禪師之側師初行脚時瓢笠蕭然聽講立於衆後或以經本借師聽畢即還其人嘗云有法有食當住無法無食不當住無食有法亦當住師以楞嚴爲宗天台教觀爲几杖觀音悲智爲事行良律憨大師讚雲棲住世之心即觀自在吾於師亦云台教久遲百松開闢至師而大暢化行吳越東南爲大法幢是不可不爲之銘銘曰行大海印月印空空輪月輪輪相同大師集巖隨西東禪心教意旋斷通智本佛智揚宗風不數安公與垟公大地楞嚴如鄙蒙師之發覆闡微蒙即修即講六時中肉身法身應無窮科文析疑

著叢一心三觀裁清衆千數百年台教隆
幽溪靈蹟荒戎戎大師一喝繼白華祖庭有
記源流融截斷舌頭烱雙瞳飛雲雲盡日初
紅自古自來誰始終太平寺左樓旁瀊泉不
涸兮山不童緋巖碧巖齊崢嶸

賜進士出身　前兵科給事中台州府司
李金沙蔣鳴玉撰文

幽溪別志卷之十三

住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衢朱幹　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古蹟考第十三

雲來生潤青山佳處騰祥鳥過流音綠樹陰中餘韻雖莞夫蒙潤之弗覺乃君子好述以志歸則天台入百里皆古人說法之場華頂萬八峯悉徃哲頭陀之地遺芳不遠聖蹟非遙在幽溪

而固自無多於鄰封而似乎非少略紀一二以例百凡若以古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作幽溪道場古蹟考

事實

翻經堂　智者大師在修禪寺講淨名經忽經爲風翻翻不下大師尋至幽溪而經憩焉即誅茅編荊建阿蘭若名翻經堂後稱爲淨名寺以此

幽溪二字　智者大師手書在幽溪之上古廟之側

樹龍脊　古老相傳舊有樟木一本跨臥澗上枝柯皆逆次而生樹身大數十圍枝柯成樹枝幹參天亦大數圍厥形如龍人稱爲樹龍脊後寺僧與螺溪周氏結契周氏欲造堂

闢寺僧求之遂與伐去一木造成故堂名獨木樹伐寺亦敗矣

唱蕉嶺三字 在唱蕉嶺半以下諸名皆幽溪和尚手書

鄒嘉二字 在唱蕉嶺

石广二字 在小字巖側

看雲二字 在紫芙蓉峯下

看看雲三字 在青芙蓉峯下與看雲相對貴竹楊師孔書

紫芙蓉三字 在紫芙蓉峯上蘭陵張師繹書

圓通洞三字 在幽溪上寺之水口山民何白書

幽溪道三字 在寺門蕭山敎書

聽泉二字 在幽溪東大石壁楚人周壽明題山敎書

赤峯禪室四字 舊名紅巖雲閒朱軫顯山敎書

米拜二字 楚人程詮書

松風二字 在圓通後吳人趙宧光書

棧雲二字 在芙蓉峯東側山敎書

進步二字 在芙蓉峯西側楚人程詮書

青來橋三字 四明林芝書

福泉二字 在不瞬堂前幽溪和尚手書

香谷二字 吳人鄒嘉生書

滲金彌陀像 高二尺四明沈延賞居士所施

滲金觀音像 高尺餘弟子幻心從四明典鋪贖出其價甚廉歸用灰湯沐浴去其塵垢方知滲金像也

古觀音像 詳載沿革考觀音靈應記

貝葉經 長尺五廣二寸乃西天貝多羅葉所書梵體不知經名此經原在蘇州彌竹林家所藏姚孟常命管覺仙施什金贖出送至天台山楞嚴壇中永遠供養

石經幢 石晉天福年間造

舍利子二顆 不知何佛舍利一白色一紅色曾宿吳中管覺仙家夫落榻下半夜金光晃昱似從土中現視之得舍利一小盒不知其數文湛持別請二顆範小金鉢盛舍

利外用銅塔護之送至天台山楞嚴幢大不幢內藏供

文大德舍利塔 塔在西天竺之前有石一片鐫文大德舍利五字

宋板大字法華經七卷 高九寸廣三寸字大經寸餘書法楷正從四明比丘正引處所得紙雖厚緻年久脫落余重用綿紙黃栢法糊修補供養壇中

楞嚴壇供器

淨水瓶 石城潘志省別駕送入壇中供養言是其祖水簾先生在內閣時有人獻此瓶其製古雅色兼雜瑛不知何窰送者者謂從昆明池掘得

甘露銅鉢 吳中檀信所施從土中掘出不知製於何代

瓔花瓶 高三尺大如斗苴青色吳中徐波法名受權送入壇中供養

甘露瓶二 近古之物一是余四明買歸一是昌國大淨人所施

銅鼎三 皆倣周製吳中申查文姚諸緇檀越所施重二十觔

銅花瓶二 倣古製重二十觔

銅燭臺二副 重二十二斤高二尺吳人所施　打銅大燭臺壹副

十六鏡 重二十五斤廣二尺吳人所施　大錫臺二副 共重十二斤

十六香爐 每座重五斤亦倣古製吳人所施　十小銅香爐 各重半斤

藝文

宋謝居士題宋板法華經後 予得此經於里人樊氏家經末舊題云宋慶元元年吳江縣朱俊所施計今一百四十二載卷帙整齊略無朽蠹豈施心堅固

之所致耶抑諸佛菩薩護持之力耶深可讚歎然不知更一百四十三載後受持此經者將誰歟因說偈曰一百四十三載後而我見聞得受持更垂百四十三禩未審此經屬累誰至元三年歲在丁丑雲間謝復謹題

重題宋板法華經後 余於萬曆十二年歲在甲申得觀此經於四明見七卷尾題跋深加隨喜當是時首軸如新後為張居士所得因穪宇禮拜護持不謹折縫脫落乃援以新紙以生棚從此蠹魚漸蝕矣後系士持來天台余一見之作驚作喜驚其交臂非故喜得入手受持是用珍藏以為山門至寶歷數歲月自宋慶元元年至今萬曆丁巳凡四百二十三年因傚謝居士而說偈曰四百二十三載後而我見聞得受持更垂四百二十禩不知此經囑累誰皇明萬曆西十五年歲在丁巳天台山高明講寺比丘傳燈謹題

石經幢記加會

原缺

幽溪別志卷之十四

住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輅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著述考第十四

心王為政巳分治於六臣性主施仁乃紀言於二史是以視之眼聽之耳既反覺帝之聰明故可形於言著於筆迺昭義天之文武秉鈞衡以破立為美居中正惟照遮為功六塵叛國孰不

奉大明實相之真符三界魔民自當蹶煩惱波旬之妄壘讀露布皆云勝矣張檄文盡言盛哉敢不竭其股肱所願寰中理治作幽溪道場著述考

事實

法華玄義輯略 二卷有序　楞嚴玄義 四卷有序

楞嚴圓通疏前茅 二卷　圓通疏 十卷有序

楞嚴海印三昧儀 四卷　已上謂之楞嚴四書

心經梗槩 一卷　永嘉集註 四卷有序

般若融心論一卷有序　法華珠影二卷未完有序
彌陀經略解圓中鈔四卷有序
性善惡論六卷有序　淨土生無生論一卷有序
維摩經無我疏十二卷有序　傳佛心印記註二卷有序
淨土圖經圖說三卷有序　淨土法語三妙門一卷有序
七日持名三昧儀一卷　菩薩戒三昧儀一卷
四月八日浴佛儀一卷有序　祖庭元旦禮文一卷有序
無生有生論一卷　廣養濟院說一卷
天台方外志三十卷
四明延慶寺志八卷　阿育王山志六卷
幽溪文集十二卷　法門會要志五卷有序

藝文

明聞居士法華玄義輯略序

夫文者詮道之器也文則可既而道實無窮以可既詮無窮自非思入重玄意超象表深證實相妙悟文心烏能縣契佛懷釋迦玄義哉剡法華經典諸經中王統御三乘撫字八教海墨書而不盡塵刦演以難量苟以單詞隻義弘斯上乘何異蚊足蠅眉撑彼樓櫓耶唯天台智者大師靈山夙聞大蘇妙悟降天魔於華頂讚聖者於空中夜覩明星毋論蹟同往聖時談妙法可稱辯類懸河明本迹具談十妙野色合彼秋空通境觀備演十乘餓味投於海水教觀二途目足兼暢能令行者疾詣凉池法華之道至是殆無餘蘊矣茲玄義輯略者益五玄十妙之大綱耳乃吾師有門和尚慮今學人心力不勇於茲教海多事望洋乃就玄文輯其大略可謂提綱挈領指要明宗雖短脛亦預法流即孺子俱餐甘露流通台教自是師餘曾剞劂羣生實意吾幸云
四明聞龍撰

虞司勳楞嚴玄義序

有門燈公做法華述楞嚴玄義四卷當是時士習多聞狹六籍而治楞嚴者半學官明經儒人多口不能取東脯而學品小師一揚傘蓋顯施山委於是海内之學人知置法華不譚譚楞嚴矣漫不知五重之玄而譚之將無盲者揣象乎乃燈公則違衆好正阿多聞藉令貫花摘葉供含英者之採頻是與摩登伽女爭妍取憐也十乘觀法三種懺儀妙定一路通華屋以徹果海此智師之楞嚴即如來之楞嚴吾剖塵出之庶幾逆折淫盬咥吐烝砂我比丘即常覆應器奚憾

哉屠緯眞諸君聞而深嗜之儒門慶喜便期證果賭子亦其一[illegible]賭子嘗預千松席千松宗賢首百松師爲見去爲台衡之學于秋每病之俄而賭子更習止觀結楞嚴壇七日天雨玄黍雨金粟雨沉水之香覆几百松居吳興傳能射覆比東方生以語千松千松曰吾向學此開月閉目見緣疇累日然所居故是享室心謂魔攝改事清京後演玄譚於天台纏及判敎雲長公從茶爐爵出舞刀怒入講莚俄而堂室灰爐僧圓鑑同大衆見二師弘荷台宗雲長氏固有願乎自爾三人說法不復有問矣燈公既師百松賭于於其浣固無有問若妙定一路不復問途浮舍華屋無二無別茲現寓言呈諸違情之色以顯實也安能傳黛施朱懸鏡自證適人玄覽邀人妙供哉公有弟如公雄雄詻詻今結茆九沙將迎燈公修法華三昧賭子亦預焉公又將以楞嚴壇法相決矣因先及之萬曆丁酉季春習

衡嶽敎觀贈于虞淳熙書於煙霞之平鼎山

聞居士楞嚴玄義序

嘗聞釋經之要其略有三曰合經合論合心合經不合論則漫無所範合論不合經則罔讅所宗經論合矣苟不合心又同說食兼玆三者而後可以入如來之室矣天台智者大師生陳隋之際說摩訶止觀中明法華圓行梵僧聞而歎曰此說大類吾國首楞嚴經於是大師朝夕西望旣而入滅期迫遂懸記曰楞嚴吾不及見然當有宰官菩薩以文章翻譯復有肉身比丘以吾敎判此經歸中道者語具瑩公淸話後七十餘年唐天后朝是經果入中夏宰相房融筆受而藏之迨宋元以來台敎諸師競爲疏釋究其旨趣咸可識焉或合經而背論或合論而背經至若此方敎體眞實圓通今古諸師莫能措手此其故何哉良由經山論海同詮此心得心則不求合而自無不合大師以之不得則雖求合而去

之更遠諸師以之夫不求合而合者以聖智玄同聖量也求合而不合者以比量蠡測聖量也玄同者易蠡測者難必欲卽難以之易求合而終合者予蓋有取于現量焉天台有門和尚稱智者之雲仍爲百松之家嫡以已現量參同聖量撰玆玄義懸譚此經言言有則語語歸宗洞古佛之眞心發當人之妙用誠所謂以佛心印佛心卽楞嚴釋楞嚴者矣大師肉身比丘之記不其徵歟書凡四卷六萬餘言龍始讀其名章約八法以釋楞嚴立十乘以遣現業私頗患其支離及讀體宗二章別示靈源明常住眞心的指宗要解耳根三昧則又槩其簡要洎默而體之統而會之始悟釋名之廣廣其略也體宗之略略其廣也宜廣而廣不爲繁宜略而略不爲少廣乎略乎其如來說默之旨乎龍將朝夕研朱師執終身不離聞見與入圓通敢不努力以毋忘明訓哉願公十方同沾法乳癸巳春日門人四明聞龍謹序

介山傳如法師楞嚴玄義序

夫契紹文心不易標指也唯智者大師發旋陀羅尼起爲法華具演十妙往是敎綱無不炳然詳悉稱玄義云然而止觀大部全體法華十妙是知敎觀殊塗理無二轍也乃大覺世尊於佛頂又揭總持所示境觀有縣契焉但是典後入眞丹未經判釋時味偏圓莫知適從我百松和尚撰百問啓重玄之漸終慨洞庭銷天環而聽之之無幾也參兒燈公不憲世忤作楞嚴玄義四卷豈助總持夙夜願見之意邪抑竟先師窮詰沉疑之意邪燈兒借不慧行三昧懺法於卷荷根得入流地故於玄義三觀十乘敎理行證無不究竟而委示之卽靈山大蘇相與首肯不慧篇端附言亦華星不間庠序之謂乎然當是時多聞流亞旣昧一眞撥無萬行排藏心爲世智値登伽爲樂境觸目敎觀多懷舉壁如來說爲可憐愍

者卽譚譚聖喆無奈之何予言獨奈之何 傳如撰

屠儀部楞嚴玄義序

夫淸淨圓明周遍法界者諸佛如來之眞性也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不假修持本來具足衆生爲情塵所蓋習欲所牽處處縛纏念念遷流故有煩惱業寃輪迴生死歷劫沉淪不見本性如來愍之提慧炬以照燭重昏發洪音以喚醒大夢指亡珠於髻中云珠在此處引窮子以歸路曰此卽汝家則不離入識而得四智不外生死而得涅槃何以故衆生迷眞而成妄舍眞無妄如來破妄而歸眞舍妄無眞本是一物而分聖凡始自同涂而異燕越則在迷悟之間爾迷則如水結爲冰元是此水悟則如冰消爲水當體無冰結消自爲轉移水水豈有二性是如來首楞之所爲作也此經始於七處徵心繼以八還辨見指明暗色空枯陰入處界會通如來藏性開示常住眞心無非爲衆生脫朽解縛破妄歸

其耳諸家註疏各有發明然皆逐句成箋隨文生解至於綱領旨趣尚未盡融天台無盡法師乃為提大綱而標其義趣懸名和而剖入玄微首名名者以人法立目總一經篇什之名次體體者理體攝一經所詮指人心本具之體次宗宗者盡攝偏門獨明圓頓以如來之知見為此經之妙宗次力用力用者生善滅惡破妄顯真要定力於首楞嚴勝用於斷伏次教相教者聖人被下之言相者分別異同之理列時味而融通於天台立判攝而會歸於方等是為五重玄義辭繁而理約事博而旨精既盡發智師之台宗又不背覺皇之心印合釵釧卮彝總銘大旨引江漢河濟悉滙滄溟楞嚴大旨披卷瞭然見徹則妄破妄破則真還水清珠現塵淨鏡明眼目人天津梁沙界厥功鉅矣道必待人而後明功必因時而後起夫豈偶然之故哉萬曆丙申端陽日發光居士屠隆書於南屏寺之宗鏡堂

楞嚴玄義序

夫大佛頂首楞嚴之為法也夫來惟一生滅恒如性七大而五周妙三科而等入真空真色因緣自然之方四計圓離性色性空俗有真無之二偏將寄之方乎實鑑類彼摩尼三諦之濟濟像歸十界之穰蔴珍雨為衆妙之靈符為萬善之玄基參兮廓兮不可名而強名如來藏希兮夷兮無得稱而寓稱常任心唯衆生之性倒也脉斯一理融通局彼知見殊異哉塗空而割有錯亂乎修習之門或賤邊而貴中肯綮於僧祇之劫在凡夫則計內計外在外道則執斷執常類皆以真知為妄知如迷頭而逐影以妄見為真見似棄海而認漚如來說為可憐愍者此大佛頂首楞嚴經之所以說也此經唯宣勝義獨被圓機剖常心於生滅之中指駛流為謚水會藏性於色空之內鏡額瘡為髻珠酬諸佛菩提達道陰入處界本如來藏而體之即神詰娑婆圓通本根理智根塵諸生滅法而亡之俱家舉要言之闡思修而皆妙戒定慧以俱圓正與助而並馳顯與密而雙運歷因果始終之階級泰風延逝川之舟楫生死見愛之波旬烈燄銷隣虛之雪信所謂方等實相之真詮大事因緣之先客也聲聞在昔敎衍於今後五百年均一佛日爾時祗相精舍既有妙悟阿難此國摩訶支那寧無宿根上士第為經文語活佛旨意玄解者■緝綱而秘於綱學者舉棄繹而按諸綱矣故有窮年敎苑研義而莫得融通翔被華世禪闡索隱而能之解脈者乎燈獲躋秘詣聽學有年譬入海而算砂徒顯眩而自困既而捲卷思義置解尋經兼讀台宗乃有餘地非唯悟楞嚴為法華之要綱抑以見智者愜如來之本心談藏性則冥符性具之宗說止觀則瞻合大定之旨乃至懸劍地位預防陰魔一切名言靡不羅契憶玉泉慈靈義千萬言人無謂者佛隴西望象十餘載叅有以焉今■

秉斯義海仰疏經王以佛心即佛心不亦培青助明即楞嚴釋楞嚴執謂以水醕乳微文立義略擬玄談學備森野而詞愧不文言肆支離而義求贏當勸為四卷貲諸同志匯圖取捷於龍門聊託逸塵於鷗尾云耳天台無盡傳燈撰

貴疏理楞嚴圓通疏序

余生平有三不幸而獲三大幸焉生為楚人而乏楚才一不幸也宦途多鈍置二不幸也以直道交人而揹遭謗三不幸也然而困之獲闡西來大敎於西致獲秉天台大師之宗因台宗而悟明首楞嚴經旨豈非三不幸中而獲三大幸歟余始於是經之未悟也側聞先達擔以心師發為八難今悟之矣而翻然更為八易此又不幸中之大幸也試且畧言之即以是而為圓通疏序諒亦師所印可者也此經始秘中印累葉帝冑珍為鎮國重寶慮傳持外國防衛甚嚴而般刺審帝三藏入內道場用溥素細騰剖臂

函眞諸股中潛持得出非傳來之難乎因即
附南海估船得達五年將出之共房融宰相
翻譯而若爲脂血所凝賴房妻熙慧以銅盆
盛水浸而舒解脫之抄錄非翻譯之難乎當
時客帝正急於流通實未及奏請而朝廷責
其違制乃畏而持經遁去房雖奏入亦不及
頒行後因神秀禪師入內道場傳寫歸於度
門慧振法師訪度門師得之經始傳焉非流通
之難乎自唐天寶十年西京惟慤法師始作
疏解相沿至今凡十數名家孰不謂深契佛
心得骨得髓至於關鍵大意修性境觀展卷
則滿目陳言反照則修途罔措非疏解之難
乎昔天台大師嘗西望此經一十八載既而
人滅期迫不獲寓目乃預讖譯人懸記釋者
謂當有菩薩宰官以文章翻譯復有肉身比
丘以吾教判此經歸於中道余遍觀諸疏皆
無足以應聖讖惟今大師之圓通疏獨可當
之非應讖之難乎夫經之流通貴在得旨得

旨又貴在建壇修進此經自入支那海內未
聞有建壇之者惟今大師于幽溪蘭若依經
建立莫不中規中矩非建壇之難乎然而建
壇方是莘相莊嚴進修又貴在見道修道師
自乙卯始歲歲引衆修持莫不解行相資目
足雙運非進修之難乎又建壇蹤則爲難得
地誠爲不易必在名山離諸垢染波旬不得
其便斯可如意修爲否則障難孔多未必成
就非得地之難乎昔也八難今爲八易然而
非後四而莫成前四而後四又獨在吾師微
師悟入修證何以作我導師若師者可謂應
大師之聖識傳古佛之心宗即肉身而悟法
身即肉眼而具天眼剖微塵而出經卷即金
錍而剖翳膜發古今之所未發決釋[illegible]之所
秘密可以稱楞嚴之中典可以滿大師之久
望而今而後讀是疏而開解修證者斯可以
稱見道而後修道修道而後證果矣余廣陵
獻使千里迎師坐夏衙齋耳提密授[illegible]明珠

於示屋見見爲先賜華屋於旅亭聞聞居首
非惟得其門而入堂奧抑亦識解寶而雨珍
饑逐得飽飫醍醐任持圓覺富有多實藏作
長者之子貴爲法王窮愍貧乞之見豈非遇
千生罕遇之人聞萬劫難逢之法歟所願人
人悟入各各宣傳俾大法不壅滯於一隅至
道獲流通於永劫則報恩之心庶少酬於萬
一也時皇明萬曆泰昌天啓三聖繼體郊天
之歲歲星在上章涒灘畢相月哉生魄欽差
疏理兩淮江廣河南等處鹽法道山東按察
司廉使宗天台教觀菩薩戒幽溪 宣
瀍滄孺居士蘄州袁世振槃談撰
虞司勳

楞嚴圓通疏序

天台遙禮楞嚴願早至此土
既而迫於西邁則曰楞嚴吾
不得而見之矣當有宰官菩薩以文章翻譯
復有肉身比丘以吾教釋經而房相國遂應
宰官之記凡以青白之文赤青之章染西線
而爛然者皆得以附於宰官而釋經比丘若圓

若岳似副天台之望又斥山外雜傳之果此土
之菩薩非耶迨交光之撥三觀舜徵之混五
燈儀卿之贊華莫澄印之遇異人宰官乎北
丘乎法師乎禪師乎禪則天台之天如有會
解矣中峯命木林和尚取𪈐靜復小本手付
天如而曰楞嚴一經禪者多取以爲準的吾
微心辨見略見指點須成會解發明全經剛
改多年金聲玉振山家無盡燈師證其能集
大成行焉名圓通疏非惟經之圓通庶幾進
十人於二十五圓通之品益身爲金城身爲
湯池千秋不壞而又於時味理行間崇赤城
之堞亘錢池之坊細書寄旨經緯縱橫斯殆
菩薩所示第二十六圓通者乎或者曰顯師
西望而拜曰不及見此經而肉比丘者輒去見
佛談經斜諸師之雜亂斯特往生淨國之祥
耳見靈山未散之會者何人追隨南嶽於西
竺者何人先身後身親依佛窟得旋談妙久
降聖階中品既生而肉身之五現床推之頤

之人見其從觀音而來乃未見觀音而證耳很之圓通猶勤西望哉表密義之難逢導白足之深諦天台之記良驗百年之數已過夫安知雜亂之非波句語耶波句未破全藉咒心人但知佛頂經不知灌頂部經者咒之序分咒者經之正宗本圓修佛乘也青衿宿儒裂法而獨稱禪那始拔魔登伽也白衣女子混十人而將犯淫戒終陳五陰魔也大力鬼王增六時而重加精苦此師所以建壇表法從俗從宜雖金口瑕疵必出於三七日所見之佛觀鏡光高下應照見數千年已老之魔是以首出玄義湯若士常重其文句之清匪錯匪亂後出壇儀僧儒弟重其剏制之善書額書銘愧肉眼之宰官護肉身之菩薩懸應其記固千載之一時矣予往夢中峯作六夢記中峯贊台教比四時之夏屬天如揚盛德之光或司徒百縣雩祀行期水潦失時燈師謂剞焉於是天台天目兼山並峙不圖雪謗書傳顯超清磬而獨出如此疏者將若城若培而高龍池若濬而深進中峯父子於圓通不增二菩薩哉至其剞劂則手眼神通磨勘則夙夜精敏道林卓峯何以加諸如來見之當懸記月光說法後此經此疏不先衆經而滅由攝流通諸人歸無量壽土經等無量壽故時皇明天啓元年季夏之哉生明　受菩薩戒天台宣灑虞淳熙和南謹撰

疏自序　圓通

夫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清淨本然而周徧法界隨衆生心而應所知量不生不滅無去無來非空非有而離即離非即俗即眞而是即非即其惟如來藏性歟於性覺必明中而妄爲明覺向澄清大海內而棄海認湛因而爲三細六麤因而爲衆生業果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捏見聞幻翳以作花因遂三界空花而結空果其惟九法界衆生歟我以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

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其惟釋迦如來歟以大權而啓無上之教示墮婬室之中厭小慧以求成佛之因得示莊嚴之路垂範千載弘益萬方其惟慶喜尊者歟直示常任眞心總標二種根本破七處妄心無所而三處詰妄體元無示十重眞見有歸而一道顯元常淸淨圓開二種微妙三諦俾當機頓獲法身直指一乘寂滅道場使衆會咸悟實相圓解開而後修圓行常心顯而方事圓修二決定門重伸取捨之方三無漏學再決修行之漸入道之要而獨還乎耳門破障之功而兼涌乎神咒可謂顯與密而兼修正與助而雙運遂得菩提之路親到涅槃之家舉要言之教理智漸而無不皆圓行位因果而無不皆妙其惟首楞嚴經歟或僻孱弱析重以分科或哀短歷派深而作疏或擊蒙而爲標月之指或探玄而爲指要之宗其惟諸師之疏解歟合殊途而歸一致滙大海以合衆流同一鹹味失其本名其惟天如師之會解歟第大成雖集玄意尚發當機首請三法漫不究其所因如來示以根本了不原其所自顯十見性主賓之理河彰破二見妄遠離之言奚在次第不次第二種三諦圓融與行布不分修成不修成平等法身衆生與諸佛罔辯見道而後修道見道有所未諦則修道何施修道而後證果修道有所未獲則證道安望此爲大定之本此爲萬行之源雍而不通滯而不決又何貴乎智者之西望梵僧之懸讖密諦之待來房相之筆受乎燈夙生慶幸獲遇眞詮索隱研幾積多寒暑既仰承乎本講之面命復資乎壇法之圓修參同止觀法門會通圓覺了義隨文釋義既不忍廢於諸師之雅言立體標宗竟獨挈乎一已之心印筆以成疏名曰圓通剞劂流通用酬法乳大矣哉首楞嚴之爲經也無法不具無教不收狂心若歇歇即菩

提勝淨妙明不從人得謂之華嚴圓[illegible]
薩埵室無殊乎孩提弱喪數心自何異乎多[illegible]
跢嬰和謂之阿含漸初可也四教並談而三
根普潤一道直入而四門等開謂之方等漸
中可也廣辯三科備明七大以空慧水蕩二
執情謂之般若漸末可也開示悟入佛之知
見旋感淸除心悟實相謂之法華非漸非頓
可也始明常住真心終歸三德秘藏四種律
儀珍重扶植三無漏學懇切宣揚謂之涅槃
扶律談常可也部類既不專乎四時法門復
兼通乎漸頓收通歸別以別攝通誠方等實
相之真詮圓頓生酥之教相也嗚呼悟此理
者淸淨法身可即生而獲修此法者般若妙
智可直下[illegible]圓解脫德由之而念念增明涅
槃果因之而心心成就可謂明心見性之妙
門成佛作祖之秘典也然而慧因定發定藉
戒成三無漏學事無躐等仰冀後賢於此法
門而集惑者內既資乎聞熏聞修之理觀外

必藉乎佛力咒力之事修宿習既驅現行不
作便可飽餐甘露以延年不致過傷醍醐而
早夭以此而續佛慧命以此而廣佛化儀使
人人悟心地之無生各各證菩提之不妄庶
不負如來頻煩告誡之恩當機懇啓請之
德云爾時皇明萬曆纔四十有七年歲次己
未中安居日天台山幽溪沙門傳
燈述于楞嚴壇之東方不瞬堂

永嘉禪宗集註序

意甚矣哉含生昏動之為病也日則
擾擾以勞其神夜則蠢蠢以蔽其靈
譬鉛槧以割泥泥無所成而槧就日損醇醪
以解酲酲以無所解而明就日蒙既以生生而
漸就其木亦以死死而轉勞其生三界輪迴
何時已矣六道昇沉無日暫停言之寔增太
息思之誠可流涕者矣將受形於宇宙稟質
於陰陽隨氣運之開闔逐歲時之迎將故日
往暮來天地之一大昏動也春生冬藏陰陽
之一大昏動也出作入息人身之一大昏動
也晝醒夜眠此心之一大昏動也作憶作忘
刹那之一大昏動也既人生以暮夜之小死
博重泉之大睡以晨興之小生致將來之勞
生噫昏動之勞於生不亦甚乎哉然而果天
地陰陽之使我其然耶抑吾性覺妙明之使
天地陰陽其然耶苟先本而後末則吾將宗
之楞嚴矣經曰性覺必明妄為明覺晦昧為
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想相為身
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則
先性靈而後天地矣苟先末而後本則吾又
將宗諸中庸矣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宋儒又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則先天地而
後性靈矣苟將謀其合而同之會而歸之則
必又有乎所指中庸則曰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楞嚴則曰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
空悉皆銷殞位育銷殞雖不同先本後末
其歸一揆第世人昧之弗覺迷而忘反不為
之苦而反為之樂不為之病而反為之藥且

日道在其中其如煩惱生死何道不終否返
億萬斯年而有大覺聖人者出生天竺國號
釋迦文修行歷劫道成一生其為法身也含
累十虛其為智慧也亘通三際復明靜以為
其體起惺寂以為其用揭慧照于昏衢長夜
不能翳其明回寂定於塵網萬動不能擾其
清天地之所不能覆載陰陽之所不能遷移
往哲所謂能天能地能陰能陽能為萬物宰
不逐四時凋不徒空談其理寔能克復其本
亦唯佛而已矣武繇是放光動地繇是而
絕迹潛神繇是而靈鷲雷音繇是而摩竭掩
室以說默即體即用莫非弘揚定慧之宗
闡明止觀之法葢藥以緣病生神因藥返既以
惺寂而治其昏動又以定慧而復其明靜雖
千佛而不能異其因羣聖而不能殊其致者
矣自靈山授記霜樹潛輝道逐緣興燈傳迦
葉十三傳而至龍樹二十三傳至師子龍樹
者法中香象人中大龍既以智度闡般若之

宗復用中論傳智度之旨論度淮河慧文禪
悟遥宗龍樹初爲心宗以是而傳於南嶽嶽
七年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以是而傳於
天台天台靈山夙聞大蘇妙悟以無礙縱辯
宣毅巳宗法華而爲之教更闡止觀以爲之
行解行兩善目足兼美讃者曰智者具八相
以成道人稱爲東土小釋迦止觀立十法以
爲乘義合乎西天大佛頂泊寔德也豈虛語
哉天台傳章安章安傳法華法華傳天官天
宮則眞覺大師之所承嗣者也師從止觀悟
入淨名旁通南印曹溪師資道合則此集者
乃大師還懸江時之所譔述所以明授受之
際心宗的旨是以一言三復諱諱止觀其所
發明亦可謂之詳矣於戲夫性以不二爲宗
心以無差爲旨此禪教之所公共者也果離
教而有禪耶離禪而有教耶淨名曰無離文
字以說解脫仁王曰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
持合是二說余將進之以山河及大地一法

之所印矣然而道猶水也傳猶流也始則合
而未離吾將質之釋迦同耶異耶中則離而
未合吾將質諸禪教得道諸祖同耶異耶末
則離而復合異而歸同吾又將質諸眞覺大
師之爲是集矣余謂微此集則禪教始終而
不合微此旨則如來心宗卒不明然則異之
者迹也同之者本也迹之則執跡以忘本悟
之則得路而略迹本跡兼泯禪教兩融余又
將質諸永明大師之宗鏡矣茲因註次序而
原之請者請去跡以求本則止觀之道得矣
馬僧摩居士名鷹法名正眼永嘉之繼起者
也意謂微余天台雲仍莫能盡大師止觀之
旨故不遠致書索余註出其用意亦可謂之
勤矣并志其所由來庶了然知是註之顚末
云皇明天啓二年歲次壬戌孟秋哉生明天
台山幽溪沙門傳天台教觀遠孫傳燈著于
楞嚴壇之東
方不瞬堂

范比部般若融心論序

天台肉
山也寺

人無盡師振智者之宗咒泉幽溪金輪轉處
動天動地禀司勳目以足行經藏皮裹法華
顧太史指爲舌上珠璣法中龍象展也言乎
師昔振錫四明諸善知識折體歸依余時尚
爲薩歷冀丁巳入山謁師師儕捉枝之猿深
加錐劄時魔軍張甚東衝西突未暇盡承記
荊比觀瀑石梁見曇華亭楚楊柱史修齡題
句辭妙藥花悟超指栢始知柱史於師深蒙
印可一日越祁太守爾光問師印可柱史之
旨謂何師曰柱史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其
旨畢竟作麼生解余曰古人重在無住余則
重在生心益須菩提尊者於阿含十二年時
已證阿羅漢果佛讃於弟子中解空第一豈
解空尊者尚住六塵而令其無住乎正慮偏
空如焦芽敗種誨以生心令不生者能生化
聲聞乘爲菩薩乘耳然則須菩提退則進之
宜告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檀越進則退之
宜承當乎應生其心而無所住則兩皆不失

其正矣柱史歎喜讃歎曰師妙得辯才巧於
說法可謂發古人之所未發聞古人之所未
聞也爾光因勸師廣其義以醒三千大千衆
生之夢師乃論般若融心纏纏數萬言庚申
余再訪師飫聆眞諦得未曾有大都謂三界
勞生緣塵分別心不可有六度萬行心不可
無一切諸天龍神人王宰官以至鬼道畜道
地獄道皆有菩薩之位皆當生清淨之心且
約四教以分淺深用八法以明行相生化兩
冥自他兼濟眞剪業果之慧刀渡愛瀛之寶
筏也雖普惠雲興之問二百普賢縱瀉之訓
二千曷以加諸夫釋子談空墮於無住之邊
見厭離根身器界以與吾儒相水火師獨標
生心之指舉祖祖未發之秘密藏揭出全機
遂令拈槌豎拂止可止啼瞬目揚眉都非好
手柱史與師一解後間直將千古以來黑漫
漫地照以白日引之康衢此與裴相國之叩
石霜畱下笏子張商英之謁兜率翻却踏床

何以異乎雖然師之監義判斷分明調適而上遂從此以去可以入佛亦可以入魔第遇明眼人即爲透網之金鱗若不遇明眼人終成守池之䲭鳥雖有切切婆心何益于的的祖意邪昔楊提刑謁楊岐楊岐煎茶提刑云這個不消得有甚乾嚗嚗底禪希示些子楊岐曰這個尚自不要豈況乾嚗嚗底禪噫乎提刑是家裏人尚然如此吾願世人以師此論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其爲福德勝於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持用布施幸勿當面蹉過別尋乾嚗嚗底禪也時泰昌庚申至日甬東友人范汝梓撰

彌陀經略解圓中鈔序

夫如來口密語意多含譬王索仙陀婆一名而具四實惟彼智臣善解其義俟王之若出若食若飲若戰一唱乎此則奉之以馬以鹽以水以器莫不會王之心適王之意菩薩智臣亦復如是善解如來之所說法於淺法中作深說於深法中作淺說亦淺亦深法中作非淺非深說非淺非深法中作亦淺亦深說造論弘經豐約適所既不令智退亦不使義闕然後可謂升其堂而入其室也此佛說阿彌陀經乃釋迦如來於深法中作淺說廣法中作略說者也說既略矣而智臣爲之解不得不略義既深矣而智臣爲之解不得不深解略不令其智退理深不令其義闕以略採廣從容中道余於吳門遘菴大師略解見矣其序有曰積林玉沼直顯於心源壽量光明全彰於自性又曰了唯心之本具億刹非遙知大顯之可憑三祇橫截憶括盡全經厥語何其略惟心本性厥義何其深微菩薩智臣烏能全於是乎今爲之鈔而特題爲圓中者意以極樂依正爲妙有一心持名爲眞空微眞空而莫能證於極樂之妙有微妙有而莫顯於此心之眞空斯謂不思議假非偏假眞空不空非但空合是二者而行之則圓中圓滿非但中之道成是故命爲鈔焉意欲讀是經而修行者厥名思義誠宜一心不亂而萬慮皆忘則眞空之理彰七日持名念念相續則妙有之理顯行之成而見佛心淨而華開娑婆之印壞而極樂之文成印壞所以空其情是之謂眞空文成所以立其法是之爲妙有二者俱忘而俱存彌陀之經厥語所以略厥義所以深爰因鈔次故揭題義而漫爲之序云皇明天啟龍飛之初年季冬哉生明下筆故序

王居士性善惡論序

性惡外典所諱也而台宗獨具性之所具而神用之專用是爲家珍倚非習於其敎者雖老宿沙門聞而掩耳走矣余讀有門大師性善惡論而歎四依菩薩慈悲良深重焉何則我輩衆生與三毒如惡又聚歷生浩劫任修惡中反而之善艱謬良多制伏强則辭靜慮之酒厭離極則墮無爲之穽所謂謬也懸觀淸淨初心絕分歷別修證積劫難成所謂艱也撥厥所由良以惡異善故不有性具法門雙融善惡何由知十界之同如悟衆生之即佛一切現成至圓至頓豈有過此者乎故談佛性者不難言善而難言具也故曰台衡二師慈悲深重也武津性染翻起信惟淨之旨智者理毒闡維摩二即之談雖復以具立宗而意主於觀惡融通任運攝善妙宗建立揭惡緣了謂勝他宗此秘始顯海寶之如意衆願之德飛山外諸師不得與焉故談台宗者不難言具而難言惡也故曰四明以來諸師慈悲深重也西來一宗指屎屎爲法身示薦取於聲色印合山家寧盡烏啼然言前句外專待上根至如天台一家文字總持如雨之普潤婆心舌若惟恐其說之不詳與其解之不晰大師此論更旁引曲證原始要終設之以辯贊之以說示之以事繫之以圖雖以余敏之不敏向於君子皆能蛣蜣究竟之旨茫若望洋卒業此憬然有入焉故談性惡者不難於言惡而難

於言之言之必使人洞胸徹髓如開戶見其家藏而後已也故曰師之慈悲深重也論成而冠儒者頻用非孟以相徵詰余曰唯唯否否三教聖賢言性皆同而異孟嘗言備物矣備善而遺惡詎可言皆修多羅處處稱本來成佛佛弟子何必不言性善顧世教嚴於防惡出世間教妙於融善適時逗機各有攸當也即儒者言性寧渠皆善相近不移不隱然一性具耶宣尼言具騶孟言善然騶孟言善姚江又言無善無惡而聖學愈明如來言善台衡言具然台衡言具四明諸祖以及大師又具言善惡而佛心獨暢姚江一派儒宗至今研味不休師論既出後五百歲中稱見性津梁者非此其誰也三教聖賢皆貴有賢子孫哉貴有賢子孫哉天台門弟子 香光居士王立轂合十書於[illegible]伊室

性善惡論序

談偏空者治世之道乎宗緣起者涅槃之路隔由是所知沙聚見愛河深落見愛則洄復生死之波障所知則汩沒無為之穽庸詎知淤泥卑濕常生瑞世之芬陀終旣夫陸地高原末產應時之儀鉢此妙有法門釋迦如來所以捉塵三復而談諸大菩薩所以擊節冉賡而和也何則叅一言其有則萬行因得以芬披而至人之化導行一言其妙則真如以之而寥廓而凡夫之生死絕方有而妙則妙不自妙方妙而有則有不自有有不自有則窮年行度一道清淨以忘緣妙不自妙則終日袪情萬法森羅而建立夫如是則妙有恒即而不即恒離而不離吾何獨妙其妙而獨有其有哉此諸佛菩薩大人作畧叵不可得而思議也第有非緣有微性具無以建其宗具非偏具微十界無以盡其旨修性繇是以分善惡因之以辨是故假託賓主以性善惡而立論焉然以道該儒釋理別偏圓各有攸歸曷容槩與世出世間之肯不得不霄壤以分庭大小頓漸之宗不得不雲泥

而立壺兼之修性騈舉法輪重伸援事援人證經證論言將六萬夫筆以紀而安得乎絕妙好辭門列八科率意而宣聊契乎妙覺明性下筆於時皇明天啓建元之初年季夏中澣書成於仲秋之哉生明閣筆故序天台山幽溪沙門無盡傳燈和南撰於楞嚴壇東方之不辭堂

聞居士淨土生無生論序

昔楊次公云實輔彌陀教觀其書山積惟天台智者大師十疑論最為首冠寧詎知後次公六百許年而更出我幽溪一和尚生無生論乎括海藏以十門融億剎於一念廣古德之未備闡今人所未聞生無生義若指諸掌蓋自其三昧流出故不可得而思議生今之世獲覩是論罔知猛省未生豈不大可哀哉發起之由實始不慧故蓋圖剞劂用布大藏願戴髮含齒盡未來際普霑法乳悉悟無生至若讚是功德則有十方恒沙諸佛廣長舌在毛道凡夫聊序其大都如此萬曆甲辰冬日

門人四明聞龍撰

維摩經無我疏序

維摩詰所說經者蓋大乘圓頓教中通方之妙典也曷以言之正以如來五時施教各有專門如華嚴則專於頓阿含則專於小般若則專於空法華則專於圓涅槃則專於常至若方等則無所專無所而不專已為通方之時適此經說於方等得無所專無所而不專之正故曰大乘圓頓通方之妙典也如寶積長者之讚佛偈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此則專於圓而得兼華嚴法華般若涅槃之教也又曰始坐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此為證三寶於是現世間此則專於小而得攝取於阿含之小教也又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至

云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此則正專於方等而得遍攝圓頓秘密不定大乘諸教矣故曰無所專無所而不專也或送難曰此經既無所專無所而不專豈亦具足偏漸諸小教乎對曰非然也既曰無所專豈專於小及偏漸%而又曰無所不專則是破小以成大融偏以歸圓會漸以為頓如須彌攝色咸成帝青如意兩珍悉為寶藏無所專無所而不專其在是乎此非譬言入經自見讀是經者儻一過此苟能以是而融會之則若大若小若圓若偏莫不歸於此經了義之正轍也關中師釋業存成解陳隋智者疏已云亡然而淨名玄義既昭昭而可觀性具法門又瞭然而在目是以不遺先見而語義具存第遇關鍵未開則聊運綱推肯綮不解則稍進牛刀將與五百長者而出色復請釋迦善逝以解順題之為維摩詰所說經無我疏意用儒童

之不我以御龜氏之二無獨不委閱者果以老僧之疏為溪如也皇明天啓五年歲次乙丑季春前五日天台山幽溪沙門傳燈下筆於楞嚴壇東方之不瞬堂

傳佛心印記註序

夫法身充滿於法界般若朗照於性天解脫蕭然於累表大用普應於羣機為如來之果德為九界之因依其所由來舊矣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中諦者統一切法為天然之性德為法界之真歸其所由來亦舊矣見思[illegible]乎空寂塵沙障乎化道無明翳乎法性為三身之覆障為三德之料纏其所由來亦舊矣空觀者破見思惑假觀者破塵沙惑中觀者破無明惑斷煩惱生死之聖藥成菩提涅槃之真因其所由來亦舊矣煩惱生死斷則解脫大用成解脫大用成則般若智照朗般若智照朗則法身性德顯其所由來亦舊矣是則三觀者為傳佛心印之真宗祖祖相承之大法凡有

志於佛道者是不可不明又不可不修也第觀出違境而修境由開解而發境有生焉佛焉善焉惡焉修焉性焉離焉即焉苟不原乎性具則即義何由可明是故作傳佛心印者廣引佛祖誠言以明性具宗旨庶令從事斯道者了衆生修惡之地本全性以起修雖昏盲倒惑之鄉亦全修而在性是則生佛因果迷由悟迷悟迷無因本乎心性迷之則道修曠劫猶緊聰於龍門悟之則稱販屠沽亦高超於上乘然而見道雖齊於諸佛結習猶衍於下凡所當全性以起修妙違全修而在性全性以起修則修無別修全修而在性則性無別性此則終日在性念念違性以成修終日起修心心了修而在性性不妨違立水月道場廣作空花佛事修行如幻三昧回向鏡像如來具菩薩之威儀成比丘之細行立文殊之智種圓普賢之行門能具乎此則學道事畢此傳佛心印記之所以作也或有濱聲動

色而言曰吾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者也夥言修性亦奚以為余始闢之則唯唯而退未則屏氣徐進曰余聞初祖曰吾有楞伽四卷可以印心五六葉又尚般若當時為君已聯道一線請事斯語無為修言而空腹高心也又曰吾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也夥言進修亦奚以為余亦退步屏氣徐而謂曰何名直指何名人心何名見性何名成佛又君所成佛性乎相乎若見性佛則未有莊嚴古人修慧不修福尚云羅漢應供薄矧俱未修無為修言而空履高心也君於日用見色聞聲衆能不緣塵以起分別或塵勞暫息而未永斷煩惱則見思猶阻乎空寂而空觀宜修無爲修言而空履高心也君於化道能知病識藥應病與藥令得服行先以神通駭動次以智辨宜施乎苟未能此則塵沙障乎化導而假觀宜修無為修言而空履高心也君於法性能空有雙遮中道亦忘筆秘藏而高踞寂

殤證報應而三身圓現乎此未能此則無明翳乎法性而中觀宜修無啓侈言而空腹高心也或者開之理窮語息合十槃談唯唯而退因錄其言而併爲之序皇明天啓七年歲次丁卯僧自恣後二日傳天台教觀比丘傳燈述於楞嚴壇之東方不瞬堂

淨土圖經序

余生平喜遊佳山水海內三方畢矣獨未及西遊今則暮年而濟勝者告疲欲臥遊之苦無善圖懸於四壁然臥遊又不及神遊得送想之法於觀經觀經乃遊神於法界者也觀不藉目而萬像洞照濟勝不藉足而億剎遍遊余將從事斯道以爲暮年之遊具矣第余繪按圖索馬者也實未能忘筌然維摩詰固有言無離文字以說解脫是則因筌得魚按圖得馬古昔聖人之所不廢乃今裂經以爲三十五分繪圖稱之名爲淨土圖經圖則始繪於四明李次公居士麟繫達逕庭遺漏未完有天台吞清所居士受正

者善能繪大令小增少爲多余於每圖又贅以讚頌或偶或青共五十二首蓋不敢讚一辭惟攝之而已意令讀者因圖而會經因經以會觀亦可謂圖經之稱富者矣獨於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而不可圖是必如華嚴心師造佛三無差別乃可希觀此又圖經者有所屬望於大衆者也天台幽溪無盡傳燈述

淨土圖說序

此圖有兩本上本稱圖經圖則書以十六觀境經則書以十六觀境凡是一觀則先書一圖圖後列以一觀之經下本稱圖說乃取觀經疏鈔宗鈔中體宗之旨共立二十九圖若以二十九說卅書本爲楊州袁大叅疏理蒼孺公請入衙齋傳授止觀兼欲得淨土要旨故撰此二圖命孫受教謄寫以曉悟之當時未遑繪工高手遷延至今未遂流通茲者講演妙宗鈔於四明延慶寺偶李次公同寓厥寺乃請圖繪次公搜莘匣中得舊日所繪圖稿數紙先付剞劂續當補足今所刻者下本圖說也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今次公以心師手師寫淨土佛界五陰則畫者觀者及余撰圖說者敎孫損資壽梓者將來得生淨土成就佛道無疑皇明天啓五年乙丑仲冬天台山幽溪無盡傳燈撰

淨土法語三妙門序

觀夫三界之苦莫大於有生勞生之因莫大於有念破有念以歸無念圓無念以歸無生果無生矣三界之苦何有哉此吾佛世尊所以出興於世救世而有說焉第雖無苦生而不無樂生雖無妄念而不無真念故隨機不同敎有進否有生生之敎焉人天戒善是也無生之敎焉三乘涅槃是也無生而生即無生之敎焉圓頓最上乘是也今念佛求生淨土法門實圓頓中之圓頓上乘中之上乘了義中之了義何也蓋求生淨土以念佛爲因念佛以往生爲果不知

者以爲有念有生難契無生之果玄會者以爲無生無念深合涅槃之因要知生即無生念而無念以無念而爲念雖終日念而未嘗念念念契合乎無生以無生而爲生雖終日生而未嘗生生生玄同乎無念是以不慧之往生淨土生無生論爲四明往生居士而有作焉然無生之旨雖闡往生之事未彰蓋尚無生者或以求生爲芻狗尚有生者何妨以無生爲餼羊是以不慧之往生捷徑法門又爲茂苑韓朝集居士而有作焉若合是二者以爲之說則不慧又將進之以大勢至菩薩圓通章之別行疏是三者同刊總命之曰求生淨土三妙門非曰不慧之書爲三妙蓋讀此書者能臻乎即念無念生而無生兩者併忘之之三妙念佛往生法門豈不妙乎朝集名遂祐法名正知爲韓太史公之仲子以名門宦胄而苦行長齋是真火裏蓮華離垢摩尼嘗禮天台華頂智者大師塔頻蒙放光攝

受尋捐百金以爲劍院之資又茹淡齋者
年刺血書法華等諸大乘經數卷從是一志經
西方不攻雜學是則成佛生天二行俱其所志
先回生天之報以爲往生之因尚何淨土之
不生以成佛之因而爲無生之道尚何無生
之理而不會是則余所著書皆居士生淨土
之左券云

天台山幽溪無盡傳燈撰

四月八日浴佛儀序

出家之士捨所親以投法親一知一解一行一任罔匪
如來之法恩所謂從佛口生從法化生獨非
耶儒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
則以懼吾佛滅後三千餘年計降生之辰乃
始於四月八日逢生而可喜見滅而典悲不
能無戀戀之私叢林浴佛之舉則百丈敎苑
二淸規班班可鏡也第其間所行法事似太
簡略故輒採義淨法師南海寄歸傳所稱述
西方蘭若每於齋日廣設塗香多市名花用
爲浴佛供散之需浴畢則繼以梵音稱讚法

樂喧闐普使見聞頂禮舞忭令效以舉行一
二實法門之盛事也況茲首夏山花尚繁遍
令淨人施力採取積之則盈筐盈几散之則
載地載天莚忱諸天之雨曼陀靈山之變淨土
非一時之快事乎剞劂流通以貽好事若上
士忘情下士不及情以此刻而爲芻狗亦惟
一命焉皇明萬曆天王在鷄火之濵佛降生前
一日天台山幽溪沙門無盡傳燈書於楞嚴
壇東方之不瞬堂

七日持名三昧儀序

夫四種三昧雖皆念佛若
自他俱念則以淨土念佛法門爲要而淨土
法門又以小本彌陀經一心不亂七日持名
爲要蓋念者不忘之謂也苟微一心安能不
忘苟微不忘安能不亂故知此經七日一心
不亂乃求生極樂之要門速成佛道之捷徑
乘此往生卽階不退有流因此而直截萬行
因此而圓成佛道因此而究竟衆生因此而
度脫矣第以此經流通雖廣依敎奉行受持

者稀不徒讀誦以爲受持要必矢志持名期
於七日一心不亂方眞受持也余於萬曆末
年嘗依此經要期七日令諸大衆一心持名
晝夜不寐心無間斷當是時衆亦精進無有
一人若身若心生懈怠者故知此法可以流
行於末世有益於行人今依佛說立爲成式
初之三日先修懺悔求聖冥加爲前方便遇
二日已方事持名不涉餘緣懺摩方法書之
於左寄語行者顧各流通

天台山幽溪老僧傳燈撰

祖庭元旦禮文序

吾佛世尊一代施化說示億而默示一顯示
億而密示亦一於密示中又不過或爲此人
說頌或爲彼人說漸彼此互不相知而已斯
於拈椎豎臂揮筆解頓密中之密見於契經
者又不過億先經常之一變蓋變則不可以
常示人苟可以常則四十九年一宗於變而
已矣豈所謂經常之道哉佛師若此佛弟子
繼西天金口祖承之二十三祖未承所記之

四祖東來一花五葉之六祖見於經傳而于
常之一變固不能無之獨後世之稱別傳者
慮經常不足以爲謂故盡驅之爲變本擬杜
情不期變復爲情謬所謂雲裏路干條雲外
路無數非耶是以一變以爲頌古再變以爲
評唱又再變以爲秘要俾之爲家傳戶習人
、古得爲牙慧五家宗旨從而標地矣夫以
多爲變尚不失其常變復爲變豈其常哉吾
不若以常而守常終不失其常欲杜其情又
不若以依常以塞其常由之杜視聽絕情識
四門之內吾用其空門可也四句之外吾用
其無言句可也一空一切空尚何文字之有
尚何膺敎律之有尚何生佛之有謂之卽常
之變可也卽變之常亦可也東餘之三門於
高闇以待不時之所需豈非經常之道哉宗
變者祀西天之二十八祖祀東土之六祖祀
五宗之列祖旣無所而不可宗常者祀西天
之十三祖祀東土之十七祖豈獨不可哉吾

宗庭祖堂設祖像肇始於宋慈雲大師之上
天竺龍樹已上未聞也與道已下未聞也慈
於天台幽溪像設祖庭中釋迦東文殊西彌
勒前普賢一依法華爲之置昭穆則始於迦
葉尊者末及法智大師而先師百松和尚亦
得陪位以其當來還叛亡之際深有草剏之
功如匹夫而有天下誰得而議之於諸祖中
功德隆盛者先賢業有禮文俾以時思外而
諸祖若漫無所述則吾不與祀如不祀此烏
乎可是以做先德之著述勉後學之敬修每
於元旦總事舉行實敘死之盛典也預於是
文者西堂弟子正寂也舉行其事者住持法
孫受敎也校讀者書狀法孫受蔭也法得附
書皇明萬曆巳未歲佛成道日天台幽溪遠
孫傳燈著於楞嚴
壇之東方不瞬堂

王邑侯天台山方外志序

夫中國名山有七而五嶽爲尊天台山其南
嶽之佐理乎昔大禹治水會天下諸侯於於

越乃封其山爲南鎭當是時置旣闇爲螢夷
之地舟車阻絕疑天台者大禹未之至至則
不封於越而封天台矣余昔讀孫興公賦彷
佛名山倒影於重溟之上旁薄於霄漢之間
足與五嶽七山埒後得剖符茲邑郎津津色
喜與名山有緣得爲地道主哉爰自蒞任以
來雖公事旁午簿書積案未嘗不提如意拄
頰望霞標而耳瀑布至於美景良辰則又携
一二文學或采眞於石梁或覽勝於華頂或
登桐柏禮夷齊之像或過檜溪弔顧歡之宅
一觴一詠信可樂也第名山洞府爲仙釋之
都會其中必多異人若白道猷葛孝先諸君
者求之於今余非異人固未易知人之異求
之於古余將誰質質之山靈山靈無言質之
邑乘邑乘不詳余終將誰質哉乃山僧無盡
法師示余以方外志其叙事該稽古博究理
深爲文則求諸辭達而已不以奇衒人釋氏
固其所長仙宗亦復傍綜久任名山而形勝
固伊家中物左提右挈東指西撝若啓鴻曦
而陳俎豆余喜斯志先得我心乃趣命剞劂
以補邑乘之未備余觀古今著述互有詳畧
爲各有所主也夫邑乘志方內者也佛氏仙
宗不妨兩爾茲志志方外者也玄風釋理宜
加詳焉兩者並行而不相害故知斯志又邑
乘之佐理也因爲之序賜進士第北京大理
寺左評事前知天台縣事雲間王孫熙書於
台嶽
官舍

虞司勳天台山方外志序

職方氏曰余
守方內名嶽
蓋有天台山焉上應泰符下躔星鳥黃潤爲
億青秖建元金王聚斗而陵行沉太乙升階
而爵祿降宛發躔次正褒絃維矣是以闍閣
詠其克遜里俗識以始登花緣松關七篇之
論美棠陰琪木五字之歌歎若乃賈直舒文
屈忠江孝唐典秀而章俊天遷鬱其生楨超
趣往田疇穫倚市域中多戀與公儕之使吾
有力負之而趨趨不踰矩矩周其山也然而

元聖忘山忘道遊化於茲闡士泯色泯空唱
導於此稻庭隱嶽斯以稱焉恒河旣觀琉璃
皇基詎非佛國出夫纓絡自遷皂易東蔡蟯
客黃寧安知華表算米鹽於塵窮修延旋於
責墉誰決愚龍必逢智印有大導師燈公者
天宮蜚譽發宿開祥枝引百松葉榮雙樹光
幢繼日寺翳景而高明德能注雲溪伏流而
幽隱衆仰足行經藏人呼皮裏法華太末道
實愈方袍之平叔勝果淨梵兼鑰鉢之言公
遠得智者膏腴近任神仙窟宅代興才子矢
結金蘭國學儒英請揮玉麈楚鴻實中之實
善逝天中之天雖三觀之內融曾一時之外
學雲兩慈味筌黃道聲在山言山山是新伊
中黟知幻離幻幻成志外別傳華五界於貫
華總八峯於一軸分章二十十法以之成乘
取策二三三敎因之合轍每馳神而運思復
遠寄以冥搜拓邑志之廣輪設圖繹之彩繪
正名軒騁溯源逵沲語本則山工之印文出

拯勝則妙德之冠影涉行潇飛錫處處仁祠道岸披圖人人賢位禪波合派於星海祖堂大袷於台垣陵再來而孔釋併節應化而宗敘一載培桐栢引配苾芻右爲左玄金庭是集仙之都會歆溪寮嶺王京假天隱以衛門王侯屹峙金湯羽飛儼陳甲胄衛我教也綸音表而摩霄成汝名也金聲流而擲地人非昔而蹟在神不滅而塔懸以至酉陽之諸阜爰及庚除之唐述齊諸菩志慧吹異科太陽之草長生菩提之樹稱念莫不花生藥管黎燦藤箋執珠盤於秋壇傾銀河於口海吐玄亭之白鳳禦福三台驅相宅之青鳥恥名一行若陳吳若宋謝空揭霞標若邑緯若理庁证張帆彩遙連越乘內折魯儒家有譜而野有謀近者知而遠者曉記載以來此爲大方臬鬩其毋趁牧組罔侵予官語必烟霞人惟山世固已蕤麟香而屏穢橥犀導以辟埃然虎落時開鹿柴不守笑司馬過橋之悔嗤阮

客還家之悲漫云東足洗腸聊復招手饒舌亦以鶴林神訓綴萬刹於珂毫龍樹靈文洞千璣於珍綱示一家性具之旨超孫生妙有之談斯則亦縣赤城並落硯池之蟻呂天堦天柱並含毛頹之兜塵巖岫徵于市朝在外無外壓癰通于寺觀即方離方瑙丘掩丹丘之房應眞入養眞之境瓊臺方廣英玄旨而象移芝草姿羅正倫溢而味變孤竹竟貪九州僕射南嶽須成五通仙人黃門一開惠虛偏行乎中道玉句三降寶瓊忍折乎慢幢陰巖之石能回國淸之竈可破是爲塵塵三昧宇宙眞如六合版圖咸收冊府五車經史盡入石渠矣何妨一名越岑爲佛隴名呂山爲東蒼又何妨指一山爲天台指一寺爲國淸如晁澄之歸日本若寧貞之適會稽耶嗟乎太虛寥廓眞智靡涯職方於此索途燈公於此遺照叙周非我志亦非他華藏運外而納妥玡於芥舟靈囿毀方而入玄眞於珠口太史

之主奚測司空之度應捐標示桑欽括木呆於緇帙幻同伯禹攝山海於金經末裔由此衣傳頒都爲之紙貴矣萬曆癸卯法華三昧道場朔蕭日菩薩戒弟子進士天官司勳大夫前職方郎武林虞淳熙和南撰

屠儀部天台山方外志序

天台山者上應三台星得名列於道書洞天福地爲東南一大名勝按釋氏敎宗則自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敎判釋東流一代聖敎傳之四明尊者是爲敎觀禪宗則自雪居韶國師以秘密心印授永明壽禪師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是爲宗門又五百應眞行化此山方廣寺在有無縹緲問土人時聞鐘磬梵唄聲隱隱從地中出高僧曇公曾一至其處聖賢嫌其腸穢不得留出而洗腸於澗至令有曇華亭在石粱旁爲應眞舊蹟而彌陀一化現國淸爲豐干文殊普賢兩化現一爲寒山拾得一爲戒闍黎周七娘應變無方多所

開化賢聖先後託迹稱三寶地按仙宗自周靈王太子晉仙去奉上帝命治桐柏宮實主此山其後劉阮肇採藥入桃源洞遇仙子度世唐司馬子徵隱此山受度黃眉公證太乙生人之果至宋張紫陽眞人大闡悟眞之旨化度羣眞終於佛氏滅度茶毘而收舍利玄風丕振又稱神仙地山形秀出華頂爲晁高處其山多名都洞府神峯秀嶺幽溪絕壑寶刹精藍琳宮道院嘉樹修竹靈藥瑤草在在有之以故王逸少許玄度輩結伴從剡溪入茲山采眞焉孫興公作天台山賦鉅麗哉頻晝靈秀之觀矣邇者法師無盡燈公以上智夙德爲百松妙峯師高足遠紹台宗卓錫佛隴愛此山秀拔神奇遂抽靈心發藻思作天台山志志佛蹟仙蹤名區勝壤亦既囊括疆列纖悉靡遺且氣格森嚴辭華苑暢掩文人之筆奪秖林之采而又發明宗教究極台歸上繼佛隴之風下振百松之緒作人天之

[illegible][illegible]爲道際之津梁旁及仙宗研討同異歸
[illegible]實所羽異台傳不知者以爲名山之志知
者詩是敎觀之文自古山經地志多出文士
之手彼其止習辭華罔究大道文藻雖盛去
試義如乃至淨衲高緇非不精通佛理或長
於講演短於筆劄惟師禪觀既深文心復圯
槃然鴻麗戒一家言文章家取而藏之名山
沛門尸且取而皮之函部也嗟夫台宗自四
明師示寂後幾乎泯泯狂禪之徒輒指台敎
爲煩項余謂科條似煩旨歸則要衆星拱辰
百川會海如以台敎爲煩則華嚴八十一卷
科條次第不更煩予天幸百松振之幽溪復
大祿之而窮公闡發於句甬介公揚詡於虎
林於是天台之敎煥然揭月月於重朗盛矣
盛矣是志也紹先賢則光接慧炬開後學則
智傑羣昬酬山靈則勒石懸巖傳文苑則永
垂竹素是志之善物也世傳部國師爲智師
後身以去來無礙之理論之安知韶公之後

不復爲盡老耶志成問序於余余夙稟敎盡
老得閒五時八敎之旨夢寐名山託之神遊
之日久鳥得無言要以附志青雲而不朽匪
特山神首肯亦或如來之所印可也時萬曆
乙巳仲夏春朔娑羅居士屠
隆緯眞甫撰於天中天室

顧司成天台山方外志序

史莫良於志天逖人物禮樂刑名
至與渺彩牘矣然而圖諜度數存
焉虛可稽也實可錄也苟擅三長寧歟四善
哉志莫良于山紀載之難有數端焉猿棲能
館鳥道蛇盤蠟屐從所未經樵斧孫來罕到
卽有幽奇何緣覯覩鴈蕩徑辟於宋年黃海
道登于明代非其驗與故眞見難詳自呂黎
慟哭於落鴈之峯王陽回馭於羊暘之版文
人墨客往往心快臥游具窮濟勝丹椒翠纍
月磴天巖[illegible]標異於登高眺遠之篇間問奇
於牧監荛夫之口言之若夢槃乎有聞信耳
筆非任目逾外山之眞刑從是遯矣故齊門

難據時易世移陵虛谷實嘯隨方改字以俗
訛石縣薛中畸睹神清之洞門潛水底詎窺
小有之天或古有而今亡或此非而彼是文
士疑而莫質野老訟而不知辨而析焉良未
易矣故攷証難精經工尋奎別引勝流攬木
援葛必資曠日而或輶軒之駕浪束馬之未
能杖屨以遊虞嬴糧之不繼非從偲而靡暇
綴錄卽悵望而無力纂言徒遙想于冥搜曷
散懷于奮藻故結撰難富兼而有之者其惟
無盡大師之志天台乎師以法中龍象坐大
道場以舌上珠璣作大佛事踵舊志之未廣
思靈蹟之無徵折竹長編然松瞑寫緝爲山
志數十萬言自名山以迄文章有涉茲山者
罔不采其故實掇彼菁藻至台敎之眞文高
人之遺韻尤加詳焉項以請藏金陵屬余爲
序余受而卒業竊之所難今之所易可謂冥
通地絡潛鏡山靈勒遐貫于清都垂宏摹于
法界者矣蓋其任山三紀振錫千峯徧尋不

死之庭畢踐無人之境有勝必窮無險不陟
輿夫日蔫未奇耳剽多妄者異矣而又蘿封
之宇普入捜羅樹挂之錢咸資考索且日探
月歷神畫刑摸以故琪樹金松同檢稠君之
籙墨池茶圃雙髮管子之題錐細不遺名實
無爽又何有攷之未精撰焉未備者乎嗟乎
覽應鄒之記如禪岱宗披王屢之圖若睹仙
掌擴口地以文奇境因語麗耳至若道元之
注水經旁洽異書靈運之賦山居廣陳奇物
千載而下等諷咏于登陟幾簡冊于丹青志
而若斯斯已偉矣師之天台庶幾是乎若夫
精詮敎觀弘闡宗風霏法雨于松樞霆慈雲
于蘿悅花飄座側樂鼓空中斯又地靈以人
傑逾彰山筍與海藏同久者也彼楊衒常記
伽藍慧遠曾經廬阜厯稱著矣豈如斯志名
寄區中理存方外將使絕粒茹芝之客獸引
瑤榛餐風味道之侶羣登寶筏者哉萬曆壬
子仲秋日賜進士及第南京國子監司業前

翰林院國史編修記注起居編纂章奏方外友人江寧顧起元撰
天台山志

外志序

夫志猶史也亦傳也有天下之史一國之史一縣之史一宗之史有僧史仙史高士之史名山之史史雖不同所以記言記事一也漢明以來佛教東漸三寶事蹟班班可紀故太史有左右之官僧錄亦設左右之職剡山林碩德著述猶多若梁慧皎法師唐道宣律師宋僧統贊寧之高僧傳宋道原禪師之傳燈錄駙馬李遵勗之廣燈錄惟白禪師之續燈錄四明盤公之佛祖統紀以至釋氏通鑑佛祖通載僧史略釋氏稽古略之類曰教曰禪曰律人齊七衆門備十科矯矯人能翼翼義虎有一言之悟人必書之有一行之合道必書之其啓廸後昆弘範時俗功德可勝言哉天台山者域內之名區東方之聖境也地靈人傑先靈於老釋後傑於儒宗仙風綿邈資始於軒商佛法祕藏肇基於

方廣正言縉門若蹟則爰自東晉曇猷棲神蕭梁定光顯聖洎我陳隋智者大師立宗命教因山爲家海內之宗事佛法者必以台教爲司南降唐及宋元至我皇明師資相繼千有餘年無論天下教釁之盛即茲山流行考諸僧史不減數百餘人與夫禪門則韶踵躅白沙皆法門之梁棟教鼎之鹽梅名言懿德膾炙人口豈不以此山泉石足以疏練神明産有聖賢而然耶然則山因人顯人以山名山已有志人胡可略舊爲是志者謂釋老非志所急故存而不書或書而不詳然有世間法出世間法達人大觀無可不可若分門立戶不啻冰炭宜其目爲天地間之尤物也今之所志亦謂世間法非出世之所急故存而不書非若冰炭之相視也爲異志已備故不復疣贅云志之爲類者凡二十始於山之名終於山之文章蓋名者實之賓也徵名無以顯實首以山名考緣名求實形勝雖山之實貫源又山之起祖次以來源考形勝與山並猶影響山之形聲乃吾心之靈覺也次以山體考有形聲矣影響從之次以形勝考依形勝以建名剎次以山寺考石梁方廣赤城支提菩薩聖僧靈宅攸託次以聖僧考智者依山而進道後代繼祖以傳燈次以祖師考祖因山而得名法因山而立自次以台教考教得人以弘人得教以立次以高僧考桐柏桃源洞府在焉次以神仙考察嶺歡溪考桀是宮次以隱士考名山勝剎賴神功爲之密護次以神明考三寶陰翊世道藉權貴爲之顯持次以金湯考歷代奉法者咸有匱遺如陳宣帝之捐調隋煬帝之施品物雖歸化事尚傳聞爲法門盛事次以盛典考石梁之現光現花佛隴之見橋見雀同乎見聞異乎常論次以靈異考古佛舍利奉安高顯諸祖靈骨瘞之方墳次以塔廟考智者降魔於華頂壽公入定于天柱至於一石一泉皆前人之遺

蹟次以古蹟考人與山名欲同垂于不朽或刻石以記名或樹碑而頌德次以碑刻考菩提琪樹靈根託於名山羅漢怪松天葩生于勝地次以異產考上之王臣以及墨客或因人而著作或緣景以紓思皆有足以光彩名山憲章人物次以文章考發前人之所不發書前人之所未書述而不作以成一家之書名曰天台山方外志蓋取異于縣志之所畧爾觀者請以此意恕之皇明萬曆歲在辛丑孟冬癸未之吉太末釋無盡傳燈命筆於天台之幽溪講堂

會刻止觀輔行傳弘訣序

大矣哉摩訶止觀之爲法也了大事因緣之鈐鍵開佛知見之利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要門趣無上菩提之至道當原如來出興於世五時施化無非爲一大事因緣其所設稱目撈漉人龍亦旣彰矣若法華了手不過舉其大綱提其要領明其佛意導其旨歸厥語約厥意玄至於詞

修門但枚舉乎十乘示寶所惟結歸乎一念
自非天台智者大師靈山夙聞大蘇妙悟
旋總持辭見大會何以深契文心昭明實相
縱無礙辯稱性宣歎闡其教則有玄義爲之
先容明其行則有止觀爲之啓般是二書旨
括龍藏之淵源而旨歸溟渤會五時之映[illegible]
而盡入康莊故後世之有登其堂而入其室
者嘗敎海之一滴忘泉味而具足乎泉味路
康莊之大道入一門而起出乎諸門使守神
闡者能讀此書不惟可以明心見性亦了知
乎心外無教使登講座者能讀此書不惟可
以離指見月而亦了知乎教外無心使遊藝
苑者能讀此書不惟可以貫勝於文而亦能
俾乎文質兼勝使王公大人能讀此書不惟
可以金湯三寶而亦兼得乎金湯自心其或
見一二擱路之於蒐而不敢前進指五百由
句之實諸而徒事望涯則吾未如之何也已
矣歷夙生慶幸獲遇圓乘於是二書雖俱染

指猶於止觀偏假有緣講演頻仍紬繹數四
痒悉文義聯翩而前後其究思得大科綱領
而生起有宗於是以補行之大科而錯綜其
前分補行之全文而註釋其下有闕略者輒
以妄意而增補之始命門人正路條分脈絡
復命法孫受敎膺其正文凡歷三十寒暑畜
四講座而皎事焉須知法華之有玄義猶大
海之得摩尼玄義之有止觀猶如意之得治
方治方十種卽法華圓頓之十乘如意圓明
卽當人一念之本性卽本性而修乎十乘則
全性以起修修還在性卽十乘而觀乎本性
則全修而在性性[illegible]旋修修性體冥始本理
合知甘露門之本茲卽甘露味亦在
予茲也天台山幽溪無盡傳燈撰

楞嚴玄義釋址序

楞嚴寶偈雜糅精瑩誠非良璧之可比人昧玄義非荊璞之未理乎
余於是經曾事磋切既以三觀習斎因復刖
五重釋玄義非望得璧豈意致玩容有過余

陳溪者人非趣便貌類龍生乃大言曰學者
塐請示之此之幾幾玉名之瑕也此之幾幾
玉體之瑕也此之幾幾玉宗之瑕也此之幾
幾玉用之瑕也此之幾幾分別玉者之瑕也
一經指歸似無完璧余莞爾對曰玉體本實
瑕因目眚君所見者豈空華乎抑圓影乎寶
隨指余瞻釋賓主盤桓累茂問答遂而書之
名爲楞嚴玄義釋址天台山幽溪無盡傳燈
撰

楞嚴圓通疏跋

夫道本無言道因言顯如來不得已而言之也故一
言性覺註脚不少別楞嚴一經自夏徂冬慶
喜從而結集之諸師從而疏釋之此註脚之
又註脚者也然因慈解縛孰非悲王之心以
之明道允愜慈尊之念功德可言既乎第令
講者類無尊王賤伯之功敢竊宣尼賞罰之
柄乃不問賢否一切排擯實陽擠而陰取之
夫陽擠則陰人陰取則因巳此賢者之不與
余非賢者獨能與之乎以余言之已到岸者

法尚應捨則金口說言猶爲剩語未登舟者
諸從良濟而諸師之釋乏之津梁擇可與而
與之其與也法乘可奪而奪之其奪也公然
後以巳之經取人之緯縱橫組織筆絹成書
題爲首楞嚴經圓通疏蓋此經以圓通爲宗
普門大士之圓通卽吾耳門之圓通以圓而
圓之物無偏也以通而通之物無礙也則十
入界七大皆初心之圓通也音聲雜語言但
伊名句味徵不圓通乎以是謂之圓通經可
也圓通疏亦可也又何間于能疏所疏哉或
曰所疏圓圓通矣能疏圓通乎對曰夫眼見
物而不自見鏡照像而不自照今世後世必
有若孔氏者出以俟夫春秋云
天台山幽溪沙門無盡傳燈撰

心印記跋

余考在昔禪教莫不一體相尚而是非齟齬其始於圭峯乎圭峯禪
師禪源詮都敘云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
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illegible]

除而勝理之病易治肇公之病不在膏肓所在勝理若般若無知等論復有何病哉其所病者在於六朝內與叅同老莊之氣習不叅故至論物不遷也自然之說雜糅於神襟常見之宗濫同於聖教究其病根在於物之不化夫欲物之不化以論不遷雖釋迦再世能樹重生亦難逞辯矧肇公區區之論欲服固今具眼諸師與夫川師哉雖然川師之藥若可稱神聖矣能散其表邪與夫解其內熱者夫熱毒結于臟腑者猶然未下而欲望其沉疴必起亦難之矣其表邪內熱者何爲不知物性之本空也故一遭川師性空之駁宜其自然之氣常見之習釋然自解方今海內諸師尊其所長而護其所短重其所聖而輕其所賢不能合喙而紛紛爲之救援正以其服性空而未服相空也非不服也以川師談性空處多而彰相空處少諸師既同肇公有物之不化結于腸胃無怪其廣援相住以救之

至於曲引法華世相常住謂法華之世相既常肇公之物安得非住不知法華之言相常先得性相皆空之本是以未言常住先言法位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此義同于般若相常故大智度論亦先以法法住于眞如法位是故世相皆常釋之夫以法法住於眞如法位豈有性相二執之不空哉甚至世人邪解相常謂天在上地在下火性熱水性冷牛能耕馬可騎不可喚天作地喚地作天乃至不可喚牛作馬喚馬作牛如是道理是不遷是相常僻解至此一何可笑然而無他總歸之執有物在而不化也楞嚴不云乎十方如來與諸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幷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夫諸法既如虛空之花則何性相之有哉性其性相皆空而眞常自現故又曰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了此一文則不惟古今諸師物之不化有化即法華法住相常之旨亦復遣

然此即傷寒五六日便實宜下大承氣湯之聖藥然而川師非不用也惜用之少也余師表而出之以補其闕略若欲於此明乎正量則仍萬物爲有法不遷爲宗因曰性相二空故同喻如虛空花本無所有則宗因喻三皆無過矣幽溪無盡傳燈撰

幽溪別志卷之十五

住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吏隱雲間朱輅　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贈遺考第十五

儕儕雙羽翰名既膝蹟恣遨遊梗梗子浮萍好友良朋多眷偶秪以出林麋鹿偏性恒在深山還如透網魴鯉素志匪思潛水爾乃勞我君子爰假贈以瓊瑤擲之角繫之尾全體被以文章

書之鱗寫之甲舉身蒙乎錦繡逐使六環錫杖擲之而弗及高飛更使分寸鉢囊携之而罔能輕舉堂司問余何所有對之不啻千金禪客詰我將誰來答云本無一物速命小師以歸諸武庫即爲長者而登諸覺場作幽溪道場贈遺考

事實

余自萬曆十三年歲次乙酉冬講法華經于四明之阿育王寺迨天啓五年歲次乙丑講妙宗鈔於四明延慶寺異柄之年七旬有三即擿退鼓歸老台山自始迨終凡四十一春秋往來於台溫寧紹金處蘇杭嘉湖間年有重席歲無虛筵高僧名士何地無之雅咨韻人無處不有或貽書致請或臨岐贈言或彼此賡唱或爾我微求若小師之謄錄不忘侍者之惜愛有道汗牛充棟無以方云今弟於鼠餘蠹長百拾二三以見君子之雅誼韻度云

藝文

明屠儀部四明海會寺講楞嚴經記

萬曆乙未海會寺沙門育公邀不慧與仲連聞居士繼龍銘書天台教講無盡法師講大佛頂首楞嚴經於二月五日終四月八日娑竭海東甚盛事也衆屬不慧記之按無盡法師天台教■也天台肇自西天龍樹菩薩其後天台智者大師嗣法性宗以無礙辯才剖判三世佛乘開闡一家教觀其說以五時八教闡揚聖諦是爲台宗至晉天福中有通公法師應吳越王聘來自高麗南叅螺溪大闡教觀遂傳法明州之寶雲得二高足一曰法智師一曰慈雲師法智主延慶道場中興此教號四明尊者實

釋迦文佛法嗣羅睺尊者化身慈雲建靈山法席時立解行號天竺懺主台教流通殆徧震旦數百年來大法漸爲寥寥講席至近代妙峯法師者始復闡台教余友馮開之居士夢植實稱弘護妙峯高足無盡嗣法妙峯無盡慧性卓朗探入義諦方之師範青出於藍由教觀以係宗行本圓教以明一心洪璉震

之大乘了義中之了義也語其教則曰宣勝
義中眞勝義性語其理則曰常住妙明不動
周圓語其智則曰妙奢摩他三摩禪那語其
斷則曰理雖頓悟乘悟併銷語其行則曰首
楞嚴王具足萬行語其位則曰見婆舍那清
淨修證語其因則曰得圓明覺爲因地心語
其果則曰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故聞斯教而
了義之說可明矣悟斯理而如來藏性可復
矣起斯智而楞嚴大定可獲矣斷斯惑而性
具法門可顯矣行斯行而普賢之門可入矣
歷斯位而化城之設可超矣修斯因而菩提
之路可踐矣證斯果而妙莊嚴海可泛矣故
知八者乃楞嚴一經之大旨十乘觀法之樞
機六度四等之權衡八萬法門之關鍵苟非
功齊二智洞比三明孰能釋茲滯義扶彼疑
網耶或曰八者之目創始於有門法師乎曰
非也法師得於天台智者而智者又得於乾
竺古皇先生也當漢明時佛法始入中國禪

教雖弘目足尚異業禪者來暗證之譏弘教
者有算沙之誚達摩西來不立文字復指楞
伽以爲印心豈非治此膏肓之疾乎而我智
者大師古佛再來大權應世悟禪則深證乎
中論發慧則妙悟於法華由是而演之以爲
教教即禪也述之以爲觀觀即教也教觀兼
弘定慧俱暢楞嚴止觀同出而異名矣故一
聞梵僧之言朝夕西望既而入滅匆獲甯目
乃預讖譯人懸記釋者菩薩宰官既驗往昔
内身比丘奚惑今茲况我和尚親闡妙峯遠
宗智者克明師匠無忝徽音俾楞嚴則佛心
可印闡玄義則文獻足徵謂非受智者大師
之記可乎吾鄉教觀自法智中興雲仍不替
迄乎近代寥寥罕聞乃今風氣稍回人心慕
道故海會育公徽惠於居儀部遺書勸請師
普大慈儼然至止遂開筵精舍捉麈華座冠
蓋如雨若赴華陰之墟瓢笠如雲宛謁靈山
之會莫不屏氣傾耳聞所未聞譬彼洪鐘有
扣斯應同夫明鏡屢照不疲法席方繄於吉
夏金策復響于空山攀留弗克翹仰徒勤四
衆一心命龍讚述龍學慚入室辨媿瀉瓶鄉
拾玄義之山斤少伸見聞之海滴借爲結集
用告將來吾師讀之得無哂其饒舌乎萬曆
乙未四月八日門人四明聞龍合十和南撰

何無咎壽僧燈任山五十序

萬曆歲在攝提上巳日余偕臨
海王伯無入天台從金地嶺訪無盡師於高
明講寺寺爲智者大師談經故處也環峯巖
崿翳霞限日幽溪之水瑟瑟東注水上古木
蔽虧盤石蹲踞師爲品目題詠得景十六乃
一一引人着勝地流憩欣賞就石上支茶竈
烹苦茗標會宗趣泠然若蛻凡骨而挹靈氣
第未知與昔人匡山東林龍門水西之游何
如耳已從山陰度羅刹江而東每從精藍名
刹晤對高流韻士若律津談茲遊若嘆爾勤
泉八功德水出齒頰間一洗從前現在塵垢

或處稠濁中遙想而存之若已再升者已閱
明年爲師誕辰師上足正路正時居士正經
若而人詣余乞言爲師壽余竊謂善祝以三
身乘運顯化不可殫極世出世間非淺非達
寧以剩任爲重哉乃菩薩有任切者以弘誓
慈願爲津梁願出一切於業海漏旋中渡盡
乃已彼且覩千百禩直彈指剎那頃非若能
經鳥申迴黃抱紫貪生祈年者比也師爲龍
丘著姓生有異徵少不好弄弱冠警敏絶人
每於教典了若夙習時妙峯和尚宗風廣暢
爲人天師師從剃度深爲和尚所器異已而
潛修密證載離寒暑於天台三觀單複之旨
十境互發之論深入諸祖精髓冥契圓徹廓
然無倪其荷用壯實台宗龍象哉師既嗣
法姪哲已復建立玄義普學人東南資糸者
雲集請師悲請師輒爲提麈尾演說妙義譬
彼渴者之挹河無不隨分滿足故上足若正
時輩願師長生久視建大法幢握金剛杵爲

大醫王永續慧命其愛敎爲何如微言爲壽
刱可已已也夫師業已㮤縣漏出息入息不
染塵累不居世中安所謂壽者相然以無上
之貪遠紹台敎垂絕之緒下度未來無量有
情其弘誓悲願故無異菩薩住刼者是則恒
河沙數阿僧祇刼皆師之年也豈以人世千
百禩爲限耶於是諸上足和南讚歎謂余爲
知言將長帳將命中山氏客儒者從傍譔曰
吾聞西方聖人屏棄華縟衣糞掃衣炫耀纖
麗之觀彼道所不載也今也衣素池赤緣黼續
還貲是廢何道哉余曰不然余聞如來國土
七寶莊嚴華鬘瓔珞充滿法界以彼視此直
鼃口鳥毳之末耳奚其華　萬曆歲次
癸卯中秋前五日雪鴻居士何白撰

黄巖林澄淵侍御公贈僧燈六十壽序 歲萬曆癸丑仲秋之二十

有八日是爲燈公六十初度也樗櫟材也輪
菌里社羽農于委羽山陰無繇經世事治如

也獨於師有夙緣常所來往願修彭澤廬山
之雅時相將言庶幾哉將爲壽薦一飲焉
第縈縈懷抱正坐趍超曠靄閒喜將屆期其
善宿弟子靜鑒潤玉輩造余山齋和南請曰
吾師乎寶婺毓靈太末岡巒光嶽高明之表
敎行方廣之場奮跡[■]師冥心止觀行依錫
杖業造德雅未須豐干饒舌而舌吐廣長更
類圓澄洗腸而腸流談炬發寶光於肉髻然
丹竈於國清壇畈百松色空萬壑白深玄義
靑出妙峯有則高謝四流無則俯弘六度法
雲隂眞際炎景晨凉慧日懸康衢重界夜曉
眞如植王城之陽椰正覺榮寧嫣之菩提蓋
亦志定靈山一貫慈超若海片航巍峩華頂
彌高恥乎石梁貫度爾乃探奇佛隴選勝僧
藍高高舉微寺在萬八千丈山中周旋乎金
地錄地項現梵唄人行三十六盤榻上縮帶
予與溪螺溪項獲請藏入山山門作鎮典藏
被藏職守攸關方廷僧錄有司經來白馬適

逢者年稱慶宇擁青蓮是日也丹桂飄香金
粟如來綺旋芙蓉薦爽維宰居士淸冷衎玉
雲屯塞夷風偃歸然大會蔚若叢林觀察熟
吾師寧借爲詞以張其盛乎顧余材拙目不
覩竺國之文耳不聆魚山之響吹籟豈堪謨
擬摛毫殊乏藻思竊謂汝之大宗師無盡歷
公別號有門者既生此世間自有出世間法
惟是即師言師其生有因其爲敎也無生維
其逸無生也而後能生生泉生生則自生利
利他其生也有涯其生泉生泉無涯歷河沙
反萬劫其生而生斯世而師表人天也夫
豈偶然哉余且證之成果蒐韓舊聞矣劫賓
那也以房宿生阿那陀也以成道日生周利
槃伽也以證果生離婆多也以禱星而生此
末尼驗也粵稽釋迦之墮地廼周昭王時歲
在甲寅四月八日今師生之年同甲寅也獨
倍月之四而爲八復倍日之二旬而爲八夫
豈其過去身翻作現在身耶以年繫月積月

累日合四八而爲三十二相具足也又豈其
應像去末法於一千三千年餘之後藉燈師
爐其燼耶且將鸞乘六通騁五衍參透入
關過廻入角三世諸佛皆生此不二之門闗
明一心實見本性相傳無盡燈六十剎那云
耳生一世間出世法無量德無量壽樗櫟材也
敬一用此言贈幸持歸師席前覽觀焉能印可
發一笑乎是爲敘賜進士第奉議大夫山東
提刑按察司僉事奉勑整飭海防分巡登萊
管理屯田道前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巡
視北城巴駕閲視壽宮賜大雲金緋豸服七
十五叟澄洲居士林國材撰時手書于空明
太有洞天中山房

永嘉劉玄愛駕部贈僧燈六袠壽言

佛氏以心性爲眞常形色爲虛幻剎那宴
坐遷移百刼則壽命固不足言然天身見
陰同爲異趣圓具佛性惟人耳所謂人者以
色身載慧心紹佛家印承佛付囑爲人天師

背此色身爲之則壽命者固佛弟子所必須祖僧家不稱壽其弟子亦不以壽祝其師顧今八月天台有門法師之六袠也月之二十八日爲師下生之辰其上足幻由路生人於予方外友而俾予爲言以壽師予固心儀師久矣蓋天台一宗自智者首刱無師之智遠契眞源攝頓漸兩詣行悟兩門禪律諸秘奧而一之智者之在眞丹幾希乎釋迦之出意嶺也自少林以拈花之旨東來而曹溪以無字之義南監天下雄駿之人契其捷機而中庸之徒利其便徑鼓愚智而羣趨而天台之旨壓倫不振矣師挺生太末落髮天台天授神詣洞契無上舍易趨難舍偏就全其圓了諸門兼總條貫固不藉文言而徑造者也而深經奧典瞥目觸手了如夙習箋釋詮疏無不洞心如圓覺楞嚴諸經默符智者懸記且疑了智者所未竟諄諄善誘開導爲宗環海內外悉塏講席璽空悲仰天樂呈祥於是天

台教旨燦然中興天下欣欣如值智者之世矣兼以法力深宏無所不達值麥夷荒弊之日以神力倡導諸有緣莊嚴像設陸離璀璨輿有含之域同麗焉而此山雄邃詭特爲觀遊之數顧菁阻蕪塞遊者病之師周旋八百里間抉其罙阻筆諸載記使懸流絕嶠呈巧於茅茂榛莽之區遊其境者如遊其里闠披其籍者如客土而談其家之戶牖也未嘗習操觚而爲詩若文概宏贍爾雅視專場名藝之家匪惟分庭抑且至輿矣師以圓覺示有爲跡昧者謂其盡實而智者謂其皆權俱非也夫庸人俗士貢高我慢熾然矣而一覩莊嚴如孱子過嚴父悲敬瞻仰目不暫捨則異人以像悟夫入市者心熙攘行野者心恬莫況此山迥塵區而親霄漢鳥鳴可以從俗而泉聲可爲師丈人鐘音梵響時時和之則異人以游悟夫具大識力者皆文字語言中人也特綺語華名障之耳師現文字身而爲說法而以筆墨作佛事則異人以詩若文唐分身入流攝諸合知同證空趣則師之風勤於緇白而熖燈於乾坤處處是開權之塔時皆是顯實之迦則師旨也夫師方五視四洲弥掌中果觀四洲合生如手中偈偈觀恆沙劫如一晝夜而吾方且以人世所謂耄期若大臺者鷇之彼且以爲朝菌蜉蝣也則鳥可路上大規規然失康所懷來不自持也予則進之曰不然夫以爲幻則人合佛性即心是佛即智者敎宗與如末之經典皆長物也皆幻也而況諸有爲迹與此假合身則師之壽修可也短可也然阿難與佛夙世有緣同生燕種計其善根靈芟自當懸冀乃以觀紫金光身生大勇猛而賢劫甞人恆日佛世難値生値佛世令凡夫發意菩薩增修則龍藏之千編圓不如叢嶺之一咄也夫師既深心入流攝諸含生試問今晝貲之哄果盡捐陰蓋捨諸惡業而生厭戀乎文字語言中人果一鍬

綺語華名而大精進乎圓頂方袍環侍坐具者果盡得骨髓讚歎默相證者乎苟爲不然受佛祖付囑爲人天導師而一衆生之佛不成則師之願力未酬而其責未塞必有陰益師之算而師固有潛導之和者則以耆期若大臺爲之歸師不以爲蜉蝣朝菌也路上人色暢日可矣師今耆矣而神觀愈茂步履益輕蓋予言可參云賜進士出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奉勅督理江南北場致永嘉方外小友劉肇祉頓首謹撰 臨海王

斗溟鄒寓禪僧燈七袠序

余宦游宇內名山衆矣若東南之勝則以吾天台爲首稱豈不以地靈人傑文明顯著然耶吾儒則孫興公一賦金聲玉振澤氏則智大師一敎抗拆百家部禪師一宗超過諸說至於司馬子微之儒雅張伯陽之仙風皆冠絶一時標格千古自漢晉六朝唐宋而下代不乏人乃今則幽溪無盡大師其人

乎師降生太末早歲業儒弱冠撇簪薙染台
嶺任山四紀振錫千峯精智者之教闡靈鷲
之宗東南法門開覺於是乎盛師生於嘉靖
甲寅於今仲秋望後十有三日爲七秩初度
台邑若葉王華楊眞我范冲益徐羽宸齊一
碧徐世卿齊升源葉予光諸丈與師法孫文
心法師玄孫蕉雨上人有方外莫逆契乃欲
爲師祝無疆壽走萬年山中以序屬於予予
未第時嘗隨先司寇避暑茲寺當是時卽與
師訂泉石交自萬曆壬午迨今癸亥更四十
一裘葛茲解組入山與師叙契闊青春皓首
恍馬如昨則台南知師者莫余若矧文心又
與吾任立程立轂有法門契則習知師履歷
者亦莫余若余安敢辭第壽因人進詞以人
言師業已宗釋氏教視百年如聲欬以浩刼
爲旦暮彼人間世壽者相而一切皆空吾輩
方指師耄耋以爲之祝不惟師無所受得不
爲有識者之揶揄耶雖然彼教又嘗有云實

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空諸
壽者相固爲空宗之一說而極樂妙有法門
具無量壽又一說也則余與諸君以師生平
所作不朽之業以爲壽夫誰曰不可師不朽
之業如天台名山自古及今爲之志者於唐
則有神邕於宋則有之瑞於明則有[illegible]紋潘
瑊或紀一而失諸得此而遺彼方內之事而
尚有未盡矧方之外乎若師之志天台也於
目力足力則不死之庭尋之必徧無人之境
蹤之必臻是以於筆力學力也不遺鉅細無
爽名實精詮教觀弘闡宗風可謂地靈與人
傑逾彰山詞與海藏同久此不朽之業一也
首楞嚴經聞於西域智師西望一十八載而
未及見乃預讖譯人懸記釋者至唐神龍間
而是經始達南海房宰相融筆以受之與福
等諸師從而釋之經之文義雖若疏通佛之
大意終未昭煥師則通以台教印以心宗擇
迺有玄義雪謗有前茅註釋有圓通疏造詣

有海印三昧謂之楞嚴四書而如來之密因
新陽智者之先識斯符此不朽之業二也金
剛般若應無所住曹溪頓悟謂徹心宗而師
示揚修齡註臺則謂無住之旨固是一班而
經之正宗乃在生心政欲已悟心空者出世
覺民更進其技修齡大服其辯謂發古人之
所未發闡今人之所未闡後爲祁奚度太守
請贖其說乃著爲般若融心論此不朽之業
三也性之善惡儒釋共宗古今立論未能合
一惟台宗往哲創性具宗然亦未有廣說以
盡其奧師乃著爲性善惡論援事援人證經
證論發揮精要徹法底源此不朽之業四也
楞嚴修證在於壇法自古及今無有任其難
而發其壺師以福德力而汲檀波輸材置壇
屋取土築壇場種種莊嚴事事殊勝復以大
智慧力述海印三昧每於中秋餚天甘露復
待仲春採擷山花督十行人間入法壇於三
七日晝夜六時行道不寐蹟後則一心坐禪

竟一百日自乙卯始歲無虛度遂爲海內建
壇千古成式法門修造百世師模此不朽之
業五也極樂法門妙在惟心古今談卒無
根底惟天台疏鈔妙得其宗然而歸一之旨
散在諸文惟心之宗難乎觀行師著爲淨土
生無生論以十門而囊括無妙不臻用萬言
而衡銓無義不了遂爲生惟心淨土見本性
彌陀者之左券此不朽之業六也永嘉禪師
先於天台得悟却往曹溪印可歸至旣江
已修證作永嘉禪宗集魏靖編之殊失款次
兼之累葉註釋未暢宗旨師受永嘉人士請
爲其重編并以天台心宗而申通之不惟
行不紊亦且骨目昭然遂爲千古絕筆此不
朽之業七也師雖悟徹心宗而乃深於造詣
無論法華首楞諸大三昧卽於淨土一門猶
所注意六時禮誦不輟晝夜精進忘倦且欲
與法孫文心輩倣東林遠公鑿池栽蓮聚海
內緇素結蓮華社爲山中禮六時故事此[illegible]

朽之業八也高明廢址鸞爲荆榛師爲開山
經營寶所人則觀其材之所從來厥珍若榛
不啻成山之難余則視師人緣輻輳檀度如
流何異擲瓦之易緋殺有鐵湧而梵相巍巍
山門有天王而成儀肅肅十香爲檀百千天
龍而呵衛兩祠設像嚴岳二帝而金湯此不
朽之業九也曼登講席法于化生紀億紀兆
爲朽龍爲象傳心燈之多士濟濟疏法流之法
將穰穰化化有緣傳傳不盡此不朽之業十
也夫釋氏所貴者法報應身法身居長而報
應次之師以頓悟法身向所述十不朽之業
皆師法身之緒餘則報應二身亦一舉而兼
得其爲壽也固同金剛之不壞雖歷塵劫以
難量師宇無盡此之所以爲無盡也刹師久
修久證造物者假之勝緣不以人間世功名
利祿爲貴而貴爲高之僧法王子第一流人而
又貴居台山得幽溪之勝而貴有濟勝之具
嗜泉石之樂而極所貴者居名山四十餘年

以耄耋之僧臘精神鑊鑠年來爲節應對之
煩不剪鬚髮居然鶴髮童顏步履若飛仙像之
貌若虎子視吾輩碌碌會棋全局未了真若
仙凡之隔然而遣斯人於斯世正宜以斯文
而爲之壽以附華頂喬松石梁飛瀑之不朽
故不辭蕪陋以壽上方賜進士第中憲大夫
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大理
寺少卿禮兵二科給事中署吏科掌計事侍
經筵官鎮遠尉奉旨在籍　召
用臨海王士昌頓首謹撰

御賜僧燈七十壽序

四明陳平若侍

癸亥秋七月旱甚雩龍
得雨維時新涼薦爽客
座滿四座譚玄少間復繼以譚禪訊懷天台
無盡師神情恍在高明新刹也余因問客今
震旦有三大道場一五臺一峨嵋一洛迦諸
君試言之地重佛祖耶佛祖重地耶客言人
人殊余獨舉詰公卓錫事意所鍾在潛山泉
白鶴道人遊相合佛于圓覺勝地而智藥至

曹溪聞水香掬而嘗之云此去百七十年當
有法王在此演法如期果得六祖則勝地亦
自致佛祖耳台之勝無如石梁古剎無如方
廣高明顧高明久圯夷於榛莽者數十年而
一旦名重宇內則以無盡師故師受衣鉢於
百松師財視髮緣習都盡卽令天女散花知
不着體百松師甚心折嘗曰汝得吾髓自是
掩關趺坐證止觀者三年禪心既寂智月常
圓遂以種種太慧註解楞嚴經圓通疏及玄
義前茅海印三昧爲楞嚴四書諸所撰集凡
數百卷行於世卽新昌古寺監講淨土生無
生論有天樂鳴空之異時以點頭之石爲千
秋兩絕四方學士大夫咸視方丈爲選佛場
云蓋跡師所遊如皆蘇體浮石金陵問杯渡
武林覓中峯詩文儁李讀靈光寺釋會章句
及長水所註華嚴疏鈔後入天台得高明舊
址乃結茅以居居無何善信復駢集乃去地
垢土爲尺五去他山土亦爲尺五取土屑沉

檀雜和之定爲戒壇刹諸梵宮莊嚴諸寶相
具足而高明遂爲江南第一名刹矣然則靈
氣之所崇積教旨之所貽垂殆幾經亭歲以
待吾師而師以大乘沙門振錫南遊結宇名
嶽不復互相發明哉余竊獨憶未春介家孤
上人謁師聽師說法竊謂師以宿德名流藏
標峻揭意將不可一世者而了覺平等無有
人我相余問以儒宗一相印可師覥合十向
余作禮幸余爲宰官身否者便當分本行半
究因定交入社勿復贊胥今別既五年所而
師且七十壽矣年彌劭則道彌高而度世亦
彌廣彈指豎義隨處妙闡何論億萬人何論
億萬劫皆得承師指點授記相傳相續如恒
河沙之不可量數而況法身師臘也耶余所
過家大人壽五旬怵舞上壽尊而又適逢師
初度頒報陞日過又當馳四牡而北遙望華
頂諸山縹緲如黛無由再詣師楮豈敢西伊
蒲之供頓復公寶筏欵問吾師頂上意毋作

五峯狀否有之是壽徵也幸走急足報余
始治一介行李倘長安逢其某公爲道無余
師居天台與天台互重其所覡師壽數亦如
天台山高數云天啓癸亥中秋日寶藭居士

京朝輔撰

寂比丘南明天樂賦

皇明萬曆甲辰孟冬五日有門
大師講淨土生無生論於剡之南明寶相寺
先是梁僧佑律師閒巖中每發天樂遂就巖
爲龕鑿百尺慈氏像植龍華三會之因一生
未果後爲僧𢡟僧淑三生方奏績世稱三生
石像焉郎隋智者大師最後善寂處也洎今
守菴和尚建無梁寶殿凡五年甫就爰請說
經以酬夙願每座監義則天樂競發如是
者半月四衆弟子咸云聞所未聞見所不見
寂忝預嘉會覩茲勝事不辭蕪穢因爲之賦
南明釋宮東浙勝槩秀鍾秦望脉接華峯深
剡水而佐台巖枕三吳而襟百越金容絢彩
顯三生石佛之身紺宇凌空涌百尺無梁之

殿爰茲寶地梵宇新成開講淨土無生門頂
結慈氏龍華會一時嚮應七衆雲萃鐘鼓齊
鳴人天畢集猊臺獨步縣孤月於高界塵尾
輕揮環衆星於北極契經方演玄論初揚圓
音與金鐸交喧道譽將戒香共設非[illegible]拼窮
佛智亦乃妙洽聖心方疑舌上主莛忽感空
中奏樂視而不見聽則有聲隱隱沉沉若螺
若貝無無有有疑管疑笙蕭接[illegible]游潮音訶
玄雲之上覆漸聞似大法器驗[illegible]風而下流
不拼聲歌喜和鷲之嘹喨但聆節奏合寶梵
以悠揚遠而復近絕矣更生不有鼓誠執蘇
堅應自非妙悟豈懸空聲加以鏗鏘半月獨
遊講時海衆同聞得未會有咸默然而聽倚
寶座以洽嗟愕爾而鷲望瑞空而頂禮嗟子
小子一介庸凡叨難染於僧儀奉中羅於道
範追隨講座叅請有年懷衣寶以仍迷鏡額
殊而不解每加鑽仰彌覺堅高徒欣得兒之
思未悟忘筌之旨何緣像李得預奇觀撫得

乡慚念殊辨之不偶獲斯嘉幸欣述詞
、甫誇見聞於靈異假聲譽於篇章眩耀
諮方則吾豈敢
門人正寂撰

金居士天樂記

有門大師說淨土生無生
論於南明天樂時發吾衛僧照宗其上足也
欲寫心聞俾予記之夫誠之至者日可回月
可捫龍可狎馬可角河水可竭樹枝可低故
燕臣樹摽而霜飛素女顙天而鳳振凡夫之
不爽猶爾何況內典覺世金繩我佛慈尊清
涼火宅思澍則帝獻方示欲激則神開承池
圖經具在豈凡情所能度哉大師環宇知名
解行兼四十六字轉輪真際法行馬鳴三十
截象敎者心炬然龍樹可謂暨窮沙界慧彌
塵刧者矣上徹神霄降茲天樂半月如是萬
耳共聞音出獅子絃中響從大佛頂上此真
如之妙音適天龍之呈瑞也各紀文言以廣
流布使末法衆生聞斯盛事增益信海以我
思慧洞彼耳根庶從聞而悟無生法性依敎

以入不二法門信安
余子金石聲合十撰

林居士天樂記

天下之至誠能
信天下之至歟天下之至人能宜天下之至
法天下之至治能徵天下之至瑞吾於有門
大師天樂之瑞有以見焉師嘗講無生論於
剡之石城山寶相寺廣演不二法門接引利
鈍衆生智者示其禪觀而愚者勸以持名非
所謂一音說法隨類各解耶是時天樂鳴空
調如筝琵疑林籟而結響若泉石而激韻真
叔世之難聞覺生民之耳目矣余因遊學得
與勝會親覩茲祥敬書讚歎聊用
紀事無謂效顰門弟子林元円撰

復比丘天樂記

客有問余曰異哉天樂何爲其然也聆
彼南明維石巖巖壁立萬仞星河在檐
慈氏之像三僧是營無梁寶殿空洞其中大
師登座方演真空天樂迭奏莫知所從余詰
之曰汝聞天樂反求諸躬爲出自耳爲出自
空離空與耳根塵[illegible]主分別了然云誰之使

苦樂在耳耳已成樂誰復聞此若樂在空空
自奏樂何關耳事又十方空應十方樂六律
五音誰鼓誰作客亦茫昧不皇酧酢余焉之
解曰聖賢間生為世木鐸鳳皇來儀河圖出
洛世瑞尚然又何疑
乎天樂門人圓復撰

何居士天樂頌 有序

萬曆歲在甲辰時維陽月天台有門大師說淨土宗無
生論於刹之寶相寺每登座監義熟閣土空中
天樂作焉法嗣正寂圓復諸公歎未曾有退
而著賦落記頌盈卷辛亥中秋寂公過余觀
旁蕃出以相示居士訢然援筆作頌以助讚
歎如是我聞諸公所說有大法船艤于於趣
亙定為枕經利為檝一刹那間出三界苦倶
無量生永辭淪沒俄頃有音來自寥次匪竹
匪肉匪絃匪鐵含商扣宮應奏赴節如噫氣
聲始於蘋末如春雷宣蚕於饋穴如饋吐絲
欲絕不絕如蟬曳風欲咽不咽如箭溜波將
堨未堨如鐘度垣將歇未歇倏從空生倏從

空寂衆竅皆瘖雲收河徹霽雪在林寒溪浸
月或疑帝樂張於洞庭又疑梵唄出於化城
湘靈乎瑟龍女乎箏君山乎箎緱嶺乎笙次
光索影敲影求聲思惟計度無得而名乃有
佛子返聞自性不以耳聆不以目聽泯爾何
知廓然無證以和不合和非動非靜以空印空
非垢非淨以手例手非倒非正以物相物非
緣非境問之太虛太虛不應師亦忘言但竪
塵柄拍床一下我說法竟

陳主政天樂頌 有序

社中最小弟何白合十撰
南明山有彌勒石尺像守巷和尚以石殿落
成迎有門大師演淨土生無生論爾時天樂
盈空衆咸異之余曰感應然也是烏庸異夫
石城既彌勒化境淨土又彌陀化法有門大
師者不過借彌陀廣長舌現彌勒兜率境代
宣法音允協天樂是樂也安知非二佛之所
隨喜予彌勒以無生降彌陀以無生來諸天
以無生聽山水知音不謀而合賡麗鏗鏘寺

秖法奏特凡夫卷荷根初來之聞耳且是地
三生聖僧靈異不一今大師者又安知非二
佛所使三僧再來耶故知彌勒不像妙身也
彌陀淨土妙法也空中奏樂妙音也四衆明
聽妙感也若感若應何莫非無生也昔永明
老宿行道而天樂迎聞懷玉禪師念佛而笙
歌重至事有前徵理元不忒向妨指兜率在
石城即石城為淨土哉須曰伊維彌陀太饒
舌開茲淨土無生門伊維彌勒六神通現身
壁立千仞石種種殊時生世間云何復現空
中樂聿稱天樂非世樂欲路世間諸聽耳是
故隨講復隨報非金非石非虛空此惟天耳
所通達非肉耳人能分別各各空懷驚喜心
感歎天樂未曾有若能諦聽生無生即入龍
華不思議道樹林
旅居士陳繼疇撰

王居士天樂謠 有序

幽溪無盡和尚
遠紹台宗法輪大轉甲辰歲南明無梁殿成
講無生論於洞中天樂鳴空大衆普聞得未

曾有意此時靈山一會當儼然在和尚目中
然和尚夷然若不聞也居長倪先生語次見
訪覩秘而不宣是以海內無永歌其事者諸
上足各記瑞詳詩銘讚頌凡若干首用廣厥
傳而香光居士嗣響焉信衣傳佛龐法席啓
東林獅子推雄吼頻伽協妙音天龍同讚歎
伎樂徧浮沉忽逗羣機耳冷然古洞陰曉風
吹不散杲日照難尋飄曳疑鈴鐸幽清問瑟
琴縱橫支遁塵殊勝給園金瑞相門人紀奇
琮蔑杲欽長空遏雁影虛壁起蛩吟自悟圓
通理那分動靜心歸逢居士問不
二法門深門弟子王立穀和南撰

劉居士天樂謠

天台之教始智者其後數傳幾就湮于
載中衰沼慧歎幽溪崛起何傳衰然往牛
居士志淨土三繞師足扣眞詮師為說法著
妙論其言鼎鼎義幽玄[illegible]
讚竭來剗曲恭實相古德曾結三生緣蒲[illegible]
巖龕動百尺星河壓亂低覗檐名緇雜遝依

寸霈高座茂褻壓寶蓮師本人間貫華手德
香馥郁薰諸天據貌監義捉塵俯獅王一乳
羣魔顛俄爾有音出參廓鐙鐘疑是釣天作
穿雲度嶺下招提欲絕不絕人皆愕恍若潮
音振海門又如松風清澗壑漱笙何處過紅
雲鐘鼓誰家喧碧落冰夜霜空數斷鴻淒秋
霞衣嗅羣鶴徘徊殿刹驪天龍錯和梵唄如
鐃鐸須臾岑寂悄無聲雲盡天空江水清四
衆嗟咨歎絕異欲傳盛事表南明我聞此義
重稽首言之娓娓之縣河口暫摩楮墨紀靈異
羞列頑砍抗羣久君不見韻書欲就鬼晝哭
姬冊未開風蹶木支成解至理非誣樂闋鳳
儀應尤速物理從來本固然精神之至通於
穆合十和南大導師雨花點石知爲誰我生
有耳同聾聵得聆天樂知何時願託巾瓶論
性具敢迷衣寶作貧兒幻安居士劉康社合
十

林侍御天樂偈

并序

客有從烈溪來者譚
撰 無盡法師說淨土生無生

論於南明山百尺彌勒像前每據猊揮塵則
巖穴中樂聲競奏四衆咸聞得未曾有樗樂
材也與師結方外交僅二紀愧不與斯嘉會
深聆玄音雖然果能聞聞則生無生義豈遠
乎哉敬孫歸更聞其詳不覺令人頓洗塵心
益堅信海因合掌說偈以廣流通云如來出
世間深入無量義放光雨曼陀天鼓自然鳴
覺悟羣生耳返流獲旋一燈公天人師菩薩
重示現妙解契佛心威儀如玆月欲度諸沉
淪弘誓深如海福德不思議堅固無動轉蓮
花爲舌本石辯縱復橫或說或默然或監塵
尾柄淨土闢十門直示無生義四衆咸諦聽
諸天雲來集妓樂種種陳忽爾出巖穴非竹
非金石八音非所擬潮音雜梵音緊那羅絃
音種種微妙音一切時普聞頂禮生信海欲
覓其方所不能知斯瑞毛道及闡提疑惑不
信受盡思共度量徒自懷疑惑希夷不可名
故名曰天樂妙是中乃餘隨講隨聞發師達

笑不言秘密深法藏世間誰無耳不能自嘗
聞世間誰無眼不能觀世音哉大丈夫六式
有此天樂照鏡怖無頭狂歌元無失我面辭
無生應作如是觀聞復聞無任琉璃含寶月
合掌生渴仰廣布諸衆生同入法
性流增長菩薩心友人林國材撰

教侍者天樂偈

石城有天樂具勝妙五塵充塞遍法界
築斷衆生根可憐耳生聾終日未嘗聽
聿有大導師開示無生義有生與無生消合
無有二爲衆生施鑰開彼無明闇晉夜大明
朗慧光見如來所謂彼一耳根於諸如來常了
了分明聞具足無滅修一根既返源六根成
解脫淨妙五塵現山川皆失色聲有眞天眼
獲觀天樂具就有眞天鼻發聲天樂香就有
眞天身獲覺天樂觸就有眞天心獲知天樂
法我夙大善根得與斯嘉會復發無生旨遠
離生死岸以了生無生復了無生生證樂與
娑婆其性本平等以有取舍心深契無取舍

復以無取舍入茲取舍義舍則娑婆空空情
不空法石城常奏樂聲遍十方界如迦陵頻
伽和鳴極哀雅我眼常得聞我耳常得見以
見見其見以聞聞其聞鼻舌及身意亦復如
是觀以能解此義復生大慶幸樂因無生鳴
衆以無生聽我亦以無生絕音無塵涯回此
娑婆瑞以向極樂邦深證眞實相開示佛知
見已自生無生復願無生生回此極樂邦以
向娑婆國聾者獲天耳盲者獲天眼一眼具
五眼一根解六根於一切見聞塵塵皆解脫
見法性五塵證法性五欲說此無生盲無生
無不生極樂與娑婆合爲一佛土人人皆作
佛處處見西方酬茲法乳恩

陳居士天樂吟

滿菩提行願法孫受教撰
并序 文水箴上人族姪也談天台教主無盡
法師說淨土生無生論特天樂鳴空於是四
衆各有讚頌因出諸名家所撰示余俾余言
以記盛事余末劫投灰未聞法言何足以讚

功德雖然舂米頭陀無偈余又烏能無言第
非識與畫公說法稱當與否也法音歷歷吼
獅王耳舌雙空自性香天樂忽飄銀漢外半
疑金石半笙簧不絲不月響長空八部齊臨
帝釋宮時振法螺清俗耳羣機悟
想雪山東麾嘉居士陳六錫撰

金居士天樂吟

試扣如來大法鐘未聞何處辯音聰寂
喧不入聲緣斷一任天風送梵宮誰從
碧落吸鸞笙萬竅聲騰出石城解得圓音
超有漏即於當處悟無生甫上金鼎鉉撰

陳侍御天樂吟

久嚮天台第一僧却來印土演
圓乘金繩一縷開迷徑別奏宮
商入化城楞嚴密諦三乘上斷續仙音六合
中悟語溥將天籟夾西風一夜薜蘿空幽溪
行處說無生影響偏多天樂鳴萬里蒲團會
聽受非金非石亦非鈴石梁溪似法梁高梵
唄空中徹海濤何用武夷登慢頂共誇金
地領雲璈古董寶蓀居士陳朝輔和南撰

喬臨海天樂吟

[illegible]余在吳門時會陳子房年丈當談天台教主無盡大師講
無生論於新昌之石佛寺天樂盈空四方響
應遐邇具聞莫不驚異予私心竊嘆慕焉慈
叨任臨海假公事之暇偕諸同寅若黃巖周
公寧海周公太平陳公天台萬公仙居曾公
樂而從事至高明寺適值師於楞嚴壇行道
覩精進之風使人興起及詢諸大弟子始知
前言之不虛盛事之不偶輒歸依座下爲當
世因且以龍象蹴踏四字命工製額用以奉
贈并系以詩空中天樂本來空只在吾師偃
月中忽聽度林穿碧霧旋驚入漢起秋鴻漁
山昔日飄仙梵石室當年響素桐從此禪心
無住着耳根一派自圓通符偶道人喬時英
和南撰

倪翰林天樂吟

幽溪和尚說淨土因論
生無生厭旨微深乎見
講演天樂頻臻法未說時樂藏何許方說之
際樂自何舉鶴鳴子和谷響聲傳感斯妙應
理之常然金玉絲管遍樂百千清和嘹亮豁
爾神淵音塵嫋嫋石像頂旋洞庭張楷魚山
梵宣湘靈緱嶺不可名焉大師微笑四衆頂
虔合掌禮拜恭聽爭先十方傾動歌賦盈篇
余居火宅不與青蓮師開覺路寶筏度川探
真際理示了義玄轉妙法輪甘露等沾指生
無生克紹馬鳴無住而住芳繼龍樹遙遙得
閒夢想驚顧敢用韻效以廣流布廣陵余子
倪啓祚和南撰

陶司成秋日游幽溪贈講楞嚴經

此地震雷音光明迥十尋七徵如是法一句咄非
心松韻傳空籟天花雨午陰江南秋九月優
鉢現珠林會稽陶望齡撰

須文宗過幽溪見訪不遇留訊

廿載浮沈事欲皤浮生半日尚嫌多大顛
得聰明在幾演其如風雅何當代于今無學
士前身從昔是頭陀懸知白雪應難
和只合回稱仁吏過古吳須之彥撰

管居士結夏幽溪賦贈

可有參禪契于今結夏同公
才能伏虎吾業尚雕蟲月出
千林曉鐘鳴萬壑空寥寥方外
侶玄度與支公吳中管珍撰

李太守寄贈幽溪

孤山雪興自融融透路塵襟憶遠公一
自幽溪得趣遠三年流水此心同穿松
琢句秋風響坐石談經夜月空聞道須彌
珠玉遍鷲燈莫惜慰重逢汝陽李肇然撰

陳翰林宿高明寺留贈

下榻山中寺登樓看遠
山寒雲封玉壘急雪湧
藍關坐對遠公話彼開游子顏身棲
金地界悅坐琦臺閒四明陳之龍撰

焦太史賦贈請藏還天台兼法孫受教

天台石角穿
雲路青鞋衝
暑持經去佛日雙林轉轉明法城花藍香生
步玉笈金函萬卷餘名山重覩五天書知者
悟入蓮花燕不為筌蹄
得忘魚秣陵焦竑撰

周太史贈講楞嚴經

畢還天台幽溪高座談經處潮音雜梵音三事鬧寶筏宇得得金針雲滿

江前亂天花雨後深石梁歸棹急去住兩無心四明周應賓撰

王居士壽六袠十五韻圓教微中葉危如鼎繫絲維新鋳乃祖弘願降吾師倍借經王力前

憑法水滋蒲團年久破瓦鉢日中持秉戒看
俱急機緣到不疑雄高師座吼深狀象河泥
蒼蔔餘香謝醍醐一味垂義龍皆拱伏繡虎
復羣推囊句追元白山經傲郭鄺戲游身忽
艾生物息相吹薪汲皆名選津梁詎暫疲溪
幽新鳥合洞古老猿知入賞年年異隨緣處
處宜星周花甲易劫數拂衣遲何日金
臺迓衆生度盡時臨海弟子王立轂撰

溫山人秋日同幽溪唱蕪嶺之作誰負煙霞癖吾師誠有神窮巖
危引石開徑隱芰棲溪過門流遠雲歸嶺散
句終朝看不厭只許解人親○丘壑貪無賴

那能到轉回漫隨尊宿往一步野雲來折折
看皆盡登登行莫催直須逃世外弧笠止蒿
萊吳興溫新撰

虞司勳午月聖果寺識畢法華講撤暫送歸天台三絕奪將珍域出塵宮塔湧蓮開向此中莫訝諸天投寶
杵一時兵偃大雄風○江映猊床擁萬人香
湊滾滾蕩雕輪額珠半現休嫌少無數牟尼
具一塵○投地三年湧佛來普賢侍佛不須
猜笑看白月圓還缺潮落潮生葦渡亦錢塘
虞淳熙撰

喬臨海再宿高明寺有賦寂歷空山寺重來意不忘
呪龍無剩鉢棲鴿有虛廊雲冷翻經石煙飄
禮佛香長宵聽般若涼月到禪床雲間喬時
英撰

戴銓部遊高明寺自別南湖曲經年懷我師萬山行欲盡一見喜
還疑雲石繞清供煙蘿愜素期籃輿
且停發正值雨花時四明戴澳撰

戴文學過訪幽溪山中不遇因借法孫受教遊圓通
洞登松風閣清風徐來玄音大暢五內不覺
飲冰也用賦二章志大歡喜度嶺西來謁遠公蛙蛾洞口喜
相同飛來磦砢三生石煞就扶搖萬里風虛
明壁影避禪室呼吸聲聞與帝通天爲維摩
方丈室劈開鬼斧共神工○危樓結搆傍巖
阿四面茅簷盡薜蘿謖謖長風披大壑迢迢
見海通明河青天悵乏驚人句白石猶堪叩
角歌到此塵襟渾已滌入山爭似駐山多臨
海戴景撰

陳主政過幽溪聽講法華經□似法孫
受教末法日凌夷聖澤幾湮墜疑網牿闡提多歧蠡梵志佛子等恒沙真詮誰堪寄
十載有燈公宗門嗣正系直探台教源人我
期兼利愛作天人師巍巍登法位舌吐青蓮

花指揮鐵如意玅法衍一乘眞常現三昧白
日麗中天皎皎清陰翳龍女愛河乾修羅怒
刃棄天樂闘婆陳緒言鷲于繼伊余初學人
悠悠牽章句參究匪一朝無由見了義何幸
逢導師而獲沾法施願言勵翹勤於焉發弘
誓依此甘露門漸入三摩地於越陳繼疇撰

曾儀部過幽溪留贈和王斗溟韻燈公開古寺鳥道入
雲深溪影浮幢潤山光貝葉侵白雲蔥嶺雪
黃散菊籬金蓮社盟應締籃輿數往尋
曾鳳儀撰

虞司勳懺畢賦送還天台玄津向絕垠眞門非外獎
超然丹枕車鼎鼎擁塵軟新伊蒲虞瞳懸鼓
交齊網飯我以醍醐經王洵無上四行淨浮
根五海導哀響普現玅色身崩山始稽顙辰
阿素運浮黑月微星朗羣昏倏燈公十緇同
一仰吳越啓靈壇筐梵虛方丈洪鐘震幽林
衣珠覺□剛香雲流玉毫雜花騰寶掌彩纈

宛陪官芬芳集玭攬衍氣蕩炎風神光燭仙
榜將夢九頭龍倘遇六牙象諒芝生胡床射
樹栽空壞乍可抽見腸正爾滌凡想三周卦
有瘦雙輪庶無往勸請令靑條慇懃迴方廣
何當復來儀式引遵冰
安養錢塘虞淳熙撰**劉居士賦送還天台**雪
寒山度石梁梅花猶帶杖藜香迷方重晴如
來使澤國新開選佛場天入瓊臺雲在納潮
生孤嶼月隨航塵容未許山靈識
棍逐巾瓶二淡傍永嘉劉康祉撰**王山人賦**
送造藏歸天台、華頂峯頭經未殘倘因求法
去長干枯藤伏虎連雲瘦鐵
鉢降龍帶雪寒妙法熏人惟薝蔔清風把客
只芝蘭藏底又返名山去飛瀑流霞再入看
吳中王**梅山人賦贈**南朝孫道化游歷蓮花
穉登撰峯侍者將飛水山人說
性宗指忘天際月坐掃石邊松敷座
揮如意空潭起老龍古宣梅鼎祚撰**王山人**

賦贈過吳中禮石佛還天台、白雲流水伴閒
身挂衲棲遲鳥
雀馴古佛浮來知異代空門到處悟前因坐
迴芳草過殘臙聽盡鳴禽巳暮春行度石梁
人境隔靑鞋細踏落**沈居士贈送歸天台、**孤
花塵吳郡王穉登撰雲
一片出霞城到處春風秋底生去住無心元
不定芒鞋歸赴剡溪行○遙指金庭萬八千
錫歸應渡惡溪前心從一境通諸法亂石谽
谺擁白蓮○斷壁懸崖跨石虹玄雲一線與
天通夜深鐘磬遙相憶海月**問居士送歸天**
峩生華頂中四明沈雲冲撰
台幽溪、浮杯方渡海飛錫又還山雪裏尋樵
徑雲中問竹關十方傳妙義三界慕
慈顏住處名香谷崔巍不**周孝廉聖果寺解**
可攀四明弟子闔龍撰
講送還天台幽溪天台山高在何處翠剪芙
蓉落煙霧我昔依稀夢裏

游覽來月色紛琪樹幽溪先生偶相遇擊鼓
吹螺施法雨猊臺敷座發仙音江山瀟目供
揮塵非空非有指真如一一枚一一葉皆沾濡
長舌覆大千界窮兒始獲衣中珠法席蟬聯
殊未巳一杯又渡幾唐水赤城縹緲望無極
餘霞散作空中綺心懷形勝經歲旬因師飛
錫猶馳神何時借結雲中屋鼎炊白石傅靑
精桃花流水今巳杳當年應悔求仙蚕六十
小劫彈指間桑田滄海何須道秋來準擬尋
雙闕幅巾野服瑤天末石梁橫據吸銀河華
頂高眠擲明月山中猿鶴舊有盟石壇芝草
長靑靑名區不憎俗士駕掃徑爲我呼山靈
於越佛弟子
周錫圭撰**金春元寄贈幽溪修天台山志**
開士修書處天台選佛場高明縣寺額宏淨
甲禪堂地勢依金嶺溪流帶石梁藤蘿綠逕
合松檜倚門蒼丈室琉璃砌方疏玳瑁牆連
床襍貝葉充棟襲縹緗燕尾穿紋細蟲絲蠹

鈐長標題前孔壁牘列盡緗黃禹貢搜將遍
秦封記不忘巉岏思剖斷幽隱必輝煌雲笈
推眞秘星官失保章徵求方內外詮序事存
亡玄語紛如屑靈機露似芒銘陶無尾碌點
綴到枇糠十斛供燒石千翻啓硏光端溪磨
古玉湘浦截新篁水泛龍池黑衣分鹿苑芳
天人朝送供神女夜添香易草陰移席高吟
月下廊緗圖陵五嶽結篆遍三倉至理參微
妙奇言破渾茫僧杯聞鼓吹稅閱聽笙簧受
筆煩鴻輩澄心印象王誰能將誇晦吾欲討
身藏萬品應難說同歸**沈居士結遊天台賦**
七寶莊　金以諫撰
贈、三乘開衆悟說偈曇登堂揮麈花常滿懸
燈鴿自翔幾人成正覺隨處是津梁須結
天台約修因禮法**薛山人賦贈解講送還天**
王四明沈雲冲撰
台二律、方外從遊處江干聽法特未能亂見
解差足破愚癡講席師初徹歸途衆

欲隨南看霞色動迢遞■手儀○幽溪別有
鄉歸路不知長眇眇綠金地高高度石梁登
程無暑到日已端陽若過故
經處應留功德香 四明薛岡撰

陳居士賦送解講贈歸天台、主持台教是吾師幸遇叢林
說法時實座暫依欣有得慈
航遠去恨難隨綠陰滿路資禪悅霞氣標空
遠夢思佛隴正逢黃雀慶還看蕈葉發新支
四明陳
瑛撰

沈使君送羅講贈還天台、聞道天台
是寶城西
來象教復東行蓮華座挺蓮華舌金石言宜
金石聲尋地凡夫如見日恒河沙衆盡回明
宗風暢析忘思議悟得無生悟
有生 四明佛弟子沈鳳超撰

黃居士送解講贈歸天台折逢大覺決心疑惆悵行踪合
復離寶座遠隨金策去慈航遙
接石梁移現生援濟無如佛盡世歸依獨有
師此去幽溪休夏日肯將法喜慰調饑■黃

崇奎
撰

周憲副石梁行賦送西歸、天台盤旋八
百里赤城突
屹丹霞起中有石梁雲外見隱隱孤虹跨天
漢琪樹參差杳難即福庭縹緲無消息應真
化現金烏翔曇公洗腸潤水赤上人卓錫佛
隴西荷擔如來大法師四方從學若雲集昔
日虎溪今幽溪何幸浮杯來海上開函為濱
楞嚴藏法鼓一聲清磬幽無數天花盈几丈
漸余質謝淵明傳蓮社忻逢慧遠游方外論
交比金石世塵直欲等浮漚師今振錫天台
去我願偕之訪真際請君試問寒山
子石梁坦迣今開未■周應治撰

劉居士贈還天台我懷出世思久厭塵囂絹十載負
幽期終宵勞積想衣珠一念迷敝
帚千金享每欲訪通人與之游無象何當慧
發微誰扶凡夫聽智者有雲孫卓哉興遺響
瓊臺結淨居銀地開方丈座冷水光寒衣闊
苔色上悠然五陰空廓兩四門敞學士競山
聯繙林深漢仰浮杯麥幻海挂錫來窮攘捨
我国佛民何勞麗空歡爰揮玉麈頻更拭全
鏡朗玅理破疑襟玄談恣勝賞寶池蓮歌訢
星潤泉應長忽憶石梁雲自扶桃竹杖秋風
行色佳落日離心快猿鶴相向迎交遊切餘
滄我漸未拂衣何得同來往唯有夢中魂般
勤到方廣永
嘉劉康祉撰

李居士賦贈延慶寺解講歸天台、浮生幻泡軀漂泊杳無際喧囂蝕聰明皆
欲所智慧豈惟日貪嗔抑或泯孝悌欲探
元始根本討因緣諦台教朗日星邪說屏一
切法智擅中興吾師得真系遂將文字禪體
會成深詣四明古道場歲久漸麥替卓錫開
講壇發蒙振幽閉冠蓋擬雲從士女共瞻聽
首將倫類維勉人覓根蒂四大體受全髮
成不薙法旨既弘宣塵情漸磨礪永為天人
師我亦穆佛弟翻然起歸思淹留實無計微
詩見深衷為文託玄契華頂望孤踪石梁成

小憩指顧赤城山遙映袈裟麗天台舊安禪
象駕于焉稅嗟予守株人經年役一毫欲作
尚平游累種復濡滯何日侍巾瓶頻解衣珠
繫閑道證無生夫然嗟空嘆明州李桐撰

虞司勳為僧燈勝具寺罷講賦送天台幽溪

小詩簡金元玉先生勸請護幽溪道場、五色
璘蓮
種象牙駕來猶帶赤城霞金仙不與師同至
偏向天台散若花○霞城煜煜起金蟾誰向
天台更放光頭上白毫原是玉權將化佛侍
空王○日甲星旗耀玉泉往時呵護有諸天
新來伊字文人賞正喜 徐
陵擁法筵錢唐虞淳熙

陸居士寶巖寺聽講有賦、問法來經此前溪路不窮藤深藏野
旋山淺露禪宮梵響松龕斷燈煙石
主蒙稍依雙樹靜還對一瓢空火宅蓮花外
冰心茗椀中潭清涵指月竹冷透幡風西熱

傳　東林議遠公碧雲多絶
唱下曲自難工　四明陸寶撰

閒居士志喜幽溪於四明甬江菴講楞嚴經有賦

累劫沉痾若夫此生何幸遇醫王窺林盡是清涼藥人宝悟聞功德香分別昔爲心所礙圓通今悟耳根長法身不歷僧祇獲頻息無因演若狂往生居士閒龍撰

虞司勳爲僧燈

勝果解講還幽溪寄詩東王我由護高明道場

于晉仙居桐柏宮遙知控隺御靈風幽溪寂寂幽花冷能得吹笙下碧空○曾誦生無生論無鄰家應早拾衣珠夜光獻入明光殿好種青蓮簇寶趺○向與君家恒放遊相悲末法已逢秋津梁纔睛虹起遠駕幽溪接法流錢唐虞淳熙撰

虞孝廉過

聖果寺聽天台幽溪講法華經有賦

師本天台宗具足菩薩行三昧轉法華一乘得究竟占相出廣長道場肅嚴淨能於四衆中演說令諦聽法音乍雷鳴妙義如泉迸寶花雨繽紛甘露灑雲映聞師說無生天樂空中應而此諸經王護念悉賢聖智慧被已深功德浩難並我默無學人靈山共叅證願言錫牛卓拔我離火宅於越陳謨益撰

陸中翰南明六章、

南明頌天樂也　天台幽溪有門大師說淨土生無生論于南明何感天樂余小子遠不及聞得聞聞于後公形諸贊頌備風體云○南明巖巢係于天台幽溪一席智師重來無梁載造有門斯闢爰振象鐸聲聞普哉○梵宇幸成瑞相孔明有門則云生無其生于時天籟法鼓同鳴協爾衆聽終和且平○十月之陽秘義弘宣有水在瓶有雲自天天龍助吟鏗然訇然如雷斯殷雨花蒲前○非擊非拊胡爲乎嵓中非絲非竹胡爲乎合宮以和致和穆與天通如谷之應聲其衆

也空空○天作清梵莫置一辭神往神來不可議思洞庭廣矣猶滯于人斯維水與林西方之于□之○亦越迎陵音其天只和鳴喈皆旅句了已聞之戒律從無妄語如匪云聞說衆實□□耳

四明陸寶撰

幽溪別志卷之十六

住山沙門無盡傳燈　著
天台東隱雲間朱軫　較閱
侍者法孫　受教增補

幽溪道場餘學考第十六

萬法不將來海藏瓊函俱長語纖塵皆本有叢林瓦礫盡真如不許聲聞乘掃空徹底持我菩薩戒建立無餘空谷答響兩響逐聲生虛室生光而光從明出愧瓊瑤第本桃之報豈蓮花之辛夷之酬已知草木盡文章何用指心而搆結若悟語言皆實相何妨信手以拈來作幽溪道場餘學考

事實　同贈遺考

藝文

王伯度先生折醒草序

傳佛心宗人罕言詩以詩之為辭雜綠綺語也而嚴滄浪乃借禪以言詩非以詩之正宗卑有深致文發天君然乎余僧也固無寂知詩得得以禪言伯度先生詩蓋禪之為法欲臣境玄初言大造詣深至於社結習識去就範係學詩藥病慎輕舉弗淺深割釋受之又釋之餘一事是不可不知而亦可不熟今讀伯度先生

詩如王門柳葉清秋野色可嘗而不可弄可見而不可取非悟境玄乎標格高古直上遡漢魏不作大曆已還口吻非初志大乎余章構緒雖約玄析微字精句練真不本清自然非造詣深乎塵心俗套纖塵自無語結目也序古非今是理長即宗嚴去就也公書無不讀理無不窮竟言象之外出理腐之表志恭學會富久服詩家運丹轉身蛻骨可詣可舉精業病也至斷乎前命題孫不草草必使心境融化而斐然成章了無斧鑿痕跡經舉也審不以今而慢古亦不以古而呂今師李杜知淺深也確有一字之不工雖美玉在聯弗取也有一聯之不法雖精金在篇房取也前求製作不書充棟舉棄不錄割詩愛也畫抑才情長而觀模大伯古選而仿近體萬臺閣之文宗非人間之品彙可謂得詩家之真髓稱詩家之上乘者也先生深於禪余欲因其詩以進乎禪故得以禪而序予詩

戒殺

放生會勸衆序

[illegible]戒[illegible]方則[illegible]之端放生為[illegible]以元元雜類[illegible]不貪生[illegible]死豈惟聞其[illegible]不忍食其肉[illegible]推其理而亦有所不[illegible]者也何者以一切衆生此身靜滅神識寓存舍生取生輪轉不息安知今日之所賤非害昔日之所尊乎梵網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於乎以己陵他雖足快己公行弒逆於賁也又以血氣之[illegible]而亦有而此覺知名為安乎此所謂推其理而亦有所不當殺者一佛性[illegible]之所尊乎故大覺世[illegible]初[illegible]日真如界內說生佛之假名平等慧中無自他之形相良以衆生妄想不自證得莫之能逃也於乎以現在之衆生殺未來之諸佛公行弒逆於汝安乎此所謂推其理而亦有所不當殺者二

也又以大聖悲心無刹不現隨形異道方便衆生安知肉眼之所賤非彼天眼之所尊乎故大悲現身於蛤蜊如來形相於豬齒即此而驗何類不彰於乎下賤之凡夫殺至尊之大聖公行弑逆於汝安乎此所謂推其理而亦有所不當殺者三也又以六道循環輪轉不已殺傷相報形影無差安知今日之殺彼而非他日之我殺乎楞嚴經云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噉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於乎覺三寸之肥甘結百生之仇對公行殺害於汝安乎此所謂推其理而亦有所不當殺者四也且性秉最靈孰非君子慈悲惻隱我固有之何害執方內之局談迷寰中之至教不顧後果不驗前因不盡物性之靈不貴己心之妙甘心惡忍意傷生冥冥長夜之中方將淪入[illegible]幽途之內已見長驅可謂痛心疾首者矣茲則闡慈悲之度門開菩提之覺路普勸人人戒殺各各放生知物命均己命共樹流水之因齊物心同己心早契迦文之旨將使盡大地俱爲孝子率天下皆是仁人物我釋猜勿之仇已他結同心之好慈風既扇災惡隨消非惟現世懺罪延年抑亦將來無病長久順佛心無求不可斷殺機何往不祥便可化頑嚚爲菩提變娑婆爲極樂固是如來大事誠非小小因緣謹勒

寒山詩選序

寒山詩不當乎選以其無意乎爲詩也寒山詩不妙乎選亦以其無意乎爲詩也惟以其無意乎爲詩故語諱性靈無非妙什惟以其無意乎爲詩故朴野閒施情蘊藉緣在寒山固無間然在後學所當精鍊故此集非選寒山選後學也夫詩有學而得者不學而得者不學而得如三百篇寒山近之學而後得如李杜諸家今之擬寒山者近之故三百篇無意乎四言三代風氣使然自成其四寒山詩亦無意乎五言唐之風氣使然自成其五故詩之爲要妙在性靈隨意施設無不臻與從門而入者不是家珍今之所遜意在乎此

淨土金鏡序

西方極樂世界之爲淨土也如因陀羅網之一日恭照照乎揭日月而行乎中天矣何凡夫執我五濁重昏乃還疑於見聞進退乎無有聾盲人捫象執杵執箕而竟非其體聾之觀場競宮商而罔知其響何以異哉有大醫王探辨弱喪膏囊檢秘授以金鎞經云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非示以妙有乎七日持名一心不亂非亦以真空乎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自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非示以有無雙遮中道妙性乎是以華嚴法華圓頓標宗末及流通亦重指淨土豈不以淨土即有識塵不立淨土即無諸法昭然淨土即中道亦有所不立而圓融自在故也哉第新醫密襲翻從舊聲以求方良藥滿前却向壘巫以示劑藥發問亂宛轉于地蓋不能勝數其人矣沙嚴居士孝友隄躬爲儒門之真于解行克己又佛氏之賢孫實帶病以行醫非無舟而學濟金鎞在手不讓當仁目中有青雖老宿亦濟乃而前空裏無華即孩提亦解願而進無非欲令本具淨土人畢竟還歸此淨土甚盛心也豈小補哉余請繼金陵邁主寶所道存目擊函丈蓋投已把蓮華之香郡紳君子之篡僧爲序引用耶流通云

溪半李怒草序

草稱爲怒者何湯半李舒生平不平之氣之所作也蓋足氣鍾於人平則發爲喜不平則發爲怒上自天地諸佛儒聖皆然惟發之正則雖曰怒而亦可稱爲和苟發之非正不過恃矯氣而逞私忿烏足以合經常之道哉故此不平之氣在於天一怒則施爲疾風暴雨雷霆霜雪烈日

嚴寒在於地一怒則施爲高山峻嶽怪石巉巖江河淮海爲波湧濤在吾佛一怒則喝爲斷絕煩惱降伏天魔動地放光雷音師吼在儒聖一怒則施爲巨戮蚩尤放殛桀紂誅戮秦項驅逐胡元在文士一怒則亦爲鏖戰棘圍壘兵筆陣浩瀚波瀾競奪錦豈非文章之於人可以回天地奪造化契佛心合聖意乎第其中有常有變常有不足則宗之變變有不足則宗之常猶天地之春夏秋冬四時更遞不能以一律拘也蓋怒之者變也變之者奇也奇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婣人道乎惟才不易奇必寓之人人不易奇必寓之節蕩君少有奇孤有奇母羅奇禍嬰奇窮秉奇節故天與之奇才而又與之奇遇故爲文也奇所以文稱怒而必歸之以正也雖然此猶蕩君奇之少怒之小者也他日更以大奇大怒拾朱紫大節大行立廊廟爲蒼生雨露作三教金湯以變而歸諸常以奇而歸諸正斯

合聖人之心矣詩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其斯之謂歟 重刻

好生會錄序

夫聖人之心以仁慈而爲之本吾佛大聖人厥號能仁明示仁慈之至惟佛能之也是以如來制戒不殺爲先儒教五常亦以仁爲首故知二教之本莫不同好生之心未嘗異聖人之心盎然如春天大而含齒戴髮小而草木蜎飛莫不使熙熙然各遂厥生仁慈若此亦可謂之至矣故好生者仁之慈也惡殺者仁之悲也行仁之慈故施之以放生行仁之悲故施之以戒殺豈非後人之放生戒殺皆學佛之心行儒之意者乎余僧臘已七旬目中所覩好生之錄四一則當湖陸五臺所撰慈仁功德錄一則四明沈玄篁所撰慈向集一則武林李行可與其即仲休所撰好生錄一則東甌王玉蒼與其友馬僧摩林可任所撰好生會錄始剞劂而未廣次則廣而未精又其次則精而云純觀今永嘉之刻名從其類曰經曰文曰詩曰事繁者刪之雜者精之可謂好生之善品慈心之良導自非留心于聖人仁壽之域者安能與于是乎故不辭蕪文而謾爲之序云

妙山鑄鐘募緣疏

妙山鐘者司合邑之晨昏闡會城之風水醒幽幽之睡夢聞擾擾之塵勞是以長鯨一擊震吼蒲牢響答千山聲揚萬壑文溪聯泮水騰踏起久困之潛龍寶塔對巧尖鐘鐸振未雕之鐵筆日出而作聲入百層煙龕桂豐人家日入而息遠六通青火照螢窗士子桃花春煖幾回誤聽雷鳴桂蕚秋香每覺恍聞鶴唳來耳邊往聲邊主人翁阿誰恭透爲自生爲他生無生理會有承當若夫子鳴母應攻罪銘勳乃依和而召其和賓以類而格其類則鐘之爲物所係者大而古之所制厥寓也深以是而言則妙山不可一日以無鐘迹此而觀則禪林胡當經年而絕響此仁侯所以孜孜介

懷命僧而經理即山僧亦以惕惕在念秉命而修營也所冀銅陵長者金谷王孫曰士曰農若工若賈無論瓶盤釵釧一羅冶而總化黃金不分斤兩銖錢既疊模而都成法器何異捨銅鑄像像鐘成便是善說法之大覺金仙亦頓輪財其教贊鑄就即爲廣化原之夫子木鐸念山僧不昧因果勸檀越廣種福田以一鐘易一鐘不徒一家築墻而兩家好看用彼響積此響抑且今世拾鐘而來報雷音謹疏

祇園菴買地開路募緣疏

伏以祇桓精舍久竊戰勝太子之嘉名給孤獨園每切須達長者之盛德歷千載而遺風不泯經萬刼而流澤常存今之倣古亦猶後之視今聖之格凡因假凡之感聖茲者金閶門外已成小小祇園法界堂中儼坐巍巍大聖第布金有地地半屬於鄰居掛樹無錢錢素封於寶藏門雖不邀車馬卿俠斜而車馬何通心固常學慈悲見穢惡

而慈悲奚忍是鮮小造須讓大方成斯一二用緣乞我寸寸刀布錢非十萬未必即可遍所冀諸奉行頃刻便能豈見鬼遺而神明可故上淨而心地頓清可遇長者大白牛車可宸如來大白傘蓋功德難思宜歟豈畫弗勞擬議請即承當謹疏

北禪寺齋僧募緣疏

伏以愛河深廣耽湎者永劫沉淪彼岸高昇攀躋者常時解脫解脫則為人為天為賢為聖沉淪則為獄為鬼為血為刀此道理之必然人情之恒見不須更喻因果無庸辨析是非第愛河之水為六蔽之所漂流彼岸之鄉須六度之所津濟出家間嚬以持戒而為先居家遍管以布施而為首惟持戒必表禮淨布施須擇良田良田遍地以悲敬而為依淨戒多門以止作而為本嫩淨則良田不瘠施普而佳種非焦投二粒于春泥秋東大獲植一因于斯世來報豐登乃人道之所當修物理之所不謬北禪寺者

舊稱天台講寺今為淨業道場既築室以棲修復營齋而接眾法雲堂六時頂禮磨頭伽鳥和雅之聲且過寮十方往來重鉢多羅想鵠之色無論會歸四海禪德誠能發動十方善人第僧田不及王日心耕異乃耕有眾隔種相齊慧種業力與道力稍殊所願富貴者念前修更事今修廣輪金而運粟貪窮者厭今果以味富果量捨帛以捐財共結無上良緣同入堅牢庫藏三輪本自空寂果報固不可示思議十力久證真常盼鑾實無爭於感應同頭是岸請各悉先達妄全真無客後覺謹疏

杭州長明寺募造放生池疏

長明寺西竺禪師與大儒起復本寺佛印禪師放生池復欲四圍築是以防竊取深浚其池以縱游泳甚盛亭榭天台比丘無盡僧聞之歡喜亦說偈言以為好生大權越見聞隨喜捐資助成者歡我聞擇逸因為流水長者既作大醫王醫身心二

病復作放生因以為成佛道遊行大野中見一大陂池為諸網捕人斷上流諸水池中諸遊魚具十千數窟宅既已枯殆將死不久顯顧望救濟如渴思甘露長者愍斯苦乞而頭大象用皮囊盛水以濟一時渴復施以飲食及稱寶勝佛十號眾功德因緣生滅相皆當為說之諸魚命終後得生忉利天長者得成弗號釋迦牟尼於未明會上天子獲受記故知放生業乃為長壽因成佛之根本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天台智者師及以永明壽為佛道因緣皆遵先佛氏今此長明寺古有放生池乃佛印禪師勸眾放生處年久陂池壞放生道亦弛今有西竺師募創諸宮殿率諸大檀越贖池復放生池非浚不深魚非深不樂池非防易竊竊則來竊盜浚池及築堤動以數百金自非大檀越頻發菩提心以小小因緣何能即辦之我居天台山無魚可放生失此佛道因心常懷慚愧今見此勝舉踊羅喜無量矢筆說此偈為諸長者勸放生長壽因放生成佛道放生無病苦放生子孫盛何況此二舉護諸所放生乃諸功德中為諸功德最

蘭溪買猪放生記

夫戒殺放生者仁壽之域慈悲之基致和之本養氣之元人能修此則天地應其候陰陽得其儀四時順其序百物遂其生也世儒以為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各行其令乃天地所司生殺之權人生稟命而行是以萬物之中宜生者生之宜殺者殺之所以順天地應陰陽按五行合人事也然而不知此說大逆天性有乖仁心不過剽竊宋儒膚說造設此說以壞人之良心不足以為至德之論也易以言之蓋天地生生之道至大者仁至淳者和故春生夏長發洩章明仁之著也秋收冬藏去華葆實仁之藏也不有其實而安有其華不有其藏而安有其著草木至秋而落乃葉落歸根以儲其精桃柳至春而芳乃發

本崇末以宣其氣故釋迦之所貴乎道者逃妄以歸真老聃之所貴乎道者歸根以復命孔氏之所貴乎道者克己以復禮昔人云三教爲政不同同歸于治治者使民生各遂其淳朴復還天理俾萬物各遂其生生之道臻於仁壽之域而已故知戒殺者乃養和之本放生者爲致壽之源先儒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云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必得其壽鮮不由是而致也若成湯之解網子產之畜魚流水之囊泉迦文之割肉智者之鑒池仙人之護鳥壽師之贖鱗孫公之放沙彌書生之活蟻毛寶孔愉之放龜屈師之縱鯉隋侯之濟蛇酒匠之拯蠅厨婢之拾鱉張提刑之貸死李景文之易生孫良嗣之解贈繳潘縣令之放湖禁信老之免牲曹溪之啓網楊寶之畜雀樵夫之贖狐遵師之救蜈蚣于氏之放蜒蟮若聖若賢或仙或佛皆矣若人不能盡舉然而仁心義性著於典

章千載而下遺芳傳美莫不體天經而行道順地紀以施仁久臻仁聖之域不猥慈育之心者也第慈雖廣普事有易難若野禽之與野獸家獸之與家禽可戒之不可戒可放之不可放人心習於見聞仁施爲於平等自非以儆慈而等視破格以普行則必曰禽獸野生者之可放家畜者之不可也又必曰禽獸野生者之可戒家畜者之不可也是以方今之世有行方外之敎者開天下之叢林活四生之物命不特不殺不啗禽獸之野生焉即家畜之者亦不殺不啗矣不特放野生之禽獸焉即家畜亦放之矣野生者則仍放之於野家畜者則放之於家是故永嘉之有馬放雞焉自烏秀才名一勝字季貴皆川趙豬族之於野人猿之馬放雞也武林之有蓮放猪爲遊池大師雲棲寺不獨放豬雀畜皆放馬之放始則放之於野今則放之叢林中矣達則竟貿而畜之於雲棲日給以飯僧之糧以

養之此則不獨人畜而等觀且將佛僧而等供惟余居於天台號爲名山原非業地既無殺之可戒亦無生之可放其於止善雖不持而自持而於行善亦似闕乎慈悲是以每建講於四方若四明若東甌或自捐資放生或勸人放生以補其闕今者建講於幽溪明真山之玄武宮此地素爲道院即會首正現亦先爲此宮道士然而今之爲道士者食肉養豬是其故業是以正現雖反邪歸正歸依於余受不殺戒然其會下弟子殺生之心難化而爲利故態未除余之建講本爲化人修善尚欲化未入道者戒殺放生豈於自佛弟子有虧其行乎尚欲化未入道者不畜豬豚豈於是名真講席之法屬使其仍畜之乎是以勉於法孫受教捐放生銀三兩并募當方檀越徐玄中思孔徐自任思尹徐逸和思惠各捐銀一兩暨聽講弟子正識正本正印等各各捐資有差共銀九兩贖出所養猪七口即

正現與諸弟子見此盛舉亦樂然捐去誓願永不再畜余則仍託玄中居士時以慈眼視之居士向再來人也見一切生靈憐如赤子然余之言則忻然施之以食每年約穀二千斤以助正現畜養毋令夭傷遷變永爲放生之物俟其天年報終如法瘞葬是舉也有四善因緣余與敎孫暨諸比丘一檀越共得植水長者成佛之因此善因緣一也次令會首正現并其弟子等永離殺生之業結成佛之因此善因緣二也復令所放之猪聞法歸依受戒植因盡其天年得生善處此善因緣三也又令此方見者聞者各各生歡喜心漸修戒殺放生之行亦植成佛之因此善因緣四也余觀四緣而生四喜是以合十讚歎以爲之記

玄帝天下正神記

玄帝者北方毘沙門大王部下之[illegible]將也此洲之北大海之中有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由旬西天里數有三等上由旬六十里中由

旬四十里下由旬二十里須彌之頂帝釋居
焉帝釋此云能主能為諸天作主故也亦號
稱為玉皇儒教稱為上帝皆此天也須彌之
半與日月齊四天王居焉東方天王號曰
持國南方天王號曰增長西方天王號曰廣
目北方天王號曰多聞梵云毘沙門此云多
聞四大天王皆宗帝釋號令於四天下護國
祐民皆秉如來付囑於四天下護法衛僧獨
北方毘沙門天王於佛法國家猶致意焉昔
在唐朝玄宗皇帝之世値北番寇邊帝命西
天不空三藏法師依佛法而禳衛之不空立
壇誦呪請北方天王應命降壇乃謂法師曰
吾承呪力明旦當以天兵護國言已隱去不
空因以其事白帝至於次日中國之兵皆見
天王現於空中而番兵弓絃皆如鼠嚙一時
俱斷北番兵懼鼠竄遁去玄宗因是普令天
下城隍之北皆塑天王之像以奉祀之今各
州城之北皆有天王堂者是當時之遺蹟也

若夫今之玄帝乃應蹟於我朝成祖靖難兵
起之時一日兵至東昌與南兵戰而敗北成
祖大有憂色而姚少師廣孝奏曰貧道當時
在於燕邸曾為陛下言之餘地無虞獨留兩
日耳兩日者昌也過此無虞明日當有北方
天將助戰南兵必敗勢如破竹也至明日交
兵果見北方有天將披髮仗劍足躡龜蛇身
衣玄衣前褰玄旗空中助戰南兵見之不戰
自靡事載皇明通紀成祖既剏帝業乃以天
下之財建行宮於湖廣之武當山以奉祀之
而封為玄天上帝以是言之則成祖之有天
下莫非上合天心即玄帝之蹟上考之於佛
經下考之於統紀本真蹟實以為天下之正
神宜矣奈何後世道士杜撰不經唐時天台
有道士杜光庭妄竊佛經之義撰為道經故
世間一切偽書人皆謂為杜撰蓋此謂也乃
移唐武之世有高僧稱無量壽佛化身者以
誣玄帝唐武宗皇帝因聽道士譖言破法滅
僧爾時高僧多為遷避僧為道將齋西全
州湘山有僧修行仟遂多有神異預知其事
乃以手捏頂額以成肉冠仍撚其口角以成
肉髭臨終坐化遺囑弟子謂是無量壽佛化
身至今歷閩肉身尚存以故人稱為無量壽
佛仍撰行狀出其始終蹤蹟後之愚僧愚俗
莫不神而崇之又有知其誣偽從而毀斥之
夫誣神以佛玄帝既為正神此必不受抑毀
斥之如人唾天玄帝亦不受惟余宗佛經而
本統紀以為一洗正之所以昭玄帝上順佛
心以護法衛僧下協帝心人心以祐國庇民
以為天下正神此玄帝之必歡喜而受之也
孔子云必也正名乎帝之所以稱玄武者五
方正神之一也曷為五東方之神名曰青龍
南方之神名曰朱雀西方之神名曰白虎北
方之神名曰玄武中央之神名曰騰蛇帝之
所以衣玄衣而執玄旗散玄髮而躡玄龜皆
所以示不忘北方壬癸水之本也夫名正則

理順理順則民信而今而後民苟有不信則
是逆理逆理則反名雖玄帝復出亦不能正
余其能正之哉

趙天駟桐栢齋集跋

余山中無事僧也初不工
於詩而於禪坐之餘輒咿唔讀山居詩茲
趙君天駟桐栢齋集一覽其題即津津色喜
以與余家桐栢同名故也及細閱篇章煙霞
滿目琳瑯映人自非胷羅宇宙安得筆端生
五色花若此余謂桐栢固稱仙都而此集絕
似仙品他日藏之名山倍增清韻夷齊兩公
當共心賞也

中峯禪師疎懶軒後跋

中峯禪師元時宗門大老
於談玄說妙得文字三昧讀其語錄多驚人
語然亦有隨世流布文字此篇疎懶軒詩為
趙雪松所出潦倒特宕垂手入鄽佯狂詐跌
儼然天台三賢雪松為師弟子二人同氣相
求尋常話靶不入語錄者不少此其一也師
嘗居四明海會寺而手蹟圖書曰淡門明本

下円海會草堂又爲海會如滿所藏其驗可知然海寶如意必得識寶者得之余與李豐若詞丈有方外契爲跋數語無乃續貂李丈善屬文與詩他日起家不可量也又因之以讀中老語錄因之以證迦文覺道又不可量也

書楞嚴經跋

吳興韓求仲居

士夫人沈氏法名淨照生平篤信三寶放生戒殺嘗齋戒以泥金書般若心經一卷以素絹書大佛頂首楞嚴經至第七卷神咒甫畢即嬰恙不起以天啓三年閏十月初九日吉祥而逝口中猶流香氣先此一載夢老僧勉念貪世樂當歸故廬又先此一月信筆書二偈中寓歸與之意既正念往生其爲引來人可知或說菩經未完不得稱爲全珠余代爲闡円首楞嚴王經法中神寶可全塵塵皆法界字字盡眞如經不云乎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雖書一字猶全珠

也別至七軸乎是以古德疏通是經爲未識全珠者剖爲五分一見道分始首卷至第四卷中二修道分始四卷中至第七卷中三證果分首七卷末至第八卷中四結經分首第八卷中至八卷中此下二卷爲救情失錯分而付之流通爲於五分中又爲三爲要於三要中又見道修道爲要於修道中開爲二門曰顯修始請入華屋終關選圓通曰實修則請結壇軌則宣說神咒是也今之所書神咒已畢豈非分珠中又得其大要即謂之全珠可也若更爲之捐資命具戒者續書補之是爲全中之大全功德可思議乎經云能於末世流通此經可轉阿鼻獄苦之衆以爲淨土極樂之根於三障中極難轉者猶有報障流通此經既能轉之則沈氏淨照書寫流通此經臨終正念生極樂者必矣

王右軍爲稱碑帖跋

書之爲法至易無論古人郎今之文人學士才競七寸之嘗朋晉家矣書之爲法至難無論今人即古人稱書家者舉未能入鍾王堂室也蓋書之所貴者形與神俱完神過於形者次形過神者下有其形而無其神又下之下也學者嘗於古人法帖熟臨爲過以固其形靜思細玩以觀其意若夫神之至妙此在心得難以子至親所不能授別其他乎然有天資爲學問爲草莫先乎行行莫先乎楷未楷而遽學行草所謂無頭學問此烏乎可髓西僧時所得右軍爲稱碑藏而深觀之索余片言以題其端輒借述以告諸來者

題沈懋功先生山遊十六觀跋

人間世其所抱負者道故其所取樂者亦惟道而已矣外則又有乎泉石餘皆非所負非所樂也吾大雄氏之所明道一也析而言之則又有二曰空也有也空者所以空其情非若太虛之無物有者所以有其性非若萬象之遺情是故般若談空之外又有十六觀經

焉沈懋功先生翩翩公子翩翩大龍不以貴介紫名爲樂乃以泉石爲樂是亦得其所樂矣每懼夫俗駕敗興而不得其樂之眞乃倣十六觀經之目著山游十六觀以驅夫情而闘夫樂正泉石膏肓之聖藥煙霞痼疾之良箴雖無關於大雄氏之大道其於破情闢性亦近之矣余得之讀數過著言於簡末以章余之所嗜好同驅情者之不異也讀是書者果能作如是觀不惟得山游之眞樂即大雄之道亦可睥睨其藩籬如郎以祛情而悟乎眞空了達一切泉石并我能見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則大道何情而不祛以顯性而悟乎妙有又能了知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則大道何妙而不示吾故日可以睥睨其藩籬也則人間世惡可無是書而不讀是書者哉

本寺建關岳二王祠疏

夫如來者天上天下之至人而楞嚴壇世出世間之至教

天台山爲浙內之名區高明寺爲名山之勝地也以非常之勝地居非常之名區供非常之聖人施非常之至敎苟無非常之神明何以護非常之妙法哉本寺素宗天台智者大師敎而關公之英爽不昧靈而爲荊州玉泉山神一夕偕子平謁大師於靜夜禪定中師敎以三歸授以五戒神爲運力造寺矢願護法則凡台敎護伽藍神祀關王父子者以此第今建立道場既去土以爲壇復封土以爲壇坐以十香象以八正羅列供具莊嚴香花諸佛菩薩猶臨其上金剛密迹雜護其前儼然淨土中境界視他道場不同非有精忠義勇與關王埒者無足以昭護法之靈與清淨道場稱洪惟岳武穆王武於有宋爲南渡一代義表汪洋手度可爲治世之文臣砥礪襟懷眞是中原之名將仁孝素著智勇過人兵以少而制多術以奇而歸正金人見形而喪膽兀朮聞名而沮氣不死於敵國而死於奸

相不困於重壘而困於狴牢其忠勇當何如哉夫生爲骨梗之臣而死必英烈之氣不散揚維楨樂府詩有云生兮人之靈死兮厲之精萬八千丈兮華之頂帝命我兮司陰刑揚必有所見而然則王爲天台山神者審矣以故本寺欲祀王爲護伽藍神者自非一日惟首鼠兩端勿獲一決去歲因讀陳公子貫吾先生金牌記觀其創意不徒發明武穆王千載英烈之氣直欲將一片赤心置人肝膽中即我決意祀王亦先生助也妄意初二王之殿於大佛之東西偏所以序昭穆尊先輩也偕列同嗅味也以二公之銅肝鐵膽事佛之月面金容以二公之不妄不欺轉佛之純眞妙覺如來則攝物以慈二公則折物以威一折一攝化行世間此可以爲十方之通現千載之定論也

異夢紀

萬曆壬子夏余讀藏於古長干里居三藏殿秋闈在邇儀眞姚茂才偕李茂才諸公以孟秋下浣至與堂主有舊亦寓居焉行李之餘實筐三鴨置芭廡下呷呷似有訴余惻然謂之曰汝無毛不修拔毛奚辭短喙不修長喙奚辭言畢就寢仍夢三鴨合喙以訴開緘讀之其辭曰家住維揚今來吳地尋常遨遊於池沼之中今日乃囚繫於樊籠之內自惟往業甘充於秀士錦繡之腸豈吝今身香熏於解元椅櫈之鼻永別妻孥長辭朋類不想向秋水聽鴻鴈之和鳴不思到春池狎鴛鴦之遊戲逝則逝矣去則永去但恨不得其死血污伽藍之地惟願大師曲垂慈濟果蒙放釋自當訴之於上天覺帝所魁斗文昌神明加被俾秀士鵬搏北海戴杲日以騰青冥雷起南山霈祥雲而謝甘雨余日末聯乃余爲潮江楊殿元所作汝何從而得鴨對曰此啓即某求楊殿元作者偶或借用非其所知言畢驚覺大奇其夢計明旦爲諸公言之力請放生仍於壚中夢其先夢一人謂之曰君夢似覺對人言之人

未必信不如已之余對之曰君子自有即夢而覺者無以爲人皆夢也何也蓋在夢能覺夢亦覺也在覺而夢覺亦夢也方其夢而即覺便能視物爲已而覺即夢未免迷已爲物古人等三界以同仁視四生爲一子鮮不從此悟入言已而覺披衣出戶不覺大明在天已三竿矣乃援筆以紀其夢

忠孝愛敬論上

夫孝之所以施於家忠之所以施於國其來尚矣獨不可移孝之所以孝而孝於君忠之所以忠而忠於親乎蓋推而廣之有一家之父子焉一國之父子焉天下之父子焉引而歸之有天下之君臣焉一國之君臣焉一家之君臣焉苟能推吾愛敬之道以貫之則天下無不孝順之子不忠慕之臣亦無不聖明之君不慈嚴之父矣何也以親愛莫近於父子畏敬莫近於君臣篤敬之不得其中則淪乎媟敬之不得其中則慕於懼嫌之久則階乎亂懼之久則階乎悖逆

之亂臣賊子非以是而致之乎故曰子之弑父臣之弑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來久矣旨哉言乎旨哉言乎吾意爲父子者內主乎親親之道外益以尊尊之禮親親之道存則父子交相愛尊尊之禮存則父子交相敬敬則不嫌愛則不離內不失乎父子之情而外具乎君臣之度謂之慈父可也嚴君亦可也孝子可也忠臣亦可也家傳戶習一推是道豈有不慈嚴之父不孝順之子乎吾意爲君臣者內主乎尊尊之道外益以親親之義尊尊之道存則君臣交相敬親親之義存則君臣交相愛愛則不離敬則不媟外不失乎君臣之禮內不失乎父子之親謂之嚴君可也慈父亦可也忠臣可也孝子亦可也家傳戶習一惟是道豈有不聖明之君不忠盡之臣乎又由是而廣之夫婦焉兄弟焉朋友焉師資焉一惟推以愛敬之道率天之下而行之率土之績而化之不復太古之淳風不致太平之至治吾不信也

論下

夫忠孝臣子之職也聖慈君父之分也愛敬通乎君臣父子上下者也雖曰爲上者生乎愛而爲下者主乎敬若愛而不敬則上親無實故敬而不愛則禮爲空文要當二者並行而互爲表裏則吾之所謂愛者由敬而愛也吾之所謂敬者由愛而敬也敬而後愛則不循私情故其愛也公愛而後敬則不襲虛套故其敬也篤故凡爲人父者以敬而後愛之愛而撫其子子被其恩而親親之道修復畏其嚴而尊尊之禮立則孝子者嚴父所成之孝子也爲人君者以敬而後愛之愛以愛其臣臣畏其威而尊尊之體備復蒙其澤而親親之道成則忠臣者聖君所成之忠臣也爲人子者以愛而後敬之敬而敬其親親居其敬而尊尊之禮備安享其愛而親親之義完則慈父者孝子所成之慈父也爲人臣者以愛而後敬之敬以敬其君君居其敬而尊尊之禮罔安享其愛而親親之道全則聖君者忠臣所成之聖君也如此君臣交相勸而父子交相化常使爲人君者視民如視子爲人父者視子如視臣爲人臣者事君如事親爲人子者視親如事君則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非先王之至德要道也歟○余念法門以法爲親師徒授受之際雅有君臣父子之道於今叔世人情澆漓不溺於愛則偏於敬至於始師資而末路敢國者有之因著忠孝愛敬論二篇以爲道佑不知者勸其或生具鴟梟之性終爲破鏡之怨此又非愛敬之所能勸忠孝之所能責也

食論

或問食孰稱對曰穀食上肉食次之曰余聞肉食請言肉孰勝對曰虎肉上人肉次之曰願聞其詳對曰豕食糠粃與米豬犬食人穀道之遺牛與麋鹿麞羊之屬食草木雞鴨之屬食五穀之殘餘兼食蟲豸人食五穀精又兼肉食豈不愈於肉乎虎又不然既專肉食矣又兼人而有之是以爲上也或者色勃而亢言曰胡言之不遜惑聽之若是乎對曰余謙言也非不遜也醜辭也非惑聽也願與子誠商其庶略夫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此其中固有不繫乎天者乎不繫乎天者而實寓乎天寓乎天者形骸也此其中又有精華焉渣滓焉天之養乎人者有此穀米焉佐穀食而養者又有果核園蔬焉古先聖人知茹毛飲血之可恥傷生害性之不祥究欲民以鑽燧熟食又教民以播種百穀故穀食之爲養也有精麤與之俱進者粥焉飯焉饍焉餅焉有去麤浮而獨取其精華者醴焉飴焉人知其甘醴飴之甘而忽於穀之精華不亦莽乎故穀食之初進于口也穀食而已矣細咬其味固有甘於醴飴者蓋精者在而奉遭其變也方是時咽六精會神與精適豈茶人所能知哉先儒有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焉旨乎其言之也蓋穀食之甘受天之甘蓋有自上而下者雨露霜雪爲之資自下上

上者地水火風爲之資君不歆諸甘泉乎甘泉之甘乃甘露之異地要知穀食俱具五味五味俱含甘露傷古之人知取甘露於他掌得一为郎神而異之謂神在是見甘露降于庭及草木嘗小滴郎實而頂之謂仙在是不知天生五穀徵甘露而不生微甘露而不溢是物也無時而不生無地而不降有此謂之然此豐年無此謂之饑饉荒歲人得而食之隨天之運數消長而固永固永者謂之順天順天者昌荀釋此而妄冀乎延年謂之逆天逆天者亡胡長生久視之有哉吾故謂世之養生莫先於穀食次之五穀之變菓實之生五味全五臟調四大不及精神得其所藉之以立身行道資之以修心繕性此謂受之於天而歸乎天肉食傷生傷不仁亦復不辭故余言謙言也醒言也冀子有以釋焉或人雖理屈而詞訥猶寓辨於謔曰予言人肉補子稍肥而肉必勝耶對曰余年二十而蔬食

精而神者固受穀氣於天之所養今且六旬有二猶未殆于昏忘若稍肥者此又稟遺體於二天初不關乎穀與肉之勝否是則余肉與瓘鶴等胡補之有哉或者色乎唯唯而退

律宗正訛

一正在家二衆披福田衣之訛出家二衆身所披衣西天梵語名曰袈裟此方漢音譯云壞色衣以其不叅五方正色故也其色有三一青色二黑色三木蘭色而有三種一日僧伽梨二十五條等大衣二日鬱多羅僧即七條衣三日安陀會即五條衣此三衣皆有條相猶如稻田畦畔分明名福田衣正以比丘比丘尼修行戒定慧息滅貪嗔癡堪爲人天福田故佛制出家者應搭此衣其餘在家男女二衆曾受菩薩戒者許搭戒衣無條相者昔慈雲大師曾考其制不許在家男女二衆披搭福田衣以其未堪作人天福田故也文載緇門警訓班班可考近日持律人無有師承毫無規矩不[illegible]

在家出家一槩付與福田之衣使男女二衆紛紛競搭仍付鉢盂沿街募化敗壞法門莫此爲甚凡我法屬悉宜改革若有故彼胡行不但非我弟子亦非三寶之法屬也○二正不着褊衫搭衣之訛佛制比丘當遵二種律儀一如來律儀二隨方律儀若依如來律儀西天之制比丘所搭三衣有二種法一登座說法與受供降魔則大衣通披肩不偏袒表福田端正故二禮誦懺摩及以作務則七條五條皆偏袒而搭表事師侍師便故衣裏則襯以僧祇支如男女二衆所搭無條相者此如來所制西天之律儀也二隨方律儀者昔北魏帝主深信三寶恒延衆僧內宮供養內宮以爲僧袒一肩觀瞻不便更賜僧祇支以覆右肩後因二衣穿着不便遂合二衣以爲一衣謂之褊衫此衣之制初本於此是則上着褊衫下着圖裙然後外搭袈裟方表可襯圖財木器也襴衫似之謂之圖裙今云襌

裙者非即圖衣之字亦須從此云襌衣者亦非後人又見僧家有褊衫者而無裙有裙者或無褊衫遂合二衣以爲一衣謂之直裰即今僧所穿長衫博袖實名直裰非褊衫也是則今之搭衣者或從舊制則袈裟之內宜先着褊衫及裙然後方可搭衣若從新制則先着直裰然後搭以袈裟蓋爲福田之衣至尊至重不可猥褻容易披搭故禪宗大老尚不許人褊衫之內穿小袖衣故偈有云世間一等無羞恥直裰中間小袖兒乃見今之受戒者搭衣或直身或小袖白布衫或總不穿衣即便披搭袈裟何其無有羞恥一至是乎今已正訛凡是吾家子孫若不避佛制不依約東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三正應赴僧不搭袈裟惟着禪衣之訛僧之所搭袈裟三衣之外更無餘制青黑木蘭之外更無餘色古有朝廷賜紫謂之紫方袍者此外欽賜權宜披之諒無大過即今應赴所披三

色袈裟乃襲此而製若條相各条衣佛所製三衣之式或披之以作法事是僧可忍佛剪乃今之應赴僧紛紛競披五色彩衣既無做佛之儀又獲違制之罪不知此輩何以超亡靈何以稱福田奉勸惜福者速速改革共復古風則福莫大焉豈不施主之福獲增亡靈之環可起乎○四正律師坐臘之說僧家之有坐臘者坐一臘則方受一歲故也蓋爲僧者不以父母所生之年爲歲乃以從師受大比丘戒爲首之年爲歲臘者年載之別稱也風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臘者獵也獵取獸以祭令人稱十二月爲臘月者正以一歲將終獵獸以祭之時出家仍此乃以坐夏九十日爲期謂之坐臘故知臘者僧家受歲之時可笑今之持律者說傳謬習謂之坐臘乃將黃蠟刻一蠟人待四月十五日結制之時埋於床下坐夏九十日畢七月十五日解制之時掘起蠟人驗其戒之破否若蠟人眼壞即謂眼根破戒餘五根亦與不破皆以蠟驗之人人傳習處處效尤令每聞之不覺失笑此之師僧不惟邪僻說謬兼之不識一丁夫臘年歲之稱字從臘不從虫明矣今謂之坐臘則以蠟爲臘豈不可笑大抵世間人品去古既遠聰明學識之士不流入於教則流入於禪而持律之人多分不經學識流於鹵莽若古之持律者而入於教入於禪則無此鄙也有識之士速宜誠之華之○五正律師不許弟子聽經說天學有初後致不躐等故教門有三學謂戒而後定定而後慧法門有三慧謂聞教而後思義思義而後修行如造重閣相似必先固其基址未聞有徒慕重樓而不先其基者亦未聞有但用其基而不營上二級者觀今慧學之士亦定持戒而遽云定慧此固佛不許可者也自說今持律之人拘拘執於持戒自不學問[illegible]即以持戒爲之修行及乎教足[illegible][illegible]爲兀

然凝坐問觀心了無止觀之方詁參禪毫無作檢之用高心空腹妄稱人師自障已陷愚疑又復障諸弟子禁人不許聽經障人不許思義乃謂出家要以持戒爲先修行爲急不知修從思義方不涉於殊途思從聞教方不墮於異路古人所謂聞而後能解解而後能修修而後能證又曰見進而後修修道而後證果因果經言障人聞法生生墮入愚癡報中先爲畜道聾騃無知後得爲人頑嚚瞎鈍可不畏諸可不畏諸

茶毘放生小鹿法語

佛子汝雖異類與佛同源長林豐草是汝家鄉逐毋呼攀爲汝樂事何因失足横罹羈縻豈緣惑業之所纏致此疑駛府周覺逆推物理必有元因想生前負斯人四百青蚨致此世了自家千生黑業吾贖汝命自有求於悲田汝受我法當有成於佛種聞大戒而經行俛仰已墮僧海一籌飲法水而委蛻逍遙必覲蓮華四色今則爲汝依僧津送如法茶毘煉磨有待之軀語入無爲之理伏願烈燄光中觀自在不起前塵咄嗟聲裏悟圓通永超後有向七珍林適性言群草安生與頻伽鳥同　妙法不作物物之聲偕師子王共伏塵宅無復濯濯之態

與友人書節文

昔人居海岸而攻竈鹽將滅而乏薪無可奈何客有負汲者釋水執擔而傍睨焉竈者告曰吾聞君子見義不爲無勇也君翦不以已之所自有之益人之所自無乎客曰諾急趨負水而灌之益及鹽皆棄矣竈者曰噫君之不慧也亦甚矣且吾之所乏者竈下薪君之所有手中木不以此而益我反以彼而損我君之不慧也亦甚矣客曰吾過聽矣而今而後敬受命焉他日竈者出客負薪而過門見竈餘火延及於薪將焚焉客討前語急以所負所俺之須臾莢及物空如也竈者君也客者我也方以嗔而戒嗔不亦大謬也哉

青蓮齋誌

入台苾蒭湛化京既於白鹿城循方分衛至
焉池東側九曲渠次青蓮居士門還苾蒭居
于青蓮之齋坐于竹方之床散于薝蔔之華
飯予桑門之供飯食訖洗尾鉢嚼楊枝已復
座而坐乃指青蓮之齋說青蓮之法告居士
曰於意云何若以何爲青蓮耶佛耶居處耶
身耶心耶居士曰佛固青蓮也宜灑慕佛故
尌青蓮之齋奉青蓮之相身事心憶冀學青
蓮若予居處若予身心則何敢當苾蒭曰佛
本是無心淨故有以非青蓮曷致青蓮若將
爲名乎夫名者實之賓也若將爲賓乎居士
曰誠如師言宜灑宜無先竊斯稱矣苾蒭曰
不也若固青蓮也由若已所故非青蓮子將
導若固必以實斯稱矣居士若亦知夫水水
之喻乎夫水之游於江湖也當是時清潔澄
瑩流止無恒逐器方圓隨波動靜功成不居
終斬潮澥泊水之爲冰也兀然大塊蠢爾波
斯雖存潔白之容已失隨方之妙水非若眞

乎水非若妄乎以爲眞不即妄水何和而成
冰妄不即眞冰何和而成水眞異即妄水奚
意而不堅妄果即眞冰奚意而不而離即離
非是即非即青蓮妙性彷佛在茲居士青蓮
似此若欲去妄而求眞乎去妄求眞是猶背
冰求水水未若揭我性天之慧日燦然愛水之
層冰水既復矣冰將奚在眞苟得矣妄亦奚
存由此觀之水未復時祇可執言是冰不得
封言無冰眞未復時祇可執言是妄不得封
言無眞以故我曰居士之身青蓮相也居士
之心青蓮性也居士之房青蓮齋也以青蓮
之居處居青蓮之身心以青蓮之身心以事青
蓮之善逝兼青蓮之至敎飯青蓮之苾禱命
青蓮之苾蒭說青蓮之妙法夫誰曰不可而
必欲去青蓮之假名失青蓮之實義哉居士
曰誠如師言何獨宜灑青蓮之薌香瀟閻浮
乃師青蓮之行亦遍周刹海宜灑不斂請亭
斯語以爲畀世青蓮之踐矣苾蒭曰諾遂次
錄其言爲青
蓮齋說云

樂善說贈磚塘楊氏

幽溪潛士
曰人間世
有至樂雖尊官美爵錦衣玉食所不能勝者
其惟爲善乎蓋彼之爲樂旣得之患失之榮
未已辱隨之此之爲樂天之所與人之所羨
聖賢之所取吾心之所止無得無失無榮無
辱熙熙然皥皥然斯至矣縉邑磚塘楊氏
子曰廷芳廷茂廷英者三世爲善而儒釋並
師無論其十口之家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孝
悌愛敬而綱常不紊即尋常之所守持佛之
不殺戒以廣儒之所謂仁仁斯至矣持佛之
不盜戒以廣儒之所謂義義斯盡矣持佛之
不婬戒以廣儒之所謂禮禮斯全矣持佛之
不妄語戒以廣儒之所謂信信斯備矣持佛
之不飲酒戒以廣儒之所謂智智斯照矣五
戒持而五常立三皈行而三綱正世之爲善
孰善於是乎伊尊人以是道而敎諸子子以
是道而敎諸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易世守其道而拳拳服膺乎昔人有言曰
人行一善而國措一刑苟以是道而家傳戶
習十善行而十惡息十惡息而國刑措可以
坐致太平吾識言也若斯人者稱爲葛天氏
之民可也陶陶然坐於春風和氣之中
樂且無央馮太史以樂善稱之宜矣
與林

侍御先生遊桃源戲贈二絶詩

覽勝採奇若
不深石根流
水訴琴心洞中仙妹休相憶前度劉郎今姓
林仙界清和世所稀紫芝瑤草遍流輝源頭
一歃菖蒲水絶
勝胡麻可療飢

喜雨頌爲羅少尹賦

天台巖
邑易於
旱歷十日不雨民將就禱刻日首貞時當芒
種四野如焚民枸不痛肅宜新號爲拯之
格以致誠不用巫師致誠伊誰欽欽良尉佐
理賢矣素心嘉會素心伊何仁慈豈弟明德
是馨昭格上帝油然起雲霈然降雨百穀以
生荒泠率土民爲邦本食爲民命邦阜民安

是得仁政三年之績一日之效一日之效百
駢千牧蕭蒜烏臺皇皇采風海甸山邑用當
其功異首異薦榮膺天春並埒蕭曹功府之弁

題物外閒人卷

有身吾亦物雖物欲何依得意成籠鳥無心是木雞百
年春夢杳五嶽一卷低富貴浮雲踪玄真自
丁淡

赴王百穀先生午齋邦贈

乞食吳門市衍長者家園開三逕竹疏供七莖花清比鋤池水才
同玄墓覆長歌與短偈施蕭白牛車

讀三國志雲長公傳

謝尋史傳牧生民宇宙茫茫無古人面赤可知心亦赤主真誰
識已猶真桃源大義惟三尺炎漢餘精雀
一臣廚食千年何足道英靈匝地播陽春

寄輓王百谷先生

別後俄驚玉樹摧因風感舊不勝哀衹園問法須三顧蔣
逕邈惟特載開叔世難留天下士藝壇誰並
占今才佳城手種梅千樹真是聞香歸去來

喜雨頌為邑父母胡公賦

代作桂林鍾秀氣象郡毓名賢山斗
高時望星河入錦篇喜登仙籍貴出宰赤城
專道以文章重名因父老傳下草花滿縣馳
馬鐵還錢手製千秋錦星披玉夜天琴彈宓
子邑歎奏武城絃適值堯時旱將祛禹貢田
民心方激切天眷亦綿延似待桑林禱先施
赤帝權君侯一命駕霖雨即隨肩洽潤知恩
澤精誠見意虔兩岐占麥穗百穀兆豐年翠
積千家樹青流萬巷泉居民忻擊壤比屋決
飛仙定有天王詔管宣海國邊徼著同玉帛
寵賁錫三千自惜家偏遠空思席每前桃源
虛日月賁實隔風煙倘藉分符令容浮彩鷁
鄰青雲猶咫尺黃閣想周旋特賦甘霖頌稱
揚上巴蜑

奉陪鹽臺楊弱水先生遊石梁

舊與虹梁結勝
羅汎陪㫖渾事前征衣沾雪瀑飛來潤影樓
寒岸不勤清直擬名山投王簡先從方寸

千所蓋中不必茶花現滴滴醍醐舌上生瑞
影炎威何處消石梁橋畔足逍遙峯陰自與
凉俱至水勢長疑雪共飄泛水不就青玉年
對泉惟帶紫椰瓢長公自是山林品遠性風
蘇出九霄

阿羅漢歌為戴太室先生賦

靈山會上萬二千祇
陀林中千二百阿羅漢一即多今
多即一怪哉新安王子羽筆端之妙乃爾許
幻出四位大沙門身大如椰頭如指衲裁
畫天台雲電作帶兮霞為裙經行一任風飄
舞跌坐無勞水作紋手擎千斛降龍鉢有傍
波濤爭出沒伊鉢羅王胡為來弟美此中無
炎熱阿師久已證無生對月南窗南讀經荃
蹄已擲聊遠眼誰謂不及嶺南能小獅已馴
大獅伏野狐伎倆都亭毒放汝隨意出山去
何妨東觸與西觸其餘諸師何處去或負薪
兮或種芋世人但知作相真誰識隨緣只這
是吳道子李龍眠千奇萬態胡為然渠家自

有真三昧神通遊戲飛雲煙隨其芳者王子
羽濃淡不因將水洗遠觀竟是白繆細近看
遊絲雜飛雨誰人得此戴太室此君故是多
奇特千金不願願文章文章與此無差忒無
去無來無今古三教聖人真天先天一書
未生時此是人間文字祖詩書義虎章共一家
總不俱是心之花太室先生已悟入了知世
間山川草木俱是文章普現阿羅漢其數豈
止恒河沙

短歌行賦為海門周光海先生揮使寓孝思八咏

君且任聽我歌我歌獻君婆娑方今重文不重武將軍能文亦奈
何君且任觀我舞我舞蹁躚君擊鼓安得當
今重武兼重文海內人人盡師古君不見漢
留侯決勝千里獨運籌文經武略匡當代獨
如處子何優遊又不見班定遠擲筆投荒經
大宛用文濟武收奇功萬里西戎皆席卷古
來虎臣多如此獨惜方今無所似四方有事

冊將軍承平將軍便欽死周君未武先從文
肇底湘狭行壇雲少年曾沐沛德水復持韜
隙宗先勲文武之業從忠孝制君力行有孫
故閭里裁寫八咏歌聽余一一為君道羽領
爲指明珠闘王文襄事孫實鄉北堂萱草多
義方次衣戲彩樂無失慈幃委杖立蛻亡尸
解仙去何痛傷躃踊泣血絶水漿難骨乞立
同天長嵩雷劍毫心悼遑家碩賢哉已慰將
雄登戰陣祀弗忘迎風破浪神明相將壇何
如騷壇香造士汲汲詞文昌桓公植鄉我繼
芳樹託如此人何富風木之底履冰霜攀條
泫然泣數行誰言武士性鋼腸不知此君仍
絃章內文外武國之良採風使者將激歌吁
嗟乎安得當今重武兼重文用之則行舍則
藏

同陳茂才夜飲袁師尊齋頭次早贈以壽

詩方大雪即景有句用韻賡和 登裏藏卅正幾辰不知有

力負全身乾坤一介鄰虛馬歲月千周及卅
輪夜飯青岸同岸水曉閭白雪荷天人君家
自是陳昇裔一系詩源續得真

同臨海王伯無居士遊赤城

山夜宿玉京洞漫興十絕 遙望丹霞勢欲飛到來還在寺門西

升躋直霧罡風力身與天台衆壑齊入山身
世已超然步步凌空踏紫煙誰謂神仙盡虛
誕金光瑤草尚芊芊巳登絕頂再行行冒險
攀蘿檢玉京亦有王生同嗜癖數聲長嘯當
吹笙看霞何似任霞中色映袈裟微體紅已
放月明來石楊洞門還倚白雲封洞前簇簇
列瑱玕青玉顏霞雨並寒因笑螺溪垂釣叟
莹中彷彿帶雲看一泓清可每流霞竹索承
來足賁茶無用神仙旅秘訣老僧日日服丹
砂山僧久住已忘山野客初登忘更難只恐
連霞輕舉去不將蹤蹟報人間瑱函秘笈竟
何些誰信支提即玉京無論洞臺三百里天

冠瓔珞白分明巨靈斧鑿亦何緣千仞危岡
壺赫然若沆瀣曾到此不從海上覓長年
多年苦鮮餘雲霞間錯紫茸五色花
宜是山靈秘惜不令凡眼覩丹砂
會嗣部

黃文學宋茂才過訪用韻奉答 身偕壽鹿寄雲深有客條

然會我心亦羨長公遺
玉帶好將佳什賦珠林

奉和楚野先生 吾鄉 有序

始末舊者人文不慧逃禪無因窺擬作是邦
而不識是邦可謂對面千里也適家庄什珠
玉滿前欲仁得仁蛩然空谷忻怵無已竟忘
鄙拙僭用嚴韻恭書所懷投瓊報桃或古人
之所取以之齊交千里如對○每惜浮生容
易過小樓圓頂忽六暗君能遐壽鄧中曲顧
我遙賡下里歌塵世百年同宇宙故人千里
隔松蘿請看嚴水波心月兩地神交去未多
丘世無忘出世心獨餘山水是知音他鄉每
憶人同調故里今思君共吟台嶺琪花方得

榧柯山鄧木巳成林異時亦
有歸與興願借餘天一息陰

賦黃東木鋤雲圃

耕藥經南圃於堂傍水資征苗春帶雨來
草曉東雲生計覜田叟機心問海君隔藩
何事者鷗烏自紛紛

上邑父母胡公 自隱幽溪寺重開祗樹林長懷明府

德彝報使君心化雨三年洽仁風
入極深賢勞盡王事處處頌鳴琴

雨中同徐遜叟自華頂至石梁刻燭為詩限五韻 雨裏千峯

黎杖先鄰跟步片路青蓮石僑未到先聞瀑
莖竹初聞別有天鰲背豈辭雙屐放雲根無
那雨龍穿翻漱何限不

送焦濟園先生便游永嘉括蒼還金陵

平氣津濟蒼生總藹然

手執楊柳枝柳葉尚未老
送客千里行去去金陵道
昨詣相見遲今言別離早以此輕別離爲之
感懷抱括蒼雲英英白鹿江瀰瀰夾岸紅蓼

花來是雕情草食君空啊瓜飯君安朔棗使君生羽翰帝闕遊蓬島

四月八日同四明閒隱麟張孺愿阿育王舍利殿浴佛

天供雲臻法樂頻見藍舊事又重新鄮山映色侵珠杭祇樹分陰護法身梵唄再宣龍勝偈金厖三漏劫壹春大光明藏元無垢爲洗泉生五濁塵

中秋同陳孝廉諸君虎丘生公講臺坐月

白日何如靜夜氣水晶宮殿總疑謫樹頭初見寒光透刹表全濡玉露津明月無心緣寂寞蓮歇底用雜散陳與君自任清涼界儼仰乾坤隔幾塵拔地巍我自不羣山光野色雨氤氳劍池夜識龍蛇氣墓道時瞻虎豹文樹裏千旄隨逝水空中樓閣過[illegible]雲講臺依舊生公月佛性無情孰可分

冬旱與林侍御祈雨感應志喜

誰向金鶯百尺湍玉卮斛水洗峯巒

曉東畫出千松秀入夜抬回萬谷寒多史硯池甘露滿老僧瓶鉢毒龍安城南古井人疏汲不作桑林望雨看

四明十洲社集留別張孺覺屠緯真張孺愿聞仲連李次公次德汪長文蔡用拙李子敏豐吉甫薛千仞王右仲張穀仲諸公

五月泛歸航炎蒸尚未酷風送麥薪香梅分江水綠四明諸名流濯濯皆如玉豈惟清遇人故當行絶俗向余譚右宙晃耀珽璚旭上有金仙居不滅西天竺何必須天台橋舉遙空谷山僧敬謝客偏性同麋鹿素志樂幽溪長松亘蒼麓下有百尺瀉壘襟時滌冰窮窕香谷巖清陰靄新竹徙倚斂斜暉薰爽祛炎溽復有圓通洞广覆如華屋松濤晝夜聞願草承雙足我業不可撥我步殊千瞻我番華嚴朔咏清風穆目斷赤城霞神遊[illegible]

曲艮詩不易遺人生若輪轂願言事清紛稱除何亂肉同臥天台雲長鏈斷黃獨

寄林澄洲侍御先生兼謝楊楚亭方伯

獻歎大道體寥鄔儒釋雖分道匪各嗟嗟小智自多私欲持方枘施圓鑿憶昔何人得懸解方今此道未寂寞往時獲覲楊余鉀假我因親林大藥林公自是儒中英手持帝賜金能扮會汲扶桑海水枯散作甘霖濟民瘼如霜繡斧黑鐵冠虎視鷹歇真蹇諤徒知蘇縱赤心多詩識陶潛官情薄一朝拂袖賦歸來便指山城富丘壑門栽五柳拂長渠庭植三槐映高閣列鼎還思厭奠甘廊廟其如田里樂直釣拋向海門東志不在魚應有託身披鶴氅雪中行姑射神人衞綽約儒心佛行雨不虧世出世間舉無作余本落莫一蒙僧祇誦如來長稽指去年爲我作湯池今年與我築金郭指掉如意踞蓮臺晴空時見天花落知公不好葉公龍偶余亦是羊公鶴願言一運成風斤爲斵郢人筆端至

寄萬歲藤壽楊木夫先生六秩

天台山中萬歲藤根盤枝曲身嶸嶒出處高在白雲塢馴來遠寄木夫僧木夫本是雲中客當年曾展垂天翮一朝斂翼向林泉七尺倏然如木石終日對人開笑口伊誰爲親詩與酒醉來信手寫山川渥後却尋方外友我與先生金石交東林蓮社舊相招顧君弗作攢眉客伏此同來度石橋

寶像行寄別東甌諸友

持來異域栴檀香鏤刻寶像資津梁公輸操斧從豫章僧行遠就東甌櫑東甌自古多冠裳墨卿詞客無趨蹌施金捐帛皆循艮製詩作賦何繇鑄像成滿月眞輝煌不異如來下天堂飄然如雲赴道場士子欣慰託舟航像將不日歸上方豈意寬羅生縫章駕言留像圖私囊蜂尾蛇口多傍傷狐假虎威亦太任佛面剝金非吉祥可笑逐[illegible]

少郎彼唱此和如豺狼佛有威德汝何妨
取如仰面吐三光護法自有大金剛巧運神
力冥相將龍王業已翼慈艎好風送我海東
洋垂涎畫策成毋張荼唇哆口徒慞惶君家
甚不尋書一念陰德感上蒼功名入手富
貴瞰鳴珂佩玉聲瑲瑲似此損德恐難望覆
車改轍無災殃我今已建大法幢去矣去矣
趣等常君且覩彼居何鄉而我心地自清凉

送天台邑侯鏡如王公榮擢大理北上 天台高萬
八行火麥雲霄帝座近輿呼吸交誰於此處
呼王喬王喬仙去數千載帝命天台作玄字
爲雲爲雨濟蒼生爲杜爲石礪東海蒼生時
命有否塞王于久亦施恩澤帝不終棄於斯
民復命王于洪斯賦一自王侯蒞茲土能使
吾民頓忘苦侯之愛民如嬰兒民之恃侯如
慈父教之勤躬耕織貧者餘衣亦餘食編戶
咸謳五袴歌合境皆稱三異德敎之書習禮

義山民無有不識字士夫指作元魯山白姓
號爲單父治君侯本是社稷器天王試以百
里寄政成奉詔司廷平九萬鵬程展其翅侯
今去矣民如何功德安知後令多置祠刻石
無由見民今而後瞻天河天河只在華峯頂
見河郎見王侯影還將雨露潤台山草木見
蟲皆引領

題贈張總戎書舫齋 林泉詳識趣君此悟玄猷似托浮家一意非爲適世謀泛山千古畫天地一虛舟不用柔櫓去遙遙犯斗牛

冬日建講括蒼普慈寺值大雪東鄭崑巖居士 天花參六出偏向講堂飛初逐羣蛾去還隨小蝶歸豈爲菩薩供亦綴比丘衣不二門將啓從茲淏是非

聖果寺大材梓公隨東征李總戎入朝鮮慕藏經歸賦贈 際嘗爲法去朝鮮赤鹵黃埃不計年鴨綠水盛鍮石鉢雜杯經

寫野畫屐豈無羅什吞針術亦有圖澄華
石扉覩佛六軍猶壽鳥往來一錫自翩翩

送[illegible]四兕歸太末 故山遠去數千里塵翟長途二十年交愛豈忘騎竹馬野
清絲是慕青蓮鉢塘倒滿蘭溪水泰望山高
大越天臨別悵然悲獨往遙遙心送檜[illegible]邊

赴張孺愿先生泉香樓午齋同朔初空波西來休遠 樓開光明映大湖空中物色自虛無香來何處分薝蔔飯至還因爲苾蒭萬億須彌歸鐵水百千芥子入冰壺塵刹現界君知不海國今開華藏圖

寄答意山 尋得幽溪近赤城沈流激石味餘清療饑風嘗黃精飯遺世初邊青史名野鹿過苔呈異跡好會樓樹送幽聲十年不作還鄉夢只爲台山非世情

留別林侍御蔡儀部柯孝廉諸公分得羅字 人間甲子暫蹉跎有夢尋

常在薛蘿若屬得依青嶂穗杖黎惟趁白雲
多于于歸輿成客易悒悒離情可奈何把袂
忍聞楊柳曲臨江且賦木蘭歌朔風已結雙
溪水臘雪猶凝九折坡金地故山誠嶽嶽石
梁舊路亦陂陀到時豈忘殊猿贈他日還新
車馬過肥蔽香泉堪一飯願餘光照碧巖阿

贈隱士四首 面面好山映色重重蓋戶清陰坐納一天真氣閒來拄杖高吟
階下綠苔初肅庭前書竹未剛何物引人詩
思數聲好鳥關關水清遊魚可數忘機鷗鳥
堪親似此形骸蕭散知是羲皇上人雲去南
山石出雨過清溪水流不學許由洗耳邦美
巢父飲牛

題四儀彌勒像四偈 拈起布袋便行都散若應無所住忘都
謫史天宮遙指白雲深處立定腳跟且任覓
涸三身調御髭起拳頭會麼莫爲佛法慢夫
大千都曾走過放之乃大便坐等閒騎象虛
空元來還是遊個尋常鎮自醒醒卷來也去

信仍將法水潤焦枯從今只今逍遙去莫報微軀入市屠

再勸人莫食蛙十偈

蛙似人兮人似蛙剝皮截手兩無差若能自把形骸看定不食饕再食蛙青蛙不食人間食何事將來生剝皮一死自今無兩死風刀解體亦堪悲與他半斤還八兩試問青蛙重幾何一命定然填一命細嘗滋味苦無多己命蛙命本無異好生惡死事皆同勸君返照回光看潮隱慈悲闡慧風漫道物微無報應世間瘟癘定何人手足拘攣不速死剝皮活跳是前因數聲蛙鼓良宵夜青草池塘是故鄉壯化相呼自成樂豈防今日受煎熬自家身肉多方護只愛肥甘不顧蛙試自將刀割身肉恐君無處下狠牙每謂青蛙青似草草中藏没亦何妨豈意人心太機巧盡令弱食屬強郎人心盡恃己身大盻覗青蛙體至卑除却臭安囊一看無聲無臭共靈知常思己肉遭傷損感額攢眉痛不禁吞剝

青蟲令戰楚如何條嬉不生心

為四明范了因居士說偈

我知了因居士人間表表真儒胷中抱負非小包羅經濟工夫欲了功名事業欲了道學匡圖自以了因為字其中寓意非徒其如世途逆旅兼之宦路於蒐一官染指知味拂袖歸吾故居鄞江可網可釣赤堇可耕可鋤世情窄[illegible]難了林泉間贖堪娛只有難了公案煩惱生死未除精進皈依大覺拾得一顆寶珠圓蒲光明皎潔兩寶穰穰不虛名曰了因佛性一真妙體如如此中空洞無物纖毫情欲俱無猶如洪爐大冶一切嬰此皆枯悟此靈明本體是為復我故吾此因名為般若亦稱萬法之都此心即中即假四通八達京衢了此可斷生死了此可度三途了此可超父母了此家國堪扶了此即成佛道明明朗月獨孤須是一了百了嗔佛也者之乎

贈宗遠偈

法雲長老俍古蒼當年曾到法雲房今年來居法雲地法雲長老已夫亡可憐過無故物安得不老生恐盤所賴妙性不老者可與賢孫同商量賢孫阿誰宗宗遠宗遠須是念西方吾祖天台與四明皆宗遠公何洋洋今來敷演妙宗鈔此是君家祖道香聞香須當生頴悟香嚴童子同參詳不生於火不生木來無所從去無央無滅無生無所住是則名為大道場西方可生道可倡戴角之虎非尋常勸君遠宗如此道宗遠之宇常流芳君年今已登不惑應當稱此色力強古云少年不努力徒令老大成悲傷繼祖勞宗明大道堪於苦海作舟航

題憨山法師像贊

謂師僧耶頂顱有髮謂師俗耶常宜妙法是僧是俗總無交涉眼中瞳子骨稜稜手裏桂藤活潑潑

廣養濟院說

雲間陸眉公有言曰佛教者朝廷之一大養濟院也謂無佛教則天下之無依無怙者將何以歸意以世之盲聾瘖瘂鰥寡孤

獨者視乎僧而吾儕有氣不平者聞是說則勃然變乎色氣平者聞是說則甘心以當其稱幽溪瞎子居於然不然之間而為之作曰噫惜眉公之不聞乎道而不能廣其說也苟能聞乎道則養濟之說將與天地為終始範圍為庭院豈區區以招提為之論哉請先言其道而後廣其養易為道道者至極之道非所謂教道之道也若數道之道不能不藉乎養豈所謂至極之道哉曷為至極之道即合生本有大覺真心此之真心範圍天地亘徹今古不生不滅無去無來不繫眾相而亦無所而不不屬生滅而亦能生能滅是故大道之為用也能天能地能陰能陽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亦惟覺道而已矣楞嚴經云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此言大道之妙體具寂照性本無生者也又云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想相為身此言覺道既莎一念不覺成乎晦昧以生天故曰晦昧為空

天與晦昧復成交結以生地故曰空晦晴中
結晴爲色天地既成則陰陽備陰陽備則情
與無情分有情者又摶取無情以生乎人故
曰色雜妄想想相爲身此言覺道失覺生天
地生人身成三才之大略也詳而言之有界
外之三才界內之三才也界外三才又分乎
三有常寂光土之三才實報莊嚴土之三才
方便有餘土之三才此三皆謂之變易土以
其無分段生非無變麤形爲細質生若夫界
內三才又有乎二一曰淨土分段觀經稱極
樂國土淨名稱衆香國土是也此五種土皆
不能無養爲其皆有身心故也變易三土身
之與心皆合而爲一身即心也心即身也故
其養也不假人間分段飲食惟資禪悅法喜
謂無他務惟以入禪爲悅得法爲喜耳此之
二食莫不皆以定慧爲之果止觀爲之因明
靜爲之體寂惑爲之用若夫三界內之三才
也如衆香極樂雖居分段養與穢殊一飯而
體同法界一食而資性養神將身與心而俱
和依與正而不二第此娑婆分段穢土不能
不資之以分段之養然而又有人天之殊麤
妙之異如無色界天各得空處識處無所有
處非非想處之定色界天各得初禪二禪三
禪四禪定力之所養雖無出世間之大慧亦
可謂之餐禪悅之食不必假人間分段飲食
矣惟欲界諸天雖假分段而感報自然思食
得食而食已化去既無渣滓之餘了無便利
之穢故稱之爲天正以其所受用者一切天
然故也惟人間地居既假陰陽和合而有生
父母交遘之所出種子先爲不淨形骸寧無
資養雖曰色雜妄想想相爲身必生存則氣
和死去則氣解故人之有身必假飲食人之
有心必資昏動故日往月來晝夜相代風雨
以時寒暑以節皆所以爲人間分段飲食之
大資出作入息之妄用苟微乎此則形無以
生心恒於勞矣然而因之生煩惱長生死此

也因之成大道出三界此也故祖師有曰晴
靜性也覺道有之昏動病也人生有之此故
藥也行人有之定慧果也聖人有之以故二
乘聖人高超萬累之表深居法空之座者甚
實得乎此也以是言之則二種三界四等三
才皆不能無養惟淨穢有殊苦樂成異耳是
則常寂光土者如來之一大養濟院也釋迦
主之實報莊嚴土者菩薩之一大養濟院也
文殊普賢等主之方便有餘土者聲聞緣覺
之一大養濟院也舍利弗目揵連等主之無
色界色界天者諸天之一大養濟院也梵王
大主之欲界天者下界諸天之一大養濟院
也天帝四王主之六合之內者朝廷之一大
養濟院也天子主之省郡州邑者粟散之養
府院也宰執百僚主之賢門泮宮者諸生之
養濟院也外翰主之寺院菴觀者僧道之養
濟院也住持主之釋迦文殊等苟不主之吾
恐二種三界梨梵王苟不主之吾恐界內三
才缺天帝四王苟不主之吾恐陰陽五行雷
電風雨無以應其節天子百官苟不主之吾
恐四夷八蠻侵其國百姓失職民無以安其執
外翰苟不主之吾恐諸生無以肄其業於詩
苟不主之吾恐衆僧無以攻真辨第其間有
敬悲之殊上下之異若以下事上謂之敬田
以上濟下謂之悲田古稱養濟院爲悲田院
是也然而施之於空言未若求之於實事若
口隨衆生求無不感應則釋迦觀音可以爲
一大養濟院主也若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歸之則文王可以爲一大養濟院主也若曰
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則孔子可以
爲一大養濟院主也若曰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倍則曾子
可以爲一大養濟院主也若曰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孟子可以爲
一大養濟院主也然而施之於實事又不若
求之於空言若佛氏之經律論三藏老氏之

二千言孔氏之五經四書衍熟乎此不准可以濟形骸又可以濟神明此皆千古不易百王詞遵之聖謨第其間有此間法焉出世間法焉肆其業者有專焉雜焉僧居蘭若則專其出世之業又豈屈遥以形骸而爲養者之足比哉故爲叔世之文章軌範者道宜知乎大而不可臨乎小義宜精乎醇而不可駁乎浮而眉公方曰佛教者朝廷之一大養濟院也吾故曰惜眉公之不知乎道而不能廣其說也苟知乎道廣其說則應曰二種三界之三才總以覺道爲一大養濟院而釋迦統之其間不無昇沉聖凡上下之異則各分其職以主之若夫僧居蘭若又如來之一小養濟院以爲養育材器陶鑄聖凡之所而眉公乃以無依無怙者擬之何其隘哉何其隘哉

太平寺三天祠記

祠名三天者何有兵寇于公郡伯王公邑侯胡公之像傳惠澤於無窮著民思於不朽令尸祝者於

旦夕間祝三公世有黎民保其子孫也三公曷稱天益民以天爲命實以食爲天奪其食是無其天與其食是有其天三公與吾曹食存吾曹生曷不稱天曷爲奪又曷爲與先是朝廷有事於開採天台巖邑似有實無有司無以塞官官之責權議以民間廢寺田抵之而當事者爰有偏黨用積書言以存作廢盡括所存寺田若干千畝每畝入租二石共得銀若干千百兩謂充鎮稅實多羨餘當是時司柄者利其餘屬而和之僧不聊生矣不知介叫比磽瘠厥租上上畝惟石餘粒中下乎古人以不取盈絲爲糜今既厚斂孰爲糜乎不知民瘼孰爲民父母乎雖厚民而薄僧不知僧窮而言歸于民是與民而俱薄也又烏足爲父母乎僧既無聊奔告三院三院聞之爲之感額司柄聞之愈激其怒因而楚撻僧且加之罪非黃二守爲之危言極諫幾不免死黃公又爲之節其直輕乃於重糧外每畝旅餉二分共該銀二百六十兩此既僧分民不與廿兆收頭解戶悉推之僧催租吏日坐寸室中供億常例一有不得意即鳴之長吏略無救除開採既息稅應停征而司柄者又將編入糧兵餉鎮可已而兵不可已所謂一時裁下黃連種萬代令人苦不休也郡伯王公初至是邑念病痛苦以廢寺田爲之請貸減六十兩郡伯洪公因四明陳太史之言爲免收頭然甦醒一二生猶死也無何天不我絕湘山胡公來宰是邑初下車即以民間所疾苦爲問病在表裏間者緩攻急治十愈八九其功德種種固非此所能道而口碑民謠載道戴石雖占良吏不能過也獨診吾曹病闌深入膏肓非請諸司命氏不可治司命苟存若曹生吾以三年之艾爲若驅二豎於無何有之鄉雖不能復完人猶勝死也蓋是時金壇于公兵憲是邦華亭王公君牧是邦二公皆愷悌長者同民好惡僧因亟請于二公

二公以不得其情爲辭僧始以枅亘均賦之言請其詞有曰糧兵充餉邊防重計合境濡霑僧俗均惠大台田兩則民田糧輕而役重官田糧重而役輕官民俱充豈不利害相等第當事者不念官民俱王土僧俗俱王民官充而民不充此猶可忍僧之官田既充民之僧田不充僧之民田既充民之民田不充此豈可忍古也責僧遞役今也責僧重役驅僧以民不以民畜責僧以僧不以僧畜名山多故之僧不如他處無故之僧萬苦無聊籲天哀救乞將縣官民田若干萬畝每畝均餉不過釐數析千斤重擔於千人庶羸可負均二百加餉於萬民僧俗皆安上不虧乎國課下實起乎僧生肝腦塗地銜感叩請二公既得其情乃然其請亟以其情下所司胡公曰天台名山應接孔多區區民田豈勝加餉括所有官田足矣公所舉者既無不當僧亦無間言共得官田若干萬畝每畝均派若干釐

僧佑相宏卒無敢議者嗟乎數十年癆瘵不起之疾一旦起之是則予公司吾命者也正公保吾命者也胡公重生吾命者也古人云人有一天予有二天今三天矣三公曷不稱天周詩有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其三公之謂乎或曰有是哉不可以無記曷不借重當代名公之言以記之曰名公之言雖足重第其間援事情寫恩怨慮爲當事諸公諱故已之曰有是哉請記之因次第其言以爲記

四時思親詩

序 父母之道而有乎三曰法身本始二骨是也曰萬物乾坤二德是也曰生身父母堂上二親是也孝思之道亦有乎三曰返本還元心心契道曰正心誠意立身行道曰養身養志轉之以道孝道既備始稱完人夫孝之爲道豈易言哉三玄禪師少小失怙每有風木之思與小孫受教有中表兄弟之親二人均有此感三玄嘗著四時思親詩教孫亦屬

而賡之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第美則美矣有未廣也余則以二子四時思親之不息者廣之以十二時復以十二時者廣之於一念以一念者廣之於無念果至無念則無生矣能證無生則始本二覺復乾坤二德還生身之恩報矣世之稱孝胡孝如之曷哉二十其勉旃之

秋日四明陸敬身先生遊台鴈二山過余幽溪賦贈

空山寂歷足然音踏破苔痕履跡深衣染頳紅霞色紫杖穿蒼靄瀑流侵不疲累照神瞳捷遍討奇踪濟勝臨歸去四明詩料滿諸題一一好行吟

〇天台遊已鴈山遊兩處名山掛杖頭過眼弗留諸法影夢遊不入古人流千村步障皆黃葉百里桑麻間畫樓枝吹豈煩人籟作高山流水韻悠悠

答本道張兵憲書

食道竊食山林神棲泉石謝絕人世以了餘生客夏倣優塡王造佛功 杖笠出山浪廣漿謁貴同年袁疏理檀越極門下大道心成衆生應跡示化吏隱人間竊思一叩門墻方外緣慳末由恭謁用是懷想而已一反辱門下以瑞篇下示珍儀賜惠頻使草茅生色林壑增輝合十拜嘉歡喜無量恭惟門下以慈忍力行菩薩行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即無任而生心即生心而無任生心者生六度萬行之心也無任者不任於六度萬行也如一雲普潤一雨充洽軍民咸受其德山林悉領其遅同在堯天舜日下不覺不知以順其則彼披毛戴角杻械枷鎖之流念門下觀音力釋然得解脫者多矣今貧道有所請者爲天台一山二十餘歲行偏累之苦惟僧有之萬苦無聊先是朝廷有事於開採天台巖邑似有實無有司無以塞官之責權議以廢寺田抵之而當事者愛有偏黨用積書言以存作廢盡括存寺田若干畝入租二石共得銀二千餘兩僧既無聊奔告三院當事

聞之忿激其怒因而覈咎非黃二守旋諫幾不免死又爲節其重輕乃於糧外每畝加餉二分共銀二百六十兩此既僧分民不與甘收頭解戶悉推之僧既而開採停息稅應不征而司柄者又將編入糧兵餉鑛可已而兵不可已所謂一時裁下黃連種千載令人苦不休也待至癸丑金壇于公天鑒在茲貧道始以祈重均賦之言急請承以均派百四十兩猶存一百二十兩雖輕亦痛仰叩天慈其邑中未編之稅抵之其數非少再祈門下査之汰之以甦僧困則功德無涯同一再生之恩也貧道先此饒舌實非私於一已一寺應即躬請適建楞嚴壇法依經行道九旬之期未解不及竄詣叩門墻以聽揮麈容解制日敬趨末席請益大教先遣侍者受敎齋此奉復臨啓無任悚慄

金城一隅大道正邪辯〇上本道張兵憲書

大道正邪辯

夫天地分爲兩間其猶盛物之

原缺第四十五、四十六葉

心陰懷不善可也蓋人心初念欲歸其教求始不善特因眼不識了心不解義不能識其真偽不能別其邪正素絲易染濁水難清如麪入油堅不可拔苟有司不能如是分真贗別經謂必使經偽之教絕行於世間一切善人皆歸于正道不獨正其人亦當火其書兼之焚其五部六冊之板不留一字于人間絕其根而杜其患然後三教各得歸于正大道一統于天下也

上本道張兵憲書

竊聞玉與石而難辨者以其亂真也涇與渭而易分者以其殊狀也豈惟物然道亦有之原夫三教之行於世間猶日月星之麗于天各有所用不可缺一苟有缺一則天柱為之崩地維為之陷是以儒教二綱五常生生之道有所不能化則必假釋道之無生長生與夫天堂地獄神明鬼怪之說以代之豈非顯有不足而陰得以補之乎是以下民之有不知理學罔修綱常弗畏刑憲者

一闡釋道性命之理天堂地獄神鬼陰[illegible]
事恐懼齋心而拳拳服膺由是而不敢
漸而修持以臻乎聖賢之階者比比有
人云人行一善則國息一刑舉天下之
修五戒十善可以坐致太平豈非二氏
大有補於王道哉然而三教皆不能無
正以其亂真也是以王莽之假行仁義
至於傾覆漢祚賈似道之偽遵禮樂而
於誤危南宋此儒教之亂真者也張魯之假符籙輪斗米而嘯聚黃巾林靈素之借東華帝君惑徽宗而借居黃冠此道教之亂真者也若夫東土之有釋教已來而未聞有此者以其頂額無髮故也然而不無涇渭之混淆者宋則有白雲菜白蓮教而國朝則又有所謂無為教身着白布衣頭戴六稜帽不事佛氏之三寶不宗老氏之三清設天地君親師牌而為所事造五部六冊而為所宗天地君親師則盜儒教以為冠履五部六冊其所

談者純以太虛一氣為歸根所謂頑空是也此又竊儒理糟粕而為之本惟誘人為徒苟不借釋氏投師法名則無以藉口其所謂男女混雜夜聚曉散白衣高座設法宣卷或偏居永巷或潛生深林必夜聚曉散潛傳密授謂之官法堂佛法隱藏門之而亂倫敗德謀為不軌皆此輩為之其先在成祖時為連糧軍自稱羅祖方今之世遍於海內以其有各省府州運糧軍為其傳唱故人心易惑其教易行是以一處倡亂天下顒顒人皆欲應之如台之蔣縉處之殷繼南婺之樓天民往往潛逆將來亂天下者不在南蠻北狄正在此輩邪徒有司所宜嚴禁杜絕不為亂階斷斷乎不可緩也若夫釋子非講經訓導何以明心見性何以勸化頑民自漢及今累代相承必聲鐘鳴鼓登堂顯說與外道異者正在乎此又江南之俗有朔望作念八佛會老農老嫗各分其類每人畧糧一升至其臨流為首

之家同聲念佛萬句至晚小齋而散此窮民曉景憂游無事藉此以改往修來既不宜卷又非混雜以三寶為歸依以清淨為執持自是佛教之真流原非白蓮之妄派所謂涇清渭濁涇易分別者也今者上司明禁一出白掠伏此為奸涇渭不辨玉石俱焚有錢者雖日白蓮而得免無財者雖是釋教而獲罪上官天聽既高下民無從控訴百般挫折冤抑何伸勸善之道有虧懲惡之令同施本欲揚善而反抑善本欲懲惡而反隱惡抑其善是欲驅民以為惡隱其惡是欲使民萌其惡豈有司之本心將抑揚之罔是釋耶恭惟大檀越門下以天地為心聖賢為事祇柱一方綱維三教四府順序五穀豐登足食以安其兵足兵以彌其盜萬民樂業百物遂生山僧自嬋髮以來至今顛毛種種未嘗覩此青天白日上承借以寶座繼以惠餐追陪石梁之遊附驥察嶺之道泉石生輝山野被澤中心感德

至今不忘故敢邀靈恥伸欲言所願覩僧民如一予以三教等一大曲賜矜憐洞其明察是者與之非者奪之誠出家者敦其戒行業高者許其講肆廣八佛會使吹往修來禁無爲教俾反邪歸正此則扇佛風以廣堯風朗佛日而增舜日則佛法幸甚萬民幸甚山僧又幸甚也

太平寺後三天祠記

後三天祠者續前三天祠之所崇事者也充餉之額原二百六十兩前之所減祠六十兩又減八十兩餘一百二十兩舊稱三天者以此譬之良醫治膏肓疾病雖稍已未獲全効所存喘息半人而已今茲兵憲張公君臨是邦台之民間疾病不聞則已聞之鮮不一爲禊之以滌其垢穢惟以長者之德而內人臟腑中若近日台兵猖獗無賴諭六邑以足其食而兵安兵安而民信惟百姓陰受其賜而莫知之也獨台山之病若小兒然而痛在隱微間天幸遇公貴同年陳春元明卿先生過予天台幽溪山僧實以所疾苦而代爲之告先生則亟以是而轉達諸公曰弟得遨兒地主之靈以爲台山煙霞方外史百無所需惟以是而爲之請庶不辜山靈之責也公聞之戚然曰僧民均百姓也天恩久下獨僧田充礦稅者而不獲免烏有是理哉亟以衆僧之情下署縣趙別駕公且囑筆而速爲之所趙公廉聲載道與公同心有斷佘之契不數日以無礙之稅抵之噫數十年不起之廢疾一旦忽起之以爲完人造物之力一何神速哉然觀公之大度不獨此而已也若先蒞是邦早經其懷必全額爲之免又若當其有事之初亦不令台僧偏受其厄如此之滌也以公之爲政若陽春之充塞乎宇宙間唯患萬物之無生意爾苟或有之孰不芬芳而各遂其性哉然而非陳春元神濆以灌漑之趙別駕鋤鑁以鋤植之則台僧曷遂其生以被公煦煦熙熙之和風甘雨哉是則三公皆天也肖其像以事之旦旦朞暮以尸祝之俾台僧凡受其惠者見像如見公見公如見天像固有待而見之固有間天固無待而見之固無間三天之爲祠在名山中僧之永思寧有涯乎讚詠歎既聊寄之頌頌曰台山慈蔭如春圓草日涉成趣漸就枯槁不有春風曷遂厥性生之育之獲復其命苟微灌溉及以栽培賤之踏之亦曰殆哉見像見天聿思厥德千百斯年孰有其極

爲邑侯胡東井公石梁銅塔施鈴記

我聞袍休如來塔廟聚於多寶釋迦舍利圓塚雜以七珍身篤既然支那亦爾是以長于之稱報恩也全體甃以琉璃鄧峯之爲阿育也四遇和以珠玉豈不福田當敬世寶貿乎三堅善果宜修檀施該乎六度所以彌猴彷匠感妙報於天宮童子聚沙成佛道於後劫感應之道如聲答響因果之理類種油芽茲石梁橋者山號支提寺稱方廣顯爲能聖之神宮隱作應眞之勝境粵自太平興國今値天啓崇禎金錢賚施於當年元寶瑞微於今日不有勝緣爲臻巨應緣非銅塔妙在易絲罹變通神靈應巨剏不貲難得之貨奪民爲從之心上格聖禎斯有由奕泰諗胡侯潛菴後裔文信鄉人顧清名而有羅乃碩德以多賢禘袞長才試製錦於台邑調羹巨手奏烹鮮於海邦丁年歟早而神格甘霖各邑無秋而單獲豐稔速完橋而利涉急建塔以興賢振風裁而嚴操守神聽斷而行撫循農桑課而市廛肅蠹弊剔而邪道消寬征爲國愛民弭盜省刑恤罪浮冗決則下不擾案牘清則上不煩僚佐從風遲邇嚮德澤及緇流則僧會析其重供億判其平恩周致苑則山門復其舊盜塔服其辜煦如春日蒸比寒冰凜似秋霜明同皎月固宜天人之交格致斯冥顯之攸通汚化初成禎祥速應慕塔者尼贊性蓮助營耆海慧寂智緣自賡陵亭

太史倪武雙撰之疏衆檀越助其成邑有仁侯名山為之生色神欽德政異寶為之呈祥適當肩塔恭遇湧錢圓八面而七層聳三丈而六尺周匝懸鈴中嚴相好鐵鐸風飄聲徹神龍之窟宅金錢水湧瑞徵邑主之仁明圓徑如須於宋祥鐋銖不異於丁君昔現亭旁今浮塔下仰荷仁侯之德化獲洊刀布之奇珍自媿無文實難宣于至德聊述梗槩謹布告於來茲

胡邑侯東井公德政錄跋

吾邑仁侯胡公德政有錄若臺憲之薦章下民之歌頌名公之詩紀多士之詞華莫能殫述而山澤之癯與草木同腐者何足以知侯乃敢揄揚其萬一乎雖然虱之噓物也無所不屆物之被風也各成其聲侯之德政詳見茲錄不敢瑣瑣縷數第撮其數事澤及緇流者則有若見侯之至德與夫深心所謂誠格甘霖也畢獲豐稔也完橋利步也建塔興文也僧會析重也施鈴格聖也祈完流塔也追復山門也平判供億也斤割法愛也若夫誠格甘霖者雨暘不以時則邑父母必率士民僧道以禱於神主之者合衆心以為心然而衆心未必一以不一而格天則天未必格雖我侯以身先之齋沐以竭其誠步禱以致其敬車未返輿而甘雨滂沛四境沾足蓋侯之心與天為一是以天之心亦與侯為一而潤澤乎蒼生也合邑蒙恩鼓舞騰踴乃作亭以志喜焉畢獲豐稔者當農夫望雨之時而天無纖雲各邑嗷嗷以待命維茲台土賴侯之德無雨而有雨及其苗秀而實也所畏惟風天乃翻之以其所畏巽伯揚威而各邑之秋成十去其五台邑復賴侯之德而有虱不為災納稼場圃告有秋焉完橋涉利者邑西清溪為與馬孔道上自京省而來下戶台溫而去者靡不由斯溪之有橋猶身之有喉也故不可一日廢然而洪水肆害梁柱傾頹雖經始於前侯陳公而工

無二三我侯下車之時即捐俸以倡之率民以成之而飛虹高駕始免病步之憂焉建塔興文者山川之氣厚則人文蔚興堪輿之氣衰則士風頹減邑之水口固宜鎖其脈而育其秀侯乃建塔巍然以鎮之其有裨於邑之人士匪淺鮮也至於莊嚴地界培福國家又不止興文而已矣僧會析重者我明朝列聖之於僧也寬其上而臣其下又其下者皆統於僧綱僧會以民畜之編僧之納劄猶僧民之納牒也第充者多不稱其職我侯始擇人而任之無力納劄則析重為輕派深為淺命各寺幇貼納以充其役而僧會得其人矣施鈴格聖者天台山之石梁故有宋貞宗所施金鏤於淵底後百餘年丁侯大榮造亭而錢湧焉今去太平興國幾百年矣有尼造銅塔於梁側塔之鈴化為烏有侯乃易施以鐵鈴蓋以銅則褻人之廉而易失鐵則絕人之貪而可久侯之德敷龍聖誠格應真金錢復現於崖側神不歆物而歆誠實嚮侯之明德矣神究盜塔者建塔尼有結菴之資入於穿窬之手然而國有常刑法所不貸侯執盜而鞫之良以德威素著不俟加刑而所贓畢露盜服其辜人服其斷矣追復山門者萬年寺之山門廊廡久入侵漁之封內侯與臨海萬侯捐俸以復之將見深山之古刹還舊日之壯觀而貪夫亦滅侵漁之罪矣平判供億者僧之有田佛固斥之為不淨物而萬山之中種施不易不得已而因有田有田則有役台山為東南第一名勝福地使客絡繹求其便道而遊者車馬時至寺如郵亭而僧如驛使然有田之役復有寺之役他寺猶為過館高明萬年兩為駐宿之地奔於供應勞擾靡堪我侯深憫改田役以充寺役因寺役而免田役稍得其平幸甦其困雖蒙兵道張公守道張公杭嚴道胡公之恩批與夫郡伯張公前侯陳公之先免實賴慈侯之仁政而他寺莫

能稽口矣斥劉法穿者釋氏以道爲懷故雖罔極之恩如父母而拜辭入山何有於家室广乃或不守清規家家室室而故違佛制離俗既巳多年一旦類於俗子遠親在於千里寺傍忽爲親舍古雖有養母之堂未聞有養家之計謂之僧乎則遺法門之玷舉其名也則累法派之羞侯乃斥之而命僧會以逐離是以國法爲清規顯張王化而大肅僧綱矣至于圓頂方袍之耆年碩德超軼世味者必優禮而獎借之恩威而並行折攝而兼用凡我侯莅任未久美政若斯之多聖天子賜金賜秩如漢家故事以長撫吾台也則法門大振佛日重光四封盛治而萬口歡猷德政之洋洋纚纚不知其幾也若夫台鼎榮登則德政誕敷於朝野芳聲徧布於史冊繼此錄而作者復不知其幾也山澤野人銜恩殊渥不自揣其鄙陋敢贕說以寫其槩附跋於諸君子之言末

幽溪別志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釋無盡撰幽溪在天台山無盡常居其地因撰是志凡十六門每門附以藝文而同時人所作爲多猶圓稱其所至講習如雲蓋明末標榜之風浸淫乎方以外矣

天目山志四卷

〔明〕徐嘉泰撰

浙江圖書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目山志四卷》提要

西天目志跋

古來山水奇勝幽岩巉壑中開闢以來所未列于紀傳者往往賴文人以延其名譬士伏在草莽即被褐懷玉人誰知者一旦身際日月名不踁而走四海天目為浙省最勝武林兩高三竺不啻培塿之望嶺嶠南宋以來

遊屐罕到則埋没于長林豐草間無復有為憑弔而表章之者南海徐君令於潛慨然欲為紀述徧訪舊志奄暗瑣末不足稱茲山之名勝間謂不肖共為修輯余簿書倥偬殊未遑也吾兒雲將閒讀衙齋生平頗同山水之癖因為蒐獵傳記考訂沿革山水梵

刹之勝詩歌銘賦之竒犁焉具載緘貽徐君徐君爰命如椽篇題記畧而後此山幽特之勝一展卷而悉獻狀于几席之下觀察王司尊復為序弁其首數萬載𦊱翳之區一旦遂與匡廬泰岱竝垂與覽山固有知遇時哉徐君文學政績冠冕二浙茲集也出

即山壐與碑口同聲共宣最績于御屏矣椰子厚記鈷鉧潭小丘云書之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予書數言為志跋非獨賀茲山之遭也

萬曆甲寅孟冬仁和令雲間裔時敏

跋

醮疏三道

具職臣謹

奏為欽奉

當今皇帝聖旨言念朕躬紹統

天立極籍

神聖之幈幪治國安民仰

道天之默相欲消疵癘須伏

真詮由是發誠印造

道大藏經一藏

欽命御馬監太監魏奉請送

天目山

萬壽宮安供謹取　月　日為始特命官道啟建

金籙祈

天請佑福國裕民消災集慶安奉

藏經吉祥好善事五晝夜至　日圓滿修設

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伏願

龍章鳳篆鎮萬年香火以綿長

玉曆金科奠億載

皇圖而鞏固

玄風永播

道日常明欽此臣欽承惟謹依
教奉行
具職　　謹
奏為欽奉
當今皇帝聖旨切念朕躬代
天理物法
聖安民惟期國祚之隆平咸藉文武之輔弼欲際時
雍政肅
內治外清須賴
帝聖之陰扶保佑黎民之安阜國家大定風雨順時
西天日志　　　　　　　　二
五穀豐成萬方静謐謹伸誠悃仰企
洪麻消災厄於適遐者福祥於內外由是發誠印造
道大藏經一藏
欽命御馬監太監魏奉請送
天目山
萬壽宮安供特官道取以　月　　日為始祗就
殿庭啟建
金籙祈
恩請佑保國佑民集福衍慶消災吉祥好事五晝夜
至　　日圓滿修設

普天大醮三仟六百分位伏願
帝真錫佑
遲神光而保護黎元
山聖威靈覃
恩貺而匡扶國祚文武忠貞民物康阜歲稔時和風
調雨順
宮中鎮静天下昇平欽此臣欽承惟謹依
教奉行
具職　　謹
奏為欽承
西天日志　　　　　　　　三
當今皇帝聖旨切念朕躬恭承
天命為億兆之人君治理邦圖謹萬機於政化每於
日用云為之內寧無故作誤為之愆欲祈永於
萬安謹誠心於一念懺愆謝過請
命祈恩保衛
聖躬進元和之正氣增延
聖壽享乾祚於天帝消解災尤茂隆福慶由是發誠
印造
道大藏經一藏
欽命御馬監太監魏奉請送

天目山
萬壽宮安供取以　月　日爲始特命官道祇
就
殿庭啟建
金籙祈
恩請佑懺愆悔過增延
萬萬壽萬萬安洪福永慶吉祥好事五晝夜至
日圓滿修設
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伏願
天恩開宥赦原三業六根之過愆

聖德現祥茂衍
萬壽千秋之聖算
聖躬清泰
景運隆長國祚和平
宮闈清靜時序雍睦遐邇綏寧欽此臣欽承惟謹
依
教奉行

明
勅諭一道
勅諭天目山萬壽宮住持及道
衆人等
朕發誠心印造道大藏經頒施
在京及天下名山宮觀供奉

經首護勅已諭其由爾住持
及道衆人等務要虔素供安
朝夕禮誦保安朕躬康泰宮
壼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
壽福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
四海八方同歸清淨善教朕

成恭已無為之治道焉今特
差道經廠侍經御馬監左少
監魏奉賫詩前去彼處供安
各宜仰體知悉欽哉故諭

大明萬曆肆拾貳年　月　日

廣福之寶

杭州府於潛縣知縣臣徐嘉泰謹梓

天目山志目錄

天目山志目錄終

天目山志卷之一

循州徐嘉泰道亨甫重輯
雲間喬雲將千里甫校正

天目山紀略

崑崙之山實分三龍入於衆旦其南龍出吐蕃之西
下麗江趨雲南遶霑益貴竹關嶺而東去沅陵復别
為三分其一過庾嶺度草萍至黄山天目而止天目
蓋發祥崑崙也又按道藏天目山為太微玄蓋洞天
属禹貢揚州之域自玉山蓮花峰頂分支道祁門而
入於浙之西北百六十餘里當潛臨孝豐之界翔鳳

林過峽特起二峰屹立雲表峙於東者為東天目在
臨安縣西五十里峙於西者為西天目在於潛縣之
北四十五里峰頂各有一池左右相對故云天目其
高三千五百丈或云三千六百丈三千九百丈大約
兩山延袤可五百五十里連帀林苕溪古歙宣城環
控四州峭拔萬仞嶒峄以支圓碧培塿以覘羣青每
欲張雨石山輸雲嵐烟岫霧踵趾相次東坂所為溪
雲六月水雲蒸也稍過九月幽寒逼人不可復上而
山間梁空磴險路徑峭拔行者有傴僂攀躋之苦及
最上峰廻路轉古木參差層巒縹緲使人目覩神豁
忘其倦憊有翠屏翔鳳玉柱象鼻玉女蓮花諸峰皆
自然天巧為龍池者三紺碧深邃幽渺莫測而中池
噴瀉如雷飛濺岩壁望之作蜿蜒勢鄉人敬其水以
供祈禱輒驗又有弄珠池金鷄石紫微峰皆蒼苔掩
暎藤蘿碧色探奇之人如行數里迥然天清霞燿花
芳柳暗丹宫瓊宇觸目驚覩石板縱横山尖鋸痕歴
歴可指石庵在西尖絶頂之上覆以巨石石鼓周圍
百步叩之鏗然有聲古杉數株直上十尋可容列飲
靈芝五色産於岩際其色青光輝燿謂之翠芝亦為
芝岩也方炎劉之季有羽流修真於此得驅妖除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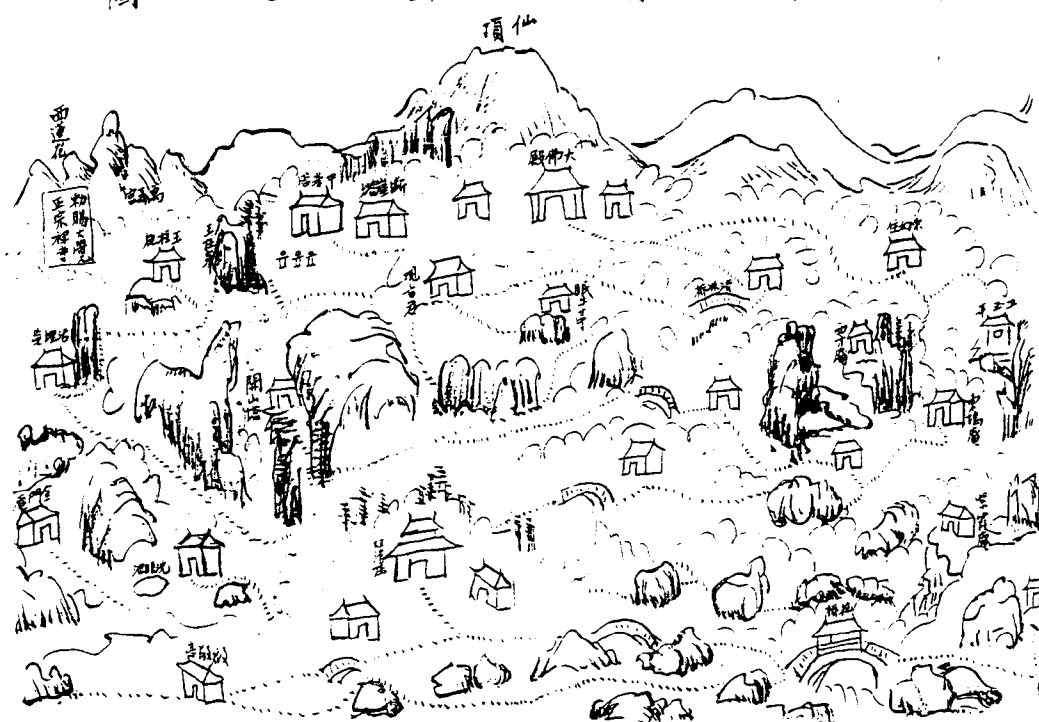
之術白日羽昇至今子孫世衍道教號為真人云故
相傳天台雁蕩臨安往往多玉室金堂靈仙瑤草漢
魏諸得道者在焉其山多産文鷄翠鳥角鹿麞奇
松秀竹仙人白猿玉瓶沉香三寶藏於岩下絲桐簫
管奏於空中仙池廣逾二尺冬夏不枯流霞飛虹懸
泉飛噴水石搏激風雨成聲几與雁湫廬瀑爭勝復
有張公舍許仙宫雷神宅每驟雨驚飛雷霆交作雲
中隱隱惟作嬰兒聲也其庵有幼住黑鴉卧雲雲峰
紫草青嶺無門亦有紫霞庵時吐霞光暎於户内其
他如太子庵昭明磵雙清庄皆以分經故得名而山

嶺仙丈峯千丈岩東南瀑布下滙為蛟龍池翔鳳林平地可方千百尺左右亦有天湖奇魚千頭鼓鬣羣戲或云潛龍也有草名龍鬚藤名壽靈古德道場於此建焉大抵自漢魏以迄宋元騷人墨士則子瞻景盧羽衣衲子則道陵中峯明本俱以道行清高剪荊斸險為世奇重郭景純有言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則湖上諸峯實此分派徒以地僻一隅遂使山僧逍遙絶獄之間拾塵吐霞日與烟霞為友而文人摛藻良混紅塵也爰記簡端諸凡傳考序列於後

圖考

蓋聞曲奏瑤池飛駕労于周滿仙來漢帳靈畜授自元君遂使探五嶽者得窮其形爰三山者莫追其轍不知璿房瓊室域中徧具名岑控鶴叱羊宇内總饒仙窟紀分南北野別星辰峻嶺層巒用壯屏藩之勝槃單椒隻岫聿伏栖遯之蹤猶別有勝緣傳之好事千崖縈鬱雲生太白之衷萬壑嵯峩影落少文之壁矧兹兩越更號甲區玉書金簡之遺功留神禹定邑作邦之烈啟自宋高惟天目之名山更地靈之毓瑞蛟宮蜃宅勝著三潭鳳舞龍飛祥開兩乳經獅律虎

誅茅代有名緇丹井石梁化羽世傳靈蹟雖康樂之冶遊漫切木陟其巔道玄之采繪獨工難摹其勝爰稽往牒載衆新函厥資逸士之卧遊聿表雄都之巨鎮爰志圖考第一

西天目山之圖

考

老子說云欲度南極避水災天目海陵最為第一

掌故集云天目高三萬六千尺廣八百里有仙丈峰千丈岩蛟龍池東西天湖從臨安入踈豁可行高峰和尚道場在焉有趙孟頫大覺王等禪寺碑從孝豊入深僻不易釋皎然有題西峯上有十二潭為龍神所都人往稍深即有風雲雷電或雲氣一縷或旋風怒吼皆龍之靈氣也山中寒氣早嚴先冬而雪山僧九月即不敢出三月後可通行上有紫陽觀梁大同五年建昭明太子勒碑記當時悲奘之盛傍有石室可容千人

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後錢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於國更其末云異姓王

高僧傳云天目亦名天眼其高與天柱盧阜等相倚匹上有二湖謂為左右目登涉險阻數日乃到巔頂多蛟龍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臭逆人不可久視又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與震澤龍會必多風雨焉

圖経云天目山有洞三十六每秋必有一月風雨晦

暝土俗云是神仙與江神會也
元和志天目有兩峯峯頂各有一池左右相對
太平寰宇記云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水
因山曲折東西巨源若目故云天目東出臨安為大
溪溢東流而為苕溪西趨於潛為紫溪合桐廬之水
以滙於浙江
唐子霞云天目山亦名浮玉山上有兩池若左右目
連亘杭湖嚴寧周圍三千里有養生之藥着草芫花
皆名著仙經山有銘勒石在龍石東銘曰列岳嶷表
羣峯霧裏翠滴峯巒名不可記所着有天目山真境

錄
吳興記云天目山極高峻嶺上有泉水甚潔東南有
瀑布下注數畝
山海經云天目山一名浮玉山高遠深濶苕水出焉
古杭襍記云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
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
移而武林紀事亦載云
遯齋閑覽云昔有登天目山北遇雨但見雲霧如在
山腰
萬澧錢塘賦山雖多矣莫若天目為大焉其廣也歷

展巔陳縈繞盤礴連延負壓週遭有八百里其高也
侵接霄漢彌茫邈眠莫見其脊凡三萬九千尺仰太
虛兮日月低坐絕頂兮乾坤窄圍八極於寸眸撫四
海於一息帶絡虹蜺襟抱块軋其上則有東西澗可
度谷塢澳湖蛟龍池其冢坦平兩湖對列若人之有
雙眸兹其名曰天目又有洞府三十六所每至深秋
風雨晦暝而叵測蓋霧異之所潛藏神仙於焉居宅
異時嘗有徐五仙張道陵或餌霞而服氣或舉室而
飛昇近世亦聞隱者結廬危層高卧棲真每下眠山
半奮蔚紬隮如聞嬰兒之聲必有雰霏虛霄大雷大

霆則其穹隆峻極從可知矣
蘇子瞻表忠觀碑云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
萃于臨安又云自天目山上俯視雷雨但聞雲中嬰
兒聲不聞雷震也
宋度宗時天目山崩識者曰天目崩地脉絕潮不應
水脉絕或有為之詩云天目山前水嚙磯天心地脉
露危機西周冷浸觚稜月未必遷岐說果非天目之
興廢信有關於杭州也又張志道詩曰天目山來孤
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盍有感於紹興時事云
王十朋東坡詩註云李堯佐云天目山在臨安縣西

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圍八百里乃神仙所居
大明一統志云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為道家
第三十四洞天山下兩峯若左右眼
委蒼叢談云杭州山脉發自天目有東西東目之
脉萃于餘杭結局於徑山西目之脉萃于錢塘結局
于西湖故天目者杭之主山也王氣鬱葱帝王真宅
而錢氏偏伯宋室南遷北不誣矣
陳善西天目序云善按天目山奇麗秀絶甲於群中
其峯巒之詭異如獅象全貌石磴之玲瓏若神斧鬼
工是誠名勝之奥區神仙之窟宅也東北有主峯高

出天半者曰翔鳳林其外則玉柱峯象鼻峯香炉峯
岩則獅子巖響水巖紫薇巖翠薇巖芝草巖觀音巖
千丈巖石則石城石門石屋石倉石鼓石柱石板石
庵石巷新婦石望江石鐘樓石圍棋石古蹟則雷神
宅張公舍徐仙姑庵許邁宮仙壇仙藥種種不一其
池則山池仙池龍池洗眼池皆屬天目之勝探奇討
異者雖窮日不能徧焉
虞長孺錢塘外紀云龍山諸峯悉分龍天目潭有石
龍鱗甲悉具龍華天龍所由名也是多石龍子慈雲
石室黝光皆有之並黑背朱腹獨方山穴九龍似蜥
蜴而五爪背黃碧色昔有姚姓者捕得二龍密緘甕
中封以紫泥
薛應旂天目山志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三
千九百丈周八百里亘杭宣湖徽四州道書謂此為
第三十四洞天有二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如目
左屬臨安右屬於潛東西二瀑布潰注為池名蛟龍
池又有上中下三池池上有潭如仰箕曰箕潭箕潭
溢而入者曰上池懸崖五十仞上有石壁如門其瑑
流而下者曰中池垂崖三十餘仞噴湧如雷懸流而
下注者曰下池其深莫測溢於大徑口小徑口又西

南流過於潛會於苕溪經紫溪踰七十二灘會於桐
廬以入於浙江
茅山志云宋會要諸遣使投龍簡處建道場三晝夜
設醮一百二十分江南道名衛廬茅蔣天目天台會
稽四明括蒼縉雲金華大庾武夷唐地志亦云
田藝衡留青日札云天目杭之主山也嘉靖己亥六
月天目山崩石下出蛇千餘條衝嚴水災傷人按度
宗甲戌天目山崩宋社遂屋今未出十年倭寇大擾
東南多事亦杭之氣數然哉

山水

益聞天地之氣聚則為山陰陽之精化而成水然千巖互峙而嵩岳建其標萬壑承流而溟渤居其滙故探淵必從滄海而列祀首稱岱宗良由浴日稽天羣峯因之失其大連雲蔽月衆嶺由斯讓其高今此尚杭古推輿壤重岡複岫現海襟江波疊澄湖夜吐鮫螭之霧雲迷遥巘朝飛蘭桂之香爰　地維實由天目三潭映玉雙嶠侵星峯則旭日陽和翠屏翔鳳水則雙清堆玉爰水龍池無不懸崖構塔截壁為梁梁雲代有梵雄拔宅舊傳玄伯巖光午翠林靄晨青曲

磴透迤聽玄猿之夜嘯寒梢森削見皓鶴之朝翔絕嶂甲於東南奔流赴於茗雲諸凡形勝載在簡編別採大都列為新記爰志山水第二

峯

旭日峯

在雙清庄之東岩岫連沓飛流灑散登者捫蘿摸石始造其巔是峯突兀青霄視日初出恒在其上

陽和峯

在雙清庄東高岩截雲層陵斷霧昔有庵曰陽和庵後有高岡稱陽和也

昭明峯

在太子庵後下為洗眼池昭明分經之所

紫薇峯

在雙清庄西翠栢蔭峯清泉灌頂遠望藤蘿有如懸錦亦稱席山亦稱紫莫岩

鼓閣峯

在東塢庵前員圍峭拔如仰鷄足

三才峯

在攢玉峯下三峯並峙削出羣石之上

攢玉峯

在立玉亭之東東塢庵之西南峰巒秀麗屹然千雲上有小石峯數百連岡隱嶙羣竦巉巘苑

乎綴玉也

翠屏峯

在大佛殿後壁立萬仞上有流泉數道秀木千
掉傾間懷烟泉溪引霧浮玉林徒多結精廬焉

棲雲峯

在藏雲塔東窈窕層巒如雲生態

翔鳳峯

在中峯塔後岡垂兩翼聳壑凌霄擱木旁生懸
崖峭壁遠望此峯恒有落勢

玉柱峯

在中峯西高四十丈圍十丈餘上銳下豐編梯
可陟故自平地以登山巔風泉傳響岩水流聲
遥睇錢塘江流如帶左右亦有奇松蒼苔鱗疊
飛濤冬夏不枯蔦蘿叢生蔚然綺李川之勝境
也亦名望江石

象鼻峯

在高峯塔南與獅子岩相對四旁皆奇峭聳直
高插天半中有石孔下垂宛乎象鼻也舊傳玉
瓶三寶藏此

香爐峯

在活埋庵前其峯懸空拱立秀出重岩將雨則
游氣氤氳籠罩其上或云水氣湧出如車馬蓋
氣熈諸洞也

五岳峯

在圍屏石上五峯高絕形如芙蓉

花石峯

在東塢庵之南石罅玲瓏花紋奪目

聳壑峯

在玉立亭之北西方庵東下臨峭壑奇松數本
偃仰如蓋游者雖梯空駕滄卒莫能上

西來峯

從幻住庵垂崖而下數百步有峯高數十丈者
為西來峯左右懸崖了無障礙

瀋王峯

在真際亭後高麗瀋王參禮中峯於此故名

悟真峯

在重雲塔前與獅岩象鼻為峙高峯死關舫室
在焉下有流泉名悟真澗

浮圖峯

在全仙庵西峯石四五疊砌如狀

迎仙峯
堆玉磵上
聚仙峯
迎仙峯右
昇仙峯
聚仙峯下峯銳而頂平舊傳徐仙上昇之所
仙童峯
四仙臺左
仙女峯
四仙臺右

昂霄峯
在西尖絕頂
天柱峯
在絕頂上有二石直起長霄肯顉層霞冠雲擊之其聲清越響振岩谷
蓮花峯
在天目西麓奇峯疊砌約有二十餘里皆松杉森列辰光隔揮至元間建大覺正宗禪寺於上東北為無門庵云舊有五鳳樓　萬壽宮
岩

翠微岩
在南麓路傍上有茂林深篁奇花異卉傍有亭
亦曰倚翠
紫微岩
西麓岩間
響水石
在倚翠亭中有水聲泠泠不絕
觀音岩
在半山橋上者為上觀音岩下者曰下觀音岩高數十丈左右有淨瓶石鸚哥石前有石如童子拜狀

獅子岩
在獅子寺西崖石雄踞狀如狻猊昔有異僧至此指曰西來獅子座也佛法自此興矣元至元間僧元妙建庵曰西來室曰死關舫室今有閣曰飛雲殿宇依岩而構高低凡四級下臨千丈岩南峙象鼻峯高峯遺蛻存焉岩下為張公洞
蟠龍岩
在悟道亭之下石曲折如龍蟠也
伏虎岩

在中峯塔之右岩石蹲踞作伏虎狀

千丈岩

在獅子岩之下山截嶪際雲今建高峯塔於上

芝草岩

在西尖頂之西昔有採藥者見芝草一本五色俱備攙長竿採之其色遂沒後數日左右各出一本皆翠色遂不敢採

玄通岩

在西方庵之後岩高數百丈中有石巷曰玄通巷登者從巷中至西方庵

龍門岩

在攢玉峯之東岩石對峙如門峻險不通樵採

石

石城

在西尖頂之西高數丈南北五十餘丈其外可履內深邃不可入

石門

有二在天目半峯嶺東西各一高者二十餘丈小者百尺自張公舍眺之兩扉對峙一山之絶致也古記云西崦落暉未張於錦繪東烏爰彩先布於氍毹

石倉

在西尖之西坎岸石鱗疊宛如聚米

石鼓

出西嶺百武外有嵒須也扣之清越如神鉦也

石庵

在西尖絶頂之上四圍小石疊砌上以巨石又小石庵之西尖之東北側石累成僅容一人坐臥或謂徐仙誦經之所此即玄通庵

石巷

張公舍相去二百餘步四圍聳拔否再及中有石罅深五十餘丈藤木交蔭深可畏

七星石

在雙清庄之前巨石七座狀如北斗

新婦石

在西峯中山之中面東昂立高五丈與東目新郎石相望又名望夫石又作新郎石

鐘樓石

在半山岡高數丈望之則凝烟聚黛四散如樓

圍棋石

在西尖之北圍廣數尺平坦滑潤不生苔蘚昔
有仙人對奕於此

圍屏石

在斷崖塔之西北岡去二里許周圍羅列如屏
前有三石斜倚於上圍丈許長十餘丈一石腰
有斷痕三四寸而不絕

仙臺石

在圍屏石之前平正光潤如八仙臺遊者飲憩
於此復有斛石二十餘扇雲跡肅痕如龍馬文色

鉢盂石

在普同塔之前下有洞曰真氣

佛面石

在象鼻峯之上

天闕石

在圍屏石上石方而大巉巉有縫若線鋸者

按劍石

在昇仙峯之左勢端肅而挾下攢石如劍

捧印石

在昇仙峯之西

仙容石

在石門之西石面南有形隱苔蘚中若仙人狀

醉仙石

在仙容石之西二石斜倚有若醉翁

金鷄石

在金仙庵之西岡直豎一石高二丈餘徑五六
尺上橫覆一石長丈許徑五尺非人力所能升
者又如僧人頂包之狀故俗號頂包石

洞

雷公洞

在大佛殿之前一作大雷如從洞震

龍穴洞

在天目其穴逾寸穴外回環之狀徑二寸許若
有物盤旋而成欲雨則雲氣先出

真氣洞

在普同塔前氣從洞出瀰漫為霧楊用修謂澤
有陽焰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者
是也

真空洞

在獅子岩下前為張道陵修真所後為高峯誦
經地舊名張公洞

潮音洞
在眠牛亭下
臺
望江臺
在玉柱峯之東高數十丈圍三十餘丈渾如築
城
四仙臺
在絶頂西南下金仙庵之東相傳四真君於此
論道
蓮花臺

在着衣亭之前平廣數十餘丈四畔奇峯攢秀
此臺獨居于中上建整衣亭
禮祖臺
在鬆塔之下昔中峯隱於立玉亭衆禮者欲見
而不可得即於此臺禮之舊名拜將臺今廢
新月臺
在大佛殿之西
池
仙池
在西天絶頂之下深廣各二尺餘大旱不涸久

雨不溢每歲旱四方皆請池水虔禱即雨雨即
送水歸本池至今尚然
煉丹池
在張公洞之西崖下即張道陵煉丹之所時有
神魚異形鼓鬣羣戲吐氣作雲
洗眼池
在太子庵昭明峯之下今扁其池曰璽沼
洗心池
在瑑翠堂左廣四尺深三尺池水清澈如鏡可
鑑鬚眉

盥洗池
在真際亭西冬夏不竭
洗鉢池
在張公小舍上高峯洗鉢之所也
龍池
龍池有三上池中池下池俱在天目東北峯下
有溪曰大徑口小徑口有潭形如仰箕曰箕潭
中有巨石潭水注入上池在山東畫崖下高五
十仞上有平地數丈名拜斗壇石壁如門峭立
對峙以限水之出巨川泛溢則激而反趨於寧

川故山前無水患崖間有石獅下瞰潭水登者攀石援蘿而視毛髮慘慄水流入中池又在岩崖之下噴薄如雷飛濺崖壁下池接焉池週廻三十餘丈紺碧邃幽沈莫測三面皆駢石環繞南溪入大溪至紫溪七十二灘皆發源於此歲下有涌乳民挼以療病歲旱禱求嘗遣使函幣精禱投之於池瀠洄泝流而上既而下沈如有物挈之狀或少頃復浮而出凡禱者皆然池上有亭曰格思今已廢矣下有石倉潭泓澄可鑑又有浮溪水潭其上路側有泉迸出石澗潭水

順流西溪由至道宮折而至昭慶庙前為弄珠池

弄珠池

在至道宮貼庙前即三池出水處

獨角龍池

在蓮花峯下

高湖龍池

在孝豐界其神極靈至今春秋二祀

翔鳳林

在天目之東北峯高峻聳拔類天柱廬阜上有平地一千五百尺中有湖湖産異魚人莫能捕水分流下注東蘇湖南達杭郡西泝宣城北流安吉上有古木參天龍鬚草覆地徑險林深人跡罕到

塢

東塢

在觀音岩之東攢玉峯之南有庵曰東塢庵院宇明潔

木竹塢

在東塢南深邃峭絶人所不到

何家塢

在天目西有庵曰金門庵

長春塢

在天目西麓洪氏可庵東

西水塢

在金仙庵東下堆玉澗之水皆飛濺於此

岡

彌封岡

在天目之北麓從孝豐至天目必由之道也

敕書岡

在金門庵之東昔高麗至蓮花峯其從人欲歸
者即赦之歸於此岡領赦故名

陽和岡

在東塢東上有紗帽石有峯曰陽和峯

潭

仰箕潭

在東垂崖龍湫之上水注入上潭

石蒼潭

在格思亭之下泓澄可鑑其水自石間迸出順
流入弄珠池

乳水潭

廣一丈與下潭相去不遠味甘色白可瀹茗或
三池水溢則混而為一

十二險潭

在西峯北麓界連孝豐歷一險潭舊無命名每
開石窩高四五丈巨石壙列飛泉噴落如沸只
致雲雨不測或旋風吼怒此山之靈氣也說者
為龍神所都

溪

東關溪

在東目西發源于泥嶺百坑源深流長無踰于
此

西關溪

在西目之東發源於翔鳳林并西尖頂後衆水
會流出龍湫與關水合由溪西村出白鶴溪乃
天目之東合襟也

雙清溪

在天目之南麓發源於本山六澗合而為一出
大有村

正清溪

在天目之西麓發源於西水塢蓮華峯出大有
村與雙清溪會乃天目之西合襟也二水出白
鶴溪與東西二關水合又天目之大合襟也每
大雨輒洪水汎溢其奔騰湍湃之勢無異黃河
故溪田多水患幸而大旱不竭清潔可愛惟後
二溪亦天目之西流也至玄當山麓又合衆流
而為一矣皆由紫溪出桐江他如西尖後翔鳳
林之水猶有東通蘇湖西洽宣城流安吉者

磵

玄通磵

在玄通岩之下發源於獅子寺後
清涼磵
在真際亭之東發源於雲深塔西由清涼橋與
玄通磵合出半山橋
悟真磵
在獅子崖下發源于西尖頂出仰止橋
流雲磵
在紫霞居之左環遶出伏龍橋
昭明磵
在太子庵前發源於昭明峯由登天橋出蟠龍

橋與諸磵合而為一
堆玉磵
在西尖之西下在東曰東堆玉在西曰西堆玉
亂石鱗砌光潤如玉水流洒水塢
飛虹磵
在西尖北孝豐界舊名中溪灘其懸泉飛噴與
雁湫廬瀑爭勝

潜陽趙布遵刻

天目山志卷之一　終

天目山志卷之二

檇州徐嘉泰道亨甫重輯
雲間喬雲將千里甫校正

寺觀

蓋聞寶地珠林梵土遙傳身毒鷄園鹿苑精藍近遍
皇輿粤自漢庭經傳白馬迄于梁世宇盛青蓮一萬
三千紀勝極於北魏四百八十棣名出自南朝錫何
地以不飛花在筵而畢雨揆諸載籍莫罄名言爰有
高真栖神溟澥瑶城貝闕園盈蘭蕙之田碧落丹霄
宮列蘂珠之栱莫不化行區夏法蔭羣氓宗臺建自

燕昭甲帳傍于孝武穆王樓觀是開真宇之端煬帝
玄壇永定琳宮之號遺經有燦與釋齊尊顧茲浮玉
之峯舊傳布金之地雲生梁棟殿俯潺湲羽節霓旌
每駐迎仙之鶴華幢寶幔恒來問法之龍正使林數
祠檀方茲匪異洲開鱗鳳討比莫殊然而代有廢興
蹟多湮沒若不編羅名勝何以永示來茲爰志寺觀
第三

寺

獅子正宗禪寺

按寺在西峯半山中獅子岩之右有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翠靄施於幽阜至元己卯間僧原玅自龍鬚山直造獅子岩前剃斷險檀信洪喬祖晉輸材力締搆禪堂及乎中峯斷崖佛日重輝僧倫咸序金繞響于天際信鼓振于雲中高麗瀋王遠泛鷩濤皈依戒品訪神仙於阮洞悟玄旨於曹溪元主仁宗頻施供養錫予極豐山刹之興於茲為盛以千三否運百六災年寺

火於兵僧避於野明興松隱禪師者心通五蘊解透三宗復尋舊址手建道場由是生徒影附漸次精嚴已而西天善世禪師恭奉德音飇馳福地寺僧顯宗惠澄道玲息心達道利見觀方殊方之鴻寶重來畫棟之雲欀再起洎乎世廟海邦仙鹿銀連玉馬之褌太乙靈禽玉瑛珊瑚之色復萃九方之檀越聿隆法相之尊嚴寺僧明智即於其地建大雄寶殿廣逾十丈資費千金聖像俱存復遭回祿今殿惟有伽藍祖師藏經殿千佛閣禪堂并三十六庵雖興廢不一而依山橫棟臨澗飛簷俯仰縱觀天人忧目即有仙家瓊樹瑤林碧池翠水百寶玅岩茂以加矣

雙清庄

粤自靈山覆簀法海堙流貽明太子總持十地普雨四花了會昆丘之旨聿分印度之文以至雕蟲小乘風雅儒宗無不見如鏡象觀若掌珠故梁書記太子讀書幾三萬卷才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自太子分經山中雙目俱盲故今天目左右有洗眼池雙清庄舊在山麓洪熙中寺僧智粤重建云

大覺正宗禪寺

山高極霄苞育靈草脩生救疾至元壬辰始建本寺有五鳳樓諸天萬壽宮天花亭望江亭待月萬松諸軒皆高麗勝光奉勑舄建嗣後布衲雍禪師衲衣囊鉢畢志卯齋更新院宇復燬于兵洪武間有隆潛者緇林勝友續於廢地肇葺禪居永樂元年洪濤驚塌寺僧宗顧患水浩蕩遠蹤山麓禪徒輻湊至今西山絕盛東山云

褒忠寺

在天目東麓去朱陀嶺半里許故宋洪文忠讀

書處也寺倚山岡岑崿軒舉霞雲草木蓊然秀異舊名寶福院始於唐光啟間　國朝乃更今號

明空寺

在山南十餘里文德間亦名興平自縣治以至岩麓高嵓四合上有龍池旁有石鼓層峯秀起迄於嶺表有如削成凡升崖者咸取道焉

塔

重雲塔

在千丈岩之下高峯禪師蛻藏於此像塑於外

宋元時山中福業咸為首稱故又名開山塔舊有死關舫室複閣四層懸崖孤絶上冠景雲下連地脈錢塘虞長孺題曰獅乳一聲壁立千仞

雲深塔

斷崖所建師為高峯神足雁侶中峯塔藏靈蛻元末兵燬今重建云

法雲塔

塔距重雲二里而遥元主英宗賜名也自中峯營形浴質拔異領玄慈雲所普柾於海外無不請事剃染示疾之日元主追慕往德恐遺美聲詔奎章學士集撰誌塔銘纂錄言行嗣後亦遭兵燬明興重建塑像供奉焉

藏雲塔

在普同塔之東亦名悟道

普同塔

即僧行骨塔

髮塔

在着衣亭前番僧班的達緣崄度荒羗達震旦參禮中峯領會雲飛挂錫受記因剪鬚髮藏諸塔焉

庵

太子庵

在雙清庄西北路明峯下梁太子分經處

紫霞庵

即水閣灣建於雙清庄之東絶壑千尋孤峯萬仞桂華使月松蘿挂雲時有晴光映於室牖

西方庵

從玄通岩下盤岠西走為立玉亭有一巨石突兀青空廣二丈許亦建茅亭數楹後有石巷懸崖峻崿重巖深隱從此攀援漸造巔頂俯視江

流遊如傑練

活埋庵

在獅子岩南庵之左有長杉綠栢生於嶺澗前瞻列岫旁眺諸丘趺坐香爐咸挹秀焉又舊誌載潘王眞際謂幻師曰我師其活埋於此乎故以名庵

幻住庵

按中師本慧開後身也挂錫山中一衲一履皆名幻住今在西方庵上

雲封庵

在獅子寺西即許仙人舊隱之所相傳岩際有白猿沉香三寶邁於此食霞辟粒肖陰煉陽得長生久視之術山勢外平內敞俯瞰羣巒恒如騰馬

紫草庵

僻居岩麓蔭映莪莪亦產紫草蟠枝標翠今爲廢丘故址尚在

眉山庵

宋崇政殿說書豫章陳安節書院舊名開化院

西池庵

洪文忠山房別室也景盧抽毫擲管雷起風飛父皓抗身虜廷皎心不渝三子述之伯仲競朗菴在山中東麓傍有望夫石弄珠池泉石之勝交錯于中又有潮音洞響水岩石倉天柱蓮峯之高最爲球架如廻鴈焉邐迤而東爲仙姑石直方平砥可坐百人徐姑於此翩然飛颺嗣後續興梵宇左控龍潭故曰西池也

茅翁庵

山麓之西紫藟連接佳木蘙薈宵言試履假足輕輿可眺苕溪之烟大盡越地之峯巒爰有茅

仙修眞遺址今鞠茂草也

青嶺庵

在西北湯公山中其山北達宛陵周遭天目而接脉於潛州斷崖禪師曾此住錫

書居庵

中峯經舍今名雲庵

西禪庵

在玉柱峯西即鉢盂堂也

湧泉庵

活埋庵後今廢

臥雲庵

大佛殿東

黑鴉庵

西岡外今廢

東塢庵

撰王峯南

西蒲庵

在西岡下今廢

圭仙庵

由仙項之西下二里許遙望羣峯香爐凝靄紫

蓋飄揚香岡右沃如微蒐也亦名仙殿為許仙之遺宇

金門庵

在雙清庄何家塢四圍崇山貫壯白日蒸雲玉筍鱗排諸巒雁序塢之幽深罕屐跡也

無門庵

從蓮花峯下東北為無門祖師挂錫之所前數里許有兩山夾澗屈曲數折緣徑討源流出石罅也其山亦削壁梯飛雲梁吐蜃比勝桃源云復有獨角龍王庙在澗之滸

高湖庵

在西夫絶頂後翔鳳林之下孝豐其接壤也山勢軒舉陵跨衆阜亦有龍王庙託于平獻謁禱是應比之神房靈府

可庵

景虛祖彥讀書處也泉石峯巒各有奇狀亦燬於兵

觀

紫蓋觀

在大佛殿東北梁大同五年建出掌故集今存

址廢

宮

至道宮

在山東龍池外舊有拜斗臺格思亭許元叔修煉之所

堂

環翠堂

在雙清庄中由旭日峯而拱紫微峯栖玄之宇烝練之場靡不堞嶺隍壑帶岡冠峯絪緼瑞靄排户送青也東西二閣一名文昌一名寂然

白雲堂

在高白堂東徑三折而入輸二門始抵堂焉竹木陰翳廊敞庭寬桂樹二株華香滿院前人扁其堂曰第一庄左右亦有重樓一曰霽月一曰翠竹後圃林木蓊森松杉隱約離離蔚蔚杳然勝境矣

高白堂

退處環翠之後山形交錯糾紛有非一狀四周雲橈連起無慮百楹有樓翼然臨于山陽者雙清也每夕日欲流晚霞入室翹企丹梯有如層

城

倚翠堂

在環翠堂東

古峯堂

即舊庄基也

見峯堂

在佛殿東前有聽泉閣

正陽閣

在見峯堂左旁有俊石殊嶺同勢碧羅古木翠色蔚映每雨霽烟褰陟彼崇丘指頑可拾

正澤堂

在見峯堂西樓名含輝軒曰靈潤

清隱堂

見峯堂後

洄清堂

清隱堂後

迎薰堂

在洄清堂之東隅

樓

愛月樓

洄清堂左

萬壑樓

在洄清堂右

月白樓

樓枕伏龍橋下天目之水合流於後亦有層松飾岩列杉綺望溪水洄旋清流見底

靜樂堂

在倚翠堂東大佛殿之後

披雲堂

在白雲堂之旁左有閣曰臨泉閣

清氣堂
大佛殿之西東西二閣一曰初陽一曰秩成
疊翠樓
清氣堂前
棲雲樓
疊翠樓前
會景堂
亦稱四禪竹院
竹隱堂
會景堂之西南隅

松蔭樓
竹隱堂右
翠筠樓
松隱樓前
綠筠居
會景堂前
住錫廬
在佛殿之東
鎮山樓
在雙清庄前上奉白衣大士扁曰南海遺跡亦
曰慈雲靜土
山房
洪氏山房
元末兵燬今為褒忠寺
亭
花橋亭
在山麓蟠龍橋上曲折穹隆湍波相逐雙清之
水口
仰止亭
在天目山之麓

倚翠亭
翠微岩下
如斯亭
在半山橋前飛泉一道噴瀉石間丹翠交暉
眠牛亭
在觀音岩上
真際亭
東通大佛殿西通重雲塔高麗瀋王所建
悟道亭
中峯所建有古松

着衣亭

重雲庵前相傳雲構之始公輸削繩

立玉亭

在幻住庵之南攢玉峯上

望江亭

在蓮花峯

格思亭

在龍池上廢

雨花亭

亦稱天花在蓮花峯今廢

橋

龍源橋

在蟠龍橋下流水遶溪以入龍潭

蟠龍橋

在雙清庄前橋跨龍即關秀水濆礴摧曳長虹恒如飲澗

登天橋

在蟠龍橋北橋控山溪合雙清勾欄所飾有如河厲

伏龍橋

雙清之東通紫霞居

踏翠橋

在倚翠亭下東塢之水從此合流以入大澗

伏龍橋

雙清之東通紫霞居

仰止亭

水通伏龍橋

半山亭

在山腰

清涼橋

真際亭東

接引橋

在着衣亭西

步雲橋

重雲庵後

關

東關

在天目西越泥嶺薫嶺此關通孝豐

西關

在天目東通翔鳳林亦走安吉道也英宗時築

豪遂關

天目西隅左通孝豐宣城

千秋關

在天目西麓高三百丈接寧國界

仙釋

蓋聞雲衣玉裒名光麟鳳之洲慧雨慈燈教普旃檀之海所以真人紫氣歷函谷以東來菩薩祥雲駕瑤池而西住非止地之重以人而亦人之重以地也惟玆天目神仙奧宇今古勝壤占星分野於越中攬勝紀名於道藏大江瀠遶常疑烟雨之飛來列岫巍峩恍似鬼神之削就是用仙人華出高衲駢興樂爐道士爭造論門寶刹名僧共傳法衆葛洪許邁遺丹井於層巔宗鑒明宗蔭慈雲於真際是以中峯斷崖復當元世力振頹綱或擁錫而掩關或薙茅而建室五

燈交映八正重開火宅晨涼重昏夜曉益將使玄津釋綱永標奇蹟於臨岩琪樹祥和長著仙蹤於福地云爾爰志仙釋第四

仙

張道陵字輔漢豐縣人子房八世孫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吳地天目山母初夢大人自北魁星中降此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衡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黄雲盈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身九尺二寸龐眉廣顙朱頂綠睛龍準方頤月有二角伏犀貫晶玉枕峯起垂手過膝美髭髯龍踞虎步豐下銳上望之儼然七歲通道德經於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妙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志在修煉

久之隱北邙山有白虎銜符文置座側和帝徵為太傅復封冀縣侯三詔不就伏策就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既而入蜀居平陽還鶴鳴山老君授以秘書遂通神變化驅魅除妖登雲臺峯與夫人雍氏乘雲而昇壽一百三十有三生於建武十年化於永壽元年九月九日遺經籙符章印劍以授子孫至今江右世其封

葛洪字稚川仙翁玄從孫以儒學知名性寡欲不好榮利閉門掃軌流覽經籍尤好神仙導養法初仙翁以煉丹秘術授弟子鄭洪師鄭悉得其法晋咸和初選為散騎常侍固辭不就聞交趾出丹砂求句漏令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容閑養著述不輟著內外篇凡一百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今西湖葛嶺因其居得名有丹井淵泓澄澈相傳水波不動時嘗見藥爐丹井尚存

許邁字叔元一名暎常謂餘杭垂雷山延陵之茅山古神仙陳安世茅季偉嘗所遊處也於是立精舍於垂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庶幾遇其人也久之當晋永和二年又謂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遂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渺然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更名

元字遠遊著詩十二首論人仙事人莫測其終

徐五仙於潛人修真於西菩山太陽巖常往來於天目得道而昇宋忠文洪公拾隱解云徐五朝往而暮來兮雙碧鹿蓋指此云

徐仙姑年數百歲常如二十四五人獨遊江湖間寓止寺院有惡少數輩欲以刃制而辱之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兕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臥遽徹燭焉衆大喜欲趨之忽皆僵坐口不能言明日姑徐理策出山久之乃解姑往來江表顏色轉少其行如飛神明敬畏亡敢以非意干者詳載

畲山人外記
徐靈府錢塘人也由天目趂天台憇雲蓋二十餘年俄結廬層石屬睇松竹外環池島名以方瀛修煉其間有性自性非求得之句作言志詩辭武宗之徵絕粒久之凝寂而化著玄鑑五卷及三洞要畧

四真君

勑賜寶華真君
勑賜洞玄真君
勑賜含清真君
勑賜歸一真君皆莫考其世

張丞相諡文正
崔丞相諡文龍俱河南人仙機所批者始從昭明太子至山得道歸依於四仙精通醫學深悟堪輿濟人利物至今靈顯

釋

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卝齡受業于靈隱西峯為全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具足戒于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好泉石修煉于天目者二十餘年比山高出雲表霞澤之龍恒與山神相會琳居此率多妖怪而心不撓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城南杜陟請出永佛寺登壇至巳丑歲春刺史兵部郎中裴常棣名臨天竺寺壇度人畢復歸天目講訓生徒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楊凭給事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鄯刑部郎中路異相繼九郡伯皆以公退至院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染指性相此諸名公簪組上流辭學高度或號毗曇孔子或名勝力菩薩非琳何以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享壽八十有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五日出葬于杭州錢塘永福寺西山之陽

瑪瑙坡之左石塔巋然存焉
釋明覺俗姓猷河內人也祖為官嶺南後徙居為建陽人也覺儒家之子風流蘊藉好問求知曾無倦懈宿懷道性聞道一禪師於佛跡嶺行禪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由此積願觀方衡嶽天台四明徧嘗滋味復于徑山留心請决數夏負薪面野手胝下山至杭州大雲寺禁足院門績移止湖畔青山頂結庵丙寓范陽盧中丞鴻風躬謁名歸州治大雲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避嫌遠竄隱天目山是山也特秀基墟跨涉四郡有上下龍潭深不可測怪物往往出于中有白

鹿毛覺詭異土人謂為山神也覺遁是中禮信為禪
守長慶三年春及冬至明年大旱野火蔓延欲燒院
僧惶懼覺曰吾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
作其火都滅遠近驚嘆以太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
疾而亡

釋鑒宗湖州長城人也俗姓錢即禮部侍郎徽之孫
父晟有疾宗割股肉饋啖之紿云他畜之肉未幾病
間孝聲聞于親閭乃求出家時州開元寺有上都臨
壇十望大德内供奉高閑閑善草隷常對懿宗御前
書甚高華望宗誓禮為師後出學涉通淨名思益經

遂常講習閑公亦示其筆法漸得鳳毛焉倏往謁鹽
官悟空大師隨衆參請頓徹心源却復故鄉勸人營
福咸通三年辛巳延名山遂正天目道俗歸心厥揚
法教出弟子尤者天童山咸啟勅賜紫衣背山行滿
皆分枝化物至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後乾化
五年追謚大師為無上祖師吳興沈修述德讚記焉

釋洪諲俗姓吳吳興人也年十九禮無上大師出家
落飾精加佛事因息巾缾二十二遣往嵩嶽會善寺
受滿足律儀俾誦大比丘戒匝七日念終遂習毗尼
尋傳經講自謂為僧有秩羣事業而歸理本師曰汝
於十二時中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諲聞斯誥撫然失
措三日忘食本師却招誘提耳方明本事如是往還
雲岩次溈山各為切磋蔚成匠手俄而會昌中例遣
斥退衆人悲泣者悦嘆曰諲晏如也時於長沙遇信
士羅晏召居家供施蓋諲執白衣比丘法初無差失
涉於二載若門賓焉大中初除滅法之律乃復厥議
還西峯覲本師明年無上大師遷神衆請諲嗣其法
位始惟百僧後盈千數中和三年賜紫袈裟景福二
年賜號法濟大師以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辭衆
而卒初諲有先見之明武肅王家居石鑑山及就戍

應募為軍諲一見執手屏左右而謂之曰好自愛他
日貴極當以佛法為主後王累立戰功為杭州牧奏
置師號見必拜跪檀施豐厚終執喪禮皆念微時之
言也

釋道欽德性氷霜淨行野林代宗召至京師鄭重咨
問法要師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人表一見欽于衆
退而嘆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也名賢執
弟子禮者相國崔煥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
淮而南婦人禮拜乞號目六為功德山住徑山往來
天目云

高峯禪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母夢癯僧而娩幼嗜
趺坐稍長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
不契入淨慈立死限學禪脅不席食不味見斷倫令
叅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雪岩欽令叅狗子無佛性
且問誰拖汝死屍來應聲即擒嘗疑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見叟經五祖真贊疑始泮從欽南明欽嘗問曰
間誥誥作得主麽云作得主夢中何如云作得主正
睡着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妙無語欽囑云從今
不責汝學佛學法只飢飯困眠纔覺抖擻精神看此
際主人翁竟何在妙益警省咸淳丙寅冬入龍鬚山

卧薪飯松風塵日擣誓效一着子明白粤五載中夜
推枕墮地有聲廓然大悟會積雪路絕數日人謂已
矣雪霽宴坐如初中戌還武康雙髻峯德祐丙子春
大兵至師絕食兼旬危坐不動事定戶屨紛至己卯
春避入西天目之獅子岩即名洞營小室丈許榜曰
死關悉屏給侍服用破甕爲鐺併日一食後以後事
囑明初祖雍書偈云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
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妙清明枯淡篤志求
道頓悟之後屏居窮山跬步不出內心無喘外息諸
緣欣然自得如此尤於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刹目未
嘗覲師行解真實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嘆
曰古佛善知識也

斷崖禪師俗姓湯氏湖州德清縣人能食不茹葷血
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情憒無所
知姿貌巍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請高
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
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爾能與我往見之乎
母驚異之畧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於天目山獅子
巖之死關爲童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
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　遂

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
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窓櫺話聞之忽生疑叅究
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
璃瓶峯曰莫作聖解它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
惺即詣峯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
雪聲未絕峯痛捧之不覺隕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
其必死同學明通捫蘿援磴以救之已出半山無所
苦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孤負老漢
捧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禪庵自誓曰七日
不證則決去矣遂端直堅壁亾廢寢食夜則攀樹露

立達旦未至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
今日慢不得我也呈頌曰大地河山一片雪太陽一
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峯上
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蠏
今日有蟭螟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
叫且道叫箇甚麽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使
奔峯拂子為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
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嘆其俊快改其
名曰了義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
言如奔雷諸方宿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

而律範大闕凜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
相迎奉無虚日元統元年歲除日與禪者談笑至夜
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翌午果跏趺而化
慧開生聚與石霜同參作補衲看經二偈自黃龍山
挾龍來無門洞龍每蜿蜒松上禱輒應而孟珙吳潛
鄭清之聞於朝召對所致雨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耳遂賜金紋伽梨後身為明本
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
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
相總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

為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
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
剛諸經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誓居近靈洞山時
登山巔習禪定甫冠閲燈傳錄至菴摩羅女問曼殊
明之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麽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
疑已而沙門明山者指師往參天目高峯和尚妙公
高峯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驩然欲為祝髮師
以父母未許高峯曰可舉闍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喻
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荷檐如來處
恍然開解由是內外典籍皆達其義趣而師自謂識

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
年從高峯薙染於獅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
流泉有省即詣高峯求證高峯打趁出既而民間訛
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
女時如何高峯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洞然
徹法源底陸沉衆中人無知者於高峯書真讚付于
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得見半
邊鼻且俾衆徒諮師請益衆由此知歸淮僧子證嘗
問高峯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
不道全無如意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

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壬辰
松江瞿公霆發施田二百七十傾即山之蓮華峯建
大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峯將遷化以
大覺屬師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
皖山遊廬阜至金陵戊戌結菴廬州弁山學者輻湊
師雖拒之而來者愈衆庚子結菴平江鴈蕩衆既夥
遂成法席癸卯瞿公堅請師還住大覺師力辭避之
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江浙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
防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
師答以畧義一卷公每見師所為文輒手書又畫師

像以遺同參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丙午領獅子
院至戊申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
食勾吳因謝院事已酉道儀真即船以居庚戌衆請
還山今兵部尚書鄭公雲翼時僉浙西廉訪使事候
師餘杭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語
錄辛亥師復船居吳江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
既而渡江擬遊少林至汴隱其名僦城隅土屋以居
僧俗爭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古佛也皇慶壬子結
菴廬州六安山江浙省丞相奉書訪問師去之東海
州癸丑瞿公霆發以兩浙運使終師還弔其喪公之

子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在大覺師舉首座永泰
代已泰欲承嗣師師俾泰嗣開先一山萬公益以院
易嗣其來久矣聞師之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
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固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
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刹以恢張佛
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
庶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
緣智用也其有體而闕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
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使神異無算雖緣與智亦
奚為哉或體用并闕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寧無慊

於中乎某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堅弗
敢強師辭以末疾遂山中延祐丙辰春上命宣政院
使整治釋教距杭期入山候謁師聞避之鎮江丁巳
丹陽將均建大同菴延師居之戊午衆請還山九月
上顧謂近臣曰朕聞天目山中峯和尚道行久矣累
欲名之來卿每謂其有疾不可致道宜褒寵旌異之
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并錫金襴袈裟仍勑杭
州路優禮外護俾安心禪寂師改于禪院為師子正
宗禪寺名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碑以賜特贈
高峯和尚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先是駙馬太尉瀋王

王璋遣參軍洪鑄賫書幣敘弟子禮期請上命南來
叅叩己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訣心
要請師陞座為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
法名別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真際王因建亭師子
岩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徑山席強師
主之師貽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佳山將終焉山北
距西峯三十里重溪複澗穿徑崖險捫蘿薜冒豺虎
緇白隨禮無虛日 師愍其跋涉尋歸草廬十月英宗
皇帝特旨降香并賜金襴僧伽梨詔行宣政院官親
詣山宣諭恩意時江浙省右平章今亟相答剌罕脫

歡公命理問官阿敦偕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參知
政事敬公儼亦嘗通書問法其為天子大臣所知遇
蓋如此師每斥學者只尚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
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
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
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
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麼作
生死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
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便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是生
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

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
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
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
則輪廻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
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
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
存窠曰豈堪向生死岸畔劄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
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
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
湊泊直下倘存毫髮許然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

枝葉生矣可不慎乎師之激勵後學皆此類癸亥春
一日師自叙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
務則曰汝種蔬欲為誰整耶汝負舂欲為誰炊耶師
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
菴向秋決作離散計繼書屬門人幼者朝死夕化骨
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
不許狥世禮也復條示獅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
初心慎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誡門人其
畧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喚甚麼作佛
法任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

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迷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十人萬人撥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妄念惟具大丈夫根叩己躬下真參實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衆生結習濃厚無汝柰何處汝若無力處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匃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

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撥透始信余言不相誑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省者師曰幻住庵上漏前穿籬坍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學者强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白日曲狥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道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十四日發作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吏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軀溫軟顏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洄涑山中大木皆摧折若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至於沒之日白虹貫於山之巔師生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初侍高峯於死關日作夜坐脇不沾席勵精勤苦諮訣無怠逾十年親承記莂退而藏晦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所過輒成寶坊俗率自化海內學者望風信慕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尚家繪像而敬事焉其來瞻禮絡繹載道祈寒暑雨遠無虛日每填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所被上自天子萬里延慕屢欲名至闕庭而卒莫之能致也王公大人北面事師而鄉道者

傾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技厮輿暴悍之徒師一真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重易諂瀆之也得師半偈不啻重寶或藏師所雍髮輒産舍利有疑詰者一接言容無不遷善為師外護達至西域北庭東夷南詔接踵來見南詔沙門素聞教觀東來問法定自玄鑑嘗於師言下有省繼而普福等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衆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翹勤傾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為南詔第一祖師之法量汪洋辯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諄誨諭戶屨日滿一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

如泛重溟不測涯涘如飲醇酎不覺醉恍及其堪辨學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慎許可凜凜然如秋霜烈日嚴不少貸其為文信筆萬言了不經意而其辭必歸於鑿昏瞶明宗旨闢義解顯正悟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道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輒為嘆息而師之行事則不踐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不言也至於退怙進名根於天性清苦自持尤矜細行大覺師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勅撰碑師不惟不肯涉分寸功并其名字亦不肯與於其間也隨所寓草創菴廬皆

曰幻住又因以自號焉嘗隆暑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葛衲衣者受之終不衣也遊淮汲井汲艱遠遂終身不復頮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凡傳記語涉攻訐毀謗則掩卷不觀僧有臥疾者則濟以湯藥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闢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住家訓一卷擬寒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華五葉復撰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傳於世師之自序畧

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沒齒平昔懶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闕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之所稱道蓋服緣之偶然耳於戲師秉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色定為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嚴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滯前塵而溺多聞者開知見海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一心平等泯絕去來不留朕跡槃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師出處言行或承之

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老宿或質諸遺文謹序次而錄之然猶以景像求師者也其不可以景像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耶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錄

釋班的達西番僧也慕中峯道行穿雲躡蘚陟險昇幽始至中國以致皈依是時中峯興揚法席緇俗雲馳而山中云庵聳立月構高隆空門樹於有地法輪抗於無為天下之禪林衲子如渴驥騁而爭思就飲騷人貴客皆幻金紫而期歸正宗八方風從千里供饋如高麗瀋王咸道貴檀施動盈鉅萬繼而親渡瀚

海供執埽除至今髮塔且藏的達遺蛻云

物産

蓋聞梧禽振翼不棲斥鷃之枝梗楠成陰不樹行潦之側此雖物生之異地而亦土性之咸宜惟玆天目岡巒列勢屿鳥縈旋嵐烟障日月之光潤澤合江湖之氣所以噓吸則風雨時號聞寂而蛟龍夜吼熏之氣通吳會脉始崑崙廣延袤者八百而遙去蒼穹者尺五而近無不獸驚坡峻鳥落陂危豐草蔑而川谷迷沮澤長而樵蘇阻以故重崖隱豹古木棲猿虞吏横於深林神女巢於密樹喬松若薺荒草如綿昔日神仙之地今鷲狐兔之羣所幸賢侯梵林有禁斤斧

有時一腔撫字之心果見桑麻之萬頃屢年德政而後寧止騋牝之三千嗚呼見葭莩於春田良可紀也殖大兕於沮漆非關政哉爰志物產第五

大楹杉
在真際亭下者高十餘丈大十圍亦名千秋樹
在重雲塔雲深塔大佛殿者各一株
雨蓋松
生牛眠石上松枝平頂而圓渾如翠蓋
楊梅
壽璽藤
龍鬚草
紫草
栢

竹
笋
茶
蕨
木耳
黄精
上品仙藥山深處間有
芫花
菊
蘭

蔥
芍藥
菓
栗　棗　柿　白果　榧　梨　杏　核桃
榛　梅
藥
木通　薏苡　厚朴　地黄　南星　天門冬
獨活　牛膝　天花粉　香薷　苦參　何首烏
烏藥
獸

獐　兔　狼　虎　山羊　野猪　豹
狐狸
禽
雉　鷓鴣　翠鳥　鶯

潛陽趙希廸刻

天目山志卷之二終

天目山志卷之三

循州徐嘉泰道亨甫重輯
雲間喬雲將千里甫校正

詩文

蓋聞岣嶁荒石紀自秦斯巫峽千峯賦成楚玉滕王傑閣得子安之序而彌彰戲馬荒臺藉宣遠之詩而逾顯非柳子厚則永州之勝不聞有蘇子瞻故赤壁之磯頓著豈獨地靈之資人傑實則川原之賴人文是以脩禊山陰萬古仰右軍之逸御杯采石千秋矜供奉之豪綴景會心縷雲繪月不有名詠必借雄文

惟天目之奧區多昔賢之杖履或磨崖紀事寄遐覧於宏詞或命侶探幽抒新詩於清韻聲鳴金石賦凌孫綽之奇筆挾風雷銘奪孟堅之色砰騰螭鳳語挾雲烟代有宗工人懷珠璧用集百家之萃以為名山之藏作詩文志第六

晉

陶潛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唐

釋浩然

冬日天目西峯過張鍊師

振衣逢野泉漸見栖閑所坎坎山下聲幽幽林中語仙卿何代隱鄉服言亦楚開氷洗藥苗掃雲候山侶

寥葉聚疎籬幽花積寒渚冥冥孤鶴性天外思輕舉

顧況

贈西峯禪師

獨在西峯頂年年閉竹房定中無弟子人至為焚香

張籍

寄西峯僧

松暗水涓涓夜凉人未眠西峯月猶在遥憶草堂前

白樂天

新婦石

堂堂不語望夫君四畔無居石作隣蟬鬢不梳千載

髻蛾眉長掃萬年春雪爲鉛粉憑風傳霞作臙脂伏
日勻莫道岩前無寶鏡月明依舊照天人

徐凝

望江石

登岩背山阿立石秋風裏隱見潮江濤一尺東溝水

僧壐一

天池

昨夜雲生天井東春山一雨幾回風林花迸逐溪流
去欲上龍山道不通

宋

蘇軾

雷神宅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雨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
語無限人間失箸人

贈華老

天目山前綠浸裾碧蘭堂下看銜艫作堤捍水非吾
事閑送苕溪入太湖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 前二令作二翁亭 不如野翁來往
溪山間上友麋鹿下鳧鷺問翁何所樂三年不去煩

推擠翁言此間亦有樂非絲非竹非娥眉山翁醉後
鐵冠落溪女咲時銀櫛低我來觀政問風謠皆云吠
犬足生氂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長使山人索莫溪
女啼 天目山唐道士常冠鐵冠於潛婦女皆插大銀櫛長尺謂之蓬髻

於潛女

青裙縞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䐐沙鬢髮絲穿
杼蓬沓障前走風雨老溪宮粧傳父祖至今遺民悲
故主苕溪楊柳初飛絮照溪畫眉渡溪去逢郎樵歸
相娟嫵不信姫姜有魯

失名

望夫石 一名新婦石

雲鬟烟鬢與誰期一去天邊更不歸還似九嶷山下
女千秋長望舜裳衣

洪咨夔

招隱辭三篇

雲氣歙兮天目之巔濤江綫橫兮海門濺濺扶桑于
半兮陽烏翩翩可俯而掬兮爝以天井無聲之泉于
其隱乎吾與子兮拴荃

雲氣冒兮天目之趾疊湫散薄兮洞石齒齒列缺正
晝兮睢蛟蟄起可豢而擾兮浴以天河倒流之水于

其隱乎吾與子兮釆芷
雲氣吐兮天目之腹乳潭沉沉兮鴨潭煜煜徐五朝
往而暮來兮雙碧鹿可挽而舞兮侑以天風步虛之
曲子其隱乎吾與子兮蒔菊

天目山房

門巷蕭然雀可羅藏書萬卷自研磨懶尋玉女登西
嶽甘伴金仙坐補陀書帶草長塵處少鉢曇花放道
緣多酒肴問字如相過引道松間不用呵

又答景陽

朝家久設禮爲羅小寄禪窓共講磨紅錦障泥飛騕
西天目志　卷之三　　　　　　五
裒黄金寶校設盤陀氷鳌薦飯鄉風古雪汁烹茶雅
道多領取禪儔心法去會將佛祖一時呵

再用前韻

烟霏深處萬山羅閑裏工夫歲月磨上梾緯書乾鑿
度下搜雜志薛延陀手披不壓薰沉水心悟何妨涉
貝多若問尊經閣中事南豐作記也須呵

西峯二絶

西山許邁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富貴光明貧賤
晦世情從古兩般看
折屐碁邊情易矯坪髯箏畔淚難禁如何拍手招元
放玉室金堂深更深
元

錢思復

左轄吳公禱雨天目山有感

乾坤亢旱兵塵後廊廟深憂畎畝間千里西成望丑
澤百靈前導謁名山淸秋雲雨蛟龍窟白日雷霆虎
豹關俄頃神功廻造化作霖未許老臣閑

達曾花赤

奉旨禱雨龍池

鍾山儔昔愧移文俗駕寧容更泱辰忽訪片雲池上
西天目志　卷之三　　　　　　六
起元來却是雨留人

雨足後復降旨來謝

萬山深處又重來天目雲頭未放開盡喜山田秧杷
稏邪憂石徑濕莓苔鐵冠道士今何在玉局仙翁久
不回惟有洞中龍應禱果能因旱起風雷

趙西臯

題西天目

天目山前分兩乳一脈西來纏右股迦流疑是武陵
源入山絶似盤之阻層巒隱隱入霄漢從此去天纔
尺五飛泉匯作千丈潭中有蛟龍潛水府玉芝瑶草

淨如拭不見塵寰一杯土三神山遠未易到洞天只在溪之滸道人晏坐凝不動一榻雲烟幾寒暑乍逢佳客喜迎類上山下山若飛虎龜腹燕頷好顏色凫鳥御風輕步武蘋蘩藴藻盈輕筐砧几程糧不登俎羸劉顛蹶問不知那識人間有簪組嗟予碌碌退不勇竊祿太官無寸補回頭四十九年非白髮手搔今可數山禽喚我歸去來口未及言心已許長安冠蓋多豪傑誰肯論交到爾汝

李頫

贈西峯孫路

天柱與天目曾居絕頂旁青雲求祿晚白日坐家長井氣通潮信窓風引海涼平生詩癖在老達亦何妨

方九叙

登天目山

勝地傳浮玉前朝此布金龍湫懸雨急鳥路入雲深萬仞鐘靈氣三秋愜賞心塵緣促歸駕回首戀東林

高峯禪師

題鶴山

一山高突兀百里去城闉老翠掛清曉華滋積宿昏江空潮勢遠雲破月痕新對此忘情者林間有幾人

中峯禪師

真際亭

高亭結構標真際體共雲林一樣閑山勢倚天忘突兀水聲投澗自潺湲伽陀迥出言詮外海印高懸宇宙間佇看凭欄人獨醒又添公案入禪關

其二

鳳舞龍飛甲衆山振衣直上費高攀層層石磴深雲鎖隱隱禪林盡日閑自古名流多駐蹕昔年王氣亦相關從前不涉高巔處寧識東溟指顧間

幻住菴歌

幻住菴中藏幻質諸幻因緣皆幻入幻衣幻食資幻命幻覺幻禪消幻識大幌含裹幻法界幻有幻空依幻立幻住主人行復坐靜看幻華生幻果放還收控勤幻繩幻騎牛時或住八萬幻塵俱捏聚時或眠一覺寧夢居四禪有時動幻海波翻幻山聳有時靜幻化光中消幻影可中時有幻菩薩來叩幻人詢幻法我幻汝幻幻無端幻生幻死幻涅槃淨名室內龜毛拂龍女掌中泥彈丸更有一則幻公案幻証幻脩須了辨莫言了辨幻云無只此無無名亦幻學人未達真幻輪動輒身心自相反幻心暫爾生幻魔幻翳忽

然遮幻眼陽𦙍空華弛闢城天堂地獄菩提名有問
此幻從何起雲月溪山自相委要見菴中幻主人認
着依前還不是

宋本

贊中峯

天目於山撞弘賁兩峯高盤帝青雲孫禪行坐虎豹
羣延敵死關駐孤軍神機觸着身火焚濯以甘露洗
垢氛有幻一人舁旗鼓正令一下千騎馳定目不覩
隸門麾摩尼寶王鰥輪持如日始出扶桑枝光雲照
耀千須彌崩騰犇赴無中邉百舍重跰走莫前來者

駭汗命懸縣幻以鑪鍾烹金鉛其出躍冶流炎烟不
屈則折非龍泉廼復煆擣而煉烹為肉爾骨死以生
題醐上味投寶瓶藥香珠幢帝網纓一一芬馥而光
明問師何由執神柄一切一入亦無餘陰裨國程翬
皇畜天子南面味道腴五朝恩光賁扶輿號尊國師
章異恩賜書入藏開蒙昏揭若日月行崑崙又如大
海涵乾坤俾人盡證毗耶門正宗的的萬子孫億刼
師言永存

明

高啟

幻住精舍尋梅

郭西雪後尋僧院短竹穿沙水如練梅花有待我來
催十日春寒未開遍忽思前日渡江水夜解征帆宿
山縣偶逢一樹在官廨為寫新詩水滿硯關山夢別
今五年縞袂誰家中見目斷夜乱尚飄泊淚眼如仰
看故人面黄昏酒醒逐寒影繞樹千回意無倦南枝
北枝亂如雪未許東風吹一片名園桃李盡剃榛空
谷獨開君莫恐重來省視兩何如惆悵歸時有餘戀

石屋

雙崖立幽關一洞開深宇青嶂近為隣白雲閑作主

不受杜陵風可避河朔暑華棟幾回新渠渠獨千古

宿幻住棲雲堂

窓外鳥聲晚殘鐘度溪水此時幽夢迴獨在空山裏
松岩留佛燈葉地罯僧履餘心方堪寂無使羣動起

遊西塢

空山啄木聲敲鑑花落水流繼復横松風吹壁鶴翎
墮梅雨過溪魚子生尚有人家機杼達更無塵土衣
裳輕斜陽已設月未出樵子歸時吾獨行

余客雲陳山人居西山相望因有懷寄一首

深竹畫鳴鵃檄凉滿寺秋老僧雖不在風雨自相留

懷陳寅山人時居西峯昭明

聞看西澗月秋閣與僧開正是相思夜鐘聲君處來

遊幻住精舍

寒扉斜向竹間推此日重來是幾回行遍空林僧不見慰人惟有一株梅

西山幻住期看梅花雨雪不果

詩人本是道人閒偶負幽期不出山只有梨花舊時夢夜隨明月到林間

其二

梅花宜向雪中看屐滑翻嫌雪未乾惆悵山房深竹裏一樽誰與破春寒

其三

翠竹休啼怨不來滿林風雪滿身苔此花不是繁華種只合空山獨自開

題幻住山居圖　釋道衍

萬疊青山萬疊雲亂泉流去路微分巖猿慢斷人愁聽只隔烟蘿便不聞

張羽

天目山房

昔卧香爐頂氾觀山海圖來遊擬拂華蓋雲下瞰翁

水寬蓬壺天公有目何不在天世傳寄在茲山顛兩泓碧水泓霜鏡烱如雙瞳落天邊天高聽卑視亦宜然云有十二清虛之洞府珠宮貝闕不可睹靈風颯颯吞飛雨危石深林人上若盤渦轉轂若雪山青天隆隆響天鼓龍藏其中是耶非但見神魚作人舞慎勿戲之逢彼怒頃刻滂沱淚下土前年南昌仙邀我望山雪神官玉女侍我來欲往從之路趍越若人有仙骨居與洞府隣雙童耕雲種瑶草石田自熟無冬春卧處烟霞飛枕席醉裡山花落酒巾松風蘿月朝復暮坐見麻姑白髮新我欲駕白鹿共子攀雲岑請

天開天目照我一片冰雪之清心但恐此目不司視如星有箕斗不可簸與斟且復臨流激金碧聽我長歌金石音不然倒却池中水釀作百斛之春酒共君酣醉卧雲林洪厓舉手或相接更結丹梯千萬尋

登天目山

東西峯對峙糜鹿日成羣四月猶飛雪半山長是雲洞香仙葯遍天黑聖燈分千古錢塘勝登臨愜素聞

呈天目山高峯和尚

冷坐深雲裏岩扉盡日扃齊眉髮半白信口語多靈入定山神護談禪野鹿聽何時香一片夜雪滿中庭

送明本上人遊方兼寄蔣山中禪師

忽忽離天目迢遞問石頭如何雷九夏獨自上孤舟
瑞必乘時出身須為道謀謝郎今老大月下正垂鈎

寄天目山雍長老

天目之山青岩荒道人縛屋青山椒白雲出山不歸
去春風吹老黃精苗

徐賁

晚過西崦費氏別業贈明天目長老

烟光暗墟落澗道入層層不訪中林寺那逢西崦僧
山廚將具黍隣壁為分燈自覺行來倦清談遽弗勝

劉基

登獅子岩作

落日下前峯輕烟生遠林雲霞媚餘姿松柏澹清陰
振策躐幽步披榛陟層岑槿花羅上明荔蘿少間吟
涼風自西來颸颸吹我襟榮華能幾時搖落方今日
逝川無停波急弦有哀音顧瞻望四方悵焉愁思深

釋雲觀

白雲堂

越山來南多白雲開堂正與雲為隣朝迎白雲似賓
客暮對白雲如故人有時隨鶴度松頂散作兜羅半
窓影有時從龍作雨還倏忽銀濤三萬頃平生我亦
雲為徒看雲每想雲中居沃州在望不可到幾度欲
寄支郎詩堂中之人道機熟野心已被雲羈束臨風
獨唱白雲篇落花飛滿三潭曲

李德

宿雲封庵

衆壑忽已暝遠近響清湍山中對僧定疎雨擁柴關
柳暗猿猱集氣交風雨寒攬衣中夜起蘿月在岩端

彭年

登天目絕頂

天目高何極捫蘿獨上躋江連餘地少天壓亂山低
玄覺秋增異幽探晚欲迷嘗時有靈草須此薦刀圭

無名氏

宿重雲庵

烟蘿小徑通一室掛雲中樹影暗浮水秋聲半在空
疎鐘山際月孤榻竹邊風竟夜渾無寐清談對遠公

張元忭

西峯瀑布

蒼崖千尺白雲垂噴雪人驚八月時卻憶年來觀瀑
處匡廬天目兩稱奇

李應徵

登天目山再遊東目

夜宿昭明菴曉尋昭明寺精藍雖一名岩壑倏已異
陟磴觸昔遊俯險若夢墜白霧冒層崖散作秋雨至
靜忘飛瀑喧怪覺古松揮陰晴變朝昏雲日互相遞
樹客出徑難節短到空易懷故討祇洹含辛感成毀
三災延東林一閣曠南視懸壁忽斜傾絕頂尚孤雉
緬思翻經人精魂秘幽邃青松已枯焚空發竟何寄
願言寫宿心落葉響山吹

天目途中

西天目志　卷之三　　十五

殘日濕雲孤層陰水上扶不知今夜月遙照兩峯無
霽色心同遠秋容病與俱自知非俗駕肯共北山逋

自浪口出獨松塢望兩目

盡日行秋塢青山不問名及樹平秋色觸石挾溪聲
一徑通疑塞雙峯隱復明依稀昔遊路漸向翠微生

張振先

遊天目山

徑入珠林九折遙峯峯矗立倚雲霄半泓雪色鮮堪
數絕巘樓雲鶴可招瀑布寒飛天目雨松濤夜雜浙
江潮桃源咫尺通仙路流出胡麻過石橋

一鳳西飛鳥道懸芙蓉千朵擁諸天霞流澗底封瑤
草翠列峯前發紫烟興到振衣登日觀醉來枕石伴
雲眠臥遊名勝知多少探歷終朝幸有緣

馮夢禎

天目山觀瀑布

仙源不可見懸水鳴日夕隱隱何轟轟直下數百尺
天地豈有初潺湲何時息此聲非水生非從石間出
水石兩無功豈是虛空力如聲色已然觀出安可得
欣然二三子宴坐談秘密山僧送酒來且共閑涓滴

將遊西目送李伯遠先歸

西天目志　卷之三　　十六

惆悵東峯下胡為風雨歸萬山看不厭一水忽成違
寂寂憐春盡依稀逐鳥飛西天初夜月不得共清暉

天目山

一徑排空達應憐最上層參差峯翠立隱見海波興
天逼風尤勁地寬雲更蒸鳥飛應不到長嘯對山僧

昭明庵

尋峯行不盡天半識禪扉古木陰垂地高雲冷拂衣
山僧能款客鉢飯借忘饑帝子遺經在淹留恣夕暉

沈朝煥

昭明洗眼池

一勺寒潭冼月清誰知慧眼自分明我將青白看人世咲何山僧歌濯纓

鄒德溥

題天目山

疊嶂嵯峨琳宮鎖薜蘿懸岩穿日落飛瀑瀉天河世遠炊烟少山深宿霧多不逢獅子吼何處問禪那

彭輅

天目山對雪

烟林帶長岫雲暝雪爭飛倚樹浮瑤蕋看山失翠微水堅龍欲卧谷遠鳥常飢石壁孤僧在寒先上衲衣

王寵

幻住菴

春水抱林流緣源曲徑幽石床喧鳥覆齋雨法雲游寶思虛空發玄機罔象求憑將百年計長此託靈丘

茅坤

寄獅子禪院頭陀

古來獅子院碑卧不知年此日頭陀過忽開卓錫緣浮生俱屬幻我亦欲逃禪削髮空山裏雙趺面壁仙

同客遊天目山忽爾風雨題詩嘲之

堪風雨妬名山復道仙靈盡閉關七寶拄嚴新望幸千峯縹緲隔遊躋幔亭半隱松蘿外鬼谷應藏烟霧間我向林中投吊草客星未許壓塵寰

許讚

臨安道中望天目諸峯

天目雄西北回頭勢若臨翠岑籠紫霧白鳥棲青林十錦風光麗三吳樹色深路人頻指點王業久消沉

袁煒

九日望天目

訪勝來天目秋高桂子芬落霞追去鴈古木掛斜曛謾有東山興爭從康樂羣山霞應咲我六載始相聞

登天目

登高酬夙願秋雨喜新晴雲淨雙眸潤風微一騎輕機忘山鳥狎世定晚蟬鳴不盡遊觀興凭樓待月明

蔣梁

遊天目

吳越推尊第一山羣峯翠擁薜蘿環風廻曲澗泉飛急洞鎖長春籟自閑步舉影隨銀漢上嘯歌聲在碧雲間躋攀不覺如仙蛻笑指江湖越兩關

獅子禪院

束閑來古剎蔭樹拂清芬界靜塵無蹟龍歸鉢有雲

璚花空外落天籟寂中聞安得長吟在終朝駐晚曛

田汝成

送月松上人遊天目

中峯遊幻跡遂爾去傳衣相送臨秋水歸來掩夕扉
杖頭黃葉落溪上白雲飛悵望松間月還思靜者依

駱文盛

天目山昭明寺

石徑岧嶤上禪關窈窕通烏啼青嶂口人卧翠微中
恍若三天近悠然萬慮空何當税塵鞅于此寄幽蹤

宿紫陽宮望天目諸峯

何處覓仙蹤山行路幾重迷途問樵客落日到玄宮
竹几爐烟裊松窓茗碗供夜深渾不寐興已在雲峯

白雲堂

白雲堂上白雲凝巽氣清秋快一登蘿磴遠攀無俗
韻竹窓高卧有閑僧詩留舊墨情多慨節近重陽興
劇增總為黃花能滯客曲闌搔首醉來凭

西天目中峯

十載尋山力不仕名山今日獨登臨到來石塢雲初
起行過僧房路轉深危磴近看青漢接孤村遥見翠
烟沉陰晴況復須臾變幻景翻令一賞心

昭明洗眼池

洗眼池中水更清千年遺跡説昭明我來一洗塵中
眼絶勝滄浪幾濯纓

玉柱峯

羣峯縹緲揷雲霄千古人稱玉柱高安得臨風駕雙
翮往來峯上獨吹簫

沆澄駱駸曾

登天目

劃然兩天目迢遞萬峯隨高鳥不到處片雲無盡時
竹枝分供早梅藥得春遲絶學今誰繼寥寥百首詩

天目禮高峯祖師

白雲堆裏一峯間荒蘚曾經映法顔幻住不妨依樹
下活埋長合在人間萬緣歷盡抛行脚一法亡何結
死關千古宗風誰得似峯前流水自潺潺

題天目山金門庵

金門有客日彈冠大隱於今屬宰官若解禪心無住
着一枝聊作玉堂看

昭明洗眼池和先太史韻

世眼相看誰獨清向人青白底分明臨池洗却塵中
眼不用清流咏濯纓

徐渭

天目獅子巖 巖是高峯釋晨相傳當為張真人所據師爭而有之張道陵與魔爭青城事見其傳

我昔聞真人言修不死身逬地滿天下與鬼爭青城
一岫抻天目宛爾怨猊猙老釋據其口黄冠復來爭
黄冠匪他人云是真人孫眄睘本上聖高道超沈冥
設教雖異軌俱以退讓名扈區百尺鐵青紅林秋榮
龍女買色線一夕繡可成胡為兩龍象角吻同蒼蠅
賦此覺嵬嵬鑒之慎勿聽

西天目 高峯斷崖兩師龕已火獨中峯錮于兩寬山上松杉特聳崖壁如削

法侶當年此結巢于今四大未全燒長龕短寬金三

具削岫圧鐵幾刀獅象渡河從彼崖松杉催海上
餘濤揭來一美清溪月又出豁南第幾橋

登天目宿寶珠上人房卻贈上人 燗芽為供食已登最高峯俯視錢塘如帶

天目高高八百尋夜來一榻抱千岑長蘿片月何妨
挂削石寒潭幾處深竿子故燒殘葉大蓮花罕視大
江心明朝欲借橫空錫飛度西山再一臨

天目山三首 一瓦觀音二三古杉大者至八抱

鏡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披木
葉青裙夜降紫姑神

其二

掛鎸青銅凌紫煙能為人語向人間三千年事說不
盡夜夜清溪勞往還

其三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蝼
蟻長怪曾無白日飛

玉芝和尚禮高峯塔

文殊三三普賢九九天目師王重哮乳巖前石女抱
兜眠海底泥牛啣月走火聚氷虛空口金剛王寶劍
在手殺活橫拖聲電機狭路不容金面叟崖峯八空
賀太平傳者非傳受者受千丈巖頭流水 音行人多少空相負

立玉亭

山當崖斷孤亭立竹樹迴環翠萬層倒看夕陽深澗
底不知雲外有歸僧

仙杖峯

脚下芙蓉千萬峯丹梯玉杖凌天風仙棋局散無人
到斜日蒼雲鎖秘宮

送潯南山人遊天目兩山二首

飄經臺榭落花邊古路迤迤入紫烟踏斷溪聲與山
色春風依舊杖藜前
振衣曾看祖庭花路轉西峯日已斜獅子巖頭春木

老直應分付與丹霞

禮中峯塔

玉柱峯高生翠寒寶龕丹几一燈懸萬方龍象袈裟下百億山河柱杖前幻住早知心已了活埋猶喜法無傳辨香合爪東風裡一夜梅花月在天

答與山自天目見寄

繞出山來又入山清風金錫振鳴環談餘花鳥春生座定起松蘿月上關徹底窮心寧有得到頭無事不成閑曾聞夢入西　國拾得虛空欛柄還

登天目

西天目志　卷之三　二三

絕壁精藍霄漢間天教神物護林巒諸峯散落青蓮小一氣平浮玉海寒寶樹風迴春浩蕩祖燈星並夜闌干禪林回首悲秋暮瑞絳空教憶鳳翰

宗臣

贈子與尊人

天目三千尺西南第一峯瀑來飛萬馬石削起雙龍白日江華亂青雲海色重行歌秋更好散髮美芙蓉

屠隆

獅子岩

狻猊突兀踞丹林縱有羣魔不敢侵捲地風飇增猛氣洗天雷雨助威音金毛摩詰香臺下寶珞文殊法座臨百獸中王遒射虎由來舊迅喻禪心

何燁

八十重登宿中峯塔

八十年來老眼寬秋風扶我上雲端千峯日出龍眠鉢三院風生虎嘯壇借榻夢回山月落杖藜行伴野雲閑當年不與僧賢俊今日禪房問懶殘

重登仙壇

山儂拍笑老登山老健輕輕上不難石磴松祠新草綠莓苔屐齒舊痕斑望窮日月千峯外坐覽乾坤一掌間可奈僧鐘催我急此心應愧白雲閑

西天目志　卷之三　二四

重登西峯

古寺深秋幾客行山巔雲盡晚峯青晴崖雪樹隨年老寒谷風林鎮日清石上圍棋雲鎖跡空中仙樂夜聞聲人間碌碌非吾事跨鶴吹簫是我情

梅守默

登天目

疊巘浮空紫翠連高僧閒倚碧雲天山深自覺無寒暑禪老何心紀歲年忽覩巒光頻結綺時看雲氣半爲煙耶能跨得楊州鶴日日峯頭任往還

卓明卿

曉發青嶺望天目

笋輿曲折歷千盤露草風枝曉色寒怒石淙淙齊赴壑流泉處處盡飛湍翱翔天目乘風上睂窀雲鬟帶霧看擬向此中成小隱烟霞蚕吐縱奇觀

洗眼池

側足亘崔嵬攀崕轉石臺片雲林半失初日嶺全開洗眼一潭潔披襟萬壑廻僧家方掃逕似待野人來

西方庵

岩窓出松杪室外地無餘飛鳥不能度降龍久自如

三生功行滿一榻証因初獨覺全天近凌空夜月虛

毛文蔚

曉發青嶺望天目

老躭名勝恣游盤竹翠松濤扑面寒處處沙田緣峽坂村村水碓藉廻湍煙霞吐納胸中思鶴鸛高低肘底看詩句何能携謝朓雲君應作道人觀

洗眼池

泠泠一泓水皎潔暎香臺不用金篦括依然玉鏡開蓮花本清淨竹樹復縈廻古殿風雲合虛疑帝子來

田藝衡

遊高峯塔院觀和尚所留齋鉢語録

西目三天接高峯一鉢傳獅崖埋蜕塔龍藏護珠編絶壑窮千丈憑虛駕數椽山圍平野外樹擁小窗前猿狖啼秋雪松杉鎖暮煙孤峯撐玉柱深澗響瓊泉吳越浮雲盡宣池落日偏寒鴉喧淨梵猛虎伴臞禪登賦從遐覽歸依仗宿緣香厨僧飯共慧圃野蔬便偶幸陪仙輿何堪事法筵頓亡身世隔幽思更玄玄

下東天目將往西天目道中即事

宿雨翻成雪凄其山氣清亂峯穿日影空閣應泉聲

木葉寒俱脫沙田暖易耕誰知雙目勝兼得小春行

宿幻住庵聞臨安於潛三君子宿雙清庄有懷

望裏名山近因從鳥道來月明天籟寂霜冷嶺猿哀佛國惟真際禪心共死灰還慚三玉樹猶自隔塵埃

天目石上采得五莖靈芝二枝歸示子久

高山深谷裏信有紫芝生雲彩全三秀星珠半九莖遠遊曾得秘甪里昔逃名此日兼盈把浮艇一羽輕

玉立亭觀猿

霜葉萬山紅寒猿嘯曉風共攀危石上環坐小亭中客淚誰能落僧餐自許同貧居煩執爨長憶魏元忠

遊東西天目歸奉謝臨安於潛三明府

平生夢寐思雙目今日逢君了勝緣兩地名山皆有主孤峯惟木不知年猿兒避冷依竽屋衲子迎香出洞天玉立亭中更奇絕無由高卧聽鳴泉

同魏汝學陳子言登西天目仙橋絕頂飲雪

西天目頂最高峯直上煙霞翠幾重誰架石梁留幻跡自穿草屩繼仙踪傳杯奇石來飛鶴洗眼靈泉起蟄龍一曲陽春餐白雪端居碧漢玉芙蓉

王戢

自見峯堂登天目

早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不怕萬峯高石磴盤空翠風泉灑赤霄無邊玉虹氣乘此好扶搖

宿獅子岩

柱杖緣梯上巖頭日欲斜客袍行裹露僧簟卧攤霞瞑色侵松影泉聲襍水花山靈邀夢去恍惚到仙家

曉起登山

山上青天山下雲獨凭風檻看朝曛浮塵只好絪縕過真境還從混沌分玄嶠方壺知可接岩僧野鹿合同羣道人不數床頭易早向梅花見秘文

周之冕

登天目山

春雨滿春山迥廻鳥道間水衝千丈瀨雲鎖萬重關側岸松垂蓋沿溪路轉環夕陽山更好翹首欲重還

其二

乘興欲登山驅車在道間祇因紅杏雨不到白雲關福分緣三世襟懷空九環何須攀絕巘飛鳥倦知還

劉紹恤

登天目山值雨三首

山靈胡太忌故遣長風來黯慘日無色欹斜峯欲摧探奇狂客興作賦大夫才試問樵薪子烟嵐何日開

其二

咫尺不可即幽懷殊自憐况如千里外何但一峯前壁立應吾道風聲自達天征夫休問路冥會子雲玄

其三

不見談經侶天花墜雨絲誰慳今日興自信隔年期萬仞形全設中峯景更奇大觀無色相烟水故嘶嘶

瀑布

水花如噴雪敲石却成聲雨後還須急雲深亦自明入江關象緯隨地信縱橫人世誰能似悠悠萬古情

高峯

大地從前有高僧何處來劈空輕萬仞飛錫住層臺
龍缽千年許獅巖一水隈那堪雲臼處劫化自悠哉

王炳衡

遊天目西峯

疊翠東南美雙峯世界傳黃雲迷虎窟白練引龍泉
日月金丹靜烟霞玉洞玄何時謝氛垢長此學神仙

吳維嶽

酌高湖庵樓中

虛樓翠微半玄度喜相同聽鳥雨聲外銜杯雲氣中
脊泉鳴磵竹晚磬罷山風湖鏡窺諸象泠然悟一空

宿斷崖塔

千仞岡頭振策過禪關深翠禮維摩路窮烟霧春光
冷門合峯巒暮色多樹老前朝依寶砌泉飛上界出
金河客來登悟傳燈法僧去曾留貝缽歌此夕共和
超世網浮生几得宿雲阿經聲數院交鐘磬月影諸
天散竹蘿明發中峯更登歷社盟將奈酒杯何

題中峯塔院

香殿啟天中登攀路幾重巒危懸蓋上橋險瀑流銜
風雨交雙壁雲霞散列峯獻花馴白鹿悟道老青松
檻動江湖色窻收楚越封塔珠燃暮照僧飯落晨鐘
不信人天境芳梅二月逢

題高峯塔院

峈莧香域共參禪繡壁千尋擁梵筵雲幻石巖疏鴈
塔路廻松嶺帶僧歷齋鐘半八中峯月法雨初收下
界烟棲息未能常此托一聲林鳥正依然

飲中峯見微雪

絕頂傳杯雙樹間若為寒思動春山芳菲不到空王
界幻出瓊花照客顏

張懋

同齊袁比部登天目

歷險捫蘿更上尋巖花谷鳥共相迎徑行雲氣千峯
出樹散春泉百道鳴山勢全開吳楚勝江光遙帶海
天橫平生不盡登臨興況是仙郎結伴行

宿斷崖塔院是夕無月比部有後遊之約

繡壁蒼崖擁翠屏石房禪榻總關情臺高駐錫山逾
勝塔靜燈懸夜倍明枕傍星辰岩際宿風廻鐘磬雨
中鳴峯頭月色如相待他日重期弄玉笙

遊高峯塔院

踏遍名林興未窮更探蘿徑出西峯岩端精舍依雲
搆樹裏禪扉疊石封春鳥乍啼幽磵竹晴烟欲散下

方鐘諸天自與人間別不道松霞千萬重

山房值雨

只凝峯頭醉月華却憐風雨入山家丹梯謾道三千丈明發須乘白鹿車

陳洪濛

宿雙清庄

纔入招提境凌虛厰法堂慈雲聯碧落慧日朗朝陽松滴千峯翠泉飛百道長洗心歸净土遺世獨徜徉

其二

僧舍諸星羅諸天寂歷過蓮華心不染貝葉念仍多

西天目志　卷之三　三十一

爽氣浮寒玉清芬浥碧蘿靜餘聊信宿明發上嵯峨

訪西方庵僧不過

鳥道盤空搆草庵析蘆今始渡東南白雲深鎖岩前榻豹隱懸知久荷擔

盛節

登天目重雲塔

樓上崇岡接斷虹群峯攢簇玉芙蓉松濤隱隱罥風來往山色有無雲淡濃羽士丹成遺竈冷高僧幻化塔真空披雲擬踄藤蘿外勝槩全收一目中

仙殿基

玉石千岩畔亭虛絕點塵谷雲時出沒嵐氣作晴陰

石門

重關天設險萬古此應奇遡自通玄極誰云不掩扉

張記

宿獅巖

雲樓千丈跨崖端獨宿揮枉坐所歡玉柱倒懸新月暗箕潭迸枕碧霄寒高僧幻化空留鉢羽客逍遥自鍊丹夜半忽聞天樂動不知四大在儂壇

吳椽璒

題阮氏西峯別業

西天目志　卷之三　三十二

西南天目自龍從雙辰棲遲第幾峯榻借上方依老衲雲迷下界度疎鐘炎時映映層崖雪清夜濤廻萬壑松綠綺長留明月照烏皮不斷紫霞封寬中晴動芙蓉色杖底寒收薜荔客白眼由來甘避俗青山是處可潛蹤詠懷題遍林間竹始信風流阮嗣宗

朱成文

同劉別駕登天目山

扶輿自椒麓攀磴上層巔曉日山含翠清秋景吐鮮枯松猶了偈蛻塔已忘筌鉅石開仍閟幽雲散復聯日斜登秘閣會勝訪高賢杯動明河影人同水竹漣

千岩秋月映萬壑曉鐘連爾我頗好道逢君祗論玄
劇談昏欲曙歸旆日中天為贈觀風客蘋香湯目前
劉子伯
登環翠堂
曲路雲中入禪扉竹裏開燈寒野螢定月暗冷猿哀
香茗同僧話清詩共客裁夜深已忘寐何處磬聲來
葉脩
上高峯三首
鐘磬泠泠雜兩聲巍然不語一燈清十年磨落英雄
氣又向深山聽誦經

山下雲烟山上天屋頭紅日翠微連更從何處尋蓬
島塵拂麻鞋小洞仙
日出山晴雲竇開一時真境自天裁何人喚起王摩
詰收拾詩情入畫來
陶望齡
贈僧支幻二首幻嘗結茆天目山悟松下遇大
雪瑠璨火滅餓幾死山中苦寒五更前尤不
可忍其言云然
天目最高層雲開見定僧閉門千丈雪寄命一枝燈
半夜每枯坐雙趺如抱冰吾師辛苦意慚愧老盧能

其二
祖師錐鈍撅有口元無舌借問住庵人庵中誰死活
門外黑風翻茅菴驟上關吹殘峯頂月捲却案前山
贈天目僧少年嘗選為兵與倭鬪傷髀
少年有橫枝幾傳到天目老僧二十餘閑虎徒新犢
等身一百捧曾斷天吳肉至今八十七枯根茁霜禿
示我刀瘡瘢禪心久降伏忽聞說虎人猛氣不可縮
脫帽走中庭旋風撼空木
贈天目僧和中郎韻
萬仞空王塔三千衲子儀鳥窠新定室麈尾古松枝
香鉢傳來是宗風唱者誰懸崖青瀑裡好為證無師

贈梅谷上人住山
萬曆癸卯予會梅谷上人於馮開之先生座中先
生稱之為理窟後四載予入法華山上人荷杖來
訪時山中秋雨泉聲如筑為留數日語予鈍愚不
能深領妙契其教而當機無隱一副熱腸意甚感
之上人雲水三十年徧遊名嶽所遇之耆宿如辨
融月心諸老猶未當其意高視闊步口如布穀氣
拂雲漢予不能測也自言年老倦游將縛茆天目
庶幾老且死於死關活埋之間焉而乞資於士大

夫之信道而樂施者予貧無以助也為賦絶以贈其行
十萬八千煙水路一千七百葛藤窠眉毛落盡芒鞋
破埋向西巖老土坡

其二

雪花一片語當機生鐵稜稜鑄面皮莫將和雅迦陵
舌去伴當年師子兒

其三

孤峯獨卧老拋書片衲單丁手剔畬冬雪斷烟氷斷
溜看君一口嚼空虛

霍林湯賓尹

西天目志　卷之三　三十五

遊天目西峯

依稀路盡不人間又得茅庵在目前絶壁形骸支老
樹遠空音語度流泉層城直踏三生石委巷時看尺
五天指點西方隨處是那將公案費年年

寄天目山僧

何年携策去偃卧不知春萬㤼開雙目孤雲伴一身
入山初得道乞食少逢人亦有塵中客凄其共爾貧

宿天目僧房

訪舊還山又一年花開葉墮息諸緣將無夢我驚難
定勿復談時卧益堅月上松臺依白石雲移竹𥳑護

丹泉充盤食味充門景紫芋高于十丈蓮

東天目鎧公至鄖別

去年我訪君與君扶天目今年君訪我與我住天界
人生到處可逢天底事寃親仇有債二十四番風變
態桃李無言楊柳拜投君聊爾燃春花不道看花君
不耐憐予獨住少茅廬笑爾空行缺布袋今朝兵子
差差飛昨夜蝦蟆嗒嗒吠行行語語總無情脩脩寺
竹空相對

懷鎧公

我昔交子時子髮與我齊行路各所適志意無參差

西天目志　卷之三　三十六

子別忽超悟我別轉沉迷悟者入深山祝髮以金篦
迷者走長安蝎來空于思東目最高層雲寒虎亦嘶
多子閉幽關歲月其中棲拾芋親作糜糜絶忍朝饑
深雪凍不僵中夜念阿彌生死細事耳一了了百疑
刔敎功與名視之如醯鷄淄澠一以判焉得不東西
得路者得路住山者住山大道割恩親骨肉俱棄捐
而肯此之泊以嗅彼之羶自我鶩南北夙義曠周旋
其時有髮人較美遞相前我適遺含沙一鼓萬喙攢
風厲葉辭柯須臾紛朧然羣怖無脚跳存問一兒偏
出山赴千里不出已三年六載不相聞相聞急難問

重圍萬棚中一棒寘身潛挈我賡椰車飲之清冷泉
頭顱安可知衛波走鰷鰷半世刳肝腸宿命君權乃
知剞于髮聊以完我鼻賒渡不賒舟我存子復還天
目有與無扶目以瞪天

鄭善夫

雨後陪周用賓扶策尋天目祖花

風雨於潛道藤蘿古殿陰祖花傳近代瑶草寄遐心
應世吾能賦探元女獨深形骸百鍊𣪍未免二毛侵

十一月朔日登西天目看高峯中峯二神僧祖塔
因眺千丈巖尋雷起處折古松枝扣巨石長嘯天

風蓬蓬從石底起偃仆草木投宿張公洞枕上漫
爾成詩

汨汨哀雙鬢迫迫向兩峯一塵消未了萬刼入無窮
眛谷蛟龍兩玄冥草木風自慙增上慢吁駭問崆峒

黎陽岵雲王在晉

天目山二首

海日初升曙色紅祥光旋繞
上皇宮天顏有喜開晴霽神目無私普大同地湧百
靈通遠近山圍羣玉合西東泰隆萬載當重慶黙贊
昇平仗　帝工

其二

翥鳳翔龍擁　帝宮珠圍翠繞玉玲瓏高懸神鏡三
千界徧矚廻光六合中轉輾皇王消尺蠹興衰吳越
徹重瞳兒孫萬壑皆臣服獲衛鑾輿拱上穹

秋日登天目

莽氣飛揚不見山翠磐高聳水流潺煉將青白雲和
碧點就紅黃葉作斑江海襟期開地局昊天眉宇出
塵寰玄穹咫尺開閶闔吾亦翹瞻望玉顏

天目山看瀑

銀海潺溪永不淯傾盆走溜掛林標氷綃飛瀑千重

嶂珠泳翻飛百尺橋石鼓雄風雷震烈湫龍驚蟄雪
飄颻莫言散髮纓堪濯塊磊胷中亦可澆

西來峯

名山浮業絶塵埃一柱冲霄萬笏廻南部十方弘梵
宇西天大竂見如來化城秋樹團圍合佛國青蓮遍
地開點化高僧衣鉢在尚留石碣染蒼苔

乘夜登法雲塔

翠屏圍畟勢嶙峋薄暮登臨不待晨樹杪飛泉分雨
露峯頭明炬動星辰中峯塔下鐘初動立玉亭前酒
一廵歸路已迷荒草合雲房深迥漏聲頻

望江臺

海潤江空浪若雷錢塘潮湧自天來南朝幾度興王
事一望東流去不廻

題玉柱峯

清寧留兀突覆載倚崆峒巍蕩能摩日堅剛不避風
象形元太樸賦質自龍從閶闔晴開璐扶桑曉映紅
極維辰位北望徹海門東強幹楨王國端居宅帝宮
孤擎如指掌獨立異飄蓬華表時歸鶴衡陽欲斷鴻
確然真介介磊爾豈悾悾鉄騎三千壯金人十二崇
階前官執戟廷外柱標銅溟羽夸飛將傳書問阿翁

南岩瞻具石高閣墜飛虹柔礪盟盤碣圖經華水滏
泰鞭無可動漢冑若相同危岸仍摧目難貞似匪躬
冠軍稱大師翹楚識英雄鰲足山河奠螭頭殿陛通
標儀震華夏氣宇駕皇穹萬壑皆承側諸峯簇擁中
巍然重樹績亘古再銘功

香爐峯

模範霄邱石業奇罏錘冶化幾多時雲烟拂拂消香
篆九鼎河山永不移

宿無垢寺

兀尋幽一徼襟獨憐車馬擁如林繩床嚼茗消塵

東山美景盡還歷西山覩紆廻伏丘壑參差出林巒
枕石欣在澗臨流漸於盤巖翠落千丈雲容妙萬端
亭立俯群岫恬波起驚湍緣崖凜木末扳蘿怯層巒
霧跡非一規達者得所歡明月澹懷袖華露濯危冠
何必三神山碩人澗以寬

活埋庵

峭壁空秋色中天朗夜臺誰能活似水可復死如灰
翠拔群峰瞑泉飛萬壑哀休言神理遠飛錫夢中來

禮高峯塔次開之先生明字

何事空山裡猶傳老宿名塔懸千嶂夕宗絡一燈明

幻影歸陰壑玄風出化城欲聞獅子吼滿地落松聲

宿西目竹房

為問山藏寺因過竹隱僧翠華紛几席雲氣下稜層
函丈分初月梟經朗一燈坐深清籟寂相對得心澄

理斷崖塔

千崖應不斷問訊斷崖師趣忽孤峯頂崔巍百尺枝
堂虛高塔影樹老落寒姿若個成龍象依然一鉢持

西目見處爌志感

聞道南金貴悲酸巖谷喧披沙虛歲月琢石豈璵璠
葉落雲根死荒烟刼曉昏一丘何足算天子萬方尊

九日同明宗師登香爐峯次開之先生微字

高天九日霽晴暉直上香雲塵共揮亭倚中峯青玉立巖垂千大翠華飛何人咲進黃花酒得汝時牽白袷衣勝賞自今知幾夕超超物外得皈依

鮮石

四垂絕雲氣神仙不可見何人擘虛空嶢巖分片片

金仙頂

寥絕雲霞上低回日月中羣仙渺難即嶽立萬方空

僧廣詢

西山得覩字

西天目志　卷之三　四十一

茲山不可畫况今秋未殘繡壁立千層群壑長陰寒取徑度飛閣攀岩臨險湍高峯上無極豁達令我觀嶺猿響哀嘯林鳥紛廻翰傳衣白月下鮮石青雲端探討轉奇絕閒寂恣遊盤玄理豈云賴此心聊用安

高峯

一日遺丹洞千秋結化城峯危崖壁立壑險石龕清苦行高僧臘歸依過客情生平鉢盂在松子落盈盈

宿西目竹房

任他黃葉下偏愛竹陰澄遠俗無如此看山宜住僧夜雲流石磴秋月浸壺水坐待東方白千巖上幾層

西目見煮燒志感

偕見金銀氣那開山水音明珠輕射雀多寶遂焚林樊樹煙嵐合三車大宅沉可憐名勝地佛淚亦沾襟

禮斷崖塔

昨宿禹杭館今登潛陽山斷崖不可見獨樹自為關照我松際月思君方外顏終身岩壑裡蕭洒鹿麋間

活埋庵

念此活埋客自應異鑿坏昔人元不死空自說招來古木青山路殘花白髮臺明朝苕水上鼓枻鏡中廻

金仙頂

西天目志　卷之三　四十二

秋陰俯巖壑縹緲白雲衢高峙兩峯色冷然絕有無

鮮石

縣鮮本無心誰謂仙人力幾片夕陽中千山吐顏色

董其昌

送僧還天目

自謂人間世勞勞不暫閒越江堪濯足天目就登山芳草無愁色桃花有咲顏窮途三十載感激未來還

陳繼疇

從西化城寺望天目

不淺登臨興籃輿傷晚行村村皆竹色日日是山程

屛足雙天目林標兩化城春風如有意吹徧百花明

宿昭明寺

暝色含宵景征車暫一停齋心依老衲揮塵了殘經
灝氣浮窻白晴嵐壓岫青猿啼清夢斷彷彿對山靈

早發天目

十日山行盡依然入化城授梁賢主意下榻古人情
擁衲高僧卧爭巢鳥亂鳴漸看新月上偏照客窻明

陳謙光

登天目

薄暮投蘭若傳言帝子宮山深時見雪僧老不鳴鐘

竹暗清溪月松吟靜夜風蕭條成異代悵望思無窮

袁宏道

天目道中和陶石簣韻

萬嶺色嫣紫千松韻蒼老溪錦新織成雲文初脫稿
古屋繫龍兒幽崖聚仙媪淡治天微醒昏沉霧尚飽
山靈如有情遊子暫舒惱梯石路漸高踰嶺天乍小
微茫一帶清遠遠出山杪白雲封其半恍若衣輕縞
山僧向我言此是諸山考四顧盡兒孫纍爭一圍繞
一乳作鳳飛一支學龍矯萬絡與千支支支相縈攪
山形雖渾成石貌寔姸巧初視尚冥迷策騎漸分曉
何況陟其顚遵遙亦已好

天目書所見

菩薩與凡庸不知誰正倒牛馬若率真形貌亦自好
獨有知見人不食九分草拾他糞掃堆秘作無價寶
面上曲折多腹內安穩少坐立皆成文閑話亦打稿
演出活法腮雖瞞俊閻老

浩歌登天目峯頂

一笑廓天籠邈矣何空曠千山如藻萍點點白波上
世界無安置虛空有等量茫茫蟣虱人姸醜分何狀
丘翟語曰知舜噲禪為讓禪中閑是非甕裡狂波浪

十年學貢高一朝色沮喪

宿幻住曉起戲題

咄哉袁中郎胡不侵晨起百千大世界吹作瀛海水
披衣起視之果然雲在底彌天布琉璃山神聖乃爾

宿雙清庄贈印工人

百折琉璃沸千峯帝網羅更憂塵界少却礙嶺雲多
說法烏成馬窮源水是波死關眞箇死賺爾兒孫何

汪金榜

響水岩

瀑布流泉碧漢傾遊人聽作石中聲我來側耳嶢岩

下又逐松濤雲外鳴

李培

雙清鐘韻

山中蓮漏長白雲渺何際天半發清機寥寥出塵世

無名氏

玉立亭

玉柱峯高屋半間青山窈窕白雲閑就中一片莓苔
石臥聽流泉坐看山

雪齋千峯夜氣清寥寥海月照孤亭道人對衲松窗
下水樂泠泠入細聽

三尺茅簷壓樹低浮生聊爾作幽棲雖云身外元無
地更有青山屬杖藜

阮夢陽

聽泉閣

小閣憑虛水遠流潺潺聲落碧山頭乍驚寥廓開三
籟還擬笙歌度十洲松杪月高醒唳鶴蓼花風緊起
眠鷗道人聽到無聲處身世超然意轉幽

陳尚謨

登天目絕頂

玄冬十月上天目天風飄飄吹我衣憑虛兩腋孤雲
沒絕壁萬仞飛鳥稀時聞松濤發清響忽有仙樂來
紫微聞鷄起視剛夜半扶桑萬里生朝暉

計炯

天目

雙屐穿幽砌孤筇覓怪芝山經黃葉瘦峯變赭雲奇
蓮漏前林失松烟隔樹炊不知歸路晚臥石尚尋詩

昭明寺

余本幽棲人偶至招提徑扣門風凄凄俗慮泠然醒
刻竹驚棲鳥披襟攬危磴天空澹無雲日落烟初暝
遠公托欣賞孤琴發清聽共語覓無生燈燈了相證

斷崖送春

斷崖深處送春歸拖杖穿雲入翠微萬里平蕪愁漠
漠千林樹色淨暉暉山空任我頻挑筍酒盡呼兒再
典衣縱使清和明日是春光一刻一回非

無門庵

院古僧寮寂雲寒人跡稀泉聲飛鳥道山翠滴松扉
紆徑轉深入孤亭坐不歸徘徊獨吟眺殘月冷侵衣

僧玉芝

悟道松

亭亭絕壁孤亭空落花滿地生春風夕陽千古凭欄

意玉柱峯前一樹松

吳維嶽

雨阻高湖庵

乘春並拄穿雲杖入夜翻聞聽雨吟小院禪燈堪下榻上方月色轉關心千峯樹暗深龍窟四壁泉飛響梵音一醉醍醐無客夢覺來寬外語幽禽

阮煉

登天目二首

山光晴帶碧草色晚含芬勝地佚幽興肩輿度夕曛謾論黄鵠志且對白鷗群欲問逃禪訣中峯杳不聞

其二

振展躡巍岑秋高肅氣侵鐘聲來遠寺鶴唳出空林亭瞰吳山近雲連越海陰飄飄風滿袖幽興若為深

登天目

天目晴光遍翠岑仙風扶步陟巉嶔雪封石閣春猶凍雲護松臺午更陰絕壁飛湍穿壑亂空山鳴鳥和樵吟振衣未盡登臨興一宿藤蘿隔歲心

張冲

飛虹磵

翠擁層巒過鳥稀飛流千尺散珠璣停車欲遡題名石不覺寒雲上客衣

登天目

勝槩躋攀不禪勞天風飛蓋逐猿猱行盤仄日雲中磴坐聽懸泉樹裏濤絕頂下臨南服盡半巖平倚上方高翱翔不藉王喬舄穿會凌虛振絲毫

蔡白石

玉庵僧脩高峯古刹寄題

隋邑高峯頂脩然翠竹居何年開寶剎信美見精廬溪淡秋雲外煙深落照餘支公買山意投老更誰如

馮維訥

天目山歌

玆山盡說蘊靈奇瑶草金光夾路披地轉玉華橫作障天迴震澤却無池南山近作赤城標蓮海斜瞻玉蝀橋時有仙人停白鹿芙蓉頂上坐吹簫

喬時敏

夢遊天目西峯歌寄徐明府

我官于杭今四載積牘如山案填海經年手版持欲鈍黄塵班駁雙鳬彩兩峯崟岌兮關烟猴雲澄湖灩瀲兮藍毵穀紋吁輿從之未終日胥伍相將覓使君

夫君高簡清朝秀結綬潛州我所羨政美人歌單父琴詩成客滿吹臺宴訟庭簾靜嬌春鶯八面芙蓉爭婉孌書來誇我浮玉山山半三潭晴拂練龍蟠虎伏崢嶸峭森蓮峰缽水清魂刷心牛何年而化石鳳何自而翔林流霞飛虹喧豗以噴薄栖雲攢玉戴業而嶔岑振辰西峯星漢逼雲璥夜落虛壇側金膏煉就鶴不歸池水至今常五色欲禮高峯迷處所影堂畫冷巢蒼鼠大師已去空招提寶偈無聲塔鈴語蕭郎飛蓋隨寒波遊使微言掩翠蘿流俗紛紛空自好奈此山靈白眼何吾聞此語神超忽擬束青鞋蕪布襪

一回展讀一色飛水黃松吹毫端發山城夜半嘶寒雖恍然身渡西山溪鞭碧鹿來青霓下徘徊兮蛟室上展轉兮猿梯排天柱以遐矚攬浙水兮如袵倚旭日以舒眺弄朝日兮丸泥羣僊長嘯起延客霧裾霞袖爭招携初平烹羊琴高膾鯉蘇躭餉橘長休進髓茅君清歌兮引吭徐女槃然兮飲玉卣淋歡情之乍劇怨曉析兮驚客嗟塵夢之易醒徒搔首而遂惜長風蕭蕭兮吹紫雯望而不見心氤氳悵予懷兮無極村中情而寄君莫言此會終難續急問山廚釀醴酥待我桃花春水時携手峯頭了殘局

戴日強

中峯塔眺望

禪關杳靄落疎鐘老衲焚香禮梵容悟道孤松空翠遠參天雙樹綠陰濃山連吳越雲千里日映蔥菁影萬重舉目直起沙界外茫茫大海總朝宗

霍尚仁

遙望天目

策馬西郊一望青乳垂天半聳雲屏泉聲雪噴雙清澗靄色霞連十錦亭岩畔玄獅函佛蛻石間蒼蚌隱僊露凭高無限　臨興直欲驂鸞扣紫冥

康萬有

遙望天目

千巖遮送馬頭青鳳舞龍飛到錦亭松古晴看疑悟道臺高遙想似分經懸橋無計凌虛度瀑布何時洗耳聽傳是洞天三十四我將蠟屐問山靈

黃禺象

王司尊上天目恭陪有賦

前朝帝子古禪關誰躡峯巔小隊還肯信烟霞邀岳伯直將題咏寄名山廵行一顧青霄上勝事千秋白雪間自喜追陪歌既醉民風過化更榮顏

徐嘉泰

王司尊上天目茶陪有賦

名山儘可覓遺封天目西來又一峯靈劈削開真瀑布僧家裁剪盡芙蓉紫微芳訪星爲客白雪高歌品是龍自愧風塵情未斷陪趺勝似聽清鐘

又

天目欝崔嵬羊腸路九廻徑從行處闢石到喝時開瀑布泉通海鋪金地築臺林秋丹薜荔洞古綠莓苔帝子繙經績　大夫作賦才吹笙霞外駐泛棹雪中來臨水纓堪　峯展自裁微范隣寺磬隱現遠江

梳寒碧侵衣　紅落酒杯辛夷何代物松栢幾年史難琢還真性龍池剩刦灰觀心看白竹上足熟黄梅僧定鳥啼寂山空猿嘯哀六丁疏磴道八駿卧林限碑就雲爭護詩成雨漫催蒼阿留醉咏紫氣薄貽回載筆紛前導鳴笳儼後陪遐情追向阮芳韻愧鄒枚駒谷應難縶鷗沙莫浪猜仙凡容易別回首隔三台

陪孫子畜遊天目

千年寶地鑿崖栽十笏琳宮隱薜蘿洞府烟霞封瞑色瀑流雷雨吼懸波逃喧古桂香堪茹悟道孤松頂

未摩洗目泉今寒翠黛分經臺半長鬚髮東來白馬留全偈西狩青驄解玉珂作賦凭高風葉小条禪入定雨花多憑虛縹緲凌仙掌秉興崎嶇度廿戈到會心時舒眼界不知名境問頭陀玄機得象三車盡紫氣猶龍一宿過鳳吹鸞唑何處是孫登清嘯繞岩阿

徐嘉泰

王司尊秋日遊天目山芳韻

蝋屐尋幽遍遠山坐聞流水曉潺潺風高梵磬聲聲杳秋早疏枝葉葉班咫尺雲霞通帝座微范烟火隔塵寰吹笙緱　如玉不羨真丹可駐顔

喬曇將

天目志成呈徐明府并序

夫鉛刀不與宵影爭銛駑馬不與黃騮方駕矧章縫之下士當冠劍之鉅公徐使君威鳳祥麟白眉先喆牛溲馬勃青眼後生分壁潛州已寂書屏之業探奇禹穴雅意名山之藏因天目之雄峯成公餘之新志淬蹄末學謬分編檢之榮珧玦宏詞不數巴渝之響聊抒短什奉和雄篇

平生不識天目山平生不識使君顔山耶君耶兩爭

勝使我夢寐青巖間越中千嶂紫江碧菰山獨高八
千尺日映花飛古院紅雨晴泉挿陰崖白無峯不幻
作蛟螭雲月烟雲紛繪奇客度松壇皆馭鯉僧歸蹬
殿總馴獅猊予三載西湖客三載何曾理山屐終年
鎖閉擁寒紗一杯湖水如環璧使君新記來飛鴻開
緘翠巘如龍從依稀海蜃吐朝闕彷彿江猿唫夜風
此時矯首情無已坐卷雲蘿落窓几試令兼誦使君
詩龍宮網劉珊瑚紫世間好事爭紜紜摸杖思穿檪
屐群囊中但貯一編在只此見山兼見君

劉

何在吾明府自東目偕至西目約
徐明府同遊見摸山行口占奉謝

此去登臨好林巒一望收奇峯卧蒼兕好鳥鳴王鳩
梢自南洲下樽同北海浮笙歌紛杳處高閣枕清流

其二

子夜開芳醴僧寮醉落花燒燈歌欲沸射覆酒如麻
綺席春光滿高天月色斜玉人美無度倚者愧蒹葭

白雲堂

一宿維摩刹禪堂隱白雲朝嵐晴漠漠夜色雨汯汯
寶篆煙凝碧蓮燈焰吐薰毫光瀰滿處松月暗溪濆

西天目志三卷終

循州徐嘉泰道亨甫重輯
雲間喬雲將千里甫校正

賦

元

中峯禪師

天目山賦

南辰北斗在山頭玉兎金烏頂上遊採藥仙人遊閬
苑擔柴樵子過瀛洲一山未盡一山登百里全無半
里平疑是　遥指處只堪圖畫不堪行上去上去

復上去上　嶇巔險處此山山外更無山萬里江
山只一覩山頭隱隱見扶桑山脚微微映太陽澗水
勢冲天上水山塘掩映對天堂山雞共日雞同唱天
河與澗水合流採藥人身靠夜摩天收藥人手攀
欏樹東觀大海一勺泉北望徐州九點烟山疊峯尖
侵碧漢凌層峻壁接青天此山有稜稜硝硝石嵯嵯
峨峨嶺凹凹凸凸坡層層藤藤松班班點點竹狡狡
料料藤幽幽雅雅洞明明朗朗岩青青翠翠樹只見
洞門前叮叮噹噹響滴清泉山背後有潺潺灣灣長
流水左壁廂有狒狒罕罕景右壁廂有蹊蹊蹺蹺岩
山色凝青青淡淡烟朦朦朧朧雨靉靉靆靆雲昏昏
慘慘霧只見山塢裡走出幾個班班點點帶角鹿澗
水邊立着幾個痴痴呆呆看人獐見墜豺狼廵嶺走
成羣野獸洞邊行樹上飛禽啾啾叫石磚蝦蟆聒聒
鳴盤陀石隱金線豹老樹樁藏黃大虫松鼠懸空欄
樹頂猢猻枝上倒翻身老樹倒搭岩前搭石頭歪揣
路傍倚猿猴樹上舒頭坐鴉鵲爭枝遶樹飛離搭搭
鉤鉤掛搭搭鉤鉤掛掛纏松天地洞天天地洞洞天
天地洞中天此山碧落逍遥客山前山後水雲仙山
高雲險依雲險依雲雲險顯雲軒古廟門門門半掩
曲津灣對曲津灣當島洞當當島洞洞當當島洞當
山好似藍靛染成千瑰玉碧紗籠罩萬堆烟

明

盧楠

天目山賦

吳王夫差敗於具區之野王孫彌庸驂乘大夫中
儀御王望見天目之觀巀音接嶺也高嶭音遏崂音崩崩也
塘音塘山名也會凌雲燒彿欝輪囷薄乎中霄王命彌庸
眂之對曰玆所謂靈祓也王曰靈祓何如彌庸曰昔
禹封九山含精畜雲觸石吐氣湠音炭水也大漫龍鱗蜿

兮獨上剗兮陁音致崩也山巃音以衍衍紜紜莫知所以爾
廼滋草木旅禽獸发僑音蒍狂也帷填珍媾駢田隱𤏲萬
物㻚音烹強貌兵奮疇昔之見無廼近是於時申叔儀進
曰大王察彌庯所稱纖憾条離巨體𤕤戾可謂𦀡音居
也造化之渣滓而嗇於盛德之符契者矣且夫維揚
之澳碩人焱音焰華也火起翮兮若威鳳苞彩翔秋是矯
分若游龍凌倒景昇河津澆兮如日溼兮如雲變化
無方執者為隣伯啟毓於奇石傳說騎手箕尾茲山
所以發精於晢髮作鎮於江汜若夫摭音執取也拾也草沮
之見摘頰舌之談臣雖仳陋荒慝音歷所不敢聞也王

西天目志　卷之四　　三

曰願為寡人賦之叔儀曰唯唯
惟吴后譽茲奠壤兮頫音須女綮音著也矢其岑隈埭㧻
音鍬隋之嶶音峻嶽兮逵莬音莞紗淚音要急之意乎卬崍音來陟
翠微以嬰音盤來貌往姍音誹也參兮徑造天之崛音聿短高貌山岉
音物踞虎豹而𪏮音撥瞳子也日耼兮紇衆山之蔚𡼏礙嶠
上巖音僱僱之跟音狠欲行蹢音务兮峘音桓矍矍視也音畢急而
掩䕬馺音撒行貌馬沇沇音充以轞音今車聲轢音刀車兮巨石嶄
嶄𡾰音之猗音旭狂也翮翮音谷也飛南嶼音序屼音兀嶁音頂也驢山横
山嶢嶢音堯峻也高靈岩玉華𡾰嵂音律高貌崒嵂崖音參差
波浟撣音謀揆猿音廖玃音猱碧岩吟二音洞嶰音解不相連山澮岂音川

也深空豁俗音紅中谷也𥧌音遼空谷谽音愁谺音牙汈音叨䨓音霍雲也上
叝音結取犆音悟佹音圭硊音一足傀側傾崎崯音銀險貌高嶺音復嶨
硧音角黑也石磷磷碞音類雎音誰嵒音多却也山𨄔音撒蹭音泄譠腴
音視也宜直隤靡横還音懼蹴音戢盤音曲日州水州彳亍拉扡雎淺
音替蹲蝪嵷霍山下遻音還䏶屑巒槭音郁何煙煙雲霞蒙
頒𡸃音棖茁音柴天霄漻音膠漓音清也意宗廖音寮㠎音嚚鬗溶溯
音貪來風瀟捎跋音走穴貌如畢攖罔若禽翔目不轉眯
音不正類目豔彩四暢滲滗離褷音詩莫能形狀瀑沛傍涌
離潭滅音籤瀡龍湫狀浦靈溪磺音石也喑音積漲滷音谷也乎
棍流汜濫蹻偓蹶崎石觸唐嵰音忙山名潏音厥流貌水平溢

西天目志　卷之四　　四

音噴怒洶洞影音澎音朋濞音拜澮音浹淑也水沏音會澗音潤潤音惟抗
音傾也抗礙臆音壒音塵也嵈漠音上聲漭觧艆二石音夜横流紛帉
音沛潼沫音澮高厲皤如白馬偃紲羽蓋盤音違偉音弈也潭咈
喟汩汩音水名去瀨憑陵碩音落也允壑碓按靈磕石音泙渴水也
硋音落色聲石硞音聲也慭石澕隱砯音至心利水深曰利轟訇渃水音聲或
滤滤音流泧泧流音貌旭水㶁音轉貌戚水澹音動也滴水瀟錯音戚枝
詩音義同沚䨓庢澌瀋大也波潔馱淼音湫范遠輸紆餘東逝
永辭天墟潏沆漾音蕩滄無際貌涯安節長浮渨瀾瀇音水卬大
㶇湝為後湖於是水蟲惟錯聚於洲渚鼋鼉蠵諸鮍
鯸鰶鯉鮫人淵客呀呷音呼也瞎吸甗𪉖魂魂鰭鱗蹡遝

音答傍仵二偶音敵珍木敷棠璘幽叢生琅玕翠蒨西青蔥貌珊
瑚艴白吸色赤呈偃仰岐眄中摧目精灌林茇蔵衡音葩華
掩會糾技櫳頭馬也龍房棹枝皮也木櫥西音磵賀音僵畱音仳王音離
甤骫骨音曲委風流睠也目藹隨波潭沲貌音婀娜艸芾浥彩
翠霞吸精沆瀣二亥音解纖阿嘤吟颸瀏貌深慷慨經究嗔
抑或象筌籟類音尋變馳陂八風肺沛馮虛聽響使人
心憒癵迷音貄子音也異貍貜脚音父狖猿右也黑雖二位音又猓名獸然
貆姬音貜獸大貔㲉獑猢音猢冊音蛾元音貙斷生嘯裂皆互
瞰鷲透謏略冪歷半散超巉巗巇倚衣音岸捷蒙茸我音
懸絕澗群獪狡健㸌兮若浮雲會不可稱筭周覽堂

西天目志　卷之四　　五

豩隩演音隩水音涯粤瀰涴芳草靡施秋蘭蘼蕪唐蒙留夷
鵞尾胡繩楚蘅也香山江離珞珞谷音青堅也山絢絢艸草音木薢
冬至不死荓萋萋肸蠁嚮音聞愛也隱芬馥芻離音披鵥鵬苗音群
遊𧪡揚軀翼睛不痔了撓視喇咋也翟大毼陪音㲉腮音蒗膿鷚
子鴛黃鸝諸題鴂戴鵟石鳥鶩斯蒼鴰郭音𩿧撒散音陸
離戲游山岊山音貌按高若夫琛布之輅金鑛涵朴雲精
瞩燭音光瓊支路華旋英白珩藍田縹碧赤瑕流黃㟪
硯山谷衍溢陂畀音隮碕衣音岸不枯林藪煇潤滋液漏
澹意音光彩蟒也蘭螢熅於是乎嶽靈擁時川后睽蟒權音
百神欻歙音爍儇儇燀燀泰乙薦鴻祇御蜚廉翔蚩尤

鶩靡蜺旌馳翠輅飈旋電掣陽噓陰沍煜爽傑差音傀
池音莘於豐處聰視刀也口熟秀鄉禮音奇靈亂顯老壞琦偉
長雙額權音日表方瞳星爛鮐姿雲鼻宏懿儼雅俶儻
要貌佪翔於道德之林獵戈乎神明之囿覽觀九族
之有已與閭闔之變態錫羨餘恤不逮繕橋界虞婚
配裕後昆揚貽代金紫璧耀冠蓋雲屯擬跡萬古越
彩八闕然後肆志乎游覽履巍巍涉漫漫坐穹石揮
五絃舞白鶴泣玄猿曳綠卬之杖踐赤玉之舄浩浩
乎萬天氏之偓岳音佺全音負局羨門安期或命石髓或
翳紫芝相徉於洪崖洪河清昌光鬱麒麟游鳳凰至

西天目志　卷之四　　六

蓂莢生黃龍戲泰華砥嶂衡霍增酳悔音風雲交通皷
舞忭會信壯乎天目之大享靈長於億萬歲

劄

元

宗皇帝

降賜天目中峯和尚廣録入藏院劄

皇帝聖旨裏行宣政院准宣政院咨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篤連帖木兒怯薛第二日延春閣後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馬札兒台大夫汪家奴院使羅鍋殿中喃忽里火里歹等有來本院官撒廸平章不蘭奚院使汪東擴古魯思院使左吉院使燕京閭院使桑哥失里院使喃哥班同知輦貞班同僉喚喃

參議也先不花經歷陳都事等奏在先好師德每撰集來的文字奉皇帝聖旨教刊板入藏經裏有來如今為這中峯和尚悟明心地好師德的上頭奉札牙篤皇帝聖旨他根底也立了碑來如今他撰集來的文字都是禪宗裏緊要的言語有如今依先例將這文字但有藏經印板處教刊板入藏經教揭監丞撰序加與普應國師名字俺行與省家文書教與宣命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教火者賽罕院使皇太后根底啟呵那般者麼道懿旨了也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

行須議劄付者右劄付杭州路南山大普寧寺住持准此元統二年五月印日

僧善達密的理

進天目和尚廣錄表

皇帝福蔭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
昧死謹言臣聞佛之生去中國十萬里其歿距今二
千餘年故傳道寖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
離乎真真離而誕益騰故今之眩誕自我者皆評禪
以亂其教其的傳真悟超然獨異於是者實惟天目
山佛慈圓照廣慧知覺禪師中峯和尚明本本承嗣

西天目志　卷之四　九

高峯原妙妙嗣仰山祖欽欽嗣徑山師範範於法系
上泝臨濟義玄為十五世之祖本距菩提達磨實二
十九代之法孫也臣謹按先師明本道德行業衣被
禪林孤光絕響振耀海寓仁宗皇帝嘗遣近臣賜衣
錫號英宗在御渙汗繼述恩數有加及乎文皇以臣
先師之所素履簡在聖心於是賜謚與碑謚曰智覺
塔曰法雲今復際遇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智日新
道軼百王皇建有極崇信佛學悉護正宗遂敢輙冒
天誅復有懇請蓋自達磨傳佛心宗道盛東土雖代
有得法稱師者然具大辯才大智慧於其教法扶衰
拯溺建正摧邪有功佛乘者亦罕見焉惟五季永明
智覺禪師延壽概念天台慈恩賢首性相三宗互相
矛楯乃集三宗知法之士更相設難而以心宗旨要
折中之於是著宗鏡錄一百卷其書既行後賜入藏
宋元祐間明教禪師契嵩憫世儒闢佛太甚而不知
佛學陰裨王化遂著書曰輔教篇三卷又念釋迦文
佛至于曹溪六祖授受而下歷代諸師譜系不明復
著傳法正宗記十二卷其書亦賜入藏今臣先師明
本痛禪學之弊無如今日用救其弊以身先之其所
著書因學者不能廓悟心神徹法源底每以聰明之

西天目志　卷之四　十

資于古德垂示第一義諦處輙領覽為己解也于是
著信心銘闢義解一卷每以講學之士不能無辨詰
也于是著楞嚴徵心辨見或問一卷金剛般若畧義
一卷別傳覺心一卷因學者不信有悟門而溺于邪
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也于是擬寒山詩一百首又
著幻住家訓一篇以發明真參實悟之旨因學者每
每致問隨問而答久而成編曰山房夜話一卷東語
西話一卷續集一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於呼先師
豈好辯哉蓋有不得已者也今遂總加哀錄而槩題
其編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隨表進上恭望天慈鑒

臣先師之所以立言非邀生榮非覬後福蓋以禪學之病沉冥膏肓有大醫王不忍聞見于是鍼砭不切無以中其會俞湯劑不若無以觸其沉痾是所謂對證之良藥衛生之妙道其旨意如此逮與永明明教二師之所垂訓實相表裏二師所著之書故宋既賜之入藏與諸佛菩薩之所宣説者並行而不悖矣伏念臣先師明本遭值聖明恩渥周至光寵蕃錫獨其遺言未得與永明明教之書賜入大藏以故臣夙夜憂嘆懼有墜逸伏望皇帝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臣螻蟻之志鑒臣草芥之誠將臣所進先師明本廣録三十卷特賜入藏佛學幸甚臣冒干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隨表上進以聞

西天目志　卷之四　　十一

僧善達密的理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録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皇帝福廕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臣善達密的理昨於元統二年正月初十日不懼天誅以臣先師天目中峯和尚明本廣録三十巻進呈乞賜入大藏與經律論並傳廿六日欽奉聖旨頒降廣録但有藏經印板去處刊板八藏流通詔文林郎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臣揭傒斯序於其書之首仍賜臣先師明本號曰普應國師欽此臣中謝伏聞道匪言傳況一佛心宗之旨理由事顯非百家世諦之譚明大用於機先振玄猷於語下伏念臣先師明本身栖巖谷言滿寰區當禪林摇落之秋孰為依芘任覺海圓明之域獨任流通故其徒雖默默責叅而其道必言言後闡於是以廣長舌樹光明幢攪江海作醍醐飲者量足奏風水為韶濩聞者意消師子絃響絶衆音摩尼珠體非一色蓋以力扶其宗教豈圖上達於宸聰蒙乙覽之清光加國師之殊號復頒朝旨賜列藏函寵肆山林恩融泉壤此蓋欽

西天目志　卷之四　　十二

遇皇帝陛下道隆聖統心契覺皇羅圖似黄金輪常持四天下沙界如寳珠網交現重光中世吕釋子之正宗日効封人之三祝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

疏

元 中峯

師子院化糧疏

天目山三十五年開拓水赴雲奔師子岩數百千指繞圍肩摩踵接擬向飯籮邊打發須憑筆端下𧦝來倒廩傾倉萬斛珠光明璀璨考鐘伐鼓滿堂僧意氣峥嶸既灼然覩遺塞斷咽喉肓諱道不曾咬破粒米鉢盂兩度濕助我飽參毛孔七日香報君多福

碑

元 趙孟頫

勅建西天目獅子正宗禪院碑

天目距武林西北百餘里兩峯峍律雄蟠天表浙右名山咸走其下雲雷出沒窅然而深邃巍然而峻高神仙化人之所都自端晚呈露雖飛走亦有所不到安有塔廟之可營廣衆之能居哉至元丙子皇元革命疆域猶清寧之頌山川無夷險之分雨派禪河風馳法運無往而非剎幢也己卯春高峯禪師原妙自

龍鬚雙髻孫錫横飛拗木拳蘿直造獅巖倚松結茅晝夜危坐法昇淳謹踵武而至明年揭石壘基以廣其廬里人直翁洪喬祖昆扣玄義伸弟子禮且輸材力爲斧斤倡又明年辛巳開風來集户屨漸盈師徒居張公洞揭死關二字示十方坐斷萬緣屏息諸機獨營舫室併絶器 用崖傾壁立路絶門懸萬里學徒益加奔輳癸未直翁首施嘉禾田二頃易近郭腴土五十畝有奇乙酉圓通殿成至丁亥僧堂庫院明樓庖湢指顧如意者敲鼓伐鐘深鞭痛策提撕無虚日辛卯運使臣瞿霆發施大田不納貿山田二頃以

資日用明年卜蓮花峯大覺止等禪寺元真乙未師
知時至囑院事以甲乙相承事定入滅即死關為塔
已而遺風颯扇暑寒屢換龍象益臻越十七載至大
辛亥棟宇以嵐蒸霧蝕懍懍將壓上首弟子了義大
鳴化緣首建僧堂明年坼拓宣明室越二年延祐甲
寅更新庫院行堂大室又二年丁巳撤圖通殿為閣
上崇聖像下敞法堂爲構香積海于東隅增置栴檀
林于西極堆山門佛閣方丈盡餘力而併新之鱗鱗
玉礎井井丹楹光侔日星勢壓雲漢禪板混十虛之
色定鐘彝萬壑之雲貞風扇而物理平道場興而化

機偹贍衆之土後先增置八頃有奇四祠堂記以書
其畧寺僧持事狀遠來京師請記以文而開府儀同
三司普覺圓明廣照三藏法師般剌那室利往年嘗
至其處一日侍天子燕間以高峯道行及獅子正宗
禪寺道場上聞天子嘉嘆加增師號佛日普明廣濟
禪師傳旨諭臣碑為文記之臣不敢辭謹叙其事繫
之以辭曰
聖元萬世開皇極三代淳風混無跡堂堂佛運周五
天遠嗟神光徧疆域天目去天纔尺五高峯之高絕
方所槇飛錫據獅子巖卧水嚙蘗何勤苦嵯峨老石
撑死關禪心湛寂那可扱夜摩都史忽湧現豈容鬼
秘并神緘雲端浩浩鞭魚鼓天人來集龍象舞千峯
月落天寒淵默真機貫靈府法幢安立宇宙卑萬
年聖主道隆平昆虫草木被靈澤佛華行果俱圓成
宋本

有元普應國師行道碑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為臨濟玄玄十七傳
而為雪巖欽欽當宋之季而其道明濟光潔嗣其法
者務兵而獨得一人焉曰高峯妙公妙於欽諸子得
法最先而其道最為卓絕後登天目之西峯見其山

高林深便卓錫巖石下書石作死關而居之閱暑寒
十七年不跬步出關外方是時尊教抑禪欽由江右
名至錢塘授殺戒妙方遺世孑立身巢巖扃目瞪雲
漢何至空四海於一睫也哉其大弟子得兩人焉一
曰斷崖義公一曰中峯本公義嗇其用以推揖于本
公故公獨以其道為東南末法倡公示寂之十二年
當元統二年天子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曰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勑詞臣序於
書之首其徒狀事礱石請於余曰吾師身栖巖谷名
聞廟朝仁宗皇帝嘗製衣降詔一再遣使入山致禮

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其受業師子院改陞師子
正宗禪寺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譔碑以賜英
宗繼明寵賚如之逮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謚智覺
禪師塔曰法雲之塔塔之銘詩并序文今奎章閣侍
書學士青城虞公奉勅譔恩言寵數可謂至矣然吾
大僧自唐以來有封國師者降及五季亦有尊之為
其一國之師者至於宋有區域幾四百祀僧之顯者
班班輩出然未有尊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聖明遂
膺曠典自非總其實如唐名僧道行碑則將何以章
殊恩顯異敢叩首以請余謂名公卿其歿則有碑

蓋因公室禮得用碑以葬于孫因宜而不去遂以銘
其德行焉今大沙門尊封國師其葬雖無窆穴而其
名行勒之金石孰曰不宜謹按行錄師諱明本錢塘
人姓孫氏母娠師時夢無門開道者寄龕鐙其家而
生師師生有至性既不好弄而好歌梵唄結趺坐年
十五輙然臂持戒誓鄉空寂因而閱傳燈錄有疑志
在叅訣遂登死關妙髮長不薙衣弊不易孤峭嚴冷
未嘗一啟齒而笑亦未嘗親為其徒剃落獨見師便
驩然欲為祝髮蓋已知為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
若開解者師自謂識量依通雖於義趣無不貫解然
非悟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天目於東南諸山最高
寒廩粟屋材非飛輓不能至其上師晝夜服力供事
禪定十年脅膚不沾席後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
其克肖書偈付之俾衆歸之師益自晦未嘗肯以師
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可掩況
畜之以諮訣重之以記莂哉至元間松江瞿霆發施
田建寺於蓮華峯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寺
屬師師辭師每謂住持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
明人天風植福緣其力可以蔭結徒衆明智通變其
力可以酬酢事宜故凡住持必道為之體而緣與智

為之用有其體而缺其用雖或化權不周事儀不備
猶之可也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衆而衆歸
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況三者併缺而冒焉尸之
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於是五山缺主席宰相大臣
拜致書幣慶以為請師皆力辭至於窮崖孤洲草棲
浪宿屏遯其跡而避去之然而四方學者北殫龍漠
南極六詔西連身毒東窮榑桑裹糧躡屩萬里肩走
而輻湊赴師者遠無虛日南詔僧玄鑑素明教觀辯
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
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

一關師言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
于中吳鑑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
易教為禪奉師為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山
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癸酉師遂入寂即山之
西岡塔其全身未歿前一日遺別其外護并法屬一
一皆師手書歿之日白虹貫山師於是世壽六十一
僧臘三十有七年矣余嘗使江南聞師所至四衆傾
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單未
嘗屬目人念其豐飢暑月勝腐奉葛衣以紲袢者師
一不以近其體他可知已師雖屢辭名山以自放於

山林江海鮮滕膈脱包笠在處結茅以居一皆名曰
幻住蒲團禪板畫作夜禪規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槼
憤嚴如臨千衆至於激揚提倡機用翕霍嬰之者膽
喪聞之者意消而其大致則深惟世降道離諸方禪
者禪販佛祖為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直
指悉有所謂授受哉悉有所謂言語依解哉故師於
其教法欲救其弊而藥其病師皆以身先之故師之
於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而不遺應之而不揣
人徒見其發於悲願真誠而不知其一一以身教而
匪事夫空言也以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敬君威
卿清慎如鄭君鵬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關師之道
固已知敬及接師言容無不歆慕終其身江浙丞相
脫驩公最號嚴重讀師法語便欽袵望拜高麗瀋王
以天屬懿親萬里函香登山拜禮起謂人曰吾閱人
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護師關示涕淚感發於
戲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于世意哉然而其名
不行而至其道不言而信自非行解相應聲實一致
允克當于師之位永久益章而弗昧者抑亦何以致
此哉

明

木訥

重建天目山獅子正宗禪寺碑

釋教肇基西土北夢漢庭經像始入中夏佛刹之所
由建厥後教益滋漫極盛于梁而隋唐宋元皆崇奉
之蓋以教尚虛寂弘濟萬品陰翊治化故也杭郡有
西天目山距武西北百里去於潛邑四十里為州主
山其勢屹立太虛中高三千六百餘丈群峯皆走其
下飛鳥弗能逾且林壑幽深峭壁峻絕人蹤罕到迨
元朝至元丙子有高峯原禪師傳雪巖心要自龍鬚
雙髻飛錫至茲披蘿捫石直詣半山獅子巖心契淨

工遂結茅廢靜修苦行以待時緣不啻惠能之得曹
溪也常日敲瓮作鐺米苦蔬菜和米煮之用竹杖挑
之以充饑謂之瓔珞粥因山壘石為磴以便人行法
行持久學徒執弟子禮者衆欲建剎幢適有里人直
翁洪高祖察扣禪深有所契願為法徒輸財及嘉禾
田二頃近郊腴田五十畝以為之倡癸未興工檀越
繼至輸金帛為木石之助者雲集己酉圓通殿成丁
亥方丈庫院明樓庖湢之舍以次完就師尋從居張
公洞結死關誓斷萬緣搆一舫室靜坐一十五年鄰
亭號三關禪徒來者能悟則入否則望而退次年於

小蓮峯又建大覺寺法力所及靡不如意辛卯達使
瞿霆發願捨大田師卻之卑以己所置至衣資鬻田二
頃以贍龍其解特如此一日師知時至囑院事以甲
乙相傳永為定規化去其徒就死關建塔彼時有西
僧圓明廣照禪師遊歷茲山悉以師法行聞於朝元
主嘉歎加增僧佛日普明廣濟禪師之號越至大辛
亥殿廡年久風蒸霧濕棟宇剝蝕有斷崖了義中峯
明本皆得師心燈正傳克繼其志重為建修白業可
尚龍象日臻經營之費不告而聚遂復舊規增置僧
堂恢拓宣明室越二年延祐繳圓通殿為閣奉聖像

下敞法堂起香積海置楠檀林金容露色丕顯三界
之光鐘梵轟音遠肴十方之聽又七年始賜金號高
麗王過浙虔誠躬詣當時名卿若子昂趙公海粟馮
公皆締交二師咨決心要子昂有碑海粟有和中峯
梅花百詠詩俱存元末遭兵燹寺基為平礫之場
大明洪武四年有中峯法孫松隱然禪師法行整峻
皈依者衆重開茲山寵建殿廊不勞而盡復前規次
以住山洪熙改元智男重建雙清莊所首度子弟宣
德癸丑願宗道行足以動衆大發心願募緣至乙卯
材木充備建大雄寶殿正統改元愚澄塑大佛繪影

壁并瓔珞觀音銅像三世佛羅漢諸天伽藍祖師三
門金剛僧堂齋堂爲建一新金碧輝映可見宗教中
代有其人矣道玲器弘而深機圓而熟足以嗣前人
之響得衆所施不為己私建造鐘樓雙清莊所復常
住田三百餘畝山場四頃日所資用視昔益饒于以
見寺之興雖由人力亦本於聖朝洪福均被恩德誕
敷之所致爾僧衆於晨鐘梵夕香拜禮之際上祝天
目與恩日齊輝皇風並慈風溥扇雨順風調民安物
阜者豈有已歟道玲今具茲寺開建之始末謁予請
文刻石予依次書之庶歷代祖師自道玲之高風不

泯俾後嗣席者起高山仰止之心而益致其力焉

銘

宋

安昺

天目三潭銘

天目三潭神物汹潛曰雨曰暘其應如響渠江安昺甫涖尉事躬求斯信乃為銘辭曰

二氣委形卑高奠址子育萬衆各尸厥以凝魂融液神宅龍淵典司茲土儆理昆然巨鎮駢峙承天兩目降觀沴災雹掃雲擭有洌涂闢沁山之幽飛瀑三瀕眷綠搖秋陽驕陰稽邦人康祝我挹其波用成百穀

於顯勺惠麗澤鵬溟昭以信辭永肅岩扃

元

虞集

勑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天目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　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　勵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自

謂所證未極勵精勤苦諮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
明師亦問而不聞自是說法示人縱横該貫如千江
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累千万言應問無碍隨其
根器廣為策勵世推以為大辯馬高峯將戰化權遂
書真讃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猶許不
肖兒見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五篇曰山
房夜話曰擬寒山詩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曰信心
銘闢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一華五葉集復著金剛
般若畧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語三卷語錄
十卷別錄十卷盛傳于世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致

製金紋伽梨衣賜之號之曰佛辭圓照廣慧禪師賜
獅子院名曰正宗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
居而修敬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嘗使人從師問法
意以為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真
際未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剌牙室剌遊
方時亦嘗從師參詰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每受
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子行省丞相別
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服每徑山靈
隱虛席必以待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以大
覺寺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泝汴至浮舟以

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
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名
曰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
魁碩見者贊歎皆畫像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
夜出神光燭天其土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之
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
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者說我無
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
毘尼法為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道以正悟為圓機
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

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嘗為好
事者所稱益報緣之偶然耳翛然為退休之計噫師
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師
諱明本宋景定癸亥生錢塘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
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
之草廬有訣別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
遠近來弔者哭師哀甚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於西
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正月甲子聖天子
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隣帖陸耳名臣集
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謚與塔名而汝集為之銘俾

其門人善達家的理刻之山中目集再拜而言曰國家崇尚佛来至矣而近口禪學之獘以覺識依通為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為条學以險怪奇語為提唱以破壞律儀為解脫以交結貴達夤緣據位為出世方便惟和尚傳佛心宗卓絶不倚弘闡玄猷痛斥禪病以救末法其高識遠浮德實行法量汪洋辯才無碍東南一人而已請諡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銘曰

巍巍楞伽　上極無際　大雄善喻　着無上義
達摩之来　憂言多窮　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高蹈天日　右海左江　以表遐矚

師子巖巖　置死為關　孰當吾鋒　有造無還
惟幻住叟　登中據最　亦則純學　無依無外
千偈翻瀾　夫豈好言　昏蒙錮深　決是孔艱
如彼淮疾　勝邪並受　有大醫王　為出一手
焫砭塗摩　搗嚼鍊烹　紛然百為　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言亦如是　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悲願深弘　如覺所悖　受職度人　鬱乎法雲
法雲彌天　有蔭斯溥　惕于皇風　永莫今古

天目山銘

列岳霞表群峯霧裏翠滴峯巒石不可記

記

宋　俞列

洪氏可庵記

臨安天目山之西麓有逸民洪戴字彦楨別號耐翁以力農起家衣食厪厪而給嘗聚石若嗜慾相攸紫薇巖之右得佳山峭壁稜層圭角冒土欲出荔蘚碧潤班班呈露翁救扶難息曰是必有異呼奴具畚鍤厲斤斧剪雉榛鬪茸除土礫則峯巒效奇直如立笥平若截肪岑鋭獻疊爭見姿態絶有端緒則鋭意欲

成之湊歲數鐵橋傍近村民用一錢移擔土以壞治凹下灌例畚翳既芟除之泉脉欲流復疏導之則平衍清深嵌巖宛曲各有奇狀於是名其石之翼然欲飛者曰飛雲峭然發軔者曰玉笏笏然清深者曰藥洞呀然深邃者　曰經龕山有碵立石壁而形有贔屭負其下者曰金鼇泉眼流珠濺沫不為旱潦增損者命曰靈泉闢微徑上飛雲頂築亭其巔命曰盤雲取樂天午氏石記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之意巖石之下小築數椽扁曰可菴翁晏遊藏息之地也菴之東數步曰長春塢西瞰清池曰含暉逕直前依山

植桃數十百株方春和時霞錦燦爛名曰小桃源稍西則為歸殁之塋始翁得此地神怡意適謂是已足吾心計當生死此中坐而對石則眼恍然明困而支石則意濃然醒客或扣門嘗領登山擘觧醉釀必極其酣適然後已聞客譽石之辭則喜津津見顔面每疑其嗜好之異其中必有自得而人不能言者昔白樂天謂石無聲無文無臭無味而奇章公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其趣向之偏亦如人之嗜好醎酸非滄邉和平之正王涯別墅有流泉佳木而重墻複壁顧不能庇書畫卒亦其族嗜尤物而錮

之其近禍乃如此獨翁清不近名錮不近禍今亡矣竟葬其下其道識人物能與此石俱存亡者歟詣吾廬請記不已者翁之孫杏爽以儒學登第今分教饒學與余交好遂為之記其顛末如此

魏了翁

天目山房記

寶慶元年吾大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寺寺覩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閒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務書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者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為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具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益比物醜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廢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為士者十多九舛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

要也今往往以善柔為仁果敢為義依違以為中鈍魯以為誠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空虛以為天道也冥漠以為鬼神也有無以為變化也甚則以察為知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以捷給為才以譎詐為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牧居民之良法也而　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樸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異制賞與之法自遂古以降相

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　遂之教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為二或以禘祫為一庙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為一庙而八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為非大抵始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缺望于漢而盡覆于五胡之亂二千年間凂私臆決罔聞于行帝號官儀承奉外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屑之士科舉取投剌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剌平人以為

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粗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為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況衆言淆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中以秦漢晋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為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禄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韓為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顧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其亦以余言為過矣乎

中峯禪師

大覺寺無盡燈記

心法遍周鏡燈交徹本來成就不假安排迷涉妄情悟歸智體於畢竟空中鑿開有海向真實地上撥轉妄輪達一念之不生了諸法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鏡顯衆生之燈水流元在海衆生燈投諸佛之鏡月落不離天相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

以一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彰何則一乘獨朗萬德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圓修六度摠貫四心菩薩燈之無盡者矣功歸四諦跡涉三乘聲聞燈之無盡者矣善根深察戒體輕安天燈之無盡者矣牽修百行躬踐五常人燈之無盡者矣徧求福果純執勝心修羅燈之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交自纏地獄燈之無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趣燈之無盡者矣癡愛溺心啞吞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矣良由染淨緣空聖凡情盡一心圓鑑萬法齊觀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此無盡燈之無盡者矣大圓覺場開

蓮華峯有梅檀林龍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
造無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
養二師出巧珠轉玉同浮幢王刹殆不是過位置十
面面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然一燈交光互攝外以彰
法界之無盡內以標事理之不窮即圓覺之摩尼珠
雜華之寶絲網也原夫燈無意於投鏡而鏡自含鏡
何意於攝燈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潭啟虛空口次
毘嵐風而不能滅是鏡也使東平辰巨靈手釐須彌
槌而不能破是故居士即之而興無盡之施匠氏因
之而獻無盡之巧蓮華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衆

覩之而爲無盡之佛事或者遽以燈爲心鏡爲法界
以燈爲理性鏡爲事相是皆謗也或擬不作是觀亦
不能外吾謗之之說殊不知自諸佛達乎品類其無
盡燈各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烏出暘谷群
幽以之而亡一滴投而門萬派以之而會乃天真之
本然奚情識之能造苟欲耳吾無盡之名目吾無盡
之光想吾無盡之量蹈吾無盡之域則燈斯昏鏡斯
翳矣是謂無功用解脫法門惟超然於名相之表者
乃能證之非念慮使之能入居士求予作記故引是
說以告之復爲說偈偈曰

一燈穿十鏡　非法亦非心
理極空何廣　功全海不深
當機無得失　應念絕追尋
物物彰無盡　垂光照覺林

王賛

修路築臺碑記

天目距武林西北百里許盤廻而直上者曰天目山
巍峯巉岩削出天際兩浙勝槩皆列其次風雷隱作
龍虎奔馳日光霞彩暮暎朝輝特天開畫圖也當至
元丙子間有大沙門曰高峯詠茅獅子岩首創基之

里人洪喬祖氏崇重其道輸材運斧刻礎畚建立精
藍垂年未幾上足斷崖中峯二大師並起玆山大鳴
其道震旦竺國咸仰慈風叅徒學子雲輸川委當是
時天下豪俊莫不慕其道咸趨座下若高麗國王若
元儒趙孟頫馮海粟輩皆樂從其遊延祐丁巳勅孟
頫撰記載于寺碑可見迨至我朝已未甚三百餘載
矣雖宗風綿遠不墜而星霜屢更古跡公廨不無損
壞弘治乙卯秋本寺化首王福完會同寺僧圓福東
堂德俊全住持文浩戮力維持大倡施緣于是儲匠
僦工繼日運石首築石路延袤而上約有三千七百

餘大賑田倍焉他若普同塔千丈岩至於新月臺以
及橋梁並次修葺一而新之迨迨土砌屹屹浮屠光
呑日月勢設雲漢轉法輪於娑婆興道場於沙界權
與畢勵涉互寒暑而克大備豐功盛積千百年來未
之有也何其茂哉今年王福完等以其修造之難懼
無以貽示後來欲求一言以記之嗚呼福完由捨俗
至此十年興修常任勤力而勞心經者敬素者依大
小無懷誑詐憎其為不虛取也的矣其知力而進之
難也審矣我故不得讓以此而記之復繫之以作辭
曰

鳳曆洪治三十年皇風永扇曰堯天佛日增輝當此
際百廢俱興所以然天目山高撐雲漢高峯倡始勒
宸翰法傳斷崖本中峯麗王來訪親臨業震旦竺國
總成名衣摩都史皆聞經禪心坐斷空三際天花雨
雨畈百靈毫光五色起中天新神永護瑯琊篇衲子
參玄時轅入西來消息無窮傳道場中興海宇清六
和僧衆俱行成四恩三宥齊傳執億萬斯年祝大明
王日益

白雲庵記

去縣治餘百步有山横亘於左上舊有庵曰白雲屋

數間西向以僧主之僧亡而守者弗虔一夕而燼唯
鐘樓獨存余來為縣之明年鳩材更剏且南其戸仰
觀山翁俯瞰東圃芊蔚桃源拱揖數映而井邑屋里
之綢繆盡在其下余朝而登望炊煙前後之出沒則
曰吾民庶幾有一飽之適歟退而食為之甘夕而登
觀燈火遠近之明滅則曰吾民庶幾有室家之樂歟
退而寢為之安民情舒戚吏治臧否皆不逃于目睫
之頃則是役也豈徒為游觀具哉若夫月上山椒寒
光逼人風在木杪琴笙自韻與夫雲獨留而悠或雨
半霽而空濛則又當屬諸登高賦之流而余則謝未

暇

遊記

唐樞

遊天目記

章村南至長潭入山芥兩壁挿霄蜿蜒夾出芥關只數武中瀰一澗跨歷亂石繡木蒼崖泠泠淺淺盈耳商角時有青獮攺木跳石蓋非人間景丞曲轉約七八里閱十二險潭每開石竇高四五丈巨石墉列飛泉噴落如沸下會一泓淵然渚潟復出長潭陡步過高湖菴轉盼諸峻峰峋嶁在下茲山為東南大宗自黃山來南支結錢塘北由長興宜興溧陽正結建康

西天目志　巻之四　三十七

東腰落一脉至湖州乃度錢求嶺分平嶺予謂其受承當代為不乏諸山波湧蜂遊拱揖飛蹴鳥道數里懸壑側臨不容跦趾歷中溪灘數尖峯攅合一阿巉石繡林匝叠轉大洋灣北望石峻壁懸列小石峯千百如筍茁入㵎湖蕩長塢遂幽奇花異草名藥不能辨記又蘇子米狀猵麥可充饑湯南界於楮東達臨安度井坳嶺長歷獮封岡巨石數百皆片裂直上為西天目山仙頂銳石嶙峋開一池大旱不竭西繞而降為仙殿基今為金仙菴許旌陽禮斗之所按古志許旌陽禮斗之所在大佛殿東雲封菴金仙菴則四真君修真之遂宇也　予謂其禮奥禮精神禮之行出石門僅容一體山頸一徑繞五里至大佛殿十數峯圍合殿坐仙頂正脉殿西行地為斷崖塔院杉大五圍右悟道亭轉西南中峯塔院杉五圍一本二榦背起石峯矗矗右巨石峻高高十數丈或五七丈一石可眺錢塘江南繞而下高峯塔院長岩𨄅谽中歙而上下覆突前臨千丈竪右飛泉細落如珠簾東獅子口高峯居之複閣四層長列數楹其所自名舫室死關自下視之如螺髻淨結西張公洞張道陵與高峯試法屈服乃居其右張道陵漢人高峯宋末元初人人曰試法屈服蓋前人神其說故云守僧出中峯銅鉢一高麗所製不[illegible]

西天目志　巻之四　三十八

常自鳴又漆鉢四予謂此斷高中精神之所歷殿東幻住菴東歷二峯東塢庵諸峯廻崖陡峭崖上小石峯百千如林自幻住而降立玉亭險崖突出空中四望峯巒秀簇泉聲隱隱在耳乃下山歷百步磴着衣亭真際亭杉大六圍又卧牛觀音岩半山東塢脚阬家凡七亭至山脚雙清庄貽明太子駐所度朱阬嶺鳩鴟塢門嶺為臨安界又度葫蘆嶺石塢嶺為餘杭出山

田藝衡

遊西天目山記

先是發臨安日魏君以公務去昌化約十九日當會
于西目是日遂由珠投嶺取道而上出半山亭上有
眠牛石又名眠牛亭道傍古杉一株大可七八抱蒼
翠可愛再上過真際着衣二亭轉昭明殿而東宿幻
住房遲予言不至報宿山下雙清庄矣雨後氣肅山
迥天低星月甚朗僕夫遥指山下燈火一行重疊星
羅遠迤入谷隱隱如金蛇曰此臨安公車騎來也二
十日拂旦由幻住折而東遊玉立亭數椽方丈特據
一崖壁立千仞為一山絶奇處僧竺西獨居為余言
昨夜群猿繞屋畏冷哀號似求依人者撫之不去余

姑識之復折而西過幻住至斷崖塔院再四為新塔
院松下有亭曰悟道昔斷崖和尚悟道于此松下松
甚蒼古枝幹卷成龍形雖不甚大而山中如此者亦
不多得再下而西為中峯塔院過玉柱峯怪石一枝
不根而生傑然支空如大將雄鎮如丈夫獨立上有
孫松偃蹇如翠葆華蓋囷輪盘之再西為鉢盂堂高
峯鉢盂尚存經張公洞側稍下可達獅子崖高峯塔
院重屋架絶壑上其下為千丈崖撫檻闞之毛骨瘁
凛凡所稱塔院者三高僧圓寂之所骨殖在焉中峯
即幻住也傍午莊僧來報魏公偕於潛陳公來頃之

會于真際亭復入高峯塔院循故道而北至斷崖與
陳君別陳君方料理遊具遂登西目絶頂綆貫而上
可十里許穿重雲者三四層山益峻石益奇積雪未
消僕夫爭掬而灑之恍如天花飛墜僧言曾見重陽
雪此南中氣脈絶少者故有頂四面皆童也再上為
仙橋群石森列石梁一方衡亘于上如徒杠然浮駕
太虚非人力所致洞中有王翰林學顏陳令璉題名
始知陳君之所以不復偕遊也奚囊有筆墨因染雪
紀名東壁梯石登橋可以四望龍飛鳳舞歷歷可指
再西為仙池即昭明洗眼處東西兩泉遊者必洗目

而去相循為故事云再西為仙鋸石傳　欲駕仙橋
而未就者其石高者一二十尺或四五十尺大亦如
之片片如鋸畧無斧鑿痕厚者一二寸或六七寸或
尺許嶄然玲瓏未破者亦縷縷如繩墨所界信鬼劈
神裂化工之妙有如此者舉酒數酌海宇四空已忘
在人間世矣遠望白雲一片如車輪幃幕倏然飛來
撲人襟袂對面溟濛如隔烟霧少焉飛去復為白雲
張袖貯之紛紜如可把握拂之則空洞一無所得如
是數度但惜不能籠繫使之凝結久住耳魏君笑曰
我輩細骨輕軀亦當乘之飛颺矣由西而下至仙殿

此地平揖蓮花峯尚二十里折而東雙石左右峙如門闕鐫曰不二之門過嶺即為斷崖復過幻住轉玉立亭羣猿援樹而上可五六十頭黄黑携負相引出澗盖平素與僧兩忘故能不攫如此不然當由我輩機心已盡意者猿鳥來親也徘徊久之還宿中峯二十一日曉起立玉柱峯下初陽遥睇海東紅霞如天機濯錦横布萬里四野白雲未斂漸露群峯之尖如連城如長蛇如螺髻或出或沒摇蕩于銀濤雪浪中非丹青所能貌也下山至真際亭正見玉立群猿廻坐檐下相對依依不忍去且列岫屏圍石如彫琢青

柯紅葉綺繡交錯分明點染一幅步幛飛泉時界其中心目俱醒十步九回頭今日見之午飯雙清陳君別去是夜投宿金岫氏舍二十二日返臨安

黄汝亨

天目遊記

自東目折而下天目清和如春晴山葉地所履皆垣還經昭明菴日未午僧手苦茗以待飲之別去行十餘里則横陽在望矣山腰壘石為門是臨潜界又數里石壁峻立方數十丈籠罩碧翠色不減氷崖少頃則山谷慘白煙瘴雜起如毒霧草木黄落不待秋至

余訊問山行人皆攢眉答曰是開來使穴礦處也無何至西目山脚號雙清庄亦取昭明浣清兩眼之意僧房煙凑凡四十有六而毒霧四塞逼眼角亦為煮礦之場僧皆泣下云此名區勝地不意遭此刼灰無論千年之樹摧枝折榦即僧人聞而毒死者若干眾聖主何從聞知予亦悲酸低首不能答稍從而上千步為白雲竹房去礦所稍遠遂宿焉作志感詩一首次蚤從白雲塢與左徑上稍南有旭日峯西為紫微峯東北上有昭明峯又西為仰止橋亭水石一片亦佳坐而吸之亭右石翳藤蘿如錦一峯中峙四面翠

薇俱落故名倚翠峯又眺而望一峯石孔攢簇千億計似蜂科蟻穴與倚翠亭相對是花名石峯右眺而可指者則香爐峯也又上為響水崖片石丈許作障澗水旁激匉訇砰湃澎沸磬戛隔石響若答亦奇聞也山半有亭稍左上為下觀音崖岩内小方盈幅尺中忽生檀樹一株長丈餘外縣歷三十年不加長下覆小觀音坐僧云禱雨輒應又左轉為上觀音岩岩西有鸞歌石酷肖岩有數松皆清特四面險絕無磴貪者不能取又上有眠牛石相傳高峯開山時聞牛聲趣視忽不見至今有牛蹄圓跡如印云據此則攢

玉峯立玉亭可眺而望稍上為真際亭高麗國王與
中峯祖師衆會説法處方在半山時雲霧幾瞑將有
雨厄至真際復開霽甚山靈助我哉又折而上松徑
甚平可步清凉橋在焉不數武為着衣亭向緣寺僧
會衆祝天壽於此更着濯衣上殿卑光祿易為披衣
亭似無當歷級而上即獅子林矣拜佛畢就方丈飯
已從殿左只尺上斷崖巻為斷巖祖師塔此老苦行
是高峯最得意弟子陸太宰五臺顛其堂曰坐斷千
巖塔頂受摩久晶晶發白玉光門外杉樹大四圍枝
如擘臂從斷崖塔而上十餘里為金仙絶頂樹木稀

少惟長徑數里即就山石磊砌而成僧云是語溪呂
公希周所助不意呂公于此存一善狀去頂少許有
仙人鮮石幾二十餘扇鉅石如屏横可三十餘丈高
可五丈其上俱雲跡霜痕如龍馬文五色又如唐宋
錦此見化工點染之妙不佞顧謂明宗就此可作雲
嶠詩寄劉幼安司成也諸磊散立者如琚如削如蹲
琚如甲胄不可勝狀至頂則為四仙人鮮石處石板
薄不盈寸長僅丈許鮮文一線可辨而望有全鮮者
有鮮及半者有倒鮮者鬼工神斧所不及也四仙人
曰寶華曰洞玄曰含清曰歸一僅存二像坐小石屋

中吾不知為誰僧云所踏金仙小池冬夏俱不涸旱
禱立應真見未曾有從者皆歡呼欲狂乃折而下頂
時月初起可俯與落日光漸相廻下視雲氣横絶半
空如帶横覽四垂則具區苕霅敬亭白岳嚴灘富渚
可眺而會不知日之欲暮乃急相挽歸衣袂已濕路
滑滑欲倒至獅子林月已大朗澹雲來去卷慢虛無
中坐譚天際似鴻濛之世乃信淵明羲皇上人不虛
也越宿為九日雅稱登高之期於是各起披衣急索
首宿飯覽獅子林左之未竟者從林登左對玉柱峯
者為玉立亭是高峯得悟處環視崖壁青林黄葉綴

丹點碧如五色錯綉不佞每言秋色澹而艷勝春色
遠甚此益信耳行亭左數武對見雷洞如橋門僧云
每雷雲煙霧紛起從上聽之如嬰兒聲亦妙音也從
亭後緣崖捫蘿而下絶級無礎彼此相曳如猿猱升
木稱大嶮絶半里許為西方庵是月溪法師所創今
一滇南僧悟靈居之氣宇静秀足可作兩峯白足自
吾西行未見其侶也庵傍上有石崖亦絶礎級中可
結小茄龕余與家侄舊登横倚相睨惟石壘木攢聚
狀明宗師怯不及登余偶向悟靈僧言公氣竊矣眼
太活答曰也須活轉予隨應曰且死着遂咲而起步

為悟道亭是中峯得悟處矣中峯塔院有像具清滿相高麗所賜二十五條法衣尚在布薄于紙而色香褟近世來有梢西為真氣洞僧云冬燠夏凉其息自蒸過此為玉柱峯峻立十餘丈廣幾二畝許險絕無石鄰旁二松特挿甚奇頂五松俱高不可攀行頃之得松竟三五里許皆松可數萬頭香氣菲菲襲人栁烈異常徑似西山弘光寺而廣長勝之過此則高峯祖師塔院矣法身存張公洞即獅子巖内像甚蒼峻予謂明宗是此老枯木寒水意味也塔西覆盂即中峯所結相繞禮三匝而退巖傍為象鼻峯巘上有飛

雲閣閣下為千丈巘巘大陡絕慄慄不敢垂視其下即此老布軟梯度接人處吾友虞長孺題其塔前曰獅吼一聲壁立千仭甚足傳神而俗子易以他對可恨塔有銅鉢一朱色梵文甚古大漆盂三盞高罍作中峯師侍者轉以供師云甚右　為活埋菴蓋高罍昭中峯處云吾師活埋于此乎是地馮開之司成俱有詩與明宗次韻題之而活埋庵之前為香爐峯是時日方移午晴輝翠色自峯際落上叅雲漢下俯群岫爭妍競秀秋與都集剛逢九日高踞峯頭吟昔人醉把茱萸之句因與明宗撫掌狂叫曰我輩百年有幾坐天目峯頭登高賦詩如此會亦復有幾遂相與賦一絕而下明宗師一絕更清曠可人也是日已夕仍還雙清竹院宿覺霞氣山光尚拂拂襟袖間次早計尋故道作徑山遊矣

王在晋

遊西天目山記

初余為南湖之閱歷意在徑山已至徑山而從者劇譚天目之勝謂東天目稍近則意在東目未暇為西遊計乃憩東山之半遙睇西偏嵂崒高聳峋嶙插霄青如染翠欲滴錦屏萬疊上與天界隣崔嵬森秀不

可名狀者若招搖動人不勝神色之飛凌問山僧何屬其西山也耶時日方辰而詢與人去西山僅二十里許乃興致勃勃欲西曾東游畢而日且晡矣命輿人亟行荒僻路長踄大溪而飲馬渡水山徑凹凸研巉崎嶇間關人力不能前逡巡以往行此山谷彭門對峙山僧鼓樂焚香前導一入西境山色之峻奇淄流之稠衆法守之絢華東目不能彷彿其百一比至雙清庄而僧徒擊鐘迎候矣庄為梁昭明太子讀書處昭明兩目盲得東天池水洗之而左明西池水洗之而右明庄名雙清有以也雙清東北隅有庵向呼

水閣灣山硐屈曲霞光水色晶瑩相映乃更名紫霞
宣城湯太史手書額之余至紫霞菴陽烏西下欲墜
僧叩余且宿晨興以躋其巔會方伯寶公以忌五日
蒞任受事屈指數期不能為山靈乞一日之暇命從
者且休予來藍輿為此清夜遊耳時山風峭厲夜氣
侵人僧戒勿亟而遊興既發卒不可遏乃循澗而行
仰視俯瞰危岡指天深壑臨淵現前排列者為旭日
陽和香爐諸峯過眼而別日暮心忙不遑睹記行至
仰止亭里許為倚翠亭舁止高下輿者前後昂頫路
始峻亭之上為響水巖巖勢懸下中有水聲冷冷不

絕莫窺其鏬漏亦莫知其所藏納此上步步扳磴崩
岁倚削如蛇行嶺道再折為如斯亭山泉一道從空
散注折而東為東塢菴菴之上為半山橋當山路之
中至此則目眩不能辨色矣明燎而登從下望之如
天上星河的爍昭昭之多機衡飛動嶺道傍列隤石
二左為净瓶右為鸚哥前為童子岩高數十丈曰上
下觀音岩岩轉上有石如眠牛相傳高峯禪師登山
聞牛聲此為點化自觀音岩以逆貴人俱舁步與人
氣少疏而貴人喘益急俯卣而躋真際亭東通大佛
殿西通重雲閣高麗國王所建真際即王之法號云

由真際亭折而西北徑紆廻稍坦崖石雄踞狀如狻
猊異僧指為西來獅子至元間僧元鈔建菴曰西來
今有閣曰飛雲依巖而搆俯臨千丈巖上觀之莫窮
其際下觀之莫測其底建高峯塔于上若將墜而復
稭遊者凜然心戰焉獅子巖有高峯道蛻藏于右塔
僧出其銅缽猶是高麗故物又啟牖明燈觀象鼻峯
旁皆絕壁中有石乳下垂如象鼻僑傳下有白猿王
瓶沉者三寶當與高峯遺骨同隱不可得而窮其幽
局矣高峯塔參禪畢夜深寒氣砭肌余性不能飲勉
進酒一巵即欲循故道而返老僧進前曰天雖暮可

無玉柱峯之遊乎玉柱亭亭天表雄峙為諸峯冠不
臨玉柱不成壯觀乃步行僕僕而西見岡頭猬石峭
立高數十仞圍五六丈大下銳上豐苔蘚中見玉柱峯
三字上有古木偃仰不知托根何處玉柱之東為望
江臺高不可即渾如築成登此便可翩翩仙舉錢塘
如帶渺乎視之奇觀哉按太平寰宇記西目高三千
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僧謂白日登眺則嚴陵富春
諸山瞭如指掌再上金仙頂則宣城新安廣德俱在
目中苕霅具區錢江於昌新富諸縣俯而可覩羲和
假道于峻坂陽烏廻翼乎高標余恨不能坐而待旦

以庶幾爲竟日之遊無奈公事糾纏如野馬受羈韁
不獲騰驟馳騁然及而自思非宦不能爲此勝遊也
蓋天目界在一隅非通衢孔道爲僕夫周行之地山
深谿斷又非長川廣澤爲舟楫往來之區不乘傳以
藉人力則有披索圖經浮慕此山以老耳山靈假我
以勝不復假我以閒能飛鳳翥之勝無能盡入編摩
頌述之中而僅以燐火之光竊山谷之渾沕入其門
履其域而未躋其巔窺其奧豈名山之祕不欲盡爲
人收去歷數千百年而披搜志乘登高作賦極譚窮
异者之寥寥也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予於斯遊

有當矣望江臺取道下山舍車而徒至坦道乃登輿
焉深夜峭寒時復汗流洽趾過二三日而足脛隱隱
作酸楚濟勝之具較亦差強是夜漏三下而宿紫霞
菴樓閣精雅重門深扃真是一塵不到明窻凈几插
秋海棠一枝爇名香吸清茗移時就枕人囂馬嘶通
宵擾擾竟不成寐偃臥禪床而心神則往來于仙頂
高峯絕巘間身之與游無寧臥遊之穩貼耳無何月
照藤蘿清光如曉梵音初動林間清磬齊鳴披衣而
起攬雲旋行行二十里而天始曙回顧天外諸峯若
長揖而別拱立瞻顧悉棄去窮日之力直達南杭斜

陽未墜乃遍歷南湖之潰了此公事夜宿于舟未明
而可直達杭之北津矣遊東西二目爲萬曆辛亥仲
秋念二日先一日登徑山凡具者爲臨安令黃君於
潛令徐君從行徑山閱歷南湖則與餘杭令戴君竟
其事

又

天目山房記

海內惟崑崙五門扶寧三石峯高一萬峭峙三百爲
人力所不到其可到者或低佪于潛軌佗傺于紆遠
人亦托廬而處焉惟是天目雄峙西浙(近在於臨境內)臨安

爲故宋都會五方叢遝而輦下名山朝紳之攬游名
流之題咏蒐諸志乘不少概見蓋當時偏安自扭弱
國君臣湛溺于西湖百里之內要無遠志亦以兩目
幽邃險峻水逵阨塞爲徒行所却步也余治兵武林
間乘公出一縱觀兩月晚霽雙清庄而適越旦有宅
冗縛束亟圖旋省遂秉燭爲夜游抵玉柱峯而漏已
涔涔下矣是夜雲霧冥合星光半明半滅山僧明燎
而前躋玉柱峯遠行少數有山房新搆高架空虛方
圓卜築木石初搆斲樸枝以爲梁鑿雲根以潛室浥
陵四顧峯如雪委嶺若逵生參廊乎其爲極觀也余

問山僧誰爲是奇搆謂爲我州見田孫先生所建云
先生高曠懷古褋靈逈絶弘奬風流益增標勝始峯
中土神遊嵩嶽二室之觀再宦　陪京博覽鍾山石
城之勝維守　與都怡情荆門雲杜之奇歸而築室
弁山之南茂林修竹栢松交蔭日抱膝長嘯彈琴皷
瑟其中余家近隣絃歌之聲日相聞也先生雅慕武
林山水泛西泠之棹爲徑山之游訪友禹杭築旁西
目度白雲以方潔干青霄而直上山間野人負一土
槍一木胼胝重巖複磴捫葛扳絙無異飛鳥啣枝乳
燕搏士葩窟連投坎陷悚目僊歸窮頭摩髖脫軀銖

銖寸寸以有成廈甍桷數楹亭聳洪敞並基二儀其
空明之宇高越天外則遠矚新都近綴嚴陵若富桐
苕霅小之乎遇之琹龍虛岫巖巘積岨高峯怡道之
盧中峯斷崖坐化之塔順仰合湊岩兇拱峙披雲烟
而吸沆瀣混青天而共色矣跡余所涉歷如廬山李
氏之書室岳麓紫陽之講院衡岳鄴侯之隱居其人
之骨朽矣而故墟遺蹟迄今宛然可覩焉豈是天目
雄鎮歷歷洪氏可庵考功舜俞山房傳奇異代孫先
生之爲是山庄也不必歲時登臨馮虛獨御而展轉
逖眎爲憶玉柱望江大塊絶奇之處几席間其可當
卧遊乎司馬子長東遊會稽探禹穴而足未及浮玉
兩山間金堂玉室仙人芝草無緣可遘而孫先生乃
托廬而處焉甲哉乎子長之游此又何于宋君臣觀
也余則何幸聱勝兩山而得與孫先生觀茲可並標
奇天目而太微玄蓋洞天諸靈吐異得此越添佳麗
詎減廬山岳麓衡陽寓賢遺履武山房成于萬曆辛
亥鳩工視成者爲餘杭戴君日強於潛令徐君嘉泰
孫先生諱文龍別號見田吳郡之太倉人

李培

遊西天目山記

孜之越乘東南山水與壞渕以東太末天姥赤城禹
穴霧符秘橡在在有之渕以西費首天目圖經謂天
目爲大滌三十六洞天之一景純鉗記龍飛鳳舞到
錢唐者是也兩峯並峙綿亘杭湖宣廣諸州去地四
十餘里東有梁蕭統讀書諸績西則高峯斷崖中峯
三祖得道處也每閱趙孟頫馮海粟與中峯往復篇
札輒飄然神往甲午秋余因謁臨安西墅文峯高先
生與其冢君容之曾遊東目具有別記武塘錢伯陽
盤之欲偕余向導歲戊戌伯陽先期偕吳門子虛劉
君雲間荆玄鄭君與其中表王巽江走武林余與松

陵史仁甫嗣至以八月廿七日發舟西湖之滸暮宿
餘杭次早晨炊命侍者倩肩輿余曹款步數里與人
指西關間道經故宋洞霄宮不獲眺覽遂升輿自是
林藪榮蒨山翠欲滴水石粼粼編筏以濟行可三十
里一亭衡路題曰十錦相傳錢氏歸宋後遣還故都
谿山皆被錦太宗命之也亭之西隱隱遥見武肅三
暮與臨安縣治相埒前岡有功臣塔紀武肅首事諸
佐又數里抵西墅羣山蟠鞿飛梁雄跨如虹宋蔡君
謨扁曰山水佳處高氏聚族而居四山拱抱宛然百
里城郭實占龍脈之秀余復謁文峯先生先生故嘉

西天目志　卷之四　五十三

邑博余屬其門墻已乃過吉所園亭大磐山居吉所
於文峯為叔父行一見若故出所藏真蹟共為鑒賞
摘海榴以薦且止宿次早文峯冢君容之來邀會升
輿辭之由西市之東地近而夷之西地險而遠輿人
利東向先是余曾入東山遂決意西游輿人變顏相
視竟不可廻矣余從輿上縱觀或拱而近或帶而映
或蹂如散星或密如綴錦或豁然開朗平望千頃或
繞如屏幃僅通一徑瞬息萬象莫不可窮詰非復吳
中境界地多磥石田塍村舍垣壁俱累石為之纍纍
足底與人不　為徒步者數矣申尽達溪西阮氏阮
故巨族自朱陀嶺而下五里平岡結為陽基乃中涓
開礦鑿始朱陀阮氏龍脈不無有損輿人方罷渴飲
於溪西酒肆余曹坐澗側觀水碓有龍湫慕乾二阮
君揖而供茗慕乾尤撲雅曉堪輿為修東指點授喋
霞菴應宗上人故其從兄弟也菴在山麓由仄徑直
捷崎嶇榛莽輿人且仆且起比抵菴蒼莽瞑色矣應
宗肅客甚恭持三祖戒特虔自溪以西村眠俱不染
腥穢然猶設醴山中諸剎并其之矣次早策杖而登
侍者荷鋤其徒敬宗從也初猶平衍舉足漸高漸欹
隘每五里許構一亭為憩足所往往有石梁夾澗而

西天目志　卷之四　五十四

渡怪石峽嵋水聲琤琮如鳴珮玉敬宗言茲山飛瀑
一源八道每水溢時奔流濆薄寒氣侵人余心艷之
然竟不得其經派也歷亭之三回視羣山技峯蔓壑
蜿蜒東向如游龍赴海平畦縷縷交錯其間亭畔大
木藝于露犬創中獨幹匝討十圍僉謂開山僧手植
殆千秋物也歷亭之五群峯盡出其下蛛絲馬跡飛
鶩漲天不辨畦徑矣地勢益峻罡風獵獵諸君有寒
色余獨凌風振衣踟躕四顧蜃物堅濛峯巒夭矯蒼
松綺樹偃挺虬屈難為名狀折旋倚石壁而上鑱曰
登西路延袤千仞直如城擁如蓋下實無底之谷踦

足遂延蟻附以行拾級入高峯道場頂禮遺像龕背
藏塔覆以缶器外裍膠漆僧云趺坐其中入定非化
去也昔有三僧為三祖鑄像塼甓麥為之無不酷肖
者得無三祖自生幻乎其樓閣俱縣石嵌空類鬼工
凴欄下瞰惕然神懾面對獅子巖聳首昂霄儼大士
寶座即趨如猱難為攀陟松檜森森勁如劍戟雜以
丹楓晴雲翳鬱隨風捲舒啟樓之西牖碧梯廉厲順
足以升遂迤關寂忽平巔莓莓高下綺錯奇峰絕壑
時隱時見踰險阨而得曠爽最為快也東入藏雲塔
又東北為斷崖塔故高峯上足嘗以杖擊躓踞下越

三日視之安禪如故稱神僧矣由斷崖而前為玉柱
峯峯峰數十丈四面如削有松從石罅出其巔亭亭
雲表再入則石峽崎岣一逕幽邃古木十餘章大可
徑丈垂蔭數畝時已秋老濃綠若新為之婆娑不忍
去敬宗促投幻住菴守僧澈堂熬黍具餉菴故中峯
修證法幢少憩禮中峯像四大莊嚴一大阿羅漢僧
云中峯化時一夕雷電身俱滅塔第虛函耳然清夜
時聞得梵唄聲由幻住庵繞出其後望西仙頂是極
高處蒼黃一抹意不過二三里僧云十里而遙今夕
不及登矣余逸情迅發仁甫子虛尤陡健遂披荊棘

以上可五里躋仙人石板長數十丈廣半之類斧鋸
所成偃者仄者矗而倚立者不啻什伯圖經謂昔有
仙人欲斮石梁跨兩峯之脊過大士叱之而止理或
然耳又行可六七里始陟絕頂頂有潭水窪如盂瑩
瑩碧玉旁有路廣可容轍詢之僧曰此走宣城道也
余欣然吟江城如畫裡之詩諸君曰青天可門恨無
酒耳騁望東南天勢鵬翼下垂西極萬山積翠連空
半涵落照霞彩摽映若大海廻瀾紫浤層波壯哉觀
也一瞬千里矣乃泠然御風而旋澈堂燃燈作夕供
且曰山高故倒景未沒平壤漸下一敧矣語久之乃

就寢枕上聞鐘梵琅琅衆山相答萬境俱空曉起觀
立玉亭參阿若困積鳥道盤紆磐折以進枯松滿徑
踐之則滑而蹷以杖剔之乃前一亭中搆為中峯立
禪處草庵一椽二僧枯寂以棲余疑有得者就而叩
之不慧不魯伯陽為施襯以去二僧指西方菴境更
奇絕以嶮巇不果是日燠如春暮僧云嵐氣熱即蒸
濕成雨今日天宇澄霽不溷行遊微天幸矣余曰深
山坐雨自是妙境獨少此耳俄而昏霾四塞硐户山
楹瀰漫滃滃白晝如晦諸君失色忽天際中劃日光
射林薄閃爍耀金霧氣升沉乍明乍滅萬峯露頂

如水面芙蕖朶朶浮動俯視下界茫如烟海雨向下
注矣復取故道轉曲逕磊砢亓篠一菴據萬松中後
阻崩崖是中峯化身處菴名活埋菴前一峯屹立狀
類香爐翠靄蒙密霏霏微微氤氳飄渺旁峯之麓取
捷徑以下斬截不可成步投杖片餉強起抵半山橋
盥漱清澗藉豐草以卧敬宗馳歸携壺漿而候諸君
集倚翠亭飛觴數巡形神俱爽徙倚下山日薄崦嵫
矣既明衆賓言旋伯陽復循間道探蕈歟余偕仁甫
遊於蟠龍橋久之乃至敬宗持有榼以餞傳飲數觥
而行歷溪西過二阮山居謝別之渡溪而東未十里

晚山含紫行蹤稀鮮一樵者指南踉蹌逐之投藻谿
逆旅其居湫隘與竈爭席僅得攤膝環坐飲村醪
笑語徹夜辨色啟途余與仁甫賈餘勇前驅辰晷達
西市吉所已物色之矣相顧大笑佐以有酒諸君踵
至驩然共飽杯數行雲從西來霧雨濛濛亟趣吉所
擊鮮剝棗觴於醉月樓雅詞倡酬夜分乃寢逮日高
氏諸君戀戀執手計不可挽且訂續游中途霖雨閣
作間亦倚輿以俟抵餘杭日在虞淵急箏小艇順流
而下風雨猛烈初更時阤於津吏篝燈登岸巾服淋
漓倚蓋群呼始覓一舟夜半抵墅家僮艤畫舫以待

就宿其中來晨為九月七日再過湖上登湖山絕頂
踵洛帽之風各有題咏徘徊三日乃還是役也往返
浹旬徒行幾二百餘里曠覽山溪風物負絕塵囊歸
途來暇漫筆記之

卓明卿

西天目記

余與豹孫度垂虹低徊久之由朱陀嶺徃西天目徑
以捷而崎嶇甚舍車而徒山愈險愈奇地益高墊益
雄深峭壁飛泉懸崖絶磴無非以奇勝者午至雙清
庄庄之為院數十住持堂公出迓具飯于環翠堂皆
昭明面旭日左陽和右紫微諸峯旋繞清淨閒奥此
堂為最先迓院伯載於蹊間至是来暗蓋院為山中
着姓余與伯載相違殆二十年矣寒暄周乃詢八山
路於是伯載送別堂公從行出蟠龍橋仰止亭在焉

自仰止而上三里為倚翠亭又三里為如斯亭半山
橋在焉右曲迓為東塢庵古松修竹蒙蘢交蔭又三
里為眠牛亭又三里為真際亭又三里為着衣亭余
更曰振衣以扁額之危峯高刺雲漢隱隱無際既至
又有山障之始焉仰視茲復俯掇矣時落日初霞脹
暎林壑兼以白月半輪飛暉溢射彩錯明滅如虹如
綺暝投望雲庵宿香積玉饌為之飽飱殊厭人間世
朱門臭酒也風牖屋簷鐘梵蕭蕭上方閒寂柳州所
稱境清甚非人所居豈浪語哉十二日甲戌曉色蒼
凉余即披衣箕踞崖石上見萬雲從田谷間起漸次

迷亘崇窿浩淼若巒岫若海潮若鸞皇若虎豹輕為
騁騖濃為潑墨美女嫣如壯士突如千里鼠蠱五采
絢爛察之益繁況之無窮少選則扶桑皜曜蔚華麗
舒渙然氷散霍然霞開又瞥一混沌矣余神駭目眩
不覺讙呼叫跳豹孫以稍後弗及睹其全盛也還飯
僧舍出觀龍門石扇對開高可十丈嵜岸嶙峋若巨
靈衍闢中網裁容人巖巒聳列林薈翳緣壁而登若
猴狖然至西方庵庵據一磐石從空屹立高數百仞
其上平廣二丈許矮屋三四楹迴遭逈絶顛窺不見
其際令人魂悸魄動又北轉至立玉亭怪石攢蔟奇

如車蓋窮岩突出其中縹緲崚嶒宛在霞表即名攢
玉峯也再轉至東幻住庵亂石碚研異花叢發危崖
複岫大都類西方云迤邐至大佛殿千萬峯巒匝坐
侍金儼左為正陽閣極壯盛躡丹梯臨翠巘凭欄延
矚欻有白雲擁樹連山若斷倏焉豁達彈指者再自
是取道北上崎嶇二十里山阜相半迺至金仙絶頂
睥睨四達真如挾日月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東惟
大仙峯並立不可遐望計磬川具區當在其外東北
則望安孝諸峯隱見間出與廣德連壤西北則望宣
城新安重岡列嶂起伏萬狀南近潛陽繹帶苕水其

外則嚴陵富春繞出大江之渚東南則望武林山色
江光渾涵摩盪信吳越一大都會至若紫芝瑤草空
樂仙姝徒得之想像惝恍間使覽飄飄有淩雲之氣
矣遂相與扶携自上而下旋折左行再入大寺寺西
衍地為斷崖塔杉木可三四合抱上幹瓜裂若仙掌
承露右即悟道亭址有松在焉森挺淩霜轉西南為
中峯塔而杉如斷崖背一峯矗矗高可眺錢唐南繞
而下為高峯塔前瞰千丈崖疊石嵌重樓四層左獅
子岩與象鼻峯角峙右細泉散落如珠簾後因岩為
龕紫藂精楚祖師蛻骨于此西即張公洞守僧出髙

麗銅鉢一枕牙爽龍屈盤糾結不斁自鳴小大滌鉢
四丹黑瑩徹乃高峯所傳自龍門至千丈崖多蹈空
行處處若棧道轉北而右下山徑逶迤岡嶺環衛至
活埋庵別一境界矣面香爐峯倚趺坐石小閣踈櫺
葯欄竹檻不受風埃逶陰撥蘿而上新洗蒼崖爰梨
蔦項雲猕猻與余逮坐回視金仙玉女迴入煙霄紺
白屋下則黃雲覆堆錦嶂紆屏僧謂名之余乃署曰
殿朱樓儼若雕繪不忍舍去日既下裔遂經真際亭
而出返浮玉禪林過白雲堂詹拂二陰陰森幽邃伯
載具雞黍邀余二人過含暉樓復過高白堂狂歌醉

月丙夜乃散伯載所示兹山志一編未及卒業藏之
箧笥

序

陶望齡

天目遊紀序

錢唐山水軟美夷易草木之姸舟車之安造物者殺
而聚之以供遊人至西湖而極矣若刻峭幽迴水梯
造天巖室蜂房栿櫨無地雲寒松短崖險泉溜物外
之士往往居之又若以雙徑二目為羽人衲子所偏
私遊者不得而爭也貞父長湖上烟姿物色業恣取
而獨會又以其餘披蒙密陟巉岨爭羽人衲子之所
擅不已奢耶夫遊之為道仁者暇智者暍勇者決三

西天目志　卷之四　六十三

德備焉缺則無以為遊志五岳者吾讓其廣保一丘
者吾病其隘必也琢吾居千里而近崇椒廣浸杖舄
必通有同吾好者暴衆從之斯予志焉而若推若挽
又類有物主之予嘗汎胥口登洞庭三宿天目洞庭
天目皆峙為東西予獲其西矣而俱遺其東貞父所
謂三緣合則得之千里離則失之尋尺信不偶也猶
記曩宿幻住辰起見白雲如海海中蘋藻數葉益下
方峯首云翌朝徒師于岩乃纔得一角無復昨之奇
幻矣貞父所見雲似猶遜師岩而雙清庄輔烟霧所
未有此二事予為差勝也東目瀑布大滌洞天妙喜
菴畀老塔時在夢中會當續往問有客先予來泉間
石上數撫掌絕倒者其貞父也夫

錢鍵

西天目志序

天目之播名衆守久矣然地有所阻時有所廹力有
所限而終其身不獲一歷覽者徒懷仰止焉耳余世
家慈水鄞湖海之勝而相距天目數百里豈非阻于
地者耶辛巳冬承　命司教茲土自謂可以愜素聞
矣居無何而寅長萬君出譚候所託校天目誌以示
余披閱再四乃拊卷而嘆曰天下名山固非一處以

西天目志　卷之四　六十四

人工而奪天巧者非真景也維天目則據一方之勝
擅兩浙之奇而龍飛鳳舞之勢皆本來面目余雖
未及登也然閱山峯之類而其聳拔不群閱山岩之
類而其奇秀萬狀山石則磊磊落落山泉則潺潺湲
湲林洞幽深而崖壁傾險松檜森羅而院宇明典種
種可愛且所産仙佛縉紳文墨代不乏人此皆神靈
和氣之所鍾而武夷泰岱相後先者端在是矣昔人
所傳豈虛語耶越明年仲秋阮生子厚持所刻誌乞
余序之余以不文辭阮生後作而言曰天目志成譚
候序之萬師序之吾師獨未之有言山靈亦不私憾

于吾師余乃為之序曰山不自名名以題咏名不自
傳傳以文獻天目向未有誌而今始搜輯於阮子編次
于譚公萬　公山靈若有所待而成者肆鋟梓就緒
而山川形勝詩賦辭章靡有遺脫故凡阻于地不及
登廸于時而不暇登限于力而不可登者一展卷而
天目巽翠宛然眉睫奚必登高覽勝歷險探幽而後
有所得耶噫嘻此誌成而天目之名將益著于天下
而天下之人皆臥遊于天目矣山其有賴于誌乎因
序以次萬君之左

萬民紀

天目志序

余家食時頗有山水之癖聞名勝輒無論修阻必探
奇登眺廼已逖知浙有天目形家稱其有龍飛鳳舞
之勢而煙雲變幻日月吞吐奇怪萬狀心切慕之迫
承恩命謫潛陽在輦下幸生平所願遊而不可必得
者今得之矣不謂束於官日與諸生從事呫嗶餘閒
雖偶一至僅底山麓值陰雨晦冥而返方擬清秋續
遊以竟厥志適阮生伯載子厚攜誌屬余為序余因
展道南李君所為記而閱之見其層巒疊嶂靈巖峭
壁瀑泉奇卉幽禽怪獸培塿丘垤仙壇佛宇靡不殫
述余喟然嘆曰此摩詰一幅畫圖也安事振衣崇椒
以窮其勝哉矧其所志之景與吾盱麻姑諸山之勝
大都相類景與意會頓覺神怡又安知江浙風壤之
異哉且所志英遊題咏珠璣錯落咸足以洩茲山之
秘快人心目阮生編摩侵梓以廣其傳則凡迹有所
拘地有所限願見而不可得者皆得有所把玩而神
遊之矣豈徒儀而漫無睹記者耶雖然武林佳麗水
稱西湖山稱天目古今以為奇絕余則以為山水盍
其鍾靈毓秀固人傑所由生然苟非其人則亦無以
增其勝而永其傳余惟江右廬山其修廣雄峻為宇

內奇觀久矣要自攷亭即而論道宮墻巽然猶是山
之一巖一壑一草一木天下莫不重之此非地以人
勝哉乃天目在昔有宋洪忠文公讀書山房文章德
業光昭冊乘至今邑人侈之以為美談鑿鑿若前日
事視考亭之於匡廬若相似然者余觀璩居山麓者
無慮千室而阮為世族阮生嘗與厥弟司諫公順所
先生群族子弟讀書其中今司諫公以文歲登制科
德業聞望將與忠文公後先相望族里多英俊且繼
司諫而振奮者尚未艾焉茲山之勝有不藉是以增
重者哉於乎必如是而後斯誌為可傳抑亦阮生所

以爲誌之意也是爲序

吳之鯨

天目游紀敘

天目去兩峯百里而遥亇在叢僻非歌舞戰鬥之場以故棲真老衲多託迹於此而游客不常至秋空月白丹楓標霞貞父玆游適與景會樂可知也趙李仁曰觀山水如讀書各隨其見趣之高下旨哉斯言貞父爲政壇石五年而治豫章名達或擬之坡公或擬之浩翁此可以想見風神矣頃赴小儀之召過里休沐賓客雜沓而無日不嘯咏兩高明聖間又於鍼芥

西天目志　卷之四　六七

中携者宿小阮盡天目徑山之奇而有勝必紀侑以聲詩萬壑雪濤隨意噴薄鮫珠錯落洞籙分豢人皆知其才地宏肆文波芰疊爾爾而不知其心境朗澈曾無芥蔕過境則合境過隨往如電光鞭影倏忽俱銷故能于虛無遼廓之中會其自然之韵以自見其仁智而驅馭風物收之楮端即今觀紀游諸詩恍然雙巖上下千重松靄間雲海盪滌身勢飛動則詞之不可以已矣噫六合以内虛無遼廓之致何必在遠乎余未到天目需後游而能言其紀游者如此

述

袁宏道

天目一

散日陰雨苦甚至雙清庄天稍霽庄在山脚諸僧留宿庄中僧房甚精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枕上石簣夢中誤以爲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邀石簣起石簣嘆曰暴雨如此將安歸乎有卧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乃溪聲非雨聲也石簣大笑急披衣起啜茗數碗即同行

天目二

西天目志　卷之四　六八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僻者多荒凉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大則玲瓏絶少以致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絶也石色蒼潤石骨奥巧石徑曲折石壁娕峭二絶也雖幽谷縣巖菴宇皆精三絶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絶也曉起看雲在絶壑下白净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絶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

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絶也頭茶之香者遠勝
龍井笋味頮絡與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絶也余謂大
江之南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使有出纒結室之
想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絶頂晩宿高
峯死關次日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
僧以為異下山辛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
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
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㽞過謙
某亦不敢面謽因大笑而别

書

徐陵

答周處士書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
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
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
藝雖復玫槃在阿不為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漿非
夫煮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
道寞真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
當仰稟明師總斯秘要豈知張陵弟子自墜高岩孫

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
園若彼能赴嘉招使當譴中高命但其人性戡亦望
至京觀此風神雖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撒牲
之該高視公卿獨賜蜡蛭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
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
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携抱甕兄之幽貞若其
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况乎冀土
夔龍纏縢名器已所不缺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
多慼何則潁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商洛園公秉閘
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于矛楯也唯遁山

阿近信史患方音如或誠言謹便開癸弟夙芳此劇
不復多呈徐君白
時孝穆為吏部尚書處士周弘讓書薦趙群方圓
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執優敏中歲習
遊宛洛蒙弟識異其人今同在巖壑脫能登此亦
陋則山谷成勸孝穆答之

周弘讓

與徐陵薦方圓書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
堯風遨遊舜日安眠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

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為時生林
谷之中鮮逢退逸惟趙群方圓棲遲天目年過強仕
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執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
識異其人方儲之猶衣冠未絕雅奉閒逸得性丘林
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岩壑畢志風雲琴按
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玫桀絕詠貴五履二兩
文無聞方今公旦作輔德兆攸賴激貪懲競懷自圓
起弟以搜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亦陋編言是
屬翹首遠貴則山谷成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
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坏而遁于廊廟
之用脫不能貴然來思而于退讓之道于斯為貴恐
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
微裨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白
元

趙孟頫

與中峯和尚

昨以中遲山草草具字陳叙下情茲承鼎上人下訪
特蒙惠書審即日道體勝常深用為慰又知以中十
七日方登天目所謂普度功德此乃先妻願心必須
為之但日期未敢定臨時又當上稟耳海印雖有登

山之約然亦未可必外承指示三十年陳迹宛若夢
幻此理昭然夫復何言但幻心未滅隨滅隨起有不
能自已者此則鈍根所障亦冀以漸消散耳圓覺經
尚有三章未畢一得斷手便當寄上又恐字畫拙惡
不堪入板然惟師意秋暑不能久滯嘉兄還此具復
餘惟珍重不宣

又

紛紛塵事不得以時上狀惟極馳想漸熱伏計道體
安穩五月十日老妻忌辰一如前議命千江菴主主
持了普度一事只作一晝夜日誦法華夜施十燈十

斛兼三時宣禮法華懺法區區不敢祇屈尊重敢乞慈悲就山中默加觀想庶使無情有情及亡者俱獲超度盂蘭之拜德豈有已哉因幻住道者上山謹附短狀餘唯珍重珍重不宣大拙以中來侍併冀道及下意

祭文

釋德洪覺範

祭幻住菴明師弟文

予少棄家從我游嬉三十一年如夢頃時於此夢境憂患半之我竄萬里白骨重肉予卧一庵亦失雙目心知餘年再見不復敢料來歸先館予廬即視摸索認聲驚呼我亦念子形神已枯百不如人謂當壽攷心期惻然正爾難保如臨崖樹先自枯倒不見兩月果以訃聞既通世契又同師門臨終之語骨須我焚攜法先祖疾馳三月瓦燈畫昏寂然空室相視以動薦此鉢食

天目志四卷終

天目山志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徐嘉泰撰嘉泰字道亨循州人官於潛縣知縣是書乃萬歷甲寅嘉泰因舊志重修浙江有東西二天目東天目在臨安縣之西五十里西天目在於潛縣西北四十五里據此書所圖則本屬一山東西水源若兩目然故曰天目然此書所紀多屬西天目事統稱天目山志非也

惠山古今考十卷附錄三卷
補遺一卷

〔明〕談修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惠山古今考十卷附錄三卷補遺一卷》提要

惠山古今考序

偉者魁杰之生而歸靈於山水然士有寵身巖谷或足跡一游皆因為山水重山水固弗重於人也震澤之北有惠山焉蓋錫之名岳歟其間忠臣孝子節義道學之儔累代不絕廼獨以泉重是泉果足重惠山乎惠山之重果取以泉乎余雅有泉石之痴談思永氏以一日之長交余

每使車過錫思求必為余山重
酌泉試茗毋美果殊竊言仙人
流霞一杯未能過也陸鴻漸之
許論李文饒之置驛豈虛稱哉
自唐以後名人秀士登覽洞酌

藻句品題爛然珠璣其錯何已
刻有成帙傳矣近思永氏復重
訂而廣輯之諸如忠臣孝子節
義道學之類及此山之勝誰闕
誰廢何代何年與夫重增小洞

中失而今復者其録靡不備載
籍中命曰惠山古今考遠使詣
余請一言弁諸首余覽之歎曰
美哉談子之用心善而寄志遠
也夫陸鴻漸品水首康王谷而

次及惠泉然壓山以匡俗得名
而香爐諸峰緣太白增勝則意
者康谷之以第一重也其不徒
以水乎抑竹爐創自僧性海於
惠山無係重輕也一為於右族

後人眺寺者將必物色而歸之況重增小洞勝跡依然是誰之功以娛及此寧直秦武昌復升煙之爲烈哉飲水知源後之游斯地酌斯泉者其可忘談子哉

自是惠山其不以談子重哉塵而匡惠而談千載而下聰未雜所謂一二矣僭書之以爲卷

莆中林兆珂孟鳴父撰

惠山古今考序

惠山西峙於梁谿秀色可餐也其峯巒合沓如九龍之蜿蜒而可媟也當煙雲幕而風雨暝也似噓吸太湖之萬頃歘超

忽而騰蒼昊也遊者憩焉聽松風之肅肅依俙乎九疑音樂也潄甘泉之涓涓又何必浮玉之中泠也石門水洞其嵩山石室而員嶠之水簾也仙塢蓮池其十

洲仙館而太華之蓮花也峨峨
煌煌瓊簷繡栱而點綴於翠微
幡影閒者非靈宇仁祠則綠野
金谷也雀舫笙歌衆山傳響群
而與蛾眉酣放積唐者靡非高

陽酒徒也美哉東南一鉅麗乎
海內風流遠者卧遊而不之之
者逗弗忍別操觚含毫紀心目
之奇以暢逍遙之趣乃去之猶
顧而黯然也夫是以琮琤其韻

綺縠其文藝圃星稠矣思永談
先生體不羈之才固千里雄駿
而氣槩矯矯則萬仞崖壁惜以
知希頫首窐衡下窮愁著書大
類虞卿山水賸情不殊許掾時

時棲托於此忼慨長嘯謂不能
窮古之勝而復之俾山若益而
崇水若益而深奈何靚此峙者
類乎流者壇乎因博搜古今之
詩與文會為一編埋之山房曰

出此匯直臥游者神飛令江山風月之主考而鑒焉庶知某泉某石幾廢幾存鮮不目爲幻景矣嗟々天地總幻耳寧泉石然乎哉廼思永將歆藉幻

辭以志幻景者何曰吾冀世之覩幻辭而不有幻景并吾幻身而俱遊乎無何有之鄉即蕭寂如楊亭葛廬也者可迄今有而何有乎重街小洞又奚虞夫

峙者類而流者堙也而不見山嵐不竭以無故泉水不涸以有故無々則有々則無若不無也而何有不有也而何無吾方求知此道者蓋儀不得一也疇能

以幻景目之而安保其不類且堙吾所以有是考闡思永氏之不泯々乎有道哉山靈逍爾而笑于九龍之巔矣

雲間王徽撰并書

九龍山圖

金蓮池
三

四

惠山古今考目録

三卷

國朝文

四卷

游惠山黄王二園記　王世貞

六卷

南北朝詩

過歷山湛長史草堂　劉鑠

歷山草堂應教　湛茂之

過歷山　江淹

唐詩

惠山流泉歌　皇甫冉

遊惠山寺　竇羣

晨過呂師院　竇羣

送陸羽歸惠山　顧況

湛長史舊居　丘丹

奉同丘院長題湛氏舊居　韋夏卿

又　李益

又　于頔

又　呂渭

覧呂侍郎丘貟外舊題十三代祖歷山草堂詩因書紀事　湛賁

題歷山祖宅　湛賁

別惠山書堂　湛賁

惠山寺　張祜

懐惠山寺　許渾

過惠山春申君祠　張繼

別惠山泉石　李紳

鑑玄影堂　李紳

別雙温樹　李紳

憶惠山　李紳

重到惠山二絶　李紳

惠山寺　皮日休

惠山泉二首　皮日休

懐錫山藥名離合體　皮日休

懐惠山　陸龜蒙

秋暮登惠山北樓　王武陵

宿惠山寺　王武陵

題惠山寺　朱宿

再題惠山寺　朱宿

八巻

國朝詩

甲辰花朝繼芳邀社飲　秦　旭
螭首歌贈楊叔理　秦　旭
壬寅春惟清載酒山行既登舟風雨驟至賦此
記事　秦　旭
與諸公社飲有作　秦　旭
叔理邀惠山社飲　秦　旭
松風閣晒起書事　秦　旭
題錫山張中丞新祠　秦　旭
鏡光石　張九方

題張睢陽新廟　張九方
宿聽松菴　朱　昇
遊惠山　朱　昇
李丞相讀書臺　朱　昇
真上人澹泊軒　王　諶
李丞相讀書臺　沈　粲
遊惠山東部石師　尤　稷
碧山吟社　王　與
謝馮廷伯送惠山泉　吳　寬

遊惠山過碧山吟社　吳　寬
登西神山絕頂　華　文

九卷

國朝詩

惠山泉歌寄二泉亞卿　喬　宇
朔修禊惠泉次韻　談　綱
秦景美邀遊惠山　莊　杲
寄題惠山第二泉　李東陽
憩惠山聽松閣雨　徐　問

秦廷韶速遊惠山次韻　程敏政
歸途登惠山時烟雨空濛衆有難色余獨奮往
沈　周
宿聽松菴時貞伯先別　沈　周
謝友人送惠山泉　李夢陽
次韻秦廷韶復竹爐　謝　鐸
惠山寺竹茶罏　杭　淮
和秦武昌復竹茶罏二首　邵　珪
登二泉亭二首　邵　珪

十卷

國朝詩

惠山古今考目録終

惠山古今考卷一

梁溪　談修

先世遺蹟皆古人奇蹤芳躅所寄有志於復古者即已湮舊蹟宜廣詢博考務得其處為仰止景行之地庶幾可以稱賢嚮觀唐張祜題惠山詩有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細莎之句今周文襄公祠前有一小橋下即小洞故處數年前邑有顯者乘軒過此蓋為樹杪所掠因毀故蹟而卑焉以便往來夫山行雅宜脫冕而獨擁高軒宜目為弊俗迄今遊人

每履斯地靡不指名而訕笑之余因葺而復舊重堦者築土垣於堦中別而為二其一為聽松通衢其一在今鳳谷行窩中築垣故在焉相傳古人置重堦為男女別途之意足瞻錫山曩時風俗淳厚先年邵文莊公寳建貞節坊在重堦末二泉書院前蓋識遺蹟為後世僭竊者防意亦遠矣鳳谷行窩先屬秦端敏公金繼屬秦方伯公梁重堦遺址俱存而不敢廢猶有復古遐思今為富豪所有毀重堦垣去貞節坊以泯其蹟頓令男女別途美意

漸滅無存惜哉且小洞與重堦相因小洞之遺蹟
不泯則重堦之遺蹟終不泯洞口有溝覆溝以石
加土與洞口平宛若無洞也者余因識之以俟後
之考古者與千載之一慨爰追吾錫昔年淳厚之
風為不可及也果有訪奇蹤而踵芳躅者乎則舊
蹟尚可稽焉矧重堦綿亘雖長而廣不盈丈縱毀
垣於圊不加闢即仍舊於圃不加損乃舊蹟驟湮
終不免於清議得失孰多可無辨哉小洞下通泉
水既田百餘畝即歲大旱桔槔不用而可望有秋

其為民生利賴尤切脫小洞日久湮塞而泉水不
流則百餘畝山田昔也肥而日就磽矣寧非仁人
所當熟慮者哉

惠山有三賢祠在二泉亭上有三孝祠在二泉坊下
三賢祠勝國時肇昌王公仁輔所編錫山志載焉
三孝祠我　朝景泰間鄉先輩馮公善續編錫山
志載焉弘治間吳公鳳翔李公舜明重修縣志三
賢祠無增損三孝祠則改為華孝子祠嗣後三賢
祠漸增而為十有餘人改名曰尊賢祠邇年来至
有賂棍徒具呈業已增入竟為公論所不容而罷
後有因而效尤者適學師襄陽呂鳳梧公鳴陽将
北上會試餽以厚贐呂公固拒不納呂公行後值
司訓舒城姚少岡公鎮署學事復将厚遺姚公亦
固拒不納而事遂寢夫賢美稱也得祀尊賢祠盛
舉也此而可以幸得孰不可以幸得乎呂姚二公
不為利眩誠士林高品哉至孝子祠獨載華公而
不及薛劉二公余重為世道慨焉偶遊漪瀾堂步
至左夾室有立石在焉舉目視之乃餘姚成翰林

公瀾撰賢孝祠記也立石在天順辛巳而吳李縣
志修於弘治甲寅乃遺而不載此其故不可知余
因備錄以補邑乘之缺記曰君子施政於天下垂
教於後世無非欲人賢與孝也賢以重名教孝以
勵風俗名教不淪風俗不偷則政施於天下教垂
於後世豈無所補哉無錫為江南巨邑風俗淳厚
尤重名教邑有山曰惠山山之麓有三賢三孝二
祠三賢湛茂之李公垂陸鴻漸湛為長史有聲南
朝李為相國嘗讀書山中陸為隱士品泉為天下

第二人皆以賢稱三孝薛天生劉懷瀜華寶薛以母遭喪菜食未免喪而死終身不食魚肉劉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盐菜華奉父一言終身不冠娶齊建元間咸旌其門以名教所重風俗所繫故邦人祀之祠廢於宣德正統間巡撫周公忱命建祠祀陸以其品泉也知縣顏肅重建孝子祠祀華重孝也天順己卯大尹豐城李君葉二尹餘姚邵君性相繼來涖邑政訪前賢遺跡致仕教諭馮善告以二祠之詳乃相與慨然曰賢與孝同一稱

也何湛李薛劉之不與焉遂刻俸增建以備其觀進湛李於陸祠以申尊賢之義復薛劉於華祠以為錫類之勸邵君與余有舊好馳書徵文記其事惟道在天地間亘萬古而不墜其或顯或晦皆由人之行不行耳盖賢孝是道也二君子推是道以及於錫民而民心其心感其化景前人之賢跡前人之孝使道晦而復顯澤流而益遠名教豈小補哉風俗豈小補哉於是乎記夫自天順辛巳迄今百有餘歲三賢祠益至十許人吾錫稱多賢哉顧三孝祠竟去薛劉二公而專祀華公盖華氏之族繁而昌薛劉二族已式微不可考胡三孝之有幸有不幸若此其頓殊耶余覽是記将另建薛劉二孝祠以不泯先賢令名惜丁衰落之秋不能獨舉而望之同志更鮮其人惟以為義不終自咎而已倘復得天順甲寅故事能無望於賢大尹如豐城李公葉者起而為錫類之勸乎矧華公終身不娶安得有後而世居無錫已在南齊考今之華氏多從宋思陵南渡始家於錫而尊為裔祖固秉彝好

德之良心然視狄青不妄認遠祖識見寧無別耶

惠山寺宋湛長史故宅也元微中僧顯於此置華山精舍後廢梁大同三年創為招提名法雲禪院唐會昌中廢咸通中重建宋至道中賜額普利院紹興間改名旌忠薦福寺寺中有殿名大同梁大同年間所建元末寺燬 國朝洪武十四年僧普真始圖興復永樂五年僧懷祖建佛殿十八年僧至迪又增建正統初年僧復原建兩廡十年正殿火十二年巡撫侍郎周公忱知縣項公伾倡僧道裔

溥瀨重建萬曆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有邑中富
人挾門客妓女蹴踘於月臺令蒼頭輩飛火炮於
佛殿梁間香積歲久如阜卒遇淬至火炮勢不可
遏是夜殿燬山僧文态募化通邑士民均有檀施
鋸工王承祖施三十金盖竭一生辛勤所積也尤
幸邑有吳光禄申錫艾年喪子因修善果捐貲若
干緡為殿材費無何病亡其室人張氏克成厥志
業巳就緒矣堪輿家謂是寺也錫山高聳於右而
左皆平壤於寺不利以故火災屢發宜建鍾樓於

左以禳之且兩廡傾圮有年亦宜舉廢因募至放
炮家毫無捐助惟語山僧曰遊客至殿址慎毋謂
火起放炮而已余聞斯言於僧大為不平丁酉春
直指使君行部至錫放炮公被逮余謂先年訪犯
有罰鍰造武進倉者有罰鍰造吾錫西倉者均約
費貲數千刻二倉傾圮非由二犯尚議罰鍰重建
茲殿燬灩由本犯得如故事議罰俾捐九牛一毛
以成億劫勝果於理法宜然顧余一介書生末由
上其事於當路因商之鄉學憲愚谷公廸光

施冏卿勵菴公策黃郡伯思菴公
學海嚴侍御雲岑公一鵬葉司選玄室公茂才及
余婿安司封希范僉謂是舉實出公義奚啻為吾
邑增勝而功德在官師法施在吾輩釋網在本犯
釋氏所謂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正在今日相約共
鳴諸當路柰中有撓之者竟為空空之談豈山靈
之不幸耶抑勇於義者之無其人也余因識之如
果勝幡當振豈無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在
乎

二泉書院在惠山寺左與貞升坊相對正德五年邵
文莊公寶建內有李忠定公祠有超然堂堂塑公
像有點易臺滴露泉有講堂一所命僧守之超然
堂歲久傾圮公塑像移置李公祠中公德學聞望
誠可名世而遺像乃以無嗣附之別祠惜哉幸公
第在冉涇里其門人莫僉事公同華郎中公雲告
於監司即公第建祠肖像祀焉賢哉莫華二公可
謂得韓門弟子之義者矣講堂向為僧守先年有
張姓為陰陽官者梟獍之尤也挾雄貲投一顯宦

為門客百凡可以中顯宦之欲者靡不擽擘而争先馮顯宦深德之力為覆庇俾得横行邑里卒以無禍復希旨計立一開府生祠領出本縣無碍官銀四十兩獻之顯宦至戚竟撤邵公講堂而去夫邵公超然堂圯遺像禮應移之講堂講堂撤而俾附於李公祠中其視莫華二公高誼能反而思之否耶

惠山之有祠也如尊賢祠三孝祠周文襄公祠周陳二公生祠王令尹祠鄒李二公生祠單貞姬祠尊賢祠如湛李陸三公前已載馬正德中益以宋無錫令焦千之國史編脩秦觀尚書文簡公尤袤御史裒行錢顗元高士倪瓚　國朝義士張翼中書舍人王紱嘉靖間復益以秦公旭邵公寶共十二人三孝祠姓名前已具載周文襄公祠正統年間為巡撫工部尚書恍建周陳二公生祠嘉靖年間為前巡按御史周公如斗陳公瑞建王令尹祠萬曆年間為松滋王公其勤建鄒李二公生祠邇年為令尹鄒公墀李公復陽建貳尹王公好義附焉

單貞姬祠正德中巡按御史陳某加奬父老子弟建諸祠有豐功惠政及於生民者有碩德雅行可以垂世者有清風氷節可以勵俗者遊人得於目覩即追思而景慕之其有光於吾錫者大矣外是有阿所好而入祠者終不免於公評有營夷公肇祠者余嘗作詰惠山神文以諭之有祠建未幾邑人指其素而嘲以詩者非特不足以動人之景行抑且起人之訾議則亦何益之有哉大抵吾人趣向有公私而舉動之臧否因之華鴻臚玄阜公復誠年七十其子將治具稱壽玄阜固辭因語之曰汝等為我稱觴胡不為我增勝惠山乎今漪瀾堂後小軒及泉池石欄皆命子指貲所置其視築圃山麓即侵疆尺許為快者賢不肖為何如耶

碧山吟社在惠山二泉右有堂曰十老有亭曰撚髭書室鶴徑與長松翠竹流泉秀嶺參差成化間秦脩敬公旭偕陸竹石公勉高梅菴公直陳遜菴公履黃杏軒公禄楊聽玉公理李綱菴公庶陳玉溪公公懋施北野公廉潘玉林公緒結社賦詩所也

十人者惟脩敬為封公餘皆布衣一時所稱耆俊
嘗聞其約曰吾儕幸生聖明之世既無公卿大夫
之責又無農工商賈之勞惟歌詠太平以形容
國家之盛固分内事哉今而後務以德義相勸過
失相規言毋妄誕行毋詭隨期不愧於古人無慚
於後進幸矣於風日晴燠以次為具觴詠其中行
以鴈序坐以齒列凡感時觸物吊古懷今一於詩
焉發之辭皆清婉和平舂容雅淡三泉王端毅公
恕巡撫江南聞其風而願見焉夫十人者其道同

其志合泰公不以予貴而驕人諸公不以韋布而
降志可謂人已兩得且優游於盛世耳不聞冠蓋
日不睹時艱所遭又何幸也若王公不恃開府之
尊而願就草莽之士可見曩時好善忘勢之風尚
存而未泯乎十老相繼淪謝地為豪右所據嘉靖
間有起而克復者華堂若樹脩吟社故事社友皆
縉紳惟先君未結綬時先伯中丞公官兩廣聞而
步韻作詩寄先君曰詩詠北山嗟獨賢毗傳南國
豈真詮東無蔥苡猶騰謗屣脫金沙尚覔禪林下
只今多舊侶社中應許結新緣朝來欲訂東歸約
羽檄韓門已萬全蓋追慕昔年之勝將歸而復之
也未幾倭夷匪茹社亦尋廢較之曩時能無今昔
之嘆耶玆者閉門深鎖已無有就而燕集者久之
將為荒原且併其名而銷歇矣余因識之倘有志
於香山洛社之風者則舊約具在吟社勝事或可
追乎

惠山有泉石之勝邑中士庶携觴挈榼游賞其間者
盛於春次則秋而無間冬夏從陸者出試泉門過

梁溪橋轉西過新板橋由五里街山色當前而林
壑平疇蒼翠可掬宛如織綺又名綺塍街過大德
橋至九龍峰坊下而進從舟者有出北水關過長
安橋由芙蓉湖抵黄埠墩墩有閣可登山閒之臺
廠城中之烟火郊岐之蔥青迫於户牖而風帆櫂
歌翩翩不絕亦一快觀也折而西由寺塘涇登岸
有出西水關折而北由横涘抵芙蓉湖亦從寺塘
涇登岸或直行至西定橋折而北入小河過許溪
橋孫家橋俞公橋又折而西至九龍坊登岸寺前

有石幢二左刻楞嚴諸呪宋熙寧三年建右刻尊
勝諸呪唐乾符三年建山門有坊扁曰惠山寺邑
人陳秋林進之書入山門三百步許爲日月池小
橋跨焉又三百步許爲天王殿扁曰惠泉福地亦
秋林公書殿門有百響環每一摇百響乃止後燬
於火中庭有池石眾貫之相傳山姬漂紗比他水
特潔故名纑塘舊有千葉金蓮花先年有僧不知
自何方携植於此後有婦人浴於池遂省爲五瓣
又名金蓮池金蓮花今已不產而他處山池中間

有之過橋即佛殿殿左面南有伽藍殿面右有藥
師殿俱廢右有彌陀殿萬曆初年華姓者重修殿
後有白雲堂邑人莫公文懋書扁堂有對云坐到
無言他事忽隨流水去來非有約此心原與白雲
閒乃山人丁姓者所作先年有一顯者書於金山
江天閣上而直書已名將誰欺乎堂左有方丈一
所僧文恣重建右有文昌祠僧正心建堂後凌二
城而上有大慈閣浮階乘虛堪以眺遠而高山膠
山東西對峙若翠屏亦一大觀也閣前右有法堂

左則倚閣結宇逶迤詰屈啓扉望山令人有雲霞
象外之想再凌階而上則初篁碧鮮樛枝交翠惟
聞蕭瑟風聲不見曜靈日色飛宇三楹則僧成覺
擁錫處也折而右則玉皇殿在焉天王殿前左右
各有坊左曰聽松巖侍御雲岑公一鵬重脩歷諸
祠至街末則百尺喬松挺立高原秀萼盤結如蓋
陰條落落下垂街名聽松雖非自此松起而古松
不存則此松標亦足以擅名乎折而左有碧霞元
君行宮昔年邑中有富人父歿堪輿家指此爲吉

壤乃卜地山麓建廟宇將遷塑像於其中忽夭二
子兢悚不敢遷徹故廟而再建焉視昔博敞豐麗
崇奉益嚴不數載果誕子噫謂神聽無響哉離行
宮左數丈舊有聽松菴菴廢爲邵文莊公寶墓文
莊公共推人望亦廢菴爲葬地乎良爲白璧之惜
右曰觀泉歷孝子祠而上爲天下第二泉坊扁元
趙承旨孟頫書泉源出石中或正或側皆東流渟
於上池演於中池有渠通润淵堂下瀑於龍吻滙
於下池唐人詩泉聲到池盡者此也由泉亭而上

東有羅漢泉山僧真恩搆亭於前鑿宇於石析而右有若氷洞高數尺廣方丈水自洞浸出流於石池蓋惠泉別流也唐僧若氷斷巖得之故名洞之下有龍縫泉離泉右數丈有黄公澗雨後山水湍急自崇岡衝石澗而下礚嗑若濆珠濺濺如瀑布可供初霽登臨之一快

惠山之勝自古記之周柱史伯陽謂之神山唐陸處士羽謂此山較吴西之虎丘錢塘之天竺尤稱最焉邑人因而為亭榭園池以供遊賞者自古迄今

興廢不一山之上有半山亭旁有繡嶺亭宋光禄勝中元建以花木繁盛若錦繡然故名泉上有泉亭其製圓頂八角傳聞宋高宗飲泉於斯故泉頂繪雙龍云正統五年巡撫周公忱重建成化間重修若氷洞右有濕雲亭宋政和中郡守劉光建元至元間改曰極目皇慶初又改曰涵碧正德八年重建又有漱香亭延祐二年建正德八年重建梁源亭在二泉前唐會昌中刺史張公置連屋十間是亭在焉後改曰真賞亭亭廢已久今惟存欹瀾堂堂右黄公澗上有小蓬萊亭天淵亭寺中有翠麓亭金蓮池上有芙蓉亭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憇亭以備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甓宋蘇舜欽宰邑時重搆又名曾般亭製作甚古故名諸亭惟二泉亭在半山亭萬曆年間重建餘俱廢無可考軒有挹翠軒擁翠軒嘉陰軒宋蘇舜欽建默軒雲深軒秋濤軒澹泊軒指南軒俱廢閣有望湖閣李丞相紳建今半山亭即其址也松風閣秦方伯夔倡建今在文莊墓前樓有偉觀樓在清徽精

舍右今廢成志樓在孝子祠山中舊有歷山草堂湛長史讀書處劉宋元嘉中建南平王鑠及齊江淹皆有過草堂詩唐侍御史丘丹作舊居志及同時韋夏卿輩皆有詩刻石今為寺李相書堂在媚皇行宫右俞氏墓後其地頗高今僅存基址邇有将擴為塋地者余立石併鐫四圍丈尺識之遂初書堂尤尚書袤讀書處今不知所在清微精舍元延祐間倪真人文光建於黄公澗上虞伯生為文光墓表載焉惠麓小隱孟通判湰所築有詩文卷

流傳民間野翁莊在聽松巷右施訓科廉所營有松筠之勝貴谿姚提學文灝題扁沈石田周有圖有詩倪孟施三公山居今亦廢而野翁莊余嘗得於耳開寺左今有鳳谷行窩重街在後徵封堂在前四桂堂居中今皆撤而新之華堂櫛比高閣雲齊飛梁若虹長砌如鱗且托喬基於曾阿就分流於水若修幹拂霄密竿迷徑即丹丘金谷曷以尚焉寺右有闞令翁顧氏古人謂松石峻危葱翠陰悯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園皆有之有如因此天開圖畫加以人工點綴其勝當不讓於鳳谷行窩也山麓之右先伯中丞公亦嘗闢圃前後有樓中有堂有池而錫山背平壤右挹九龍之秀左望蓉湖如練亦稱勝地但蕪穢不治殊無可觀中丞公歿未幾售之王謙齋大益竭不貲之費鳩工聚材廓而新之累臺以便極目增桴以恣賞心甃石為池導泉灌焉而嘉魚良木洋洋斐斐視昔大為改觀不數載又屬他姓昔人謂園是主人身是客其信然乎山麓之左昔有呂氏荒圃幸茂林脩竹

未盡剪除黃光祿九峯公搢捐貲售焉因舊為新擇勝結構入門則竹徑蓊茸進重門則竹屏盤紆屏中群卉畢集春深時如行萬花谷中折而東有樂志堂文華對峙靈宇森列春日登山者紛紛如蟻可歷歷數也堂後有池入夏則魚戲新荷得動植自然生意池後有樓宏敞高爽推窗縱目則兩山四野之勝令人應接不暇折而西有瀕淺亭前有池後有臺西有箕踞亭過小橋有擘秀閣閣之勝不減於樓而山光尤迫近可挹閣下鑿曲水流觴其間扁曰蘭亭分勝九峯公存日凡旅遊士大夫稅駕不吝日久亦不厭因是亦得賢主人之譽過黃園有賈氏園居先年秦玄洲公栥所創鑿池結廬未就即售之賈憲使弘巷公應璧臺榭亭館十倍曩時而奇花綉砌秀石攤階堪與鳳谷行窩競勝第闢圃有久近地勢有高卑天巧與人工差別耳諸園惟黃氏不拒遊客且九峯孫余甥也多遊焉以故所載獨詳餘亦間從友人一遊因得其槩矧遊山以適情也見拒於園丁則於情已拂藉

令得入遍遊盧兒輩潸折花卉縱園丁不言於心安乎或有因而見侮者即付之不校終不免無及之悔以故寧縱步山間望名園常裹足也邇閑賈園芍藥初開有一貴介公子邇賈公甥壻命童子折花園丁阻之竟連株拔去又何怪乎諸園司管者之拒客耶山有九峯第一峯白石塢下有諸泉又遊山路第二峯下桃花塢下聽松菴有石長數尺濶厚半之盤帳有古色上刻唐李陽冰聽松二篆字舊在佛殿前即唐人詩所謂松子聲聲打石

床者其上又有宋人題字成化間徙聽松菴門左以其地有二大松故第三峯下檐鈎塢左有時思菴基第四峯下王家塢下有灰堆石高大各丈餘第五峯下宋塢有獅子石又有鏡光石濶四五丈雨雪後映雪有光故名山人以卜陰晴又有凉棚石可坐四五人天公足跡石在凉棚石下大三四丈其跡色赤約尺三四寸第六峯下馬鞍塢下有三壞品列名大勝墩第七峯下望公塢中有雙石門嘉靖年名始著有泉亦堪煮茗下有青墩有悟

空精舍宋宗姓若巖之小隱方外張伯雨雲陽虞志道皆有題今廢第八峯下仙人塢上崖險絶有石穴如篩傳聞中有毒物不敢窺下有五步墩第九峯下火了塢以形名下有平地方數丈俗呼裝柴塲山末有龍尾陵越絶書云春申君徙封所開僧房凡十有四白石塢北曰南隱房元僧天然始居之今為秦氏園居南隱左曰龍泉房後有龍縫泉故名僧妙玄居之今為碧山吟社龍泉左曰別泉房僧覺明居之今雲山舊隱猶僧舊廬也黃公

濶分流其内觀泉門右曰聽泉房洪武間住持净月退居今為顧氏園山門内左曰漚寓房成化間住持道瑨退居後有寮墩臨重街周文襄公謂寺缺青龍因以毀殿瓦石聚而成之今為鳳谷行窩小洞橋西曰栢庭房香積池在焉正統間住持道裔退居今作文襄祠栢庭後曰林泉房洪武間住持晉華退居林泉左曰真净房本林泉析出真净左曰梅隱房永樂間住持至迪退居梅隱北曰大池房洪武末年資慶菴僧曇璘居之大池左曰樓

雲房宣德間住持德惠退居桃花塢右曰孔山房洪武末年法王菴僧自性居之孔山右曰雙松房景泰間僧惠恩自聽松析居雙松左曰聽松菴洪武間住持普真退居巳上僧房有廢為巨姓園居者有廢為民間葬地者惟林泉菴尚在大都僧房之興廢視諸僧戒行之有無其廢為園居或廢為葬地未必皆巨姓之侵占多有緇流不守戒行以致象教陵夷於是乎豪强之家得肆其吞噬之術且廢興有定數即山麓園居變遷如奕棋又何怪

乎緇流耶第先賢遺蹟併而廢之豈先進所望於後進者乎有仰止之念者當不應若是之忍耳聽松菴有廬山景畫壁王中書孟端所圖黃少保淮題詩其上有力者屢欲移之而壁用竹土竟莫能動成化庚子毀於火三士圖亦王中書畫中書與性海及潘克誠松菴行樂之像曰三士者中書自謂儒士性海開士克誠醫士圖凡三人藏其一今各失去王中書又畫觀音像及書金剛諸經共一卷詳見其自為跋今不知何在竹茶鑪孟端與僧

性海一日偕潘克誠在聽松菴適湖州竹工至以古制命為之一時名人俱有題咏永樂初性海赴虎丘住持以贈克誠藏六十餘年成化間楊謨得之丙申秦武昌夔撰跋取諸楊氏復歸山中有復鑪倡和卷可見衆時士大夫志在復古即一鑪尚不忍湮沒遺風良可景仰此鑪歲久漸損山僧真恩以山間紫竹之細者倣其製而為之亦稱精巧與舊鑪並存於秋聲小閣二泉記石在梅隱房前先年已殘缺不可讀今不知何在長生檜在佛殿

前右宋天聖中蘇內相紳宰縣時手植後人立石識之鳳檜在佛殿前不知何時植俱亡雙温樹李丞相紳手植有詩趙令松在寺門內大松在佛殿前亦俱亡瑞竹正統初僧福奎折竹引扁苴盟之曰吾道成枝葉生既而果生枝葉時人以為異多題咏之

錫山惠山支隴也周秦間山產鉛錫故曰錫山漢興錫殫後有於山下得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沴天下弊無錫乂天下濟王莽時錫

復出光順之世而錫不復有矣遂以名縣按山經云衆山皆高則高者容而低者主故兹山為邑之主山陰有東嶽廟唐同光二年里人周太乙募建為國祝釐邦人祈禱大著靈應宋乾道三年重建元至順二年火次年重建至正十六年毀於紅軍
國朝洪武四年重建十六年火是年重建十九年正殿火次年修建正統元年作五嶽樓五間於前弘治七年百廢具舉廟貌一新視舊加勝萬曆初年東西兩廡及中有亭一間俱重修右廡有唐中丞張公巡祠宋勅封忠靖景祐真君建炎二年江南民結社備寇以張公生有保障功故祠焉以倡忠義又以公戰没時有死當為厲鬼以殺賊之語故塑像甚異元加封護國弘濟天順元年知府周公源始得請春秋用少牢祀祠前有泉深僅百尺清洌可愛宋政和間羽士盧至柔隱於山南以符水濟人辛卯大疫召張收之一日於泉石間見雲中一巨人白衣繡帽濶步嶺表長揖而趨至柔躡而迹之至嶽廟右廡有神像一足微跛面西而立

至柔曰所謂張公即其神欲托迹拯民遂鑿地及泉丹書符劵刻磚甃井立祠其東有疾者汲泉飲有驗俗號靈泉正德之季邑中有顯者好黄白之術毀甃取出硃砂若干而泉水不效成化九年縣大尹李公恭於靖微菴廢址别立廟宇遂為衣冠像弘治十七年得請祝文於　朝邑人張繼善刻文於石募建亭覆之嘉靖間縣大尹萬公虞愷題廟門曰顯忠祠萬曆丁酉縣大尹趙公應元見廟宇傾圮捐俸若干付縣尉督脩今已半載而傾圮如故則余所弗解也廡右又有靈護廟神姓王字越祖邑之沙頭人英偉異常日惟以救災恤患為心宋淳熙十有二年卒年僅二十有二遂大發靈驗鄉人為立廟凡有水旱蝗疫隨禱而應知常州軍事鄭必方以聞紹定三年賜今額後又封為福濟廣利侯元至正三年海漕三千餘艘遇風濤將覆舟人唐亨等求救於神桅上輒見勅賜王靈護旗號風濤遂息事著　國朝邑人倪峻廟碑天順四年縣大尹李公葉創建别殿於今地山上有真

武祠三官堂茅君祠紫竹觀音祠萬曆丁酉重建
關王廟萬曆甲午建山顛有石浮屠先是顧文康
公鼎臣來遊茲山云縣無巍科當是龍不角耳邑
人顧懋等爰建此塔既成始有發解者傍有望遠
亭弘治間縣大尹榮公華建今廢或云龍以角聽
塔宜空中不宜實土萬曆丙子郡伯施公觀民與
邑士大夫議建新塔將落成雷擊塔心中木不可
以貫鐵頂僅成浮屠七級而已山東南有仙人洗
面池石圓有廓若盆然竅通山腹積水歛數百人

大旱不竭山麓有八仙石石形如墩者八右第二
墩下一石池常有水每歲清明日人掬以洗目左
下有二石名童子石傍有井今湮沒山前有月子
蕩蕩下澗水入於梁溪澗中有水簾倪文光作精
舍其上時築堤遏水為潺湲聲廢已久矣山側有
秦皇塢陸羽記云塢者村墅之異名始皇東巡會
稽經此故名其東復有塢曰烏腰塢春申君廟在
山下即楚公子黃歇也楚考烈王嘗相歇封於故
吳邑歇後為李園所殺吳人建祠於其地以祀之

唐垂拱間狄仁傑毀淫祀祠亦見廢今山麓土神
祠即春申君也盖為毀祠故易其名耳神屢以祈
禳著應自宋始封忠安王後累封忠安順應威顯
英濟王張繼詩云春申祠宇空山裏古栢陰陰石
泉水今古栢雖無存乃廟前喬木合抱而華滋十
餘年前嘗有伐之者神顯靈不可伐今鋸痕泯然
益惠色可蔭無凋落矣山之西麓有陳公園陳公
懋所作中構錫谷書堂西清樓風翰亭莊太史杲
夏方伯寅皆有題咏今廢

山南有禪悅院宋紹興間僧照建光宗後廢咸淳間
僧澗修之元至正間僧裕及其徒咏又修之 國
朝永樂十七年僧成就重建成化十二年僧覺義
修之院有僧房四已廢其三獨殿左僧房尚存殿
右僧房有化骨池相傳院有三塔為民庶僧道瘞
骨之所二在池中一在池上品字列不知所始今
池中二塔尚存池上塔廢已久嘉靖之季有僧徹
空者來自白下卓有業行華光祿露生母薛氏施
財創僧舍此僧居焉於是乎靈宇再興而禪悅法

筵不致义湮矣是院舊有寒翠軒松雲軒日月軒月軒今俱廢無可考永寧院與禪悅遡其創亦同今廢仁壽菴元儒學提舉強以德建黃晉卿記青墩菴在黃灣本民丁氏地成化十一年僧圓意建山西北有龍泉菴弘治十八年僧信珍掘地得石刻永興二年勅賜龍泉菴字乃建菴以居接竹引泉注於僧廚賸有山居雅致邇年來菴僧募化重建而飛觀雲陛增勝曩時矣余偶遊山間見舊蹟漸湮新祠妄作懼恣心者莫知所終而有志於景行

者莫知向方也因考勝國昭代諸志及邵文莊公惠山記附以生平所聞見興廢必書臧否不諱俾裒誥者起悔悟好德者知决戒於世風未必無助云爾蓋惠山之勝聞於天下凡生於斯宦於斯寓於斯商於斯經行於斯者無貴賤無寒暑無日不相屬至焉備而志之俾覽勝者無徒眩一時之誇美為足羨也若夫通邑之興廢尚有俟於博考

惠山古今考卷一 終

惠山古今考卷二　文一

梁溪談脩輯

唐

惠山寺記　陸羽

惠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記云華山在吳城西北一百里釋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宋元徽中過江住京師彌陀寺後入吳憩華山精舍華山有方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記所謂吳西神山

是也山東峯當周秦間大産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創無錫縣屬會稽後漢有樵客於山下得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沴天下弊無錫乂天下濟自光武至孝順之世錫果竭順帝更為無錫縣屬吳郡故東山謂之錫山此則錫山之岑嶔也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之名權創其地又以此山為歷山以擬帝舜所耕者其山有九隴俗謂之九隴山或云九龍山或云鬪龍山九龍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虬縹蟉合沓然鬪龍者相傳云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鬪

六十日因以名之兀聯峯沓嶂之中有柯山華坡古洞陽觀秦始皇塢柯山者吳子仲雍五世孫柯相所治也華坡者齊孝子華寶所築也古洞陽觀下有洞穴潛通包山其觀以梁天監年置隋大業年廢秦始皇塢塢者村墅之異名昔始皇東巡會稽望氣者以金陵太湖之間有天子氣故掘而厭之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於此山因以古華山精舍為惠山寺寺在無錫縣西五里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家此山下故南平王鑠有贈荅之詩江淹劉孝標周文信並遊焉

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馬亭以備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甓淙甓龠淪潺湲漼漱移日寺中有方池一名千葉蓮花池一名纑塘亦名浣沼巖集山姬野婦漂紗滌縷其皎皎之色彼耶溪鏡湖不類也池上有大同殿以梁大同年置因名之從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閣東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貴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長洲東洞江陰北淹晉陵周圍一萬五千三百頃蒼蒼渺渺迫於軒戶閣西有黃公澗昔楚考烈王之時封春申君黃歇於吳之故墟則此也其祠宇享以醪酒樂以歌舞禪流道伴不勝淬喿遷於山東南林墅之中夫江南山淺土薄不有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餘頃此山又當太湖之西北隅縈竦四十餘里唯中峯有叢篁灌木餘盡古石嵌竿而已凡烟嵐所集發於蘿薜今石山橫亘濃翠可掬昔周柱史伯陽謂之神山豈虛言哉傷其至靈無當世之名惜其至異為訛俗所棄無當世之名以其棟宇不完也為訛俗所棄必其聞見不遠也且如吳西之虎丘丹徒之鶴林錢塘之天

竺以其臺殿樓榭崇崇業業車輿薦至是有嘉名不然何以與此山為儔列耶若以鶴林望江天竺觀海虎丘平眺郡郭以為雄則曷若此山絕頂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諸山以掌晛可矣何若引修廊開邃宇飛簷眺檻凌烟架日則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為冣也此山亦猶人之秉至行負淳德無冠裳鍾鼎昌昌熚熚為邇俗不有宜矣夫德行者源也冠裳鍾鼎流也苟無其源流將安發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營立為後世之洪注云

惠山新泉記

獨孤及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跡而披勝録異者淺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源深以割雞之餘考古按圖葺而築之乃飾乃圬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為賓主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方廣勝掩他境其泉伏涌潛泄潗𣸣舍下無沚無竇蓄而

不注源深因地勢以順水性始雙鑿衺文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山激若醴灑乳噴及於禪林周於僧房灌注于德地經縈于法堂潺潺有聲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使貪者讓躁者靜靜者勸道道者堅固境靜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山發於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之功則水之時用不廣亦猶無錫之政煩民貧源深導之則千室襦袴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若響荅其揆一也予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湛長史舊居志

丘冊

無錫縣西郊七里有惠山寺即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之別墅也舊名歷山故南平王劉鑠有過湛長史歷山草堂詩湛有酬和其文野而典特以松石自怡逍遥沉寂終見止足之意可謂當時高賢矣至齊景陵王友江淹亦有繼作予登玆山以覩三篇列於古壁仰覧遺韻若穆清風遽訪湛氏胄裔山下猶有一二十族得十三代孫畧執其譜書牋墨塵蠹年世雖

邈塋隴尚存予披宋史畧不見其人心每惻嘆悲夫斯人也而史闕書然其有一篇則為不朽矣因復追緝六韻以次三賢之末時有釋若氷若踪跡玆山修念之餘鑿嵌注壑灑入諸界無非金碧缽帽之資悉償工費是以道友邑僚諷玩嘉賞嗚呼得非茂之之緣果而陰隲於上人不然胡竭慮之至耶予聖唐山令臣也屏居臨平山墅亦有年矣嘗諷茂之篇句云衰癈歸丘樊歲寒見松栢不覺禪意超散若在廬霍之間矣異時同歸猶茂之之不忘也嗟乎湛君用刋

巖石徯俟後之知我者得不繼之乎時貞元庚午志

宋

惠山泉記　　聶厚載

水之甘苦猶人之賢愚人生稟氣清則賢濁則愚水流因地潔則甘穢則苦石脉至潔山泉悉甘而斯泉勝諸泉者以其感錫之氣也昔并投黑錫於其中久而則甘杏梅橙李和鉛霜食之則美盖錫能變味致甘也兹山當周秦間大產鉛錫豈非假其餘味乎或

云尚錫能致甘則山下諸泉味當一矣而獨美者何也曰山一而源異也他泉脉淺發於山表斯泉源深出於山骨故積緜而不溢久旱而不竭承平之代錫乃深藏故源溪而得其液焉不然則何以滑於衆泉重於諸水或云古時錫產東峯非泉脉矣惠山本也東峯枝也未有本亡而枝有者也利物之外尤資茗荈陸先生嘗奇之美名始振夫食味別聲人之常也甘辛爽口嬰耋一致至若水之淡薄其味各別能於淡薄之中紀其優劣陵其等級非奇人不能臻乎妙亦猶金絲聰耳清濁易辨其或審與衰察治亂非賢者罕極其奥審聲之奥夔季而下世未有能者別味之妙生民以來先生一人耳且夔季於樂聽於心而不聽於耳先生於水別於心而不別於口後之慕先生名悅水之味者又不別於口別於耳也噫別於耳者衆矣非獨水之難別也先生未生泉味非苦先生生後泉方有譽信乎蔡邕辨薪而得爨伯樂顧駿而增價天下之山聯珠櫛比山中之泉絲棼髮委先生不登之山未嘗之泉多矣其間挹康洞而抗蘭谷者有

之不偶奇識溷淆於汙潦之間惜夫且以無情之水遇至鑒汲引尚能紀名於簡冊分甘於郡國矧有道之士偶知已振發豈不能潤澤生民道濟天下煥今名於今古哉前所謂水猶賢者言非過也感物而動與泉作序

陸子泉亭記　　孫覿

陸鴻漸著茶經別天下之水而惠山之品最高山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

隙間溢流為池味甘寒最宜茶於是茗飲盛天下而餅罌負檐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末群盜嘯其中滲壞之餘龍淵泉遂涸會今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丘墓所在疏請於朝追助冥福詔從之賜名精忠薦福始命寺僧法皡主其院法皡氣質不凡以有為法作佛事糞除灌莽疏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築堂居之積十年之勤大屋穹墉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舊有亭覆其上歲久腐敗又斥其贏撤而大之廣深袤丈廊馬四庭遂

與泉稱法皡請余文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於法皡獨有感也建炎南渡天下州縣殘為盜區官吏寄民閭藏錢廪粟分寓浮圖老子之宮市門日旰無行跡遊客暮夜無託宿之地藩垣缺壞野鳥入室如逃人家士夫如寓公寄客屈指計歸日曩常蹈故相師成風未有特立獨行破苟且之格奮然以功名自立於一世故積亂十六七年視今猶視昔也法皡者不惟精悍過絕人而寺之廢與本末與古今詩人名章俊語刻留山中者皆能歷歷為余道之至其追營

香火奉佛齋衆興頹起仆潔除垢汙於戎馬蹂踐之後又置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遊凡昔所有皆具而壯麗過之可謂不欺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又以不織不耕訾謷其徒姑置勿異焉是宜日夜淬勵其材振飭蠱壞以趍於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上其庶矣乎故書之以寓一嘆云

明陽觀記

李遠 宜興人

老氏釋氏並行于世為老氏者率負氣未嘗汲汲走

權勢門有所不合拂袖引去意專而能恐辱則與為釋者若不相似然故其道雖同而流俗向背為之異所從來久矣若梁谿上清三洞法師盧公至柔者士大夫識與不識州里無遠近翕然稱之靡有間言非其道術高出一時孰能使之然哉公之名既彰於是以疾來告丐符水治者罌缶相屬於道其治疾也令病者以狀自言死生立決或為妖所憑容止失常至其所脫然去體家有嘯於梁者為符其門則泯滅絕跡病度不可治必欲得呪水往者亦不固拒歸發視

之水上激如矢迸流于地不復得飲籙章封事皆有殊應人益以為神旦罷朝真歸休于室則户外之屨滿矣初知郭内洞虚觀崇寧四年疲於酬對思就藪澤閒曠之所而晦迹焉行至梁山有鹿騰出公曰是謂生氣吾緣在此矣結菴而居歸者如昔乃相與出力建立祠宇其地則洞陽觀之遺址也或言山有穴旁出因以為名觀興於梁之天監而廢於隋之大業至是復興大觀改元建康元符宫稼真觀妙沖和光先生劉混康因 召對面奏至柔之行及觀所以建

立者 勅賜名曰明陽命主之政和元年八月 詔部使者敦遣赴 闕而至柔以其年五月羽化矣嗚呼觀之廢也遂蒿藜蘙之所蔽翳獸蹄鳥跡之所出没風雨晦冥山鬼魑魅之所悲嘯歷數百年高甍屹立舟艭輪奐神靈宅焉徒以得人故爾初公之亡也三清殿猶未立嗣者屢易無能終其志而田毛瘠薄衆不贍給相招而去罅漏弗補摧頹弗支皷鐘偃聲雕臒畫出幾復廢壞邦人與洞虚之衆相謂曰凡事成難而敗易盧公之業可惜也犹恐坐視乎正一道士許元真才具通敏乃舉以任其事上清三宫法師許公時中元真師也延致之專静有守恬淡無累亦能以符籙濟人聞者嚮慕承節郎李元崇建祠殿肅奉颷馭創新葺舊有加於初歲給其粮有常數故贈通奉大夫王公軾之孫緯施田八十畝歲得租五十石以飯其衆至者安馬盖觀非盧公不興非許公不成二公所學之道同故相為終始如素約而人悦之夫人情孰不為子孫計李氏王氏不靳所有獨能量力奉高真是可嘉也余聞黄老之術以清静無為為

宗以純白一志為本以泛應不窮為門滌除元覽而不離其真故能全精神外死生獨立萬物之上而反乎無終始者也若夫禁咒巳疾禳却不祥此推其餘以利人者耳然心苟不誠術亦不神學斯道者宜知之觀故無記而 先朝賜名之寵與盧公之行其可無傳耶故書之以識其興之始云

重修明陽觀記

許 鑒

按無錫惠山記云山下有古洞陽觀下有洞穴潜通

包山置於梁之天監而廢於隋之大業今粲山在惠山之南往往舊日皆其境也既廢之久歷唐五代無聞焉至　本朝嘉祐間始迮高士盧至柔棲于舊址復興觀宇大觀元年乞額于　朝賜名曰明陽樞使蔡公卞書而揭之自其亡也住山者寖非其人更去迭來如傳舍歲月之深又就傾摧今惟一殿曲屋數間而已慶元初邑宰李公興宗選有道行者使主之衆舉周覲復老成詳練可以起廢亟請以行觀復辭不獲命入其中一無所有經營措畫艱難備嘗之他

日過余曰觀之賜額　勑牒幸存觀復老矣每念淪棄則無復可得欲勤之堅珉可乎余應之曰此君之盛美也焉有不可者遂以余之言為然而卒成其事噫夫物之廢興端自有時茲山嘗為荒墟樵牧之所數十百載矣何盧生至柔一旦乃能作古如是哉時之當興勢自有不能已爾今周君觀復又能立賜額之碑以傳不朽可謂善繼盧君者也余嘉其志輙為叙之時慶元六年正月二十日書

元

華孝子故址記

高明

惠山寺之東偏當泉水之上有三賢祠按志書今祠址華孝子所居宅也初祠久廢吳人王彬始復倡建既成則以三賢事刻諸石且曰初址實孝子故居孝子之事不以沒而不著復礱其碑陰以記其事章善也按齊史孝子名寶晉義熙末始八歲父豪戍長安且行謂曰我還為汝冠後長安陷父歿寶奉命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不忍荅輙號慟彌日建元三年詔

表其門閭凡史識孝子事若此蓋自西晉以來尚玄虛賤名檢敎弛法斁波流風靡而孝子獨能篤至行終始不渝其誠意惻怛可以貫金石于雲霓若與宇宙日月同其久於此見天之降衷人之秉彝不以喪世衰俗而有異也孝子晉人而志謂齊孝子者蓋孝子生於晉長於宋沒於齊當其一身而天下三易姓當時居朝廷有爵位者朝事司馬氏夕事劉朝事劉夕事蕭恬不以為怪而孝子奉父一言七十年餘未嘗斯須忘以至沒身不替使當時朝廷有爵位者其

奉君命恪官守亦咸若華氏子則晉不當爲宋宋不當爲齊而孝子宜不曰齊孝子也凡遊於茲者懋幽林酌清泉臨風覽古懷三賢之高風慕孝子之至行其素有志者宜加奮勵其未能者則澄思革心勉進遐躅是則其所以樹碑之意云爾夫人性一耳有爲者亦若是吾徒宜毋自怠

無錫縣重建忠靖景佑真君祠記　王克敬無錫知州

無錫州治之西五里是爲錫山山之陰東嶽行廟在焉神坐北嚮室東序西嚮立者曰忠靖景佑真君真君從事相傳自宋政和始水旱疫癘祈禬禜恒若有徵焉者天曆二年歲旱明年當至順之秋大霖雨民且饑死又明年春大札死者衆邑人周聰董清爲人禱忠靖祠上之吉從而禱者十餘萬家疾遂平民修廟祠以報八月辛酉灾民相與謀曰吾徒惟茲疾疫自分不得脫死賴神之休以有今日今廟燬弗建是忘靈德以昭神羞罰其可辭衆皆唯諾趨事里人華宗道爲建忠靖祠郡祀惟列內廡式序縣衆以舉

嶽神之宇初基爲聰等咸曰忠靖之食于此蓋二百五十年而祠燬燬踰年而遂復非惠存生人弗遽轃也宜得文辭以贊攸始而垂無期丐爲我記之謹按忠靖姓張氏淮陰人世稱張舍人死而爲神宋熙寧時汴水以東多祀之者曹太后嘗禱而應號嘉應侯宣和賜昭列廟額國遷于南始進忠靖王遼寇沅州倅臣有禱衆以潰走事聞益封威顯語載沅州廟碑及高氏事祖記隆興紹定之間一再加靈佑英濟最後封忠靖景佑真君寔景定元年也書石廟門燬裂弗可誦從故老得其寫本之昔先王釐理天下大川喬嶽亦秩祀數今五嶽咸致崇極偹爲郡國守祀豈東主生育而仁庶類以故當報祀耶忠靖隲相有神導宣休嘉菑患斯禦賑祭法無懈故不辭而書碑刻焉

嘗考張中丞顯靈吾錫自宋崇寧迨國朝弘治先後救荒凡九拯疾凡廿有三遡其場時已千載矣而英爽若此豈其正大之氣浩然而獨存歟

附書重鐫嶽相景佑真君碑後

嶽相景佑真君世傳以為唐中丞張公廵也祠在
錫山嶽廟東廡每歲值水旱民遭瘟疫輙應禱而
顯靈澤孚而災弭若元之王先生撰文勒石賛頌
威德彰彰矣景泰天順間兩遭疫癘真君以靈泉
救之全活者不可勝數周禮常欲樹碑頌德以荅
神貺耆民錢守常曰王先生之文雖燬於回祿余
嘗録而存之盍礲石重刋則神之德復彰矣前日
之事則今日之事前日之舉則今日之舉奚古今
之間𢦏睦以為然乃命工重刻而彰之俾予贅數

語於後予惟先生之文若星斗之光絢爛相照金
石之音鏗鏘相應真君之靈德載之至矣予何喙
𢦏姑書此識重鐫之歲月云時天順癸未余睦跋

忠靖王廟迎享送神辭 有序

倪瓚

至順元年春吳楚荐饑天災流行連數郡道殣相望
沴氣薰蒸為瘥為札錫之民咸被漸染小大惴惴無
所請命邦之耆老相與言吾邦西山之陽有嶽祠祠
有明神焉曰忠靖王胙爵東平生能奮忠死有遺烈
赫聲濯靈福我錫民自有年矣在昔宋季大疫用禱
於神變沴為祥德載歌載詠民病亟矣宜從故事乃
合群謀籲衆感卒從祠下鐃鼓鏜鉉旗纛掩靄導輧
駕以臨城闉香雲漲空耄稚奔走衆心推誠祈祀惟
謹惟神顧歆來格來饗若沐神水若濯泠風敺攘妖
氛民疾用瘳丕殫神化無遠弗暨鄰邑之民祈者踵
接環匃吳四封所活幾萬人焉是神有大造於吾民
也禮神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矧威烈若此是
宜尸祝而社稷之舊祠焜於火未幾民更興復其制

瓚嘗以母病致禱立愈因作迎享送神辭二章刻諸
山阿俾錫民歌以祀之辭曰

靈皇皇兮岱宗神之來兮駕蜚龍赫蒼顏兮朱髮如
火紛羽衛兮岳祇嵽嵲青霓於兮白容裳降大荒兮
祓不祥敺野仲兮逐游光惠我民兮神樂康蘼帷帳兮
雲幄湛寒泉兮瑟蘭勺撫偃蹇兮歆參差薦芳馨兮
神享之靈娭娭兮柰何樹紫檀兮山之阿匪斯今兮
福斯土沐神休兮千萬古

神之去兮驂雲軿風剡剡兮吹靈旗怳臨風兮延竚

帳神斿兮難駐神斿兮翩翩撫一氣兮周八埏朝騰騖兮西神夕弭節兮東督噫神往兮莫我顧民有籲兮載福斯祜折瓊華兮遲神歸歲復歲兮神寧我違石戔戔兮流水壽我民兮報祀無已

仁壽菴記

黃滑 金華人

仁壽菴者無錫鄉先生强君退休之所也君少負志氣能自植立以文學起家歷官五品用著令貤恩父母以及其妻因自念遭時承平天子方施錫類之仁

以廣孝治榮光所被萃於一門歘然深以滿盈為懼年未及謝即上懸車之請朝廷欲寵嘉之以奬成廉退之俗遂如所請而官其子時君長子可仕從事帥閫成資而待調於銓曹乃任其仲子可大尉一縣君既釋組綬而還兩子又皆有禄秩以為養始得肆情丘壑不復以世故自累爰相善地營樂丘於州西七里粲山之陽而築菴其傍締構朽塓樸不近漏華不過侈有室可居有堂可以奉賓客有閣以登眺有亭以燕嬉曲徑方池尤花異卉可以近清涼而娛澹泊

使來告曰菴以便吾私丘以息吾歸也幸為我志之纍者君以仁山扁所居之堂矣今名其菴曰仁壽者仁其體壽其效也君嘗建義塾梁溪上以淑其里之子弟設義塚兹山之下使貧無葬地者咸葬焉此又其仁之見諸用者也為效豈止旦夕之近抑予聞是邦以惠山為巨鎮靈秀所鍾鬱而不洩土厚石堅草木蒼潤泉發其中雅於茶事為宜陸鴻漸品之為天下第二誠宇宙間名區奥壤也兹山岡連隴接而特擅其勝處去人境不遠而幽靚閒美若與世隔非

有隱德莫宜居之惠山有僊者徐神翁之後盧君遺跡安知其人不往來山中而與君遇乎君倘得而友之則刀圭之益為壽有非數量之可計且將乘雲氣騎日月而逍遥乎六合之外尚焉用兹丘為惟仁者之必壽本於吾聖人之言可徵不誣而今之名菴者克協其義是宜有述然不敢勦取先儒之說而重陳之姑承君之命又次其大略如此君名以德字振之仕至湖廣儒學提舉春秋六十有八元統二年立石

惠山古今考卷二終

梁溪談脩輯

國朝

惠麓小隱記

孟主一

惠麓小隱我先府君識所居之扁也當九龍峰之陽惠錫兩山之間故伯祖奉議舒城府君葬焉奉祠有菴曰壽寧命僧泳主香火泳分其徒富繼守之以淵住禪悅禪悅亦由壽寧出久而壽寧漸廢稱貸於淵

淵勒以壽寧歸券將徹我宗祀時先府君自南康校官歸過家上塚知之壽寧業已易矣遂訴于有司有司利淵之私不能伸者數年會部使者丌顏公明燭洞徹決以一言獲復業而徒居焉改立復本堂以奉大宗主創鄒國公祠撥田給祀事延師教宗族子弟茂林脩竹清泉遶舍山可樵圃可蔬嘗命何東谿寫圖自題絕句于端以寓心目之勝當時縉紳題詠盈卷府君即信州録事年甫六十慨然嘆曰故山榛莽田園日蕪遂引年謝事而歸閉門不出十餘載日與高人幽士吟嘯自娱教子耕讀優游泉石將終身焉至正丙午陽山盜發燬及吾廬子孫乃散處丘隴墟矣越已未主一自括歸顧瞻泉源之深長草木之葱倩皆為樵牧境于是求先府君釣遊之舊躊躇咏嘆依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且痛先人復業之艱不敢仰視乃營草堂於故址安祖宗之祀栽松竹浚泉源將繼小隱之志其有日矣噫古之仕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況所植之時乎時之盛衰迭為消息理則

故然然昔之著於前者嘗盛矣今則適當其微而何恠其然也豈故家遺族不忍以其零落遂就於湮沒將有俟於徵焉追念前人之經營輯録先輩之賛詠繪圖成卷而傳之使來者知之亦有以推先世之澤而有立焉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時洪武壬戌九月甲子日書

惠山寺與脩記

徐有貞蘇州人

大江之東多名山而惠山之名為特著蓋其山當川

途之會凡舟行往來者多登焉而其原泉又爲天下水味之殊品好事者多取之以爲飲至以相饋遺妙奇方物今昔縣然此其名所以著也山之奥區有禪寺建自六朝至元季時燬國初性海真禪師薙草萊復闢之繼真者部石祖也玄關廸也擴之拓之完而又燬繼而圖之者南宗裔也大川濟也皆弗克完以逝垂三十年無繼者故寺雖不燬而其敝有甚於燬焉天順庚辰楚石瑨公始自南都之寶光來主是山慨然以興脩自誓一心顓力攻苦茹淡以身徇事而

弗自䘏也郡邑大夫嘉楚石咸樂助其成經營締搆日積月累次第而成若祝　釐之殿若妥靈之祠若講法之堂若栖禪之室及兩廡三門亦既完矣楚石又以山之勝在陸羽之泉寺之勝在金蓮之池而泉以傍泄涸池以積涔塞乃復用其餘力導其泉竅石而揵焉濬其池梁石而檻焉由是聞者稱異見者改觀若入化人之國物無不化化瓦礫而爲金碧之場化榛莽而爲旃檀之林化蕪穢而爲莊嚴之界山若化而益峻以秀水若化而益清以洌士之道焉而南北者以不登其山不瀹其泉爲缺望楚石乃具事始末來請記予知楚石久矣其人恱文史而能詩清脩而不矯異蓋所謂墨名儒行者而惠山又予之數遊也乃不獲辭嘗試問之曰楚石心乎儒而苦事乎此何耶其殖其衣鉢耶抑將求福田耶楚石乃蹴然曰何敢然嘗竊以爲居乎其地者當有以利乎其地食乎其人者當有所益乎其人居焉食焉而無能爲利益者非人也瑨竊耻之是以不遑寧處而事此爾予因是益以奇之嗟乎彼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施之而

安之衍之而樂之不惟無能爲之利與益然且有爲之病與損者皆是也聞楚石之言得不内愧於心乎予之記之其亦庶有所儆也夫

竹茶鑪記

王達

性海禪師卓錫于惠山之陽山之泉甘美聞天下日汲泉試茗以自怡有竹工進曰師嗜茗飲請以竹爲茗具可乎實鑪云鑪形不可狀圓方上下法乾坤之覆載也周實以土火炎弗毀爛紅光之貫穴也緻文

外飭蒼然玉潤鋪湘雲而剪淇水也視其中空無所有冶鉄如柵者横其半勺清冷於器拾墮樵而烹之松風細鳴儼與竹君晤語信奇玩也禪師走書東吳介於友石巷師以記請夫物之難齊甚矣樽罍以酒鼎鐺以烹此蓋適於國家之用尤可貴者若鬲鼎以石槃爐以竹亦奚足稱豔於詩人之口哉雖然樽罍鼎鐺世移物古見者有感慨無窮之悲竹爐石鼎品高質素玩者有清絶無窮之趣貴賤弗論也且竹無地無之凌霜傲雪延漫於荒蹊空谷之間不黍伐而

筥箕筐篚之屬過者弗睨也今工製為爐焉汲泉試茗為高人逸士之供置之几格播諸詩詠比貴重於樽罍鼎鐺無足恠矣初禪師末學也材豈異於人人及脩持刻勵道隆德峻逈出塵表為江左禪林之選亦竹爐之謂也是為記歲在乙亥秋仲望日

竹爐清詠序

王達

夫物不自貴因人而貴名不自彰因志而彰遠公栽蓮細事也而蓮社之名遂傳支遁好鶴細玩也而鶴舟之名遂著使遠公支遁為庸士則種蓮而已爾好鶴而已爾何能齒於人哉性海禪師結廬二泉之上清淨自怡淡泊自艾栽清秋之碉竹製煮雪之茶爐遠追桑苧之風近習香山之社因事顯理必欲續慧命以傳燈託物寓真無非引群賢而入道清風一榻掃開萬劫之塵埃紫笋三甌滌盡平生之肺腑論其事業誠不讓于遠公勘彼規模實無慚於支遁名於永世其勢灼然道播諸方此心廣矣不然何諸公入詠而成章獲一時趣風而尚德故為短引式弁群言

訪求王紱竹茶爐疏

秦夔

伏以織竹為爐自是山房舊物燒松煮雪久為衲子珍藏移來瀟灑數年秋製就玲瓏一團玉不鎔不琢非石非金解煑山中第二泉慣烹天上小團月可愛清奇手段相傳澹泊家風氷雪清姿豈受緇塵點污歲寒貞節何妨劫火焚燒已分党將軍之擯棄曾遭蘇內翰之賞憐蘿屋無人伴我同行木上座蘭閨專寵笑他無語竹夫人鐺鳴猶帶鷓鴣聲汗滴尚疑湘

女淚正擬生涯永托豈堪塵障未除提携竟落于豪門消滅罛同於幻泡閑我山中風月添渠席上詩情大士悲哀諸天煩惱恭惟其人貲雄當代善種前生煮鳳烹麟自有千金翠釜樽風酌雨何消一箇鎔爐恐羞帳底金縷衣難侶筵中碧玉碗伏冀早發慈悲悲然肯賜豈但空門有幸實為我佛增光報恍愧乏于瓊瑤懺禮冀資于冥福恭持短語俯聽慈宣謹疏

聽松菴復竹茶爐記　秦夔

爐以竹為之崇儉素也於山房為宜合爐之具其數有六為瓶之似彌明石鼎者一為茗碗者四皆陶器也方而為茶格者一截斑竹管為之乃洪武間惠山寺聽松菴真公舊物爐之制圓上而方下織竹為郛築土為質土甚堅密爪之鏗然作金石聲而其中歉焉以虛類謙有德者鎔鉄為柵横截下上以節宣氣候制度絶巧相傳以為真公手跡余獨疑此非良工師不能為鄉先達中書舍人王公嘗有詩咏之學士耐軒王公復作引弁其首以是爐之名益傳於人人

永樂中真公示寂爐亦淪落人間獨諸公翰墨粲然尚存落落與松雲蘿月為伍成化丙申冬余歸自鄂渚暇日假榻菴中真公嗣孫曰戒宏者出以示予因誦王舍人所作氣蒸陽羨三春雨聲帶湘江兩岸烌之句嘆其佳絶且惜其空言無徵圖欲復之乃因釋氏教述疏語一通畀戒宏使遍訪焉已而果得於城中右族爐無恙特茗椀失去不存或疑爐細物也復不復不足為世輕重殊不知物不自顯必因人而後顯使爐不經諸名公品題雖復之累百何補況諸公

之作亦將藉是以傳爐可泯諸公之言可從之使泯乎爐之亡不知的於何年姑記其槩收爐者故詩人楊孟賢復而歸之者其仲孟敬云

復竹茶爐記　陸簡

出錫城西里許惠山稍折北菴曰聽松洪武初詩僧真性海嘗織竹為爐高不盈尺圓上方下類今學仙家流稱乾坤之象者規製絶精巧可玩邑先達耐軒王學士諸名家率賦詩賞之真公沒爐淪落于城中

右族亦已兩易主成化丙申冬武昌太守秦廷韶間得歸過菴中誦諸先達詩歎曰物各有主茲爐固惠泉之物也而他人何有慨然許為物色歸之復為詩餙其徒俾世守焉和者自京師諸名碩下得數十家竹爐之名不獨傳一方而遂以聞天下爐之所遇亦奇矣哉夫惠泉之名由陸鴻漸一言而著後世置爐之意實欲匹泉之為用也廢棄之餘孰意遇如武昌者得以衍其名哉鴻漸嗜茶餙及爐冉至範銅為之當不如竹之不凡但竹力朽弱難乆存存者若倪元

鎮茶具今尚為蘇萬壽寺僧所收存矣而寂寂爾無所稱睎竹爐之遇不遇何居爐在惠泉之上是所處得其地也前遇耐軒後遇武昌所遇得其人也岐陽石鼓孔壁之遺經假所處與遇非耶後之存者幾希物固有然者矣而况於人之所以圖其存者乎吾固於爐有感矣武昌學行政事皦皦重當世而博雅好古乃其餘云

叙竹茶爐　邵寶

洪武壬午春友石公以病目寓惠菴目愈圖廬山於秋濤軒壁其友潘克誠氏往觀之於是有竹工自湖州至菴僧性海與友石以古制命為茶爐友石有詩咏之一時諸名公繼作成卷永樂初性海住虎丘留以為克誠別盖在潘氏者六十餘年成化間楊謨孟賢見而愛之撫玩不已潘之孫其者慨然曰此豈珍於昌黎之畫而吾獨不能歸諸好者乎乃以畀孟賢孟賢卒之三年秦方伯廷韶以郡守報政還自武昌遂為僧撰疏語白諸孟賢之兄孟敬取而歸焉吾聞

諸母姨之夫東畊翁云

松風閣記　秦夔

凡屋於山必重簷峻極高跨寘漢迥凌清虚庶可以納遐景招遠風此勢所宜然否則卑鄙弗稱去惠山之西一里許有菴曰聽松據九龍之腹山谷靚深人跡罕至洪武間高僧真性海居之凢朝之縉紳與夫幽人韻士來遊錫山未嘗不觴于斯憇于斯歌咏于斯然蓬屋覍牖背山而廬可以栖霞卧雲難語夫

高明爽塏遊者或病焉戊戌秋余嘗假宿於菴菴之後有岡翼然間與主僧宏上人登焉方疑神莽蒼間俄一風西來孤響泠泠若龍吟谷中顧問左右安所得此乎上人戚然曰此松風也岡之西舊有松萬株每風起巖谷間輙洶洶作秋濤出峽聲吾祖真公聞而樂之嘗欲閣于斯未幾示寂而松亦旋剪為薪今獨餘三數株在為指示之皆蒼髯𩮀胡若元夫巨儒拱揖巖畔余因自訃登玆岡者多矣皆莫克聞此而適使余聽之豈真公在天之靈將托余以賛斯閣之

成哉況重簷峻楹於山之道宜然乃為相度形勢經理財用凡我同志咸樂補助而經營幹蠱上人實任其勞不數月厥功告成危欄支空廣霤承蔭昜甲為高去奥即明高霞低映遠山來朝而松風亦時時作金石奏清泠激揚可以蠲忿滌煩所謂納遐景招遠風者盡在是矣余聞登而樂之嘉上人之克追先志且自慶異時宦遊而歸將徃來于玆烹泉聽松以終吾老也遂書以識俾後之登斯閣者有所攷

修松風閣記

邵寶

寶初卜太夫人壽藏於繡嶺之下其兆當聽松菴松風閣左人謂閣也右勝非宜盍徙諸寶不可既而徙其兆於上當閣之後人又謂閣也前塞盍徙諸寶又不可越數日說者不已乃擇日齋戒以周易筮之遇萃之漸史曰吉兆其宜矣閣亦無庸徙矣於是盡謝諸說者而定議焉或曰僧之閣故方伯泰公所建也徙而弗廢何不可之有寶曰閣吾有不欲徙者四卜兆將以安吾親親安則福生吾其可毀人以自成哉且

筮得吉占不從何為矧菴之先僧交於吾高祖以下凡五世矣寶何忍漠而棄之方伯公吾壻汶之祖也若吾徙其所建雖勿廢亦烏乎可於是說者皆止然念閣不修且壞壞則其勢必至毀吾雖不欲其能遂諸於是告於姻友之有行義者數人胥助工力易其棟梁之撓腐者榱桷之朽折者益其瓦若甓之圯敗者中為虛櫺而徙其佛像以從泰公之舊又為髹塗采繪侈彼舊規作我新觀始事於正德庚辰冬十一月明年辛巳二月告成菴之長僧宗燁曰昔泰公之

建斯閣也有記焉實刻在壁今茲之脩其功不減於作而記乃無述敢以為請寶曰燁而弗聞乎維我邵氏勝國時世墓在章山　國初我五世祖考妣始葬於而聽松而菴僧以懷德故實與薰薌之事有守道焉今也不他之卜而眷眷於是豈惟壤土之擇亦惟世德是思是繼而是地也蜿蜒一脉上由繡嶺是來左右二澗夾岡下行匯而為池池之西北有泉出焉淙淙金石聲冬夏不息雙松並峙門右皆數百年物其左配以石床有唐人篆刻者人謂之稱閣之有亡

蓋不與焉惟我先祖容春府君以來積德數百年而始至於寶寶雖不肖敢不仰承遺澤以圖似續閣之脩其猶吾祖之志也夫燁曰此公之德也此固邵氏之祉也吾先僧有知實聞公言記其能外於斯敢以刻請寶曰諾遂刻之

二泉精舍祠宋李忠定公記

汪　偉弋陽人

戶部侍郎無錫邵公嘗作尚德書院於惠山叢竹間以祠宋丞相李忠定公邵公自為記曰竹有君子之德凡觀物者尚之云爾又曰公自其祖由邵武來居生長宦學於斯況嘗廬墓茲山義起之禮顧嘗後舉哉此吾堂之所以作也清戎侍御徐君子謙過之語其縣令張侯玩曰斯舉也風化繫焉顧出於一人之私為民師帥者寧忍恝然耶且邵公雖貴無留貲地隘制庳視力所及未稱也其改圖之惠山之勝在泉必於泉之間乎令曰喏此玩之責也乃亟相度得地於惠山寺左適與泉相縈帶周旋殆茲山之遺勝歟於是建屋若干楹前三間以奉忠定像主後五間取

少師西涯李公所篆二泉精舍四大字揭諸楣蓋邵公雋以泉名其齋士夫君子因以二泉稱之西涯公嘗為之說謂其即泉以求夫道也四大字實為邵公作邵公有慕于忠定而有司之意又欲後進取範于邵公皆美意也工匝月落成縣以聞于提學侍御安福張君君曰此吾意也雖然室成而無文猶未成也其亟圖之於是張侯遣邑庠生莫止陳壽致書幣于予曰願紀其役邵公暨徐君偕以書來曰其必無辭辭不獲乃為之言曰化民之道有出於教詔政刑之

外者此類是也而可後乎哉顧以忠定之賢而邑中之祠始創于邵公而大成于今日豈事之顯晦固自有時歟何其父宜舉而莫之舉也忠定先幾之智徇國之節南渡諸賢莫之或先邵公當平世而節槩志行實相頡頏于數百載之上然忠定竟沮于讒其素所蘊蓄徒見於言語論議之間邵公中遭間甚畧與忠定同而國是繼定再起公而顯用之公進行其志退以所學淑諸其徒又不識忠定當時進退之際何如也邵公取善之詳雖泉石草木無遺焉而況於古

之人哉雖千百世之上四海之遠無遺焉而況間世之英近在桑梓者哉宜邵公之汲汲於是也使觀於是者不徒感發其忠君許國之氣而取善尚友之意廣矣其於風化豈小補哉徐侍御名盈貴溪人縣令張玩暨丞于資咸先後始終以成茲役法當牽連得書俾後有攷也

李忠定公祠記

邵寶

惠於錫為名山山之重在泉而幽邃如聽松菴者次之菴之左茂林修竹觀者謂為一山之勝吾世墓適其地舊矣弘治間購于僧而得焉時方考聞宋丞相李忠定公居之故而恨其未之祠也蓋有意於斯者凡十餘年至是幸獲休退而始為堂於竹間以為公祠間嘗登而四顧左右前後無非竹者乃顏其門曰尚德書院若謂竹有君子之德凡觀者尚之故寶亦尚之云爾然豈徒以物為哉思古之君子而不可見將誦其詩讀其書以論其世蓋狂斐之志如此粵稽三代以來君子之在錫者以至德則泰伯之祠尚矣

儒學如龜山諸賢亦故有祠於學凡我後進皆得拜而瞻之公自其祖由邵武來居生長宦學於斯至以梁溪自號則固諸賢之儔也況嘗廬墓茲山義起之禮顧當後舉哉此吾堂之所以作也今夫祠擬諸祭菜則事合稱諸鄉先生則名正肖諸家廟舊本則像真寶與子弟諸生歲時率以從事庶幾一陟降間如與君子周旋交懋厥修以階聖賢之域蓋不知道有隆污人有高下而時有古今也抑亦自尚吾志而已矣公之學吾未知其所從受觀其父母葬銘皆出龜

山當亦與聞程氏之道者故其建明經畫大抵篤君臣明夷夏達經權審進退以身任重而不自失焉其忠義激烈千載而下猶能使人興起史稱公有諸葛武侯之心而考亭朱子序其奏議以天生珥亂許之自是而觀謂公古之君子其不然哉

超然堂記

邵寶

超然堂者二泉邵子之所作也邵子初為許州許有尚書臺在臨潁之野其規模風景邵子嘗聞諸故老

而未之見也弘治甲寅一夕夢至焉其堂曰超然而吟松咏竹二齋列於左右逍遥容與久而後寤具以告客客紀之以詩蓋至于今正德庚辰二十有八年矣於是邵子既辭尚書之 召侍養之暇作點易之臺於惠山之麓精舍之傍既成而登恍然如夢中所見故為堂於臺前榜之如夢或謂許之臺名尚書蓋以漢馬融氏嘗講經於是也故句今臺焉乃適邵子之起為是官也名若是協耶是之堂爾或曰不然邵子為親而請告其起也當正德巳卯庚辰之歲時上下方震凌撞擊而邵子獨優游泉石之間超然云者其在是乎邵子聞而謝焉為之歌曰我昔夢兮超然倏冉冉兮卅年吾臺斯兮斯屋將假我兮葦編若登丘兮望海何悵廓兮吾天又歌曰天高高兮萬物在下叶孰能靜觀兮精思何苦久矣吾衰兮吾過吾補孰夢非真兮孰今非古二人者聞之若相謂曰邵子其起於夢矣邵子復起而謝焉遂書為記

松苓泉記

王鏊

賢者所至其山川墟邑雖去之百世猶若係情焉者

瞻首陽則思伯夷登峴山則思叔子長沙之井桐江之臺浣花之草堂久矣其廢也過之者雖荒榛野葦低回之不能去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無錫惠山泉號天下第二故巡撫山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其邑人也解政來歸歲時戾止爰有檻泉淙淙出松根公烹樂之弟姪承志鑿池引泉覆亭其上因道為流觴曲水時節召客會飲賦詩公名其泉曰松苓義取引年云公時年七十三矣又二年而

公卒嘗飲於斯而樂也嘗曰古人有言樂哉斯丘也我死則欲葬焉至是　朝廷遣官治塋立碑表蒔松栢邑之黎老稚齒相率來觀巖悽谷思泉咽烏嘷山公所憩也泉公所濬也昔也樂而今也哀豈非以其人乎哉頃予過無錫懷公不見瞻望惠山白雲何極而婭虞以父命求予文予故記其事書於泉上於乎後世其必有望茲山而墮淚者乎公諱顒字時望由進士為監察御史以直言謫知東鹿歷官郡守方伯少司寇轉副都御史所至有遺愛功德可紀

重修文襄周公祠堂記

呂元夫

昔文襄周公以尚書兼巡撫時學校興田野闢賦役均獄訟平江南晏然如在春風和氣中公果何修而得此耶盖公以閎博之學通敏之才純篤之行平易之政不設城府不立崖岸每巡行郡邑上自名公鉅儒薦紳士大夫下迨山林隱逸田夫野老往往虛心延訪每事務得其情用是軍民利病閭閻疾苦政治得失罔不周知創制立法具有成筭經國保民規模弘遠江南之民感恩懷德若赤子之慕慈母公既去而思之不忘吾邑耆舊謹卜惠山東隅建議立祠每歲春秋有司具牲醴儀品致齋祀焉此天理民彞有不可泯者但歷歲既久棟宇傾欹垣壁頹壞甚至風雨弗蔽余每謁公祠下輙愀然靡寧初謀諸縣令侯君位嘗命工相度而侯以遷轉去再謀諸嗣令暢君華暢曰崇祀先賢此義舉也况有功江南如文襄者乎即申請于　巡撫內江李公巡按濮州田公郡侯瓊山陳公皆慨允修葺毋致怠緩而暢以行取去未能即工適新令陳君臯謨下車再申前請于　巡撫蒼梧吳公巡按高安朱公亦如前擬尤致意焉乃擇義官尤俸督工經始于嘉靖乙酉正月二十日落成三月十八日重修祠堂凡六間兩廡各三間新建前廳七間重門峭壁津梁甬道煥然一新鄉邦士民瞻依有地無不忻忭上頌撫按下仰郡邑能慰吾人之思且尤俸尚義秉公恪勤趨事守僧圓逵昕夕贊助不兩月而畢工文襄有知能無感格矣乎公名忱字恂如由進士庶吉士歷任副都御史工部尚書致仕

終於家文襄謚云

重修邑侯楓潭萬公生祠記

王問

令之為秩微而其責專以繫其政與民為最親令之才不才呼吸變動於上則利害及民者最速且大而民之好惡亦不能違道矯情而反其真令有賢而澤入至深厚者民必廟而祀之以食於其土追思慨慕愈久而不能忘此其政可考於下者也　國家惠養元元俾無失所則又慎其人屬之府臬藩之監司周察可否每歲上其課曰某廉善吏也某庸能吏也而某則否者銓司會而書之以稽黜陟此其政可考於上者也然上之考最者多據其跡而未必能盡得其心下之人旦暮服習其號令教化與之淪浹而不可飾於其跡故才智便給稍善事於奔走應對課獄之間則雖人情未盡協者或幸與最舉若其民追思慨慕於既去之日而樂祠於其土此必其德真有以及民者不可以偽而取也然齊民之情或能感激於一時不能使之久迨于歲去且遠其邑之故老覩其澤

之所遺思親其人而不得則又相率子弟以新厥神欲與其澤同久則民之思愈切而德教入人之深為益可徵噫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楓潭萬公來令吾錫時錫之風氣澆薄賦役繁急里中巨豪往往怙勢驁驁不可羈以法民且病之公至即辟去呵衛箠楚之隸務益親近其民勿使間阻真若慈母視赤子饑寒疴癢口不能道而心所獨解者閭閻一便利一疾蠹與屈抑不伸之狀公盡廉得之遂與之興利剔蠹剪除強梗通其湮鬱民情有不堪甚者殫晝夜力為處否則以身捍之不自顧慮奸民猾胥一舉手輒罪其五內毫不可文以辭皆相顧脇息不敢動一二巨豪亦畏公嚴明惴惴帖帖不待繩以法而歛戢不敢犯未朞月而政成邑內大治賦省刑平俗尚丕變民樂生者咸謳歌之公政多暇治庭肅寞清風灑然常養一馴鹿雙鶴與民共適及去即遺之尤加意學校風勵士習此又公平日敷化之本也蓋公以博大居體不務為皎皎好異之政以自別白而廉介之操精明之識自有逈出尋常之外者凡所措置無一不

切民膏髓足為成規故其政之報於上者著而德之洽於下者深遠不可一二數也未幾遂以諫議擢去民遮道涕泣留之不可得乃因惠山尚書故祠左貌公像而祀焉以識思也嘉靖壬戌距公涖治日凢二十餘年矣民之思公如公始去時病其祠之庳偪爰擇地而廣之棟宇翬煥廟貌聿新邑侯甄津及丞胡明顯既樂觀厥成乃圖記言於予予邑人也服公之德而識其大者久矣不敢以蕪陋辭然嘗謂古循吏如文翁之在蜀卓太傅之在密狄梁公之在彭澤不

惟一邦之民思慕其教化惠利刻石立祠卒能使豐功偉績可以銘彝鼎而乘後世公昔日之政在民心者已不可忘由此而論道左右調燮元化必能舉錫之政以達於天下益廣　聖天子惠育元元之心則三公之賢有不足多而民之心誠愛慕欲生祠公者豈獨錫之民為然哉若公者真可謂古之遺愛也已公名虞愷字懋卿江西南昌人與予為同年進士

貞義祠記

邵寶

貞義祠者孰祠祠單姬也姬曷為而祠也姬為錫士人思明之女生十二年許嫁沈氏子昇未歸而昇死姬曰吾父母既成言於沈矣生乎惟沈死乎惟沈吾今也遂誓不再適嘗剪其髮以見志焉繼聞有他議而爭欲委禽焉者乃自經以謝幾絕而嫂氏解之復引刀剌臂流血盈襟將斫腕嫂抱持之家人奪其刀而止自是無敢言者其兄毓先其父母曰妹之志不可奪矣吾雖貧當養之終身耳蓋若干年而父母繼殁姬哀以致毀毀復與其嫂力作以貿衣食者又若

干年兄殁兄之子允中復任養事而姬且老矣益從容閒適安而不苦溢於丰采與其節稱年至八十五乃終楊長史澹成先生為作傳焉夫是以鄉大夫士有祠之議也曷為謂之貞義從一而終婦之德也守是為貞若姬者禮所謂加於人一等者也是有義焉故既曰貞矣而又曰義此君子之志徵諸鄉人而為言者也當楊傳之初成也姬尚未終也姬終允中既為之殮為之葬且圖祠焉亟以其事告於郡公縣侯及博士弟子奔走號鳴為我心惻者有年矣其遲之

至於今者何蓋弘治中監察御史莆田陳公董學政於南畿而吾郡推官松滋伍公攝我邑事聞姬事稽今徵故將上焉未幾二公繼去不果 上之二年今參贊機務大司馬內江李公以司空兼御史中丞巡撫南畿而御史中丞伍公以提督江防與大廷尉陳公大宗伯吾邑秦公並集留都允中乃因秦公以廣東按察僉事馮君廷伯所為狀達于二公二公各檄郡縣從事而陳公贊焉明年伍公適臨我邦申戒益嚴而祠於是乎成祠在惠山東麓周文襄祠之左中

為堂四楹以奉姬主前門後寢左右兩序繚以周垣其制如此承臺檄而成之者郡守瓊臺陳侯秀卿縣令古代陳君名世也而貞義之榜廷伯復為大書之然則可以訓乎宋公姬逮火而死仲尼作春秋既書其卒又書其葬而三國來媵皆特書之所以旌共姬之節也今姬之事雖跡若稍異而心則一自世視之可以為難矣風勵末俗獨無取焉爾乎以義起而祠之者使臣觀風之體而旌節之典 朝廷明有著令後當有嗣而行之者冬十月祠成允中請記予昔嘗為姬作贊茲用附焉贊述姬志而未及於祠時未有祠議故也辭曰

古有許劒於墓焉歸身非劒比許胡可違命出父母天生地成惟一不二以成吾貞髮吾可剪臂吾可刺吾頸可經心不可易言吾未耳貌亦未目惟若人名心焉既屬始以感激終以從容七十八年吾有吾躬親亡有兄兄亡有姪身其康彊德音秩秩誰與政人上告 天子我作贊詞用襄國史

重脩單貞女祠碑記

顧憲成

嘗觀扶輿磅礴之間所稱烈烈正氣而歷久彌揚者無若貞德哉貞于氣為最正于德為最恒是蓋首繫倫常而所關世運匪細泐者剏其家既鍾若氣而惇若德彼為之裔衍者有不賢且阜已乎固宜數傳而節婦孝孫起者踵武則余有感于單氏云余錫名臣瑰士代不乏而俎豆于邑之山麓者獨華之孝單之貞以其一婦豎而知大倫尤為所罕遘華今已推名族多隆隆以貴顯迺單之後亦何多賢耶粤稽貞女

在當年其許字于沈而數欲殉于聞殤之日也父都尉君思明嘗勸之改適堅不可則截髮誓志再則引刀誓志迨兩親殁而依養若兄兄殁而依其兄之子允中則貞女且煢煢老矣夫臣食君祿義不悖在偉丈夫固然然猶佩恩知報稱耳貞女一幼艾更未締夫歡何烈烈也故一時鄉先達若邵公文莊秦公端敏揚公藩相而下合謀于撫巡之涖土者莆田學使陳公内江撫臺李公思祠之祠成而首為之碑則文莊手筆在焉其他郡邑侯賻贈者不具載已備貞義

録中其兄子允中寔備俠繇是人皆高女氏之貞而多允中之誼遂扁其閭為貞義云訖後貞女宇祠漸頹余邑士大夫每過祠下則穆然徘徊屢圖白于當塗冀一葺修而未得會其孝孫單崇貞竟傾貲新之孝孫有母談氏蓋貞女三世孫宗魯之婦也宗魯蚤亡而復中挫其產崇貞時甫離抱耳少婺而家徒壁去貞女所遘幾何廼談氏矢節而撫厥遺孤靡變意孤崇貞長而感憤卒亦能自豎家有成立其朝夕侍母養雖初在窘必腆且虞迄于今而白首怡怡子母

相嬉若繞膝之稚暇則携諸兒孫共環弄于其傍孝哉崇貞誠不愧先人高誼者哉夫以扶輿之正氣完德貞女備而節孝世傳傾行部者若閩中柯君學御史洛中陳君侍御史暨燕地林令長蘭陽趙司教罔不奬異其門以謂單之後多賢裔貞而節節而孝義一家靡不萃聚所稱歷久彌揚者單氏其非耶載繙往牒單子仕于成周為世臣忠代著暨我明而懿行具于其遺裔寔古今相映耀者而崇貞有仲子若孫皆警敏方受業明經則行忠之世脉者將無在斯得

全全邑單之族必大奚多讓于華宗哉適單君近徙延陵其姻家劉孝廉朱茂才曹繼濱皆延陵世族故單君亦安延陵得毋曰地雖易而烈常新者耶不則何表揚之典令纍纍乎彼土耶余素好傳姱節而劉孝廉與余弟季時己卯復叨年誼單又係舊姻因不揣為之碑以紀之曰金石有銷貞也無斁永閟厥傳共姜嗣節箕徽肯堂再厰若室蒸嘗歲修卜年萬億昴矣後人芳流藝藝

詰惠山神文

談脩

龍山樵客辛卯春梢與三四友人共挈壺觴縱步由綺陂街至惠山謁華孝子祠尊賢堂折而東歷李丞相讀書臺二泉書院周文襄公祠四侯祠單貞姬祠周陳二直指祠忽見閈閎更星楯軒拖虹一新祠馬不知祠何許人也甚異之因詣惠山寺登佛殿而詰山神曰凡立祠者為其義足捍患也為其德足軌衆也為其功足以潤生民也為其學足以經世而垂後也夫是以邦人悉心辦省民紀簡日上儀歷覽諸祠

有以孝者有以貞者有以尊賢者有以報功者皆人心所艷慕而有光於山靈者也自是而外不有怵迫之徒棘闈通賄而恣心貿首甘壞國家賓興盛典者乎不有盜稅之材倫負苟禄國家罕尺寸之效蒸庶蔑消埃之澤者乎不有顯淺之夫厠名儒紳而文章不經國篋笥無尺書者乎使斯人而生於時已重山靈之玷忝何身死之後結丘宇於山間而名之曰祠此胥以祠馬奚啻十賢暨文襄文莊諸公羞與為伍倘貞姬而有靈乎亦當掩袂長吁謂胡丁不辰而突

馬有此虛偽之雄與之並列耶脫死者有知安敢望十賢文襄輩後塵即遇貞姬亦必退避三舍仰惟惠山山祇振九龍之秀水若發二泉之靈列真宰而百神依馬紀地德而萬姓瞻馬是宜凡夫俗子虧心於暗室而神弗宥墮行於私居而神弗容彼何人斯而祠於茲土神其宥之乎抑容之乎且餙虛亂實平世所禁誣民惑世聖道所擯斯祠也政餙虛而亂實者將誣民而惑世者而神故縱之何歟竊聞司火之神嫉黷貨之無厭而熾飛觀五顯之神惡叨冒之無忌

而斬坊表豈惠山之神乃不逮司火五顯赫然靈爽不昧乎此余所弗解也語畢假寐夢龐眉皓首一老人前揖而言曰我惠山之神也奉天帝之命來主此山日與山陸先賢遊神於高冥之表一切衆生淑慝若燭照而數計焉無私阿非若塵世之阿所好也無徇利非若塵世之可以利而眩也自此祠作而陸倪諸公病其掩高尤秦諸公病其掩學華邵諸公病其掩德焦周諸公病其掩功張飛卿病其掩義單姬病其掩貞何者蘇紫混朱而朱自恥其失色也山雞群

鸞而鸞自耻其非類也我方歎九龍之高若抑而卑二泉之清若汨而汚予是之詰我又何辭顧今之時公道喪矣直氣衰矣正論泯矣彼昔紈袴之子輿金入其囊槖以博一時遭際今也復輿金入人囊槖而博一時美觀大都貨賄行則莊蹻而曾連矣又安論義盜跖而顏閔矣又安論德林甫而房杜矣又安論功昕隸而董賈矣又安論學我獨怪夫作俑者徒知阿一巳之好眩一時之利而不知貽累無窮傳訛不已也歲煩有司之薦譽而不以為僭時丐上官之楣

顏而不以為妄飾虛亂實誣民惑世令之人明知之而明縱之不則以拂情立異議之矣又孰禁而孰擯乎世道至此於山神何與焉且祠亦安足重乎象至不仁而祠於貴陽王振誤國元凶而祠於燕市又安訝斯祠之作耶試繇常理以譚祠而出於人心之公乎則可久倘祠而出於一人之私乎必不久子不見祠於茲者陸羽李紳唐人也秦觀尤袤宋人也倪瓚元人也迄今享祀不絕彼西施莊以獻西施而作簫莊以簫侍郎而作通惠亭以錢伸仲而作褱時非不選勝以章得意而今安在乎姑俟之非神之靈爽不逮司火與五顯也言已別去余惺然而覺則三四友人皆沉醉鼾睡於佛殿中而日亦昏黑矣

萬曆巳卯此公主順天鄉試受同邑一貴介公子千金之賄蒐經房落卷中得之批其經義失講處云此處必有遺落拔巾八十名外其場中原卷之可笑中後改卷之諸公一一有據而不忍備述者恐傷於訐而違隱惡之訓爾則 國家賓興盛典已自此公壞而生享高爵死沐謚贈則 朝廷彰

癉鉅典亦自此公壞又建祠惠麓即貴介錯[illegible]春秋祭於有司公米供於粮長糜民生膏脂崇濡網貪墨上而 國典下而私議若此世道可慨生矣余故作此文以彰直道適吳下一詞客過訪覽余此作正符所聞太息久之余邀遊惠山步至祠前笑而語余曰此祠當名文銀的恪可見三代直道而行之公今猶未盡泯云

惠山古今考卷三終

梁溪談脩輯

重修白雲堂壁記

談一貫

山之秀非以室廬堂構故然非室廬堂構其間也則風氣之𢌞旋烟雲草木四時八序之浮變無停貯歛蔵之所而大觀玄覽卒泮渙而弗收焉故惠宜寺寺有殿殿後宜堂堂後宜閣而閣之前非茲堂焉是無襟也殿之後非茲堂焉是無奥也茲堂之弗可已已

也而堂以雲名山歸雲雲歸堂而堂後出雲雲出山以瀠薄類卷舒之義也山以瀠物為秀堂成而山之秀萃茲堂焉其諸會百靈而得其歸乎堂剏於某年僧定忞詎諳理諳形也訖若干年為嘉靖己酉葺於住山之明智詎嗣志嗣覕也然亦知所事守矣登茲堂者充充焉盡山之所為秀而有得焉非茲堂之助歟故予記堂詔夫人記堂之修以詔夫明智之徒焉

惠山十賢堂記

楊循吉蘇州人

賢者將以軌物必祀以勸禮也矧乎名山懿舉何代無人先詳後畧君子病諸此惠祠所以益三為十而弗容已者有以也夫蓋常之邑五錫為大錫之山百惠為秀秀而邇郭寔多考槃是故俎豆之設厥有舊典曰宋司徒長史湛唐尚書左僕射李及桑学翁陸此三君者咸以高蹤貴於山泉其南面列食有年矣自是以降茂焉無聞豈哲人之生獨嗇於後乎栽無亦缺而弗修也於是今戸部侍郎邵公國賢往歲築室山中既率同志疏瀑浚廟忠定乃以餘力相與撤

故屋之弊陋按往牒而稽考又得表表宜祀者七人焉在宋曰無錫令焦國史編修秦禮部尚書謚文簡尤御史褭行鉞在元曰雲林子倪在國朝曰義士張中書舍人王合前後為十賢廣厥堂構肖像其中議以歳之二仲合群縉紳行事而推其一人為獻凡所躋升皆錫之名鉅游處是山與其葬焉者也不然雖賢弗列禮固有相沿者歟工始於正德庚午春越明年落成凡風俗之厚必以化化有黙行視政為速則惟賢是賴表章崇祀其機也繄此諸賢或喬庸帝載

旣公旣卿或盤桓澗阿亦隱亦文以至惠牧義勇亙
衆閒出莫不同萃一堂師我錫士是維邦邑之志非
公其孰能興之猗歟盛哉敢刻兹銘其詞曰
坎坎擊鼓新堂之下我祀我歌思古賢者俎豆旣崇
金石是寫陟降有儀以聲大雅厥賢維何伊錫衣冠
異代同流隱顯俱完道不一足式貫林巒廟貌爰陳
樂此衆覩昔也攸祀三爵孔寂今也亦祀十像斯覲
有泉如氷下逵庭城言釀旨酒載酌啓羃靈風洋洋
神降春秋孰司獻登鄉校其尤邵公作之龜筴協諆

懋我邦人無忽前脩

賢孝祠記

文載賢孝祠考中　戚瀾　餘姚人

漪瀾堂記

盛顒

皇明御天混一四海化干戈為衣冠之俗華風漸被
山岳效靈吾錫據江南之望惠山之泉稱天下第二
石罅細流由山麓聯絡迸注而為井由地中瀉于龍
吻停而為沼突然庇臨其上漪瀾堂也茶仙之品評
坡老之題詠傳誦迄今代有名人承風步響士庶之
雲集者無虚日三韓之使亦訪問焉吾宦遊兩都閱
之東西齊魯之境吳楚百粤足跡殆遍奇踪偉觀孰
非恍於心而快於目者而王事之暇耿耿于懷寤寐
此泉此堂而莫之釋良以父母之國少日釣遊處也
成化丁未春内臺解組旋始得如願與舊友貟外陳
君進之封太守秦君景暘邑令榮侯躬實來遊山中
或折簡而會或不約而遇維舟溪上相率以嬉登高

振衣望遠終日季秋之望侯復請遊觴于堂籩豆斯
陳獻酬有序采英浮白間以詠歌仰而觀山峯攢雲
簇如萬馬爭馳于闌檻俯而聽泉其潺潺與松濤奔
放上下互為清濁恍聆九奏於洞庭自念久勞於外
兹歸骸於承平之日以時賞心形神俱爽不負吾泉
吾山之期待士夫以完節歸余詎敢當耶會斯堂漸
圯侯欲圖新之繼日乃出羨餘經其始弟順捐鏹相
其成剷穢而為夷易舊而為新匠者斲圬者塓危簷
峻楹承蔭廣霤飾以采環以闌三閱月而告成侯以

記請予謂水微波為漪急湍為瀾昔人以之名堂者有在原泉之一潛一顯即陰陽之一翕一張此道體之妙也夫子川上之嘆子思淵泉之論文公源頭活水之句厥義弗殊此侯素講明者自今斯堂之新也觀其水之瑩然則思以澈民隱觀其流之不息則思終始此心是大有助於來者豈佚游云乎哉侯謝曰是亦僕之志也遂書刻之

惠山濬泉碑銘有序

邵寶

正德五年春三月錫人濬惠山之泉秋八月功成先是正統間巡撫周文襄公嘗濬之其後屢葺屢壞至是而極縉紳諸君子方圖再濬而寶歸自漕臺適與聞焉既求士之敏者董厥工作乃與匠石左右遵觀究厥敝原為新功始詢謀僉同用書告諸望族各助厥貲而後即事凡為池三為渠二為亭為堂各一而三賢之祠故在泉上今益為十賢而新之縣大夫請助以畜故謝焉至是凡五閱月而泉之流行猶前日也諸君子既觀厥成則以記命寶惟惠泉為天下高品尚矣然其來也同源而異穴或發則沈或發則檻三池滙之而石渠陰貫乎其間盖約濫節迅以成泉德古之為是者可謂知水矣是故上池淵然中池瑩然下池浩然為觀不同而水之狀於是畧具粵自陸子品泉之後觀且飲者日衆以盛甚焉驛至長安逋名嶺海之外夫豈偶然乎哉雖然時而濬之則存乎人譬之天道有燮理之功譬之人道有更化之理濬之為義亦大矣是以君子重圖之今是役也有渠以通有池以畜有亭若堂以為之觀無侈無廢克協于

舊其規所就論諸謂邑有人焉寶不敏謹以歲月勒之於碑復為詩以歌之總其費為白金若干兩督工之士為龔時亨楊正甫莫利卿其助之者之名具于碑陰凡若干人為書者吳大章而往來宣勤則淄繼芳及僧圓顯定昌云其詩曰遼彼原泉惠山之下維僧若氷肇濬自古謂配中泠允哉其伍我錫彼金有子維母孰不來飲孰不來觀賛嘆咏歌井洌以寒孰閼我流石崩木蠹匪泉則敝敝以是故人亦有言清斯濯纓棄而弗滌豈泉之情錫人協議與我濬功維

物有理變極則通維雲蒸蒸維石齒齒泉流其間終古弗止有德匪泉則時予之耻我詩于碑以頌其成泉哉泉哉與時偕清

泉亭落成燕飲序

張愷

正德庚午秋八月惠山浚泉之工畢中丞二泉邵公既為文以記之於是潘君繼芳龔君時亨乃於其月日設宴於漪瀾之堂合諸縉紳士之有意於泉者群飲而樂之于時霽景呈鮮涼飇薦爽樽俎既具殽羞

維時壺矢在列絲竹在御衆賔咸喜而相謂曰美哉泉乎壞於昔而葺於今亦其數然耳今日之會所以落其成也可無文字以相悅乎於是中丞以泉為韻相與賦詩飲酒樂甚謂愷忝在賔席之次宜有序愷不敏乃颺言以諗於衆曰諸君之所以樂者將在於泉乎抑在於義乎果在於泉則匡廬水簾中冷蘭谷諸水具在而皆樂乎否也若以其井滑清洌為可嘉而樂之則彼驛取以供茗事者得之矣何見謂於君子乎維昔聖人川上之嘆以道體論固不容喙世或以陸子之品泉擬諸夔季之審音以為不別於口而別於心其知陸子之心矣而諸君之樂豈獨以是也哉夫泉無心者也無欲以求人者也惟其無求於人故義有所舉人樂趨之若其性焉就下而不可遏蓋秉彛好德人心所同而人自發之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也使泉有耳目口鼻之欲以求勝焉則雖敲朴鞭笞有不可強其能使人樂助之乎故夫功以義而成義因泉而發義之所在金石可貫鬼神可質而蠻貊可服况取諸至近而有弗效者乎夫天下之理一

也山之有泉猶人之有政使為政者事至而理從逆來而順應亦若泉焉以無欲之心待之則將奔走天下之義而忻慕愛樂之不已又何有於拂戾者乎惟其不能以無欲故刑罰所以懲惡也而或奪於貨賄爵祿所以勸功也而或倖於私門征歛所以賦民也而或病於掊克辭訟所以息爭也而或移於喜怒譬之水焉或壅之以為壑溢之以為災或搏之使過顙激之使在山則人將有不勝其患者矣寧得而樂之乎於是諸君作而謝曰然吾聞浚泉而得政理可書

也已遂書以為泉亭落成燕飲序

觀張公此作可見前輩留心政理即燕飲間尚爾不忘可謂不愧科目其所言四事皆切中當時之獘邇者世衰而趨愈下勢重而民日瘠安得如張公者起而持正論以挽頹風乎

惠山濬泉後記　邵寶

惠泉之濬始於正德庚午而未底厥功越三年壬申予以侍養歸見而感焉圖惟終之令兵備憲副弋陽

謝公岳郡守渤海李公率作興事邑二尹三河閻侯萊陽于侯祗若惟時京兆尹武進白公松江守內江陰君户部主事三山鄭君皆以舊遊故次第來助乃以其事屬諸耆民張繼善繼善力任之既從事于三池于二渠于觀泉之亭于漪瀾之堂于十賢之祠而畢之乃以餘力作留題之閣于祠左作守視之廬于堂右又即故址作挹翠軒於厓端作濕雲亭於洞側前嚴其門傍崇其墉中闢其道而厥功於是乎成其始癸酉春正月七日越明年八月既望告于山靈而落之今令尹平溪侯侯始至謂當有記蓋予嘗觀天惠之為泉非有物外之奇可駭且嘆於人也然而其聲泠然天下之耳有同聽焉其色瑩然天下之目有同觀焉其味醇然天下之口有同飲焉是故其得品最高此天下之同論也顧君子之意則異於是蓋嘗聞之孔孟逝焉是稱本焉是取而聲也色也味也舉不能外焉然逝者無息而有時乎息本者無窮而有時乎窮非息且窮也窒之則塞疏之則通迥其理也夫泉亦在疏而通之俾勿窒以塞焉而已矣是故有

本而逝聽焉自足於耳觀焉自足於目飲焉自足於口而天下之論吾泉者於是乎同蓋物無大小遠邇天以人成其理如此而事與數會是之謂時由是觀之吾濬吾泉其亦若有當然者乎顧予不敏何足以知此特以邑里之故不能不與諸君子免而圖之若謂附和於聲色味之末以殉夫人則豈實之志哉泉之委具諸前碑復修之悉則在山記而助者之姓名碑陰刻焉兹可畧也

同遊惠山引泉記

彭簪

余有山泉之癖每遇佳山水未甞不欲遊每遊又未甞不欲盡其美是以捜探之餘往往増勝如惠山之泉其一也泉出惠山在文物之郷自唐陸羽品為天下第二泉而遂名天下至於今焉最通城邑舟楫輿馬之所通會達官貴游高人逸士觴詠於泉之上者蓋無日無之然皆止於堂畫於亭三池二渠而已爾嘉靖戊戌春二月予以公事在邑荆川子過而與共遊焉時已薄暮棹舟而入宿惠山蘭若誼歎麗澤期

徹心源從倚松月之下排細谿沚之前入戶淙然萬籟有聲對榻而坐忽至夜分余所得聞荆川子本原之論會歸之説不必觀泉而泠然者已在耳澂然者已在心清夢幾何東方既白鳥聲瑣碎花影重疊步于泉上神閒意適登漪瀾之堂造龍井之亭循堦而上歷十賢堂之西偏得小洞焉洞口右崖下盈三尺許沙石半壅洼澤旁溢予曰是可引而流也荆川子曰浚乎其源本乎其自然浩浩巨川其始涓涓言未既適静思張君偕九巖王君来亦共稱賞遂酌於泉亭而去荆川子蓋將訪友于錢塘之上也明日予復來坐洞中命輿隷手決之塞者開秘者泄混然而湧沛然而發景與意會真若有得已而梅村曹君至呼酒酌于洞口惠嵒顧君至觀而奇之余與商度引流而出周之為環演而迤之為九曲環中有臺名太一以當洞口曲流東趍堂堦之下落石壁以入于池縈廻瞭帶澎湃琮瑽甚可人意山童野叟叢然聚觀無不忻喜於是會客皆至共一觀之返酌於泉亭之上顧叔子容峯君曰美哉泉乎使陸羽今日品之恐不

當在第二矣朱直岦陸敏岦喻肖玉皆曰然邵生煦為予言錢心齋聞勝事而來至中塗而返予曰茲非雪夜之乘興者耶諸公喜甚揭而扁之陳生鳳陸生易大書之洞曰傈人洞源曰惠山靈源流曰九曲清流惠巖君又引別泉纖細者悉會入九曲將以上巳之日泛觴其中以效山陰故事至日太宮保鳳翁來余亦如約諸公咸在呂心泉鄧生表後至皆鳳翁詩社中人也相與叩傈洞尋靈源立太一之臺周視一環然後分曲而坐蓮杯泛泛鳳翁主之令格行焉酒

到詩成多有佳句余不能然法當二庖諸公爱予轢
而成之爰紀泉流之美著玆遊之增勝以侯荊川子
返棹山下而邀之再觀以更盡前日泉上所未盡者
傾生與清磐石請勒之

遊惠山記

李鳳 郡別駕

戊寅春二月廿又七日予以稅事至無錫越三日為
三月朔鄉大夫過予且期翼遊惠山海洲獨曰陰晴
未卜且日請閱之是夜果陰雨徹曉逮夕不休予因

作小詩柬諸公有憑君莫話登山事直到登山始是
期之句明日為上巳乃邀諸公以事未赴持柬來約
又明日予事亦竣方告歸諸公以令僮數輩促遂出
城北舟行數里舍肩輿復行數百步乃至山下諸公
方置酒漪瀾堂上堂後為泉亭水清甚掬之飲冷冽
有餘昔陸子題為天下第二泉誠不知第一泉更何
以加此予未嘗嘗天下水陸子言必有據乃就席酒
數行時陰雲蓊鬱從石竇中出長天黯淡莫知日之
所在予遊興銳甚乃命竹兜子先登顱鴿軒惠巖鄒

生繼石磴迂危數折復下步或少憩以休僕足登一
峯則遊目四眺相與坐磐石命酒數盃乃行如是者
凡九即俗所謂九隴者回視錫山下隔數丈鴿軒言
識者謂錫為主山顱下以故光靈鬱坱生才足魁天
下相本朝而每不遂衆議建塔其上以相予不達地
理但唯唯既登絕頂乃見天宇空澗烟霭莽蒼柯山
華坡秦望塢洞陽觀近在指顧間東南望五湖烟水
微茫不見涯際諸島嶼當湖面隱見出沒若群鴉浴
波漁舟數百風帆浪檝往來衝擊秖見其凝定不移

西北雲樹橫隔彷彿間天塹水聲澎湃若惠巖復言
使天日明霽眼界當不止此予因言陸子惠山寺記
亦云若以鶴林望江天竺觀海虎丘平眺郡國以為
雄則何若玆山絕頂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諸
山以掌睨可矣近關中王終南來遊玆山亦嘗與予
言玆山之勝不減金山古今豪識必有見惠巖深以
為然乃賦詩一章予和之須臾天風狂勁吹人欲仆
雨點從東南來擊人面漸不可留遂下諸公復携酒
來迓於濕雲亭各立酌數盃予乃先歸同遊者茹鄧

菴呉海洲羅弦齋余墨溪馬龍泉顧草堂鋐軒李思泉谕肖玉顧惠巖楊果齋武進鄒生而登絶頂者則鋐軒惠巖鄒生與予四人云

脩泉亭記

王叔杲 永嘉人

惠山泉始發于唐時無錫令敬澄同時則有竟陵陸羽次第水品以廬山康王谷水第一惠山泉水第二虎丘泉水第五揚子江南零水第七張又新又引劉伯芻論水之宜茶者則以南陵第一惠山第二虎丘

第三虎丘當閶闔孔道游客坌集閧滓腥穢已非本味南陵久失處所康王之水遠不可得而辨今以金山井水謂之中泠泉居惠山之上或曰中泠故在江流中湧出不便取汲有異僧禱於海神為鑿井代之亦謂之中泠豈中泠即南零之訛然莫知所繇始余數飲水惠山井洌而美嘗携至金山巳數日取所謂中泠者較之味甚劣而反居惠山之上此殆不知水者仍又新之言也且羽又謂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歐陽永叔極稱羽斯言為知水詆又新之妄況今所謂中泠既非江水又非又新之所品者乎故知惠山非康王莫能尚之矣夫物不能自美在遇與不遇耳余産東浙性喜遊覽無論匡宕天台雖一丘一壑足跡靡所不到其泉有清鑑眉髮甘如酌醴者往往而是然皆圖經所不載遊人所罕窺卒亦無聞於世以斯視之則惠山之遇人幸矣嗟乎山澤抱奇之士汶汶無聞者何限世之狥名而失實者皆是也豈特一泉為然卦泉舊有亭歲久就圮余往来吳中十餘載每過必艤舟焉即未見有新之者而九峯之麓僅引

泉流之一脉輙嵗為林館臺榭俠徒歌妓閧閧其間而泉上之路乃獨棘榛翳然去夏與胡原荊龍布席亭下于時天雨新霽長松敷陰泉流潺潺與松聲相和因取寺僧所藏王孟端竹爐煎虎丘天池龍湫諸茗鬪之頗為勝絶原荊時以修亭屬余余諾之比歸隨奪吏冗忽忽踰歲頃再過泉上恍憶前諾遂命工繕葺逾月事竣用紀歲時而并為辨次其品貽刻山中以重發斯泉之美非為山川聚訟也

碧山吟社記

張愷

碧山吟社者　封武昌郡守吾邑修敬秦公以詩會友之所也公與諸友唱和有年矣而公年為長嘗為約曰吾儕幸生　聖明之世重荷文明之化既無公卿大夫之責又無農工商賈之勞惟歌咏太平以形容　國家之盛此分內事耳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聖人所戒自今務以德義相勸過失相規言毋妄誕行毋詭隨期不媿於古人無慚於後進斯幸矣不然吟詠雖工寧免將來之訾議乎於是諸公情好日篤

乃成化壬寅春擇地於惠山之麓結屋于龍縫泉之側中為堂外為門傍為亭為書室為茶竈行廚鶴遥雖不廣有長松落陰修竹叢翠流泉漱石秀嶺橫空諸公履況幽閒冠裳整飾每風日晴爽以次為具觴詠其中行以鴈序坐以齒列凡歲時觸物弔古懷今一於詩焉發之其辭清婉而和平其氣春容而雅淡一時儒紳君子相與慕之士大夫之往來于錫者必就起居而宴集焉於是馬太常紹榮題其門曰碧山吟社李少卿應禎扁其堂曰十老左稽勳贊書其亭曰撚髭蓋皆歆豔而企慕之也夫詩之有社尚矣我國初若高揚張徐暨馬孝常周履道浦長源諸公雖各有唱和之什然當勝國創殘之餘未洽維新之化或僑居而寓合或暫聚而暫離觀其所作亦多悲愁憤歎激切感慨之辭非若今日諸公生長於一邑會遇於一時而和其聲以鳴於一社也吁亦盛矣哉十人者皆衣冠舊族其道同其志合其先世或以文學稱或以忠節著其父子兄弟或以科第顯或以道術鳴蓋非庸常韋布而已修敬名旭字景暘陸勉懋成

號竹石梅菴高直字惟清陳履天澤號遯菴杏軒黃祿字公祿聽玉楊理字叔理李庶彝明號綱菴玉溪陳行之名公懋北野施廣字彥清潘緒繼芳號玉林自北野而上俱希七望八之年惟玉林年未五十謙讓不與諸公以其溫厚而恭謹效宋人用唐故事援之入社以相周旋夫香山洛社隆德履於功成身退之時碧山吟社歌太平於上怡下熙之日雖顯晦不同而其致一也愷生也晚辱諸公有忘年之愛而其事有關於世教可書也故為之記

惠山記序

邵 寶

惠山記若干卷山僧圓顯所輯既校於潘君繼芳復忝之莫君如山予不敏因加潤色以成成而顯請傳焉先是住山性海中者爲之未就而歿顯其徒之弟子也志於是二十年矣夫惠之爲山非有高大可稱然負奇含秀徵諸載籍至以産錫占治亂此其所係大矣乃若泉自陸子品爲第二後張又新華屢評不易彼所謂第一者顧有抑焉而文饒之嗜子瞻之稱皆於此而不於彼則山其可知也記之作豈容已哉

邑之有志猶古列國之有史山之故必與載焉而水經山志又古野史之流有不可廢者顯也將有見於是歟今夫山與天地俱生而聿之所傳乃自六朝以下晋魏希矣漢以上無聞焉此無他遠而失之也顯爲此懼而汲汲是圖自今其失也其將免夫雖然嘗觀野史必其事之覈也詞之直也論之公也而後與國史俱傳不然則否後之視今不猶今視昔乎昔之著書者嘗欲藏之名山顯也何以爲我圖之顯字知微知詩且好事大夫士多與之遊云

惠山集序

邵 寶

予既輯惠山記王林君復以古今詩文未録爲言於是取諸邑志及山僧所藏爲是集時以總督倉場被召北上遂携至京師偶會都水都君玄敬因屬校次如左而高憲副曾唯方爲郎中遂有入梓之志梓成請序惟山川有形而無言然其清奇秀麗雄偉峭拔跬步異狀者既振古不易而日月雲霞陰晴明晦照耀掩映者則與時偕新焉君子得於觀者發而爲言

指殊體異隨其所役各盡其力託之卷帙勒之碑板而山之情見矣由是海内之人聞茲山而未至者亦得賢焉而知其槩由是觀之言雖出於人人之言非山川不能自出然則非山川之自言之也一間耳矧合衆作於一而觀之可以得人情可以得物議可以得世變即其所言而所謂志與史者於是乎在可有記而無集哉詩多故録自永樂以上餘則玉林與前住山圓顯予録之文少於詩不啻數倍故無弗録也

跋碧山吟社詩卷

邵　寶

碧山吟社吾邑之盛事也其地在惠山之麓若冰洞之前黄公澗之上陸子泉之右謂之名勝其時在成化之末弘治之初謂之全盛謂之承平其人皆一時隱君子為脩敬秦翁景暘為竹石陸翁懋成為梅菴髙翁惟清為遯菴陳翁天澤為杏軒黄翁公禄為聽玉楊翁叔理為絅菴李翁舜明為玉溪陳翁行之為北野施翁彦清為玉林潘翁繼芳謂之文雅謂之耆

俊而秋林陳公進之歸自工部冰壑盛公時望歸自西臺中齋秦公廷韶歸自江藩亦時時一至不在常數其會則惟論詩詩成有燕肴核數盤飯一盂酒八九行而已於是三原王端毅公方在撫院亦聞風而願見焉其重如此蓋如是者若干年而修敬卒諸老相繼淪謝今存者惟繼芳一人能談其事聞者猶歆慕之欲繼之而莫能繼也蓋是時修敬素有鄉望且其為約甚嚴十人之外不叅以俗客雖盛暑祁寒必各以其服至不褻不散一會一詩必命題必具稿若為課然者夫是以能久而繼之難也今考其年絅菴八十有六修敬八十有五遯菴八十有三竹石八十有二梅菴七十有九杏軒七十有三聽玉七十有二玉溪六十有九北野六十有一皆可謂壽矣而玉林今年八十有二康強如六十七十者其壽尚未可量也此卷為繼芳所藏中亦有社外作者其於諸老皆及見之比方仕於　朝未能操几杖以從焉所謂歆慕之者蓋甚於人人辛巳歲大司徒秦公被　召過家訪我二泉書院嘗同至吟社徘徊久之今見此卷

吾且老矣烏能無情哉於是乎識

碧山吟社雅集圖記

李　鄖

山川人物二者必相際遇斯勝事出焉粤若盧山東林結白蓮社香山居士作九老會洛中名勝建耆英堂時因繪事人爭觀慶夫豈偶然哉皇明一統巖廊羅文章政事之臣山林彙清修節義之士固天下同也然未暇論君子獨稱吾錫詩社之碧山十老尤盛者其故何哉蓋是設倡之者　封大夫景暘秦公一

人和之者如陸公懋成九人成化壬寅爰度惠麓之陽漪瀾其堂能縱其泉據厥形勝遂作室焉前為門海虞馬容臺宗勉榜曰碧山吟社中為堂長洲李太僕貞伯扁曰十老傍有亭曰撚髭則天官正郎盱江左君時翊名焉人各肖像則相城沈石田啟南圖焉丁宴叙之日簪纓集焉尊俎旅焉賡歌作焉登高眺遠天開圖畫焉論心道故人合德焉龎眉皓首老不知焉此則繪中之大畧也酒罷撫卷執筆而書者秦修敬也坐右而觀者李綱菴也面石壁而揮毫者陸

竹坡也凭肩指示按膝而玩者陳遯菴及其同宗王溪也至如橫卷灑雅集圖者非楊聽玉乎趺松陰睇坐石而相鶴者非黃杏軒施北野乎臨清流而作推敲勢者非高梅菴乎舉鐵筆刻竹而題詩者非潘玉林乎携鼈壺來餽茶者則又隣僧覺性爾童子侍側者數人亦當時所嘗執事者所謂彷彿而已者耳工拙固不暇計也琴棋罍斝參列左右此則圖中之具載也文風碩望泉石交輝抑何盛焉是故晉陵王文肅冢宰嘗賦碧山十老盟須訂他日容陪杖屨石閘老姑蘇吳文定亦有寄語吟壇十才子碧山風月肯平分之句二公一代人物也凡過錫必與游觴詠留連冠蓋相望其視香山洛社曾有是乎今年春都憲二泉邵公省歸與王林編纂惠山志二十卷碧山吟社其一也擬為梓行於戲二泉吾錫人物出一頭地者王林藉此不獨有光山川而亦有光吟社哉夫社予固嘗題矣今山川盛舉又不得不為書之

華孝子祠記

王 華 餘姚人

華孝子寶生晉義熙間南史載其事孝子生八歲父遣戍長安謂孝子曰須我還冠汝父竟歿不返遂終身不冠亦不娶年七十餘以弟寬之子為後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為大孝孝子守其父命至終身不冠娶人不能無疑於其說也屈原自沉以死楊雄譏之朱仲晦曰屈原之忠忠之過也屈原之過過於忠也夫亦孝子之謂也歟孝子故錫人錫之華氏皆孝子之後殷大昌衍獨盛於他族惠山之麓舊有祠記自孝子之歿千百餘年而禋祀無替當孝子之生其時王

公大人有子若孫氣勢百倍孝子者何限然皆淪癈湮滅而孝子獨以其一念惻怛卒能享有無窮之祀孝道之大其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也固如是哉弘治癸亥華氏之十四世孫曰守吉者謀修孝子祠以敦祖睦族事未舉而歿明年甲子其子澳燁勲成父之志乃大新祠宇捐膏腴之田五百畝以供祀事而以其贏賑族之乏於是孝子之事益大彰顯而守吉父子之名翕然不愧其家世益華氏之以孝義相承信其流澤之遠也四子既得請其事於朝復以狀幣來

丐予記夫孝子之孝守吉父子之賢皆有勵於世於是乎書

復碧山吟社序

陳彥生 温州人

碧山吟社創自　封武昌太守修敬秦翁集鄉耆英為文字之會尋奪於豪家六十餘年今復於曾孫從川公乃予温司理問詹公之兄也公喜復祖宗之舊復集鄉大老為會如初予以吳越阻隔未及登眺其勝竊想諸公吟樂舊遊之地山復獻其奇水復獻其渙雲霞復獻其彩風月復獻其朗天地萬物莫不畢獻其有獨復碧山之操土拳石而已哉司理公曰諾予曰諸公遐觀縱覽劇飲大噱操觚染翰噴珠吐玉敘雲物之盛以發其胸中自得之趣其中能無渾厚如杜豪放如李清新如庾俊逸如鮑悲壯如高以至郊之寒島之瘦者層見疊出乎其間由是山復增其高水復增其深雲霞復增其變幻風月復增其光華碧山荒涼數十年之後今復增新其舊觀吾知碧山將樂為諸公之有獨諸公之樂有碧山哉司理公起

而唯唯予曰天下名山未嘗無主古今遊樂未嘗無人至今稱赤壁者獨歸之蘇子豈非以文章而名家者乎稱武夷者獨歸之朱子豈非以道學而名家者乎秦之後先有人能世科第其固以文章以道學而世其家已乎立德立言能尚友乎古人則碧山以諸公而遊其名亦以諸公而傳天下後世不能外之以有稱彼有力者其能如之何何必曰復司理公起謝命次予言以詔後人

書張幼于惠泉賛

趙應元

趙子祿初慨有慕乎惠山之泉自能開始一旦緣自天合承乏而與斯水作泉石交下車居無何有客提壺請觀泉去趙子逌爾從之既至玩良久若有樂乎其中者客曰仲尼何取於水取有本也祿初於泉乎何取趙子曰美哉斯泉精發九龍之乳而瀉其餘瀝以供不竭之酌吾取其深四幽六合能知味之士觴舟河于爭先八而浥注者手若織而色澤靡少涸吾取其潔古寺山僧執盌進而嘗焉五內冷冷若不知

何從潤滋也者吾取其冲飛鳥巢游人歸希聲來自太空隱隱躍躍者達旮旦而不波不溢吾取其定客曰祿初斯語洵可作此泉傳神門上之額趙孟頫乘上世品題遂直書為第二儻令祿初秉筆固知易為第一書哉趙子曰客何以名論試觀四幽六合能知味之士爭奔走而浥注者較第一泉孰多則此泉固不以名號分甲乙也詳在子輿聲聞之說客乎請以問諸水神聽其唯唯否否

惠山古今考卷之四終

惠山古今考卷五　文四

梁溪談脩輯

東嶽行宮叅亭記

張思安

五嶽與天地齊分擎天鎮地鍾靈孕秀興雲降雨奠安乾坤發育萬物其神至尊故歷代聖帝明王莫不祗事而肅敬之考之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所以祈洪休而報靈貺者此也

五嶽有功于天地生民宜其行宮布列於天下無錫去城五里錫山之北惠山之東古有東嶽行宮四民出入必啓覲水旱疾疫必禱祈東廡有東嶽左相景佑真君行祠威靈顯赫 聖朝春秋祀事功德尤及於民正殿廊廡山門咸備而叅亭歲久傾頹衆謂弗稱天順六年八月吾邑二矦餘姚邵公性獨曰叅亭之缺朝禮無所豈非缺典歟乃捐巳俸復勸邑人好事者相與施財而重修之落成請題於石以識歲月余惟鬼神為德雖無形聲然體物而不可遺則其昭

報於人者不疾而自速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敢不敬乎斯亭也所以為禮神之所也登斯亭者宜敬之哉是為記

靈泉記

王達

縣郭之西有山曰錫山山自大江而來蜿蜒起伏其態百變距茲山而止焉邦之人以謂山之靈氣攸儲故構睢陽張公之廟於其麓廟之前有泉深僅百尺清冽可愛宋建炎初盧至柔者隱於山之南有道術

托公之靈符其礴甃而為井凡邦人遘疫者必禱于公公允則轆轤汲泉以飲飲無不瘥泉之名自公始公之仁亦資泉以行洪武巳巳春知縣楊侯集邦之耆老構亭泉上顏曰靈泉徵達記之達邦人也邦人敬公猶父毋達其可無言乎公鄧州南陽人字巡氣豪邁多雄略讀書過眼即識不忘唐至德間天下士大夫不為鮮矣逆胡搆亂為國家握節而死者獨公二三輩而已當雍丘令令狐潮附賊王命不通大將六人諭公存亡勸公降賊公陽許之翼日設天子畫像於堂上率軍士明大誼以斬之一日潮謂公曰足下軍令固善柰天道何公荅曰爾未識人倫安知天道達嘗論公匪惟忠貫白日義動今古至於學問明潔秦漢以來蓋不多見人知公以數千卒横挫賊鋒視死如歸為難殊不知公之心造於理而安於義命無難也人知無睢陽則無江淮殊不知所以保江淮者全唐室也所以全唐室者為後世利也何則俾公一少屈其氣則江淮由是而潰唐室由是而亡賊必塗炭南域腥穢風俗禍及後世或者論公之廟宜於

睢陽而不宜於南域是豈知公之勳哉公之精英足以勵風教激頹俗豈啻南域宜廟雖天下廟之可也世之貪國降賊全妻子保富貴者覩公之像吾知其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矣豈小補耶雖然人之精神何所弗至責躬可以致雨摶膺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頹城浩嘆可以決石泉能活人也假公之神耳神不能泥私也由人之誠所致耳此誠也發於吾心而感公於千祀之上假泉而活者必然之理矧至柔之精神亦將與公流通於千祀之下乎無錫瀕於江淮廟

於公宜也匪僭也而泉以靈名亦宜也匪怪也嗚呼古所謂禦災捍患則祀之者其在玆乎楊侯誠信而知誼者姑為之記云若夫公之始終行事已著唐史玆不贅

跋孟叔敬先生篆余所撰靈泉記

右張中丞廟下靈泉記一通乃余壯年時所作而鄉先生孟公叔敬篆也先生宋孟后之後信安郡王之六世孫姿狀瓌偉言笑落落仕至浙東道都元帥與達兼善交最相得後達公死元步窘蹙先

生歸惠山祖塋而老焉先生至家不以富貴門第自高雖樵人牧豎必假之以詞色余生且晚然嘗奬予且為忘年交則先生之忠厚豈不激頹風而勵偷俗哉雖然達公死於節先生死於家卅心古義可與巡同芳於百世若余之文章豈足以當先生之筆哉汗赧含愧姑誌於玆

靈泉活人記

張思安

天地間正氣流行於古今在天則為星辰在地則為河嶽明則為正人幽則為正神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故申呂自岳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錫山之麓古有東嶽泰山行祠其右廡廼唐張中丞祠也山有井井中有泉宋崇寧間有道之士盧至柔所鑿以公主之凡邑人有疾禱公請泉公許飲無不愈者咸淳間本邑災疫盛行邑人虔禱全活者無算故邑人敬公如父母出入必告旱澇必祈元至順二年本州軍民咸罹重疫死者不可勝紀凡禱於公許飲泉而愈者不啻萬人歷代有侯王之封至是事聞

加封護國忠靖威顯洪濟景佑真君洪武已巳春邑大夫楊侯搆亭泉上題曰靈泉鄉先輩達善王先生記之景泰六年歲歉民饑疫氣大作醫藥罔效死者不可勝數邑大夫恐懼齋沭乃率耆老錢守常等拜迎公像於城中舉靈泉隨之患者有禱公許飲即愈居城者凡十有五日請泉而活者又不啻萬人嗚呼公南陽鄧州人唐玄宗朝擢進士第身長七尺鬚髯若神文武長林讀書三遍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稿官至御史中丞與睢陽守許遠共守睢陽日逆胡安

禄山犯闕公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用兵不依古法用即全勝大小四百餘戰斬將三百賊衆十餘萬人蔽遮江淮保全唐室有功天下後世宜其捍災禦患之功與日月同明山川悠久而茲泉之靈又公假之以行其利濟耳雖然疫氣者天地之癘氣也人有過故天地降此癘氣公天地正氣所生故生為正人歿為正神其所以佑庇斯民者非私也不過廣天地生生之大德耳邑人之禱於公者亦豈可以他求哉必思洗滌其心悔過遷善孝弟忠信之必

行放僻邪侈之不作則禱公而無不應飲泉而無不瘥矣邑大夫請記其事余故書此以彰泉之有自且又以為邑人之告戒云

靈應記

余季樞

景泰乙亥無錫之境內歉繼之以疫有識達士曰彭啟率先憂之請其所以弭災之方於尊君子孟輝翁曰吾年幾九十矣未聞以醫藥療者吾邑自前元嘗罹此患聞諸故老惟賴景佑真君靈泉飲之而愈當時活者鉅萬今疫勢方張亟具衆議徃圖利於真君可也啓承教命即以告於方隅顧瀚等衆曰善遂相與齋沐具香拜扣於錫山之祠奉神像駐於北禪壽聖禪寺仍請聖泉隨施自二月初一日至五月癘氣大作閭里駢首卧彭氏張氏等之子姪尤篤禱于真君許飲靈泉而即愈方隅之賴全活者數十百家至於客旅之寓吾土而感疾者若南京龍江左衛吳濬萊州井友耿佑西安桂興龍游徐文僖錢塘鍾亮南昌羅鳳舉淮安李清等姑蘇顧士行等不可縷指數

皆以誠懇飲泉得生由是言之耳目所及者若此其殁况乎舉邑之間旅寓之士未聞未見者哉真君之靈之功於是為大故衆之於真君愛而慕之不啻慈父尊而敬之過於嚴君七月廿有五日適當降誕之辰各捐俸資具齋結會還神像於山啟復與張思義謀伐石樹神功於久遠以示不忘按真君姓張名巡為唐御史中丞保障江淮功烈無二生為忠臣歿為明神百世之下讀真君本傳英氣凛凛使人毛髮竪立其忠勇節義之所激有如此者雖天下之人皆然

胡真君之神獨加厚於吾邑耶豈吾邑之人於真君忠烈亦誠有慕之深耶人以正而感神以正而應亦理氣之必然而不可易者廟而享之宜矣既為啟思義等書神之功以勒於石復作迎送神曲使歌以祀焉

動鳴簫兮山之左坎坎擊鼓兮巫揚些神之來兮風集雲旗紛兮旖旎衆情愉兮屢舞進揭虔兮靈妥陳瑶席兮奠桂酒雜殺疏兮奏靈瑣倏明忽幽兮不可以茹下惠我民兮無災無禍荔子丹兮蕉黃承千秋

兮香火

疊靈鼉兮山之右申明簫兮巫揚袖神之歸兮雲從驟紘急兮皆奏群情結兮轡紆退將誠兮神佑儼靈駕兮旋清都送神歸兮醑芳酎闔陰闢陽兮不可以測永錫我民兮時康時阜山蒼蒼兮水悠悠渺天長兮地久

無錫奉張中丞引　　厲　昇

無錫錫山東嶽行廟東廡有張公神祠公即唐之忠臣巡也宋崇寧間有悟道之士盧至柔晦迹梁山政和間人罹瘟疫至柔施以符水救治疫息人安一日至柔於泉石間見白雲中一巨人白衣繡帽若神人焉至柔迹錫山嶽廟東廡見張公之神曰即此神也重新塑像崇奉福佑人民然公生也聰明正直剛毅果斷開元間擢進士第宰清河調真源遇安祿山反與許遠共守睢陽保障江淮忠死節義具載唐史吾邑無錫濱於江淮奉公之神益致誠敬公之精神流通威顯益著吾邦之人敬之如父母有求必應有感

必通或遇年時旱澇禱之則雨暘時若或遭疫癘流行求之則災禍殄滅然神之所以顯其威靈於錫邑者蓋由至柔在錫山之麓公祠之外鑿井得泉每磚用朱砂書篆符甓甃其井專治疫癘托神司之泉曰靈泉凡有疾疫禱之者許請其泉飲無不瘥噫神感人而顯其靈人敬神而獲其福幽明一理感格一誠夫何疑焉故書之為引俾人知其所自云

張中丞廟記　　倪　謙

常之無錫縣西錫山之麓舊有唐御史中丞張公廟一區廟之前有泉一泓乃宋崇寧間道士盧至柔所鑿用築銑鼈甃而為井假公之神以主之凡有疾疫禱公請泉飲無不愈代著靈異具有顯迹錫民錢守常邵叔讓朱孟暘謂公生能捐軀衛國歿能禦患救民考諸祭法能禦大災捍大患則在祀典之義合鄉耆白於有司以為公死節睢陽已有廟祀而公闡靈茲土受恩獨厚顧無報祀禮典缺然願春秋致祭以荅神貺有司具其情達諸禮部禮部以 聞 朝廷

許之寔天順元年四月十六日也 命既下有司恪遵 詔旨每遇春秋二仲享祀如儀錫民得遂所請莫不踴躍以喜僉謂宜伐石以記其事守常等爰請予言記之蓋公諱巡鄧州南陽人登開元進士第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為清河令調真源令安禄山反至德元載起兵雍丘討賊移守寧陵拜主客郎中河南節度使二載賊攻睢陽急乃入城與許遠共守遷御史中丞守凡十閱月臨機應變出奇無窮前後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力竭城陷為賊所害詔

贈揚州大都督宋建炎間加封忠靖王元至正間累加護國忠靖威顯洪濟景佑真君之號嗚呼自古忠臣仗節死義以身殉國者有矣然未有若公之烈也覩其以疲卒守孤墉抗強虜援絕食盡人知必死衆議東奔公曰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於是忍死以待隣兵之救豈料其終不救也耶可為扼腕而痛恨者也及城陷見執慷慨就義視死如歸忠烈之盛何以加諸人孰無死死而得所則雖死猶生也故曰死有重於泰山公之

謂矣使當時無公以扼其衝賊席卷而南肆其兇毒生靈受害可勝言哉是則蔽遮江淮保全王室公之本心也東南之民知公之心感公之德廟而祀之思有以報此錫山所以有是祠而肇祀於今所以不容已也跡公錫福於民愈久愈著者由公剛大之氣充塞乎天地而不散貫徹乎古今而不泯故隨其所在有叩必應無非一氣之感通也況錫民積誠以奉公公得鑒其誠而錫以福乎自是民之於神以我齋明與我犧羊而享祀不忒則神之於民將俾雨暘以時

百穀用成蝗害不生物無疵癘抑亦黙佑於無窮矣斯舉也守常倡之合乎禮而務乎義可嘉也已是用記之俾後之人知祀事之所由始

春秋祭祀碑文

劉弘

公姓張諱巡唐鄧州南陽人平生忠義自天性中流出不事矯飾文武才略鑿鑿過人當至德間守睢陽禦逆虜以保障江淮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乃能鯁其喉牙俾不得搏食東南天蓋以完節付公

倫戡唐史嘗有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作厲鬼以殺賊甫十日而賊果亡斯時也忠義皎然精貫白日殆奮而為神明矣至宋崇寧間封忠靖景佑真君元至正元年加護國七年再加洪濟皆佑民之功無錫瀕於江淮奉公最謹自　聖化以來公之威靈無異曩時邦人不啻赤子於父母宣德已酉庚戌歲夏旱苗不能揷父老禱祠下頃刻洒霖雨轉旱為豐稔景泰甲戌乙亥水旱相仍且疫癘遠近無間閉戶呻吟者比比耆民錢守常輩舁神像遍行邑內患者彼此突然如見公得甦活者以萬計禦災捍患如此錢君輩以事實達於郡邑長吏合詞　上聞天順元年四月十有六日禮部覆實復於　聖天子以昭崇德報功之典　天子可其奏命下縣長吏春秋脩其祀事餞君以書來屬余記且夫充塞兩間惟一氣耳時有晦明氣無晦明物有代謝氣無代謝常人同稟此氣而餒此氣故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影滅響絕無復有焉公則主之以理義養之以剛大充塞乎天地之間在當時堅守孤城者此氣之直前也屢挫賊鋒者此氣

之奮發也捏節而死者此氣之果敢也是氣融會聚結無往弗在吾知或為光耀以助照臨或為雨露以澤下土或為雷霆以震發萬物或為河海山嶽以資於世或為景星慶雲以瑞於時豈特神明一邑拯其水旱愈其疫癘而已乎祭法曰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今春秋祀之於公宜也當也上足以見　國家崇報之禮下足以慰邦人仰戴之心書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予為公頌為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邦人又不可不知

重建唐御史中丞張公祠記

李　恭無錫縣尹

縣治西去郭五里許有山曰錫山山之北麓有廟曰東嶽行宮右一側室扁曰唐御史中丞張公祠嗚呼唐至德間逆賊禍天下公以孤軍守睢陽至於力竭食盡城破而死嘗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其忠義可謂冠古今徹日月昭天地者彰彰矣三代而下如公者能幾何人哉及宋建炎踰年四百餘英靈尚在顯現陰像於錫山以托有道羽士盧至

柔始血食斯土凡邑中時或疫癘歲或旱澇志誠禱於祠下其應捷如影響景泰乙亥有司具實請於朝賜祭春秋成化辛卯夏四月恭拜　天子命知無錫縣事秋八月六日視篆後三日遍謁群祀感慕公之忠節凜然若在柰何祠宇卑狹不足以伸對越奔走之敬而饑寒未蘇之民又不忍傷佚越二載幸而天降屢豐民庶安堵俾政通人和治獲小康賴公陰佑之者豈淺淺哉以故求公舊祠東得空地約五畝鑒夷而繩直之相度所宜迺搆正殿三間高大嚴五

儀門三間東西廡及廻廊共二十六間石梁一座以通神道此則足以慰吾民趍走之敬矣後百世之下有過公廟者豈無感發而興起者乎視彼賣國降賊偷生遺臭者烏可同年語哉計厥所費萬五千緡皆官府餘積與民間樂施者未敢一毫科出於下遂選邑中義官楊謏耆民陳謙善董分理其事今之來任縣丞班公鏞李公録主簿劉公澄典史唐公進亦各以俸金用助其事經始於癸巳歲冬十月至乙未歲夏六月落成或有議之者云張公非錫人也錫邑非

睢陽也錫民尊奉無間旋倪夫子所謂諂也有司又從而廟貌焉則惑甚矣殊不知神有功於民民致報於神祭法所謂能捍災衛民則祀之者是也矧公生稟天地之正氣死順天地之正理而又為天地之正神以佑斯民者乎雖然張公之守睢陽而江南後世不至於屠戮腥膻者抑誰之功歟正所謂非特有功於江淮唐世而已乃有功於天下後世也天下後世祀之不以為過錫邑之祀奚惑焉謹記

重建唐御史中丞張公廟記

馮譔

古之有盛德大功於世者其祀典與天地相為悠久稽諸祭法可見矣如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是以忠臣烈士英風凛凛生氣如存非惟當時敬慕之雖百世之下尚能使人感發興起也唐御史中丞張公巡名進士為真源令法施於民有聲聞至德初逆胡肩禍東駕西巡遷公主客郎中河南節度使移兵守睢陽保障江淮賴公文武全才沮遏賊勢與戰必克巍

然屹中流之砥柱時粮盡援絕飲恨而殁悉載唐史其心膽裂金石浩氣塞天地忠義貫日月當是時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未有能或之過者特贈揚州大都督以旌孤忠始於盡節之地睢陽立廟祀之又於所産之地鄧州立廟祀之厥後江淮以南感公威靈立廟祀之者非一區宋崇寧間羽士盧至柔立公廟於錫山北麓以井泉活人越元迄今歆皆獲驗故錫民事公雖饉困躓不敢懈而公聰明正直不歆非祀惟雨暘失時疫癘妖孽竭誠於前禱靡不應民之戴公不啻若赤子之仰慈母也公在睢陽鄧州歷朝有封有祭獨錫民蒙福最夥而祀禮缺焉天順初有司以

聞賜春秋祭成化辛卯遼陽李侯恭來令吾邑每朔望拜謁廟下感慕忠節環顧咨嗟以祠宇湫隘不足以竭虔妥靈也遂度地於舊廟之東計五畝許以經以營寮究劝勤大家宦族翕然樂助鳩工庀材俾耆民陳讌善董分掌其事迺構正殿三間東西兩廡各三間儀門靈星門各一座外架石梁以通神道規模弘壯丹碧輝煌經始於癸巳之冬越明年甲午秋

落成侯請記其事刻諸貞石予惟崇德報功　朝廷之盛典立廟致祭有司之常職人知奠贊幣陳俎豆報公禦災捍患之功也而不知公禦捍之功以福錫民者本乎忠義之德人知公以忠義之德福錫民也而不知公忠義之德顯當時及後世也非惟無錫睢陽鄧州廟而祀之為宜雖天下遍祀之亦無不宜予素欽公精忠大節且嘉李侯之崇廟貌於是乎書

唐張中丞神祠記

陳勉

古之人見危受命殺身成仁者必其守節伏義不以死生利害計也然無死而死猶為徒死而為人臣者不幸遇存亡危急之會匪節義其何以成名爰唐贈御史中丞張公巡其人乎公與許遠雷萬春輩同仕於時公知真源博學尚氣節人莫敢當其意其涖政則清慎簡重澹如也是時漁陽禍起鼙鼓動地公募兵保障江淮雖部落整肅賞罰嚴明而軍力日就朘削况援兵不至饋餉不足至羅雀掘鼠殺愛妾以續喘息及見執詆斥切齒罵賊憤撟而卒可痛也嘗考

其所由實尤物孽於寵愛污辱唐室使腥膻之氣瀰漫六合以致流毒於公公不自恤故其死也為不徒死矣談者謂公之在睢陽力有可支以全其城不至於李郭諸人卒收恢復之功不止也殊不知公以孤軍抗百萬貔貐之衆不計夫成敗利鈍惟使人知君父之可尊節義之可貴而不致人類之澌盡者公之功亦大矣設當時有一甲之援或全其生烏得以顯公孤忠大節於萬世者哉若公者其唐之元氣乎我錫之有公祠以公之神福茲邦故邦人祀之自宋元來顯迹彰著屢加封號及入　國朝有司具　聞得賜二仲之祭縣令李侯復作新祠於山之陰肖像其中冠衣悉遵唐制極崇奉之意從民志也予素慕公節義每過祠下瞻拜之餘輒徘徊顧戀不忍舍去因與秦景暘輩同聲諸詩并係大略用刻於石俾不知者有所考撫永永向慕而弗替也

重建唐張中丞新祠記

卞榮

無錫有唐御史中丞張公祠在惠山東北麓嶽廟之

右錫人乞靈於斯受貺於斯報賽於斯也久矣嗚呼中丞忠義天臨精白日皎利國庇民無間生死蓋已白於唐李翰之表劉夢得之嘉話韓退之之中丞傳後序宋宋祁之忠義傳我　朝王學士達善之靈泉記夫今祠立於舊祠東二百步許蓋以舊地湫隘且迫於他廟祗奉　國朝著令春秋二祀官率執事者而來以及所謂乞靈受貺報賽者濟濟有衆幾無容足地禮雖有處意若未愜焉者乃成化癸巳夏四月邑大夫李侯召耆民許敬禮輩告諭之而有斯舉鳩

工庀材以侯捐俸若干石募邑人士施財若干緡而祠地五畝則高岳等所捨量工命日越三旬而成不愆於素冊刻翬飛輪奐離立散官楊謖恪恭朝夕敦塑神像儼然赫然瞻拜如在祠之內籩豆有踐祿將有位祠之外有壇有墠步履有階麗牲有石高明爽曠匪舊可侔惟神依人而行人藉神以寧公之神豈直在睢陽而又被及他土神之餘也不有祀事其何以報神神嘗顯厥靈於錫矣多行不義者俾自斃孰不為之聳懼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使無黜嫚謂之幅利神能彰善癉惡俾克畏慕幅利之功大矣哉嗚呼世彌積而功宣身愈遠而名昭神之波之餘良若所謂不廢江河萬古流者矣吾人其永祀之亦尚克永利哉庸書為記

唐張中丞廟寢殿記　張九方

仁人義辟負孤忠大節動天地感鬼神勵金石為一代之英雄起萬世之瞻仰若唐御史中丞張公是已公在當時提數百就盡之疲卒守四面無援之危城鉅寇滔天鋒銳氣猛公惟以忠義感激麾下將卒一心人百其勇使賀蘭從南八之請嚮枚疾走以赴之軍聲必大震其刲封豕長蛇之賊勢如火燎毛如湯沃雪豈但梟思明誅祿山其掃蕩大河南北之妖氛奉迎西巡之車駕還於都邑在一反掌之間耳惟天未悔禍使公飲恨而終以全大節非公之不幸乃唐室之不幸也然保障江淮兀如砥柱逆胡不敢越之蠹賊我南土以阻上供漕運者萬世之功也天下廟而祀之宜矣邑舊有廟在東嶽行宮之右自後唐同

光三年抵我　皇明成化已亥五百有餘歲矣天順間　朝廷俯從耆民之奏　賜邑春秋以禮致祭載在祀典所以表孤忠以勵臣節也成化癸巳部使者以廟在嶽廟諸神之列近於褻瀆非敬恭神明之禮乃卜地於舊廟之東令曰願新公廟者効力民爭趨之齎金帛輦錢穀穰穰而來積盈鉅萬市材鳩工量基築地持畚鍤荷板幹而至者不勞呼而集事不逾歲而告成祀殿翼翼廊廡整然牲房神庫更衣齋宿各有其所惟寢殿未及搆方規劃間適邑泰伯鄉鄒

以成氏年過四十而無嗣子來禱於神先獻供卓為
贊廟主奉周永年為投詞致祝用珓环占之得吉兆
以成叩頭立誓曰如或神貺當傾私帑以營寢殿逾
年果得夢熊之慶以成喜躍如前誓以構之殿成請
予記其事於樂石以彰公威靈有如是之驗也予惟
公禀天地剛烈之正氣生為臣也以全大節歿為神
也以閑威靈然原公之心必佑正直而與忠孝必不
受諛詞佞語以自褻其剛烈之正氣也其應鄉之禱
撻於桴鼓影響其故何哉蓋鄉之禱非有過分非望

之福是求也其以無嗣為禱懇之以宗祀為念其差
為何如哉心香一瓣吐露情實其誠又何如哉公隨
其禱而應之速也宜矣鄉不食言即建殿以報之其
事神之誠益可尚也故不辭為記以歸之且攄其情
悃述迎送神二章俾歌以祀公其詞曰
吉日兮春明翼寢殿兮告成木蘭柱兮虹梁辛夷楣
兮桂楹蓀壁兮菊藉芙蓉褥兮芷屏紛翠旂兮來下
神之居兮永寧烹鮮割肥兮侑爵蕙肴登俎兮芳馨
清醑兮百壺滿注兮兕觴神歆此兮錫祉俾弱息兮
遐齡　右迎神
旨酒兮崇觴吹笙兮鼓簧靈輿駕兮載塗紛翠旂兮
飄颻神歸寢室兮夜未央慱山沉水兮飄奇香錦衾
兮繡褥寶枕兮牙床歘神興而上征入白雲兮帝鄉
惠我民兮多福曰時雨兮時暘五穀豐登兮永無殃
自今傳兮百世我民報祀兮無疆　右送神

重建唐御史中丞廟碑

俞鎧

錫山之麓古有廟曰東嶽行宮南向宮之右廡連楹

數十間間有二廡比他廡地少寬却後置一祠東向
乃唐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公巡之神像立焉
公正直聰明剛方果毅衛國救民死生不渝肆自宋
元以來歷代加封廟號昭揭於楣曰護國忠靖洪濟
景佑真君相貌尊嚴威靈烜赫錫之居民遠邇時有
旱潦也則禱之以冀其雨暘時若物有蠹蝕也則禱
之必冀其百穀用成家有杌棿則禱之以冀家用平
康身有扎瘵也則禱之以冀身其康強與凡一出一
入一動履之際莫不拜詣於公而禱之禱之罔或有

不應者是以禱者日繁拜所日狹成化戊戌巡按侍御史鄭囑委邑侯遼陽李恭率諸善士周檜擇卜祠之右側隙地方百步許重建公祠塑公像位於其中簷楹崇聳窓牖虚明前有門左右有廊廡然後禱者皆得其所拜禮之地明年巳亥祠宇落成邑之徐允章等僉囑鎧記於碑鎧陋學晚生烏敢有言以瀆神聰竊嘗讀唐史傳景仰公之節義於千載之上未嘗不三復祇歎之曰公唐之一人也是豈公之矯激於一時而沽譽於後世哉蓋天地間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歿者正氣也日月以之而光昭海岳以之而流峙在人則為忠為義所以動天地者此也所以貫金石者此也所以洛幽明勵古今者亦此也其人雖歿其氣則千載如生公實得天地之正氣者也生當逆亂之時獨能守節義於睢陽至死千百年餘猶闡靈晛於吾南域茲非偽也誠也矧吾民以至誠禱公以誠感誠如響斯荅亦宜也非妄也愚俗乃比公於鬼祟魑魅是豈知公之節義爲哉敢併記之以為鄉人告戒云

靈泉感應記

李庶

邑錫山之陰唐御史中丞張公之廟在馬廟之前有泉曰靈泉宋道士盧志柔嘗符其碑甃以為井托公之神取泉以療人疾其泉色清而味冽疾而飲之無不瘥因以靈名自宋元來四三百年間邦人敬信於公誠意交孚俯受嘉貺脫沉綿而躋安全者不可勝計成化十九年秋七月義官李九皐患泄痢百藥罔效瀕於危僉曰宜莫如靈泉九皐遂力疾投詞致悃命家人具蘋蘩禱於公公允其請得泉一罌以歸異香藹然入吻之頃而疾隨脫體矣公之顯靈亦異哉夷考公行遭唐中變為州郡甘心俛首以附腥羶者何限公乃提數百羸卒起睢陽以摧賊鋒正欲伸大義以扶神器柰何無一甲之援食盡城陷罵賊而死則其忠義憤厲之氣凜凜烈烈天地間可以貫金石激頹俗其精神宜乎流通古今而無間也夫泉特一勺之水豈真能療疾亦神寓焉耳古者疾病行禱五祀有疾必禱於神尚矣而感神則有道也人心者神

之所憑而感應之機存焉惟公神無不在使人心歸向誠敬之至則降鑒於肹蠁之間克畀多福逌及於善人有不偶然者九皐平日行義聞於鄉有合於神而禱無不格自足以受福非泉之靈實神之靈有以昭其應宜其疾之愈也易易耳噫吾邑俗率尚巫有疾不事醫惟殺牲陳饈以奔走巫庭傾貲蕩産有不瘳及不治不咎於巫惟咎已之不虔然疾苟不事醫而欲斯泉不亦踰於事巫之妄乎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多福吾於九皐請記其事故併

書之以告俗人

忠靖王張公感應記

陳勉

忠傑之士守一方之土地而不能全其生者乃唐真源令張公巡也天寶間宗室陵夷郡縣乏人漁陽禍起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惟公堅守睢陽與賊力戰而不屈至於掘鼠殺妾以食軍士而其一時忠義為何如哉柰何天不假之以生日久賊不解圍粮餉絕人馬乏城陷被執罵賊曰何乃羶羯胡狗黨類而辱吾乎誓叩拜闕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遂死之公生前忠烈死後為神雖不血食於吾邦自宋元以來默運化機之妙顯神應於錫麓之靈泉歲遇水旱疾疫民轍禱公其應如形之隨影響之應聲而莫可窺測是以公之德澤以及於民而民感公之恩多矣宋建炎二年封公忠靖王　皇明景泰六年錫父老以公禦災捍患之功薦達於有司有司以　聞聽春秋二仲祭祀成化甲辰夏末有妖怪蠱郡縣人民驚惶不能安寢食民皆曰欲息此妖必忠靖王予偕縣簿茅公遂拜公祠下舁公木主入城從

民志也是夕妖怪頓息然未知為妖為怪者畏公之威靈而消散之耶抑或民心恃公之正氣而勝其邪惑之志耶二者亦皆公之功也夫公忠義之氣千百年於今尚能使人敬慕而恃以為安若我　朝廷今日有忠義之士如公者天下豈無所敬慕而恃以為安者乎神怪孔子所不語吾豈好語哉使有官守者觀感興起亦豈無所補士林施克莊潘繼芳輩謂予曰既有補宜有以志之遂刻石於廟

唐忠臣張公廟碑

鄒鏞

忠臣之心知有國而不知有其家知有君而不知有其身知有死而不知有其生此正直之氣所以塞天地貫日月亘古今而不可泯滅也耶南陽張公巡身長七尺餘鬚髯若神怒轍張好學無所不讀嘗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由開元二十四年進士任臨渙縣尉歷真源縣令天寶末胡奴阿犖山以請為王環兒之故憤已跡遂引賊冦一十五萬進陷東京駕遷西蜀公帥

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於雍丘討賊其餘州縣望風尾解而公獨卓然特出亦疾風之勁草也後移軍寧陵屢破賊既而入睢陽與許遠共守亦屢却賊食盡或欲棄城公與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且俾賊不專力於東南必去偷於西北則國步可舒而天討可行也於是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又盡殺愛妾以食士公亦借此立法正環罪也衆饑且病密遣南霽雲乞兵賀蘭終無救意以致城陷於賊賊以刃脅降公公不屈又脅降霽雲雲未應公呼雲曰南八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咲曰將有為也公知我者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雖然雲以為因粮於敵會合王師精於兵也守死孤城以捍天下決於義也霽雲其欲擇而處者歟嗚呼公之心惟知忠君愛國而能舍生就死悵慨從容若是自非篤信好學者其能然乎至德二年十月即城陷之辰為剋敵之日然而遮蔽江淮阻遏其勢賊之渠魁自相殺戮而天下不亡者其誰之功也公與雲遠同受

勑封而賀蘭譎遷諭亦公矣忠否寧無分別者哉公封於揚顯靈於錫亦屬邑也歷代以來屢加褒贈至於我　朝復載祀典王爵巍峩儀容儼雅其正直之氣豈非起千祀而不泯奮百世而猶存者乎錫之士民凡水旱疾疫必禱於公每獲休庇訴諸上司別建公廟以奉祀事落成之日府縣僚屬謁祭於廟退余為文以表公之忠如此云

神顯赫赫碑

過鶴

神顯赫赫厥靈於千百年之下無他能全浩然之氣於生時也夫是氣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使無害則充塞乎天地使不餒則配乎道義日月得之而照臨河岳得之而流峙人得之而為正人物得之則為瑞物不待生而自存不隨死而與亡自秦漢以來善卷者且鮮況全而死生不踰者乎允矣神之顯靈其本固如是耶歲甲辰予作官江右故事三年一述職先期齋肅而往任時亦嘗頗事正氣不能曲意徇人以致舊令復任嘶怨陰主庫吏誣易公帑之積

當道者亦欲承順權勢上下羅織不待面訊而獄成矣覩戚故舊孰不疑鄉黨士夫孰不誹宗族父兄孰不憂人情洶湧欲控無方竊念中丞張公蓋主土地之神也閩郡生靈休戚禍福悉在掌握矧予以非罪而罹横逆獨無拯乎乃心叩默禱者數迨啓行又拔滌再拜求應未幾舟次臨安夜轉二鼓同事友戴九旈忽夢若神披紅袍執利劍諭籤三十七八俄而驚覺語余初不解其吉凶適寓玉山神有行宮在焉即時驗籍協吉後抵洪都謁見當道果有雪耻白冤之語而舊令輩固無情亦不敢盡其虛誕之詞矣直抵冬陽日始決鶴獲復職九旈為道如故謂非神之眷佑而何哉嗚呼神明唐進士作真源令守空城拒強胡生而不屈死而後已其浩然之氣足以貫日月裂金石矣然而聚氣凝神於陰血食一方顯靈於千百年之下亦理之自然也復奚疑鶴輩受德不忘故刻籤語於石以識其靈應將以韶本且使入廟者知景仰云

新建靈應泉亭記

楊絅

夫神之禦祀非有奇功偉績必其忠義烈烈轟轟足以感動人者不克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正一寰宇既克受命配天享帝禋類於名山大川與凡古先哲王忠臣烈士無不嚴諸祀事載諸祀典所以報本始表誠敬也昔唐之張中丞公亦預焉公諱巡在玄宗時為真源令抱梟邁之才負浩然之氣當祿山漁陽鼙動令孤潮攻雍丘之日群臣皆城狐社鼠自保不暇公獨支雎陽率千兵討賊以克復自任以忠

義激士致將南霽雲雷萬春華中矢而不敢動賊疑木偶諜問之乃知君令之嚴又激以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之語則心寒甚總以尹子奇困圍益久城中乏食羅雀掘鼠又出愛妾以犒軍士計窮力竭乃西向再拜曰生不能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雖力盡而死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使方張不制之虜紲其喉牙不得搏食東南皆公之力也夫何死三日而張鎬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公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惜哉故公英靈之氣在天未

散遂致為神他郡雖有廟祀而公妙應顯迹於吾錫邑獨盛有司春秋二祀不敢後期一境賴其保障水旱禱之無不感應祠下有泉民凡疾病飲之輒愈若驅邪鎮祟之事不可枚舉俾邑人駿奔趨走祀事孔明而景仰欣慕之心不敢少替者有自矣成化甲辰春先君禮部公以絅無嗣默禱於公越三年絅果得子遂指貲葢亭泉上名曰靈應嗚呼絅後學也生公千載之下毎讀史見公之傳記忠義凜凜尚有生氣況當時親炙者乎因記之刻石遂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赫斯廟有祀張公揆厥所自睢陽偉功漁陽皷動群英計窮公獨趨事憂心忡忡浩然之氣英邁之風嚴軍以令激士以忠出妾享士非有所馮人倫天道闢賊肩聳守城排難展矣墉崇力竭而斃危矣始終國推祀典一弘之宮疾病旱潦有感遂通其神則顯其惠則洪我來瞻拜得罄所衷新亭翼翼靈泉在中萬古千秋神其與同

唐御史中丞張公廟記

邵寶

錫人之祠唐御史中丞張公舊矣相傳為宋崇寧間羽士盧至柔者隱居錫山下掘井得泉以丹砂書符飛磚志將拯人於是立公祠於井上以主之民仰公之忠義奉祠益謹而神益靈凡水旱疾疫有禱斯應

國朝景泰六年耆民錢守常等具列公忠義之實并其孚佑錫人者奏　聞乞春秋二祭如祀典　詔可自時厥後公私交禮香楮牲醴奔走祠下者日盛一日然其祠尚列東嶽廟右廡餙以帷狀遣以雜厲弗稱明祀前知縣李侯乃擇地於祠之東北創作新

廟馬前門後堂左右廡宇高爽曲折鮮明整飭各適厥度倣唐衣冠之制改塑神像正殿南面儼然臨之惟春秋吉辰吏率厥職祗肅從事妥祈淫禱悉禁弗入後數年鄉人繼而有作規制具備文采煥然周貴等乃以麗牲之碑謂實宜有所刻實惟公忠義大節載諸史册昭然在人耳目不容以言語贊述矣竊以公之饗祠於錫既非故鄉又非身所宦歷之地宜若弗類或又為誇大之詞謂公保障江淮以全天下雖通祀為宜若實曰皆是不然抑嘗聞之因俗之善而

導之反俗之惡而戒之先王之教也吳俗尚鬼而好祀盛於四方其承襲之來遠矣然而錫之人所以拳拳致隆久而弗替者不曰他神而獨曰中丞云是誠何心哉於是見忠義之在人心本然固有一有感觸遂至不可但已者如此流俗之中此其可取焉爾况公因錫人之致祠而靈斯聚焉其靈之昭應又足以感於神乎故　朝廷俯從其請秩於祀典之載蓋因其俗之善而導之也出於民間未有列於祀典也及其既列祀典也猶附於他廟未有專祠也今也典禮具舉廟貌允協嚴幽明之儀息邪誕之說崇報享之道而勸奬忠義者於是為著雖祠公者不異於前而所以為祠者乃可傳於後世則是舉也豈徒然哉其曰保障江淮以全天下雖通祀為宜者求其說而不得苟為之辭而已耳非吾之所敢知也嗚呼神不貴苟祀廟不貴苟立苟祀苟立則其傳也不遠矣故實仰述我　朝廷因俗導民以義起禮者敬刻於石庶以永其祀焉謹記

唐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

中兼御史中丞張公廟碑

錢　福

浩然之氣配道義以塞乎天地之間初無先後古今彼此遠近之間而其所秉之數詘於前信於後晦於其生存而白於其既死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唐御史中丞張公犯千古之所難激百代之共憤義足以得降賊之力而不能來同鎮之援智足以得令狐潮之馬而不能留嗣虢王巨之餉忠足以得六百年餘遠邑奔祀之心而不能免在殯議謚之惑故嘗謂公

不死於尹子奇之手而死於賀蘭進明許叔冀之坐視城不陷於齧妾掘鼠之日而陷於瀕陰之餌其事不難於死而難於未死其節不難於罵賊就刃而難於楊國忠之不見其功不繫於保障江淮以需恢復而繫於能使天下萬世曉然知天道人倫之共貫而華夷逆順不容以少混若是者其可以先後古今彼此遠近論乎否也無錫去城五里許曰錫山公廟焉歲祀惟謹而靈既響應不可誣也或曰錫壯縣氣鍾茲山山之靈也以公稱厲而尸焉人益懾往氣益結

不可解或曰非公屬也祛厲者也臨决之辭當非苟然者加以裂眥碎齒之遺怒雄奸傑逆闇且氣沮況曰妖蠱淫祟竊帝禋以餔血食者耶予難公之行而為公憤也久矣既遣於時慭是邑與諸士子論忠與義必以公最因謁公廟而饒言於石買石而鑱之者為邑義士濮惟清嘗禱子而應故梓公之錄復以是報云

旌忠廟門贊并序

張九方

旌忠廟者乃唐贈御史中丞揚州大都督睢陽張公之廟也公在天寶末年竭忠守土卒能保障江淮再興唐祚功在萬世故其歿也江淮以南廟而祀之以盡崇德報功之心者宜也吾邑舊有廟在錫山之麓大闡威靈屢彰災救禦患之效邦人事之甚於祖考凡有水旱疾疫患難之事必禱之禱之輒應 國朝洪武初邦之耆宿具其事奏 聞諸 朝不報景泰間邦人復列公靈異之蹟上請 朝廷乃降 璽書俾登祀典春秋行事其旌忠之義大矣民心翕然愈

加崇敬非他神祠之可比儗也舊祠在東嶽行宮廡下湫隘不能安靈承祀乃作新廟於舊祠之東數百步儼設尊嚴殿宇宏敞寢宮齋室莫不畢具而廟之外門日久未立適吾親契過民敬氏年逾四十而無嗣乃竭誠敬托主奉周永年以禱於公公即應之連產二子民敬喜感市材命工獨力建造以荅神休鳩工告成輪奐翬飛金碧煒煌實為群廟之冠事既來需予文以記歲月予重其請乃為次序其事於左方并系之以贊其辭曰於赫張公守土盡忠保障江淮

萬世之功功在當時利延後世民心推戴重其祠事錫山峩峩廟貌堂堂救災捍患威靈孔彰 聖朝旌忠俾載祀典堂殿寢宮聿重㓗建惟其外門行馬未旌豈曰有待數必其時過民敬氏盡誠求嗣公感其衷連産三子實公之靈嗣續有人報德以實乃建斯門廟門宏敞簫鼓迎送金支翠旂從空而下靈車至止福禄是道我民報祀萬歲千秋

唐御史中丞張公新廟兩廡塑像記

陳 賓

錫山東嶽行宮之右廡舊有唐御史中丞張公之祠蓋創於宋建炎戊申歷元迄我 朝成化癸巳已三百四十餘年矣其間興廢不一然以卑隘不稱神棲改作於廟東清微觀之故址而充拓之者則始於前尹遼陽李侯恭承巡按侍御邯鄲鄭公銘倡衆以成之也去是又二十八年為弘治庚申邑耆民虞文廣朱以容何孟清又稟命於邑尹進賢姜侯文魁於正殿之東西鳩工聚材翼以兩廡倣鹽官州雙廟繪公在雍丘睢陽自哭廟起兵以及戰守至食盡援絕死節之績易塑像以昭示吾邦之民凜然猶有生氣公之忠烈猶可想見然公自唐天寳之末為真源令值禄山漁陽之變遂起兵雍丘繼移寧陵以禦之迨睢陽圍急又入偕許遠與城相為存亡繪事塑像蓋跡其似如此然公之所以保障江淮以全唐室之訏謨遠猷蓋不能彷彿其萬一也公既殁其神之體物不遺不但顯於故里南陽與宦所睢陽而已故吾邦之人自宋南渡以來建祠安神以伸瞻依敬事之誠卒遇旱澇疾疢隨禱輙應者蓋由其神如詩所謂於昭

於天傳所謂如水行地中無往不在也天順丁丑有司上其事於 朝秩於祀典以公舊銜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設主從事蓋遵洪武初年正嶽鎮海瀆以及忠臣烈士封號詔旨不沿襲先朝瀆亂不經之舊封以新一代之令典也然則吾民生當治世蒙公禦災捍患之福固莫能知其所以然而然還亦思所以迓承而引長之者當如之何斯可矣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蓋神之職誠吾民所當戒勉者苟不畏思徒脩祀事以覬感格神亦不之享

也書不云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誰此槩可知已若吾邦之彥出為世用或值變故思如公之所處固有唐史之列傳在然觀感興起則塑象亦未必無小補云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謂也工畢主奉周永年介士友潘繼芳徵予文以記其事故書此俾鑱於石

忠靖王實錄序

成始終

吾邑錢君守常以歷代加封唐中丞張巡侯王祀典

并古今名賢詩文集為二帙目曰忠靖王實錄來請予序其端余固愚陋無文然感王之忠節激人輩守常樂善好義故不辭竊謂序王之事蹟易明王之本心難王之事蹟載在史冊其文武全才雄捷盡節守孤城而沮賊勢出奇謀而戰必勝者人耳目素聞熟覩不待序而後明若王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時議者或謂王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蓋罪王以殘民愚王以守死此庸人小子不能推其心原其情而妄為議論賊夫君臣之大義也噫王守城之時但知守節義盡臣職忠君報國而已初豈有食人之計哉奈何援兵不至糧道久絕茶紙食盡而及人乖其先圖非其素志也此王之情可求而其心庶幾暴白矣其所以堅守不降而待救者非厲衆要功以希高爵厚賞誠所以蔽遮江淮保全唐室此王之功不小矣力竭城破與許遠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被執氣欲吞賊握節而死此王之志不少屈矣當是時祿山構亂士節委靡群師逗遛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奔趨奸雄苟

從於富貴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於王者使王一權其志棄城全睢陽之衆則胡寇乘勝鼓而南縱其喉牙吞噬江淮腥膻中土唐室遂亡而禍及天下後世矣王豈肯舍大以取小污節以偷生哉王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寇滅唐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而復配天之業皆王之力也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使王遲三日而死群議蜂起亦不能圖像凌烟流芳青史詩人曰食祿誰非臣臣道公無虧古來誰不死公死有餘輝則王之心亦可以無憾矣當時誤國群雄恭

為陳迹而王廟食百世英靈如生由其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涅而不緇可謂烈丈夫也余故推明其心而序之以塞守常之請若其出處顛末則有唐宋諸賢之文備載之故不贅

忠靖王實錄跋

談泰

錫邑好古博雅君子錢公守常出示唐之忠靖王事蹟求予跋公素號公直慕王之忠義聞古今名賢詩詞歌賦碑銘序記之類有頌於王者不憚數千里致

書幣務求得之弗獲弗已彙為二帙題曰忠靖王實錄亦可見公用心之密按王諱巡姓張氏河南鄧州世家唐之名進士至德間令真源值安祿山不守臣節猖獗擾攘郡縣守令望風從降王獨毅然曰主辱臣死人道大端我豈不可戮力王室以殺賊安民為已任乎遂起兵雍丘尤慮賊至江淮則禍延天下王室罔保於是與許遠南霽雲輩固守睢陽控制首尾使不得侵掠東南與賊大小先後四百餘戰斬將三百殺卒十餘萬救援不至力盡迺死此其所以扶綱常於既倒復唐主於中原保江淮而不廢者皆王之力誠可謂真烈大丈夫者矣卒致圖像凌烟恩及妻子血食今古為人臣將來之勸者非幸也宜也千萬世而下讀王之錄覩王之事凛然生氣如存擊節嘆賞懦夫可以立志泰雖無文敢不欣然拜手敬跋以歸守常為錢氏之子孫世世寶此俾勿壞焉

唐御史中丞張公廟記跋

姜文魁 無錫縣令

予知公之名仰公之休風慕公之忠義者有素迺弘

治戊午欽承　上命來牧是邑祗謁公廟邑之耆老纍文廣何孟清朱以容周永年輩迎而揖予曰公生能盡忠匡翼唐室死能垂福庇佑錫民廟建茲土四百餘年天順初邑民具神功白於有司有司達於禮部禮部以　聞　朝廷許歲時二祭後予蒞政幾六年於茲豈特祠前丹井汲泉能瘥民之疫乎夏秋有旱潦冬或愆陽少雪閭歲有之凡此數者之災以懼則迎禱迎禱則輒應於是神功靡不拜手稽首仰戴如乾元信從如龜筮也一旦城中義民龔泰朱琳輩

來告予曰邑之先民錢守常邵叔讓朱孟揚嘗求內翰倪先生謙張中丞肇祀之記因循未立使民莫知其端予躍然遂命鐫立以彂其事則公之肇祀之由與災捍患之功瞭然也公享錫山之祀大率如此若夫姓諱官爵封贈之詳功烈忠義之盛具諸唐史列諸廟記茲不復贅焉

唐御史中丞錄後跋　　吳學

右唐御史中丞錄凡二卷廼吾邑青田厲公雪庵之

所纂集義士僕君惟清之所刋行陸君惟悌恐板刻久而漫滅謀而藏之中丞廟之東鄰曰周君檜者捐貲印布以圖永傳者也嗚呼中丞之忠魂義魄耿耿在天地間孰得而磨滅哉但當時行事之實與後先闔人歌訟傳記之詳非是錄則萬世而下仰慕中丞者何從而考德耶是錄一行披卷宛然扶世道立民極有功於名教也甚大然則雪庵之用心惟清惟悌之好事豈不重可嘉耶承事即談君成章之義是舉也求一言與四方士大夫樂道其所自故不辭而為書之

重脩王靈護神廟記　　張思安

匹夫而為神歷世而不泯是皆山川靈秀所毓聰明正直所為有以司陰陽之變參造化之妙所謂其生有所自其逝有所為者也無錫有龍峯巨區之勝在古稱為名邑當宋淳熙間有王三越祖者世居開化鄉泖頭里生而神清長持大義不阿曲料事中理一時稱通神淳熙十二年四月四日年月二十二果歸

為神凡邑人之有事者悉往禱之禱即有應嘉定七年飛蝗蔽天邑人相聚禱於神而神即顯見於蝗蔽之中驅逐而盡歲獲有秋寶慶三年夜烈風雷雨之變禾稼盡偃大木斯拔邑人恐怖復相聚禱於神神即顯相於雲霄尋即雷收聲而風雨息禾稼復登紹定改元歲大饑饉疾疫流行錫邑尤甚邑人懇禱於神時即甘雨如傾疫退民安其他農夫漁父舟人商賈有求必應者不可悉舉邑人懷德不忘罔不家繪厥像而祀之復相謀建廟於錫山之麓永為祈保之

地紹定三年邑大夫遂以實聞錫廟額為靈護自時厥後神德益彰凡遠邇之人水旱疾疫田蠶商賈波濤風雨無不往禱於神而有禱無不應至正五年浙西漕運忽遇風濤之險舟人唐亨等疾呼神明神即顯旗幟於桅竿明書敕賜王靈護時即風寧浪息舟行無虞事聞賜祭嗚呼靈護威神顯赫變化無窮謂非山川靈秀所毓聰明正直所為有以司陰陽之變參造化之妙可乎祭法有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靈護功被於人而人祀之宜也或曰功

被於人而人祀之固宜若其他善惡不同宰牲酹酒紛紛交禱各欲其利豈禍福之報不由於善惡而神或私之歟余曰非也靈護生而正直歿而顯靈其所以福斯民者百世宜如一日若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古今之定理萬世猶一日也神豈得而私之哉人自惑之耳舊碑燬於兵燹雲孫王可拳肈既脩其廟仍以故宋敕文刻於石前兵科都給事中倪先生既題於後復請余言以為之記余因述其實而錄之一以彰神之德一以辯民之惑俾人之登茲廟而求福者必力於為善去惡庶幾神其佑之不然神必無私善惡有報可不懼哉可不勉哉是為記

重建靈護廟記

李　賢南陽人

人之為神尚矣要必歸於正不然為妖為厲適以害人而已惟正則能昭示威靈福庇鄉民所以血食於是土也宜矣嗚呼異哉是神也曠世不一出焉其生也必得天地之正氣其為人也必其立心之正直故

死而為神斯無足怪若王三太保王氏越祖乃常州無錫人生於開化鄉之沙頭在宋隆興二年十二月十有二日也卒年二十有二在淳熙十二年四月初四日也其生前行實雖無所考迹其為神之功德可見嘗觀前代碑刻所載嘉定七年飛蝗遍野神應邑人之呼現真像於空中逐蝗散去禾稼不傷而歲獲豐登寶慶三年風濤漂蕩矜憫居民之命現真像於波上指濤停息閭閻如故而人獲安堵暨紹興改元歲乃大疾凡禱於神必獲全生此其大略彰彰者若

夫境内雨暘愆期有禱輒應至於一民之災一命之苦求之而必救仰之而必護此神之威靈赫赫在上而活人之功德有如此者宜乎鄉人莫不惟神之奉也紹定三年勑賜神廟為靈護廟其僧寺道觀亦莫不繪像而供奉之自其為神乎今三百餘年矣而神之威靈如一日其活人之功德所以持久而不替者何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神之活人即天地生物之心是神之功德無間於造化之功德也始雖為人之神今則同乎造化之神矣顧不偉歟神之後有名

訥者謁余告曰訥神之十世孫也忝廁科甲牖百里之寄宗族蕃衍不墜世業皆神祖德澤之所致也今邑宰李公葉革重建廟殿為子孫者不勝景慕思惟欲效殷勤於神祖必得重世之文以揚之敢望惠馬余惟賢哉訥之用心也神之功德固不待訥而著然則神之子孫吾必以訥為孝也茲因其請聊述靈跡之槩而為之記云

惠山禪悅菴記

張九方

禪悅庵古剎也為惠山禪寺之支院粤自宋紹興二年照禅師開山創禪悅永寧二院於惠山之陽光寧已後東土繹騷二院俱廢至度宗咸淳三年澗禪師披荊榛闢荒穢舊業復振迨元至正二十一年僧智裕住持惠山寺其徒詠公藉其餘力復興刱禪悅庵命智淵主之淵之後有常叟中芳桂林桂林之後有文德文德二徒曰福聚曰自隆自隆之徒曰成就成就出住晉陵祥符寺回翔主本寺方丈憫本庵荒凉日就傾圮乃奮力重闢山蘿荊榛拾瓦礫掃獸蹄鳥

跡之墟為華嚴海會之域建靈山殿塑世尊大士刱山門繚以週垣樹藝松竹以復百年舊規成就之徒四人曰濟曰澄曰濬曰澤惟濟濬居守禪悅舊業塑二十諸天十八羅漢後濟公出住雲間之普門寺道價隆重戒律精嚴四方衲子雲集歸向值本山缺住持歸主法席而示寂焉濟公之徒三人曰覺心曰覺義曰覺仁俱能紹其遺芳悉力精進率其徒訴衆均葺與廢舉墜不憚勞勤脩靈山殿刱金剛殿建兩廊闢法堂經藏僧寮庖湢具備潔凈塑金剛五百阿羅

漢祖師伽藍諸神像金碧輝映宛然大叢林氣象也事既義等具袈裟持瓣香踵予寓所求記其事將勒諸貞珉以垂永久故誼有不得而辭者予惟大雄氏之教流入中國習其法者堅守以衍其源王公貴人崇奉之以求福田利益慈悲寂滅之旨其入人也深矣觀夫禪悅剏自紹興歷宋而元抵我 皇明三百餘年於茲矣香火千秋既絕復續潮音梵唄暫歇復興其金仙在天之靈陰翊而默相之也否則鞠為瓦礫之堙漫乎荒烟蔓草以資農人之畊鑿者久矣尚

何粧嚴像設之有哉予既重義等尊其祖陰其師而彰其業也於是次第其事之顛末為記以歸之

游惠山黃王二園記

王世貞

惠山第二泉名天下官河轉入三里至山門而彷山之泉為汲者割其清餘浸淜淜如建瓴而下東入秦黃諸園而黃氏為最勝主人故光祿署丞搢業八十餘構之可四十年矣入門物色皆莽蒼可憐百武許復得旁竇穿之則廣除豁然一堂不甚高而頗宏敞堂後枕方池畝荷衰落舊嘗蓄金魚百數十頭大者至尺許今皆稱烏有先生矣池後一樓亦稍敞不作故時麗壯而啓北窗倚西戶則西山之故觀無恙時客之從遊者俞比部顯卿曹山人昌先安布衣仁周布衣鏗王太學繩祖周太學秉文曹太學益學余出榼酒虆內而勞之時華太學露治具於王氏園以待西北風厲不能竟山色乃呼飯而下由右廊得一扉則古木數十章脩竹彌漫有亭有榭流水穿石芙蓉淜淜屐屐間聽之不厭以其木之古而奇也啼鴂爭

其杪亦成嫵媚復為華所強戀戀而別余過之至是三矣其室愈敞木愈奇而山色以四時異態愈壯故不問主人然主人計且老儳而金魚者亦烏有矣將無無情者壽而有情者否耶室無情也不然則不恃人者壽而恃人者否耶當此名山中作萬藤語不免受殺風景之目可笑哉出黃光祿園則微雨霏霏矣華子以舟渡余葦抵岍而門翼然稍入十餘武則有立石一狀頗磊砢色亦古已復得一門稍轉而東危樓據之前為廣庭頗亦有卉樹峰石之類樓後枕大

池池之陰堂五楹當之宏敞高爽左折而上為山有亭樹峰嶺洞壑之類宛轉曲折游者必傴僂然猶慮觸險側足詳顧猶不能無顛越獨下有一泉出龍口灌池中砰訇礧砿晝夜不絕聲其聲不以旱潦為大小魚得之樂而倍肥其右方則從樓趾拾級而上取堂道也中構高臺政與東山對上有層屋亦壯麗臺半露雕欄畫楣三周衛之蓋一小丘而山與池之勝皆在目矣堂左啓竇而入為庵脩可數十武衡半之皆壘亦石為小澗凡十餘曲折流水潺湲自北而瀉

澗僅可尺餘淺不過三寸其水或玄或白皆用石色聲亦隨而巨細可悲可樂使人忘返蓋取泉之自惠者引而轉灌大池者也又別構一精舍分泉引之穿舍而北出文石一承其穴水激上飛如琴瑟尤可愛堇子布席於堂行酒酒殊不能佳日暝乃別此園故屬談參軍志伊今大鴻臚王鑑先生之次子御進士輕直得之然拓飭之費幾三千金故其雄麗在黄園上然雅趣殊不敵也獨登樓而眺此園於山色得其三番而黄園僅當一面又所引惠山泉此園遇巧工而宛轉三疊中注大池黄園則無之耳嗟乎使吾弁中有真山一拳泉一勺所謂新婦得配參軍寧詎若是而已哉兩園堂閣名不甚雅不志志其大都云

惠山古今考卷五終

梁溪談脩輯

南北朝

過歷山湛長史草堂　劉鑠 宋南平王

兹岳蘊靈詭馮覧趣亦贍九峯相接連五渚逆縈浸
層阿疲且引絕巖暢方禁泉溜夏更寒林交晝常曕
伊余乆緇涅復得味恬淡願逐安期生於焉愜高枕

歷山草堂應教　湛茂之

閉戶守玄漠無復車馬跡衰廢歸丘樊歲寒見松栢
身慚雎陽老名忝梁園客習隱非市朝追賞在山澤
離離挿天樹磊磊閒雲石持此怡一生傳哉駒度隙

過歷山　江淹

愁生白露日思起秋風年切悲杜衡莫覽涕弔空山
落葉下楚水別鶴噪吳田嶂氣陰不極日色半虧天
酒至情蕭瑟憑樽還復然一聞清琴奏歌泣方流連

况乃客子念直至絲竹閒

唐

惠山流泉歌　皇甫冉

寺有泉兮泉在山鏘金鳴玉長潺潺作潭鏡兮澄寺
內泛巖花兮到人間土膏脉動知春早隈隩陰裏長
苔草處處縈回石磴喧朝朝盥漱山僧老林松自古
草自新清流活活無冬春任疏鑿兮與汲引若有意
兮山中人偏依佛界通仙境明滅玲瓏媚林嶺宛如
太空臨九潭詎減天台望三井我來結綬未經秋已
厭微官憶舊遊且復遲回猶未去此心只為靈泉留

遊惠山寺元和二年五月三日重遊此寺獨覧
舊題二十年矣當時三人皆登諫列朱遐景
方詣行車王晦伯尋卒郎署余自西掖累遷
外臺復此躊躇吁嗟存殁因題壁以志所懷　竇群

共訪青山寺曾隱南朝人問古松桂老開襟言笑新
步移月亦出水映石磷磷予洗腸中酒君濯纓上塵

晧彩入幽抱清氣達蒼旻信此澹忘歸淹留水玉隣

晨過昌師院

深庭芳草濃曉井山泉溢林薇亂沉烟石潤侵經室幽巖鳥飛靜晴嶺雲歸容壁蘚凝蒼華竹陰漏晴日生期半宵夢憂緒仍非一若無高世心安能此終畢

送陸羽歸惠山　顧況

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羡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磬一聲

惠山寺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舊居　丘冊

身退謝名累道存嘉止足設醴降華輜掛冠守空谷偶尋野外寺仰慕賢者躅不見昔簪裾猶有舊松竹烟霞雖異世風韻如在矚余仰江海人歸轍青山曲

奉同丘院長題惠山寺湛茂之舊居　韋夏卿

道勝物能齊累輕身易退苟安一丘上何必三山外雲霞長若綺松石常如黛徒有昔主過竟遺青史載

詩因埜寺詠酒向山椒酧異時逢爾知茲辰駐余旆

李益

昔降英王顧屏身丛嵓曲靈波結繁笳爽籟赴鳴玉運轉春華至歲來山草綠青松掩落暉白雲竟空谷伊人撫遺欲惻惻芳又緜云誰斅美香分毫寄明牧

于頔

蕭條歷山下水木無氛滓王門結長裾巖扃怡暮齒昔賢樵高躅今彥仰知止依依矚烟霞眷眷返墟里湛生久已沒丘也亦同耻立言咸不朽何必在青史

呂渭

巖㐲舊風景人世成今昔木落故山空猿啼秋月白詐同西府僚幾謝南平客摧殘松桂老蕭散煙霞夕跡留異代遠境入空門寂惟有草堂僧陳詩在石壁

伏覽呂侍郎丘員外舊題十三代祖歷山草堂詩因書紀事　湛賁

名遂貴知已道勝方晦迹高居葺蓮宮遺文煥石壁桑田代已變池草春猶碧識昀遇周郎知音荷宗伯

調逸南平兆風清建安跡祖德今發揚還同書史冊

題歷山祖宅

嘯官長史籍高步歷山椒麗句傳黃絹香名播宋朝分能知止足跡貴出塵囂松竹心長固池臺興自饒龍宮欣訪舊鶯谷忝遷喬從事叨承乏銅章媿在腰

別惠山書堂

捲簾曉望雲平檻下榻宵吟月半窓病守未能依結社更施何術去為邦

惠山寺　張祜

詩載修橋監石引中

懐惠山寺　許渾

排空殿塔倚岧嶢松韻經聲月裏寒兩眼派泉清戶牖九龍飛雨洒闌干繞紗女弄金池影聽法烏啼施食盤即問繡衣車馬客幾時林下脫儒冠

過春申君祠　張繼

春申祠宇空山裏古栢陰陰石泉水日暮江南無主人彌令過客思公子蕭條寒景傍山村寂寞誰知楚相尊當時珠履三千客趙使懷慚不敢言

別泉石惠山書堂前松竹之下有泉甘爽乃人間靈液清鑑肌骨漱開神慮茶得此水皆盡芳味也　李紳

晴沙見底空無色青石潛流暗有聲微動竹風涵淅瀝細浮松月透輕盈桂凝秋露添靈液茗折春芽泛

玉英應是梵居連洞府浮池今化醴泉清

鑑玄影堂在惠山十年前師亦到壽州相見

香鐙寂寞網塵中煩惱身銷色界空龍鉢已傾無法雨虎床猶在有悲風定心池上雙漚沒招手巖邊夢幻通深夜月明松子落儼然聽石待生公

別雙温樹余往年於惠山手植今葱翠蔽日此樹過江多死有橘之狀

翠條盈尺憐孤秀移植書窓待月軒輕剪綠絲春葉暗寄扶纖幹夏陰繁故人手植空懷想温室深知不

敢言為爾拂雲今得地莫隨陵谷改秋顔

憶惠山

故山一別光陰改秋露殘蟬歲月多松下壯心年少去池邊衰影老人過白雲生滅依巖谷青桂榮枯託薜蘿惟有此身長是客亦驅旌旆寄煙波

重到惠山二首

望中白鶴憐歸翼行處青苔恨昔遊還向竹窓名姓下數行添記別離愁

碧峯依舊松筠老重得經過巳白頭俱是海天黃葉信兩逢霜節菊花秋

題惠山寺　　皮日休

千葉蓮花舊有香半山金刹照方塘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

題惠山泉二首

丞相長思煮茗時郡侯催發只憂遲吴關去國三千里莫笑楊妃愛荔枝

馬卿消瘦年纔有陸羽茶門始近開時借僧爐拾寒葉自來林下煮潺湲

懷錫山藥名離合體

晴賞養泉容决决明園護桂放亭亭歷山居處當天半夏棗松風儘足聽

曉景半和山氣白微香清净雜纖雲實頭目是眠平石腦側空林看鹿群

懷惠山　　陸龜蒙

鶴伴前溪栽白杏人來陰洞寫枯松蘿深境靜日欲落石上未眠聞遠鐘

徒向戍求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携詩稿本是吴吟蕩槳郎

秋暮登惠山北樓　　王武陵

秋滿空山悲客心山樓晴望散幽襟一川紅樹迎霜老數曲清溪遶寺深寒氣急催遥塞鴈夕風高送遠城砧三年海上音書絶鄉國蕭條惟夢尋

宿惠山寺

戊辰八月吳郡朱遐景自秦還吳次無錫命予及寶丹列會於惠山之精舍是時山林始秋高興在目凉風白雲起於座隅逍遥於長松之下偃息於盤谷之上仰視雲嶺俯瞰寒影夕陽西歸皓月東出群動皆息視身如空玄言妙論以極窮興丹列有遁世之志遐景有塵外之心予亦樂天知命怡然契合夫良辰嘉會古人所惜序述不作是闕文也山水之下景物秀茂賦詩以紀方外之遊

秋日遊古寺秋山正蒼蒼泛舟次巖壑稽首金仙堂

下有寒泉流上有珍禽翔石門吐明月竹木涵清光
中夜何沉沉但聞松桂香曠然出塵境幽慮澹已忘

題惠山寺　　朱宿

古寺隱秋山登攀度林樾悠然青蓮界此地塵境絶
機閑任晝昏慮淡知生滅微吹遞遥泉踈松對殘月
庭虛露華綴池净荷香發心悟形未留遲遲履歸轍

再題惠山寺

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迴過

惠山寺肄業送懷坦上人　　李隲

流水何山分浮雲空中遇我生無根株聚散亦難固
憶昨鬪龍春巖棲侶高步清懷去覊束幽境無滓污
日落九峯明煙生萬華暮茲歡未云隔前笑倏已故
四時難信留百草換霜露離襟一成解悵抱將何諭
驚泉有餘哀永日誰與度緬思孤帆影再生垂江路
去去忽悽悲因風暫回顧

讀惠山若冰師詩集因題故院五首

五天何處望心念豈皆知化塔留今日泉鳴自昔時
古苔生石靜秋草滿山悲莫道聲容遠長歌白雪詞
高懷逢興境佳句想吟頻月冷松溪夜煙濃草寺春
浮雲將世遠清聽與名新不見開巖日空為拜影人
景物搜求歇山雲放縱飛樹寒煙鶴去池靜水龍歸
暗榻塵飄滿陰簷月到稀何年燈燄盡風動影堂扉
陰陰垂露跡苔壁幾年書種樹青松老傳衣白髮居
字工窮八體詩律繼三閭豈是多年學真空任性餘
常聞鑿洞碑此立為冰師意刻山泉解功深造化疑

碧雲終一謝飛錫久無期惆悵人間世空傳樂府詞

登惠山北樓　郎士元

秋興因危堞歸心過遠山風霜征雁早江海旅人閑
驛樹雲仍密漁舟晩自還仲宣何所賦秪嘆在荆蠻

夜泊無錫惠山　羅隱

草蟲鳴咽露初溥獨繫孤舟夜已闌濁浪勢奔吳苑
急疎鐘聲出惠山寒愁催鬢髮凋何易貧戀家鄉別

亦難他日親朋應大笑始知書劍是無端

訪陸羽處士不遇　僧皎然

太湖東西路吳王故山前所思不可見歸鴻自翩翩
何山賞春茗何處弄春泉莫是滄浪子悠然一釣船

題惠山泉　僧若冰

石脉綻寒光松根噴曉涼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
野客偷煎茗山僧惜淨牀安禪何所問孤月在中央

惠山古今考卷七　詩二

梁溪談脩輯

宋

題惠山寺　王禹偁

吟入惠山山下寺古泉閑挹味何嘉好拋此日陶潜
米學煮當年陸羽茶猶欠片心眠水石暫開塵眼識
煙霞勞生未了來還去孤棹寒蓬宿浪花

陸羽泉茶

麩石封苔百尺深試茶嘗味少知音惟餘半夜泉中
月留得先生一片心

嘗惠山泉　梅堯臣

吳楚千萬山山泉莫知數其以甘味傳幾何若飴露
大禹書不載陸生品嘗著昔惟廬谷亞久與茶經附
彼哉一勺微唐突爲霖澍蹤濃既不同物用誠有處
空林癯面僧安比王侯趣

題翠麓亭

丁元珍

謫看軒軒面翠微暫來登此已忘機地連佛寺樓臺古泉落山田稻蟹肥晩迴忽穿清氣入夜船多載白雲歸世人誰識紅塵外終老功名未拂衣

和惠山泉

誰識澄淵萬古清潢汙擾擾漫縱横出從山底應無濁流落人間自有聲江漢想能同浩渺塵沙難混更分明從來早歲爲膏澤安用茶經浪得名

即惠山煮茶　蔡　襄

此泉何以珍適與真茶遇在物兩稱絶於予獨得趣鮮香箸下雲甘滑杯中露當能變俗骨豈特湔塵慮晝靜清風生飄蕭入庭樹中含古人意來者庶冥悟

謝黄從善司業寄惠山泉　黄庭堅

錫谷寒泉撱石俱并得新詩蠆尾書急呼烹鼎供茗事晴江急雨看跳珠是公與世滌膻腴令我屢空常晏如安得左轓清潁尾風爐煮茗卧西湖

遊惠山詩　蘇　軾

余昔爲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爲湖州與高郵秦太虚杭僧參寥同至覧唐人王武陵竇群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群之姿用其韻各賦三首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瀾堂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肝肺間已作冰玉光虚明中有色清凈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薄雲不遮山疏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鞋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緇磷勝遊豈殊昔清句仍絶塵弔古泣舊史疾讒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隣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盞色味兩奇絶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饑弄三百月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絶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携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迴九龍脊水光翻動五

湖天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奉贈惠山表大師

行遍天涯意未闌將心到處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欹枕落花餘數片閉門修竹自千竿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

惠山錢道人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絕句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氷消那復有氷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

寄伯強知縣求惠山泉

茲山定中空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淺深各有値方圓隨所蓄或為雲洶涌或作線斷續或流蒼石縫宛轉龍鸞蹙或鳴深洞中雜珮間琴筑瓶罌走千里真偽半相瀆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紫餅截圓玉傾甌共歎賞竊語笑僮僕豈知泉下僧盥洒自挹掬故人怜我病蒻籠寄新馥欠伸北窗下晝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

和蘇東坡遊惠山詩三首

秦觀

輟棹縱幽討籃輿入青蒼圓頂相邀迓旃檀燎深堂蓊鬱淡如洗高閣森欲翔林籟含雨濕岫日隔雲光涓涓續清溜靡靡傳幽香俯仰任登覽悠哉身世忘

使君厭機械所與惟散人顧慚蒹葭陋繆荷瓊林新上干青磤磤下屬白磷磷洞天不知老金界無棲塵緬彼人間世烏蟾閱青旻記得踵三隱巖阿相與隣

樓觀相複重邈然閟深樾九龍吐清泠滮滮曾不絕嬰味馳千里真朱猶未滅况復從茶仙茲焉試葵月岸巾墮想消散策佳興發何以慰遊嬉操瓢繼前轍

題惠山寺

古寺名傳唐相詩三伏奔逆予何之青山相照翠會合碧殿對定梁參差清泉絕無一塵染長松自是拔俗姿沿邊羌夷日鬪格釋子宴坐殊不知

蘇舜欽

九山朝暮雲播落少遊墳野蔓碑全沒晴庵磬亦聞洞偏泉路細松折鶴巢分高視太湖近雲濤鷗起群

張理

李邦直

丙午八月朝陽瞰艤舟放步來山門萬松森森殿屋錚仰視愈覺山形尊巖深谷靜鳥獸樂麋鹿哺子猨生孫泉生石門落石去呱呱哀響無晨昏挹之甘比蔗漿味渟渟清照魍魎魂正性不專時節換夏如氷雪冬還溫我知山泉本靈異蓄造化同胚胎有時精魄應期會坐令一勺彌乾坤氣如蒸炊出山背倏忽四面浮雲飛一洗萬里原野浄枯株蔓草沾餘恩豈止提携褒罌缶不獨灌溉江湖村下為閑泉上為雨信哉天下雲雨根

衣黙

山翁自合老林扃小有天中晝杳冥兩面樓臺驅作勢半崖松石倚為屏雲歸洞口紛紛見泉落池心細細聽勝景深藏誰到此好須圖繪入丹青

次韻蔣不同惠山行見贈

九龍山高茂松竹冉冉嵐光真潑緑重岡復嶺勢崢嶸五里垂楊排岸曲雲生洞口若拖練泉落田間如噴玉公乘若水遺迹在瀟灑儒冠與胡服夜蟾清影照寒流春鳥新聲答寒谷山畔人家農事閑長得秋風魚稻熟太湖光射夕陽間澗澤相通財必育一生遊賞心不足憶與高人時往復夢魂還是念歸歟問舍求田無百斛身名牽制悼人心收拾未能如水覆侵尋白髮已盈簪方此徘徊于寸禄樂安道人來自蜀尚爾小官身僕僕惠然相訪盖初傾符彩瑩顏神滿目徐言得道先辟穀二年粒米不入腹日南先生韻超俗授術為之留五宿發敭天機指下傳妙用圓通皆智燭見我情親逾族屬勸以脩持言滿軸自慚正類雞伏鵠敢示精心循所祝痊除多謝枕中方臭

腐豈為刀下肉斧斤牛羊肆殘毒古人已况牛山木深言元氣須引續起我衰羸九射鹿煩朐一訣願相傳封體儼然存九六

同剛中適甫遊惠山

雨過山前翠欲飛水雲高下正含暉魚跳細浪千花碎蟬倚微陰一嘒微沉李浮瓜吟齒盡清風明月滿船歸超然不負尋幽興拂得荷香在葛衣

惠山慶上人　燕肅

陸羽泉邊倚瘦筇參差臺殿映疎松五天講去春騎虎一鉢擎來晝伏龍像閣磬敲清有韻蘇庭雲過静無蹤相逢多說遊方話知老靈山第幾峯

蘇台父

山勢叢叢向北盤高僧平日為開軒莫嫌長有車馬到真愛都無鳥雀喧剩長松篁留日脚少移桃杏破雲根十年往返未曾厭煮茗嘗泉到酒樽

寄題惠山寺翠麓亭奉呈伯強

錢公輔

愛時曾作家山遊亭有翠麓排新幽疎軒容牖竹餅受烈風勁雨松颼颼呀然出户瞰山足屹爾數峯閡上頭掃除雲峯聳客步煎煮錫水供茶甌我時既合衆賓飲醉岸山幘心遲留山僧顧我丐詩榜詩來脫吻鸞旋輈四方環走倏已晚十載負約今方酬弥籃增葺想勝舊我已白首縻藩州何當一賦歸去來再款巖室窮披搜吾宗道人正嘉遁擺脫世上無窮憂欣逢主人賢且令泉石失傲都相求上人掃灑莫暫閒行行逆我西來舟

次君倚舍人寄題惠山翠麓亭韻

焦千之

余愛玆山昔屢遊回環氣象冷清幽茂林渝鬱疊蒼翠宴坐瀟洒風颼颼密甃積鮮迸泉眼飛翬比翼參雲頭邐邐誰開青步障客來共泛紫玉甌每思乘興可獨往塵纓未濯莫我留勝處盡至心未厭徒步歷覽勢挾輈平生趣向與時背泉石夙志畧已酬玆山獨以泉品貴乃得嘉名傳九州譬人其中貴有物源深混混難窮搜支公此去久愈愛自我佳句忘百憂

忽蒙遠寄煮巖壑而我方欲千里求願公早見疑蛇觧公久服藥急詔當應易剡舟

題陸子泉

王汾

泉品舊知名澄源石甃盈甘滋飽僧飯潤澤濟農畦漱玉人誰聽囊茶客自烹久供鴻漸啜曾奉贊皇羹李衛公非惠山泉不飲昨忝此邦守今無諸縣行煩醒想巖壑傳貯費缾罌夢到潺湲處吟思沆瀣清二年縈俗務一日慰幽情慚怍方堆面王翰林泉詩云聊將一掬水洗我面慚怍塵埃

正滿纓臨流聊洗濯心已識冢亭

惠山泉　劉遠

靈脉發山根涓涓才一滴寶匑護深源蒼珉環甃壁蘚影鬚眉分當暑挹寒冽一酌舉瓢空過齒如激雪不與醴泉甘宛同神瀵潔快飲可洗胸所惜姑灌熱品第冠寰中名色固已揭世無陸子知淄澠誰與別

氷泉洞

飛泉落巍巍湍水去激激未若洞中源靜淵如得適

清潤挹千巖冷凝涵四壁幽討會有時煩襟聊與滌

龍淵 即龍縫泉

巖巖白石嵌深泉適此止夜雨半山田春風蟄龍起清明無滓形溥博有餘美受濁不傷清納汙非所耻趣操比幽人泓澄如得已山林乃捷途真復誰洗耳

綉嶺亭

絕境隔嚻紛烟霞張綵繪遠目入無中高情馳物外春田發英華秋林横紫翠何時杖屨遊利名聊委蛻

次韻陸子泉　周邠

水自錫山出中含萬古情穿雲緣有脉激石豈無聲鍊藥源尋遠煎茶味覺輕堪資許由飲休濯屈原纓徹底鑑澄瑩傾杯戒滿盈長流千里潤高注一巖清篇什新傳美圖經久得名主人當鑑止劇論著莊生

訪惠山錢道人不遇

登山穿破亂雲堆不見高人眼倦開門掩水聲閒白日路無車跡長蒼苔墻頭五柳空搖曳池上雙鳧自往來却棹扁舟自回去過江思上子陵臺

惠山泉　蘇儀甫

觱沸靈源涌翠巒當年鴻漸此盤桓一泓巖腹涵天遠千古雲根漱玉寒竹院引歸虬甲動茶鐺烹出雪花攢月明松檜蕭騷夜堪入禪心淸凈觀

陪制置朱工部正辭賦惠山泉詩分得雲字

釀液璇源世味珍陸經甄品始流聞千尋深與江心汲兩派元因嶺上分輕發茗花憑匕箸散爲膏澤待風雲一篇此日摛鴻藻五色他年浴鳳文

遊惠山三首　蔣之美

維舟上重巘景物近斜暉流水連珠落殘華碎錦飛白雲隨步武香鳥傍軒扉拂井松傾蓋殘崖蘚上衣池光清可鑑竹色翠成圍更接高僧話林梢帶月歸

絕頂疑天設重門一逕深泉清千古意松老百年心高閣窺平陸危亭倚翠岑勝遊方自適猶恐日西沉

九隴分形恠蒼龍據厚坤洞寒清水脉石潤養雲根探遠塵應斷窮高斗可捫江湖倦行者對此欲忘言

題翠龍亭　韓維

寺藏山腹裏亭枕寺山腰地據三吳勝門迎九隴朝煙霞沾容袖日月轉林稍我恨登臨晚更深倚畫橈

楊傑

聞說支公最好賢瀛洲可買不論錢樓臺蔽日都無地草木藏春別有天石上雲翻千峽雨洞中泉落幾家田高閒誰似幽居樂一坐青山不問年

釋仲殊

素虬盤屈走靈泉檞葉塗紅作畫船帆轉玉繩光影旋杯銜金鏡酒痕圓篆形絲字方傳世星落光蹤忽下天遠想螭蟠殊未若小圖河曲宛依然縷浮松醲環雲際不動蘭橈到席邊上巳浮恩非此日山陰盛事掩多年從歡未省向樽俎屢酒何嘗議聖賢翰墨主人今獨步雙鳧應復降飛仙

題惠山泉　楊昊

世治山藏錫山靈地溢泉石飴寒不減水液暑常蠲薦茗能全味援琴欲絕絃誰言到池畫餘響更潺湲

題惠山諫師竹軒　袁植

子猷喜種竹太白喜乘月俛仰雲泥間勝事俱清絕況乃吾廬幽風煙浩一丘竹虛能受月華白月白能牽竹翠浮不應玉壘李太白長對山陰王子猷未捞花下一壺酒巳登殘夜水明樓人間好景四并難無如月下春琅玕影搖金鎖碎光動劍芒寒魂醒耿不寐哦詩坐長嘆

與蔣叔任惠山觀溪漲

煙曳平川上雲屯翠嶺頭雨滛成大浸堤潰失安流地入三吳窄山餘九隴浮不應昏墊後始用濟川舟

題真賞亭流觴　施天任

惠山山半有飛泉甃石環亭泛酒船只任源流自亭下不緣機智得方圓夷猶小棹翻賔榻零亂浮華出洞天六月炎蒸應戀此二松風韻更蕭然江帆遠渡跡林外山鳥閑吟落照邊盛世正逢元祐日清歡重

繼永和年紫心難效公垂詠真賞尤知子美賢我是林泉自由者時時來作醉中仙

留題惠山寺　張商英

元符已卯兩浙運判曾孝蘊作常潤京口奔牛二閘成集賢殿修撰發運使張商英被旨相視遂至惠山寺留題以紀行役

咸陽獲璽之明年五月端午予泛船二閘新成洞常潤組練直貫吳松川淮南柁師初入浙借問邑里猶茫然茶經舊說惠山泉海内知名五十年今日親來酌泉水一見信異傳聞千置茶適自建安到青林石臼相争先碾羅萬過玉泥膩小瓶蠏眼湯正煎乳頭雲脚盖盞面吸嗅入鼻消睡眠滌缶操壺貯甘液緘題遠寄朱門宅仙人見水是琉璃乃知陸羽非凡客

陪諸公遊惠山　汪藻

兹山定中腴秀色乃如許連峯積蒼潤嵐氣亦如雨珍泉不浪出世俗那得取群仙作佛供洒此玉池股

甘寒飲天下瓶盎走膏乳兒嬉供茗事雲散入江渚當塗起臺殿下瞰松栢古巍基晉梁宋爽氣挾吳楚我來値佳月勝得濟稽呂聊分小蒼壁同振百年羽躋攀興未極落日在林莽却立望翠屏中流駐鳴櫓

過惠山皡老試茶二首　孫覿

蕭蕭阿蘭若森苧有故家佛居倚尚寒僧蹊抱欹斜殷勤泉下客流落瘴海涯蜑酒壓黎楂蠻烹啗蠅蚳光潔鏡一奩照影空自嗟老僧薦梨粥芳鮮凝露華

驅除鼻中雷掃盡眼界花飄飄思凌雲掀身上蒼霞
戰壓霆漢天獵火焮胡地一筇遺垢氛步入青蓮寺
眈眈九龍盤一壑埋老翠倚天松骨大黏碧苔髮細
道人本臞儒得法妙出世胸中萬斛泉洗盡蔬筍氣
天風吹冷冷助我鳥鼓吹名爲不二門聲音作佛事

遊惠山偶書

春到梵王家千林已着花小桃無限思竹木一枝斜

重過惠山見情題二首

一別名山十五年空情覊思兩茫然故人半作累累

塚只有蒼官立道邊
髀肉消磨馬上鞍塵沙滿路眼漫漫不須更障西風
扇爲酌崖泉一洗看

滁川諸公同遊惠山因成長韻 壬戌九月十五日

錢紳

好山如佳人變態百種好陰晴朝暮間可愛不可道
時時思一見如垢久不濯我來正清秋令人豁懷抱
秋色佳有餘俗客迹如掃佳哉二三友在席每傾倒
杖策窮縈迴高絕須一到幽尋不厭倦遇境即窮討
堦前千歲松閱盡衆木稿庭下百尺井空傳天眼老
陸子賞遺味至今泉浩浩高僧掛衣去誰識衣中寶
九淵深非龍徒見腓百草衆泉失蹊逕迸散不可考
世事每如此所合輒顛倒夜深山色清更對氷輪皓
林栢影參差水中交荇藻迴棹蟻波心如在蓬瀛島
舉觴望青天酔鄉得深造茲遊預再嗣萬事殊未保

題惠山

潘正夫

秋風蕭瑟凈巖扃寂寂澄泉可鑒形比色未饒先玉

乳試甘應合跨中冷夢回春草花猶落雪灑松牕酒
乍醒須輾月團三百片不辭來此汲泓渟

惠山雲開復合

楊萬里

二年常州不識山惠山一見開心顏只嫌雨裏不子
細髣髴隔簾青玉鬟天風忽吹白雲斷翡翠屏風倚
南極政緣一雨染山色未必雨前如此碧青山未了
雲復還雲與詩人偏作難我船自向蘇州去白雲穩
向山頭住

雪後遊惠山懷尤延之

已到姑蘇未到常惠山孤秀蔚蒼蒼一峯飛下如奔馬萬木深圍古道場錫谷中空都是乳玉泉致遠久猶香眠雲跂石襟谿叟恨殺風烟隔草堂

潘對望惠山真如龍形

惠山分明龍樣活玉脊瓊腰百千折錫泉泉止吐一珠隨弄太湖波底月蒼石為角松為鬣鬣裏黃金石佛珠請君更向潘對看龍尾激到珠南畔

題陸子泉上祠堂

先生嗜茶不嗜肉先生飲泉不飲酒饑寒秪忍七十年萬歲千秋名不朽惠泉遂名陸子泉泉與陸子名俱傳一瓣佛香炷遺像幾多衲子拜茶仙麒麟圖畫冷似鐵凌煙冠劒消如雪惠山成塵惠泉竭陸子祠堂始應歇山上泉中一輪月

酌惠山泉瀹茗

錫作諸峯玉一涓麴生堪醸茗堪煎詩人浪語元無據却道人間第二泉

遊惠山寺簡賓公

蘇紳

綺勝行盡入松門暫拂塵纓袖惹雲海月未昇樓上見湖波初起坐中聞寶䆒勝拜青蓮相石案傍行白㲲紋促榻偶陪居士語煮茶燒栗到宵分

長生檜

幾年飛錫倦尋芳雲衲爛斑掩竹房一榻夜禪蒲座穩一瓢春供藥苗香汲泉巖畔驚猿飲栽菊池邊引鶴翔像室霧昏燈焰小石樓風度磬聲長攀蘿別嶺衝寒露掃葉前林趁曉霜大抵僧居遺俗慮此中身世更清凉

和蘇公遊惠山寺　竇綱

寺枕青山遠俗氛解鞍憑檻對溪雲樓危鐸韻搖風響林迥禽聲向暮聞紗護宿燈微有暈爐留殘篆半移文佛衣聊見禪扉靜頓覺塵勞此地分

別惠山贈瑋山主　蕭淵

三年愛山來幾回攜節躡履真悠哉片石可枕雲可

偎迩期不到縈吾懷中籍高僧還有才能與佳勝為
良媒汲泉煮茗何歡怡松邊竹下容瑟杯我嗟官滿
今還臺欲去不忍須重來慇懃慇懃孰與偕寒猿老
鶴莽相哀山有情兮韞瓊瑰願泉無窮兮滋九垓他
時再賞登崔嵬約師把手忘形骸

題惠山　　蔣重珍

龍山惠山兩山雲出能為雨入為晴雲山之氣有歛
無歛散之理斯為神我廬山下有小隱雲為動兮山

為□然而出物之澤屹然而峙地之鎮我見雲山
喜與俱雲山無情不見余我比雲山多此見不如一
似雲山無

天目山僧明

妄慮散毛髮真源生齒牙我啗甘露飯即是惠山茶
欲駐歲月晚重游道路遐更須煩稚子再爇鼎中花

趙葵

古木森森映綠苔嵯峨樓閣倚天開山僧不問朝天
客自注冰泉漫野梅

僧道濳

山煙弄滅沒山木含蔥蒼刺舟傍遥岸理策升虛堂
迴遭矚層巒矯矯如翔翔下瞰平田流淡然浮日光
青篁鮮初籜洗雨聞清香雖云迫前途真賞豈易忘
揚帆渡江來洗眼聳翠樾雲安既容裔鳥弄更清絕
尋梯訪幽蹤瓏琰亦未滅嗟我魚目光疇能綴明月
狂墨掃琅玕風煙坐中幾殊勝區中人茫茫走飛轍
杜門暗朝雨寂歷無行人陰曦忽穿漏卉木鬱已新
皆泉漱玉齒照眼光磷磷使君美無比卓举遺器塵

風標傲竹柏高氣凌穹旻何悅沈冥子卧霞與結鄰

聽松軒　　僧道章

山頭未吐三更月枕上惟聞萬壑風疑是怒濤聲不
散夜深飛雨過寒空

偃松

得地久蟠踞參天多晦冥月通深夜白雪壓歲寒青
獨擁虬腰大疑聞雨甲腥深根動坤軸蕭瑟掛疎星

元

題惠山寺　趙孟頫

南朝古寺惠山前裹茗來尋第二泉貪戀君恩當北去野花啼鳥漫留連

惠山夏日酌泉燕集　鄧文原

我生懶拙百不堪放意林壑窮幽探茲山九龍勢飛動鬱蒼錯落盤松柟高風吹衣凌險遠太湖渺渺天西南泉流不逐湖波逝融為冰鏡開塵函六月火雲

生熱惱三嚥冰雪開清甘試將水品證泉味一語須懷山僧泰曾臺寮芋肖遺像古屋彌勒空香龕五年兩經惠山頂未辦草具來卓菴白鳥翻風導先路畢雲垂地隨歸驂酒醒呼枕聽風雨老龍卷水空溪潭撫掌歎遊已塵跡隱隱孤舟沉暮嵐

詠惠山泉　楊載

此泉甘冽冠吳中舉世咸稱茶茗功路轉山腰開鹿苑池攢石骨閟龍宮聲喧夜雨聞幽谷彩發朝霞炫

太空萬古長流那有盡探源疑與海相通

題惠山　白珽

名山名刹大佳處紺殿翠宇開雲霞陸羽遁事已千載九龍諸峯元一家雨前茶有如此水月裏樹豈尋常花奇奇怪怪心語口無根柱杖任橫斜

題無錫惠山寺　湯仲友

深溪停短櫂帶月步西關路盡忽逢寺松多不見山

山腰雲殿古洞口石泉閒到此政吟苦秋聲滿樹間

遊惠山　吳全節

九龍蒼翠擁青蓮天下流芳第二泉兎盞春濤浮蟹眼驪珠夜月吐龍淵千年古佛新金殿七椀通仙問玉川待汲一瓢馳驛去歸朝和露進君前

惠山寺行殿　杜竹處

渡江五馬竟忘歸愁見年年鴈北飛千里版圖非故

國六朝基緒幾危機煙蔵經葉開僧錫風落松花上
客衣前代衣冠已塵土空留碑碣枕斜暉

題惠山寺　　郭麟然

疋馬西風入惠山小橋流水碧潺潺樓空雙鳳臺猶
在峯繞九龍雲共閒容藻護寒龕睡穩老松龍暝鶴
飛還自憐奔走成何事回首山靈盍厚顏

錫山陸氏園亭　　曹伯啓

世途平地幾襄斜古道迂廻草棘遮盈縮靜看天際

月榮枯常擬檻前花凌雲慷慨瞻新句好客殷勤耆
故家咫尺勝緣無分到為誰辛苦趁蜂衙

題惠山泉　　吳壽仁

九龍之山何蜿蜒玉漿迸裂為寒泉來歸石井僧分
汲流入草堂吾獨憐暗滴洞中雲細細冷穿池上月
娟娟春乞茶經與水記俟余歲晚共周旋

留題惠山　　柯九思

騎馬東華塵滿道山川如此不曾來清泉白石何年
有翠竹蒼松古殿開幽人試水嘗春茗過客題詩坐
雨苔杖藜絕頂便踈曠日暮浮雲天際回

題惠山寺　　僧明本

惠山屹立千仞青俯瞰天地渺毛輕七竅既鑿渾沌
死九龍攫霧雷神驚霹靂聲中崖石裂銀泉迸出青
鉛穴惟恨當年桑苧翁玉浪翻空煮春雪何如跨龍
飛上天併與苧過崑崙顛散作大地清凉雨免使蒼

生受辛苦我來扣泉泉無聲一曲冷光沉萬古殿前
鳳檜春然鳴日暮山靈打鐘鼓

遊惠山寺　　王輔仁

紅杜溪邊艤小舟青蓮宇內作清遊土花繡壁淡如
畫嵐翠潑雲濃欲流短李清風存古意大蘇園月洗
春愁摩挲泉石舒長嘯未羨神仙十二樓

上巳日遊惠山

張　雨

水品古來差第一天下不易第二泉石池漫流語最勝江流湍急非自然定知有錫藏山腹泉重而甘滑如玉調符千里辨淄澠羅貢百年離寵厚虛名累物果可逃我來為泉作解嘲速喚點茶三昧手酬我松風吹兔毫

雨宿玄文舘懐惠山

十日閉春院草積青苔厚稍止侵窓雨爭鳴决渠溜想見蝸口泉玉色動闌甃便尋雙鳧舄翻飛入煙岫

留題時思精舍

重遊九龍峯來食生春陰竹露洒我笠松風吹我襟况逢金淵彥幽探愜素心風泉繞屋壁亂響琹筑音翻然出谷去回第慳離深

登惠山

張　翥

苦戰勤王事精魂泣鬼雄壞城兵氣黑遺鏃血花紅故老談亡國明時録死忠長吟一搔首落日鳥呼風

次元鎮伯雨錫山倡和之作

鶴在青林鳳在阿騷人行處有吟窩西風落木秋來早南國浮雲日暮多欲賦朱華臨鄴水可堪白芷怨湘波期君不負湖山約來聽吾儂欸乃歌

西神山行

倪　瓚

昔住九龍雲霧中泉邊蠟屐遍行踪南樓明月看時好西澗故人行處逢亂後不聽驚鶴錫夢回猶憶下堂鐘休兵即欲幽棲去見說禪房膝可容

題惠山

重過湛公宅因嘗陸子泉佛香松葉裏僧飯石巖前市駿惟憐馬池荒憶種蓮清心有妙契塵事久終捐

題時思精舍

我生倦馳騖無機如漢陰重遊古蘭若對山開我襟風流李謫仙賞靜諧夙心琅然哦新詩如聞大雅音回首石林晚白雲花雨深

惠麓小隱

錫麓洞前照竹扉孟公舊築草堂基已倩王維圖別業更邀裴迪賦新詩

歸錫麓

來訪西巖愛沼泉東家兒女笑相牽莫話艱難長旅食敢忘蕭散送餘年穲稏黃雲秋雨後芙蓉霜落渚雲邊歸來何異遼東鶴荒塚纍纍思惘然

正月八日宿禪悅僧舍題趙荣祿馬圖

小僧院裏無塵事夜雨燈前興不孤寥寥說竟無生話更覽王孫駿馬圖

遊惠山　陳方

僧居高處接雲霞村市周遭石徑斜細細山泉爭入澗雙雙水鳥淨眠沙佛前風動桫欏樹溪上春留躑躅花十五年來頭漸白倚闌仍舊一烏紗

留題時思菴精舍　李遵道

策馬九峯道行行如山陰勝境不暇接爽氣襲衣襟悠哉時思菴寫我千古心脩竹秉高節流泉響清音日暮山下去跡鐘煙霧深

題惠山寺　鄭元祐

百里盡平壤茲山忽中蟠硲砑得宏深迂徐納平寬僧坊隱其腹崇構居桓桓立神衛觚稜緣雲豎闌干我來玄冬交榜舟趣微瀾天連黃沙白露委青林丹地無草馬壓松筠政堅完蒼然後彫意彼此不厭看稍稍陟其崖深源汲甘寒共惟桑苧翁出處良獨難帝青九萬里冥飛見脩翰空留雪泥跡莫究清靜觀瀹茗滌愛渴晏然有餘觀

留題惠山　移剌迪

參差樓閣古招提猶有唐人石上題潭影空明天上下蘚痕生滋路高低泉香茗細僧清供竹密花深鳥亂啼已負半生巖壑趣馬蹄羞踐綠莎泥

遊惠山　陳邁

空山微雨後啼鳥早春時雲氣侵衣潤泉聲出寺遲清茶方破夢新酒復催詩了却公家事重來再與期

登惠山

張　遜

洩雲蒙青山零雨暗村樹重來丘壑暮慰此清夜叙
高堂開翠戸野容當楹據踈鐘越林度清嘯逾嶺去
風吟松可聽石漱泉致飫景勝煩顧接心領各異趣
悅此神為清耿耿至達曙

惠山寺酌泉

周　權

惠山鬱律九龍峯砂礴大地包鴻濛劃然一夕震風
雨欲啓靈境昭神功六丁行空怒鞭斥雷火搖光飛

霹靂一聲撾裂老雲根嵌洞中開迸寒液道人甕玉
深藏藏鏡涵萬古凝秋光陸翁甄品親試嘗翠浪煮
出松風香我來山下討幽境自挈餅罌汲清冷味如
甘雪凍齒牙紺碧光中敲鳳餅昏塵滌浄清浄觀心
源照透詩中禪亟呼陶泓挾玄玉揮灑字字泉聲寒
投閒半日聊此駐孤棹明朝又東去紅塵人世幾浮
雲鐘鼓空山自朝暮

遊惠山寺

周　翼

第一樓前第一峯西神透出金芙蓉蔽虧檻外半輪
月頫視溪南百尺松黄鶴留題湏太白大林高卧學
元龍主人恬退懸車早日日登臨樂素封

遊惠山

楊文炳

騎馬西神訪遠公湛君舊宅且從容樓臺影落雙河
口鐘磬聲傳九隴峯自汲清泉煎苦茗又携美酒看
眠松若冰禪洞寒流靜應是當年蟄毒龍

同華處士酌惠泉

俞　焯

金錫之精流作泉千古萬古寒涓涓九龍守護此一
勺陸羽嘗來今幾年論品不在中泠下着句要出唐
人先便從處士觧一榻我欲煮茶供醉眠

題孟叔敬惠麓小隱

高　明

汴水堤邊楊柳花東風吹滿五侯家繁華一去江南
遠夢覺春山自煮茶

聽松菴

韓友直

坐斷西神九脊龍一巷花竹隱仙蹤碧山學士水蒼珮玉女明星雲母舂漚苧池香魚弄藻翻經院靜鶴盤松只應同飯胡麻了更上瑶臺第幾重

翠麓亭

薛台父

山勢叢叢向北盤高僧平日為開軒莫嫌長有車馬到真覺都無鳥雀喧剩長松篁留日脚少移桃杏破雲根十年徃返未曾厭煮茗嘗泉倒酒罇

山中春晚

趙若嶽

山空行跡少地逈落花多草長迷香澗松高掛女蘿林深猿鳥下徑靜鹿麋過春事今云暮其如懷抱何

華孝子祠

顧諒

西風短轡出遲遲爲謁南朝孝子祠白髮滿頭猶未冠苦心千載不勝悲寒烏夜宿庭前樹衰草秋連塚上碑我亦平生有深感長歌獨漉涕交頤

遊惠山有懷倪元鎮

盛棫

錫山酒惠山泉泉水天下稱絶品錫山之酒銀波金液不論錢文闕玆山未能一著謝公屐飄泊風塵三十年此來登覧果清絶尋詩特訪山中禪兩山相對若賓主九龍青落雲窓前開尊煮茗一快平生志我亦自笑豈無山水緑下視孤城鐵壁百戰後但見四郊荊棘飛鳥鳶東海倪君復何許名園別墅惟荒烟東南冠蓋總消歇令我慨歎空凄然即今四海已平息俊傑在位農歸田便欲耕翻白雲三百頃老我此

山泉水邊

惠山寺

僧雪巖

寺古無疑出晉唐插天老木雲蒼蒼拾枯煑濟茶味別古端猶似優曇香更登斷甃躋廻廊豁開石洞凝秋光炯然獨立沉萬象鏡與毛髮俱蒼茫九龍聚會當無雙陸子初年亦設嘗詩成題破青山色筆下天風生晚凉

惠山古今考卷七 終

梁溪談脩輯

國朝

夜投西神寺　高啓

江月上秋衣來敲遠寺扉栖禽驚客至睡僕訝僧歸鐘度行廊盡燈留浴院微非無招旅館禪定欲相依

寄惠山照書記

禪居紫閣陰欲去問安心野岸隨流出山門隱樹深

千燈然兩塔一磬出雲林想見跏趺處雲深不可尋

望惠山　王惟允

昔者歲庚戌承檄離故鄉遂此與山別關陝隔異方緬懷林壑姿令人歸思長瀟洒栖白雲青松陰石床泠泠第二泉流潤石髓香今辰罷官守春風促歸航青青九龍峰鬱然當我藏我本江海人泉石有膏肓一從罣塵網鬢髮已蒼蒼寄謝桑苧翁卜隣猗瀾堂

諸友約登惠山不果　華希顏

六年飄泊過重九今對龍山看夕霞黃菊正須浮綠蟻白頭羞見落烏紗重岡北望無多地五里西行有幾家亦欲強陪靈運屐無錢陶令向誰賒

登惠山絕頂　華幼武

山色如美人春風來更佳幽花發紅采細草繞青荄夜來得好雨泥滑不濕鞋豈憚腳力勞直上窮巔厓循路喜曲折坐石憑梯階置身萬物外高舉若何諧

[illegible][illegible]入縹緲振衣出塵霾俯視地上人何殊井底蛙城郭小若畫烟樹深欲埋平壤東入吳大水北亘淮日射具區白勢與元氣排其下明陽觀高士神仙偕衣冠不入朝棺槨無遺骸逍遙同日月慚愧非吾儕老僧偶相值邀我林下齋既汲泉煮茗復以酒沃懷情真語頗俗謝去多傷乖人事數齟齬嗜能歷天涯

秋日惠山寺覽景　浦源

偶到惠山寺因尋陸羽泉江臯片雨歇天際一帆懸

野麋啣花過沙禽傍竹眠焚香同看畫煮茗共談禪茅舍炊烟起溪城古樹連悠悠聽牧笛汎汎見漁船輿發烟霞外情生澗壑邊春申祠上坐弔古一悽然

寄惠山熙長老

最愛山居好門前澗水流松陰凝石榻嵐氣入經樓錫掛雲生樹茶烹雪滿甌何時重相訪聽法久淹留

聽松精舍　潘韞輝

十畝青松樹開居手自栽澗風連夜起山雨送秋來

擬碎一窓蔭洗清雙耳埃道人雖愛靜聞此亦悠哉

桃花塢　莫士安

淺歲桃花滿塢開花明偏映講經臺未愁紅雨催春去要為金仙獻果來澗道東風非梓澤石橋流水似天台何當賸種瑤池核不用凡根取次栽

過惠泉　王達

山城繞五里山色已斜曛僧在松間語客從林外聞茗斟苔甃水香裊石堂雲真欲觀明月相留到夜分

題二泉

九龍峯前有流水一線泠泠出雲裏夜開繞竹瀉孤琴曉汲和秋漱寒齒盧山瀑布誰品題天下至今名共馳林間野客煎茶處石上窮猿照影時師今持鉢來相汲湛湛無痕映孤月與師且滌胸中塵明朝莫向城南別

李丞相讀書臺

元和有客既經史黑髮脩眉稱短李當時寂寞此山

中白日青雲空隱几一朝起占玉堂春三俊名高人所珍平生威烈尚奇操歷任五朝才獨仲紫薇魂冷三更月千載高名今尚說白雲依舊衆山青山亦因茲重得名若使當時終失意世間誰識青雲器

金蓮池

芳池水綠魚翻藻翠葉田田露華曉花開萬朶出金蓮玉澗朱欄互相繞僧言此花天下無宛如明燈爍蓬壺山中五月簫鼓寂並倚薰風成畫圖

春申君祠

昔年大邑封江東意氣傾奪何其雄今朝送客過祠
下感慨令人愁萬重頹垣敗屋鳴寒鼠千載寥寥竟
無主片言曾見服強秦一計那知失於楚古來辯士
多殺身用智得恩良苦辛三千珠履今安在門外青
山解笑人

聽松菴

韓　奕

清秋古院桂花香蓮漏匀分晝夜長坐斷佛禪經東
訟笑看人在夢中忙澗泉入戶堪分飲松粉充庖不
聚粱五戩重來嗟頓老滿身塵土尚迷方

竹茶爐

綠玉裁成偃月形偏宜煮雪向巖扃虛心未許如灰
死古色爭看似汗青偶斫樵柯供土銼尚疑清籟和
陶瓶達人曾擬同天地上有秋蟲為篆銘

惠山煮茶

王　紱

寒齋夜不眠瀹茗坐爐邊伏火煨山栗敲冰汲澗泉
尾鐺翻白雪竹牖出青烟一啜風生腋俄驚骨已仙

竹茶爐

僧館高僧事事幽竹編茶具瀹清流氣蒸腸羡三春
雨聲帶湘江兩岸秋玉臼夜敲蒼雪冷翠瓶清引碧
雲稠禪翁托此重開社若箇知心是趙州

聽松菴

高僧本無住猶涉世途還且煉形如鶴休教影出山
雙松臨講席一水隔禪關我欲來相問慚無半日閒

訪真上人

行盡青山路幾層白雲深處訪高僧歸來月上江城
晚又看元宵市上燈

真上人再往惠山寺因寄

顧　協

一從持鉢上天台履跡層層長綠苔為愛青山青不
老白雲飛去又飛來

與鄭山人宿惠山方丈

一宿泉頭寺煙霞趣亦深推窓驚鶴夢移榻近松陰
不是社中友寧知塵外心何時更相約來聽穎師琴

過聽松菴二首

偶得請書暇來尋野衲家澗鳴風乍起山暝日初斜到樹驚啼鳥推窗見落霞同遊鄭高士坐石共分茶

偶來林下扣松關分得禪僧半日閒孤興忽生流水外高情聊寄白雲間炊煙晚映高低樹落日晴分遠近山今夜西巖有明月更留清話不知還

同顧允迪宿聽松菴　　鄭松

來借禪房宿松泉喜共聞山空鳴地籟衣冷濕嵐氛夜夢一窗月僧分半壓雲逍遥塵外境那識事紛紜

惠山泉　　陶振

百尺老龍卧山足口吐清泉聲皷皷山靈守護幾千載存此方圓兩九玉渴來一勺漱甘芳洗盡凡心悅塵目嗟嗟世無桑苧翁茶經水品誰能續捫蘿試與謁靈祠惟見蒼苔鎖頹屋人亡物存是耶非長笑一聲煙樹綠

竹茶爐三首

竹爐新製小窗西煮雪烹茶也自宜渭水波濤翻湧處湘江風雨到來時留連木葉山中火勾引梅花席上詩燒殺歲寒心不改通身青汗下淋漓

惠山亭上老僧伽斫竹編爐意自嘉淇雨拂殘燒落葉湘煙炊起捲飛花山人借煮雲岩藥學士求烹雪水茶聞道萬松禪榻畔清風長日動袈裟

剪裁蒼雪出淇園菌蠢龍頭製作偏紫笋香浮陽羨雨玉笙聲沸惠山泉肯藏太乙燒丹火不落天隨酌雪船只好巖花苔上石煮茶供給趙州禪

朱庚老

第二之泉泉上亭道人茶具竹爐成龜蒙散跡尚從事鴻漸作經宜著名火升龍氣若丹鼎瓶合鳳聲如玉笙西園老客動高興急裹月團來歃盟

謝常

竹爐絶勝煮茶鐺新剪淇園玉一莖團鳳乍驚風籟起籜龍應喜浪花生潤分翠色和烟織香擲金芽貯火烹留向禪房清作供梅梢吟轉月三更

遊惠山　　姚廣孝相城人

官路經無錫尋泉旅抱開爲憐僧獨逝因喜客重來
晴鳥臨溪語秋花夾澗栽盤桓須盡興隨處有茶杯

項　伾　無錫令

地勝泉尤美方池一鑑開詩從亭上寫人向日邊來
疊巘參差出長松次第栽老僧供茗椀何事酒盈杯

劉　鈺

惠山何處是雲裏寺門開勝境千年在浮生幾度來
泉經道容品松憶老僧栽長史祠堂下椒漿奠一杯

徐有貞　蘇州人

靈泉從地出勝境自天開寺也能重建僧應是再來
風前松可聽雨後竹須栽一啜知茶味還勝酒百杯

馬　愈

晉公江上去古殿未曾開秋雨浸山落詩人載酒來
蓉於齋後歇花對佛前栽司馬多消渴寒泉試一杯

遊錫麓飲第二泉

黄　淮

每聽耐軒談錫麓杖藜今日喜攀緣携將鴈蕩先春
茗來試山中第二泉

題錫麓新建唐張中丞公祠

談　復

戰血模糊涴鐵衣玉龍三尺手猶揮蚍蜉蟻子無來
援獉貐擅胡正合圍大節氷霜横氣槩英名日月闘
光輝賀蘭亦死中原土狐筆千年有是非

談　泰

真烈人間獨數公江淮保障福無窮一心仗義扶王
室百戰勤兵滅虜戎殺妾分來供餓卒捐軀直欲報
重瞳舍生取義真男子贏得聲名萬古崇

高　直

孤軍百戰守危城食盡無人發救兵胡虜未平甘效
死君恩難報竟捐生一時保障江淮力千古精忠宇
宙名今日　聖朝崇祀典錫山草木總光榮

成　性

玄元廟裏淚初收回首江淮水亂流結壘自能全大
節九重誰與賛奇謀力扶社稷心長在氣塞乾坤恨
未休今日祠前瞻拜處凜然遺像肅清秋

羅　柔

天寶人豪此宅靈忘生圖國死猶生出奇漫折蒿為
矢制勝能令草作兵手撫瘡痍還突陣口含茶紙更
登城要知靈武迴鑾日半是睢陽金鼓聲

張　泰

血食千秋仰至靈堂堂廟貌凜如生才超秦漢真知
學力障江淮素習兵碎齒直思吞逆虜殺身終不棄
孤城祠前昨夜風雷起應似當時震義聲

楊　脩

瓣香祠下拜英靈陡覺襟懷憤氣生阿犖甘心為逆

虜賀蘭何事擁強兵力窮還過方張敵食盡猶支欲
破城自是江淮完保障中原從此振軍聲

侯　讓

漁陽塵起障雲高唐室山河等羽毛不是江淮全保
障定應華夏變腥臊孤城已絕三軍援一死寧辭百
戰勞要使奸邪識忠節春秋千載薦菁茅

吳　琞 松陵人

巍巍新廟錫山陽偶一登臨重感傷死守孤城報天
子令人千載想餘光

雪後遊惠山和華隱君韻

馬　治

華陂春水綠漪漪二月西山雪後時舊宅重尋孝子
傳新年又赴故人期鶴鳴竹日當窗淡僧定茶煙出
閣遲我欲重修清淨業泉頭來謁四賢祠

栖雲菴

李　戩

一片閒雲懶作霖悠悠偏契老禪心袈裟掛影晴猶
濕篆停熏爐氣自深出岫不隨飛錫遠護關長是任

山深我來欲借禪床卧咫尺西巖杳莫尋

天順甲申仲冬月經無錫因觀二泉賦七言近
體二首

黃　鎬 福清人

天下名山第二泉閒來登眺興悠然鶴穿石磴苔還
靜人對氷壺月自懸滴瀝細通龍舌下清泠光到錦
衣前試着陸羽烹茶處猶有餘香撲暮煙
尋幽偶到惠山隈山勢崢嶸曙色開雲氣濕衣看不
定水聲入座聽還來烏窺茶竈逢僧寺風起寒潭上

酒杯愧我未應忘俗慮也將纓冕濯塵埃

同友人惠山寺觀泉

錢　溥　松江人

王節經行處來臨古剎前林藏半里路雲度一泓泉
帶雨苔偏滑浸山杏欲然偶逢佳士話深結靜中緣

遊惠山寺觀第二泉得号字

胡纘宗

絕巘深藏寺臨泉合有亭寒堦交奏玉虛壁下涵青
歲月逢殘臘江湖見二星昔遊如昨日白首愧重經

和撫公陳靜齋同登惠山

俞　泰

為聽松風思冷然霜威不使惱寒泉雨餘林鳥聲猶
澁春老山花色尚妍簪紱喜同遊勝地風濤又謝乞
歸年品題賴有元龍在白雪常流藝苑傳

題碧山吟社

陳　賓

合沓峯巒翠林扉一徑幽石床松子落曲水酒觴浮
勝事風流集閒情汗漫遊新詩花爛發得句總夷猶

李紳讀書臺

周　忱　江南巡撫

丞相當年未第時讀書曾向此棲遲水邊行徑空遺
跡竹外荒臺有古基老憶家山詩尚在夢嘗丹柰事
尤奇老僧如我懷賢意相引憑高慰所思

遊惠山飲第二泉

相如消渴已多年只想山中第二泉龍井小團思一
試煩君來共竹爐煎

重遊惠山寺

聶大年

[illegible][illegible]春泉不滿瓢老僧相引說前朝殘碑又許遊人
搨古殿嘶遺劫火燒白塔荒墳寒食飯青山流水夕
陽橋空餘陸羽祠前月永夜松房照寂寥

李紳讀書臺

水邊臺榭已荒凉此日登臨倍感傷遺事尚傳唐宰
相斷碑還載宋文章林塘地僻禽魚樂澗谷泉甘草
樹香閒與高僧訪陳迹夕陽秋葉滿迴廊

惠山泉

倪欽

噴壑西來起白虹奔衝勢欲倒危峯雙池涵空浴二曜寸雲觸石從九龍香帶落花紅滾滾細穿脩竹綠溶溶一瓢會入調羹鼎未必中泠世所宗

中秋過惠山寺

夏寅

寶坊乘月過高步切星辰秋色平分夜名場未了身古松纏石險幽鹿卧堦馴明月扁舟別懷君是上人

題陸子泉

千古高風陸羽亭危松怪石水泠泠駱奴何物能相惱爲著人間口腹經

登惠山

社裏逢春作伴行碧山流水不寒盟肩輿幾到路猶熟釋子相逢面盡生落日鳥啼聲上下隔花人醉影縱横流觴重起斯文感昔日永和今聖明

宿惠山寺

上方泉脉瑩氷清蓮社何緣也入盟古殿隔花瞻塑像斷碑横草認題名三生石上烟霞夢半夜山中風雨聲百感相牽不成寐賦詩聊復寄閒情

與余民用潘時覲同遊惠山

楊璐

前朝湛氏宅十載一經行境勝多題咏僧閒少送迎松風禪榻静花雨石床平共飲山中水蕭然脱世情

惠山泉

馮善

二泉天下久馳聲陸羽當年品後名一脉暗流山髓滑半池輕泛雪花明暖烹春鼎茶香細冷浸秋潭月

色清石罅潄空雲液爽泠泠始奏玉琴聲

李丞相讀書臺

陳勉

讀書臺上立多時極目遥天去鳥遲流水閒雲空舊跡夕陽衰草只荒基萬鍾厚禄應忘貴三俊高名本自奇巖畔久無丹桂樹臨風惆悵不勝思

甲辰花朝繼芳邀社飲即席賦贈

秦旭

花朝已來元夕過梅花零落櫻桃破泛舟且學渼陂

岑載酒還追鑑湖賀王林先生鬢未班世故脫累先
投閒生涯不厭硯田薄慷慨每破青囊慳去年花朝
晴復雨君曾邀我遊山墅畫船春水載紅裙醉後琵
琶唱金縷今年花開復繼之不覺使我顏忸怩君能
取信謹約束紛紛銅臭真可唾碧山堂上開華宴美
酒吹香撲人面座無紅袖撥琵琶司馬何曾淚如線
衆中文采推潘郎折花行酒詩興狂賡酬不厭競病
險吐出秀句生光芒泉頭披草相呼喚海錯交羅青
玉案人生行樂莫過此遞莫流光暗中換

螭首歌贈楊叔理

楊郎引泉作螭首精巧乃出良工手峥嵘頭角欲飛
動噴出驪珠千萬斗先生好清非好奇振起廢墜誠
所宜狂流伏竇病汲者正如吾道當一之昨來觀聽
復携茗汲深不用挑擲綆試敲石火煮澄清一酌令
人發茗穎茶仙安妥山靈喜我亦殷勤薦芳芷紛紛
眼底多田翁清事何曾掛唇齒先生寤寐山水間扁
舟往來常自閒從今桑苧祠前月長照先生茗盌班

壬寅春惟清載酒山行既登舟風雨驟至賦此

記事

梅巷先生具樓船諸郎烹羔還擘鮮簡書駢驪誇四
六急催我輩拋塵緣尋花僅出谿湖曲誰信陰晴揔
難卜壓水春雲飄練裙映山白雨森銀竹先生懷抱
若局促却怪天時有翻覆君不見人心不測亦如此
對面風波起平陸

與諸公社飲有作

賞興衰年亦奮飛冷官真與世相違青衫白髮從容
老流水孤雲自在歸眼底江山隨處好社中朋舊幾
人非殘花尚有傷春意還入朱簾妬舞衣

叔理邀惠山社飲

南禪寺裏題詩罷西神山前騎馬遊張公祠下拜忠
烈陸子亭上懷靈修風塵汚耳尚堪洗水竹近人真
可留楊雄酒箴尚能謹不使衆客登糟丘

松風閣睡起書事

茶香已覺竹風起簾捲忽驚山雨來便欲壁間留醉
墨他年誰為拂塵埃
暑氣何曾減一分松風閣上借南薰人留白社成良

遇詩到黃初有異聞

題錫山張中丞新祠

雄才自足冠當時神器寧為逆監移宗社奠安生未遂山河恢復死猶期心隨清渭趨巴蜀氣作長虹貫尾箕留得萬年香火在後人瞻仰重民彛

鏡光石　張九方

團圓峯頂石作鏡自誰何拭豈須人力懸常藉女蘿冷光侵日月清影印山河終古無昏蝕都憑歲月磨

題張睢陽漸廟

遺廟千年鎮錫峰　聖朝賜祭表孤忠匡扶社稷當時事保障江淮不世功危石潤滋春蘚碧靈泉香泌落花紅英雄肖像猶生氣拜謁令人仰下風

宿聽松菴　朱昇

長林田合護巖扉絕頂高窓在翠微容為晚凉閒坐久翻爍松露濕人衣

遊惠山

春深蕭寺百花殘塵世逢今有暫閒鹿避人行按澗畔僧知客到候松關巖前古洞泉聲落樓外層雲鶴影還回首城陰歸路晚夕陽一半下前山

李丞相讀書臺

昔賢曾習靜為客借僧堂聽法過苔徑繙經據石床佛燈燃雨暗僧飯煮泉香雖自紆朱組幽期豈暫忘

真上人澹泊軒　王諶

住世那知利與名蒲團草座寄餘生山衣夜補燈前

衲野菜晨烹竹下鐺一鉢隨緣居廢寺千家乞食到荒城有時啜茗跏趺坐第二泉頭對月明

李丞相讀書臺　沈粲 松江人

曾開相業重當時滄海茫茫鶴夢遲寂寞泉臺連野草荒凉書館有遺基載披信史才何盛每誦清吟思轉奇弔古懷賢一惆悵臨風搔首更躊躕

遊惠山東韶石師　尤稷

背郭山無十里餘上方樓閣瑣烟霞逕連野色迷芳草泉帶寒香泛落花齋鉢甕收雲外菌竹爐聊試雨前茶道人知我耽詩癖共倚長松到日斜

碧山吟社

王　偁

少游何處開吟社借得西神數畝山一代衣冠追洛下千金詞賦播人間松筠秉節堪怡晚臺榭臨流好樂閒我欲低頭拜盟主挂冠何日出賢關

謝馮廷伯送惠山泉

吳　寬 蘇州人

何處泉滿腹惠山橫翠屏山遠不能移誰移此泓渟來從山下來道我泉兩餅磊磊石子在中涵數峯青宛如清曉汲尚帶魚龍腥煎茶水有記陸羽著茶經舌端辨清濁豈但如渭涇茲泉列第二不甘讓中泠幸蒙蘇子詠詩與泉俱清至今山遊者爭仰漪瀾亭遠餉踰千里罌甎載吳舲後人不好事此事久已停大甕封泥頭所重惟醽醁一朝俄得此高屋鶯建瓴陽羨茶適至新品攢寸莛雖非龍鳳團勝出蔡與丁二物偶相值活火仍熒熒蟹眼泡漸起羊腸車可聽煎烹既如法傾瀉散蘭馨連飲渴頓解更使塵目醒嗟此一段奇何意當衰齡缾底有餘瀝照見髮星星不須茶始飲飲水心常惺未足酬雅意聊用報山靈

遊惠山過碧山吟社

詩壇高築壬寅歲勝事遙傳大曆年買地有資酬野衲品泉無譜問茶仙樹藏亭子清風裏路繞雲根小洞邊廢偈願隨諸老後結盟遲我賦歸田

登西神山絕頂

華　文

杖屨春登第一峯翠微臺殿碧重重雲來絕頂應無跡水出靈源自有宗鷗泛五湖千尺浪鶴歸三島萬年松晚來就向山中宿卧聽東城月下鐘

惠山古今考卷八終

梁溪談脩輯

惠山泉歌寄二泉亞卿　喬宇

空山散步舒清嘯澗響泠泠出天竅澄波静影涵遠空一脉上與銀河通山稱惠山誰所性節憶九川初浚定後人品作第二泉名共千丈母梯懸知君素志在山水同是坡翁門下士滄浪調翻宮羽清夜泣江怪號山精臨泉浩歌一傾瀉澗視古今誰作者我生未老空好奇此山此水遊何時感君釀泉為君酌遠意芬芳寄滂濞寥寥川上有遺音洗耳避世誠何心

期修禊惠泉次韻　談綱

桃花欲盡柳枝妍春色將歸政可憐鄭俗秉蘭曾不廢晋時詩句尚流傳溪光錦纜迴羅綺山色瓊樓沸管絃我亦盪舟同祓禊漪瀾亭畔酌清泉

秦景美遨遊惠山　莊杲

少壯風流滿帝關烟花易與鬢同斑徒言簪組偏多累得見青山亦愛閒野寺謝公雙屐到剡溪王子一舟還題詩恰共風流語更有清尊好破顏

寄題惠山第二泉　戶侍二泉邵國賢所請邵曾為學使

李東陽

江神夜泣山靈嘯帝遣神工鑿山竅飛流出地聲灑空泉水下與中泠通江邊老翁不知姓手著茶經親鑒定金山之外更無泉坐令匡廬瀑布空高懸地官侍郎心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似云江水不同清此山自得青金精尋山浚泉發清瀉元是江南好奇者山高水絕詩亦奇鳴金噴玉無停時我山曾過泉不問夢枕崚嶒漱滂濞我歌泉和兩知音吁嗟乎誰哉更識泉齋心

憩惠山聽松閣雨　徐問　武進人

山雨正冥冥山僧開翠屏水拖千澗白雲約半峯青石髓分茶鼎塵心静佛經松風坐來定餘韻遶簷楹

秦廷韶速遊惠山次韻

程敏政 徽州人

江雨吹風過山門向曉開挐瓶分水去騎馬聽松來宿鳥驚人起新篁夾路裁多君留别意隨處送春盃

歸途登惠山時烟雨空濛衆有難色余獨奮往

沈 周 蘇州人

惠山怪我昨徑去歸來欲登却作雨濕雲隔眼失高翠掉頭不顧真巢父願治笠屐往慰謝衆慮沾濡吾莫阻我言惠不在天上行不畏難當至耳呼童挐擔客乃從一陘奇蹤自伊始西湖山色奇空濛當與此

山移此語

宿聽松菴時貞伯先别

風滿松菴西日晡卧遊喜借舊園浦舍人水墨蒼苔壁學士文章紫竹爐抱被真來伴泉石題詩聊欲寄江湖李膺獨去仙舟遠月下郵程夢也無

謝友人送惠山泉

李夢陽

故人何方來來自錫山谷暑行四十里致我泉一斛清泠不異在山時中涵石子蕪苔緑越州花瓷蕪燕竹陽羨紫芽出包束故人好我手自煎分坐庭隅候湯熟瀉器寒雪碎繞腸車輪鳴一舉煩襟釋再舉毛骨輕三舉不敢啖恐生羽翼隨風行我聞兹泉世無匹夢寐求之不能得詩乞翻愧蘇家才驛送蕪無衛公力又虞誤載石頭波塡令真品無顏色感君勺我問君揖一勺横澆萬古臆嗟嗟此意誰復知極目江雲三歎息逆想水師初具船山靈涕洟上訴天蝃蝀委蛇晴貫窓蛟鼉睥睨宵近舷淮浮泗泛梅雨蒸車輸馬洩炎塵煎開甕滴滴皆新泉敢謂若非山水仙

或我埃垢不安天倩君携此親洗滌酬君合盡藍犀恨九原誰起黄庭堅

次韻秦廷韶復竹鑪之竹鑪山寺僧物也失幾百年秦爲復之 謝 鐸 台州人

無心到處即安禪何物頻勞鬬百年得失未能忘楚越盡圖終是惜嬋娟從來湘女江邊恨暫結真僧石上緑周鼎殷盤千載上祇今淪落與誰傳

惠山寺竹茶鑪失而復得玩賞和諸公韻

杭 淮 宜興人

初聞製作本真禪（作鑑僧名真）一落塵寰五十年吳土歸然存古朴湘紋猶自帶嬋娟豈應世上無珠玉自是山中有宿緣細淪龍團伴枯寂二泉應得並流傳

和秦武昌復竹茶爐二首

邵　珪　宜興人

幾欲題書問老禪失來應是兩花年絕憐吳楚成拋擲試及沅湘淪淨娟輸氏忽來新製作空門未了舊因緣性公別有蘇公帶千載清風合並傳

厭隨流俗再歸禪不見青松變石年千劫寒灰成幻

化三湘遺族尚連娟蘇蘭薪桂林中約風雹雲泉物外緣為語曹溪諸弟子珍藏好伴法燈傳

登二泉亭二首

泉到中庭出地行小池分出大池平空山寂寞群靈護片月分明萬古情載酒漫留狂客軻煮茶聊試野人鐺向來曾飲中冷水只恐虛當第一名

十年重到二泉亭諸老皆酣我獨醒一徑高懸蛇蚓白數峯都是佛頭青天行十月冬餘閏華表千年鶴姓丁惟有竹爐看不厭剩留詩句答茶靈

遊惠山

秦　夔

山中送客罷寂寞掩柴荊正爾厭塵俗悠然聞磬聲千巖月色靜孤榻夢魂清擬結東林社焚香過此生

題惠山景六絕句

邵　寶

踏踏兒郎從老翁惠山寺裏看新鐘問道新鐘幾時撞九秋霜落樹頭紅

簫鼓迎神神下山香煙滿路送神還安得村村無病

苦靈泉不動廟門關

聽松龕裏雙古松松下石牀蒼蘚封洗却蘚痕看古刻志書傳是米南宮

漪瀾堂下水長流暮暮朝朝客未休縱有茶經無陸羽空教煎白老僧頭

登登山路轉山阿須向仙人洞口過澗水滿時青草短巖花深處白雲多

南祠忠定北文襄千古青山兩瓣香莫問前朝松栢樹秖今何處有甘棠

惠山十賢堂成有作

萬古名泉地諸賢今有堂雲龕藏舊影水鑑發新光
國史千鈞筆鄉評一辦香煩僧語遊客到此肅冠裳

惠山寺次姚少師韻

十年酬遠興秋晩寺門開山色空中落泉聲起處來
草香尋異品樹老問初栽欲為茶神酹還將酒一盃

泉上次姚少師

江左此亭古原泉若為開龍噓山雨動魚躍水風來
菉竹曾聞賦金蓮不見栽晋人如可作此地復流盃

次侯明府登濕雲亭

兩載憂民太瘦生偶乘秋興試山晴路過野寺雲初
濕人在危厓鶴共清有石儘堪他日頌此泉真與我
心盟大夫能事登高賦莫訪天風起旆旌

喜得精舍地有作用杜韻

寺門東北徑悠然小洞陰多鹿慣眠出地泉聲無石
礙倚天松骨有蘿牽病餘杖几三年後夢裏堂壇五
老邊蓮社在隣吾不入門人令助買山錢

忠定祠 忠定宋丞相李公綱也公之先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其父脩捐公葬及母吳令人皆葬湛峴山公嘗廬焉自號梁溪居士亦鄉先生也故祠

梁溪深十尋湛峴高萬武我作李公祠春秋薦牲酤

湍澗 在忠定祠右泉自十賢祠下至此歷六池以匯再越一池則下田矣水是以湍

七池添且滙一水猶在山縈迴忽成文至此恃下田

野橋 當湍澗之上山水衝而成汪北轉為別澗轉處橋焉雜木石為之殊有野致

亂泉衝徑來徒杠接石砌拔斷謝人遊水淺人猶揭

雲階 由野濕有徑西上夾樹松栢迤邐三百步許復門焉故曰雲階

石磴穿雲上縣崖自此升誰言風可御須信氣堪乘

靜清深處 入雲階而上地位清迥作見山色如在咫尺曰靜清者以周子通書語也

何處靜而清蒙泉出山下觀物本無心一原窮萬化

海天亭 亭東北向在泉之前因思其所歸故名之

几坐山亭下悠然海上天歸虛無盡藏須記始流年

超然堂 堂在海天亭左三十年前在許州夢登書臺有此題額因榜之詳在記中

夢中得嘉名卅載乃斯宇珍重病餘身優游荷天子

吟松个 即超然堂左室

風來松有聲洒洒當左个我吟本無心松亦何心和

咏竹个 即超然堂右室二間皆夢中所見

新栽竹數竿竿竿挺蒼玉我歌竹和之步轉闌干曲

泉齋即超然堂後軒也齋沐而泉忽出其前今名滴露因以先師文正公書二大字揭之

出山如在山名齋敢忘本鑑乘看青天不為泥沙混

點易臺在泉齋之南滴露泉之北以石為之上有一圓石象太極二隣石象兩儀四壁石象四象臺有八角則卦形也見素先生登而賢焉刻太極石上

有象本通去義不在句讀道人坐高臺忘言對蒼岫

滴露泉在點易臺南壁下其來甚微滴而不流故取古人詩語名之

滴滴出石間初疑松上露點易自有程還應圖天度

兩知亭在超然堂左南向曰兩知者取文正公賦泉歸詩我歌泉和兩知音意也

天涯一歸客海內兩知音萬古泉聲在應知此老心

瘞卷丘在點易臺右中藏[illegible]為[illegible]面[illegible][illegible]成小試文三逆餘卷甃石為丘因錄其上

吾道方施行懷之不勝卷故物穴名上虹光想遐睇

望闕巖在海天亭西上折偃數百步出松柏間有巖焉巖頂有平石可西北望闕一至焉則人扶以拜祝曰寫書無[illegible]圓作石香煙象刻其上云云登巖道中有數[illegible]石錯立徑側予大書刻之曰山水之間曰風塵之表曰人間天上

東南海一隅天闕勤望眼登拜想氤氳殷上香爐篆

惠山寺　秦金

五馬經行地幽尋興獨奇雨沾芒屩潤風逗葛巾欹翠壁平臨闕金蓮暗湧池不辭歸路晚點筆更裁詩

惠山逃暑次韻詩啓裹黃門

古寺古煙霞清歸衲子家萊供殘臘筍泉試早春茶天棘多垂蔓優曇半着花偶來青瑣客高枕夢南華

明陽觀

十年飛夢遶鄉山此日真遊上界關絕頂風高人獨往長空雲淡鳥俱還時兼地勝誇雙美身為官忙借半閒極目江湖天尚遠一時憂樂渺茫間

諸友約遊惠山飲於點易臺　談一鳳

點易臺高此日遊天空雲散雨初收催詩啼鳥山烟潤留客飛花林景幽喜極謝安憐折屐狂來庾亮欲登樓老懷偏愛滄江晚羌笛一聲歸釣舟

九日同兄弟父子登龍山飲超然堂二首

湖海家山夢桑榆骨肉心弟兄連父子詩酒更棋琹逸興成長嘯幽懷付短吟超然堂畔醉馳景忽西沉

佳節逢重九龍山半日留高歌聞碧漢長笛倚青樓爽氣楓林夜香風桂樹秋萸枝同插鬢江月滿歸舟

九日登龍山時嶺南考績回

陸 禮

目極湖山神欲飛茫茫大塊眇然微登臨正值重陽候劒佩仍當萬里歸休歎芙蓉開晚景且簪萸菊醉斜暉六朝事業今何在沽酒為君典客衣

過無錫望惠山用王行人汝賓韻

楊 廉 江西人

欲觀泉竇首重回夙願分明尚未灰若謂斯行無暇豫更從何日脫塵埃洞庭應有王蘋跡虎阜猶存尹

氏臺多少勝遊俱未了異時應刺小舟來

惠泉寺留別顧躬成得情字

孟 洋 河南人

絮纜登蘭若寮棠對邵平即看紅樹景應解白雲情煮茗臨泉坐題詩繞竹行風光同逝水相見且持觥

遊惠山和周良齋

秦 鐙

試着春衣稱體輕勝遊情思愜新晴芳原携酒踏青去童冠登山作伴行泉落巖崖響寒玉鳥啼花塢喚吟情何緣得與騷壇末觴咏歸來夢亦清

重陽前二日過明陽觀

何處神仙紫府開村翁指點過重山百年羽化人何在三島秋深雲自閒冲煉縱為空浪說清幽真不似人間玉簫吹落斜陽暮十里南湖泛月還

題二泉書院

華 鑰

五載重登點易臺靜清深處野梅開乾坤井井人如在松石層層人自來

題黃埠墩

談一貫

中流地不盡花不隱芳墩早暮霞光合江湖水脉分青天墮鶴影碧嶂皺龍文日晚歸舟近鐘聲送客聞

姚 咨

絕險疑無地中流突有亭天花隨雨散煙嶼隔湖青不語聽虛唄因人問洞冥禪心久寂滅龍象若為醒

聽松菴

青陽開早律繡嶺媚芳辰辯字入三界聽經消六塵

堂虛僧出定堦紀草迷春不盡山川感長歌一愴神

登惠山絕頂瞻望吳越五湖

顧可久

茲遊亦已屢今上最高峯水落洞庭遠山圍吳會重顧瞻悲濁世凌厲覓奇蹤獨羨鴟夷子扁舟欲往從

石門

達人不嬰物雅好在丘園晨興有感興速客觀石門迢迢踰亙嶺翳翳矯窮源昔人悲未有寓目鑒獨存綠崖僂頭息度徑畬層騖懷新意轉勝何憚力不援[illegible]郊坰迴前瞻江嶼蹲石齊紅泉細鳥道白雲屯昭曠[illegible]崩騰紛宛綿叢喧朋簪驚絕倒仙侶遥翩翩復此泉上酌谷響松間反豈曰俄頃用將結永西村非[illegible]多道韻表靈誰能論來者共自今風流眷彌敦儻事詮圖牒聊用嗣所言

惠麓小圃永錫堂落成

談愷

遺榮歸故里逍遥娛心神結廬傍翠微魚鳥日夕親匯直親魚鳥九龍與之隣曲池流潺湲怪石疊嶙峋

踈篁間高樹庭除自生春樓居可瞻雲凭欄拱北辰臺榭時眺月何能容酒人堂開顏永錫敞豁絕風塵招彼求仲侶嘯歌醉甘醇呼童汲寒泉煮茗卧花茵醒來意殊適丘壑信清真所以季鷹子而思鱸與蓴

無錫惠山同華補菴周横山雨中聽泉

何遷湖廣人

邂逅山中客逍遥川上情共依凉雨色來聽石泉聲溶濕歸雲急天秋落木平冷然如有覺為爾得浮生

春日遊惠山

孫一元關中人

閒撫溪邊石坐談竹下門殘霞不作雨遠水欲浮村

和彭別駕石屋登錫山觀五湖作

顧可適

錫縣披前蹟丹丘出上方七盤凌絕磴千仞俯滄浪島道浮霄朗鯨波遠色蒼玄珠遺罔象白石起群羊陵谷推遷外蓬瀛縹緲鄉雲謡惜荒宴萬里泛瑤觴

黄阜墩

陸師道蘇州人

湖色芙蓉浄山容菡萏開水浮孤嶼出帆映雨汀迴俯檻像魚聚移舟白鳥田川巒夕照好歸棹莫相催

冬日惠山作

蔣　孝 武進人

夙負山水癖惠麓成獨往高原木葉盡巖岫出林莽靈泉散古甃細石發清響寒蕪澗道遠落照洞冥朗捫蘿入精廬欲見生公講從茲寶林隱日夕寄遐想

冬日同宜甫子新游惠山濕雲亭

皇甫汸 蘇州人

厭世思避托尋山得再過葉經霜稍薄花散雨全多定水分泉質慈雲濕薜蘿携尊藉朋好拾筏坐苔阿

惠山簡汪沛

閉戶沉冥久尋山感慨生靈泉常浄色空梵亦秋聲花雨行間濕松陰坐處清不逢雷處士臨眺獨含情

登惠山

薛應旂

黃葉村中景黃花雨後天握衣登絶頂秋色滿湖田

飲泉亭次張水南宮諭韻

曹　懐

天上暫辭鵷鷺直山中幸接薜蘿筵幾年久潤春風面此夜同聽細雨泉彩帳結雲搖遠寺畫船浴日艤平川習池更許山翁醉歸路銅鞮月已偏

和林司空登錫山頂

冠蓋雲興作勝遊平生仰止此心酬老臣愈切輸忠藎散吏何妨豁醉眸遠望千林紅葉墮閒看數點白鷗浮斜陽不覺凭闌久一任剛風射玉樓

次韻泉翁點易臺述事二首

莫　止

有懐長愛賦閒居漸老尤耽四聖書滴露詩成山轉靜登臺天潤意還舒一泓泉水淵源在數點梅花卦畫初到得忘言惟莞爾豈知玄後更潛虛

精舍年深復此臺蒼苔絶壁閟崔嵬龜山遺蹟誰尋訪鹿洞諸生自往來象筆㬜含硃露濕韋編長傍白雲開幽潛不用時人問門徑從教漫綠苔

二泉精舍六首

猗歟宋名相錫居自邵武僑祀有邦人山泉即清酤

右忠定祠

賁篠山人居淵泉當檻下於焉日洗心氤氲起元化心境俱超然佳哉此堂宇我亦時游登幸為公所予

右靜清深處

結廬傍山泉夙志已知本水哉復水哉終古流混混

右超然堂

山人愛吟風徙倚便此个那復須賡詶松聲足相和

右泉齋

古吟松个

西堂樹篔簹扶踈美如玉載諷淇澳篇庶勞我心曲

右咏竹个

過禪悅菴

小院春風送我來落梅香裹重徘徊菜畦黃動浮塵起泉脉清分古澗廻舊墨幾堪留卷冊薄雲如解襯亭臺相攜無復當時侶野思閒情總自裁

惠山觀澗有述　　強仕

出門何所碍浩浩天宇寬朋好相與携指點青巑岏暑令秋更烈入寺衣生寒長松足嘉蔭懸瀑無俗觀清咏間羽觴散坐同盤桓山頭一聲雷促歸與詎闌重叩草玄廬洗盞酬餘觀簷前飛急雨聲雜語笑譁逃觥或倚柱起舞或脫冠徉睡或凭几浪嘯或擊盤風流各意態語笑誰控摶細思峴首碑亦有雍門彈貴賤坐相待朱槿能久看隨寓欣自得何用攢眉端可與達士言勿貽鄙夫嘆

石門　　施漸

攀蘽促倚坂累登及懸崖季秋霜風霽騁目愉襟懷絡茶搁葛弱兹陟逆連堦連堦未云窮流響逗林中俯澗清絕泚就池密已泓有源包大壑無竇窺冥蒙冥蒙似有開琤琮從中來石貫寫珠玉映空薄雲靄物靈待人鑒事美由文裁幽坰難為負洞勺重徘徊

復碧山吟社次韻

一時白社勝江南往跡荒涼路尚諳芳草閒門人不見斷碑迷字蘚常涵春歸燕子還依舊睡後驪珠亦可探莫道亡弓遺楚恨雲山遍處是僧龕

楊廷

嶔社蕭然小洞南昔賢遺跡幾僧諳晴燻砌竹翁聲碎風約池萍樹影涵荒榭秖留蒼蘚合幽巖空信野麋探百年往事都成幻山色依依照佛龕

華雲

黃公澗畔萬松南名勝流傳徑故諳幽砌泉蘚隨處響雙峰雲影自相涵賞心共向閑邊會空性都從靜裏探徙倚簷前白日晚一簾花霧對書龕

坐對山僧悵昔賢春霞映日悟真詮鳥啼當戶疑聞

法花落開堦不離禪流水綠苔嗟世事空山碧月斷諸緣一立一坐冥鴻集不負耆英勝始全

上巳後二日山中喜晴限韻

長湖渺渺午晴初岸草青青映鹿車幾許煙花三巳過可堪風雨半春餘隔林啼鳥來空谷落日遊絲度碧虛寂寂吟臺千古興焚香閑看佛前書

九塢行

我憶長江之水天際流闌干北斗生春愁我憶黃河之水天上來明星玉女蓮花開弱冠翻飛躡紫煙春風次第吹瑤篇自從歸來不得志草衣木石相鉤連側身五嶽涕霑巾浮雲白日磨春深啼鴂欲畨新落花愁殺人心顏不得開懷抱誰吾陳縣西節有古華山九龍翻翻高挿天登高縱四眺吳越在眼前太湖三萬六千頃平波澹蕩青天影澹蕩青天落太湖流光不極青天孤夫椒只在姑蘇北艾陵石田耕不得會稽石膽二十年屬鏤魂消風雨黑常笑太湖當此時魚龍兔狗來爭馳銅駝狼藉何須問江山不管興亡恨擊節長謠獨愴神雪山輕重為何人

唐王晦伯三公詩東坡見之壁間而屬和焉予自幼愛誦宦遊以來夢想益切茲得請還山自喜為泉石主因次韻附之

少小即來游而今髩已蒼我思古之人蕭然一草堂緬邈步前蹤寥廓同翱翔老衲青貝葉佛宇白毫光摘取松梢花薦以澗芹香醉卧山寂寂萬慮皆相忘山寺帶城郭籍籍饒游人但隨落日歸更逐歲華新我心獨沉冥不與世緇磷策馬走巖壑洗耳絕埃塵東來咏考槃西顧悲小旻南風時薰然傾與無懷隣

盤踞歷古逕濯濯坐清樾源泉幽響寒空谷囂聲絕浮世何紛紛泡影同生滅惟此山上風與彼松間月清光萬古新衆籟旦夕發牽蘿可結茅天遊謝車轍

雪夜鄭太吉送惠山泉

文徵明

有客遥分第二泉分明身在惠山前兩年不挹松風面百里初回雪夜船青箬小壺氷共裹寒燈新茗月同煎洛陽空說曾馳傳未必緘來味尚全

遊惠山

幾度扁舟過惠山空瞻紫翠負躋攀今來坐探龍頭水身在前峯紫翠間

再遊惠山

憶得新秋惠山路小艦歸來及秋暮東行不負酌泉盟一笑再理登山屐山中草木漸衰歇依舊靈泉雪流乳腸胃聊蕩肉食腥鬚眉净洗京塵污雅致仍携小莧茶舊遊愧讀南墻句壘痕凌亂猶昨日老衲衣稀說前度三旬才到一何稽一月兩番無乃屢人情嗜好信有偏至理自知非可諭我生自為萬緣輕泉石娛人却成痼那能過此但空歸縱不可留須一席小奚解事走相從餅罌預潔提泉具斜陽一抹滯奔程好奇正得舟人怒回視舟人笑不言就中有理無相苦

繼山考功携酒惠山園亭宴司空鎮山公予倍末席賦詩一首

茅坤

席擁尚書履林分帝梵家軒楹半祇樹笙吹入空花綰帶煙蘿影憑衣水木華歸從虎溪路三笑出飛霞

弔黄公澗

飛泉幾滴欲[illegible][illegible]徘徊不是悲秋水那能弔草來背花天外落祇樹望中開珠履客何在帷閑松樑衰

遊惠山秦氏園三首

初尋迎葉地併過仲長園花露午猶泫蘿煙秋可捫不須金谷麗疑入武陵源迷路那從問山禽疑解言

江南佳麗地幻石與雕梁獨愛茲園勝偏多野興長洞花迷日月巖樹雜隋唐寄語陶元亮無憐三徑荒

採藥逢鴉笳穿林半女蘿雲霞曳冠蓋水竹傍巖阿客過花偏落興來鳥自過猶言曲池上已可狎煙波

夏日宴惠山同荆川是堂諸君

王愼中 福建人

茲山誠負勝野性本耽幽偶獲盍簪會聊為結駟遊桂觴臨曲水蘭帳俯崇丘廣坐清光滿層軒空翠浮升高憑四覽撫景散千憂茂苑林端見長湖天際流巖花如共笑谷鳥亦相求翺愧蓬飛客來叅竹社遊

喜復碧山吟社

喻義

龍淵泉北惠泉南石磴縈紆路自諳吟跡久荒青蘚

合竹堂無恙白雲涵洛沂風月從今見歸洛煙霞次第探更愛紅塵飛不到欲移書榻對禪龕

上巳後二日山中喜晴限韻

浦應麒

積雨晴開試袷初暮春修褉集軒車風流漫詑香山後勝事真傳曲水餘花鳥娛人供宴笑旃檀倒影俯清虛留題紀勝裁新句醉筆淋漓掃石書

飲惠山僧廬用談困學壁間韻

秦瀚

野寺尋僧春暮時風箔倒影浸山池絕憐勝地相逢得莫訝扁舟歸去遲昔日紅顏誰為鑄從來白髮自無私大觀塵世俱空寂袖手凝然對辟支

迂泉舉碧山社會和華補菴韻

山社淵良會日日遲清時詎意兵戈後來聞鼓吹聲亭榭紛如故草樹蓊重生變態無庸問應憐丘壑情

寄題碧山吟社

張瀚 浙江人

昔賢嘉遯日卜築惠山隈百年餘勝地三徑復荒苔

再表洛中社尤多鄴下才風流振今古頹波信可迴

奉和彭石屋郡公晚登錫山

陳鳳

飛蓋乘高興昏鐘起下方星躔臨斗域漁笛自滄浪峻閣山光紫重巖樹色蒼喜隨雙洞鶴詎覓五仙羊坐嘯通靈壤觀風歷讌鄉獨憐縫掖士斯夕浸華觴

鄉達諸公濬泉有作次韻奉答

古洞靈源發忻逢第一流羽觴緣澗轉珠瀑過林收龍脉探雲壑仙臺倚石丘品題敷麗藻乞與碧山留

春日鄭海亭邀遊惠山同錫中諸公

張 袞

出郭偶尋芳草徑白雲高覆碧蘿筵春風錦帳郎官酒落日青林陸羽泉翠竹亭亭依曲檻浮煙裊裊起晴川同遊况值謝公侶歎愛應愁燭影偏

望惠山

吳子孝

舟中日醉卧忽見湖旁山山翠日夕佳幽人時往還松風吹蕙帶蘿月滿柴關惆悵丹霞表流泉蒼石間

遊惠山

李 默 福建人

九龍山下縮行舟試浣緇塵得勝遊彿為幽泉標色相地餘名蹟想風流平時極目躋攀見巨浸浮空汗漫收太湖在山北即震澤也竹院茶煙秋事晚頓聆慧解出林丘

復碧山吟社志喜倡韻

王 璵

蕭條巖搆二泉南朧屐重來徑自諳共惜詩壇吟獨冷且登草閣酒同酣山靈玄想煩揮護故老遺踪費

討探釋子尚能談往事跏趺日坐石邊龕

上巳日山中社會

良遊修禊日一扣鶴邊扉詩入巖花老盤收石蕨肥午鍾松響雜春服草花依不倦芳盟續寧教樂事稀

丁巳三月二十八日泉上留春限韻

莫 同

春夜何漫漫對酒且成歡昨日春固好明日春應殘人情感新故天時易暑寒朱顏今尚在還拂鏡頻看

談 悌

遊絲映空春瀾漫泉筵寶瑟爭馳歡華薄芳飇翠嶺度崖綴䕺黃鳥殘振衣滌穢玉樹瑩臨流飛羽瓊罇寒少焉曜靈又西逝結縭連轡朝來看

尊賢堂次原韻

肇漢迄明尊高賢炳靈拔萃無後先松濤喧豗皎皓晛鐘聲杳靄隨流泉磅礴往來著貞石昭回山谷凌蒼烟榱題歲久錯荆棘煇煌載綴瓊瑤篇

復碧山吟社一首

詞宗思馳鶩睠爾懷先賢策駕枉休沐瑤華逾真詮

升巔慕仙侶坐石如逃禪松筠翁聳翠薜蔓仍延緣誰與錦絲幛垣埤聊週全

碧山吟社派馨亭落成時中秋後一日

秋甜適時暇勝在城西隅紫氛靄佛刹緑柚含華濡昔彥麗詞藻往躅何弘舒醞藉披漇液徳輝披瓊琚亭虛湛豐草杞棘方芟殳搆雲襲芳若架虹通遊魚具闕秋光半氷輪碾太虛良讌溢浩思醉曳青霞裾

上巳後二日山中喜晴限韻

春晴登眺拂衣初山寺清芬襲使車夢穩金戈銷戟盡觴浮玉蟻適情餘耆英勝會追司馬修禊携觴屬太虛

太虛郭先生字　李郭仙舟叨濫入如椽銀管媿同書

歲乙卯二月二日從川内兄輩社會

仲陽脩錦纜鷁彼蓮蓉湖先期速時彥鑣轡皆緌紆含黃綴岸柳嫩綠生陳蒲瑤光飲曙色淑景開天閫不有今日燕吟社將荒蕪

十月十二日碧山社會泉上聽琴

高應奎

氣爽長空靜秋高遠峽開山僧携杖候野鶴向人來共羨安期侶争誇子建才須史詞漫就奚候雨來催

一入青山社猶登白玉臺細推人物理酣飲菊花杯景徹多豪思詩成具體裁莫嫌六姤集應喜一陽回

十老亭碧山吟社八景

俞憲

大道無叢棘中庭可植槐環門盡桃李陋巷少莓苔修煉精元運行藏契上台玆遊超物外何意覓蓬萊

派馨亭

木聲淒洞戶竹色凈檐題寂寞懷賢處依依但賦詩

香柚舊芬雙新枝又幾霜願將勿剪意竊比召公棠

龍縫泉

龍鋪吐泉清誰穿龍縫成小池風雨夜真有飲龍聲

濯纓亭

華冕久忘情歸來濯舊纓濯時歌孺子明月在南榮

借山亭

誰欲借名山山靈可否聞乾坤俱是借何歲自應還

涵碧池

一水滿前池清風漾碧漪野人時弄水惟有白雲知

芙蓉徑

名花次徑栽秋色翳高臺臺下行吟者花神莫浪猜

古木坡

喬柯滿近坡千載映嵯峩石上留詩處題名半滅磨

賦得羅漢泉贈曹上人提點僧會

靈泉俯可掬宛在山之麓惠麓本高深兹泉更空谷
伊人負出世逃名寄僧録禪心與泉清苦行與泉濁
擬諸功德水曹溪有芳躅

望至惠山遇雨霽

王　寵 蘇州人

廻日開春霽殘雲變午霞登臨如有待山水更重華
石乳初懸溜流嚶復滿花林中有肥遯吾欲傍生涯

惠山作

肉食非吾事冷冷氷雪膓煮茶師自得所展與偏長
花氣熏泉竇山形拱石堂江湖自有樂高詠和滄浪

寄題碧山吟社　張　寰

舊社新賡總擷清碧山仍喜勝蓬瀛詩豪重振唐音
捷草聖猶傳晉墨明鹿洞已經驅世累虎溪還續歲
寒盟乾坤清氣何由奪仰止晴空樓閣崢

秋日惠山絶頂歷石門觀水簾洞

王　問

登高愜素心危亭瞰長林原畛半分黃雲湖千里陰
披榛下絶巘壁門砉欲崟陰霞停清晝霏霏上葛襟
奇詭久兹閟寞陟詑始尋古洞流石髓寒泉落清音
迴阿竹梧映落日澗壑深出谷度飛梁杖策猶可任
登舟意頗適歸棹發寒潯前途屢迴眺抒思申短吟

點易臺有感

點易人何在林端空有臺雲泉久已閟甯有露珠來
竹色傷心碧山風拂袖迴乾坤不盡意千古更誰開

寄題碧山吟社　江　圻 杭州人

惠泉當日集耆英海内詞壇已擅名四野碧山歸舊
主百年吟社續新盟雲煙落卷詩千首花月移尊酒
數行從此江南誇勝會風流不亞洛陽城

復碧山吟社志喜

華察

曾聞高蹈碧山南試叩山僧事尚諳雪積林扉寒不掃月明空水夜相涵吟壇久廢名猶在策杖重來路可探為看當年誦經處惟餘松影護禪龕

若冰洞

開士變巖棲白日常卧此經藤已寂寥石屋空流水

惠山寺

春山不覺暝月出禪林幽夜靜見空色身閒忘去留疏鐘隔雲度殘葉映泉流此地欲為別諸天生暮愁

遊惠山寺

黃姬水

芙蓉溪上綠楊深蘭檻携觴眺碧岑遠岫千重來暮色晴峰一片盪湖陰飛泉亂瀉桃花峽好鳥交鳴祇樹林總道春芳易消歇他鄉倦客更登臨

張琦 鄞縣人

龍口飛泉出洞靈薔薇花白野鳧青道人亦有登臨興歸買春山置草亭

惠山放遊

鄭坤

徂歲溪橋雨雪時九峰合沓樹低垂清溪今入鏡中去小艇言從花下移鶴與形骸俱放浪雲無心跡任棲遲融然含醉忘吾適到處青山不見疑

碧山吟社讌集

寬閒數畝碩人薖往日曾來此嘯歌滿地霜寒花事盡當杯風細鳥聲和六賢吟處山無恙十老亭邊景最多盛有卜鄰王翰志可容小構碧雲阿

同王駕部遊惠山題秋聲小閣

輞川居士共襟期小閣登攀欲暮時山色可澆今日酒秋聲還憶去年詩閒雲竹掃無留影老樹藤纏不剩枝景物漸隨人事遷隔窗幽鳥未曾知

早春山行

鄭伯興

尋芳偶過九龍峯四望枝頭半吐紅破蘚綠堦玄鶴印清泉滿澗白雲封野橋細柳侵春酥山寺輕煙隔午鐘回首諸天漸昏黑纖纖新月掛芙蓉

惠山古今考卷九終

梁溪談脩輯

過惠山李相讀書臺　周詩 嵩山人

書臺煙鎖青山色石澗雲封碧水流弔古豈勝春日
裏一林啼鳥向人愁

曉上惠山錫山下飲二泉水作　李蓘 河南內鄉人

中夜聽吳歌月明不能宿鷄鳴澄霽景起望豁心目

披嵐徑蘼林隨水轉青麓竹霏衛憶寒巖陰迫人肅
道升崒嶺巔坐觀天地復萬里彼何鄉白烟盡迴覆
荆湖何浩淼揚光蕩晨昱漠漠一風帆飛飛自天逑
上界無饑渴煙霞湍吾腹猶欲酌靈泉聽經向巖谷

晚泊惠山下與兩兄言别　皇甫濂

川途新雨後山氣夕氤氲淨色散微月浮涼泛落雲
江漁愁處接沙鳥别時聞并是登臨思河梁未易分

惠山泉歌訓秦古脩學博　駱文盛 浙江武康人

我昔飲中泠之水金山巖勝名自謂無盧傳南來復
飲惠山下水味迥過中泠前延知古人評品有未當
今我更置應無嫌遂以惠山之泉為第一中泠不得
仍爭先歸來久卧碧山麓病渴往往增紆煩良方百
試一不効要須滌以茲山泉廣文先生惠山客幾度
來訪心余憐遂令貯泉湍石甕千里載以梁溪船僕
夫舁之入我室一見忽爾開心顔驕陽三伏正茲候
矮屋何處逃朱炎紆煩漲那日加劇霜崖雪壑心空

懸茲泉何幸一朝得入口不啻層氷寒須臾齒頰盡
森爽風生兩腋真欲仙沉痾悠悠亦去體心腎脾肺
俱冷然柴門不啓晝逾靜湘簾一任攤書眠衔盃蒸
漫稱聖賢列愚徒自誇芳鮮野人從來薄滋味飲水
更覺心相便泉乎爾幸不我棄與爾共結平生緣吁
嗟乎廣文爾我氣味實相似遠道致此情何處會應
卜築依爾室飲泉瀹茗白首同卧蒼山巔

初遊惠泉留别月西上人　李鶴鳴 金華人

霜葉聲乾欲午天濕雲亭畔味寒泉漫過梵宇尋奇跡偶得詩僧似宿緣揮麈坐移松日影懸燈思共虎溪禪放舟又逐風波去回首霜林空暮煙

再過惠泉遂登錫山

重汲香泉淪鳳團却從野衲上巑岏五湖帆影霜風勁萬户碪聲澤國寒碧漢不妨蒼隼急白濤無恙赤虬蟠狂吟未盡憑高興欲倚遂山舊玉欄

登九龍山高頂西望太湖

凌風直欲上虚無却拂青岑俯太湖天入微茫雲氣

薄山摇空翠日華孤亂鴉捲霧還横樹雙鶴摩霄欲引雛何處紫塵堪入夢浪拋漁艇倚菰蒲

秋夜惠山作

何良俊 華亭人

振策睎雲衢弭節淹江皐薄騁匡中觀遂叶靈山要是月秋向佳清夜鬱迢遞微雨屏游氛素節傾陽魍東嶺發瑶光遠林起商飈耳聆清澗流玄景何寥寥伊余秉淵尚夙昔美英標俯化情已深縱目理自超既陳東山駕行赴南宮招騰身紫琳堂朗發秋風謡

酌第二泉同舍弟叔度

陸生不我遐奄與大化遷千年有真契貽我清冷淵余行自杪秋況值望舒圓望舒揚廣庭淲淲弄潺湲潺湲有清響余懷亦振蕩芳氣鬱芊綿水碧紛揺漾試以滌煩襟果得玄談暢嵇公湫難攀喜共清河賞叶非子誰為同泠然發高唱

復碧山吟社次韻

安如山

騷坛結客出湖南徑僻由來車馬諳絶壁舊題荒薜

合空潭倒影亂岑涵高蹤訝許香山並名理真從遠社探擬向隣僧分半榻皈心常傍白雲龕

江左風流感昔賢寥寥誰復繼真詮攢眉不禁陶公酒合掌同參惠遠禪詞賦一時追絶響鶯花三月締清緣相看總是耆英侶丘壑論交老更全

黄公澗

王立道

積雨千峯潤飛流百道懸穿林驚宿鳥激石亂鳴蟬長日雲俱卧幽襟俗盡捐遺風懷楚相陵谷自依然

惠山酌第二泉

鄭善夫 福建人

惠山好泉品混混錫城隅松石陰堪憇蓮池淨不紆
臨流嘗蒸陸羨茗試思盧笑挈二三子翔風近舞雩

望惠山有感

樊深 大同人

脉脉水長流青青山更幽沙鷗晴對語巖鵲晚相求
蒸藹寒煙積涼生濕氣浮芳林綠曲澗粉壁出危樓
言念山中客能同麋鹿遊冊方藏素匣白石羨清流

爲隱星霜久不知風雨秋心懷人跡遠日腸雲痕収
今夕無閑暇重期盡日留

惠山歌

杭濟 宜興人

虛巖激響風生嘯磨沸流泉發幽竅或疑石裂山腹
空一脉真有靈源通泉流出山本無姓因山得名名
故定世間在在地有泉顧此珍重名獨懸中冷美汲
江心水品第同歸古高士源頭那得如許清無乃蓄
此天一之元精滔滔晝夜無停漏川上何人是觀者

吁嗟吾生空好奇觀泉却笑來無時漪瀾亭畔試一酌渴
吻冲然飽澆瀹我歌聊以矢其音泉兮泉兮於我乎何心

遊惠山寺

每見名山憶舊遊九龍山下一停舟寺深樓閣孫松
老地迥風煙萬壑秋千載忠臣瞻廟貌幾人吾道識
川流嫘斯下有海天亭上開光景多少登臨共白頭

題碧山吟社時嘉靖壬子

丁鶴溪

客散亭空我獨遊山中殘雨斷雲收試看十老留題

處惟有寒泉石上流

惠山寺

何昌祚 揚州人

名山饒秀色古寺白雲深一飲清泉水能空濁世心
松風吟石室雲氣濕香林獨坐耽岑寂西峰落日陰

尊賢堂

李攀龍 濟南人

長史祠堂海一隅諸君精爽夜常俱懸知震澤珠來
往莫問東峰錫有無前輩風流開俎豆南朝伏臘見

枌榆何人不羨秦公子血食賢哉二大夫

遊惠山酌泉次唐人韻

王世貞太倉人

窮溪廻崇巘午色正蒼蒼上有千尺松下有古時堂
幽篠相間作止鳥顧我翔乳竇溢清漪杲日媚其光
眉宇澄秋色齒頰散天香念彼尋源人慨焉不能忘
落日饒遠態群象來趨人酌此澗下泉爽焉各懷新
暗壑穿丈流白石何磷磷豈不念遠逝行當委時塵
洗耳卧空山抗志薄青旻俯仰千古寺思與巢許隣
猗若栖林端芳泉伏蘿樾躧步信所之澌與人境絕
俯見渾影空恍焉超生滅叩斧斵澗雲負鐺煮山月
朗咏三君篇清商四垂發千秋庶可要與子偕首撤

九龍山歌

昔我遊茲山探瓢酌春月空色眉宇明清芬齒間發
蒼虬舞月月未殘青鸞嘯風風欲搏白雲洗盡太湖
出人煙萬井梁溪寒此圖此記為誰作（識作作）蕭瑟嗟
峨眼中過彷彿如聞梁甫吟君不見九龍山深一龍
卧

惠山東園為黄光禄家物予再過之矣後與俞
比部曹安二山人曹王二太學一游即事有
述

三過黃園興轉新為貪幽景豈關人蒼苔印鹿尤堪
賞古樹啼鴉也不嗔自有真山當北户任他流水入
西隣翻驕履道林中竹總好還沾京路塵

華太學邀過鴻臚卿王公惠山園景物尤勝麗
與俞比部曹山人同賦

屐齒何妨細雨過主人緣客治巖阿朱樓有勢爭霄
漢綺樹無心長薜蘿疊石巧當山色闕分泉別取水
聲多編錢故是王家埒喚作奔中柰我何

題惠山泉

一勺清泠下九咽分明仙掌露珠圓空勞陸羽輕題
品天下誰當第一泉

秦方伯子成邀飲惠山園

日氣初高霧色降青山羃歷映船牕故人且繫青絲
笮邀我同傾白玉缸分得甘泉名第二教成新伎字
無雙歸來鼓吹應須緩莫使花間吠小尨

惠山次唐人韻三首

王世懋 太倉人

丹崖貫陽景峻坂陵穹蒼憑高恣遐覽下見漪蘭堂
和風集林表飛鳥東西翔方沼溢甘泉悠然發清光
酌醴味玄旨綏頰來餘香生平慕奇者撫景安能忘
飄颻度岑嶺春色來娛人歷覽寰區內安知故與新
疇能詠招隱此道未緇磷煙霞有奇癖泉石無世塵
樂飲竟白日長嘯甘清旻沉吟慨遺編千載為我隣
舍舟登蘿徑停策憩松樾乳竇何泠泠臨流歎幽絕

寺古行跡稀宕泥石文滅燮晃擁春雲百臺倒山月
歘飲分有歸傾景不得發狗此丘園姿頫屏塵世轍

飲惠山漆氏園

卜築誰令勝地專錦屏清境落樽前垣能借綠時時
竹石沼分廿處處泉欲雨花枝當客醉半晴山色耐
人憐亦知丘壑元吾分記取乘春更酒船

王元美兄弟遊惠山次唐人韻三首要與同賦

俞允文 崑山人

氣暄嵐藹多連巒欝青蒼幽壑應人語懸鐘閉晚堂
靜寂天無風升雲自四翔逶遲帶長薄冉冉延疏光
空墻綠筍肥未摘含茶香泠然得新賞都令機事忘
停艫陟雲嶠遭迴想幽人鑿石出古池乳竇涓滴新
輕盈煙霞色日夕青磷磷汲引惠群有消此空中塵
因之整雲裝矯跡凌蒼旻始知當世外迴曠無比鄰
豁路到山盡山行隨深樾始及青蓮宮杳與人世絕
春燈盡烱烱綠焰猶未滅緬懷杉松夜煙際浮海月
寥寥鳴鐘初萬籟沉不發冀同息心侶聊以謝歸轍

九龍山居

百里泉谿曲岧嶢想薜蘿時無嵤水至人少聽松過
鳳使迴朱較龍丘隱翠阿世人遥望處只有白雲多

偹惠山泉亭成次唐人韻三首

王叔杲 永嘉人

向夕月未起疊障雲蒼蒼時聞松栢氣氤氳泛虛堂
天花從空來隨風自飄翔瞑色晴未斂素壁含幽光
磬續林籟清佛塑旃檀香俯此成獨往能將諸境忘
訪古到崖寺心期得幽人乳竇陰液凉竹鑪茶氣新
逗景照虛霤苔澗青磷磷穹窕入香界淹留洗情塵

暫行方外蹤攀林陟高岑處處白雲起空山誰與鄰
岧嶤青蓮宮虛嵐逗芳樾窈窱升遐密偏側人迹絕
泉香空際生松梵定中滅暝來山漸黑白路忽見月
還時照迷方了然悟新法於焉契貞賞躊躕綏歸轍

惠山泉亭次唐人韻　秦梁

招提遠塵境松檜何青蒼緬想彼人外流憩茲空堂
淵瀴孤雲起振衣高鳥翔至今山水間毫翰餘幽光
我來蒸同調心淨發泉香題詩醉蘿月俛仰世已忘

青山無今古心賞有伊人浮雲轍既往佳境興方新
林鳥聲寂寂石泉光磷磷已謝天路交何必彈冠塵
浩歌振空谷長嘯流高旻知音去我久太虛聊可憐
煙光被層巒芳氣寒清樾松門僧未歸石徑泉不絕
禪心覺無生塵機坐來滅長天澹澄湖微雲逗涼月
林虛夕吹爽壑幽靈籟發稅駕從茲遊千秋同一轍

惠山寺　歐大任嶺南人

雲護聽松石上書茲山何代化人居露盤藻荇搖珠
綴秋浒芙蓉照綺疏季子祠荒三讓後梁鴻溪咽五
噫餘只今惟有泉如玉給與僧齋響木魚

惠山寺　陸弼

野寺落花新何來對角巾鶯啼雙樹午繪薦五湖春
白幘多幽事青尊幾故人天涯堪一醉容易隔風塵

惠泉　范守己洧川人

誰人開雲根遂此蛟龍窟潛通太液津冷冽無塵滀

澄澈有餘清淵渟猶為滑斛來盈玉盆微香應秘訣
瀹煮武夷茗泣淬絕杪茗一盌澆渴吻煩鬱頓除豁
承露鑄金莖笑爾空搰搰

自石門登惠山絕頂抵鳳谷行窩看芙蓉堤　王叔承蘇州人

飄然孤鶴舉籃輿坐秋天翠壁龍門闢青雲鳥道懸
水銜千壑樹峯瞰五湖船恍入芙蓉苑明霞雨袖鮮

殘日惠山寺　童珮

泉聲久不聽穀日逐人來新水試茶竈好山當酒杯
春生幽徑草香滿隔墻梅信是豐年兆笙歌載月迴

題顧玄言惠山山居二首

叢薄九龍下陰森萬木寒歸雲得巖岫流月入闌干
曲比蘭亭鑿書隨葉刊圖經五嶽遍且脫遠遊冠
山木都如意風枝挂葛巾花流飲酒地林阻聽松人
趺坐僧同懶全身道不貧誠將比公子黄歇是芳隣

王彥貽鄒彥吉泛梁溪登惠山

屠　隆寧波人

花壓亭臺照水明客來真擬鏡中行家家遊舫依山
轉西西通波抱郭平石瀨嘉魚街雨出松林異鳥避
人鳴清言盡日堪銷夏何限涼風白苧輕
以我黄冠謝馬蹄逢君白帢坐梁溪千村襏襫通迴
浦萬柳笙簧夾大堤隱去人情應莫妬悟來物理総
堪齊携家原有山中約好傍漁竿野水西

王穉登

蔣汝為寄惠山泉

夜半扣山户靈泉滿玉罌憐余長病渴羨爾最多情
堂上雲霞氣壚頭風雨聲囊中有奇茗待爾竹間烹

與秦汝操兄弟惠山寺避暑

樹裏山光翠滿筵酒杯棋局聚群賢流泉出塢千家
潤暮靄含峰一寺蟬净域山河無赤日空王臺殿是
青蓮沉冥却憶高陽侶豪士襟期百代前

雨中汲惠山泉

寺下扁舟繫緑筠寺中僧屋晴魚鱗石罌入夜分新
潤秋雨看山對古人雲近酒旗濃未墨水流村店白
如銀江城昏黒投秦系燭影茶煙上葛巾

惠山寺

王　野歙州人

郭外逢幽處青山不在深樓臺懸薜荔花鳥帶園林
雲亂長松影泉和清梵音明鐙醒夢幻甘露洗塵心

秋日與客登惠山寺酌第二泉次唐人韻

鄒迪光

金商澣秋麓桂樹凌青蒼緒風叩玄壑爽籟奔虛堂
俯聽山蟲鳴仰視林鳥翔方塘貯玉液粼粼浮清光
鑑貌燭毛髮漱齒流芳香買山未可得招隱爲能忘

乍釋軒冕累携手煙霞人叢林閟千載青山日還新
猨木未虔劉素卉無緇磷蘿陰幕長迸桐雨洗雜塵
褰衣跋危石把酒問高旻雲中有鷄犬逝與太古鄰
金仙栖石龕珠宮結林樾黄葉樵路深緑茗人蹤絶
巖花見空色山雲悟生滅客醉嘯遠風僧行踏涼月
香燈十地明寶鐸四天發已是兜率居詎想襄城轍

春暮新霽偕友人步入惠山尋秦氏園亭小憩

初陽草故陰同人撰心賞總轡陟原隰谷風薦五兩
春裾襲芳郁伐木遞遐響林葉漸蒙密巖葩盡升長

鈎雲屢迴複名園出蒼莽旋從童稗入復偕麑犢往
微嵐乍掃滌石樓發清奥峰標刻棟間瀑落冊檻上
巖爵暫裴徊黄鳥時一奬矚遠無近尋臨深有餘想
仁智樂在斯意適忘歸鞅
已覺林中鞅兼弱塵外目怡悅白友生餘賞浹隸僕
羲和倏西馳圓景暗陽麓遲延還山雲踉蹌入林鹿
夕梵帶生煙昏鐘合長瀑洗爵石上泉披衣出深竹
明星散繁金微霞布輕縠土脉漸發膏月色已示朒
携手歸途間逍遥歌在軸觀游豈不暇延賞諒成獨
容與信林泉驅馳誠爵服

雪後載酒惠山寺尋梅未放同王顧諸友賦

清溪簫鼓漾輕艖雪後春雲冷萬家向夕人天多玉
樹入霄臺殿半瑶華獨行古蘚看殘碣共引流泉泛
紫霞黍谷夜來吹律動可無生意到梅花

春過兩月風雨連綿天色初晴與客步惠山寺

六旬風雨可憐春此日纔飛紫陌塵白社儘容高士
隱青山相對宰官身桃花窈窕藏遊女楊柳蹁躚映
舞人祇是江淹才欲盡會無綺語答芳辰

九日與客惠山寺登高二首

六時閒户禮空王九日攜朋到上方怕有天風吹短
幘忽來法雨點輕裳花間客有陶潛興竹裏人如阮
籍狂莫比牛山多涕淚與君談笑且臨觴
九日登臨感歲華蕭蕭落木滿天涯偶逢僧話能忘
世暫入禪門便是家不少青山消緑酒忍將黒髮負
黄花傳聞海内方多事只恐干戈礙釣槎

惠山寺失火

古佛鉢衣護寶紗波旬却入梵王家香臺盡吐龍宮

燭蓮藏齊開火宅花業啖豈能消舍利劫灰應得變
河沙莫嫌水觀曾無據為借尼連示法華

九日登錫山最高頂一首

令節恊陽數林際生颸爽幽探隨時俗薄言命吾黨
楊櫂出芙蓉信流下菰蔣鮮條感委逝叢蘭佐延賞
方圓無怠炙落英為容饗肉奏叶絲竹游雲過不往
舍楫就藍輿鈎林躡宿莽五兩時一披木脫衆壑響
崎嶇造層崒平楚何沆碭足頓意殊愜勇賈志亦廣
落帽事猶今懷萸俗非曩雖乏白衣人涼酎獨偃仰

天空澄水鏡露湛滴金掌久苦雜煩囂即事滌塵鞅
何必牛山淚含悽蹋天壤

雨際惠山寺春申澗上觀泉二首

振策春申澗松門亂泉出雲穿衆壑帶雨下諸天
蠟屐沾流進絺衣避濕懸濯纓情未已洗耳欲高眠
重泉將急雨巖壑逗縱橫樹杪聯珠寫花間衆玉鳴
淨流挾石勁飛沫洗山清不必濠梁想冷然病骨輕

入惠山寺看玉蘭二首

振屧遵芳隰扶藜䟫野䓖輕壺提綠蟻單恰剪青霞
日化雲俱適林空水不譁瓊英千萬片疑是謝公家
素質誰堪並欣同寶樹看飛瓊禪座下浮玉法雲端
月皎僧歸早香臺鹿臥安攀條何所贈持此報金蘭

惠山靜上人房和姚少師韻

郭子直　海寧人

老僧能愛客指點曲房開入户秋聲滿捲簾山翠來
海棠迎日媚蕩竹帶雲栽靜對無餘供泉香茗一杯

黄公澗上同費民益作

葉之芳

江客[illegible]闌觴石門逗戍[illegible]瀰濛遠湖澹暝色下雲嶠
[illegible][illegible]灘層巒馮崖極雲眺縱橫泉流駛噴薄瀉嵲峭
洞壑淤沉痾微聆有清調伊余同心賞臨淵發長嘯
悵彼春申徂詫此失遺廟佊氣餘松風徃轍迷故道
悽令思已楚弔昔悰彌悼感至念別生金罍且頻酹

醉後登惠山絶頂

華漸逵

石磴輕陰亂不開偶扶藜杖入雲來天風吹人酒半
醒下視五湖真快哉

斷續飛雲點翠微杉篁高下接龍池遠峯疑碧湖光
白都是山人未了詩

上巳日王彥貽邀遊惠山二首

鄧原岳 福建人

泰伯城邊新柳黃梁鴻溪上故祠荒一時風景春如
舊三日招携醉不妨別浦烟迷葭菼亂名園水遶李
花香永和勝事那堪問回首蘭亭已渺茫
萍跡相逢亦可憐芳晨况是艶陽天水邊佳麗人如
玉坐上風流客似仙法界松濤依晚磬講堂花雨淨

寒泉酒闌鮮纜還惆悵十里青山空暮烟

宿惠山寺

袁宏道 湖廣人

夜雨分僧榻朝風净佛顏潮来寬水帶雲起疊山鬟
白袷隨人出青峰送客還紅塵觸處到長日下松關

秋日華次菴邀登惠山過僧房絕句

顧汝學 浙江人

到來別是一壺天小閣巋然倚石懸茶竈竹牀堪共
話泉聲恍落白雲邊

惠山寺次姚廣孝韻

秦柄

客徑緣溪入禪關背日開竹深清磬出潭靜白雲來
礙樹山中斷映池松倒栽芳尊臨曲水絕勝晋人盃

九日集鳳谷行窩振衣亭

抱痾謝車馬木葉紛前庭偶因時節至一向山中行
山中多貴游馳道冠蓋盈薄邀來菊侶徘徊集孤亭
亭前林木踈遐覽適我情南睇楚天杪東望吳山青
寥廓不可企翹首凌霞英達士貴識此翩翩一身輕

豈伊羨年少祖競唯塵情

十六日同夏時沛吳慶餘舍弟過惠山讀書舊
房因會德澤玄顯四上人酌二泉亭

時英始云采飈風倏以厲天氣何清高旬月無纖翳
山中舊時居寥落荒榛蔽同游二三人豈不懷初誼
况兹物象幽適與冥思契層巒隱天秀群木耀景麗
丹青縹緲間繪素鮮能娩城中見此稀轉盻胥愕眙
山僧俱舊識揖我亭前憩共持苦茗來或以清醥遺
坐處寒泉流仰見晨風戾俄聞四遠聲摵摵來天際

顧之發長嘯林壑清響繼而何登山人常作春時詩

林泉山房四首

精廬林泉下習靜來相依青嶂東西合白雲朝夕飛
大春脩刺少叔夜答書稀惟有山中伴時來一欵扉
自入山中住翛然物外群虀鹽僧飯合藜火佛燈分
閉戶深寒木開窓帶濕雲時因意到處一誦太玄文
巖棲夙有志茲地聊相娛舊跡懷桑苧幽蹤託丞芻
經寒林雨薄入暮山烟孤頗效劉訏築終焉遂隱圖
山家塵事少卧久思彌清獨樹藏花暗流泉映篠明

草多添藥品鳥怪斷禽經欲就山棲志文章未有靈

過僧明志聽松舊房用許郢州韻題贈

蠟屐閒移遍隱巒鳥聲蟬韻入松寒禪床許借山僧
臥蘿果時從地主餐（僧地記師有力）雙樹隔溪顏自翠片
花飛徑色逾丹敧燕多厭逢迎苦獨掩巖扉煮月團

秋晚同殷三吳大舍弟登惠山寺左麓瞻玩有
賦

一笑俱莫逆青山約共登憑欄在林杪陟巘復緣藤
古木標神宇高花映佛燈居然東嶺下自可伴高僧

孫太史移舟惠山分得煙字

沈明臣 寧波人

早乘白鵠坐青天沙鳥汀鳧絕可憐遠樹作行千峯
自名山近郭一溪煙笑臨高磵秋泉落醉倚空堂晚
桂妍日暮未能辭酩酊滿川燈水照歸船

遊惠山寺

曾仕鑑 嶺南人

湖山秋隱映松桂寺凄清野曠延陵郡天低泰伯城
二泉穿石冽雙塔倚雲平欲覓前遊蹟殘碑半不名

惠山重建佛殿落成有感

談 脩

龍山古刹鬱崔嵬極目煙光散作灰欲覩天花何處
落忽聞錫杖自空來千尋寶閣浮青嶽百丈金身現
碧臺稽首廡櫩曾建議檀那無主尚蒿萊

得 高祖題張中丞廟詩喜而次韻

大駕征西淚滿衣金戈指日手重揮孤墉膽破方張
虜百戰心寒未解圍貫日忠誠生不愧凌霜氣節死
增輝賀蘭擁戟今何在執硯沉思有是非

春日登錫山翠微閣遺址

武陵高閣傍傾崎此日來遊祇故基烟外疎林常隱映尊前列岫自參差空階落落孤松古幽澗磷磷磊石奇㡍地臨風春草緑夕陽飛鳥送南枝

邵文莊公惠山講堂廢址（講堂公有遺筆今移建一生祠於黄阜渡）

宗伯談經處亡弓事可傷老僧藏有牘舊燕遠無梁絳帳空寒雨鱣堂遍夕陽客來尋故業渡口問甘棠

明陽觀洞酌泉（明陽觀半山有宋真人盧至柔丹井洞酌泉在山麓）

翠阜標蓬闕停淵鶴徑偏山空流竇乳松茂映清漣

洗藥疑丹井烹茶比二泉慚無白傅句極飲思泠然

春日登翠微閣遺址奉和談思永先生詩

吴會

石壇無徑野花飛舊有高樓結翠微暇日登臨吾獨往春風歌舞客來稀林間綺陌通三楚湖上群山合四圍極目天涯起愁思鹿車遥帶晚烟歸

洞酌泉次談思永先生韻

靈源甘可酌不竭藉幽偏照石疑明月垂藤拂細漣應如康谷水絶勝廣平泉洗耳非巢父吾心本湛然

退隱聽松菴次王達善韻

僧普真

泉上歸來巳一年萬松陰裡屋三椽坐殘白日渾無事買斷清風不費錢猿墮山厓尋果樹鶴穿林逕避茶烟王猷識我平生意時寄新詩一兩篇

送真上人還惠山

僧廣益

故人迎候久料亦恨遲還建業吟邊雨梁溪夢裏山室空龍卧澤松暝虎巡關塵網慚偏見禪心去作閒

送僧住惠山寺

僧曾山

路僻塵囂遠尋幽客自來水清池見底碑久字生苔猿鳥啼深樹煙霞護古臺野花渾似我只向靜中開

題惠山寺

僧明本

惠山屹立千仞青俯瞰天地鴻毛輕七穀既鑿渾沌死九龍攫霧雷神驚霹靂聲中白石裂銀泉迸出青鉛穴惟恨當年桑苧翁玉浪翻空煮春雪何如跨龍

飛上天併與羣過崑崙巔散作大地清涼雨免使蒼
生受辛苦我來扣泉泉無聲一曲冷光沉萬古殿前
風檜砉然鳴日暮山靈打鐘鼓

真上人澹泊軒

僧宗泐

澹泊軒中澹泊人蕭然一室甘清貧寒到惟披百衲
被饑來但煮三合陳斷薪緣床自可卧熟炙待賓良
不真細嚼梅花和新句屋頭月出如冰輪

登惠山酌泉

僧道衍

惠山山下水恬淡自清幽影浸孤峰曉光澄一鏡秋
草根和露滴松下帶雲流病渴從今減烹茶有趙州

寄題聽松菴

俗士嗜繁管哲人尚焦桐開心雖不二所聞諒難同
嗟哉彼上人堂堂性海翁宿習了如幻耳根具圓通
頓忘世喧啾唯聽泉上松築廬倚雲巖繞屋蟠虬龍
森森挺鬣戟日夕來清風蒼陰翳崇丘翠濤撼長空
大音實希世非商亦非宮聲來本無始聲去寧有終
禪翁已深悟焉能動乎中我也山澤臞年老耳叵聰
何由撥塵緣竟歲長相從蒲團共深夜寂聽開心聾
今我客千里緬想兆有窮詩成聊一咲奚用托冥鴻

惠山

僧懷祖

深居秋寂寂鳥語自關關鑿沼通新圃栽松續斷山
片雲依樹老孤鶴伴僧閒尤有淵明輩相忘水石間

聽松石

僧太初

一曲松風奏明月無絃琴裡韻尤清茅山聽得青牛
化千古愁雲石上生

過聽松菴

僧道瑨

一徑無塵到松關倚石開寒禽啼翠篠野鹿卧蒼苔
雲影床頭落泉聲澗底迴此中堪駐錫何事更浮杯

詶惠山黍歌

賈應龍

一日傍迎於惠山之麓返而晝寢山靈見夢曰子

欽我文君以訓我予曰古今考百美具矣獨未見
大賦手嘗有志續貂而筆慚班馬才謝機雲弗克
承也且龍角嵬峩盤亘綿邈足跡所到未盡十之
一焉請對以臆山靈無言予倏驚寤方感時事淼
爲之歌

朱伯生平負奇志頫仰乾坤眇一睞江南勝蹟甲寰
宇錫之惠山奠神異重光皇㷀出都中駐東問道毘
陵東一官聊寄梁溪棹入境先望九龍崆九龍崆常
在望嶒屼突兀青霄上蹇予碌碌逐風塵追陪長官

[illegible]一年兩度謁山門踉蹌奔走難爲論大家寧
樹貫公坊等閑寓目空勞魂非干人意慳雨暗煙暝
不可禁非干天晚惡迎徠迸遑誰能樂兩般坎壈柰
若何蹉跎歲月如擲梭即今進邏將二載幾曾把酒
向山阿人愛惠山好疊翠攢青長不老四時臨賞快
幽人羣羣物華呈天寶人愛泉水清原原淼淼困成
泓栝圈轆轤飛上下斟不竭兮注不盈我欲上惠之
山多少人往還我欲思泉之味多少人勞費往來勞
質都不惜但聽時人聲嘖嘖長舸巨艦不覺停却似

當年置水驛憶昔文饒今已爾千古誦言只如此縱
山玩水豈無與聊寄清狂亦足矣咄嗟乎山之靈謂
予無勞爲叮嚀從來德態隨人意誰懵懂兮誰惺惺
君不見西崑崙東滄溟

惠山古今考卷之十

惠山古今考附錄上

談思永氏復惠山小洞記

吾生也有涯而物無涯以無涯之物而擅之我則物因我而易盡以有涯之我而寄之物則我因物而難盡今夫大塊間凝而為石流而為水凸而為阜凹而為阿森而為草木一日猶是千百年猶是以至億萬刼亦猶是爽鳩氏有之而吾尚有之此未易盡也惟一舉而屬之人則凝者泐流者涸凸者平凹者塞森然者腐敗吾有之而吾不得卒有之而無盡者盡矣

故驪山阿房與園習池金谷平泉以彼其力豈不足為不朽計而身死之後澌滅殆盡迄於今不知幾更蹏跡猶入於豎牧之手而隣於魑魅魍魎之鄉惟夫赤壁之滄江岳陽之湖波煙雲無恙風月依然臨皐巴立千載一日此何以故擅之者與寄之者異也吾邑惠山以泉勝而其南隅亦是幽絕步南隅百武相傳唐人張承吉氏所謂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細莎者在焉余故好游游必於山之南於南必求若洞若堦而杳不可得為欷嘘旁皇者久之一日談思永氏搜得其處慨然修復立石其閒洞故在周文襄祠橋下以歲久土窒其口若無焉者而稍為疏之則洞存堦與洞隣即為有力者擨去而洞還則堦亦若存堦洞存而吾惠山之勝益顯余謂思永此一舉也蓋德公者三一山靈一張承吉氏一不佞山靈以地張以詩不佞以游故思永笑而謂余曰此非余之力也天下物一而已以為菟裘則私以為廣漠則公私則計久而反速公則計暫而獨遠大都然耳吾山之為名園秀圃者不可縷數而倏興倏廢驟振驟落率未有

為百年物者要以其私而不公而必為子若孫植久遠之計則高臺可傾曲池可平牛山之淚可流而雍門之琴可作獨此洞也者原無所屬而屬之騷人游客屬之造化則晦者其暫而顯者其常耳吾非能盡人之盡不盡物之盡而為是取造物以為人游殆有天數非余力也余曰唯唯然又有進於是者夫言人猶知有人言造化猶知有造化乃至人何知哉以天地為蘧廬以萬物為蜩翼以陰陽為彈丸以千古為旦暮居崑崙而不為高處培塿而不為卑飲渤澥而

不為深酌濬渠而不為淺茆茨土堦不為陋閭風瀛壺而不為靡孰計彼我孰辨是非孰論成敗孰執毀譽孰評公公私私孰校阿房金谷梁園習池平泉赤壁岳陽之瑣瑣是之謂天游思永曰敬諾請以復洞之始為天游之始思永有直節抗馬流俗不與時抑揚修復古蹟其緒餘云

萬曆丁酉夏六月望羼提居士鄒迪光撰

修橋樹石引

唐人張祜題惠山寺詩云舊宅人何在空門客自過

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小洞穿斜竹重街夾細莎殿前望城市烟外暮鐘和錫山新舊志載焉小洞在川尤襄祠左小橋下先年已有一要人乘輿越此橋嫌高如阜而列樹交嘉拂其蓋因毀而卑焉以自便也重街者何嘗聞故老云古人高男女別塗之風故築土垣於街中別為二塗一令聽松孔道一在鳳谷行窩雖游賞閒而釐時風俗之厚居然可想矣先達邵文莊公將適二泉書院必角巾徒步由重街而進連坊街末而名以貞升蓋取易爻貞吉升階之義以明志也爰考文莊公所編惠山記成化間住持道瑨退居在山門內左曰漚寓房周文襄公相度寺址謂缺青龍不利命瑨聚燬殿瓦石成案墩臨重街已屬秦端敏公改為鳳谷行窩重街尚通人行繼屬秦方伯虹洲公始置柵於貞升坊而游人頓足迄今別有所屬而坊與街悉泯滅無存矣且小洞橋低洞口有溝覆石而加之土平埒洞口若不知有洞也者思永談君志在復古慨舊蹟之漸湮慮陵谷之復變因捐貲建橋其高如舊築墻橋圍鐫張祜詩於石置之墻

中雖不能全復故址庶幾存羊之意哉昔成化丙申秦方伯中齋公疏復竹鑪歸山中有復鑪倡和卷以侈其事刻橋成石留所關惠山不細非一竹鑪可同日語也可無以紀之乎余老不文而茲舉適契於衷因僭綴數語復贅以詩聊為　諸大方引玉云

松陰荏苒白雲隈一徑荒涼草作堆古洞春深無翠竹小橋雨過只蒼苔千年紀勝留題詠此日重新闢草萊老我登臨忻盛事微吟還愧古人才

萬曆丁酉夏日立齋居士唐裔漫識

與友人過惠山寺尋唐人所謂小洞穿斜竹重
堦夾細逕處不可得而其詩自在膾炙千古
余有感焉因作短歌

鄒廸光

君不見石家金谷鬬豪華雕臺刻楯凌紫霞連雲步
幛今何在怏犢瑩蹄不復誇又不見鄧通倖幸勢赫
奕銅山峨峨千百尺西第高甍禾黍生東門孤墳狐
兎跡滄海桑田等閒事爽鳩人民總非昔九龍青青
石齒齒繡圓琪園紛櫛比誰其尤者金如山不惜朱

提緹魂礵春風別院鎖葳蕤夜月瑚題照羅綺能將
古徑築埤垣更取靈泉作杯水巖深埋佛日沉沉石
田洞盡蓮花死靈泉古徑千年物勝事於今驟滅沒
山蹯有路𠀤蒼苔鳥篆無文續殘碣惟有前朝舊題
句却與名山萬古列曲池高臺幾回換翰墨淋漓長
不竭乃知世間之物易臭腐富貴英雄那足數未若
詞人三寸舌掀攏憑陵足令古人生倘無隻字可垂
芳即有黃金一坏土

復惠山寺小洞紀事

擧勝尋遺蹟題詩空昔賢重堦荒歲月古洞莽雲烟
乍得愚公手開成小酉天只今逢盛世休説避秦年

顧應龍

陵谷年來汨沒多今朝頓復足高歌雲横洞口仍穿
竹雨滴堦前再踏莎表鎮改觀新氣象題名驚見舊
吟哦山靈倚籍沾沾喜千古功高永不磨

吳會

勝蹟憑誰問詩傳隱士栽斷碑荒草外危石亂雲隈
混沌何年鑿谽谺此日開自今空谷裏始聽足音來

華亭宋懋晉

為憶前人向囷開小洞天氤氳藏日月窈窱出風烟
石擬虬龍攫巖容虎豹眠桃源今似否或有問津船

偶至山中見小橋流淵宛然如故橋左新碑豎
立真千古高義歸舟有感因賦短句

楊漸之

昔賢曾至遠公房擧勝留題在上方每探舊蹟思佳
句忽見新摹樹道傍衣鉢再傳三世火貞珉應歷萬
年霜志士行吟閒時事山僧合手向斜陽

附唐立齋柬

親丈修橋樹石在墻外與墻內園主何預而生此疑慮也意以引中有一街在鳳谷行窩之句而欲共讓路乎即讓之亦不失爲與物偕春之意而共成此美舉也何過慮之深乎不聞古之人與民偕樂而後能自樂其樂乎既不能相忘於無言而 丈爲之韞櫝亦庶幾相忘於無事矣因此有感口占四句聊博一哂

宰相平泉也屬人石家金谷總成塵名園轉徙如翻掌園主何須太認真

題重新惠山小洞一首

丁孟勤

處士傳佳句曾尋古洞幽亂莎春自合細水雨還流林麓開新圃山靈帶舊愁從今培勝蹟烟嶺翠增稠

題立石刻唐詩小洞重堦處

孫維垣

蘿草披榛古洞留喜將勝蹟續千秋遊人不敢輕吟句張祜題詩在上頭

惠山行

江陰季 科

我昔浮舟過九龍秀峰天畔削芙容落帆黃阜湖邊寺步入雲山千萬重石池泉鑿灑炎夏一泓澄玉分烟瀉山門松雪榜璇題陸羽中泠品斯下蒼鱗挺翠松十尋半嵓吼作虬龍吟紫藟真人據磐石側耳萬籟聞九襟我時芒鞋繞空曲瞑投僊借僧房宿上頭昏黑未曾攀分阻僊源與靈谷傳來圖譜眼倍明重堦小洞何淒清唐人詩句依然在斷碑風雨莓苔青

鄒公談公理陳蹟自是山靈産人傑乾坤形勝儼重新名與茲山共磨滅

九龍山麓勝境頗多歲久湮廢不少信余談大作惠山古今考而於小洞重街復立石識之因懷古一律

賈應璧

僊翮年來樂故丘青山何日不追遊現前佛刹成今昔別後僧房幾去留小洞有蹊荒草合重街無徑亂雲浮逢人莫話滄桑事一度驚心一度愁

惠山紀勝一首

黄學海

惠麓秋光好西來爽氣多乾坤留勝地賢達刈荒蘿洞闢横新竹堦迷半緑莎泉聲與山色今古復如何

復張處士題惠山故跡一首

江上沈　鷟

往蹟恣幽討崎嶇援瘦藤竹根迷洞出莎草複堦仍萬事廢興感一詩今古憑山靈四氣色駭矚有雲蒸

題談表兄思永復惠山唐詩小洞重堦處

秦　彬

古華雄西北崔嵬城邑案二泉出漪瀾九曲泉聲亂棟宇梁朝來幽境多滋漫東行入聽松莎竹滿崖岸潺湲瀉萬壑浸潤無天旱小洞重堦處長慶留詞翰重堦路已迷小洞流復斷邈矣張公詩佳句昭雲漢仰視千年跡回首明霞散談君存古意刻碑珠玉粲登兹集遐想山色如相喚遇景豈如昔西望一長歎

過惠山寺聞思永甫立石刻唐處士張承吉詩有賦

一　秦　植

朝見飛輪驀飛盖龍山今古青如黛去雨來雲瞬息間誰其不朽名長在一年一度惜春華浮生變幻鏡中花金谷珊瑚非故主平泉木石半豪家曾似烟霞托嚮蹟探奇擘勝亦超忽衲士魚修紺殿雲游人酒送青樓月青樓紺殿不相同彘葉蓮花色色空惟有間題數行字至今猶想騷吟風騷人去矣山靈失恭烟椽霧凄其碧忽斫崑崙片碣來龍蛇筆勢追晴昔煥入堦前莎草肥新鈎谷口雲霏霏胡牀几據朗吟

罷明珠再見生光輝寧當懐古情難了墓田翁仲半華繞春申祠宇洗寒泉梁鴻溪水分沙鳥是非無頼閒麟經昭共西山長自青千秋以後餘公案何智非愚懵者醒道傍之石今良史為報張郎生色起信是詩成輕五侯客過空門還賦此

再題思永石刻後

昔賢遺蹟幾荒苔斫得龍山烟翠來詩卷禪宮開泚筆風流何代不憐才重堦過雨莎仍緑古洞藏玄竹又栽真是先生曾對詠石泉松響共追陪

友人談思永氏著惠山古今考不忍名蹟漸湮
耳唐張承吉有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細莎之
句此境稱勝絕今思永築垣勒石圖垂不朽
盖爲復古者張赤幟與詞壇名家倂爲歌咏
不佞輙效顰一律昭公心也嗟乎金谷郿塢
竟成榛莽彼劈琴煑鶴者毋徒抹摋風景哉

鄒明良

嘗泉惠麓屢經過此度探奇感慨多水泛花香來古
洞橋垂虹影卧清波收田景物山依舊鐫就陽春句

不磨長嘯足舒懷古恨浮雲飛鳥竟如何

題贈思永談先生搜復惠山古蹟一首

暨陽徐 益

疑是九龍窟幽深一壑開流泉斜映竹亂石暗生苔
詞客仍題句遊人復舉杯興嗟今古事臨眺獨徘徊

陳廷策

小洞重堦已漸湮天留勝舉屬高人遺踪頓復千年
舊佳句番成百代新暢引流泉還故道秀敷瑤草貫
長春山行試倚孤松聽不盡風聲鼓奏頻

紀復惠山小洞

嚴一鵬

古蹟幾湮喜復開九龍佳氣若爲培堦當久廢苔從
長洞似初成竹可栽緣徑松聲千樹合過橋山色一
峰迴耽幽無那平生癖擬辦籃輿恣往來

惠山復古一首

新都朱 達

昔賢訪舊地紀勝一留詩此日追陳蹟探幽復識碑
登臨偏觸感興廢自因時莫怪千年事桑田有變移

題復惠山小洞處

泰 木

訪古頻登眺捫蘿一問奇山川猶夙昔堦洞已披離
撫景看詩帙尋遺聽口碑於今重立石行道共興思

題思永先生新開惠山古蹟

江上張純臣

應憐古蹟久沉埋鑿石穿雲傍水涯一洞煙霞新識
主千秋詞賦舊磨崖入林春色花迷路引客泉香竹
映堦好事盡窮巖壑美却因登眺重興懷

閒行山中見道邊新碑勒唐張祐詩小洞穿斜竹重增夾細莎之句乃思永談君惟古跡蕪沒而立者亦盛舉矣敬為賦之

顧道淳

山屐逶迤蕭寺西幽尋開訪策仍携涓涓泉響聽空洞細細莎深識故蹊勝跡不隨今古變物情祗覺揭來迷昔賢留詠依然在喜誦新碑勒舊題

唐張祐經惠山寺詩有小洞穿斜竹重街夾細莎之句重街固在亦漸以夷談君思永恐其

遂湮也鐫詩於石表之橋左亦一盛事敬識鄙言

顧道涯

寶刹當年屬詠題磨崖新勒昔賢詩青山轉競千秋爽白雪長餘萬古思僧鉢久空燈少續石田多裂澗全移行人欲問重街跡駐馬松閒看色絲

夏日過山中覩思永談丈所勒唐張祐詩於舊題處慨然爰賦因呈

顧道泰

陰森古木蒼巖右小洞重街幸如舊千年佳句永弗諼琢石仍鐫紀張祐誰其新者賡平君嫉俗懷賢意良厚世人作計徒悠悠營蝇日夜爭牙籌勢短世長何足恃滿堂金玉棚成尤當時贊皇盛勛業平原花木猶難留何況餘人牛馬走鳩居狐窟那能久深溪頃刻變高陵白雲倏忽成蒼狗所以古來賢達士玩世能空諸所有元凱但須身後名淵明祗愛杯中酒惟賢惟德可常存自應天壤俱不朽吾鄉山水本多奇風土推遷日下移莫將城市殷勤望人代衣冠異

昔時山高水遠誰常主不若前賢四韻詩

龍山聽松處有唐張祐題小洞穿斜竹重街夾細莎之句今此景屬諸有力變易盡矣玆因談思永氏重葺舊跡以著今古廢興之異書此紀之

成志淳

曾於承吉見遺文小洞重街舊著聞山色上樓當檻翠泉聲出谷到池分竹枝斜倚空門月莎草春生石徑雲一度經行一惆悵獨支筇杖立斜曛

陵谷逡巡幾變遷每從登眺感當年眼看興廢非常
主樹歷風霜是老禪山幸有園供客酒水懋無恤灌
僧田欲知勝跡題名處山色泉聲在簡編

唐張祜題惠山寺詩有小洞穿斜竹重街夾細
莎之句談公思永鐫石於橋左以標勝蹟不
使之遂湮也可為一時盛舉漫賦俚語識之

顧穰曾

伊昔名賢此賦遊祇今白雪響難酬林餘未沒重街
徑泉咽潛分小洞流勝蹟幸緣新勒著高風迥匹古

人休從教駐馬摸文處感慨滄桑換幾秋

張公題句其來遠矣幾至湮沒而信余表兄重
為刻石一時景與詩俱新也諸縉紳名公皆
有倡和不佞中亦綴數言不自知其不文聊
以志喜耳

華建中

名山蘊秀多奇特名泉竹樹何紀極重堦夾翠紆縈
迴幽人會心如有得行吟洞口日盤桓坐嘯常作逍
遙宅螭詞繪句若天成景物依然如破的張公葬曰

人膾炙奕代傳誦誠絡繹嗟哉時事屢變遷滄海桑
田幾翻易山形遺勝每因人而況介兹強有力君家
累世好行德於君嗜古蹤前蹟山蹊曲澗胥淪蕪今
日賴君重立石張公詩句耿不磨山靈自兹復起色

談思永搜復惠山小洞賦贈一首

華善繼

小洞自詩重尋詩洞復開雖無斜竹覆猶有暗泉來
人見當時蹟我憐張祜才重登惠山寺此處獨徘徊

談思永搜得惠山下小洞有賦

昔到惠山寺每吟張祜詩重堦猶可辨小洞竟難窺
忽遣流泉處宛如穿竹時搜奇真快事紀勝復為誰

華善述

惠山古蹟泯滅無聞者多矣信余老丈慨然有
懷古之思製文立石亦禮去存羊意也予有
契焉喜而歌之

夏尚寅

重街小洞傍山隈歲久靡然廢草萊去客留題曾紀
勝今人弔古憶多才名山原不因時改舊蹟還須待

主開愧我無窮懷古意振衣高步碧梧臺

復惠山小洞紀事二首

陸明儒

丘壑無常主蓬萊莽自侵荒堦虛過客嘉樹悵鳴禽
泉秘仙靈久山藏紫翠深磨崖存舊刻知爾慰幽尋

又

高士耽奇僻重開洞壑深百年悲落莫此日快登臨
竹石通新溜苔堦出舊林聊歌紫芝曲為紀碧山唫

晉陵陸明相

逝矣前賢跡悠然太古心青山還我輩落日此登臨
雲占重堦迥天開古洞深流泉堪一歃聊得浣塵襟

惠山寺唐張祜有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細莎之句信余公有志於古復其舊蹟因賦一律

澄江黄明達

形勝看重闢人文羨昔傳谽谺開日月窈窱納雲煙
竹裏泉聲咽莎邊鳥跡連勒碑期不朽篇記屬時賢

附和唐張處士原韵

李之萼

孤寺青山下隱君曾此過勝游乘興逸佳句動人多
洞古餘新竹堦開沒淺莎翠微僧舍近向晚磬聲和

復惠山小洞鐫唐張承吉詩於石作此紀事

丁啓家

往蹟當年慨漸湮白雲俄見洞天新小橋草色來綦
屐曲澗泉香映綠筠片石足留千載事一詩常共九
龍春遊人駐問移山手笑向斜陽倍飲醇

陳如球

九龍烟靄境多奇古洞年來草陸離後雅不忘前代

蹟新碑仍勒昔賢詩石開清淺泉流處雲壓橫斜竹
嫩時闢是山靈饒氣色騐人紀勝墨淋漓

復惠山古洞立石鐫唐人詩紀事

海虞陸孟謙

遐想前朝蹟荒碑勒舊詩樓臺藏夾道苑囿傍雙池
古洞依然在空門定不移偶從吟社過惆悵重吾思

華承奎

莎筠添秀色感慨復來茲洞口春常在山靈蹟可追
刊題今日事紀勝昔賢詩興廢何勞問遊人共解頤

秋日獲覩唐人舊蹟因壯談思永

丁汝爲

對酒狂歌興披襟傲物情幾般空世態千載一公評斜竹無虛翠傍莎有意青問今誰不朽思永慰山靈

又七言古風

天下只今不好古纍纍遺蹟埋塵土流泉不改昔時聲山色猶然舊朝暮我來縱步隨風烟山靈浪說能容賢勒碑肖像已非故題詩咏物成虛傳小橋無洞渾緘口夾莎重路成平走騷人一念求遺踪大書立石題張佑邑中贈句如縹緗烟霞綺麗爭輝煌余生雖晚情獨至感時卿自論興亡新詩助我發幽興山顏帶咲開晴還大都山爲品題高何物營營逐人性談公一衆真快志肯爲前人樹標幟山間物色元無心惟願好古賢豪百千萬事常如此

題思永談先生新開惠山古蹟

澂江張嘉穤

古洞湮初出誰操闔闢榷泉聲還過竹草色故含烟品藻推前哲探奇屬後賢留題吾豈敢側目捻悠然

思永先生新開惠山古蹟乃唐張承吉題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細莎之處也賦寄請正

江陰許學夷

窈窕重開一壑新古碑詩草護苔紋花間髣髴聞雞犬洞口依然隔水雲已有樵人尋路入况看仙蹟過橋分桃源更屬當時主千載煙霞不負君

秋日過惠山志感

高如麒

北斗纍黃金西山爽氣沉艷花埋古徑朱閣閉幽岑幸遇探奇士常懷弔古心俄新橋畔勝重引客長吟

談思永先生復惠山小洞詩以紀之

上海顧成憲

山靈如有待曠載遇知音選勝追前蹟逃禪寄遠心堦莎仍疊翠巖桂倍清陰好撥塵纓客毋令滓碧岑

余聞唐張處士祐生平有水石癖悉力載南海石筍置丹陽別業迨身甫捐館而宅他屬石筍爲豪家物矣故當時陸魯望皮襲美諸人皆有作歎悼之卒無振其伶傳也余因感皮陸諸公不能恢其

手創之宅於方歿之日談先生乃能復其口吟之景於綿邈之後意佳勝矣功什伯矣余與先生無半面識緣王叔朗携惠山考示余而知先生有此勝舉政所謂遊聞聲而相憐者也故贈之以詩又跋其尾

聞談思永文復惠山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細莎處飄然神遊率爾成詠

吳淞張所敬

名山多勝境湮沒知何時既還往年蹟宛見唐賢詩

洞綠猶昔莎堦碧漸滋因君復古意忼慨動遐思

聞談思永重闢惠山小洞鐫唐張祜詩於石云重堦遺址已入豪右家不可復矣率爾漫識

雲間張嗣功

龍山秀拱碧雲隈遺蹟寘搜此日開古洞有靈仍傍竹複街何地更滋苔琢珉重勒才人句雝草那妨鷙鳥猜寂寞松風吟不斷飛泉聲逐暮鍾迴

惠山復故蹟詩以美之

盧一元

惠山絕勝稱二泉清流萬古常涓涓靈源東注蓉湖去餘浸猶滋數頃田賛皇豪舉置水遞竟陵逸致茶經傳古今題咏何頮沓三吳仰汲人摩肩一朝寘遞入深谷幽人觸目俱譁然流觴遺事幾湮沒陵谷崇朝已變遷金蓮紛紛委塵土玄猿夜哭龍山顛籍有志人探往蹟窮源釃泒宛如前流金嗽玉無停息浮雲漾月生清漣林麓猶然散紫翠山光依舊含蒼烟物情通塞有如此撫景濡毫作短編

蘭亭赤壁其勝豈能如其名迄今談者嘖嘖神

遊以我家右軍之書蘇長公之賦其勝益勝耳惠山故以泉名而洞之穿竹也堦之夾莎也詩裏勝色依然自在亡何湮沒於豪有力者林薄間遊人過此靡不低徊而去雖然幸有承吉之詩如蘭亭赤壁也者思永談君因惜景憐才慷慨復古云談君氣凌雲霧宇挾風霜讀所著惠山古今考可徵已

上海王 徹

元和繡虎推張祜縱橫詩句芙蓉秀賦成題向九龍

山勝色千秋不改舊重堦小洞蹟湮夷孤却山靈復
者誰使我徒倚古洞口堦前長嘯白雲知

惠山復小洞

吴郡林雲鳳

龍山形勝聞南國來往游人互攀陟一泓清泉石上
流重堦古道山前直漢南陵谷已全非海上桑田幾
相易小洞幽深何處尋詩中往往令人憶遺蹤即在
此山隅歲久求之不可得野橋流水繞荒祠祠邊古
竇淤泥塞烟莽雲深閟莫窺草蔓苔封窅難識時見

黄昏鬼燐青還驚白晝龍湫黑搜尋誰抱百年心䟆
鑿寧須五丁力好事談生太奇特弔古探幽興何極
狂來却借天斧開頓使山靈回氣色片言乞得鉅公
文立石題名留洞側前朝舊詠仍新勒那數羊公峴
首碑不讓秦王嶧山刻一時快覩眼為拭遊者忘歸
過者式我得聞之亦歎息便欲臨風振雙翼遥呼九
龍飛醉墨張祜當之首還抑

吴門袁景休

憶昔曾聞惠山麓小洞臨谿穿綠竹張祜題詩真絶
奇千百年來想幽躅寧知歲久積泥沙可似瓊瓏舊
日嘉兒見重堦俱草蔓令人那得不興嗟公子生平
最豪爽不惜囊貲復開廣依然一片小壺天應與名
泉共稱賞晝夜長通日月光煙霞出沒更蒼茫疑有
仙人潛不現時聞鐘磬聲悠揚莫将元子猗玗比休
莫黄公鬼谷襄柳州太守好搜奇高風今古誠堪擬
余亦蕭閒何所之乗舟來訪不須辭與君携酒日游
此五岳迢遥未可期

谿水祝樹勳

吴會饒岡陵昔賢秘高躅惠山寶幽奇傳聞自往夙
梵宇屹中天亭亭蔭喬木石洞敞清夷堦墀護重復
云何歲月征荆榛莽平陸之子快宾搜翛然極雙目
誅茅跡舊壞移石障清復芳草紛蒙茸透迤夾修竹
白雲媚嶺岑飛泉散絲筑來往樂奇觀争和煙宵曲
矧兹麋鹿踪能不睠遐矚去去携孤節長嘯甜幽谷

吴興沈　野

余昔觀泉登惠山青松白石堪娛弄文襄祠邊過小
橋細涉依舊重堦壅詞客空吟張祜詩漁人不辨桃

源洞探奇好古有談生訪古為之感慨重一朝命役具畚揭不日塵埋忽鴻綱立碑今復許游人種竹仍堪招宿鳳吾將五嶽采真遊蹤跡愁為世所求此中豈無窈窱處蓬蒿湮沒幾千秋君若肯為齡子夏玉洞金書真足搜

長洲沈咸

如君高義薄秋旻小洞重開不避秦勝蹟盡憐千古沒舊題今喜一時新橋邊有路仍穿竹谷口逢人好問津從此不磨惟片石九龍山色共嶙峋

復惠山張承吉舊題處

秦鳳梧

尋幽殊為迹前賢奈逼清秋思惘然辭合斷堦棲舊恨天留詩草貴寒烟乾坤老賸雙蓬鬢歲月閒參一指禪為谷為陵自今昔逢僧休問赤烏年

鄒文翺

千秋白骨已成塵姓氏人間播尚頻方悵圯祠驚別目更嗟斷碣雜荒茵故垣有主頹還整詩草重鐫舊續新古華今名堪軼駕應蘄不朽共芳春

復惠山張祐題詩處

陳趯潛

名山傳古華佳句憶先賢竹洞陰藏雨蘿崖冷挂泉興衰人異代今古事堪憐幸得新盟主山靈恰有緣

過山寺覩新刻

閒憑雙屐踏芳蹊轉入僧坊過磵西花雨半岩侵白社松雲一徑破青藜幽期擬結山中侶感事重鐫石上題千古詩懷張處士高名留共碧山齊

復張祐詩兼立碑

徐履貞

空門容過已闌心古洞青莎漫興唫昭代幾隨流水去遺墟還自白雲沈松翻點筆清聲滿竹遶鐫碑翠色深幽討高情能好事山靈藏得一知音

周顯文

西神形勝地不厭客頻過氣俠山靈秀亭閒逸句多洞摇風外竹堦沒雨前莎開拓真源境龍峰謌泰和

思永談丈搜復惠山小洞勒張祐詩於舊題處千載勝蹟賴以不泯賦此美之

吳門毛文蔚

公子好宾搜看題追勝遊烟霞諳竹徑碑版照林丘
啼鳥空山靜蟠龍小洞幽地靈人更傑謝客讓風流

思永談先生志在還古搜復惠山小洞率成此
詠　長洲張可衡

為選山顏勝重尋古洞春辨灰知故劫捫石見芳塵
雲竇泉鳴徑虹梁鳥狎人宾搜符曠代張祐是前身

吳郡王世臣

入寺探奇勝因思處士吟危墻廻竹短荒砌覆莎深
重拓橋成徑新栽樹結陰幽棲仍古意泉石滿清襟

龍山舊有小洞重堦是唐張祐題詩處湮沒久
矣談先生思永好古訪奇力為追復賦此志
喜　長洲陸經言

數載龍山入夢思況聞勝蹟復前規名從張祐題詩
重境自談郎闢後奇小徑築將莎共綠靈源通取竹
交垂何時載酒尋芳躅一跂烟霞物外奇

思永談公復闢惠山小洞可謂人傑地靈矣漫
賦詩以贈之　茂苑吳繼先

今賢闢古蹟覽勝喜頻過山色晴方好泉聲雨後多
洞仍穿翠竹街復夾青莎勒石傳佳句真能紹孟和

新都方如川

勝蹟因詩在泉流古洞清承趺非昔草解籜有新聲
垣復當年繞橋依舊砌平無由一登眺造憶九龍名

姑蘇陳履端

幽徑久湮沒遊人空自過起今還舊蹟復古誦功多
小洞重穿竹開街載夾莎名山增勝槩地利得人和

吳郡王人鑑

偶因張祜句俯仰一興懷披竹重疏洞芟莎更辨街
一時如有待千古共無涯不淺冥搜意思君未可偕

鄧夢虬

古華崔嵬鳳炳靈挺生人傑雄榛荆片石忽瞻新勝
色五言重著舊才名洞存應有雕龍復堦闢還因繡
虎成何事辟彊開別業卻忘衰草聽猿聲

余自豫章還憩惠山汲泉復覩磵上重立唐
張承吉詩句因賦感懷　海虞陸士明
化城清磬翠微嵐闢逕何年柝此菴詩後薛碑貽舊
韻泉分蓮鉢吐優曇僧歸鍾後齋仍飫客到山中茗
欲酣品水我原桑苧裔特來消渴一停驂
過惠山寺閱石刻唐人題處有感　高汝登
選勝尋幽到上方偶因懷古一悲傷重街漫絶人行

跡小洞仍流澗芷香舊闢名園紛易主新成霾宇繞
無廊百年興廢如棋奕閑看東風柳絮狂
喜復惠山小洞　秦延勳
籃輿高駕偶登臨懷古悲歌思不禁泉出洞天開寂
莫堦蠟雲樹入陰森青山已復詞人詠白雪常留過
客吟後夜月明孤鶴唳為君千載覔知音
秋晚步惠山寺經談表伯思永所復小洞立碑
處誦句覔景慨然興懷漫成俚語　顧弘先
散步秋林晚悠然愜素心望隨村樹遠懷逐隴雲深
小洞流泉水重街隔茂林慇懃復古者舊句勒新珉
復惠山小洞紀事　王國棟
秋風木落悵登臺弔古空憐處士才小洞有天新歲
開重堦過雨淨苺苔不辭蘭若施金去故向山靈抱
來日暮松濤千樹裡卻疑歌管送餘哀
惠山舊有重堦小洞唐張承吉氏曾為之題咏

近已湮沒友人談思永甫因勒石其處余漫
為短歌并係以二律　楊伯瑩
九龍山色何巃嵸芙蓉片片開晴空蜿蜒迤邐下林
麓長松怪石寒泉通寒泉汩汩流不歇荒祠廢寢蒿
萊沒琳宮祇樹瑣昏霞清磬疎鐘墮曉月重堦小洞
何處尋埤垣不斷藤蘿侵只有唐人舊題句至今膾
炙人呻吟談君高誼薄千古勒石堦頭作遺譜玄霜
馥馥松烟輕彩筆矯矯虹光吐我聞不周一折天柱

傾陸離五色回三精鴻濛磅礴靈氣合六鼇束縛天池平又聞首陽太華横截河之源鉅靈劈破崑崙翻龍門一瀉幾千里馮夷夜遁蛟螭奪乃知乾坤變幻尚如此丘壑代更何足齒郢客空留白雪歌市上徒增洛陽紙泰山裂石黄河枯箕星晝見麒麟徂銅鉈梓澤愁啼烏何如貂裘換酒千百壺頹然一醉黄公壚

其一

山徑餘蒼翠禪宫隠薜蘿登臨自今古人事幾消磨

花雨諸天近松濤衆壑多張公舊題處不復見晴莎

其二

落葉寺門静孤雲空復還重堦何處是陳迹已茫然山月暎高樹松風薄暮天毋勞嗟往事滄海又桑田

暮秋游惠山見壁間新刻唐人詩喜而有作

黄孟河

冢愚久不尋幽勝蠟屐秋深始一來細細疏筠穿小洞萋萋芳草隠重堦名園點綴開圖畫寳刹重新拭鏡臺獨羨高懷談有道唐音勒石短墻隈

秋晩過惠山寺見思永先生新葺古洞紀事

琴川俞易之

張祜題詩去空留古道場泉聲添寂寞松逕半荒凉近得高人力言追處士芳從來有興廢不必問滄桑

思永談公復惠山古洞賦贈二首

萬德真

陵谷傷心幾變移萬乘初闢共探奇逶迤宛復當年勝睇望空懸異代思看竹翠横雲斷處踏莎青映雨來時憐予夙有幽栖癖此日捫蘿慰所期

其二

山腰洞闢納遥青野騎時因選勝停舊蹟披榛逢地主新詩勒石慰山靈荒堦草色傷苔蘚小洞泉聲入窈冥徙倚松雲吟不歇願從白社乞餘馨

信余先生復惠山古洞賦此志感

張雲鸞

性喆留題處幽人費討尋細莎迷舊色斜竹自新陰復覩青山勝兼傳白雪音徘徊烟景暮懐古意何深

惠山尋張承吉題詩處有感步韻

張顯卿

遺勝嗟何托尋詩悵獨過林虛青鵲合門閉白雲多

才子思題竹佳人罷踏莎變更今古事無術駐羲和

惠山詩二首

吳郡張　敉

不謂滄洲趣移將向華門斷雲殘野寺疎雨灑江村

樹合春難盡林交綠易繁客來花落後蝴蝶滿空園

其二

不厭荒郊遠買山爲故園秋風歌桂樹春水記桃源

畫戟空階𩍐清香結蔓魂張公留勝跡詩句可重論

張祐題惠山寺往蹟久湮談思永勒石紀勝爲

咏其事

茂苑劉經世

張公遺咏處茲事已成空繡嶺明斜日秋濤落晚風

泉聲明月裏山色斷雲中何似重階下年年長綠叢

其二

寥落悲前事豐碑古殿頭風鳴三徑竹松老五湖秋

洞口雲煙合泉聲日夜流應如羊叔子名共峴山留

贈談思永復惠山小洞一首

吳門陳萬言

張祐題詩處談卽復古時捫蘿探勝蹟剔蘚讀殘碑

洞口筠仍翠階前草再滋山靈如有待芳躅起遐思

茂苑劉嘉遇

昔人品諸水妙得九龍峯茶熱浮香藹風清送遠鍾

雲收虛古洞泉咽響喬松往勝追前蹟題碑記舊蹤

吳門查啓泰

名山多勝槩一半入煙蘿幸有風流客重披舊綠莎

泉飛當檻落松杪拂雲多碑倚梁溪上臨風一嘯歌

惠山復古一首

吳苑顧世忠

繡嶺青天外攀蘿試一尋法雲依洞口流水出松陰

往蹟埋豐草新碑識舊林題詩白社侶更和碧山吟

惠山懷古

晉陵呂　金

勝蹟留遺詠興亡嘆古今碣碑空自好莎竹杳難尋

遠近樓臺合參差花木深秪餘山水在過客費登臨

談思永先生復惠山小洞甚盛舉也詩以紀之

華亭沈紹文

弔古悠登臨因君感慨深復存千古事獨費一人心徙倚耽餘興徘徊發短吟洞邊來往客重得憩清陰

復惠山小洞詩爲思永先生賦

吴中

榛莽一朝開嶙峋衆壑迴虛疑藏日月怪欲走風雷處士詩重勒名山勝不灰清霄靈籟起斜竹掃巖隈

信余先生復惠山古洞賦贈四絶

王世光

名賢遺跡幾多年忍見荒基棄置邊自是一朝榛莽開瑶吟勝賞更新傳

人文千載愴流傳陵谷傷心幾變遷興廢自知今古事山靈端藉後人賢

青莎細細重堦裹斜竹年年小洞隈最是品題人去遠臨風弔古不勝悲

蹤來形勝紀詩篇感舊懷賢莫可言喜有詩人能好古留題重覩白雲邊

古人詩中有畫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細莎廼唐詩伯張承吉寫惠山景也歲久蹟湮洞已夷堦已阸幸山靈假手於信余談翁勒石誌之豈直作承吉千秋知己遊人勝具騷客詩媒一時景新喜而成歌

高鵬飛

九龍山上湖光白九龍山下泉聲嗌湖光泉聲今復今逃湖品泉昔復昔今復今兮昔復昔年年不換春山碧春山碧處草木長多少湮跡牽人腸峴山一片

莓封石痕淚流今猶說羊唐人張公詩作畫曾於二泉陂詩話石癖留連未忍回桃花岸下低頭拜重堦護洞莎烟飛小洞當堦竹風快世事虛邪陵谷更山林半作纍家城由來秦樓壓鄭谷奇峯嵽嵲飛來撑背留殘堦古洞還山靈林巒失色泉咽愴風生澗底松悲鳴賴有張公後身者落落寧能效喑啞岸然尋蹤石立起風流佳句重瀟灑恍疑洞口忽呀然薜荔生香古徑鮮翠滴半空猶竹色新堦隔斷碧莎烟畫圖雨洗空山滑倒映苔堦舊詩碣覩泉未了譚空心

洗耳冷冷清徹骨巖昏醉逐鶴歸來還帶空門和鍾月古蹟常留人物香人物常隨古蹟沒銅山鐵柱有時傾錦城金谷都灰塵只有風騷品題處山争嶸兮泉争清寄語登山飲泉者矮碑數字横詩城會須搜奇吟白社買山乞勿寒山盟但願張公後身復後身永使洞與白雲白鹿同垂名

信余翁勒石惠山識張承吉題詩處不意今時猶有古風四方時流争頌不佞喜聞已俚歌之矣偶適山中登眺感懐復成一律

蘿月松風山徑幽詩壇從此惹風流石牛蒼莽煙霞古愚谷陵夷草木愁欣得名流追往喆冷看嵲石寄滄洲空山多少沉埋蹟寂寂鳴鳩暮雨收

惠山古今考附録卷上終

惠山古今考附録卷中

修橋樹石小引

天下山川形勢從西北而來瓜阜渡江結京口歷雲陽過晋陵延袤數百里至吾錫山水環拱號稱名邑出縣西五里許惠山聳翠泉水發源陸羽品為第二其實甲於江南騷人墨客名公巨卿過吾邑者遨遊笑詠其間終日不倦潤城之金焦古杭之西湖崇山隱天源泉灌注名聞寓内未必過之山寺前分兩街街各樹一坊右曰覲泉左曰聽松入聽松不數武一

門西向題曰貞升内隱隱有一重街春遊時外男子内婦人蓋取男女別塗之義也又二三十武小洞當前泉水涓涓斜竹穿馬唐詩人張祐題云小洞穿斜竹重街夾細莎有味乎其言之也垂不朽矣近世有乘廣轎高軒道經其上藤稍掀蓋惡其害已因命僮僕故卑其制去坦途無幾重街爲廣圃家欣駭駴築内圓而貞升坊忽泯其跡識者過此每每興感思永談君吾錫文獻家雅好修復古制念小洞重街形勝等埒不可自今日廢也一旦捐已貲鳩工築橋其高

如昔廢興哉小洞賴以不毀仍礱石植立洞旁載張
祐詩於其上石不毀詩不蝕則街亦不泯後之有志
弔古者未必無光復之期云邑中士大夫暨隱逸諸
君子昔所欷歔憤惋者見古制之不磨也驩然而喜
爭相唱詠秀色盈卷不佞時在崑邑偶得是編爲索
名公詩誌其後此中多博雅君子高談君之誼又嘉
古跡之幾廢而復存也凱許題贈顧謂予曰子錫人
也二勝錫山景也宜有言爲余華倡不佞唯唯於是
乎爲之引

雅歌

古華峯㩮蓮蓉勢屹嵺亘九龍含澤布氣聳雲中天
開圖畫翠且重複街小洞綉錯聽松竹謚謚水溶溶
昔賢題詠埒鼎鐘禪鉢冷㕑稀蹤梁園展拓附隷并
嘗吁嗟陵谷世幾更且鐫詩句識其封瞻峴石想遺
踪萬曆戊戌春王正月穀旦友弟彭士化頓首撰

惠山復古蹟詩

崑山徐應聘

名山毓勝蹟紫翠鬱嶙峋洞鎖千峯秀橋圍兩岸春
留題昔日舊改築此時新我意馮雙屐泉邊浣世塵

玉峰周玄暐

斜日下林麓停橈訪昔踪堦莎空積雨洞竹細吟風
倚閣山光淨觀泉海氣通殷勤問禪客雲外一聲鐘

玉峰支可大

尋幽不愧惠山靈兩屐苔花獨自行古洞天開仍舊
蹟重街莎合只虛名聽松渾訝潮音落試茗閑將水
味評却喜昔賢留詠在磨崖隱隱白虹生

崑山陳允升

溶溶松陰轉路隈携琴共入白雲堆吟邊忽漫泉飛
壑洞口依然屐印苔片碣有題存勝槩崇梁新構出
汙萊重階不問今誰屬料得山靈獨愛才

玉峰陳嘉猷

祠左盤紆處谺然古洞開泉飛巖際冷松響澗中哀
複道前朝蹟遺碑高士才廢興何限意日夕濕雲來

崑山王執法

短笠孤蓬足浪遊芙蓉湖上貯清秋千尋瀑布懸青
壁萬頃波光起白鷗小洞重街迷舊跡寒莎修竹蔓

新愁多情最是悲秋客搔首西風急暮流

玉峰沈宏慶

披雲尋往蹟祠左洞重開景續千秋勝詩憐異代才重街荒草合曲澗暗泉來吊古情何極長歌展印苔

玉峯王伯稠

誰剖長明月重開小有天飛泉出澗竇幽響雜松絃堪佐林間茗能滋巖下田多君成勝事千載自應傳

崑山朱凞洽

桃花欲綻柳條新山色泉聲已待人公子畫船能載

酒楚人芒屩好尋春重街舊蹟藏林谷小洞新鐫近水濱世上滄桑何必問一觴一咏肯嫌頻

古婁王臨亨

小洞重街處春山不可尋偶隨芳草去言到碧雲深片石鐫佳句飛泉遠竹林悲涼千古意風鶴送餘音

玉峰孫守道

青山無日不追游載酒重來小洞幽一脉清泉雲外落千年白雪壁間留聽松獨立虹梁月訪徑空吟鳳谷秋堪羨談君搜舊跡高風好是古人儔

崑山陸夢履

勝蹟年來眺望賖今朝重見鎖烟霞洞穿野色迷芳草泉帶寒香泛落花松徑旋收雲外菌竹爐新試雨前茶唐人留詠依然在喚倚山橋到日斜

古婁傅　遜

丹崖碧巘抱長林林下清風散鶴音僧梵雲中成佛國泉聲檻外作瑤琴蒼松過雨重街潤翠竹含烟小洞陰欲覓當年諸勝事秪令孤客倦登臨

崑山張文柱

幽探往蹟問山樵落日催人酒易消懸壁有碑鐫舊

刻重街無徑說前朝石梁夜濕松烟暝洞壑秋虛竹露飄最愛談君存古意品題不待鶴書招

古婁顧永慶

小徑煙深泛細莎乘閒振屐此經過百年縱跡成王謝三月風光似永和行入亂峰鳴溜急坐深芳樹落花多停尊漫說前朝事落日蒼蒼阻笑歌

崑山諸壽賢

懷古登臨處松花旋作堆雲來驚墮閣雨積欲埋苔

小洞留寒碧重街付草萊昔賢詩在眼長嘯愧非才

玉峰金汝礪

蒼煙落日滿空山無數鶯啼竹樹間遊客漫隨清磬入老僧常對落花開重街宿雨晴猶濕小洞寒雲去復還記得舊時清賞句今人無地覓追攀

題思永談先生復惠山小洞

海虞孫七政

人代摠陵谷名山亦變遷凄凉一小洞興廢兩悠然野竹猶籠月寒泉尚帶煙多君獨懷往題句向千年

題思永談先生復惠山小洞

東海薛志學

遥憶名泉已灑心此番復得洞雲深橋通曲磴牽蘿入石隱殘泉倚杖尋勝事古來多顯晦山靈今喜遇知音愛君獨擅千秋譽日聽松風續舊吟

紀復惠山小洞為思永談先生題

琴川錢審言

古洞堙蕪重可憐于今復顯景依然蕭蕭翠竹揺春雨細細寒泉織暝煙不改舊觀山益勝稍加新搆境同仙貪遊定上梁溪櫂坐聽松風挹二泉

題談思永先生復惠山小洞

虞山薛胤龍

古洞有通塞桑田自古然于今開舊跡勝境復當年泉暗還餘音泉深別一天愛茲談處士張祐句同傳

題談思永先生復惠山小洞

古虞黄明佐

龍山有小洞堙復摠堪憐舊日荒煙鎖今朝霽景鮮松聲寒夜月竹色澹飛泉羨爾能追古風流千載傳

惠山古今考 附錄中 七三

談思永復惠山小洞詩以紀之

海虞陳瑋

小洞通仙窟相傳天寶來景憐湮沒久却喜談戡開斜竹穿初徑寒泉接舊臺清泉落松影紀勝愧非才

題思永先生復惠山小洞

海虞顧雲鴻

洞鎖荒煙知幾春幽賢訪勝弔沈淪雲霞久阨文逾古日月重開色亦新蘭蕙繞亭人是晉桃花滿徑世非秦山靈地主符真契魚鳥相依也自親

題談思永先生復惠山小洞

海虞瞿景周

復古羡談君山靈更出羣莎含今日露竹掃昔年雲
泉脉逶迤入松聲蕭瑟聞醉吟承古句長嘯倒斜曛

題談思永先生復惠山小洞

方外張惟默

山川形勝處顯晦屬吾人堦夾莎仍綠泉鳴洞復新
一詩名不掩千載蹟還陳好事談公者高風孰等倫

思永先生復惠山小洞為題短句

海虞孫 林

荒碑猶勒昔賢詩陵谷居諸發遠思小洞重街聽泉
咽自今幽客好探奇

題思永先生復惠山小洞

海虞孫 森

名山懐往更登臨張祜題詩小洞陰一自夫君恣幽
討細莎斜竹自春深

贈談思永先生復張處士題惠山故跡

黔銅楊再第

談君能復古野客漫登臨澗草翻堦碧巖雲族洞陰
山靈如有約往哲遇知音景仰高風者悠悠歲月深

余漫游湖海知錫之思永先生快士也春日偶
登惠山寺過小橋有碑穹然鐫唐張祜小洞
穿斜竹重街夾細莎之句則知先生志在復
古為之一新余重有感焉爰賦里言紀事

莆田方 溱

山靈疑有待過客快登臨藉草悲前刼誅茅見故林
堦湮莎暗積洞在竹徵陰讀罷元和句惟君是賞音

春日登山喜信余先生復重堦小洞賦此請正

范友士

幽討驅塵鞅雲山繞故亭洞開新竹翠堦列細莎青
弔古思存蹟感今已勒銘知君饒嫮節不獨慰山靈

信余談老先生復重堦小洞呈正

范汝通

小洞重堦蹟已湮翠微忽見総生春娟娟竹色疑青
鎖裊裊莎攢染綠塵千載詩名人自遠一時碑勒句
逶新粧成風景風流客不使嶙峋半陸沉

惠山懷古有序

秦姝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隣者以類相從之謂千里之外有聞吾風而興起者不得謂地限而非吾之鄰千載而下有聞吾風而興起者不得謂世異而非吾之隣何也人一心也心一理也得其理即得其心得其心即得其所以為隣是故一人倡之千萬人從而和之可以觀隣即一人倡之千萬人從而阻之是之謂寡和之調也而隣之理自在也矧

心同則理同理同則秉彝好德之良亦無不同有下以類而相從者哉昔王舍人孟端與僧性海制竹茶罏於聽松菴中詩云氣蒸陽羡三春雨聲帶湘江兩岸秋此詩出而罏之名推重人間久矣後竟淪落於楊譲氏至成化丙申高祖方伯中齋公撰疏募復藏之松風閣命僧戒宏守之時騷人墨士倡和詩文以侈其事詞盈兩卷讀之琅琅珠玉真白雪陽春可傳不朽後僧遷講堂而罏卷亦與僧俱遷矣嘉靖壬戌先君子少山公捐貲棣葺仍付山僧識不忘也僧歿而講堂垂廢予葺而新之付僧文忞管業亦冀以存先業耳柰堂之廢終不可回惜哉惜哉然余更有惜乎罏與卷也白其事於縣大夫豊城李公揭榜於惠山寺罏得存於秋聲閣而兩卷俱質于有力者之家及索出卷中名公詞翰半為其竊去自此不獲覩全璧良用扼腕嗟乎高祖能復舊蹟於久失之後余不能存遺澤於未失之前其有愧於先人多矣邇讀表叔思永談公惠山考其詩文不啻茶罏倡和後先相映足

稱與羡談公者其繼我高祖而興起者乎廼知有舍人而罏之名始重有高祖而罏之名為益重有承吉而山之勝始彰有談公而山之勝為益彰有高祖之高致可以俟談公于将来有談公之直節可以友高祖于百世此心此理信不以道里隔不以世數殊所云德不孤必有隣誠可為萬世司契矣後之人能無覩斯考而興起也者勉就四律聊寄慨云

避暑尋幽到上方秋聲閣上雨初凉長松晝鎖白雲

翠蛾塔時涵碧漢光小洞泉分聲咽咽重街草蔓路
茫茫逢僧莫話興亡事白眼青山自主張
竹罏跡復吾家事倡和詩文在簡編獨惜松風徒有
閑更憐講學已無椽華山自古無常主火殿重新豈
世緣感慨去來皆幻影慚予多負後人傳
青山何日不堪遊古樹藤蘿夏更幽十老吟空千古
勝二泉聲徹萬緣收名園在在開金谷勝蹟寥寥成
土丘獨有騷人題詠處令人惆悵不勝愁

亂坤一夢有時盡身世蜉蝣能幾何毋論尚書空默
易誰憐丞相舊詩坡俄驚白髮朝來見頓覺雄心歲
漸磨何日得拋無盡藏聽松菴址結吟窩

惠山古蹟湮沒過半談君思永挨張祐題詩聊
復一二感而賦此
崑山王安冑

舊跡尋應徧青山偶復來昔賢留斷碣有客洗莓苔
涉長重街沒雲閒小洞開泉聲留不斷懷古意悠哉
崑山顧天階

来展空山眺披蓁小洞幽靈崖餘舊跡勝事屬名流
飛澗封林外危橋古寺頭蕭然塵不到萬頃碧雲浮

寄題惠山復古一首
括蒼項應瑞

只尺城頭勝無緣得一過重堦應碧蘚小洞自青蘿
寧是歸心急為嫌俗念多後期須折齒處士意如何

信余先生復惠山古洞立石鐫唐人詩漫賦一
首　王化醇

西神岩律本天開往蹟重新勝愈培詩紀堦前沙自
長碑鐫洞口竹猶栽點易有臺堪眺望貞孙無路尚

徘徊品題敢愛雕蟲技振古風流示後來

聞惠山立石復古寄題
吳門劉鳳

小洞穿斜竹會聞張祐詩久經湮沒後始見滌新時
漏月重延景生雲復幻奇羨君今立石不異見山思

信余談先生復惠山古蹟
秣陵張鯤

野性耽林壑探奇過聽松唐賢詩有句古蹟境無蹤
甃地埋沙徑分泉咽石龍不緣君仗義應被草萊封

唐張處士所題重堦遺跡久已蕪没而洞亦漸圮談信老重加葺治更樹短石鐫句真不朽盛事矣漫綴鄙律吾以悵茲堦之遭而爲小洞幸

王純一

石竇斜通路轉盤誰憐往蹟半摧殘泉分草溢春流細山逈松圍畫影寒華屋幾經新廢宅碧莎猶自挂危欄惟應勒取南陽句千古詞人屬展看

次王元穆韻

朱元勲

小洞重莎逕幾盤斷崖磨滅古碑殘潤穿別竇雲根細霧落長松翠黛寒暝磬不妨僧入定夕陽偏對客憑欄惟餘山色泉聲句陵谷依然畫裏看

談思永先生考證惠山古蹟如唐張祜詩内小洞重街之類淹沒多矣君皆搜復如故乃立石鐫詩以志不朽地靈人傑亦古今嘉會也敬爲賦之

江右蕭九龍

小洞重街蹟詩曾見一聯獨君煩校理千載幸流傳錫墅歸侵地周風美讓田勒碑堪永世好古豈徒然

談思永先生復惠麓古蹟歌以壯之

延陵吳鳳徵

梁溪城中十萬家雕甍繡棟何繁華九龍蜿蜒錫巖結涵靈毓秀多人傑我本延陵落魄子生平性僻耽山水探幽涉遠二十年空令髮種趾生胼惟愛山間第二泉來遊僦舍心茫然鳥飛兔蹴倏逾紀錦幢林壑埋雲煙憶昔張祜題詩句小洞重堦渺何處築垣湮滅鑠松筠數回惆悵長吟去萊州世胄有談君英姿義氣凌青雲覩茲慷慨勒貞碣鐫成玫帙娩皇墳江東南史董孤筆三賢三孝聯青芬疏流除道宛遺蹟迴世狂瀾名不没細沙水遶漾春風斜竹枝舒籠夜月夜月春風幾度花沙香竹翠重咨嗟試看金谷銅臺下野蔓秋深啼暮鴉

談先生復惠山重堦小洞有賦

徐元豫

乾坤老去此山林舊蹟凄凉不可尋佛刹仙壇香霧暗重堦小洞碧雲深詩留張祜當年句碑勒談君懷古心徙倚夕陽松月白却忘秋色自蕭森

題思永談先生復惠山小洞

通州任曾魯

重堦小洞幾滄桑幸有前人翰墨香哲士最能探舊蹟山靈應喜借餘光新添翠竹穿雲洞復見青莎夾道旁美爾勝情元不淺高名千載詎能忘

近於友人處得覩惠山古今考深得尼父作春秋遺意敬賦俚言呈正

秦邦

試泉門外春將暮携節踏遍禪關路重街莎草濕雲

煙小橋碣石題詩句談君藝苑稱英豪為憐蒼翠沒蓬蒿頓令過客頌明德拍天清響千松濤

惠山之南唐人張承吉留題即今相傳以為奇絕歲久湮滅談思永先生慨然脩復嗟嗟今昔殊時風流不改後之繼令即百世可知也

莆田鄭初

冲寒徐步訪談翁晚翠依微月在空游岳我能同向子移山君已似愚公泉聲入座寒茶竈草色侵簾夾桂叢斜竹細莎詩刻石令人千載想遺風

昔過梁溪步聽松酌二泉誦唐人詩見小洞重街跡尚依然比今十餘載盡屬藩籬矣因悵然有感書歸談君信余

鳩茲張用覺

藍輿昔上白雲巔古跡於今盡杳然幾處笙歌歸畫艤半樓鍾磬逈諸天昔賢紀勝留題句高士尋踪[illegible]簡編悵望梁溪多少恨桃花深處夕陽煙

讀惠山古今考有感漫賦一首

豐城李東昴

叔世誰遺直憐君千古心情幽多伊鬱舌在不浮沈獨立襟期遠論交傾蓋深二泉應有色兩地憶知音

信余公葺橋洞勒唐張祐詩立石

澄江陳力

旅舍朝來宿雨晴廿泉西望翠微輕重堦不斷春莎合小洞還聞流水鳴秀句碑題迷竹色小橋客過滿松聲千年勝跡依然在蘿月峯頭夜夜明

表伯復惠山小洞因志鄙感

晉陵陸楫

小洞知何處空餘張祐吟披蓁尋舊跡勒石紀山陰
繡虎詞猶昔雕龍復自今誰言水山調不獲遇知音

思永談先生復惠山小洞詩以美之

華廷和

徘徊洞口夕陽多古蹟依然載酒過石色鬱葱饒翠
竹泉聲滴瀝度青莎乍登極目雲霞思久跱幽情山
水歌千載風流君自擅莫因淪跡歎蹉跎

題思永談先生復惠山小洞并鐫張祐詩

雲間何三畏

弔古搜奇蹟重街古道間龍腥蒸洞壑虎跡印松關
瀾草開仍合巖雲去復還舊題何處是殘照滿空山

山色東吳秀烟光澹有無摩崖窺白雪選勝入青蘿
竹罅穿谿竇松陰匝徑多披圖猶興逸攀陟竟如何

楚人李　官

家弟思永寄惠山古今考因賦短句

上海兄修吉

池塘夢破月娟娟讀罷新詩滿目煙俠氣却能還勝
蹟九龍風景自依然

談思永先生重復惠山小洞併鐫唐張祐詩賦
此紀勝

華亭孫孟芳

空山徑掩綠蘿陰小洞逶迤不可尋為憶詞壇傳秀
句因題碣石漫長吟幾迴風雨生蒼蘚忽有煙霞護
碧岑勝蹟千秋君自復何年雙屐一登臨

思永先生復惠山古洞賦贈

禦兒郭欽華

覽勝尋幽意自偏題詩空憶昔時賢不將此日愚公
手安得重開小酉天

竹色斜穿夾細莎煙雲莽莽夕陽多蒿萊已闢當年
勝會見張公此地過

千年遺趾感滄桑賸有名山副本藏不是哲人能好
古誰開蓁莽滿池塘

陵谷遷移佛日沉閒尋鳥篆指秖林一從豐碣重新
後小洞陰陰萬竹深

思永談先生重闢小洞於九龍之麓復鐫唐隱
士張承吉詩於石漫賦以寄

雲間盛　時

誰鍾靈傑九龍岑叔世偏雄振古心仙洞復開還舊
觀貞珉重建勒高吟竹枝露浥莎邊屐松葉風傳澗
底琴景物因人擅奇絶詠觴堪許數登臨

惠山寺左唐人有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細莎之
句談公刻石紀勝有賦

呉徵之

高士閒情寄薜蘿幽尋往蹟在巖阿即看小洞仍穿
竹亦喜重堦再夾莎世代興亡戍恍惚詩篇今古信
難磨山靈從此應增勝處得新題轉更多

賀邦寧

重堦風雨玉莎迷小洞春泉過別池高士未鐫苔壁
字無人知有舊題詩

賀國昌

滿壁藤蘿鎻翠煙墨痕微濕帶雲鐫青莎舊没重堦
月菉竹新踈小洞泉墻外誰家春院静山中隨處野
花鮮莫云勝槩無常主總付詞情屬後賢

盧祖玄

古寺崔我一逕縣昔年真景半蕭然松陰獨印西街
地泉響空流小洞天莎壁夜深惟落月山梅春暖自
凌煙藤蘿也觧唐人句偏掛墻頭覆石鐫

盧元境

長慶詞人詠惠泉泉聲山色尚依然可憐松寺西街
月惟照僧居小洞天花落已看春樹暗雲生猶覺石
林偏多君弔古人争仰滿壁藤蘿鎖墨鐫

虞集成

小洞留題自古今往時遺勝已難尋曾無別徑遊麋
鹿醃有危亭擁樹林石澗流泉寒壁静山橋落日暮
雲深若非高調同張祜異代誰能獨賞音

顧廷章

千年遺勝掩榛荆空想騷人入品評洞口雲霞非故
色路傍臺榭又新更山靈又抱傷時恨地主能深弔
古情此日高賢題片石應同峴首永垂名

楊先春

捫松路入翠微邊細草寒煙鎖斷橋行遶重堦思舊
蹟爲吟佳句憶前朝巖邊芳杜滄游屐洞口垂楊變
緑條不是高人能復古空穿斜竹問山樵

李丞相讀書臺豎碣記　談　脩

萬曆己亥冬仲余擁滕尚論羲黄有友人俞君置儒謁余而言曰李相讀書臺在俞氏墓後奉上世諫議正齋公遺命爲之世守者久矣迺有一貴介將挾父兄勢攘爲葬地儒將質成於當路可乎余曰子之意善矣而以質成則非也盖李公望重先哲登斯臺而歌詠者傳亦盛矣疇能虎踞而斬其遺澤又安事質成余因縱步綺牒街至李公遺址度其前廣十丈五

尺後廣十一丈左右各深七丈捐貲砻一石碣題曰唐李丞相讀書臺併識四圍丈尺擇是月十有一日豎碣余方拾級而上見一大蛇在旁若相待然者已而蒼頭輦石登臺蛇已昂首臺上若相迎然者豎碣既訖蛇即蜿蜒碣前若盤桓不忍捨然者夫仲冬正蟄蟲潛伏之候且是日寒威肅甚而大蛇旋繞不已適兩山僧至合掌語余曰李丞相唐名臣也其在天之靈尚不泯乎讀邵文莊公所記剡川精舍事可鏡矣余心亦異之歸檢李公遺事公上世宦南方家於錫六歲而孤哀等成人巫母有烏銜芝墜靈輀之異爲人短小精悍時號短李讀書惠山寺臺即遺址也後移剡川天宮精舍一日熟寐舍前丹桼方實有蛇擾其上老僧驅之入公懷中忽不見及覺問公曰適夢在樹食桼甚美僧因延至院中肄業數年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叛迫令草檄終不從錡怒囚之獄中錡誅得不死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屢爲奸相李逢吉李宗閔輩搆陷然以文藝節操受知穆敬武三

朝累官至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卒贈太尉謚文肅及考公外遷所至多異政歷康州而媼龍效靈於險湍爲滁壽二州刺史而虎不爲暴爲河南尹而惡少望風靖去爲宣武節度使而蝗不入境其感格神人有如此者且公既貴别惠山泉石有詩別手植樹有詩憶惠山有詩重到惠山有詩則於讀書處戀戀不忘有如此者彼貴介將攘其遺址豈恃方張之氣燄何有已灰之陳跡乎詎知食李之靈復見於嚴寒良可警矣余嘗謂勢若水上浮漚而先賢遺蹟當與名山

共垂不朽倘擄而有之後有考古者作安能終爲所擄乎碣竪未幾遊人上躋弔古者接踵可見高山景行之風信可奮起者哉

萬曆巳亥仲冬既望談脩撰

談思永立李丞相讀書臺碑記

惠山縣聽松徑而入可百武許望之有臺廣而平若掌者在翠微烟樹之杪僧雛謂余斯李丞相讀書臺也方且灌莽壅之成樵野樵叟秉月過其下隱隱聞吾伊駭而走噫豈公垂異世之靈猶宛在高山流水間耶歲巳亥秋盡余過梁谿而吳門百穀先生繼至思永談公觴之中林相與從樹輪櫟仄足而登廓然朗曠也天風拂袖身若凌空雖無亭館之幽葩卉之纈可玩可栖而屏以青巒障以白雲茵以碧草可徙倚而娛遠眺聽松聲如濤鳥聲如絃而泉聲如佩環咸在屐齒下矣噫公垂誠隔千載乎烏能忘此勝亡何思永獨願視左右之若斧若堂者悄然動弔古之悲曰我辱茲臺之爲人夜臺而不得荒落於空山也已余曰否否余今者三人之登茲臺也詎知非茲臺

原缺第四葉、第五葉前半葉

晉陵陸 需

幽尋徙倚讀書臺搖落空憐李相才舊蹟欲隨蒼蘚沒殘編疑傍白雲堆山中一自鷟蛇去華表何因化鶴回千載幸逢賢地主立碑仍爲闢蒿萊

華建中

丞相名傳異代才買山曾建讀書臺伊吾聲作松間浪文字雲留石上苔堪笑野心常睥睨還驚蛇蹟共徘徊只今題石新詩徧知有芳靈馭月來

吳徵之

惠山古今考補遺

梁溪談脩

惠山名聞天下久矣有名華者吳地志云華山在吳城西二百里宋元徽中僧顯於此置華山精舍陸羽亦云惠山古華山也有名西神者老子枕中記云華山者西神山倪雲林瓚亦有西神山行有名歷者寰宇記云無錫有古歷山山下有春申君祠郡國志云南方多以北方山川之名名其地故此為歷山擬舜所耕者山北有石田曰舜田井曰舜

井其村因謂之歷村宋湛長史故宅亦名歷山草堂邑志云歷山晋宋時所稱有名九龍者謂山九起若龍虬繚螭合沓狀有名九隴者謂山九峯如隴有名鬭龍者相傳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鬭六旬故名又有名冠龍者惟惠山為恒稱南徐記云惠山南北數十里則縣西諸山凡同脉者皆可稱惠邵文莊公惠山記云諸山既各有名要之槩之左崋峢之右乃惟惠區云固不易之論哉

惠山之有泉也唐陸羽品為天下第二故名二泉唐李德裕酷好此泉因置水驛以供之皮日休詩有郡侯催發只嫌遲又云莫笑楊妃愛荔枝蓋譏之也後有僧言長安吳天觀水與惠泉等雜他水試之僧獨指其二為惠山泉也為罷水驛夫陸羽一處士耳以品泉而播清名於不朽德裕堂堂一宰輔乃以貪口腹而貽譏於萬載雖未幾報罷而日休詩不泯則德裕之慚德亦不泯嗟乎一時之顯晦與萬世之榮辱孰多吾人舉動可不慎與

泉之流不一其名因流而得者亦不一前已具載矣

及考錫山志有松苓泉在聽松房右遜名泉在二泉書院滴露泉在點易臺下邵文莊公實記曰臺之始卜也邵子作詩志焉有安得泉分一道來之句既而臺之右壁下忽傳有泉出焉始涓涓流繼鑿渠而引之則源源如注淵然成池邵子喜名之曰滴露銘曰一滴一滴有竅無竅雲自地興月從天照青海水枯黃河非倒薫風南來發我長嘯文莊 國朝名臣泉水之來固地靈之應乎人傑者哉不然胡文莊公場泉枯而池涸耶萬曆丁亥惠

山新殿成山僧導溝於殿後右方有泉湧出乃磊
石儲水名曰雲泉諸泉之名雖殊悉二泉別派也
文獻通考曰惠山泉甘美置之第二不忝特未知
康王谷水何如爾邵文莊公嘗飲康王谷水亦未
嘗躍然驚則其味不勝於惠泉明矣又云吾友劉
鎮江績嘗謂惠泉第一豈迂論哉文莊公豈漫言
者流乎有謂金山中泠泉為第一惠山泉為第二
者世傳陸羽茶經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中泠非
江水乎况今之中泠已非陸公所品之中泠耶

周文襄公祠遡年甘直指使君准吾錫耆老呈詞肖
海忠介公瑞像與文襄並祀一堂夫遺直如忠介
固非文襄可及而遺愛如文襄豈忠介可得而並
稱者哉特忠介均徭條編一節民到於今受其賜
焉余竊謂文襄之享祀也歆其惠忠介之享祀也
取其節焉可矣

周文襄祠右有四侯祠鄧公繼曾貲縣人嘉靖間由
進士給事中左遷先是無錫舊無官布宜興知縣
丁謹欽分派到縣計銀一千六百餘兩鄧公與丁
謹鎖項詣府力辨事得寢迄今民賴其惠萬公虞
愷南昌人嘉靖間由進士作興文學勤敏有才士
庶咸沐其惠王公其勤松滋人嘉靖年間由進士
時倭夷內訌邑人以無城匃匃將潰王公經營版
築兩月而就未幾倭不能陷錫之士庶得長子孫
皆其所貽也李公復陽豐城人萬曆間由進士平
易近民而不畏強禦時值歲祲賑濟有方饑民賴
以全活之四公者民咸德之先後肖像祀焉萬曆
乙未歲高大行攀龍建祠於惠山寺前街右專祀

王公邑士大夫建祠文襄祠右特祀前任邑侯餘
姚鄒公墀及李公蓋鄒公在任五載喜怒不形寵
辱不驚而豈弟之政氷蘗之操迄今民猶思之四
侯祠肖像如舊以邑丞伊陽張公時慶[illegible]陳公
[illegible]枝江鮮公廷相皆有惠政不忝民之父母亦
肖像附焉嘗考縣志趙宋建炎間邑侯郄公漸時
值杭州守土軍竊發為盜殺部將破松江視民如
螻蟻園蘇城守臣遺以金穀賊沿外濠將趨無錫
郄公以外無城堞內無甲兵乃罄家所積器用并

帑藏得二千金遺賊賊釋甲受犒而去因呼謂邑人曰爾等賴鄒公得保首領不則為松江矣邑之父老扶杖擁車感泣跪謝夫鄒公捐貲覆護之功與王公築城保障之功先後如一轍王公已享祀惠山鄒公相傳有遺愛一坊今亦不知何在豈世遠而佚其名乎藉令當其時無鄒公也者則邑人受害如松江安得長子孫於今日耶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鄒公者可無祀乎哉

進九龍坊百五十步有熊烈女旌貞坊邇年移自城中六箭河上而樹於兹者熊氏許字秦漢未嫁漢死熊氏誓不改節有司上其事御史承制建坊於漢門氏坊而坊移焉夫熊氏單姬其貞一也熊氏當生存之日臺使者行部必式其閭且得　詔旌有餘榮矣單氏依母家以居自陳按君一加奬外落落無聞焉視熊氏所遭奚若顧單氏父老子弟能建祠於惠山之麓迄今享祀不絕丁酉夏五余謁其祠則剪茅增榱煥然若新嗟乎單氏孑孫身未離乎闤闠乃能光昭令德如此亦賢矣哉旌貞坊自移置以來嘗見樹小屋一間已不免識者竊笑今且撤而去之秦氏夙以詩書禮義名邑中寧無聞單氏之風而興起者耶

宋元符間洛陽趙公伾來宰吾錫手植松於惠山寺路晴日松陰蔽天應幾乎棠陰哉嘉靖甲寅遭倭奴斬伐今猶有存者即前所謂趙令松是也萬曆丁酉樂至孟公學孔任吾錫水利丞於綺塍街臨流挿柳隔岸栽桃如剪伐有禁俾欣欣日向敷榮則數載後春和景明桃紅與柳綠相映綺塍街其擅勝乎遊人得於快覩當與趙令松並稱矣

余嘗頌宋人施天任題真賞亭流觴詩與友人覓其蹤則尊賢堂前有甃石為九曲者即遺址也但為沙土壅塞莫知水何自而流於其中因登尊賢堂閱壁間諸碑有彭公簪引泉記水流自若氷洞口右崖下而壅於沙土命與隸手决之塞者開秘者泄混混乎演於九曲東趨堂堦之下落石壁以入於池縈廻澎湃觀者賞心遂與遊客分曲而坐蓮杯泛泛効山陰故事邵文莊公亦有試九曲水詩

云山中新作蘭亭水明日同人試一盃之句夫前輩風流雅致有若此者今九曲故在有如追前輩諸公遺風而思紹焉亦豈艱大不易勝者哉

二泉書院點易臺上有望闕巖文莊公所題志畎畝不敢忘君也今遺址尚在惠山寺前街左末舊有高山景行坊李西涯公東陽書扁文莊公每入二泉書院必從此坊由重街而進坊廢已久扁為有力者移置家園中

鄒國公祠在孟氏惠麓小隱今廢孟氏禪院即範銅

為之其文云旌忠薦福功德禪院之印成化間僧戒欽掘地得焉向藏於寺僧孟氏規約至正二十一年立向收於寺僧慧山泉三字宋丹陽書龍淵二字在龍縫泉上宋楊無為書聽松菴澹泊軒二扁 國初僧宗泐隸松關二字在聽松菴 國初詹中書希原書翻經圖在聽松菴王中書紱畫弥文莊公有題翻經圖詩云誰識翻經祖上人中書畫裏已成真之句已上古迹今皆不知所在余不忍其湮沒而無聞也備錄不敢遺以寄今昔之感

黿池在三孝祠即今所謂華孝子祠曰龍洞在第七峯下其水從山之西北轉龍尾又東入運河故名龍眼井在寺佛殿後左右梁大同間鑿又名大同井今已湮塞華坡在惠山下孝子所築南隱房有清泉白石堂尚德書院有繡嶺草堂今皆廢大慈閣左僧文忞新搆三楹名清梵堂在方丈後宋嘉祐間有題名一通其文云轉運使王純臣道粹巡按毘陵摯家遊惠山寺廷老商老卿老元老從嘉祐辛丑二月九日又元豐間有題名一通其文云

司農少卿鍾離景伯公序自東陽辭印過惠山奉謁慧照璋公同遊絕景飲泉試茗而行元豐三年六月十九日今皆不知所在白雲堂壁記從叔祖星海公撰併書今廢或云惠山舊無墳隴自唐末來封樹日衆山之精靈頗獘於塹鑿而泉味亦不能無損嘗聞宋徽宗飲是泉輒揮去曰是水有屍氣云惠山記曰昔之為墓者至下錮三泉今也不然深者丈餘淺或不及數尺即有屍氣於泉固無損也徽宗惑人言而不能察皆類此固茲泉定論

哉泉以罌挈至遠方必取山中石子置其內雖歷
數年水味不敗盖石性堅重能淀濁理固有然山
谷詩曰錫谷寒泉撱石俱其此謂夫
瑣碎錄云惠山泉縁山中有錫止宜瀹茗若烹羊則
色黑醞酒則味苦瀹茗誠宜烹羊則未試醞酒邇
年來邑中人多取斯水更清冽甘美味苦之說則
妄矣第斯水遇霖不溢遇旱不涸非他泉可比也
西園雜記云聽松佛堂左右有二經廚畜蜜蜂其中
從門礫中出入一日僧法霦坐雲深軒中見蜂忽

群飛去蓋申時也是夜子時菴燬于火夫蜂微物
也昔人謂其與蟻皆有君臣之義蟻能先潦而避
則蜂先火而去亦其性也然則菴之燬固有數哉
宋紹興間錢申仲卜居漆塘山有泉發巖址清冽滑
甘與惠泉無異作亭於上名曰通惠父老曰水行
地中一氣耳茲山去惠山不百里其泉脉灌輸理
或有之夫泉脉之通否未足論然人之愛慕兹泉
亦至矣不然其味之美於衆口有不期而同者固
如此哉

惠山記草創於山僧性海坳而徒圓顯輯馬復校之
於潘玉林公緒恭之於莫南沙公止邵文莊公因
加潤色成記三卷已而玉林公以古今詩文未錄
為言文莊公稽諸邑志及山僧所藏為惠山集六
卷記與集悉文莊公自序碧山吟社志三卷余毋
昜從川泰翁名瀚斬於嘉靖乙卯先是吟社為豪
右所據邑諸縉紳以大義折之而吟社始復廼即
其地建紹修堂於中順天司訓文三橋公彭書扁
舊屋三楹前有雙柚改題詠馨亭文太史衡山公

徵明書扁堂後龍縫泉滙為石池建軒池上題曰
濯纓亦文太史書扁十老亭廢已久復建於紹修
堂後左方扁亦文太史書右有枇杷樹數株建屋
三楹題曰晚翠軒軒後特然高峻處石磴轉折須
拾級以登劉吟臺二大字於石閩人程雪樓篆古
撚髭亭亦已廢久即其址建屋三楹二厦仍名撚
髭志序則浦宮贊后巖公應麒及浙江馬侍御三
才刑部沈副郎友儒吳門劉開府繖所撰吟社門
有碧山吟社四字亦文太史隸古

山西文龍曰黎山麓有洞陽觀置於梁之天監廢於隋之大業宋崇寧間道士盧至柔即其地為菴大觀元年茅山劉宮籙混康以至柔行業上聞詔賜名明陽觀　國朝洪武六年道士沈一清重建永樂宣德年屢修弘治正德以來住持丁眷素造橋修殿及創洞泉精舍山後有義興嶺觀有盧真人丹井有橫翠亭以望諸峯山半有望湖閣下瞰太湖旁有半山亭亦可遐睇山前有泉名洞酌味亞於二泉深不盈丈方里許居民日汲供炊而泉不

稍减舊有亭廡簡有詩云虛亭坐愛雲深處石罅茶烹洞酌泉精舍尚在亭閣俱廢嘉靖甲子余嘗先大夫兆於觀左殿已傾圮而塑像幸未剝蝕因倡觀中王丁二道士重建三清殿觀前有河橫亘数十丈跨河有小石橋三中即觀橋右顧氏造左余造余嘗聞神前佛後堪輿家所忌有神其說而利觀之毀者余大不然以故自余營先大夫兆後觀中凡有興作余往往贊成俾得恢弘舊蹟云陸羽記曰山下有穴潛通包山歲久跡湮無可考

漪瀾堂後軒萬曆廿有七年秋八月圮於陰雨連綿遊人每經斯地輙為搵擘邑侯新會趙公應元捐俸重建題其額曰一清如許勾吳王公穉登隷古

流觴九曲水作於宋再濬於文莊邵公寶引泉於秦端敏公金輩江右彭公簪浮盃賡詠一時與蘭亭勝事並稱二公圽而湮塞者凡若千年矣余嘗有志決其壅以復昔日之勝往往以無力自嗟邑侯亦捐俸重濬九曲水舊兩涯甃石而中流無石以故易湮邑侯均甃以石庶幾可垂永久且曲水

之前壁以石欄泉亭幾毀葺而新之龍吻久咽今亦淙淙流入下池於是乎山與泉益生色矣近得雲間陳公繼儒就正篇有云仕學之暇須以山川風月淘瀉之則官非俗吏士非俗學邑侯斯舉深得淘瀉真境者哉

三孝祠自華公實尊祀而後若薛公天生劉公懷亂不與俎豆者亦既有年矣余嘗有志為劉薛建二孝子祠而苦於力有未能前已具載幸邑侯新會趙公重修泉亭覬三賢三孝碑記於漪瀾堂左遂

置三木主鐫三孝子姓氏進列於尊賢祠中堂題其額曰賢孝流芳奚啻百年既墜之典復於一旦且俾遊人得於快覩者能無感而興孝乎所為錫類之勸者亦大矣

李丞相讀書臺余於萬曆己亥冬仲度前後左右丈尺鐫之石碣豎於臺謂人縱愚不肖獨不可以義而動乎詎意倚勢之徒知嗜利不知名義脫不償其直彼虎踞邪謀終未息也余業已捐貲為恢復計頗舉自一人嫌於私成於諸君子則為公乃捐

價十之三因遍告同志親友若孫少宰栢潭公繼臯施冏卿勵菴公策賈觀察弘菴公應壁顧文選涇陽公憲成顧儀制涇凡公允成高大行景逸公攀龍余壻安司封希范共捐十之七從倚勢者取贖庶幾李公遺澤與惠山並存永毋泐矣

惠山僧房先年十有餘所後僅存林泉一房倘入緇門隨緣着衣喫飯精心皈依三寶一切衆生色相付之皆空可度萬刼不烕柰之何俗緣未斷遂致不能護持今亦廢為塋地惜哉

錫山東嶽行宮右廡有唐張中丞公廟萬曆庚子六月霖雨廟圮里中周吳錢三姓諸人慕化重建工始於是歲十月逾年落成而廟貌煥然新矣

張中丞新廟建於成化九年歲久漸圮萬曆丁酉邑侯新會趙公捐俸重修前已具載廟前有儀門三間趙公題匾曰千載昭烈儀門前有顯忠坊先任萬邑侯題匾曰天地正氣歲久俱漸圮秦孝廉延燕未第時有家奴出投邑中富豪為奴逼者無辜為豪杖斃豪以幾十金為壽求釋憾孝廉盡出豪

金葺儀門及顯忠坊而新廟亦煥然矣

小洞右有周文襄公祠先是栢庭僧房也祠左有四侯祠右有二侯祠前已載矣祭法曰有功於民則祠之以僧房而建祠報功疇不義之遍有庠彥上世有節婦旌門者歲久坊毀玆將建祠於栢庭遺址嘗觀上官禁約婦人不許入寺燒香以防微也而建節婦祠於僧舍倘節婦有靈安肯入祠享祀以犯明禁夫欲揚先節而反玷以入寺之名欲妥先靈而反貽以不享之實見亦左矣

原缺第一至三葉前半葉

於世之遺也爲書之未備今而後如得名家題詠及賦贈堤篇更用補刻以答山靈之貺

萬曆己亥季春日梁溪無名生談脩漫書

惠山古今考十卷附錄三卷補遺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談修撰修字思永無錫人是編以無錫惠山爲一邑勝景唐張祜題詩有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細莎之句而舊跡已湮修營建以復其舊故首卷載小洞重堦考及祠院庵觀諸考自二卷至十卷則自唐及明之詩文附錄三卷皆同人賦贈之作補遺一卷則雜紀惠山遺事卷末自跋有夢惠山之神云云則未免幻妄矣

九鯉湖志六卷

〔明〕黄天全撰

首都圖書館藏民國十四年周氏鹿巖精舍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九鯉湖志
六卷》提要

九鯉湖志序

閩山川之奇者大亡踰武夷而小亡踰九鯉湖皆對神仙主之武夷有魏王子騫張席幔亭其事最著乃久靈雖無聞矣主九鯉湖者為何氏九仙其說本於淮南王世之言神仙多祖淮南八公然淮南王以叛逆自殺死史言甚真故今為何氏說者以父從淮南王九子諫不從而去之大都反八公之事以傅會太史公其實皆非實錄也乃余意以為七閩皆山郡也危巘傾岳動以萬計而獨其中靈秀所融結為武夷九鯉湖即大小不同皆有駭心眩目之觀其必為神

仙所託迹無疑矣九鯉湖以夢靈著故當世好奇之士爭傳言之而舊志猥雜苟簡頗為世所揶揄莆有山人黄天全汪司馬伯玉客也往往京師不佞以司馬故知山人山人屬不佞晳學閩中司馬移書請以山人志九鯉不佞方鞅掌校士未遑也已量移參政所駐在莆幸為九仙地主乃檄仙游令請山人志之於是芟蕪雜緝傳以近事殺青自正月始閱三月而成凡得若干卷惟閩入中國最遲漢唐間事不著故山人所紀多宋以後言又神區頗窄攬勝易窮故多借蔡溪參斜以自廣此時與地為之非山人意也然已翩

嗣成一家言足與武夷山志共垂天壤矣昔陶弘景
恥爲頳仙迹九仙之霊亦未必不謂茲山缺典有待
不佞而成則山人著述之益弘哉志成當以質之司
馬

萬曆丙戌吳郡損齋道人王世懋序

敬美甫　損齋居士

九鯉湖志目錄

卷之五

詩凡一百二十一首

卷之六

詩凡一百四十首

九鯉湖志凡例

一九鯉湖之勝著於閩中舊志僅錄遊覽諸作而於山水顧獨遺焉似非志體今竊倣山海經遺渠志山水之勝次建置次夢驗而以藝文終之

一九仙山何嶺麥斜蔡溪巖距鯉湖或十里或二三十里而必以附湖志者諸勝皆仙仗遊歷處麥斜蔡溪之勝又大佳故幷志之

一鼓山遠在會城相距三百里石竹亦二百里而遂乃幷以附志者鼓山全閩之鎮宋陳瓅稱何仙過閩省所歷之山八入莆中所歷之地十則山固九人者之所棲神也而石竹故祀何仙是不可以不志

一藝文首志名筆次歷志當路諸公次鉅公逸人舊志雖饒璜瑾不乏瓴甋刻貴可傳不得不稍加刪訂邇年新作佳者信誦法孔子者當以史爲正第幷識之以俟知者

九鯉湖志卷之一

山水

莆田黄天全著

九鯉湖郡志稱九仙何姓故漢臨川人父任俠好奇氣嘗從淮南王安游安善之謀議浸廣九人者恐其及也數諫父謝絕安不聽去而入閩錬石湖畔丹成鯉食丹化爲龍九人者各乘以去光寀著於湖中問夢數驗湖距仙遊縣五十里其源發於永福蓋不啻百餘里也縣之東二十里爲九仙山九人者過之欽山下泉即飄飄欲冲擧意甚適或謂嶺之東南有大佳處乃去而踰何嶺嶺高數千仞又十里而爲湖去人境愈遠矣九人者悅之遂止焉湖之東爲雷轟漈爲丹竈西爲瀑布泉爲龍㯓石比水晶宮高陽庵其後飛鳳峙其前而鳳臺岡則自湖之左奠宮宇而西也湖深不可測澄霽晦冥變幻俄頃間問夢者丙夜攬衣起推閘水潺潺聲又時見湖中鯉躍嘿然深念惝然若將有遇也夫怪與神皆子所不語若是則蓬島瀛洲之說皆非耶藉令信有之去人世不知幾千萬由旬非至人具凌風莫寧詎能望其津涯哉閩莆爾一隅湖又在萬山中而能使人人嚮往乞靈冲擧

靈異信然否固寰寓之一奇也

高陽山高且百餘仞去何嶺蓋十里而遙矣奕奕臨湖與飛鳳山相望鳳臺岡則屹然於湖之東而脉自南發西與盤龍山會居然神皐之大觀也而湖又淵泓澄澈殆天之所以贊何氏與

鳳臺岡在湖之東高不下數十仞其廣圓且五里陟其頂可以望海奇石嘉樹俱不減高陽特爲羣山所揜耳

蓬萊石在湖之東高丈許廣倍之屹然於雷轟漈之右鄭南書紀表爲第一蓬萊昔有湖光亭久而圮比

更新之以鐘鼓樓名蓋此石當山中孔道置鐘鼓焉固也柳間中山經鐘鼓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然則鐘鼓樓亦神山所必須與蓬萊石之下又有石數十丈夾漈而西江督學以達有詩鐫石上彭憲副文質以是石谿通雷轟漈又杓之爲觀瀾樓

雷轟漈在丹竈西湖之東水從何巖下注而爲湖沸沸湯湯不舍晝夜聲喧豗如雷故以雷轟名距高下相懸水流迅速宜不至此湖之畔有龍擦石豈湖中真有龍而漈之雷轟亦非偶然耶是爲第一漈兩旁俱有巨石其西浙人章司理壁題之曰鳴泉章故爲直指趙郡司理云其東爲丹竈爲黃雞灘爲茶潭爲石床爲酒尊石爲鯉湖亭

丹竈在雷轟之東有石如砥廣四丈脩三之水瀰漫石上溶溶下雷轟漈石竅大小不啻百餘其深者殆不可測或垂百丈之綆且不得其際焉世傳爲真人丹竈由今之靈異概之理或然也或曰水旋而成窩愈久而愈深耳其左有巨人之跡長三尺許

黃雞灘在雷轟漈東亂石縱橫水自石罅中出春夏時其聲亦雷轟之亞

茶潭一名藥潭深數丈其水亦淵泓可坑距黃雞灘

十步許

石床在黃雞灘之東廣八尺脩三之高六尺許四面皆如削成怪石參差擁其側水彭彭出石罅中高阜窔有石如酒尊或謂仙人石時醉尊中酒而卧此石床信斯言也古今眞旦暮耳

酒尊石距石床百餘步廣圓六七尺高丈許上復有小石覆之如蓋然故名

自蓬萊石至酒尊石蓋湖之東也

萬年石在古梅洞之東數石壁立皆不下十餘仞宋侍制陳讜大書天子萬年四字示不忘君亦宮觀逸

祝意也

古梅洞在湖之西距萬年石二十步數石高丈許相依而為洞廣丈許脩倍之上為九仙間詣之者道必由焉昔有梅生洞中玉立且百年故以古梅名今復椽為化龍洞郡二守李翺題而鐫之林司寇俊有聯句

仙泉在古梅洞下數石螺砢泉自石罅中出清洌甚飲之可以已病問夢者雖多至百十人亦俱取給於斯即大旱不竭也

將軍石在古梅洞之西高二丈許望之桓桓如將軍

故名

適家蓬萊石在適滌之道旁距將軍石步武耳高二餘仭廣丈許奕奕偉觀故命之曰適家蓬萊今令君徐公利有七言行

鼓石在古梅洞之前石高六尺廣五尺狀有鼓扣之有聲即一人撊之亦動或又名之曰動石

玄珠石距鼓石五尺蓋湖之西也去湖尺許耳圓類珠故名相傳謂湖水溢則與之俱浮聞者亦神之

自萬年石至玄珠石蓋水晶宮之西亦湖之西也

龍擦石在湖之西石有紋縱橫如龍麟日晃之爍爍射目故名石又如龍臭障急流土人類呼之為龍臭石又或云循石而下有石洞深廣丈許有石棋枰及爐竈遺蹟然已失其處矣

瀑布泉瀑布在雷轟滌之西相距五十步湖之水逾龍擦石而下望之如匹練故名其下有深潭旁有石脩廣二丈許郡二守李翺大書觀瀑二字是為第二滌

珍珠簾瀑布縈洞而下約五百步而為珍珠簾夾流之石廣數丈其脩也不啻百餘仭泉噴飛如散珠其稍下則如綫如綴日映之其光熊熊其氣魂魂紅綠

成行如彩虹飲澗夾滌則嘉樹森鬱泉之飛每出樹上坐林間者時覺霧雨霏霏霑濡巾舃盛暑亦殊無暑氣是為第三滌滌之右石脩廣楚楚石嶂高仭餘有龕可坐四五人余受簡山中適參政吳郡王公世懋以福州王生湛來徐令君公利屬候人侍壺榼初其路樹根已移廣石趺坐日且入公目攝石龕龕去地丈許余賈勇先登公足候人肩次之王生又次之攤景行杯瞑乃返亦山中一快也公題名鐫石間又表之曰九滌中最奇處徐令君命工鐫於崎望玉筋為第四滌其水自盤龍山來滌視珠簾稍狭泉下無

兩行瑩然如玉故名然必春夏乃稱奇觀丹由瀑布
而玉筋嶮不容足攀藤而上復縋而下者數四乃達
中亦多奇石可觴可咏惜林木薮欝亂石磥砢遊人
無息趾處望石門里許乃得溪澗有石平如砥高下
可坐數百人盤龍山當其前崔嵬萬仞真類削成谿
之中石縱横不下百餘如龜如龍如几如榻如拳如
豆可跨可卧可把玩者不啻玉筋珠簾之盡處皆會
馬山故樹梨時方中春梨花又繽紛綽約倚杖引杯
仰天一嘯夫非白雲鄉耶折而西復有巖巖石相恐
稽其中虛可容數十人亦一奇也

盤龍山山之高可萬仞略與飛鳳峙欝嵂穹隆危不
可陟其巘嵩有文木琪草琁瑰瑶碧但莫能而窺耳
其東也石嵯峨下趣如飲酒潤然飛鳳當一漈矣而
盤龍獨無聞焉其龍潛而隱者與

石門湖之第五漈也漈至是去水晶宮不知幾千丈
其石參差漈中而二石獨亭亭玉立故以石門名水
自石罅中下瀉又里許則五里漈亂石紛如荆棘擁
塞寡人蹤杳絶即羽族亦鮮矣

五里距石門二里許然必褰裳過漈之左乃有鳥道
可傴僂而進漈中石不乏獨五里錯落而五故以五
里名

飛鳳山峙湖之前為朝山坐水晶宮時已在眉睫間
矣而其漈縈洄於十里之外自珠簾移趾辰而午乃
至其山高百仞東為盤龍山蓋湖之第七漈也薄霧
濃霧冥濛隱見春夏間多僕衆蒲盧然竟無鳥聲邊
飛鳳而下里許有一石名觀音龕龕外石罅如天窗
然中可坐十餘人性嘗奉觀音大士其前有深潭水
自龕上過亦一奇也然嶮絶甚即矯健而豪於遊觀
者亦鮮蹤矣

棋盤距飛鳳里許是謂八漈漈中卧一石廣數尺許

脩如之宛然棋盤也而獨乏棋子聞休與之山其上
有石曰帝臺之棋五色而閒文其狀如鵪卵倘然致
之非山中具美耶棋盤石之旁有石若懸而下稍類
棋子好事者謂風雨中或聞敲棋聲石類棋子無以休
爛柯者流與

將軍石是為第九漈漈中石不知其數兩石者瑰狀
如武夫當關然故以將軍名漈至此去湖且二十里
亂石擁塞崖谷相懸窮日之力乃可至然不能遵故
道返矣出此不數里為莒溪遊者輒指宿焉回首清
流仙凡迥絶矣

伺龍擦瀑布至將軍石蓋湖之西也
九仙山在僊遊縣東北二十五里山之半有石穴湧
泉色白而味甘世傳何氏九人者飲此泉俱覺身輕
欲冲舉故山以九仙名山之東舊有仙跡今失其處
留仙山在縣之東距九仙山十里許松杉森欝其巔
有石棋枰或謂霧雨中時見數輩箕踞對奕必何氏
兄弟也故以留仙名山云
雞子城山在縣東十五里距九仙山里許城故爲越
王所築通志紀其靈異非人力所爲遺址尚存何仙
嘗過之然荒煙斷壠殊足興悲矣越王當爲閩越王

嘗知
高望山在九仙山之西距何嶺數百武其峯高聳可
以遠眺風日澄霽即遠海俱在目眺其巘石浮屠五
層二石高數丈稱笏石南有鬠山以雙峰如鬠也北
有仙人臺亦以何仙嘗登之故名
雲頂峯在仙人臺之北端聳秀麗其巔故有巖巖下
有石室十餘所昔棲幽人故名舊隱岩相傳有眠雲
閣釣月灣閑猿洞惜皆蓁蕪湮塞矣石室之廣者可
坐數十人何仙嘗往還其中云昔游洋盜起有王將
軍者戰歿里人義之立廟山下

古重山在仙水廟之東其峯三束一室石高可五仞
陡削玉立里人名之曰桂巾石旁又一石昂首如獅
石名山之腰十餘石則玲瓏相通其一屹立數仞脩
廣十餘丈下凹爲室深二丈廣四尺雖蕪穢不治然
稍芟除之勝固在也左有飛泉沿壓而注爲瀑懸流
數十丈何嘗遊馬藥竈遺跡亦尚宛然
何嶺在九鯉之湖之北高數千仞折而東五里爲龍
紀院又五里則湖矣世傳何仙過九仙山居數日又
踰何嶺而大書湖宋侍制陳讜表之爲何嶺而大書
志之蓋以偕名也嶺有泉出石罅中里人陳符鑿石

爲汙尊置卮匜之屬濟行者邑主簿林正夫篆仙泉
井三大字鐫於石上今亦在苔蘚中
羅漢巖在何嶺之東距湖爲近今失其處而惟龍紀
院在焉則唐昭宗賜額也宋紹興中僧慈信鑿池種
蓮花邑令君丘鐸榜曰蓮社且與鄭夾漈樵俱有記
固山中一勝也今巖與記俱湮沒惟龍紀僅存遺趾
耳夫境以人勝乃竟無目攝之者惜哉
何巖縣志稱何巖距縣六十里而近又云在何嶺之
上俗呼爲寒巖夾興泰里楓稱寒巖彌亘數十里何
嶺與何巖皆興泰之域而嶺獨章以當孔道者志又

稱巖之東有石洞可坐百餘人則亦參斜之亞矣乃竟榛蕪泯沒念之輒為愴然豈亦武陵遺處抑九人者固閟之耶

石所山距何嶺二十里去縣治則六十里矣高且數千仞盤踞十里許嶢岩石骨黝黑如漆浮海者望為山而知興泉伊邇即是山也蓋何嶺之高去平地不知幾百丈而石所又俯諸山而子孫之高可知也其巔有石如笏高三丈許東數折為虎頭山西迤邐為紫帽山參斜岩宋時林侍郎光朝目為小武夷其表於巖邑舊矣

雲居巖在石所山之巔遠海俱在目此有石可坐數十人古篆百餘字皆作龍蛇狀第不可辨耳元世祖有御筆字夾漈書院訓導黃哲記之皆至正時事巖之前有亭曰獅子亭相傳有池可畜鯊魚是山高千仞而方沼儲其巔亦一奇也

紫帽山在石所山之左峭壁亦類削成其下即為參斜巖

參斜巖在紫帽山下蓋石所山之左也元世祖時封為萬安禪觀為之贊至林樵谷隱岩後石龕中俯不二法又改為樵谷山其前為奉佛之宇又前為陳公池左有兩石洞右為玉泉岩未至岩數百步為山門門之左有石高二丈脩半之有朝真福地祝聖道場八字其前方沼舊植蓮入山門有石崇廣三丈許元世祖額之曰樵谷山折而北則漸入幽窈松篁夾道花冉冉雜煙霞其旁澗亦饒木石惜宛積不治耳躡磴以北舉趾浸高一巨石屏立適旁又數武則玉泉岩矣竇而入清冷逼人折以南為玄帝閣攝衣北陟是為佛宮其前為一樓奐岦可居屏山環拱如龍如馬如屏如縞帶鉅如斷鼇幻如結蜃脩如北溟之鯤遠山又濛濛煙霧中極目一望心神瑩然大抵鯉湖

之勝也以水而參斜以山皆神皋之奇詭也

棲雲洞在參斜岩東傍兩石皆脩廣丈許又一石廣圓三丈覆其上中可坐數十人或顏為石洞陋甚今命之曰棲雲洞

真如洞距棲雲洞丈許數石嶔崎相附而為洞昔題為應真境似無謂今改曰真如洞

陳公池在玉泉巖之東今湮塞不治

玉泉岩在參斜岩之西石縱橫洞口上覆巨石泉濺濺自紫帽山下瀉即大旱亦不竭飲之清冷透骨抑帝臺之漿耶何神異也登觀音閣者必賓此以非人

境絕矣
滴水岩在麥斜之東里許水自山巔下涓涓不休陡削壁立亦可寓目第荆蓁蕪穢久矣其前為銀坑窺其口狭甚而傾如建瓶好事者秉燭蛇行以入謂屈曲十餘丈然亦無他奇命之曰銀坑尤無謂姑仍之
鳴山岩岩石削立扣之有聲今亦蕪穢甚善果岩今失其處
虎頭山在紫帽山之東為麥斜岩左臂黝石陡削高可五十丈石昂昂如虎頭元世祖杓之為鐵衣壯士遵麥斜東陟山之半有三石屹立稍類江郎山傑秀

可玩惜隱於僻地又必密通乃見其全體而復為石所紫帽所掩山亦有幸不幸耶
蓮花峯距石所十里許數峯參差奇秀如蓮花狀故以名蓮花名其下有清泉菴北即銀岩山烟雲泱鬱則南接蓮花峯且連碧漢矣
蔡溪岩在縣東北六十里距麥斜岩二十里岩前巨石如雙闕曰石門高三十餘丈廣四之一折而北洪崖峭壁爽爽摩雲飛瀑直瀉而下瀑盡處為龍潭深不可測又流而為溪澗是為蔡溪遵石門以上有巽堂有艮軒有幻遊洞塢名藏真石曰眠雲皆陳聘君隱於此堂與軒若洞若塢若石皆其所杓也岩之水匯洞前聲如雷轟瀦而為湖竹松交翠木之大者且百圍即長夏亦無暑氣聘君居處有象王峯普陀岩右有羅漢洞九仙時相羊其間田叟樵豎時或彷彿見之
羅漢洞在蔡溪岩之右石壁間洞虛中可坐十餘人泉石玲瓏杉松脆窩凝神趺坐可以忘饑矣
普陀岩距羅漢數武今在蔓草中
鼓山距省城三十里蓋福之鎮山也東障大海高不知幾千仞陟其巔海泱泱眉睫間晴朗澄清即小流

球隱隱在望羅源連江亡論也會城有九仙山則鼓山亦何氏棲真處矣山之半有古剎有靈源洞有石梁有朱晦菴先生風海濤字王參政公詩云靈鷲何年障海來振衣今日到崔嵬青山忽放雙江合紫霧徐將萬壑開水上瓶盤秦帝石空中佳氣越王臺捫碑共喜先賢蹟覓句誰憐異代才又有記紀登臨之蹟云
石竹山在福清縣北距孔道十里許陡削嵬岩路嶮絕不可與松杉蓊鬱其巘有觀音岩數丈之石覆其上石之下稍支以楨楝中祀觀音折而左有化龍窩

紫雲洞又左折則九仙院也世傳九仙嘗過之故問夢者亦輒詣焉王參政公詩云雲裏孤節陡自扶千崖萬樹錦模糊灘聲下界常朝暮雨態中峯乍有無洞冷不教深夢境山幽直擬作仙都天台幸結劉郎伴敢謂登高是大夫公之興致與石竹之境具記中

卷之一終

九鯉湖志卷之二

莆田黄天全著

建置

靈顯祠志稱肇自有漢歷隋與唐皆相沿不廢至宋淳熙郡守朱端學以禱雨屢應請於朝賜額靈顯沈祖師不如生於何代相傳號江南懷術真人則開山之祖也

國朝嘉靖戊申年重脩比庚辰則道士蘇清玉復募緣葺之苑伕者何仙之紹介也或謂何氏婿或謂苑故為尚書以貲雄於鄉九仙之初至苑實左右之已

而私㕦何氏丹面紫黑欲死何仙擣而解之以白雞血乃甦故今之禱者必購白雞云

水晶宮造自嘉靖戊申張副使謙浙人也弭節莆中因謁仙得奇夢乃屬臬司知事方宗善建之時方適視篆仙邑比萬歷庚辰邑人陳司理紳林主簿堄復捐金脩葺

九仙閣在靈顯祠之西折而北實古梅洞以登距萬年石三丈許正德丙子年宋善長實始事建之今道士鄭清華復募緣重脩

鐘鼓樓在靈顯祠東舊為湖光亭久而傾頹萬曆辛

巳道士蘇清玉募建祀雷部懸鐘鼓杓之曰鐘鼓樓
彭憲副文質以其步武雷轟潦又表為觀瀾樓
迎仙公館在鐘鼓之東隆慶丁卯塗開府澤民胡直
指惟新檄署縣事忠安張丞建之以使車賢豪醬湖
祈夢者絡繹祠閭填委不堪齋居故別堂之後亦祀
范侯傍疏兩窗卉可假寐而得夢云
鯉湖亭距靈顯祠里許於徃還為孔道祀觀音大士
建於嘉靖初年今且傾圮矣
靈忠廟在九仙山中距何嶺三里許世傳何仙自靈
汝至息趾焉居數日乃踰何嶺練石九鯉湖其父母

踪跡至此知其子已仙去遂隱於九仙山其歿也遺
銅坏鐵鞭於溪石之上洪水推蕩不去里人神之即
其地立廟中奉仙翁仙媪九仙侍馬蓋漢元狩時事
也歷唐宋禱雨屢應紹興間旱甚朱郡守學端率父
老詣祠下禱其明日白龍見雨三日不休朱守上其
事於朝賜廟額仙水靈忠鯉湖則表為靈顯乾道三
年封仙翁為嘉應侯朱守有記
觀音閣在紫帽山下即所謂麥斜巖也閣不知造自
何代相傳林樵谷名壁卿深於易元世祖初有江
南壁卿遁之於潛邸及即位召見欲官之不受賜號
妙應道濟真人歸隱麥斜計此時亦重新佛宇矣隆
慶庚午僧明俊募脩又於佛宇之前為樓踈八窗虛
明爽塏森如廓如四望群山飄飄斜霞畢矣邑人陳
司理紳捐金倡義協衆共成其美焉
玄帝殿在麥斜巖南陳公池之上祀玄君亦踈八窗
可以遠眺萬曆戊寅莆人林參政應節實創義為之
游道備矣

黃天全輯

夢驗

宋陳俊卿為布衣時謁何仙問夢夢仙人謂之曰在黃公度口乃過黃公度語之故黃曰我中狀元汝中榜眼陳曰何尊已而舉人耶黃父曰然則汝狀元我榜眼紹興八年黃果狀元陳榜眼時同謁帝帝曰卿鄉土有何奇輒生二卿黃對曰紫魚紫菜荔枝蠣蚄陳對曰地瘦栽松栢家貧子讀書帝指其名曰公不如卿即改陳為狀元公度前後之吉俱驗黃官

至尚書考功員外郎陳至尚書左僕射封魏國公謚正獻

陳丞相文龍乙卯春乞夢夢到一廣厦如帝殿前設榻賜食賜有簽美三分陳坐其中兩人坐其旁丙辰以子龍補入太學中解魁咸淳戊辰龍飛唱第推為第一御筆改子龍為文龍御賜三魁食儼如夢中以龍飛榜進宣義郎調簽書鎮東軍

國朝莆林狀元環為諸生時祈夢夢見仙童遺以犬頭肉半斤是歲登科明年廷試果中狀元乃知片犬為狀字頭為元

莆劉孝子閔字子賢其母朱氏有娠其父禱夢見仙詰之曰孝哉閔子騫已而生子因以閔名以孝名聞天下孝宗武宗朝累徵不赴

莆朱煜未有子時以子息壽年二事乞夢夢見門生周方伯瑛正月初三賀年卿詰之曰何晏也答云因作聯與老師故來遲聯云先生台壽登七七令子科名喜見雙雙後二子朱愷朱悌俱成進士一知府一僉事壽七十七

莆康司空大和未遇時求功名夢一和尚手執一部書圓夢者以先生名和他日當為尚書後官至尚書

吳生求科名夢書牛田二字已而兩科不第乃思以是夢質之仙仙云何不加田於午之上至嘉靖甲午始發科

鄭生名啟嘉靖庚子求鄉試夢夢中開一人謂今年解元鄭啟英吉鄭得夢後以解元自期以英吉二字故不敢露是秋榜首乃鄭啟謨始知英吉乃謨字也

莆翁尚書世資弟參政世用為諸生時同至湖謁夢見一童子意其為道童也詢之曰余渴甚可得茶否

童子曰仙人今日不在家竈裏無煙不待茶翁謂余
兄弟欲祈夢何如復答曰先生若問前程事他日雙
雙腰帶花吉畢遂失所在後皆如其言
林學士文與宵友二人同乞夢各得金馬玉堂三學
士之句後林官漢翰林學士而二人尚書諸生再詣
祠質前夢夢一人謂何不玩下一句乃悟曰清風明
月兩閒人二人竟以處士終
莆王參政鳳臺父與朱愷朱悌之父同詣湖祈夢夢
一人曰高步王宮難兄難弟大開朱户方李方果同
登而王之兄弟名次高於朱云

鄒大僕玄敬父淮明謁夢夢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
鄒文子望絕矣已而吳冢宰寬閒玄敬醖藉延爲塾
賓玄敬贈一序贈冢宰公善之懸於廳事適何丞謁
冢宰見而器賞遂推轂於督學所督學屬縣令禮聘
之浸浸有聲已而領鄉薦成進士官至太僕少卿乃
知何處為何中丞云
南安傅黃門凱使夷域謁祠問出使事夢汝孺子歌
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傅默識之比至域燕飲問夷王
令主客者請曰黃河躍水三三曲願天使對之傅憶
前夢即云青草流沙六六大灣夷王愕眙者久之因而
厚其贈遺蓋華之黃河有曲而夷域青沙有三十六
灣彼自謂知吾華之勝而吾乃悉彼疆界之詳用是
讋服
鄱陽賀侯霖守福州內子娠於家託其同年代謁夢
夢冤者厲色而言曰是福清非福寧遂述以告賀愕
然曰衽席之言鬼神何以知之蓋賀别內子時嘗謂
其妻曰生子名福清生女名福寧已而生男
林訓導彌宣侍郎富之祖也爲諸生時謁夢夢一老
人語之曰功名遠大子孫聯登科甲後爲清遠訓導
子參議塾孫少司馬富曾孫司理萬湖玄孫主政兆

金兆珂俱爲進士兆箕以鄉薦爲别駕來孫綖 恩
蔭爲司理
林侍郎富謁夢夢一人語之云打馬做三十年好官
已而戊午領鄉書歷官宦三十年至少司馬總制兩
廣
莆廖太守木遇時求夢夢枯木高尺許以筬箍之囬
首又見日落西山廖得夢邑邑凌晨以告道士答曰
夢甚佳夫筬圈箍木乃困字也日落西山無多日也
先生困無多日矣其明年果登科甲
林方伯應標之外舅陳翁將以女妻方伯時謁夢夢

仙語之曰一箭穿楊梨嶺題名孫顯祖兩科及第桂
花香裏弟聯兄巳而方伯與長子進士燦章弟六子
方伯焌章皆後先登第
林方伯應棵問諸子功業利鈍至六子方伯焌章夢
有人誦子男同一位巳而六子亦位至方伯
泉南黃生登嘉靖庚子鄉薦謁祈登第夢見聞天第
一四字莫喻其旨後歷官太平郡守府門有扁書此
四字蓋我
太祖題自太平也竟以是官致仕
嘉興府太守未有子托屬縣大尹黃獻可之弟祈夢

夢見二和尚揪髮相打後以夢返命太守歎曰吾求
子息和尚無髮何得相揪意其故為是夢嘲之也衡
之先是郡有二僧犯法太守故置之獄久弗息當是
時守之寵姬已有娠忽一日二僧鬨於獄中獄卒以
告守呼鞫之二僧至庭下猶揪髮不相釋久繫獄中
髮不得剃也守方怒欲令杖之適衙內報二姬已得
公子矣守大喜乃悟黃尹之為真夢也
泉南陳侍御讓祈夢夢一人告之云前度劉郎今又
來戊子科解元乃劉汝楠辛卯陳果發解
長泰縣戴侍郎未第時丐夢得四字曰雙天西日釋

着胡雙天乃癸字西日乃酉字至癸酉科果領鄉薦
福州林尚書廷棉未遇時至湖中丐夢見一牌扁上
半大書一司字下半空白無字林以質於道士道士
拜賀曰此夢有大司空之兆後官至工部尚書
莆進士黃金少有才名一日求夢仙直語之曰壬午
舉人癸未進士官至部政五五致仕黃喜曰科甲聯
登布政極品外條五十五致仕足矣後壬午癸未果
聯登吏部觀政五十五日而卒
莆吳侍郎大田做秀才時祈夢仙授四字曰有教無
類深念之不知其由嗣登弘治甲子鄉科戊辰授扶

溝學諭九載遷
興府伴讀侍
睿宗
世廟潛邸經筵日講又六載隨扈
世廟入繼大統累進工部侍郎歷三子有教無類驗
矣
田會元得舉後祈何科中進士夢真人語云文章天
下第一後戊辰果中會元
莆陳經魁祈功名夢真人云汝萬年方能中悒悒不
樂後癸酉歲乃萬曆元年也是科中列第四名

仙邑鄭進士端巽未遇時其父爲之求夢見石馬橋
發火時石馬橋久壞於田田之亂適仙遊闕令君再
造以木板爲梁七何有舖兵提火誤燒之乃七月也
八月鄭即登科

莆有一人求子息夢見有一架茶鍾該六箇僅五箇
圓者曰鍾無一箇公終無子矣果如其言

有一生祈功名夢見其母呼其名猪上屋矣圓者曰
母呼其子曰猪上屋矣則是豚子登高也後果然

莆陳副使應魁少時其父郎中淮就鯉湖求夢見一
巨石下一母雞引十八箇雞雛後陳於丁酉科舉鄉

薦名在福州石華嶽之下年僅十八耳其明年戊戌
登進士官至副使

莆曾令君夢祭未第時嘉靖丙寅年禱夢夢聞一人
吉龍飛第一科其明年登隆慶丁卯榜比及壬申又
夢一人曰龍飛第一科又明年登萬曆甲戌榜蓋丁
卯爲隆慶秋科之始甲戌則萬曆春闈之第一科也

莆蘇別駕璞未遇時祈功名仙人語之曰田田田土
墨立月已三龍醒來不知所謂至此歲三場畢見主
人花亭窗扇有墨龍二字蘇即喜曰吾前夢此字今
次中矣及揭曉果登科後官至別駕

江西舒狀元芬爲舉人時遂詣仙祠五夜無夢題詩
於壁曰千里尋真意亦虔五宵無夢竟無緣神仙不
識人間事歸去揮毫作狀元遂至呂渓倦而假寐夢
一叟誚之曰千里尋真未是虔五宵無夢豈無緣神
仙不識人間事歸去揮毫作狀元已而果
廷試第一

莆方給舍萬有爲諸生時祈功名夢坐山中石上一
叟拊其肩語曰錢福來至丙午秋試揭曉前一日
獨水者至隨開門外有人呼錢福問而得其名即夢
中所謂錢福也詰朝登榜庚子秋再禱夢夢入近隣

立煎銀舖爐邊一人幞頭綠袍拊給舍肩語之曰我
說某人中狀元果然覺時不記爲誰只記是單字名
而銀匠則福州葉一使也癸丑登狀元陳謹榜名次
相媵拊肩亦驗矣

莆封布衣林世槐長子如府益次子布政豫豫光領
正德庚午鄉書癸酉世槐乞靈九仙問長子得捷否
夢牽白馬至居地池邊以水灌馬後尻詰晨適士爲
之解曰灌椎也尻科也馬之後尻是爲癸酉發科無
疑矣後果如其言

九鯉湖志卷之二終

黄天全輯

藝文

序一篇

國朝

鯉湖紀遊序

陳文烱

昔李太白游漢沔湖張謂語曰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寂寞無聞吾子標以嘉名可乎舉酒而號曰郎官湖至今傳諸不朽九鯉湖若夢寐異聞天下

舊矣而敬美標其勝於筆端所稱水晶宮玄珠石古梅洞瀑布泉龍擦石者歷歷如畫而珠簾玉筋之勝又與鳳凰同相峙夫湖水來自永福萬山間過九漈石相為奇麗無論何仙九人乘鯉車大都仙境也讀之使人有淩雲之氣秦漢之君當褰裳濡足者乎至與黄生全之王生汝存題詠諸篇則靈運登覽景純游仙遺見古人矣異時鯉湖之勝得敬美而益彰矣嘗供奉於郎官錫以嘉名者哉往登鼓山敬美以為奇而余則有倦意今於茲編忘倦矣豈人間之仙才有勝於欲界仙都也耶兩生請余引其端而序之

記并雜著凡十一篇

宋

禱雨九鯉湖見龍記

朱端學

莆陽之西八十里有湖曰九鯉漢何氏伯仲九人乘鯉仙去因以名其湖湖之間有潭神龍之所舍焉歲旱則禱雨於是郡守每遣官乞水端學誤恩以守茲土歲在丙午秋七月始事郡人首以旱告且曰今春種多不下土半疇亦就槁矣遂禱於其潭水至之三

日即雨農無絶粒之患神龍之賜也翊歲丁未夏旱自浙而南閩中之雨亦愆期六月十有一日辛巳有禱雨於郡祠自是四郊間雨民未告足己丑侍郎賈公選備奉御札下屬郡以禱祈為事庚寅遣官乞水於湖乃潔齋爇香致禱於神龍曰

聖天子下詔有來念旱甚朕心如焚之語臣子當若何神其速應則主憂可釋吏責可寬矣辛卯四野竟日重陰官至祀訖其所先雨壬辰水將至辛巳間雨雖雨驟而雲陰復解日光且穿漏而迸復雨升巳復止時於郡治之前有白龍見尾於雲端自東搖曳而

西觀者如堵方崇拜其水於道宮旋若瀉盆幾歷雨
癸巳逮於丙申載陽載陰丁酉一雨三日響應之速
殆類桴鼓昔昌黎文公能開衡山之雲且自言其
正直感通而東坡先生復以精誠許之端學視文公
其敢少企茲焉有禱而龍現豈非　聖天子閔雨一
德之所致乎其可忘神之所賜耶舊有祠於潭上歲
久壞漏易而修之將以額請於朝故書以述其應驗
云淳熙十四年九月朔日

九鯉湖新剏額記

劉棐

莆多佳山水鯉湖實出萬山之巔石四面如削中有
渺渟瀰漫不為旱潦盈涸棐少時躬耕其旁每釋耒
捫蘿訪所謂九仙遺蹟躑躅竟日忘返惜其窮幽極險
非人跡所常到不容倏然獨留既逐宦牒一出八年
後偕弟兄來遊則藤蘿開闢蹬道委蛇無踞虎豹披
蒙茸之勞危後複屋丹艭焜耀有跨竈鼇揷淵淪之
勝道流三四或映岩石而鋤或倚庭柯而誦恍若武
陵圖畫中人旋爨枯葉煮泉酌茗已乃相與手爇香
龍公像前三歎詫客曰茲祠宮日侈蓋吾龍公之靈
吾郡侯朱君之德吾里諸謝君之力淳熙丁未夏大

旱朱侯遣吏馳牲醪不遠百里來禱焉水甫至侯率
官吏迎拜忽雲物四合有蜿蜒曳尾自東而西者侯
與其下皆見之連日大霔郡以有年侯斥帑廩潤舊
祠為新宮以妥龍公之靈復狀其事於朝得今所賜
祠額諸謝君又將糾合其鄉之人出財力增屋數楹
宅我輩使朝夕香火永奉龍祠以無忘吾朱侯之德
棐曰偉哉諒乎山以仙而名不必赤城王屋也水以
龍而神不必洞庭震澤也九何仙去幾百年丹爐藥
竈儼然未磨非智匠精琢之所能及者又有石竇廣
不踰尺縋千尺之繩不能極其深是與溟渤同一源

神龍之門宜也朱侯為邦賦不求豐而上下足聽決
不求簡而獄訟希蓋其慈儉根於所性而和順暢於
所施龍之為侯見亦宜今來有憩止有棲孰不願與
若為山中友道流曰我輩巖居澗飲分畢此生顧懸
崖廾斗地僅充蔬茹之數敵耕以食向者朱侯亦量
蠲旁寺輸俾移以為香火費侯去不復給奈何棐曰
朱侯之言足以信於人若猶有意此土則將移書後
來之賢守令即不然侯他日將使指卿部辦此不難
語未既沿崖涉流旋倚盤石之上驚雷汯湧雪霰紛
集樹風間作如拊八瑯之雲璈衆流合趨如備鈞天

之廣奏道流因言曩昔之風清月浄湖平如席有黿大如車蓋浮游其上得非龍公之為乎抑嘗幻為九鯉如九仙子之所跨者乎抑蜿蜒雲端如朱侯之所見者乎曰晦冥變化是殆不可測予能清浄守一不叛子之教則十方龍神皆在子室奚獨此道流曰唯歸既累月貢士劉懿德來語渠曰九仙顛末父老人人言之龍見之祥朱侯之圖識在惟龍有祠祠有額鄉人欲屬君以記渠不閑屬文姑述所與道流講復者刻之巖扉初朝廷命漕臺覈驗靈迹主泉州永春簿林君寅一日假夢寢雷轟掣者再寤而領漕檄若

預有實告遂祠額勑書之始至境内民士期日迎置祠下雨彌旬慼怫充臧事改卜日於祠凡三至不許及期果霽然是特龍公之小異爾祠宮成於戊申之春踰年勑書至規畫締創諸謝君之力為多謝君為誰廸功郎致仕庭碩偕其羣從也道流為誰法隨覺保也

九鯉湖記

黃銖

吾少而有好遊之癖欲為司馬子長之遊病未能也得之傳聞觀雲臺朱陵赤城其高切天楊淵左蠡烏林青草視之茫然不知涯涘以為天下奇偉絶特之觀要當如是而元次山柳子厚之所甚樂也乃皆荒寒寂寞之濱人跡未嘗及之處特書屢書後之人聞之者心往而神凝欲朝夕遊焉而不厭者而後知天下雖有若境亦必賢者而後樂之樂之而後能發之也今予春以事之郡別駕周侯必速見予而喜命解於便齋問予之居之樂也曰何巖多佳山水子之樂之也固宜於鯉湖亦嘗有所記述乎予對曰何巖風土鄙人嘗為書一篇而鯉湖則未也請為公記退而之湖上遊盡日視之湖之廣不數步而其水以深亂

徼淵靜默然瀏然有如明鏡天日在上有風北來草木俱靡忽焉而殷殷然轟轟然有如千雷萬霆發於岩竇之下使人愕然自失起而視之白浪排空飛流濺石散落數百丈之外又如錢塘八月之潮衝山捺岸勢不可遏其雄也如是懼而歸宿於湖之陽明日復往邀一老同遵微徑上西山觀所謂石墻者高及及肩下臨無地還北山坐湖光亭中間作亭者誰曰寺之僧永端也元祐中邑大夫吳千始命名而為之記歲久而敝又從而新之則邑大夫陸楠之命也由亭而東為大墻石可生百餘人其石有穴凡數十其

大如車輪如斗如盆如盌其小者徑一二寸或不能寸皆不可測哉之以篙而績之以百丈之綆而不能知其窮者有竄馬斯石之竅也水之流其中出其旁入於湖吾不知昔之煉丹者於此否也湖之北為黃雞灘南為茶槽潭湖水東南行被崖而下為瀑布而潭而千又遶山而行不知其幾曲而為莒溪為壽水其終入於海此其大畧也長老云何氏兄弟九人之初至也止至南山而煉丹於湖丹成鯉化為龍乘之而去故其山曰九仙湖曰九鯉總名之曰何巖皆以何氏也何氏臨汝人父居江淮間與淮王安相善子

知安之必亡而隱是山父不能從安敗始去南求其子不可得而死於巖山今廟食於仙遊者其父也犀當自有籍於帝所而茲湖又若有物憑之者水旱為民祈多應吾不知其龍也仙也禱旱者見蛇或魚則雨湖之濱地隘而險未嘗有人居有戴道人結茅於亭之旁而仰食於龍穴者數年寺僧窮不能供道人亦不能久而去今之遊者皆以寺為宴息之地寺僧不勝其擾矣吾聞之高唐暮雨之祠宮亭分風之廟行者神之居人亦神之是以有籍於禮官迄今不廢也湖有功而不與祀典何哉余因周侯之命而遂錄之是為記

何仙淮南江左名山行歷記

陳濂

仙擇山而遊山因仙而號先哲制字以人入山曰仙神仙所擇之宅信天下名山也然天下洞天福地不多名仙獨閩東南莆西北二山以廬江九伯仲而名是必神仙多集乃可名仙耶且九何家臨川宦淮南績跡閩山而仙莆陽凡有山水曰仙曰何相傳何仙嘗憩息於此隱於此山有仙則名詠予想是時上有建元天子之樂求下有淮南邦君之格致閩洛之區

無非名山可宅也何不厭甌越攻擊之俗乃由淮左而江南由江南而閩中意誠識閩地異日為禮樂衣冠之鄉故入閩而遊歟越山之陽既有勝地可止也何反愛莆中溪山之奇乃由高蓋而雞城由雞城而何岩仙水意預知於山異日邇闤闠塵囂之境故擇莆而隱歟方為地遊仙也倚山為室結風為亭飲水煮藥枕月眠雲時爽而棋時煉而丹往往遊行之所皆有遺跡經閩山則俱存之跡八也莆中則所歷之地十也隱於仙山不惟有奇跡八而環山東西與山南侯坂各有奇蹟十憩於鯉湖不惟有舊躅十而玆

湖之山與何岩之地各有舊蹟四至如長壽雲有詠
與夫豫章之奉新溫陵之德化各有仙山果何氏所
歷耶抑名號偶同耶彼臨江以蕭杜等仙而名九仙
臺梓桐以馮龐九女而立九仙觀諸郡間有九仙名
獨莆因何仙名縣唐朝縣千五百七十三名仙僅三
皇朝景德中又改永安而仙居夫永安因括蒼山名
縣而括蒼弗得以仙名其山故大小洞天四十六名
仙者一而縉雲之仙者三而天台之仙源永嘉之仙
磕不可以名縣惟福以三山名郡莆以仙遊名縣並
因九仙仙郡仙邑之稱莆福宜副其名矣然既山曰

仙山湖曰仙湖溪曰仙水縣曰仙遊反不列四九八
九之班何耶金華楊氏洞天記謂中國洞天不載名
籍而多有之蓋山川之隱怏數也亦人也壽昌西山
天下勝處至元子始著鄭安惠公爲又著得東坡先
生又愈著嗚呼地不自靈人實靈之吾鍾秀先聖岱
宗設教洙泗歷朝累崇爵號惟我真宗特名縣仙源
命子孫知縣事暨皇又置教官於家廟先聖道德之
隆尚加仙縣之名先賢講道宜揮仙山之所如白鹿
洞於匡廬岳麓書院於衡山茅山書院於三茅朱晦
庵揪書堂於武夷楊誠齋建山房於麻姑與陳文恭

黃文肅嘗精舍於閩之九仙山無非為山斗吾道之
設是則九何湖山之勝陳樂卿劉文肅陳平山張葆
光陳騁君林萍齋陳西軒諸賢曩者俱遊息講貫於
此尤必若武夷匡盧麻姑茅山之立書院則吾道日
月增輝湖山何仙圖志膾炙四海矣吁圖羅浮者而
止羅浮圖雁蕩者而止雁蕩今以江浙三十五郡閩
四十九縣又及於淮南壽春盧江等郡有洞天福地
書院精舍九仙所名之境悉圖之偎雖未及效子長
之遊博訪何氏名行之跡且揭江南數百峰頓在高
堂綵屏圖畫千中詩於左記於右得宗少文者鼓琴

動操與籟豈不皆響曩九何行歷吾不得見之矣茲
圖經遊之地而作何仙淮南江左名山行歷記以貿
世之博雅君子

國朝

游九鯉湖記

王世懋

閩山以水稱勝奇者即亡如九鯉湖且著夢靈宦遊
者多禱焉余始為督學使者迫哉事不得往已晉參
政守莆竊自喜為地主乃仙先檄傴遊今延莆山人
黃天全志鯉湖山人字全之年且七十能詩文余舊

知也度山人往可一月許而余始謀為九鯉游二月朔而甚而余亦逡巡有所待者王生湛來至湛字汝存余督學時所取好古士也四日雨良已五日湛至六日昧爽成行湛以鹿車從出莆西門循城北行已折而西入山霧滃九華嵐巘出沒長松夾道都着黃花香來襲人輿中得二詩行三十餘里聞澗聲甚厲憑軾寓目怪石林立躑躅亂開一佳境也四十里得民家飯焉已乃涉澗望雲際高山當懸絙而登舁夫夫喘吁相屬如是者十里而至頂頂以西萬山綿亘前掖背度華徼上路僅左據下臨不測如是者又十

里而近湖祠之羽士來迎知靈境不遠矣地稍稍開為石田可耕可廬其陽碧水湯湯初不知為九漈上流也橋曰鯉湖度橋而登一嶺可半里許盡嶺而漈見聲始喧目不暇接已為舁夫送置迎僊館館即余宿處也入門吏衣仙遊令謁畢次黃山人來接以賓禮遣問令祭品具者當來言令白具辦盥而往可數十武而至水晶宮則鯉湖正當其前水晶宮者九仙所宅也余時憶交於神甚虔拜而命諸生讀所為祝詞畢復嘿自禱大都如石竹山旨而語加詳奠已出就湖前小亭答山人拜復名王生偕遣吏謝令登諸

生使君且與二客袒衣遊毋相廹余乃易衣起羽士前為導山人選竹為杖而從山人故善鼓而勝具不衰又雅熟山中事余倚為遊院之西石壁嶄巖佳植蘢映勒天子萬年四字甚偉宋人陳讜筆也壁下一巨石如鼓屹立湖傍一人撼之輒動又一小石曰玄珠湖水溢則與俱浮背號靈蹟云覽竟稍左折而北得古梅洞入焉洞故有梅生其中題名者遂以古梅名今無存矣洞之右地稍斥而可廬九仙閣峙焉前植老梅亦緣洞意也余三人登閣徘徊望鯉湖水如玉雪可餐而橐中偶攜吳中天池茗來命汲水烹茗

色味俱絕始啜而下始謀選勝以觴山人云此去而南為瀑布泉為龍擦石山之第二漈可席而游也於是復尋洞出行可數十武而至山人已先諭諸候吏布席以待至則三人鼎足就坐焉余時猶齋素而耿不能卻酒以塊壘須澆諸環觀非是莫領也間橐中有携樽在亟呼之煖而進其地北對水晶宮水從湖中穿龍擦石下瀉危石長如匹練故以瀑布名龍擦石者紋縱横如鱗日晃之光來射人怒流爭汎聲若震霆又如數部鼓吹而石間紫躑躅盛開彌益其態王生故所未覩大叫絕倒謂不從先生來若幾虛此

生盤中山款甚康顧流目快心杯至輒嚼蔬不啜佐山
人又盛言珠簾玉筋之勝當倍瀑布興益勃不可遏輒
奮衣起從此而下徑益傾欹以兩人掖而行數五百步
而至是為第三潨稱奇絕矣泉自瀑布瀠洄而下墮不
測其右一石削成數十仞水從上垂垂而挂可數十行
纖若旒蘇晶若瑚珠是名珠簾山人所誇最勝處也顧
余所獨喜者木澈濤湧噴薄飄空細者如霧如煙粗亦
如霰如霙粉珠屑玉簾外都無勺水雖謂南中不雪耶
予從石上望前一樹槎枒未斬稍為礙目亟呼力士斧
之為遊人除障斧之奇景益出而意猶銳觀第四潨問

羽士可更前乎辭以滑不可下意未已更以侍童往須
臾返命曰此下磴絕矣須人着草屐行山人曰佳吾縱
而下者數十丈捫葛躡藤而行者幾數里乃得窮玉筋
之勝玉筋水自盤龍山來與潨合勝不能過珠簾玉筋
而下羽流絕跡使君似不宜往與余王生相視而嘻既
已無可柰何乃就山人選石箕踞布席復飲於時微日
射水閃忽作五色對視鳳臺岡其上灌木萬章其下鐵
色萬仞仰面望九鯉湖瀑布俱不可見但覩銀濤瀉決
皆從樹杪下令人毛骨清徹顧謂山人吾老是鄉矣
坐去泉數武而飛灑霏霖若來沾拂巾舄坐久之酒

益進體頗益寒余與山人俱御袷視王生色慄起貌
路旁一石高可丈許中為半脈若洗若削山人賈勇
而登余與王生繼之政得坐三人中施榼焉天若為
余輩設坐者於是王生坐適穩余戲謂此生翠雲裘
耶坐高而後敞因與珠簾辭而前望飛鳳盤龍兩山
愈覩遠木蜿蜒上眺刺天石壁又一奇觀也匡坐且
挨從者以瓶磬告度日且晡乃徐步而還並水晶宮
前亭四顧皆穹山稠木中闕為湖下無片土豈非天
為神仙造此境耶出亭而東為蓬萊石屹立雷轟潨
之右旁施小閣步閣而南巨石數十丈偃卧潨中江

督學以達所鑴詩處也余方欲更步而仙遊令及師
生輩皆跂館門以待乃辭全之汝存往別令時已薄
暝矣閉門靜坐啜少粥而卧中夜得夢似不如石竹
而殊有綢繆桑土意人云潨水震撼祈夢多苦不得
熟眠余遘此良幸矣晨起復謁而謝九仙拉山人請
與俱東山人告未飯余復還館以待已山人偕王生
至曰從此而東雷轟潨石梁可進也余復易衣而行
先視所謂丹竈者竈無慮百餘處蓋石嵌空似竈耳
水漫流其上過竈色加澄而垂練有至數十丈者或
云與下雷顧而樂之雨時淋漉不可進進不雨後水

亦微滅勝余幸以積雨後霽而遊遊而竟日夕亦自沾沾謂有薄籍於山靈矣歸而述之以記得題名若干字詩若干篇

三記跋 三記者記鼓山記石竹記鯉湖

黃亨夫給諫誄蓋讀不佞遊鼓山記而善之攜書略云起伏吞吐如天外游龍矯矯不可羈縶紫陽一段足為礪世之砥又云初微起以左伯繼以與左伯古終之及壹皇籌書一段此漢吏法律豈卑卑掾史所能解者不佞甚愧其言戲答云記自允烏此亨夫筆端造化假其毛羽耳光是亨夫聞不佞鯉湖之行銳

欲與偕而偶患臂痛止遂以二絕句壯其遊不佞謂亨夫一舉筆山靈盡知即以神遊稱四豪可也四豪者予與亨夫山人黃全之諸生王汝存所恨者藉令亨夫在行助不佞記中語不知更作何態耳三記成為跋一通於後以貽亨夫

遊九鯉湖記

陳文燭

萬曆甲申秋余以觀察使入閩汪司馬伯玉寓書曰莆有山人黃天全非副墨中所稱黃全之者乎公如修九鯉湖志幸屬焉乙酉秋王督學敬美轉分守福興以志屬山人同山人及王生汝存遊鯉湖請余為鯉湖紀遊序私心神往久矣丙戌秋敬美入賀轉奉常余以行省右使攝分守事海上發汛奉中丞公命至平海觀焉九月九日也登高望海真奇遘云後一日至興化莆人合浦令陳君所有字彥充全椒令余君翔宗漢兩君俱文翰之士與余莫逆十有一日載酒過鯉湖待焉是早余單車以行就輿中取鯉湖志讀焉按九鯉者九仙煉丹湖上乘鯉飛去而名之者也世言漢元狩時臨汝何氏者居江淮與淮南王安遊其子九人知安之必亡也而隱湖上父不能從安

敗始南求其子九人遺銅坏鐵鞭死於巖山之下令仙遊有廟血食云唐宋以來湖上祠禱雨輒應紹興間賜仙水靈惠廟額乾道間封仙翁為嘉應侯而

國朝來士大夫之祈夢者尤應其傳夢有神范侯或云何氏婿或云故尚書以貲雄於鄉左右九仙私啖其丹面遂黧黑幾死九仙解以白雞血至今禱者用白雞血有述書姓名託道士而祝者亦應此九仙神之大概也自余出城西門壺公九華在襟帶間行八十里始至鯉湖橋望焉彥充宗漢謁余而指曰萬仞壁立者非高陽山乎轉而何嶺轉而九仙山轉而麥

斜山轉而蓮花峯轉而虎頭山轉而石所山罔巒参
差巘崿嶒崒莫可名狀又言何嶺有仙篆有宋陳謨
大書唐貽宗書龍紀院額在羅漢岩元世祖書萬安
禪贊在樵谷山書鐵衣壯士在虎頭石歷歷如畫余
咲曰安在哉蹇裳飛渡可耳兩君尊余為湖上行有
羽士一人来迎度橋而登嶺見氷若奔羽士曰九漈
之水自永福山中流至橋下瀧瀧淅淅一瀉千里而
之海也所稱漈者非指水崖之際而名之與余止迎
仙館兩君入揖坐定出尊酒與談彥充曰十年前與
天台道人游此觀瀑探珠見日午長虹橫澗五彩亭

日蓋水花噴飛日射而成虹道人以為奇先生當遣
之宗漢曰二十年前獨往遊此曾賦九漈詩有一近
體中云寒潭倒影三珠樹列嶂高懸五岳圖其兆先
生之来乎願先生賦之余攜兩君出館稍東當入館
路有蓬萊石高丈許廣二丈許鄭尚書彥頗為第一
蓬萊問湖光亭無有也有樓名鍾鼓樓下有石數丈
江督學以達銘詩於上彭憲使顏為觀瀾樓三人攜
手樓上見峽口石而詢之水流如注遇石則鳴其聲
如雷故曰雷轟此第一漈也兩旁多巨石有巨人足
跡長三尺許石竅大小不啻百餘如車輪如斗如盆

如盆繞千尺之練莫得其深若通溟渤傳為丹竈水
瀰瀰其間日夕長流望漈之東有黃雞灘亂石錚淙
灘之東有石床長二丈許廣一丈許酒尊石圓六七
丈許高一丈許復有小石覆之如蓋余咲曰安在哉
枕石醉臥可耳兩君導余祠下行余更衣就靈顯祠
謁九仙逍遙倚馬默有所祈拜畢坐水晶宮日將落
矣石湖如鏡寥廓恍惚少焉月出天籟盡鳴清影棄
波蕩萬態兩君呼酒樂甚誦唐人青山長自在流水
不知還之句余謂流水人間去孤雲湖上還此何減
唐人耶兩君擊節賞之乃余友陳學士 公望作也世

何得言古今人不相及耶山漏二鼓余別兩君就仙
館宿焉月華如洗濤聲如雷枕上情興頗佳醺甚熟
夢故人相訪無奇異者次日天眛爽兩君叩榻談前
夢歎甚彥充出袖中漁父問答二章宗漢言三鼓後
自攜酒醉蓬萊石傍今尚未醒合浦年七十九佳吉
如肩余壻龍君善言全椒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與
復大醉而起余至祠前焚香以謝兩君導余為洞中
行西有石壁立絕頂宋人陳讜書天子萬年四字至
今號萬年石去此二十步有數石高丈許為古梅洞
洞下有仙泉自石竅中出繚繞清冽滴渴愈病復有

頗為化龍洞者閒古梅無有也九仙閣有老梅數株三人携手閣上且酌且蘇復過水晶宮飯焉青山銜日湖水蕩光不滅月華可愛羽士令人叩巨石有聲如鼓且高廣丈許一人撼之輙動有玄珠石湖水溢則與俱浮蓋仙蹟云余低徊留之不能去兩君導余為漈中行有龍搽石者在湖之西土人呼為龍鼻石以如龍鼻障急流也湖水逆石而下望如匹練下有深潭此第一漈也旁一石高丈許有顏為觀瀑者三三人携手石上且酌且味見石紋縱橫如龍鱗日晃之燁燁射目大叫以為奇循是而下路傾欹不能行

以兩人掖之而行至五百步為珍珠簾此第三漈也夫流之石勢既嶮峴水噴流從上泉垂數十行如纓如綴成五色如虹王敬美大書九漈中最奇處勒於峭壁間循是而下水自盤龍來與漈合視珠簾稍狭泉垂兩行瑩然如玉筋此第四漈也險不容足必攀藤而上復縋而下數里始窮其勝羽士以為不可往兩君導余為龕上行龕石在珠簾右可坐四五人而高丈許三人賈勇而登坐龕上縣令携壺榼以隨飛鳳盤龍正當其前銀濤濟泆從樹梢下不惟霑濡巾舄令人有寒色且亂落酒巵三人飲之如飡玉露焉

余題數字於西壁彥充善晉人書起而代書縣令携石工以隨因而深刻余四顧見其上灌木萬章其下鐵色萬仞多白雲覆之余歎曰山以龍鳳相峙寧無琪樹瑤草仙符異書可往而窺之乎兩君吉白是而去山多奇石有第五稱石門漈者湖自水晶宮來不知幾千丈二石亭亭玉立將坌澗中若以為門有第六稱五星漈者漈中萬石嵯峨不可名狀五巨石屹然錯落如星在飛鳳山之後者前有一石名觀音龕者此第七漈者也龕外石竅如天窗可坐十餘人奉音大士有棋盤石廣數尺許此第八漈也懸岩一石

類棋子風雨若聞棋聲或爛柯者流由是而九漈將罕石立焉石之瑰壯者若武夫當關去湖二三十里亂石擁塞禽跡鳥聲莫得而見聞也其水為莒溪為壽水入於海余咲曰安在哉濡足長往可耳兩君無以應舉酒勸余浮以太白導余返焉時日又崦嵫矣雲水之間如煙如霧如雪如絮湖光澄之疑然不動若與去時異余揖兩君酌於迎仙之館余憶慎山泉侍御鯉湖記謂鄉人禱雨湖光壼恭杵隱隱有聲雨三者即為雨做遊止四漈漢唐宋來游九漈者止三人莫得其姓名蓋地僻也志九鯉者奈何并其訖而

遺之兩君謂余曰飡霜茹芝者往往有之奚啻三人耶先生真有山水癖矣余束髮即有浪遊寰宇名山大川之志今足跡將半閩中武夷以山勝而九曲縈繞鯉湖以水勝而諸山環抱且流遠而駛谷洩而奇樹深而秀泉古而甘所謂神仙窟宅乎而彥充宗漢把臂入林酬觴賦詩極文酒之驩若以夜夢無奇乃遨遊快心所得非渺夫非夢耶夫非夢之奇異者耶兩君請余述其概而全之汝存歸掏狀自恨不同兩君從遊也退而述之無叩山靈云耳

鯉湖客問

徐公朴

客問於余曰子宦於仙九鯉湖之勝可得聞與余曰唯唯其山則奇崛峻聳几突崔嵬雄敖崑崙然如劍閣峽其巔者若駕鳳若登雲若孫鶴獨跳於長空徘徊才立豈非勝與其石則怪異瑰奇如雲如岫直若戰棹圓如沉合巨如扛鼎細若累卵不可謂不奇也水發源永福流無甚異惟折而至此則異石當其衝兩峽壯其勢形態萬狀莫可名喻初到峽口有舉閘洩水之勢又似齊軍決囊莫可禦止稍則遇坦石千衍瀰漫已又兩石夾流直瀉數十丈則奮怒悲號若迅雷之鳴聞者戒衆失色矣又直趨下數十丈中有半湖方圍寬濶約百丈餘則泓深澄空之凝然不動若星旋而斗自鎮若革動而根不移世傳以為即九仙飛昇處豈不奇哉甲申嘗燕衣徐步攀蘿捫石至於九漈之三則見其兩花濆雪如絮如珠彼一時也乙酉之秋余再至焉則霖雨方注水勢益增珠簾之景又作煙作霧迷壑連雲則又奇之奇勝之勝矣若夫三漈以進如玉筋如飛鳳如將軍諸景則鳥跡之所不易通予急民事未遑也夫深山大澤必產龍蛇自古記之矣今至人蟬脫必有異物潛據其間則謂鯉夢之驗非虛語也通達人曠士則以天地為逆旅以宛生為旦暮以富貴為浮雲以形骸為寄寓處一化齊無入不得又何夢中故夢耶將以山川之勝不可無表爰據所見識之云

仙夢辯

鄭紀

邑之東北有山曰九仙山湖曰九鯉湖俗謂臨川何氏九子舁煉山中丹成乘鯉昇仙而得名也其翁與媪跡至於是弗見而逝土人異而祠之凡祈禱多應有女四人適張適楊適范適詹亦因而血食焉范為尤顯稱曰范侯今湖之上有閣像翁媪其中九仙列

其前范侯侍其側邑人有疑則刑牲束楮容跪於范范則報翁媼及摩仙以授所丐者語復珓於范以質虔實退乃述所夢與守祠者開發其秘多有應者然其間亦多附會遷就以助其靈由莆而閩而天下靡不聞風而翹想之士大夫進宦蔬土莫不函疏叩關而至皆以是夢何仙爲主而范侯爲使也予曰不然人之一身精神魂氣流行不息日之發用則爲事夜不應事則遊逸而爲夢夜之所夢不過日間之事耳周禮六夢有正夢思夢正夢爲安靜而夢思夢謂寤思所想而夢是祠在萬山之中一塵不到泉聲樹色毛骨生寒雖驕悍之人經越信宿亦且神清氣定邪望不生彷彿與天地造化相爲流通矣且以丐功則心主功名丐壽數則心主壽數丐男嗣衣食則心主男嗣衣食以專主之心入靜定之境則兼周禮所謂正與思者也物我一理朕兆感通而吉凶悔吝豈有不前知也哉今人平居無事之時其夢多有應驗者亦不過此理之形見耳果孰授之而孰俾之耶不然黃帝夢風后高宗夢傅說皆錙銖不爽亦曾到此山中而見所謂何范者耶故爲說以辯之

九鯉湖碑記

王鳳靈

九鯉湖之夢神天下志稱漢武帝時何氏兄弟九人煉藥茲山九鯉化龍乘之仙去後人即其地爲祠祀焉並祀范侯以侯爲真人介使能俾夢者祈禱者實多奇驗西由古梅洞而上爲九仙閣祀何翁媼東則有迎仙公鋪後爲清虛堂以待官府士夫之至亦各有范侯位像其中夢亦驗祠前即鯉湖瀲瀓可鑑深莫測其底匝岸皆石左畔鉅平蹲踞若丹竈者數十處南減水而出絕壁九層是爲九漈泉流奇變莫可盡狀其一爲瀑布泉長竟平直如匹練次則噴珠萬點爲珍珠簾又次則合流爲玉筯四漈而下人跡罕至望者睇眙而返迴峯合翠谷響山應其使人心澄魄逸夢固宜神也嘉靖丁未秋憲副張公行部至仙謁夢祠下見祠久不治行且陊已而感夢得羊維猴矣之象乃捐俸俾署邑事憲方君宗善葺而新之方君又以歲俸拓其役而典教汪君珍陳君典尉徐君式暨士民從義者咸樂相焉鳩工飭材費凡七十二金易乃撓敗固乃墉垻施乃丹黝室宫館閣皆煥然殊觀於湖濱覽而架之增建前樓五間高可四仞深一丈二尺廣袤六丈有奇四面皆窗東西設

宵東西殺木桶各五為祈夢者然處以無潰於仙祠傍水晶宮因湖勝也經始於是年冬至戊辰春仲而落豈羊變猴其應與方君肅命何生至德張生道濟來余山中屬記夫夢覺之說雖南華窮辭析微不能能斷也以為惟黃帝孔丘余未能學黃老言亦焉知仙秘然嘗聞之夫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卜筮之應也如響聲音動靜無不與數通者誠固有仙先之也夢之先知也亦若此云爾夫子又言事人先於事鬼張公東文貞憲乃能以神道設教方君又能和其民而作之不勸其於人鬼之事皆知先後矣仙宮之修可無紀乎紀事始末併紀湖之神勝以托於仙靈以永來祀

前刊九鯉湖集跋

陳傑

天下古蹟凡達人豪士所至題詠若醉翁亭岳陽樓西湖九華龍門武夷諸奇勝率有集傳於世吾仙奇勝固不止於鯉湖而湖獨以何仙蹟著自漢唐宋迄今尤烈而詩人題詠於其間者固不少然病未有集遂使海內英豪想覽奇勝槩有不及見之恨而哲蹤逸響幾淹鬱不將負是湖耶爰自歸閒迴同黃子懋學柯子一龍蒐獵諸作以圖成集然多遺忘得之聰標塵網之間石壁苔蘚之下竟有三百餘篇用是梓之於世一以播名公巨卿金玉之實一以昭鯉湖山水之雄而何郎靈奇怪異之跡亦藉是傳之不泯矣然則是集也不為吾仙邑重耶但間有字義之差訛士大夫或書其號而不知其名或書其名而不知其官者姑闕之以俟識者

遊九鯉湖記

陳所有

壬午中伏四樓逸叟攜客避暑鯉湖憩於石梁見一

道士青羅包髻眉宇有道氣揖叩其所自曰自羅浮宇內三十六峰峰峰著跡所缺者茲湖爾將隨方竹主人可乎叟曰尋常百里山溪過橋便分異境不數舉武澗中漸有石竅道士曰無乃洪濛石軼衝擊而成埒耶携手至初漈道士微吟云晴溪長嘯驚醒玉淵龍慣入道人耳聞行風雨中乃知其能詩也叟曰萬壑歸湖來則轟轟雷鳴潴則澄澄鴨綠雨山蟠踞石底平曠深莫能測北為雜灘南有槽潭東曰礂石西列石垣細孔如箕大穴如池竅脉脂通紆廻相維傳云丹竈漢武淮南之時道士歎曰萬巘嶺屼中

閒一鏡天造地設蹇氣靡竭真辟穀餐霞者所居願
鋤茅爲叟飲以白醪一吸便傾玉海半酣乃遊之覩
瀑探珠如河決青漢雪舞天風蛟吼龍翔未易名狀
大略如項羽破章邯光武戮昆陽時也日午長虹橫
澗五彩奪目道士驚曰此何物也叟曰雨崖夾峙水
花噴飛日射而成虹也（三漈有虎敵日當午日映水花五色如虹非時當午不見故人間過雅扶少遊此景）道士大叫曰奇哉此匡廬天台諸勝
所無矣過復取酒燕之題詩石壁云晴崖急雨噴瀟
瀟午谷丹虹跨一條叟逐玄猿窮九漈縈峰絕頂坐
吹簫道士應聲和云青竹杖頭挂一瓢東來叟爲開

玉喬琪花瑤草龍蛇窟日午流霞結彩橋吟罷拂衣
直下四漈對玉筯究所從來答曰珠簾東瀉玉筯西
垂雖云異派會則同歸道士曰千古長如白練飛一
條界破青山色始知此句之妙乃卸冠脫屣捫蘿至
於石門徘徊者久之瞻望九拳鳳巢坐爛柯石揖將
軍山望瑞雲而嘯縈柱道士撫掌曰探一至九愈落
愈奇自九望一碧漢興齊豈非仙都勝絕至妙處耶
逸叟有方外之風道人無濟勝之具否則猿枝鶴巢
欲披蒙茸二客何以能從於是叟酌紋螺歌紫芝之
詩橫持玉笛奏羽融之曲興盡歸來朦榻山房而月

映中峰矣午夜夢迴道士喚予曰遊人援援識趣者
少孰謂鯉湖水奇而山秩耶不秩不奇奇生於秩爾
叟曰然此地若遇霹靂手必闢佚以助是奇斷山骨
增樓閣叟通房遠澗柵茸湖光亭造木蘭艇因而放
浪情懷窮極異趣於千尋澗底避衝砌臺背崖結宇
大鍋午虹晴雨四字於峭壁爲洞府奇觀其上構避
虛亭結繩爲梯斷木爲輪興至則坐繩牀轉輪直下
枕石嘯傲仰盼倒聽（聽音汀）令荷衣無雨常濕坐客不
風亦寒此時此景不知何人清福能消受之乎四漈
而下徑仄石斜險於棧道須劃蔓闢徑鑿石成階朕

絡至莒溪水口庶遊者無事攀援道士曰樓閣無山
水弗奇山水無樓閣弗麗非高人則俗無茲闢秩可
謂三妙絕矣但劃鑿之功宜止五漈必欲通道由莒
入湖則爛柯諸勝皆漁樵捷徑車馬坦途紫芝産而
奚童採增繳入而老猿驚洞天福地之秘不大洩乎
夫勾漏荷花望農夫以卜稔武陵桃樹怨漁郎之問
津鼎湖龍髯丹梯難升虹橋既斷簫鼓無聲三島弱
水負芥即沉凡兒俗骨豈可窺神霄躋赤城哉且吾
聞之數窮於九鯉曰九鯉漈曰九漈九陽數也陽極
欲歙歙則純氣涵萬象渾渾淪淪故昔人命漈謂之

將軍將軍之職義取鎖鑰洞門叟捧被謝曰唯唯鄙見不遠豈真人假子以云云道士莞爾劉予紀遊期過三年再晤於古梅洞中道士自言天台人號號玄玄子

九鯉湖志卷之三終

九鯉湖志卷之四

黃天全輯

詩

唐

遊九鯉湖

張濬

此地神仙跡乾坤別世間青山長自在流水不知還爐伏黃金火鼎藏白石丹松高玄鶴舞湖濶老龍翻玉筋垂秋漢珠簾捲暮巒幽靈通一夢毛骨亦生寒谷口逃名日尋真逐野心春雲迷曲澗曉露濕單襟翻瀑驚飛雪鳴灘訝聽琴最憐逸興發白髮浪相侵

宋

徐師仁

晨踰九仙山暮宿九鯉湖何氏兄弟跨鯉魚當時輕舉排天衢山頭雲氣故恍惚三十六鱗今有無瓊漿白日醉天酒何日華表歸來乎

張式

半生漂落江湖外此日登樓花正開丹竈依然沉澗水珠簾空自挂瑤臺昔年道士何時去前度張郎今又來點檢洞門題詠處幾多墨跡篆蒼苔

蔡襄

何嶺巍峩欲插天田頭人與白雲連桃花不點尋常
路從此依稀度九仙

傅　楫

偶有尋真曲携筇扣竹關巖頭青嶂合洞口白雲閑
火伏丹猶沾棋殘局已班遊人迷去路疑是武夷山

張　軏

瞑雲竹徑濕蒼苔雲頂珠宮絕點埃澗水遠分山色
斷林猿時帶笛聲来唐朝百載惟詩在漢事千年若
夢迴湖鯉猶傳靈異跡無人不道是天台

吳有定

昔聞九仙靈今登九仙地裊裊一爐香㕘㕘千載事

陳　讜

藍輿破午抵仙宮喜聽黃冠話鯉蹤仙去爐煙留此
地丹煙猶覺起傍峯

鄭　楨

西風淺淺片雲閑一夜寒泉卧此山倚杖湖頭秋欲
望稀跡煙壠是人間

黃　艾

九鯉山頭爽氣芬躋攀九漈隔溪聞青嵐高障海東
日碧洞流穿湖曲雲坐聽猿聲構草閣夜深月色度

松門無緣能結茆齋宿緑水丹山欲共分

方公推

大隱何妨居市至人亦或混塵畢竟入山差勝故云
有仙則名
賀老曾求一曲鴟夷亦泛五湖平地自有仙者急流
誰勇退乎
吾聞占熊維魚或說騎龍翳鳳固知天下有仙勿謂
至人無夢

徐　鐸

昔年曾此一尋幽今日重来訪舊遊羽客有情迎別

館仙人何處隔蒼洲珠簾丹竈遺踪在玉樹碧桃勝
跡留欲借一宿長把勝閑吟花鳥任春秋

元

張　禮

勝日訪仙子支節過此山僊峯飛鳥亂流水落花閑
犬吠白雲外人歌翠岱間明朝衣吏恨携手共高攀

盧　琦

朝躋何巖頭暮宿何巖際平生塵跡不曾列今夕何
夕登斯樓九仙跨鯉升天去藥竈丹爐幾今古白雲
滿地孫鶴閑怪木爭空老枝怒青山四面相縈迴流
水百折聲如雷蒼煙女掛屋上樹細雨忽落庭前梅

毒花似笑客來晚客來洞底春猶淺躡蹬安知步履
危采芝自覺心期遠十年鉛槧役此生願借一枕通
仙靈中宵夢醒肌骨冷似聞玉簫空中鳴䐉光伴人
賦辭別袖拂松梢墜殘雪相期豈在重來遊共向滄
洲弄明月

國朝

九鯉湖感懷　楊四知

邯鄲道上黃粱熟九鯉湖邊丹井深塵世儘蹤渾是
夢浮名何事繫閒心
萬山環遶鯉湖津夜夜遊人問夢頻千載空餘丹鼎

在何郎亦是夢中人
長夏尋遊眺遠山九僊湖上水潺潺歸來雨袖白雲
滿散作甘霖潤九寰
二山聳立鎖蒼煙湖水淙凝接遠天誰把明珠千萬
斛隨波撒落滿晴川

九鯉湖

萬山環勝跡湖水瀉瑤川玉柱懸三漈珠簾落九天
雲飛晴亦雨霧結晝如煙何鯉騰何處丹爐空自傳

宿九鯉湖

人生如大夢祈夢亦何為湖水從天注山雲接地垂

青松盤古洞丹井傍仙居夜靜空壇冷笛聲湖上吹

迎仙館中

尋僊遊翠壑野館對青苔水瀑天連雨湖聲夜若雷
靈祠含霧合飛閣倚雲開丹鯉人乘去白雲自往來

春謁九鯉湖晨入高山雲霧中作示王生

王世懋

無論仙源好山行亦壯哉斷雲前徑出排石暗泉來
幽澗花偏夢(細)深林鳥不猜軒車任超忽未夢已天台
春雲結層巘嵐氣濕征袍響吹湍聲合懸旌樹色高
精應通九漈夢豈在三刀亦鯉誰迎致門人善楚騷

遊九鯉湖與黃山人全之王茂才汝存飲石間

竹杖絕梯九漈頭狂呼赤鯉佐遨遊春深白雪驕雷
在天倒銀河旁自流石壁雲中飛鳥絕波濤地底蟄
龍愁醉來只為能成夢踏遍仙人十二樓
一曲濚洄萬象分九霄疑下九何君垂珠隨峽難成
水屑玉飄空半作雲骨立摩峯多鳳翥(山名飛鳳門名鳳臺)光
搖五色自龍文(日竹木作五色竹石如龍紋)惟應濁酒驅凡態遠
莫春雷醉裏聞

宿九鯉湖迎仙館

曰余少迷少中歲還初服彳亍復來茲顧景畏逡促

豈以獨往心而從世人角大夢五十年展轉猶未覺
云胡復夢夢幻境彌相續行藏本心如啓季安事卜
恭承九仙人蹤跡在冰玉靈境果殊觀寧但醒人目
傳鄂異賢愚夢者同所欲安得希至人無夢長寢足

遊九鯉湖書懷二首　陳文燭

平生餌丹經神鼎抱遐想嚴車歷城闉季幽多俛仰
衣裳絳氣中杖履白雲上瑤草殘芊芊銀濤崇滃滃
知足願不豐飛光意何朗九仙湫瀛壖一去空天壤
今朝叩玄關昨日凌窮髮所嗟平生心湖海興突兀
高林收夕暉滄波弄明月浮生五十年容華坐消歇

誰爲不死人千載空遺骨沉冥倚暫棲從此謝天伐

繞入仙關暫捲旂況逢詞客總忘機白雲丹竈知誰
是流水桃花去不歸月落濤聲吹雪浪霜冷山送晴
暉不辭永夜呼盧醉仙夢還能到翠微九仙館與陳彥充余宗漢夜話

碧水澄湖映遠空倚欄客思坐何窮金銀樓閣疑天
上縹緲川原似鏡中赤鯉已飛還作雨賓鴻無際好
乘風醉來莫話人間事一叩玄都路可通水晶宮

跨鯉當年此勝遊振衣今上最高頭不緣海氣能爲
屋自是仙人合有樓閬鳳飛來常五色山龍盤處自
千秋悠軒更有清泉酌得洗塵襟萬古愁九仙閣

珍珠錯落滿蕪生興至臨流坐亦輕客子披雲衣半
濕故人攜石酒初醒銀河匹練千巖墜玉樹寒濤萬
壑聲從倚不知明月好海天孤鶴數聲清冰蕉洞同陳彥充余宗漢飲石間

湖上別陳彥充余宗漢

風塵攜手總浮萍回首仙關迥不扃向子遠懷禽慶
約鍾期孤調伯牙聽深秋落木尊中綠後夜滄湖夢
裏青最愛兩君俱翰墨逢人常寫換鵝經

遊九鯉湖　黃克年

宜遊那得且山行更上層巒逸思生飛瀑玉從天際

落片雲紅隔海東明壇餘草色丹空覓洞有梅花夢
亦清仙山有湖古莫問九仙來鯉事古來幽僻好逃名

顧大典

赤鯉仙人去不回澄湖如練復如苔叢叢積石緣階
立面面疏峯逐澗迴琳閣樓台凌峭崿水晶欄檻淨
氛埃懸崖瀑噴千秋雪出地濤奔萬壑雷爐裏丹成
龍作馭林間草擁鳳爲臺珠簾捲霧蒼煙合玉柱排
雲碧嶂開宅近蓬壺元有石洞扃瑤草也無梅煙霞
老去偏成癖替級攀來豈用猜蕉鹿迷途堪自笑尊
罏歸思若爲裁深翻作遊仙夢足踏金鰲海上來

游石竹山山為九仙離宮丹竈亭紫雲洞在焉
皆其脩練處也余禱而無夢
亦是栖真地雲房冷自扃竹侵幽澗綠石繡古苔青
飛閣懸疑墜孤笻振復停入林披宿莽抱葉見寒梃
伏磴窺潛鯉層臺仰摘星（下有仙鯉山上有摘星亭）紫雲時拂洞
丹竈尚留亭旅館宵無寐塵心夢未醒還將歸隱意
一為叩仙靈
岳正
叨陪車騎遠尋真閒把詩書寄舊聞烏兔循飛天地髓
虎龍交護古今根須憑天下真黃土莫煉人間死水

銀火既不明爐藥物却教仙客咲鄒訢
祝鑾
九鯉湖上九仙樓傳夢者誰為范侯仙人乘鯉不復
還湖水日夜潺潺流石穴如鼎或如臼小者如杯大
如豆但見泉通地脉流漫傳跡是神仙舊當年羽化
即上昇雲溶溶兮風冷冷那是形骸托草木秖於日
月齊光靈吾儕精神天與合八翼橫飛叫閶闔坐卧
常須太宇清冲虛未許煩囂雜出氓自不解東西却
來宿霖問土泥白雞清酒謝神去碧樹紅桃迷故溪
度何嶺
何嶺何危哉難下亦難上樹高無鳥雀徑窄多榛莽
仰視蒼昊隣俯瞰千疇廣樵斧帶雲歸使車披荆往
難得恣遊觀無乃太勞攘王陽廻九折千古有餘響
戒哉復戒哉大道平於掌
杜汝楨
一經行海曲兩度望仙遊地主勞相送山靈亦勉留
路縁斜逕入雨向茂林收卧榻孤懸夜珊瑚月上鈎
朱炳如
仙湖靈氣滿人間感應真能動九寰長老傳聞多說
夢野人遊覽韋登山卷舒在我天常定用舍由人心

亦閒回首清源仍在目關情民瘼未舒顏
江以達
九鯉湖傳何者時臨川仙子竟何之閒行流水尋丹
竈忽聽空山歌紫芝中散素書終落寞莊生人世亦
支離分明夢裏華胥國萬里神遊路不疑
趙維垣
九鯉祠傍路九仙空遺湖水碧波漣珠簾不捲四時
雨玉柱常撐半壁天泉響山球轟萬古枰開石局着
千年水晶宮殿凭欄處心曠神怡思亦玄
楊芷

大陸悠悠看奕棋熱柯人代總堪悲興亡閑局須更
事今古浮雲變態時盤棝叟高霜高鶩晚節衙門天
遠憶棲遲塵緣戀戀終何濟鄖水秋風源暮思

魏良貴

羽人昔乘九鯉去勝蹟今看湖上山雲想真遊登蓋
遠煙含丹竈石床閑瀑雷晝撼蛟龍窟雖月宵懸虎
豹關一叩靈筌鶯巖安不眠空復念民艱

朱兗

九子當年此啟關分明磊疊塊成山不因地勢從天
造安得仙蹤異市寰湖上水寒龍已化松頭雲影鶴

遲還人間物幻成千古一局閒碁尚未完

王弼

涓涓初見出雲時忽忽狂奔勢莫支月白鵠環千杵
合天機裁帛萬絛垂清秋雨歇猿聽慣夜靜風高鶴
聽遊郤悵餘波落平地成川又與濁流期

方鯉

携家遠引入南閩欲傍神仙奮奮身漢武漫求方外
士何郎只是世間人星壇步月三三珮雨滌翻雲大
六斛一自丹成歸去後碧桃開落幾千春

王苴

避俗豈無意棲真故有緣長風信來去浩劫不知年
火寂燒丹穴雲迷種玉田死生亦大夢空為世人憐

陳近

為有煙霞僻因尋島洞幽湖光沉碧殿秋色淨丹丘
地拱天垂蓋雲銷月過樓子微如有約吾道共滄洲

陳效

行部仙遊

碧山如畫路吟眸信是神仙此地遊九鯉有人爭乞
夢一春無事獨登樓田中水白秧初雨隴上雲黃麥
已秋民困秋今蘇息否我來端不為身謀

周大禮

鯉湖湖上畫圖開碧水丹山亦勝哉石洞苔封科斗
字珠簾月照水晶胎松頭鶴夢為風醒漈上鷗鳴逆
客來羽士惟持無太劇拒衣躡蹬看雲瀠洄

吳達

仙子乘雲去不回洞天幽勝等蓬萊路回丹壑珠簾
隔山枕澄湖紫殿開玉樹林鸞隨客徹碧天雙鳥為
誰來芝田剩有長生藥提笑塵纓不自裁

程秀民

自歎浮生都是夢更從幽夢問浮生流雲出岫原無
跡高鳥投林漫有聲一枕華胥酣醉寢九廻境島踏

欹行阮郎白足天台客野鶴山猿莫浪驚

解卻銅章便入山山人笑我太偷閒臨流自釣湖中影卧月偏依石上班勝負暫知拋世局消虛今喜近玄關碧桃洞口歸來路帶得浮雲幾片來

遊九鯉湖　錢順德

仙侶飄飄跨九龍千年泉石尚遺蹤雷霆下撼黿鼉室草樹交連鸞鷲峯山館蒼涼清客夢湖雲捲霧蕩心胸閒南此最稱奇勝汗漫何妨寄短筇

錢洞泉

探賾尋真到洞天洞天深處景悠然湖光瀲灧通銀漢珠樹玲瓏隔世塵塵外一泓雲水淨人間千載夢魂牽我來暫假松林榻永夜泉聲過枕邊

江山

萬里蕭蕭引鳳鸞步虛聲遠碧欄干林深無雨畫常陰山遠不風晴亦寒陰洞昔年聞鯉化古潭疑處似龍蟠我來纔有丰仙分欲乞真人授大還

丁一中

蒼山苔徑舊遊鄉滿澗春風瑤草芳閶戶迎仙占紫氣令威騎鶴集華陽四千里外閒心遠三十年來清夢長爲喜重登如隔世豈將衰媿問行藏

皇甫濂

夕投蘂珠宿旦啓玄源歷幽谷夾瑤林飛泉掛蒼壁玉沫揚晴風晶簾蕩華日嚮弄白雲濤潔落素練匹豈異廬嶽觀且同淶梁適匪惟珍怪潛亦美山靈□□我廬羈愫于馬藉深滌一夕娛心神無勞□□澤

關學尹

來夏郊西選勝遊藍輿日午到仙丘何來海上朱明洞信有人間碧玉樓丹竈煙消荊樹老小山人遠桂叢秋嗒然一嘯雲關啟不盡泉聲日夜流

石蒲蒼苔記漢年赤蝎曾此馭羣仙地騰神漢玄都路山抱紵桓紫閣懸杖底恒河飛九折背前花雨下諸天會心到處皆真境不待黃粱熟枕邊

龍遂

何年九鯉仙人去九鯉遺靈湖上存洞口碧桃含過雨山腰蒼樹鎖歸雲煙消深逕苺苔暗溜瀉懸崖瀑布分昨夕僊壇分半榻覺來猶未謝塵芬

劉鳳

谷館即玄棲辦隨漱丹液潛似洗疴去恍如塵霧釋攀崖肆窺臨苔洞振雲屐高吟入重漢逝入下千尺泫泫幕輕綃霏霏濺萬石紛疑散瑤蘂淨可匹琳壁

氣深寒散雲霜空露華白全高蘊珍怪玉餘測泉脉
自昔伏脩靈允惟集羽客秉玆清罄良重以寄心適
方希乳穴前一整飛霞術丈人倘歸來千秋隱仙籍

祝致和

何處松風送汰茶飛泉爭道夜聲驕蕊宮肅穆時參
寂疑是雲璈下九霄
湖色山光映石臺珠宮貝闕倚天開漫遊何必探員
嶠九漈攀緣亦壯哉
丹竈碁枰白晝閑數聲雞犬自雲間劉安亦是仙才
者合勸移封到此山

九曲何如九鯉奇石門飛鳳勢參差隱棠一懸中峯
棡萬里遙遙月滿池

潘忠

晨起尋真貴將窮九鯉奇振衣步連岡捫葛沿迴谿
奔濤赴層巒清泉一道飛晴空轟游雷峭壁吼蛟螭
乍聆毛骨竦佇望目轉迷蛟人累冰綃曳之百丈垂
魚龍紛夭矯相噴珠離奇惝恍非人間始識真靈棲
紫霧何溟濛瑤草亦葳蕤采采意飛越長生良可希
何當謝樊籠披蕍凌丹梯

方宗喜

扳蘿渾不佬風景屬高丘林翳四時雨松濤萬壑秋
石瀑布無盡天孫織未休白雲共流水終日兩悠悠

丁衍忠

莫道神仙不可呼都因廊廟遠江湖塵埃誰識非仙
骨異日餐霞作釣徒

沈東

湖光涵翠黛佳景遂探奇觀山知水源沿流溯前谿
蒼崖披素練百丈寒泉飛白日吼風雷疑是蟠龍螭
洗耳心更清縱目神俱迷長空噴晴雪一幅珠簾垂
瑩然落繁星晶彩分陸離又如飛玉雪殊觀快幽棲

道人逸贈我金空草葳蕤瀛洲縹渺間仙蹤洵足希
丹成漱金液絕頂凌雲梯

關玉成

錦幛花泥印紫苔依依此日共登臺風收遠岫千岫
春水帶斜陽萬井開眼底看來皆夢幻湖中此去是
蓬萊壯遊偏喜知章在月色秋容莫浪猜

胡朝賓

宦遊隨地是吾鄉雲外樓臺琪芳草繞水齋澂潛化
鯉危峯崒嵂駐殘陽藥爐火伏丹霞冒碁局苔封翠
蔓長欲悟玄機資薄領懸知秘籙檢中藏

朱一化

為識神仙窟披衣獨禮壇於時供俗吏何日問遺丹
崖聳千尋碧泉鳴百道寒自憩毛骨異飛舄屬誰看

魏　官

道人湖上識奇觀隔斷浮塵境界寬玄鶴月明歸古
樹赤魚雷化出深潭銀界散作千峯雨石洞陰生六
月寒遙憶仙槎歸去後寥寥何處問還丹

觀九鯉湖三漈　張鳳翼

三漈幽奇景莫逾步回腸詠更踟躕霏微汎灩煙相
似晶白搖空玉不殊動地雷聲長日震接天峯色與
雲俱懸崖不盡四時雪枯世何來萬斛珠枕上盧生
虛富貴山中寶藏或多餘年年遮莫成珍翫過眼豪
華恐未如

龔道醬

平生美遨遊登臨不厭數野鶴締新盟溪鷗覺逃託
芒屩採丹荑放情傲羣壑翩翩恣所如盤桓忘搖落
雖知勝絕奇仙蹤竟遶逸幸逢星使車開顏憩石幄
咳唾成琅玕意氣凌鸑鷟山鳥亟催人航蒼恨不速
徜徉樂吾生乘閒一濯足

九鯉湖志卷之四終

九鯉湖志卷之五

黃天全輯

遊九鯉湖

王希哲

暫謝簪纓累敲衣上翠微境宮分石澗瑤草閉山扉
王喬登仙去劉郎採藥歸細論古今事頓覺此身非

黃孟良

人已登仙鯉化龍伊誰湖上構仙宮石遺丹竈潺湲
裏雲鎖壇林縹渺中青鳥去來猶夜月碧桃開落自
春風此行不為邯鄲夢越向圯橋過石公

徐資用

層巒疊嶂簇清漣藥竈丹爐起瑞煙採芝未為三島
客尋真且問九鯉仙樓臺隱隱臨蒼漢松栢森森倚
翠巔躡蹬已從花底入捫蘿猶向澗邊旋石門斷處
疑無地洞府深中別有天步斗壇虛黃鶴舞凌霄閣
內紫薇連半空雲氣迎仙珮徹夜潮聲雜管絃黃閣
遠障橫飛岫珠簾倒掛瀉寒泉碧桃開謝三千載龍
鯉騰空幾百年明月滿潭人不老清風孤榻客猶眠
梅花枕上夢先得芸草窗前業未專明發攜琴歸去
後不知何日重攀緣

劉　武

仙子遺蹤處處凌霄咫尺間泉聲千澗響月色一天寒
洞隱桃花暗峯危峭壁翻湖光知化鯉竈冷已成丹
飛瀑翻晴雨殘霞鎖暮岳人閑猿自嘯松老鶴猶還
能得何郎意今宵夢裏攀

黃約中

湖山巍峩高插天乃在萬丈之表太極之先瓊樓綺
閣相句連上有長生不死草服之可以羽化而登仙
下有九曲之飛泉飲之可以變質而延年山兮山兮
相盤桓層樓可望不可攀水兮水兮相縈廻飛湍百

折生波浪仙人已乘九鯉去丹爐藥竈留人間余心
欸欸抱素誠願借一榻通仙寰中宵夢覺神氣清朗
然白鶴宮中鳴東方曙色催離別檻外松梢掛殘月
道人採藥未歸來空餘流水聲無絕

張　端

山城佳處即仙家遊興未消日已斜明日振衣登絕
頂五雲深處落梅花

遊九鯉湖　鄭善夫

到此憶自遠春湖接混茫薄雲長懸洞名草不辭香
月色寒侵閣灘聲夜近牀濯纓吾志定東下挹蒼浪

鐵嶂岳天塹石門脩水關古松蟠極地小鳥立驚湍
玉笛何由聽真乘未即安芝田會心處誰憶紫金丹
始識三山外無如九鯉奇清春穴地去飛瀑自天垂
潭影驚衰鬢松花豁所思懸崖俯青壁擬結小茆茨
一別璚宮久玆遊喜及春雲歸岩竇濕雨過野芳新
石竈留還藥金莖幾度人嶺南有行役未了去來因
瑤宇青峯頂芒鞋白雲邊風泉轟九鯉煙水薄諸天
尚子終當去龐公最可憐玄房今夕裏整欵接羣仙
斜日良山西迢迢向苕溪眇然脩禊事及此餉蒸藜
草長岩姿媚峯廻人影迷仙源三十里天畔白猿啼

春岩蕃草木夜色烱里河巾舄憐吾在刀圭柰爾何
猿啼青嶂月鳥墜碧湖波興極翻蕭索山中易爛柯
二月枕藜湖上來瑤臺石屋空蒼苔驚湍噬飛變天
地孤松蟠結注風雷鄭老襟期豈易得主生斧柯良
可哀人間白骨俱塵土九轉丹芳心未灰
湖光亭上日如年湖光亭下春可憐雲芽石齒無數
好水瀑珠簾相與懸長笛幾聲欲忘我短牀一枕能
非緣天地到此弄空澗猿鶴避人何靜便
一春中酒若多事三日尋真愜舊遊恍惚雲間聞玉
佩分明塵外見丹丘携榼每因芳草去題詩聊爲故

人留平生山水有奇癖高閣凭欄散百憂
三月桃花春欲深九溪石室晝長陰獨行罔兩還相
遁並汎鳧鷖好自尋人事倘逢地下履道情先寄廣
陵琴丹臺玉冊真冥漠息影忘機漫陸沉
石枰遺着一大奇蹇虛渺茫誠有之春花滿澗眼不
澈古木壓道心無疑井竈可能鬼物護巾鞋或有仙
人隨夜來夢想方州外化作蘧蘧蝴蝶飛

林　俊

雲物嬰情會參斜經幾秋緣隨方外結老作夢中遊
屋竹青煙細仙龕紫氣浮藤蘿虛壁半吾老憶丹丘

廻合盤千嶂逶迤歷幾溪村孫尋作黍蹬斷一支藜
亮草澗猶濕黍花路轉迷風驅前令急山鬼作人啼

方良永

乾坤靈氣萃此地壓東南石老苔痕古林深鳥韻酣
湖光頻弄月山色謾拖嵐滿眼詩難盡吾心自與參

方良節

為愛仙家好盤紆過嶠南丹成黃鶴去洞古碧桃酣
樹梢飛寒瀑山腰帶曉嵐頓知無俗侶獨與白雲參

鄭　岳

榻被宿雲館神清夢亦安水聲喧夜雨山氣挾春寒

蒼箔明星度溪鄉白露圓神仙隱名姓屋上不須鏡

鄭　紀

步入鯉湖亭盡是神仙景聞道九仙人一夢不曾醒
百歲能幾何浮生都是夢我為遊觀來不問夢中夢

陳應之

四面峯巒烏徑開仙家疊疊有樓臺閒行不着漁樵
跡殘夢忽聽風雨來蹯蹋岩頭長自媚古梅洞口為
誰栽山中甲子無人數石篆年來又匝苔
曾聞昔日桃源路今過仙人化鯉橋身隔塵寰萬丈
上思隨飛鶴八荒遙碧虛直與丹崖入青鳥長驚白

雲漁吾通百年應寄傲紫陽何以惜輕軺

張曰韜

不識湖中景今朝得勝遊峯巒連碧漢石洞瞰清流
仙閣來新月爐煙散暮秋一塵飛不到吟興自悠悠

林文華

雲封古洞鯉湖東積翠層陰一逕通萬樹嵐光連遠
嶂千林夜色動寒空崚嶒石壁猿聲外瀲灩山泉鶴
唳中耽此妓玄無不可十洲何處九仙踪

鄭光琬

林壑經遊地清虛一洞天高臨丹竈上疑對赤城前

脩鍛窺中徵求砂擬維川此間多舊侶曾記是何年

廖 梯

三十年前想玆行偶一酬湖天殊易曉花木不曾秋巨嚴留遺武餘丹照故丘紛紛車馬者不爲採芝遊

林逵喬

習靜無如此地幽碧桃珠樹幾春秋王喬已逐山中去漢武空令海上求雲氣蛟龍時自奮瀑聲雷雨日長流脩然丘壑冥心外皓月澂湖獨倚樓

綠苔爲革石爲身鐵度㩁桴扣不鳴可是仙家嫌俗聽只留形迹不留聲 詠石鼓

林大輅

寒濤谿砍曙晴嶽日初懸坐協滄洲趣石門生紫生煙石人𢧐服食問我掛瓢年一笑瓊花在娟娟媚天邊

探奇非浪迹攜舊亦多緣湖淨白留月山空竈注泉酒從父田得詩任野人傳莫訝調龍虎丹成被自憐

白髮不勝情秋風過此城忽聞洞笛語疑是王簫聲瑤草他年拾青芝長夜生所思非夢寐萬事已逃名

藥宮天共迥芒屨客重來路遠啼猿樹雲深化鶴臺南州還舊楫北海復深杯寄與仙翁道年華莫湧催

可是飡霞地誰傳辟穀書龍歸青嶂寂天入碧湖虛

仙絕紈雙鳥雲津悵九鯉石牀曾佔宿栩栩到華胥

白石蒼霞逕尋真慰舊期江河秋共下天地老爭奇雙瀑虛廬阜數峯封武夷憑雲同決背看雨獨支頤

飲猿曾避客浴鳥却精湍雲谷晴風峽石林午日寒仙間何大夢吾健合奇觀恍惚層霄上翩翩飛紫鸞

何嶺傳旌蓋奚囊得句多如何青瑣客亦戀白雲窩有興頻呼酒營魂定擁蘿明朝看瀑去相對一狂歌

爾歸過十載今日識龍湫歲月閑玄洞風煙會急流放林雙翼翅聲由萬山秋鄉谷非新里郡平有舊侯

湖白早霏上屏風夜吹低攬裹初出戶散步一支藜

臣瀑頻過李蘇山獨住猶鳴鐘高閣去啼鳥隔林迷

婁斜

梧葉驚初下相看天路迷棲遲遲剩日懶慢過清朝鬼谷藏真界山靈封遠軺主人開石戶衲子遠相招

山椒懸淨瀧馬首入層雲日月玄門靜神仙覺路分風憾孫磐定溪笛一尊聞白首林居子初來訪洞君

出山幾回首谷口忽聞鐘漫欲邀青鳥誰當訪赤松洞雲連羽服人代渺塵蹤試問寒潭水何年留臥龍

• 蔡渼巖

三花聊共玩孫鶴任高翔海氣醒秋鼎石雲冷午牀

風煙蹤跡老天地鬢毛蒼梅子峯前月吾廬大隱鄉
險絕千盤嶺坐逕百折路風霆石齒齒天漢草淒淒
拔虎聽禽客彈猱任默奚巢林變倦鳥安穩足卑棲

張文鶴

躡蹬上巖頭攀蘿下岩陬林幽深處白雲鎖中有匙
我神仙樓神仙丹成跨鯉去桃花開落幾千古藥爐
丹竈火無煙青霄白日蛟龍怒樓前樹影自盤迴怪
石參天水閙雷雨紬拂苔有古篆芒鞋拖露滴寒梅
念我來時歲已晚洞口花開春風淺跋涉不知道里
危遊人志意期尚遠道人酌酒酌予別山風吹泉散

香雪推簾月出酒盃空振衣山頂弄明月

陳伯献

洞府知名處處同石崖丹鼎自清風山傾湖水千尋
瞰地隔塵寰一竇通深樹雲收含雨碧落花春帶出
溪紅九真靈夢參幽顯留在人間佐化工

林有年

残碁着罷暮雲收洞裏乾坤只自由鶴化丹砂三島
外一聲長嘯海天秋

龔用卿

尋真初入仙遊路晴日春山興不遠山向窮時皆鳥
道路雷險處有柴扉雲邊喬木千章暗澗底清泉百
道飛欲向神仙求秘術滄洲早已着荷衣

朱鳴陽

仙景登臨足賞心石枰丹竈尚堪尋隣無雞犬塵埃
隔洞有煙霞紫碧深浮世總成蕉鹿夢短牀頻聽水
龍吟伊誰識破玄中趣雲在青天鶴在林

黄廷宣

何嶺峻嶒千頃雲龍驤蹀躞久聞云開帆飛瘦大江
水曲曲瑶琴招鶴摩雷聲大壯刮人耳月下音徹不
可聞飛流與世洞胸膈一枕通玄棲以蕉伊昔六丁

竪石湖仙宮伏瞰鯉今無天池滾滾下不歇瀑布珠
簾真畫圖天子萬年刻深處大書疑是顏與虞山人
再拜無聲祝玉湖陰森松石縱上山下山興且豪酬
然逆筆如洪濤琅函遺我錦繡段看取標錦壓時髦
出塞先風情駿馬天晴柳色上宮袍丈夫利鈍我何
有湖上相逢負此遭三十年前尚黒頭歸來元是夢
中遊朔風寒菊重陽酒戍角關上明月樓結攬煙霞
晩更好元龍自許崇賓棲仙班聯袂誰子哉向何泉
弄小舟

黄廷用

青寅杳隔三山外君水長懸一鑑明炮似樓臺飛雪
片無端岩岫作雷聲仙宮不道珠簾捲龍窟應傳丹
鼎成自是洞天分世界欲攀玉柱入蓬瀛
宦遊每與故人違今爲道情入翠微巖畔苔蘚侵竹
杖雨餘石潤濕荷衣九龍總隱湖心卧雙鶴偏驚雲
影飛未必鑑湖能勝此且將學釣卜漁磯
却笑人生嬰世網如何蕉鹿未分明山雲隨地堪容
棲仙跡於今空復情遂入玄關來問道誰知白日已
逃名滿湖風雨飛秋葉烱烱中騰赤鯉精
尋真浸入桃源道凉露分香注酒盃天上五星騰紫

閣湖中萬石起瑤臺龍門噴玉何年事風嘯飛丹變
日回不有郡公能作主赤松空向碧雲閒

康大和

二十年前此地遊湖光山色兩悠悠今日重來湖上
望迎仙駐節浪花浮蓬萊勝景無今古丹爐藥竈翻
龍虎遊人已許探玄機名利紛紛何足數我今到此
意何如塵魂俗慮漸消除玉堂金馬竟何益欲行不
行空躊躇君不見錢若水學士勲名高太史又不見
陳希夷終南高卧老明時丈夫出處非無意火灰畫
字豈相疑急流勇退良同調試向仙翁一問之

黃德純

携手高遊石逕斜何山深處有仙家峯頭玉筍盂朝
露水上珠簾捲暮霞彩鳳山前流水急石門洞口野
猿嗟天台此去無多路細問緋桃春正葩

陳允明

水落湖空草木衰分明我亦夢中來爭鍋無據開相
較覆鹿還忘執自精洞府煙霞移海嶠中天星斗接
樓臺仙人久矣成真覺綠樹青山漫作堆

陳光華

倚杖尋真步石堦白雲片片點蒼苔松花觸動因風

舞湖水龍翻作雨來五夜夢魂探月闕一身醒覺入
天台神機聖跡無今古世事人間自剪裁

林雲同

端居意不適緬想尋靈山蓬萊岢云遠指顧欝葱間
朝發江城西暮宿白雲關裹野無迷路霞標良已攀
松峯萬籟息澗水鳴潺潺吉從廣成子天路相與還
兹山石泥成間鑿於何世擘手自巨靈參差水雲渼
聳者礎翔陽仆者臨無地漩湖鑑下開溜穴泉何際
我欲問丹爐伊誰探玄契
捫蘿度深笠懸磴鶩如線靈扃忽以開斛日生戍眩

危石瀉銀流千尋垂楚練咫尺對珠簾噴薄日相濺
萬壑爭喧豗千岩競惹猜石城亘長空縹緲飛瓊殿
漢帝事神仙閩粵歸圖籍渺渺臨川翁奕奕飛雲翩
究矣葉公龍幻哉緱氏跕九子仙化魚九漈餘奇迹
竭來探玄珠因之留再夕明月聞鸞笙朕翩鶴幾隻

陳吉

靈境天然別仙源路轉深幾年餘夢寐此日一登臨
秋氣清人骨湖光淨客心無勞辭俗駕吾欲伉朝簪

黃懋官

雨過峯巒翠微流水雲深(康)碧潭秋香浮寶鼎渾飛馬

樹擁山臺出小洲白鶴青牛人去遠珠簾玉筋跡還
留此中盡是尋真路大藥何須海上求
仙子乘龍去不回湖山掩映洞天開箇中欲泄玄玄
去趣九漈行歌入古梅
一漈雷轟大石灘水晶宮殿碧光寒下臨丹壑疑無
地欲學飡霞生羽翰
二漈飛來瀑布泉奔騰萬里掛長川虛疑天上銀河
水瀉落人間日夜懸
五漈天然石洞門青蘿巧護白雲屯仙人長夏曾留
客萬壑瑯玕酒滿尊
八漈棋盤石逕千空山月夜送棋聲仙人着羅歸何
處萬古浮雲浮總一杯

林豫

青山招隱桂叢高五十年來姓字逃春雨晴時星欲
洗晚雷轟處水生濤關門不鎖空玄室花徑無媒白
碧桃安得飄飄塵鞅外胡麻白日飯吾曹

林培

湖天深入問仙蹤笙服翩翩倚瘦筇洞口桃花晴見
日雲邊流水暗飛龍殘棊敲落青峯雨短笛吹回白
鶴松釆藥仙師何處去數聲好鳥月鳴鐘

楊萬程

仙人結屋此湖間真境天然出宇寰丹竈紫煙成流
水赤松明月空滿山夢回石榻輕袍濕吟罷洞雲野
鶴閑萬劫由來都是幻且將樽酒入酡顏

莊一俊

斜尋煙水跡暮宿夕陽山鳥語原非異蟬聲何等閑
松花出屋上雞犬亦人間寤寐逢真侶中宵始可攀

林茂竹

九霄高閣迥躋攀想是人間第一山石壁雲迷蒼樹
合洞門露浥紫苔斑扶風穿谷懷偏壯挽日題詩興

未開爲問仙靈如有意琪花瑤草共開顔

陳茉

羽人昔去不復還湖上還傳九鯉仙流水閒雲空裊裊碧桃芳草自年年即看蘿洞栖真隱剩有丹丘諧夙緣中夜夢殘樓閣迥一聲海鶴上青天

林萬湖

客子尋真洞口來悠悠靈氣見蓬萊渾淪玉藻羅丹火凌亂金膏被石臺芝蓋遠從雲外隱瑤壇直向銑中開夜來一枕游仙夢萬里飄飄歷九垓

跨鯉仙人不復迴晴川惟見綠雲來波心依映金銀

闕地底高懸日月臺三秀靈花長自媚千年桃樹爲誰開桑田滄海須臾事鐵笛聲中生暮哀

林誥

吳囊重入此林丘枕在蓬瀛島上遊雲浹石湖神物困村遺深谷梓人羞富窗月色夜猶午到枕泉聲思欲秋三萬六千成大夢達人身外亦何求

方名南

昔賢於此還丹去此地今名作玉泉一線天從石竅見半汾水自洞顛懸山風六月吹陰雪溪雨三更叶杜鵑景物依然人事別荒苔踏遍爲誰情

張來壺

石上梅花剪玉錢湖中山色尚依然寧知寶鼎成丹日還憶龍門化鯉天近事不堪投虎豹愁心今復傍雲煙世間塵土隨流水何處桃源獨訪仙

避地來尋蓬島宮叢林茂樹翠重重光浮玉沫諸天上迸落珠泉九漈中高閣忽驚春意到深居甘與野人同太平霞洞多攜酒醉把桃枝向煖風

吳尚岳

天風吹我上瑤臺滿眼煙霞掃不開藥竈無丹人已去洞門有樹鶴還來溪聲晴瀉三秋雨山色青無半

點埃更愛夜深清夢斷碧沙明月照窗苔

朱文漢

二十年前此眺遊丹崖古木舊丹丘梅依古洞巢歸鶴石捲珠簾起暮鷗龍虎鼎中忘丹物山河恭上幾春秋瀑雷喧夜難成夢倚閣看雲五鳳樓

鄭東白

鯉湖結春十餘年此日尋真入洞天布袍芒鞋陟雲構虛煙翠壁相傍光跳林吼谷神仙呵噴玉散珠蛟龍鬪積石連岩擁故蹊疏峯峻嶺臨迴溪長林古木覺路塞密竹深松使逕迷峭石凝煙苑棒露瀉泉伏

石激如怒大泉垂壁掛珠簾小泉懸崖翻瀑布支派
轉激忽異流歸泓源委復同浮萬壑蒸濤山光暮山
川振響天氣秋白雲四面遶山郭青霧冥濛護紫閣
丹丘容與採三芝丹竈溜淹訪五藥仙人解帶臨清
風霓旌習習驂飛鴻安得乘彼白鶴翩翩上雲路塵
寰永隔適華嵩

鄭主敬

秋到蓬壺山意涼晚風遙送洞花香緣空渾入真無
境禪定如來何有鄉曲逕松明臺半月傾崖鶴化竈
金霜明朝擬盍遊觀興坐對清流泛羽觴

鄭主忠

秋日逢佳節尋真化鯉臺煙突山逕合泉曲野尊開
石坐紫苔蓋蜓翻花泛杯相看成一咲愧未出塵埃

林兆全

九鯉仙人去不回欲留棋局帶蒼苔當時一着渾無
意萬古輸贏此戰臺

黃萬碩

石門不閉為誰開因此談玄客往來老鶴一聲山月
白米芝人去幾時回

朱德俊

蒼崖旭日上蓬萊五色雲中紫府開懸瀑珠簾紅漾
日奔虹素練下星壺雲雲石篆碑橫草瑤寳珙花香
滿苔珠影梧桐天上月山中何處著塵埃

唐維雍

汗漫徊翔七十秋片雲舒卷憶丹丘人間那解閒
天語寂寞邯鄲夢未休
雙屐躋來蒼蘚痕桃源春色吐還丹吞欲生欲窮山
中景流水淙淙抱白雲
過檜潭千崖探勝跡

九鯉湖紀遊四詠

幾適泉聲濺石林藥宮閑外鏡湖深閑唫郭璞遊仙
綢忽起劉晨採藥心午澗未時懸彩蛛（蛛虹也午虹見酉湖記）
碧山坐久絕飛翁（湖中山深水雲終日不聞鳥音非立流小島求斯矣）悉誰結
宇千尋下倒聽晴空六月霖
絕巘迴溪路不通何巖深處似崆峒初來海上尋三
島終去淮南拉八公紫殿穴懸風雨裏青芝長産水
雲東右丞舊是餐霞客應與山人杖屨同
中峯雲散把嵓堯路轉茶潭闢洞蕭飲瀑猱猿棋漈
嫦媚人躑躅石門鐃瀌瀌碎玉䠥蒼壁潸潸長流下
紫霄藜杖入山房十日慢亭書至又相招

金鑄樓臺玉作湖人間原自有清都澗聲雨過千層急山色雲遮一半無賦就步虛因勒石釀成白酒好提壺前溪更約玄玄侶莫遣秋來逸興孤

吳紳

朝尋王喬履暮叩列子風如何丹竈在竈寒丹已空世人昧玄理欲向夢中逢誰知仙子迹不在白雲東

陳自然

歷歷峯傲生曉煙翩翩仙馭上遙天玉簫不逼珠簾容隔丹鼎虛疑紫氣懸出水胡麻清可煮流霞石乳淨堪憐此中自有長生訣何用蓬萊訪列仙

黃兆亨

乾坤千古意夢幻一宵間流水添新漲桃花笑舊顏自從赤鯉後誰度青牛關未息塵中想無勞到此山

吳階

石榻禪玄牀素心層巒影映白雲深千年跨鶴還來去九曲飛泉自古今遺世何緣餐玉液結節却擬傍琪林洞簫莫奏人間曲願聽緱山一夜音

鯉湖即事

陳應魁

明月皓於水水若白雪容水月不辨色混茫一鑑空山草虛無裏泉聲遠近中悠然身世外已落水晶宮

湖中月

雲山雲捲映丹紫水縈迴不自從秦避依然猶漢間深谷猩尚在依空霧雨來至人無復夢何必向陽臺

湖中雨

吳三畏

瀑水潺潺洗客心湖門夜夜白龍吟真人逆寄神仙訣琪草分飛碧澗陰

林文豪

杖策來何所清都似此城高天貝嶠出窮海片雲生人已千秋去湖猶九鯉名遊仙那可躡坐月聽吹笙

林鴻猷

山寂紅塵遠湖空碧玉寒煉丹人不見皓月滿欄干巖壑原幽絕神仙總渺茫夜深渾不寐無夢熟黃粱

黃懋冲

青楓樹樹染微霜絕巘行過路轉長別借三山天一界高分兩邑地中央岩花垂影搖虛閣湖水浮煙繞畫梁九漈白雲飛片片猶疑鸞鶴起迴翔

蕭奇勲

仙子已乘龍馭去空遺仙跡在蓬壺懸崖疊嶂傳今古藥鼎丹砂定有無飛瀑遠垂如練白珍珠長掛水晶圖他年謝却人間事更擬登臨最上頭

陳思忠

飛鳳山深隱列仙丹成控鯉入雲天珠簾斜挂湖中雨瀑布晴披樹梢泉十里芙蓉閒畫障半空樓閣擁青煙當年起草明光殿彩筆曾經夢裏傳

茅昌

蓬壺佳境萃丹鉛萬壑飛泉注石梯閒敞不扃星上下鶴翔無定月高依晨鐘寒徹湖天曉宿火香浮龍霧栖卧靜白露歸古洞風吹一曲度山西

徐純

何處簫聲下紫鸞蓬萊真隱隔人間疎松影落空壇淨野洞雲飛白日閒山水有情通夢寐神仙何事說邯鄲志機畨已來鷗鳥勘破浮生名利圖

陳宜泰

衰遲厭塵鞅寤寐泛傒津雲巢懸絕巘中多不凡人攬衣即往路奥氣超八寅遠睇山門閑松桂四時春寒余漫棲止採薇歌水濱三島眉睫間九漈共嶙峋素位具真樂何論亨與屯負穹偃寰情萬象任森陳華胥可坐致桃源豈是秦仰觀山月現晃朗被無垠

方夢升

隱几丹臺月滿城碧空棋響夢魂驚犀仙尺尺雲間會半醉瓊漿唤未醒

跨鶴仙人天外來丹崖翠室倚雲開步虛何自駕飛舄一曲南飛月滿臺

九鯉湖志卷之五終

黃天全輯

詩

送黃石山人修志鯉湖

方攸躋

久待靈山志茲行載筆尊雲霞標洞壑今古縱評論葉縣泥長在琴高鯉尚存知君饒逸思藻翰競騰騫

入鯉湖即境有述

千山望望白雲遥步趂飛花過野橋瀑水疑分匡嶽泒霞光真現赤城標清秋蒼鮮封丹竈明月樓臺混碧霄向夕遊仙賦初就不知何處吏吹簫

瀑布泉林君白鄭士元二丈對酌

明河忽倒流物色醉堪收但得臨川趣何須策石遊琪花寒滿樹海氣晚依樓欹枕翻成夢天風到十洲

麥斜

靈岩載酒共攀躋削壁懸厓清漢齊羅洞作過迷紺宇石門忽轉出丹梯山奇風雨六時變閣迴烟嵐千澗低閩道迂兮堪却老便從樵谷覓幽棲

送黃山人修志鯉湖

黃謙

洞天標九鯉茲地舊稱靈不借高玄手誰傳山海經搜神應有記問夢亦堪聽料尔操觚罷千秋自汗青往時白嶽長今作九湖賓丘壑生來相風塵世外身探奇通地肺觀瀑迴天津遂夜逢仙子貽君綵筆新

春日東何氏九仙兼與論夢

九州外海幾桑田漢時秦封空復傳當日八公何處所君家兄弟表湖天

社燕江鴻去復還黃金幾見駐春顏夢即是真真即夢好將真夢破人間

王叅知公遊鯉湖賦贈

千峰雨後掛晴雲天外鸞笙水外聞遂夜驂螭臨上界人傳子晉會仙羣

吏情日日寄仙山九漈丹梯躡屐攀此去湖天騎赤鯉手招雷雨灑人寰

送黃山人修志鯉湖

方萬有

九鯉湖中騰千秋海外聞宵然靈異跡託爾大玄文倚杖尋丹竈操觚傲白雲一逢王子晉班坐藉蘭熏赤松初隱跡白嶽會靈源歷探玄都祕應知仙史尊洞雲間可紀漢事渺堪論游筆飛泉瀑動驚山鬼魂

詠鯉湖二十韻

鴻濛秀闢此山川華盖名齊海内傳但道神仙留玉舄却從河漢著金鞭紆廻杖外疑無地廓落人間別有天乍見銀濤翻樹杪忽看寳鑑掛山巔水晶欄檻龍宮寂雲棧藤蘿鳥道懸一竇直通九漈下半空高挿數峰連雷轟霹靂驚十里壁繡嶙峋祝萬年瀑布珠簾晴亦雨藥爐丹竈畫還烟九苞彩鳳飛丹穴五色晴虹吸澗泉玉笥閑垂知辟穀碁盤罷着想蔵玄斜通碧漢星聯五細遡寒梅歲歷千陰霧霏微瑤洞閉浮雲来往石門便將軍何事鷹揚立仙子時來鶴

馭還自是乾坤呈幻蹟遂令山水占名仙赤城雁蕩應誰讓白嶽玄都豈獨先我昔曾遊三島客而今共結半生緣烟霞幽僻老逾健樵麻迷途夢不牽坐聽玉簫樓閣上行尋瑤草水雲邊掛瓢自覺箕陽淺築室猶嫌廬阜偏擬獻真圖誇赤帝高題綵筆愧青蓮

幾年浪跡愧山靈此日登臨夢已醒玄鶴栖時孤月白閒雲飛處數峰青旌陽罷後稱仙史方朔原来是歲星擬向闕門瞻紫氣且從羽士讀黃庭

遊鯉湖

陳經邦

亦鯉乘虛去丹丘傍險闢地窮青嶂合山抱碧流廻巖瀑飛深樹雲闗入古梅桃花亦何意特遣問津来蓬島不可到此中堪隱淪烟霞迷隔世鷄犬別成邨林氣常含雨溪聲半帶雲何年陪羽客長嘯遠人羣控鶴人何在鳴騶客罕過鳥聲春亦寂蟲語夜偏多看瀑妨谿鮮攀崖仗石蘿生平抱幽意日莫自行歌洞府閟空山塵蹤偶借閑千秋遺竈在萬木古祠寒流水人閒去孤雲湖上還黃梁一夢後疑是臥邯鄲

自鯉湖赴岑斜道中即事

稚趣好窮覧茲行諧夙心村原逐嶺斷澗水遶田深

野燒連寒草人烟隱暮林遥欣聽農語處處稻雲沉

憩岑斜岩少頃夕陽在山霏雨驟作因促駕遄返

樵谷山初暝珠林景漸斜秋煙深澗竹暮雨晴岩花去住心難定登臨興未涯勞生空擾擾立馬一長嗟

陳瑛

一鑑秋泉映碧岑蒼松翠竹畫垂陰尋流始覺源来遠度影方知山更深竈煮金丹閑萬古瀑拖素練約千尋岩頭禪室小前月也稱詩人作浩吟

觀瀑

林敦俊

何處天河近淊淊日夜傾古今同噴薄宇宙入悲鳴珠散潭龍逆崖翻洞草驚桃源應不遠長寄薜蘿情

九漈

黃議

丹爐寶鼎枕寒流萬壑雷轟出地浮白日虛疑陰雨至空山破木冷於秋 雷轟漈

振衣方外學飡霞瀑布湖中仙子家萬里波濤搖匹練誰知此地駕河車 瀑布漈

水光浮日散樓臺風捲簾珠霧色開當戶鳥啼人不見上鈎明月為誰來 珠簾漈

仙人掌上露華斑玉箸高懸碧落間為厭風塵應絕粒青精一飯駐容顏 玉箸漈

瑶花琪樹護青山石洞千年不閉關紫氣南來雲縹緲仙蹤何處可追攀 石門漈

一望洞天霧靄收五星誰洗映滄洲中宵夢覺塵無染臥看連珠帶月浮 五星漈

吹簫玉女集如雲飛鳳來時月下聞千載一聲高健翮丹山猶自氣氤氳 飛鳳漈

尋真採藥到蓬萊石上棊盤翡碧苔萬事只今留一着浮生空自夢中猜 棋盤漈

漢室當年策治安將軍不必問登壇遊仙好覓長生訣烟雨湖前把釣竿 將軍漈

陳奇桂

重來元為山水好閒夢之情殊草草此湖靈異亦丹丘不須涉海求蓬島層巒翠壁倚天開九漈泉從何處來山水依然無今古神人一去不復回自憐修煉無真訣謾向人間空惙惙借仙仗撥浮雲兀坐中天看明月

遊九鯉湖

吳守官

幾年蹤跡落紅埃此日尋真島洞來崖瀑晴飛六月雪湖濤聲震四時雷巢雲玄鶴高還下跨鯉仙人去不回塵世浮榮渾一夢且將樽酒醉蓬萊

再游鯉湖

方道南

二十年前此勝遊重來不覺海天秋瑶臺貝闕千古翠竹蒼松散百憂縱飲壺中雙短鬢放歌天外一浮漚漢家興廢無窮事曾覓何郎說夢不

同王汝存從王使君飲石門

黃天全

勝跡近吾廬眺睇亦已數韋率覺昔非玆遊懷遠託
捫歷浹兩旬飄颻周羣壑況逢王子喬霓旌自碧落
相將坐樹間神志冥以邈冷泉飛瑀瑤石嶂虛帷幄
拊景亟行杯鳴笙来鸑鷟杯行一何遲君去一何速
小隱在深山老此吾事足

山中東徐明府

衰病謝塵棼竟歲只閉户獨與簡編親庭幾窺千古
交遊輙見嘲踪跡何偊偊豈不眷佳山扶節良亦苦
詎謂徐偉長為我建旗鼓諆述非曰能山靈挍高矩
白月垂光華丹荑佐尊俎艳影殫心思知者或余許

同鄭叔居姚體恪觀潨

神嚣餞靈異九潨隐嶇嶔平生躭寘寂玆山洽素襟
睽曠二十載棼煩嘶曾岑招要藉朋好四睇俯喬林
支節抱飛泉丹荑或可尋所悲非仙才猶有蓬之心
夢寐懷軒翥蹇修不我臨何得絕塵想倘與泰初鄰

麥斜巖

石所何其峻麥斜欝以幽躡屩一登之俯瞰滄海流
玉泉疑天漿仙篆紛蝌蚪（山巔石古篆百餘字作龍蛇狀）冥濛難可辨倏忽
風飀飀此境非人世胡不終歲晋嘉屣儻怯零霜悵焉
悲素秋

從文宗王先生度何嶺

王湛

不辨遠山青微茫霧裏行峯頭無鳥度馬首有雲生
碧澗浮花氣虛岩應吹聲山靈解相識故遣赤霞迎

鯉湖道中

寒雲絆馬蹄幽鳥避人飛*齧野橋斷松盤山逕微煙
容閒遠翠草色冷斜暉漸覺仙源近巖花媚客衣

從文宗王先生遊九鯉湖

託乘訪煙霞山深鳥道賒誰知紫薇客亦到赤松家
湖色澄空翠雲陰護落花潺湲飛瀑裏何處有丹砂

恠石欝相連危峰半隱天泉常飛樹杪雲忽擁牀前
曲澗搖寒月疎鍾度暝煙叨陪王子晉清夜接群仙
雜樹翠模糊遥山碧有無洞深猿跡隱松老鶴巢孤
峻閣容雲入崩崖藉石扶始知人代裏亦自有仙都
丹房入翠微灌木逗斜暉仙已乘龍去山猶學鳳飛
灘聲隨載酒雲氣戀征衣欲別仍回首浮生到此稀

仙遊令徐君欲乞王老師詩文勒石賦贈

謫仙應慕列仙群故就仙山宿白雲望氣不緣逢令
尹何人能乞五千文

林世壁

笑採三花拂紫煙臨流閒枕石牀眠參差雲樹斜陽
裡乘興來看玉筯泉
兩山如戟石門開百折縈巒鳥徑迴中有懸泉三萬
丈雙雙飛下紫霄來
素練何時挂經年碧澗頭幾行鳴玉瀉萬丈倒空流
月照還無影風吹欲上鈎誰能一為捲瀟洒望珠樓
玉岫藏仙舘丹丘啓洞門風霞常縹緲烟樹自氤氳
鳳去書猶在雲飛跡尚存娟娟花月夜不羨武陵源
嘗聞九仙客鍊藥此溪頭玉竈烟空歛金潭水自流
地偏玄石古歲久碧苔幽不識雲霄外鸞驂何處遊

丹竈
何年一疋練遥向素川横共羨明河洒翻疑白鷺驚
秋來聽轉切月裏望偏清誰謂鑪峰水于今獨擅名
瀑布

鄭應南

峭壁青霄近登臨興不虛雲巢多勝跡石室舊遺書
爇氣尋真久玄心訪道餘山中深甲子誰識閒風居
獨避塵喧外棲遲何子鄉自從辞薜薜不復問行藏
掛杖煙霞僻茹芝歲月長探奇如有得遂待玩滄桑
半峰奇絶處攤翠自成林安得山中侶相從採樂深

懐黄山人修志鯉湖
一自攀蘿到鯉湖琪花瑤草即仙都知君已拾青囊
勝曾紀雲山入畫圖
為訪遨遊湖水前烟霞深處會羣仙醉餘已悟大還
樂玉室丹臺豈浪傳

卓中立

我登鷄子臺攬景即蓬萊六月漴飛雪四時湖震雷
桃花匡際遍丹竈石階堆跨鯉人何在白雲自去來

李廷春

總是浮生渾一夢神仙曾過夢中身蒼蒼蝶化誰先

覺試問圖南真不真

李日強

花發湖巖上仙成世外身虛疑丹入夢寬見竈生塵
雲度三三漈風生六六鱗赤松遠難遇悵望獨傷神

林建邦

對客披衣坐石坡俗塵到此盡消磨輸贏棊局談來
久醉醒床頭夢亦多流水無心成玉筯浮雲有意鎖
仙峨憨子海上歸來日閑看湖門漾綠波

陳承芳

策馬迢迢入翠微山中何事閑柴扉赤松樹下雙飛

鶴白石山頭一振衣飛鳥落花連客袂閑雲流水解
仙機半窓明月閑孤夢安得逍遥采紫芝

劉大化

海上遊三島王維 松岛訪九仙王勃 二條閑勝跡盧
照鄰 一道落飛泉駱賓王 採秀尋芝草孟浩然 焚香
拜玉筵皇甫冉 寒塘歸路轉李嘉祐 風馭忽泠然劉
友賢
羽客今何在魏知古 望山空翠微儲嗣宗 長歌紫芝
秀張說 獨向白雲歸王維 漢主探靈怪宋務光 淮王
愛道機崔融 倉亂不可得王勃 極目思依依羅隱

崔嵬樓閣俯澄湖湖上仙人竟有無赤鯉何年飛碧
漢白雲猶自滿玄都寒潭倒映三珠樹列嶂高懸五
嶽圖即此避秦無不可風塵容易歲華徂

余翔

九鯉湖歌

九鯉湖中山水深九鯉仙人何尋我來此訪遺跡西
風吹雨晝陰陰石牀丹竈依然在珠簾瀑布長不改
跨鯉仙人去杳然桑田幾度變滄海齊心祈向水晶
宮遥見青童玉女下雲中鸞驂鶴馭應無數中有紅
顔綠髮之仙翁儼然授我金丹訣沆瀣盤中和玉屑
我也再拜三服之凌風直欲朝天闕君不見秦皇遣
士訪蓬萊徐市樓船去不回驪山刑徒七十萬空餘
金槨葬寒灰又不見漢武求仙開桂館文成五利朝
中滿十二樓成海內虛輪臺詔下悔何晚仙分由來
不偶然古人遺事今人傳何如此地搴瑤草左挟洪
厓右偓佺羽衣道士開咲口舉杯酌我山中酒百年
趋忽若飛梭安用虛名無不朽

水晶宮殿厭青山隔紅塵霄漢閒湖上雷聲轟不住
長疑仙子駕龍還雷轟漈

寒泉瀉下紫霄來一道潺湲萬壑哀可是仙人遺匹

練至今倒掛白雲隈瀑布漈

一片珠簾障玉樓無虹為帶月為鈎怪來不作尋常
夢鸞鶴分明到十洲珠簾漈

仙人何處弄烟霞十二樓臺別有家依舊當年雙玉
柱擎天半倚白雲斜玉柱漈

雙扉寂寂鎖蒼苔幾片浮雲洞口來咲採三花從此
去不知何處是天台石門漈

懸崖千樹晝冥冥灘上精靈聚五星我欲齊心看道
籙移來午夜照疎櫺五星漈

何物沉冥不可格九苞曾說跨王喬只因誤啄金丹

粒謫落人間聽玉簫飛鳳溪
仙子乘龍去不還棊枰猶自鬧人間不知千載爛柯
後又著蓬萊第幾山棊枰溪
辟穀仙人不可從雲山髣髴武夷蹤將軍不是封侯
骨也學文成訪赤松將軍溪

林誥

幻夢人間事齋心謁九君乾坤浮日見雞犬隔林聞
花染三珠樹山含一片雲丹爐猶漢祀早晚動絪緼
松風深壑冷六月不知炎玉立山雙柱珠明水一簾
轟轟雷雨至隱隱蟄龍潛睡起樓臺曙晨鐘落短簷

共扶神僊去飄飄伯仲聯蒼此歸故穴赤鯉跨何年
地挿文機石巖飛瀑布泉紫芝如可採萬慮欲蕭然
捫來蘿薜晴行訪蕋珠宮天地三洲外烟霞九溪中
獲蕉無覓鹿飲澗有長虹為問仙靈在天衢一路通

送黃山人修志九鯉湖

唐師錫

載筆名山去悠然對一尊層峰遲見日流瀑幾侵雲
仙室丹何在人間鼎尚存探奇應有作鳳彩自飛騫

遊九鯉湖

賜玦歸來一劍縱隨風遥到九仙樓乍看瀑布疑為
練却喜珠簾不看鈎潭色蒼蒼星斗動隴雲漠漠海
天浮分明此地非塵世恍惚吾身在十洲

山人誌成還莆携尊別之

仙室憑山水高人此一過襟懷空宇宙文采動星河
三百刪偏苦十千飲豈多烟霞供晚興信宿更如何

沈維垣

激石灘頭流水雄波濤聲徹九仙宮時時霹靂如雷
震驚起湖心幾卧龍

顧公陛

迢遞尋真入萬山鯉湖深處水潺潺松風乍動琴聲

古竹雨初收雷氣寒採藥歸來雲路晚題詩擇落石
苔班仙人夢裏曾相問幾度偷閑到此閒

張炫

古洞藏青靄岩扉永不關紫芝行處覓白石坐来閑
山聳雲天外水懸河漢閑何須訣夢幻暫得洗塵顔

何一鴻

披雲躡蹬叩何仙果見神皋景象鮮黄鶴一聲山色
暝翠微萬丈石崖懸桃源有路隨流水丹竈無烟遠
俗緣遊客狂懷吟未盡清風飛瀑滿晴川

吳覺

尋真兩度叩靈宮二十年來似夢中濃睡忽驚雞戒
曉振衣直欲到天峰

張文謨

危樓百尺倚長空靜裏乾坤興不窮山色湖光吞吐
外人寰仙跡有無中籬閒青嶂千峰雨鐘度白雲一
枕風芬郁桃源真景絶不知身在水晶宮

張學漸

蒼苔蹈破入蓬萊琪草瓊花次第開秋水連天明月
夜一聲山外鶴初來 初到湖中

翠嶠凌空散彩霞仙人曾此灶丹砂 只今石竈沉流

水嵗嵗春飛芍藥花 詠丹竈

嵯峨峭壁瞰清潯一道縈紆轉翠陰直向萬年岡上
望天階咫尺五雲深 詠萬年岡

匹練遥從碧漢來千年洗瀑絶塵埃神機幻出天然
巧不許人間漫剪裁 詠瀑布

水晶宮外水晶浮穿作映簾障玉樓澗底垂虹飛綉
帶雲邊新月掛銀鈎 詠珠簾

世間理物總難詳顯晦何須兩掛情却笑浮生都是
夢又從夢裏問浮名 詠夢

張學淑

山靈懸夙約因之入翠微境空隨鶴度鍾定有僧歸
躡磴雲封屐穿林月到衣何時超世網相與坐漁磯

陳于廷

玉霤響潺潺匍匐送早寒隨風翻素練襍雨下層巒
恍似空中灑虛疑月裡看宿然人境別吟嘯坐忘還
詠瀑布

林兆復

勝日疑從霄漢廻停車回首見蓬萊遊心浩蕩尋丹
穴逸氣悠陽坐碧臺闕映玄波翻日月春生洞壑起
雲雷夜來石上聊欹枕如有滄瀛入夢來

黃拱幹

丹砂藥竈已成塵鍊石餐霞意轉真自信生來丘壑
相白雲深處問仙津

黃默

月帔初朝玉帝壇欲求真訣駐衰顏九靈洞口行應
到萬丈丹梯尚可攀岩溜噴空晴似雨仙宮深處却
無山桃源寂寂烟霞閉惟見白雲時往還

右集戎昱許渾張籍杜甫方干姚合戴叔倫趙
孟頫句

樓臺深鎖洞中天錦里真人此得仙金節羽衣飄婀

娜玉芝煙草又芊眠豈無方士求靈藥自有丹砂駐少年欲識箇中奇絕處遙看瀑布掛前川

右集周縣錢起杜甫陸龜蒙元詩曹唐朱熹李太白句

丘其智

鯉湖名勝幾千秋四十年來兩度遊山色任教花草變溪聲猶是古今流三花五石歸中鼎明月清風共一樓我欲遠尋仙子會蓬萊有路白雲頭

姚一獬

飛鳳盤龍十二樓將軍漢祀蘐丹丘棋枰苔蘚茸茸翳石洞雲霞片片浮天聚五星山合抱雷轟僊柱水分流只今瀑布猶如練怪底珠簾不上鈎

柯梃

蠲來真境萬緣輕恍惚芙蓉仙子城曾識三花開未落誰言九鯉變初成山光不散烟霞色湖水唯聞日夜聲即遣人寰如夢裏儘教蝴蝶等功名

水晶宮

林兆誥

高閣依肖嶂飛樓映碧流巖虛朝作雨樹古夜鳴秋山桂天河水雲含半月洲何仙今已去千載仰丹丘

九鯉湖

九漈流泉去不廻靈宮千古倚崔嵬湖中一夜長風起吹落山頭幾片梅

仙子乘龍海上洲湖中甲子幾千秋石床丹竈寒溪裏夜夜荒烟帶碧流

石床

石床東畔草萋萋流水無心自鳥啼不識當年酣玉液幾回醉倒白雲西

仙跡

仙郎濯足碧溪灣赤鯉乘龍渡海關勝事已隨流水去尚留遺跡在人間

石門

雲外石門夜不關僊扉寂寂隔塵寰烟含老樹蒼苔古應有遊人自往還

陳光

控鯉風流隔市闤遙傳蹤跡在人間峰湖隱見留丹竈雲水虛無鎖碧山白石歌殘憐短褐黃粱夢覺解愁顏已忘身度恒沙裏深入蓬萊未擬還

和王季孺太史韻

仙跡元無著山靈合有緣澄湖懸一練丹禹自千年

洞闢如馨地溪餘種林田到來忘俗累幽意總堪憐

方溱

意遲雲物在勝地性偏䠶沙石含飛動湖山盡蔚藍
危樓幽谷裏古洞小橋南只乏香醪嫩難横醉後參

鄭繼垣

高閣俯寒流崢嶸迴十洲赤霄咫尺近青嶂周遭幽
鯉去雲猶變丹成竈尚留悠然寄心賞身世一虚舟

九鯉湖

陳嘉燕

中峰紫翠擁晴川新月微茫宮殿懸清磬數聲閒入

夢黃粱一夜共談玄玉湖水湧龍疑躍丹竈烟籠火
欲燃誰道十洲岐路杳分明身在大羅天

登麥斜巖

磬響僧歸開竹軒蓮花峰外逈清猿蒼霞亂入安禪
座細溜雙穿古洞門曲砌雕欄依峭壁疎烟紅柿見
孤村十年落足緣非淺更盡招携酒一尊

蔡溪巖觀瀑

柱杖山深景更奇丹楓搖落蔡溪陂虚疑飛滐來匡
嶽又訝層巒入武夷仙液奔雷林影亂佛花擁霧鶴
歸遲何當招得玄暉在共醉聰泉風雨時

水晶宮

周如砥

珠樓碧殿自仙家山後山前足絳霞始信玄經流至
道誰云橐籥去流沙湖虚掩映諸天近石古低回萬
木斜扶杖闢行丹竈偏欲尋土釜種丹芽

題九仙閣

周如塤

萬丈真源不可攀空憐湖水自潺湲赤松亦是能逃
世四皓無因又出山夢幻浮生何日醒風塵終古幾
人閒一携雞犬雲中去安得爲君乞大還

九鯉湖

陳所傅

捫蘿躋石磴亦訪赤松家淵長金光草山飛玉乳花
魚書班斷碣鳥道上殘霞檢點長生訣因之度歲華
樓閣俯平湖龜鼉亦可呼青沙鳴屬玉丹壁瀉明珠
日掛三花樹烟深九節蒲風塵俱是夢何事問蓬壺

陳幼籍

松蘿紛孤嶝積翠望千尋日月龜鼉窟樓臺風雨深
行歌瑶草合落日太湖陰去去習餐玉毋令白髮侵

黃順吉

雷轟

泉聲日夜獨潺潺寂寞烟霞古竈殘仙客不歸龍亦去等閑平地起波瀾 第一句釋下一第二句訓 詮下三四句訓出錫

瀑布

滿樹斜陽在浦烟暮雲秋色已千年閑來石上觀流水疑是銀河落半天 王廷陳 德孝詞 李白

珠簾

青山疊疊樹蒼蒼流水桃花滿澗香惆悵仙翁何處去珠簾不捲夜來霜 前島曾書感 醉王晏詩

玉筋

千里湖山入興新偶逢遺跡閑耕人何時共到天台裏一掬湖蔴度幾春 錢起 蕭穆 一王粲詩

名門洞

一半山川帶雨痕高松擬對阮生論世間甲子須臾事莫使桃花閙洞門 前閣杜甫詩 淮雲雲

五星

半湖一望上連天星漢通宵向水懸醉臥白雲閑入夢不知風景是何年 張說李頻雪竇 一王運

石棋盤

却伴青霞入翠微清猿啼在最高枝可憐盤石臨泉

水覆逢看仙人莫看棋 許渾

林一峡

道人結伴意如何為吊將軍此地過彩羽飛來元是鳳黃庭寫就合籠鵝空中鐘磬浮烟靄石上棊盤蘚蘚蘿萬事于今成幻夢陶然杯酒一高歌

姚應詰

緱嶺吹笙不可聞闢門紫氣散絪縕山迴鳥道千峰合水斷虹橋九漈分怪草叢中埋古碣飛泉樹杪濕殘雲到來自覺風塵遠幾度餐霞日未曛

吳道敍

逕草沾衣濕桃花帶雨先暖雲依鸛鶴旭日見鸞凰樹遶泉聲碧藤懸石壁蒼夜深清磬發坐覺俗情忘

陳復撰

月明湖碧翠成堆何處轟轟史起雷草榻中宵清夢覺却疑身自禹門回

陳復撰

五漈石門拍水痕仙家隱此作乾坤桃花洞口雲長鎖却笑人間覓帝閽

陳雲蛟

峭壁垂藤一逕陰潆洄禹壑水聲深此中自是仙人

宅烟樹茫茫何處尋

鄭炫

碧桃開落幾春秋九漈飛泉湖更幽且向空庭賒月色不知何處是丹丘

林大登

分明此地即蓬萊瀲灧湖光一鏡開古洞桃華深歲月空仙閟隔塵埃樂遺丹竈今何宿鯉跨銀河竟不回猶託精靈標過客清宵時入夢中來

林及回

酷有餐霞想聊爲採秀行湖光澄素練鳥韻雜簫笙

夾漈珠光濺懸崖玉屑生仙眞如可接何必問簪纓

許仲儒

策杖探幽勝躋攀四望開棧高青嶂合洞古白雲來落木狐猿嘯流泉禹壑哀山中堪採藥何處是天台

黃懋宣

捫蘿躡磴破青苔洞口雙扉竟日開我問神仙誰共語翠桃樹裏有人來

林世槐

丹山幽處水晶宮昔日仙人到此中採藥隔雲猶未返夜深明月度高峰

林一言

梵度梯雲破疾藜湖亭不上舊題詩旅行不問人間夢只覓仙人赤鯉騎

同吳明府游湖上

林璉

探奇何嶺思悠哉瑤草風飄碧洞開磴道蒙茸團翠靄湖光瀲灧漾蒼苔泉飛樹杪簾誰捲瀑挂峰頭練可裁丹竈烟銷金檢閟石床班篆玉書灰長松鶴舞千尋壑幽澗龍蟠萬壑雷節序桃花無甲子浮沉雲氣有樓臺吹笙羽客知何在跨鯉神人竟不回汗漫

九垓飡沆瀣邯鄲一枕度蓬萊詩痕苔展玄閟石殿齒杳露仙逕無長嘯泠然林谷響恍疑身世入天台

九鯉湖志卷之六終

鯉湖新志後序

閩中多佳山水所至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每一寓目
居然會心顧僻在遐陬職方所不載登封所不及遂
令祇藏無稱惟是武夷鯉湖海内注類豈非以幔亭
異事亦鯉神區紀在稗官因以着顯子騫淮南之事
信史無稽要以兩山靈秘必爲仙聖所都云吳郡王
敬美先生雅志沉冥束身濟勝宦轍所造抉詭探奇
嵩岱二華匡廬五老吐納盡其雲霞登臨窮夫要妙
萬曆乙酉先起家學憲旋晉叅藩首訪建州爰尋海
澨而九子玄居更被欣賞長篇大製鐫石舍人意湖

光氤氳相映已乃索觀舊志則見荒蕪聚溷令人短
氣指魂乃檄徐令虔執羔鴈延致山人黃全之更纂
輯之編摩三月殺青斯竟先生嘉嘆再四遂爲叙述
弁端乃謬以末簡殘賦辱委言于小子嗟呼崇巇洪
流福地神皋非至人棲逸則跡不靈非鉅匠纂組則
望不著是以蘇門幽峻寔假重于孫登山陰嵯峨因
標異夫子敬鯉湖信美不有先生張其襟帶山人勤
于搜羅即稱天作終混人寰烏能列侯于上國托乘
夫輅車載抑予小子又竊嘆荒誕之夫每稱璇臺金
闕究在蓬瀛濡足蹇裳羨門可致甘心白手鼓棹迷
言山川之勝待人而顯晦諒哉二君謂不佞職在
守土安可無言余以謂仙靈原妄及湖山景跡諸
名鉅已詳發之夫復何贅第竊念不佞吳人也去
茲三千里而遂得着籍以快生平足矣茲又以待
罪濫厠姓名與此志並垂不朽不尤幸厚乎哉刻
成爲之書于末簡

萬曆丙戌秋七月吳熟錢順德道充甫識

跋九鯉湖志

蓋不侫家食時則闢闕有武夷壺公鯉湖之勝欣然庶幾遇之惟是甲申烌承乏莆中意生平夙願從此可酬也其冬道出崇安陟武夷謁紫陽先生簡書有程猶以未悉登覽為歉明年乙酉夏大旱並走辟望弗應用父老言迎水于壺公之蠏泉浮寸魚焉甫至霖澍隨之民獲有年不侫私念紫陽稱此公作恡不虗矣輒欲偕二三寮一登之而未果居亡何以期會至温陵返自楓亭也候吏言此可徑鯉湖遂銳身從之薄暮抵山下易竹舁而上

路甚幽聳行二三十里寂無烟跡僅闢蹬蛄音陟其巔漏下三皷矣館人具牲醴以九祭仙旋就枕淙聲轟震交睫未幾左右以質明告尋起而謝仙仍就舁披剔林窮覽諸勝本之乎天造地設乃之乎鬼斧神工真宇內奇觀也時蓋九月十一日云返府治而仙令以其誌圖來翻閱之則蕪訛殊甚矣會同郡婁江令奉常王公以藩參行部政暇謁仙祠記之慨然以志事為缺典迺檄仙令延敖客黄山人辯之不侫時以入

覲行比復來視事則黃君祝君已付之梓矣世津竟無一人以先生所遊之實際所著之大理耳提面命啓其愚蒙誠為之欽恨矣湖志錯綜組織山人聞受成于先生題品縱橫先生又先發機于山人神明玄契盛事不偶乃予小子漫爾續貂擲瓦盈車寧免妄頓愧矣愧矣

萬曆丙戌仲夏朔萬玉山人莆中黄謙亨夫撰

右九鯉湖志係象師岡先生所藏白棉紙木字雕古勁刊印精美明槧之最上者余從森玉假鈔母從未得新寫余收山志重在事蹟及古人遺文借向袱已悉校既而不必如毛氏汲古閣以依樣葫蘆為貴也

乙丑重陽日

遂簃周肇祥識

九鯉湖志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黃天全撰天全莆田人其書成於萬歷中九鯉湖在福建仙遊縣天全以舊志僅載遊覽之作而遺山水乃重爲釐訂分爲山水建置夢驗藝文四門夢驗者以九鯉湖祠乃閩人祈夢處也

龍門志三卷

〔明〕戚大英等撰

河北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五年樊得仁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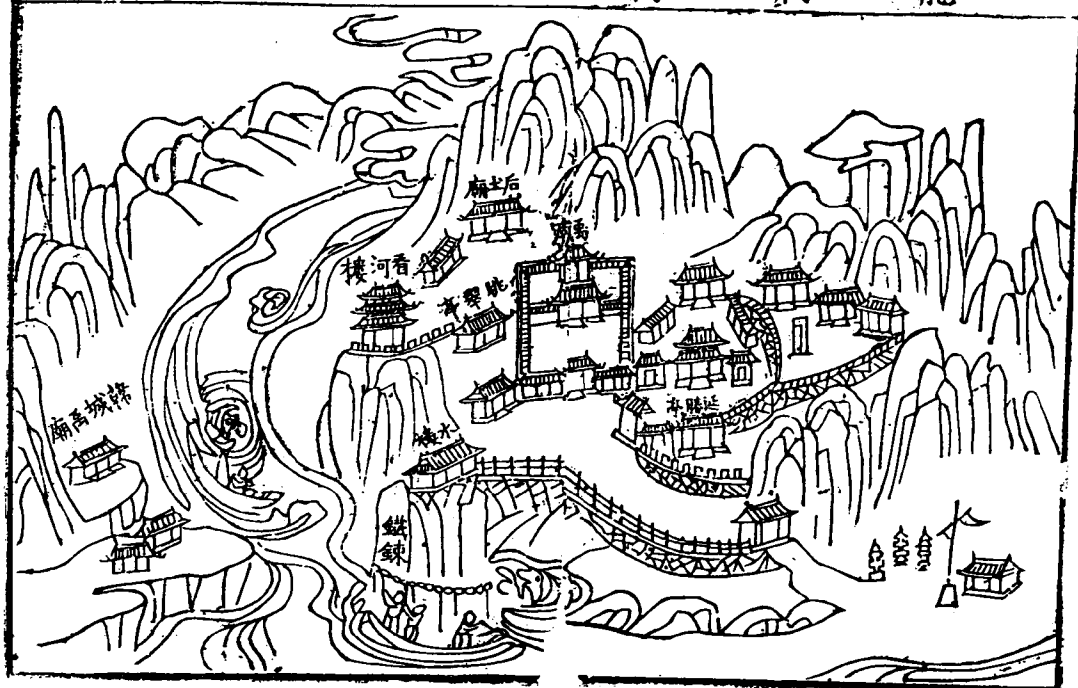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龍門志三卷》提要

刻龍門志序

龍門在河津縣治西北三十里許秦晉兩山界峙大河界流於其中昔神禹治懷襄之害惟此用功為難是故後之人廟祀焉學士大夫登拜於此也仰而詠之或揮之壁或鐫之石或刻諸木金玉輝照龍鳳翔舞可歌可述然舊無志也散漫於堂廡之間歲久有湮沒者矣嘉靖乙未夏大巡古峯余公暨分守中川陳公漫山曹公分巡大酉王公相繼至余公曰是不可集而志之乎王公乃又以考搜古跡屬之郡守穎谷李公而二守劉公三守張公陳公四守焦公皆協心董督分命平陽府庠教授戚大英翼城教諭彭崑襄陵教諭劉士傑曲沃教諭毛鎧暨生員郭相輩同事脩纂并取諸歷代記刻及載諸典籍者增入焉志既成得仁駸諸梓夫地平天成神禹之功載之經萬世永賴豈待諸君子之稱述及是集之刻而後顯哉然亦足以見夫覩河洛者思禹功之一驗也

嘉靖丙申歲仲冬河津知縣關中渭涯樊得仁書

龍門禹廟之圖

龍門志目録

目録終

龍門志上卷

天下之大形勢之異語形勢者非圖無以示遍覽也龍門大禹所鑿崇山邃谷吞吐雲煙鉅浪洪濤日夕衝撞雲樓登棧道之危宮殿鎖巖崖之秀嵐浮翠遶山嶽徘徊虎踞龍蟠態度萬狀形勢則甲於海內也又兼

天巡古峯余先生命河津令樊子刱造鐵鍊惠及無窮同一龍門之勝槩也天下之人慕龍門之勝者孰無願見之念苟無圖焉以冠諸首其何以示

天下我愚也承

漫山曹先生

大酉王先生之命太守賴谷李先生二府劉三府張四府俵之選暨諸廣文之爲志者叨在檢閱之列因圖龍門形勢而志諸首用示天下之遍覽焉嗚呼圖豈徒然哉蓋欲天下之人因覽是圖思禹功者必懷夫君父之憂觀鐵鍊者必興夫愛民之念閱斯志者必知夫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圖豈徒然哉故爲之說

平陽府後學生郭相識

龍門圖

龍門天地之中何以知其然也蓋南北兩江黄河居中其南則大江也其北則鴨緑江也畧倣王制自大江至於河千里自河至鴨緑江亦千里東西二海龍門居中其東則大海也其西則星宿海也今據說郛自大海至龍門兩折自龍門至星宿海亦兩折此其大凡也

龍門源

龍門水本黄河古無考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二水交流發自葱嶺趨於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說其說恠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得其真惟元有天下起自遐荒入據大統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而河

發崑崙遠經異域源委方有河考今據諸家而折
以元史所載備於左以俟博地理者考焉

元命學士蒲察篤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至元十七
年西窮河源凡四閱月而西抵西蕃朶甘思南鄙
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近泉百泓匯而
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火敦故名流出復豬
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木二河東
北流爲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
西戎之都會曰闊即曰闊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

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
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
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
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
折而南始至龍門今據禹貢禹導自積石三千里
至龍門一統志龍門山在今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即禹所鑿通黃河處

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
流無有丘陵高阜名曰洪水大禹通之孟門

尸子曰昔龍門未鑿呂梁未闢河出於孟門之上呂不帝亦云云

水經云河水又南出龍門口註魏土地魏地即今河津縣

王海云梁山之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
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并有廟祠祠
前有石碑三二碑不可識一碑太和中立

王海云吳越春秋禹周行寰宇東造絕迹西延積石
南踰赤岸北過寒谷疏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
鑿龍門闢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

慎子曰河之下龍門流駛如竹箭駟馬弗能及

分野

冀州畢昴周禮保章氏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
實沈之次晉魏分野帝王世紀居古大夏實沈之虛參
之分野春秋諸國興廢說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漢志自危十
六至奎四爲諏訾辰在亥魏之分野費直謂起危十四蔡邕謂
起危十晉志魏郡入昴一度河東入張一度晉天文志河東
道古冀州之域爲實沈大梁之分唐志平陽觜參寰宇
通志

沿革

龍門山本古耿國殷王祖乙所都境内春秋時爲
晋大夫趙夙釆邑戰國屬魏見郡志
秦置皮氏縣漢屬河東郡王莽更爲延平東漢復
爲皮氏縣晋魏分屬平陽
後魏因龍門山水之勝而改爲龍門縣隋初屬絳
州開皇中屬蒲州唐武德中屬泰州貞觀中復屬
絳州
宋宣和時改爲河津縣屬河中府金屬榮州後屬
河中府元因之

國朝洪武元年歸附蒲州以上俱見郡志
通典云絳州龍門縣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
水經云汾水逕冀北亭南西與華水合出北山華
谷皮氏縣有冀亭故城在龍門東南河水南出
龍門口汾水從東南來注之二說以証郡志誠
爲不誣雖歷代沿革不同而龍門山之在境内
者即爲之所屬焉

疆域

龍門山之北與姑射山接　瓜谷在龍門山
之東麓　遮馬谷在龍門渡之西麓
龍門山其東則在今太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
同州韓城縣北黄河從其中下流見漢書
龍門北接汾濟西連同華東連紫金見山西志
梁山之北有龍門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
步見魏地理志
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龍門城在縣東
北極其險峻後周於此置龍門關見郡縣志
禹門渡即古龍門路通陝西韓城縣唐置關

國朝洪武三年設巡檢司
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始
通河東郡之西界也見地里志
河至慈州文城縣孟門山是爲龍門上流至絳州
汾州合河之上是爲龍門下流晋之故封黄河
通之見玉海

形勢

龍門山東西皆層巒危峯横出天漢東南麓爲巖
構木浮虚駕水爲棧道盤曲而山甚險峻

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俯視大河海湍三
面觸激石峯疑若搯振北顧巨峽冊崖翠壁生
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真天下之奇觀也
石峯東穿石崖横竪施木憑空爲樓水樓北有石
谷東有石龕蘧然若大屋可爲幽人藏脩者
山下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两壁
儼立相望河出其中廣不百步其岸曰看河臺
尤孤峭不可下瞰西爲梁山即治梁也
蘇秦謂秦有四塞之固而龍門爲東之一焉 見玉海

吉隰皆崎嶇之地控帶龍門孟門之險 見郡志
風山四十里河水而南出孟門與龍門相對乃龍門
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阸 見水經
禹鑿龍廣岸崇深傾崖反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
焉 見太平御覽
秦符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
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固真不虛也 見晉書

人物

漢

太師史令司馬談論家要旨 其詳出漢書 劉向楊雄稱
其有良史才
太史令司馬遷十歲能文太初中爲太史令脩史
記傳於世向雄亦稱其有良史才

隋

王通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詣長安獻太平
十二策不見用退居河汾教授生徒秘書正字
王績大業中舉孝廉撰隋書傳於世御史王凝
以直言著名

朝散郎王勃六歲善文麟德初對策高第
天官仕郎王勮年五王冊文字爲人嘆服
觀察使王質少孤客壽春力耕養母講學教徒無
仕進意年踰四十始擢科歷仕觀察使所至有
惠愛以清白畏慎著名

唐

河東男薛禮應募征遼能立奇功大宗曰朕不喜
得遼喜得虓將又當檢校代州都督狄人畏之
莫敢有犯境者

平陽郡公薛嵩賦豪邁氣以膂力騎射自將授檢
校刑部尚書衛洛邢等州節度使治名頗著
金吾大将軍薛平歷官有美政善治黃河水滑人
德之
贈尚書薛從隄文谷瀘河二水溉公私田以利汾
人又儲粟備凶歲濮州受其惠
尚書盧陵由進士所著有春秋孝經每以經義決
宋
邵雲建炎初守陝金人攻城城破雲被執金将妻
宿欲命以千户長雲肆罵至死不屈其忠勇如
此
仕郎毋守素奉親頗勤至居官時雖盛暑暮歸必
朝服執笏以申昏定之禮當時以孝稱之
國朝
贈通議大夫薛仲義敦德尊義爲邑善人
贈通議大夫薛禎由舉人初任教諭既被召爲侍
從官進講書經大禹謨克勤
宸聽焉

文清公薛瑄由進士初任御史歷官翰林學士禮
部右侍郎
贈尚書謚文清公
土產
周禮大司樂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陰竹生於此於
宗廟奏之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
桑 棗 松 柏
藁本 椒 木綿 羯羊
大尾羊 兎 雉雞 鯉魚
黃鼠
廟宇
禹王廟在龍門山古所建今廟因其遺跡更極宏
大巖際之上有翼翼之狀焉
建極宮在龍門山元中統三年脩以祀大禹有碑記
臨思閣在龍門禹王廟前下臨黃河亦名看河樓
賢士大夫登斯樓者覽大河之水萬頃順流咸
思神禹之功之大故題詠者甚衆焉
水閣在禹廟前層巒繞旁驚濤向户其上以轆轤

牽綆汲水形制殊絶

延勝堂

眺翠亭嘉靖十四年巡按監察御史古峯余公以舊日登眺龍門者必宴列於殿中爲褻神乃命河津令樊得仁建茲堂於殿之東南亭於殿之西南隅河崖上

祀典

歷代

龍門山從祀隋夏至之日禘崑崙皇地祇以天下之名山大川從祀龍門山與焉

祀夏禹以太牢北魏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夏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命脩其廟

祀汾陰作龍門詩銘 宋大中祥符四年

龍門禹廟成命侍臣阿脫合代祀元世祖至元元年

國朝祀典未詳

祥異

龍門點額暴腮埤雅云鮪魚似鱣色青黒大者長七八尺岫居至春始出而浮揚北入河西上龍門得過者化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尸子云龍門四旁有山莫能上大魚薄集龍門上則爲龍木得上輒暴腮水次故曰暴腮世傳士子登科者爲龍門變化取此義也

河赤於龍門三里 周景王十四年

河赤於龍門三日 考王二年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於砥柱 威烈王十三年

河赤於龍門三日 顯王二年 夫岸崩河赤皆變異之大者録之以見姬祚之衰龍門亦爲之兆

龍門河清隋大業十二年後二年唐受禅

呼延氏祈龍門而生元海呼延氏漢單于於扶羅子豹妻也無子祈於龍門俄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鷄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

海愚按元海之生若近迂怪亦與姜嫄郊禖之
事同録之以見龍門之感應云

國朝河清 未詳年歲　大學士楊士奇有賦

事蹟

歷代

魏國公卜子夏墓在龍門今辛封村 有碑記

韓原韓武子采邑在龍門山 見博物志

石洞在龍門山頂相傳文中子避亂讀書之處

龍門倉唐開元二年置今廢

石壚渠在龍門下唐貞觀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
鑿以溉田

禹王廟碑記元學士承旨歐陽玄撰今碑仆無存
惜哉

王刁洞在龍門岩隙蓋真人受道之處

國朝

龍門鐵鍊

龍門水通黄河其峻險兩山夾束壁立萬仞舟
楫往來者恒病其不能上下且有覆沒之厄邇
按監察御史余公偕分守大叅曹公分巡僉憲
王公登龍門見而危之乃命河津令樊得仁𠡠
造鐵鍊置以栢木樁横鍊於龍門石崖上由是
舟人往來鈎引鐵鍊遂無患焉

龍門志中卷

文類

賦 四道

黃河賦

成公綏 晉東郡白馬人累官中書侍郎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嵳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河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汭洛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窮蒼界中夏之畿甸兮經胡朔之遐荒歷二州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泰自西而起

壤兮齊自東而畫疆爰徒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嬴引濡而滅梁恩先哲之攸嘆何永德之難量

禹鑿龍門賦 以利濟生人功存聖德爲韻

陳山甫 晉人

控引河源鑿山爲門闢兩崖而龍蟠虎踞飛一帶而電激雷奔所以極流離於品物佐含育於乾坤邈矣而高蹤斯在巍然而詭狀斯存昔夏王披簡援圖盡力溝洫萬方附會以恭命百工子來而奉職畚鍤具而勢壓風雲巖岫劈而狀成閶闔波濤有路無非汲引之功鮮介攸居咸被生成之德異夫屹爾崖巘張爲閉闔懸流赴勢以中注巨石乘危而下傾拉聚林而山靈叶贊迴大壑而水怪奔驚故凝滯者得以流其恐昏墊者得以厚其生當其相地所宜兆人攸利山崢嶸而洞啓水噴薄而俄至湯湯浩浩俱成畎澮之流原隰陂池皆爲生植之利適邁前古芳流後塵豈不以開濟之功莫大疏通之用如神龍躍新渚淵魚迷舊津四載之勞終成於舜日九年之患寔愧於堯天始也設以

規模不資鈴開雲横結駟之狀浪走高卑之勢廣濫觴之運水無不通裨造化之遺人無不濟茂績崇崇與流無窮豁迢嶤而分遠碧來浩渺而寫晴虹不愧錫圭之命寧慚拓土之功是以羲軒等美唐虞齊盛故當煇爍於帝圖不然何以應千年之

聖

河津賦

楊士奇 國朝人大學士

歲在旃蒙月惟攝提其日癸丑晨光初晞祥飈融暢慶雲爛晢

天子御冊扆闢彤闈班龍節鸞旗肅九重之容衛紛
百辟其來趨促武乎金門屏息於彤墀乃有陪臣
晉國之使頫伏殿陛陳詞獻匭上言河清河津之
涘發書訊占
聖王之瑞臣實睹之敢告
天子天子曰嘻天道應人必以類至作德降祥弗德
者乖戒乎未究乎慎脩何以與於是也使者既出
時則徹候上公群卿列秩仰聆王音愉愉忔忔固
已識其靈祥未備究乎事實退就使者而悉焉使

者曰昉河流之將清蓋先時而異狀其始也沉碧
凝黛流冊曳虹忽異復硃鮭色彌望烱棄華之皓
潔沂玄晶而滃沆妙神化而屢殊協五行之遞旺
方其漻漻瀏瀏混滉瀁瀁湛如清渭之奔浩乎蒙
泉之放涵荊王而演迤拖齊穀而浮湅影萬象於
昭晰而淨纖塵之決瀼也於是傳告雜還聽聞怯
惑奔走道路聚訛厓側睛日炫奪心懷暢悅鑑奸
者賞明濯汗者避褻此其大畧也其詳未易以遽
說焉於是聞者俯而思顧而言曰河之發源出乎

崑崙汸瀲淚漫混混渾渾濁涇方之而尚洌潢儗
之而同昏然而清爲
聖君之瑞見於千年拾遺之記兆天下之平出乎京
房傳易之論洪惟我
皇繼序
太祖道合羲軒功隆舜禹政教施乎萬邦德澤流於
九土斯河清之協應豈偶然之故也蓋水之爲用
滋潤長育六府所叙功同土穀造化於是而發祥
非在惠養斯民而致其豊足者乎革去濁汗瑩然

湛明非在蕩滌貪穢而用乎廉清者乎斯盛治之
所本豈尋常之爲異雖
聖德之弗居諒天意之有在固將表治化之熈明而
徵太平於
聖世也躬逢盛事振古所希拜首陳賦繼以歌詩詩
曰水先五行兮天一攸生維河之祥兮革汗爲徵
千載一見兮協我
聖明澤流潔清兮隆化斯徵於千古兮邦家之慶

黃河賦

薛瑄 國朝人諡文清公

吾覩黄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孫濬洪源於西
極兮注天派於滄瀛貫后土之龐博兮沓玄潰之
晶明過積石而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薄大華而
東騖兮撼砥柱之崢嶸入大陸而北徙兮迷不辨
夫九河之故形經兩海而紀衆流兮擅淳沉之濯
靈覽頮波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姒氏所經營登
崑崙而俯視兮固彷彿其初迹馭高風而騁望兮
遂周游其曲直何末流之混濁兮始清澂而湜湜
羌澹灧而徐趨兮勢沄沄而自得觸險石以鬭暴

兮詫雷轟而轂擊天宇擴其沉漭兮渺上下之玄
黄霧雨霪霪而滃集兮混邃古之洪荒徹風蕩拂
而渙散兮天機組織其文章頮焱浩而洶湧兮百
怪蚕蜒而簸揚腥雲濁浪以盪汨兮恍忽顛倒夫
舟航靈曜升而赫照兮乘正色於中央望舒在御
而下臨兮列宿涵泳其光芒若乃震秉符以行令
兮百谷滛滛其凍釋山澤沮洳以上氣兮增滉瀁
之洋溢魚龍乘濤以變化兮杳莫測其所極祝融
戴節以南届兮雷雨奮達以霶霈横支流而朕合

兮百川奔而來會木輪囷而漂拨兮藪雲日而洶
汰狂瀾洶而齧岸兮塊土焉塞夫衝潰霜戒嚴而
木脫兮少昊執矩以司秋洲渚緬邈而石出兮始
紓湍而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顓頊乘坎以奮神
大塊噫氣而摩軋兮流澌下而龍鱗層冰横絶而
山委兮河伯驅石以梁津羌險夷而明晦兮變朝
暮與四時飈風起而衝木兮蟠怪駭其難推覩圓
方之一氣兮恒往來而容移昔尼父之嘆逝兮跨
百世而罕知顧川流之有本兮與終古以爲期啓

龍圖而敳六一兮悟主宰之所爲冑余心之未純
兮感道妙之如斯聊誦言以自明兮庶晝夜之靡
靡兮

記

禹廟碑　宋文林郎前忠正軍節度推　撰

闢贊鑯神運乾鑿坤山摇地軸石剖雲根千巖壁
立萬壑雷奔氣吞積石勢壓崑崙銀河有自雪浪
無根魚出鞏穴龍飛天門仰逼宸極中巖帝闕峯
巒之上廟貌斯存驅龍與蛇儲諸禹穴引汾及渭

歸彼濵渤府事惟明九歌協律水土既平五行不汨泥輴山樏四載咸秩魑魅魍魎九州象物尺璧寸陰雨沐風櫛衮冕元圭惡衣卑室星隨倚蓋柱折不周百川東注長河其流承彼神力衡平[illegible]如鰲鼇背濁貫瀛洲龍驤負圖商箕演疇賦別三壤界分九州艱食躬稼矢謨告猷與賢揖遜傳子歌謳開山採林援旗伐鼓版幹爰興　土屯雲決濤散雨丘陵露形黿鼉失所嶲山奕奕良田膴膴甸服向方靈嵒刋旅粒播稷官石開啓毋舜琴南風堯曰迎暑敷土濬川奠梁治岐壺口自東弱水既西定此衡漳浚波淮沂淵浮濟漯道復維淄平顯人陸泒爲九枝雲夢惟乂震澤既陂浮磬泗水牧馬萊夷交會孟津迄於大伾勤儉家邦聲身律度陸車水舟左繩右矩

祠寓凝嵒牲牢畢具雲繞棟梁風生庭户呼吸金飈光輝玉露祥惹霏煙靈依曉霧電發鬼區霖歌嶺樹長虺函蟠丁神震怒以勞救溺易雨爲暘聿來貢賦厥服綏荒吾魚既鼈爾龜允臧曆數在躬

受命溥將踈儀親盍拜阜戮參防列侯懍畏萬務幾康德隆二帝功冠三王配天元勳與地無疆

有宋大觀已丑歲奉議郎知龍門縣事樊澥縣丞孫評尉閻疆建

大禹廟碑　元人

大禹廟者國家祭祀之所山河爽塏殿閣峥嶸欲萬世而日新爲一朝之灰燼今幸運終極否海宇晏然天地神祇靡不恭祀今者廢而復興亦常理也昔華山三洞隱士靳君真人於丙子歲常詣問謂其徒冲真大師姜善信曰大禹之功其萬世永賴者今廟在河東之界其地不正山形所礙神居弗安使一方民物雨暘不時皆不得遂其宜矣将來世途多故乃遷正重建之事汝當任之自先師委蛻之後獨處王屋以其進道日久内有所得寔間世異人褱海羽流之超逸者至　大朝革命萬物惟新有河津誠敬之士官員會首特詣華山恭請供養如景星册凰者也一日先生飄然慮曰龍門大禹廟者乃先師昔日誓念之所於丙午秋與

郡人慾謁祠下巡其故基果契師言先生嘆曰禹之功天功也其廟何得如此由是欲平其山勢而遷正之普化遠近官豪士庶無問貴老負施其力巧獻其能皆樂為之助不紀之年鑿山數十餘畝遂建大殿左右周迴雲房丈室凡百具美煥然一新非神聖莫能為也至庚申歲況蒙天子徵命赴闕其言不可具述故 朝廷勅賜典禮之物以彰其神異焉謹錄其石以紀歲月耳

大朝中統元年庚申秋八月　日立石

勅賜龍門建極宮碑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臣王鄂奉勅撰

臣聞諸先儒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聖相承而守一道西漢賈捐之乃謂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盖以謂堯舜傳賢禹傳之子與抑堯舜以德禹以功與傳子傳賢出乎天於孟軻氏說之詳矣堯有盛德舜有明德而禹稱絕德堯成盛勳舜有大功而禹則萬世永賴而復克勤儉不伐不矜聞善言則拜見有辜則泣故柳宗元塗山銘曰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由是觀之則大禹之功德於堯舜何間焉祀典曰能禦大菑者祀之能捍大患者祀之禹之平水土也挈天下墊溺之民而寘諸安平之地又奚翅禦菑捍患而已哉歷代綿遠祀禮浸踈積習成風漫不加省有人於此慨然於廢弛之餘廣其廟貌以極崇奉得不謂之賢乎今道者姜公其人也公名善信河東趙城人年十有九挺身道流師蓮峯靳真常真常結

居王刁洞籍有道價屬陝右兵亂士大夫避地者往往依之一日語及神門禹祠因兵而燬惜無為經畫者時公侍側乃潛有興復之志師亡公即抵其所陋其舊制而將益之鳩衆議工其鴻基鉅址當壘以大石而無隙可攻俄沙流其際沙盡石乃可出人咸以為異公精誠感發助役者多自負所食不遠千里欣欣躍躍若神使然肇基丙午而落成於壬戌為殿五楹其門稱是兩廡間架各十有八寢殿營於其後別為道院殿則有四方丈雲齋

無一不具又廣構神祠凡可以為　國祈禳者悉
有香火之奉甫西河壖即看鶴樓之故基為起石
閣巍然百尺河山勝槩千里在目亦天下之偉觀
也　上在藩邸熟聞公名　召而詢之言多應驗
即位之三年復見　徵聘公奏對平實中多裨益
陛辭
勅賜宮名殿曰明德閣曰臨思仍命大司農姚樞大
書其額以示歸榮別遣右相張啓元　詔臣鶚為
文以紀臣聞　命悚然曰三代而下世教不明中
才庸子不為淫祠曲祀所惑者幾希道家者流作
大緣事以事所事分內事耳若夫追崇往聖不憚
勤苦曠日持久為衆人之所不能者蓋以寡矣吾
皇眷知為　賜嘉名誠盛事也臣謹奉
詔拜手稽首而為之銘銘曰
維禹之功庇民無窮維禹之德配天無極世衰
道喪事及淫祠明德之遠誰其思之粤有斯人
是宮作新爰居爰助至誠感神聖皇簡知嘉名是
錫金石載書用彰厥績龍山蒼蒼洪流湯湯神

功永賴國壽其長
維大朝中統三年歲在壬戌小春下元日建極宮
提點董若冲　立石

遊禹門記　　張孟兼 國朝人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渡云兩山石立河出
其中廣不百步世謂禹鑿所謂三月魚上渡而為
龍也其東岸曰看鶴臺危孤峭不可下瞰西為梁
山即治梁也北曰建極宮作於道家流祠神禹也
故刻石十餘多元名臣為文地極幽閒煙雲水石
之聚蟲蛇罔象之居相傳桃花開時河水賁激聲
震萬雷殆異今也並河之東為太史公墓前為廟
有晉永嘉中殷濟樹碑今皆圯於河徘徊良久作
龍門之歌下山日已昃是道子夏墓墓在新豐里
新豐之南曰通化里即文仲子講學處也問遺跡
故老無在皆不可得也明日得東皐子黃頰山詩
東皐子文中子弟也名績字無功以琴酒自娛隱
黃頰山題是詩山壁詩極幽永非唐以來人語宋
熙寧初李公壽始訪其地刻石縣學因載所遊其

石陰附以龍門之歌龍門兮天開河水兮天來我思古人兮何在哉

遊龍門記

薛文清公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爲大由東南麓穴巖構木浮虛駕水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而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有青松奇木根貫土石夭矯連結枝葉鬱密交陰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甓石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蒼洲沙渚高原缺岸烟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爲樓樓心穴板上置井床轆轤懸綆汲河憑欄檻涼風飄灑若列禦寇騎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崖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爲橋躡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斗起下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罌若編磬若璞未鑿若鑛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錚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陽雖甚暑不知煩燠但淒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復有道陀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遊龍門記

呂柟 國朝人狀元 大常寺卿

龍門在秦晉之間萬山之會禹治水極力之地形

勢甲於海内久懐遊覧而未獲内濱子曰天下之美不努力一至即脩遠不可補況此禹跡所在乎他日谷泉子西巡亦猶是與也乃四月之初實齋王子德輝以隨谷泉子之清戎也先自安邑至河津明日谷泉子自萬泉至又明日柟自解州猗氏至又明日内濱子自運城至是日雨甚内濱子陟降懸陂跋渉泥潦不倦也既且集二公曰如來日霽天既佳期矣來日者月五日也果霽於是實齋王子先之龍門予繼往同候二公道過辛封謁卜

子夏祠召其雲裔撫問焉有題詩北至清澗風大作從者曰俗傳食豕肉詣禹廟必風予未諾然以懾寒入福聖寺加衣蕉録途中作風滋甚叉袂蒙面衝風而往神前村始至山麓乃緣棧道步磔而升一吏外持以防惴墜既謁禹像風益焚輪起憾松栢騰沙礫上蔀天日下掩河汾蕭蕭然森森然真若蛟鳴虎嘯而禹在殿上役使群怪持雷斧秉神斤以闢龍門者也然實齋席設亦無豕肉王子曰俗傳於義無害亦可從未幾二公亦至經卜子祠内濱子又取卜子世嫡遺從運學教授攷其名曰紹云二公既拜禹升殿從者有携尊置之神几内濱子曰禹悪旨酒可避之東下谷泉子諷之曰禹所悪於酒者旨也此酒恐不足以當禹悪酒行移時食且舉風息食有饅頭飣其餡者豕又不風不知俗傳者何也土人又曰此地日有潮風盖兩山夾立大河中出嵐氣縈廻空洞薄觸即颼颱無所於散此或其真云若乃食豕犯諱厚誣聖人於經無取焉食既遊觀四壁金壁冊青十三彫謝

盖自六籍群史四書諸子凡言禹事者無不開方絢織且筆精意遠非時工可到殿記在元貞年間此壁之圖必其並興關中人稱岐山周公廟畫殆不過是也既乃北謁後寢見塗山氏像止二嬪侍側而冠裳樸質猶可想見古風出廟西南乃捫青蘿緣曲磴以上望河樓即谷泉子所攷吞吐雲雷樓也樓在龍門左闕之上盖梁山中斷而東峙者也其前懸臨中流上作石室旋柱其外以爲轉廊室塑十閻羅像俗言至此絕險之地與死爲鄰也

樓外俯黃流湊白雲孤山直對其前而雷首中條渺渺冥冥乍見乍沒皆入望眸從人舉爵者三而風又作不可留乃手附僕肩蹴磴而下二公先適流冊亭實齋王子北至河壖以觀遡舟予謂斯樓不可無識也乃獨復上寫二絕於石室東壁書空而下二公使人召予至流冊亭亭北倚石崖其南半懸中流柏樹斜度其下上有板棚鑿板如井口以汲流即取勺水於滄海也亭扁則白巖喬公小篆谷泉子甚羨取焉下亭乃從內濱子北就實齋

王子於河壖壖西者河其東皆恠石層崖崒嵂崎嶇不可以步而內濱子飄爾如飛予力追不及至壖則西山東轉北遮河流不見來處趵灘環望四面皆山如人院落其前則兩山拱峙真若亂應自竅穴而出故龍門云爰有艤舟南自蒲津絡繹而來棹歌漁唱不可殫圖此其為禹穴乎或曰龍門之外河洲之上青草萋萋黃沙瑩瑩視河之高不過咫尺若遇秋水泛溢雖百里之漲千尋之濤不能侵一杯焉是則禹墳者也內濱子曰禹古今之大智而乃葬身於此乎谷泉子曰會稽亦有禹穴云其在河之壖也方欲即舟北行以求所謂懸流三汲浪者或曰在金門五七十里或曰在吉州百餘里然不能往徘徊悵望而西山孤雲偶興寒雨驟至乃即攜僕南返蓋天下奇觀亦不欲人盡觀而風雨幻忽雲雷時出亦此山之神粧點脩飾聳來者之觀乎然斯遊也不可謂不索其隱而探其奇矣故既歸夜夢由在此山之上明日以告二公二公曰子可作龍門風雨記以為危微精一者發

遂分題為四韻韻一詩而龍門懷古諸作亦皆附次之云內濱子者潛江初公諱杲字啓昭谷泉子者襄陽儲公諱良材字邦掄遊在嘉靖五年之夏四月涇野呂柟記并書篆

禹門重建延勝堂　　余光 古華子 國朝監察御史

夫天地未平聖人成之川岳未奠聖人通之故始混者人闢元建者貞脩以人配天茲其徵也故曰不觀河洛匪知禹功不觀龍門匪知禹神齊人乃議開河上領出胡中東注之海俾關東無水災北

限匈奴武帝好奇亦弗用以為大禹所導難攺此所以明歸武帝而繆延年也夫河以通天地之氣譬諸人身河則腸胃不通則命絶河不流中國則氣塞玆禹所以鑿梁山闢龍門開川谷之隘治泯通塞以神明天地之道使其出胡中東注海便豈待延年夫禹鑿梁山闢龍門胼胝九州之人力歷八載而功始成厥勞已極今吾人相與遊龍門者不能別建一亭以自寓乃列宴坐於平成殿之上至與大禹王相偶向此其為昧分褻神甚矣余子

惶且弗安乃命河津令樊子建堂一曰延勝亭一曰眺翠遊觀假息乃坐茲堂矚然四望景色何際且以遠褻嚴開而心志寧上攀河樓下俯眺翠則登高之危因以少釋昔者太史公寓龍門陟九嶷觀江漢余子寓江左登龍門觀大河皆遊觀之奇而堂亭之助在當時亦不可缺太史公之意余則罔知今之日余子其適矣匪樊子其孰成之遂書以為記

龍門鐵鍊記　渭涯樊得仁 國朝人河津知縣

按禹貢蔡傳云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於龍門龍門居秦晉萬山間大河倒流第一險阻處也據大禹濬川之功惟河為大而龍門最艱經言既載壺口治梁及岐以疏殺其勢者正以是耳今兩山夾峙壁立萬仞固龍門所由名而斧鑿之跡依然猶存禹廟在焉傾流湍急其深無際舟楫往來者恒病焉至此則以鐵鈎三兩抓石崖而升舟子五六人遞相聯引不能進尺寸一或失手匪沉厥載則奔下流終日莫能上危已甚矣自禹濬導以來

上下數千年間曾無念及此者歲乙未首夏我大巡古峯先生按臨河津偕分守中川陳先生謁禹廟畢適見舟行之危惕然心寒乃進仁而語之曰大禹鑿山治河而成萬世永賴之功吾儕儼然衣冠而吏茲土親覩厥患乃不能少益斯民耶因授以造鍊濟涉之方且致丁寧焉仁承命夙夜不遑寧處乃命工鑿石為窩植以栢木樁鍊鐵為索橫繫樁上計四百餘尺由是舟人往來者以鐵鈎挽索而上若蹈安流無復向日之艱危矣昔者鄭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人皆稱惠孟子猶以
爲不知爲政乃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
成民未病涉也今先生此舉費無幾而惠無窮詠
奇脫險以濟人於危又非若徒杠與梁惟免病涉
而已先生經濟宏畧著在河東精粹正學名在士
林仁智之發此其一端耳工既告成衆謂仁宜誌
諸石以垂不朽若夫延勝堂眺翠亭之建則又爲
縉紳駐節宴息之所且以遠褻嚴閑而附托於仁
者也先生記之詳矣茲不載

贊一道

龍門更移大禹廟圖贊

固維天生大華仙來弘神禹大因緣開山鑿石竟
祠趾爲國安民展福田古廟數分嫌隘窄新宮半
頃可方圓役民若市非差遣奉供如流是自然世
嘆終身難了畢吾驚一紀已周全好將事績編青
史留向人間萬古傳

引一道

遊龍門詩引　　喬宇 國朝人大常寺卿吏部尚書

正德改元夏四月二十又二日宇奉
命分祀西海河瀆暨商湯王道河津龍門近在城西
二十里許蓋予平日欲至其地而不可得者遂往
登焉時參政呂黎才公寬僉事會稽來公天球各
以守巡與行是日陰雲四翳顛風撼木固憶其將
雨也與不能遏乃後先由石棧入山沛然雨作同
謁神禹廟觀壁間古圖畫嘆息者久之因題名於
柱已而坐飛舟亭下瞰巨濤激撞又挾之以風雨
其勢愈洶湧汎激響振巖谷令人若坐金山望大
江者才公乃言比荒歉民將弗堪今甘霖以時降

實
聖天子首舉元祀之報復謂予辱使事亦有誠敬乎
於其間者予愧不敢答受命僕具紙筆人各倡爲
句將暮雨猶淋不休徑趨廟之東廡居焉夜漸深
涼氣侵肌骨乃呼酒煮魚陶然對酌成聯句三首
而來公又先倡二韻以屬和約三鼓方就寢明日
天色四霽晴旭東上近遠河山歷歷如指諸掌復
上看鶴樓俯視洪流峻險莫測惕然有臨深之戒

迤岸而東草莽蒙密間得懸崖丈餘予意此石若有待於吾人者乃首篆龍門二大字暨前二韻各書之既又以爲未足復賦禹門渡一章寔大聖人疏鑿之力萬世永賴奚俟文字間知之但予與二公登覽之際獲覩天地風雲之變態若此匪托諸咏歌則後將以爲塵迹莫之考也敢僭爲數語於首以識歲月其詩併序書於下方云

附錄

河崖之蛇　薛文清公

瀕河居者爲予言近年有大蛇穴禹門下嚴石中常東尾崖樹顛垂首於河伺食魚鱉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爲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披折蛇隨木中數日蛇洋死水之漩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耶抑蛇爲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余聞之喟曰是蛇負其險毒恣其貪婪以食於河所恃以安者尾束於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墜遂死於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可爲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爲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謂害物必報之戒蛇惡物所不足道者但其事有近乎理故書以告來者

詩類

遊龍門奉先寺　杜甫 唐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禹門渡　許渾 唐人

魚龍多處鑿門開萬古人稱夏禹才青嶂遠分從地起洪濤高瀉自天來風雲有路皆燒尾波浪無涯盡曝腮心感膺門身過此晚山秋樹重徘徊

龍門山　劉譽 金人

一綸旨飛馳此到來半空金碧縈樓臺一壺別是神仙窟七鑿初驚混沌開日上紫金排劍戟夜深天塹起風雷老師好應非熊兆側席賢王侍早迴

龍門山　徐好問 金人

疏鑿西來道路通行人萬古舉徽中南山山寺題詩滿一字何曾到禹功

戊申四月遊龍門有感　段克己 元進士

黃河一線天上來兩山突兀屏風開天生聖人爲萬世驚濤拍岸鳴春雷冷雲直上三千尺石巔古廟高崔嵬斷碑歲月不可考丹青剝落空莓苔嗟乎去古益已遠荒辭漫汗相驚猜安居平土果誰力愚民耳目誠可哀一聲漁笛起何處滄洲雅興還悠哉

禹門雪浪　段成己 元進士

峽東滿流起怒濤亂翻晴雪與雲高徐看行處元

無事小智區區枉用勞

謁禹門　前人

峭壁當年闢作門河流崗下自崑崙百工極盡胼胝力千古猶存斧鑿痕滾滾魚龍潛變化湯湯波浪尚趨奔神功聖蹟人瞻仰展拜靈祠酹酒罇

春日遊龍門　薛文清公 國朝人以下同

春澤周四野閒情樂時和出郊縱逸興緬懷佳山河禹門忽在望峭壁雲嵯峨石磴接飛棧危樓架洪波空山響絲竹虛堂進舞歌父老誠苦心旨酒神所呵由來非一朝無意其如何

野服歸來野興幽十年仍遂禹門遊崖迴曲路通危棧峽束洪濤瀉急流樓結飛甍臨絕漢宮高華榜煥層丘鄉人未必知神意絲管啁啾聒未休

行黃河岸

蒼崖千仞俯黃流滾滾波聲大地浮惆悵靈槎無復見壯懷祗擬赴神遊

棧道

石崖危柱迭相承閣道縈迴接杳冥天上黃流來滾滾長風五月灑衣清

明德宮

碧瓦朱楹白晝閑金衣寶扇曉風寒摩雲觀閣高如許長對河流出斷山

宮前老栢

蒼蒼老幹鑄青銅縷縷香毛引細風自是栽培年歲久托根長近禹王宮

看河樓

石磴盤雲到上頭高風五月已驚秋眼空四海無纖物唯見黃河天際流

一柱巍峩勢獨尊鐵崖三面下無根偶登絕頂思前事滿目河山孰與論

流丹亭

水閣憑空結搆牢蒼崖直下俯洪濤轆轤牽綆應千尺還似垂綸釣巨鰲

飛樓縹緲架黃流滾滾波聲世界浮遍倚闌干憶前事功成四載幾經秋

后土祠

一木危橋渡斷溪山風水氣冷淒淒千年古廟藏崖下萬里河流正在西

石龕

古屋縱橫半畝餘只疑神鬼護陰虛蒼崖直下通元氣點點寒泉滴露珠

靖應姜真人庵

靖應真人隱者流聲名往日動宸旒功成不住飛昇去禹廟連雲檜栢秋

禹門

連山忽斷禹門開中有黃流萬里來更欲登臨窮

聖觀却愁咫尺會風雷

禹門集句

山川壯自開天險 張翥 萬古人稱夏禹才 許渾 軒檻倚巖高幾許 半空曾震一聲雷 薛瑄

渡口

兩崖陡起東狂瀾南去沙平勢渺漫長有扁舟依渡口行人莫道往來難

簡孔別駕遊禹門用謝太守韻二首

別駕乘春訪勝遊禹門佳處重遲留兩邊翠壁連天起三汲銀河入海流變化豈無神異物往來應有濟川舟遥遥明德人知否地闢天成幾萬秋

雙旌曾向禹門遊別駕今來亦暫留岸斷雲霞開翠壁天連棧閣駕黃流千金尚想波心瀲孤島斜深期渡口舟如此山川元不惡可無詩句記春秋

過子夏祠

浩浩西河流遥遥東魯山山河遠相隔千里獨遊還升堂奧可入豈曰文詞觀相從陳蔡厄松柏知天寒索居晚歸來侯國師廿盤去之幾千載高風

洒塵寰瞻望不可及青雲映西關

過文中子

古人不可見古俗寧復淳依依萬春鄉蹀屬連清汾良時曠莫與鳴鳥寂不聞悠悠禮樂志終與麋鹿群頹波遊東極寒雲滿西津惜哉經世言淆雜多蕪蔡時無伊川子此意將誰論

集句 伍性 國朝人僉事以下三首同

魚龍多處鑿門開 許渾 滾滾聲從地底來 張翥 滿目雲山俱是樂 邵雍 半空曾震一聲雷 薛瑄

兩人同上看河樓四面煙嵐豁壯眸萬世尚然思禹德兩山依舊夾黃流崔嵬常該千年險頃刻能生六月秋吟罷猶生當日鶴野雲斜日共悠悠

余方登積石今復到龍門歷覽平生快神功宇宙尊石山遠鑿斷河水下趨奔堪笑波間鯉年年逆浪翻

鑿山千里遠皆是神禹功平地民居莫滔天水勢通九州從此別百穀至今豈萬世有生者惟歌九叙中

遊龍門　李璋 國朝人 布政

禹門攀望幾經秋此日登臨一勝遊巻出風雲翻巨浪平成天地籍中流峯巔上起騰龍霧雲樹中懸看鶴樓民物莫安滄海定神功應自與天儔

偕童別駕遊禹門次韻　薛祺 國朝人 刑部員外郎

共約龍門眺風光屬暮春一源通碧漢九曲帶西秦古渡橫方艇春雷起巨鱗無由酬禹績聊爾薦香蘋

題龍門山　顧祿 永樂間按察

積石瀉崑崙奔流到禹門聲馳千鯉躍勢決兩龍蹲不辨居人語偏消過客魂天地容一息却羨此溟鯤

遊禹門　顧福 國朝人 刑部員外郎

龍門百步勢崔嵬云是當年禹鑿開峭石兩崖從地起奔流萬丈自天來漫遊欲探潛蛟窟長嘯沿登看鶴臺翻憶春風桃浪候半空曾震一聲雷

遊龍門回按超化寺 二首　李晏

精藍三日飽溪毛俗累紛紛覺可逃探水尋源通月冷披蓁得路接雲高山圖故國懷千古河轉孤巖激怒濤回首煙霞應笑我人間官職信徒勞

還邀二三子共到鑿龍遊冷壑泉初動春巖氣欲浮竹藏深崦寺人挽渡川舟始覺山風急歸鞍不自留

還過龍門　馬庸 國朝人 諡文貞

紫塞秋高鳳輦回龍門有客去還來蕩摩日月崑崙坼吐納風雲混沌開天帝有神司主宰地靈無力載崔嵬誰吹石瀨成風雨不使時人汙酒盃

扈從過龍門　張翥 國朝人 國子祭酒

兩崖高立色冥冥仰視空光一罅青石兀馬蹄危不渡水漂龍窟暗聞腥山川壯自開天險風雨陰疑來鬼靈我欲重尋舊題處濕雲寒霧滿巖扃

北歸渡河

黃河南徙合清淮滾滾聲從地底來岸斷魭鮀蟠窟宅浪高鱣鮪化風雷千年應瑞羲圖出萬里經流禹鑿開好泛靈槎天上去窮源試看濟川材

遊禹門　薛華 國朝 知縣 進士

歷覽龍門山峻處鑿開都是禹神功一元混混通天際九曲滔滔入海中畫舫無人橫古渡春雷有鯉奮長空登臨不盡平生意更欲攀援到上峯

連山怍石堅于鐵胼胝當年始鑿開萬丈黃流趍海島一元秀氣鎖江崖神功聖德昭人目擊玉敲金總大才形勝由來天下最人間何必羨蓬萊

浩浩滔天勢最雄平成永賴禹神功川源濬處波流遠山木刊時祭告同丕績綿綿垂後世餘功遠遠及西戎烝民此日皆温飽一詠一歌九叙中

次胡孟和同年韻

曾向禹門山上遊波濤南望泊天流潛龍怍得都來此爲吸百川雨九州

龍門　沈鍾 國朝人 提學僉事

凌晨跨馬登西郭寒月流輝挂天角北山之麓覩禹門世說此門禹開鑿想當洪水瀰九區生人半化爲枯魚黃河西來勢尤惡發源直自崑崙隅順流而東萬餘里此山橫絶排空起禹乘四載相厥形移擻山靈任驅使五丁奮力施斧斤劈斷蒼崖石如齒河伯安流得所歸人力胡能至於此萬世永賴功不磨到今人共稱神禹

龍門　鄭懷德 國朝人 僉事

一鑿龍門萬世功華陰底柱孟津通汭過伾浲方經陸卒播諸河入海中

天下川流總自清此流獨濁欲何爭刻期同入滄溟裏一點黃波侍不成

崑崙氣脉本來黃未鮮雲霞與日光透出龍門千百代清流思兆太平祥

龍門積石三千里功辟安流百萬程只恐流殘天地數禹神昭著逐年生

青山擘日視龍門懸笑年年老泒渾遡問崑崙何所自妙微造化莫能言

禹門渡　喬宇 國朝人 吏部尚書

巍巍龍門山剗中夾青嶂岈嵑嶄石牙咫尺未可傍鈞鑪融玉髓月斧斲天匠河從崑崙來縮束伺東放砰轟咆萬雷群泒丼伏讓緬思混沌初滔天溢洪漲蒼生半魚鱉九州互滔蕩不有神禹功兩

儀孰排當我忝晉陽産西曕切景仰幸玆盛夏臨
登適窮奥曠縁崖攀雲梯俯壑扣烟榜雖非楯樏
迹少究跡鑿狀黑雲東西馳雨脚忽溶漾湍驚擺
雷硍濤洶澒塔块下有蛟龍淵篙檝不敢上洲渚
迷冥茫淙溜鳴趹碭山靈多變恠頃刻信難量初
逢駭奇遊神與興俱王侵晨漸開霽萬里供一望
阡陌連錦綺峯巒列屏嶂青浮太華尖秀扼中條
吭崇巖陟其巔霞裾倏輕颺俯視塵海間身疑步
瀛閬乾坤肇中原此險實天刱帝王所經畧冀雍

餘莫抗在德尚未脩金湯失隄防千年聖人清今
古幾忻愴嘗觀職方圖山川得蒐訪劒閣突西倚
海門邈南向形勢偏一隅要非天下壯異哉禹門
渡真若丈人行作詩告同遊勿謂予言妄
具宮峕崒下何憑海上群仙到未曾洞底有天多
霧雨人間無地着炎烝北來巨浸波衝激南跨中
條翠疊層欲泝三門探禹迹山人須借一枝藤
两峯環峙接空青萬里黄流路所經聲挾颷輪吹
不斷色翻坤軸運無停誰能鼓枻歌漁父我欲乘

槎訪客星千載河清思獻頌會當移檄問川靈

和韻　　才寛 山西參政

路入懸崖一棧憑來遊此地幾人曾風雷噴薄龍
初變天地冥濛雨自烝斷岸勢分青嶂遠飛流聲
起白雲層登臨便有昇仙趣重爲新詩上剡藤
雨過郊原一望青飛丹亭子喜初經神清頓覺襟
懷濶技癢曾教手筆停水通雲漢空滄海人倚樓
臺拂曙星登覽欲歸城市去只将詩句謝山靈

來天球 山西僉事

曲檻懸倚勢難憑記得登臨客歲曾近逼紫金峯
獨峻遠連大華氣同烝鶴飛孤影樓千入魚躍中
流浪幾層吟興重題今日景晩風山雨下淡藤
遠上龍門眼倍青三千桃浪昔曾經峯當奇拔危
将墮舟入縈迴勢欲停一幅畫圖看夕照百年踪
跡亦笑晨星神功聖德今猶古松栢蒼蒼廟妥靈

聯句

高築飛甍瞰巨濤 宇 登臨空翠上緋袍 寛 也應赤
壁遊披老 天球 還似楊州遇水曹 宇 旋網細鱗供

小躋寛 遠携佳醸出新槽天球 絶憐風雨空山夜宇
不染塵凡句自豪寛
臨流臺榭半依山寛 一望蒼茫夕照間天球 萬古
龍門留聖蹟宇 千年鰲背出人寰寛 遠舟葉葉歸
沙渚天球 廻棧登登跨石關宇 海闊蓬萊非夢裏
寛 丹梯今日共躋攀天球
晩雲拖雨鎖空洞天球 渡口漁舟畫畫中宇 石磴
飛流如瀑布寛 野橋横澗落長虹天球 景多張祐
金山句宇 地近馮夷撃鼓宮寛 忽忽天風驚松籟

天球 倩誰呼起縮龍公宇

雨中喜内濱涇野來會河津用程明道韻

内濱初果 涇野呂柟
谷泉儲良材

玄雲昨夜黯山容内濱 臺館蕭條孤燭紅谷泉 此
日河汾烟雨裏涇野 幾回尊俎笑談同内濱 謫仙
倚馬詩千首谷泉 桂史憂時疏一中涇野 明霽松
蘿探禹穴谷泉 試看萬古之豪雄内濱

用龍門風雨題分四韻聯句

八年疏鑿想遺蹤内濱 白首親攀禹穴松涇野 月
上雲樓飛玉筆谷泉 風生畫棟萃人龍内濱 乾坤
到此重開闢涇野 夷夏來同自肅恭谷泉 便欲乘
槎問星海内濱 天門紫霧彩霞重涇野
芝磴雲樓風雨昏涇野 神斤雷斧闢天門谷泉 黄
河隔岸分秦晋内濱 丹閣懸流駭鼂黿涇野 滿院
氷絃歌鳥樹谷泉 近人錦障繍花村内濱 分明見
綫懐襄勢涇野 萬代論功頌獨尊谷泉
出城旌旆拂晴空谷泉 樹色山容指顧中内濱 蒼
狗白衣俄幻雨涇野 青衫烏帽自生風谷泉 觀濤

步屧懸崖窄内濱 倚栢傳觴紫閣崇涇野 瞋色催
人詩思迥谷泉 幾回臨發又停驄内濱
三年跨鶴遊西土谷泉 一日登龍冒雨涇野 金
山削壁北斗平内濱 禹穴噴風萬雷鼓谷泉 兩岸
飛沙鄙碧天涇野 千崖怪石蹲玄虎内濱 玉堂仙
子筆如椽谷泉 慷慨高歌醉欲舞涇野

謁大禹廟

瓣香傴僂即庭階谷泉 風雨天邊慰素懐涇野 勤
儉漫成千古績内濱 烝嘗應與兩儀儕谷泉 龍門

日月黃河湧涇野古殿烟霞五嶽排內濱吉酒載尊仍愧獻谷泉東歸駿走賛燔柴涇野

龍門懷古 三首　　涇野呂柟國朝狀元國子祭酒

鑿破梁山流洚水錬將彩石補青天功同日月滿高厚世欲平成出聖賢萬載皆於六府賴九疇誰遣一龜傳白雲祠冢巍然在下馬摳衣各凜然

積石千年明禹知龍門萬仞屹堯天壤分黃白仍雍冀氣萃河汾儀僩賁良史昔今揚子畏續經今見薛收傳韶光夏木摧山鳥風雨朋遊共愴然

曉鑿龍門擎白日暮看洪水殺滔天論功萬古應誰並否統千秋更子賢數語危微曾口授一中文武尚心傳偶來風雨甲宮下眞箇巍巍無間然

登望河樓

石樓重上對孤山鳥道凌雲返照間身入龍門探禹穴分明鑿破地天關

望禹墳

青草灘頭望禹墳黃河東抱萃孤雲風吹桃浪千尋起柸尘不斷照素汾

秋日登望河樓　　劉儲秀山西提學副使

此水由來大經秋轉覺深風雷聲噴薄天地氣蕭森沙岸分秦晉星墟共古今望鄉千里目戀闕萬年心綠蟻尊前泛蒼龍笛裏吟靈源何處是早晚欲相尋

登龍門山　　吳廷瀚山西分守叅議

禹門高不極乃在大河中出現靈鰲力奇娲神斧功地從秦晉斷天遣古今雄一失西來意寧能百折東

攬衣尋禹蹟飛步到龍門地鈌千雷轉天空萬馬奔積石功方始崑崙道極尊憑高望欲盡底柱見孤根

春日遊龍門　　李鏞監察御史

花柳鮮妍春晝晴杖藜携酒龍門行龍門萬丈不可到悵望偃蹇寄一生攀雲絕頂令縱目此身彷彿登蓬瀛晚巖峭壁烟霧裡欲隨墮不墮令人驚黃河西來走其下波濤洶湧天爲傾已聞夜雨蛟龍吼翻訝雷霆白晝轟源接崑崙連紫極中有千尺

之長鯨嗚呼險巇莫與比自信奇觀從兹始若非
神禹勤四載吾民昏墊何時已平成勳業終乾坤
萬世永賴昭虞史

河津夏日書懷　古峯余光（監察御史以下共九首）

佳木幽鳥集好音來客牀雖不識其語野懐自相
将晝日入夏永我夢方羲皇爾禽一何雅間關開
衷腸起來視後亭榴花爍我裳游絲當戸縈燕羽
爭翱翔旅況一暫適緑陰生微凉明晨向龍門慷
慨觀河梁

偕陳中川遊龍門

仰觀龍門山俯觀龍門水山河相束帶秦晉分地
紀憶昔披職方飄然思托趾路遠莫致之緬懐寧
已已今晨偕中川始克相從倚憑虛一延望恍欲
脫其屣中川蜀士豪余子夙所企証盟向懸峯帶
蹤與搜擬回視狂瀾間誰能作中砥臨流發長嘯
無用嘆朝雉

一鑿龍門開地竅至今萬載享天成當時手足非
天下獨自胼胝豈底平

河出龍門江出峽滔滔萬里絶横奔原來人性亦
如是敬直兩關為峽門

兩岸悠悠來棹歌方舟渺渺下懸河誰知今日安
流處八載家門未肯過

偕曹大忝漫山王僉憲大酉復遊龍門

昔日觀龍門中川共携手今日觀龍門漫山與大酉
黄河浮白凌危峯列冊黙河山朝夕奇勝會豈能
久陋彼世營營何物永不朽慷慨余三人且此同
杯酒俛仰天地間糠粃一何有適志貴及時莫漫

嘆皓首

方舟藉引鍊懸河若安流隱士有价先深谷亦不
幽豈無知別禽關關在河洲世人不辨羽飄泊同
鳧鷗短棹擊雪凌夕陽下西丘對景已忘情三子
相綢繆

兩山壁立中奔川禹門豪客揮雲烟棹歌隱隱出
深峽鷗夢悠悠浮遠天寒潭鳴劒龍夜泣幽穴探
奇虎晝眠憑高遠眺興不盡夕陽移樽上釣船

龍門鐵鍊歌

誰爲鐵鍊當懸流龍門之險能通舟誰爲輔車立
道周大行峻坂成經丘世間至險説灔澦人心灔
澦應雜諶嗟哉龍門可以鍊大行可以與風波平
地柰爾如

奉和古峯大巡遊龍門詩　大酉王世隆（分巡僉事 □□ 共四首）

龍門吞吐雄百川禹廟空山生野煙緊纜且知聊
濟險乗槎還欲上通天石峯倚檻看雲出松露傳
觴攬鶴眠更憶山陰夜乗興流澌寒日下方船

平生慕龍門茲遊喜落手寘搜志信宿那復記卯
酉氣豪欲吞河豈美北宮黝高坐觀古人彭聃未
爲久俗徒自齷齪草木同腐朽古峯天下士意不
在杯酒青天出剞劂脱畧空萬有更與漫山言大笑回首

古峯大巡閔龍門之險令河津尹樊得仁作
鐵纜於崖壁問舟人便之至是往觀有作屬
隆與漫山大參和敬次原韻

鑄鐵爲繫纜直挽千尺流當令老蛟泣失此窟穴
幽舟人日來往利涉若平洲丈夫志猶龍豈云美
閒鷗天如假風雷還欲移萬丘障河使西迴桑土

恒綢繆

黄河水險天上流一落萬丈無完舟丈人違抱懐
成周憂世不獨如軻丘嶽崖鐵索計萬古目前小
康非所謀君不見自古全無賢智無相如舟失纜輻
脱輿尺尺不進將焉如

陪古峯道長余先生遊龍門　中川陳講（□□□□ 共四首）

萬仞龍門天路遥翩翩驄馬立青霄祠前水湧黿
鼉窟樓外雲連烏鵲橋落日青尊看舞劒西風畫
舫聽吹簫古峯更有黄河賦神禹千秋慰寂寥

鳥道盤危棧龍門開半山煙巒花裊裊風峽水潺
潺廟古松交翠碑殘苔欲班羽人常閉閣芳草白
雲間

龍門之山高插天黄河之水流滿川山上風來聞
牧笛水中雲去見漁船

黄河萬里來崑崙拍浪轟雷出禹門我欲乗槎問
牛斗不知何處是真源

兩岸花開映翠微沙邊鷗鳥欲忘機掷陰深處無
風浪好看荷衣上釣磯

一林啼鳥野花芬對酒當歌日未曛小坐山頭看
流水使君懷抱盡烟雲

和韻

驅車出城闉凉風煽微和西徂跡峻坂浩渺見黃
河龍門抗雲表峭石紛差峩鑿山一罅通峽口吐
洪波神禹功配天享祀奏工歌登樓望寥廓明月
在簷阿俯看浮雲翔仰觀星漢羅驚飈若雷怒疑
有山鬼呵君子戒乘危達人慎坎軻興盡不知去
繾綣欲如何

和古峯先生遊龍門韻　漫山曹嘉 岢嵐參政 舉人署

禹門千丈懸洪川蕩搖城郭生寒煙洞中雲霞秘
白日鏡裏樓閣開青天尋幽覽勝冬亦至縱飲狂
歌宵不眠明月皎皎照氷雪泛遊何異山陰船

奉次偕遊龍門韻

龍門控河津闢鑿經神手巨濤泛東溟靈源徹西
酉昔聞瑞色清今見寒雲黝乘槎興已深擊楫時
難久嘆逝孔心灰嗔洗巢名朽寧如坐磐石共醉
山中酒忘形秋水篇放志無何有俟清竟何年二
毛漸盈首
欲探禹穴奇寧憚寒澌流掉舟挽鐵鍊直遡龍宮
幽雷聲激暗竅雪浪浮虛洲濟村礙九首機念隨
群鷗窈窕星宿源首岑崑崙丘相攜願歸去天外
長綢繆

鐵鍊歌次韻

龍門之水天倒流馮夷褫鬼誰能舟壯哉鐵鍊神
智周萬艘如過江中丘吕梁底柱苟如此漕儲之
利生人諫君不見傳巖檝潦洧與才器小大寧相

如

遊龍門行　鍾恕 南京工部主事

嘉靖壬辰季冬十有八日恕偕河津樊侯遊禹
門侯大書龍門二字於禹鑿之壁仍題名於其
下而賤姓名與焉賦此謝之

美人邀我龍門行堅氷如鐵河流平履氷其下觀
絕頂翠壁分張神鬼驚自從禹鑿巨靈守兩崖如
削摩星斗當年斧斤猶在茲匆匆不及行蝌蚪好
古佳人吹仙籟濡毫北海墨花濺大書奇字向壁

鑽妥帖俊偉真如繪良工挾柄聲丁丁刓剔山骨無留停龍門標灑昭日月從今六甲轟雷霆聊予彳亍循草芥題名玉側緣追遊風牀雨漉古今秋龍魚經過皆羅拜採秀雲間分已叨今又攜我入堅牢乘風歸來明月細君候之價海来高

次韻答鍾子　渭涯樊得仁 國朝人河津知縣

朧日叨陪驥尾行聯轡並轡話生平弔古尋幽訪禹跡履險登高見者驚徘徊暫向龍門守昂昂意氣冲牛斗兩山排闥壁立雄可憐寂寂無蝌蚪使君高義驅萬籟遣我大書臨注瀛更敬題名紀歲時宇宇行行一一繪命工鑿石聲丁丁堅冰之上暫留停自古文人好奇絕分明於此聞雷霆媿我乾坤真一芥宦轍與君今始遊奔馳王事喜同遊往來不憚遠相拜承乏年來祿位叨是誰識我力堅牢羈棲此地真如棄何似神君聲價高

登禹門　閻卓 户部主事

讀書思禹德今見禹功優風雨千山破江湖一線流天翻通白馬地險失黃牛欲渡鄉關遠憑軒有暮愁

次韻　樊得仁

聖世滔天患神功此地優洪濤皆逆浪疏鑿始安流蜃閣凌霄漢山巔有香鶴樓清光射斗牛故園雲樹渺望望不勝愁

次辛大理韻　前人

禹門延勝地約友故重來秦晋河山迥登臨鬱悒開百年能幾度此日且遲迴歲月如斯逝相看一愴懷

登禹門　耀州人 乾谷辛珍 國朝人大理寺正

禹門少年慕今日始登來水自西天下山當晋地開百川時灌納四海任縈迴無限渭涯意携予寫壯懷

龍門　孫惟謙 教諭

龍門瑞氣藹匆匆萬代巍巍見禹功峭壁鑿開千仞石窮源引出一帆風錦鱗化去飛騰遠舟楫撐來未可通從此平成人永賴洪濤無復接長空

遊龍門　　四明王杏　國朝監察御史

擘破青天一片痕銀河直注萬山跟浪傾三汲雲龍化石透雙扃雹馬奔細雨鮫涎隨峽漭輕風鶴與共舟吞漫嫌斤斧非人力胼胝劬勞處處存

一峽波濤萬頃渾河流泒泒出龍門風雲石際通霄壤日月波心定曉昏山色壓鼉沉遠窟雷聲驅浬上蛩崑眼前光景非凡界落日藤蘿猶自捫

登龍門　　孫璧　蒲州舉人

疏鑿當年美禹功萬流匯泒此山中危樓延勝瞻樊令鐵鍊維舟憶古峯曉日觀瀾情更適春風題柱興無窮廣文命駕真相愛把酒臨流意氣同

登禹門次韻　　杜永年　臨邑人生

景仰神功大誰云聖未優千山翻翠壁一泒倒黃流天地分秦晉衣冠易馬牛滔滔長逝水洗盡古今愁

附録　　沈鍾　提學僉事書禹門壁間

平陽自古佳景饒我因累月貪遊遨始從東涉翼城境潞公軒被相招邀翼城西行抵曲沃申生墓尚留遺躅聞喜有名名桐鄉尹放太甲湯墓旁夏縣禹城儼如故鳴條岡接中條路陽城故宅禹城隣温公書院涑水濱貫山傅巖屹相向虞芮閒田在興讓里名魏豹城橫安邑西解州路繞鹽池上蒲州舜井猶依然首陽廟祀崇二賢摩娑鐵牛詢往事鐵牛堅卧黃河壖導河之北之滎河想像漢武橫汾歌河津龍門禹疏鑿馬遷子夏名弗磨萬

泉城枕孤山側孤山稷山迴相隔稷山信宿方淹
留厥明又復之絳州表裏河山擅稱伯晉文曾遺
河山羞歸從臨汾謁堯廟帝德巍巍配天道堯舜
禹跡併在茲曠古奇逢暢懷抱庶幾始不負斯遊
翹首掀髯一長嘯噫嘻翹首掀髯一長嘯

龍門志後序

自昔地理有志識久也繡實鑴弗亡也是故名山志大川志志則副副則傳匪是弗志志則繆繆弗傳君子弗志也稽古帝王功德蕪隆莫姒氏之過而姒氏功德實自龍門山始粤陶唐氏之時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流名曰洪水禹乃用神斧截龍門山而鑿之俾萬世滔天之水轟洶瀕瀉入汭洛整諸海自禹功既施之後岩際鑴跡遺功尚存傾崖斷砌陰房生鬼怒瀑震雷魚龍失勢鎖

以群巒飛峯四踦華行梁霍椎鎮三晉隘限天險繞以煙樹雲樓月殿石檻隱隱纍纍葱葱矗矗嵂如圖如真天下之奇觀也容庸以弗志嘉靖乙未古峯余公巡蒞河東乃登山遠眺緬然神遊百世之上喟然洛諸僚遊漫山曹公　大酉王公曰禹之功德彌綸天地昔劉定公稱之曰微禹吾其魚乎至哉斯言深知禹矣惜記者不過一詠一作弗見全蹟須博極古典萃爲集志播之四方傳之永世俾輿居粒食者知所自方美彼一詠一作秖辭石

塗壁越數稔滅矣又計哉二公諸然委平陽太守顏谷李公二守劉公通府張公推府焦公聿襄是舉顏谷隨分命教諭劉士保毛銓彭胤大英亦厠諸列爰召府庠生郭相輩延之别館刻期纂脩事厥命也計日給餼重厥事也屢時省諭冀厥成也諸執事咸矢心感惕祇厥事訪諸故老無得一焉考之記詠得之二三焉採之府州志得之四五焉博搜群書得之七八焉纂終裝演成帙分卷三而簦目十有四皆以頌關禹功記關禹蹟者入志餘則擴使纂禹者知所向庶幾諸公遊心帝王之上之高抑亦或少慰云

旨

嘉靖十有四年歲乙未季冬既望平陽府儒學教授咸大英謹序

龍門志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樊得仁撰得仁不知何許人是書首載龍門圖及事跡次紀文類次紀詩類首卷考證甚陋若龍門特爲河水所經過止載水經注河水又南出龍門諸條足矣至摭及歷代河源則迂濶無當又王海云梁山之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是書既已引之而後又引此數語别標曰出魏地理志顛倒重複殊爲蕪穢